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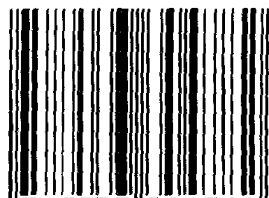
子部
第二一五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EB59/11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二一五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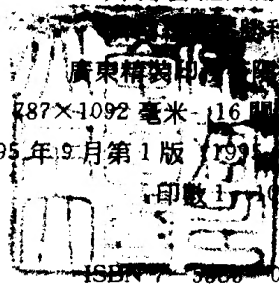
(濟南經二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誠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5.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二一五冊目次

子部・類書類

劉氏鴻書一百八卷(二)

〔明〕劉仲達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

劉氏鴻書一百八卷(二)

〔明〕劉仲達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劉氏鴻書

一百八卷》提要

第二十六卷

世系部 十七

尚論 二

劉向說苑序

楊雄

楊雄始末

馬援征五溪

伏波碑

周黨嚴光

釣臺賦

廉范

黃叔度記

郭泰碑

梁鴻

何進

漢黨人

東漢節義

先主

關壯繆侯贊

八陣圖

諸葛亮

漢後主

鴻書

卷二十六目錄

一

卷二十六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二十六

明 宣城劉傳纂輯

太史湯霽刊 冊正

世系部 尚論十七

劉向說苑序

明黃輝

劉向說苑二十篇故亡逸過半曾鞏氏始爲蒐校序而傳之至於今有完說苑者輦力也當周之衰諸子各以其說鳴大要意所欲出激而爲詞詞盛氣厲旁傳事變而自旌於古今之間以必後世之不吾廢乃說苑不然徵事者十九傳意者十一意若不必已創而顧籍事起鴻書

卷二十六

世系部

頗類韓博士嬰之說詩也而其囁嚅不盡者若曰古固有之來者獨奚而不然吾姑臚列其質而俟之世且自有導澤者而焉用畢子詞爲也山澤之富衡虞之籍飛動指發使人目徇而意漁彼誠遵吾之所爲地而入終不虞乎無所獲而出向之說所爲以苑自名歟而曾鞏氏斷齟焉曰博而不精忘其枉已而徇物夫引繩孔孟下稽子政豈不甚正然不細論其世而深厚其意則吾未知向之必屈也當漢中爲天阿旁落宮鄰金虎管虛翁說向自以劉氏宗正拓落不柄事而徒廢天祿幾幸一言之悟主凡所爲校述數十萬言皆是物也是篇之

目首君道次臣術次建本而終之於文質之故大指亦

足以觀矣必欲以精微求多於向則石渠同異六籍聚

訟人主顧不狎聞之邪夫言不斬精要之遼務旨不斬

微要之中窾人固有莊言而格卮言而入者說在野人

之還繫駢也詳向所摭引駢駢誕詭誠不一軌於正然

遠稱先民下逮耳目其間世代之升降上下之咨陳權

奸之專擅讒佞之構煽辨說之移奪亦足以喟然而遠

鏡矣惡在其爲徒博耶又按向所自爲奏蓋典校中書

雜事除去重複及繆亂淺薄者條列篇目以類相從爲

可觀而已非欲爲一家言明白道術也而輦必譏之至

鴻書

卷二十六

土

世系部

文亦以枉已嗟乎以子政之才稍向色璫戚卽不丞相御史大夫容渠不紹父侯耶而踴躍望之堪猛之間孤危自老者何也或曰向誠精忠胡不直以意列上而屑屑繁取以自溺厥指爲曰向諸封事言不啻直矣而旦夕不施用懷抱繁紆憑塞而無所出以爲一目之羅不可得鳥則多張而廣俟之是以其爲說委蛇汗漫而異其一中蓋吾觀其所語陳子公者至不得已而自託於騷歌之餘如曰徇漢重而爲漢枉乎卽子政甘之矣子故重爲序如此

楊雄

漢班固

雄之自叙云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游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以爲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羽獵賦除爲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爲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衆雄復不侯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恬於勢利乃如是實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

鴻書

卷二十六

三

世系二

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於時人皆胥之唯劉歆及范滂敬焉而桓譚以爲絕倫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爲上公莽旣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事使者未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間請問其故乃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然京師爲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愛清淨作符命雄以病免復召爲大夫素食而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

事者載酒餽從游學而鉅鹿侯芭常從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余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瓿也雄笑而不應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侯芭爲起墳喪之三年時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嘗稱楊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楊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爲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楊子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

鴻書

卷二十六

四

世系二

遭時君更閱賢智爲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諸儒或譏以爲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罪也自雄之後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不顯然篇籍俱存

楊子雲始末辯

明焦 竑

子雲古以比孟荀自宋人始嘗議之介甫子固皆有辯然其劇秦美新之作未有以解也近泰和胡正甫辯證甚悉吠聲者當無所置喙矣正甫之言曰往予閱楊雄仕莽投閣劇秦美新而綱目書莽大夫惟雄以彼其才而媚莽心竊鄙之後見程叔子取其美屢靈根之語悽

曰雄乃有是語乎又韓退之邵堯夫司馬君實諸君子咸稱引其說往往怵予心已乃取法言讀之其細六經翊孔顏義甚深又嘗不遑屈原而屢斥公孫弘之容且曰如詘道信身雖得天下不可爲也予則嘆曰世之論雄其然豈其然乎終無以決於心最後讀雄傳稱雄有大度自守泊如仕成帝哀平間未言仕莽獨其贊謂雄仕莽作符命投閣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余考雄至京見成帝年四十餘矣自成帝建始改元至天鳳五年計五十有二歲以五十二合四十餘已近百年則與所謂年七十一者又相牴牾矣又考雄至京大司馬王音奇

鴻書

卷二十六

五

世宗二

其文而音薨永始初年則雄來必在永始之前無疑然則謂雄爲延於莽年者妄也其云媚莽妄可知矣蓋予懷此久矣今年春按部郾縣而雄郾人也讀其邑志得於鄉人簡公紹芳辯證尤悉簡引桓譚新語曰雄作甘泉賦一首夢腸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而祠甘泉在永始四年雄卒永始四年去莽篡尚遠而劇秦美新或出於谷子雲以予校之莽自平帝元始間始號安漢公今法言稱漢公且云漢興二百一十載爰自高帝至平帝末蓋其數矣而謂雄卒永始亦未必然計雄之終或在平帝末則其年正七十餘矣因雄歷成哀平故稱三世

不徙宮若復仕莽詎止三世哉繇是知雄決無仕莽投閣美新之事而簡公謂班孟堅早世曹大家輩傳失其寔豈不然哉當平帝末莽已有都四海代漢室之形矣而雄獨稱漢道如日中天力不能回莽而假法言以諷切之雄之意至矣雄其媚莽者乎諒乎叔子之言曰閣百尺未必能投曰然則史不足信乎曰太史公記子貢宰我一以爲游說一以爲叛亂是亦足信乎而孔子主癰疽百里奚自鬻身在當時之言比比也何獨雄哉予悲守道君子蒙誣逮千載故因簡公之言而畢其說

馬援征五溪論

明李廷機

鴻書

卷二十六

六

世宗二

昔伏波將軍從世祖定天下爲漢家勲矣五溪之役復自請行據鞍顧盼以示可用談者壯之吾以爲援之不能抑其勝心也夫人惟其無長也有所自多其長則必歧焉而思展人惟其無勇也有所自負其勇則必躍焉而思奮人惟其無計也有所自智其計則必炫焉而思吐斯所謂勝心也勝心存於胸中故其遇事常喜其見功常慕至於長已展矣勇已奮矣計已吐矣而其歧焉躍焉炫焉之思猶時動而不能自己蓋勝心之難抑也如是夫援自奉書洛陽而知帝王有真則留侯之識也指畫隴右虜在目中則淮陰之算也西鋤先零北出塞

漢南平交趾則樓船貳師之畧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曾
不以此時守威定功解鞍釋甲修高密之內行效膠東
之養重猶然衽金革之危樂汗馬之疲且非有根本之
憂要害之梗也蠢然小醜偏裨可定而不勝其趨趨翊
翊之意羸糧躍馬惟恐後時不亦僂乎且是時帝久苦
兵間厭街枚之事修儒雅之業慨然嘉與功臣列侯共
饗太平之福蓋不欲以鞍馬煩之久矣援之請行帝憫
其老未之許也援顧急欲自試何哉蓋自古智能猛悍
之士往往急於自暴其技以求街鬻彼其志固欲登壇
伏鉞執馘獻俘有奇策村力之譽下之亦思執戈荷戈

鴻書

卷二十六

七

世系二

願得一障而乘之故廉將軍老矣猶思用趙人王剪以
老而爲秦強起伐荆李廣自東髮從征數奇其從大將
軍出塞也請獨當匈奴趙充國先零之行自請曰無踰
於老臣者矣蓋其銳心猛氣至於老而不休功成而不
倦聞烽舉燧燔則超距而作攘臂而議蓋自昔然矣寧
獨伏波將軍哉吾之所惜於伏波者喜馳驟之功而忽
止足之戒樂躡蹀之名而闕飲藏之義壯馬革之志而
棄明哲之圖迹其事若有所便於邊徼而將以自封者
故梁松之口得行而意效之謗不免王莽不終城西棠
莽援固有以召之也夫馬力竭矣而御者猶求焉不已

鴻書

卷二十六

八

世系二

此東野畢之馬所以必敗也去楊葉百步而射之能百
中矣而不以善息至於氣力倦弓撥矢鉤前功盡棄此
養由基之射客所爲欲教之者也今援之所處得無與
求馬不已不以善息者類乎是故君子惜之也大抵勝
心難抑抑之在乎養昔者周公缺斨破斧天下不以爲
好兵其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太公有虔秉鉞天下不以爲喜功其詩曰牧野洋洋檀
車煌煌維師尚父時維鷹揚二公皆以暮年出至閭外
然皆迫之而後應強之而後起及其罪人既得則勿事
街枚會朝清明則載櫜弓矢始終無勝心焉彼固養之
梓也紀消子之養雞也三日猶虛憍而恃氣未也至於
望之如木鷄而後曰其德全矣若伏波將軍蓋猶有虛
憍之氣焉必如紀消子之術則惟二公哉

伏波將軍碑

宋蘇軾

漢有兩伏波皆有功德於嶺南之民前伏波邳離路侯
也後伏波新息馬侯也南越自三代不能臣伏雖稍通
置吏後復爲夷邳離始伐滅其國開九郡然至東漢二
女子側二反嶺南震動六十八縣時世祖初平天下民
勞厭兵力方閉玉門關以謝西域况南荒何足以辱王
師非新息苦戰則九郡左衽至今矣由此論之兩伏波

廟食於嶺南者均也

周黨嚴光

明湯賓尹

漢光武應赤伏符起春陵不數載而噓炎劉之燼甫膺大寶下明詔安車玄纁徵周黨嚴光詣闕下親紬萬乘以禮下之論者謂兩處士直裘釣賤客耕野鄙人身處窮巷阨間未譚金版六韜之畧未親斬將奪旗之勞未豎攻城拓地之績倏加以徵聘惠以寵光使榮華殿陛立名當世豈被褐懷寶者耶抑以什巾襲燕石者耶且帝果以天下厚故交如用南陽人之過計耶噫此光武所爲提綱挈領首矚大計而藉此兩人以磨礪一世之

鴻書

卷二十六

九

世系三

氣節而培植百年之命脉也蓋上表也下影也上聲也下響也表正則影隨聲出則響應上鼓則下答不錙銖爽也故人心何常聽上陶甄耳風俗何常聽上轉移耳西漢不愛高爵厚祿以薌蘿豪傑故士皆嚮尊顯而委蛇變化陰陽人主以保寵榮甚且僞符命誦功德羽翼獯獍而不羞波流風靡罔克樹立不振刷挽回之安所底止光武悲焉謂國家隆替其竅繫屬世風而世風汚隆其樞鍵又屬上人所好尚徒整飭頽靡而漫無所旌異徒晉陳功見能輩與剖符析圭則天下亦董董爭陳功見能以倣知遇而欲冀砥礪名號蟬翼富貴者道何

繇爲是下蒲輪之聘搜嚴穴之老降黃屋之尊禮不賓之士朝耕釣於草澤夕坐論於巖廊且倚衡門而棲遲暮揖天子而抗志獨隆此兩處士哉又豈直以恩渥而私厚一布衣交哉將令都人士士之待下風者惛然斲心蹶然企踵瞿然不式而顧化獎恬退之操而鳬趨蠅逐者將捫心退矣顯修矯之行而蒲伏瓦全者將屈首下矣褒高節獨行之士而俛仰遷移如脂如韋者將改絃易轍以象上意旨矣竿先而衆樂和標植而衆足趨誠倡之也故竟東漢朝罔不希光影響襲其香儀其羽依倚道藝以就其聲價者累累起世不貴結綬金馬之庭

鴻書

卷二十六

十

世系二

而貴側名道義之儔不畏王朝鉗灼之憲綱而畏高賢月旦之清議迨晚節末路雖幼后握鬯巨奸綰樞而左窺右覘不敢竊移神器譚者謂一系垂九鼎則烈士扶持之功而光武褒嘉節義之明效也第其重名之過不核中扁王良應對而嫻於東海友人樊英就聘而壺山蒙其耻聲士率競詭激以博名高而顧厨俊及標榜成風扞文網以醞釀黨錮之禍于載於邑則始末嘗不匡世振俗而後陵夷衰微也噫士期自振振耳商俗披靡而伯夷之節不改晉室清談而卞子之忠自樹詎可卑論儕俗與世浮沉必待上之鼓舞而後輟然思奮哉至

若身際熙朝又不必拘守局曲避地獨竄焉者彼無軌翼當世之寶而長貧賤驕語富貴者又兩處士之羞也

釣臺賦

明宗 臣

恭承帝命以南邁今弭吾節於富春漁微霜之殞百草今何芳杜猶非非其襲人睇嚴陵之舊里今釣臺鬱而嶙峋屯飄風其相薄兮吹石瀨之礚礚宿莽搖落而變衰今余又安得問夫白蘋余又懷椒醑而散臆兮蹇吾馬之逡巡而不前豈以沉淪之俗羈兮乃不得以揖高士而執鞭惟炎德之中天而興今紛衆芳之雜糅以比肩何佳人之旁姣以抗衡兮乃獨抱孤貞而自全衮冕

鴻書

卷二十六

十一

世宗二

黼黻之玄以章今孫獨愛夫羊裘覘鴻鵠之翱翔今聊寄吾跡於汀洲昔傳巖之版築今武丁肖形以資厥猷非熊之協帝夢今渭叟起而佐周何帝之手詔以杼橐兮羗獨偃蹇而夷猶故人之不忘舊歡今情彷彿而至乎帝庭何帝腹遽以足加兮今太史奏之客星咄咄于陵之不肯爲理今帝何獨惜夫沉寘孫何高蹈而不顧今乃長揖以謝夫天子朝發軔於漢宮夕稅駕於江汜有君如此其忍負今孫孫豈忘親夫厥旨痛韓彭之竟以烹醢今勃何辜而卒不免乎羗里念盛名奇績之不可以善終今是用私情而惜此蘭芷鳳凰之回翔而不肯

下今豈網羅之所能施使蛟龍可得而常服兮又何以卑牛馬而下之睇江河之趨下今喟高風日逝而不可追撫故迹而連蜷兮悵吾生之獨後時往昔既已不可復今與來者之猶可爲委余佩之陸離今掛吾冠於南斗之墟壁長虹以爲衣兮拾青露以爲琚托微忱於浮雲兮孫其攬瑤華而遲予望美人而不見兮羗獨立以踟躕亂曰維江有關美人植兮白雲茫茫歸何晏兮平楚落日怨青楓兮獨來乎山中吾與汝嬉以遊兮

廉范

明丘 濬

廉叔度者廉頗後裔也守雲中而破匈奴之寇守蜀郡

鴻書

卷二十六

十一

世宗二

而與五袴之謠此特當業之常爾其平生懿行人所難及者有三焉年十五迎父喪於蜀蜀郡守乃其父故吏厚資送范不受扶父棺同溺水得救僅免一也爲鄧融之功曹融彼獄范變姓名爲獄卒衛侍融至死竟不言而又葬融乃去二也業師薛漢坐楚王謀反事諸未敢視者范獨往殮之至觸顯宗之怒而扣辯以免三也噫范之孝義可謂其愚不可及矣但依托實憲得無愧哉

黃叔度祠記

明孫繼舉

汝南故有黃叔度祠歲久不飭且壞其君以職事薦殞

藻於祠下周覽太息乃始葺而修之蓋東漢之世距今
千三百年其人與骨朽已久矣而其祠輒壞輒理其名
猶若新也夫俾叔度與當世之賢豪比跡而論烈則慷
慨不若李范死國不若陳寶蓋史亦謂其言論風旨亡
所表見而胡以沒而祠祠而至今不絕也嗟夫方漢之
季士爭驚卓詭之行相矜以聲相高以死當是之時服
桁楊齒刀鋸甘心而不悔者益肩相摩踵相接也其禍
至於正人盡而社稷從之識者以此亦咎諸賢之少激
矣叔度何不足爲蕃爲武爲膺爲滂顧以爲捐吾生亡
救於天下而又趨之吾弗忍也吾既不能以一木支大

鴻書

卷二十六

主

世系二

厦之顛而又沾沾百里以爲惠使天下猶得而窺其淺
深若太丘朗陵者吾又弗爲也所謂隤然其處順淵乎
其莫窺者真知叔度哉後世淺中之夫以爲叔度名跡
兩晦此特善自匿者嗟乎荀季和之賢也郭林宗之鑑
也戴良之高才也蕃舉之盛名也咸匪樂自損而妄譽
人者而靡不退然深服遠去疵吝叔度之長豈直善自
匿也乎哉假令叔度而遭時得從其建豎必在當時諸
賢之上何者善藏者必善用倏而變屈倏而龍躍自千
載之下踰度之其辨此也必矣爲其實能辨之而其言
論風旨又一世所見此真善處濁世者通叔度所以賢

也雖然叔度并其當時之名與迹欲晦之而後之人乃
區區尸而祝焉豈叔度之情乎蓋名以濁世晦者必以
清時顯古之翳迹岩藪而垂聲來禩者非一也則叔度
之久而獲祠於其鄉也固顯晦之理也哉且使後之人
游於其祠而夷考其人錄其人以求其意庶其有風乎

郭太碑

漢蔡邕

先生誕應天衷聰睿明哲孝友溫恭仁篤慈惠夫其器
量弘深姿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奧乎不可測矣若乃
砥節礪行直道正辭貞固足以幹事隱括足以矯時遂
考覽六經探綜圖緯周流華夏隨集帝學收文武之將

鴻書

卷二十六

主

世系二

墜拯微言之未絕於時纓綬之徒紳佩之士望形表而
影附聆嘉聲而聞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介鱗之宗龜
龍也爾乃潛隱衡門收朋勤誨童蒙賴焉用祛其蔽州
郡聞德虛已備禮莫之能致群公休之遂辟司徒又舉
有道皆以疾辭將蹈鴻崖之遐跡繼巢許之絕軌翔區
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時稟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二凡
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悼靡所置念乃相與維先生
之德以謀不朽之事僉以爲先民既歿而德音猶存者
亦賴之於見述也今且如何而闕斯禮於是樹碑表墓
昭銘景行俾功烈奮於百世今聞顯於無窮

梁鴻

唐梁肅

君得天元純誕其生知括囊道妙而游於世遭漢微缺澆風遠物君以爲道不可以殉時故安節以高蹈高蹈不可以激俗故登卽以作歌作歌不可以遺患故適越以遐遯遐遯不可以不粒故寄食於杵臼是以孟氏悅其道而妻之伯通尚其風而禮之安夫大而遺其細急乎語而順乎默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斯可謂高世之逸民矣原夫天之運也曰明與晦人之道也曰否與泰達人之否與晦之不可爲也故耦而耕狂而歌鑿坏以遁荷篠以游而晦德避難不成乎名嗚呼伯鸞非斯人之鴻書

鴻書

卷二十六

五

世錄二

何進

明康海

靈帝崩太子卽位宦官蹇碩等欲誅大將軍進而立陳留王協袁紹因勸進悉誅宦官進白太后不聽紹乃謀召四方猛將使並引兵向京師以脇太后進然之曹操聞而笑曰此一獄吏事也何至紛紛召外兵乎吾見其敗也康先生曰操之言是也此漢之所以亡也獨史臣不能識其意而妄爲之辭爾曰若盡誅之事必宜露此何言也凡欲除天下之大害必先有以度天下之大義

鴻書

卷二十六

五

世錄二

苟義有所屈而事或安焉君子寧拙事而信義況事與義俱不得者春秋之時諸侯皆城成周而宋仲幾獨不受功晉人執之於京師此以王事討有罪也而春秋以爲刑囚執人之事大司寇之職晉人不告諸司寇而擅執人於天子之側則履霜之漸篡弑之萌也故特書而深罪若彼嚴也何進不勝宦官之亂乃大召外諸將之兵使之挾持京師以誅其衆當是時漢之危猶一綫也乃又與諸將無嚴之兵絕而墜之耶此於春秋之法蓋元兇首罪必誅而不赦矣況而其事又未爲安也宦官之毒漢自恭顯而來若是其遠也蹇碩趙忠張讓之徒欲廢帝而立協逐太后而誅進若是其固也進於是時既不能修明漢家之法亟收其權杜篡弑之路又不能聲昭名義屬之司隸以誅其尤顧乃區區以徇袁紹之謀又稱白太后不從而計絕矣乃優游以待諸侯之兵乎李園之謀春申君也先伏死士以待棘門之內故不勞而春申死焉此蹇碩之徒所以勝進也董卓入關之後燔熾宮室篡廢天子蕩折民庶其孽禍萬倍於宦官也使進而在又將誰召以除之邪夫外諸侯之兵猶虎豹犀象不可入人之室也有丈夫者憂其家之爲祟禍也收虎豹之屬入於室而厭之至則盡啖其家人此於

崇禍何不除顧奚必虎豹犀象而後能也況乎卓之無所忌憚又甚於虎豹犀象者而使之操兵以入室乎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言必倍義而傷教也天下之事苟使倍義而傷教者爲之則未有不誅其君夷其社稷者矣人主之初也爲之師傳教導以增發其聰明不幸而有孽人窺覘於側亦必有以從容捍蔽潛消其志意則在我者可不勞而定而在彼者不刑而革也田氏之於齊其欲奪而有之豈一朝一夕也晏子方安舒和悅裁之以禮使勿自甚其所爲當是時以晏子之顯名顧不足以攻而滅也其理當如是至高國之屬則悻悻然怒而作矣姜氏之廟由是不祀焉彼高國者有以啓之也予讀漢書至竇武陳蕃之死曰嗟乎漢之亡也其是以基之乎乃其事未遠也而進遽效之古諺有曰莫視其奧先視其突以蕃武之賢猶爾也彼進者何足以知其突而視乎

漢黨人論

明鄭 曉

嗚呼君子未嘗一日忍忘其君故綸中賦外以敦王事翕名歛跡以完國體皆以致吾心而植吾義也周公何人方其君臣相孚條儕相穆鳳蕭龍驤旁畫四海已而三叔閔垣四國裂扈成王含疑召保弗憚罪咎驟張羅

鴻書

卷二十六

七

世系三

織臣僕留則翕訛益深死則危疑驟變周公於此有去而已而豐鎬之間塗豕鬼車禍且不測殆夫天道動威王心悔悟袞繡西歸國是稍定旋復東征折斧破缺君臣之際若斯之難也苟時不可爲勢不敢爲聞望不能爲則遵養時晦撫機順應可也又不幸則避難違俗甘心白首可也是故元愷遜迹於四凶阿衡寶璫於三孽箕子被髮於狡童仲尼脫冕於婦口柳下躊躇於望國伯玉卷懷於舊邦石碯乞老於綠衣季友假詞於執紼先蔑避禍於適秦子哀辭榮於遜魯陶朱扁舟於烏喙子房辭爵於赤松進不結難叢尤以忤戰龍之怒退不招朋游譽以干蟄螻之嫌盤桓委曲不迫不徐可行可止憂樂偕時何其明且智也荀狗名既急熱心外慕群疑衆難自隙而起譬侯張矢集標起風摧君子恬焉自謂得志快意奮迹一時流聲千古而小人磨牙礪齒刀戟森然圍而剽之煖谷可坑濁流可投機發立死而莫之悟豈不思哉是故君子寧愛身以明道無寧辱身以殉人寧晦名以乘機無寧眩名以速謗寧含章以示拙無寧翹言以賈直寧約行以詭時無寧抗行以飲怨嗟乎此非達時大觀知天樂道韞然於進退存亡得失之際者不能與於斯也叔向數晉晏嬰憂齊世治諫陳正

鴻書

卷二十六

七

世系三

先許秦忠則忠矣謂之知道則未也况其下此者乎東漢黨錮諸賢何其誤也甘陵二子賓客揣議何關國事遂成世網范岑冗識干竊吏權事起都邑聲流學胃當是時苟有遠覽深識之道障瀾拔石堅留力阻示以中庸道以愷悌動以危言感以血誠則潰瓜包杞飛鳥桃岳尚可救藥而郭林宗賈偉節李元禮陳仲舉諸人皆夙負時譽亦甘倡和朋徒之盛烈於周房附從之勢廣於岑滂亦且巧評激論顛倒豪強舉袂抗顏頓挫卿相其徒三萬動搖四海事極變起名盛禍隨張成與脫徽繼交結宦閣露章上聞天子震怒謂其誹訕朝廷疑亂

鴻書

卷二十六

十九

世宗

風俗移貳員方扇成詭怪矧人衆勢集則惡逆易染甘死輕生則殘暴難避人言可成主聽可移於是丹書下迫金購浚求督責郡縣守相停祿旬校姻婭坐收隣伍鈐赭徧於章縫贊序鞠爲囹圄囊頭滿道檻車相望詞連迹牽者二百餘人已而霍尚書寶校尉表請再三帝怒消解闌氣益張善淑既消陰邪遂熾龍羈涸漱豕白原野昔以拔茅今乃需血昔以尚口今乃剝膚當是時雖痛心改轍揮淚自懲亦已晚矣猶且恬不營悟益肆標榜爾曰君俊我曰顧及譬之雷霆震裂之時而笑戲諂諛不知敬畏奇禍再起大變斯尋張儉發於朱並曹

鴻書

卷二十六

二十

世宗

節慘於侯覽刊章密捕踪跡亦繁李膺輩死獄者百數十人仇怨相許報復睚眦其與黨人未嘗識面交言者盡罹置網死徒廢禁又六七百人迫夫曹鸞申救殞命槐里於是凡諸黨人生徒吏屬之舊內外總冤之親苟在仕籍盡皆禁錮又不啻幾千人矣由是下蓄義憤上積刑淫于動天和鼓萃人怨黃巾倡亂搖動四方呂強因事進規稍得赦宥卒之賊盜滿山繡斧不能禁將帥不能戢板蕩烈於衰周典刑絕於商季董卓首撓鍾虞曹操遂移鼎龜諸君子當時忠義之腸今安在哉嗟夫諸君子不悟括囊之舉堅於金石剗削之困棘於焚巢進退迫於羝藩行止迷於狼跋霰集而不知雨雪履霜而不知堅冰乃欲以區區語言回九河於充海起萬仞於蟻蛭計亦左矣坑誅之禍兆於橫議誹謗之律始於反唇况乎漢之失德其漸已久褒姒艷妻穢穢中閨皇父家伯矯權外府戚里無丁公申伯之賢師尹有節山渥鼎之隙賦役繁重科桡其空刑獄苛急握果出入說人交亂發荷逝梁貪人敗類迴風執熱迨其末年宦星掩帝忠臣烈士欲投巷牖之約則困於車隣之寺人欲避岑苦之災則懲於楊園之巷伯君子於此苟悟進退乘除之理身名緩急之倫十畝之桑何憂不給四簋之

饋何患不飽經學不明爲人已甚舍田芸田所爲得希所失者大矣善乎叔度汪洋淺深莫測孺子耕稼賓客無聞姜肱韜面竟却圖形子龍漆工儵然絕迹雖與黨錮諸君並居於世而身名俱全余有取哉

東漢節義

明李載贊

人言西漢明經術東漢重節義以今觀之西漢之節義一何多也又有梅福逢萌王君宮徐芳季子雲譚賢殷謨嚴光周黨王霸譙玄魯貽李業王皓王嘉任永逢信劉茂郭憲許楊皆寧死而不肯仕莽與公孫述者故復錄而表之以見西漢之節義多也但西漢之直節隱於

鴻書

卷二十六

三

世系二

下東漢之直節憤於上隱於下者本圖免死又或不免於死或不免於全家俱死憤於上者自分必死以救同類之死以與惡黨之不敢肆而惡黨竟肆同類竟死况一身一家乎吾以是觀之處衰亂之世當危亡之朝或上或下皆未有可者也然則亦任之而已且漢自孝安而下固宜亡矣而卒不亡者何居則以賢人滿朝君子接踵虎視雖耽而虎口常探龍戰雖傷而龍鱗屢逆百折不回九死靡悔李杜滅而李杜復繼之繼之不已於野之血玄然黃然嚇嚇可畏而遂縮之假使何進能聽太后之語不妄召外兵以討諸閹則袁曹雖強亦何彙而

起乎蓋至老瞞專國二十五年終不敢篡漢自立則孔融雖死其所俾於漢帝者弘矣殺其身無益於君已勝於老死牖下者萬萬况有益於君耶西漢哀平未甚失德也而王莽從容焉飾智矯廉以取之向使終身謙恭下士不改漢家舊制則潛移嘿運不覺矣故知虎豹在山藜藿不採非虛語也吾又以是觀之東漢諸賢之憤於上非得已也然上焉可也憤然不可也正已而不求人以潛消其非僻之心正已而物自正以坐收其不顯之益斯善矣雖然此必學焉而後可也世之學而後入正者能幾人哉嗚呼不憤不發夫子嘗曰殺身以成仁

鴻書

卷二十六

三

世系二

矣孟子亦曰舍生而取義矣事君致身此萬世律令也此而不發憤更待何時而後發憤乎若夫明哲保身之云直謂不在其位者發非謂居高食厚者發也慎勿錯引聖語以誤後世可也

先主

宋南宮靖一

蜀漢之興昭烈實中山之裔因獻帝爲曹丕篡遂卽位於成都武擔之陽觀諸葛亮當時勸進之詞曰曹丕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裔宜卽帝位味斯言也名正言順漢賊逆順之勢判於此矣帝寬仁大度能得人死力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迹其崎嶇戎

馬之問如神龍之在陂澤無所因而飛騰也降於呂布歸於曹操借勢於袁紹爲客於劉表兵日以弱迹日以孤而氣不少挫志不少懾雖顛沛艱難而信義愈明勢迫於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顧則情動三軍戀赴義之士則甘與同敗屈體英雄要結同志權阻勅敵因敗爲功當是時也孔明佐之當其躬耕隴畝抱膝長嘯自比不下管樂及昭烈枉駕三顧草廬則慨然從之比曹騰下荊州所得者韓嵩蒯越和洽王粲之徒而天下第一流乃爲昭烈所有是以邂逅之初好同魚水一時遇合真君臣也其在巴蜀治兵講武分兵屯田以給兵食

鴻書

卷三十六

王

世系二

又長於巧思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天下奇才敵人稱之科教嚴明賞罰必信道不拾遺強不凌弱下至橋梁道路井竈園囿無不條繕市無醉人其氣象剛大嚴毅至今與岷峨劍閣爭高加之當時又有關羽張飛爲之牙爪法正爲之主謀許靖糜竺簡雍爲之賓友蔣琬負社稷之器馬超兼文武之資黃忠之勇冠三軍龐統之冠冕南州此皆一時之名臣董和黃權李嚴輩劉璋之所授用也吳懿費觀劉璋之姻親也彭義劉璋之所排擯也劉巴宿昔之所忌恨也咸擢居顯要盡其器能衆賢戮力上下同心奄有巴

蜀君臨一隅亦云隘矣及其托孤之際君臣肝膽相照無纖芥形迹何其盛也方之曹操沉命留連妾婦之態真犬彘之不若而謂昭烈敵哉昭烈謂禪曰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旨哉斯言皆可師法則知玄德天姿既高克己亦力其從盧植陳元方鄭康成游啓告詳至弘益多矣

關壯繆侯贊

嗚呼篡漢者瞞也成瞞篡者權也瞞名漢臣也實漢賊也權陽瞞敵也陰瞞翼也公批亢於前而不虞姦於腋七軍甫淹六師隨厄使永安之恨不在許昌而在公安

鴻書

卷三十六

王

世系二

建興之師不出樊城而出祁山安樂之戕與歸命之璧而相後先惜哉雖然不以間關而廢兄弟不以亂離而廢君臣其峙如者山嶽澄如者川流而炳如者日月星辰嗚呼此其所以亘萬古而猶神也耶

諸葛亮

八陣圖

明楊慎

諸葛武侯八陣圖在蜀者二一在夔州之永安宮一在成都之彌牟鎮在夔者蓋侯從先主伐吳防守江路行營布伍之遺制新都爲成都近都則其恒所講武之場也武侯之人品事業前哲論之極詳不復勦同其說獨其八陣有重可慨者史論侯推演兵法作八陣咸得其

要自今行師更不覆敗深識兵機者所不能洞了蓋勝之於多筭而出之於萬全非借一於背城而僥倖於深入也惜乎其方銳意以向中原而溪蠻洞獠左躍右跋以裂其勢外寇方殷內境自憊使夫八陣之妙不得加於二曹之梟敵而乃止試於七縱七擒之孟獲天威神筭不聘於中原王者之區宇而僅以服南牛巴驤之偏方事機既已遲精力又已虧勇賈其餘師用其分以爲大舉譬之逐盜救火之家挺刃決水猶恐不及而內有讐賊自相乘機肘腋助燎則雖有傍人之智力亦自無如之何侯之不幸勢正類此天之所壞誰能支之祚去

鴻書

卷二十六

五

世孫三

炎漢不待隕星而後知矣嗟呼國之興亡天也而千載之下君子獨遺恨於蜀漢之事者非以武侯故耶至其故壘遺墟獨爲之愛惜不已乃其忠義之激人不獨其法制陣伍之妙也不然竇憲常勒八陣以繫匈奴晉馬隆用八陣以復涼州是在漢前已有之而後亦未嘗亡也功既有成而後世猶罕所稱述况能傳其遺迹至今乎慎嘗放舟過夔門吊永安之宮尋陣圖之跡維時春初水勢正殺自山上俯視下百餘丈皆聚細石爲之凡八行六十四絕土人言夏水盛時沒在深淵水落依然如故在吾新都者其地象城門四起中列土壘約高三

尺耕者或刻平之經旬餘復突出此乃其精誠之貫天之所與而不可壞者蓋非獨人愛惜之而已耳慶陽韓君大之以進士出宰吾邑始至拜侯之荒祠次觀遺壘重有感焉謂慎曰之果篆鏤然銘石藝焉爾人不足稱也愛其藝者不泯其迹矧侯之地而可忽諸今陣圖在夔者有和叔獨孤之記少陵東坡之詩四方灼知而此顧泯焉無所表識使往來不軾樵牧者不禁非缺與祠宇自當新之陣圖所在欲伐石樹道左書曰諸葛武侯八陣圖碑陰之辭子宜爲之夫崇賢好古以示嚮往焉循良事也推表山川考記往昔則史氏職也遂書之

鴻書

卷二十六

五

世孫三

使刻焉

諸葛亮

唐孫樵

赤帝子火熾四百年天厭其熱洎漢盡矣武侯獨憤激不顧收死灰於蜀欲噓而再燃之艱乎而力哉是以國稱用武岐雍間地不尺濶抑非智不周天意炳炳也夫以武侯之賢寧靡籌其不可耶蓋徵備隆中以天下託不欲曲肱安穀終兒女子乎將驅馳死備志耶由是覈武侯之所爲殆庶幾矣然跨西南一隅與吳魏抗國提卒數萬綽綽乎去留無我拒者是亦善爲兵矣史壽以爲短於應變真抑武侯哉俾武侯不早入蜀地曹之君

臣將奔走固圉之不暇鍾鄧寧能越巖懸兵決勝指耶
是井絡之野與武侯存亡俱矣天殲武侯其不愛劉愈
明白矣其姜維何力焉曩蟠南陽時人不與仲毅伍洎
受社稷寄擅刑賞柄會心不愧畏人不疑黯何意氣明
信之卓卓也武侯死殆五百載許今梁漢之民歌道遺
烈廟而祭者如在其愛於民如此而久也獨謂武侯之
治比於燕輿彼屠齊城令諸侯下矣

漢後主

明徐益孫

劉禪天下之賢主也劍閣一墟成都獻璽夷蜀化晉貶
王爲公世且比於亡國之隸餘季集之闇主豈不寬哉

鴻書

卷二十六

主七

世系二

大抵天下之舉事有幸不幸而耳食皮相之夫往往
因事之成敗而竊議於英雄之後舞管弄舌輕如旋風
徒以快一時書生之見至使英雄飲恨抑首於九京之
下而氣不得伸何敢望於區區之後主而獨令寬貸之
也語云天之所興誰能廢之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後主
之亡天也非人也昭烈有雄才少好讀書無論他事卽
其彌留兩言曰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弗爲又
曰惟賢惟德可以服人夫帝間關百戰日與武夫老革
半銷髀肉於金戈鐵馬之間乃其馮榻訓子卽宋儒矻
矻談論揮麈登壇屑屑爲燥而髮爲白也其誰能及帝之

兩言哉且後主非獨得帝力也武侯澹泊明志少伏牀
下奉鹿門龐公之教故其出處獨正而其所以訓道太
子者非三代伊呂之言所不敢出卽將將軍而下非駢
駢之雲龍則桓桓之召虎也內有昭烈之賢父外有吳
魏之敵國而前後左右有武侯諸君之法家拂士彼後
主者縱不肖猶蓬之在麻矣豈若曹丕吐雕蟲之藝文
孫亮辨鼠矢之小慧哉帝崩時太子才十七耳以乳乳
冲子而當國家新喪狙吳彪魏蹇衣而窺岷山漢水之
傍兩家誦而用謀方思得其間飛流言中之君臣相疑
讒釁中起在姬公不能免於孺子伍行人不能免於夫

鴻書

卷二十六

主七

世系二

差而丞相雖忠能免於後主乎不然以夜郎扶餘僅處
海中之一勺猶得易置其將吏而操縱其生殺丞相雖
忠能禁後主之不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乎能禁不以
新進之士而積薪老成之上乎乃帝踐祚以來內外官
府一切機務帝不敢自裁而曰以問丞相執當長史執
當參軍執當太尉執當廢徒執當見誅帝不敢自裁而
曰以問丞相渡瀘水軍祈山修好東吳雖敗績街亭師
老糧盡帝亦不敢自裁而曰以問丞相蓋數十年主少
國疑上不猜下不忌進不跋胡退不蹙尾揖讓談笑於
樽俎之上而從容指麾於羽檄交馳之下嗟呼異哉不

難於丞相之用後主而難於後主之用丞相不難於先帝之君臣交懽而難於後主之親丞相若父嚴丞相若師也丞相而在猶曰得以維繫其手足丞相歿而若琬若允若禕若維猶得終身布帷幄之謀竭軍旅之事此曷故耶信昭烈而因信丞相信丞相而因信丞相在服之諸人斯又難之難者也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孔子曰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後主之謂矣貂璫黃皓此不過掃除弄臣聊以俳優畜之如孝文黃頭奴耳不者丞相且立碎之死諸葛尚能走生仲達何有於么麼刀鋸之餘哉丞相之寬之而不以剪也有以也說者乃

鴻書

卷二十六

三

世系三

言蜀由皓亡非也天也炎劉之燼光武颺之昭烈吹之二君以景帝之後而食孝文寬和之報武帝好殺迄西京而漢絕矣天之厚文幾二百年而又委其尾於若續若絕中山靖王之裔屈指先後主又幾半百矣月有死生瓦有反覆國祚之數有盈有虛天豈能常在卯金刀乎太史公曰吾適過大梁之墟墟中人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天方令秦平海內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乎嗚呼此可以論後主矣天之興也雖以始皇之驚驚劉裕之無賴收天下而有餘天之亡也雖以岳武穆之勇畧文丞相陸秀夫之忠誠留天下而不

足劉賁下弟李廣不侯李女斯飢倡優被錦梧桐焦於爨下瓦缶掩乎黃鐘天下事幸不幸類如此者獨一天亡之後主乎哉經載主二而年名不易軍旅屢興而赦不妄降壽非良史猶然稱之帝誠天下之賢主也有如天不去漢則以北地謀之烈漢南巴蜀之險一夫當關萬夫莫開雖百鄧艾其如漢何或以魏作蜀技安樂公喜咲自若諸臣睥睨詫爲開夫嗟乎此非帝之闇也彼見王國之君竄身人手如檻猿籠鳥不能奮飛而無益於事况陰如昭賊如充庸詎知姜伯約復立之謀不先入其耳哉故佯驚佯喜以示其闇卻正不察教以西悲

鴻書

卷二十六

三

世系三

失其旨矣孫皓欺黃口之餘洙作爾汝歌及種種戲謔以調其君臣其不死者倖也昔先主聞雷失箸而今後主亦倣其故智以待脫於司馬几上之肉噫梟雄猾虜故有種哉

卷二十六終

第二十七卷

世系部 十八

尚論 三

阮籍劉畢阮

夏侯湛潘岳潘尼

王導

二陸制

王導

王羲之制

謝安

卞壺碑

前趙淵應曜

五胡附

前燕慕容氏

五柳先生傳

謝靈運

梁朝總論

前秦符氏

狄仁傑

周子諒

唐高宗

賀知章碑

顏魯公記

李白碑

鴻書

卷二十七目錄

南霽雲碑

陽武碑

何蕃

柳宗元誌

裴度

韓愈

裴樞

劉氏鴻書卷之二十七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尚論部 十八

阮籍嵇康劉伶畢卓阮咸

史臣

夫學非常道則物不靡通理有忘言則在情斯遺其進也撫俗同塵不拘名利其退也餐和履順以和天真若乃一其本源體無爲之用分其華葉開寓言之道是以伯陽垂範鳴謙置式欲崇諸已先下於人猶大樂無聲而聆鸞斯應者也莊生放達其旨而馳辨無窮棄彼榮華則俯輕爵位懷其道術則顧茂王公砥痔兼車鳴鳶吞鼠以茲自口於焉玩物殊異虛舟有同機臂稽阮竹林之會劉畢芳樽之友馳騁莊門排登李室若夫儀天布憲百官從軌經禮之外棄而不存是以帝堯縱許由於埃壒之表光武舍子陵於潺湲之瀨松蘿低舉用以優賢巖水澄舉茲焉賜隱臣行厥志主有嘉名至於稽叔夜遺巨源之書阮氏創先生之傳軍諮散髮吏部盜鐫豈以世疾名流茲焉自垢臨鍛甕而不迴登廣武而效嘆則嵇琴絕響阮氣徒存通其旁徑必彫風俗召以官初居然尸素軌囑之外或有可觀者焉咸能符契情靈

各敦終始愴神交於晚節或相思而動駕史臣是以拾其遺事附於篇云

夏侯湛潘岳潘尼

孝若揆蔚春華時標麗藻觀其抵疑詮理本窮通於自天作誥敷文流英聲於孝弟旨深致遠殊有大雅之風烈焉安仁思緒雲騫詞鋒景煥前史儔於賈誼先達方之士衡賈論政範原王化之幽蹟潘著哀辭貫人靈之情性機文喻海輶蓬山而育蕪岳藻如江濯美錦而增絢混三家以通校爲二賢之亞匹矣然其挾彈盈果拜塵趨貴蔑棄倚門之訓乾沒不遑之門斯才也而有斯行也天之所賦何其駁與正叔含咀藝文履危居正安其身而後動契其心而後言著論究人道之綱裁箴懸乘輿之鑑可謂玉質而金相者矣

王導

史臣

飛龍御天故資雲雨之勢帝王興運必俟股肱之力軒轅聖人也仗師臣而授岳商湯哲后也負鼎俎而成業自茲以降罔不由之原夫典午發蹤本於陵寡金行撫運無德在時九土未宅其心四夷已乘其弊既而中原蕩覆江左嗣興兆著玄石之圖垂少康之杞夏時無思晉之士思文叔之興劉輔佐中宗艱哉世矣茂弘策名

鴻書

卷二十七

十

三

鴻書

卷二十七

三

聖語曰深山大澤有龍有蛇實此之謂也

王導

導在江左爲一時倫安之謀無十年生聚之計陳頴勸抑浮競不能從也王敦殺周戴不肯赦也卞敦不赴國難不能戮也郭默害劉胤不能問也庾亮召蘇峻不能止也石勒寇襄陽人疫死大半弊不能乘也葛陂淫雨三月不止困不能襲也晉帝拜其妻曹氏不能辭也又陰拱立以觀王敦之成敗而胸懷異謀觀敦與導書平京師日當親割溫嶠之舌非素有謀約者敢爲此言敦已復誅當加戮尸污宮之罪又請以大將軍禮葬之敦

死後導與人言恒稱大將軍又言大將○軍昔日爲桓文之舉此爲漏網逆臣無疑徒以子孫貴盛史家掩惡以欺萬世謂之江左夷吾管氏與臺亦羞之矣

陸機陸雲制

唐太宗

古人云唯楚有才晉實用之觀夫陸賈陸雲實荆衡之杞梓挺瑋璋於秀實馳英華於早年風鑑澄爽神情俊邁文藻弘麗獨步一言論慷慨冠乎終古高詞迴映如朗月之懸光豐意迴舒若重巖之積秀千條析理則電折霜開一緒連文則珠流璧合其詞深而雅其義博而顯故足遠超枚馬高躡王劉百代文宗一人而已然其

鴻書

卷二十七

中

鴻書

祖考重光口口吳運文武奕葉將相連華而機以廊廟蘊才瑚璉標器宜其承俊義之慶奉佐時之業申能展用保譽流功屬吳祚傾基金陵畢氣君移國滅家喪臣遷矯翻南辭翻棲火樹飛鱗北逝卒委湯池遂使穴碎雙龍巢傾兩鳳激浪之心未騁遽骨修鱗凌雲之志將騰先灰勁翮望其翔躍焉可得哉夫賢之立身以功名爲本土之居世以富貴爲先然則榮利人之所貪禍辱人之所惡故居安保名則君子處焉冒危履貴則哲士去焉是知蘭植中途必無經時之翠桂生幽壑終保彌年之丹非蘭怨而桂親豈途害而壑利而生滅有殊者

隱顯之勢異也故曰衒美非所罕有常安輅奇擇居故

能全性觀機雲之行已也智不逮言矣親其文章之戒

何知易而行難自以智足安時才堪佐命庶保名位無

忝前基不知世屬未通運鍾方否進不能開昏眚亂退

不能屏跡全身而奮力危邦竭心庸主抱忠實而不諒

謗緣虛而見疑生在已而難長死因人而易足上蔡之

犬不戒於前華亭之鶴方悔於後卒今覆宗絕祀良可

悲夫然則三世爲將翼鐘來葉誅降不祥殃及後昆是

知西陵結其禍端何橋收其禍末其天意也豈人事哉

卞壺

廟碑

明劉三吾

鴻書

卷二十七

五

鴻書

公諱壺字望之濟陰宛句人妻裴生二子曰玘曰玠玠當晉室主幼國危公爲尚書令賊臣蘇峻擅兵歷陽迫近京邑詔公都督大征東諸軍始戰西陵爲賊所敗繼擊之青溪柵又爲所敗賊勢愈熾公忠烈愈奮至不顧背癰負疾苦戰而死二子見父死亦擁兵赴敵以死母裴慟哭曰父爲忠臣子爲孝子夫何憾時成帝之咸亨三年二月也既賊平贈公驃騎將軍加侍中議者以未副衆望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貞祠以大牢二子玘玠悉以贈謚自晉以來廟祀不絕故嘗謂士君子平居在朝無敢言之忠則倉卒臨難必無敢死

之志迹公在朝廷知無不言其於茂弘元規曾無毫毛假借時導以疾弗朝私送郊璧兩見廷秦尤爲切直語及王謝清談害事至聲色俱厲此其見理之明信道之篤雖刀鋸在前鼎鑊在後亦所甘心者則夫賊峻小豎抗旌犯順其容少緩天討之誅也耶兩戰而敗公之不幸也負劒力疾苦戰公之所不計也誠痛夫主辱國危臣子肝腦塗地之日故能棄必生而不逆就必死以立忠二千相繼以死妻裴之哭其夫子而不憾皆公忠義之所感發也得謚忠貞不亦宜乎推此忠也與日月爭光可也蓋人心有死而不回者忠貞一念是也公歷事

鴻書

卷二十七

木

唐

三朝豐功偉績具在史載今按掇其大節勒諸貞石以壽不朽

王羲之制

唐太宗

書契之興肇乎中古繩文鳥跡不足可觀末代去朴歸華舒牋點翰爭相誇尚競其工拙伯英臨池之妙無復餘蹤師宜懸帳之奇罕有遺跡逮乎鍾王以降略可言焉鍾雖擅美一時亦爲過絕論其盡善或有所疑至於布纖濃分疎密霄舒雲卷無所間然但其體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制語其大量以此爲瑕獻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疎瘦如隆冬之枯樹覽其筆蹤拘

束若嚴冢之餓隸其枯樹也雖槎枿而無宛伸其餓隸也則餓羸而不放縱兼斯二者故翰墨之病與子雲近世擅名江表然僅得成書無丈夫之氣行行若鶩春蚓字字如縮秋蛇臥王蒙於紙中坐徐偃於筆下雖禿千兔之翰聚無一毫之筋窮萬殺之皮歛無半分之骨以茲播美非其溢名耶此數子者皆譽過其實所以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霧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正玩之不覺爲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餘區區之類何足論哉

鴻書

卷二十七

木

唐

謝安

唐張拭

符堅掃境入寇方是時晉室之勢亦甚殆矣梁益既非吾有襄沔復爲所破在他人宜恐懼失措之不暇而謝安方且從容應敵不過以江北軍事付之謝玄及劉牢之輩卒以成功蓋其方略素定非僥倖苟然也安於用人考察既精不以親疎而廢玄有謀慮善使人而牢之勇銳出衆安所施置各得其宜蓋用兵之道當以奇正相須使玄將重兵於後此正也使牢之將精兵迎擊於前此奇也秦兵旣近洛澗牢之櫻其鋒直搏而勝之不已奪其心乎淝水之戰其勝筭已在目中故秦兵一退

風聲鶴唳以至山川草木皆足以懼之惟牢之先奪其
心故也安之方略可謂素定矣惟其素定故安靜而不
撓其矯情鎮物豈固爲是哉夫有所恃故耳至於郤上
流之兵又其一奇也得上流之兵不足以助益而適足
以銷薄聲勢搖動人心桓冲是舉亦無謀矣吾慮既定
一卻其兵而戰士之心益固國內之情舉安安見之明
且審矣嗟乎國之所恃者人材耳以當時晉室之勢獨
任一謝安足以當符秦百萬之師以予觀之非特安方
略之妙抑其所存忠義純固負荷國事直欲與晉室同
存亡故能運用英豪克成勳業誠與才合故也大抵立

鴻書

卷二十七

八

鴻書

大事者非誠與才合者不足以濟若安者其在東晉中
人物傑出者哉

五柳先生傳

并贊

陶元

先生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字宅邊五柳樹因以爲
號焉閑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其解每有意念
輒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
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愠情
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
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

前趙劉淵聰

五胡附

彼夷狄者人面獸心見利則棄君親臨財則忘仁義者
也投之遐遠猶懼外侵而處之封畿窺我中轡昔者幽
后不綱胡塵暗於戲水口王失馭戎馬生於關洛至於
筭強弱妙兵權體與衰知利害於中華未可量也况元
海人傑必致青雲之上許以殊才不居庸劣之下是以
策馬鴻鸞乘機豹變五部高嘯一旦推雄呈技相害未
有與之爭衡者矣伊陟啓興王之略骨都論克定之秋
單于無北顧之懷獫狁有南郊之祭大哉天地茲爲不
仁矣若乃冒以華風溫乎雅度兼其舊俗則罕規模雖
復石勒稱藩王彌效欵終爲夷狄之邪未辨君臣之位

鴻書

卷二十七

九

鴻書

至於不遠儒風虛襟正直則昔賢所謂并仁義而盜之
者焉僞主斯亡玄明纂嗣樹恩戎旅旣總威權關河開
曩日之疆士馬倍前人之氣然則信不由衷自乖弘遠
貌之爲美處事難終縱武窮兵殘忠害譽佞人方轡並
后載馳閣豎類於回天凝科踰於炮烙遺豺狼之將逐
鷹犬之師懸旌俯渭分麾陷洛鐵馬陵山胡笳遵渚粉
忠貞於戎手聚縉紳於京觀先王并賦乃眷維桑舊都
宮室咸成茂草墜淚沾衣行人洒血若乃上古敦龐不
親其子功成高讓歸於有德爰及三代乃用干戈將以
振厥板蕩恭膺天命懿彼武王殷之列辟載旆乘時與

兵誓野投焚既隕可以絕言而輕呂旁揮彤弧三發豈若響清蹕於常道之門馳金章於山陽之館故知黔首來蘇居今愛古白旗陳肆古不如今胡寇不仁有同豺豕役天子以行觴驅乘輿以執蓋庾珉之淚既盡辛寬加之以血若乃有生之貴處死爲難弘在三軍之義忘七尺之重主憂之恨畢命同歸自古篡奪於斯爲甚是以災氣成形賊臣苞亂政荒民散可以危亡劉聰竟得壽終非不幸也曜則天資尅勇運偶時艱用兵則王剪之倫好殺亦董公之亞而承基醜類或有可稱子遠納忠高旌蹇偃和苞獻直鄧明罷觀而師之所處荆棘生焉自絕強藩禍成勁敵天之所厭人事以之駭戰士而宵奔酌戎杯而不醒有若假手同乎拾芥豈石氏之興何不支之甚也

前燕慕容氏

史臣

觀夫牝陰衍氣醜虜彙生隔閭諸華聲敎莫○漸雄據殊壤貪悍成俗先叛後服蓋常性也自當塗紊紀典午握符推亡之功掩珉吳而可錄馭遠之策懷戎狄而猶漏慕容龐英姿偉量是曰邊豪譽迹姦慝是惟亂首何者無名而舉表深譏於魯冊象龔致罰昭大訓於姚典况平放命挺禍距戰發其狼心剽邑屠城略地騁其驚

鴻書

卷二十七

十

前燕

賊既而二帝遺平陽之酷按兵窺運五鐸啓金陵之祚率禮稱藩勤王之誠當君危而未立佳主之節侯國泰而將狗適所謂相時而動豈素蓄之歟哉然其制敵多權臨下以惠勸農桑敦池利任賢士該時傑故能恢一方之業創累葉之基焉元真體貌不恒暗符天表沉毅自處頗懷奇略於時羣雄角立爭奪在辰顯宗主祭於冲年庾亮竊政於元舅朝綱不振天步孔艱遂得據已成之資乘土崩之會揚兵南騫則烏丸捲甲建旆齊征則宇文摧陣乃負險自固恃勝而驕端拱稱王不待朝命昔鄭武職居三事爵不改伯齊桓續宣九合位止爲侯瞻曩烈而功微徵前經而禮縉裕整難滿此之謂乎宣英文武兼優加之以機斷因石氏之釁首圖中原燕士協其籌翼馬爲其用一戰而平巨寇再舉而拔堅城氣驚傍隣威加邊服便謂深功被物天數在躬遽竊鴻名偷安保錄猶將席捲京洛肆其蟻聚之徒宰割黎元縱其鯨吞之勢使江左疲於奔命職此之由非夫天厭素靈而啓異類不然者其鋒何以若斯景茂庸材不親厥務賢輔攸賴逆臣挫謀於是陷金墉而款河南包洞城而臨漠北西秦勁卒頓函關而不進東夏遺黎企鄴官而授首當此之時而凶威轉熾及玄恭卽世虐媼亂

鴻書

卷二十七

十

前燕

朝垂以勲德不容評以贖貨干政志士絕忠貞之路說人襲交亂之風輕隣反速其咎禦敵罕修其備以携離之衆抗敢死之師鋒鏑乍交白溝淪境衝軻暫擬紫陌成墟是知由余出而戎亡于常升而郢覆終於身死異域智不自全吉凶惟人良所謂也

前秦苻氏

史臣

自兩京殄覆九土分崩赤縣成蛇豕之墟紫宸遷龍鼎之穴干戈日用戰爭方興猶逐鹿之並驅若膽鳥之靡定符洪擅蠻貊之桀黠乘羯虜之危亡乃附欵江東而志斷關右禍生蠱毒未逞狠心健既承家克隆凶緒率

鴻書

卷二十七

十一

前秦

思歸之衆投山西之隙據德大之巖險總三秦之果銳敢窺大寶遂竊鴻名狡數奸雄有可言矣長生慘虐稟自率由親辰象之災謂法星之夜飲忍生靈之命疑猛獸之朝饑但肆毒於刑殘曾無心於戒懼招亂速禍不亦宜乎永固雅量環姿變夷從夏叶魚龍之謠詠挺草木之休徵尅剪姦回纂承偽歷遵明王之德教闡先聖之儒風撫育黎元憂勤庶政王猛以宏材緯軍國符融以懿威贊經綸權薛以諒直逞規模鄧張以忠勇恢威略備賢效足杞梓呈才文武兼施德刑具舉乃平燕定蜀擒代吞涼跨三分之二居九州之七遐荒慕義幽險

宅心因止馬而獻歌託棲鸞以成頌固以功侔曩烈豈直化洽當年雖五胡之盛莫之比也既而足以夸世復諫違謀輕敵怒隣窮兵黷武懟三正之末叶耻五運之猶垂傾率土之師起滔天之寇負其犬羊之力肆其吞噬之能自謂戰必勝攻必取便欲鳴鸞禹穴駐蹕疑山疏爵以侯楚材築臺以須歸命曾弗知人道助順神理害盈雖矜涿野之強終致昆陽之敗遂使兇渠侯間狡寇伺隙步搖啓其禍先燒當乘其亂極宗社遷於他族身首罄於賊臣貽戒將來取笑天下豈不哀哉豈不謬哉符丕乘亂僭竊尋及傾敗斯可謂天之所廢人不能支符登集離散之兵厲死休之志雖衆寡不敵難以立功而義烈慷慨有足稱矣

鴻書

卷二十七

十一

前秦

謝靈運

梁沈約

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愠分情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六義所因四始攸係升降謳謠紛披風什雖虞夏以遺斯文不觀稟氣懷靈理無或異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旣衰風流彌著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英詞潤金石高誼薄雲天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楊班崔蔡之徒異軌同途遞相師祖雖清辭麗曲時發乎篇而蕪

音累氣固亦多矣若夫平子艷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久無嗣響至於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陳王咸蓄盛藻則乃以情緯文以文被質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巧爲形似之言班固長於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填爲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原其颺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徒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詭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書王粲青星稠繁文綺合綴平臺之逸響採南皮之高韻遺風餘烈事極江右有晉中興玄風獨振爲學窮於柱下博物比乎七篇馳騁文辭義單乎此自建封暨

鴻書

卷二十七

十四

鴻書

乎義熙歷載將百雖綴響聯辭波屬雲委莫不寄言上德托意玄珠適麗之辭無聞焉爾仲文始章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爰逮宋氏頽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并方軌前秀垂範後昆若夫敷衽論心商榷前藻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官羽相變低昂互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至於先十茂製諷高歷賞于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並直舉胸情非傍詩更正以音律調

韻取高前式自騷人以來此秘未覩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非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謝顏去之彌遠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知此言之非謬如曰不然請待來哲

武帝

梁朝總論

唐魏徵

高祖曰天攸縱聰明稽古道亞生知學爲博物允文允武多藝多才爰自諸生有不羈之度屬昏凶四虐天倫及禍收合義旅將雪家冤曰紂可伐不期而會龍躍樊漢雷擊湘郢剪離德如振槁取獨夫如拾遺其雄才大略固無得而稱矣旣懸白旗之首方應皇天之睠布德

鴻書

卷二十七

十五

鴻書

施惠悅近來遠開蕩蕩之王道革靡靡之商俗大修文教盛飾禮容鼓扇玄風闡揚儒業介胄仁義折衝尊俎聲振寰宇澤流遐裔干戈載戢凡數十年濟濟焉洋洋焉末晉以來未有若斯之盛然不能息末敦本斷彫爲樸慕名好是崇尚浮華抑揚孔墨流連釋老或經夜不寢或終日不食非弘道以利物惟飾智以驚愚且心未遺榮虛廁蒼頭之位高談脫屣終戀黃屋之尊夫人之大欲在乎飲食男女至於軒冕殿堂非有切身之急高祖屏除嗜慾眷戀軒冕得其所難而滯於所易可謂神有所不達智有所不通矣逮夫精華稍竭鳳德已衰感

於聽受權在奸佞儲后百辟莫得盡言險躁之心暮年
愈甚見利而動懷諫違衆開門揖寇棄好卽仇繫起蕭
牆禍成戎羯身殞非命災被億兆衣冠斃鋒鏑之下老
幼粉戎馬之足瞻彼黍離痛深周廟永言麥秀悲甚殷
墟自古以安爲危旣成而敗顛覆之速書契所未聞也
易曰天之所助者信人之所助者順高祖之遇斯屯剥
不得其死蓋動而之險不由信順失天人之所助其能
免於此乎太宗聰慧過人神采秀發多聞博達富瞻詞
藻然文艷用寡華而不實體窮淫麗義罕疏通東思之
音遂移風俗以此而貞萬國異乎周頌漢莊矣我生不

鴻書

卷二十七

十六

辰載離多難桀逆構扇巨猾滔天始似姜里之拘終類
望夷之禍悠悠蒼天其可問哉昔國步初屯屯兵纏魏闕
羣后釋位投袂勤王元帝以槃石之宗受分陝之任屬
君親之難居連率之長不能撫劍嘗膽枕戈泣血躬先
士卒致命前驅遂乃擁衆逡巡內懷缺望坐觀時變以
爲身幸不忿莽卓之誅先行昆弟之戮又沈猜忌酷多
行無禮騁智辨以飾非肆忿戾以害物瓜牙重將心膂
謀臣或顧盼以就拘囚或一言而及殂醢朝之君子相
顧慄然自謂安若泰山舉無遺策休於邪說卽安荆楚
雖元惡克翦社稷未寧而西隣責言禍敗旋及上天降

監此焉假手天道人事其可誣乎其篤志藝文採浮淫
而棄忠信戎昭果毅先骨肉而後寇讎雖口誦六經心
通百氏有仲尼之才適足以益其驕矜增其禍患何補
金陵之覆沒何救江陵之滅亡哉敬帝遭家不造紹茲
屯運征伐有所自出政刑不由於已時無伊霍之輔焉
得不爲高讓歟

唐高宗

劉 昫 石晉人

有隋季年皇圖板蕩荒主燁燎原之焰郡盜發逐鹿之
機殄暴無厭橫流靡救高祖審獨夫之運去知新主之
勃興密運雄圖未伸龍躍而屈已求可汗之援卑詞答

鴻書

卷二十七

十七

李密之書決神機而速若疾雷驅豪傑而從如偃草洎
謳謠允屬揖讓受終刑名大剗乎煩苛爵位不踰於邁
軸由是攫金有耻伏莽知非人懷漢道之寬平不責高
皇之慢罵然而優游失斷浸潤得行誅文靖則議法不
從酬裴寂則尚恩大過姦佞由之貝錦嬖幸得以掇蜂
獻公遂間於申生小白寧懷於召忽一旦兵加愛子矢
集申孫匈奴尋犯於便橋京邑咸憂於左社不有聖子
王業殆哉

狄仁傑

宋范仲淹

天地閉孰將闢焉日月蝕孰將廓焉大厦仆孰將起焉

神器墜孰將舉焉巖巖乎克當其任者惟梁公之偉公諱仁傑字懷英太原人也祖宗高烈本傳在矣公爲子極於孝爲臣極於忠忠孝之外揭於日月者敢歌於廟中公嘗赴并州緣過太行山反瞻河陽見白雲孤飛曰吾親在其下久而不能去左右爲之感動詩有陟岵陟岵君子於役弗忘其親此公之謂與吁嗟乎孝之至也忠之所繇生乎公嘗以同府掾當使絕域其母老疾公謂之曰奈何重大夫人萬里之憂詣長史府請代行時長史司馬方耽睡不合感公之義歡如平生吁嗟乎與人交而先其憂况君臣之際乎公爲大理寺丞決諸道

鴻書

卷二十七

七

滯獄萬七千命下服其平武衛將軍權善才坐伐昭陵栢高宗命戮之公抗奏不屈上怒曰彼置我不孝左右築公令出公前曰陛下以一樹而殺一將軍張釋之所謂假有盜長陵一杯土則將何法以加之臣豈敢奉詔陷陛下於不道帝意解善才得恕死吁嗟乎執法之官患在少恩公獨愛君以仁何所存之遠乎高宗幸汾陽宮道出妬女祠下彼俗謂盛服過者必有風雷之災并州發數萬人別開御道公爲知頓使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洒道彼何害哉遽命罷其役又公爲江南巡按吏奏毀淫祠一千七百所所存惟夏禹泰伯季子伍

鴻書

卷二十七

七

員四廟曰安使無功血食以亂明哲之祠乎吁嗟乎神猶正之而况於人乎公爲寧州刺史能撫戎夏郡人紀之碑及遷豫州越王亂後緣坐者七百人籍沒者五千口有使促行刑公緩之密表以聞曰臣言似理逆臣不言則孤陛下好生之意表成復毀意不能定彼咸非本心惟陛下矜焉勅貸之流於九原郡道出寧州舊治父老迎而勞之曰我狄使活汝輩耶相携哭於碑下齋三日而去吁嗟乎古謂民之父母而公則過焉斯人也死而生之豈父母之能乎時宰相張光輔率師平越王之亂羽士貪暴公拒之不應光輔怒曰州將忽元帥耶對曰公以三十萬衆除一亂臣彼有從輩聞王師來乘城而降者萬計公縱暴兵殺降以爲功使無辜之人肝腦塗地如得上方斬馬劍加於君頸雖死無恨光輔不能屈奏公不遜左遷復州刺史吁嗟乎孟軻有言威武不能屈是謂大丈夫其公之謂乎爲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爲來俊臣誣謫下獄公曰大國革命萬物維新唐朝舊臣甘從誅戮因家人告變得免復貶彭澤令獄吏嘗抑公誣引揚執柔公曰天平吾何能爲以首觸柱流血被面彼懼而謝焉吁嗟乎陷阱之中不義不爲况廟堂之上乎契丹陷冀州起公爲魏州刺史以禦焉

時河朔震動咸驅民保郭公至下令曰百姓復爾業
寇來我自當之狄聞風而退魏人爲之立碑未幾入相
請罷戊疏勒等四鎮以肥中國又請罷安東以息江南
之餽輸識者避之北狄再寇趙定間出公爲河北道元
帥狄退就命公爲安撫大使前爲突厥所脅從者咸逃
散山谷公請曲赦河北諸州以安反側朝廷從之吁嗟
乎四方之事知無不爲豈虛尚清談而已乎公在相日
中宗幽房陵則天欲立武三思爲儲嗣一日問羣臣可
否衆稱賀公退而不荅則天曰乃有異議乎對曰有之
昨陛下命三思募武士歲時之間數百人及命廬陵王
代之數日之間應者十倍臣知人心未厭唐德則天怒
令策出又一日則天謂公曰我夢雙陸不勝者何對曰
雙陸不勝宮中無子也復命策出又一日則天有疾公
入問閣中則天曰我夢鸚鵡雙翅折者何對曰武者陛
下之姓相王廬陵王則陛下之羽翼也是可折乎時三
思在側怒發赤色則天以公屢言不奪一日感悟遣中
使召名廬陵王燭衣而入人無知者乃坐公於簾外而
問曰我意立三思羣臣無不可者惟侯公一言從之則
與卿長保富貴不從則無復得與卿相見矣公從容對
曰太子天下之本本一搖而天下動陛下豈以一心之

欲輕天下之動哉太宗百戰取天下授之子孫三思何
與焉昔高宗寢疾令陛下權親軍國陛下奄有神器數
十年又將以三思爲後如天下何且姑與母孰親子與
姪孰近立廬陵王則陛下萬歲後享唐之血食立三思
則宗廟無祔姑之禮臣不敢愛死以奉制陛下其圖焉
則天感泣命褰簾使廬陵拜曰今日國老與汝天子哭
於地則天命左右起之拊公背曰豈朕之臣社稷之臣
耶已而奏曰還宮無儀孰爲太子於是天子復置廬陵
王於龍門備禮以迎中外大悅吁嗟乎定天下之業斷
天下之疑其至誠如神雷霆之威不得而變乎則天嘗
命公擇人公曰欲何爲公曰可將相者公曰如求文章
則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龔嗣思得奇才以
成天下之務乎荊州張柬之眞宰相才誠老矣一朝用
之尚能竭其心乃召拜洛州司馬他日又問人於公對
曰臣前言張柬之雖遷洛州猶未用焉改秋官侍郎及
召爲相果能誅張易之輩返正中宗復則天爲皇太后
吁嗟乎薄文華重才實其知人之深乎公之勳德不可
殫言有議論數十萬言李邕載之別傳論者謂松栢不
天金石不柔受於天焉公爲大理丞抗天子而不屈在
豫州日拒沂師而不下及居相位又能復廢主以正天

下之本豈非剛正之氣出乎誠性見於事業當時優游
薦紳之中顛而不扶危而不持者亦何心哉仲淹貶守
鄱陽移丹徒郡道過彭澤謁公之祠而述焉又系之云
商有三仁弗救其滅漢有四皓正於未奪嗚呼武暴如
火李寒如冰何心不隨何力可回我公哀傷拯天之亡
逆長風而孤騫遡大川以獨航金可革公不可革孰爲
乎剛地可動公不可動孰爲乎方一朝感通羣陰披攘
天子旣臣而皇天下旣周而唐七世發靈萬載垂光鳴
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當

周子諒

唐柳子厚

鴻書

卷二十七

圭

天寶年有以諂諛至相位賢臣數逐公爲御史抗言以
白其事得死於墀下史臣書之公之死而佞者始畏公
議嗚呼古之得其死者衆矣若公之死志匡王國氣震
姦佞動獲其所斯蓋得其死者歟公之德之才洽於傳
聞卒以不試而獨伸其節猶能奮百代之上以爲世軌
第令生於定哀之間則孔子之曰未見剛者出於秦楚
之間則漢祖不曰安得猛士而存不及興王之用歟不
遭聖人之嘆誠立志者之所悼也

李白

唐范傳正

公之生也先府君指天枝以復姓先夫人夢長庚而告

祥名之與字咸所取象受五行之剛氣叔夜心高挺三
蜀之雄才相如文逸瓊奇宏廓拔俗無類少以俠自任
而門多長者車常欲一鳴驚人一飛冲天彼漸陸遷喬
皆不能也由是慷慨自負不拘常調氣度宏大聲聞於
天天寶初召見於金鑾殿玄宗明皇帝降輦步迎論當
世務草答番書辨如懸河筆不停綴玄宗嘉之以寶床
方丈賜食於前御手調羹得音褒美褐衣恩遇前無比
儔遂直翰林專掌密命將處司言之任每陪侍從之遊
他日從白蓮池公不在宴皇歡既洽召公作序時公已
被酒於翰苑中仍命高將軍扶以登舟優寵如是旣而
上疏請還舊山玄宗甚愛其才或慮乘醉出入省中不
能不言溫室樹恐援後患惜而遂之脫屣軒冕釋羈韁
鎖因肆情宇宙間飲酒非嗜其酣樂取其昏以富作詩
非事於文律取其吟以適好神仙非慕其輕舉將不可
求之事求之欲耗壯心遺餘年也賀知章號公爲謫仙
人吟公烏栖曲云此詩可以泣鬼神時又以公及賀監
等爲酒中八仙朝列賦謫仙歌百餘首俄屬戎馬生郊
遠身海上往來於斗牛之分優游沒身偶乘扁舟一日
千里或乘勝境終年不移時長江遠山一泉一石無往
不自得也晚遊牛渚磯至姑熟悅謝家青山有終焉之

鴻書

卷二十七

圭

志盤桓利居竟卒於此

賀知章

明沈 愷

余嘗乘舟登湖心寺南望四明諸山隱隱如畫北顧石
虹襟帶碧流如染至含嵐浴暉頃刻殊狀殆不可攬結
意必有異人官焉何其山清水麗一至此也問之乃唐
秘監舊宅相傳三十里曰賀家灣批草萊得斷碑遺跡
尚在高標清氣彷彿於烟雲水石間賀監故鄞人天寶
初夢遊帝居數日寤請爲道士還故里詔許之以宅爲
千秋觀又求周官湖數頃爲放生池詔賜剡川西歸且
放浪詩酒自號四明狂客胡華子居楚夢漁四十年不

鴻書

卷二十七

志

前

知有城市叔教聞其賢言之莊王召與語數日請歸歸
又夢爲楚官入與王圖議政事出治其民甚適覺而嘆
曰叔教其敗予哉未幾王召爲執珪以不能事王左右
惡于生王召責之華免冠謝則復嘆曰教真敗余矣遂
舍其官去王使人視其廬則不知所往也失賀監夢遊
帝胡草子夢漁獨胡華子之夢漁則寤其夢爲楚官則
不寤至執珪然後去悔亦晚矣若賀監一夢帝居即寤
卽托焉以歸卽不復返其賢於胡華子亦既多矣

顏魯公

祠記

初公以忤楊國忠斥爲平原太守策安祿山必反爲之

備閭寶之際久不見兵祿山既反天下莫不震動公獨

以區區平原遂折其鋒四方聞之爭奮而起唐卒以振

者公爲之倡也當公之舉事同日歸公者十七郡得兵

二十餘萬由此觀之既順且誠天下從之矣公又與常

山太守臬卿伐其後賊之不能直入潼關以公與臬卿

撓其勢也在肅宗時數正言宰相不悅斥去之又爲御

史唐旻所譖連輒斥李輔國遷太上皇居西宮公首率

百官請問起居又輒斥代宗時與元載爭論是非載欲

有所壅蔽公極論之又輒斥楊炎盧杞晚相德宗益惡

公所爲連斥之猶不滿意李希烈陷汝州杞卽以公使

鴻書

卷二十七

志

前

希烈希烈初慙其言後卒縊公以死是時公年七十有
七矣公之學問文章往往雜於神仙浮屠之說不皆合
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於此者蓋天性然也故公之
能處其死不足以觀公之大何則及至於勢窮義有不
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况公之自信也歟惟歷忤大姦
顛跌撼頓至於七八而始終不以死生禍福爲秋毫顧
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觀公之大也

南霽雲

碑序

唐柳宗元

急病讓夷義之先圖國忘死貞之大利合而動乃市賈
之相求恩加而感則報施之常道睢陽所以不階王命

橫絕凶威超千祀而挺生奮百代而特立者也時惟南
公天與傑勇神資機智藝窮百中豪出千人不遇興詞
鬱麗眉之都尉數奇見惜挫猿臂之將軍天寶末寇劇
憑陵驟突河華天旋虧斗極之位地圯積狐狸之穴親
賢在庭子駿陳慕以佐命元老用武夷甫委師而勸進
惟公與南陽張公巡高陽許公遠義氣懸合計謀大同
誓鳩武旅以遏橫壤裂裳而千里來應左袒而一呼皆
至柱厲不知而死難狼獾見黜而奔師忠謀朗然萬夫
齊力公以推讓且專奮擊爲馬軍兵馬使出戰則羣校
同強入守而百雉齊固初據雍丘謂非要害將保江淮
之臣庶通南北之奏復拔我義類扼於睢陽前後捕斬
要遮凶氣連阻漢兵已絕守疏勒而彌堅虜騎雖強頃
盱眙而不進賊徒乃棄疾於我悉衆合圍技雖窮於九
攻志益專於三板偏陽懸布之勁汧城鑿穴之奇息意
牽羊羞鄭師之大臨甘心易子鄙宋臣之病告諸侯環
顧而莫救國命沮絕而無歸以有盡之疲人教無已之
強寇公乃躍馬潰圍馳出萬衆抵賀蘭進明乞師進明
乃張樂侑食以好聘待之公曰敝邑父子相食而君辱
以宴禮獨何心與乃自噬其指曰噉此足矣遂慟哭而
返卽死孤城首碎秦庭終惜無衣之賊身離楚野徒傷

鴻書

卷二十七

主

前

帶劍之詞至德二年十月城陷遇害無傳變之嘆息有
周苛之慷慨聞義能徙果其初心烈士抗詞痛感洪之
同日直臣致憤惜蔡恭於累旬朝廷加贈特賜揚州都
督定功爲第一等與張氏許氏並立廟睢陽歲時致祭
男在襁褓皆受顯秩賜之土田塋刻鮑信之形陵圖龐
德之狀納官其子見勾踐之心羽林字孤知孝武之志
舉門關於周典徵印綬於漢儀王猷以忠寵錫斯備於
戲睢陽之事不唯以能死爲勇善守爲功所以出奇以
耻敵立謹以怒寇俾其專力於東南而去備於西北力
專則堅城必陷備去則天討可行是故卽城陷之辰爲
寇敵之日世徒知力保於江淮而不知功靖乎醜虜論
者或未之思與公諱霽雲字某范陽人有子曰承嗣七
歲爲潞州別駕賜緋魚袋歷施浩二州服忠思孝無替
負荷懼祠宇久遠德音不形願斷堅石假辭紀美惟公
信以許其友剛以固其志仁以殘其賊勇以振其氣忠
以摧其敵烈以死其事出乎內者合於貞行乎外者貫
於義是其所以奮百代而超千祀者矣其志不亦宜乎
廟貌斯存碑表攸託洛陽城下思鄉之夢儻來麒麟閣
中卽圖之詞可繼

鴻書

卷二十七

主

前

陽城遺愛碑

四年五月皇帝以銀印赤紱即隱所起陽公爲諫議大夫後七年廷爭輟至累日不解帝尤嘉意遷爲國子司業旌直優賢道光師儒又四年九月己巳出拜道州刺史太學生魯郡李賢廬江何蕃等百六十人投筆奔走稽首闕下叫闥籲天願乞伏舊朝廷重更其事如己已詔翌日會徒北留如初行至延禧門公使追奪其章遮道願罷遂不果獻生徒嗷嗷顧盼徘徊昔公之來仁風扇揚暴傲革面柔懦有立聽聞嘉言樂甚鐘鼓瞻仰德宇高逾嵩岱及公當職施政示人準程良士勇善僞夫去飾情者益勤誕者益恭沉酗醜酒斥逐郊遂違親三

鴻書

卷二十七

未

唐韓愈

歲罷退鄉黨令未及下乞歸就養者二十餘人禮順克彰孝弟以興則又講貫經籍俾達與義簡習孝秀俾極儒業冠屨裳衣由公而嚴進退揖讓由公而議公征甚遐吾黨誰師遂相與咨度署吏布告諸儒願立貞珉擬高狀明乃訪於學古之士紀公名字垂憲於後

何蕃 太學生

唐韓愈

蕃淮南人父母俱全初入太學歲率一歸父母止之其後間一二歲乃一歸又止之不歸者五歲矣蕃純孝人也閔親之老不自克一日揖諸生歸養於和州諸生不能止乃閉蕃空舍中於是太學六館百餘人又以蕃之

二行言於司業陽先生城請諭留蕃於是太學闕祭酒

會陽先生出道州不果留歐陽生詹言曰蕃仁勇人也

或者曰蕃居太學諸生不爲非義壅死者之無歸哀其

孤而字焉患之大小必以力復斯其所謂仁與蕃之力

不任其體其貌不任其心吾不知其勇也歐陽生詹曰

朱泚之亂太學諸生舉將從之來請啓蕃蕃正色叱之

六館之士不從亂茲非其勇與惜乎蕃之居下其可以

施之於人者不流也譬之水其爲澤不爲川乎川者高

澤者卑高者流卑者止是故蕃之仁義克諸心行諸太

學積者多施者不遐也天將雨水氣上無擇於川澤潤

澤積者多施者不遐也天將雨水氣上無擇於川澤潤

鴻書

卷二十七

未

唐韓愈

谿之高下然則澤之道是亦有施乎抑亦有待於彼者與故凡貧賤之士必有待然後能有所立獨何蕃與吾是以言之無亦使其無傳焉

柳宗元 誌

唐韓愈

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年少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僑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嘗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

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爲刺史未至又例貶州司馬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汎濫停蓄爲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間元和間常例召至京師又階出爲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嘆曰是豈不足爲政耶因其土俗爲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爲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爲進士者皆以子厚爲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而復爲刺史也中山劉夢得

鴻書

卷二十七

子

鴻書

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曰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腑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負背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子厚前時少

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顧藉爲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爲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此易彼孰得孰失必能有辨之者

裴度

劉昫

鴻書

卷二十七

子

鴻書

皇帝志據鳳憤廷訪嘉猷始得杜邠公用高崇文誅劉闢中得武丞相運籌訓戎贊成膚斷終得裴晉公耀武伸威竟殄兩河宿盜雄哉章武之果斷也晉公以書生素業致位台衡逢時遭屯振腕兇醜誓以身殉不亦壯乎夫人臣事君惟忠與義大則以諉謨排禍難小則以讜正匡過失內不慮身計外不恤人言古之所難也晉公能之誠社稷之良臣股肱之賢相元和中興之功公胡讓焉昔仲尼嘆周室凌遲而桓桓翼而有微管之論當承宗師道之濟惡也秦人遍四海刺客滿京師乃至開吏禁兵附賊陰計謀臣言未出刺刀已堪賀苟非死

義之臣孰肯橫身冒難以輔天子者苟裴令不用元和之世則時運未可知也臣所以明左袵之嘆宜聖獎賢之深

韓愈

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慮三變高宗太宗大難始夷沿江左餘風飾章繪句揣合低昂故王楊爲之伯玄宗好經術羣臣稍厭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氣益雄渾則燕許擅其宗大曆正元間美才輩出嚆噓道真涵泳聖涯於是韓愈倡之柳宗元皇甫湜李翱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嚴抵轢晉魏上軌漢周唐之文宛然爲一王

鴻書

卷二十七

三

鴻書

法此其極也若侍從酬奉則李嶠宋之問沈佺期王維制冊則常袞楊炎陸贄權德輿王仲舒李德裕言詩則杜甫李白元稹白居易劉禹錫謫怪則李賀杜牧李商隱皆卓然以所長爲一代冠其可尚也

裴樞

朱全忠殺裴樞等三十餘人於白馬驛

范祖禹

白馬之禍至今悲之歐陽修有言曰一太常卿與社稷孰爲重使樞等不死尚惜一卿其肯以國與人乎雖樞等之力不能存唐必不亡唐而獨存也臣以爲不然昭宗返自鳳翔而全忠篡奪之勢已成入無愚智皆知之矣樞乃其黨被其薦引以爲宰相不恤國之將亡方且

宴安於寵祿全忠之劫遷洛陽昭宗未及下樓樞受賊旨以幸百官出長安東門昭宗卒以弑殞而唐遂亡由此觀之樞爲忠於李氏乎忠於朱氏乎且長安與一太

常卿孰重國士君弑與流品不分孰急樞不惜長安與全忠乃惜一卿不與張廷範不恤國亡君弑而惜流品之不分其愚豈不甚哉夫樞非有忠義之心能爲社稷者也不勝其利欲之心畏全忠而附之弑其君父既從之矣以爲除太常卿小事也持之不與未必拂公患之心而微以示人至公從其大而違其細欲以竊天下之虛譽不意全忠怒之至此也全忠以爲此小事也猶不

鴻書

卷二十七

三

鴻書

從已其肯聽已之取天下乎是以肆其誅鋤無所不至不知樞等實非能爲唐輕重乃全忠疑之過也向使樞有存唐之心當全忠之劫遷端委而受劫於國門天下忠義之士聞之必有奮發而起者矣樞不爲此而惜一卿不死於如宗之弑而死於廷範之事處身如此豈能爲國慮乎迹其附會之忠以爲相進不由其道矣乃欲上不失賊臣之意下不失士大夫譽其可得乎白馬之禍蓋自取之也然自古如此勿死者多矣貪躁之士亦可少戒哉

劉氏鴻書卷之二十七

第二十八卷

世系部 十九

尚論 四

冠準

趙鐵面

韓范評

六一居士 傳

新法始末

司馬溫公

蜀山蘇公

宗澤 贊

兀术走

岳武穆 碑

郾城大捷

書生叩馬

端宗帝昺

徐應獬

二江

史天澤

卷二十八目錄終

鴻書

卷二十八目錄

十一

劉氏鴻書卷之二十八

明 宣城劉氏 纂輯

大史湯賓尹 刪正

尚論部 十九

冠準

呂中

當時若無冠準天下分爲南北矣準之功不在於主親征之說而在於當時畫策欲百年無事之計而使其言獲用不惟無慶曆之悔且亦無靖康之禍矣靖康之役亦景德之役誤之也景德王師一動而誅撻槩契丹不能渡河也遂使靖康坐守京城而覘虜之不渡河景德不戰而和欲和在虜也遂使靖康坐視虜之深入而獨意和好之可久景德既和詔邊郡無邀虜歸所以示大信也遂使靖康虜人議割吾之三鎮而猶縱虜不追其守不足以爲謀其和不足以爲信其縱不足以爲德準之言至是驗矣

趙抃 鐵面御史

明屠 隆

古人處臺諫之職而以直聲震於當時可謂不負其職者矣夫臺諫之職言官也者以諫諍立朝上而君德之成敗下而生民之休戚中而君子小人之進退舉於此乎關焉故必勵忠貞之節秉剛直之心作敢言之氣以

靖獻於天朝而後無愧於言責夫苟依阿淟忍以偷祿取容而已耳與時浮沉而已耳則天子將安賴之幾何而不尸厥職也自非忠義素植於天性者曠能獨持風裁以伸蹇諤之論而以直聲震於天下哉昔宋趙抃以剛介正直之士遭遇仁宗爲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貴直聲凜然號爲鐵面御史嗚呼御史若閱道斯其無負諫官之職者哉粵稽古無所謂諫官之名也是故先王喜正議而樂讜言爲之設置謗之鼓敢諫之木肺石之口和顏色以來人之言虛懷以采人之說當其時則大夫諫士傳言庶人議於野商賈謗於市史在前書過警誦詩諫工執藝事以諫是故人無常諫諫無常職固未聞有所謂諫官之設也而亦何至以直聲震於天下如所謂鐵面之號哉迨三代告還風漓世降上無受言之主而下多諛言之士於是天子不得不設之諫官而以言責屬之矣臺諫之設固直道之衰也而世之論臺諫者有曰言及乘輿則天子省躬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如此乎其權之重也又曰坐乎廟堂之上而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立乎殿陛之間而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如此乎其責之隆也乃御史則主封駁之司處搏擊之任錦衣牙服鐵簡銀魚以待天顏而糾百僚執

朝綱而肅憲度袖懷諫草而臺閣生風手出彈文而朝端增氣足以回萬乘之心而寒奸諛之膽是御史之爲職亦甚重且艱矣顧天下之士剛直者少而柔佞者多忘身徇國者希而全軀保家者衆而况天子威重於雷霆勢重於千鈞尤足以奪人臣之氣而撓其所守於是始有呶訾慄嘶嚅嚅以取容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繫權奴顏婢膝守口如瓶自同立仗之馬轅下之駒抱薪之寒蟬以竊祿甚而如杜欽各承者流黨於王氏陰收富貴之利而直攻成帝陽取蹇諤之名斯蓋奸人之尤者也竊至君德日敗國是日非大奸盤踞而不動衆正屏息而莫敢誰何而風憲收聲霜威掃地盡矣以是人而列之諫垣污蔑銀臺孰甚焉而又何鐵面之足云也閱道風抱忠貞直諒之志勵獨立敢言之操而遭際昇平對揚明主言論慷慨而不嫌於過激風采凝毅而不病於大剛法鷹鷂之搏擊象獬豸之觸邪類屈軼之指佞直辭勁氣磅礴朝著而威望表於天下是故口銜天語面帶霜威何其壯也天潢貴戚豪華鼎盛而望鐵面則屏氣矣大臣權門依馮寵靈爲城狐社鼠之勢營蟠結根據之奸牢不可動而覩鐵面則落膽矣武夫悍將擁兵擅權專制方面不受約束而亦不免奪於鐵

面之威變人佞倖出入宮掖如鬼如或而亦不免懼於鐵面之勢鄙夫懦士箝口結舌以持祿取容而思鐵面之臣則汗顏無地矣甚而天子且改容以謝過者有矣臣子駢首於請室者有矣壯哉清獻公之節乎昔者汲黯寢淮南之謀二鮑歛貴戚之手李膺伸破柱之威張綱著埋輪之直之數公者皆所謂鐵中之錚錚庸中之佼佼不畏強禦而以鐵面有聲於時者也閔道之氣節豈非數君子之遺一哉孔子曰悵也欲焉得剛又曰色厲而內荏譬諸穿窬之小人夫有欲則不得爲剛而動於意氣之私則或流而爲色厲內荏是所謂玉表而石中者也羊盾而虎皮者也故文之無長能扶宋公之僕而不免喪氣於過宋之時元楨能効內侍之奸而不免改節於貶竄之後劉栖楚能碎玉階之首而不免朋附於八閹十六子之鄙韓璜能按將帥之賊而不免毀志於歌伎之手豈不爲勢屈不爲利誘者哉而又安在其爲鐵面也清獻公之鐵面吾知其不易爲矣必有龍逢之忠肝者能爲之有比干之剛腸者能爲之有宋璟之貞姿勁骨者能爲之閔道畫之所爲夜必焚香告天治心之功密矣入蜀而一琴一鶴以自隨持身之節嚴矣惟無物者而後伸於物此其所以能剛也不然其不爲

鴻書

卷二十八

四

鴻書

無畏諸人者幾希矣故剛直也矯激於一時者意氣易盈而易銷而天下得以窺其後樹立於平日者志節愈久而彌勵而天下有以懾其威孰謂清獻公之剛而可易爲者哉詩云彼己之子邦之司直公之謂矣雖然君猶表也臣猶影也表端則影正君仁則臣直氣節之士何代無之人君不能培植安全而震撼挫折之自非烈火之真金百煉之精鋼鮮有不靡然而變節者矣其有不變者則伏鼎潤鑊遠投荒而正氣銷磨以盡又安望其臣之能直也仁安一恭和易容受直言當其時若唐介之敢言張昇之孤立包拯之笑比河清及趙抃之

鴻書

卷二十八

五

鴻書

韓范評

明沈 淮

當宋慶曆元昊跳梁全師屢覆邊城陷沒蓋自繼遷背叛迄今幾六十年繼遷父子無歲不以和請而鄜延涇原環慶之間無歲不被兵仁宗乃遣侍臣就問方畧而魏公文正公各以策上韓則以屯二十萬重兵謹守界壕經費日蹙士氣日蹙且勢分力弱賊有輕我之意而我且不支欲併力一舉以圖永逸范則以戰者危事平

定難期挑禍啓疑徒阻內向之意欲以恩信招來擇利修築廢砦以徐俟其釁當時多難韓而是范爲易就卒之論戰則劉平有三川口之敗夏竦有豐州之敗葛懷敏有定州砦之敗卽魏公亦不免水川之敗而夏卒以二十五萬之茶幣和終宋之世常爲與國後世按成敗者又率右范而左韓右范者以爲善察彼已休兵息衆常握廟筭而無遺鏃亡矢之勞計誠得也左韓者以爲時詘舉盈驪無辜以幸不可必之功魏公徒激一時之弱耳非長策也愚竊以爲謀國者當先其大體而後小利幹蠱者貴族其神器而緩近局事後成敗可亡論也

鴻書

卷二十八

七

論四

元昊父子以叛逆餘孽一舉而陷靈州再舉而銀綏割陷清遠破西涼狼藉將吏吞食藩漢僭號改元此而不誅中國之體陵夷極矣更欲苟且姑息獎以王爵贈以金帛覆城不取而又加賜焉何以舒華夏之氣鼓戍卒之心哉此愚嘗以爲和之一字不獨貽慶曆之耻而實釀靖康之禍者也不敢以文正之言爲盡善且當時所謂不戰者不過曰勇怯不敵耳地形不便耳分兵深入師老糧匱爲可虞耳不知當時非無兵也患在藩鎮損削太過以屢易之將馭非素撫之士是以動輒掣肘倘魏公信之而令魏公久任之奚有違制之任福耶吾徵

白豹城之捷而知魏公之足以了此也元昊舉族而行不過五萬吾併力西向環慶鎮原當其前鄜延麟府牽其左吐蕃回紇出其右先復橫山斷賊一臂賊縱阻河負山窟穴完固吾可操數月糧而得志矣又何險隘可慮而不繼之足患哉計不出此而一意於和卒之慢書之及當文正之身不免而聚甲屯糧閱歲無休抑中國之士氣起四夷之玩心至以堂堂天朝而僅爲么麼小寇之父以全盛之時而不能制最爾之畔賊遂使其後靡所能抗靡所不和陵夷衰替至不忍言豈非際可爲之機當幹蠱之會叢挫不振積弱之勢一成而不可反

鴻書

卷二十八

七

論四

耶至是而始信魏公之見遠也大抵宋室之弊議論太密而制事太疎視敵太重而視已太輕議論太密故謀國者靡定見制事太疎故舉事者鮮成功太重則畏而不敢爲太輕則怯而不能爲卽西夏一事方繼遷之歟曹瑋嘗請討之真宗直欲以恩結而不果元昊始反非有極重之勢也王德用請討而朝議竟阻之至賢如李文靖亦謂中國不能守而主棄靈州之議若文正豈見不及此而顧主和議也者亦以意在持重冀得萬全以舉而不意當時不善用其策至一和不易使中國失一右臂宣靖建紹之際其蠱壞遂并關隴不能守也觀其

與魏公並對有曰以和議爲權宜以戰守爲實務則亦知魏公之議不可奪已噫後之謀國者其亦以文正之言爲權而以魏公之策爲正

六一居士傳

六一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得退休於潁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謂五一耳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爲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屢易其號此莊

鴻書

卷二十八

人

論四

生所誦畏影而走乎日中也余將見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天不必逃也吾爲此名聊以志吾之樂爾客曰其樂何如居士曰吾之樂可勝道哉方其得意於吾物也太山在前而不見疾雷破柱而不驚雖饗九奏於洞庭之野閱大戰於涿鹿之原未足喻其樂且適也然常患不得極吾樂於其間者世事之吾累者衆也其大者有二焉軒裳珪組勞吾形於外憂患思慮勞吾心於內使吾形不病而已悴心未老而先棄於五物哉雖然吾日乞其身於明者三年矣一日天子惻然哀之賜其骸骨使得與

此五物俱適於田廬庶幾償其夙願焉此吾之所以志也客復笑曰子知軒裳珪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居士曰不然累於彼者已勞矣又多憂累於此者既佚矣幸無患吾其何擇哉於是與客俱起握手大笑曰置之區區不足較也已而嘆曰夫士少而仕老而休蓋有不待七十者矣吾素慕之宜去一也吾嘗用於時焉而訖無稱焉宜去二也壯猶如此今既老且病矣乃以難強之筋骸貪過分之榮祿是將違其素志而自食其言宜去三也吾負三宜去雖無五物其去宜矣復何道哉

鴻書

卷二十八

九

論四

敘宋新法始末

初仁宗時臨川王安石上書大要以天下財力日屈風俗日壞欲法先王之意有所改易期不至傾駭天下而功以就先是安石權進士授淮南判官故事秩滿許獻文求試館職安石獨否英宗時數召不赴神宗卽位於是自文彥博歐陽修韓維呂公著等亡不稱其賢曾公亮薦之尤力帝意甚嚮之召爲翰林學士既至詔越次入對時上臨政圖治意銳甚而安石盛稱堯舜之道至易而不難因乘間勸其擇術推誠上甚嘉納之居無何拜叅知政事因問設施以何爲先對曰變風俗立法度

正方今之所急也於是安石以上排群議用之數揣得其堅與已欲盡行其所不可當世者因為上稱周官理財之法立制置三司條例司掌經畫邦計議變舊法以通天下之利命陳升之安石領其事安石初與呂惠卿定交至是薦之與蘇轍並為檢詳文字又以章惇為三司條例官曾布檢正中書五房事無大小安石必與惠卿議之朝臣有不便者布必上疏條析以堅帝意後蘇轍以不合出為河南府推官獨惠布用事熙寧二年四月賣塩場於永興軍始罷通商法九月行青苗法十一月須農田水利約束三年改諸路更戍立保甲法及行募役法四年更定科舉專以經義論策試士五年三月行市易法五月行保馬法八月行方田均稅法六年收免行錢初呂誨以安石不通時事大用之則非所宜上疏極論之出知鄧州誨既斥安石益橫安石為人果於自用能以辨博濟其說至謂祖宗不足法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帝或意不能無疑安石度帝終欲與之共治必稱疾固辭求去帝不得已為罷諸言者比起視事則持新法益堅帝亦益信之邪人得窺其意每曲為附和與得借資由是文彥博韓琦富弼司馬光呂公著歐陽修范鎮趙抃程顥蘇軾皆以論新法相繼罷去而呂

惠卿曾布章惇薛向等率致位通顯凡安石所為法獨變制科罷詩賦得之方田差為便民免役差役各有利害其他大都巧為之名以罔利於下或至朝廷與商賈等安石亦不疑也青苗法行上因韓琦疏論頗欲罷之會遣二中使察之二人適安石所陰結為助者還皆言民便於是帝遂無罷青苗意其計術多類此熙寧七年夏大旱帝憂形於色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會鄭俠繪所見東北流民扶携轉徙之狀為圖上之帝為罷新法十有八事是日果大雨而安石復力求去呂惠卿鄧綰環泣帝前論新法不宜罷於是宜罷於是一切如故安石免相以韓絳呂惠卿代之二人守其法不少失而惠卿又立手實法民尤苦之惠卿性陰狡故由安石進既得志忌安石復用極擠抑之而韓絳數與惠卿爭論度不能制密請帝復用安石既至數月惠卿以罪免罷手實法安石悔之終身以不能識惠卿也上初有圖燕之志而安石亦慨然欲以為功故謀變法以足財用後稍稍用王韶熊本等開熙河擊瀘夷欲以漸行之西北遼人疑之使使來議疆事往反至再帝以問安石安石度卒不可如何乃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於是所割地幾七百里蓋上與安石所以膠固親信多在此然其効可睹矣是年

十月安石復免相帝卒用李憲等大舉征西夏潰於靈州於是民屈於征歛兵弱於疆場圖事始謀亦稍稍艾矣哲宗初皇太后臨朝司馬光呂公著並用爲相元老耆舊多在位者於是保甲方田市易保馬青苗免役諸法相繼而罷然熙豐之黨猶分布中外光旣卒鴻臚丞常安民貽公著書引陳實及唐五王事以戒元祐八年哲宗始親政群小果力排太后時事章惇呂惠卿皆復官日以紹述爲事於是盡復熙豐所行法而元祐諸臣貶斥殆盡繼以蔡京童貫之徒鼓其焰而乘之弊內事外天下騷動遂成靖康之禍紹聖以後大都祖述安石

鴻書

卷二十八

主

張文潛

餘論要之安石志在富彊中國以制四夷奸人乘之卒亂天下凡歷四朝五十餘年而爲南渡之宋云

司馬溫公

張文潛

元祐元年九月甲子丞相司馬光薨朝廷議所以追崇之於是進爵爲公而國於溫惟司馬氏系出晉安平獻王孚而獻王河內溫人也故推本其故家而封之五年奏議郎王仲孺爲溫令告其邑人曰惟司馬公道德功烈著於朝廷施及生民者自匹夫匹婦與夫荒外戎狄悍夫姦民心革誠服左右兩宮格於太平是其功德宜配社稷天下祀之而溫者國也顧不能祠而可乎於是

鴻書

卷二十八

主

張文潛

度地作堂畫公像而禮祠焉告於譙郡使來使記之爲之言曰盛德之不作於世久矣古之所謂盛德者不施而民服無事而民信未嘗動顏色見詞氣而天下從之若弟子之慕父兄故其爲功也不勞而物莫之能禦三代之亡聖賢不作而士之能有所立於世者亦多矣然皆費心殫力招天下而從之以其智勝之而後能有成是何也德不足而取辦於其才故也故其所建立勞苦而淺陋夫豈不欲爲盛德之事哉蓋其所積者有不足故也子產君子也猶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子產豈欲爲猛哉以爲德之效實難懼夫好高之難成也是以甘心於其次以求夫無失嗚呼德者子產之所難而況其下者乎故自秦漢而後更千有餘歲而盛德之士不作蓋無足怪惟司馬公事君而君敬之未嘗求民而民與之非其類者有不合而無不信受其罰者有不悅而無敢謗其自洛入覲也郡邑田里至於京師觀者千萬環聚嗟嘆至於泣下嗟乎此可以言語術智得之哉故其相天下也因物之所利而與之因人之所惡而去之從容指麾內外響應而天下無事矣蓋自秦漢以來至公而盛德之效始見於世可謂盛矣嗚呼當大事處大疑勇者招敵智者召謀惟有德而後萬

物服則夫二聖之所以用公其可知也夫某辱游公之門而喜王君之好德使以其說書於堂而刻之

蜀山蘇公祠

明李東陽

常州宜興之荆溪有蜀山本獨山也志稱蘇文忠公與蔣學士之奇同舉進士買田卜築於茲山之麓於是易獨爲蜀按爾雅山獨者皆爲蜀志又稱愛其名而居之者理則然也公嘗欲作亭種橘預名曰楚頌後上表乞居常及歸自嶺南卒於州郎其弟文定公以其喪去葬於穎上其家亦不復至常夫天下之論名臣碩輔者或原於嶽降或歸之地靈文章氣節亦以爲得江山之助

鴻書

卷二十八

南

物

固也及乎遐陬僻壤一丘一壑或有所憑藉亦足以不朽於世是所謂人與地者恒相須以顯而亦不能不相爲重輕若君子去父母之道則遲遲其行越在他國則觸物感事懷思顧戀而不能已是蓋存乎人而物不與焉會稽之東山以謝傳名其在金陵亦築土以象之天下之爲東山者何限而非其人莫之名也公之自蜀入洛隱然重京師父子兄弟之名遂擅天下則公乃天下之人俗言三蘇生而眉山之草木皆枯者妄也及其流離貶竄不能居其鄉卜居茲山托名以寓意類之山名曰峨眉者亦此義耳後雖其體魄在穎而魂氣之無不

之者安知不徘徊眷戀於茲山也耶且公所謂不待生而存不隨歿而亡者將流行充塞於天地間而況其經過寄寓之地哉公之文章氣節天下莫不尊之是雖不得與於天下之祭揆之鄉先生社祭之義有過而無不及獨山之爲蜀也其社之類乎然則是祠之設固耆民俊士衣冠俎豆所宜周旋而傾注焉者也夫使文章不如公氣節不如公則蜀之王萬一嘗榜鄭郎爲蜀舍而朱俊民劉跋爲之記銘然亦不顯東陽楚人而燕產嘗因贈太師徐文靖之約買田茲鄉而遽罹家難竟莫之遂工部以其迹頗相類而不知其文之弗稱也請爲記

鴻書

卷二十八

北

物

祠事之成予於是亦誠有感焉

宗澤像贊

明吳伯宗

公之力足以旋乾而轉坤公之功足以攘夷而安夏始以一言能返北旆而南還後以二十四疏不能回南轅而北駕且留鑰之任方切而巧言俱入於帝聰渡河之志未酬而大星忽隕於中夜何人之於公則知媚嫉而天之於公則不知假借此有志之士百世之下所以想英風而激昂拜遺像而悲咤也

兀术走

明李東陽

金山廟前鼓聲起江頭走却四太子緋袍玉帶墜復跳

華人頓足胡兒喜君不見和尚原頭走禿胡天爲中原
留逆雛他時再作江南圖韓公吳公還有無

岳武穆碑記

明徐階

昔讀明道先生書有言曰天下之士須才與至誠合一
方能有濟才而不誠雖有忠義功業亦出於事爲浮氣
幾何時而不盡竊嘗執是評古之人物至武穆王事未
嘗不歎王之才與至誠合非尋常號有忠義功業者所
能擬也王始起徒步在諸將中位最卑年最少然而百
戰百勝爲功最多鄖城之捷廬州之援雖驚驚如兀術
猶悲號竄避之不暇其才大率類漢淮陰侯高宗之始

鴻書

卷二十八

七

用王有精忠之褒有中興之委其爲知遇亦大率類漢
高之於信然信困楚之績拒徹之言雖有可稱而怏怏
之私卒不免萌於奪爵之非其罪維王自破劉豫唐州
之後銳意欲取中原於時高宗方惑於秦檜以節制光
州則不果以諫阻和議則不納以請洒掃諸陵則不從
蓋高宗之用王者已大異於初而王援拱毫畧汝鄭經
營穎蔡爲之益力比進軍朱仙恢復之功且垂成矣而
班師之詔遽下未幾王亦身及於戮以忠受禍至今論
者猶共冤之而王怡然就死畧無忿懣不平之意其視
信失王則不赴討猗之徵臨刑則追咎拒徹之誤者固

未可同年而語也然則王忠義功業非激於高宗之知
遇如信解衣推食之云非備於天下之議已如信恃人
不詳之說特其徇國之心真切懇至竟以爲幸不於於
戰卽歸於於獄苟初心之不違斯隨寓而安耳非誠之
至也奚能爲之故語王之純節惟漢諸葛忠武侯唐郭
汾陽王可謂儔匹而汾陽之才又似不公王蓋三代以
降才與至誠合一卓然炳然者王與諸葛亮兩人而已
侍御公以盡忠報國表王之心也其觀王之深者與

鄖城大捷賜獎諭詔

高宗

自羯胡入寇今十五年我師臨陣何啻百萬曾未聞遠

鴻書

卷二十八

七

以孤軍奮茲巨孽抗犬羊並集之衆於平原曠野之中
如今日之用命者也蓋卿忠義貫於神明威惠孚於士
卒暨爾在行之旅咸懷盡敵之心陷陣摧堅計不反顧
鏖鬪屢合醜類敗奔念茲鋒鏑之交重有傷痍之苦俾
爾至此時與之辜惟虜勢之已窮而吾軍之方振尚效
功名之志亟聞殄滅之期載想忠勤彌深嘉嘆降關子
錢二十萬貫犒賞戰士故茲獎諭

書生叩馬

明陳敬

嗟嗟天不祚宋胡馬南嘶紫雲鏖影北風沸塵岳將軍
從悲憂血肉中間關萬死撐乾坤於百戰唯是朱仙報

捷金酋顛頭不敢望將軍之麾蓋斯不已壯南朝而虜魄哉祖宗有靈趙氏未斬必且抵黃龍一掃蒿丘河洛之腥而秦丞相相且殲之且復盡之皇天弗駿猛狗爲妖蓋余讀書生叩馬之諫私心悼之書生叩而宋事去可悼也其言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立功於外令人驚拊心冤武穆而口嚮丞相之奸竟書生言固當書生故步武中原非絢首爲金下者也半壁江南奄奄氣息江河破碎誰與撐持言念腥羶載道先皇帝羈縻絕域牧馬悲鳴胡笳撩慄渺茫天涯能不摧心將軍誓心天地南朝未無人也江東豪傑捲土重來顧誠不知何如徒

鴻書

卷二十八

太

鴻書

沁沁泯泯奔金人而前告之右袒天朝而前茅虜騎嗟嗟天乎書生固非人哉將軍枕矢石崎嶇鞍馬間願收兩河而挈燕雲於唾手斯已烈矣書生叩而曩厥垂成之緒墮之卑辭則天之厭亂已極而洩機於書生也番番新城三老一言割啗啞之夫悟至上以君臣之大義而壹關一說忼慷諫議君斯之渠也金人掠我土毛血我天地蹂躪我上國蓋至匹馬南渡舉族北轅而江南無淨土矣胡兒歡宋兒悲北人樂南人愁哀纏率土怨薄層霄書生故應極身母二圖睢陽之像洒新亭之淚告爾金人無犯我關告爾丞相勿剪忠良告爾將軍擒

梟滅醜告爾天子新臥膽嘗不謂身宋人而棄宋且佐敵也嗟乎哉天也書生固非人哉吾聞紅衣抱日而老嫗泣呂雉登霞向而蒼狗噬理亦有之書生固奇士也安知非出沒變幻天所假之以爲女直前驅者也夫靖康見告中原血肉踈露泣衣驚弦慘骨彼夫揮甲丁而按斗闕者不能勝勝輒不再也將軍持弱卒抗金兵數十萬克汜水克襄陽已復克鄆城朱仙之駐電掃星馳天地爲飛震恐戰士爲飛飲血敵人股栗心怖惴惴懼隻輪之莫返而書生叩矣書生叩而胡馬策吳山矣中原可復而使之不得復又使之必不復嗟哉乎天也建

鴻書

卷二十八

太

鴻書

炎而來百餘戰矣其獲勝者直此時耳完顏賈弱粘罕灰大將之可以戰者僅兀朮耳非將軍敵也撒離喝烏祿非韓世忠劉琦吳璘敵也海上之女直其覆燕傾汴者漸以疲老中原之子弟則猶知有末德也將軍開關萬然而得數捷捷屢報而和議梗將軍之身愈危矣天生將軍又復生秦丞相相固天所假以覆趙宗者也書生叩不叩叩金人而籍宋亡不燬座矣曠謂非天哉將軍壯心填海苦膽憂天即使犁庭歐楊邊之軒睡九灰不惜而賁志以沒嗟哉夫天也天亡宋而將軍不亡宋宋未亡而將軍先殞也悲哉塵河漠漠蠻獯擁蔽

西風淒動朔雪袁丈二帝魂消雪窖兩宮環珮空還追念馬角龍髯之白令人潸淚成血傷心哉一介草茅猶思掛旆封泥一洗乾坤之耻將軍刀未畢援而金牌下人鑲紅染壯志水消冤矣近世儒者謂可用大夫出疆之法不奉詔而進兵則非也維時天子贅旒丞相操國將軍不受命丞相以尺一削其官而奪之則何辭書生蓋有以逆其功之必不成天也將軍沉深好左氏不能斷以義隱忍就死固已諒天之定矣及至海濤不信而知天果厭宋彼書生者亡亦其所出沒變幻以顯其奇者也噫嘻乾坤水上萍黃屋今何在人以爲宋亡於元

鴻書

卷二十八

手

鴻書

而余以爲宋亡於書生叩馬之時書生洩天之機而金人適觀天之機高宗闇於機而不寤若將軍則隱其機而強爲之必不得爲而後已耳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嗚呼宋運盡矣將軍可以死矣彼塵土奸雄凜涼萬古而武穆忠魂與日月爭光可也

端宗帝昀

世史正綱

按元揭傒斯曰以至弱臣強之宋豈能以數萬之金幣保區區江南之地故宋戰亦亡和亦亡由是觀之宋至是蓋無可存之道矣雖曰天數亦由人謀之不臧爲一世計則中國之臣誤國之罪也爲萬世防則中國之人

助夷之罪也嗚呼自古無不亡之國而中國則無絕統之理謝枋得有言五帝三王自立之中國乃滅於諸儒道學大明之日此宇宙間大變也春秋責備賢者而識治道者咸謂上策莫如自治此愚於宋之亡所以不罪夷而罪華咎人而不咎天也與

徐應鑣

大學士與其子鄉貢士琦松女元娘俱赴井死

明舒芬

啓嗣而有扈拒兵武興而伯夷叩馬夫豈昧於天命者哉君子曰語道者不以天語義者不以命傳賢不易之道也禹傳子而有扈不服非不知啓之敬承於天與也懼後世非其人或得以據聖神之位然則書錄甘誓不

鴻書

卷二十八

手

鴻書

以家天下爲兵禍之始耶君臣不易之義也武嘗北面乎紂而一旦伐之若伯夷者豈不知武德之聖而周命之時哉而叩諫之懼后世臣子一動於利得藉此以行弑逆而無所忌憚也嗚呼二子當三代之盛猶將亡國殺身以爲名教之計烏知有百世之下事尤異於是哉宋元之際道亡義滅而禽獸制人舉天下與夷狄而不以爲耻奉君后以臣妾於禽獸而以免死爲幸斯時也不有徐公舉家死之義則宇宙不幾於覆耶方伯顏入臨安盡浮三宮百官諸生以比雖舉城亦無有難行者惟公呼其二男一女訣奠於岳穆王誓不與俱且從容

而歿嗚呼擬公之歿則文天祥張世傑諸公盛矣而公不在其位擬公之節則李芾趙鼎發諸公壯矣而公不在其職亦將擬公以魯仲連不肯帝秦之義而行之亢烈則十倍於仲連自非蹈道之素烏有此舉以回日月之光耶終古知華夷之防而不肯役於禽獸者公之風蓋不在於伯夷下矣

江萬里江萬頃

蘇佑

先生少有雋才聯舉登寶慶二年進士文名籍甚受知理宗嘗書其姓名於几嘉熙末同知樞密院事旋復罷去咸淳元年復以舊秩起先生器望隆重風裁蔚然顧

鴻書

卷二十八

幸

峭直自任遇事無隱時論多齟齬初為買似道宣撫司參謀似道每惡其違已先生不為意無何似道以去要帝帝涕泣漣如既拜且留先生以手掖帝曰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下殿笏謝先生心實忌之數謀驅逐會先生亦四上疏求去出知潭州絳侯見猜而賈謫公孫不合而董遷異代同符士林雅重五年復拜先生與馬廷鸞為左右丞相時袁樊園急似道竊持國柄日惟聲色苑囿是耽先生屢請益師往援似道弗答遂力求去寓居鄱陽鑿地芝山扁亭止水迹涉逸豫心有隱憂人莫喻其旨及袁樊破先生

鴻書

卷二十八

幸

尚論四

執門人陳偉年曰即今大勢已不可為貞臣勵節去留在所不計當與國為存亡既而元兵至饒州民皆遁去知州事唐震歿之先生從容坐守以為民望已而兵入其第欲屈先生遂赴止水歿道範家人情篤父子侍人暨嗣鎬相繼投水中積屍如壘旦日先生屍獨浮水上人以為異從者殮葬之偉烈激於素衷英靈貫於白日朝廷嗟嘆行道痛哀詔贈太師益國公謚忠文忠表塞塞文昭郁郁按謚稽復嗚呼稱矣弟萬頃聯居筮仕歷綰郡符戟繁攸臨清謹茂著任崇置水而盡情郭伋待期以弘信不是過也知南劍州威擴適宜教養備舉興學置田廩餼以助彬彬奕奕俗易化行武城下邑言游不廢乎絃歌蜀郡僻遠文翁武先乎禮樂解組家居元兵逼境委棄私第遠走饒州冒險詣兄克念天顯竟為賊所執大罵不屈元人支解嗟嗟屈平放逐寘身汨羅張巡拒守殞命睢陽方之兩江先生出非慰君斃非守土徒以憤王維之已墜悲國祚之綴旒乃殺身成仁舍生取義連翩絕軌萃集一門機雲屢藻殊無紀於旂常真杲芳塵益增輝乎琬琰江氏為其難者非耶

史天澤元

明李善長

史天澤承父兄之業繼抱不凡平居循默及臨大節識

大事則毅然以天下之重自任年四十始折節讀書專與名士交遊而立論多出人意表拜相之日門庭悄然以怙寵為耻出入將相五十餘年上不疑而下無怨或以郭子儀曹彬比之殆非虛矣其八子貴顯纓笏聯榮世胄為極盛云

劉氏鴻書卷之二十八終

鴻書

五

內閣

第二十九卷

三教部一

儒

西方聖人

儒八墨三

科斗文

師表萬世

懸甕

斯文在茲

中原之厄

釋

佛釋總

夢佛

僧尼始

始入中國

剎那迦羅

欲界六天

菩薩十地

舍利子

木屋香

鴻書

卷三十九目錄

風動幡動

泥牛

十種仙

息意守一

十三如

佛號數

佛

虛無焦

佛父母

佛生於周

佛生日

家天中

化胡

十三佛

馬祖

初自馬事

入山修道

舍利不損

水陸齋

吾家顏子

水陸儀文

改名懷義

魚呼佛

佛堂獨全

金綱經可託

金剛經斷

芥子納須彌

佛骨表

不拜佛

宿根自善

僧

六和

白馬

佛圖澄

懶殘

忠恕之報

禁度僧尼

乞此息肉

魔滅佛印

學佛作家

出世法

道場不潔

酒肉和尚

劉秉忠

金碧峰

來見心

姚廣孝

又姚廣孝

羊角磔師

卷二十九目錄終

鴻書

卷二十九目錄

七

劉氏鴻書卷之二十九

明宣城劉仲達纂輯

三教部乙

太史湯賓尹刪正

儒

幾遽氏葛天氏之世其國之人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居于西方號曰西方聖人無懷氏之撫民也以道存生以德安形其民甘食而樂居懷土而重生形有動作心無好惡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亦曰西方聖人商太宰問孔子孰為聖孔子亦稱葛天氏無懷氏為西方聖人也其商之世封文王為西伯居于西方亦曰西方聖人

鴻書

卷二十九

三教

秘書

原始

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公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大氏之墨有相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三

韓非子

唐韓滉廉問浙西常有不軌之志有李順夜漂船不知所止及明泊一山下上岸見一烏巾古服引詣一官有人自簾中語曰欲寓金陵韓公一書受之出門因問贊

者曰此為何處韓公問是何人致書曰東海廣桑山也是魯國仲尼得道為真官理於此韓公即仲由也性強夫子恐其綴刑網致書諭之順還投書韓公發視之九文九字皆科斗之書不可曉詰問其由以為妖妄訪能篆籀之人有一客龐眉古服自詣言識古文韓公以書示之捧書賀曰此孔宣父科斗之文也曰告韓滉謹臣節勿妄動客出門不見韓了然自憶克保終始感遇集

鴻書

卷二十九

二

三教

亦精雅草木子

後漢鍾離意為孔子修車入廟拭几席劒履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璧七懷其一埋其六牀下有懸甕問戶曹曰夫子丹書莫敢發意啓之得素書云后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箴會稽鍾離意壁有七張伯懷其一述異志

紹興十四年上幸學謁先聖先師因御製文宣王贊曰大哉宣聖斯文在茲帝王之式古今之師志在春秋道由忠恕賢於堯舜日月其譽惟時載雅敢此武功肅昭威儀海宇聿從又製七十二子贊並刊石置太學文史

金虜侵陵中國露居異俗凡所經過盡皆焚毀如曲阜先聖舊宅自魯共王之後代有增葺莽卓巢溫之徒猶假崇儒未嘗敢犯至今遂為烟塵指其象而詬曰爾是言夷狄之有君者中原之禍自書契以來未有厄於此者國憲家猷

佛釋總

泗州大聖僧伽傳云和尚何國人也或曰世莫知其所從來云不知何國人也近讀隋史西域傳乃有何國代醉佛像本胡夷朴陋人不生敬今之藻繪雕刻自戴顯始也顯嘗一像自隱帳中聽人臧否隨而改之如是

鴻書

卷二十九

三

三教

者積十年厥功方就尚書故實

漢明帝夢金人長丈餘飛空而下訪之羣臣傳毅曰西域之神其名曰佛今陛下所夢將是乎乃使郎中蔡愔等往天竺尋訪佛名由是化流中國後漢後聽陽城侯劉俊等出家僧之始也濟陽婦女阿潘等出家尼之始也則先仕宦而後為僧者蓋始於俊也侯鯖錄○世傳漢明帝時佛法始入中國非也列子曰西極之國有化人來穆王事之作中天之臺其高千仞及秦時沙門室利房等至始皇以為異囚之夜有金人破戶以出又霍去病過焉耆山得休屠王祭天金人以是考之周秦西

漢知有佛久矣百家名書

西域記云時極短也謂剎那也百二十剎那為一呎剎那六十呎剎那為一臘縛三十臘縛為一牟呼栗多五十年呼栗多為一時六時合成一日一夜夜三晝三居俗日夜分為八時晝四夜四月盈至滿謂之白分月虧至晦謂之黑分○楞嚴云時不住名為剎那俱舍云壯士一彈指頃六十五剎那仁王云一念中有九十剎那一剎那經九百生滅毗曇翻為一念日藏云一千六百剎那名一迦羅翻譯名義

鴻書

卷二十九

四

三教

欲界六天四天王忉利須餗摩兜率陀化樂他化自在

色界十八天梵眾梵輔大梵此三勝流名為初禪少光無量光無音此三勝流名為二禪少淨無量淨無邊淨此三勝流名為三禪福生福愛廣果無想此四勝流名為四禪無煩無熱善見善現色究竟無色界四天回心空處識處無所有處非想非非想處嚴飾臘師慈氏昆紐吉祥○菩薩有十地一歡喜地達物境界二離垢地同異性滅三發光地淨極明生四焰慧地明極覺滿五現前地同異不至六難勝地性淨明露七遠行地盡真如際八不動地一真如心九善慧地發真如用十法雲地慈陰妙雲覆涅槃海象教皮編

舍利有三種色白色骨舍利黑色髮舍利赤色肉舍利菩薩羅漢皆有三種佛舍利椎擊不碎弟子舍利椎試即碎法苑如試舍利子以童男女髮根可引綴髮上也國憲家猷

黃龍寺晦堂老子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義山谷詮釋再三晦堂終不然其說時暑退涼生秋香滿院晦堂因問曰聞木犀香乎山谷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山谷乃服焦氏易林

鴻書

卷二十九

五

三教

六祖惠能大師三十九歲初到廣州法性寺須印宗法師講涅槃經時有風吹幡動一僧云幡動一僧云風動

六祖云非幡動非風動仁者心動二人大悟傳燈錄洞山問龍山和尚見什麼道理便住此山師云我見兩個泥牛鬪入海直至如今無消息傳燈錄

阿難有十種仙堅固服餌而不休息食道圓成名地行仙堅固草木而不休息藥道圓成名飛行仙堅固金石而不休息氣精圓成名空行仙堅固津液而不休息潤德圓成名天行仙堅固精色而不休息吸粹圓成名通行仙堅固咒禁而不休息術法圓成名道行仙堅固思念而不休息思憶圓成名照行仙堅固交遘而不休息感應圓成名精行仙堅固變化而不休息覺悟圓成名

絕行仙阿難是等皆於人中鍊心不修正覺別得生理
壽千萬歲休止深山或大海島絕於人境斯亦輪迴妄
想流轉不脩三昧報盡還來散入諸趣

楞嚴經

多知多事不如息意多慮多失不如守一慮多志散知
多心亂心亂生惱志散妨道英賢才藝是爲愚弊一技
一能日下孤燈一能一枝空中蚊蚋

續高僧傳

佛視有十三如者視王侯之位如過隙塵視金玉之寶
如瓦礫視執素之物如敝帚視大千界如一訶子視阿
耨池如塗足油視方便門如化寶聚視無上乘如夢金
帛視師道如眼前花視禪定如須彌柱視涅槃如晝夕

鴻書

卷二十九

木

三教

寤視倒正如六龍舞視平等如一真地視興化如四時
木也

象教皮編

余聞釋家誦三十五佛五十三佛之號矣稱佛而三五
數之也何故哉又讀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神僧名
經諸佛始釋家牟尼終攝取光明寶臺凡七千六百八
十三世尊始妙樂上德終須彌山王凡十有二如來始
寶蓮華步終寶生德凡六千七十有六菩薩知初會無
量終大意聲王凡三千三百五十五尊者始吉祥蜜終
嚕咄尼聖堅貴凡七百四十五神僧始摩騰終膽已凡
二百有七合計萬有八千六百一十有七而諸佛如來

菩薩尊者名多重複蓋釋家模擬杜撰之作不待辨駁
矣又佛經有三千人成佛者前千佛始光華佛終毘舍
中千佛始拘樓孫佛終樓至如來後千佛始日光如來
終須彌相與名經又迥異云

釋氏稽古錄

佛

南方屬火虛無之地故佛有南無稱號生天猶云度世
○佛者覺也將以覺悟衆生也言人有智慧覺照爲心
心有佛之別名有百千異號其體惟一心外無佛佛外
無心

佛地論

佛父臨猊國王名肩頭耶母名莫耶後人改佛父曰淨

鴻書

卷二十九

七

三教

梵主母曰摩耶非也摩耶是其祖名佛未出家時娶妻
曰耶輸佉生子曰摩睺羅出家十二年歸妻子復聚居
今僧徒無妻非佛本教也

象教皮編

佛生於周莊王七年四月八日常星不見至匡王五年
七十九歲死於拘尸那城雙林下葬回鹿山至周昭王
二十四年釋迦佛生本中天竺國人出母摩耶夫人右
脇名悉達生於剎利王家放大智光明照十方世界雙
手指天地作獅子吼聲年十九出家號天人師住世四
十九年傳衣與摩訶迦葉自一祖傳至三十二祖弘忍
後漢明帝永平十一年遣使求其道得其書圖其形及

沙門攝摩騰至京師此佛教入中國之始

晉宋間附書

釋迦生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中國人奉胡教者

於是日祀其神周正建子四月即今之二月也今以夏

正四月八日為佛生日非也

格記室

淨飯王嚴駕抱太子謁自在天神廟神像起禮拜太子

足王驚嘆曰我子於天神中更為尊勝宜字天中天即

佛第二小字也

本行經

于闐國西五百里有北摩寺俗云老氏化胡成佛之所

初老子至此白日昇天與羣胡辭訣云我暫遊天上尋

當下生其後出天竺化為胡王太子自稱曰佛因立此

鴻書

卷二十九

八

三教

寺焉

海錄碎事

異國十三佛一頭樓斯和二羅隣那阿竭三朱蹄彼會

蔡四密蔡羅薩五樓波黎波蔡際六那惟于蔡七維黎

波羅清蔡際八和阿蔡九尸利羣蔡十那他蔡十一和

那羅惟于蔡際十二沸霸圖耶蔡十三隨阿閱祇波多

蔡事物紀原

江西禪師法名道一姓馬氏故稱馬祖出家本邑羅漢

寺依資州唐和尚落髮渝州圓律師授具足戒玄宗開

元間習定南嶽山中遇讓和尚度之即得心印始自建

陽佛迹嶺遷臨川次至南康翼公山代宗大曆四年隸

名鍾陵開元寺時連帥路嗣恭聆風景慕親受宗旨由

是四方學者雲從座下洪州原使問師曰喫酒肉即

不喫即是師曰若喫是中丞祿不喫是中丞福

傳燈錄

顯宗孝明皇帝館陶公主為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

曰郎官上應列星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殘遣

使西域求佛書及沙門圖其形像置于鴻臚寺開萬世

釋氏之禍初白馬寺以胡人為六卿之爵改廟曰寺

山藏

魏孝文太和初年北伐京闕官自慨形殘不逮餘人旋

奏乞入山脩道勅出許之乃齋一部華嚴晝夜讀誦禮

鴻書

卷二十九

九

三教

悔匪懈首夏歸山至六月末髭鬚盡生陰相復見丈夫

相狀宛然復舊具狀奏聞高祖增信內官驚訝於是代

北之國華嚴轉盛

法苑

昔吳孫權令康僧會祈三七日獲舍利舉朝集觀五色

光燄照餅之上權自執餅寫銅盤中舍利所衝盤

□□□即破損權大驚曰希有瑞也會復奏言舍利

威神豈止如此直得劫燒之火不能焚金剛之杵不能

碎權命試之置鐵砧之上使有力者用槌一擊砧杵俱

陷舍利無損

國憲家猷

梁帝夢僧告之曰六道四生受大苦惱何不為作水陸

大齋而救拔之帝扣諸沙門寶誌曰尋徑必有因緣帝取佛經躬自披覽創造儀文三年乃成於夜捧文停燭白佛曰若此文理協聖凡願拜起時此燈自明或儀式未詳燈暗如故言訖投地一禮燈燭皆明至是二月十五日於今鎮江金山寺依儀脩設帝臨地席詔祐律師宣文利洽幽明至今遵行焉

韋江集

開皇中李士謙字約少喪父事母以孝聞其族長伯瑒每嘆曰此子吾家顏子也謙施藥散穀積三十年雅好佛約以戒定有謂其脩陰德謙笑曰夫陰德其猶耳鳴唯已自知人無得而知者今吾所作仁者皆知何陰德

鴻書

卷二十九

十一

三教

之有謙最善玄言有疑佛報應之說士謙喻之曰不聞易經乎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豈非休咎之徵耶客又問三教優劣士謙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客有省焉

北史

咸亨二年三月長安法海寺英禪師有異人來謁曰弟子知有水陸齋可以利幽冥自梁武歿後因循不行今大覺寺有吳僧義濟藏此儀文願師往求以來月十五於山北寺如法脩設荷釋往牢敢不知報英尋詣義濟果得儀文即以所期日山北寺如法脩設次日曉暮向者異人與數十輩來謝曰弟子秦莊襄王也指其徒曰

此范睢此穰侯此白起此王翦此張儀此陳軫皆秦臣也各坐本罪幽囚陰府大夜冥冥無能救護昔梁武帝於金山寺設此齋時前代紂王之臣皆免所苦弟子爾時亦暫息苦然以獄情未決不得出離今蒙吾師設齋弟子與此徒輩并列國諸侯衆等皆乘善力將生人間慮世異國殊故此來謝言訖遂滅自是儀文布行天下作大利益

禪師韋江集

唐武后幸馮小保使爲僧改名懷義封梁國公故衣帽皆用朝扮衣用大袖如朝服制曰直掇曰偏衫曰寬衣加以錦繡恥其肉袒以袈裟代之恥其跣足以鞋履之

鴻書

卷二十九

十一

三教

冠有五福曰毗盧或施以八寶或嵌以金玉餘僧皆如之凡畫佛像則有唐像梵像之說始于武后原始秘書宣城民劉成卒暉嘗載魚蟹鬻於吳越間天寶十三年春載往丹陽郡行至下查浦會天暮泊舟時李暉往浦岸村舍下獨劉成在江上四顧雲島間無人跡忽聞舫中有連呼阿彌陀佛者聲甚厲驚而視之見一大魚自舫中振鬣搖首人聲而呼佛號成且怖且悚毛髮盡豎卽匿身蘆中伺之俄而舫中萬魚俱躍呼佛成大恐盡投萬魚江中有頃暉至成以告暉怒其妖妄唾罵良久成無以白卽以衣資酬其直餘百錢易荻草十餘束致

千岸明日遷舫中忽重不可舉視之得緝十五千題云
歸汝魚成奇之是日於瓜洲飯僧併以施焉感應篇

唐開元十五年有敕天下村坊佛堂小者並折除功德
移入側近佛寺堂大者皆令閉封敕到豫州新息令李
虛嗜酒倔強行事違戾方醉而州符至仍限三日報虛
見大怒便約胥止界內折毀者死于是一界俱全虛爲
人好殺懷戾行必違道當時非惜佛宇也但以忿恨故
全之全之亦不以介意歲餘虛病數日死時正暑月隔
夕卽歛明日將殯母與子繞棺哭之夜久哭止聞棺中
若指爪剥棺聲初疑未之悟也斯須增甚妻子驚走母

鴻書

卷二十九

十一

三

獨不去開棺而虛生矣身頗瘡爛于是浴而將養之月
餘平復虛曰初爲兩卒拘至王前王不見見階前典吏
乃新息吏也亡經年矣見虛拜問曰長官何得來虛曰
適被錄而至吏曰長官平生唯以殺害爲心不知罪福
今當受報將若之何虛聞懼請救之吏曰去歲折佛堂
長官界內獨全此功德彌大少間王問更勿多言但以
此對虛方憶之頃上坐主者引虛見王王曰索李明府
善惡簿來卽有人持一通案至大合抱有二青衣童子
亦隨文案王命啓牘唱罪階吏讀曰專好割羊脚吏曰
合杖一百乃割其身肉百斤王曰可令割其肉虛曰去

歲有敕拆佛堂毀佛像虛界內獨存之此功德可拆罪

否王驚曰審有此否吏曰無新息吏進曰有福簿在天

堂可檢之王曰促檢殿前垣南有樓數間吏登樓檢之

未至有二僧來至殿前王問師何所有一答曰常誦金

剛經一日常讀金剛經王起合掌曰請法師登階王座

之後有二高座右金左銀王請誦者坐金座讀者坐銀

座坐訖開經王合掌聽之誦讀將畢忽有五色雲至金

座前紫雲至銀座前二僧乘雲飛去空中遂滅王謂階

下人曰見二僧乎皆生天矣於是吏檢善惡簿唯一紙

因讀曰去歲敕拆佛堂新息一處獨全合折一生中罪

鴻書

卷二十九

十一

三

延年三十仍生善道言畢罪簿軸中火出焚燒之盡王
曰仍放李明府歸兩吏送出城南門荒田小徑中遙見
一燈炯然燈旁有大坑昏黑不見底二吏推墮之遂蘇
李虛素性兇頑不知罪福而被酒違戾以全佛堂明非
已之本心也然猶身得生天火焚罪簿獲福至此非爲
善之報乎與夫日夜精勤孜孜爲善既持僧律常行佛
言而不離生死未之有也紀聞

唐陸康成嘗任京兆府法曹掾不避強禦公退忽見亡
故吏抱案數百紙請押問曰公已去世何得來曰此幽
府文簿康成視之但有人姓名略無他事吏曰昔來年

兵刃死者問曰得無我乎有則檢視吏曰有因大駭曰君既舊吏得無情耶曰故我來啓明公耳唯金剛經可託卽失之乃遂讀金剛經日數十遍明年朱泚果反署爲御史康成叱泚曰賊臣敢干國士泚震怒命數百騎環而射之康成默念金剛經矢無傷者泚曰儒以忠信爲甲冑信矣乃舍去康成遂入隱於終南山竟不復仕

報應記

乾符中兗州節度使崔尚書法令嚴峻嘗有一軍將衙參不到崔大怒令就衙門處斬其軍將就戮後顏色不變衆咸懼之是夜三更歸家妻子驚駭謂是鬼物軍將

鴻書

卷二十九

十四

三

曰初遭決斬時一如醉睡無諸痛苦中夜覺身倒街中因爾還家妻子罔知其由明旦入謝崔驚曰爾有何幻術能致軍將曰素無幻術自少讀金剛經日三遍昨日誦經所以過期崔問記得斬時否云初領到戟門外便如沉醉都不記斬時崔又問所讀金剛經何在云在家鑊函子內及取到鑊如故毀鑊見已爲兩斷崔大驚自慰安軍將仍賜衣一襲命寫金剛經一百卷供養今兗州延壽寺門外蓋軍將衙門就法并斬斷經之像至今尚存

報應記

唐李渤問歸宗曰芥子納須彌恐無是理答曰人言學

士讀萬卷書是否渤曰然曰是心如柳大萬卷書從何處著王荊公曰巫醫之所知瞽史之所業載車必百輛獨以方寸攝卽歸宗之意

瓜望

唐韓昌黎曰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一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一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歲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一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一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

鴻書

卷二十九

十五

三

史不言其年壽所極蓋亦俱年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后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盡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后爲疾瘳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反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事亦可知矣

骨表

韓愈佛

宋太祖皇帝初幸相國寺至佛像前焚香問當拜與不

拜僧錄贊寧曰不當拜問其何故對曰見在佛不拜過去佛適會上意遂微笑頷之因以爲定制至今行幸焚香皆不拜議者以爲得體青瑣高議

丁晉公既謫崖州專事釋典自後流落貶竄共十五年髭鬚無斑白者未終前半月卽不食但以沉香煎湯時呷少許臨化神識不亂奄然而去此老如此結局頗自奇特想其宿根自善抑亦如來願力弘深而作念皈依旋蒙度脫耶白拂齋

僧附妖僧

和尚六和爲尚也戒和同脩見和同解身和同住利和

鴻書

卷九

十一

三教

同均心和無爭意和同俗事物異名

天竺國有伽藍名招提其處大富有惡國王利於財將毀之有一白馬繞塔悲鳴卽停毀自後改招提爲白馬諸處多取此名焉高僧傳

佛圖澄和尚天竺國人也西晉懷帝永嘉四年至洛陽自言百歲餘氣自養積日不食善誦咒役使鬼神腹旁有孔以綿塞之夜則拔綿出光以自照每臨溪從孔出腸胃洗濯還納腹中會洛陽寇亂潛伏草野時石勒屯葛陂多殘殺澄伏錫謁勒勒命試以道術澄取滿鉢水咒之俄青蓮華生鉢中勒神敬之延於軍中東晉成帝

咸和三年劉曜圍守洛陽勒自救之和澄澄曰佛塔無

風一鈴獨鳴曰秀支臂戾岡僕谷劬禿當此羯語也軍

出獲劉曜勒戰果獲曜載之襄國咸和五年勒稱大趙

天王行皇帝事奉澄彌加篤敬號曰大和尚勒愛子斌

病死將殯勒嘆曰朕聞號太子死扁鵲能生之今可得

效乎乃令告澄澄取楊枝沾水灑之執斌手曰可起矣

斌乃甦遂起自是勒諸子多在澄寺中養之晉咸和八

年七月勒殂弟虎字季龍襲位徙都鄴尤傾心事澄至

晉永和四年澄將去世詣辭季龍驚曰大和尚遽棄我

國有難乎澄曰出生入死入生道之常也脩短分定無由增

鴻書

卷二十九

十一

三教

損但道貴行全德貴不怠苟道德無玷雖死如生何必千歲哉然可恨者國家存心佛理建寺度僧當蒙福祉而布政猛虐賞罰交濫特違聖典致國祚不延也季龍號慟鳴咽十二月八日澄安坐而逝壽一百七十歲入道一百九歲度弟子道安法師等七千餘人自大教東來至澄而盛神僧傳

懶殘者唐天寶初衡嶽寺執役僧也退食卽收所餘而食性懶而食殘故號懶殘也晝專一寺之工夜止羣牛之下曾無倦色已二十年矣時鄭戾李泌寺中讀書察懶殘所爲曰非凡物也聽其中宵梵唱響徹山林李公

頗知音能辨休戚謂懶殘經音悽惋而後喜悅必謫墮
之人時將去矣候中夜李公潛往謁焉望席門通名而
拜懶殘大詬仰空而嘆曰是將賊我李公愈加敬謹惟
拜而已懶殘正撥牛糞火出芋啗之良久乃曰可以席
地取所啗芋之半以授焉李公捧承盡食而謝謂李公
曰慎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公又拜而退居一月刺史
祭嶽脩道甚嚴忽中夜風雷而一峰趺下其綠山磴道
爲大石所攔乃以十牛縻挽又以數百人鼓噪推之力
竭而愈固更無他途可以脩事懶殘曰不假人力我試
去之衆皆大笑以爲狂人懶殘曰何必見嗤試可乃已

鴻書

卷二十九

六

三教

寺僧笑而許之遂覆石而動忽轉盤而下寺外虎豹忽
爾成羣日有殺傷無由禁止懶殘曰授我筆爲驅除纔
出門見一虎銜荆簍而去懶殘旣去之後虎豹亦絕踪
跡後李公果十年作相

甘澤謠

則天朝恒州鹿泉寺僧淨滿有髙行衆僧嫉之乃密畫
女人居高樓淨滿引弓射之狀藏於經笥令其弟子詣
闕告之則天大怒命御史裴懷古推按便行誅決懷古
窮其根本釋淨滿而坐告者以聞則天驚怒色動聲戰
責懷古寬縱懷古執之不轉李德昭進曰懷古疎略請
今重推懷古厲而言曰陛下法無親疎當與天下爲一

奈何誅無辜之人以希聖旨向使淨滿有不臣之狀臣
復何顏能寬之乎臣守平典庶無冤濫雖死不恨也則
天意解乃釋懷古後副閫知微和親於突厥突厥立知
微爲南面可汗而入寇趙懷古因得逃歸素羸弱不堪
奔馳乃懇誠告天願投死南土倦而寢夢一僧狀如淨
滿者引之曰可從此路出覺而從之果獲全時人以爲
忠恕之報

唐世說

周世宗敕天下寺院非敕額者悉廢之禁私度僧尼凡
欲出家者必俟祖父母父母伯叔父之命惟兩京大名
府京兆府青州聽設戒壇禁僧俗捨身斷手足煉指挂

鴻書

卷二十九

十九

三教

燈帶鉗之類幻惑流俗者令兩京及諸州每歲造僧帳
有死亡歸俗隨時所落是歲天下寺院存者二千六百
九十四廢者三萬三百三十六見僧四萬二千四百四
十四尼一萬八千七百五十六

五代史

永真年東市百姓王布知書藏鐵千萬商旅多賓之有
女年十四歲豔麗聰晤鼻兩孔各垂息肉如阜莢子其
根如麻線長寸許觸之痛入心髓其父破錢數百萬治
之不差忽一日有梵僧乞食因問布知君女有異疾可
一見吾能止之布被問大喜卽見其女僧乃取藥色正
白吹其鼻中少頃摘去之出少黃水都無所苦布賞之

白金梵僧曰吾脩道之人不受厚施唯乞此息肉遂珍重而去行疾如飛布亦意其賢聖也計僧去五六坊復有一年少美如冠玉騎白馬遂扣門曰適有胡僧到無布遽延入具述胡僧事其人吁嗟不悅曰馬足小緩竟後此僧上帝失藥神二人近知藏于君女鼻中我天人也奉帝命來取不意此僧先取之吾當獲譴矣布方作禮舉首而失

西陽雜俎

安祿山冥籍中曾為回向寺胡僧名魔滅王

神僧傳 蘇

東坡所交佛印禪師實進士而韓退之所交賈島亦進士為僧號無本一號佛印

羣談採餘

鴻書

卷二十九

子

三教

坡公嘗云范景仁平生不好佛晚年清謹無慾一物不芥蒂於心真却是學佛作家然至死常不取佛法某謂景仁雖不學佛而妙達佛理雖毀罵佛祖可也

揮汗新編

宋孝宗召雪竇寺禪師寶印入對選德殿問曰三教聖人本同一理但所立門戶不同獨孔子以中庸設教耳印曰非中庸何以安立世間故法華曰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與實相不相違背華嚴曰不壞世間相而成出世間法帝曰今士大夫學孔子者多只工文字語言不見夫子之道不識夫子之心惟釋氏不立文字直指心

源頓命悟人不亂于死生此為殊勝印曰非獨今世學

者不見夫子之心當時顏子號稱具體盡生平力量只道得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如有所立卓爾竟捉摸未著而聖人分明八字打開向諸弟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以此觀之聖人未嘗迴避諸弟子諸弟子都自錯過了昔張商英曰吾學儒然後知儒此言實為至當帝曰莊老何如人印曰是佛法中小乘聲聞以下人蓋小乘厭身如桎梏棄智如雜毒化火焚身入無為界即莊子所謂形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若大乘人則不然度眾生盡方證菩提正伊尹所謂

鴻書

卷二十九

子

三教

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一夫不被其澤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帝大悅

宋書

歐陽永叔慶曆末舟宿采石夜方寢微聞呼聲曰去未舟尾有答者曰參政舟宿此不可擅去齋料幸為攜至五鼓聞岸上獵獵馳驟聲舟尾者呼曰齋料幸見還岸上曰道場不潔無所得永叔異之後游金山與山僧語其事僧言某夜還水陸有施主攜室室忽乳一子俄覺腥風滅燭大眾懼恐其時即永叔宿采石之夜論者謂永叔自參知政後求退甚速豈其前知定耶

宋史筆談

謙光和尚頗有才思飲酒食肉與俗人不殊常曰吾願

鵝生四足鰲着六裙續文獻通考

元世祖初平江南問劉秉忠曰自古無不敗之家無不亡之國朕之天下後當何人得之秉忠對曰西方之人得之及後定都燕京築城掘地得一石匣開視乃一石匣紅頭虫復詔問秉忠秉忠對曰異日得陛下天下者卽此物也由此觀之世祖方得天下而卽問失天下平日秉忠亦不以失天下爲不祥侃然致對視亡若存真英雄豪傑誠不同於時哉秉忠自幼爲僧世祖後至大都見之乃以釋服相從軍旅間末年始就冠服爲元朝開國元老非偶然也李氏焚書

鴻書

卷二十九

三

三

碧峰宣州一異僧也姓石氏六歲依雲寂溫法師爲弟子遊峨眉山絕粒啖栢管趺坐大樹下忽溪水橫溢人疑已死越七日水退趺坐如故比歸卽州治西草室靜息焉時太祖渡江偶一元臣迎謂曰今欲霸我將財貨納贐太祖叱曰我本順天應人行王道汝敢霸視我耶元臣曰若篤行王道可尋宣州胡僧金碧峰必有所授太祖抵宣州遂訪之乃一老僧端坐太祖伏劍就問姓名不對因按劍視之僧亦引頸就焉上笑曰可見殺人王道乎僧曰可見不怕死和尚耶因相語遂洽僧乃曰而欲行王道我有所指太祖推誠溫詢僧曰建康有地

可王此真帝王之居遂定鼎焉王氏彙苑

來復字見心豫章人先以人才仕元至學士因亂遂祝髮爲僧改今名云爲人髯甚長後爲僧而髯如故尤工於詩所與遊皆名士初爲給事中嘗賦聽雨掛冠處得賦閑居聽雨浮羅老故廬夜滴梧桐燈盡后曉臨荷芰酒醒初打窗聲稱江濤急入坐寒兼地籟虛忽憶侯朝天上去更愁泥滑出無驢又一日送李宗遠歸廣東詩云三山木落鴈啼霜虎踞關頭買小航明日相思望南斗水流不盡楚天長又云太平身退更何憂歸老南山問故丘一色梅花三萬樹夜和明月醉羅浮又云聞說

鴻書

卷二十九

三

三

高侯氣膽狂校詩多在白雲窻秋來柳子甘如蜜寄我須臾五百雙又云鸚鵡杯深泛紫霞風涼渾訝謫仙家錦袍畱客催春燕開遍東園草薊花胸次清灑出塵溢爲詩章類如此時僧宗泐著稱復與之齊名太祖嘗誦其所爲詩文稱賞久之時蜀王雅志釋典禮遇復甚隆王在中都構西堂讀書召儒臣日與講論復亦在列又建寶訓堂以奉祖訓及前代帝王經典命復作記王又爲正心觀書崇本敬賢四箴以自警復亦代草以得達太祖召問曰汝不欲仕我而去出家爲僧然畱顏亦有說乎對曰削髮除煩惱畱顏表丈夫太祖笑而遣之又

一日召見賜膳畢復上詩稱謝詩云淇園風雨曉吹香
手挽袈裟近御牀闕下彩雲生雉尾坐中金第動龍光
金盤蘇合來殊域玉盞醍醐出上方稠疊濫承天上賜
自慚無德誦陶唐太祖覽詩大怒曰汝詩用殊字是誦
我爲歹朱耶又言無德誦陶唐謂朕無德則雖以陶唐
誦我而不能耶何物奸僧敢大膽如此欲殺之復遂玉
筋雙垂圓寂於丹墀之下蓋亦有得者或曰見心之從
釋者亦從赤松子之意歟有蒲菴集行於世孤樹哀談
明姚廣孝家世業醫父名震卿廣孝初名天禧幼白父
曰某不樂爲醫但願積學以仕王朝顯父母不則從佛

爲方外之樂耳年十四遂出家妙智菴名道衍遊學湖
海刻意詩文追古作者后以成祖靖難賓於幕下有功
於國官至太子少師賜玉震澤新聞

僧道衍者蘇州長洲人姚廣孝也初祝髮爲相城妙智
菴僧改法名道衍字斯道時相城靈應觀道士席應真
者讀書學道法兼通兵機道衍師之盡得其術然深自
晦藏人無知者已而至京口賦覽古詩曰樵撈年來戰
血乾烟花猶自半凋殘五州山近朝雲亂萬歲樓空夜
月寒江水無潮通鐵甕野田有路到金壇蕭梁事業今
何在北顧青青眼倦看其黨宗泐見其搖膝高吟笑之

曰此豈釋子語耶斯道斯道汝薄南朝矣旣而宗泐舉
道衍往燕住持北平慶壽寺或薦道衍文武異才燕王
召見問曰爾能卜乎廣孝操吳音連對曰會會即開襟
出太平錢五啓王自祝連擲之睨王曰殿下得無作皇
帝乎王叱曰和尚勿謬說道衍竦然而退他日實告之
道衍進言輒合因薦相術袁珙以決之蓋道衍嘗遊嵩
山佛寺遇珙珙相之曰寧馨胖和尚乃爾耶目三角影
白形如病虎性必嗜殺劉秉忠之流耶道衍大笑因此
自負王亦聞珙名託以勾連軍丁召珙至燕使者與飲
於酒肆王易服雜衛士中亦入肆珙一見卽趨拜王前

王其爲他日太平天子王大喜館珙於道衍僧舍世傳
云辨宰相於嵩山佛寺識真主於長安酒家謂此也王
時時與道衍語多奇秘甚畏重之道衍時或誤爾汝於
王前王弗之責也靖難之圖實起於道衍云革除靖難

有伏僧羊角禪師號能前知且善咒死術有怨者往賂
之僧削木爲札書其人姓名年甲以實羊羊死其人歿
矣以是遠近神之前後縣令皆畏憚不敢問有張知縣
者至任期年有老婦訴僧詛其子方赴人飲死席上
公受其詞僧已知語其徒曰張公此際正躊躇矣公乃

出獄中死囚今擒此僧即貸其死僧又知之曰張公遭
囚擒我今至矣其徒勸之亡僧曰不可公正人也行將
安之且吾數已盡殆不免矣既而囚至遂縛僧到縣治
士民觀者如堵皆言僧不可犯公不聽杖之至百僧了
無傷而杖隸俱號呼稱痛公釋其縛謂曰汝能咒杖者
死復咒其生吾即活汝試之不驗遂收于獄其夜大風
搖屋宇公曰是僧所為也乃正衣冠而坐待曙升堂呼
僧出厲聲詰責褫其衣縛之以介方拍案僧股栗脇下
墜一珠紅光閃爍又墜一小冊乃妖術書也公召同僚
至取二物焚之將以斧劈其頭僧曰待某自死遂死公

鴻書

卷三十九

三

三

恐其詐使昇至獄中掘地瘞之壓以巨石三日發視屍
腐矣說聽增紀

成都左綿龍角之建刹也工匠告完而刹名未舉聞梨
建會禱于佛請之是日忽聞鴈陣鳴空繃檀引領仰觀
鴈行乃成無為二字遂巨書以榜其寺云埤雅廣要

卷三十九終

第三十卷

三教部二

道

道家諸天

仙道姓名

道士之始

老子

庚闢

僊

西王母

鬼谷

王次仲

張仙

淮南王

八公

張道陵

上元夫人

東方朔

劉根

武陵人

最雄三人

鴻書

卷三十目錄

一

陳蒲鞋

鐵拐先生

何仙姑

化鶴

求婚

寰瀛圖

張果

馬周

陸生

呂祖

羅公遠

黃繡襖子

無俗神仙

麻婆

玉眞娘子

章末朱書

趙吉

教主道君

不受宋表

設醮天台

滅黥紋

張金箔

霍澤

陳生

紫姑詩

乞虞公保文

櫓詩筆詩

卷三十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三十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三教部二 太史湯賓尹 刪正

道

欲界六天黃曾王完何童平育文舉摩夷色界十三天
越衡濛翳和陽泰華宗飄皇笏堂曜端靜恭慶極瑤元
載孔昇皇岸無色界十四天極風孝芒翁重江由阮樂
曇逝霄度元洞妙成禁上常融玉隆梵度賈奕 道書

仙道鬼神姓名有可考者元始天尊姓樂名靜信見度
人經玉門子姓王名綱九靈子姓皇名化北極子姓陰

鴻書

卷三十

十一

三教

名恒絕洞子姓李名脩太陽子姓離名明太陽女姓朱
名翼太陰女姓盧名全太玄女姓顯名和南極子姓柳
名融黃盧子姓葛名起馬名生姓和名君賢張道陵名
輔劉根字君安尹軌字公度介象字元則見葛翁神仙
傳河泊姓馮名夷見龍魚河圖太真夫人姓王名婉羅
見真仙通鑑介子推姓王名光范蠡字少伯鬼谷子姓
王名訓見神仙傳毛女字玉姜見神仙傳醫王子姓古
名老師見本草傳序浮丘公姓李見列仙傳壺公姓施
名存孔子弟見真誥又姓謝名玄見丹臺錄武當戴將
軍姓燕名濟洪崖先生姓張後洪崖先生亦姓張名童

俱見真仙通鑑東王公名倪字君明西王母姓楊名回
天翁姓張字刺渴竈神名隗又姓張名卓字子郭井鬼
名瓊厠鬼名項又姓郭名登見酉陽雜俎

黃帝內傳有道士行禮之文此疑謂有道之士也樓觀
本記曰周穆王因尹真人草樓之觀召幽逸人居之謂
之道士平王東遷置七人漢明帝永平七年置三七人
晉惠度四十九人審此卽是自周而有也司馬遷班固
序秦漢甚詳洎春秋以來殊無一人以一言彷彿道茲
事者亦可爲疑矣然范曄後漢書於光武紀論始有言
道士西門君惠李守等云劉秀爲天子蓋前漢末事則

鴻書

卷三十

十一

三教

道士之初當此矣注列仙傳又有道士浮丘公接周靈
王太子晉上嵩高山者
老子姓李氏名耳字伯陽以其耳漫無輪號曰聃楚國
苦縣人也仕周爲藏室史當周景王時吾夫子年三十
嘗問禮於聃歸有游龍之嘆周室旣衰老子西遊將出
散關關令尹喜知爲異人強以著書遂著上下篇五千
餘言而去莫知所終 道鏡
老子西度關關令尹喜知其非常人從之問道老子大
驚舌聃然故號老聃老子耳有三漏手握十文其僕徐
甲約日直百錢自隨二百年計支七百二十萬錢甲關

詣令索所欠令問老子對曰甲久應死吾以太玄清生符救之得至今日使甲張日向地符出丹書文字如新甲立成一聚枯骨令知老子神異叩頭請命復以符投骨上甲乃復生

雲仙雜記

僊

西王母姓楊氏諱回治崑崙西北隅以丁丑日死一日

宛矜

賓退錄

鬼谷先生者古之真仙也云姓王氏自軒轅之代歷於商周隨老君西化流沙泊周末復還中國居漢濱鬼谷山受道弟子百餘人惟張儀蘇秦不慕神仙好縱橫之

鴻書

卷三十

三

三教

術時王綱頹弛諸侯相征凌弱暴寡干戈雲擾二子得志肆唇吻於戰國之中或遇或否或屯或泰以辯譎相高爭名貪祿無復雲林之志先生遺儀秦書曰二君足下功名赫赫但春到秋不得久茂日既將盡時既將老君不見河邊之樹乎僕馭折其枝波浪激其根此木非與天下人爲仇怨居然也子不見嵩岱松柏華霍之樹上葉凌青雲下根通三泉上有玄狐黑猿下有豹隱龍潛千秋萬歲不逢斤斧之患非與天下人有骨血居使然也今二子好雲路之榮慕長久之功輕喬松之永延貴一夕之浮爵痛焉悲夫二君痛焉悲夫二君儀蘇答

書曰先生秉德含弘饑必噉芝英渴必飲玉漿德與神靈齊明與三光同不忘賜書戒以貪味儀以不敏名聞不昭入秦匡霸欲以翼時君刺以河邊喻以深山雖素空閭試銜斯旨儀等曰偉哉先生玄覽遐鑒興亡皎然二子不能抑志退身甘蓼蟲之樂棲竹葦之巢自撥泯滅悲夫痛哉

錄異記

大翻小翻山南高巒截雲層陵斷霧雙阜共秀競舉羣峰之上郡人王次仲少有異志年及弱冠變蒼頡舊文爲今隸書秦始皇時官務煩多以次仲所易文簡便於事要奇而召之三徵而輒不至次仲履真懷道窮術數

鴻書

卷三十

四

三教

之美始皇怒其不恭令檻車送之次仲首發於道化爲大鳥出在車外翻飛而去落二翻於斯山故其峰巒有大翻小翻之名矣

水經註

張仙名遠宵五代時遊青城山成道老泉有贊譚纂只知假托又不知真有張仙也

國憲家猷

淮南王安好道術設廚宰以候賓客正月上旬有八老公詣門求見門吏白王王難之曰吾王好長生先生無駐衰之術未敢以聞公知不見乃更形爲八童子色如桃花王便見之盛禮設樂以享八公援琴而絃歌曰明明上天照四方今知我好道公來下今公將與予生羽

毛兮升騰青霄蹈梁甫兮觀見三光遇北斗今驅乘風雲使玉女兮今所謂淮南操是也

搜神記

八公竝能鍊

金化丹出入無間乃與安登山埋金於地白日昇天餘藥在器雞犬舐之者俱得上昇其所昇之處踐石皆陷人馬跡存焉

水經

永和六年四川西道成都路崇慶州鶴鳴山有士曰張道陵自號天師造符水醮錄之術著道書二十四卷百姓求其道咸歸焉道陵死傳之子衡衡死傳之子魯盛行於世道家醮禱宗此而始傳嗣及今天下宗仰是曰正一教焉

僊踪

鴻書

卷三十

五

三教

漢武帝內傳帝叩王母求度世之術母曰子但愛精固元開氣吞液氣化為血血化為精精化為液液化為骨行之不倦一年易氣二年易血三年易脉四年易肉五年易髓六年易筋七年易骨八年易髮九年易形變化則成道又漢武帝遇上元夫人乃謂帝曰汝好道乎數招方士登山祀神亦為勤矣然汝胎性暴胎性淫胎性奢胎性酷胎性賊五者常舍於榮衛之中五臟之內若從今捨爾五性反諸柔善常為陰德救濟死厄不泄精液齋戒勤儉鳴天鼓飲玉漿蕩華池叩金梁按而行之當有冀耳

使淮續採

東方朔生三日而父母俱亡後遊澤中有一黃眉翁指朔曰此吾兒也吾却食服氣三千年一反骨洗髓二千年一削皮伐毛吾生已三洗髓三伐毛矣

武帝故事

劉根字君安京兆長安人也漢成帝時入嵩山學道遇異人授以秘訣遂得仙能召鬼潁川太守史祈以為妖遣人召根欲戮之至府語曰君能使人見鬼可使形見不者加戮根曰甚易借府君前筆硯書符因以叩几須臾忽見五六鬼縛二囚於祈前祈熟視之乃父母也向根叩頭曰小兒無狀分當萬死叱祈曰汝子孫不能光榮先祖何得罪神乃累親如此祈哀驚悲泣頓首請罪

鴻書

卷三十

木

三教

根默然忽去不知所之

搜神記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聞桃花林夾岸數步無雜樹芳花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彷彿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繞通入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地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着悉如人間黃髮垂髫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為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

出焉遂與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爲具言所聞皆嘆惋餘人各復退還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不足爲外人道耶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謁太守說如此太守卽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欲往未果尋病卒後遂無問津者

卧遊錄

隋裴寂待選京都一日郊飲遇老人畫地上沙土曰掃國真人又曰玉環天子又曰兵丹上聖告寂云三百年中最雄者此三人耳寂醉卧及醒已失老人矣後人絀

鴻書

卷三十

七

三

繹其名掃國者太宗之刻平僭暴也玉環太真妃子字玄宗以妃而召亂玉環天子是玄宗明矣憲宗始以兵定方鎮之強終以丹竈滅身兵丹之目其憲宗之謂乎

清異錄

陳蒲鞋諱道明睦州人遊方契旨貨履養母時人號陳蒲鞋住開元寺常作履潛施於路黃巢兵至標大草履一隻於城外軍竭力不能舉巢曰有大聖人在此乃捨城而去民免兵難壽九十八而逝

釋氏通

鐵拐先生姓李質本魁梧早歲聞道脩真巖穴時李老君與宛丘先生嘗降山齋誨以道教一日先生將赴老

君之約於華山囑其徒曰吾魄在此儻游魂七日而不返若甫可化吾魄也徒以母疾迅歸六日化之先生至七日果歸失魄無依乃附一餓殍之尸而起故形跛惡非其質矣

仙踪

何姑仙增城人生而頂有六毫所居地產雲母幼遇異人與桃食之遂不餓能逆知人禍福唐景隆中仙去宋類苑云潭州夏鈞過永州問何曰世多言呂先生今何在笑曰今日在潭州興化寺設齋釣到潭日取寺中齋曆視之其日有華州回客設供

仙談

唐天寶中玄宗獵沙苑有孤鶴射之中箭西南逝益州

鴻書

卷三十

八

三

有道士徐佐卿謂弟子曰吾遊中山爲飛矢所中掛箭于壁曰後箭主到此付之玄宗幸蜀遊觀中識其箭乃知佐卿化鶴

神異錄

韋恕女及笄未嫁六合縣園叟張老求婚恕難曰今日納五百緡則可許諾頃之錢至旣娶負饘穢地自若妻濯王屋山下見恕曰可令大兄來訪恕令男義方訪之至一甲第見青衣引一衣冠人卽張老相見曰賢妹梳頭引入見之數日別奉金三十鎰一舊席帽曰欲錢於楊州王老家取錢一十萬持此爲信取之果得再往失路矣

續仙傳

陳季卿家於江南舉進士不成常訪僧於青龍寺遇僧宅適有終南山翁亦候僧歸東壁有畫瀛圖季卿乃尋江南路而長嘆曰得自渭之河達於家亦不悔山翁笑曰此不難致命僧僮折堦前一竹葉作舟置圖上季卿熟視久之稍覺渭水波浪一葉漸巨席帆便張恍然若登舟旬餘至家一更復登舟泛江遵舊途而去復遊青龍寺見山翁尚擁褐而坐季卿曰非夢乎山翁曰六十一日當自知爾後季卿妻子自江南奔來謂季卿厭世矣妻曰某日歸是夕題詩於西齋及畱別二詩始知非夢異聞實錄

鴻書

卷三十

九

五

張果隱於恒州中條山往來汾晉間得長生秘術常乘一白驢日行數萬里休息時折疊之其厚如紙置于巾箱中乘則以水噀之復乘驢唐太宗高宗徵之不起武后召之出山佯死于妬女廟前時方炎暑須臾臭爛生蟲於是則天信其死矣後有人於恒州山中復見之明皇詔通事舍人裴晤馳驛於恒州迎之果到東京于集賢院安置備加禮敬帝問神仙不答善息氣累日不食數飲酒上賜之酒辭曰小臣飲不過二升有一弟子可飲一斗皇喜令召之俄頃一小道士自殿簷飛下年可十五六美姿容步趨閑雅明皇命坐果曰弟子當侍立

鴻書

卷三十

十

三

明皇愈喜賜酒飲及一小斗果辭不可更賜過度明皇因逼賜之醉酒從頂上湧出冠衝落地忽化為金盃上及嬪御皆驚笑視之失道士矣但金盃在地驗之乃集賢院中榼也榼僅貯一斗酒帝謂高力士曰吾聞飲董而無苦者奇士也時天寒因取以飲果三進頽然曰非佳酒也乃寢頃視齒焦縮顧左右取如意擊墮之藏帶中出藥傳之良久齒復出粲然如玉上待咸陽獲一大鹿將令大官烹之果曰此仙鹿也已滿千歲昔漢武帝元狩五年臣曾侍從畋于上林獲此鹿乃放之上曰鹿多矣時遷代變豈常存乎果曰武帝放之時以銅牌誌於左角下遂命驗之果有銅牌二寸許但文字凋落耳上問葉法善曰果何人也答曰臣知之然臣言之即死故不敢言若陛下能免冠跣足救臣臣方敢言上許之法善曰混沌初分白蝙蝠精言未絕七竅流血僵仆於地上遽詣果所免冠跣足自稱其罪果徐曰此兒多口過不罰之恐泄天地之機耳上復哀懇久之果以水噀其面法善即是復生帝益重之詔圖形集賢院號通玄先生果屢陳老病乞歸恒州天寶初明皇遣使徵果果聞輒卒弟子葬之發棺後但空棺而已帝立棲霞觀祀之仙踪

馬周者華山素靈宮仙官也唐氏將受命太上敕之佐國而沈湎於酒汨沒風塵間二十年棲旅困餒所向拘礙幾爲嗑仆聞素天綱自蜀入秦善相術因詣之以決休咎天綱目之良久曰五神奔散尸居旦夕耳何相之有耶周大驚問以禳制之術天綱曰可自此東直而行當有老叟騎牛者不得迫而與語但隨其行此災可除矣周如言而行未出都門果有老叟騎牛出城默隨其後繚繞村徑登一大山周隨至山頂叟顧見之下牛坐于樹下與語曰太上命汝輔佐聖孫創業拯世何爲昏沉於酒自掇困餓五神已散正氣凋淪旦夕將死而不

鴻書

卷三十

十一

三教

脩省耶周亦懵然未曉叟曰汝本素靈宮仙官今太華仙王使人召汝卽引入宮闕經歷官門數重至大殿之前羽衛森肅若帝王所居趨至簾前有宣言責之者以其受命不恭墮廢所委使還其舊署自責省愆叟與所使數人送於東廡之外別院中室宇宏麗視其門則姓名存焉啓鑰而入爐火鼎器牀榻茵席宛如近所棲止沉吟思之未能了悟忽有五人服五方之衣長大奇偉立於前曰我皆先生五臟之神也先生酣酒流蕩濁辱我等久歸此矣但閉目將復於神室也周瞑目頃之忽覺心智明悟併憶前事二十餘年若旬日之間耳復局

鐫所居出仙王之庭稽首謝過再稟其命來詣長安明日復謁天綱天綱驚曰子何所遇耶病瘳矣六十日當一日九遷百日位至丞相勉自愛貞觀中敕文武官各貢理國之策周之所貢意出人表是日拜拾遺監察御史自此累居大任入相中書令數年一旦羣仙降其室曰佐國成功可以退矣太乙徵命無復留也翌日無疾而終仙傳拾遺

鴻書

卷三十

十二

三教

唐開元中有吳人陸生貢明經舉在京貧無僕從常早欲試自駕其驢驢忽驚躍斷韁而走生追之出啓夏門直至終南山下見一徑登山甚熟此驢直上生隨之上五六里至一處甚平曠有人家門庭整肅生窺之見茅齋有蒲萄架其驢繫在樹下生遂叩門良久見一老人開門延生入顏色甚累頗敬生焉遂命生坐生求驢而歸主人曰郎君止爲驢乎得至此幸會也某故取驢以召君君且少留當自悟矣又延客入宅見華堂邃宇林亭池沼蓋仙境也畱一宿饋以珍味飲酒歡樂聲技皆仙音生自驚駭未測明日將辭主人曰此實洞府以君有道吾是以相召指左右童吏數人曰此人本皆城市屠沽皆吾所敎道成也能興雲致雨坐在立亡浮游世間人不能識君當處此而壽與天地長久人間浮雲反

願之乎生拜謝曰敬受教老人曰授學師資之理合獻一女子始度君無因而得今授君一術求之遂令取一青竹度如人長授之曰君持此入城城中朝官五品以上三品以下家人見之投竹於彼而取其女來但心存吾約無慮也然慎勿入權貴家力或能相制伏生遂持杖入城生不知公卿第宅已入數家皆無女而人亦無見其形者悞入戶部王侍郎宅復入閣正見一女臨鏡晨粧生投杖於牀攜女而去比下階顧見竹已化作女形僵卧在牀一家驚呼云小娘子卒亡生將女去會侍郎下朝時權要謁請盈街宅門重邃不得出隱於中門

鴻書

卷三十

三

三教

側王聞女亡入宅省視左右奔走不絕須臾公卿以下皆至門矣時葉天師在朝奔遣邀屈生隱於戶下半日矣少頃葉天師至診視之曰此非鬼魅道術者爲之耳遂取水噴咒死女立變爲竹又持刀禁咒遶宅尋索果於門側得生生既被擒遂被枷鎖拷訊其妖狀生遂述其本情就南同取老人從人至山下往時小徑都已無矣所司益以爲妖妄將領生歸生向山慟哭曰老人豈殺我耶舉頭望見一徑見老人杖策而下至山足府吏即欲前逼老人以杖置地遂成一水濶丈餘生叩頭哀求老人曰吾去日語汝勿入權貴家故違我命患自擬

也然亦不可不言從人驚視之次老人取水一口喫之黑霧數里白晝如暝人不相見食頃而散已失陸生所在而枷鎖委地山上小徑與水皆不見矣廣點異編

昔呂純陽受學於雲房鍾子鍾子故爲諸幻景歷試之呂不動雲房子猶未即授也一日呂子涕泣請曰弟子從先生遊三紀於茲諸難備嘗矣乃師竟秘不授將某非其人耶鍾子曰余視子履似亦可語顧功行未累也呂曰何脩而功行乃累鍾子曰須金百萬博濟于世始得呂曰弟子囊人何從辦此鍾子曰母余有丹藥在此可化銅鐵爲金即百萬可致子弟懷此博施於人慎勿

鴻書

卷三十

十四

三教

泄也呂子喜受丹藥戒行間復請曰是金卒當變不鍾曰須三千歲後還本質也呂子曰如此則誤三千後人矣功行之謂何吾寧不仙也請辭鍾子悅曰善哉善哉卽此一念萬年矣長生久視道在是也呂子豁然悟然憚已蹙然起曰師道易易若是此人人可與能者奈何難傳之吾將廣師指普度世迷可乎雲房子曰可汝試爲之於是呂子歷荆岳浮湘踰濟悉以所得指授人入計所度者無慮數千人咸喜得道相矢終身依焉呂子亟歸告成於師師曰誠如是汝功偉矣更試之若何呂子乃化身爲極貧苦狀操瓢披衲而行乞於諸所

度者之門是數千人者十去二三已又化身爲橫遭仇誣械繫俘囚而過諸所度者之門則數千人者十去六七已又化身爲重罹疾疢繫骨立而過諸所度者之門則數千人者一旦去之盡呂子失意悵然而歸偃息河濱樹下雲房子化身一叟過而訊之呂子語以故叟曰吾非若等比時老且衰百念俱灰自矢可身相許矣願依子終身可乎呂喜晚得叟卽許諾負之渡河以歸至河中悟識其爲師驚訝曰嘻師惟度我我惟度師耶列僊傳

羅公遠本鄂州人也刺史春設觀者傾郡有一白衣人

鴻書

卷三十

十五

王敬

長丈餘貌甚異隨羣衆而至門衛者皆怪之俄有小童傍過叱曰汝何故離本處驚怖官司耶吏具白于刺史刺史問其姓名云姓羅名公遠自幼好道術適見守江龍上岸看某趣令回刺史不信曰須令我見本形曰請俟後日至期于水濱作一小坑深纔一尺去岸丈餘引水入刺史與郡人並看逡巡有魚白色長五六寸隨流而至騰躍漸大青煙如線起自坎中少頃黑氣滿空咫尺不辨公遠曰可以上津亭矣未至電光注雨如瀉須臾卽定見一大白龍于江心處與雲合食頃方滅時玄宗酷好仙術刺史具表其事未進時玄宗與張果葉法

鴻書

卷三十

十六

王敬

善基二人見之大笑曰村童事亦何解乃各握碁子十數枚問曰此有何物曰空手及開果無並在公遠處方大駭異令與張葉等齒坐劒南有果初進名爲日熟子張與葉以術取每過午必至其日暨夜都不到相顧而語曰莫是羅君否時天寒圍壚公遠笑于火中樹一筴及此除之遂至葉詰使者云欲到京燄火亘天無路可過適火歇方得度從此衆皆敬伏玄宗幸東洛武妃同行在上陽宮麟趾殿方將脩殿其庭有大方梁數丈經六七尺時公遠葉尊師金剛三藏皆侍從焉玄宗謂葉尊師曰吾方閑悶可試小法以爲樂也師試爲朕舉此方木葉受詔作法方木一頭揭數尺一頭不起玄宗曰師之神力何其失耶葉曰三藏使金剛善神衆壓一頭故不起時玄宗奉道武妃宗釋武妃頗有悅色三藏亦陰心自懼惟公遠低頭微哂玄宗謂三藏曰師神咒有功葉不能及可爲朕咒法善入澡瓶乎三藏受詔置瓶使法善數座而坐遂咒法大佛頂真言未終遍葉身歛歛就瓶不三二遍葉舉至瓶嘴邊訖拂然而入瓶玄宗不悅良久謂三藏曰師之功力當得自在既使其入能爲出乎三藏曰是僧之本法也卽咒之誦佛頂真言數遍葉都不出玄宗曰朕之法師今爲三藏所咒而沒不

得見矣武妃失色三藏大懼玄宗謂公遠曰將若之何得法善旋矣公遠笑曰法善不遠良久高力士奏曰葉尊師入玄宗大驚曰銅瓶在此自在何所引入問之對曰寧王邀臣喫飯不因一咒何以去也玄宗大笑武妃三藏皆賀已而使葉設法錄于是取三藏金襴袈裟摺之以盆覆之葉禹步叩齒繞三匝曰太上老君攝去盆下袈裟之鏤隨色皆攝各爲一聚三藏曰惜哉金襴至毀如此玄宗曰可正乎葉曰可又覆之咒曰太上老君正之啓之袈裟如故葉又取三藏鉢燒之烘赤手捧以合三藏頭失聲而走玄宗大笑公遠曰陛下以爲樂乃

鴻書

卷三十

十七

三教

道之末法也葉師何用逞之玄宗曰師不能爲朕作以懽朕耶公遠曰請更問三藏法術何如三藏曰貧僧請收固袈裟試令羅公取取不得則羅公輸取得則僧輸於是令就道場願爲之三藏結壇焚香自於壇上跏趺作法取袈裟貯之銀盒又安數重木函皆有封鎖置于壇上玄宗與武妃葉公皆見中有一重菩薩外有一重金甲神人又外一重金剛圍之賢聖比肩環繞其嚴三藏觀守目不暫捨公遠坐繩牀言笑自若玄宗與葉公皆視之數食頃玄宗曰何太遲遲得無勞乎公遠曰臣關力安敢自銜其能但在陛下使三藏啓觀耳令開函

取袈裟雖封鎖依然中已空矣玄宗大笑公遠奏曰請令人于臣院內敕弟開櫃取來即令中使取之須臾袈裟至玄宗問之公遠曰菩薩力士聖之中者甲兵諸神道之小者皆可力參上界至於太上至真之妙非術士所知適使玉清神女取之則菩薩金剛不見其形取若坦途何礙之有玄宗大悅賞齋無數而葉公三藏然後伏焉時玄宗欲學隱遯之術對曰陛下玉書金檢已簡於九清矣真人降化保國安人誠宜習唐虞之無爲繼文景之約儉却寶劍而不御棄名馬而不乘豈可以萬乘之尊四海之貴宗廟之重社稷之大而輕狗小術爲

鴻書

卷三十

十八

三教

戲狎之事乎若盡臣術必懷墮入人家困於魚服矣玄宗怒罵之遂走入殿柱中數玄宗之過玄宗愈怒易柱破之復入王碣中又易碣破之爲數十片悉有公遠之形玄宗謝之乃如故玄宗後又堅學隱形之術強之不已因而教焉然託身隱常有不盡或露裾帶或見影跡玄宗怒斬之其後數歲中使輔仙玉奉使入蜀見公遠于黑水道中因袖中出書一紙謂仙玉曰可以此上聞仍以蜀當歸爲寄至天寶末玄宗幸蜀又於劍門奉迎鑾輅衛至成都拂衣而去及玄宗自蜀還京方悟蜀當歸之意仙傳拾遺

唐御史大夫魏方進有弟年十五歲餘不能言涕未滿身兄弟親戚皆曰爲癡人無爲卹養者唯一姊憫憐之給與衣食令僕者與洗沐略無倦色一旦於門外曝日搔癢其隣里見朱衣使者領數十騎至問曰師仙何在遂走到見搔癢者鞠躬趨前俯伏稱謝良久忽高聲叱曰來何遲勾當事了未曰有次第又曰何不速了却且去神彩洞徹聲韻朗暢都無癡疾之狀朱衣輩既去依前涕下至口搔癢不已其夜遂卒魏公等雖驚其事而不異其人遂隨事瘞埋唯姊悲慟有加潛具葬禮至小殮之日乃以一黃繡披襖子平日所惜者密置棺中后

鴻書

卷三十

十九

三教

魏公從駕至馬嵬其姊亦隨去禁兵亂誅楊國忠魏公親也與其族悉與禍焉時其姊偶出在店外聞難走遺其男女三人皆五六歲已分爲趙醢矣及明早軍發試往店內尋之僵屍相接東北稍深一牀上若有衣冠就視之兒女三人悉在其中所覆乃葬癡弟黃繡襖子也悲感慟哭母子相與入山俱免於難

廣鑑異編

昔道士侯道華喜讀書或問其意答曰天上無凡俗神仙後果騰舉而去呂洞賓陳搏賀元施肩吾皆本書生宋譙定雍孝聞尹天民亦皆以儒士得道定百二十餘歲故在青城山中採藥人有見之者讀易尚不輟也黃

山谷嘗云子弟諸病皆可醫惟俗不可醫余謂神仙不讀書亦是一個俗漢所謂頑仙不如才鬼耳

長壽言

盧杞少時窮居東都於廢宅內賃舍鄰有麻氏嫗孤獨杞遇暴疾卧月餘麻婆來作羹粥疾愈後晚從外歸見金犢車子在麻婆門外盧公驚異窺之見一女年十四五真神人明日潛訪麻婆麻婆曰莫要作婚姻否試與商量杞曰某貧賤焉敢輒有此意麻曰亦何妨既夜麻婆曰事諧矣請齋三日會於城東廢觀既至見古木荒草久無人居逡巡雷電風雨暴起化出樓臺金殿玉帳景物華麗有輜輶降空卽前時女子也與杞相見曰某

鴻書

卷三十

二十

三教

卽天人奉上帝命遣人間自求匹偶耳君有仙相故遣麻姑傳意更七日清齋當再奉見女子呼麻婆付兩丸藥須臾雷電黑雲女子已不見古木荒草如舊麻婆與杞歸齋七日斲地種藥纔種已蔓生未頃刻二葫蘆生於蔓上漸大如兩斛瓊麻婆以刀剝其中麻婆與杞各處其一仍令具油衣三領風雷忽起騰上碧霄滿耳只聞波濤之聲久之覺寒令着油衫如在冰雪中復令着至三重甚煖麻婆曰去洛已八萬里長久葫蘆止息遂見宮闕樓臺皆以水晶爲垣牆被甲伏戈者數百人麻婆引杞入見紫殿從女百人命杞坐具酒饌麻婆屏立

于諸衛下女子謂杞曰君合得三事任取一事常留此
宮壽與天畢次爲地仙常居人間時得至此下爲中國
宰相杞曰在此處實爲至願女子喜曰此水晶宮也某
爲太陰夫人仙格已高足下便是曰日昇天然須定不
得改移以致相累也乃齋青紙爲表當庭拜奏曰須啓
上帝少頃聞東北聲云上帝使至太陰夫人與諸仙趨
降俄有幢節香幡引朱衣少年立階下朱衣宣帝命曰
盧杞得太陰夫人狀云欲住水晶宮如何杞無言夫人
但令疾應又言夫人及左右大懼馳入取絞綃五匹以
賂使者欲其稽緩食頃間又問盧杞欲水晶宮住作地
婆並不見矣

太平御覽

程迥者伊川之裔紹興八年居臨安之前洋街門臨通
衢垂簾蔽戶一日有物如燕飛入倚堂壁家人視之乃
一美婦長可五六寸形質宛然容服嚴麗見人殊不驚
懼小聲嚶嚶可辨自言玉真娘子也偶至此亦非禍君
君能奉我當有利喜迥家乃就壁爲小龕居之晨夕焚
香供奉頗預言休咎皆驗好事者往往求觀必輸百錢

方啓龜至是絡繹家遂小康至暮年飛去不知所在

湖志

唐貞元初丹陽令王瓊三年調集皆黜落甚憤憤乃齋
宿于茅山道士葉虛中求奏章以問吉凶虛中年九十
餘強爲奏之其章隨香煙飛上縹緲不見食頃復墮地
有朱書批其末云受金百兩折祿三年枉殺二人然後
處分後一年瓊果得暴疾終

貴耳編

趙吉高安人狂而落魄兩目皆翳自言生一百二十七
年矣宋元豐中蘇子瞻謫居高安吉往見之曰吾知君
好道而不得要陽不降陰不升故肉多而浮面赤而瘡

鴻書

卷三十一

三

三

放蘇挽水以溉百體經旬諸疾皆愈後尸解於興國軍
三水牘

宋政和七年夏四月徽宗詔道錄院略曰朕乃上帝元
子爲太霄帝君憫中華被西胡金狄之教遂懇上帝願
爲人主今天下歸於正道卿等可上表章策朕爲教主
道君皇帝止用於教門其號自此始

霏雪錄

宋咸淳十年度宗大漸大內建醮保安太乙宮唐道錄
素以精虔著名行持章伏壇出神層霄被罡風吹擊遂
排神馭氣得至魔王界內又爲天花墜壓乃竭力作法
直造天門天神又行麾叱乃默叩祖師云自傳法以來

有詞卽達未嘗過差未審何罪至此有天子傳祖師張真君法旨引至三省敷陳所奏始得騰送奏院看詳呈覆祖師云昨奉上帝敕命不許受宋國表章但其詞意虔切難以抑遏乃命有司引押唐某恭詣玉階適逢議下界公事稠衆中見其君引致一神人衣粧皆如天帝但簪下辮髮耳有數十人各荷青冊一擔在庭下伺候忽傳帝旨云宋國人民疆土分付執掌神人祇拜而退其荷冊者皆隨去傍有天子謂某言宋國曆數盡矣秦章不達由此也唐還不敢泄露後至元丙子革命方與人言之續夷堅志

鴻書

卷三十

三

三

秦會之初得疾遣前宣州通判李季設醮于天台桐栢觀季善奏章有名行至天姥嶺下憇小店中邂逅一士人頗有俊氣問季曰公爲太師奏章乎曰然士人搖頭曰徒勞耳數年間張德遠常自樞府再相劉信叔當總大兵捍邊若太師不死安有是事耶季不敢復與語卽上車去醮之明日而聞秦公卒老學庵筆記

金陵近年有黥卒已脫軍籍置下肆於通衢間驗若神一道士高冠侈袂風儀甚整來問卜黥按式消祥起挽其衣曰我於卦中算得君是神仙願垂救度道人頗窘欲去不得乃約同往亭旗買酒黥挽衣如初並坐片時

行杯道人含澤嘆其面黥驚而放手遽失所在將拭面覺光澤異常酒家明視之黥文滅矣花月新聞

張金箔山西平陽人多幻術聞濟源湫水之蹟往視之對水沉思久之曰不過術耳歸以後園鑿池積水設機亦能溉物有一老者道流至問曰聞君多術故來探耳張引觀池老者笑而不言曰他日過寒寓亦可爲樂耳數日後遣二童子各騎龍邀張龍戾童鞭之始伏至一長山枯松落落中有團標老者危坐其中見張不起曰老夫不欲涉塵世以二足置地所俟取至爲禮張見兩腿兀然倚壁老者以手招之腿自輟及其體施禮畢謂

鴻書

卷三十

三

三

張曰君後日必爲術累不若移家至此同享仙境之樂張謝不能老者囑童往移倏忽之間張之房業男女皆在目前張大驚俄頃忽不見止留張在荒山中尋路久之出就大道還家問前故答曰未嘗移家也高皇帝聞之召至闕問汝術何以曰臣術能採蓮爲戲瓶中又能出五色雲命爲之袖中出一鐵瓶書五符與水投其瓶用火四灸出之如縷漸勃然皆五色雲迷布殿廷帝異之又以蓮子撒金水河須臾蓮花萬柄以紙剪作採蓮船張之闔門老少俱在採蓮船唱吳歌東風汎汎爲樂帝喜大笑忽失所在人船俱不見唯金水如故朝廷亦

不追焉 筆叢

雷澤山西庠生也家於城外雷居費官習業一日雷父誕辰雷持彩繚爲父慶令一童負繚隨後忽失之雷蹤迹一村松竹交翠恍如仙境徘徊間見一美婦遙曳而出語曰子爲二繚乎亟還之復款雷佳茗雷以言挑之婦訂期至費官如約而至雷與狎久一夕婦以紅裙曝于樓西窻鄰家咸以雷房失火亟救則一女裳衆疑其爲鬼所祟又夕與雷酌間雷以前程事懇之婦卽挽雷行數里如霧中至一所若王宮然與雷入門由廊廡而進殿宇嵯峨金碧交輝再進一巨閣果愚朗然中燃巨

鴻書

卷三十

王五

三教

燭與婦登閣北墉列黃榜一紙上有雷澤在焉雷復曰狀元何人婦卽以手掩雷目而雷已覩一教字後雷之廷試則彭教作元也雷官至南京少卿侈言其事 說圖明州陳生嘗赴舉京師家貧後時乃於定海附舟欲航海至通州而西焉時同行十餘舟一日正在大洋忽遇暴風巨浪如山前後舟覆溺相繼也獨相繼之舟人力捷張蓬隨風而去欲葬魚腹中屢矣凡東行數日風方止恍然迷津不知涯涘蓋非常日所經行也俄聞鐘聲春客指顧之際見山川甚邇乃急趨焉果得浦漱遂維石近岸陳生驚悸稍定乃登岸前有徑路因跬步而

鴻書

卷三十

王六

三教

前左右皆佳木蒼蔚琤禽鳴弄行十里許見一精舍金碧明煥榜曰天宮之院遂瞻禮而入長廊幽閑寂無譁譁堂上一老人據牀而坐龐眉鶴髮神觀清臞方若講說環侍左右皆白袍烏巾約三百餘人見客皆驚問其行止告以飄風之事惻然憫之授館于一室懸錦帳乃饌客焉器皿皆金玉食飲精潔蔬茹皆樂苗極甘美而不識名老人自言我輩皆中原人自唐末巢寇之亂避地至此不知經幾甲子也中原天子今誰氏尚都長安否陳生爲言自李唐之後更五代凡五十餘年天下泰定今皇帝趙氏國號宋都于汴海內承平兵革不用如唐虞之世也老人嗟嗟首肯者久之又命二弟子相與遊處因問二人此何所也老人爲誰曰我輩號處士非神仙皆人也老人唐丞相裴休也弟子凡三等每等一百人皆授學于先生者復引登山觀覽崎嶇而上至于峻極有一亭榜曰笑秦意以秦始皇遣徐福求三山神藥爲可笑也二人遙指一峰突兀千霄峰頂積雪皓白曰此蓬萊島也山脚有蛟龍蟠繞故異物畏之莫可干犯也陳生留彼久之一日西望浩然有歸思口未言也老人者微笑曰爾懷家耶爾以夙契得踐此地而乃俗緣未盡此別無復再來矣吾當助爾舟楫一至蓬萊登

覽勝境而後去遂使具舟條已至山下時夜已曉曉見日輪晃耀傍山而出波聲先騰沸洶湧澎湃聲若雷霆赤光勃鬱洞貫太虛頃之天明見重樓複閣翬飛雲外迨非人力之所爲但不見有人居之處唯瑞霧籠葱而已同來處士云近世常有人迹至此羣仙厭之故超然遠隱鴻濛之外矣唯洞賓一歲兩來卧聽風松耳乃復至老人所陳生求歸甚力老人曰當送爾歸山中生人參其大多如人形陳生欲乞數本老人曰此物爲鬼神所護惜持歸經涉海洋恐貽禍也山中良金美玉皆至寶也任爾取之老人再三教告皆脩心養性爲善遠惡

鴻書

卷三十

七

三教

之事仍云世人慎勿卧而語言爲害甚大又云楞嚴經乃諸佛心地之本當循習之陳生再拜而辭登舟轉盼已至明州海次矣時元祐間也比至里門則妻子已死皇皇無所之方悔其歸復欲求往竟不可得莊漫錄紫姑仙咏美人手詩云笑折櫻桃力不禁時攀楊柳弄春陰管絃曲裏傳聲慢星月樓前欲拜深繡幕偷迴雙舞袖綠窻閑整小眉心秋來幾度挑羅襪時爲相思放却鍼詩雖卑弱亦清婉可喜且成之頃刻間也又齊東野女載女仙降箕賦三絕句其一云柳條金嫩不勝鴉青粉牆邊道韞家燕子未歸春寂寂小窻和雨夢梨花

二二六 松影侵壇琳觀靜桃花流水石橋寒東風吹過雙蝴蝶人倚危樓第幾欄三云屈曲欄杆月半規藕花香澹水漪漪分明一夜文姬夢只有青團扇子知並有風味可觀夷堅志

虞伯生樂臨川人少不偶浪遊錢塘一日借楊仲弘范德機訪微煉師于湖西求召仙鬼煉師置箕懸筆書符作法有頃箕動筆運書曰某當境神也煉師叱曰吾不召汝復書曰欲乞虞公撰一保文申達上帝以求陞耳衆勸伯生許之翌日文成焚之湖濱逾旬再詣煉師禱召神復降曰某已獲授城隍謹候謁謝公必貴顯幸毋

鴻書

卷三十

天

三教

自忽既而伯生由校官至奎章閣侍書學士封仁壽郡公始信神言之不妄也才鬼記有紫姑仙詠櫓詩曰寒岩雪壓松枝折班班剥盡青虬血運斤巧匠斲削成劍脊半開魚尾裂五湖仙子多奇志欲駕扁舟探禹穴碧雲不動曉山橫數聲遙落江天月○又箕仙筆詩系出中山骨欲仙何人扶頰纏尖圓狂僧堪笑堆成冢豪客曾聞掃似椽牕下玉蟾涵夜月几間雪藕湧春泉當時定遠成何事輕擲毛錐恐未然楊升庵集

劉氏鴻書卷三十終

第三十一卷

三教部三

神

諸神

五岳神

儒神

土竈神

觀音

高王經

白衣夫人

夢觀音

鴨欄木

真武

西江詞

真武降身

關聖

周新

竈神

陵陽土神

平江城隍

太學土神

神文

文昌從者

鹿神

鴻書

卷三十一目錄

一

廁神

五通神

鹽炭神

項羽

李果

天蓬神

邵婦

水神

子胥

江神

神女

六郎

河神

中元神

龍宮

洞庭君

海神

四將軍

河伯

村留神

戚瀾

卷三十一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三十一

明 宣城劉氏纂輯

三教部三

太史湯養升刪正

神諸神

五岳

儒神

土地

觀音

真武

文昌

鹿神

廁神

五通神

鹽神

炭神

天地精靈之氣無形與聲者正則為神邪則為怪若見

於典祀著於人文而歲時飲祀之餘即物物有神槩不

可究略揭羣祀或遺言之如女夷為花神乃魏夫人之

弟子花姑亦為花神牛有牛王之祀而越俗有謬圖冉

伯牛之像以祭者天下城隍名號不一世傳今燕都城

鴻書

卷三十一

一

三教

隍為文丞相蘇州城隍姓白杭州城隍即胡總制近更
周御史潮神即伍子胥江神即楚大夫屈原河神即漢
相國陳平淮神為唐之裴說濟神乃楚作大夫日神張
表月神文伸竈神張單幽怪錄載唐裴僕為刷掠神刷
人泉帛分定之餘者山川雷雨神名既繁如鼈神鼓神
靴神俱見于祀世紀載虞君射从鹽神又魏文帝薛美
人為針神晉有高士為筆神唐帝墨有小道士廁神為
紫姑而欄園墮籬俗祀竹姑葦姑塘姑箕箒諸姑不可
勝數而文士往往迎鸞扶乩神擒文作書大有神力者
新安江生善凡術呂純陽降筆詩文大非烟火語程文

學鍊凡則壽亭侯屢降響應非常中都王文學感三國時石仙公陰神托于凡筆為人治疾輒道揆文作字精妙冠絕凡此皆精神相貫生歿一途無時不有無物不然而靈氣聚則神明耗則離散此又造化間必然之理月令廣義

五岳之神分掌世間人物各有攸屬如泰山乃天帝之孫羣靈之府爲五岳祖主掌人間生歿貴賤修短衡岳主掌星象分野水族魚龍嵩岳主掌土地山川牛羊食啗華岳主掌金銀銅鐵飛走蠢動恒岳主掌江河淮濟四足負荷等事藏經

鴻書

卷三十一

二

三教

又覽真誥諸書按孔子爲太極上真公治九嶷山一云廣桑山真君顏回爲明晨侍郎後爲三天司直一云與上商俱修文郎召公爲南明公張良爲門下侍中張衡楊子雲爲北方鬼帝治羅鄴山周公爲北帝師莊周爲太玄博士嵇康爲中央鬼帝治抱犢山屈原爲海伯統八海王弼爲丘監嚴君平尚在峨眉山鬼谷子爲太玄師治青城山墨翟爲太極仙卿郭景純爲都錄司命治雲臺山周顒爲鬼官司命季札爲北明公賈誼爲西明都禁郎以治馬融事不當謫還太山司馬都鑒爲南門亭長臧洪爲北斗天門亭長紀瞻爲北天修門郎與虞

譚更直守天門顧和爲執蓋郎溫太真爲監海伯杜預爲長史王嘉徐庶何晏殷浩俱侍帝晨庚亮爲北太帝前中衛大將軍孔融爲後中衛大將軍陶侃爲西河侯蔡謨爲長史荀彧爲北明公賓友謝幼與爲左副監

按孝經緯曰社土地之神土地旁潤未可書祭故封土爲社以報功也左傳以共工氏子曰句龍平水土曰社神或曰后土亦共工氏子又厲山氏子柱能植五穀故祀以爲稷○古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植百穀夏之衰也則棄繼之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是爲社稷神蔡邕獨斷

鴻書

卷三十一

三

三教

馬郎婦觀世音也元和十二年菩薩大慈悲力欲化陝右示現爲美女子乃之其所人見其姿貌風韻欲求爲配女曰我亦欲有歸但一夕能誦普門品者事之黎明徹誦者二十輩女曰女子一身豈能配衆可誦金剛經至旦通者猶十數人女復不然其請更授以法華經七卷約三日通至期獨馬氏子能通經女令具禮成婚馬氏迎之女曰適體中不佳俟少安相見客未散而女歿乃卽壞爛葬之數日有老僧杖錫謁馬氏問女所由馬氏引之葬所僧以杖撥之屍已化雄黃金鎖子之骨存焉僧錫挑骨謂衆曰此聖者憫汝等障重故垂方便化

汝耳宜善思因咒墮苦海語訖飛空而去自此陝右奉
佛者衆泉州黎和尚贊曰丰姿窈窕鬢歌斜睨然郎君
念法華一把骨頭挑去後不知明月落誰家

感應傳

東魏定州民孫敬德者事觀世音菩薩甚虔後爲橫賊
引妄杖承罪夜夢僧教誦救苦觀音敬德誦之有司行
刑刀三斫而三折監司具狀聞丞相高歡歡審扣其故
爲表請免其死孫還家所奉觀音像項三刀痕因之稱
高王經也

感應傳

宋秀州春旱禱精嚴寺觀音有驗重裝聖像夏旱復請
郡守曾侯夢白衣夫人曰我固當爲此方致雨然尙目

鴻書

卷三十一

四

三教

不淨三十里無所見不能與衆聖會奈何明日詰其由
果匠者欲聖容明潤用雞子牛膠調粉故爾遂改新之
隨禱卽應

繁年錄

嘉靖間荆王夢人云補我衣裳當保佑王子孫王曰汝
何物人曰但張目而視側耳而聽當自知之覺而不識
所謂一日偶閱書見觀音像頓悟神語曰張目而視非
觀乎側耳而聽非音乎府有觀音閣王往視之棟宇
毀壞塑像爲風雨剝落矣亟命修飾立碑記之

說聽增

萬曆十六年間閩中有雷法振居深山中以燒炭爲業
家有鴨欄木頗佳法振偶念欲刻觀音大士像未果一

日入山燒炭道遇猛虎勢將搏噬忽有美婦人當前叱
虎虎卽懾伏叩首而退法振再拜稱謝因詢婦人姓名
曰身是君家鴨欄耳法振大悟遂如法雕刻終身奉
祀不敢茹葷

虎膏

至元十三年江南初附于元民間盛傳武當山真武降
筆書西江月者刻印貼壁間其詞云九九乾坤已定清
明節候開花米田天下亂如麻直待龍蛇繼馬依舊中
華福地古月一陣還家當初指望作生涯歿在西江月
下

輟耕錄

順帝駐應昌以痢疾殂倉卒梓宮無備乃取
西江寺梁木以供用梁間隱隱有西江月一詞所謂歿

鴻書

卷三十一

五

三教

在西江月下也

朱清民錄

通鑑載宋道君問林靈素願見真武聖像靈素曰容臣
同張淨虛天師奉請乃宿殿致齋於正午時黑雲蔽日
大雷霹靂火光中見蒼龜巨蛇塞於殿下帝祝香再拜
告曰願見真君幸垂降鑒霹靂一聲龜蛇不見但見一
巨足塞於殿下帝又上香再拜云伏願玄元聖祖應化
慈悲既沐臨降得見一小身不勝慶幸須臾遂見身長
丈餘端嚴妙相披髮皂袍垂地金甲大袖玉帶腕劍眈
足頂有圓光結帶飛繞立一時久帝自能寫真寫成忽
不見次日安奉醮謝蔡京奏云竊恐真君未易降於人

間昔日太宗皇帝曾命張守真請降亦有畫本藏于閣下乞取對之可見真偽乃宣取展看與見本並無差殊帝愈悅代醉編

俞保解州人萬曆間補成騰越其妻王氏將粒米作信香日夕懇禱關聖祠積歲罄米若干保在伍夢關聖呼曰爾婦為汝虔禱故來視爾爾欲歸乎保伏地願歸已不覺隨其馬蹄馳行獵獵猛風吹送有聲已落平沙柳林中識是解州城外因抵家扣王氏始疑保道所以方啓戶相抱痛哭隨詣廟謝明日復詣州言狀移文騰越察之稱保離伍僅一日而點軍簿復有關聖免勾四字

鴻書

卷三十一

六

三

保軍遂得免王氏有詩曰信香一粒米客路萬重山一香一點淚流恨入蕭關耳談增

杭州城隍周新廣東南海人永樂間為御史後為湘江憲使在內名為寒鐵在外稱為神明後因紀綱之誦被害彭叅政作公傳曰上常見衣紅者立日中問為誰云臣周新上帝以臣剛直命為城隍云越志

黃帝作龍為龍神淮南子龍神晦日歸天白人罪萬

事術 龍神名隗狀如美女夫人字卿忌有六女皆各察治常以月晦日上天白人罪狀大者奪紀紀三百日小者奪算算一百日故為天帝督使下為地精已丑日日

出卯時上天禺中下行署此日祭得福其屬神有天帝嬌孫天帝大夫天帝都尉天帝長兄甥上童子突上紫宮君太和君玉池夫人等一日龍神名壤子也酉陽雜

張果建炎二十二年知宣州夜夢神人告曰我陵陽山土神也明日午有大水漂沒城郭公可祇橫澗遇老人宜丐免之果如期抱民籍至澗一老人橫笛乘牛來水亦暴至懇告弗答至再乃問何以知之公具以實白老人曰我奉上帝命不敢違公以不得請遂抱籍入水城不沒未幾冊載一靴浮至城北鐵冶里而止郡人因求公屍具衣衾葬焉寧國志

鴻書

卷三十一

七

三

慶元間平江市人周翁瘡疾不止乃以昏時潛入城隍廟中伏臥神座下祝史莫知也夜且半見燈燭陳列兵衛拱侍城隍臨軒坐黃衣卒從外領七八人至庭下衣冠拱侍王問曰吾被上帝勅命此邦行疫汝輩各為一方土地神那得稽緩皆頓首願聽其中一神向前白曰某所主孝義坊誠見本方居民家家無過惡恐難用病苦困之王怒曰此是天旨汝曹小職掌只合奉行神復白曰既不可免欲以小兒充數如何王沉思良久曰若此亦得免遂各諾而退周翁明旦返舍具人告焉皆晒為狂譫無一信者至二月城中疫癘大作唯孝義一方

但童稚抱疾始驗周語不誣追病者安痊坊衆相率歛錢建大廟以報土地之德

夷堅志

興化陳文龍度宗時狀元及第德祐末歸守本州北兵入閩不屈生縛至杭初文龍在太學累試不入格一日夢太學土神岳侯請交代自謂必死于學恒悒悒不樂既而廷對第一仕宦顯達前夢不復記矣及守鄉郡又夢神通詩首言交代後著年月曰至元心甚駭愕未幾國亡家陷身俘至杭拘繫于太學病將絕以前夢語故人趙有得因歎曰社稷人民一旦易主此天數也皇宋未亡之前鬼神已奉其正朔矣吾病且然而適囚太學

鴻書

卷三十一

人

三教

得無爲太學土神乎果卒

臨安抄

始皇與神女遊而忤其旨神女唾之則生瘡始皇怖謝神女爲出溫泉洗除後人因以爲驗

初學記

梓童文昌君從者曰天聾曰地啞蓋帝君不欲聰明之盡用故假聾啞以寓意且夫天地豈可聾啞哉

石勒嘗傭於臨水爲遊軍所囚會有羣鹿傍道軍人競逐之勒乃獲免俄而又見一老父謂勒曰向來群鹿者我也君應爲列國主故相救耳

十六國春秋

天台有民姓王常祭廁神一日至其所見着黃女子云某廁神也君聞螻蟻言否民曰不聞遂懷中取小盒子

以指點少膏如口脂塗民右耳下戒之曰或見蟻子側耳聆之必有所得民明且見柱礎下羣蟻紛紛聽之果聞相語云移穴去爰處傍有間之何故云其下有寶甚寒住不安民伺蟻出訖尋之獲白金十錠

孫光祿

宋嘉泰中大理寺斷一大辟處決數日矣獄吏在家昏時有扣門者出視之卽向所決囚也驚問曰你何爲得至此囚曰某死已無憾但有一事相挽泰和樓五通神皆某等輩近有一他適見虛其位某欲充之因無執憑求一差檄如尋常行移但明言差充某位神得此爲據可矣吏不得已許之又曰煩製花帽袍帶之屬出銀一

鴻書

卷三十一

九

三教

笏曰以此相酬言訖而去吏不敢泄其事乃爲書牒一道及製靴帽袍帶候中夜焚之次日夢有騶從若王者下車鄭重致謝而退經數月邂逅東庫專知官因言東庫中樓上五通神日夜喧鬧如爭競狀知庫人不得安息酒客亦不敢登樓飲例課甚虧無可奈何吏遂以向日所遇密告之各大駭異相與增塑一神于內是日卽安妥如故

武林聞見錄

李嗣昭守上黨爲汴人所圍城中鹽炭盡嗣昭禱天地俄而地生鹹取以煎鹽甚美又復掘得石炭晉王自將解圍躬奠其地立二廟曰鹽神炭神

海錄碎事

爲神 項羽 李果 劉太尉 邵婦

項羽爲汴山王據吳興太守正衙爲祠太守避不敢居每蒞任則殺牛祭之不然立死唯臨汝疾蕭獻至每享神輒對飲盡歡比散神像亦色赭又嘗爲猷破大盜山

堂肆考

李果爲洛陽令嚴毅公正吏民畏之有劉兼者過其境夜聞戶外語聲曰古今正人李令是也見其行事令人破膽我輩可爲他縣血食開戶視之無物乃鬼神也合壁事類

紹興辛巳冬虜人南侵朝廷遣大軍東屯以遏其衝主

鴻書

卷三十一

三

三

將每遣小校四出探望有何兼資者領衆至六合西望忽見一軍自西北來其行甚速號令下寨兼資與所部隱蘆荻中須臾傳令曰荻林中有人否一人曰彼中乃生人與吾無關兼資知其鬼兵也乃詣寨門請見曰某宋劉太尉下踏白軍也須臾召入中一人廟坐服色如天神又四神分坐左右兼資拜問神兵何事西向者曰此天蓬神司主事也我四人張巡許遠雷萬春南霽雲也兼資曰唐書言大王守城凡食三萬餘人果否巡曰有之而實不然所食皆已死者非生人也兼資曰史言張大王殺愛妾許大王殺愛叔以享士否巡曰非殺也

妾見孤城危逼効死自刎許奴亦以愛妾暴死因烹以

享士蓋堅士卒心耳兼資顧雷面上一痕何也雷曰當時實着六箭而五着堦登虜傳吾面着六箭吾亦當之庶揚名以威虜耳須臾命酒惟天神者不食良久巡謂兼資曰歸語汝主將吾奉天符助兵此虜悍並當取其首以報上帝語訖命引兼資出及至舊所無復人矣不半月有早角林之捷未幾逆亮有龜山之禍皆如其言撫青雜說

建寧府建陽縣寶山乃南嶽忠靖王行宮香火甚盛士大夫祈靈乞夢殆無虛日後宮裝塑宮娥從者未得其

鴻書

卷三十一

土

三

貌偶邵郡一富婦來廟獻香匠即以塑之婦不之知後偶患頭瘡服藥不効偶一醫者曰寶山有一宮娥狀貌宛如判闔今爲雨漏濕像之首不會修整富家異其言亟遣人往視之果然即命匠者修整其瘡即愈夷堅志

水神

子胥 水兒 龍神 洞庭 三娘子 李彥佐 河伯

神女

大郎

李彥佐

河伯

昔子胥歿於吳而浮尸於江吳人憐之立祠於江上名曰胥山吳錄曰胥山在太湖邊去江不百里故曰江上文種城於越而伏劍於山陰越人哀之葬於重山文種既葬一年子胥從海上負種俱去游夫江海故潮水之

前楊波者伍子胥後重水者大夫種是以枚乘曰濤無記焉水經

秦昭王使季冰爲蜀守開成都兩江溉田萬頃神歲取童女二人爲婦冰以其女與神爲婚徑至神祠勸神酒酒杯恒澹澹冰厲聲以責之因忽不見良久有兩牛鬪於江岸傍有間水還流汗謂官屬曰吾闔疲極當相助也南向腰中正白者我綬也主簿刺殺北面者江神遂歿蜀人慕其氣決凡壯健者因名冰兒也風俗通征途記曰蕭聰曾遇洛神女相見後至葭萌逢雨認得香氣曰此雲雨從巫山來獨我知之五色線

鴻書

卷三十一

主

三

韋浦遇鬼客歸元景云早給事馮六郎于河中浦曰六郎何人歸曰馮六郎名夷卽河泊軒轅天子之愛子也浦曰馮何得第六曰馮水官也水成數六耳河東記李彥佐在滄景太和九年有詔召浮陽兵北渡黃河時冬十二月至濟南郡使擊冰進舟冰觸舟舟覆詔失彥在驚懼令津吏不得詔盡焚吏懼具請公一祝禱于河冀憑盼靈而有以復也彥佐乃令具爵酒及祝傳語詰河詞卒忽有聲如雷河水中斷可三十丈乃沉釣一釣隨勾而出封角如舊惟篆印微濕耳唐闕史

王勃字子安文中子之孫蚤負俊聲其父福時官洪都

鴻書

卷三十一

主

三

勃自汾省觀舟次馬當阻風濤不得進因泊廟下登岸縱觀忽見一叟坐石磯上鬚眉皓白顧盼異常通謂勃曰少年子何來明日重九滕王閣有高會若往會之作爲文詞足垂不朽矣勃笑曰此距洪都爲程六七百里豈一夕所能屈耶叟曰茲乃中元水府是吾所司子若決行吾當助汝勃方拱謝忽失叟所在依其言發舟清風送帆倏抵南昌次旦入謁果不爽期時都督閻公有增吳子章與筵公令宿構序文欲以誇客及燕先授簡四座四座咸辭次第至勃受命不讓時勃年十四坐於席末閻公意不平乃命吏候於勃傍俟下筆卽報勃初起云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公笑曰老生常談耳次云星分翼軫地接衡廬公曰故事也又報曰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蠻荆而引甌越公卽不語俄而數吏沓至報公卽領頤而已至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不覺矍然曰真天才也頃而文成公大悅子章聞之慙而退公私燕勃旣行贈以五百緡迨回船至馬當見前叟依然坐石磯上勃趨進拜謝仰而陳詞曰某昨寒寒枯謹已啗德矣不識此生休咎可得聞乎叟曰少年子無以進取爲也子神強骨弱氣清體羸目精不全腦骨虧陷但恐秀而不實終非遐遠耳此自天定于將奈何雖然

吾少有煩於子昔吾與長蘆神戲久彼博債今子過其祠下可焚陰錢十萬爲吾償之言已冉冉沒於水際勃後經長蘆偶忘前約忽有羣鴉飛集橋上舟不得前勃悟焚錢遂獲利濟勃後竟罹天折一如老叟之言撫言唐衛國公李靖微時嘗射獵靈山中忽遇羣鹿乃逐之會暮欲捨不能俄而陰晦迷路茫然不知所之悵悵而行悶益甚極目有燈火光因馳赴焉既至乃朱門大第墻宇甚峻扣門久之一人出問靖告迷道且請寓宿人曰夫人初欲不許且以陰黑客又言迷不可不作主人邀入廳中有頃夫人來年可五十歲青裙素襦神氣清

鴻書

卷三十一

南

三教

雅宛若士大夫家靖前拜之夫人答拜曰兒子皆不在不合奉留今天色陰晦歸路又迷此若不容遣將何適然此乃山野之居兒子還時或夜到而誼勿以爲懼既而食頗鮮美然多魚食畢夫人入宅二青衣送牀席褥褥衾被香潔皆極鋪陳閉戶繫之而去靖懼不敢發端坐聽之夜將半聞扣門聲甚急又聞一人應之曰天符報大郎子當行雨周此山七百里五更須足無慢滯無暴厲應者受符入呈聞夫人曰兒子二人未歸行雨符到固辭不可違時見責縱使報之亦以晚矣童僕無專任之理當如之何小青衣曰適觀廳中客非常人也盡

請乎夫人喜因自扣其門曰耶覺否請暫出相見靖曰諾遂下堦見之夫人曰此非人宅乃龍宮也妾長男赴東海婚禮小男送妹適奉天符次當行雨計兩處雲程合踰萬里報之不及求代又難輒欲奉煩頃刻間如何靖曰靖俗人非乘雲者奈何能行雨方可教即唯命耳夫人曰苟從吾言無有不可者遂勅黃頭鞵青驄馬來又命取雨器乃一小餅子繫于鞍前戒曰耶乘馬無漏街勒信其行馬跑地嘶鳴即取餅中水一滴滴馬鬃上慎勿多也於是上馬騰騰而行倏忽漸高但訝其隱疾不自知其雲上也風急如箭雷霆起于步下於是隨所

鴻書

卷三十一

五

三教

躍輒滴之既而電掣雲開下見所憇村思曰吾擾此村多矣方德其人計無以報今久旱苗稼將悴而雨在我手寧復惜之顧一滴不足濡乃連下二十滴俄頃雨畢騎馬復歸夫人者泣于廳曰何相誤之甚本約一滴何私下二十尺之雨此一滴乃地上一尺雨也此村夜半平地水深二丈豈復有人妾已受譴杖八十矣但視其背血痕滿焉兒子亦連坐奈何靖慙怖不知所對夫人復曰郎君人世間人不識雲雨之變誠不敢恨只恐龍師來尋有所驚恐宜速去此然而勞煩未有以報山居無物有二奴奉贈總取亦可取一亦可唯意所擇於是

二奴出來一奴從東廊出儀貌和悅怡然一奴從西廊出憤然勃然拘怒而立靖曰我獵徒以鬪猛事今但取一奴而取悅者人以我爲怯也因曰兩人皆取則不敢夫人既賜欲取怒者夫人微笑曰郎之所欲乃爾遂揖與別奴亦隨去出門數步回望失宅顧問其奴亦不見矣獨尋路而歸及明望其村水已極目大樹獨露而已不復有人其後以兵權靖寇雖功蓋天下而終不及於相豈非東奴之不得乎向使二奴皆取卽極將相矣

續玄怪錄

鴻書

卷三十一

未

三教

唐儀鳳中有儒生柳毅者應舉下第將還湘濱道左有婦人牧羊於道傍乃殊色也然而蛾臉不舒巾袖無光凝聽翔立若有所同毅詰之婦泣而對曰妾洞庭龍君小女也配嫁涇川次子爲所厭薄迫訴頻切又得罪舅姑毀黜至此聞君將還吳密通洞庭或以尺書寄托可乎毅曰聞子之說氣血俱動恨無毛羽不能奮飛是何可否之謂乎女悲泣且謝曰洞庭之陰有大橘樹焉扣樹三闕當有應者女遂于橘間解書再拜以進東望悲泣若不自勝毅乃置囊中因復問曰子之牧羊何用女曰非羊也雨工也何爲雨工曰雲霓之類也數顧視之則皆嬌顧怒步飲齧甚異而大小毛角則無別羊焉毅

鴻書

卷三十一

七

三教

又曰吾爲使者他日歸洞庭幸勿相避女曰寧止不避當如親戚耳語竟引別東去還家乃訪於洞庭果有杜橘遂向樹三擊俄有武夫出於波間揭水指路引毅以進始見樓閣相向門戶千萬奇草珍木無所不有曰此何所也夫曰此靈虛殿也諦視之則人間珍寶悉于此矣奇秀深杳不可殫言俄而見一人披衣執青玉出則洞庭君也乃交拜于靈虛之下毅曰毅大王之鄉人也昨驅涇水右洩見大王愛女牧羊於野風鬟雨鬢所不忍視託書於毅今以至此洞庭君覽畢以袖掩面而泣哀吟良久君以書授宦人令達宮中須臾宮中皆動哭君驚謂左右曰無使有聲恐爲錢塘所知毅曰錢塘何人也曰寡人之愛弟昔爲錢塘長其舅過人背堯遭洪水九年者乃此子一怒也近與天將失意塞其五山上帝以寡人有薄德於古今遂寬其同氣之罪語未畢而大聲忽發天折地裂宮殿擺簸雲烟沸湧俄有赤龍長千餘尺電目血舌朱鱗火鬣項掣金鎖鎖牽玉柱千霄萬霆激繞其身震雪雨雹一時皆下乃臂青天而飛去毅恐驟仆地君親起之曰無懼幸爲少盡醴醢因命酌互舉以款俄而祥風慶雲融融怡怡幢節玲瓏蕭韶以隨紅妝千萬笑語熙熙後有一人自然蛾眉明璫滿

身納轂參差迫而視之乃前寄辭者然若喜若悲零淚如絲須臾香氣環旋入於宮中君笑謂毅曰涇水之囚人至矣有頃君復出與毅飲食又有一人披紫衣執青玉貌聳神溢立于君左右謂毅曰此錢塘也毅起趨拜之錢塘亦盡禮答焉謂毅曰女姪不幸爲頑童所辱賴君信義致達遠冤毅攜退唯唯錢塘曰辰發靈虛已至涇陽午戰於彼未還於此中間馳至九天以告上帝帝知其冤而宥其失前所譴責因而獲免然剛腸激發不遑辭候驚擾宮中復忤賓客愧慚慚懼不知所失因退而再拜君曰所殺幾何曰六十萬傷稼平曰八百里無情郎安在曰食之矣君憮然曰頑童之爲是心也誠不可忍然汝亦太草草是夕遂宿毅於凝光殿明日又宴毅於凝碧宮他日又宴毅於清光閣錢塘喟然曰涇陽之妻則洞庭君之愛女也淑性茂質爲九姻所重不幸見辱於匪人今則絕矣將欲求託高義世爲親戚使受恩者知其所歸懷愛者知其所付豈不爲君子始終之道者毅肅然而作欬然而笑曰誠不知錢塘君孱弱如是毅始聞憐九州懷五岳洩其憤怒復見斷鎖金掣玉柱赴其急難毅以爲剛決明直無如君者蓋犯之者不避其戚感之者不愛其生此真丈夫之志奈何蕭管方

鴻書

卷三十一

大

三教

洽親賓正和不顧其道以威加人豈僕之素望哉錢塘乃逡巡致謝益與毅爲知心友明日毅辭歸洞庭君夫人別晏毅于潛景殿男女僕妾等悉出預會使前涇陽女當席拜毅聊致慇懃毅始雖不納錢塘之請然當此席殊有歎恨之色宴罷辭別滿宮悽然贈遺珠寶須臾埋沒前後毅於是復循途出江岸見從者十餘人擔囊以隨至其家而辭去毅因適廣陵寶肆鬻其所得百未發一財以盈兆遂爲淮右富族娶張氏又娶韓氏數月韓氏亡徙家金陵有媒氏曰有盧氏女范陽人也父名曰浩嘗爲清流宰晚歲好道獨遊雲泉今則不知所在矣母曰鄭氏前年適清河張氏不幸而張夫早亡母憐其少惜其慧美欲擇德以配焉不識何如毅乃卜日就禮仰居月餘毅因晚入戶視其妻深有類于龍女而逸艷豐厚則又過之因與話昔事妻曰余卽洞庭君之女也涇川之冤君使得白啣君之恩誓心求報洎錢塘季父論親不從分無見期復欲馳白又值君子累娶當張韓繼卒君卜居于茲故余之父母乃喜余得遂報君之意今日獲奉君子咸善終世必無恨矣因嗚咽泣涕立下對毅曰始不言者知君無重色之心今乃言者知君有感余之意君附書之曰笑謂妾曰他日歸洞庭慎無

鴻書

卷三十一

九

三教

相避誠不知當此之際君豈有意於今日之事乎

異聞集

揚州有趙都統號趙馬兒提兵船往援李壇於山東舟至登萊殊不可進滯留凡數月嘗於舟中見日初出海門時有一人通身皆赤眼色純碧頭頂大日輪而上日漸高人漸小凡數月所見皆然○閩羅王二子長名江次名海

庚乙編

黃河之南陽武下埽在汴京西北數爲湍潦所敗每一脩築至用丁夫數十萬虜皇統中嘗決溢發卒塞之朝成夕潰汴守募能沒者探水底一漁叟自言能潛伏一晝夜遂命偕牢醴先祭河神然後遣之入半日而出曰

鴻書

卷三十一

三教

下有長蛟爲害故埽不能堅非殺之不可須得寶劍乃濟蛟方熟寢於百丈之淵斬之易也守取鎮庫古劍付之將入又言曰願集衆舟於岸泝以相候至於水變赤色則令至中流及期水赤漁攜蛟首奮而登舟洪流陡落卽時埽寧守欲奏以武爵辭不受多與金帛亦辭旋踵而歿守爲立祀於其處請於朝封爲四將軍以爲龍女三娘之子塑像立於傍靈應甚著訪漁家無有知者亦不著姓氏第識者疑爲神云

夷堅志

宋時弘農馮夷華陰潼鄉隄首人也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歿天帝署爲河伯又五行書曰河伯以庚辰日歿

不可治船遠行溺沒不返

太平御覽

舊有村留神像此神嘗與魯班語班令其人出村留曰我貌猥醜卿善圖物容我不能出班於是拱手與言曰出頭見我村留乃出首班於是以前畫地村留覺之便還沒水故置其像於水唯背以上立水上

水經註

餘姚戚瀾字文湍景泰二年進士授翰林編修丁艱服闋上京渡錢塘風濤大作有絳紗燈數百對照江水通明丈夫九人帕首袴帶紛乘白馬飛馳水面如平地舟人大恐戚公曰毋懼吾知之矣推牕看之九人皆下馬跪公問曰若輩非桑石將軍九弟兄耶曰然曰去吾

鴻書

卷三十一

三教

喻矣皆散公命舟人返棹曰有事吾當還遂歸抵家謂家人曰某日吾將逝矣及期沐浴朝服坐嚮九人率甲士來迎行踐屋瓦瓦皆碎戈矛旌幟見耀填擁頃公卒後車騎騰蹕前後若有所呵衛者隱隱入室而滅後瓊山丘文莊公夫人入京舟過鄱陽湖夜夢朱衣貴人來見曰吾仲深故人戚瀾也見爲水神昨奉天符應覆數百艘舟夫人慎毋渡舟子方解維欲行夫人急止之瞬息大風舟行者皆溺明日夫人乃渡至京以告文莊文莊感其意緘文祭之

楊升菴文集

劉氏鴻書卷之三十一

第三十二卷

三教部

陰神

入冥和尚

掠刷使

鬼

武陽墓中

棘圍鬼

木鬼

鬼戶

鴻書

正報

大之報德

不殺無辜

浮提王

魘魘使

岳神助戰

安品子

蔡邕作仙

倦鬼

陰鬼

鴻書

敬君之義

掩骸遺報

陰德之報

冥判

飛天夜叉

番禺女鬼

點屍

一

一

一

一

代父受殺

卷三十二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三十二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三教部

陰神

冥和尚

冠萊公

暢璫

掠刷使者

昭宗初年鳳翔釋審師者忽暴終三日而蘇云冥中游

歷入一門見數殿各有榜一殿署云李克用於牖間窺

有一黑龍眇一目中立鐵柱連鎖繫維之次一殿署云

朱全忠乃青鞞白額虎鎖繫如初而前有食噉人血狼

籍之狀次署曰王建黃金床上臥一白兔焉次署曰李

茂貞具冠冕如王者左右數侍女焉次署曰楊行密牕

牖卑暗不能細瞻問侍者曰此怪狀者何耶曰將來王

者也旁廂數殿望之黯黯判官謂使者曰好送師回遂

攝也一判官云和尚壽在而無祿召吏檢之只有乾荷

葉三石因今著於簿審自此每斷厚食惟荷葉湯而已

岐下號入冥和尚

宋高僧傳

寇萊公有妾舊桃隨南遷再移光州舊桃泣曰妾前世

師事仙人為俠今將別去敢有所托願葬杭州天竺寺

萊公諾曰吾去非久也何之桃曰吾向不言恐泄陰理

今欲去亦言無害公當為地下主者浮提王也公不久

亦亡有王克勤見公於曹州境上擁驢北去克勤詢後
騎曰公何往曰聞浮提王交政也

代醉編

暢雖自負才氣年六十餘始爲河伯相衛間一宰居常
慷慨在縣唯尋術士日者問將來窮達而竟不遇或藉
竊言於暢曰何必遠尋公部下伍伯判冥者也暢默喜
其日入便具簪笏召伍伯升階答拜命坐設食伍伯恐
聳不知所爲良久謂之曰某自揣才業不後於人年已
六十官爲縣宰不辭碌碌守職但恐終不出下流要知
此後如何苟能晚達卽且守之若其終無卽當解綬入
山服餌尋道未能一決知公是幽冥主者爲一言也伍

鴻書

卷三十二

主

三

伯避席色沮曰小人蒙公異禮如此是今日有隱於公
卽負深恩不隱卽受禍然勢不得已而言也某非幽冥
主者所掌亦冥中伍伯耳但於杖數量人之生歿凡人
將有厄皆先數定杖二十已上皆歿二十已下但重病
耳以此斟酌往往誤言於里中未嘗差也暢卽詰之曰
當今主者是誰曰公慎不可泄露鄰縣令某是也聞卽
當來此公自求之必不可言得之於某旬日縣宰果來
與暢俱詣州暢凌晨遠迎館於縣宅燕勞加等旣至乃
一老翁七十餘矣當時天下承平河北簿尉皆豪貴子
第令甚選名士老宰謝暢曰公名望高某貧賤幸因鄰

地豈敢當此優禮詞色感愧乃與之俱詣郡又與同歸

館於縣宅益爲款洽明日將別其夜延於深室具簪笏
再拜如問伍伯之言而加懇切老宰厲聲曰是誰言耶
詞色甚怒曰不白所言人終不爲公言也如是久之暢
不得已乃告伍伯之名旣而俛首杓怒頃刻吏白曰伍
伯於酒壚間暴卒暢聞益敬懼而陳乞轉懇乃徐謂暢
曰愧君意深禮重固不可隱宜灑掃一院凡有孔隙悉
塗塞之嚴戒家人切不可窺違者禍及其身堂上設榻
置案筆硯紙其夕宰入之令暢躬自扇鎖天明持鑰相
迂於此暢拂且秉簡啓戶見之喜色披面而出遥賀暢

鴻書

卷三十二

主

三

曰官祿甚高不足憂也乃遺一書曰慎不先覽但經一
事初改一官卽開之後自此縣辟從事拜殿中侍御史
入爲省郎諫議大夫發其書則除授時日皆不差及貶
辰州司馬取視之曰爲某事貶也徵爲左丞終工部尚
書所記事無有異詞

戎幕閑談

掠刷使者姓裴名璞杜陵韋元方外兄也璞任邠州新
平縣尉元和五年璞卒於官長慶初元方下第將客於
隴右出開遠門數十里抵偏店將憩見前武吏躍馬而
來騎從數十而貌似璞見元方若識而急下馬避之入
茶邸垂簾於小室中其徒御散坐簾外元方疑之亦入

其邸及褰簾入見真裴璞也元方驚喜拜之曰兄去人間復效武職何也陰吏之赳赳如此乎璞曰吾爲陰官職掌武士故武飾耳元方曰何官曰西川掠刷使耳職司人剩財而掠之元方曰何謂剩財璞曰人之轉貨求丐也命當得此忽遇物之稍稀或主人深顧所得乃踰數外數外之財卽爲之剩故掠之焉元方曰安知其剩而掠之璞曰主人一飲一酌莫非前定况財寶乎陰所籍其獲有限獲而踰數陰吏乃刷而掠之也元方曰所謂掠者奪之於囊耶竊之於懷耶璞曰非也當數而得一一有成數數外之財爲吾所運或令虛耗或索橫事

鴻書

卷三十二

四

三教

或買賣不及常價殊不開身爾始吾之生也嘗謂商勤得財農勤得穀士勤得祿只歎其不勤不得也然則履舟之商旱歲之農屢空之士豈不勤乎而今知勤者德之基學者善之本德與善乃理身之道耳亦未足以邀財而求祿也子之逢吾亦是前定合得白金二斤過此遺子又常復掠故不敢厚子之是行也故甚厚而分甚薄於涇殊無所得諸鎮平平爾人生有命殊不參差以道靜觀無復躁撓勉之哉

搜神記

朱起家居陽習年踰弱冠姿韻爽逸伯氏虞部有女妓寵寵艷秀明慧起甚留意寵尤繫心緣館院各別種碍

隔起一志不移精神恍惚有密友詣都輦起送至郊外獨行之次逢青巾短袍檐節杖藥籃者熟視起曰郎君幸值貧道否則危矣起曰駭異下馬揖之青巾曰君有急直言吾能濟起再拜以寵事訴青巾歎曰世人陰陽之契有繾綣司總統其長官號氤氲大使諸夙緣冥數當合者須駕鴛牒下乃成雖伉儷之正婢妾之微買咲偷期仙凡交會華戎配接率由一道焉我卽爲子祝之臨去籃中取一扇授起曰是坤靈扇子凡訪寵以扇自蔽人皆不見自此七日外可合合十五年而絕起如戒往來無阻後十五年寵疫病而殂青巾蓋仙也

鴻書

卷三十二

五

三教

進士薛淙元和中遊河北衛州界村中古精舍日暮欲宿與數人同訪主人僧會不在唯聞庫西墨室中呻吟聲迫而視見一老僧病鬚髮不剪如雪狀貌可恐淙乃呼其侶曰異哉病僧僧怒曰何異也少年子要聞異乎病僧略爲言之淙等曰唯唯乃曰病僧年二十時好遊絕國服藥休糧北至居延去海三五十里是日平明病僧已行十數里日欲出忽見一枯立木長三百餘丈大數十圍而其中空心僧因根下窺之直上其明通天可容人病僧又北行數里遙見一女人衣緋裙跣足袒膊披髮而走其疾如風漸近女人謂僧曰救命可乎對曰

何也云後有人覓但言不見恩至極矣須更遂入枯木中僧更行三五里忽見一人乘甲馬衣黃金衣備弓劒之器奔跳如電每步可二十餘丈或在空或在地步驟如一至僧前曰見某色人否僧曰未見又曰勿藏此非人乃飛天夜叉也其黨數千相繼諸天殺人已八十萬矣今已並擒戮唯此乃其尤者也昨夜三奉天帝命自沙吒天逐來至此已八萬四千里矣如某之使八千人散捉此乃獲罪於天師無庇之耳僧乃具言須臾便至枯木所僧返步觀之天使下馬入木窺之却上馬騰空繞木而上人馬可半木見木上一排點走出人馬逐之

鴻書

卷三十二

本

三教

去七八丈許漸入霄漢沒於空碧中久之雨下數十點血意已爲中矢矣此可以爲異少年以病僧爲異無乃陋乎

廣艷異編

鬼

晉暉少有膽勇初與王建爲盜夜泊武陽古墓中聞人呼墓中鬼曰潁州設無遮會可同行墓中應曰蜀王在此不可相從二人相謂曰蜀王誰是也暉曰行哥狀貌有異於人必有非常之事後建嘗與飲敘舊暉曰武陽墓中言果不誣耳建笑曰始望不及此

蜀檮杌志

神堯皇帝拜河東節度使九月領兵擊龍門賊夜過韓

津口聞小橋下二人語明日母大郎歿我輩難亦不少神堯問之二人拜泣曰我漢兵也奉岳神管押七十二人赴龍門助將軍討賊我二人骸骨在此因少慰感傷復問之謝言將軍大貴人也遂辭云大隊至矣頃疾風蔽天而過明日破賊七十二矢皆中復得其矢

龍城錄

番禹鄭僕射嘗游湘中宿於驛樓夜遇女子誦詩云紅樹醉秋色碧溪彈夜絃佳期不可再風雨杳如年

郭侍郎承嘏嘗寶法書一軸每攜隨身及應舉納試却誤納書帖歸館取書帖觀覽則程試宛在篋中遽驚嗟計無所出來往棘闈門外忽有吏詢其事具以實告吏

鴻書

卷三十二

十

三教

曰某卽換之然某家貧居興道里倘換得願以三萬錢見酬公悅許之遂巡賚程試入而以書帖出授公公愧謝而退明日歸親仁里以錢送詣興道里款問久之有家人出公以姓氏質之對曰主人歿已三日力貧未辦周身之具公驚歎久之方知棘闈所見乃鬼也遂以錢贈其家

佳話錄

郭鄴罷櫟陽尉窮居京輦吟嚮間常有二物狀如猿獍出入無不相逐所造之間如碍枳棘病於寒餒者數年百計莫之能絕一夕愁坐忽來告別云某久乘君厄渾不相離今將詣勝業坊王氏散其金帛鄴究問其事云

先得安品子郭言於表第張生未甚信王素吝齋一日與賓從同過鳴珂里見婦人靚妝倚門悅之遂召同列命酒爲歡時張生與其末頗以爲異密問之則安品子也品子善歌王氏悉以金帛贈之自是資貨日輸其門每歡洽酒酣略無所怍未經數年遂至貧困

劇談錄

成都漆工艾延祚建隆甲子歲爲賊所驅於郡置造漆器五月六日忽聞鼓聲及南門火起乃宋兵至郡也延祚因上樹匿於濃葉間見大軍往來搜捕殺戮至夜遂下樹於積灰下臥至中宵聞傳呼頗類將吏有十數人且無燭炬因竊視之不見其形但聞按籍點姓名僵屍聞呼一一應之唯不唱艾延祚而過僵屍相接猶檢閱未已乃知聖朝討伐逆屠戮之數奉行天誅故無誤矣

茅亭客話

贛州興國上洛山有木客乃鬼類形頗似人自言秦時造阿房宮采木者食木實得不死能詩時就人間飲酒

廣輿記

廣陵王瓊之爲信安令在縣忽有一鬼自稱姓蔡名嗜嗜或復談議誦詩書知古今靡所不諳問是昔蔡邕不答云非也與之同姓字耳問此伯嗜今何在云在天上或下作仙人飛來飛去受福甚快樂非復嗜昔也

齊諧記

永樂初苛嵐一人年近六十妻妾子女不乏以構疾迎醫醫診視曰君其鬼乎其人怒曰汝何出此不祥醫曰鬼無命門脉公無此故云其人遂泣下曰元綱失紐諸神皆曠職陰鬼無所攝故多得爲人既爲公說破我去矣忽不見

耳談

高太史季迪談河南村中有一婦負娠以疾死後二年其夫至一酒肆見架上布被目屬久之蓋其時殮婦物也問曰此物奚至酒保曰有一婦人持以市餅曰此婦何來曰薄暮當至因竊伺之至夕其婦果至懷數餅而去乃踪跡之及墓遂隱次日告親友發棺見屍如故有一兒坐其旁舉而視之笑語俱人因攜歸後成立生數子今將四五十丁鄉人號爲鬼戶

鶴林子

昔人云人精強則神輔之困倦則鬼入之是誠有倦鬼耶柳罵三尸韓逐五窮良有激也惟汝之來默默冥冥非虺非螫無狀無聲不寢而夢不醉而醒不疾而疲不嘆而呻若浮雲而未墜若負重而莫勝入人之首脩焉如兀欲仰更俯求昂反屈若南郭子倪几而坐北宮子喪志而出入人之目若眩五色注睇欲眊回瞬成黑如昌黎之昏花步兵之眼白入人之手如擊如維將掉臂而徙倚欲撫掌而離披墜荷郎之筆落司馬之林入人

鴻書

卷三十二

八

九

鴻書

卷三十二

九

九

之足如糾如纏欲舉武如超乘比十步於登天李白安能脫靴於內陞謝安何以曳屐於東山至若青細浩牘玉笥陳編誦不能句讀未終篇惟汝一至令人茫然如右軍之坦腹靖節之高眠又若汪洋與義信偈微言凝思注想欲探其玄自爾一至忽若瀟漫如尹文之坐幻達摩之逃禪吾欲終南制汝而不能越巫索汝而不得吾將抽戈淬刃懸桃薦棘出子於莽泱之野渡子於逍遙之域胡不歸爾之樂土而顧留我之胸臆言訖假寐有一人揚揚然勃勃然雕肩弛背垂頭曳趾而來曰爾不聞大明升而羣陰伏乎天君主而百體從乎蟬蛸之

鴻書

卷三十二

十

三教

出必以陰冥魑魅之見必以無人呂雉衰而蒼犬撼腋晉侯蠱而黃熊入門使爾神定而無隙吾安能於爾而見侵吾以安靜為體柔廢為形入乎優游之室憇乎偃仆之林不與精強者為伍而與懈怠者為朋昔者童子下帷吾不能窺其幕孫生閉戶吾不行其庭季子持錐吾即避其銳匡衡竊照吾不掩其明又如寒樓雪案影伴螢燈啖黃齏而不飽撫圓枕而長驚若此者吾即望風而去褰裳而行惟有貴介之子落魄之夫食厭梁肉服羞綺羅游娛既暇歌舞方餘徙倚高堂燕坐華居思息而少安甚與我而相宜又有愚童下士惡習詩書

便目前之逸樂忘腹中之空虛絕想青雲之驥關過白日之駒每欠伸而無橫遂與我而相依蓋吾嘗入汝絳室窺汝靈臺銀海茫洋玉樓虺頽心俱鴻鵠以俱往神偕蝴蝶而飛來吾乃解汝繫絡弛汝形骸雖一見而顛倒猶四顧而徘徊爾胡不自反而徒咎我為謂我鬼耶則宣室之談不及欲我祛耶則鬱茶之令誰何爾何不勵精以為刃淬志以為戈銳志以為棘矢殫力以為桃張吾即遠離而永絕安能復受子之叨叨乎

正報

舜禹契后稷皆黃帝子孫也黃帝策天命而治天下德

鴻書

卷三十二

十

三教

澤深後世故其子皆復立為天子是天之報有德也

記年表

昔吳郡太守張公直自守徵還道由廬山子女觀祠婢指女戲妃像人其妻夜夢致聘怖而遽發明引中流而船不行合船驚懼曰愛一女而合門受禍也公直不忍遂令妻下女於江其妻布席水上以其亡兄女代之而船得進公直方知兄女怒妻曰吾何面目於當世也復下女於水中將渡遇見二女於岸側傍有一吏立曰吾廬君主簿敬君之義悉還二女

水經註

元唐珙字玉潛山陰人家貧聚徒授經管修滸以養母

至元十五年戊寅總江南浮屠楊璉真伽怙寵橫行率其黨頓蕭山發宋家諸陵寢斷殘肢體棄骨草莽間珏聞之痛憤亟貨家具并貸得白金具酒醪邀里中少年若干輩狎坐轟飲少年起請曰君儒者若是意將何爲珏愀然具以告願收遺骸共瘞之衆謝曰諾乃斲木爲櫃復以黃絹爲囊各置其表曰某陵某陵分委而散遣之各絕地以藏詰朝事訖出白金酬之戒勿泄越三日總浮屠下哀陵骨雜馬牛枯骼築一白塔壓名曰鎮南杭民悲戚不忍仰視了不知陵骨之猶存也明年上元珏出觀燈歸忽坐殞良久始甦曰吾見持書吏來告曰

鴻書

卷三十一

主

三教

王召君因導我往謁有冕旒坐殿上者數黃衣貴人降揖曰藉君掩骸其有以報珏乃陞陞造王前王謂曰汝受命寔且貧兼無妻若子今忠義動天帝命錫汝伉儷子三人田三頃拜謝而出遂覺自是總浮屠敗以灰山陰人始有籍籍傳珏事者未幾越有袁治中爲子求師得珏一見置賓館禮敬特加且告左右曰唐先生家甚寒吾當料理使有妻有田不數月二事俱愜珏後獲三子凡夢中神所許稽其數無一不合野史宋曹彬前後帥師征討諸國凡降四國主江南西川廣南湖南也未嘗殺一無辜功名顯著爲諸將之首諸子

賢令瑋琮琬繼領旄鉞陶弼觀王畫像有詩曰蒐兵四解降王縛教子三登上將臺其後少子圮追封王爵實生光憲太后輔佐仁宗母儀天下累朝聖功仁德天下懷慕以至濟陰生享王爵子孫昌熾世世無比非元功陰德享報深厚何以及此雖漢之馬郭迫無以過此嗚呼盛哉繩水燕談

張邦昌既坐竊位歿其族第嘗爲郡居會稽府捕其家長賤六十口寘于獄具奏待報張自料身爲逆人親族當歿不疑與其明正刑書不若預爲之所乃囑推吏姚時可吾自分必歿敢有請於君姚問其故曰吾藏金百

鴻書

卷三十一

主

三教

兩在某室篋中君往取之煩爲密營毒藥十數服俟誅命下卽與子弟輩共引決以後事累君姚不允曰事未可知朝廷仁政尚寬何必至是當爲公出探消息果不可免除爲此計未晚張再三瀝懇訖不可及奏上高宗諭輔臣曰邦昌之逆出於迫脅正已可哀其弟相距三千里本非同謀豈宜加罪卽命盡釋之一家安堵如故張詣姚舍謝其全護之恩以所說百金爲餉拒不肯受至捐十之九亦是時姚未有子後連生八男迨長立皆好學馳譽廷袞登紹興三十年進士第一謙者淳熙十一年繼之廷昂一夔及其他子悉爲名士越人以爲

陰德之報云 夷堅志

馮履祥七八歲即警悟好讀書嘉靖壬子補邑弟子員
丙辰四月十一日倭賊卒犯縣祥隨父出奔賊逼斷父
左手且裂其背履祥以身蔽之泣訴曰此吾父也願無
加害寧殺我賊竟刃之次其妻袁氏遁於靈山時孕已
彌月迨十七日夜夢一紅面神告曰汝夫爲父歿不可
使無後吾當與汝一子產時無恐次日婦果生一子又
值倭寇將入賊馬皆止策之亦不前賊不越境而回一
方稍輯人謂靈山驃騎大將軍神威之庇與得兒夢符
無履祥孝感所致云 萬姓統譜

鴻書

卷三十二

十

三教

劉氏鴻書卷之三十二 終

第三十三卷

三教部 五

懲報

常住錢

三分天下

殺降人

賈允生勸

孫元弼

走馬報

嚴武

秦檜

東憲事

蔡居厚

灰骨

宋祚得失

番春木犁

夾允

瓜報

轉竟 載身

陌上啼聲

真君

王明兒

鴻書

卷三十三目錄

林鎬

韓擒虎

王簫

武侯後身

五臺僧

還我山河

前身女子

奎宿蘇軾

秦王入寺

陽明前身

卷三十三目錄終

劉氏鴻書三十三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三教部五

大史湯賓尹 刪正

愆報

莊椿云盜常住一文錢一日一夜長三分七厘利第二
日夜利上又長利來世作牛馬償之所以云作一生之
容易爲萬劫之艱難若捨一文錢入常住一日一夜長
福亦爾○牛日還八文馬日還七文 藏經

高祖初取天下皆功臣謀士之力天下既定呂后殺韓
信彭越英布等夷其族而絕其祀傳至獻帝而曹操執

鴻書

卷三十三

三教

柄遂殺伏后而滅其族或者謂獻帝即高祖也伏后即
呂后也曹操即韓信也劉備即彭越也孫權即英布也
故三分天下而絕漢雖穿鑿疑似之說亦近乎報施之
理 通鑑博論

李廣曰吾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人詐而同
日殺之至今恨獨此耳王朔曰禍莫大于殺已降此乃
將軍所以不得侯也 本傳 三代爲將道家所忌自廣至
陵遂亡其宗殊可哀警

賈充代吳時常屯項城軍中忽失充所在充帳下都督
周勤時晝寢夢見百餘人錄克引入一徑動驚覺聞失

充乃出尋索忽覩所夢之道遂往求之果見充行至一

府舍侍衛甚盛府公南面坐聲色甚厲謂充曰將亂吾

家事者必汝與荀勗既感吾子又亂吾孫間使任愷黜

汝而不去又使庾純詈汝而不改今吳寇當平汝方表

斬張華汝之暗慙皆此類也若不悛慎當旦夕加誅充

因叩首流血府公曰汝所以延日月而名器者是衛府

之勲耳終當使係嗣歿於鍾虞之間大子斃於金酒之

中小子困於枯木之下荀勗亦宜同然其先德小濃故

在汝後數世之外國嗣亦替言畢命充去忽然還營顏

色憔悴性理昏錯經日乃復至後繼歿於鍾下賈后服

鴻書

卷三十三

三教

金酒而外賈午考竟用大杖終皆如所言 搜神記

晉富陽縣令王範妾桃英殊有姿色遂與閣下丁豐史

華期貳人通姦範出帳內督孫元弼聞丁豐戶內有環

珮聲覘視見桃英與同被而臥元弼扣戶叱之桃英即

起攬裙理髮躡履還內元弼又見華期帶佩桃英麝香

囊二人懼元弼告之乃共誘桃英與元弼有私而範不

察辨遂殺元弼有陳超者當時在座勸成元弼罪後範

代還超亦出都範行至赤亭山下值雷雨日暮忽然有

人扶超腋竟曳將去入荒澤中雷光照見一鬼面甚青

黑眼無瞳子曰吾孫元弼也祈願皇天早見申理連時

候汝乃今相遇超叩首流血鬼曰王範既爲事主當先殺之賈景伯孫文度在泰山玄堂下共定死生名錄桃英魂魄亦取在女青亭至天明失鬼所在超至揚郡詣範未敢言之便見鬼從外來遙入範帳至夜範始眠忽然大魔連呼不醒向明小蘇十數日而歿妾亦暴亡超乃逃走長于寺易姓名爲何規後五年二月三日臨水酒酣超曰今當不復畏此鬼也低頭便見鬼影已在水中以手搏超鼻血大出一升許數日而歿

唐張易之爲控鶴監弟昌宗爲秘書監昌儀爲洛陽令

唐張易之爲控鶴監弟昌宗爲秘書監昌儀爲洛陽令競爲豪侈易之爲大鐵籠置鵝鴨於內中煮炭火銅盆貯五味汁鵝鴨繞火走渴卽飲汁火炙卽旋繞表裏皆熟毛盡落肉赤乃歿昌宗烹驢亦如前法昌儀取鐵櫪丁入地縛狗四足於櫪上放鷹鷂活按其肉狗號叫酸楚不復可聽易之曾過昌儀憶馬腸儀取從騎破肋取腸良久乃歿后誅易之昌宗等百姓齧割其肉肥白如猪肪煎炙而食昌宗搖雙脚折搯取心肝而後歿斬首送都時人號爲走馬報

問羊集

唐西川節度使嚴武少時仗氣任俠嘗於京城與一軍使隣居軍使有室女容色艷麗嚴公窺見之乃賂其左右誘至宅月餘遂竊以逃東出關將匿於淮泗間軍使

鴻書

卷三十三

三

三

鴻書

卷三十三

三

三

覺乃暴於官司以狀聞有詔遣萬年縣捕賊官專往捕捉捕賊乘遞日行數驛隨路已得其踪矣嚴武自鞏縣方領船而下聞制使將至懼不免乃以酒飲軍使之女夜乘其醉解琵琶絃縊殺之沉於河明日制使至搜捕嚴公之船無迹乃已嚴公后爲劍南節度使病甚本性強尤不信巫祝忽有道士至衙門自云從峨眉山來欲謁武門者初不敢言道士聲厲不得已遂進白武亦異之引入見道士至階呵叱若與人論難者久之方正寒溫畢謂武曰公疾厄至重冤家在側公何不自悔咎以香火陳謝奈何反固執如是武怒不答道士又曰公試思之曾有負心殺害人事否武靜思良久曰無道士曰適入至階前冤死者見某備訴某初謂山精木魅與公爲祟遂加呵責他云上帝有命爲公所冤殺已爲請得矣安可言無也武不測且復問曰其狀若何曰女人年纔十六七項上有物如一條樂器絃武大悟叩頭於道士曰天師誠聖人也爲之奈何道士曰他卽欲面見公當自求之乃令灑掃堂中撤去餘物焚香於內乃昇武於堂門內遣清心具衫笏留小童一人側侍堂門外東間有一閣子亦令灑掃垂簾道士坐於堂外舍水噴噴又以柳枝掃地却坐瞑目叩齒遠巡閣子中有人吁

嗟聲道士曰娘子可出良久見一女子被髮項上有瑟瑟絃結於嚙下褰簾而至及堂門約髮於後向武拜武見驚慚甚且掩面女子曰公亦太忍某從公是某之失行於公實無所負公懼棄某於他所則可何忍見殺武悔謝良久兼欲厚以佛經紙縑求免道士亦懇爲之請女子曰不可某爲公手殺上訴於是僅三十年今不可矣期在明日日晚言畢遂出至閣子門遂拂然而沒道上乃謝去嚴公卽處置家事至其日黃昏嚴公果卒焉

唐書

夷堅志秦檜矯詔逮岳飛父子下棘寺獄遣万俟卨鍛

鴻書

卷三十三

五

三教

鍊之拷掠無全膚終無服辭一日檜於東廂窓下盡灰密謀其妻王氏贊成之曰擒虎易放虎難飛遂歿獄中張憲岳雲戮於市流徙兩家妻孥皆沒官金人聞之酌酒相賀曰莫予毒也後檜挈家遊西湖舟中得暴疾昏悶之際見一人披髮瞑目厲聲責曰汝誤國害民殺害忠良我已訴于天矣汝當受鐵杖於太祖皇帝殿下檜自此怏怏不懌以歿未幾其子熺亦歿方士伏章見熺荷鐵枷因問秦大師何在熺泣曰吾父見在鄮都方士如其言以往果見檜與万俟卨俱荷鐵枷備受諸苦檜囑方士曰可煩傳語夫人東窓事發矣高在鐵籠

下與檜爭辨殺岳飛事至理宗廟有考試官歸自荆湖暴殛旅舍其僕未敢殮也官復甦曰適爲看陰間趙宋斷秦檜爲臣不忠欺君誤國事檜受鐵杖押往某處受報矣吁明責幽誅之報如此可畏哉

山堂肆考

秦檜置岳飛於獄欲殺之未果於東窓下搗橘皮沉吟不決妻王氏問故檜以告在曰豈不聞縛虎容易縱虎難擒計遂定片紙傳獄卽報飛歿矣飛既歿檜向靈隱寺祈誠有一行者持火筒亂言譏檜問其居止卽賦詩曰棄了袈裟別了叅不來塵世住心庵二時齋粥無心戀薄利虛名不意貪性似白雲離嶺岫心如孤月下寒

鴻書

卷三十三

木

三教

潭相公問我歸何處家住東南第一僊僧去檜令隸皂何立物色追之至一宮殿嚴邃僧坐決事卽作詩僧也問傍人曰地藏殿方決陽間檜殺岳飛事須臾數卒引檜至身荷鐵枷囚首垢面見立呼告曰傳語夫人東窓事犯矣

江湖集記

昔蔡居厚知鄞州有梁山泊劫賊五百來降悉戮之明年以兵部侍郎奉伺金陵疽發於背命道士設醮以禳謝王拱代作心詞明日居厚卒又明日拱卒拱到陰司主者責曰汝爲儒者敢爲人說作心詞欺誑上帝拱曰皆居厚命意拱但行詞而已俄見數鬼引出居厚枷鎖

聯貫極爲枯瘠又持血一桶自頭澆灌澆卽大叫如是數四遙告拱曰子歸語吾夫人令急救我只此理鄆州一事誅降戮服可爲乎感應篇

徽宗重和年洛中方營西內甚急宋昇以都轉運使主其屬李寔韓溶最用事宮室梁柱闌檻窓牖皆用灰布竭洛陽猪牛羊骨不克用溶議掘漏澤人骨以代昇欣然從之一日李寔暴死而蘇云冥官初追正以灰骨事有數百人訴于庭冥官問狀寔言此非我蓋韓溶也忽有吏趨出有頃復至過寔曰果然君當還然宋都運亦不免既曰冥官而下所抱文字風動其紙尾有減門二

鴻書

卷三十三

七

三教

字后三日溶有二子尚幼連死其妻哭之哀又三日亦死已而溶亦死昇時已入爲殿中監未幾傳昇忽下血數石經日而斃是時范德孺卒纔數日有一人夜過鄆州野中見室如官府揭榜曰西證獄問其故曰此范龍居治西內事也范家亦有兆相符會有屬吏往洛葉臺得使覆其言於李寔亦然幽冥之事可畏乎哉岩下放言史載宋以乙亥取江州亦以乙亥失江州以丙子取江南亦以丙子失江南以己卯混一天下亦以己卯亡國取天下於孤兒寡婦亦亡天下於孤兒寡婦以爲報應不特此也幹離不陷汴京宋臣有詣其營者觀其形貌

政與藝祖絕相類其殺太宗子孫幾盡而伯顏下臨安有識之者後於帝王廟中見周世宗像與之分毫無異此二事報應不尤異耶七修類稿

寧番衛西北百里紫竹笈木黎因國初藍玉征夷至此凡得擒者用木碓舂其首五牛分其厥自是番春則頭痛亦不用牛犁田只木爲犁嗟嗟慘乎天豈無報乎夷考夾兌宋人性敏而貪求仕任陳州司獄有富商得外罪緊獄聽決其僕謀於兌曰主有餘財若相活可盡酬兌乃詐許之得財巨萬乃假成文卷爲輕罪詰日發落乃夜較獄曰商得外罪使飲食足錄囚必責乃減加刑不

鴻書

卷三十三

八

三教

數日而死召其僕曰文卷已成印判發落夜暴死僕曰非不盡心無奈命也乞尸化歸兌謂名利俱得乃免官歸惜無子繼後乃取妾一歲生才子八九歲歷覽諸書十六舉狀元授台州路學錄衣馬酒色恣其欲家財殆盡十七病死於家父母哭之垂死親隣共惜之踰月而葬父母固欲開棺視之隣里以爲尸腐抱持開棺遠視尸變爲四五十有髯者乃富商貌也允止哭曰天示人我敢隱具述前事人爲歎息司馬公聞之驗實紀其事于集末永樂大典

孝宗弘治八年長圻塋者黃郡產瓜蒌地也有一老圃

蓄一瓜最巨欲以獻豪門丐者挾籬盜食之老圃持鋤擊丐者歎恐人知卽墜圃內明年其地產瓜延蔓最盛首結一大瓜如斗會邑衙官購佳瓜僉謂老圃一瓜特大令獻之果得十瓜錢剖之瓢漿皆赤血異之以視令君大疑召老圃問汝圃皆若此乎曰否曰汝往年瓜若此乎曰否曰其種必異也令掘根視之根乃出於人口中丐者食瓜子尚滿口故明年產瓜而滋液皆胸中血汁故赤若此老圃遂陳丐者歎狀受杖斃獄

轉魂 載身

鴻書

卷三十三

九

三教

漢哀帝建平四年縣女子田無菑生子先未生二月兒啼腹中及生不舉莖之陌上三日人過聞啼聲毋掘養之水經註

豫章吳真君猛者得秘法於至人丁義鮑靖遂以道術行於吳晉之間武寧令于慶歿三日真君往哭之因云令長固未合歿當爲訟之遂臥慶尸之傍時方盛暑尸已壞爛數日與慶俱起弟著郎實感其兄還魂之異及父妾再生事因誤搜神記 十二真君傳

東萊王明兒居在江西明歿經一年忽形見還家經日命招親好敘平生備有情焉復勅兒同觀鄉閭行經鄧艾廟令燒之兒大驚曰艾生時爲征東將軍沒而有靈

百姓祠以祈福柰何焚之怒曰艾今在尚方庫鎧十指垂掘豈其有神因云王大將軍亦作牛驥馳殆斃桓溫爲卒同在地獄此等並困劇理盡安能爲人損益汝欲求多福者正當恭慎盡忠孝順無恙怒便善流無極又令可錄指爪甲歿後可以贖罪又使高作戶限鬼來入人室內記人罪過越限撥脚則忘事矣 幽明錄

鴻書

卷三十三

十

三教

雖絕而身尚未寒家人以此未敢棺殮鎧冥目間見二鬼使如力士狀卽捽之而去其昏晦漫漫號咷者纒屬不絕至一朱門上書冥府二金字鬼使引入內縹緲枷杻者不可勝紀俄至大殿欄檻炫彩燈燭輝煌一紫袍危坐其上兩側衣冠鵠立如今序班然前有局吏百人對較簿書鎧仆地見紫袍理事半間厲聲云著林鎧善惡評報鬼使復引鎧至一所楣曰善惡公境中一人袍笏肅然從卒皆人身而首則或牛或馬或鶩或魚殊類案前一天平架侍吏持善惡二札置之兩旁善則甚輕俄一叟空中而下手一黃卷擲於善旁而去善條墮地

侍吏跪云此太上老君以林鏞生有大善嘗罷行役蘇萬民此諫童也侍吏及鬼使復押鏞至大殿仆地久之忽聞呼云托生者某某變姓者某某還魂者林鏞鬼使亟引出鏞問曰紫袍者誰與鬼使附耳曰此宋叅知政事范仲淹也鏞曰我初來時甚艱何以得去鬼使曰汝聞擊磬聲乎遂一棰至地始驚寤流汗如洗家人詰其故因吐顛末

說海

隋時有人疾篤忽驚走至蒲榆虎家云我欲謁王左右問曰何王曰閻羅王子弟欲撻之擒虎止之曰生爲上柱國歿作閻羅王亦足矣因寢疾而卒

代斷編

鴻書

卷三十三

士

三教

韋臯未仕時寓於姜使君門館姜子曰荆實待臯甚厚有小青衣曰玉簫美而艷卽以贈臯歸觀與玉簫約七年復來因以玉指環贈之臯踰期不至玉簫歎曰韋家郎不來矣絕食而歿後臯鎮屬荆實往問玉簫知其已歿甚憐之臯誕日東川盧尚書獻歌妓爲壽名玉簫遮眎之宛然舊人中指有玉環隱起

唐宋遺事

唐故劍南節度使太尉兼中書令韋臯旣生一月其家召群僧會食有一胡僧貌甚陋不召而至韋氏家童咸怒之以弊席坐于庭中旣食韋氏命乳母出嬰兒請群僧祝其壽胡僧忽自升階謂嬰兒別來無恙乎嬰兒若

有喜色衆皆異之韋氏先君曰此子生纔一月吾師何故言別久耶胡僧曰此非檀越之所知也韋氏因問之胡僧曰此子乃諸葛武侯之後身耳武侯當東漢之季爲蜀丞相蜀人受其賜且久今降生于世將爲蜀門帥且受蜀人之福吾往歲在劍門與此子友善今聞降於韋氏吾固不遠而來韋氏異其言因以武侯字之後韋氏自少金吾節制劍南軍累遷太尉兼中書令在蜀十八年果契胡僧之語也

宣室志

馮京患傷寒歿已而甦云往五臺見昔爲僧時室中物皆在有言我俗緣未盡故遣歸因作文記之屬其子他

鴻書

卷三十三

士

三教

日勿載誌中

譚園

洪邁對上論高宗謚號孝宗云太上時有老中官云太上臨生時徽宗夢吳越王引御衣云我好來朝便留佳我終須還我山河待教第三子來邁父皓在仕買一妾東平人偕其母來曾事明節皇后閣中言顯仁后初生高宗時夢金甲神人自稱錢肅王卽錢鏐也年八十一高宗亦年八十一卜都錢塘事亦不偶

湖海新聞

黃山谷前身事曾自記於涉陵江石間春夏爲江水所侵故世少摹傳石刻其畧言山谷與東坡同見清老清語坡前身爲五祖戒和尚而謂山谷曰學士前身一女

子我不能詳語後日至涪陽當有告者山谷既坐黨人
遷涪妻一女子語之曰某生前誦法華經志願後生爲
男得大智慧爲時名人今學士某后身也何遜春渚錄

崇觀間京下用事拘以黨籍禁蘇文忠墨迹而毀之政
和間忽弛其禁求軾墨迹甚銳人莫知其由或傳徽宗
親臨寶籙宮醮筵其王醮道流拜章伏地久之方起上

詰其故答曰適至上帝所值奎宿奏事良久方畢始能
達其章也上歎訝久之問曰奎宿何神所奏何事對曰
所奏事不可知爲此宿者即本朝蘇軾也上大驚不唯

弛其禁且欲玩其詞翰一時士大夫遂從風而靡行簡雜錄

鴻書

卷三十三

幸

王安石在鍾山讀書有一長老曰先輩必做宰相但不
可念舊惡改壞祖宗格法介甫云一第未就奚暇問作
宰相併壞祖宗格法僧戲言也老僧云曾坐禪入定見

秦王入寺來知先輩秦王後身也貴耳集

王陽明嘗遊僧寺見一室鎖封甚密欲開視之寺僧不
可云中有入定僧閉門五十年矣陽明固開視之見龕

中坐一僧儼然如生其象貌酷肖陽明先生曰此豈吾
之前身乎既而見壁間一詩云五十年王守仁開門
原是閉門人精靈剝后還歸復始信禪門不壞身先生
曰此固吾之前身悵然久之建塔以瘞而去代酬終

第三十四卷

五倫部一

君

搖搖惕惕黃帝之世 事天任地

湯網文命 禹鼓

君門萬里徒笑惑 噴室之曦

何可恃劉項得失 堪冠堪室

安反側任度離俗 老兵

創守乙夜觀書 黜權萬紀

帝王有命不忍燒羊 異物遠避

鴻書

卷三十四目錄

三條帶危枕粉盤 御封一匣

號小堯舜勝殘去殺 誓儉草

生事咸事還我中夏 白帽子

靖難諸臣親親之義 土木之變

武宗微行慧宇出井

卷三十四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三十四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五倫部

太史湯賓尹 刪正

君

黃帝曰予居民上搖搖恐夕不至朝惕惕恐朝不及夕兢兢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蹟於山而蹟於堙黃帝中凡錄

黃帝之世國亡衰教市亡淫貨地亡曠土官亡濫士邑無游民山不童澤不涸官有常職民有常業父子不背恩兄弟不去義夫婦不廢情鳥獸草木不失其長而鰥寡孤獨各有所養

鴻書

卷三十四

一

五倫

堯在位七十載丹朱不肖不足嗣天下乃求賢以異於位至夢長人見而論治舜之潛德堯實知之於是疇咨於衆詢四岳明楊仄陋得諸服澤之陽問以天下曰我欲致天下爲之奈何對曰執一亡失行微亡怠忠信亡倦而天下自來問以奚事對曰事天問之奚任對曰任地又問奚務對曰務人曰人之情奈何對曰妻子具而孝衰於親者欲得而信衰於友人之情乎人情大不美又奚問若夫從道則吉反道則凶猶影響也南面而與之言席璽堙而蔭翳桑蔭不移而堯志得始尚見帝帝館之於貳室路史

湯見祝網者置四面其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離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孰爲湯乃解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之祝曰昔蛛蝥作網今之人循序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四十國歸之人置四面未必得鳥湯去三面置其一面以網四十國非徒網鳥也說苑

鴻書

卷三十四

上

五倫

周文王問於粥子曰敢問君子將入其職則其於民也何如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故曰君子將入其職則其於民也旭旭然如日之始出也文王曰受命矣曰君子既入其職則其於民也何如對曰君子既入其職則其於民也曠曠然如日之正中文王曰受命矣曰君子既去其職則其於民也何如對曰君子既去其職則其於民也暗暗然如日之已入也故君子將入而旭旭者義先聞也既入而曠曠者民保其福也既去而暗暗者民失其教也文王曰受命矣周書

禹之時以五音聽治懸鐘鼓磬鐸置鞀以待四方之士爲號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諭寡人以事者振鐸語寡人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搖鞀當此之時一饋而十起一沐三握髮以勞天下之民此而不能達善效忠者則

才不足也

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堂上有事一月而君不聞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堂下有事十月而君不聞步者百曰萬里之情通門庭有事周年而君不聞故曰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君門遠於萬里

管子

宋景公時災惑在心公問子韋對曰禍在君可移宰相公曰宰相所與治國也曰移於民公曰民死誰與爲君曰移於歲曰歲饑民必死子韋曰天處高而聽卑君有至道之言三天必賞君災惑果徙三舍

管子

齊桓公問管子曰吾念有而不失得而勿忘爲之有道

鴻書

卷三十四

五倫

乎對曰勿創勿作時至而隨母以私好惡害公正察民所惡以自爲戒黃帝立明臺之議者上觀於賢也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諫鼓於朝而備訊咎湯有總街之庭以觀人非也武王有靈臺之復而賢者進也此古聖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者也桓公曰吾欲效而爲之其名云何對曰名曰嘖室之議曰法簡而易行刑審而不犯事約而易從求寡而易足人有非上之所過謂之正士內於嘖室之議有司執事者咸以厥事奉職而不忘焉此嘖室之事也請以東郭牙爲之此人能以正事爭於君

前者也桓公曰善

管子

天下之命懸於天子天子之善成乎所習習與智長則切而惟動化與心成則中道若性昔成王幼小越在襁褓周公在前史佚在後太公在左召公在右中立聽朝四聖維之是以慮無遺計舉無過事

禮記

漢高帝置酒洛陽南宮上曰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王陵對曰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者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其利也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攻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

鴻書

卷三十四

五倫

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饋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有天下也項羽惟有一范增不能用此其所以爲我擒也羣臣悅服

史記

梁孝王驕恣不道然其子賈從入朝尚幼竇太后欲強冠婚之上謂王曰兒堪冠矣王頓首謝曰臣聞禮二十而冠冠而字字以表德自非顯才高行安可強冠之哉帝曰兒堪冠矣他日帝又曰兒堪室矣王頓首曰臣聞禮三十而有室兒年蒙穉未有人父之端安可強室之

哉帝曰兒堪室矣他日賈復入朝及闔而遺其烏帝曰
兒真幼矣乃白太后不復冠婚此等應對舉動皆非當
時諸侯王所及想從鄒枚諸君陶鑄得來耳文海披沙
光武進拔邯鄲斬王郎收郎文書得吏民與郎交關謗
毀者數千章光武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
嘉謀隋文帝手勅靈藏法師曰弟子是俗人天子律師
是道人天子有欲離俗者任師度之佛祖統紀

唐太宗朝罷歸而含怒曰終須殺此田舍奴文獻皇后
問曰大家嗔怨誰也帝曰只是魏徵老兵對眾辱我后
入院衣綸翟下殿拜帝驚問曰何也妾聞主聖臣忠徵

鴻書

卷三十四

五

五

能直言非大家聖德不有忠臣妾敢慶賀帝大悅益重
魏徵綱鑑

唐太宗曰一歲再赦好人喑啞吾有天下未嘗數赦嘗
問侍臣曰創業守成孰難房玄齡曰草昧之初羣雄並
起角力而後成之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
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此守成難矣上曰玄齡與吾共
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徵與朕共安天
下嘗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起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
通鑑

文宗尚賢樂善罕有倫比每與宰臣學士論政事之暇

未嘗不話才術文學之士故當時以文進者無不諤諤
焉於是上每視朝復卽閱羣書見無道之君行狀則必
振腕歎歎讀堯舜禹湯傳則敏祚謂左右曰若不甲夜
視事乙夜觀書何以爲人君耶每試進士及諸科舉人
上多自出題目及所司進卷披覽吟誦終日忘倦常延
學士於內庭討論經義較量文章令宮女侍茶湯飲饌
而李訓講周易微義頗叶於上意時方盛夏遂命取水
玉腰帶及辟暑犀如意以賜訓訓謝之上曰如意與卿
爲談柄也上讀高郢無聲樂賦白居易求玄珠賦謂之
玄祖杜陽雜編

鴻書

卷三十四

六

五

唐侍御史權萬紀上言宣饒二州銀大發采之歲可得
數百萬緡太宗曰朕貴爲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
嘉言可以利民耳與其多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
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而專言稅銀之利昔堯舜抵
璧於山投珠於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爲私藏卿欲以桓
靈俟我耶是日黜萬紀使還家唐史

宋太祖欲察羣情向背頗爲微行或諫曰陛下新得天
下人心未安今數輕出萬一有不虞其可悔乎宋主笑
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求之亦不可得拒之亦不能止
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皆殺之我終日侍側亦不

能害若應爲天下主誰能圖之微行愈數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不汝禁也

綱目

宋仁宗聖性仁恕尤惡深文獄官有失入人罪者終身不復進用至於仁民愛物孜孜唯恐不及一日晨興語近臣曰昨夕因不寐而甚饑思食燒羊侍臣曰何不降旨取索仁宗曰比聞禁中每有取索外面遂以爲例誠恐自此逐夜宰殺以備非時供應則歲月之久害物多矣豈可不忍一夕之饑而啓無窮之殺時左右皆呼萬歲至有感泣者

東軒筆錄

鴻書

卷三十四

十

五倫

宋真宗東巡告功泰嶽駕行有日一日泰山耕者俱見熊虎豺豹莫知其數墮入於徂徠山後有百餘人驅之耕者詢其人獸將安往應曰聖主東巡異物遠避至於蛇虺亦皆潛伏嶽靈勅五伯里內蜂蝎蠱毒之微亦不得見夫聖人行幸肅清如此

清獻高議

武肅王遣使於梁太祖太祖問曰王於國中好何物使者曰好玉帶駿馬太祖歎曰真英雄也選玉帶一名馬四賜之及忠懿王入朝進寶犀帶於宋藝祖藝祖顧謂曰朕有三條帶與此不同倣請宣示太祖笑曰汴河一條淮河一條楊子江一條倣大愧服二君所見一投其所嗜以羈縻其內附之心一恥其所寶以昭示宏遠之

略皆用世之智也

西湖志

武肅王起以微開國垂統雖由天授而其才智亦有過人者在軍中恒倚危枕而寢未嘗貼席榻置粉盤夜有所記則畫盤中或發銅丸於外以警宿直嘗欲廣牙城以大公府有術者告曰王若改舊爲新有國止及百年如填築西湖以建府治垂祚當十倍於此鏐曰豈有千年而天下無真主者乎有國百年吾所願也卽於治所稍增廣之及忠懿歸朝錢氏霸吳越者凡九十八年○又錢俶初來朝將歸朝臣上疏請留勿遣者數十人太祖皆不納無慮俶若不欲歸我必不肯來放去適可結

鴻書

卷三十四

八

五倫

其心及倣辭力陳願奉藩之意太祖曰盡我一世盡你一世乃出御封一匣付之曰到國開視道中勿發也倣載輿舟歸日焚香拜之旣至錢塘發視乃羣臣請留章疏倣覽之泣下曰官家獨許我歸我何可負恩及太宗卽位以盡一世之言遂謀納土

石林燕語

金主雍在金諸帝中最爲賢主以夫人烏林荅氏守節而死終身不立后雅尚儉素命官中之飾勿得用黃金嘗謂近臣曰朕於宮室惟恐過度其或興修節損官人歲費以充之至於佛法尤所未信梁武帝爲同泰寺奴遼道宗以民戶賜寺僧復加以三公之官其惑深矣又

曰亡遼日屠羊三百亦能盡用徒傷生耳朕每當食時嘗思貧民饑餒猶在已也彼身為惡而口祈福何益之有嘗謂宰相曰卿等在省未嘗薦士止限資格安能得人又曰卿等職居輔相曾無薦舉惟朕嘗言某人可用然後從而用之卿等既無所言必待朕知而後進用將復有幾又曰帝王之政固以寬慈為德然梁武帝專務寬慈以致綱紀大壞朕嘗思之賞罰不濫卽是寬政又曰朕觀唐史見太宗行事初甚厲精晚年與羣臣議多飾詞朕嘗思始終如一今雖年高敬慎之心無時或怠又曰朕自卽位以來言事者雖有狂妄未嘗罪之卿等

鴻書

卷三十四

九

唐書

未嘗肯盡言何也當言而不言是相疑也君臣無疑謂之嘉會事有利害可竭誠言之卽位五載南北講和與民休息羣臣守職上下相安家給人足倉廩有餘刑部斷死罪歲或十七人國人號稱小堯舜然舉賢之急求言之切不絕於口

金史

元世祖定天下之刑笞杖徒流絞五等笞杖罪既定曰天饒他一下地饒他一下我饒他一下自是合笞五十止笞四十七合杖一百十止杖一百七天下死囚審讞已定亦不加刑皆老死於囹圄自後惟秦王伯顏出天下囚始一加刑故七八十年之中老稚不曾覩斬戮及

見一死人頭輒相驚駭可謂勝殘去殺黎元在海涵春育之中矣

元史

元世祖思太祖創業艱難俾取所居之

地青草一株置於大內丹墀之前謂之誓儉草蓋欲使後世子孫知勤儉之節至正間大司農達不花公作官詞云墨河萬里金沙漠世祖深思創業難却望闌干護青草丹墀留與子孫看

草木子

元憲宗卽位問耶律楚才治天下之道楚才曰生一事不如減一事興一利不如除一害帝問何者為害楚才曰一鄉有一個友人一鄉受他害除他一個友人一鄉都安一城裏有個友人一城受他害除他一個友人一

鴻書

卷三十四

唐書

城都安朝裏有箇友人天下受他害除他一箇友人天下都安於是罷久任之官貶各郡豪富故元於五十年之間天下都得燕安

原始秘書

初魏國公徐達與常遇春同伐元元主知曆數在我太祖遂北歸沙漠盡讓華夏之地遇春欲邀其歸路殺之魏國曰不可彼不戰而去還我中夏是順天也我邀而殺之寧非逆天乎及還遇春先歸見太祖曰我欲殺元主徐達受其賄縱之太祖由是疑魏國魏國寬仁長者素得左右心至將入金川門有一內侍馳馬來附耳與語魏國遂還坐舟中陳兵甚嚴太祖待之不

至命衆公卿往迎於江上魏國堅臥舟不起 太祖親往迎之猶不起 太祖不得已入其舟中魏國始伏地慟哭指天自明 太祖亦泣下慟勞再四自是君臣相遇如初

齊公農談

國初諸王封國時太祖多擇名僧傳之僧姚廣孝知

文皇帝必嗣天位乃自言曰大王若使臣得侍當奉一

白帽子大王戴蓋言王上加白其文皇也 文皇帝遂

言於太祖乞廣孝得之廣孝至燕邸薦鄧人袁珙相術

文皇帝使召至令使者與飲於酒肆乃作衛士服偕衛

士九人入肆沽使者謂珙相十人珙趨拜文皇帝前曰

鴻書

卷三十四

十一

五論

殿下何自輕如此文皇陽不省曰我輩皆護衛校士也珙不對乃召入詳扣之珙稽首曰殿下異日太平天子也龍形鳳姿天廣地濶額如圓璧伏犀貫頂日麗中天五岳附地重瞳龍髯二肘若玉印狀龍形虎步聲若洪鍾足底龜文有二黑子年四十髯長過臍法當登大位文皇帝恐人疑乃陽以罪遣之行至通州既登舟密召入邸是時諸王多以罪廢湘王自焚死成祖不勝悲憤乃上書求諸王罪過狀建文君怒疑忌益深諸將以兵屯近地者日見迫脅成祖憂懼不知所出會燕山護衛百戶鄧庸以奏事至京下獄訊之庸具言成祖將舉兵

狀齊泰等即發符遣使往逮燕府官屬密令謝貴張昇

圖燕使密約燕府長史葛誠指揮盧振爲內應以北平

都指揮張信爲成祖舊所信任密勅信使執成祖還京

師信受命憂甚不敢言母疑問之信以告母驚曰不可

吾故聞燕王當有天下王者不死非汝所能擒也信益

憂未決亡何有敕使趣之信艱然曰何太甚至此也乃

往燕邸請見不得入乘婦人車徑至門求見成祖見其

挺身來無他也乃召信入拜於牀下成祖佯爲風疾不

能言信曰殿下無爾也有事當以告臣成祖曰疾非妄

也信曰殿下不以情語臣乎今朝廷有勅擒殿下殿下

鴻書

卷三十四

十一

五論

果無意當就執如有意勿諱臣成祖見其意誠下拜曰生我一家者子也乃召廣孝至謀事適詹瓦墮地成祖心惡之色不懌曰此何祥也廣孝曰無異是欲易色耳時有二人突入邸見成祖曰殿下尚安坐此耶成祖問何人二人曰殿下不亟順天應人何猶安坐此也成祖叱曰狂夫何來妄言乃爾二人各言曰臣爲布政司吏柰亨按察司吏李友直今藩臬諸臣密疏殿下欲謀大事得旨逮殿下朝使今至矣脫不信疏草在此成祖以藩臬吏恐使來探已者怒逐之出二人曰逐之出亦死不出亦死寧死此不出乃留匿邸中成祖出其疏草示

護衛指揮張玉朱能等曰此何爲者遂令王等帥壯士八百人入衛七月謝貴張昂督諸衛士皆中園府第索所建諸官屬飛矢入府城內成祖與張玉朱能等謀曰彼軍士滿城市吾兵甚寡奈何朱能曰先擒殺謝貴張昂餘無能爲也成祖曰是當計取之今姦臣遣使來建官屬依所坐名收之卽令來使召貴昂付所建者貴昂必來來則擒之一壯士力耳是月四日壬申成祖稱疾愈御東殿官僚入賀成祖先伏壯士左右及端禮門內遣人召貴昂不來復遣建官屬內官以所就建名往乃至衛士甚衆及門門者呵止之貴昂入成祖曳杖坐賜

鴻書

卷三十四

十一

五

建文君出師時詔諸將戒約軍士曰燕王朕叔父必不得已生致之不可加害令朕他日有殺叔父名故成祖每挺身戰諸將不敢輒以矢刃加至是兵敗成祖以一騎殿追者不敢近及駕驅金陵建文君左右惟數人欲出迎復歎曰我何面目相見遂盡閉諸后妃宮內縱火焚其宮惟挈三子變服出走倉卒復棄三子宮門被執寘師中相傳謂太祖顧命時以小篋封識甚固密授建文君曰他日危難發之及是發視則披剃具及緇衣并僧楊應能度牒也建文君乃出走爲僧後至天順中年八十餘乃自言於廣西守臣送之入京云成祖望見宮中火起亟遣中使往救至則無及時內外皆不知建文君出走見其后死火中中使得后餘燼以爲建文君也還白成祖成祖哭曰果若是癡耶吾來欲翌爾何不亮遽至此也先是儒臣胡廣楊士奇楊榮周是修金幼孜等皆相約死難至是惟是修詣學宮自縊死他皆渝盟戶部尚書張統自經死給事中龔泰黃鉞斷事高巍副使程本立皆自殺齊泰黃子澄初假竄遂至蘇州約知府姚善航海去善曰在公則可在善則不可善守土臣義與城俱存亡耳齊黃乃去成祖在師中諸臣言欲詔天下須得方孝孺草詔乃可令召之孝孺斬衰服哭學

鴻書

卷三十四

十一

五

官執之來成祖曰我以周公輔成王而來今成王死當何如孝孺曰殿下既以周公輔成王而來成王雖死成王有子在成祖詰其離間故指官中煙焰謂之曰此皆汝輩所爲罪何逃令左右收之乃慰遣周王歸第分命諸將守京城及皇城下令戒輯將士慰撫京師有一卒取民間履者立命斬之令有司發建文君喪治葬議遣使詔告天下乃出城駐師龍江比成祖將入城學士楊榮迎駕前曰殿下先入城邪先謁孝陵邪成祖大感悟遂謁孝陵畢欷歔感愴悲不能止猶攬轡欲還營諸王文武羣臣備法駕符璽奉迎遂擁成祖登輦軍民父老

鴻書

卷三十四

十五

五

征北虜則令夏原吉等輔王太孫居守北京丁酉十一年始建北京宮殿庚子十八年宮殿成十九年正月朔上始御北京奉天殿受朝賀云庚子十八年十月北京宮殿成召皇太子至北京遂以北京爲京師皇明鴻猷明天順朝遣建庶人出居鳳陽庶人建文君之次子也先是上北狩嘗憫建文君之沒無所加禮屢召變故以語表彬既復位因思建庶人輩幽禁大內將五六十任意欲寬之謂李賢曰親親之義實所不忍賢對曰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實臨之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左右或以爲不可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遂遣居鳳陽令有司供給柴米器用聽其婚嫁出入自此庶人入禁時方二歲至是年五十六矣出見牛羊亦不識未幾庶人卒懿文太子及建文君皆無後

鴻書

卷三十四

十六

五

明通紀

中國虛實也先求結婚通事私許之朝廷不知也答詔無許婚意也先愧怒至是大舉入寇城堡多陷邊臣日告急遣駙馬都尉井源等率師御之既行王振請上親征令張輔朱勇等治兵命郕王監國遂以十七日駕行命下舉朝震駭連疏懇留不允諸大臣畏振無敢阻振與諸近侍及尚書王佐鄭埜學士曹鼐等從官軍私屬約五十萬人出居庸關抵宣府連日風雨天色慘黯又以行迫無備衆心疑沮報敗踵至諸臣上疏請班師振不可竟趣之行虜亦開兵待我深入上至大同暮有黑雲如繖罩營上雷雨大作不可進振始懼下令班師八月十三日南至狼山虜追及遣朱勇帥三萬騎還禦之敗沒無一人返是日駕至土木驛日未晡去懷來僅二十里衆議入保懷來城振輜重數百輛未至留待之十四日虜已逼不敢動士束手饑渴十五日虜使持書來議和令曹鼐草勅許之遂移營甫踰塹衆亂無復行伍爭奔逸虜以勁騎蹂陣入奮長刀擊我師大呼解甲投刃者不殺衆裸袒相蹈藉死屍蔽川野諸宦豎宿衛士被矢如蝟上乘馬突圍不得出遂下馬據地坐一虜索衣甲不與欲加害旁一虜沮之曰此非凡人遂走白也先遣曾使中國二人視之曰大明皇帝也遂擁之去衆

鴻書

卷三十四

十七

五倫

欲加害知院伯顏帖木兒言受中國恩厚不可也先從其言遂奉居伯顏帖木兒營十六日上在虜營遣人持手書示懷來守臣言被留狀城閉不可入縋之上守臣遣人報京十七日百官集闕下頗聞敗報出朝見敗卒裹創纍纍至訊之皆一知上所在是日遣使賫重寶文綺載以八駟詣虜請還車駕皇后錢氏盡括宮中物佐之十八日皇太后詔百官入議命郕王權國事於午門南面見百官啟事數日內外洵洵兵部侍郎于謙等請治王振罪奏振傾危社稷罪惡滔天不卽典刑滅族百官死不敢退因哭聲徹中外王起入內使將闔門衆擁謙等隨入有旨令籍振振黨馬順從傍沮給事王竑粹順頭衆爭毆擊之立斃衆又索振黨內使毛玉等二人因粹令出亦擊殺之曳三屍陳東安門少須執振至錦衣衛指揮王山于謙啟王降旨獎諭百官明日移王座入奉天門左受朝漸有卽真之議矣陳鑑奉令旨藉振并其黨彭得清陳官等家皆沒官鬻於市振暨弟林等已從駕死於虜二十二日虜擁上至大同城門閉上詔守將郭登曰朕與登有連何相外登傳奏曰登奉命守城不敢擅啟校尉袁彬以頭觸門大呼於是廣寧伯劉安等出見獻袞服上曰虜欲歸我情僞難測且嚴爲

鴻書

卷三十四

十八

五倫

備虜令括城中官私金銀共萬餘兩來迎駕返上索西瓜雪梨與虜食訖去二十八日至黑松林也先營在焉上始入也先營坐也先拜稽首侍坐設宴令妻妾出上壽歌舞爲樂仍奉上居伯顏帖木兒營去也先營十餘里伯顏帖木兒與其妻見上亦如也先禮二十九日皇太后命邸王卽皇帝位遙尊上爲太上皇帝明年爲景泰元年詔告天下時虜傳言欲送上皇駕還衆論洶洶多主和議于謙獨排衆議曰社稷爲重君爲輕遣人申戒各邊將毋墮虜計十月虜復擁上皇至大同城下時郭登練兵振武誓以死守將士感奮時出奇敗虜故大

鴻書

卷三十四

七

五倫

同以孤城得全虜遂南由紫荆關入擁上皇薄京城京師戒嚴專事討賊復仇臣民但有言和者斬謙與石亨楊洪等治兵大破虜於定州清風店虜慟哭遂擁上皇仍出紫荆關北去時上皇留虜中朝廷以虜使不可信久絕不通明年四月衆議遣使問安命學士李實等往實至虜營見上皇上皇所居毡毳帳服食飲皆糴酪牛車一乘爲移營之具左右惟校尉袁彬暨哈名侍實等見上皇泣上皇亦泣上皇問太后皇上皇后俱無恙又問二三大臣上皇曰曾將有衣服否實對曰往使至皆不得見天顏故此行但擬通問未將有也上皇曰卿爲

鴻書

卷三十四

十

五倫

我國倘得歸願爲黔首守祖宗陵墓足矣言已又泣實等見也先暨伯顏帖木兒具無他狀蓋朝廷絕和議虜雖擁留上皇徒抱空質無所要其下亦多厭兵思還意實等遂辭歸朝廷再遣左都御史楊善往問道實實告以虜情善至虜境見也先也先問曩南朝減馬價故善言入貢原非正使幣數多自尅欺隱又問何故拘留其使善言使所從人率爲姦他所淹留不關中國又問市釜事善言此小民市易朝廷不知善又歷述累朝恩遇之厚不可忘且言天道好生今縱兵殺掠上干天怒反復辨論數千百言皆確中肯綮也先問上皇回更臨御否善言天位已定難再易也先問古堯舜事如何善言堯讓位於舜今日兄讓於弟正合古堯舜事也先大服伯顏問復來迎何操善言若操賄來迎後人謂汝以賄歸上皇不爲美今無所操迎去方見汝善書之史冊後代亦稱述也先然其言曰史中好爲書也伯顏謂姑留使臣遣使問南朝上皇更臨御方可歸也先曰曩令遣大臣來迎今不與是失信也遂許歸引善見上皇明日也先設宴餞上皇於其營也先與妻妾以次起爲壽酒中令善坐上皇亦曰從太師言善曰雖草野不敢失君臣禮也先顧羨曰中國有禮罷酒送上皇出明日宴

使臣又明日伯顏設宴餞上皇又明日亦宴使臣又明日上皇駕行也先伯顏率諸酋送至野狐嶺慟哭而別仍命數酋率五百騎送至京師駕入關朝廷遣使以冕服迎虜所遣送騎左右從至京師入東華門送者猶揭簾視候入大內始就館公卿迎至城外景皇帝迎至東華門內上皇下馬相持泣各述避意遂居上皇於南宮朝百官後以讒譖頗聞隙景皇帝恩禮漸衰元日誕辰百官請於南宮朝見不許又以給事中吳江徐正言伐去近牆樹以防外通仍鎔鐵錮其門鎖英宗嘗止息樹下見樹伐問故大駭愴然久之初景皇帝監國時憲

鴻書

卷三十四

主

五

宗在儲位景帝即位遂廢憲宗爲沂王立皇子見濟爲皇太子亡何卒儲位遂虛景帝末年荒淫有疾久不視朝中外洶洶時于謙爲兵部尚書當國事歲丁丑正月與羣臣屢疏請立東位蓋復憲宗云羣議紛起有白太后請召立襄王世子者已得金牌未發百官再疏請立東宮有旨候十七日御朝然外皆聞疾不可起矣武清侯石亨都督張軫太監曹吉祥等遂謀復立英宗初以事叩太常卿許彬彬曰此社稷功也蓋圖之徐有貞亨等遂以二月十四日夜會有貞曰太上皇帝出狩非以遊畋故爲國事耳天下無厭棄心今故天子置不問乃

紛紛外求耶有貞曰南宮知此意否亨軫等曰曾密達之至十六日暮復會有貞曰得報矣計將出有貞乃升屋覽占乾象亟下云機在今日不可失遂相與密謀云虜且夜入寇近地須宜備不虞自是納兵大內有辭人無疑者遂往會曹吉祥王驥楊善陳汝言等收諸門鑰夜四鼓率衆薄南宮門錮不可啓俄聞城中隱隱開門聲有貞命衆取巨木懸之舉槓又令勇士踰垣入與外兵合毀垣壞門啓亨軫等入見太上皇帝燭下獨出呼亨軫等曰爾等何爲衆俯伏合辭云請陛下登位呼兵士舉輦至兵士驚懼不能舉有貞等助挽

鴻書

卷三十四

主

五

之忽天色明霽星月皎然上皇顧問有貞等爲誰各自陳官職姓名衆挽昇導入大內門者呵止之英宗曰吾太上皇也衆翌升奉天門并登黼座遂鳴鐘鼓啓諸門殿上呼譟衆尚不知故徐有貞等曰太上皇復辟矣趣入賀百官震駭乃就班賀英宗宣諭之衆始定英宗既復辟乃逮于謙王文陳循蕭鎡商輅等數十人詔下獄命有貞入內閣叅預幾務未幾封武功伯石亨封忠國公張軫封太平侯張軫封文安侯楊善封興濟伯餘各陞賚有差二月朔以皇太后詔諭廢景帝仍爲郕王居西內越數日命郕王所立太后吳氏復爲宣廟賢妃廢

景帝后汪氏復爲郕王妃欽天監請革除景泰年號上曰吾不忍仍書之十九日郕王薨葬祭俱王禮嬪御皆賜死以殉葬唯汪妃以李賢言免亡何出就外東宮保護之令盡括宮中貨出以景帝易儲時妃執不從且禮遇東宮厚也復沂王爲皇太子械徐正至京師鸞於市以言伐南宮樹故前吏部尚書何文淵家居毋自矜景帝易儲詔語出其手至是聞訃言大驚遂自縊詔告天下以今年爲天順元年

鴻書

卷三十四

主事

五倫

正德九年二月帝始微行十二年八月上出幸宣府等處游獵邊將江彬輩導之也彬有寵於上賜姓朱氏與上在豹房同臥起狎近屢導上出遊戲近郊至居庸關巡關御史張欽閉關上疏不聽遂遠出關外楊廷和等累疏請回鑾且言居庸關邊北虜不時出沒爲寇正統末年之時未遠可爲明鑒不聽九月上幸大同獵陽和虜以衆數萬掠應州上命諸邊將擊之虜尋引去十三年春上復出關游二月一日太皇太后王氏崩上還京四月朔上以太后將祔塋詣天壽山祭告遂往黃花鎮密雲等處游獵五月末旬上還京六月虜入寧夏塞上復議北巡楊廷和等切諫不聽乃自稱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巡邊又欲以彬爲威武副將軍扈從以

鴻書

卷三十四

主事

五倫

行命內閣草勅廷和語毛紀具疏連名上之不省時上必欲內閣草勅屢中官促之楊廷和稱疾不出上御左順門召梁儲面促草勅儲奏曰勅不敢草上曰何乃逆命對曰凡事可將順獨此勅不敢草上曰何不敢對曰陛下爲君乃自卑而列於臣臣草勅是以臣名君死不敢奉命上大怒手劍擬之儲免冠解帶伏地流涕曰臣逆命有罪願就死良久上亦察其誠擲劍而起更命廷和草之旣而禮部尚書李遜學等廷議欲建儲居守時朱寧陰受寧王宸濠賂謀入寧世子司香太廟江彬亦欲立所厚遠藩各陰有所主梁儲厲聲曰皇上春秋鼎盛建儲未宜輕言萬一有他吾輩伏斧鑕矣王瓊王鴻儒亦助言之謀遂寢八月上北巡出居庸關遂歷宣府至大同九月上在大同冬十月上自偏頭關渡河幸榆林十一月上在榆林十四年二月上自榆林還京師三月上欲巡視泰岱歷徐揚抵南京下蘇浙浮江漢登武當且遍觀中土繁麗諸處都下人情洵洵時江西寧藩久蓄異謀俟機而發內外咸以爲憂於是翰林臣舒芬等連疏乞留上大怒下黃輦陸震長良勝萬潮陳九川徐鑒於錦衣衛獄命舒芬張衍慶姜龍孫鳳陸倬等百有七人跪於午門外五日林大輅周敘余廷瓚等二十

餘人俱下獄明日同黃輦等六人亦跽五日於是數日
京師陰霾晝晦人情震駭宮城內海水溢四五尺折
橋下鐵柱有金吾衛指揮張英明言車駕出必不利乃
肉袒露刃於胸以死諫於是有旨命錦衣衛將舒芬等
百有七人俱午門前各杖三十爲首者調外任芬調福
建市舶副提舉餘俱罰俸半年夏四月命錦衣衛將黃
輦等六人午門前杖五十徐鑒發充軍輦等俱爲民
林大輅周敘余廷瓚杖五十降三級調外任其餘俱杖
四十降二級調外任時被杖而死者陸震余廷瓚劉校
等共十有一人車駕遂不果出八月下詔南京大學士

鴻書

卷三十四

二十五

五

梁儲蔣冕扈從時守仁擒宸濠捷音猶未至京諸邊將
在豹房者各逞所見獻擒宸濠之策上亦欲假親征南
遊太監張忠等見錢寧臧賢事敗又欲因此邀功上出
師駐蹕良鄉都御史王守仁擒宸濠捷音至入奏上令
遣回待至南京另覈大學士梁儲蔣冕以宸濠就擒江
西已寧屢請回鑾不聽九月上至南京十月禁約人民
不許養猪及易買宰殺違者發極邊衛充軍以猪音同
國姓也又欲就南京舊壇大祀天地梁儲等曰南北配
位不同且典章不可紊乃止上駐蹕南京既久復有游
蕩抗泛江浙湖湘登武當之意畿內郡縣供給繁難

梁儲蔣冕自執書奏懇請回鑾泣跪於行宮門外自未
至酉上遣中官取奏入之諭之起對曰臣未奉旨不敢
起中官復出傳旨云已知道目下便要回鑾儲等乃起
八月上在南京九月上在南京羣黨欲自獻俘藥功張
永曰昔未出京宸濠已擒奈何冀之於是以大將軍鈞
帖令王守仁重上捷音守仁乃卽略前奏入諸人名於
疏內上之上始議北旋十月上自南京班師凱旋十二
月駐蹕通州十六年春正月上還京

世廟威福必自己出無令臣下干之大學士張孚敬赴
召未久正君臣相得之時偶以彗星見都給事中姚良

鴻書

卷三十四

二十六

五

弼引占書言彗星見東方君臣爭明彗亭出并姦臣在
側因言孚敬驕恣專橫上心已動矣及孚敬奏辯謂頃
良弼濫舉京營武職官臣請上奪其俸兩月以是良弼
挾私報復上滋不悅第以其疏報聞而已故給事中秦
鰲劾孚敬強辯飾奸側媚愈甚且票擬聖旨豈容不密
今引以自歸明示中外若天子之權在其掌握等語上
覽奏曰秦鰲之言實出忠讜因勒孚敬自陳致仕去人
臣之進諫有機則一言而山岳可排鰲疏是也不數日
良弼又奏劾吏部尚書汪鋐上拂之矣蓋不欲進退大
臣之權盡屬之臺諫也

世廟識錄

鴻書卷之三十四

第三十五卷

五倫部二

后 太子附

稱制臨朝

李夫人

陰麗事

吳狗奉冊

三女相類

自有丈夫

一門二后

女主代天下

出寺為尼

固執不可

制需三物

楊貴妃

郭太后

挈水徵賞

官物勞軍

燃錢戲

法弄舜

弘吉刺民

馬太后諫殺

兩宮同等

興獻議禮

鴻書

卷三十五目錄

一

知其可托

養正圖解

宮人

婕妤 公主

天子立后

宮人麗娟

尹夫人

班婕妤

王昭君

寧胡閼氏

出宮女

宮妃侍筆

萬壽公主

妻配掖庭

梅駙馬

父子

紂後生

克昌

抱首

家督

無影

胡婦子

王吉鄭惲

十三子

第五倫

重耳在外

顧名思義

不識六七

鳳毛

虎子跳

王謝家物

置奴複壁

諸子奴材

西京疑獄

昌化章氏

一母二儒

享者佩刀

繼父蠻象

誤我輩

世臘未盡

跨龜

卷三十五目錄終

鴻書

卷三十五目錄

二

劉氏鴻書卷三十五

明 宣城劉氏鴻書纂輯

五倫部二

大史鴻書并刪正

后附太子

漢呂后稱制高祖王太后太后臨朝成帝馬后臨朝援

女明帝竇太后臨朝和帝鄧后臨朝鄧禹孫女閻后臨朝

安帝后梁后臨朝順帝何太后臨朝靈帝庾太后臨朝稱

萬機成帝褚太后臨朝稱制穆帝母武氏改國稱帝高宗

宗母劉氏稱制真宗曹太后同聽政仁宗高氏臨朝神宗

后哲宗時號女中堯舜○事物紀原

鴻書

卷三十五

一

五

漢李夫人為李延年女弟當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妾久寢病形貌毀壞不可以見帝願以王及兄弟為託上曰夫人病甚殆將不起一見我囑託王及兄弟豈不快哉夫人曰婦人貌不修飾不見君父妾不敢以燕嬌見帝上曰夫人第一見我將加賜千金而予兄弟尊官夫人曰尊官在帝不在一見上復言欲必見之夫人遂轉鄉歔歔而不復言於是上不悅而起夫人姊妹讓之夫人曰我以容貌之好得從微賤愛幸於上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愛弛則恩絕上所以戀戀顧念我者乃以生平容貌也今見我毀壞顏色非故必畏

惡吐棄我意尚肯復追思憫錄其兄弟哉及卒上以后禮葬焉漢書

漢光武陰皇后南陽人名麗華初光武聞后美心悅之後至長安見執金吾車騎甚盛因嘆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即位立為后本紀

建和元年四月丁亥保林吳姁以丙戌詔書下中常侍超曰朕聞河洲窈窕明辟思服擇賢作儷隆代所先故大將軍乘氏忠侯商所遺少女有貞靜之德流聞禁掖其與姁並詣商第周視動止審悉幽隱其母諱匿朕將採焉姁即與超以詔書超詣商第第內譙諫食時商女

鴻書

卷三十五

二

五

女瑩從中閣細步到寢姁與超如詔書周視動止俱合法相超留外舍姁以詔書如瑩燕處屏斥妾侍閉中閣子時日晷薄辰穿照屋牕光送着瑩面上如朝霞和雪艷射不能正視目波澄鮮眉嫵連卷朱口皓齒修耳懸鼻輔脣頤頰位置均適姁尋脫瑩步搖伸髻度髮如黹髻可鑒圍手八盤墜地加半握已乞緩私小結束瑩面發頰抵欄姁告瑩曰官家重禮借見朽落緩此結束當加鞠裙耳瑩泣數行下閉目轉面內向姁為手緩捧著日光芳氣噴襲肌理膩潔拊不留手規前方後築脂刻玉此守禮謹嚴處女也約略瑩體血足榮膚膚足飾肉

肉足冒骨長短合度自顛至底長七尺一寸肩廣一尺六寸臂視肩廣減三寸自肩至指長各二尺七寸指去掌四寸肖十竹萌削也髀至足長三尺二寸足長八寸蹀躞豐妍底平指歛約緣迫袂收束微如禁中久之不得音響姁令摧謝皇帝萬年瑩乃徐拜稱皇帝萬年若微風振簫幽鳴可聽不痔不瘍無黑子創陷及口鼻腋私足過諸臣妾姁女賤愚惑言不宣心書不符見謹秘緘昧死以聞時夜漏三下太后猶御壽安殿發緘歡喜顧語帝曰吾入宮後知有幼妹然中外隔闕目所未見不謂爭達如爾明日詔下有司議禮

漢事秘辛

鴻書

卷三十五

三

五倫

王莽女爲漢平帝后莽篡位之日手握玉璽極口肆罵擲之於地後常稱疾不朝會莽欲嫁之大怒不從曹操女爲漢獻帝后操篡位時遣使求璽後后怒不與如此數四乃以璽抵軒涕泗橫流楊堅女爲周宣帝后後知堅有異志意頗不平篡位之後憤惋尤甚堅欲奪其志誓死不許三人者皆篡弑之賊而其女之志行節操亦酷相類如此無論其父卽在廷諸臣不可媿死耶

文海披

羊氏卽惠帝后也曜嘗問之曰吾何如司馬家兒羊氏曰陛下開基之聖主彼亡國之暗夫何可並言彼貴爲

帝王有一婦一子及身三耳曾不能庇妾於爾時實不欲生意謂世間男子皆然自奉巾櫛以來始知天下自有丈夫耳曜甚寵之頗豫國事

綱目

晉武帝立皇后楊氏大赦后元皇后之從妹也美而有婦德帝初聘后后叔父珧上表曰自古一門二后未有能全其宗者乞藏此表於宗廟異日如臣之言得以免禍帝許以后父駿爲車騎將軍封臨晉侯尚書褚郭奕皆表駿小器不可任社稷之重帝不從駿驕傲自得胡喬謂駿曰卿恃女更益豪邪歷觀前世與天家婚未有不滅門者但早晚事耳駿曰卿女不在天家乎喬曰

鴻書

卷三十五

四

五倫

我女與卿女作婢耳何能爲損益乎

晉史

太宗之代有秘記云唐三代後卽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密召李淳風以詢其事淳風曰臣據玄象推算其兆已成然其人已生在陛下宮內從今不踰四十年當有天下誅殺唐氏子孫殆將殲盡帝召宮人問之令百人爲一隊問淳風云在某隊中又分爲二隊淳風云在某隊中請陛下自揀擇太宗不識欲盡殺之淳風曰天之所命不可廢也王者不死雖求恐不可得且據占已長成已是陛下眷屬更四十年又當衰老老則仁慈其於陛下子孫或不甚損今若殺之卽當復生變爲男子

更四十年亦堪御天下矣少壯嚴毒殺之爲血讎卽陛下子孫無遺類矣太宗遂止

定命錄

則天順聖皇后將軍武士彟之女年十四入宮侍太宗因圖識出寺爲尼王皇后問蕭淑妃之寵陰令人宮長髮寵爲昭儀手斃已女傾陷主母遂爲皇后遷帝房州遂僭天位殺唐子孫立武氏七廟幸張昌宗張易之沈南瑒僧懷義淫戲無度中官少年者三十人皆幸封爲如意君

名山藏

李勣入見上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爲后褚遂良固執以爲不可遂良既領命大臣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

鴻書

卷三十五

五

五

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上意遂決許敬宗宣言于朝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婦况天子立后何豫諸人事而妄生議乎

通鑑

唐天后時吉頊與武懿宗爭趙州功太后不悅它日頊奏事太后曰太宗有馬名獅子驄肥逸無能調馭者朕爲宮女侍側言於太宗曰妾能制之然需三物一鐵鞭二鐵撻三七首鐵鞭擊之不服則以撻撻其首又不服則以七首斷其喉太宗壯朕之志今日卿豈足污朕七首耶頊惶懼流汗拜伏求生乃止

唐書

楊貴妃方有寵每乘馬則高力士執轡授鞭織綉之工

專供貴妃院者七百人中外爭獻珍玩九章翼所獻精

美九章加三品翼爲戶部侍郎民間歌之曰生男勿喜

女勿悲君今看女作門楣妃欲得生荔枝歲命嶺南馳

驛致之嘗以妬悍不遂送歸銛第上遂不食及夜力士

奏請迎妃歸院遂開禁門而入後復以忤旨遣歸吉溫

因宦官言於上曰陛下何愛宮中一席之地使人就死

而辱之於外舍邪上亦悔之遣中使賜以御膳妃對使

者涕泣曰金玉珍玩皆陛下所賜惟髮者父母所與乃

剪髮一縷而獻之上遂召還寵待益深

綱目

郭太后貴極綿聯八朝帝王代宗外孫德宗外甥順宗

鴻書

卷三十五

六

五

新婦憲宗皇后穆宗之母敬宗文宗武宗三宗祖母

異志

初帝將以閏月復張燈皇后諫止之越三日親從官顏

秀等四人夜入禁中越屋叩寢皇后聞變遽起帝欲出

后閉閣擁持趣召都知王守忠使引衛卒入賊傷宮嬪

殿下聲徹帝聽宦者以乳嫗歐小女子給奏后叱之曰

賊在近殺人敢妄言耶陰遣人挈水踵後賊果舉火焚

簾水隨滅之所遣宦侍后皆親剪其髮曰以是徵賞故

爭盡死力守忠兵至賊就擒滅

史編

劉智遠還至晉陽議率民財以賞將士夫人李氏諫曰

陛下因河東創大業未有以惠澤其民而先奪其生生之資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請悉出官中所有以勞軍雖復不厚人無怨言智遠從之中外大悅五代史京兆李植字化光觀察使士衡之孫初爲侍禁約婚曹彬女孫娶迎入門見鬼神千萬在前驚走踰牆避之曹卽時還父母家俄而仁宗聘入宮郭后廢冊爲皇后卽慈聖光獻也王姪光獻在父母家時與羣女共爲撚錢之戲而後一錢輒獨旋轉盤中凡三日方止避暑漫抄元時議三朝皇后升祔未決伯顏以問太常博士遼魯曾曰先朝旣以真哥皇后無子不爲立主今所當立者

鴻書

卷三十五

七

五

明宗母邪文宗母耶對曰真哥皇后在武宗朝已膺寶冊則文明二母皆妾今以無子之故不得立主而以妾母爲正是爲臣而廢其先君之母爲子而私尊其先父之妾豈可復蹈慕容垂之失乎集賢學士陳顥素疾魯曾乃曰唐太宗冊曹王明母爲后亦二后也奚爲不可魯曾曰堯母帝嘗庶妃堯未嘗以配魯不法堯舜而法唐太宗邪衆服其議而伯顏亦是之遂以真哥皇后配武宗擢魯曾爲御史元史紀事

元皇后弘吉刺氏性明敏達於事機國家初政左右匡正與有力焉四怯薛奏割京城外近城牧馬帝許之后

將諫陽責劉秉忠曰汝等何不諫若初定都時以地牧馬則可今軍民分業已定奪之可乎事遂止宋亡幼主入朝后不樂帝曰江南平自此不用兵甲人皆喜之爾何獨不樂后曰自古無千歲之國母使吾母子及見此則幸矣帝以宋府庫物置殿庭召后視之后一視而反帝問后何欲后曰宋人貯蓄以移子孫子孫不能守而歸於我又何忍取之邪宋太后全氏至京不習風土后屢奏乞令回江南帝不允后退亦厚待之經濟類編

鴻書

卷三十五

八

五

上位已有五子正可積德不可縱怒殺人致死冤枉活人性命乃子孫之福國祚亦久太祖從之決事多依律國朝典故

英宗后錢氏無子貴妃周氏實生憲宗憲宗卽位宦者夏時倡言錢太后久病不當上尊號獨尊上生母爲皇太后輔臣李賢彭時爭不可曰朝廷所以服天下心惟綱常今獨隆所生損聖德不細聞傳仁壽宮旨曰子爲帝母稱太后固當豈有無子而稱太后者此宣德中自有例彭時曰今日事與宣德中異宣德中胡皇后表稱疾讓位居別宮故正統中尊號不得加焉且宣皇晚年

每以爲憾曰此朕少年事大誤與宋仁宗廢郭后事同可鑒也今名分固在安得引爲比若臣子諛從如得罪天下萬世何卽欲全聖孝獨兩官同尊爲宜於是議始定錢太后加慈懿以別嫌疑錢太后崩議合葬裕陵內臣時等復洵洵爲危言憲宗恐傷周太后心亦未允彭時面請厝錢太后於左虛右以待將來卽兩全無傷於是閣學士商輅劉定之等帥百官伏文華門哭不起聲聞大內母后爲感動得溫旨諭如議乃退

嘉謀錄

嘉靖初元上勅禮官議興獻王尊號閣學士楊廷和禮尚書毛澄欲重大宗援漢定陶王宋濮王故事爲據率

鴻書

卷三十五

九

五

百官上議言獻王孝宗弟也上考孝宗於王當稱皇叔父妃當稱皇叔母凡祭告上箋具稱姪皇帝名而以倫序命益王第二子暫襲封爲獻王後俟異時皇嗣繁衍仍以皇次子奉祀上意不然復命博考典禮求至當廷和錄魏明帝重太宗詔以進因入見力言之上曰朕奉大統非所願獨謂庶幾得尊崇父母爲至榮今若此需朕意少釋乃下時南刑主事張璠獨疏言武宗嗣孝廟已十有六年遺詔尊祖訓兄終弟及之議迎皇上入繼大統比之漢哀宗英當成帝仁宗時豫立繼嗣者不俾禮官不當妄引爲人後之說且獻王所生惟上一人今

稱以叔父質之鬼神不能無疑稱聖母以皇叔母不知將以君臣禮見乎抑以母子禮見乎以君臣禮見恐子無臣母之理竊謂宜別爲獻考立廟京師隆尊親之孝而迎聖母致養庶於禮稱上覽奏大喜曰此論出吾父子終可完下閣部議持前說益堅會聖母至通州聞不肯入上憂泣啓皇太后請避位於是詔皇帝本生父宜稱帝母宜稱后朝臣連疏爭事遂寢明年上召閣臣至平臺溫諭懇懇又命司禮監詣尚書第賜金令勉爲上屈廷和毛澄遂相繼謝病去獨巡撫都御史席書吏部外郎方獻夫主事霍韜桂萼各具疏議與璠合上乃喜

鴻書

卷三十五

十

五

召書等詣閣會議由是禮部書汪俊等擬於尊號上加本生二字璠等復交章爭不可廷臣嫉璠等如仇至欲毆斃之二人疾走免事聞上夜召璠曰禍福當與卿共之今衆洵洵奈何璠曰羣臣獨恃衆爲勢耳誠以勢則尊如人主誰敢敵哉需錦衣數力士足矣上曰已諭明日百官疏爭聚哭於文華門上怒命司禮監錄諸哭者姓名收繫爲首楊慎張紳馬理等下獄編管四品以下各罰俸五品以下各廷杖追逮二百二十人議乃定稱孝宗曰皇伯考昭聖后曰皇伯母獻皇帝曰皇考章聖后曰聖母告郊廟纂明倫大典播中外議禮諸臣各

進秩至殿閣孤卿官夫世廟承統與漢哀宋英事體本不同當時總之見果出閣部諸臣右惟是議禮之家名為聚訟自古記之諸臣紛爭豈有他哉世廟初詔溫文冲抑得禮之本總不能將順輒以督責之說進使廷臣舉得罪而喪氣焉厥後杖諫官戮大臣人謂大槩白璵開不其然哉

嘉謀錄

金主珣疾革時已暮夜近臣皆出惟前朝資明夫人鄭氏以年老侍側金主知其可託謂之曰速召太子主後事主絕而殂夫人秘之是夕后妃問安寢閣麗貴妃陰狡機慧常以其子英王守純年長不得立懷怨鄭氏恐

鴻書

卷三十五

十一

五

其為變即給之曰上方更衣后妃可少休他室伺其入遽鎗之急召大臣傳遺詔立皇太子守緒始啓戶出后妃發喪太子方入宮英王已先至太子知之分遣樞密院官及東宮親衛軍官移刺蒲阿集軍三萬餘于東華門街部署既定命護衛四人監守純于近侍局乃即位于柩前

金事本末

高皇帝開建鴻業更立三才為帝者首乃海內甫定即垂意根本至計博選耆艾魁壘之士從太子諸王以遊已命諸臣講讀經書暇開陳明君良相孝子忠臣諸故事及時政沿革民間疾苦之類已又命繪農業艱難與

古孝行圖以進蓋其為教可謂本末具舉茂以復加已歲甲午皇上命皇長子出閣講學某以職叨從勸講之後竊愧空疎靡所自效獨念四書五經理之淵海窮年講習未易殫明我聖祖顧於遺文故事拳拳不置良繇理涉虛而難見事徵實而易知故今古以通之圖繪以象之朝誦夕披而觀省備焉也某誠不自揆仰遵祖訓

鴻書

卷三十五

十一

五

采古言行可資勸誠者著為圖說名曰養正圖解輒錄上塵以俟裁定夫聖須學也學須正也而功必始於蒙養古者八歲而就外傳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入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致之春秋而為之笙磬而抑惡教之故志使知廢興焉而戒懼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而比義蓋積習見聞納之軌物故成材易也皇上范型在上不肅而嚴論教條章直有方駕古人同符祖宗者某之寡陋如燭火然詎足以庚日月之明顧塵露區區不為河嶽所吐棄必將有繼某而出者續聖志而成之矣特著之序以俟

清園集

宮人 婕妤 公主

按禮天子立后固有六宮三夫人九嬪三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然未聞千百其數

太平御覽

漢武帝所幸宮人麗娟年十四玉膚柔輒吹氣如蘭娟

身輕弱不欲衣纓拂之恐傷爲痕每歌李延年和之於芝生殿旁唱迴風之曲庭中樹爲之翻落常致娟於琉璃帳恐垢污體也以衣帶繫娟袂閉於重幕中恐隨風起又以琥珀佩置衣中不使人知乃言娟骨節自鳴相與爲神怪也

洞冥記

尹夫人與邢婕妤同時並幸詔不得相見尹自請願望見邢帝許之即令它夫人飾爲邢來前尹見之曰此非邢身也其狀貌不足以當人主於是帝使邢衣故衣獨身前來尹見之曰此真是也乃俛而泣自痛其不如也

漢武遺事

鴻書

卷三十五

主

五

班婕妤以選入宮貴幸嘗從游後庭帝欲召與同輦載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後趙飛燕姊弟自微賤興譖婕妤祝詛上因考問婕妤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愆如其無知愆之何益故不爲也上善其對賜黃金百斤然婕妤恐久終見危求得共養太后長信宮因作自悼賦

漢史

漢元帝宮人既多乃令畫工圖之欲有呼者輒披圖召幸其中常者皆行貨賂王明君姿容甚麗志不苟求工

遂毀爲其狀按王昭君本蜀郡秭歸人也琴操曰王昭君者齊國王穰女也年十七儀容絕麗以節鬪中長者求之者王皆不許乃獻漢元帝帝造次不能別房帷昭君恚怒之會單于遣使帝令宮人裝出曰欲至單于者起昭君喟然越席而起帝視之大驚悔是時使者竝見不得止乃賜單于後昭君有子曰世違單于死世違繼立凡爲胡者父死妻母昭君問世違曰汝爲漢也爲胡也世違曰欲爲胡耳昭君乃吞藥自殺石季倫曰昭以觸文帝諱改爲明

初潭集

鴻書

卷三十五

主

五

琴操王昭君者齊國人顏色皎潔聞於中國獻於孝元帝訖不幸納積五六年昭君心有怨曠僞不飾其形容元帝每歷後宮疎略不過其處後單于遣使者朝賀元帝陳設倡樂乃令後宮粧出昭君怨恚日久乃便循飾善粧盛服光輝而出俱列坐元帝謂使者曰單于何所願樂對曰珍奇怪物皆悉自備惟婦人醜陋不如中國乃令後宮欲至單于者起昭君喟然起席而前曰妾幸得備在後宮羈囹穢陋不合陛下之心誠願得行帝大驚悔之良久太息曰朕已誤矣遂與之昭君至單于心思不樂乃作怨曠思惟歌云及讀漢書元帝竟寧元年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自言願婿漢氏以自親帝以後

宮良家子王嬀字昭君賜單于單于號為寧胡關氏生一男曰伊屠知牙師為右日逐王呼韓邪單于死嬀妻大關氏生子曰雕陶莫皋最長立為復株累若鞮單于復妻王昭君生二女怪此一婦人而周旋匈奴單于父子間亡耻如此又讀後漢書昭君王嬀南郡人初元帝時以良家子選入掖廷時呼韓邪來朝帝勅以宮女五人賜之昭君入數歲不得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呼韓邪臨辭大會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景裴回竦動左右帝見大驚意欲留之而難於失信遂與匈奴生二子及呼韓邪死其前關氏子

鴻書

卷三十五

五

五

立欲妻之昭君上書求歸成帝勅從胡俗復為後單于關氏焉與琴操漢書所記無異真天地間妖淫婦人也祗緣曠生怨積怨生忿遂甘心背君父忍以身祀犬羊行同狗彘固欲是厭它尚易卹耶

金壘子

古者後宮不滿五百人謂賢君唐太宗知宮女多者為淫荒之主乃出宮女三千人止留三百此出宮女之始也

原始秘書

李曰於便殿對明皇撰詔誥時十月大寒筆凍莫能書字帝敕宮妃十人侍白左右執牙筆呵之白遂取具書其受聖眷如此

開元遺事

唐宣宗大中二年萬壽公主適起居郎鄭顥舊例以銀裝車帝令依外命婦以銅裝車仍詔公主執婦禮皆如臣庶之法戒以毋得輕夫族預時事顥弟顥嘗得危疾帝遣使視之還問公主何在曰在慈恩寺觀戲場帝怒嘆曰我怪士大夫家不欲與我家為婚良有以也亟召公主責之曰豈有小郎病不往視乃觀戲乎

惜記室

肅宗安於宮中時有蕃將阿布思伏法其妻配掖庭因隸樂工是日為假官之長上及侍宴者笑樂政和公主獨俛首不視上問其故公主曰禁中侍女不少何必須得此人使阿布思真逆人其妻亦同刑人不合迫至尊

鴻書

卷三十五

五

五

之座果冤邪豈忍使其妻與羣優雜處為笑謔之具妾深以為不可上亦憫惻為之罷戲

唐年通錄

文皇兵入城駙馬都尉梅公死于笄橋下某國長公主曳文皇裾不釋問駙馬何在文皇遽命左右速取二帶來比至一一金文皇與公主言與二甥為世官以慰主心

九朝野記

父子

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啓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甚少矣紂母之生微子啓與中衍也尚為妾已而為妻而後生紂紂之父紂之母欲置微子啓

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
紂故爲後帝王世紀

孔伋鯉之子字子思對孔子以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
荷是謂不肖孔子忻然曰其克昌乎對魯穆公以除非
法之事行周公伯禽之政不能用乃適衛嘗言當我先
君周制雖衰君臣正位上下相持若一體然夫欲行其
道不執禮以求之則不能入也今諸侯力爭競招英雄
以自輔翼於此時不自高人將下我不自貴人將賤我
時移世異各有宜也於是在衛組袍無表三句九食著
書四十七篇曰中庸教授弟子孟軻之徒數百人年六

鴻書

卷三十五

七

五倫

十二

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吾無顏氏之才
何以告汝雖無能君子務益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
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爲埤而層巢其巔魚鱉以淵
爲淺而穿穴其內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
害身則辱安從至乎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
懈情孝衰於妻子

朱公居於陶生少子少子及壯而朱公中男殺人囚於
楚朱公告其少弟往視之乃裝黃金千鎰褐器中載以
一牛車且遣其少子朱公長男請行不聽長男曰家有

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
欲自殺其母爲言公從之長男竟持其弟喪歸至其母
及邑人盡哀之唯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
非不愛其弟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與我俱見吾
爲生難故重棄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駟良
逐狡兔豈知財所從來故輕去之前日吾所以爲欲遣
少子固爲其能棄財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
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越世家
陳留有富翁年九十取田客女爲妾一交接而死後生
男大男謂其母曰我父年尊無及人道一宿斯須何因

鴻書

卷三十五

八

五倫

有子汝小家淫泆反欲污我種類乎爭財數年州郡不
決丞相丙吉思惟良久言曾聞真人無影老翁子亦無
影又不耐寒可共試之時八月取同年小兒俱解裸之
此兒獨啼言寒又並日中行彼獨無影人咸服風俗通
蘇武留匈奴十九歲年老子前坐事死宣帝問之問左
右武在匈奴久豈有子乎武因平恩侯白前發匈奴時
胡婦適產一子通國有聲問來願因使者致金帛贖之
上許焉通國至上以爲郎

王吉爲沛相人生子不養者斬其父母以土棘合理之
去又鄭惲文公爲下蔡長民生子相治率不舉惲重設

法百姓初畏罪後稍豐給男女悉以鄭為字

綱目

漢鄧禹有子十三人使各守一藝長子震次襲次珍俱

封侯自後累世貴寵為公侯者三十一人大將軍以下

及州牧郡守九十八人其餘侍中等官不可勝數故人

嘆其修整門戶教養子孫皆可以為後世法

漢書

後漢第五倫字伯魚或問倫有私乎曰余兄子嘗病一

夜十起退而安寢余子有病雖不省視而通夕不寢是

可謂無私乎

史纂

劉表私後妻之言愛少子琮常不悅於長子琦琦每欲

與亮謀自安之術亮輒拒塞未與處畫琦乃將亮游觀

鴻書

卷三十五

十九

五倫

後園共上高樓飲宴之間令人去梯因謂亮曰今日上

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荅

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感悟陰

規為江夏太守避家難

季漢書

兖州刺史王昶為人謹厚名其兄子曰默曰沉子曰渾

曰深為書戒之曰吾以四者為名欲爾曹顧名思義不

敢違也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

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君子戒於闕黨也夫能

屈以為伸讓以為得弱以為彊鮮不遂矣毀譽者愛惡

之原而禍福之機不可輕也人或毀已當退而求之於

身若已有可毀則彼言當也無可毀則彼言妄矣當則

無怨於彼矣則無害於身又何報焉諺曰救寒莫如重

裘止謗莫如自修斯言善矣

綱目

陶淵明有子五人嘗戲以詩責之曰白髮被兩鬢肌膚

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故

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

七通子番九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

或問坐客淵明有侍兒否有一人言有之問何以知曰

所謂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此豈非有侍兒耶坐客

皆發一笑

堯山堂外紀

鴻書

卷三十五

二十

五倫

王敬倫風姿似父作侍中加授桓公公服從大門入桓

公望之曰大奴固自有鳳毛○謝鳳子超宗好學有文

辭帝大嗟嘗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

世說新語

王弘與兄弟集會任子孫戲適僧達跳下地作虎子僧

綽正坐采蠟燭珠為鳳凰僧達奪取打壞亦復不惜僧

虔累十二博基既不墜落亦不重作弘嘆曰僧達俊爽

當不減人然恐終危吾家僧綽當以名義見美僧虔必

為長者位至公台已而皆如其言

綱目

楊玄感與父素俱為柱國朝會則齊列隋文帝命玄感

降一等謝曰不意陛下寵臣之甚許以公庭展私敬

隋史

北齊陳顯達自以人微位重每遷官常懷愧懼子休尚爲郢府主簿過九江拜別顯達曰耆者必敗麀尾蠅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

世說新語

楊國忠舊名釗本張易之子也天授中易之恩幸莫比每歸私第詔令居樓仍去其梯圍以束棘無復女奴侍立母恐張氏絕嗣乃置女奴嬪妹於樓複壁中遂有娠而生國忠後嫁於楊氏

唐書

子儀禁軍中走馬夫人乳母子犯禁都虞侯杖殺之諸子泣訴子儀叱遣之明日語僚佐曰子儀諸子皆奴材也不賞父之都虞侯而惜母之保母子非奴才而何

鴻書

卷三十五

主

五

韓忠憲億教子嚴肅知亳州第二子舍人自西京倅謁告省勤康公與右相及姪柱史宗彥皆中甲科歸公喜置酒召僚屬之親厚者俾諸子坐於席隅惟持國多深思知必有義方之訓託疾不赴坐中忽云二郎吾聞西京有疑獄奏議者其詳云何舍人思之未得已訶之再問未能對遂推案索杖大詬曰汝食朝廷厚祿倅貳一府事無巨細皆當究心大辟奏案尚不能記則細務不舉可知吾在千里無所干預猶能知之爾叨冒廩祿何顏報國必欲撻之衆賓力解方已諸子股栗家法之嚴如此所以多賢子孫也忠憲八子曰綱綜絳繹縉縉維

綽絳縉皆宰相維門下侍郎

蘇氏家訓

宋昌化章氏昆弟二人皆未有子其兄先抱育族人一子未幾其妻得子其弟言兄既有子盍以所抱子與我其妻猶在蓐曰不然未有子而抱之甫得子而棄之人其謂我何且新生那可保也弟請不已嫂曰不得已寧以吾新生與之弟初不敢當嫂卒與之而二子比成立長曰栩字景韓李曰詡字景虞栩之子樵樵詡之孫鑄鑑皆相繼登第遂爲族

鴻書

卷三十五

主

五

陳了翁之父尚書與潘良貴父榮之交情好甚密潘一日謂陳曰吾二人官職年齒種種相似獨有一事不如公甚以爲恨陳問之潘曰公有三子我乃無之陳曰吾有一婢已生子矣當以奉借他日生子卽見還旣而遣至卽了翁之母也未幾生良貴後其母遂往來兩家焉一母生二名儒亦前所未有

國憲家猷

戴良齋云昔有宦家過屠家見幼稚而愛之抱以爲子戒抱者使勿言旣長且承序矣嘗因祀先恍惚見受享者皆佩刀正坐而暴章服者列位其傍愕然以語抱者抱者始告以實自是當祀必先祝其所生而後祀其所爲後者云

代醉編

洪武間人有隨母改嫁者以繼父疾割股愈之有司以

孝聞上曰繼父爾之讎家也割父遺體以愈讎家是不孝也乃置之法屠斷若此臣下固不識也

說海

明嘉興張寧以才質受寵於英宗嘗稱爲我張寧吏部察上意推爲巡撫都御史上曰張寧止可作都御史耶繼推南京侍郎上曰待北部有缺來說未幾憲宗卽位詔給事中陞二級外補寧僅得通判至知府耳晚歲無子禱於家廟曰寧何陰禍以辱先人乃至是傍一妾遽云誤我輩卽陰陽耳寧卽日嫁者數人惟一妾號泣不忍去侍寧終其身寧以文學名所著有方州集豈天子不能貴一臣而嫁妾不足爲陰德耶

文獻通考

鴻書

卷三十五

圭

五

京師有一指揮中歲無嗣其妻告之曰聞胤息之事亦往往以祈乞而得今有一廟神極靈盍往虔禱指揮聽焉涓日沐浴齋戒具香燭牲帛以往其隣家婦見之問何爲指揮告之曰將叩神求男鄰婦曰我也要求請少待備辦同往可也指揮妻從之乃同往再三懇於神已而隣婦遂有娠無幾得男甚喜指揮妻因自恨命薄且語其夫曰求嗣本是我發念頭它家娘子只是趣我去却得子了我今反無所應明日誠心再祝於神可也指揮諾之其夜妻忽夢詣廟祝神光景如晝神告之曰汝之不得子非吾之吝與誤也自有故耳婦曰何故神曰

彼庸人易得子汝夫乃貴顯之職且世業優厚汝夫婦

况無隱慝今來子嗣須得一智慧福德者則可吾擬以

一僧與汝渠今在五臺山修行戒行精嚴而世臘未盡

斷絕更待他積修滿日便來汝家作貴人耳他日汝可

驗吾言也婦夢中悚領而覺遂話於指揮明日亦備禮

往祝越數載乃得孕生男丰骨不凡稍長多善行人皆

愛之因往五臺訪之則神所云云一一無爽焉僧死之

日卽此兒之生辰也後襲職安榮終其身

說圖

子過其父爲跨竈解者紛紛聞邊徼中相馬者言馬前

蹄之上有兩空處名曰竈門凡善走之馬前蹄之痕印

鴻書

卷三十五

圭

五

地則後蹄之痕反在前蹄之先故軍中人謂之跨過竈門考之東西南北率同此稱夫跨從足後步過前似後人追過前人之意以擬子父於義爲協

海客日談

劉氏鴻書三十五

第三十六卷

五倫部三

母

敬姜

陳母

殺繼母

共娶

勿為好

絡秀

董母

李母

夫婦附逐婦

女媧

不言嘆

左足黑子

雙梓

斂錢為婚

梁山伯

開棺女活

王宙

鴻書

卷三十六目錄

一

爭葬

金氏子

馬母塚

踐之妻妾

棄夫

婦附貴女

美女 醜女

夏姬

馬郎婦

蔡文姬

刀婦

苗夫人

詩姬

京師用蘇人

三女俱后

西施

沉西施

有奇相

韓俊娥

前後美女

三逐五逐

薛靈芸

卷三十六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三十六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五倫部三

太史湯賓尹 刪正

母

季敬姜者莒女也魯大夫穆伯妻文伯之母博達知禮
穆伯先死敬姜守節教子義方文伯出學而還歸敬姜
側目而盼之見其友上堂從後階降而却引奉劍而正
履若事父兄文伯自以為成人矣敬姜召而數之曰昔
者武王罷朝而結絲絲絕左右顧無可使結之者俯而
自伸之故能成王道桓公益友三人諫臣五人日舉過

鴻書

卷三十六

一

五倫

者三十人故能成霸業周公一食而三吐哺一沐而三
握髮所執贊而見窮閭隘巷者七十餘人故能存周室
彼二聖一賢者皆霸王之君也而下人如此其所與友
者皆過已者也是以日益而不自知也今以子年之少
而位之卑所與友者皆為服役子之不益亦以明矣文
伯乃謝罪於是擇嚴師賢友而事之所與處友者皆黃
耄倪齒也文伯引衽攘襟而親饋之敬姜曰子成人矣
彤管遺編

陳嬰者東陽人少修德行著稱鄉黨秦末大亂東陽人
欲奉嬰為主母曰不可自我為汝家婦少見貧賤一旦

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史補

漢景帝時有防年父爲繼母陳所殺防年因殺陳廷尉以大逆論帝疑之武帝時年十二爲太子侍側帝問之對曰夫繼母緣父之故比之於母今無狀手殺其父下手之日母恩絕矣宜與殺凡人同不宜以大逆論從之漢武故事

漢靈帝時燕代有三男共娶一婦生四子范延壽斷其從母異談

趙姬者桐鄉令東郡虞越妻也越既没大皇帝敬其文鴻書
卷三十六
五倫

才詔入官省號曰趙母作列女傳解注賦數十萬言將嫁女臨去教之曰慎勿爲好女曰不爲好可爲惡耶母曰好尚不可爲其況惡乎初潭集

周伯仁母李氏字絳秀少時伯仁父浚求爲妾生伯仁及嵩謨嘗冬至置酒絳秀舉觴賜三子曰吾本渡江託足無所不謂汝等並貴列吾目前嵩起曰伯仁志大而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也嵩性

抗直亦不容於世惟阿奴碌碌當在母目下晉書

吳元濟以董昌齡爲郢城令而質其母其母謂昌齡曰順死賢於逆生汝去逆而吾死乃孝子也從逆而吾生

是戮吾也會官軍絕郢城歸路昌齡乃舉城降李景讓

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居於東都諸子皆幼母自教之宅後古塙因雨墮陷得錢盈船奴婢喜走告母母往焚香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夫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宅日學問有成乃其志也此不敢取遽命掩而築之三子景讓景溫景莊皆舉進士及第景讓官達髮已班白小有過不免捶楚景讓在浙西有左都押牙迂景讓意景讓杖之而斃軍中憤怒將爲變母聞之景讓方視事母出坐聽事立景讓於庭而責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國家刑法豈得以爲汝喜

鴻書
卷三十六
五倫

怒之資妄殺無罪之人乎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上負朝廷使垂年之母銜羞入地何以見汝之先人乎命左右褫其衣坐之將撻其背將佐皆爲之請拜且泣久乃釋之軍中由是遂安景莊老於場屋每被黜母輒撻景讓然景讓終不肯屬主司曰朝廷取士自有公道豈敢效人求關節乎久之宰相謂主司曰李景莊今歲不可不收可憐彼翁每歲受撻由是始及第經濟類編

夫婦附逐婦

昔宇宙初開之時只有女媧兄妹二人在崑崙山而天下未有人民議以爲夫婦又自羞耻兄卽與其妹上崑

崙呪曰天若遣我兄妹二人爲夫妻而煙悉合若不使烟散於是烟頭卽合其妹卽來就兄乃結草爲扇以障其面今時人取婦執扇象其事也

獨異志

賈大夫惡取妻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皐射雉獲之其妻始笑始言則是斯藝能使醜夫變貌恨妻釋忿者也

文選注

後漢黃昌爲州佐時妻歸寧中途遇賊所掠不知去向後遷蜀郡守婦因其子犯罪詣郡白訟昌疑不類蜀人問之曰妾某州佐黃昌妻賊掠賣此昌曰汝夫何以識之婦曰夫左足心有墨子昌出左足示之相扶悲泣遂

鴻書

卷三十六

四

五倫

爲夫婦 西京雜記

黃龍中吳郡海鹽陸東美妻朱氏有容止夫妻相重寸步不相離時人號爲比肩人後妻卒東美不食而死合葬後未一歲冢上生梓樹同根二身相抱而合成一樹每有雙鴈常宿於上孫權聞之嗟嘆封其里曰比肩墓曰雙梓後子弘與妻張氏亦相愛慕吳人又呼爲比肩

三異記

阮脩字宣子居貧年三十未有室王敦等斂錢爲婚皆名士也時慕之者求入一錢不得

獨異志

梁山伯祝英臺皆東晉人梁家會稽祝家上虞嘗同學

祝先歸梁後過上虞尋訪之始知爲女歸乃告父母欲娶之而已許馬氏子矣梁悵然若失後三年梁爲鄞令病死遺言葬清道山下又明年祝適馬氏過其處風濤大作舟不能進祝乃造梁塚失聲哀慟忽地裂祝投而死馬氏聞其事於朝丞相謝安請封爲義婦和帝時梁復顯靈異效勞於國封爲義忠有司立廟於鄞云吳中有花蝴蝶橘蠹所化也婦孺以梁山伯祝英臺呼之

寧波志

晉元康中梁國女子許嫁而夫婿經年不歸女家更強以適人尋病亡夫還問女所在竟至墓所開棺女遂活

鴻書

卷三十六

五

五倫

因與俱歸後婿聞之詣官爭之王導曰此非常事不可以常理斷之宜還前夫

博物志

天授三年清河張鑑因官家于衡州性簡靜寡知友無子有女二人其長早亡幼女倩娘端妍絕倫鑑外甥太原王宙幼聰悟美容範鑑常器重每曰他時當以倩娘妻之後各長成宙與倩娘常私感想於寤寐家人莫知其狀後有賓寮之選者求之鑑許焉女聞而鬱抑宙亦深恚恨託以當調請赴京止之不可遂厚遺之宙陰恨悲慟決別上船日暮至山郭數里夜方半宙不寐忽聞岸上有一人行聲甚速須臾至船問之乃倩娘徒行跣

與相迎翕然而合爲一體夫妻四十年二男並以孝廉擢第至丞尉

離魂記

明華亭縣有民某其母再醮生一子及母死二子爭葬質之官知縣某判其狀曰生前再醮終無戀子之心死後歸墳難見先夫之面令後子收葬

沐化編

崑山舟師楊姓者雅與金姓者善金姓者死有子曰金三年十七八窶甚將行乞楊見憐之因招入舟收養之既久楊夫婦以其力勤也愛之甚楊無子有一女年亦相若因以妻三歲餘產一女踰晬盤病死三哭之哀成疾日漸疳羸貼危楊夫婦始悔恨罵不絕口一日江行

泊孤島下楊謂三舟中乏薪不得炊可登岸拾枯枝爲囊三力疾去則棄三挂颿行矣三得枯枝至泊失舟知楊賣已也慟痛哭欲赴江死既又念島中或逢人與可挾援轉入林中至一所見戈戟森森列衛在焉爲之駭愕徐偵之無所聞漸就閒寂無人僅有八大篋封識完好竟不知爲何蓋盜所劫財暫置此地三乃匿戈戟溝中更臨江濱適有它舟經其處三招之來曰我有行李待伴不至可附我去舟中許諾悉携大篋入舟行抵儀真問居停主人家密起篋視皆金珠也卽其地售得如干服食起居非故矣旣收童僕復將買妾一日行過河

授武騎尉妻亦從封云耳談

太公少婿馬氏老而見去賣漿孟津天涼不售改圖販麪復值大風屠牛朝歌天熱肉敗遂釣魚於渭濱文王出獵載歸以師事之武王伐紂封侯於齊道遇婦人其前妻也再拜求合公取盆水傾地令其收之惟得少泥公曰若言離更合覆水定難收婦人遂抱恨而死今有馬母塚類林

吳起衛左氏中人也使其妻織組而幅狹於度吳子使妻更之其妻曰諾及成復度之果不中度吳子大怒其妻對曰吾始經之而不可更也吳子出之其妻請其兄

鴻書

卷三十一

八

五倫

而索入其兄曰吳子為法者也其為法也且欲以與萬乘致功必先踐之妻妾然後行之子母幾索人矣其妻之弟又重於衛君乃因以衛君之重請吳子吳子不聽遂去衛而入荆也太平御覽

顏真卿為撫州刺史邑人有楊志堅者嗜學而居貧鄉人未知也其妻以資給不充索書求離志堅以詩送之曰當年立志早從師今日翻成髮有絲落托自知求事晚蹉跎甘道出身遲金釵任意掠新髻鸞鏡從他畫別眉此去便同行路客相逢即是下山時其妻持詩詣州公牒以求別適真卿判其牘曰楊志堅早親儒教頗負

詩名心雖慕於高科身未霑乎寸祿愚妻觀其未遇曾不少留靡追冀缺之妻贊成好事專學賈臣之婦厭棄良人汚辱鄉閭傷敗風教若無懲誡孰遏浮囂妻可笞二十任自改嫁楊志堅秀才餉粟帛仍署隨軍四遠聞之無不悅服自是江表婦人無敢棄其夫者雲溪友議

婦附貴女 美女 醜女

夏姬內挾伎術老而復壯者三三為皇后七為夫人九為寡婦當之者輒死左氏所載當之者已八人矣宇文士及粧臺記云春秋之初晉楚之諺曰夏姬得道雞皮三少列子昔有賢女馬郎婦於金沙灘上施一切淫人

鴻書

卷三十一

九

五倫

凡與交者永絕其淫死堊後一梵僧來云求我侶掘開乃鎖子骨梵僧以杖挑起升空而去釋氏稽古錄蔡文姬博學有才辨妙於音律適河東衛仲道夫亡無子與平喪亂為胡騎所獲沒於南匈奴左賢王十二年生二子曹公素與伯喈善遣使以金璧贖之嫁與董祀祀犯法當死文姬詣曹公請之時公卿名士及遠方使驛坐者滿堂操謂賓客曰蔡伯喈女在外今為諸君見之及文姬進遂首徒行叩頭請罪辭旨酸哀眾為改容操曰誠實相矜然文狀已去奈何文姬曰明公廐馬萬匹虎士成林何惜疾足一騎而不濟垂死之命乎操感

其言乃追原祀罪 魏志

唐咸通中京兆神策將張季弘以勇氣聞於時一日賁文牒往州郡有材人驅驢負薪而至適當其道弘怒因提驢四足擲過水渠數步觀者驚駭暮投旅店覩其母子相對悲愁問之曰家有婦至惡恃其勇陵辱吾母子無不至季弘笑謂他非吾所辦此易耳即相為除之母于劇喜俄婦人自外至狀無異常人季弘取驢鞭置坐下呼語曰吾聞汝倚有勇力不伏姑婿使喚果有此否婦再拜曰新婦敢耳自是大家憎嫌過甚因引季弘手至大石上歷數平日常事輒曰如此事豈是新婦不是每

鴻書

卷三十六

十

五

陳一事以指於石上指一畫每指輒入寸餘季弘汗落神駭但稱道理不錯其夜不能寐翌日亟行 筆錄唐苗夫人其父太師其舅張河東其夫張延賞其子弘靖其婿韋臯近代婦人之貴無如此者 唐史

白樂天每作詩令一老嫗解之問曰解否嫗曰解則錄之不解則易之故唐末之詩近於鄙俚 冷齋夜話

太祖微行至三山街一媼門有木榻假坐移時問媼何許人對曰蘇人又問張士誠在蘇州何如媼曰方大明皇帝起手時張王自知非真命天子全城歸附蘇人不受兵戈之苦至今感德又問其姓去翌日語朝臣曰張

士誠於蘇人初無深仁厚德昨見一老婦深感其恩蓋蘇氏忠厚恐京師百姓千萬無此一婦也追洪武二十四年以後取富戶實京師多用蘇人 孤樹泉談

獨孤信三女俱為后各生周隋唐一朝天子長生周武帝次生隋煬帝次生唐高祖從古女貴未有盛於獨孤氏者蓋不止為人間之瑞 獨異志

西施越之美女欲見者先輸金錢一文 孟于註疏嘉興縣南有女兒亭勾踐令范蠡取西施以獻夫差西施於路與范蠡潛通三年始達於吳遂生一子至此亭其子一歲能言因名女兒亭越絕書云西施亡吳國後復歸范蠡

鴻書

卷三十六

十

五

因泛五湖而去 吳地記

世傳西施隨范蠡去不見所出只因杜牧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之句而附會也予竊疑之未有可證以折其是非一日讀墨子曰吳起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沈其美也喜曰此吳亡之後西施亦死於水不從范蠡去之一證墨子去吳越之世甚近所書得其真然猶恐牧之別有見後檢修文御覽見引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越浮西施於江令隨鴟夷以終乃嗟曰此事正與墨子合杜牧未之審也蓋吳既滅即沈西施於江浮沈也反言耳隨鴟夷者子胥之譜死西施有力焉胥死盛以鴟

夷今沈西施所以報子胥之忠故云隨鴟夷以終范蠡
去越亦號鴟夷子杜牧遂以子胥鴟夷爲范蠡之鴟夷
乃墮後人於疑網升后總錄

南北竇毅字大武在周爲上柱國有女方數歲讀列女
傳一過不忘聞隋祖受周禪自校牀下曰恨我非男子
不能救舅家難毅掩口曰母妄言赤吾族毅嘗謂夫人
曰此女有奇相不可妄與人畫二孔雀於屏間謂婚者
射一矢陰約中目李淵最後射各中一目遂以歸之後
淵爲唐高祖實氏爲后學圃遺稿

煬帝自達廣陵沉湎失度每睡須搖頓四體方就一夢

鴻書

卷三十六

十一

五

侍兒韓俊娥尤得帝意每寢必召令振聳支節然後成
寢別賜名爲來夢兒他日蕭后誣罪去之帝暇日登迷
樓憶之題云黯黯愁侵骨綿綿病欲成須知潘岳鬢強
半爲多情天中記

先秦以前美人則有少昊之皇娥赤帝女之瓊樹桀之
妹喜紂之妲己有辛氏周穆王之盛淑人昭王之延娟
延娛幽王之褒姒楚王之息嫫晉獻公之驪姬秦穆公
之女美玉惠文之華陽夫人莊襄王之邯鄲姬吳王之
西施鄭旦楚王之鄭袖南威陽文李園妹梁惠王之閭
姬趙武靈王之吳姚燕昭王之旋娟提謨中山侯之陰

后江姬皆在宮掖者也有仍氏青琴毛嬙孔父妻徐吳
犯妹夏徵舒母邾婁顏夫人皆在下者也漢官掖則戚

夫人慎夫人陳后阿嬌衛后子夫邢夫人尹夫人李夫

人王夫人鈎弋夫人麗娟武帝王昭君元帝趙后飛燕趙婕

妤合德成帝陰后麗華光武甄后郭后薛靈芸莫瓊樹陳尚

衣陳巧笑皆魏文帝趙夫人潘夫人吳主鄧夫人吳主朝姝

麗居洛珍潔華吳主二喬孫策兩楊后胡嬪芳晉殷淑

儀宋孝潘妃玉兒東晉馮小憐北齊張麗華孔貴嬪陳

陳宣華蔡容華隋文朱貴兒侯夫人袁寶兒吳絳仙

俱隋武惠妃楊太真唐玄宗王才人武宗兩周后李后兩劉

鴻書

卷三十六

十一

五

妃宋閨閣則秦羅敷顧夫人張玄江無畏臨川王曹洪

女荀奉李勢女桓溫樂昌公主徐德無雙王客失行則

卓文君鸞鶯非烟號國夫人狄夫人達奚盈盈姬侍則

馮方女表絳樹魏翔風綠珠宋緯石崇張靜琬孫荆玉羊

徐月華修容豔姿元雪兒李密阿劉羊紅拂李紅綃崔薛

瑤瑛元寵姐寧王紫雲李女寶李解愁潘名伎則霍小

玉李娃楚娘夜來杜韋娘史鳳楚蓮香劉採春皆灼灼

有名者若退之之桃柳樂天之蠻素雖見詞章俊士所

復寧堪上駟哉兪州別集

齊孤逐女者卽墨之女也孤無父母其狀甚醜三逐於

齊孤逐女者卽墨之女也孤無父母其狀甚醜三逐於

齊孤逐女者卽墨之女也孤無父母其狀甚醜三逐於

鄉五逐於里過時無所容乃造襄王之門而求見王輟食而起左右曰三逐於鄉者不忠五逐於里者少禮何足爲貴王曰子不識也夫牛鳴而馬不應者異類故也此人必有與人異者遂見與之語而悅之遂以爲齊相妻天中記

文帝所愛美人姓薛名靈芸常山人也父名鄴爲鄴鄉亭長母陳氏隨鄴舍於亭傍居生窮賤三夜每聚鄰婦夜績以麻蒿自照靈芸年至十五容貌絕世鄉中少年夜來竊窺終不得見咸寧元年谷習出守常山郡聞亭長有美女而家甚貧時文帝選良家子女以入六官習

鴻書

卷三十六

十四

五倫

以千金寶賂聘之既得乃以獻文帝靈芸聞別父母歔歔累日淚下沾衣至升車就路之時以玉唾壺承淚壺則紅色既發常山及至京師壺中淚凝如血帝以文車十乘迎之車皆鏤金爲輪輜丹畫其轂轆前有雜寶爲龍鳳銜百子鈴鏘鏘和鳴響於林野駕青色之牛日行三百里此牛尸塗國所獻足如馬蹄也道側燒石葉之香此石重疊狀如雲母其光氣辟惡厲之疾此香腹題國所進也靈芸未至京師數十里膏燭之光相續不滅車徒咽路塵起蔽於星月時人謂爲塵宵又築土爲臺基高三十丈列燭於臺下名曰燭臺遠望如列星之墜

地又於大道之傍一里一銅表高五尺以誌里數故行者歌曰青槐夾道多塵埃龍樓鳳闕望崔嵬清風細雨雜香來土上出金火照臺此七字是妖辭也爲銅表誌里數於道側是土上出金之義以燭置臺下則火在土下之義漢火德王魏土德王火伏而土興土上出金是魏滅而晉興也靈芸未至京師十里帝乘雕玉之輦以望車徒之盛嗟曰昔者言朝爲行雲暮爲行雨今非雲非雨非朝非暮改靈芸之名曰夜來入宮後居寵愛外國獻火珠龍鸞之釵帝曰明珠翡翠尚不能勝况乎龍鸞之重乃止不進夜來妙於鍼工雖處於深帷之內不用燈燭之光裁製立成非夜來縫製帝則不服宮中號爲鍼神古文品外錄

鴻書

卷三十六

十五

五倫

劉氏鴻書卷三十六

第三十七卷

五倫部四

兄弟附 姊妹 嫂叔

薦弟

代殺

崑玉卯君

宰相夫人

朱五經

女嬰

妹上書

舉麴杖

和尚不了

丘嫂

解圍

攜朗去

娣建事姑

祖孫

李遷哲

郭子儀

距汾陽四世

鴻書

卷三十七目錄

不附梁公

純孝純孫

叔姪

孔明求後

焚囊

封姪

宰相材

報叔

宗子

婿附甥舅

祖學士

甚好甚好

國夫人

特選章阜

阿上連名

朋友

管鮑

死友

可謂友

蘇張

交道難言

知己之言

身為雅士

與子偕死

殺驢拔蒜

代使

吳保安

師弟

四友

三盈三虛

不及孔子

君子哉

道東道南

半千

門人三千

妾

飯牛歌

換馬

綠珠

我見亦憐

李百藥

挺之兒

一代尤物

黃巢姬

鴻書

卷三十七目錄

鮑生韋生

呼小宋

忍凍

是尚書

松壽

雙節

卷三十七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三十七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五倫部

太史湯賓尹 刪正

兄弟

附 姊妹 嫂叔

龔勝徵為

諫

大夫引見即薦其弟龔舍古人內舉不避

親如此

代酌編

漢許荆兄子世嘗報仇殺人怨家會眾操兵至荆家欲殺之會荆始從府休歸與相遇因出門解劍長跪曰世無狀相犯咎皆在荆不能相教兄既早歿一子為嗣如全死者傷其滅絕今願殺身代之塞咎怨家扶起荆曰

鴻書

卷三十七

十

五倫

許祿郡中稱為賢吾何敢相侵因遂委去

彙苑

世稱兄弟曰崑玉按蘇志云陸機兄弟生於崑山俱有才名雅望為世所推時人比之崑山出玉○又蘇子由已卯生坡常號為卯君

彙苑

呂汲公在相位其兄晉伯自外郡代還相與坐東府堂上夫人自廊下降階趨謁以二婢掖侍而前晉伯遽曰宰相夫人不須拜微仲解其意叱二婢使去夫人獨拜於赤日中盡禮而退晉伯略不顧勞聞者歎服其家法之嚴

何氏語林

朱溫父誠以五經教授鄉里號朱五經溫為節度使其

母王氏猶傭食蕭縣劉崇家始迎以歸溫舉觴為壽啓曰朱五經平生讀書不登一第有子為節度使無忝於先人矣母側然良久曰汝能至此可謂英特然行義未必如先人也賢哉此媼深哉此言於朱五經之學必嘗有聞矣溫篡位之日與宗戚飲博酒酣其兄全昱忽投瓊擊盆中迸散睨曰朱三爾礪山一百姓從黃巢為盜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於汝何負而滅唐家三百年社稷吾行見汝赤其族矣何以博為

鶴林玉露

鴻書

卷三十七

工

五倫

曹壽妻班超之妹也超字仲升扶風人為都護在絕域

年老思入關妹乃上書曰妾兄超延命沙漠三十餘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書奏帝乃徵還

後漢書

趙宋藝祖將北征京師諠言欲立檢點為天子太祖告其家曰外間詢詢將若之何時太祖姊在厨下舉麪杖擊之曰丈夫臨事可否當自決乃來家間恐怖婦女耶

宋書

明少師姚廣孝往蘇湖等府賑濟廣孝初為僧其姊嘗戒之曰汝既為和尚當發慈悲心蓋知其好殺也及預

靖難姊歎息謂人曰和尚慈悲當如是耶廣孝既貴還吳往見姊姊拒之曰貴人何用至貧家爲不納廣孝乃易僧服而往姊堅不肯出家人勸之姊不得已出立中堂廣孝卽連下拜姊曰我安用爾拜許多耶曾見做和尚不了底是甚好人言畢遂還戶內不復再見皇明補遺漢高祖微時嘗避事時時與賓客過其丘嫂食嫂厭叔與客來陽爲羹盡轉釜客以故去已而視其釜中尚有羹由是怨嫂及立齊代王而伯子獨不侯太上皇以爲言高祖曰非敢忘之爲其母不長者封信爲羹謂侯高祖號爲大度不記人過者然亦不置轉釜之怨漢史

鴻書

卷三十七

王

王凝之妻謝道韞凝之弟獻之嘗與賓客談議詞理將屈道韞遣婢曰獻之曰欲爲小郎解圍乃施青綾步障自蔽申獻之前議客不能屈晉書

晉謝朗父據早卒總角時病新起體羸未甚勞於叔父安前與沙門支遁講論遂至相苦嫂王氏再遣信令還安留使竟論王氏因出云新婦少遭艱難一生所寄惟在此兒因流涕携朗去謂坐客曰家嫂辭情慷慨恨不使朝士見之天中記

唐李光進弟光顏先娶而母委以家事及光進娶母已亡弟婦封貲貯納管鑰於姒光進命返之曰娣建事姑

且嘗命主家事不可改因相持泣乃如初楮記室

祖孫

後周李遷哲嘗除真州刺史卽本州也遷哲妾媵百數男女六十九人緣漢十餘里第宅相次姬媵之有子者分處其中遷哲鳴笳導從往來其間縱酒歡譟子孫叅見或忘其年名披簿以審之○郭子儀諸孫數十人每羣孫問安不盡羣領之而已談寶

鴻書

卷三十七

四

五代唐郭崇韜爲樞密使用事自宰相豆盧革等皆附之以其姓郭因問崇韜曰汾陽王本太原人徙華陰公世家鴈門豈其枝派耶崇韜曰因遭亂亡失譜牒嘗聞先人言上距汾陽四世耳華曰然則固從祖也氏族博攷

狄青爲樞密使有狄梁公之後持梁公畫像及告身十餘通詣青獻之以謂青之遠祖青謝之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厚贈而還之綱鑑

原穀者不知何許人祖年老父母厭患意欲棄之穀年十五涕泣苦諫父母不從乃作輿舁棄之穀乃隨收與歸父謂之曰爾焉用此凶具曰穀恐後父老不能更作是以收之耳父感悟愧懼乃載祖歸侍養尅已自責更成純孝穀爲純孫太平御覽

叔姪

蜀諸葛喬字伯松瑾第三子本字冲慎孔明未有子求喬爲後瑾啓吳王而遣之孔明以爲嫡故改其字喬爲舉孔明後有子舉還復爲瑾後

蜀志

謝玄嘗佩紫羅香囊叔安惡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賭得乃焚之時苻堅入寇安舉玄爲前鋒而有淝水之捷

晉書

唐魏徵以定五禮當封一子縣男徵請封孤姪叔慈帝愴然曰此可以勸俗卽許之

唐史

呂文穆致政居洛真宗祀汾陰過洛文穆尚能迎謁至回鑾已病帝幸其宅問曰卿諸子孰可用對曰臣諸子

鴻書

卷三十七

五

五倫

皆豚犬不可用有姪夷簡任潁川推官宰相才也帝記其語遂至大用

通鑑

歐陽修少孤其叔父教之學既貴乞以一官回贈以報其德詔從之乃自員外郎贈郎中後世以爲美談不知又有先於修者王曾爲參知政事改葬叔太子中舍宗元叔母嚴氏自言幼孤叔父母育之詔贈宗元工部員外郎嚴氏懷仁縣太君

貽謀錄

元張閏八世不異爨家人百餘口無間言無私藏閏兄顯卒卽以家事付姪聚聚辭曰叔父行也叔宜主之閏曰姪宗子也姪宜主之相讓既久卒以付聚縉紳之家

自謂不如

堯山堂外紀

婿 附 甥舅

祖無擇晚娶徐氏有姿色議親之時無擇爲館職徐氏必欲相其人而無擇貌寢恐不得當也同舍馮當世京丰姿秀美乃諭媒妁俟馮出局楊鞭躍馬經過徐居曰此祖學士也徐竊窺喜甚成婚始語其非竟以反目離婚

皇甫泌向敏中之婿也少年縱逸多外寵往往涉旬不歸敏中方秉政每優容之而其女抱病甚篤敏中妻深以爲憂且有恚怒之詞敏中不得已具劄子乞與泌離

鴻書

卷三十七

太

五倫

婚一日奏事畢方欲開陳真宗聖體似不和遽離展坐敏中迎前奏曰臣有女婿皇甫泌語方至此真宗連應曰甚好甚好會得已還內矣敏中詞不及畢下殿不覺投淚蓋莫知聖意何如已而傳詔中書皇甫泌特轉兩官敏中茫然自失欲翌日奏論是夕女死竟不能辨直其事

東軒筆錄

王青晏元獻公門下常賣人自號王實頭常遇奇士傳一相術時時相公之奴婢輒中夫人一日呼至堂下青遽相其女曰此國夫人也夫人笑曰爲我擇一佳婿青應聲曰恰有一秀才姓富須做宰相明年狀元及第在

興國寺下元獻退朝夫人具道其事使人通好明年富黜於春官晏以青爲妄大悔之未幾富中大科恩比狀元卽大丞相鄭公也青有女婿時秀才儀貌甚偉衆以青善相必得非常人青曰吾女命薄安敢適富貴人時生亦非遠到果及第而卒

貽謀錄

張延賞累代台鉉每宴賓客選子婿莫有入意者其妻苗氏太宰苗晉卿之女也夫人有鑑甚別英銳特選韋臯秀才曰此人之貴無以比儔旣以女妻之不二三歲以韋郎性度高廓不拘小節張公稍悔之至不齒禮一門奴僕漸見輕急惟苗氏待之常厚張氏垂泣言曰韋

鴻書

卷三十七

七

五倫

郎七尺之軀學兼文武豈有沉滯兒家爲尊卑見謂良時勝境何忍虛擲乎韋乃辭東遊妻罄粧奩贈送延賞喜其往也驢以七馱物每之一驛則附遞一馱而還行經七驛所送之物盡歸之矣其所有者清河氏所贈粧奩及布囊書策而已延賞莫之測也後權隴右軍事會德宗行幸奉天西面之功獨居其上聖駕旋復之日自金吾持節西川以代延賞乃改易姓名以韋作韓以臯作翱莫敢言之也至天迴驛去府城三十里有人特報延賞曰替相公者金吾韋臯將軍非韓翱也苗夫人曰若是韋臯必韋郎也延賞笑曰天下同姓名者何限彼

韋生應已委棄溝壑豈能乘吾位乎婦女之言不足云

初有巫晉姬者每述禍祟其言多中相公當面之神

漸成韋郎權從之神日增皆以妖妄之言不復再召

苗夫人又曰韋郎比雖貧賤氣凌霄漢每以相公所談未嘗一言屈媚因而見尤成事立功必此人也來早入

州方知不誤延賞憂惕莫敢瞻視曰吾不識人西門而

出臯入見苗禮奉過布衣之日凡是舊時婢僕曾無禮

者悉遭韋公棒殺投於蜀江

唐宋遺史

梁劉孝綽少有盛名舅王融每曰天下文章若無我當

歸阿士阿士孝綽少字也○唐姚崇每與兒孫會集曰

外甥自非疏但別姓耳遣與兒姪連名

語林

鴻書

卷三十七

八

五倫

朋友

管仲嘗曰吾始困時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與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有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嘗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耻知我不著小節而耻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管仲相桓公內修政事外連諸侯桓公必質之鮑叔鮑叔曰公必行夷吾之言公乃行之夫鮑叔之於管仲不惟知之又

從而薦之不惟薦之又從而左右之交游中感恩知已孰有過於仲者及仲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不幸而不起此疾彼政我將安移之仲未對公且問鮑叔之爲人對曰鮑叔君子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雖然其爲人好善而惡惡已甚見一惡終身不忘不可以爲政鮑叔之待管仲如此管仲之待鮑叔如彼正所以護鮑叔之短而保鮑叔之令名也世人但解鮑叔之知管仲而不解管仲之尤知鮑叔漢曹參徵時與蕭何善及爲宰相有隙至何死推賢惟參參聞之亦告人趣治行吾且入相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悉遵何約

鴻書

卷三十七

九

五倫

類金鑿子

羊角哀左伯桃二人相與爲死友欲仕於楚道遙山阻遇雨雪不得行饑寒無計自度不俱生也伯桃謂角哀曰天不我與深山窮困併在一人可得生官俱死之後骸骨莫收內手捫心知不如子生恐無益而棄子之能樂在樹中角哀聽之伯桃入樹中而死得衣糧前至楚楚平王愛角哀之賢嘉伯桃之義以公卿之禮葬之角哀夢見伯桃曰蒙子之恩而獲厚葬然正苦荆將軍冢相近欲役使吾吾不能聽也與連戰不勝今月十五日

當大戰得子則勝否則負矣角哀至期日陳兵馬詣其冢上作三桐人自殺下而從之君子曰執義可以爲世規

列士傳

趙襄子游於囿中至梁馬却不肯進青弁爲參乘襄子曰進視梁下類有人青弁進視梁下豫讓却寢佯爲死入叱青弁曰去長者吾且有事青弁曰少而與子友子且爲大事而我言之是失相與友之道子將賊吾君而我不言之是失爲人臣之道如我者惟死爲可適乃退而自殺青弁非樂死也重失人臣之節惡廢交友之道也青弁豫讓可謂之友也

呂氏序意

鴻書

卷三十七

十

五倫

說人主須術以動上從橫師則鬼谷也傳曰蘇秦張儀從橫習之鬼谷先生掘地爲坑曰下說令我泣出則耐分人君之地蘇秦下說鬼谷先生泣下沾襟張儀不若蘇秦相趙弁相六國張儀貧賤往歸蘇秦座之堂下食以僕妾之食數讓激怒欲令相秦儀忿恨遂西入秦蘇秦使人厚送其後覺知曰比在其術中吾不知也此吾所不及蘇君者

論衡

類林

公孫弘起家徒步爲丞相故人高賀從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爲脫粟布被我自有之弘大慙賀告人曰公孫弘內服貂蟬外衣麻枲內厨五鼎外膳一肴豈可以示天下於是朝廷疑其矯弘嘆曰寧逢惡賓不逢故人

西京記

朱暉張堪同是南陽宛人張於太學見文季甚重之把臂語曰欲以妻子托朱生文季不敢對張亡後文季聞其妻子貧困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文季子楨問曰大人不與堪爲友何忽如此文季曰堪常有知己之言吾以信於心也

初潭集

鴻書

卷三十七

十一

五倫

魏將軍張遼與護軍武周有隙就刺史溫恢求交胡質質辭以疾遼出遇質問曰僕心於君何以相孤如此質曰古人之交多取知其不貪奔北知其不怯聞流言不信方可善終武伯南身爲雅士往者將軍稱不輟口今因睚眦遂來嫌隙如質才薄豈能終好故不願也遼感其言復與周平按伯南武周字也

山堂肆考

吳範字文則三國孫權時拜騎都尉素與魏滕同邑相善滕嘗有罪孫權責怒甚嚴令敢有諫者死範謂滕曰與子偕死滕曰死而無益何用死爲範曰安能坐觀汝耶乃髡頭自縛詣門使鈴下以聞鈴下曰死不敢白範

曰汝有子耶曰有曰使汝爲吳範死子以屬我鈴下乃排闥入言未卒權大怒欲殺以戟遂巡走出範因突入叩頭流血言與涕並良久權意乃釋免滕滕見範謝曰父母能生長我不能免我於死丈夫相知如汝足矣何用多爲

吳錄

唐皇藩邸時每過韋杜間逐兔忘反一書生延過其家貧止一村妻一驢而已坐未久書生殺驢拔蒜酒饌霑霑上奇之與語不凡問其姓名乃王琚也自是每遊必過琚家及韋專制上憂之琚曰亂則殺之何疑也上納其言後拜爲中書侍郎預配享

鴻書

卷三十七

十一

五倫

狄仁傑太原人爲府法曹參軍時同僚鄭崇資母老且病當充使絕域仁傑謂曰太夫人有危亟之病而公遠使豈可貽親萬里之泣乎乃請代崇資

談賓

吳保安字永固河北人任遂州方義尉其鄉人郭仲翔卽元振從姪也會南蠻作亂李蒙爲姚州都督臨辭元振謂曰弟之孤子未有名宦子行破賊立功當接引之俾其庶薄俸也蒙諾之仲翔頗有幹用乃以爲判官委之軍事至蜀保安寓書於仲翔曰幸共鄉里籍甚風猷雖曠不展拜而心常慕仰吾子國相猶子幕府碩才李將軍秉文兼武受命專征以將軍英勇兼足下才能師

之克殄功在旦夕保安才乏兼人官從一尉僻在劍外地邇蠻陬況此官已滿後任難期以保安之不才厄選曹之格限豈有望焉側聞君子急人之急憂人之憂不遺鄉曲之情忽垂特達之眷使保安得執鞭弭以奉周旋錄及細微薄霑功效承茲凱入得預末班是吾子丘山之恩卽保安銘鏤之日惟照其款誠而寬其造次專策駑蹇以望招携仲翔得書深感之卽言於李將軍召爲管記未至而蠻賊轉逼李將軍至姚州與戰破之乘勝深入蠻覆而敗之李身死軍沒仲翔爲虜蠻夷利漢財物其沒落者皆通音耗令其家贖之人綰三十二匹保

鴻書

卷三十七

七

五

安至姚州適值軍沒遲留未返而仲翔於蠻中間關致書於保安曰永固無恙保安之字頃辱書未報值大軍已發深入賊庭果逢撓敗李公戰沒吾爲囚俘假息偷生天涯地角顧生世已矣念鄉國官然才謝鍾儀居然受繫身非箕子日見爲奴海畔牧羊有類於蘇武官中射鴈寧期於李陵吾自陷蠻夷備嘗艱苦以中華世族爲絕域窮囚思老親於舊國望松楸於先塋忽忽發狂腸臆流慟不知涕之無從昨蒙枉問承間便言李公素知足下才名則請爲管記大軍去遠足下來遲乃足下自後於戎行非僕敢遺於鄉曲也足下門傳餘慶天祚積善

果事期不入而身名並全向若早事麾下同參幕府則絕域之人與僕何異願足下早附白書報吾伯父宜以時到得贖吾還使亡魂復歸死骨更肉惟望足下耳今日之事請不辭勞苦吾伯父已去廟堂難可諮啓卽願足下親脫石父解夷吾之驂往贖華元類宋人之事濟物之道古人猶難以足下道義素高名節特著故有斯請而不生疑若足下不見哀矜猥同流俗則僕生爲俘囚之豎死則蠻夷之鬼耳更何望哉已矣吳君無落吾事保安得書甚傷之時元振已卒保安乃傾其家得絹二百疋往因住雋州經營十年不歸其妻乃率弱子駕

鴻書

卷三十七

七

五

一驢自往瀘南求保安所在於途中糧盡因哭於路左哀感行人時姚州都督楊安居乘驛赴郡見保安妻哭異而訪之妻曰妾夫遂州方義尉吳保安以友人沒蕃巧而往贖因住姚州棄妾母子十年不通音問妾今貧苦往尋保安糧乏路長是以悲泣安居大奇之謂曰吾前至驛當候夫人濟其所乏既至驛安居賜保安妻錢數千給乘令進安居馳至郡先求保安見之執其手升堂請保安曰吾常讀古人行事不謂今日親覩於公何俠義情深妻子意淺捐棄家室求贖友朋而至是乎願假官絹四百疋濟公此用待友人到後吾方徐爲填還

保安喜取其絹令蠻中通信者待往向二百日而仲翔至姚州形狀憔悴殆非人也方與保安相識語相泣也安居曾事郭尚書則爲仲翔洗沐賜衣裝引與同坐宴樂之安居重保安行事甚寵之於是令仲翔攝治下尉仲翔久於蠻中且知其款曲則使人於蠻洞市女口十人皆有姿色旣至因辭安居歸北且以蠻口贈之安居不受曰吾非市井之人冀得報耶欽吳生分義故因人成事耳公有老親在北且充甘膳之資仲翔謝曰鄙身得還公之恩也微命得全公之賜也翔非瞋目敢忘大造但此蠻口故爲公求來公今見辭翔以死請安居曰

鴻書

卷三十七

十五

五

籠而徒跣親負之徒行數千里至魏郡保安有一子仲翔愛之如弟於是盡以家財二十萬厚葬保安仍刻石頌美仲翔親廬其側行服三年旣而爲嵐州長史又加朝散大夫携保安子之官爲娶妻恩養甚至仲翔德保安不已天寶十二年詣闕讓朱紱及官於保安之子以報時人甚高之初仲翔之沒也賜蠻首爲奴其主愛之飲食與其主等經歲仲翔思北因逃歸追而得之轉賣於南洞洞主嚴惡得仲翔苦役之鞭笞甚至仲翔棄而走又被逐得便賣南洞中其洞號菩薩蠻仲翔居中經歲困厄復走蠻又追而得之復賣他洞洞主得仲翔怒曰奴好走難禁止耶乃取兩板各長數尺令仲翔立於板以釘其足背釘之釘達於木每役使常帶二木行夜則納地檻中親自鎖閉仲翔二足經數年瘡方愈木鏤地檻如此七年仲翔初不堪其憂保安之使人往贖也初得仲翔之首主展轉爲取之故仲翔得歸焉

鴻書

卷三十七

十六

五

劇談錄

南歸付其家安葬是日文山之子夢其父怒曰繩鉅未斷其子驚覺遽啟視之果有繩束其髮李卓吾贊曰不食其祿肯受其縛一繩未斷如錐刺腹生當指冠死當怒目張氏何人寘囊弁櫜生死交情千載一鶚李氏焚書

師弟

文王有胥附奔奏先後禦侮謂之四鄰孟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乎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門人益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奏乎自吾得師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尚書大傳

鴻書

卷三十七

七

五

少正卯在魯與孔子並孔子之門三盈三虛惟顏淵不去顏淵獨知孔子聖也○子貢事孔子一年自謂過孔子二年自謂與孔子同二年自知不及孔子論衡

成回學於子路三年回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何也回對曰臣聞之行者比於鳥上畏鷹鷂下畏網羅夫人爲善者少說者多若身不死安料禍罪不施行年七十常恐行節之虧是以恭敬待天命子路稽首曰君子哉說苑鄭玄好學日夜討論不倦門徒數百千人孔融深敬玄特立一鄉曰鄭公鄉廣其門曰通德門初師事馬融質諸疑問及辭歸融嘆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漢書楊龜

山師事明道先生及歸送之出門謂坐客曰吾道南矣性理

員半千名餘慶少與齊州人何彥先同師事王義方義方嘉重之嘗謂之曰五百年一賢足下當之矣遂改爲半千及義方卒半千與彥先皆成服喪畢而去神異錄

張後胤高祖鎮太原引爲客以經授秦王太宗卽位賜宴月池帝從容曰今日弟子何如胤曰昔孔子門人三千達者無子男之位臣翼贊一人乃王天下計臣之功過於先聖矣帝爲之笑焉桑苑詳註

妾

鴻書

卷三十七

七

五

列女傳曰妾情者齊相管仲之妾也甯戚欲見桓公道無從乃爲人僕將軍宿齊東門之外桓公因出甯戚擊牛角而商歌甚悲歌曰南山燦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甯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桓公異之使管仲迎之甯戚稱曰浩浩乎白水管仲不知所謂不朝五日而有憂色爲國家之事耶君之謀也管仲曰非汝所知也情曰妾聞之也母老老母賤賤母少少母弱弱管仲曰何謂也情曰昔者太公望七十屠牛於朝歌市八十爲天子師九十而封於齊老可老耶夫伊尹有莘

氏之勝臣也湯立以爲三公天下之治太平賤可賤耶
畢子生五歲而贊禹少可少耶駃騠生七日而超其母
弱可弱耶於是管仲乃下席而謝曰吾請語子其故昔
日公使我迎甯戚甯戚曰浩浩乎白水吾不知其所謂
是故憂之其妾笑曰人已語君矣君不知識耶古有白
水之詩詩不云乎浩浩白水條條之魚君來召我我將
安居國家未定從我焉如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
家而召我安居此甯戚之欲得仕國家也管仲大悅以
報桓公桓公乃修官府齋戒五日見甯子因以爲佐齊
國以治堯山堂外紀

鴻書

卷三十七

九

五

後魏曹彰性倜儻偶逢駿馬愛之其主所惜也彰曰彰
有美妾可換惟君所擇馬主因指一妓彰遂換之馬名
曰鵲故後人作愛妾換馬詩奏之絃歌焉誠齋雜記
石崇有妓人綠珠美而工笛孫秀使人求之崇別館北
垆下方登涼觀臨清水使者以告崇出其婢妾數十人
示之曰任所以擇使者曰日本受命者綠珠也未識孰是
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知
命察遠照邇願加三思崇不然使者已出又反崇竟不
許晉書

晉桓宣武平蜀以李勢妹爲妾甚有寵常着繡後主

不知既聞與數十婢拔白刃襲之正值李梳頭髮委籍
地膚色玉曜不爲動容徐徐結髮斂手向主言曰國破
家亡無心至此今日若能見殺乃是本懷神色閒正辭
甚悽惋主於是擲刀前抱之曰阿子我見汝亦憐何況
老奴遂善之世說新語

李德林爲內史令與楊素共執隋政素功臣豪後後房
婦女錦衣玉食千人德林子百藥夜入其室則其寵妾
所召也素俱執於庭將斬之百藥年未二十儀神俊秀
素意惜之曰聞汝善爲文可作詩自敘稱吾意當免汝
死解縛授以紙筆立就素覽之欣然以妾與之并資從

鴻書

卷三十七

十

五

嚴挺之薄妻而愛其子武武年八歲詢其母曰大人常
厚玄英未嘗慰省何至於斯母曰汝父嫌吾寢陋枕蓆
數宵卽懷汝自後相棄其母悽咽武亦憤惋候父出玄
英方睡武持小鐵鎚擊碎其首挺之歸驚愕視之已斃
矣左右言小郎君戲運鎚而致此挺之呼武曰汝何戲
之甚武曰焉有大朝人士厚其侍妾困辱兒之母乎故
須擊殺非戲也父曰真嚴挺之兒天中記
嚴續相公歌姬唐錫給事通犀帶皆一代尤物唐有基
姬之色嚴有欲帶之心因呼盧之會出妓解帶較勝負

於一擲舉坐屏風六散數巡唐彩文勝唐乃酌酒命美人歌一曲而別相君悵然遣之

開元遺事

中和間時溥既平黃巢獻俘於朝并巢姬妾百數僖宗御太元樓受之宣問姬妾汝等皆助賊子女世受國恩何爲從賊其居首日曰狂賊凶逆國家以百萬之衆失守宗祧播遷巴蜀今陛下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置公卿將相於何地乎僖宗不復問皆戮於市人爭與之酒衆皆悲慟昏醉居首者獨不飲不泣至於就刑神色肅然

清波志

酒徒鮑生家富畜妓開成初行歷陽道中止定山寺遇

鴻書

卷三十七

五

外弟韋生下第東歸同憇水閣鮑置酒酒酣韋謂鮑曰樂妓數輩焉在得不有携挈者乎鮑生曰幸各無恙然滯維揚日連斃數軀後乘既闕不果悉從唯與夢蘭小倩俱今亦可以佐歡矣頃之二雙鬟抱胡琴方響而至遂坐鮑生之右縱絲擊金響亮溪谷酒闌鮑謂韋曰出城得良馬乎對曰予春初塞遊自鄜坊歷烏延抵平夏止靈武而迴部落駟駿獲數疋龍形鳳頸鹿脰鳬鷹眼大足輕脊平筋密者皆有之鮑撫掌大悅乃停杯命燭閱馬數疋於軒檻前向所誇誕實未盡其八九韋戲鮑曰能人換任選殊尤鮑欲馬之意切密遣四絃更衣盛

粧頃之而至乃命捧酒勸韋生歌一曲以送之云白露

濕庭砌皓月臨前軒此時頗留恨含思獨無言又歌送

鮑生酒云風颭荷珠難暫圓多生信有短姻緣西樓今

夜三更月還照離人泣斷絃韋乃召御者牽紫叱撥以

酌之鮑意未滿往復之說紊然無章有紫衣冠者二人

導從甚衆自水閣之西升階而來鮑韋以寺當星使交

馳之路疑大寮夜至乃恐悚入室闔戶以窺之而杯盤

狼藉不暇收拾時紫衣卽席相顧笑曰此卽向來指妾

換馬之筵乎因命酒對飲一人鬚髯甚長質貌甚偉持

盃望月沉吟久之曰今珠露既清桂月如畫吟味時餐

鴻書

卷三十七

五

孟觴間行能援筆聯句賦今之體調一章以樂長夜否曰何以爲題長鬚曰便以妾換馬爲題仍以舍彼傾城求其駿足爲韻命左右折庭前芭蕉一片啟書囊抽毫以櫟之各占一韵長鬚者唱云彼美人兮如瓊之瑛此良馬兮負駿之名將有求於逐日故何惜於傾城香暖深閨未厭天飛之色風清廣陌曾憐噴玉之聲紫衣曰原夫人以矜其容馬乃稱其德既各從其所好諒何求而不克長晚而別姿容休耀其金鈿右牽而來光彩頓生于玉勒長鬚曰步及庭砌勅當軒舉望新恩懼非吾偶也戀舊主疑借人乘之香散綠廳意已忘於鬢髮汗

流紅頰愛無異於凝脂紫衣曰是知事有興廢用有取舍彼以絕代之容爲鮮矣此以軼羣之足爲貴哉買笑之心既盡有類夢焉據鞍之力尚存猶希進也賦四詠訖芭蕉盡羣生發篋取紅箋跪獻於廡下二公大驚曰幽顯路殊何見逼之若是然吾子非後有爵祿不可與鄙夫相遇言訖二公行十餘步而公忽不知其所在

鴻書

卷三十七

五倫

宋書

宋祁字子京仁宗朝知成都帶唐書刻脩筆簾然二椽燭勝婢夾侍和墨伸紙人望之如神仙皆知其脩唐書也嘗過御街逢內家車子有褰帷者曰小宋也祁因做

鴈鳴天一曲落句云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千萬重其詞傳達禁中仁宗訪知呼小宋者後因與翰林語及小詞祁惶恐上曰蓬山不遠遂以贈之○子京多內寵後房曳羅綺者甚衆嘗宴於錦江偶微寒命取半臂諸婢各送一枚凡十餘枚皆至于京視之茫然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忍凍而歸

宋書

司馬溫公未有子清河郡君爲置一妾一日使盛飾入書室中公略不顧妾思所以動之取一帙問曰中丞此是何書公拱手正色答曰是尚書妾遂巡而退

代醉編

宋韓侂胄有愛姬小故被譴錢唐令程松壽召女僧

以八百千市之舍之中堂旦夕夫妻上食事之甚謹姬惶恐莫知所由居數日侂胄意解復召之知爲松所市矣大怒松壽聞之亟上謁獻之曰頃有郡守辭闕者將挾市去外郡某忝赤縣恐忤君顏故爲王匿之舍中耳侂胄意猶未平姬旣入具言松壽謹侍禮侂胄大喜即日躡除太府寺丞旬遷監察御史踰年進右諫議大夫猶快快不滿乃更市一美人獻之名曰松壽侂胄追問之曰柰何與大諫同名答曰欲使賤名常達鈞聽耳侂胄憐之卽除同知樞密院事

宋史

鴻書

卷三十七

五倫

宋書

明天順時張寧有二妾一寒香姓高氏一晚翠姓李氏年可十六七皆端潔慧悟公老益愛重之及病將革無子諸姬年長者悉命出之二氏獨不忍去因泣請曰妾二人有死無二幸及公目未瞑願賜一閣同處且封鎗之第留一寶以進湯粥誓以死殉公也遂引刀各截其髮以示無他腸公命從之乃寂居小閣絕不與外間通聲問及卒乃設席閣中旦夕哭臨服三年喪不闕戶者五十餘年嗣子曰嘉秀字文英舉嘉靖己丑進士其畫錦歸也二氏曰妾等大馬之齒已踰七旬幸不辱先公於地下又況有佳後耶令啓鑰出則皤然雙媼矣親戚莫不憐敬之遂爲之奏聞旌之曰雙節云

竟山堂外紀

第三十八卷

五倫部五

僕

馮子都

王安

張承業

杜亮

王義

更爲僕

特欲老實

水精

嚴安

侯來保

阿寄

嚴辛

稱義投刺

此亦人子

奴婢

翔風

人種

二僕通金

鴻書

卷三十八目錄

一

却耍

眞珠

贈婢

前令女

誦秋水篇

春娘

朝華

捧劍

郭斌婢

楊先生不能認

娼妓

洪涯

十奴

墨池雪岸

義娼

武昌新柳

女投書

京口娼

罰家妓

劉國容

李琪

毛惜惜

秦妙觀

挾四妓

高三

妓詞

妓六館

王翹兒

卷三十八目錄終

鴻書

卷三十八目錄

二

劉氏鴻書卷之三十八

明 宣城劉氏鴻書

五倫部五

大史湯寶升 刪正

僕

霍光愛幸監奴馮子都嘗與計事本傳○祖述有胡奴

曰王安甚愛之及祖約誅安嘆曰豈可使祖士雅無後

乎乃往觀述庶子道重始十歲安竊取以歸匿之變服

為沙門初潭集

張承業字繼元內常侍張泰養子初以特進監河東軍

朱溫篡唐承業佐晉王存勗有復讎之志已晉王欲稱

鴻書

卷三十八

五倫

帝承業亟詣魏州諫曰吾王世世忠於唐室老奴三十

餘年為王收拾財賦召補兵馬誓滅逆賊復本朝宗社

耳今河北甫定朱氏尚存而王遽即大位殊非從來征

伐之意天下其誰不解體乎王何不先滅朱氏復列聖

之深讎然後求唐後而立之南取吳西取蜀汎掃宇內

合為一家當是之時雖使高祖太宗復生誰敢居王上

者讓之愈久則得之愈堅矣老奴之志無他矣但以受

先主大恩欲為王立萬年之基耳王曰此非余所願奈

羣下意何承業知不可止慟哭曰諸侯血戰本為唐家

今王自取之誤老奴矣即歸晉陽悒悒成疾不復起五

代史

蕭穎士開元中年十九擢進士第至二十餘該博三教

性急躁忿戾舉無其比常使一傭僕杜亮每一決責便

至瘡養平復遵其指使如故或勸亮曰子傭夫也何不

擇其善主而受苦若是乎亮曰愚豈不知但愛其才學

博與以此戀戀不能去卒至於死朝野僉載

王義裴度隸人也度為御史中丞武元衡遇害之日度

亦為人所刺義斫刃而死度由是獲免乃自為文以祭

之仍厚給其妻子是歲進士撰王義傳者十二三焉出

國史補近世傳奇稱度為御史言事請伐淮蔡與宰相

鴻書

卷三十八

五倫

李逢吉忤逢吉夜遣人刺之公僕裴旺乃效陳嬰代公

死不知公自有王義事也金鑑子

韓叅政億李參政若各未第時俱貧同途赴試京師有

瓊一席一割分之每出謂更為僕李先登第授許州長

社縣主簿赴官自控妻驢韓為負一箱將至長社一二

十里李謂韓曰恐縣吏來箱中只有錢六伯以其半遺

韓伯持之哭別去後舉韓亦登第皆參政邵氏聞見錄

許魯齋先生在中書日命牙儉顧一僕役特選一能應

對閒禮節者進卻之曰特欲老實耳他日領一蓬首垢

面愚駭之人來遂用之儉請問其故先生曰諺云馬騎

上等馬牛用中等牛人使下等人馬上等能致遠牛中等易馴人下等良善若其聰明過我則我反爲所使矣如司馬溫公家一僕三十年止稱君實秀才蘇子瞻學士來謁聞而教之明日改稱大叅相公公驚問僕以實對公曰好一僕被蘇東坡教壞了這便是樣子輟耕錄

貞元中有處士周耶文學豪俊之士也因夷人賣奴年十四五視其貌甚慧黠言善入水如履平地令其沉潛雖經日移時終無所苦云蜀之溪壑潭洞無不屆也耶因買之易其名曰水精耶自蜀乘舟下峽抵江陵經瞿塘艷瀨遂令水精沈而視其遠達水精入移時而出多

鴻書

卷三十八

五

論

探金銀器物耶喜甚每艤船於江潭皆令水精沉之復有所得必流抵江都經牛渚磯古云最深處是溫嶠焚岸照水怪之濱又使沒入移時復得寶玉云甚有水怪莫能名狀皆怒目戟手身僅免禍因茲耶亦至富贍後數年耶有友人王澤牧相州耶適河北而訪之澤甚喜與之游宴日不能暇因相與至州北隅八角井天然盤石而甃成八角焉濶可三丈餘旦暮烟雲翳鬱漫衍百餘步晦夜有光如火紅射出千尺鑒物若晝古老相傳云有金龍潛其底或亢陽禱之亦甚有應澤曰此井應有至寶但無計而究其是非耳耶笑曰甚易遂命水精

曰汝可與我投此井到底看有何怪異澤亦當有所賞也水精已久不入水忻然脫衣沉之良久而出語耶曰有一黃龍極大鱗如金色抱數顆明珠熟寐水精欲劫之但手無刃憚其龍忽覺是以不敢觸若得一利劍如龍覺當斬之無憚也耶與澤大喜澤曰吾有劍非常之寶也汝可持往而劫之水精飲酒仗劍而入移時四面觀者如堵忽見水精自井面躍出數百步續有金手亦長數百尺爪甲鋒穎自空擎攫水精却入井去左右懾慄不敢近覩但耶悲其水精澤恨失其寶劍述異記

鴻書

卷三十八

四

五

年恭謹有信未嘗輒受傭直煌與之則云姑儲於主家須欲用乃取愛惜主物不妄費分毫煌待之如弟嚴亦呼煌爲兄而謂其妻爲嫂紹興庚辰虜正隆某年也歲之中春嚴把煌秧入浴室云兄將死又不以善終自今七十日當遭雷震於市弟有一術可救能相信乎煌素重其人憂窘莫知所出後六十日叩嚴曰若果如弟言大期已逼所謂術者云何即授以秘呪曰才脫兄厄吾亦從此逝矣及期天壤澄霽四野無雲嚴聚蠱草橈數層假僧袈裟蒙其上至午烟霧全興迅雷激電引煌入伏卓下使急誦呪須臾火光迸裂旋繞左右若有所尋

索一大神披甲仗鉞呼諸鬼物曰胡煌無處求今已失時此人既免天誅且延一紀之壽吾曹將奈何霍然而散日猶未晡嚴不知所在煌至壬辰歲始亡

夷堅志

侯來保者尚書陳迪家人也迪靖難中抗節當極刑六子同日就死時禁嚴姻族四竄莫敢旁睨來保憤痛切至潛拾其遺骨還葬宣城計家橋人士多之蓋有林唐二義士風矣

宣州志

阿寄者淳安徐氏僕也徐氏昆弟別產而居伯得一馬仲得一牛季寡婦得寄寄年五十餘矣寡婦泣曰馬則乘牛則耕踰跟老僕乃費吾養養阿寄歎曰噫主謂我

鴻書

卷三十八

五

五

力不牛馬若耶迺畫策營生示可用狀寡婦悉簪珥之屬得金一十二兩畀寄寄則入山販漆期年而三其利謂寡婦曰主無憂富可立致矣又二十年而致產數萬金爲寡婦嫁三女婚兩郎齋聘皆千金又延師教兩郎皆輸粟入太學而寡婦阜然財雄一邑矣頃之阿寄病且革謂寡婦曰老奴馬牛之報盡矣出枕中二楮則家計巨細悉均分之曰以此遺兩郎君言訖而終徐氏諸孫竊啓其篋無寸絲粒粟之儲一嫗一兒僅敝緼掩體而已

耳談

分宜嚴相以正月二十八日誕宜春令劉入覲時隨衆

往祝祝後因嚴相倦令闔門劉公不得出有嚴辛者嚴相紀綱僕也導劉公往間道過其私居留劉公飯飯已辛曰他日望臺下垂青劉公曰汝主正當隆赫烏用垂青爲也辛曰日不常午願臺下母忘今日之託不數年嚴相果大敗且死劉公適守袁州辛方以賊二萬滯獄劉公憶昔語且憫其知幾爲減去賊若干得出獄從戎

瑣言

鴻書

卷三十八

六

五

嚴分宜當國家人永年專爲世蕃過錢號曰鶴坡無不稱鶴坡者一御史與之稱義兄弟而九卿給事御史投刺十蓋一二至江陵當國而家人子游七司其出納號曰楚濱無不稱楚濱者翰林一大僚爲記以贈之有二給事與之通婚媾翰林諸公贈詩及文而九卿給事御史投刺十至四五矣微侯提帥延飲必上坐衣冠躍馬洋洋長安中勢尤可畏後事敗一坐絃一坐斬人心雖快而士大夫之體則已糜爛不可收拾矣

孤不孤錄

世有奴婢妾爲之目要是天地間蒼生豈天實施生斯輩耶如漢衛青殊勲李善卓行皆長鬚也賢而臧者斯或蕃焉何可滅之劉文饒常怪人置奴爲畜有旨哉昔陶彭澤居無僕妾并曰自任嘗遣一力給其子讀書助薪水遺之書曰此亦人子也可善視之仁人之言則然

黃太史亦嘗論御奴婢廼云退省不肖之狀在於躬者甚多夫人情苛細責人矣惟責勢人而不得則忍之責正人而不得則或反之奴婢得肆其責者也廼於其怒遽自斂戢瞿然省已非忠恕之道乎孟子云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孰爲奴婢彼獨貪耳

金鑿子

奴婢

晉石崇字季倫愛婢名翔風魏末得之胡中年甫十歲使房內養之至十五歲容貌文詞莫有類者且能辨四方玉產常云西北方玉聲沉重而性溫潤佩服者益人性靈東南方玉聲輕索而性清涼佩服者利人精神崇

鴻書

卷三十八

七

五倫

甚愛之拾遺記

阮仲容先幸姑家鮮卑婢及居母喪姑當遠移初云當留婢既發定將去仲容借客驢着重服自追之累騎而返曰人種不可失即遙集之母也

初潭集

李丞相有二僕連金十千一夕遁去其女將十歲有美姿自繫一券於帶願賣宅中以償丞相祝夫人曰當如已子育之於室訓教婦德俟長求夫嫁之請夫人親爲結襦務在明潔夫人如所教及笄擇一婿具奩歸之女範堅白其父後歸京師感公刻骨丞相病夫歸剖股作羹及薨服齊三年

代辭編

湖南觀察使李廌之女奴曰却要美容止善辭令朔望通禮謁於親姻家惟却要主之李侍婢數十莫之偕也而巧媚才捷能承順顏色姻黨亦多憐之李四子長曰延禧次曰延範次曰延祚所謂大郎而下五郎也皆年少狂俠咸欲蒸却要而不能嘗遇清明節時纖月娟娟庭花爛發中堂垂繡幕背銀缸而要遇大郎於櫻桃花影中大郎乃持之求偶却要取茵席授之曰可於庭中東南隅竚立相待候堂前曉熟當至大郎既去至廊下又逢二郎調之却要復取茵席授之曰可於廳中東北隅相待二郎既去又遇三郎束之却要復取茵席授之曰可於廳中西南隅相待既去又五郎遇着握手不可解却要亦取茵席授之曰可於廳中西北隅相待四郎皆去延禧於廳角中屏息以待廳門斜閉見其三弟比比而至各趨一隅心雖訝之而不敢發少頃却要密燃炬疾向廳事豁雙扉而照之謂延禧輩曰阿堵貧兒爭敢向這裏覓宿處皆棄所携掩面而走却要復從而哈之自是諸子懷慙不敢失敬

三水小牘

鴻書

卷三十八

八

轉著乃謀於親友曰匹夫無罪懷壁其罪愿今老矣乃家藏一女寶不曾上聞恐非臣子所宜如得一善文者若登徒子能狀其妍艷希一表以進吾死無恨矣其所親乃求表於漢公漢公辭不能文乃告於虞卿虞卿欲自圖之曰湏一見俾容態誌在吾目然後可以操文愿從之虞卿一見此姬眈然自失度終不可得乃話於牛僧孺僧孺方持國柄且曰愿欲何求吾能致之亦何必上聞虞卿曰愿意已决矣相公若直取之恐不如意若計取之萬萬得也乃薦漢公爲行人曰是子掉三寸舌能易人五賊僧孺然之漢公乃往見愿曰竊聞司空欲

鴻書

卷三十八

九

五

資一妓誠有之乎愿曰然漢公曰竊爲司空危之愿驚曰何至危也漢公曰今主上春秋鼎盛後宮如西子者數千司空方更以真珠投之何異擲一米於太倉乎若真珠承寵上回聖意勢傾六宮必責司空从自寵憐歷年不進之懋昨退思之乃爲司空危矣愿譏然曰奈何漢公曰大凡尤物必能禍人真珠進與不進恐終與司空爲禍然向外竊知司空欲進此妓从矣一日罷之必謂司空或溺而不能舍也爲司空計不若別與一人愿曰誰可與也漢公曰牛相訪求一美色从矣今司空不過求大鎮冀欲回天心不若將與牛相牛相得妓司空

得鎮不亦可乎愿甚悅乃以真珠歸牛僧孺漢公遂爲狎客以真珠爲賞心之具雖公卿候謁四方有急切要一見而終不可得故京師號虞卿爲宰相牙郎蓋由此也牛羊皇甫松牛奇章公之甥怨公不薦爲謗詩曰夜入真珠室朝遊玳瑁宮真珠郎公侍妾名也據言真珠鎮襄陽時所納也有殊色歌舞之態時號絕倫真珠章公納妓曰真珠有殊色盧肇至奇章重其文延于中寢會真珠沐髮方以手捧其髻挿釵于兩鬢間丞相曰何妨一詠肇曰知道相公憐玉腕故將雙手整金釵教錄

鴻書

卷三十八

十

五

唐末士子崔郊始有婢端麗郊竊愛之他日鬻婢於襄陽司空于頔得錢四十萬因寒食出遊婢見郊立於柳陰下郊因作詩贈之曰公子王孫逐後塵綠珠重淚滴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疾郊者錄詩以示頔頔召郊執其手曰詩公所作也四十萬小哉何不早言因以婢贈之國憲家猷

江南李氏時有縣令鍾離君與隣縣許令爲婚女將出適買一婢從嫁一日其婢執箕箒治地堂前熟視窳處惻然淚下鍾離君怪問之婢泣曰幼時我父於此穴地爲毬窩導我戲劇歲久而穴處未改鍾離君驚問其故

婢曰我父政前縣令身死家破我遂落民間更賣爲婢
鍾離君呼牙僧問之復答於老吏具得其實遽以書抵
許氏曰吾買得前令之女義不可从辱當輟簾篋先求
婿嫁之更一年別爲吾女營辦許荅書曰遽伯玉耻獨
爲君子君何自專仁義願以前令之女配吾子君女當
別求良配於是前令之女遂歸許氏

真宗宴近臣語及莊子忽命呼秋水至則綠衣翠鬟小
女童也誦秋水篇聞者駭異雜志

春娘蘇子瞻婢也子瞻居黃州臨行蔣運使餞之公命
春娘行酒蔣問春娘去否公曰欲還父母家蔣曰公行

鴻書

卷三十八

十一

五

必須馬願以白馬易春娘可乎公諾之春娘歛衽前曰
景公斬廐吏而晏子諫之夫子廐焚而不問馬皆貴人
賤畜也學士以人換馬則貴畜賤人矣遂下堦觸槐而
死本紀

秦少游侍兒朝華姓邊氏京師人也元祐癸酉歲納之
嘗爲詩云天風吹月入欄杆鳥鵲無聲子夜閒織女明
星來枕上了知身不在人間時朝華年十九也後三年
少游欲脩眞斷世緣遂遣朝華歸父母家貧以金帛嫁
之朝華臨別泣不已少游作詩云月霧茫茫曉柝悲王
人揮手斷腸時不須重向燈前泣百歲終當一別離朝

華既去二十餘日使其父來云不願嫁却乞歸少游憐
而復取歸明年少游出倅錢唐至淮上因與道友論議
歎光景之過歸謂華曰汝不去吾不得修真矣亟使人
走京師呼其父來遣朝華隨去復作詩云玉人前去却
重來此度分携更不迴腸斷龜山離別處夕陽孤塔自
崔巍時紹聖元年五月十一日少游嘗手書記此事未
幾遂竄南荒去墨莊冗錄

鴻書

卷三十八

十二

六

欄美人恐驚去不敢捲簾看儒士聞而競觀之以爲協
律之詞其主稍容焉又題後堂牡丹花曰一種芳菲出
後庭却輸李得佳名誰能爲向夫人說從此移根近
太清捧劍私啟賓客曰願作夷狄之鬼恥爲愚俗蒼頭
其後將竄復留詩曰珍重郭四郎臨行不得別曉漏動
離心輕車冒寒雪欲出主人門零涕暗嗚咽萬里隔關
山一心思漢月亦大慧辯哉雲溪友議
郭斌爲金將金亡斌出保金蘭定會四州元兵圍會州
城斌力戰驅妻子聚一室焚之已而自投火中有女奴
自火中抱兒而出泣授人曰將軍盡忠恐使絕嗣此其

兒也幸哀而收之言畢復赴火中死元將聞之惻然爲保其孤萬姓統譜

明楊文貞公在內閣時夫人已下世惟一婢侍巾櫛而已一日中官有喜慶文武大臣命婦皆朝賀后聞公無命婦令左右召其婢至則諸命婦已退矣太后見其貌既不揚衣復儉陋命妃嬪重爲梳整易內製首飾衣服而遣之且笑云此回楊先生不能認矣翌旦命所司如制封之聞卽大常少卿導母菽園雜記

娼妓

洪涯三皇時伎人乃娼家托始也文選 ○妓字十奴也

鴻書

卷三十八

十三

其貌雖美不過可及十奴之價故事會攷

崔涯者吳楚狂生與張祜齊名每留題娼肆譽之則車馬繼來毀之則杯盤失錯嘗嘲李端端一黑詩端端憂心如病使院飲回遙見二子躡屐而行於道傍再拜戰惕曰端端祇候三郎六郎伏望哀之因而重贈一絕句又粉飾之於是大賈居豪競臻其戶或戲之曰李家娘子纔出墨池便登雪嶺又雜嘲二首二年不到宋家東阿母深居僻巷中含淚向人羞不語琵琶絃斷倚屏風又日暮追來畫閣中百年心事一宵同寒鷄鼓翼紗窓外已覺恩情逐曉風雲溪友議

鴻書

卷三十八

十四

義倡者長沙人家世倡籍善謳尤喜秦少游樂府得一篇輒手筆口詠不置久之少游坐鉤黨南遷道長沙訪潭土風俗妓籍中可與言者或言倡遂往焉少游初以潭去京數千里其俗山獠夷陋雖聞倡名意甚易之及見觀其姿容既美而所居復瀟灑可人意以爲非惟自湖外來所未有雖京洛間亦不易得坐語間顧見几上文一編就視之目曰秦學士詞因取竟閱皆已平日所作者環視無他文少游竊怪之故詰曰秦學士何人若何自得其多詞倡不知其少游也卽具道所以少游曰能歌乎曰素所習也少游愈益怪曰不惟愛之而又習之歌之彼秦學士者亦嘗遇若乎曰妾處僻陋秦學士京師貴人焉得至此藉令至豈顧妾哉少游乃戲曰若愛秦學士徒悅其詞爾若使親見容貌未必然也倡嘆曰嗟乎使得見秦學士雖爲之妾御死復何恨少游察其語誠因謂曰若欲見秦學士卽我是也以朝命貶出因道而來此爾倡大驚色若不懌者稍稍引退入謂母媼有頃媼出設位坐少游於堂倡冠帔立階下北面拜少游起且避媼掖之坐以受拜已且張筵飲虛左席示不敢抗母子左右侍觴酒一行率歌少游一闕以侑之卒飲甚懽比夜乃罷止少游宿衾枕席褥必躬設夜分

寢定倡乃寢先平明起錦冠帔奉沃匜立帳外以待少
游感其意爲留數日倡不敢以燕情見愈加敬禮將別
囑曰妾不肖之身幸侍左右今學士以王命不可久留
妾又不敢從行恐重以爲累惟誓繫身以報他日北歸
幸一過妾妾願畢矣少游許之一別數年少游竟死於
藤信雖處風塵中爲人婉婉有氣節既與少游約因閉
門謝客獨與媼處誓不負少游也一日晝寢驚泣曰
吾自與秦學士別未嘗見夢今夢來別非吉兆也秦其
死乎亟遣僕順途覘之數日得報秦果死矣乃謂媼曰
吾昔以身許秦學士今不可以死故背之遂衰服以赴

鴻書

卷三十八

十一

十一

行數百里遇於旅館將入門者禦焉告之故而後入臨
其喪拊棺繞之三週舉聲一慟而絕京口人鍾鳴將之
常州敎官以聞於郡守李次山既爲作義倡傳又系之
贊云

青蓮花記

韋蟾廉問鄂州及罷任賓僚盛陳祖席蟾遂書文選句
云悲莫悲兮生別離登山臨水送將歸以箋毫授賓從
請續座中悵望皆思不屬逡巡女妓泫然起曰某不才
不敢染翰欲口占兩句韋大驚異令隨寫之武昌無限
新栽柳不見楊花撲面飛座客無不嘉歎韋令唱作楊
柳枝詞極歡而散贈數千緡納之翌日共載而發

雅言
雜載

蜀人皆呼營妓爲女校書故胡曾有詩贈薛濤云萬里
橋邊薛校書枇杷花下閉君居掃眉才子知多少管領
春風總不如濤再爲連帥所喜因事獲罪怒而遠之作
十離詩以獻之一曰犬離主筆離手馬離厩鸚鵡離籠
鴛離巢珠離掌魚離池鷹離韝竹離亭鏡離臺遠復喜
馬

鑑戒錄

鴻書

卷三十八

十一

十一

韓蘄王之夫人京口娼也嘗五更入府伺候賀朔忽於
廟柱下見一虎蹲臥鼻息齁齁然驚駭亟走出不敢言
已而人至者衆復往視之乃一卒也因蹴之起問其姓
名爲韓世忠心異之密告其母謂此卒定非凡人乃邀
至其家具酒食卜夜盡懽深相結納資以金帛約爲夫
婦蘄王後立殊功爲中興名將遂封兩國夫人蘄王嘗
邀兀术於黃天蕩幾成擒矣一夕鑿河遁去夫人奏疏
言世忠失機縱敵乞加罪責舉朝爲之動色其明智英
偉如此

鶴林玉露

王韶罷樞密副使以禮部侍郎知鄂州一日宴客出家
妓奏樂入夜席客張續沉醉挽家妓不前適將擁之家
妓泣訴于韶坐客皆失色韶徐曰比出爾曹以娛賓而
乃令賓客失歡命取大盃罰家妓既而容色不動談笑
如故人亦伏其量也

東軒筆錄

長安名妓劉國容有姿色能吟詩與進士郭昭述相愛他人莫敢窺也後昭述釋褐授天長簿遂與國容相別詰旦赴任行至咸陽國容使一女僕馳矮駒賁短書云歡寢方濃恨雞聲之斷愛恩情未洽嘆馬足以無情使我勞心因君減食再期後會以結齊眉長安子弟多諷謔焉程史

坡公在黃日每有讌集醉墨淋漓不惜與人至於營妓供侍扇書帶畫亦時有之有李琪者小慧而頗知書札坡亦每顧之喜終未嘗獲公之賜至公移汝郡將祖行酒酣奉觴再拜取領巾乞書公顧視久之令琪磨硯墨

鴻書

卷三十八

十七

五倫

濃取筆大書東坡七歲黃州住何事無言及李琪即擲筆袖手與客談笑坐客相謂語似凡易又不終篇何也至將徹具琪復拜請坡大笑曰幾忘繼書云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雖好不留詩一座擊節盡歡而散坡集徐州有營妓馬盼者其慧麗東坡守徐日甚喜之盼能學公書得其彷彿公嘗書黃鶴樓賦未畢盼竊效公書山川開合四字公見之大笑略爲潤色不復易之今碑中四字盼之書也

徽宗義妓毛惜惜高郵妓也端平初別將榮全據高郵以叛制置使遣人招之不聽全與同黨王安等晏飲惜

惜耻於供給安斥責之惜惜曰初謂太尉降爲太尉更生賀矣今乃閉門不納使者乃叛逆耳妾雖賤妓不能事叛臣全怒遂殺之一統志

秦妙觀宣和名娼也色冠都邑畫工多圖其貌售於外方陸升之仲高山陰勝流詞翰俱妙晚坐秦黨中遂廢於家嘗語人曰頃客臨安雨中一老婦人蓬首垢面丐於市籍簷溜以濯足泣訴於升之曰官人曾聞秦妙觀否妾卽是也雖掩抑困悴而聲音舉措固自若也因與之金而遣之王照新志

鴻書

卷三十八

六

洪武中歐陽都尉秋四妓飲事覺逮妓急妓分必死大毀其貌以往一老胥謂曰予我千金能免爾死妓予之半胥曰上位神聖寧不知若曹之侈肆慎不可欺當如常兒更加飾耳妓曰何如曰須沐浴皤潔以脂粉香澤冶面與身令香遠徹而肌理媚艷之極首飾衣服悉以金寶錦繡雖相服裘裾不可以寸素間之務窮盡妖麗能奪目蕩心則可第如此無用它術問其詞曰一味哀呼而已妓從之比見上上令自陳妓無一言上顧左右曰榜起殺了妓解衣就縛自外及內備及華爛繒絲珍具堆積滿地照曜左右至裸體膚肉如玉香聞遠近上曰箇小妮子使我見也當感了那厮何知卽叱放之

京師娼女高三者自幼美姿容昌平侯楊俊與之狎猶處子也昌平去備北邊者數載倡閉門謝客天順中昌平與范都督廣爲后亭所構誅以正統十四年大駕陷土木昌平坐視不救赴市二人英氣不挫楊尤挺勁但云陷駕者誰今何在吾提軍救駕殺之固宜親戚故吏無一往者俄有一婦人縞而來乃娼也楊顧謂曰若來何爲娼口來事公死因大呼曰天乎忠良死矣觀者駭然楊止之曰已矣無益於我更累若耳娼曰我已辦矣公先往妾隨至楊既喪元娼慟哭吮其頸血以鍼線縫接着於頸顧楊家人曰去葬之卽自取練經於旁清泥蓮花記

鴻書

卷三十八

十九

五倫

蜀娼類能文蓋薛濤遺風也宋時有翁客自蜀挾一妓歸畜之別室率數日一往偶以病少疎妓頗疑之客作詞自解妓卽韻荅之云說盟說誓說情說意動便春愁滿紙多應念得脫空經是那個先生教底不茶不飯不言不語一味供他憔悴相思已是不曾閒又那得工夫况尔 堯山堂外紀

國初不禁官妓唯挾唱飲宿者有律永樂末都御史顧公佐始奏革之國初於京師建官妓館六座於聚寶門

外以安遠人故名曰來賓曰重譯曰輕烟曰淡粉曰梅研曰柳翠其下四名主女侍言也其時雖憲法嚴肅諸司每朝退相帥飲於妓樓羣婢歌侑暢飲踰時以朝無禁令故也後乃浸淫放恣解帶盤礴喧嗽竟日樓窓懸紫牙牌疊索相比日及歸署半已酩酊曹多廢務朝廷知之遂從顧公之言革去之顧公太康人剛嚴爲朝紳冠時謂明之包公每待漏朝房諸僚無一人與同坐比連壁三五室內皆寂然畏其聞或過門見有雙藤外立知是公也趨而避之國朝典故

鴻書

卷三十八

二十

五倫

王翹兒者故臨淄民家女也自少鬻於娼家冒姓馬名之曰翹兒携來江南教之吳歛卽善吳歛教之彈琵琶卽善彈琵琶翹兒貌不逾中色而音吐激越度曲宛轉往往傾其座人一時平康里中諸老妓皆從翹兒習新聲竟不能過之然性多俠雅不喜媚客大腹賈多金賂翹兒意稍不屬輒愠不問賈惠而收金去以是數受假母撻罵愈益厭苦之會有少年私金於翹兒者遂以計脫假母而自徙居海上更稱王翠翹云海上多文儒貴遊尤好以音律相賈重令翹兒一啟齒以爲絕世無雙爭艷惜之以是其名滿江南歲所得樓頭無算乃翹兒更以施諸所善貧客囊中一錢不留也久之

倭人寇江南掠海」焚其邑翹兒竄走桐鄉已而轉掠
桐鄉城陷翹兒被擄酋執以見其寨主徐海者徐海故
越人號明山和尚者是海初怪其姿態不類民間婦女
訊之知爲翹兒試之吳歛及彈琵琶以待酒絕愛幸
之尊爲夫人斥帳中諸姬羅拜咸呼之爲王夫人翹兒
旣已用事凡海一切計畫唯翹兒意乃翹兒亦陽暱之
陰實幸其敗事與得歸國以老也會督府遣華老人檄
召海肯來降與之官海怒而縛華老人將斬之翹兒曰
今日之勢在君降不降何與來使也親解華老人縛而
厚與之金勞苦也華老人者海上人故識之而華老人
者亦私觀所謂王夫人知爲翹兒不敢泄也歸告督府
曰賊未可圖第所幸王夫人者臣視之有外心當藉以
疎賊耳督府曰善乃更遣羅中書詣海說降而益市金
珠寶玉以陰購翹兒翹兒日夜在帳中從容言大事必
不可成不如降也江南苦兵久矣降且得官終身當共
富貴海遂許羅中書約降於督府督府選日大整兵追
海寨海信翹兒言不爲隄備督府急麾兵鼓譟而進斬
海首而生致翹兒盡諸倭人職焉捷至督府供張轅門
以饗諸叅佐令翹兒歌而過行酒諸叅佐皆起爲督府
壽督府酒酣心動亦握槳降增而與翹兒戲夜深席大

亂明日督府頗悔夜來醉中事而以翹兒功高不忍殺
之乃以賜所謂承順酋長翹兒旣從之去錢塘舟中輒
悒悒不自得歎曰明山遇我厚我以國事誘殺之殺一
首而更屬一首何面目生乎夜半投江死

廣臨異編

劉氏鴻書卷三十八

鴻書

書

第三十九卷

人事部一

郊祭 加號 國號

木主

郊天

立廟制

議濮王禮

王珪議是

國號大元

冠婚

四加

三加

三天兩地

寒修

三星

餽女

為親求寶

隴西李氏

定婚店

玉環載世

華陽洞主

不易妻

鴻書

宋王九鼎錄

郭雀兒

七十三娶

兩袒

歸娶詩

天婚

喪

同僚服

城死

徐穉帛

無襍質

景文遺戒

終身喪

安七喪

葬

不葬

沉金

葬玉魚

墓中婢

十八陵

李宸妃

莫道夷簡不爭

厚葬薄葬

止殉葬

祀人 祀神

葬桐鄉

非私榮

邳人莫醉

墓戶

為孟軻死

宦者視魄

不散非類

祀歷代帝王

封禪燔柴

死

五死三死

莊周

喪子祝子

未亡何病

忽一誤

帝庖

河滿子

遮須無主

往五臺山

死甚佳

病

鴻書

宋王九鼎錄

中醫

誤吞髮

穿壁

眉間刺血

腹中蛟

冤累

輞川圖

三清門下

君實勉之

王荊公病

丙火

不服藥

命婦無虞

卷三十九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三十九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人事部一 太史湯賓尹 刪正

郊祭 加號 國號

周武王伐紂文王之喪服未釋乃奉木主於軍中而祀之是知自三代以前遂有木位例

原始秘書

魯定公問於孔子曰古之帝王必郊祀其祖以配天何也孔子對曰萬物本於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故以配上帝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公曰寡人聞郊而莫同何也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

鴻書

卷三十九

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於啓蟄之月則又祈穀於上帝此二者乃天子之禮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於天子是以不同也公曰其言郊何也孔子曰兆丘於南所以就陽位也於郊故謂之郊焉曰其牲噐何如孔子曰上帝之牛角繭栗后稷之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神也噐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公曰天子之郊其禮儀可得聞乎孔子對曰臣聞天子卜郊則受命于祖廟而作龜于廟官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天子立於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獻

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百姓也祭之日天

子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汜

埽反道鄉爲田燭弗命而聽上祭之日天子大裘以黼

之被袞以象天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旂龍章而

設以日月所以法天也服袞以臨燔柴戴冕琕琫十有二

旒則天數也是以君子無敢輕議於禮者也

家語

衛將軍文子將立三將軍之廟於其家使子羔訪於孔

子子曰公廟設於私家非古禮之所及吾弗知子羔曰

敢問尊卑立廟之制可得聞乎孔子曰天下有王分地

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墀而祭之乃爲親疏多少之

鴻書

卷三十九

二

人

數是故天子立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曰七太廟有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墀壇墀有禱焉祭之無禱止去壇爲鬼神諸侯立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曰祖考廟有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墀壇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壇爲鬼大夫立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曰皇考廟有一壇考廟月祭王考廟皇考廟爲始祖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

壇爲鬼適士二廟曰王考廟有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
享嘗乃止皇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官師
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庶士庶人無
廟死曰鬼此自有虞以至於周之所不變也古者祖有
功而宗有德謂之祖宗者其廟皆不毀也 經濟類編

宋英宗詔議濮王典禮知諫院司馬光因奏事言漢宣
帝爲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
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旣而韓琦等言禮
不忘本濮安懿王德盛位隆所宜尊禮請下有司議王
及夫人王氏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用稱宜情
清書 卷三十九 人事

帝令須大祥後議之至是詔禮官與待制以上議翰林
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發司馬光獨奮筆立議略云
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若恭愛之心分於彼則
不得專於此秦漢以來帝王有自傍支入承大統者或
推尊其父母以爲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臣等不
敢引以爲聖朝法况前代入繼者多官軍寡爲之後援
立之策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
之重於宗室中簡推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爲先帝之
子然後繼體承祧光有天下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
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展端冕子孫萬世相

承皆先帝德也臣等竊以爲濮王宜準先朝封贈耆親
尊屬故事尊以高官大國燕國襄國仙遊並封太夫人
攷之古今爲宜稱於是珪卽命吏具以光手藁爲按議
上中書奏珪等所議未見詳定濮王當稱何親名與不
名歐陽修引喪服大記以爲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服
三年爲替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
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攷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
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請下尚書集三省御史臺議而
太后手詔詰責執政帝乃詔曰如聞集議不一權宜罷
之令有司博求典故以聞 綱目

清書 卷三十九 人事
侍御史呂誨范純仁監察御史呂大防引義固爭以爲
王珪議是乞從之章七上而不報遂劾韓琦專權導諛
罪曰昭陵之土未乾遽欲追崇濮王使陛下厚所生而
薄所繼隆小宗而絕大宗又共劾歐陽修首開邪義以
枉道說人主以近利負先帝陛下於過舉而韓琦曾
公亮趙槩附會不正乞皆貶黜不報時中書亦上言請
明詔中外以皇伯無稽決不可稱今所欲定者正名號
耳至於立廟京師于亂統紀之事皆非朝廷本意帝意
不能不書中書然未卽下詔也旣而皇太后手詔中書
宜尊濮王爲皇夫人爲后皇帝稱親帝下詔謙讓不受

尊號但稱親即國立廟以王子宗模為漢國公奉祠事
仍令臣民避王諱時論以為太后之追崇及帝之謙讓
皆中書之謀也於是呂誨等以所論奏不見聽用繳納
御史劾告家居待罪帝命閣門以告還之誨力辭臺職
且言與輔臣勢難兩立帝以問執政琦修等對曰御史
以為理難並立君臣等有罪當留御史帝猶豫久之命
出御史乃下遷誨知蘄州純仁通判安州大防知休寧
縣時趙鼎趙瞻傳堯俞使契丹還以嘗與呂誨言濮王
事即上疏乞同貶乃出鼎通判澶州瞻通判汾州帝眷
注堯俞獨進除侍御史堯俞曰誨等已逐臣義不當止

鴻書

卷三十九

五

人事

帝不得已命知和州知制誥韓維及司馬光皆上疏乞
留誨等不報遂請與俱貶亦不許侍讀呂公著言陛下
卽位以來納諫之風未彰而屢誦言者何以風天下帝
不聽公著乞補外乃出知蔡州誨等既出漢議亦寢

史

嘉熙七年蒙古改國號曰大元詔曰誕膺景命奄四海
以宅尊必有美名紹百王而紹統肇從隆古匪獨我家
且唐之為立湯也堯以之而著稱虞之為言樂也舜因
之而作號馴至禹興而湯造互名夏大以殷中世降以
還事殊非古雖乘時而有國不以義而制稱為秦為漢

者但從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者僅卽所封之爵邑是
皆徇百姓見聞之狃習要一時經制之權宜樂以至公
不無少貶我太祖握乾符而起朔土以神武而膺帝圖
四振天聲大恢土宇輿圖之廣歷古所無頃者耆宿詣
庭奏章申請謂既成於大業宜早定於鴻名在古制以
當然於朕心乎何有可建國號曰大元益取易經乾元
之義茲大治流形於庶品孰名資始之功予一人底寧
於萬邦尤切體仁之要事從因革道協天人加與敷天
共隆大號

宋事本末

冠婚

鴻書

卷三十九

六

人事

成王將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達而勿多也祝雍曰使
王近於民遠於佞嗇於時惠於財任賢使能於此始成
之時祝辭四加而後退公冠自以為主卿為賓饗之以
三獻之禮公始加玄端與皮弁皆必朝服玄冕四加諸
侯太子庶子冠公為主其禮與上同冠於祖廟曰今月
吉日加子元服去爾幼志順爾成德冠禮十九見正而
冠古之通禮也

周書

邾隱公卽位將冠使大夫因孟懿子問禮於孔子子曰
其禮如世子之冠冠於阼階以耆代也醮於客位加其
有成三加彌尊道喻其志冠而字之敬其名也行冠事

必於祖廟以裸饗之禮將之以金石之樂節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示不敢擅也懿子曰天子未冠卽位長亦冠乎孔子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卽位則尊爲人君以爲成人之事者也何冠之有懿子曰然則諸侯之冠異天子與孔子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冠也與人君無異也懿子曰今邾君之冠非禮也孔子曰諸侯之冠禮也夏之未造也有自來矣今無譏焉天子冠者武王崩成王年十三而嗣立周公攝政以治天下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于諸侯周公使祝雍作頌命之曰祝王辭達而勿多也此周公之制也懿子曰三王之冠其異何也孔子曰周弁殷舄夏收一也三王共皮弁素綬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母追夏后氏之貌也太平御覽

太古男五十而娶女三十而嫁中古男三十而室女二十而嫁地官媒氏掌萬民之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蓋本乎此書太傳孔子之說亦然白虎通謂三十筋骨堅強任爲人父女二十肌膚充盛任爲人母合爲五十應大衍之數以生萬物也陽奇而舒故二終陰偶而促故再終三天兩地之道遠禮本命篇

寒脩古女之能爲媒者離騷解佩纓以結言兮吾令寒脩以爲理注理爲媒以通詞理也選註

詩注三星參也謂心星也心有尊卑夫婦之象又爲二月之合宿故嫁娶者以爲候焉星誌
女嫁三日後父母家來餉食俗謂餽女女於五月五日回省父母俗謂歸寧雅釋

武帝與越王爲親遣東方朔泛海求寶愆期不至乃微服齋絹問卜於孫賓賓延坐未之識也帝啓卜卦方知是帝惶懼起拜帝曰朕來覓物卿勿言實曰陛下非卜他物卜東方朔耳朔行七日必至今在海中西面招水大嘆到日請詰之朔至帝曰卿約一年何故二載朔曰臣不敢稽程探寶未得也帝曰七日前卿在海中西面招水大嘆何也朔曰臣非嘆別事嘆孫賓不識天子與陛下對坐耳帝深異之釋海
隴西李氏高自標榜有女人不敢求婚遂有愆期失婚而迄難自媒出閣不得已父母以囊盛昏夜潛送於少年無妻者是其自高門第乃其所以自辱丹鉛新錄
唐杜陵韋固少孤思早娶婦多岐求婚不成貞觀二年將遊清河旅次宋城南店客有以前清河司馬潘昉女爲議者來旦期於店西龍興寺門固以求之意切且往焉斜月尚明有老人倚巾囊坐於階上向月檢書覘之不識其字固問曰老所尋者何書固少小苦學字書無

不識者西國梵字亦能讀之唯此書目所未覩如何老人笑曰此非世間書君何得見固曰然則何書也曰幽冥之書主人生之事固曰然則君何主曰天下之婚牘耳固喜曰固少孤願娶今者有議潘司馬女可成乎曰未也君之婦適三歲矣年十七當入君門因問囊中何物曰赤繩子以繫夫婦之足雖讐敵之家貴賤懸隔天涯從宦吳楚異鄉此繩一繫終不可追君之足已繫於彼矣他求何益曰固妻安在其家何爲曰此店北賣菜家嫗女耳固曰可見乎曰陳氏嘗抱之來賣菜於是能隨我行當示君及明所期不至老人卷書揭囊而行固

鴻書

卷三十九

九

人事

也嚙昔父曾宰宋城終其官時妾在襁褓母兄次奴唯一庄在宋城南與乳母陳氏居去店近鬻蔬以給朝夕陳氏憐小不忍暫棄三歲時抱行市中爲狂賊所刺刀痕尚在故以花子覆之七八年間叔從事盧龍遂得在左右以爲女嫁君耳固曰陳氏眇乎曰然何以知之固曰所刺者固也乃曰奇也因盡言之相敬愈極後生男鯤爲鴈門太守封太原郡太夫人知陰陽之定不可變也宋城宰聞之題其店曰定婚店幽玄記

鴻書

卷三十九

十

人事

逾二年泊八年春玉簫嘆曰章家郎君一別七年是不
來矣遂絕食而殞姜氏愍其節操以玉指環着於中指
而同殯焉後公鎮蜀到府三日詢鞠獄情滌其冤濫輕
重之繫僅三百餘人其中一輩五器所拘偷視廳事私
語云僕射是當時章兄也乃厲聲曰僕射僕射憶得姜
家荆寶否公曰深憶之姜曰卽某是也公曰犯何罪而
重羈縲答曰自辭違之後尋以明經及第再選青城縣
令家人誤焚廨舍牌庫印等章公曰家人之犯固非已
尤便與雪寃仍歸璽綬乃奏授眉州牧勅下未令赴任
遣人堅守朱紱其榮留連賓懷時屬大軍之後章創事

鴻書

卷三十九

十一

人

生日節鎮所賀皆貢珍奇獨東川盧八座送一歌姬未
當破爪之年亦以玉簫爲號觀之眞姜氏之玉簫也其
中指有玉環隱出不異畱別之玉環也京兆公曰吾乃
知存沒之分一往一來玉簫之言斯可驗矣雲溪友議
蕭防南昌人爲句容縣簿遊玉晨觀華陽洞至蔡涿殿
一人紫袍稱東方大夫華陽洞主謂曰公之遠祖蕭史
眞人命董雙成與汝成婚令梁玉清引上殿見一女子
交拜玉清致辭云華陽玉女聖世才郎仙凡契合如鳳
求凰今日相偶和鳴鏘鏘壽等天地慶衍無疆宴終恍
如夢覺卽棄官入山學道後昇爲大仙揮塵錄

鴻書

卷三十九

十二

人

太宗謂尉遲公曰朕將嫁女與卿稱意否敬德謝曰臣
婦雖鄙陋亦不失夫婦情臣每聞說古人語富不易妻
仁也臣竊慕之願停聖恩叩頭固讓帝嘉之而止史通
周高祖柴后魏成安人父曰柴三禮本後唐莊宗之嬪
御也莊宗沒明宗遣歸其家行至河上父母逐之會大
風雨止於逆旅數日有一丈夫冒雨走過其門衣弊破
裂不能自庇后見之驚曰此何人耶逆旅主人曰此馬
鋪卒吏郭雀兒后召與語異之謂父母曰此貴人我當
嫁之父母恚曰汝帝左右人歸當嫁節度使奈何嫁此
乞人后曰我久在宮中頗識貴人此人貴不可言不可

失也囊中裝分半與父母我取其半父母知不可奪遂
成婚於逆旅中所謂郭雀兒則周祖也后每資以金帛
使事漢祖卒為漢佐命后父柴三禮既老夜寐輒不覺
晝起常寡言笑其家問之不答其妻醉之以酒乃曰昨
見郭雀兒已作天子初周祖兵征淮南過宋州宋州使
人勞之於葛驛先有一男子一女子不知所從來轉客
於市傭力以食父老憐其愿也釀酒食衣服使相配為
夫婦及周祖至市人聚觀女子於衆中呼曰此吾父也
市人驅之去周祖聞之使前問之信其女也相持而泣
將攜之以行女曰我已嫁人矣復呼其夫視之曰此亦
將攜之以行女曰我已嫁人矣復呼其夫視之曰此亦

鴻書

卷三十九

上

人事

貴人也乃俱挈之軍中奏補供奉官即張永德也及周
祖入汴漢末帝以兵圍其第今皇建院是也盡誅其家
惟永德與其妻在河陽為監押末帝亦命河陽誅之河
陽守呼永德以勅視之永德曰丈人為德不成死未晚
也河陽守以為然雖執之於獄所以餽之甚厚親問之
曰君視丈人事得成否永德曰殆必然以柴三禮夢所
見為驗未幾而捷報至周祖親戚盡誅惟永德夫婦遂
極富貴十六國春秋

宋陳敏修號市隱居士福州人紹興中黃公度榜第三
人解試四海想中興之美賦修第五韻云葱嶺金堤不

日復廣輪之土泰山玉牒何時清封禪之塵高宗親書
此聯粘之殿壁及唱名問云卿便是陳敏修耶復誦此
聯凄然出淚又問卿年幾何有幾子對曰臣年七十三
尚未娶詔出內人施氏嫁之年三十時人戲為語曰新
人若問郎年紀五十年前二十三宋志

齊有一女二人求之東家子醜而富西家子好而貧問
其女定所欲適難指斥言者偏袒令我知之女便兩袒
父母怪問其故對曰欲東家食西家息此兩袒者也風俗通

解縉有贈翰林劉編修歸娶詩云少年歸娶奏金鑾喜

鴻書

卷三十九

上

人事

得天顏一笑看紅錦裁雲朝莫鴈紫簫吹月夜乘鸞靈
椿堂上承中饋寶鏡臺前結合歡從此梅花消息好青
綾不似玉堂寒堯山堂外紀

雲南大理府城南蒙氏有女欲為擇配女曰父王擇配
非天婚也我欲倒坐牛背任牛何之不問貧富貴賤牛
入之家即嫁之王從其請至一委巷牛側其角而入見
其樵者女曰此吾婿也王聞之大怒絕女一日壻問首
飾是何物曰金也壻曰吾樵處此物甚多項之載歸皆
金磚也王使人難之曰汝能作金橋銀路吾當來訪果
作以迎王王嘆曰信天婚也後名其地曰驪角莊廣輿記

喪

秦莊子死孟武伯問於孔子曰古者同僚有服乎答曰然同僚有相交之義貴賤殊等不為同官聞諸老聃昔者號叔閔天太顛散宜生南宮括五臣同僚比以文武及號叔死四人者為之服古之達禮者行之孔叢子秦始皇使蒙恬築長城死者相屬民歌曰生男慎勿舉男女哺同舖不見長城下尸骸相支拄其冤痛如此蒙恬臨死曰夫起臨洮屬遼東城塹萬餘里不能不絕地脉此固當死也楊泉物理論

徐穉前後為諸公所辟雖不就及其死萬里赴吊常預

鴻書

卷三十九

十五

人壽

炙雞一隻用綿漬酒中暴乾以裹雞徑到所赴塚隊外以水漬綿斗米飯白茅為籍以雞置前酌酒畢留謁即去不見喪主事文類聚

晉王祥薨奔赴者非朝廷之賢則親知故吏而已門無

襍弔之賓時論賢之山堂肆考

宋景文公遺戒云吾歿之後稱家有亡以治喪用浣濯之衣鶴氅裹紗帽綫履三日棺三月葬慎無為流俗陰陽拘忌棺用雜木漆其四會三塗即止使數十年足以脂骸而已吾學不名家文章僅及中人不足垂後為吏在良二千石下非著數人無功於國無惠於人不可請

謚不可受贈典不可求巨公作碑誌不可作道佛二家齋醮汝等不可違命違命作之是以吾死為無知也開

見錄

文公母夫人忌日着懸黑布衫其巾亦然見者駭之輒問曰今日服色何謂曰豈不聞君子有終身之喪

楊三安妻李氏舅姑亡三安又死子幼孤寡晝田夜紡凡三年葬舅姑及夫兄弟凡七喪典具備舉情實雙諧世婦中之未有者遠近嗟涕劇賔錄

葬

澹臺滅明之子溺死於江弟子欲收葬之滅明止之曰

鴻書

卷三十九

十五

人壽

此命也與螻蟻何親與魚鱉何仇弟子曰何夫子之不

慈乎對曰生為吾子死非吾鬼遂不收葬博物志

子產死家無餘財子不能葬國人哀之丈夫舍玦珮婦

人舍珠玉以賻之金銀珠寶不可勝計其子不受自負

土葬於邢山國人悉輦以沉之河因名金水至今水上

時有金氣賈子說林

唐高宗營大明堂每夜見數十騎行殿左右乃使術者劉門奴問其故曰我漢楚王戊之太子門奴詰問曰楚王與七國謀反夷宗覆族安有遺嗣曰王起兵畱吾在長安王誅天子念我不殺養官中死葬此天子憐我殮

以玉魚一雙今在殿東北角頗見拘限乞改葬我高敞處無奪我玉魚及發其處果然仍勅以禮葬玉魚隨之

廣異記

唐于寶父慶有所寵婢父亡母生推婢于墓中寶兄弟小不之審也後十餘年母喪開墓而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蘇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恩情如生在家中吉凶輒語之考校悉驗地中亦不覺爲惡旣而嫁之仍生子于寶傳

後周太祖屢戒晉王曰昔晉西征見唐十八陵無不發掘者此無它惟多藏金玉故也我死當衣以紙衣殮以

鴻書

卷三十九

十一

八

瓦棺速營葬勿久宮中壙中無用石以甓代之工人役徒皆和雇勿以煩民勿修下官勿置守陵宮人勿作石羊虎人馬惟刻石置陵前云周天子平生好儉約遺令用紙衣瓦棺嗣天子不敢違也汝或吾違吾不福汝五代史

宋真宗妃李氏杭州人實生帝太后旣取帝爲己子與楊太妃保護之李氏默然處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人畏太后亦無敢言者以是帝雖春秋長不自知爲李氏出也至是疾革乃自順容進位宸妃薨太后欲以官人禮治喪於外呂夷簡奏禮宜從厚太后遽引帝起有頃

復獨立簾下召夷簡曰一宮人死相公出此言何也夷簡對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皆當預后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耶夷簡曰陛下不以劉氏爲念臣不敢言

尚念劉氏則喪禮宜從厚后悟乃以一品禮殯於洪福院夷簡又謂羅崇勳曰宸妃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異時勿謂夷簡不道及也崇勳懼馳告太后乃許之

章懿太后之葬也明肅方聽政有旨令鑿內城垣以出柩是時呂文靖公夷簡當國遽求對而明肅已揣知其意止令入內都知羅崇勳問有何事文靖具奏鑿垣非禮宜開西華門以出神柩明肅使崇勳報曰向夷簡

鴻書

卷三十九

十一

八

道豈意卿亦如此也文靖答曰臣備位宰相朝廷大事當廷爭太后不允臣終不退崇勳三反而太后之意不回文靖正色謂崇勳曰宸妃誕育聖主而送終之禮如此異時治今日之事莫道夷簡不爭太尉日侍太后左右不能開述諷導當爲罪魁矣崇勳大懼馳告明肅于是始允所請東軒筆錄

宋張侍中耆遺言厚葬宴丞相殊遺言薄葬二公俱在陽翟元佑中同爲盜所發侍中壙金玉犀珠充塞盜所得已不勝慰不近其棺皆列拜而去丞相壙中但瓦器數十盜怒不酬勞破棺取金帶帶亦木也遂以斧碎其

骨厚葬免禍薄葬致禍楊王孫之計疎矣

我朝高廟文廟仁廟宣廟皆用人殉葬至英宗臨崩時召憲宗謂之曰用人殉葬吾不忍也此事宜自我止後世子孫勿復爲至今遵爲定制而土下遂無枉鬼好生之德斯其爲至

國朝典故

祀人 祀神

朱邑字仲卿少時爲桐鄉齋夫遇民有恩吏民敬愛之後以治行第一入爲大司農病且死屬其子曰我爲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當不如桐鄉民及死其子果葬之桐鄉西郭外果共爲邑立祠

鴻書

卷三十九

十九

人

歲時祀祭不絕

前漢書

漢章帝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六十二人帝謂孔僖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非臣家之私榮也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拜僖郎中

綱目

漢韓稜字師伯下邳令邳人德之立廟以祀徵拜司空平生不飲酒一日侍上忽醉上問稜對曰臣今日降旦邳人或奠醑爾遣使徵訪果然唐宋以來俎豆不絕封

淵德公 廟典記

唐宦官多閹人杜宣猷爲福建觀察使每寒食遣吏分祭其先塋宦官德之遂自閩中除宣猷時人謂之勅使墓戶

綱目

二年已酉詔孔子惟國學春秋釋奠天下不必通祀錢唐上疏言孔子百王宗師乞令天下通祀報本之禮不可廢也從之已而太祖覽孟子土芥寇讐謂非人臣所宜言欲去其享配詔有諫者以不敬論且命金吾射之唐抗疏入諫與觀自隨袒胸受箭且曰臣得爲孟軻死死有餘榮太祖覽其情詞剴切爲之動容遂復孟子

鴻書

卷三十九

十九

人

祭仍令太醫院療其箭瘡一日詔講虞書陸立而講或糾唐草野不知君臣禮唐正色曰以古聖王之言陳於陛下不跪不爲僞管諫官中不宜揭武后圖忤旨待罪於門外終日上悟賜飯卽命徹圖

新知錄

宋仁宗卽位遣宦者李邦寧釋奠于孔子邦寧既受命行禮方就位忽大風起殿上及兩廡燭盡滅燭臺底鐵罇入地尺許不可拔邦寧悚息伏地諸執事者皆伏良久風息乃成禮邦寧褻魄因慙悔累日

宋史

汝南周翁仲婦產一女會屠者產一男翁仲妻密以錢易屠者之男後翁仲作北海相使見鬼主簿周光與兒

同祭先坐主簿回謂翁仲曰祭所但見屠兒弊衣纒纒持刀割肉別有人帶青綬彷彿東廂不進何也翁仲乃持劍問妻妻具陳其事翁仲曰凡有子者欲承先祖先祖不享何用遂以車馬送還屠家乃往迎其女女已嫁賣餅人取歸更適安平李文思文思官至南陽太守神不歆非類如此

風俗通

我明太祖有天下建廟以祀歷代之帝王自伏羲以下皆易成至元世祖其面屢為淚痕所汗塑工頻加修飾然越宿如故太祖聞之幸廟謂曰癡韃子爾以胡人入主中國傳祚幾至百年可謂幸矣今我以天命人歸

鴻書

卷三十九

三

人

奄有天下然於汝之子孫亦不加戮但驅還漠北而已則我待勝國亦可謂恩有禮汝復何恨耶宜自寬釋毋再啼哭為於是塑工明日遂奏世祖面上無淚矣

皇明補遺

白虎通曰王者受命必封禪封者增高也禪者廣厚也皆刻石紀號著已之功績以自効也天以高為尊地以厚為德故增泰山之高以報天禪梁父之趾以報地

禮樂志

太宗伯以實柴祀日月

注

實柴謂實牲體于柴上

燔燎而升煙使氣上達也

六帖

死

民有五死聖人能去其三不能去其二饑渴死者可去也凍寒死者可去也懼五兵死者可去也壽命死者不可去也疾病死者不可去也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有智者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人自取之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使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忤其君嗜欲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犯眾弱以侮強忿怒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此三死者往往是明知故犯未必盡造物之舛

楷記室

莊周病劇弟子對之泣應曰我今死則誰先更百年生則誰後必不得免何貪於須臾

桓譚新論

鴻書

卷三十九

三

人

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天祝予

公羊傳

子貢告夫子曰太宰死子曰不死也問其故曰天生宰

言不死

越絕書

謝太傅一生語未嘗誤每與客共語退後敘說向言皆有次第後忽一誤自知當必死其年果薨

何氏語林

晉開運末契丹主耶律德光自汴歸國殂于趙之樂城國人破其腹盡出五臟納鹽石許載之歸時謂之帝妃

玉堂閒話

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何滿子雙淚落君前自

尙能歌曲先皇掌上憐新聲何處唱腸斷李延年二章
唐張祐所作宮詞也傳入宮禁武宗疾篤目孟才人曰
吾卽不諱爾何爲哉才人指笙囊泣曰請以此就絃上
惻然復曰妾嘗藝歌請對上歌一曲以泄其憤上許乃
歌一聲何滿子氣亟立殞上令醫候之曰脉尚溫而腸
已絕帝崩柩重不可舉或曰非俟才人乎爰命其襯襯
至乃舉祐爲孟才人嘆序曰才人以誠死上以誠命雖
古之義激無以過也歌曰偶因歌態詠嬌嬈傳唱官人
二十春却爲一聲何滿子下泉須弔舊才人堯山堂外紀
趙劉聰子約死一指猶煖遂不殯殮及蘇言見元海於

鴻書

卷三十九

主事

人事

不周山經五日遂復從至崑崙山三日而復返於不周
見諸王公卿將相死者悉在宮室甚壯麗號曰蒙珠離
國元海謂約曰東北有遮須夷國無主久待汝父爲之
汝父後三年當來後國中大亂相殺害居家死亡略盡
但可永明輩十數人在耳汝且還後年當來見汝不久
約拜辭而歸道遇一國曰猗尼渠餘國引約入宮與約
皮囊一枚曰爲吾遺漢皇帝約辭而歸謂約曰劉郎後
年來必見過當以小女相妻約持歸皮囊置於几上俄
而蘇使左右几上取皮囊開之有一方白玉題文曰猗
尼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

也馳使呈聰聰曰若審如此吾不懼死也及聰死與此
王并葬焉太平御覽

馮大叅京嘗患傷寒已死家人環泣已而忽甦云適往
五臺山見昔爲僧時室中之物皆在言我俗緣未盡故
遺歸曰作文記之囑其子他日勿載墓誌中本傳

宋葉衡罷相歸金華里居常召布衣交日飲一日覺意
中忽忽不怕問諸客曰某且死所恨未知死佳否耳一
姓金士人曰甚佳葉驚顧問曰何以知之曰使死而不
佳死者皆逃歸矣一死不反是以知其佳也滿坐皆笑
明年丞相竟不起程史

鴻書

卷三十九

主事

人事

病

古云不治得中醫此至言也凡人有疾苟無明醫不如
靜以待之但人情過於愛生急求僥倖不擇醫之良否
日夜取百藥襍投不旋踵而長號矣是雖曰愛之其寔
害之亦何異催使赴冥說圖

有人誤吞髮使得病但欲咽猪脂張口時見喉中有一
頭出受膏乃取小鈎爲餌而引得一物長三尺餘其形
似蛇而悉是猪脂懸於屋間旬日融盡惟髮在焉秘冊

三國時呂蒙病孫權時在公安迎置內殿治獲萬方欲

數見顏色又恐勞動常穿壁瞻之見小能下食則喜不然則咄咄也此可爲痛癢相關之極

吳志

唐高宗嘗苦頭風而目閉心亂乃召醫工工曰當於眉間刺血卽差天后怒曰天子頭是汝出血處命撲之帝曰若因血獲差幸也遂針之血出凝黼衣眼遂明而悉復平天后自抱繪帛以贈醫工

獨異志

唐時有黃門奉使交廣回太醫周顧曰此人腹中有蛟龍上驚問黃門有病否曰臣馳馬大庾嶺熱困且渴遂飲澗水竟腹中堅痞如石周遂以硝石雄黃煮服之立止一物長數寸大如指視之鱗甲皆具此皆殺蠱毒之

鴻書

卷三十九

五

驗明皇雜錄

趙韓王普久病無生意解所寶雙魚犀帶遣親吏甄潛詣上清太平宮醮謝往咎道士姜道玄爲公叩幽都乞神語神曰趙某開國忠臣奈何冤累不可避姜又叩乞冤者爲誰神以淡墨一巨牌示之濃烟罩其上但識牌末火字而已道玄以告公曰我知之矣必秦王庭美也當時自是渠與盧多遜遣堂吏趙白交通事露速禍咎豈在吾嗚呼一聞火字乃知必是秦王心下事其可打

過樂善錄

宋秦觀汝南學士官時疾卧直中高符仲攜輶川圖示之

曰閱此可以愈疾觀得箇喜甚卽使二兒從旁引之閱於枕上恍然若與摩詰入輶川度華子岡經孟城坳憩輶口庄泊文杏館上斤竹嶺並木蘭紫豔茱萸泝躡槐陌窺鹿柴返于南北垞航欹湖戲柳浪濯藥家瀨酌金屑泉過白石灘停竹里館轉辛夷塢抵漆園幅巾杖屨棋奕茗飲或賦詩自娛忘其身之匏繫于汝南也數日疾卽愈

詩箋

鴻書

卷三十九

五

宋王平甫該洽善議論與其兄介甫論新政多援據介甫不能聽姪雋病亟介甫命道士行醮大陳楮錢平甫曰兄在相位當令天下後世人取法雋雖疾丘之禱久矣爲此奚益且兄常以君法繩吏奸今以楮錢邀福安知三清門下獨不行君法耶介甫大怒

曲洧舊聞

宋呂晦以疾表求致仕曰臣本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垂方妄投藥劑寢成風痺遂艱行步非祗憚跌屣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勢已及此爲之奈何雖然一身之微固未足恤其如九族之託良以爲憂蓋以身疾論朝政也至是病亟司馬光往省之至則目已瞑聞光哭張目強視曰天下事尚可爲君實勉之遂卒海內聞者痛惜之

綱目

王荊公患喘藥用紫團山人參不可得時薛師政自河

東還適有之贈公數兩不受人有勸公曰公之疾非此藥不可治疾可憂藥不足辭公曰平生無紫團參亦活到今日竟不受公面驚門人憂之以問醫人曰此垢汗非疾也進澡豆令公洗面公曰天生黑於子澡豆其如子何

東軒筆記

參元朱子曰病字從丙丙火也百病皆生於火夫病字內丙固火外二點從水內火盛而外水微且相間隔則病水火既濟自然無病

四季錄

我明太后病劇而不肯服藥太祖強之終不肯曰死

生有命雖扁鵲何益使吾服藥而不瘳陛下以愛妾之

鴻書

卷三十九

七

人事

故而殺此諸大夫妾不忍其無罪而就死地太祖曰

汝弟服之縱萬一無効吾當爲汝貸之太后終不服藥

而崩大夫者世稱醫人爲大夫亦謂郎中

國朝典故

我明尚寶袁珙號柳莊風鑑之驗不可悉舉永樂中長

洲祝公顯尚在垂髫附學其父欲引袁視之袁對曰君

相當有貴子何視爲翌日製一闌書遺其子最後二十

年祝公官至大叅閱闌書乃云大叅之章又順天尹王

公驥患傷寒袁往視其疾神色俱變不可復生亟請其

配楊氏見之對曰疾雖危甚然夫人之相一品命婦必

無虞也已而王疾果愈以征麓川功封靖遠伯楊氏一

品夫人語云父命推其子祿夫命可以妻延柳莊亦神矣哉

古今說海

劉氏鴻書卷三十九終

鴻書

卷三十九

七

人事

第四十卷

人事部二

貧

十盜

家貧家富

三樂

逃債

五十無妻

程幹

逐貧賦

車子

送窮文

未足了事

神仙之樂

患不饑寒

天付兒曹

富

猗頓

錢眼內

沈萬三

鴻書

卷四十目錄

一

老

百歲而極

春秋高

人主壽

草國久

彭祖異被

大臣壽

尤為異聞

四皓

三叟

屈顧老鄙

睡息在耳

孟姬

並食九月

儼然畫圖

九代祖

楊鐵崖

老成

少

顓頊少昊

八歲師孔

小兒辯日

不乏季子

七歲觀虎

駒齒未落

霸王之相

五歲屬文

童殺二豪

綠衣少年

分內事

清河客

十三中式

刑

畫象文韉

玄女兵

鯨怒

剖腹觀胎

沈鸞徽

坑儒

伏機

收蔡邕

六州四十三縣

不能庇一人

付丁肝

下江南圖

衛公珠崖

崖州大

子瞻逮獄

大元通制

金人廢劉豫

劉誠意仕元

鴻書

卷四十目錄

二

胡宗憲

石亨

曹吉祥

李廣

罷唐寅

江彬

南人不典南試

十惡

卷四十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四十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人事部二

太史湯賓尹 刪正

貧

武王問太公曰貧富豈有命乎太公曰爲之不密密而不富者盜在其室武王曰何爲盜也公曰計之不熟一盜也收種不時二盜也娶婦無能三盜也養女太多四盜也棄事就酒五盜也衣服過度六盜也封藏不謹七盜也井竈不利八盜也舉息就禮九盜也無事燃燈十盜也取之安得富哉武王曰善

六韜

鴻書

卷四十

十

金

農之所務者五一曰山澤不收於火草木不得茂家之貧也二曰溝瀆不遂於隘障水不安其藏家之貧也三曰桑麻不植於野五穀不宜其地家之貧也四曰六畜不育於家瓜瓞菰菜百穀不備具家之貧也五曰工事競於刻鏤女事繁於文章家之貧也故山收於火草木植茂家之富也溝瀆遂於隘障水安其藏家之富也桑麻植於野五穀宜其地家之富也六畜育於家瓜瓞菰菜百菓備具家之富也工事無鏤刻女事無文章家之富也

榮啟期者周時人也值衰世隱居窮處遺物求已時披

裘帶索行吟於路曰吾着裘者何求帶索者何索嘗鼓琴而歌孔子過之問曰先生何樂曰吾樂有三天生萬物惟人爲貴而吾得爲人以男爲貴而吾得爲男或皆不免於襁褓而吾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夫貧者士之常也死者命之終也居常待終當何憂乎孔子聆其語爲之三曰悲焉貧士錄

周赧王雖居天子之位爲諸侯所侵逼與家人無異多負債於民無以歸之乃上臺逃避故周人因名其臺曰逃債臺今洛陽南宮稷臺是也帝王世紀

古有牧犢子五十而無妻李白詩云隴麥青青二月時

鴻書

卷四十

七

金

白雉朝飛挾兩雌錦衣綺翼何離離牧犢採薪感心悲又云枯楊枯楊爾生莢我獨五十而無妻貧士錄

淮南程幹本富家三年間爲水火焚蕩家業俱盡妻某氏連八年生十六男父子相携行乞於市前後貧富顛倒徑庭世所罕有興苑

逐貧賦舍爾遠竄崑崙之巔爾復我隨翰飛戾天舍爾登山巖穴隱藏爾復我隨陟彼高岡舍爾入海泛彼相舟爾復我隨載沉載浮我行爾動我靜爾休豈無他人從我何求今汝去矣勿復久留楊子雲集

思玄賦或輦賄而違軍今孕行產而爲對注云昔有周

雙者家貧夫婦夜田天帝見而怜之問司命曰此可富乎司命曰命當貧有張子錢可以借之乃借而與之期曰車子生還還之田者稍富利及期夫婦輦其賄以逃同宿路逢夫妻寄車下宿夜生子問名於夫夫曰生車間可名車子也從是所向失利遂以貧困

鬼神志

退之送窮文子之朋儔非六非四在十去五滿七除二各有主張私立名字握手覆囊轉喉觸諱凡所以使吾面目可憎言語無味者皆子之致也其名曰智窮矯矯亢亢惡圓喜方羞為姦欺不忍害傷其名曰學窮傲數與名摘抉杳微高挹羣言執神之機又其次曰文窮不

鴻書

卷四十

主

八

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祇以自嬉又其次曰命窮與形殊面醜心妍利居衆後責在人先又其次曰交窮磨肌憂骨吐山心肝企足以待賓我讐冤凡此五鬼為吾五患饑我寒我與訛造訛能使我迷人莫能間朝悔其行暮已復然蠅營狗苟驅去復還

韓昌黎集

有士人屢作韓魏公書謁蔡君謨蔡心疑之然士頗豪與三千緡因回書遣四兵送之併致果物於魏公士至京謁公以其故請罪公徐曰君謨手段小恐未足以了公事因作書令見夏太尉子弟有不然者公曰士能為我書又能動君謨之才器亦不凡矣至關中夏竟官之

范文正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者索游上謁文正贈錢一千明年復謁公又贈一千因問何為汲汲道路孫戚然曰老母無養公見孫詞氣甚非乞客因為補學職授以春秋月得三千供養孫薦學公甚愛之明年俱解去後十年聞太山下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道德高邁朝廷召至太學即昔日索游孫秀才也公嘆曰貧累大矣倘因循索米至老雖人才如明復者將猶汨沒而不見也語曰緩急人之所時有也今富貴人不知貧賤人痛癢亦是一過况貧賤中往往有豪傑須是大着眼寬柱腹可也

筆談

鴻書

卷四十

四

八

有士人貧甚夜則露香祈天益久不懈一夕忽聞空中語曰帝憫汝誠使我問汝所欲士答曰某所欲甚微非敢過望但願此生衣食粗足逍遙山水間以終其身足矣空中大笑曰此上界神仙之樂何可易得若富貴則可矣予因歷數古人極貴念侈而終不遂者皆是蓋清樂天所靳惜百倍於功名爵祿者諱爾容易

行營傳錄

人皆以饑寒為患不知所患者正在於不饑寒耳是故乞食野人晉重耳之所以霸煒衣破襪漢光武之所以興況下此者其可不知饑寒之味

誠齋集

而支胄不復振及宋慶曆四年訪求厥後得裔孫元亨於布衣中僅爲永興軍助教而已狄梁公曾孫飄泊岷漢干謁王侯宋相三李文正公昉文靖公沆文定公迪皆一時名宰子孫亦相繼達宦乃數世後漸益蕭條南渡轉徙三裔並居餘全無一人在仕版者而文正文靖寂絕無聞尤可太息至於靖康之變帝王子孫官門仕族之家陷入金虜沒爲奴婢使供作務每人一月支稗子五斗今自春米米得一斗八升用爲餽糧歲支麻五把今緝爲裘此外不聞一錢一帛之入矣男子不能緝者終歲裸體虜或哀之使之執爨雖微有煖氣旋出取

鴻書

卷四十

五

人

柴歸坐火邊皮肉脫落虜惟喜醫人繡工之類尋常團坐地上視以敗席客至開筵引能樂者環列奏技酒闌客醉各復其初依舊環坐刺繡往往餒病相枕而死嗟乎此皆帝王之苗裔將相之名胄耳逢時不辰顛越至此今遭際太平生長樂土雖家徒壁立而書富五車白衣一裘黃蓋半寢天付兒曹可謂多矣厚矣

讀書

富

荷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饑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而問術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特於是乃適西河大畜牛羊於荷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息不可計貲擬

王公馳名天下以興富於荷氏故荷頓也

九

宋南渡諸將韓世忠封蘄王楊沂中封和王張俊封循王俱享富貴之極而後復善治生遂挾多貲其罷兵而歸歲收租米六十萬斛紹興間內宴有優人作善天文者云世間貴官人必應星象我悉能窺之法當用渾儀設玉衡若對其人窺之見星而不見其人玉衡不能卒辨用銅錢一文亦可乃今窺光堯云帝星也秦師垣曰相星也韓蘄王曰將星也張循王曰不見其星衆皆駭復令窺之曰中不見星惟見張郡王在錢眼內坐殿上大笑

臨安志

鴻書

卷四十

本

人

沈富字仲榮行三故吳人呼沈萬三乃元末江南第一富家富卒二子茂旺我太祖定鼎金陵召廷見令其歲獻白金千錠黃金百觔甲馬錢穀多取資於茂茂爲廣積庫提舉姪孫玠爲戶部員外郎後茂罪當辟以有營是緒未訖但黥額爲藍黨猶得乘馬出入既而發遼陽從戎籍其田數千頃每畝定賦九斗三升吳下糧額之重坐此沈之從戎遼陽又大地得金牛馬亦累千云

蓮軒吳記

老

人壽至百歲而極彭祖七百餘歲自服仙丹後人流沙

亦不言死帝王世紀神農在位百二十年黃帝少昊俱在位百年帝嚳年百五歲堯年百一十八舜年百有十禹湯年俱滿百六韜云文王祖古公壽百二十王季百歲文王九十七武王九十三周穆王五十卽位在位五十五年蓋世壽也鮪壽百八十歲伊尹百三十太公年百三十六召公百八十畢公年亦百餘漢文帝時有樂人竇公者亦年百八十漢張倉拜相封侯年百餘歲魏范明友奴二百四十歲晉范長生兩仕蜀前後百年齊東宮得疾壽三百歲趙逸二百歲魏羅結百七歲爲外都大官百二十乃卒梁穰城人年百四十歲唯飲乳鍾

鴻書

卷四十

七

人

離人顧思遠年一百十二歲凡九娶有子十二人死亡畧盡召爲散騎侍郎亦至百二十而卒上津人張元始年一百十六歲膂力過人進食不異九十七始生子遂無影唐有李元奐者百三十六歲開元東封太元於伯龍一百二十八歲宋黨翁百七十餘歲譙定百三十歲南昌錢郎百七十歲瓊州楊叔連百一十二父宋卿百九十五九世祖不語不食不知其年

會州別集

鬻熊年九十周文王曰老矣熊曰捕虎逐麋臣已老矣使坐而策國事尚少也孟嘗謂楚丘春秋高矣丘曰使拔距投石追車赴馬何暇見老深謀遠計後精神而決

嫌疑吾殆壯也周家尊事黃耆不過乞言非勞其筋骨強之以事也故七十致仕雖禮之常然非所以待有德爲國計也

見開抄王

文武以後人主眉壽之高者周穆王百五歲梁武八十六宋高宗八十一元世祖八十唐玄宗七十八唐高祖漢武帝及我太祖俱七十一

人主享國之久者周赧王五十九年周穆王漢武帝俱五十五年周平王五十一年梁武帝四十九年周顯王四十八年周宣王唐玄宗及我世宗俱四十六年秦莊襄王齊景公俱五十九年卽帝王位之晚者武王八

鴻書

卷四十

人

十七宋高祖六十四唐明宗六十一混一之晚者元世祖六十三

彭祖八百歲四十九妻五十四子未嘗與妻共被常曰上士異牀中士異被服藥百顆不如獨臥故得長壽

王

大臣老居位者伊尹太公畢公外若張倉范長生夾谷吾里補俱近百歲爲丞相國公百餘歲卒羅結百十二

歲始以外都大官致仕衛武公九十五而爲周卿士鬻熊九十而爲文王師高允九十爲中書令九十八以左光祿大夫來敏九十七以執愼將軍呂岱九十六以大司馬李先九十五以內都大官司馬平九十三以太宰

都督中外諸軍士燮九十三以交州牧王璽九十二以翰林學士劉寔九十一以太尉張儉以太師夏侯勝九十以太子太傅楊統九十以光祿大夫卒張萬福八十餘以工部尚書致仕九十卒食祿七十年未嘗一日病王裕之八十八以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王起八十八以左僕射同平章事山南西道節度使卒郭丹八十五以司徒罷郭伋八十五為華州牧明年以大中大夫卒王祥八十四以太保睢陵公致仕明年卒郭子儀八十五以尚父太尉中書令汾陽王趙熹八十四以太傅張儉八十四以衛尉卒史浩八十四以太保魏國公

鴻書

卷四十一

九

人學二

致仕八十九以太師卒喬行簡八十五以少傅平章軍國重事乞祠八十六卒趙充國八十餘以後將軍營平侯罷就第八十六卒張皓八十三以廷尉罷貢禹八十二以御史大夫胡廣八十二以太傅錄尚書事卒蔡義拜丞相已八十餘董昭八十一為司徒張昭八十一為輔吳將軍公孫弘韋賢俱八十以丞相陶侃長孫嵩俱八十以太尉卒韋安石八十以左僕射始為亂兵所害太傅鄭袤食祿六十餘祿壽雙全可侈為千古人瑞

委餘編

春秋時鄭滿長狄僑如之弟葵如簡如以宣二年攻齊

衛被殺計其時僑如當四十餘矣又一百二年而僑如死於魯東門壽亦將百五十矣魏拓拔主稱神元帝者百四歲高麗王康年百餘吐谷澤王夸呂即位後自稱可汗者百年皆夷狄主也宋史日本國有大臣名紀武內者年三百零七歲尤為異聞

宛委餘編

漢世東園公姓唐名秉字宣明綺里季姓吳名實字子景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角里先生姓周名術字元道隱商洛山號稱四皓身不掛漢網而竟成夾日之功

書鑑

鴻書

卷四十一

十

人學二

昔有行人陌上見三叟年各百歲餘相與鋤禾耒耜往拜再三問何以得此壽上叟前致詞室內姬粗醜二叟前致詞夜飯減數口下叟前致詞暮臥不覆首首哉三叟言所以壽長久

玄關雜記

吳郡張純少有清才與同郡張儼朱異俱童少往見驃騎將軍朱據據聞三人才名欲試之曰今三賢屈顧老鄙渴甚矣其為吾各賦一物然後乃坐純曰驢裏以迅驟為工鷹隼以輕疾為妙何必積思皆隨自立成據大歡悅純賦席曰席為冬設簾為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儼賦犬曰守則有威出則有獲韓盧宋鵲書名竹帛異賦弩曰南岳之幹鍾山之銅應機命中射隼高墉

文

唐袁天綱相李嶠瞻息在耳當貴壽而不富則天朝拜相帝幸宅見臥青絛帳嘆曰爲國相如是垂大國之體賜御用繡羅帳嶠寢其中達曉不安怪而生疾遂奏曰臣少相人云不富幸故寢甚安席欲且任用舊者

定命錄

唐貞元末有孟軻年一百餘而卒店人悉曰張大夫店彭城劉頗自渭北入城止於媼店見有一媼年可六十已來衣黃紬大裘烏幘跨門而坐焉左衛李胃曹名士廣其媼問廣何官廣具答之其媼曰此四衛耳好大官廣卽問媼何以言之媼曰吾年二十六嫁與張察爲妻

鴻書

卷四十

十一

人傳

察爲人多力善騎射郭汾陽之總朔方此皆部制之郡靈夏汾涇岐蒲是焉吾夫張察爲汾陽寵任常在汾陽左右察之貌酷相類吾察卒汾陽傷之吾遂僞衣丈夫衣冠投名爲察弟請事汾陽汾陽大喜令替闕如此又寡居一十五年自汾陽之薨吾已年七十二軍中累奏兼御史大夫忽思與獨遂嫁此店潘老爲婦邇來復誕二子曰酒曰渠酒五十有四渠年五十二是劣媼二兒

正續筆叢

洛中士人張起宗以教小童爲生居於會館側年四十餘一日行於內前見有西來行李甚盛問之曰文樞

鴻書

卷四十

十一

人傳

密知成都回也姬侍皆騎馬錦繡蘭麝溢人眼鼻起宗自歎曰我丙午生相遠如此傍有瞽卜輒曰秀才我與汝算命因與藉地卜者出算子約百餘布地上幾長丈餘凡關兩時曰好笑諸事不同但三十年後有某星臨某所兩人皆同當並案而食者九箇月起宗後七十餘歲時文公亦居於洛起宗視其交遊飲宴者皆一時貴人輒自疑曰余安得並案而食乎一日公獨遊會館園問其下曰吾適來聞園側教學者甚人對曰老張先生公曰請來及見大喜問其甲子又與之同因呼爲會節先生公每召客必預召赴人會無先生則不往公爲主人則拐於左公爲客則拐於右並案而食者將及九月公之子及甫知河陽府公往視之公所居私第地名東田有小姬四人謂之東田小藉共升大車隨行祖於城西有伶人素不平之因爲口號曰東田小藉已登油壁之車會節先生暫別玳筵之宴坐客微笑自此游公復歸洛不復召之矣瞽之言異哉聞之於司馬文季

綱真子

博白城下有客曳杖過見兩老人坐飲長者年九十四謂客曰此吾幼弟年七十八矣從旁環拱而侍者皆兩老人之會孫儼然屬書也

廣輿記

李守忠爲承旨奉使南方過海至瓊州界道逢一翁自

稱楊遐舉年八十一邀守忠諫其居見其父曰叔連年一百二十二又見其祖曰宋卿年一百九十五語次見窠中有小兒出頭下視宋卿曰此九代祖也不語不食不知其年朔望取下子孫列拜而已珍珠船

元楊維禎字鉄崕晚年臥起小蓬臺不復下直榜於門曰客至不下樓恕老懶見客不答禮恕老病客問事不對恕老默發言無所避恕老迂飲酒不輟樂恕老狂其誕情傲世如此山堂肆考

古謂老者爲老成蓋老然後成也蠶不老不成絲穀不老不可割智者涉世故多至老而愈智仁者積功行日

鴻書

卷四十

十

人

父至老而愈仁爲家業者老而後可以多蓄志功名者老而後可以登籍今甫在中年而動嗟淹滯畢竟是英氣不除經鉅堂

少

顓頊十歲而爲少昊相帝嚳十五而爲顓頊相唐堯十五而爲帝摯相甘羅十二而爲秦上卿介子推十五而爲楚相韋康成十五而爲郡主簿司馬元顯高澄俱十六開府輔政崔英十七而爲符秦諫議大夫子奇十八而爲齊東阿守張縉十八爲漢淮南守賈誼十八爲博士終軍二十爲謁者俱有聲宛委餘編

世知項橐八歲而師孔不知蒲衣八歲而師舜也甘羅十二上卿少矣而伯益五歲掌火尤少也唐文十八創業少矣而放勳十六配天尤少也何王融之豔鄧禹爲史書估俾

列子曰孔子東遊見兩小兒辨闕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曰我以日初出時遠而日中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爲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淅淅涼涼及其中如探湯此不爲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兩小兒笑曰孰謂汝多智乎歲華紀麗

鴻書

卷四十

十

人

東漢吳祐隨父恢爲南海太守祐年十二恢欲殺青簡寫經書祐諫曰南方多珍怪上爲國家所疑下爲權威所望此書若成則載必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囊衣邀名嫌疑之際先賢所慎恢撫祐首嘆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漢書

王戎幼而清秀魏明帝於宣武場上爲欄苞虎阱使力士袒楊迭與之搏縱百姓觀之戎年七歲亦往觀焉虎承門薄欄而吼其聲震地觀者無不辟易願小戎乎然不動帝於門上見之使問姓名而異之竹林七賢論楊惲字遵彥六歲受史書十一歲受詩易從兄昱器重

之曰此兒駒齒未落已是吾家龍文更十年當求之千里之外梁保太初拜太子少保封開國公

萬姓統譜

南北時司隸徐正名知人苻堅六歲時嘗戲於路正見而異焉問曰苻郎此官街小兒行戲不畏縛耶堅曰吏縛有罪不縛小兒正謂左右曰此兒有霸王之相

初渾集

唐蘇頲字廷碩五歲便措意於文每坐臥即吟詩未嘗少輟至八九歲一覽誦言有若素習者京兆尹嘗令咏尹字即應聲曰五雖有足甲不全身見君無口如伊少人十七歲遊大學對策甲科

唐書

唐區寄越人年十一歲二豪劫持虛所賣之童伺一豪

鴻書

卷四十一

十五

八

賈取其刃殺之一豪將殺童童曰爲兩郎童孰若爲一郎童童又殺一豪刺史奇之

北齊史

宋太宗幸佛寺塔廟禱雨至天慶三館因駐輦問曰天久不雨奈何或對天數或對至誠必有應一綠衣少年越次對曰刑政不修故也上領之而行歸復駐輦召綠衣者問狀曰某所守臣犯賊法當配宰相以親故不配其所守臣犯賊不當死宰相以嫌卒死之翌日上爲罷宰相天即大雨綠衣者寇萊公準也其露英如此

蘇軾

宋陸九淵字子靜生而穎異年三四歲問其父陸質曰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荅遂深思至忘寢食及總角

舉止異常兒見者敬之他日讀書至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日宙忽大省悟曰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也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也又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西南北海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莫不然千百世之上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亦無不同也

性理

天寶中清河客李萼年二十餘爲郡人乞師於魯公顏真卿曰公首唱大義河北諸郡恃公以爲長城今清河公之西隣國家平日聚江淮河內錢帛於彼以贍北軍今有布三百餘萬匹帛八十餘萬匹錢三十餘萬緡糧

鴻書

卷四十一

十六

八

三十餘萬斛昔討默啜甲兵皆貯其庫今有五十餘萬事戶七萬口十餘萬竊計財足以三平原之富兵足以倍平原之疆公誠資以士卒撫而有之以二郡爲腹心則餘郡如四支無不隨所使矣真卿曰吾兵新集未練何暇及隣然子之請兵欲何爲乎萼曰清河非力不足而借公之師也亦以觀大賢之名義耳今仰瞻高意未有決辭定色僕何敢遽言所爲乎真卿奇之欲與之兵衆以爲萼年少輕慮必無所成真卿不得已辭之萼就館復爲書說真卿曰清河去逆效順奉粟帛器械以資軍公乃不納而疑之僕回轅之後清河不能孤立必有

所繫託將爲公西面之疆敵公能無悔乎真卿大驚遽請其館以兵六千借之送至境執手別因問之曰兵已行矣可以言子之所爲乎尋曰聞朝廷遣程千里將精兵十萬出崞口賊據險拒之不得前今當引兵先擊魏郡執其守將分兵開崞口以出千里之師因討汲鄴以北至於幽陵然後帥諸同盟合兵十萬南臨孟津分兵循河據守要害制其北走之路計官軍東討者不下二十萬河南義兵西向者亦不減十萬公但當表朝廷堅壁勿戰不過月餘賊必有內潰相圖之變矣真卿曰善命叅軍李擇交等將其兵會清河博兵五千人軍於堂

鴻書

卷四十

七

人

邑祿山所署魏郡太守袁知泰逆戰大敗遂克魏郡軍聲大振

綱目

明戴大賓八歲遊泮十三中鄉試有貴公來謁其父見戴戲庭側尚是嬰稚以爲業童子執也出一對曰月圓卽對曰風扁問風何嘗扁曰側縫皆入不扇何能又出一對曰鳳鳴卽應曰牛舞問牛何嘗舞曰百獸率舞牛不在其中耶貴公大加嘆賞詢之卽大賓也已成鄉舉矣對語皆含刺云

堯山堂外紀

刑

三皇無文五帝書家三王肉刑書家者上罪墨蒙精衣

維屨中罪緒不維屨下罪維屨而已孝經緯有虞之誅以塚巾當墨以草纆當劓以非屨當剕以艾韡當宮以布衣無領當大辟慎子

黃帝攝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頭鐵額不食五穀啗沙吞石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誅殺無道不仁不慈萬民欲令黃帝行天子事黃帝以仁義不能禁止蚩尤乃仰天而歎天遣玄女下授黃帝兵信神符制伏蚩尤帝因之主兵以制八方蚩尤沒後天下復擾亂黃帝遂畫蚩尤形象以威天下天下咸謂蚩尤不死八方萬邦皆爲殄滅弭伏龍魚河圖

鴻書

卷四十

太

人

堯以天下讓舜舜爲諸侯怒曰得天道者帝得地道者爲三公我得地道不能爲三公耶乃使猛獸爲亂比獸之角以爲城舉其尾以爲旌召之不來猖狂於野以患帝舜於是殛之羽山驅之以吳刀禹不敢怒反事之呂商紂辛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禽獸宮中九市長夜之飲以繩羈人牽詣酒池醉而溺死施炮烙之刑制朝涉之脛比干諫而剖心剖其妻腹觀胎遂致天雨肉兩血兩及兩土兩石六月兩雪惡來父子以材力讒毀得幸

路史

晉趙簡子沈鸞微於河曰吾嘗好聲色矣而鸞微致之

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鸞徽爲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矣而鸞徽來之吾嘗好士六年矣而鸞徽未嘗進一人也是長吾過而繼善也

呂覽

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爲壽僕射周青臣進頌始皇威德齊淳于越刺青臣爲面諛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制曰可三十五年侯生盧生亡去諸生在咸陽者多爲妖言始皇使御史案問諸生傳相告引自除犯禁

鴻書

卷四十一

十九

者四百六十七人皆坑之

史記

秦始皇改古文爲大篆國人多誹謗秦始皇患之召諸生七百人俱拜爲郎客令冬月種瓜於驪山硯谷中溫處瓜實成使人上書曰瓜冬實有詔下博士諸生說之人人各異皆使往睨瓜所先爲伏機坑上諸儒至論難遂發機填之皆終命

山堂肆考

董卓之死左中郎將高陽侯蔡邕在王允坐聞之驚歎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亡漢室君爲王臣所宜同疾而懷其私遇反相傷痛豈不共爲逆哉即收付廷尉邕謝曰身雖不忠古今大義耳所厭聞口所嘗玩

豈當背國而嚮卓也願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馬日磾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爲一代大典而所坐至微誅之無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戎馬在郊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無後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獄中

漢紀

鴻書

卷四十一

二十

八

翁正有宋遷者忽詣弘信謂曰夜來神忽有語君不久爲此地主弘信怒曰欲危我耶他日復以此言來告弘信因令密之不期歲果有軍變推弘信爲帥弘信狀貌豐偉多力善射雖聲名未振衆已服之累加至太尉封臨淮王弘信卒子紹威繼之與梁祖通歡結親情分甚至先是本府有牙軍八千人豐其衣糧動要姑息時人云長安天子魏府牙軍主使頗遭斥逐由此益驕紹威不平有意剪滅因與汴人計會詐令役夫肩籠內藏器甲揚言汴帥葬羅氏之女紹威密令人於兵仗庫斷弓弦共甲攀夜會汴人襲甲持戈攻殺牙軍牙軍覺之排

闖入庫而弓甲無所施勇也全營殺盡仍破其家人謂
牙軍久盛宜其死矣紹威雖豁素心而紀綱無有漸爲
梁祖凌制竭其帑藏以奉之忽患脚瘡痛不可忍意其
牙軍爲祟乃謂親吏曰聚六州四十三縣鐵打一箇錯
不成也紹威卒其子周翰繼之俄而移鎮滑臺羅氏失
去其國矣 北夢瑣言

宋太宗時陳利用以幻術得幸驕恣不法居處服御僭
擬乘輿趙普按其十罪既命配商州普復力請誅之帝
曰豈有萬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普曰陛下不誅則亂
天下法法可惜此一豎子何足惜哉帝不得已命誅之

鴻書

卷四十一

幸

已而復遣使貸之使至新安馬旋澤而蹄及出澤易馬
至商州已磔於市矣聞者快之 宋史

宋高宗力除異已者必令壯士丁昨拉殺之時人曰莫
跋扈付丁昨齊王蕭道成亦除異黨所任者桓康也時
亦曰莫輒張付桓康 宋書

曹翰以罪謫爲汝州副使凡數年一日有內侍使京西
朝辭日太宗密諭之曰卿至汝州當一訪曹翰觀其良
苦然慎勿泄我意也內侍如言往見因序其遷謫之久
翰泣曰罪犯深重感聖恩不殺死無以報敢懇苦耶但
以口衆食寡不能度日幸內侍哀憐欲以故衣質十千

以繼飯粥可乎內侍曰太尉有所須敢不應命何煩質
也翰固不可乃封裹一複以授內侍收內侍以十千答
之既回奏翰語及言質衣事太宗命取其複開視之乃
一大幅畫障題曰下江南圖太宗惻然念其功即日有
旨詔赴闕稍復金吾將軍蓋江南之役翰爲先鋒殊多
死力有大功 東軒筆錄

李衛公在珠崖郡北有望闕亭公題詩云獨上江亭望
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碧山也恐難歸去百匝千遭遠
郡城城南小禪院因步遊之見老僧壁內掛十餘葫蘆
公指曰中有藥物乎僧曰非也皆人骨灰耳太尉當軸

鴻書

卷四十一

主

朝列爲私憾熟於此者貪道憫之因收其骸焚之貯其
灰俟其子孫來訪耳公惕然如失返走心痛是夜卒 事

物紺珠

宋寇準謫雷州與蘇黃輩皆播遷之臣此忠直不容於
朝者若丁謂之妨賢病國亦貶崖州語客曰天下州郡
孰大客曰京師也謂曰朝廷宰相爲此地司戶則崖州
爲大也聞者哂之 北堂書抄

蘇子瞻元豐間逮詔獄與其長子邁俱行與之期送食
惟菜與肉有不測則撤二物而送魚使伺外間以爲候
邁謹守踰忽糧盡出謀於陳瓘委其一親戚代送而忘

語其約親戚偶以解送之子瞻乃大駭自知不免因書云余以事繫御史獄獄吏稍見侵自度不能堪死獄中不得一見吾子由乃作二詩授獄卒梁成以遺子由然獄吏不敢隱遂以聞神宗初固無殺意見詩益動心自是遂益從寬釋凡衆請用深文者皆拒之

長公紀

元時法制不一有司無所遵守英宗命完顏納丹曹伯啓等纂集累朝格例而損益之凡爲條二千五百三十有九名曰大元通制頒行天下伯啓言五刑者刑異五等今黥徒杖役於千里之外百無一生還者是一人身被五刑非五刑各底於一人也法當改丞相雖是之而

鴻書

卷四十

幸

人

卒不果行

元事本末

金人聞劉豫敗來詰其狀始有廢豫之意七年閏十月金人襲汴執劉豫廢之初豫由粘沒喝高慶裔得立故奉二人特厚兀朮及諸將多憾之豫兵敗藕塘金人欲廢豫及粘沒喝死岳飛因遣間齎書與豫約同誅兀朮兀朮得書大驚馳白金主於是廢豫之意益決會豫請立麟爲太子金主重曰徐當咨訪河南百姓豫雖意沮而猶曰遣使乞師南侵金乃建元帥府於太原令豫兵悉聽節制而以東拔爲左都監屯太原捷不野爲右都監屯河間復分戍陳蔡汝亳賴許諸郡至是尚書省

奏豫治國無狀金主遂令捷懶兀朮僞稱南侵以襲之

將至汴遣人召劉麟渡河議事麟以二百騎至武城兀

朮麾騎翼而擒之遂馳入汴豫方射講武殿兀朮從三

騎突入東華門下馬逼豫出見因執其偕至宣德門殛

乘以羸馬露刃夾之囚於金明池翌日集百官宣詔責

豫而廢之其詔有曰建爾一邦逮茲八稔尚勤兵戍安

用國爲乃以鐵騎數千圍宮因遣小校巡問巷間宜言

自今不僉爾爲軍不取爾免行錢爲汝敲殺貌事人請

汝舊主少帝來由是人心稍安遂置行臺尚書省于汴

以張孝純權行臺左丞相胡沙虎作汴京留守李儔副

鴻書

卷四十

幸

人

之諸軍悉令歸農豫求哀於二帥捷懶謂之曰昔趙氏

少帝出京百姓燃頂鍊臂號泣今汝廢無一人憐者汝

何不責也豫語塞與家屬徙臨潢

宋事本末

劉誠意初仕元方谷珍兵起劉疏請勿受其朝當舉兵

伐之谷珍納賄元主及權倖朝命賞其罪應僭稱名號

儀物就今有之且謫劉於紹興海濱谷珍將甘心焉劉

遠欲自盡其僕勸止之無何遂歸

皇祖野記

先是浙直總制胡宗憲以侵盜軍餉爲言官所劾宗憲

以書抵所親羅龍文賄求嚴世蕃爲內援中書自擬旨

以屬世蕃會世蕃被罪書未達仍匿龍文所既伏誅巡

按御史王汝正奉詔籍其家得宗憲所與龍文世蕃書同上疏獻之因言宗憲昔與王直交通每籍龍文爲內援相與諂事世蕃故事久不廢今蒙恩放歸之後不思補過愈肆猖狂招集無賴暴橫鄉里其罪不減於世蕃龍文乃二犯已正明辟而宗憲獨以僥免恐後無以服天下之心臣又聞龍文長子六一者素稱大猾且習通倭初匿宗憲家今不知所嚮使六一得亡南走倭臣恐江南之事有大可慮者疏下都察院叅覆得旨令錦衣衛執宗憲來京詰問革宗憲子錦衣衛千戶松奇職爲民六一下撫按緝捕已而宗憲疏辨歷敘平賊功

鴻書 卷四十 三

弁節年獻瑞蒙恩以致言官忌嫉且許汝正私受所屬賊上心憐之亦下法司併訊刑部因請將汝正宗憲反許事情行巡按操江都御史勘報從之宗憲死於獄詔免勘按宗憲總督時度權臣在內大將未有立功於外者故阿嚴氏少過而後來當事者心啣之因併掩其平倭之功而汝正遂承望風旨乃有是疏欲加之罪至與世蕃龍文同論籍令聖明不察宗憲之首領不保矣江南人心怨忿何極乃卒降旨以宗憲所許汝正者下法司同訊而刑部爲之調停姑行巡按操江勘報實當事者授意爲汝正解嘲也又聞宗憲方就逮

而徽州知府何東序即封錮其宅以候籍沒及宗憲死竟蒙免勘之恩天子神聖果羣臣莫及也世廟諸餘錄明石亨初爲武清伯貌魁岸有威協守萬全土木之變坐不援械繫至京也先寇京師貫亨罪令總京兵與于謙等禦之初亨欲盡閉九門城守謙曰是示弱也謙自監亨軍營於德輿關外屢與賊戰時虜奉英宗駕來薄城知京師有備尋引去亨乃與總兵楊洪孫鏗等分擊畿輔殘虜未退者虜方乘勝諸將莫能摧鋒亨至定州清風店與戰大敗之虜衆慟哭自紫荆關遁出虜退亨進封武清侯景泰間亨雖總兵然憚于謙不敢肆丁

鴻書 卷四十 三

丑正月景帝疾久不視朝儲位虛羣臣屢請立太子不許亨與都督張軫太監曹吉祥等謀復立英宗及英宗復辟亨與有貞等譖于謙殺之以功進封忠國公乃與太監曹吉祥等表裏擅權授其黨與皆置要地握兵柄亨姪彪爲都督鎮大同一日帥千戶盧旺彥敬侍文華殿上問爲誰亨曰此臣腹心人也迎復功貳人居多立請擢二人錦衣指揮使自是求請無虛日冒奪門功得官者至四千餘人意所不善即排詆出之又奏罷各處巡撫及提督軍務都御史以其抑制諸武臣也由是朝士無不出自曹石之門大臣守正者多引去上亦

察知亨驕恣然念其功頗姑息之亨又欲假公義服人乃薦處士吳與弼與弼應制出竟不拜官謝病歸上欲命岳正入內閣參與機務亨與張軌謂事不自己竟沮之謫遠州初石亨等譖殺于謙太后不盡知故後知之乃爲上言迎立外藩之誣上乃漸悟謙冤繼謙爲兵部尚書者事敗獲罪沒入其貲甚多上曰于謙爲兵部專且久沒無餘物其來期歲何賂之多如此上怒其亨等俛首不敢對上嘗屏人諭大學士李賢以亨與曹吉祥等專擅故賢對曰權不可下移惟獨斷可以革之上一日又與賢語及迎復奪門功賢對曰迎駕則可奪門二字豈可傳示後世陛下順天應人以復大位門何必奪內府之門豈當奪耶且此事當時亦有邀臣者臣辭不與上驚問曰何故賢對曰景皇帝不起羣臣自當表請陛下復位此名正言順無可疑者何至奪門邪假使事先泄景帝知之此輩固不足惜不審置陛下於何地此等皆藉陛下圖富貴耳豈有一毫爲社稷之心哉上乃大悟寢疎之因亨等數入內請見遂勅左順門開者非宣詔勿納總兵官又與李賢議復諸路巡撫及提督都御史亨見上稍疎斥乃內懷怨望謀不軌嘗往來大同顧紫荊關謂左右曰若塞此關守之據大同京師何由

得至天順三年二月亨一日朝退歸私第謂其黨盧旺彥敬杜清等曰吾所居官亦皆爾等所欲爲之衆不知所謂皆對曰某等以公之靈得至是過望矣三公之位何敢冀也亨曰趙太祖陳橋之變史不稱其篡爾能助吾吾官非爾官乎衆股慄莫敢對會督人童先手出妖書曰惟有石人不動謂天意有在勸亨舉事亨乃謂其黨曰大同士馬甲天下吾撫之素厚今石彪在彼爲遊擊將軍異日以彪代李文佩鎮朔將軍印專制大同北塞紫荊關東據臨清決高郵之隄以絕餉道京師可不戰而困也遂請以盧旺守裏河三月虜寇延綏上命亨往禦之童先又力勸舉亨曰爲此不難但天下都司除代未周待周爲之未晚也童先曰難得而易失者時也時一失不可復得亨不聽童先私謂所親曰此豈可與成大事者去之會石彪事敗彪性克暴陰狡亦善戰以亨故進封定遠侯亨欲謀逆乃令大同人秦保彪鎮守其地朝廷覺其詐兼得實言官交章劾之遂逮彪下詔獄論死詞連亨上猶念亨功置不問罷其兵亨不悛益怨謗逆謀漸露時彗星見日數重疊累月不散亨家人上變告亨謀反逮治之獄未上亨死獄中釋其家沒入之其黨皆論死

皇明通紀

內官曹吉祥正統景泰間征麓川暨福建諸寇吉祥皆監督戎務號都統招權納賄大作威福收召諸蕃將麾下爲爪牙腹心英宗復辟時迎駕奪門多藉此曹力後俱以功遷秩握禁兵石亨事敗冒功者多被黜華惟吉祥以庇不去吉祥恃復辟功益專橫弟侄皆據要地侄欽討昭武伯與石亨輩相表裏擅權賣官鬻獄賄貨無厭上初念其功多所優假凡有陳乞無不曲法從者後漸不能堪稍稍厭薄之嘗因大學士李賢語上大悟會石亨敗上益疎抑諸稱迎復者吉祥遂怨望懷異志令欽糾其黨謀不軌天順五年七月兵部尚書馬昂懷鴻書

寧伯孫鏗奉命帥師赴陝西禦虜期初二日陸辭出師欽等遂謀以是日爲亂欲乘機殺馬昂孫鏗等擁兵入大內廢上居南宮立皇太子爲帝事頗泄恭順侯吳瑾知其謀時夜漏下二鼓矣瑾奔詣長安門告變傳奏入是夜命執曹吉祥於內廷欽等不知也及期欽及弟鉉鑄鐸率蕃將伯顏也先等至東長安門門閉不啓欽等知事泄遂引兵詣錦衣衛指揮還果第適果出斬之碎其屍果故吉祥黨被恩遇素厚後得任錦衣衛稍禁戢欽欽所最切齒者故先殺之時百官候入朝多至待漏署中聞甲馬馳驟聲謂征陝師出也既乃大亂百官多

亡匿欽遂執大學士於公署且告曰吾父子兄弟盡忠迎駕復位今被逮果諸毀返欲相害因擲果頭示賢曰誠爲此人激變非得已也賢曰此人信生事怨恨者多既除之可卽請命欽曰爲我草疏進卽令人拘賢亡何又執尚書王翱賢就翱所索紙爲草疏同翱自門隙入之少頃欽等縱火焚長安門遂殺都御史寇深索尚書馬昂不得又欲殺李賢王翱不果賢被刃傷昧爽孫鏗領兵至圍之賢翱得脫走是日大雨鏗督兵轉戰王師漸集吳瑾馬昂等皆會大戰於東華門外瑾爲欽所殺諸將奮激斬鉉及鑄於陣又斬鐸欽敗入其家赴井死引出斬首所誅殺男女甚衆蕃將伯顏也先絕城下亡走追得斬之李賢等聞首惡既誅恐脅從者衆復疏入請下令宣諭脅從者開治以安反側之心捷報入上以是晚出御午門執吉祥繫於市藉其家以賞將士贈吳瑾梁國公謚忠壯贈寇深少保謚莊愍論功封孫鏗懷寧侯馬昂王翱李賢並加太子太保餘將士賞賚有差

皇明鴻猷紀

弘治時太監李廣以左道見寵任權傾中外大臣多賄求之時建鮒秀亭於萬歲山上既成適一小公主患痘瘡衆醫莫效廣飲以符水遂殤宮中方歸咎於廣未幾

清寧宮災有謂建亭年月不利犯坐殺向太歲故有此災 太皇太后怒曰今日李廣明日李廣興工動土致此災禍累朝所積一旦火燬廣懼飲鴆死上意其所藏必有奇方秘書郎命內侍搜索奉命者遂園外宅搜得一帙納賄簿籍首進之簿中載曰某送黃米幾百石某送白米幾千石通計數百萬石上因詢左右曰廣所食幾何乃受許多米對曰黃米即金白米即銀始悟廣賦濫如此遂籍沒之科道請出簿籍按名究問凡與名者惶恐危甚星夜各赴戚曉壽寧侯處求救月下籌影重重不期而會者十有二人事雖得獲而納賂者之姓名

鴻書

一一傳於朝野

皇明鴻猷紀

卷四十一

弘治己未會試上命閣臣李東陽禮部侍郎程敏政主之給事中華景劾敏政素因不謹久放歸田今營求李廣復官禁近叨為考官甘心市井將論語表二題策三問四問題實與江陰徐經蘇州唐寅等臣思景泰年間江陰徐泰賈中順天解元已經發覺今徐經與泰同家敏政又從招致朝廷取士之科關繫最大豈容再壞疏入下泉獄且拘禁敏政待場事畢凡經其所取卷命東陽與同考試官重閱及揭曉都給事中林廷玉劾敏政閱卷可疑六事遂與敏政並下獄會多官廷鞠問黜唐

鴻書

卷四十一

三

寅徐經等十餘人果與廷玉俱謫官敏政致仕尋以憂憤卒有不悅王文恪公者揚言守溪忌望墩華景乃其主鄉會試門生喉累為此公聞而甚恚後景及門公不與進使人謂之曰汝既有風力何不敢効張皇親乃劾程望墩邪吾為汝受謗吾與汝絕矣謗公者尋以他事去官人言遂息吳白樓時為同考官嘗為程公辨其事云乃公僮奴莊兒竊題賣舉子公弗知也然是獄寔起於唐之密友某公某時從計偕因謁文恪望墩適來某趨避堂後望墩首言唐解元名震都下文恪云果是逸才又問人物何如云修長人物某聞之厲聲曰既稱逸才又問人物唐凝遂中三元邪徑詣景所言唐寅徐經華景望墩三場題目從吏其進本經家巨富平日敬事伯虎及伯虎發解遂請同往會試到京經私通關節以場題視伯虎倩其屬草伯虎遂將題并錄退齋記中語授某因策問有私淑朱子者或疑其出於老氏乃劉靜修論許魯齋者著其說於退齋記故也某居食素受伯虎解衣推食之惠至是又欲輩與同舉進士此何等情也反下之石使其終身廢棄彼何心哉後文恪亦知之一日與先君言及其事曰當時望墩問伯虎吾故對之云云不曾稱贊得某乃懷嫉妒陷害伯虎至此諺所謂恩

將警報也與伯虎脛善者若祝京兆文內翰王履吉輩皆爲憤惋不平每相謂曰人而如斯犬豕不食其餘矣說聽增紀

江彬初爲大同遊擊將軍性暴悍正德七年河北盜起官兵不能制主者奏檄邊兵討之時賞軍功格重斬賊三級陞一官故彬與泰等多殺平民爲功次過冀州殺一家二十三人報功民訴之督府不爲理武宗好兵事左右言邊卒精悍可用京營兵多脆弱欲令邊卒以時入衛而以京營卒出戍邊每歲爲踐更例上令內閣草制臺諫交章沮之李東陽疏陳十可狀詰旦內降行鴻書

鴻書

卷四十一

卷四十一

卷四十一

之於是彬與許泰劉暉等諸邊將皆率兵入衛彬尤近狎用事上乃於西內練兵校騎射或時爲角觝之戲銃砲之聲不絕彬等狎昵上多留宿豹房與彬等同臥起或親搏虎爲樂時都督錢寧掌錦衣衛事彬泰暉寧皆賜姓朱與中貴張永張忠盧明泰用蕭敬等優人臧賢表裏擅權爲奸利然諸奸寵皆出彬下彬等時導上出宮禁遊獵近郊羣臣屢諫不聽十二年導上出居庸關至宣府臨塞下上時獨馳一馬圍薄侍從皆不及從大學士楊廷和等極諫且引英宗土木事言不聽九月至大同陽和等處駐蹕二十七日方獵謀報虜入寇圖

陽和轉掠應州上命諸將擊之虜羣引去南京給事中孫懋劾彬奸狀不報閏十二月上還京以應州功封彬爲平虜伯許泰爲安邊伯十三年正月郊祀畢彬等復導上出關二月太皇太后王氏崩上還京四月上以太后將祔葬告陵故幸黃花鎮密雲等處五月還京六月上復欲北巡議別稱尊號威武大將軍鎮國公又欲以彬爲威武副將軍命內閣草制楊廷和極言其不可尋稱疾不出上御左順門召大學士梁儲面趣令草制儲對曰他事可將順此制斷不可草上大怒操劍起儲泣曰臣逆命有罪願就死草制則以臣名君臣死不敢奉命良久上擲劍去乃自稱之廷臣議建儲居守錢寧意在寧藩彬意別有所屬以梁儲議止七月彬等復導上出居庸關歷宣府大同十月渡河至榆林十四年二月上還京三月制下南巡上欲登岱宗歷徐揚至南京臨蘇浙浮江漢祠武當偏觀中原時寧藩久蓄異謀候機而動制下人情惴惴大臣臺諫諸司交章入修撰舒芬等疏先入兵部郎中黃鰲員外郎陸震聯疏入考功郎中夏良勝儀制郎中萬潮太常博士陳九川疏繼入醫士徐鑒以醫諫郎中張衍慶妻龍孫奉陸倕等合疏入又郎中林大輅寺正周叙行人余廷贊等亦合疏先

鴻書

卷四十一

卷四十一

卷四十一

後入上大怒召彬示之以彬言下諸疏者獄於是京師連月陰霾晝晦禁中水自溢高橋四尺許橋下七鐵柱齊折如斬十四年三月二十五日也有指揮張英上言車駕出必不利乃肉袒赴闕刺刃於胸以死諫車駕得不出亡何宸濠反事聞諸權幸在豹房爭獻擒宸濠策錢寧臧賢以通宸濠賄事露下獄誅太監張忠與彬等欲邀功贊上親征八月下制南征師至良鄉捷奏至詔以俘還江西候進止九月上至南京命太監張永張忠安邊伯許泰都督劉暉帥兵至江西捕宸濠餘黨永等至江西妄肆誅戮不勝其擾時守仁以檻車械送宸濠

鴻書

卷四十

三

八

法制孰敢索亦孰敢與雖天子詔不能得督府亦以宇言拒之乃止彬每矯制日有所求爲宇承制必請面覆之始行彬計稍沮上駐蹕南京久大學士梁儲蔣冕跪伏行宮門外請從百官奏迴鑾上遣使取疏入諭之起儲等曰臣等未奉允命不敢起乃令中官傳示云不日即還儲等乃起十二月班師至通州誅宸濠十六年正月入京彬還益驕橫其所部邊卒桀驁不可制三月上以疾崩於豹房 皇太后張氏與大學士楊廷和等定議遵祖訓遣使迎立 世廟武宗崩時彬偶不在左右皇太后召楊廷和等議恐彬爲亂秘不發喪以武宗命召彬入彬不知武宗崩并其子入併榜之 皇太后制下暴彬罪惡執其黨數人下彬錦衣獄論罪磔於市籍沒其家 昭代實錄

鴻書

卷四十

三

八

人造畜蠱毒厭魅六曰大不敬謂盜大祀神御之物鑾
與服御物及偽造御寶合和御藥候不如本方及封題
候若造御膳犯食禁御幸舟船常御之殿候不牢固指
斥鑾輿情理切害厭呪求愛媚而淑鑾輿及對捍制使
而無人臣之禮七曰不孝謂告言詛晉祖父母父母及
祖父母在別籍異財若奉養有闕居父母喪身自嫁娶
若作樂釋服從吉聞祖父母父母喪匿不舉哀詐稱祖
父母父母死八曰不睦謂謀及賣總麻已上親毆告夫
及大功以上尊長小功尊屬九曰不義謂殺本屬府主
刺史縣令見受業師吏卒殺五品以上官長及聞夫喪

鴻書

卷四十

三

綱目註

劉氏鴻書卷之四十

第四十一卷

人事部

獄

聞哭

羅織黨

賞

三行賞

一代英雄

疏論七臣

首級

鴻書

卷四十一目錄

用

堯官舜友

土功

卒見太公

與賢者處

齊桓晉文

宓不齊

薦

以死薦

朝車迎

梗陽獄

羅織經

流醪

應頭甲

題扇

張元

禹湯武

學於務成

負鼎

六賊七害

謀野

寧戚

充一藥石

有膽氣

介子推

腹囊

舉仇

斬壯士

梁疑獄

宛溪橋

善賞

賞功二害

舊內

一

周公攝位

再增二十四員

為仲父

為仲父

為仲父

為仲父

為仲父

為仲父

為仲父

為仲父

為仲父

為仲父

薦歐陽	薦李及	秀才子
擢第一	報聖恩	選僧子
豪傑士		
德報		
絕纓	梁亭瓜	有私
盜侍兒者	求粥報德	蜀道難
讐報		
九世	羊羹	聶政
眉間尺	蘆中人	覆楚復楚
管膽	豫讓	三遺矢
湯書	卷四十一目錄	二
餘瀝	張良	段孝直
李生	屍激	忤高力士
張孝子	挑人	三舍
閨房事	天上人	阿合馬
詔削晚脫	王忬	
卷四十一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四十一	明 宣城劉紳纂輯	太史湯賓尹刪正
人事部三		
獄		
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間聞婦人之哭也撫其手而聽之有間遣吏執而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異日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懼凡人於其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歿而懼已歿而哀今哭夫已歿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韓子韓滉在潤州事同 論衡		
湯書	卷四十一	一
梗陽人有獄魏戌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戌謂閭沒女寬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 左傳		
梁有疑獄梁王曰陶之朱叟以布衣而富侔國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問之曰梁有疑獄吏半以為當罪半		

以爲不當罪爲吾決是奈何朱公曰臣鄙人也不知當獄雖然臣之家有二百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澤皆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其一者厚倍之是以千金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予梁國大悅史記景帝時廷尉上囚防年繼母陳論殺防年父防年因殺陳依律殺母以大逆論帝疑之武帝時年十二爲太子在傍帝遂問之太子答凡夫繼母如母緣父之故比之於母今繼母無狀手殺其父則下手之日母恩絕矣宜與殺人者同不宜以大

鴻書

卷四十一

人事

逆論從之漢紀郭霸與來俊臣爲羅織之黨嘗按芳州刺史李思徵思徵不承乃拷殺之聖曆中思徵出見霸霸甚惡之退朝還歸命家人速請僧轉經設齋須臾見思徵從數十騎止其庭詎曰汝枉陷我今取汝霸周章惶怖援刀自刳而歾是日間里咸見焉霸纔氣絕思徵亦沒太子諭德張元一以齋詣侍奉時中橋新成則天問元一在外有何好事元一對曰洛橋成而郭霸歾即好事也則天默然世說新語

周興來俊臣等羅告天下衣冠巨族者不可勝紀俊臣案詔獄特造刑枷十具復有鐵圈籠頭名號數十又與

其徒侯思止衛遂忠等招集告事者數百人造告密羅織經一卷每訊囚先布枷棒於地召囚前見覓覓飛越罕不自誣天授中春官尚書狄仁傑天官侍郎任令暉文昌左丞盧獻等五人並爲所告俊臣既以族人爲功乃奏請一問即承同首例得減死乃脅仁傑等令承反仁傑歎曰大周革命萬物維新唐朝舊臣甘從誅戮反是實俊臣乃少寬之其判官王德壽謂仁傑曰尚書事已爾且得免死德壽今業已受驅策意欲少階級憑尚書牽楊執柔可乎仁傑曰若之何德壽曰尚書昔在春官執柔任其司負外引可也仁傑曰皇天后土遣仁傑

鴻書

卷四十一

三

人事

自行此事以頭觸柱血流被面德壽懼而謝焉仁傑既承反所司但待日刑不復嚴備仁傑求守者得筆硯折被頭帛書之敘冤匿置於綿衣中謂德壽曰時方熱請付家人去其綿德壽不之慮仁傑子光遠得衣中書持以稱變得召見則天覽之憫然問俊臣曰卿言仁傑等反今子弟訴冤何多也使人視之使者將復命俊臣乃令德壽代仁傑等作謝表表代署附使者進之則天召仁傑等謂卿承反何也仁傑等曰向若不承反已歾於枷棒矣則天曰何爲作謝表仁傑等曰無之出表示之乃知代署仁傑等五人遂獲免大唐新語

袁旭字廷輔樂安人初爲江津令正統初以輔臣薦權任寧國府知府郡故繁劇旭應之裕如次舍多仍元舊歲久日敝旭並一新之治署學宮祠宇梁道壯麗甲於諸郡宛溪二橋尤百世利賴旭善撫綏雖薦興大役民不告擾壬戌詔舉守令治狀卓異者行宴賚凡十人旭與焉尋以涇人程御史誣致口語與督橋工醫官苟存善併逮繫獄旭去郡時行橐蕭然其在獄中詩云報國有心懸白日蓋棺無面見黃泉至今鄉父老稱賢守必曰袁公袁公語當時事猶泫然寃之云

宣州志

賞

鴻書

卷四十一

四

人事

晉文公出亡時陶叔狐從及反國行三賞而不及陶叔狐陶叔狐見舅犯曰吾從君而亡十有二年顏色黎黑手足胼胝今君反國行三賞而不及我也意者君忘我與我有大故與子試爲我言之君舅犯言之文公文公曰噫我豈忘是子哉夫高明至賢德行全誠就我以道說我以仁暴浼我行昭明我名使我爲成人者吾以爲上賞防我以禮諫我以誼藩援我使我不得爲非數引我而請於賢人之門吾以爲次賞夫舅壯強禦難在前則居前難在後則居後免我於患難之中者吾又以爲之次且子獨不聞乎成人者不如存人之身亡人者不

存人之國三行賞之後而勞苦之士次之夫勞苦之士是子固爲首矣豈敢忘子哉周內史叔與聞之曰文公其霸乎昔先王先德而後力文公其當之矣

晉史

越王勾踐伐吳有獻醇醪王命注之上流令士卒下流飲之如酒佳美伐吳之師力戰百倍

吳越春秋

趙襄子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赦爲首張孟談曰晉陽之中赦無大功賞而爲首何也曰寡人之國危社稷殆計在憂約之中與寡人交而不失君臣之禮者唯赦是以先之仲尼曰賞一人而天下之人臣莫敢失禮善賞矣

晏子春秋

鴻書

卷四十一

五

人事

劉裕初名微位薄輕校無行盛流皆不與相知唯王謐獨奇貴之謂曰卿當爲一代英雄裕嘗與刁逵擣捕不時輸直逵縛之馬柳謐責逵而代償由是裕憾逵而德謐後謐爲公逵亡族云

史編

梁葛侍中周鎮充之日有廳頭甲者年壯未婚有神彩善騎射膽力出人偶因白事葛公召入時諸姬妾並侍左右內有一愛姬乃國色也專寵得意常在公側甲窺見愛姬目之不已葛公有所顧問至於再三甲方流眄於姝色竟忘其對答公但俛首而已既罷公微哂之或有告甲者甲方懼但云神思迷惑亦不計憶公所處分

事數日之間慮有不測之罪公知其憂甚以溫顏接之未幾有詔命公出征拒唐師於河上時與敵決戰交鋒數日敵軍堅壁不動日暮軍士饑渴殆無人色公乃召甲謂之曰汝能陷此陣否甲曰諾即攬轡超乘與數十騎馳赴敵事斬首數十級大軍繼之唐師大敗及葛公凱旋乃謂愛姬曰甲立戰功宜有酬賞以汝妻之愛姬泣涕辭命公勉之曰爲人之妻可不愈於爲人之妾耶令具飭資粧其直數千緡召甲告之曰汝立功於河上吾知汝未婚今爲其妻兼署列職此女卽汝所目者也甲固稱必罪不敢承命公堅與之乃受葛公爲梁名將

鴻書

卷四十一

太

人事

威名著於敵中河北諺曰山東一條葛無事莫撩撥

堂開話

唐肅宗謂李泌曰今郭子儀李光弼已爲宰相若克兩京平四海則無官以賞之奈何對曰古者官以任能爵以酬功唐初未得關東故封爵皆設虛名其食實封者給繒布而已由是賞功者多以官夫以官賞功有二害非才則廢事權重則難制是以功臣居大官者皆不爲子孫之遠圖曷使祿山有百里之國則亦惜之以傳子孫不反矣爲今之計莫若疏爵土以賞功臣則雖大國不過二三百里可比今之小郡豈難制哉上曰善

唐書

趙宋王全斌之伐蜀也屬汴京大雪宋主設氈帷於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尚覺寒念征西將士衝冒霜雪何以堪處卽解裘帽遣中使馳賜全斌仍諭諸將曰不能徧及也全斌拜賜感泣故所向有功

綱目

張商英抗疏論七臣其略曰臣聞公輸知材之美惡然後能用其材之宜而作官室岐伯知藥之陰陽然後能用其藥之性而治疾病人君之任其臣下亦猶此而已矣有大臣有忠臣有能臣有幹臣有容臣有幸臣有巧臣行義修於家道德重於身明於天人之微達於去就

鴻書

卷四十一

七

人事

之際親讐並用而不疑巨細並行而不亂若此者大臣也剛方正直卓然自信諫君之過期於無過去民之害期於無害不趨易而避難不辭怨而居惠若此者忠臣也智足以應卒術足以禦煩俯取譽乎民而民實受其賜仰取愛乎君而君實賴其功若此者能臣也治財則腴剝而速富使民則督迫而速從集事則峭刻而速成若此者幹臣也偷合苟生無所憾否不卹國之安危不顧時之利病主之所予從而予之主之所奪從而奪之固祿恃寵爲妻子昆弟計若此者容臣也不義而富不忠而貴佞邪而君不知暗默而衆不測若此者幸臣也

揣摩押闔善用機數迎風順旨鈎中主欲獻其小信以行其大詐委其小忠以濟其大姦若此者巧臣也大臣進則帝德興矣忠臣進則王業成矣能臣進則霸業強矣幹臣進則國本削矣容臣進則主聽昏矣幸臣進則君子退矣巧臣進則社稷亡矣此七臣者成敗治亂之機而人主之所當察也

灼艾集

宋張天覺既相謝表有云十年去國門前之雀可羅一

日歸朝屋上之烏亦好徽宗親題所御扇焉

堯山堂外紀

明武寧王徐達性端謹重厚上下咸敬愛之上嘗召武寧夜飲命左右強之使醉既則命內侍送至舊宅爲吳

鴻書

卷四十一

人傳

王時所居宿焉中夜武寧酒醒問曰此何處也內侍曰此舊內也即起趨丹陛下北面四拜三叩頭而出上聞之喜自此愈信愛之不疑武寧嘗從南京至姑蘇見一女子絕色也則以重幣結之曰且不即納當爲後期反師旋悔之使人道意令其他適女父堅求與女以侍巾櫛武寧固拒不從更遺數十金以助其資枚且謝負約武寧之厚德如此

皇明通紀

首級案秦法以斬一人首賜爵一級故因謂斬首爲級

綱目

慶曆間華州士人張元嘗累舉不第落鬼不得志負氣

流儻有縱橫材嘗博遊塞上觀覽山川有經略西鄙意其雪詩云戰罷玉龍三百萬敗鱗殘甲滿天飛又鷹詩云有心待擗月中兔更向白雲頭上飛欲謁韓范二帥耻自屈乃刻詩石上使人拽之市而笑其後二帥召見之躊躇未用間已走西夏與曩霄謀抗朝廷連兵十餘年文豹聞秦檜當國時有士人假其書謁揚州守守覺其僞以白金五百兩繳原書管押其回秦接見之即補以官資或問其故曰有膽敢假檜書若不以一官束縛之則北奔胡南走越矣觀秦此舉加於韓范一等矣淳祐十二年朝廷以京學游士挑撻不純盡行放逐頗聞

鴻書

卷四十一

九

人三

其間亦有張元其人至心仁厚意防弘深開慶元年各盡照舊例放之叅供夫學校所以養士科舉所以取人而豪傑之士則非二者所能牢籠全在君相羅之於法度之外也

清夜錄

用

堯之時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后稷爲田疇夔爲樂正垂爲工師伯夷爲秩宗皋陶爲大理益掌陂禽也

舜

舜學於務成昭昭教舜曰避天下之逆從天下之順天下不足取也避天下之順從天下之逆天下不

足失也遠古記

禹得皋陶伯益杜子業得既子默得季子寧得然子堪

子玉得七大夫以佐其身而天下治外史湯得慶誦伊

尹湲里且東門東南門蠕西門疵北門側得七大夫佐

以治天下而天下治鬻子武王五佐太公周召畢毛也

一曰太公望周公召公畢公高蘇氏忿生呂氏春秋

伊尹之興土功也長脰者使之跼鍾強脊者使之負土

眇目者使之繩準僂僂者使之塗地因事施用仍便效

才各盡其分而立功焉劉子伊尹負鼎以干湯湯令調

味甚甘得進見湯問之答曰使臣調國亦如是遂以為

鴻書

卷四十一

十

相果成王道獨異志

周公攝天子位七年布衣之士執贄所師見者十二人

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教士者

千人官朝者萬人說苑

文王將田史編布卜曰田於渭陽將大得焉非龍非影

非虎非龍兆得公侯天遺汝師以之佐昌施及三王文

王曰兆致是乎史編曰編之太祖史嚳為舜占得皋陶

兆比於此文王乃齋三日乘田車駕田馬田於渭陽卒

見太公坐茅以漁文公勞而問之曰子樂漁耶太公曰

君子樂得其志小人樂得其事今吾漁甚有似也文王

曰何為其有似也太公曰釣有三權祿等以權死等以

權官等以權夫釣以求得也其情深可以觀大矣文王

曰願聞其情太公曰源深而水流水流而魚生之情也

根深而木長木長而實生之情也君子情同而親合親

合而事生之情也言語應對者情之餘也言至情者事

之極也今臣言至情不諱君其惡之乎文王曰唯仁人

能受正諫不惡至情何為其然太公曰緡微餌明小魚

食之緡調餌香中魚食之緡隆餌豐大魚食之夫魚食

其餌乃牽於緡人食其祿乃服於君故以餌取魚魚可

殺以祿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國國可拔以國取天下天

鴻書

卷四十一

十

下可畢嗚呼曼曼綿綿其聚必散嘿嘿昧昧其光必遠

微哉聖人之德誘平獨見樂哉聖人之慮各歸其次而

立歛焉文王曰立歛若何而天下歸之太公曰天下非

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

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天有時地有財能與人共

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難救

人之患濟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歸之與人同

憂同樂同好同惡義也義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惡死

而樂生好德而歸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歸

之文王再拜曰允哉敢

火之詔命乎乃載與俱歸

止爲師 卷同契

文王曰王人者何上何下何去何取何禁何止太公曰
上賢下不肖取誠信去詐僞禁暴亂止奢侈故王人者
有六賊七害夫六賊者一曰臣有大作宮室池榭遊觀
倡樂者傷王之德二曰民有不事農桑任氣游俠犯歷
法禁不從吏教者傷王之化三曰臣有結朋黨蔽賢智
障主明者傷王之權四曰士有抗志高節以爲氣勢外
交諸侯不重其主者傷王之威五曰臣有輕爵位賤有
司羞爲上犯難者傷功臣之勞六曰強宗侵奪凌侮貧
弱傷庶人之業七害者一曰無智略權謀而重賞尊爵

鴻書

卷四十一

主

人三

之故強勇輕戰僥倖於外王者謹勿使爲將二曰有名
無實出入異言掩善揚惡進退爲巧王者謹勿與謀三
曰朴其身躬惡其衣服語無爲以求名言無欲以求利
此僞人也王者謹勿近四曰奇其冠帶偉其衣服傳聞
辯辭虛論高議以爲美容窮居靜處而誹時俗此姦人
也王者謹勿寵五曰諛佞苟得以求官爵果敢輕死以
貪祿秩不圖大事貪利而動以高談虛論說於人主王
者謹勿使六曰爲雕文刻鏤技巧華飾而傷農事王者
必禁七曰僞方異技巫蠱左道不祥之言幻惑良民王
言必止之故民不盡力非吾民也士不誠信非吾士也

鴻書

卷四十一

主

人三

臣不忠諫非吾臣也吏不平潔愛人非吾吏也相不能
富國強兵調和陰陽以安萬乘之主正羣臣定名實明
賞罰樂萬民非吾相也夫王者之道如龍首高居而遠
望深視而審聽示其形隱其情若天之高不可極也若
淵之深不可測也故可怒而不怒姦臣乃作可殺而不
殺大賊乃發兵勢不行敵國乃強文王曰君務舉賢而
不獲其功世亂愈甚以至危亡者何也太公曰舉賢而
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無用賢之實也文王曰其失安
在太公曰其失在君好用世俗之所譽而不得其賢也
君以世俗之所譽者爲賢以世俗之所毀者爲不肖則
多黨者進少黨者退若是則羣邪比周而蔽賢忠臣死
於無罪姦臣以虛譽取爵位是以世亂愈甚則國不免
於危亡 孫子

金主吳乞買得帝昀表遂廢帝及太上皇帝爲庶人知
樞密院事劉彥宗請復立趙氏不許時金人根括津搬
絡繹道路上遣使歸云朕拘留在此俟金銀數足方可
還於是再增侍從郎中二十四員再行根括又分遣搜
掘戚里宗室內侍僧道伎術之家凡八日得金三十萬
八千兩銀六百萬兩衣段一百萬詔令權貯納時根括
已申了絕二月軍前取過教坊人及內侍藍折等言

有窖藏金銀乞搜取二酋怒甚於是開封府復立賞限大行根括凡十八日城內復得金七萬銀一百十四萬併衣段四萬納軍前二酋以金銀不足殺提舉官梅執禮等四人餘各杖數百乃下令曰根括已正典刑金銀尚或未足當縱兵於是再括

宋紀本末

周公旦曰吾不如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於已者處賢者之可得與處也禮之也主賢世治則賢者在上主不出世亂則賢者在下

周禮

鄭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裨謀能謀於野則獲

鴻書

卷四十一

古

八

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與裨謀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

周禮

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爲上卿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對曰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國市租一年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親桓公立以爲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

管子

管仲傳公子糾鮑叔傳公子小白齊公孫無知殺襄公子糾奔魯小白奔莒齊人誅無知迎子糾於魯子糾與

小白爭入管仲射小白中其帶鉤小白佯死遂先入是

爲齊桓公子糾死管仲奔魯桓公立國定使人迎管仲立爲仲父委國而聽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爲五霸長里鳧須晉公子重耳之守府者也重耳出亡于晉里鳧須竊其寶貨而逃重耳反國立爲君里鳧須造門願見文公方沐其謁者復文公握髮而應之曰吾鳧須耶曰然謂鳧須曰若猶有以面目而復見我乎謁者謂里鳧須鳧須對曰臣聞之沐者其心覆心覆者言悖君意沐邪何悖也謁者復文公見之曰若竊我貨寶而逃我謂汝猶有面目而見我耶汝曰君何悖也是何也鳧須曰

鴻書

卷四十一

事

人事

然君反國國之半不自安也君寧棄國之半乎其寧有全者乎文公曰何謂也鳧須曰得罪于君者莫大於鳧須矣君謂赦鳧須顯出以爲右如鳧須之罪重也君猶赦之况有輕於鳧須者乎文公曰聞命矣遂赦之明日出行國使爲右翕然晉國皆安語曰桓公任其賊而文公用其盜故曰明主任計不任怒闇主任怒不任計計勝怒者強怒勝計者亡此之謂也

國語

齊桓公知甯戚將任之以政羣臣爭說之曰甯戚衛人也去齊不遠君可使人問之問之而固賢用未晚也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以其小惡忌其大美此世所

以失天下之士也乃夜舉火而爵之爲卿

介子推年十五爲荆相仲尼聞之使弟子往視焉還曰

庭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

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於資育以

治其國有不齊乎說苑按此介子推與晉文公不言祿

者又是一人

宓不齊字子賤單父宰所父事者三人兄事者五人友

者十一人端居鼓琴不下堂而治家語

元行冲謂狄梁公曰下之事上譬如富家儲積脯腊臘

腴以供資饍參朮芝桂以防疾疫今門下充爲旨味者

鴻書

卷四十一

末

人事

多矣願以小人充一藥石可乎仁傑曰君正吾藥籠中

物不可一日無也王局

宋乾德間郭進從征澤路遷洛州防禦使充西山巡檢

御下嚴毅宋主責戍卒必諭之曰汝輩謹奉法我猶貸

汝郭進殺汝矣嘗有軍校自西山詣汴誣訟進不法事

宋主詰知其情送進令殺之會北漢來伐進語其入曰

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貰汝罪汝能掩殺敵兵當卽薦

汝如敗可自投河東其人踴躍赴戰大致克捷進卽以

聞乞還其職宋主從之綱目

薦

息秦大夫薦百里奚不納以頭擊車爛腸曰臣生無

補於國不如死也公感乃用百里奚爲相史記

晉文公問於舅犯曰誰可使爲西河守者舅犯對曰虞

子羔可也公曰非汝之讐耶對曰君問可爲守者非問

臣之讐也羔見舅犯而謝之曰幸赦臣之過焉之於君

得爲西河守舅犯曰薦子者公也怨子者私也吾不以

私事害公義子其去矣晉史

晉平公遊於河而歎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船人孟

胥跪而對曰主君亦不好士耳何患無士乎公曰吾食

客門左千人右千人何謂不好士乎對曰夫鴻鵠一舉

千里所恃者大翮耳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益一把飛不

爲加高損一把飛不爲加下今君之食客門左右各千

人亦有大翮在其中矣將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毳耶說苑

管仲束縛在魯桓公欲相鮑叔鮑叔曰吾君欲霸王則

管夷吾在彼臣弗若也桓公於是乎使人告魯曰管夷

吾寡人之仇也願得之而親加手焉魯君許諾乃使吏

鞭其奉膠其目盛之以鷄夷置之車中至齊境桓公使

人以朝車迎之祓以雞火爨以饕餮焉生與之如國命

有司除廟筵几而薦之呂氏春秋

人知蕭何識韓信而不知先有滕公嬰漢書信傳信爲

廷敷坐法當斬其儔十三人皆已斬至信信乃仰見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而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弗斬與語大悅之言於漢王漢王以爲治粟都尉是滕公活信而又知信顧高祖信之不知何耳又滕公先薦韓信後薦季布可謂一時人倫之鑒

唐李夷簡彈楊憑貶臨賀尉親友無敢送者獨徐晦送至藍田與別未幾夷簡薦晦爲御史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世未嘗不兩賢之而李公尤得古人舉讐之意焉

鴻書

卷四十一

木

人事

韓魏公屢薦歐陽公而仁宗不用他日復薦之曰韓愈唐之名士天下望以爲相而竟不用使愈爲之未必無補於唐而譚者至今以爲謫歐陽修今之韓愈也而陛下不用臣恐後之譚者謫必及國不特臣輩而已陛下何惜不一試之以曉天下後世也上從之

宋書

宋曹穆公久在秦州累章求代真宗問王旦誰可代璋者旦薦樞密直學士李及上卽以及知秦州衆議皆謂及雖謹厚有行檢非守邊之才不足以繼璋楊億以衆言告旦旦不答及至秦州將吏心亦輕之會有屯駐禁軍白晝掣婦人銀釵於市中吏執以聞及方坐觀書召之使前略加詰問其人服罪及不復下吏亟命斬之復

書如故將吏皆驚服不日聲譽達於京師億聞之復見旦而具道其事且曰向者相公初用及外廷之議皆恐及不勝其任今及才器乃如此信乎相公知人之明也旦笑曰外廷之議何其易得也夫以禁軍戍邊白晝爲盜於市主將斬之事之常也烏足以爲異政乎旦之用及者其意非爲此也夫以曹璋知秦州七年羌人警服邊境之事璋處之已盡其宜使他人往必矜其聰明多所變置敗壞璋之成績旦所以用及者但以及重厚必能謹守璋之規模而已億由是服旦之識度

宋記

鴻書

卷四十一

木

人事

慮策讀一遍歎曰東南乃有此人物某初除合薦兩人當以此人爲首陳導誠齋謁雍公一見握手如舊誠齋曰秀才子口頭言語豈可便信雍公大笑卒援之登朝誠齋嘗言士大夫窮達不必容心某平生不能開口求薦然薦之改秩者張魏公也薦之立朝者虞雍公也二公蜀人皆非平生之雅

劇賓錄

王應麟字伯厚慶元人開慶間嘗充讀卷官至第七卷頓首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鍊石臣敢以得士賀遂擢第一乃文天祥也奉轉給事中忤旨遂挂冠歸

文

正統末王振謂三楊朝廷事齡三位老先生然三先生亦高齡倦瘁矣其後當如何文貞曰老臣當盡瘁報國死而後已文敏曰不然楊先生休如此說吾輩衰殘無以效力當薦幾箇後生報聖恩耳振喜令具名來翌卽同薦陳循高穀苗衷等振欣然用之文貞或讓文敏文敏曰彼厭吾輩矣吾輩縱自力彼豈自已乎一旦內中出片紙上寫幾個名字某入閣某入閣則吾輩束手而已今數士竟是我輩人當一心力也文貞歎服九朝野記

鴻書

卷四十一

手

人事

書或難之曰此人柔軟非刑部所可用阿魯圖曰選僧子邪若選僧子須用強壯人尚書詳讞刑獄不枉人壞法卽是好官何用強壯者爲其爲治知體如此元史豪傑之士所在有之然豁達大度必如漢高祖英武大志必如唐太宗則能使之聞風作興否則雖楚有材晉實用之或反爲吾國之患燕不能留樂毅而毅爲趙用魏不能用范雎而雎爲秦用晉不能致王猛而猛爲苻堅用後唐不能任韓延徽而延徽爲契丹用蓋必有非常之主而後能用非常之人駱賓王作復唐祚檄武后覽之曰宰相之過也安有如此材而使之流落不偶耶

黃巢舉進士不中第嘗賦菊花詩朝廷不能收拾之遂聚爲盜號衝天大將軍卒陷長安清夜錄

德報

莊王賜羣臣酒日暮酒酣燭滅有引婦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曰今者燭滅有引妾衣者妾援得其冠纓趣火來上視絕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絕纓者罰羣臣百餘人皆絕去其冠纓而上火卒盡歡而罷居二年晉與楚戰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獲首却敵卒得勝之莊王怪而問曰寡人德薄又未嘗異子

鴻書

卷四十一

手

人事

子何故出死力如是對曰臣蔣雄往者醉失禮王隱忍不暴而誅也臣終不敢以陰蔽之德而不顯報王也常願肝腦塗地用頸血湔敵久矣臣乃夜絕纓者也楚史

梁大夫有宋就者嘗爲邊縣令與楚隣界梁之邊亭與楚之邊亭皆種瓜各有數梁之邊亭人劬力數灌其瓜瓜美楚人窺而稀灌其瓜瓜惡楚令因以梁瓜之美怒其亭瓜之惡也楚亭人心惡梁亭之賢已因往夜竊搔梁亭之瓜皆有爪指矣梁亭覺之因請其尉亦欲竊往報楚亭之瓜尉以請宋就就曰惡是構怨之道也人

惡亦惡何福之甚也若我教子必每暮夜竊爲楚亭善灌其瓜勿令知也於是梁亭乃每夜竊灌楚亭之瓜楚亭旦而行瓜則又皆以灌矣瓜日以美楚亭怪而察之則乃梁亭也楚令聞之大悅因具以聞楚王聞之怒然愧以意自閔也告吏曰徵播瓜者得無有他罪乎此梁之陰讓也乃謝以重幣而請交於梁王故梁楚之歡由宋就始

或問漢第五倫公有私乎對曰人有與吾千里馬者雖不受每三公有所與送心不能忘亦終不用豈能謂無私

鴻書

卷四十一

幸

人事

漢袁盎自其爲吳相時嘗有從史盜盎愛侍兒盎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言君知爾與侍者通乃亡歸袁盎驅自追之遂以侍者賜之復爲從史及袁盎使吳見守從史適爲守盎校尉司馬乃悉以其裝齎置二石醇醪會天寒士卒饑渴飲酒醉西南阪卒皆臥司馬夜引袁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盎弗信曰公何爲者司馬曰臣故爲從史盜君侍兒者盎乃驚謝曰公幸有親吾不足以累公司馬曰君第去臣亦且亡避吾親君何患乃以刀決張道從醉卒直隧出司馬與分背袁盎解節毛懷之杖步行七八里明見樂騎騎

去遂歸報

唐太宗時李大亮爲龐玉兵曹爲李密所獲同輩皆死賊帥張弼見而釋之遂與定交及大亮貴求弼欲報其德弼自匿不言大亮遇諸塗而識持弼而泣多推家貲以遺弼弼拒不受大亮言於太宗乞悉以其官爵受弼太宗爲之擢弼爲中郎將時人皆賢大亮不負恩而多弼之不伐也

鴻書

卷四十一

幸

人事

羅八百疋韋蒙朝廷欲繩其既往之事復閱先所進兵器刻定秦二字不相與者因欲構成罪名暢上疏理之云臣在蜀日見在所進兵器定秦者匠名也由是得釋

仇報

齊襄公享於周紀侯譖之襄公將復仇於紀遠祖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仇雖百世可也
晉羊斟爲宋華元御車華元殺羊爲羹以賞軍士不與羊子怨望次日臨陣交戰羊子御車曰疇昔之羹子爲政今日之車我爲政故引車至鄭軍中竟被鄭人執之

而去左傳

春秋時聶政父爲韓王治劍不成王殺之時政未生及壯問母父何在母告之政欲殺王乃學塗入王宮拔劍刺王不得踰城出去入太山遇仙人學鼓琴漆身爲厲吞炭變其音七年而琴成欲入韓國道逢其妻妻對之泣政曰夫人何故泣妻曰聶政出遊七年不歸吾常夢見對妾笑君齒似政故悲而泣政曰天下人齒盡政若耳曷爲泣乎卽復入山中仰天歎曰嗟乎變容易身欲報仇而爲妻所知父讎當何時復援石擊落其齒留山中三年後入韓國人莫知政政鼓琴闕下觀者成行王乃召政政內刀琴中而見王王使之琴政援琴而歌於是左手持衣右手山刀以刺王殺之自知當及母卽自剗剥皮面斷其形體人莫能識乃梟裂政市懸金其側有知此人者賜金千斤一婦人往哭曰嗟乎爲父報仇耶顧謂市人曰此聶政也爲父報仇知當及母乃犁面何愛一女子身而不揚吾子名哉乃抱政屍而哭絕行脉而歿二酉一劍遺

乃以雌劍獻君留其雄者其妻重身當產謂其妻曰吾藏劍在南山之陰北山之陽松生石上劍在其中君若覺殺我爾生男以告之後劍在匣常悲鳴王問羣臣對曰劍有雌雄鳴者雌憶其雄王怒收劍邪殺之妻後生眉間尺及壯問父所在母曰汝父爲楚王作劍三年乃成王怒殺之去時囑我語汝子出戶望南山松生石上劍在其背於是子出戶南望不見有山但觀堂前松柱下石砥之上則以斧破其背得劍日夜思欲報楚王楚王夢見一兒眉間潤尺許詞欲報仇購求甚急乃逃諸山中行歌道逢一客問之曰子眉間尺乎曰是也客曰我能爲子報仇尺曰父無分寸之罪枉被荼毒君今惠念何所用邪客曰聞王購子頭千金將子頭與劍來爲子報之尺曰幸甚卽自刎兩手捧頭及劍奉之立僵曰不負子也於是屍乃仆客持頭往見楚王楚王大喜客曰此乃是勇士頭也當於湯鑊煮之王如其言煮其頭三日三夜不爛頭踰出湯中瞋目大怒客曰此頭不爛願王自臨視之是必爛也王卽臨之客於後以劍擬王頭墮鑊中二頭相啗客恐尺不勝亦自擬已頸頭復墮湯中三頭相咬七日後一時俱爛不可識別乃分其肉而葬之今在汝南北宜春縣界名曰三王冢也吳越

楚太子建有子名勝伍員因平王殺其父兄與勝奔吳到昭關關吏欲執之伍員因詐曰上所以索我者美珠也今我已亡矣將去取之關吏因舍之與勝行去追者在後幾不得脫至江江中有漁父泝水而上子胥呼之謂曰漁父渡我如是者至漁父欲渡之會芻有人窺之因而歌曰日月昭昭乎侵已馳與子期乎蘆之漪又歌曰日已夕兮予心憂悲月已馳兮何不渡爲事寢急兮當奈何子胥乃渡漁父視之有饑色乃謂曰子侯我此樹下爲子取餉子胥疑之乃潛身於深葦之中有頃父

鴻書

卷四十一

主

人事

來持麥飯鮑魚羹益漿求之樹下不見因歌而呼之曰蘆中人蘆中人如是至再子胥乃出漁父曰何嫌哉子胥曰性命屬天今屬丈人豈敢有嫌乃解百金之劍以與漁者此吾前君之劍中有七星價值百金以此相答漁父曰吾聞楚令得伍胥者賜粟五石爵執圭豈圖取百金之劍乎子急去勿留且爲楚所得子胥曰請丈人姓字漁父曰今日凶凶兩賊相逢吾所謂渡楚賊也何用姓字爲子爲蘆中人吾爲漁丈人富貴莫相忘也子胥曰諾行數步顧視漁者已覆船自沉於江子胥默然遂行至吳疾於中道乞食溧陽適女子擊綿於瀨水

之上舊中有飯子胥過之謂曰夫人可得一餐乎女子曰妾獨與母居三十未嫁飯不可得子胥曰夫人願窮途少飯亦何嫌哉女子知非恒人遂許之發其簞宮飯其盎漿長跪而與之子胥再餐而止女子曰君有遠逝之行何不飽而餐之子胥已餐而去又謂女子曰掩夫人之壺漿無令其露女子歎曰嗟乎三十年自守貞明不願從適何宜饋飯而與丈夫越虧禮儀妾不忍也子行矣子胥行反顧女子已自投於瀨水矣

鴻書

卷四十一

主

人事

口殺我父兄豈不冤哉遂引軍擊鄭鄭定公前殺太子建而困迫子胥自此鄭定公太懼乃令國中曰有能還吳軍者吾與分國而治漁者之子應募曰臣能還之不用尺兵斗糧得一橈而行歌道中卽還矣公乃與漁者之子橈子胥軍將至當道叩橈而歌曰蘆中人如是再子胥聞之愕然大驚曰何等語公爲誰曰漁父者子吾國君懼怖令於國有能還吳軍者與之分國而治臣念前人與君相逢於途今從君乞鄭之國子胥歎曰悲哉吾蒙子前人之恩自致於此上天蒼蒼豈敢忘也於是乃釋鄭國還軍守楚求昭王所在日急申包胥亡在山

中聞之乃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仇其以甚乎子故平王之臣北而事之今有修厥之辱豈道之極乎乃之秦求救楚晝馳夜趨足踵蹠勞裂裳裹膝鶴倚哭於秦庭七日七夜口不絕聲秦相公素沉湎不恤國事申包胥哭已歌曰吳爲無道封豕長蛇以食上國欲有天下政從楚起寡君出在草澤使來告急如此七日相公大驚楚有賢臣如是吳猶欲滅之寡人無臣若斯者其亡無日矣爲賦無衣之詩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與子同仇寡人聞命矣子且就館將圖而告包胥每章三頓首凡九頓曰寡君今在草野未獲所伏臣何敢卽安復立於庭倚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水不入口秦伯爲之垂涕卽出師而送之

鴻書 卷四十一 人傳

越王勾踐不納范蠡之諫與兵伐吳果大敗於吳之東門越王以餘兵五千退保會稽遂苦身勞思置膽於坐臥之所出入嘗之不忘其苦與臣蠡種蠶生聚教訓二十年果獲吳軍以雪東門之耻

百官名書

豫讓爲知伯報仇欲刺襄子伏於橋下爲襄子所得使兵環之讓願請其衣而擊之襄子義之脫附身之衣以與之讓拔劍三躍呼天擊之衣盡出血使者曰而可以報知伯矣遂伏劍而必襄子回車車輪未周而亡

史記卷四

張儀飲於楚相門意儀盜璧咎數百後相秦檄楚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咎我若善守而國我且盜若

城史記

趙孝成王夢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爲將頗怒攻之遂出奔魏趙師數困王復思之使視頗尚可用否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使者報曰廉將軍老尚善飯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王遂不召

天中記

齊中大夫有夷射者御飲於王醉甚而出倚於郎門門者黑跪請曰足下無意賜之餘瀝乎夷射曰叱去刑餘之人何事乃敢乞飲長者則跪走退夷射去則跪因捐水郎門雷下類溺者之狀明日王出而呵之曰誰溺於是則跪對曰臣不見也雖然昨日中大夫夷射立於此王因誅夷射

韓非子

韓人張良其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後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良家僮三百人弟次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爲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良常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始皇東遊至陽武良與客俱擊秦始皇博浪沙中誤中副車始皇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

史記

漢景帝時段孝直舉孝廉爲長安長有所乘駟馬日行五百里雍州刺史采緯與帝連姻恃勢索之直辭以亡考所乘不敢輒奉緯因致恨密構孝直取受賊事乃置下獄不令家下通往直知不免使告妻曰刺史陰謀欲奪我馬私捏人訴意欲殺我我必死矣汝等勿冲未能申雪可將紙筆安我墓中當自申理直死獄中家人收葬如其言置之不五十日景帝大宴羣臣孝直於殿前上表訴冤併以緯不法事二十一條奏別狀帝覽表訖直忽不見帝甚異之詔收緯付獄勘之事皆不虛帝勅將緯於直墓所斬而祭之故語云莫言鬼無身杜

鴻書

卷四十一

三

人事

伯射宣王莫言鬼無形孝直訟生人

搜神記

唐貞元中有李生者家河朔間少有膂力恃氣好俠不拘細行常與輕薄少年遊年二十餘方折節讀書爲詩歌人頗稱之屢爲河朔官後至深州錄事參軍生美風儀善談笑曲曉吏事廉謹明幹至於擊鞠飲酒皆號爲能雅爲太守所知時王武俊帥成德軍恃功負衆不顧法度郡守畏之側目嘗遣其子士真巡屬郡至深州太守大具牛酒所居備聲樂宴士真太守畏武俊而奉士真之禮甚謹又慮有以酒忤士真者以故僚吏賓客一不敢召士真大喜以爲他君莫能及飲酒至夜士真乃

曰幸使君見待之厚欲盡歡於今夕豈無嘉賓願得召之太守曰偏郡無名人不敢奉宴席唯錄事參軍李某足以侍談笑士真曰但命之因召李生入趨拜士真目之色甚怒既而命坐貌益恭士真愈不悅瞪顧懷腕無向時之歡矣太守懼莫知所謂顧視生靦然而汗不能持杯一坐皆愕有頃士真叱左右縛李某繫獄左右卽牽袂疾去械獄中已而士真歡飲如初迨曉宴罷太守且驚且懼乃潛使於獄中訊李生曰君貌甚恭且未嘗言固非忤於王君者君寧自知耶李生悲泣久之乃曰嘗聞釋氏有現世之報吾知之矣某少貧無以自資由

鴻書

卷四十一

三

人事

是好與俠士遊往往掠奪里人財帛常馳馬腰弓往還大道日百餘里一日遇一少年鞭駁驢負二巨囊吾利其資顧左右皆嚴崖萬仞而日漸曛黑遂力排之墮於崖下卽疾驅其驢至逆旅解其囊得繪百餘段自此家稍贍因折弓矢閉門讀書遂仕而至此及今凡二十七年矣昨夕奉命旣入而視王公之貌乃曩時所殺少年也一拜之後中心慚惕自知必不朝夕今則延頸待刃又何言哉爲我謝君侯幸知我深敢以身後爲託有頃士真醉悟急召左右往取李某首左右卽於獄中斬其首以進士真熟視而笑旣而又與太守大飲於郡齋酒

臣歡而訊其故士真笑曰李生亦無罪但吾一見之遂忿然有戮之之意今既殺之吾亦不知其所以然也君無復言及宴罷太守密訊其年則政二十有七太平廣記唐左史江融耿介正直揚州徐敬業反被羅織酷吏周興等枉奏殺之斬於陳都都亭驛前融將被誅請奏事引見興曰因何得奏事融怒叱之曰吾無罪枉戮必不捨汝遂斬之屍乃激揚而起踰墮十餘步行刑者踏倒還起坐如此者三乃絕雖斷其頭似怒不息無何周興詞苑新編死

鴻書

卷四十一

事

人事

天寶中李白供奉翰林興慶池東沉香亭木芍藥開上

乘照夜車太貞妃以步輦從選梨園中弟子得樂十六色李龜年手捧檀板押衆樂前上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詞命龜年持金花牋宣賜李白立進清平調三章龜年歌之太貞妃持玻璃七寶杯酌西涼葡萄酒笑領歌意上調玉笛以倚曲每曲徧將換則遲其聲以媚之自是顧李翰林異諸學士會高力士終耻脫靴妃重驗前詞力士曰以飛燕指妃子賤甚矣妃頗然之上嘗三欲命白官卒爲官中所捍而止天寶遺事

五代時張藏英范陽人父母爲賊孫居道所殺後逢居道於幽州市引佩刀刺之不灰爲吏所執節帥趙德鈞

壯之釋不問居道避於關南藏英求爲關南都巡檢使至則微服攜鐵過伏居道舍伺其出擊之仆於地嚙其耳噉之遂擒歸設父母位陳酒殺縛居道於前號泣鞭之斃其肉經三日剗其心以灰卽詣官首服官爲上請而釋之燕薊間目爲報仇張孝子逸史

萬亮爲永康令嚴刻人憚之乃以桃木刻作亮身燒柴煮湯火火熾桃人自鼎跳去異苑

王荆公在中書作新經義以授學者太學諸生幾及三千人以至包展錫慶院朝集院尚不能容又令判監直講程第諸生之業處以上中下三舍而人間傳以爲凡

鴻書

卷四十一

事

人事

試而中上舍者朝廷將以不次升擢於是輕薄書生矯飾言行奔走公卿門若市矣會秋試有期而御史黃廉上言乞不令直講判監爲開封國學試官又有饒州進士虞蕃伐登聞鼓言凡試而中上舍者非以勢得卽以利進孤寒才實者例被黜落上卽此二說疑程考有私遂下蕃於開封府而蕃言參知政事元絳之子者嘗嘗私薦其親知而京師富室鄭居中饒州進士章公弼等用賂結直講余中王沆之判監沈季長而皆補中上舍是時許將權知開封府惡蕃之告許抵之罪上疑其不直移劾於御史府追逮甚衆而蕃言許將亦嘗薦親知

於直講於是攝許將元者寧及監判沈季長黃履直講
余中葉唐懿葉濤襲原王沈之沈銖等皆下獄其間亦
有受請求及納賂者獄具許將落翰林學士知蘄州沈
季長落直舍人院迫官勒停元者寧落館職元絳罷叅
政以本官知亳州王沈之余中皆除名其餘停任諸生
坐決杖編管者數十而士子奔競之風少挫矣

東郭筆錄

鴻書

卷四十一

書

所惜者朝廷大體耳書奏上不悅人爲之懼槩亦澹然
如平日久之修終坐降槩亦求去

梅記室

嘉定三年蒙古侵金先是金主承濟嗣位有詔至蒙古
傳言當拜受蒙古主謂金使曰新天子爲誰曰衛王也
蒙古主遽南面唾曰我謂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
庸懦亦爲之耶何以拜爲卽乘馬北去金使還言承濟
怒欲俟蒙古入貢就害之蒙古主知之遂與金絕益嚴
兵爲備數侵掠金西北之境其勢漸盛金人皇皇禁百
姓傳說邊事

宋事本末

元阿合馬專政內通貨財外示威刑廷中相視無敢論

列有宿衛士秦長卿者慨然上書發其姦竟爲阿合馬
所殺十九年三月世祖在上都皇太子從有益都千戶
王著者素志疾惡因人心憤怨密鑄大銅鎚誓擊阿合
馬會妖僧高和尚以事逃詐外人無知者著乃與合謀
以戊寅日詐稱皇太子還都作佛事結八十餘人夜入
京城旦遣二僧詣中書省令市齋物及午著又遣催總
管矯傳令旨發兵以是夜會東宮前僞太子者以二鼓
入建德門至東宮前其徒皆下馬獨僞太子立馬指揮
呼省官至前責阿合馬數語著卽牽去以所袖銅鎚碎
其腦立斃繼呼左丞救禎至殺之阿合馬黨也尚書張

鴻書

卷四十一

書

八

九思發其詐留守司達魯花赤博敦遂持挺前擊立馬
者墜地弓矢亂發衆奔潰多就擒者挺身請囚事聞世
祖命樞密副使蒙羅等馳驛至大都討爲亂者壬午誅
王著高和尚于市皆醢之著臨刑大呼曰王著爲天下
除害今死矣異日必有爲我書其事者阿合馬死世祖
猶未深知其姦詢蒙羅乃盡得其罪惡始大怒曰王著
殺之誠是也乃命發墓剖棺僇尸于通玄門外縱犬啗
其肉按著素無怒于阿合馬爲天下除殘耳昔商容嘗
執羽籥憑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遂去伏於太行高
漸離欲以筑擊秦始皇而不中見殺張良博浪之鎚乃

又誤中於副車伍孚袁小鎧於朝服挾佩刀刺董卓而爲卓所殺施全亦見殺於秦檜如著雖見殺而阿合馬已塗腦於著之手著可無五子之憾也已

金華

元至元間詔削脫脫官爵安置淮安以太不花等代總其軍初脫脫之再相信用汝中栢由左司郎中叅議中書省平章以下見其議事莫敢異同惟哈麻以有德干脫脫不爲之下汝中栢因譖之脫脫改爲宣政院使哈麻深啗之至是嗾御史袁賽因不花等劾脫脫出師三月略無寸功傾國家之財以爲已用半朝廷之官以爲已隨其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庸材鄙器玷汚清臺

鴻書

卷四十一

宋

人事

紀綱之政不修貪淫之心益著章三上詔以脫脫老師費財已逾三月坐視寇盜恬不爲意削去官爵淮安安置也先帖木兒安置寧夏以太不花月闡察兒雪雪代將其兵詔至軍中襲伯遂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且丞相出師時嘗密旨一意進討可也詔書且勿開開則大事去矣脫脫曰天子詔我而不從是我與天子抗也君臣之義何在既受詔即出名甲名馬分賜諸將俾各帥所部以聽月闡察兒等節制客省副使哈刺答曰丞相此行我輩必死他人之手今日寧死丞相前遂拔刀自刎而死

元史

鴻書

卷四十一

宋

人事

明嘉靖朝逮大同巡撫都御史王忬下獄論死先是嚴嵩殺楊繼盛忬子世貞忿繼盛忠言死於權姦以詩弔之刑部員外况叔祺遂以世貞詩告嵩嵩喜叔祺改禮部陞提學副使因憾世貞未有以中之又嚴世蕃索古畫於忬云值千金忬有臨幅絕類真者以獻乃有精於辨畫者往來世貞家有所求爲世貞斥之其人知忬所與世蕃畫非真幅也密以語世蕃會大同有虜警御史阿意論劾世蕃遂告嵩票本王忬官久志怠調度失宜致賊深入近京地方生靈被慘還着錦衣衛差官校去拿了忬解來說鎮撫司打供送部擬流比照宣大總督

第四十二卷

人事部四

奢

延清之室

食萬錢

大官不及

小四海

誦靈光賦

卓王孫

五子傳食

號延福

姑臧太守

羊稚石崇虞孝仁

僭

之山

踏殺人

斬首盤中

蠻夷誇大

宇宙將軍

有烟氣

鴻書

卷四十二目錄

先王大錯

嚴分宜

貪

三女奔

賄寵臣

賣菜

賣糞

宣州土地

此侯好賄

四千何難

妬

女樂

破舌破老

春申君

竊為已書

避三端

鄭裒

宜蚤死

怒未解

王蒙

堯舜之主

遊覽

三遊

七十四回

彭澤孫

臥遊

書石壁

吳立夫

方正學

虎丘

西湖

卷四十二目錄終

鴻書

卷四十二目錄

上

劉氏鴻書卷四十二

明 宣城 劉仲達 纂輯
人事部 四 太史 湯賓尹 刪正

奢

董偃常臥延清之室以畫石為狀蓋石文如畫也石體甚輕出郅支國上設紫琉璃帳火齊屏風列靈麻之燭以紫玉為盤如屈龍皆用雜寶飾之侍者於戶外扇偃偃曰玉石豈須扇而後清涼耶侍者乃卻扇以手摸之方知有屏風也又以玉精為盤貯冰於膝前玉精與冰同其潔徹侍者謂冰之無盤必融濕席乃合玉盤拂之

鴻書

卷四十二

人事

落階下水玉俱碎偃更以為樂此玉精千塗國所貢也武帝以此賜偃哀平之世民家猶有此器而多殘破及王莽之世不復知其所在 拾遺記

何曾食日萬錢子劭日二萬錢任愷一食萬錢和嶠日三萬錢高陽王元雍一食數萬錢杜岐公憺日五食一食萬錢李衛公德裕至一杯羹二萬錢韋侍郎陟至廚中棄遺直萬錢元丞相載用食物碗器至三千事 宛委餘編

何太宰每宴不食尚方所食晉武帝令就其家取之帝幸王武子第侍婢數百人各持琉璃器供膳食蒸豚有

異於常問乃以人乳飲之齊武帝幸芳林園就虞崇求味獻棚及雜穀數十輿大官不及也上欲求飲食方不得後體不快恠僅獻醒酒鯖鮓一方而已 宛委餘編

蔡太師京厨婢數百人庖子亦十五人段丞相有老婢名膳祖四十年閱百婢僅九婢可嗣法孫節度承佑一宴殺物命千數蔡京每殺鵝子輒千餘承佑每謂人今日富有小四海矣謂南蟪蚌北紅羊東蝦魚西粟皆備也尸子曰桀紂必南海之薑北海之鹽西海之菁東海之鯨 侯鯖錄

鴻書

卷四十二

人事

劉威碩在蜀車服侈靡黠妾數十能為聲樂悉教誦靈光殿賦謝靈運門故恒數百人室宇華曠盡山泉之美車服鮮麗衣裳器物多改舊形世共宗之徐湛之產業甚厚宇舍園池貴游莫及伎樂之美冠絕一時門生千餘皆三吳富人子姿質端美衣服鮮麗每出入行游塗巷盈滿徐君舊為湘東王諮議文冠一府新聲艷語人多風習尤長部音問無不對善絃歌好聲色侍妾數十皆佩金翠曳羅綺服翫悉以金銀閉門盡日酣飲有時載伎肆意游行荆楚山川靡不游踐是四君者比之王石尚為黔婁第文士酸寒得此亦是生天之福 談寶
卓王孫家僮千餘人程鄭國石崇俱八百人表廣漢九

百人王氏五侯刁達楊素各數千人高陽王雍六千人郭汾陽三千人呂不韋糜竺萬人達田萬頃素馬萬匹史稱窮奢極欲者五侯羣弟爭爲奢侈賂遺珍寶四面而至羅鐘磬舞鄭女作倡優狗馬大治第舍起土山漸臺洞門高廊閣道連屬相望郭况起高閣以量金玉錯雜寶以飾臺榭懸明珠四垂晝視之如星夜望之如月梁冀大起第舍妻孫壽亦對街爲宅殫極土木互相誇競堂寢皆有陰陽與室連房洞戶柱壁雕鏤加以銅漆窓牖皆有綺疏青瑣闔以雲氣僞靈臺閣周通更相臨望飛梁石磴凌跨水道金玉珠璣異方珍怪充積私室遠致汗血

庭數百千人皆極天下之選所幸江無畏器服珍異件於東昏潘妃寶篋直千萬羊侃在衡州於兩艦符起三間通梁水齊飾以珠玉加之錦繡盛設帷屏列女樂垂潮解纜觀者填溢嘗宴北使陽斐賓客三百餘人食器皆金玉雜寶奏三部女樂及夕侍婢百餘人俱執金花燭魚弘侍妾百餘不勝金翠服駢車馬冠絕一時有眠牀一張皆是蹙栢四面周匝無有一異通用銀縷金花壽福兩重爲脚高陽王元雍居第匹於帝宮白壁丹楹窈窕連雲僮奴六千妓女五百隋珠照日羅衣從風時河間王琛欲敵之造文柏堂如微音殿置玉井金鐘以五色絹爲繩伎女三百盡皆殊色求西域千里馬其次七百里者十餘匹皆有名字以銀爲槽金爲環鎖嘗會諸王陳諸寶器金鏡銀甕百餘口甌擎盤盒稱是餘器有水精鉢瑪瑙琉璃盤赤玉卮數十枚工作奇妙中土所無又陳女樂及諸名馬復引諸王案行府庫錦繡珠璣水羅霧縠充牣其內謂人曰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楊素後庭伎妾曳羅綺者以千數第宅奢侈僭擬宮禁有鮑亨者普屬文殷胃者工草隸並沒爲家奴秦王楊俊爲妃作七寶羅車不可載以馬負之而行又爲水殿香粉塗壁玉砌金堦梁柱檼棟之間周以

明鏡間以寶珠極瑩飾之美與賓客妓女絃歌其上張
易之爲母阿臧造七寶帳鋪象牙牀織犀角廳貂襜褕
蟲氎汾晉龍犀臨河鳳翽爲席宗楚客造一宅皆是文
柏純帖沈香和紅粉泥壁文石爲階砌安樂公主造定
昆池四十九里累石爲山以象華嶽引水爲澗以象天
津飛閣步檐斜橋磴道衣以錦繡畫以丹青飾以金銀
瑩以珠玉又爲九曲蓮花臺泉於臺湧出窮天下之壯
麗楊國忠諸夷弟五家聯亘治錦繡琢金玉者大抵千
人變化若神仙母帝幸華清宮五家隊合炯若萬花川
谷成錦繡遺鈿墜鳥瑟瑟珠翠狼籍於道香聞數十里

鴻書

卷四十三

五

人傳

宅中沉香亭禁中遠不逮虹蜺屏風雕刻前代美人形
器玩衣服皆衆寶雜砌水精爲地外以玳瑁水犀爲押
絡以珍珠非人所製元載芸輝堂于闐香芸潔白如玉
屑以塗壁沈檀爲梁棟金銀爲戶牖中設虹霓屏風紫
綃帳輕疎而薄風不能透冬溫夏涼有龍髯紫拂色如
爛椹削水晶爲柄刻紅玉爲環紐所幸薛瑤英肌體自
香處金絲帳却塵褥李昌夔在荊州打獵大修裝具其
夫人獨孤氏亦出女騎一千皆着紅繡襖錦鞍雕鞫鳳
靴銀鐙于頔在襄州點山燈油一上二千石張鎰宴客
牡丹會既集坐一虛堂寂無所有俄問左右云香發未

答云已發命捲簾則異香自內出郁然滿座羣妓以酒
般絲竹次第而至別有名伎數十首戴牡丹衣領皆繡
如其色歌昔人所作牡丹詞進酌而退前後花與妓凡
十易杯器皆如其色酒竟歌者舞者數百人列行送客
燭光香霧歌吹雜作恍然若仙遊

四部稿

漢高帝陸賈立南海尉佗爲王佗送賈橐中裝直千
金孝惠時呂后用事賈度不能爭出越橐分其五子賈
乘安車駟馬歌舞琴瑟侍者十人因傳食焉

漢書

鴻書

卷四十二

太

人傳

州劫逮使商客致富不貲水碓三千餘區他珍寶貨賄
稱是

史抄

○隋虞孝仁性奢華伐遼之役以駱駝負函
盛水養魚以自給

何氏語林

宋新作延福宮在大內北拱宸門外初蔡京欲以宮室
媚帝召內侍童貫楊戩賈詳何訢監從熙五人諷以內
中逼窄之狀五人乃請因延福舊而新作之五人分
任工役視力所致爭以侈麗高廣相誇尚各爲制度不
務沿襲及成號延福五位東西配大內南北稍劣其東
直景龍門西抵大波門其間殿閣亭臺相望鑿池爲海
疏泉爲湖鶴莊鹿砦文禽奇獸孔翠諸柵蹄尾動以千

數嘉花名木類聚區別怪石巖壑幽勝宛若天成不類塵境既成帝自爲文以記之其後又爲村居野店酒肆清帘於其間每歲冬至後卽放燈自東華門以北並不禁夜徙市民行鋪夾道以居縱傳盞飲至上元後乃罷謂之先賞尋又跨舊城修築號延福第六位復跨城外浚濠作二橋橋下疊石爲固引舟相通而橋上人物外自通行不覺也名曰景龍江夾江皆植奇花珍木殿宇對峙焉

宋史

宋姑臧太守張憲多置娼妓各錦帶仙裳密粉淡粧使侍閣下奏書者號傳芳妓酌酒者號龍津女傳食者號

鴻書

卷四十二

七

人事

仙盤使代書札者號墨娥按香者號麝姬堂詩藥者號雙清子諸娼曰鳳窠羣女又曰團雲隊曳雲仙

姑臧記

僭

秦始皇既併六國於二十九年東遊陽武遂登之罘山刻石而還其辭曰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陽和方起皇帝東遊巡登之罘照臨於海從臣嘉觀原念休烈追誦本始大聖作治建定法度顯著綱紀外教諸侯光施文惠明以義理六國回辟貪戾無厭虐殺不已皇帝哀衆遂發討師奮揚武德義誅信行威輝旁達莫不實服京滅強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極普施明法經緯天下衆爲

儀則大矣哉宇縣之中承順聖意羣臣誦功請刻於石表垂於常式其東觀曰維二十九年皇帝春遊覽省遠方逮於海隅遂登之罘照臨朝陽觀望廣麗從臣咸念原道至明聖法初興清理疆內外誅暴強武威旁暢振動四極擒滅六王闡併天下苗害絕息永偃戎兵皇帝明德經理宇內覽德不息作立大義昭使備器械有章旗職臣遵分各知所行事無嫌疑黔首改化遠邇同度臨古絕尤常職既定後嗣循業長承聖治羣臣嘉德祇誦聖烈請刻之罘旋遂之琅邪道上黨人

史記

鴻書

卷四十二

八

人事

樓宴青春數里望雲蔚金釭焰勝晝不畏落暉疾飛鵬奏雲和碧簫吹鳳質惟恨魯陽死無人駐白日

聶夷中作

石虎石勒之後裝飾宮人美艷者斬首置盤中宴客傳之以觀

何氏語林

漢文帝時單于遣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又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隋文帝時沙鉢略致書曰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伊利俱盧設莫何始波羅可汗致書大隋皇帝倭王亦遣使詣闕其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蠻夷好自誇大類如此

金龜子

侯景又自加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梁主驚曰將軍乃有宇宙之號乎

綱目

唐乾符中有豪士承藉勳陰極口腹之欲嘗謂門僧聖剛曰凡以炭炊飯先燒熟方可入爨不然猶有烟氣及大寇陷溈洛財產剽盡昆仲與聖剛同伏山草三日不食賊鋒稍退徒步往小店買脫粟飯與土杯同食美於梁肉僧笑曰此非鍊炭所炊但慙覩無對

劇譚錄

景祐中党項首領趙德明卒其子元昊嗣立朝廷遣郎官楊告入蕃弔祭告至其國中元昊遷延遙立屢促之然後至前受詔及拜起顧其左右曰先王大錯有國如

鴻書

卷四十二

九

人事

此而乃臣爲於人既而饗告於廳其東屋後若千百人聲告陰知其有異志還朝秘不敢言未幾元昊果叛其徒遇乞先創造蕃書獨居一樓上累年方成至是獻之元昊乃改元制衣冠禮樂下令國中悉用蕃書胡禮自稱大夏朝廷興師問罪彌歲虜之戰士益少而舊臣宿將如剛浪陵遇野利輩多以事誅元昊力孤復奉表稱藩因赦之許其自新元昊乃更稱元率曩霄慶曆中契丹舉兵討元昊元昊與之戰屢勝而契丹至者日益加衆元昊望之大駭曰何如此之衆也乃使人行成退數十里以避之契丹不許引兵壓西帥陣元昊又爲之

退舍如是者三凡退百餘里每退必盡焚其莖葉契丹

之馬無所食因其退乃許平元昊遷延數日以老其師

契丹馬益病亟發軍攻之大敗契丹於金肅城獲其偽

乘輿器服子壻近臣數十人而還先是元昊後房生一

子曰甯令受甯令者華言大王也其後又納沒臧訛隴

之妹生諒祚而愛之甯令受之母恚忌欲除沒臧氏授

戈于甯令受使圖之甯令乘間入元昊之室卒與元昊

遇遂刺之不殊而走諸大佐沒臧訛隴輩仆甯令梟之

明日元昊死立諒祚而舅訛隴相之有梁氏者其先中

國人爲訛隴子婦諒祚私焉日視事于國夜則從諸沒

鴻書

卷四十二

十

人事

臧氏訛隴對甚謀伏甲梁氏之宮須其入以殺之梁氏私以告諒祚乃使召訛隴執於內室沒臧強宗也子弟族人枉外者八十餘人悉誅之夷其宗以梁氏爲妻又命其弟乞埋爲家相許其世襲諒祚凶忍好爲亂治平中遂舉兵犯慶州大順城諒祚乘駱馬張黃屋自出督戰坪者曠弩射之中乃解圍中創甚馳入一佛祠有牧牛兒不得出懼伏佛座下見其脫靴血灑于踝使人裹創舁載而去至其國死子乘常立而梁氏自主國事梁乞埋死其子移逋繼之謂之沒甯令沒甯令者華言天大王也乘常之世執國政者有鬼名浪遇元昊之弟也

最老於軍事以不附諸梁遷下治而死者三人移運以世襲居長契次曰都羅馬尾又次曰關萌訛略知書私侍梁氏移通萌訛皆以昵倖進唯馬尾但有戰功然皆庸才秉常荒屏梁氏自主兵不以屬其子秉常不得志素慕中國有李清者本秦人亡虜中秉常昵之因說秉常以河南歸朝廷其謀洩清爲梁氏所誅而秉常廢

夢溪筆談

明分宜相嚴嵩當國時朝貴以筵款卽就相宅設筵及時但請出把杯耳一日相出少坐卽以倦退曰世蕃陪客蕃怒瞋目周視復入曰閉門其時門卽下鑰凡堂中

鴻書

卷四十二

十一

人事

諸有悉徹如掃諸公無可爲計據地達旦蕃之棄客相未必知奴之困客蕃未必知皆權勢所使豈翅君門萬里尚書某某者蕃狎客也其媚世蕃又異偶於世蕃第鋪錦屬織成雙陸點位曰雙陸圖別置美人三十二衣裝緇素各半曰肉雙陸以進之對打而美人聞聲在某點位則自趨站之寒日腕皆不出曰肉雙陸則所謂肉屏風不足論矣一日蕃謂某曰某馬某伏地候乘又某郎中亦其狎客也卽伏作馬杌蕃因踐而乘之行數步蕃亦呼作某狗然世蕃才絕敏諳熟國朝典故邊事機宜諸事務輕重非世蕃分處莫當上旨亦實出上命

胡君父皆倚以爲重寵日盛而勢益張禍亦益深也以任子秉樞衡真古今異事其如小有才徒足以殺其軀何薛考功有言分宜之八百萬金華亭之二百萬頃皆近代所未有耳談

貪

周恭王游於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於王夫獸三爲羣人三爲衆女三爲梁王田不取羣公行下衆王御不參一族夫衆美之物也衆以美物歸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况爾小醜小醜備物終必亡康公弗獻一年王滅密國語

鴻書

卷四十二

十一

人事

荆軻之得見秦王以王寵臣蒙嘉受賂而爲之先容也國紀

唐高宗時司農欲以冬殘餘菜賣之百姓以墨勅示僕射蘇良嗣判曰昔公儀相魯猶拔去園葵况臨御萬邦而販蔬鬻菜事竟不行事文類聚

少府監裴匪躬善營利嘗奏賣苑中馬糞歲可得二十萬緡上以問劉仁軌仁軌對曰利則厚矣恐後代稱唐家賣馬糞非佳名也何氏語林

魏王徐知訓爲宣州帥苛政歛下百姓苦之因入覲賜宴伶人戲作綠衣大面胡人若神鬼狀突然而出傍一

人問曰何爲者綠衣人對曰吾宣州土地神也問汝來何爲曰王入覲和地皮掠來故某因至於此上大笑南唐近事

蜀簡州刺史安重霸贖貨無厭州民有油客者姓鄧能基其家亦贍重霸召對只令立侍每落一子俾其退於面北牖下俟我算路乃始進之終日不下十數子而已鄧生倦立且饑殆不堪次日又召或有諷生曰此侯好賄本不爲基何不獻賂而自求退鄧生然之獻中金三錠獲免北夢瑣言

明胡宗憲總制兩浙趙文華以兵侍監軍威福自恣胡鴻書卷四十二

迎拜借重趙領之暨胡張筵宴趙愈覺有傲容胡微詬之堂上從官皆錯愕趙遽曰吾奉天子命監爾軍死生皆出吾手而敢恣無狀耶吾旗牌安在於是衛趙於堂下者皆譁胡大笑叱曰吾擁十萬之衆節制七省不知天子命何顧監軍吾獨無旗牌耶爲胡衛者聲驚特起其聲震地趙衆爲之靡然時陪席者慰胡曰今日之事君爲主縱不爲監軍屈寧不爲尊賓屈耶胡復厲聲曰何以解謝須壽之二千金耳趙聞而趣謂曰汝饋二千我將倍責於汝胡復笑曰卽四千何難席遂罷明日趙竟無言則以饋者至矣胡他日曰此輩非有才望能

監我軍不過資緣以冀吾利耳吾不與則孤其來意必興怨謗與之則不甘吾故置而賞之晉以洩吾氣賞以慰其私彼求賞而得賞又何求焉人以此服胡之量且足以褫趙之魄百史

妬

魯定公以孔子爲大司寇攝行相事三月大治齊人懼將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不可致地庸遲乎乃選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四匹遺之陳魯城南李桓子微服欲觀將受之乃語魯君爲周道遊觀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

鴻書

卷四十二

十

人事

孔子遂行桓子使人追之孔子不反也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追者還語桓子桓子曰夫子罪我以羣妾之故也史記又晉獻公欲伐鄭而憚舟之僑存荀息曰美女破舌乃遺之女樂以亂其政又欲伐虞而憚宮之奇諫荀息曰美男破老乃遺之美男教之惡宮之奇將取固與而孰知兩君竟中於一計國史

楚春申君有愛妾曰余春申君正妻之子曰甲余欲君之棄其妻也因自傷其身以視君而泣曰得爲君妾甚幸雖然適夫人非所以事君也適君非所以事夫人也

身故不肖力不足以適二主其勢不俱適與其死夫人所者不若賜死君前妾以賜死若復幸於左右願君必察之無爲人笑君因信妾余之詐爲棄正妻余又欲殺甲而以其子爲後因自裂其親身衣之裏以示君而泣曰余之得幸君之日久矣甲非不知也今乃欲強戲余余與爭之至裂余衣此子不孝莫大於此矣君怒而殺甲

韓非子

鴻書

卷四十二

五

人事

曰爾復沈子於河遂投於水不知所終此景昇之書也

原始秘書

楚懷王使屈原求令尹之材三年而未有舉者乃以讓原原曰楚國天下之雄也令尹高位也封土百里車徒百乘至厚富也戟指垂涎而欲一染王之鼎者豈直一人哉然而未有至者其故可知也鳥之麗毛棘喙者鳥畏之魚之哆口刀鬣者魚畏之人之辨言利口者人畏之是以君子避三端武士之兵端一避也文人之筆端一避也讒夫之舌端一避也今王之庭其爲棘喙刀鬣也多矣呼吸之間錮鑊行焉孰肯以頸骨之乎

聞古錄

魏王遺楚王美人楚王說之夫人鄭襄知王之說新人也甚愛新人衣服玩好擇其所喜而爲之宮室卧具擇其所善而爲之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今鄭襄知寡人之說新人也其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鄭襄知王以已爲不妬也因謂新人曰王愛子美矣雖然惡子之鼻子爲見王則必揜子鼻新人見王因揜其鼻王謂鄭襄曰夫新人見寡人則揜其鼻何也鄭襄曰妾知也王曰雖惡必言之鄭襄曰其似惡聞王之臭也王曰悍哉令剝之無使逆命

史記

鴻書

卷四十二

五

人事

劉瑱字士溫少有行業文藻篆隸丹青並爲當世第一妹爲鄴陽王妃伉儷甚篤王爲明帝所誅妃追傷成疾醫所不療瑱憂之乃令陳郡殷倩書鄴陽王形像并圖王平生寵姬共照鏡狀如欲偶寢密使媼姆示妃妃見唾之罵曰故宜早死于是恩情卽歇病亦徐瘳

齊書

代宗以郭尚父勲高兼連姻帝室常呼爲大臣而不名

南陽

夫人及李夫人嘗競龍爭長互論其公私佐助之功忿

媚不相面尚父不能禁上知之賜金帛及簪鏡命宮人

載酒以和之方飲令選人歌以送酒一姬怒未解歌未

發遠引滿置觴於席前曰酒盡不須歌 因話錄

王蒙者與趙門下憬布衣之舊常知其吏才及公入相蒙自前吉州新淦令來謁公見喜極給郵甚厚將擢爲御史時憲僚數至少德宗甚難於除授而趙公秉政其言多行蒙坐待繡衣之拜一日偶詣慈恩僧寺占色者忘其名蒙問早晚得官僧曰觀君之色殊未見喜兆此後若干年當得一邊上御史蒙大笑而歸數日宰臣對趙公乘間奏曰御史府闕人太多就中監察尤爲要者臣欲選擇三數人德宗曰非不欲補其闕員此官須得孤直茂實者充選料卿祗應取輕薄後生朝中子弟耳

鴻書

卷四十二

七

人事

此不如不置趙公曰臣之愚見正如聖慮欲於錄事參軍縣令中求之上大喜曰如此卽朕之意卿有人未公因薦二人其一卽蒙也上曰且將狀來公旣出逢裴延齡時以度支次對問公曰相公奏何事稱意喜色克溢公不之對延齡愠罵而去云看此老兵所請得行否旣見上奏事畢因問曰趙憬何論請何事上曰趙憬極公心因說御史事延齡曰此大不可陛下何故信之且趙憬身爲宰相豈諳州縣官績効向二人又不爲人所稱說憬何由自知之必私也復至陛下但詰其所自卽知矣他日上閣問云卿何以知此二人公曰一是故人一

與臣微親諳熟之上無言他日延齡又入上曰趙憬所請果如卿料遂寢不行蒙却歸故林而趙公薨於相位後數年邊帥奏爲從事得假御史焉 因話錄

富鄭公弼慶曆中以知制誥使北虜還仁宗嘉其有勞命爲樞密副使鄭公力辭不拜乃改資政殿學士一日王拱辰言於上曰富弼亦何功之有但能捐金帛之數厚夷狄而弊中國耳仁宗曰不然朕所愛者土宇生民爾財物非所惜也拱辰曰財物豈不出於生民耶仁宗曰國家經費取之非一日之積歲出以賜夷狄亦未至困民若兵興調發歲出不貲非若今之緩取也拱辰曰

鴻書

卷四十二

七

人事

犬戎無厭好窺中國之隙且陛下只有一女萬一欲請和親則如之何仁宗憫然動色曰苟利社稷朕亦豈愛一女耶拱辰言塞且知諧之不行也遽曰臣不知陛下能屈已愛民如此真堯舜之主也再拜而出 宋史

遊覽

荀悅曰世有三遊德之賊也立氣勢藉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遊俠飭辨說詐謀馳逐於天下以要時勢者謂之遊說色取仁合時好連黨類立虛譽以爲權勢者謂之遊行凡此三遊生於季世亂之所由生也 史記

劉伯壽洛陽九老中人築室嵩山下每登松頂則於峻極中院記其歲月捐館之年記云余今年若干歲登頂七十四次後王輔道與其孫之靜共遊至峻極中院作一絕云爛紅一點出浮漚夜坐嵩峯頂上頭笑對松憲談祖德當年七十四回遊

王海

陶峴者彭澤孫也開元中家於崑山富有田業擇家人不欺能守事者悉付之家事身則汎遊江湖通行天下往往數載不歸見其子孫成人皆不辨其名字也峴之文學可以經濟自謂疎脫不謀仕宦有知生者通於八音命陶人為號潛記歲時取其聲不失其驗嘗撰集樂

鴻書

卷四十二

九

人事

錄八音以定音之得失自制三舟備極工巧一舟自載一舟置賓一舟貯飲饌客有前進士孟彦深進士孟雲卿布衣焦遂各置僕妾共載而峴有女樂一部常奏清商曲逢其山泉則窮其境物乘興春行峴且名聞朝廷又值天下無事經過郡邑無不招延峴拒之曰某麋鹿間人非王公上客亦有未招而詣者吳越之士號為水仙曾有親戚為南海守因往省焉郡守喜其遠來贈錢百萬及遇古劍長二尺許又玉環徑四寸及海船崑崙奴名摩訶善遊水而勇捷遂悉以錢而買之曰吾家至寶也乃回棹下白芷入柏江每過水色可愛則遺劍環

於水命摩訶繞入獲劍環而便出曰為毒蛇所囓遽刃去一指乃能得免焦遂曰摩訶所傷得非陰靈怒乎蓋水府不容人窺也峴曰敬奉喻行次西塞山維舟吉祥佛舍見江水黑而不流曰此必有怪物乃投劍環命摩訶下取見汨沒波際久而方出氣力危絕殆不任持曰劍環不可取也有龍高二丈許而劍環置前其引將取龍輒怒目峴曰汝與劍環吾之三寶今者二物既亡爾將安用必須為吾力爭之也摩訶不得已被髮大呼目眦流血窮泉一入不復還也久之見摩訶支體磔裂汚於水上如有示於峴也峴流涕水濱乃命回棹

鴻書

卷四十二

九

人事

宗少文好山水南北朝時嘗西涉荆巫南登衡嶽因結室衡山以疾還江陵嘆曰老病俱至名山恐難徧觀惟當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凡所遊履皆圖之於壁坐臥向之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眾山皆響

高士傳

宋章子厚與蘇子瞻遊南山抵仙遊潭之上絕壁萬仞岸甚險子厚推子瞻下潭書壁子瞻不敢子厚履險而下以漆墨濡筆大書石壁上曰蘇軾章惇來子瞻撫子厚背曰子厚必能殺我子厚曰何也子瞻曰能自判命者能殺我子厚大笑

坡集

吳萊字立夫好游嘗東出齊魯北抵燕趙每過中原奇

絕處及昔人歌舞戰鬪之地輒慷慨高歌呼酒自慰頗有司馬子長遺風及還江南復游海州歷蛟門峽過小白華山登盤陀石見曉日初出海波盡紅瞻然長視思欲起安期羨門而與之游由是襟懷益疎朗文章益雄宕有奇氣嘗謂人曰胸中無三萬卷書眼中無天下奇山川未必能文縱能亦兒女語耳

人物記

壬戌七月之望明方正學孝孺公嘗偕葉夷仲張廷璧林公輔陳元采夜登巾山絕頂飲酒望月縱談千古竟夕不眠謂葉君曰昔蘇子瞻夜登黃樓觀王定國諸公登桓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以爲太白死三百年無此

鴻書

卷四十二

主

樂矣斯樂又子瞻死三百年後所無也諸君皆大笑

正學集

虎丘去姑蘇城可七八里其山無高巖遠壑獨以近城故簫鼓樓船無日無之凡月之夜花之晨雪之夕遊人往來紛錯如織而中秋爲尤勝每至是日傾城闔戶連臂而至衣冠士女下迫都屋莫不靚粧麗服重茵累席置酒交衢間從千人石上至山中櫛比如鱗檀板丘積樽疊雪瀉遠而望之如鴈落平沙霞鋪江上雷觀電霍無得而狀布席之初唱者千百聲若聚蚊不可辨識分曹部暑競以歌喉相矚雅俗既陳妍媸自別未幾而搖

首頓足者得數十人而已已而明月浮空石光如練一切瓦釜寂然停聲屬而和者纔三四輩一簫一寸管一人緩板而歌竹肉相發清聲亮徹聽者魂銷比至夜深月影橫斜荷藻凌亂則簫板亦不復用一夫登場四座屏息音若細髮響徹雲際每度一字幾盡一刻飛鳥爲之徘徊壯士聽而下淚矣劍泉深不可測飛巖如削千頃雲得天池諸山作案巒壑競秀最可觴客但過午則日光射人不堪久坐耳文昌閣亦佳晚樹尤可觀面北爲平遠堂舊址空曠無際僅虞山一點在望堂廢已久錦帆集

鴻書

卷四十二

主

虎林之西湖最盛爲春爲月一日之盛爲朝煙爲夕嵐每歲春雪甚盛梅花爲寒所勒杏桃相次開發尤爲奇觀湖上由斷橋至蘇堤一帶綠煙紅霧彌漫二十餘里歌吹爲風粉汗爲雨羅紈之盛多於堤畔之草艷冶極矣然杭人遊湖止午未申三時其寔湖光染翠之工山嵐設色之妙皆在朝日始出夕春未下始極其濃媚月景尤不可言花態柳情山容水意別是一種趣味此樂畱與山僧遊客受用安可爲俗士道哉

解脫集

劉氏鴻書卷四十二

第四十三卷

人事部五

賭博

劇孟博徒

博牛

手博

嗜好

三恨

五癖

服妖

嗜痴

好潔

好馬

類伽

笑癖

好畏

善食

瘞馬犬

好古物

文通喜吏事

嗜飲

鴻書

卷四十三目錄

十一

姽婁內外

尤物移人

赤鳳

服淫

宋禕

綠珠

大布施

路侍中

人端外色

龍陽

色至卿相

董賢

煬帝

企羨

可人

御李

影也好

風鑒敬朗

憶王思遠

氣如錦綉

待此人

說項

不可及

奇才

供養

范黨

面有銀光

二蘇

無能優劣

南朝體

不媿科名

高李白數倍

迂謬

畏影

讓妻

直躬

金鑄圖畫

慟姊

和事天子

新昌布衣

負硯

拜馬巢由

晝睡

十反

卷四十三目錄終

鴻書

卷四十三目錄

二

劉氏鴻書卷四十三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人事部 五

賭博

漢袁盎為楚相嘗上書有所言不用病免家居與閭里浮湛相隨行鬪難走狗雒陽劇孟嘗過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將軍何自通之盎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塋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夫一旦有急扣門不以親為解不以存亡

鴻書

卷四十三

人事部

為辭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耳今公常從數騎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盎

晉王濟傳王愷以帝舅奢豪有牛名八百里駁嘗坐其

蹄角濟請以錢十萬與牛對射而賭之濟一發破的因

據胡床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而至一割便去

新語

宋祖時王嗣宗與趙昌言爭狀元於殿前乃命二人手

博約勝者與之趙昌言髮禿嗣宗敗其幘頭墜地趨前

曰臣勝之上笑以嗣宗為狀元

陳水記

嗜好

楚淵材三恨一恨鱗魚多骨二恨金橘太酸三恨海棠無香

萬花谷

杜預有左傳癖王濟有馬癖和嶠有錢癖陸羽有茶癖王福時有譽兒癖

坡集

晉傅咸奏議云妹喜冠男子之冠桀亡天下何晏服婦人之服亦亡其身內外不殊王制失序此服妖也又按史謝尚好看刺文袴周弘正少日錦髻紅視蓋東晉南朝之人病不特服妖而已

楊升菴文集

劉邕穆之之孫也性嗜瘡痂以味似鰓魚嘗詣孟靈休

鴻書

卷四十三

人事部

人事部

靈休先患灸瘡瘡痂落床上邕取食之靈休大驚邕答曰性之所嗜靈休瘡痂未落者悉視取之以飽邕邕去靈休與何勗書曰劉邕向顧見嗽遂舉體流血南康國吏二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遍與鞭瘡痂常以給膳

中記

庾炳之性好潔士大夫造之者去出戶輒令拭席洗床

王思微好潔左右提衣悉令用白紙裹手指宅中屋棟

偶少汗思微令門生洗之意尤不已更令刮削復不足

遂令易柱

代醉編

王武子好馬非馬不行正旦則柳葉金障泥上元則滿

月鵲清明則剪水鞭重午則龍嬌鞍八月中秋則玉櫪
提絡頭重陽則彈兒輕春秋社則塗金較冬至則嘶風
鞭除日則藥王鞍每節日則餵馬以明紗豆薺薇草馬
痛記

支遁好乘馬其最愛者名曰頻伽嘗飲頻伽于橋下馬
洩處忽生蓮花人異之故名橋曰飲馬吳郡疏

陸雲有笑癖嘗謁司空張華華多鬚以袋盛之雪見華
不及拜而笑倒又嘗自服纁經上船水中自見其影因
笑而墮水幾至溺死獨異志滑石梁好畏見子之影以
爲鬼而驚死子景

鴻書

卷四十三

三

人事

徐晦嗜酒沈傳師善食楊嗣復曰徐家肺沈家脾真安
穩耶天中記

宋太宗朝府州折御鄉貢馬特異格不甚高而日行千
里口旁有碧紋如雲霞因目曰碧雲霞上征太原往來
乘之上下山嶺如履平地上則屈前足下則屈後足上
下如坐安輿不知登降高下之勞國人供芻粟或少促
則嘶鳴奮躍踴躍不已此尤異他馬也上崩悲鳴不食
骨立人不忍視真宗遣從靈駕至永熙陵乃寔詔與桃
花犬同坎瘞通水燕談錄

秦士有好奇物者價雖貴必購之一日有人持敗席一

扇踵門而告曰昔魯哀公命席以問孔子此孔子所坐
之席也秦士大愜以爲古遂以負郭之田易之踰時又
有持枯竹一枝告之曰孔子之席去今未遠而子以田
售吾此杖乃太公避狄杖策去邠時所操之筆也蓋先

孔子又數百年矣子何以償我秦士大喜因傾家資悉
與之既而又有持巧漆椀一隻曰席與杖皆同時服固
未爲古也此椀乃舜造漆器時作蓋又遠於周矣子何
以償我秦士愈以爲遠遂虛所居之宅以予之三器既
得而田舍資用盡去致無以衣食然好古之心終未忍
捨三器於是披哀公之席持太公之杖執舜所作之椀

鴻書

卷四十三

四

人事

行丐於市曰那箇衣食父母有太公九府錢乞我一文
聞者噴飯事文類集

沈翰林文通喜吏事每覺有疾藥餌未驗亟取難決詞
狀連判數百紙落筆如風雨意便欣然韓持國喜聲樂
遇極暑輒求避暑徙不如意則臥一榻使婢執板緩歌
不絕聲展轉徐聽或領首撫掌與之相應往往不復揮
扇范德孺喜琵琶暮年苦夜不得睡家有琵琶二婢
每就枕即使雜奏於前至熟寐乃得去避暑錄話
嗜飲者無早晚無寒暑樂固醉愁亦如之閑固醉忙亦
如之肴核有無醪醴善否一不問典當抽那借貸除荷

一不恤日必飲飲必醉醉不厭病貪不悔俗號癡病
徧揭本草細檢素問只無此一種藥夷門廣府

姪慾內外

彭祖七百餘歲卒以娶小妻妖淫敗道自隕其命北山
道人修行千年爲悅密雲令之女竟被擒戮五戒禪師
戒行精苦一悅妓女紅蓮竟墮惡道尤物移人可不懼
哉文海披沙

趙飛燕所通官奴燕赤鳳者雄捷能超樓閣兼通昭儀
十月五日宮中故事上靈女朝吹塤擊鼓連臂踏歌赤
鳳鳳來此曰亦鳳凰爲誰來昭儀曰赤鳳爲姊來寧

鴻書

卷四十三

五

人學五

爲他人乎后怒以杯擊昭儀裙曰鼠子能噬人乎昭儀
曰穿其裙見其私足矣安在噬人乎帝微聞其事以問
昭儀昭儀曰漢家火德故以帝爲赤鳳帝信之大悅趙后外傳

劉道真子嬭始入門遣婢度劉聊之甚苦婢固不從劉
乃下地叩頭婢懼而從之明日語人曰手推故是神物
一下而婢子服淫太平御覽

宋祿是綠珠女弟有國色善吹笛後在晉明帝宮帝疾
患危篤群臣進諫請出宋祿時賢悉見帝曰卿諸人誰
欲得者衆人無言阮遙集時爲吏部尚書對曰願以賜

臣帝即遣出與之何氏語林

石崇字季倫渤海清河人苞之子生於青州故小字齊
奴苞六男崇是小子苞臨終分諸子財獨不及崇其母
爲之言苞曰此兒雖小大能自得拜黃門累遷荊州刺
史却商致富遷征虜將軍崇有別館在河陽之金谷園
一名梓澤諂事賈謐與潘岳爲二十四友有水碓三十
餘區蒼頭八百餘人崇有愛婢曰綠珠美而工藝孫秀
欲之使人求焉崇館於白下方登清涼觀臨清水使者
以告崇出婢妾數十人以示皆蘊蘭麝被羅縠曰願以
擇使者曰君侯服御麗則麗矣然受命取綠珠崇勃然

鴻書

卷四十三

六

人學五

曰綠珠不可得也使者再三崇不許遂以忤秀誅之崇
復有愛婢名翔風魏末於胡市買得年始十歲至二十
遂有容色妙別玉聲觀寶色石氏之富瑰寶皆殊方異
國所得莫辨其處翔風別之皆出地崇寵麗者數千
翔風以文詞擅愛小名錄

元時婦人一切受戒自妃子以下至大臣妻室時時延
帝師堂上戒師於帳中受戒誦呪作法凡受戒時其夫
自外歸聞娘子受戒則至房不入妃主之寡者間數日
則親自赴堂受戒恣其淫佚名曰大布施又曰以身布
施其風流之行中原河北僧皆有妻公然居佛殿兩廡

赴齋禱師娘病則於佛前首謝許披袈裟三日殆與常人無異特無髮耳草木子

唐路侍中岩風貌之美爲世所聞鎮成都日委執政於孔目吏邊咸日以妓樂自隨宴于江津都人士女懷擲果之美雖衛玠潘岳不足爲之比善巾裹蜀人見必效之後乃剪紗巾之脚以異於衆也間巷有炫服修容者人必譏之曰爾非路侍中耶嘗過鵲豚之肆見僧豕者謂弟者曰此豚端正路侍中不如用之比方良可笑也以官妓行雲等十人侍宴移鎮渚宮日於合江亭離筵贈行雲等感恩多詞有離魂何處斷烟雨江南岫至今鴻書

播於倡樓也北夢瑣言

卷四十三

七

人事五

太康以後人顙外色至多怨女五行占以爲災漢哀幾於禪位符主竟成敵國季龍爲之殺妻僧達遂將坑姪又有楚國王仲先聞潘章之美因願爲友遂同衾枕篤於伉儷未幾偕沒其家憫之塋於羅浮山忽生一樹柯條枝葉無不相抱時人號曰共枕樹更爲異矣并州別集陽君釣十餘魚而泣下楚王問之曰臣始得魚甚喜後得益多而遂欲棄前所得也今臣得拂枕席四海之內美人甚多聞臣得幸褰裳趨者衆矣則臣亦猶前所得之魚且將棄矣詩曰安知冶容子紅袖泣前魚史記

向雕彌子瑕安陵龍陽鄧通董賢林仁遇以色外進張昌宗張易之以色進內俱至卿相貴富者也宛委餘編

董賢漢人年二十二爲三公匈奴入朝怪賢年少容貌美麗帝深寵愛與之晝寐卧壓帝袖帝起恐驚乃斷其袖權與人主侔帝欲以國位効堯禪舜妻得通籍殿中賜資甚厚帝崩籍家財四十二萬名山藏

煬帝至江都荒淫益甚宮中爲百餘房各盛供張實以美人日令一房爲主人江都郡丞趙元楷掌供酒饌煬帝與蕭后及辛姬歷就宴飲酒卮不離口從姬千餘人亦常醉然煬帝見天下危亂意亦擾擾不自安退朝則鴻書

鴻書

卷四十三

八

人事五

幅巾短衣策杖步遊徧歷臺館非夜不止汲汲顧景唯恐不足煬帝自曉占候卜相好爲吳語常夜置酒仰視天文謂蕭后曰外間大有人圖儂然儂不失爲長城公卿不失爲沈后且共樂飲耳因引滿沈醉又嘗引鏡自照顧謂蕭后曰好頭頸誰當斫之后驚問故煬帝笑曰貴賤苦樂更迭爲之亦復何傷隋書

企美

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曰可人也又晉書桓溫過王敦墓曰可人可人禮記

荀爽謁李膺爲之御歸而喜曰吾今日得爲李君御矣

趙咨過管陽曹景迎之不得見恐爲天下笑遂棄印綬追謁之夫一得御非所榮而爽爲之喜一不得見何足深愧而高恐爲天下笑李趙爲人景仰固賢矣而荀曹企仰高賢不憚屈抑真可爲樂善君子見聞搜玉

晉任瞻字育長少有令名王安豐選女婿得四人任在其中任童少時神明可愛時人謂育長影也好晉書

袁宏遷桓溫記室後爲東征賦列稱過江諸名德而獨不及桓彝溫知之問宏云君東征賦多稱先賢何故不及家父宏曰尊君稱謂非下官敢專既未遑啓不敢顯之耳溫曰君欲爲何辭宏卽荅曰風鑒散朗或搜或引

鴻書

卷四十三

九

人書

身雖可亡而道不可殞宣城之節信義爲允溫法然乃止宏賦又不及陶侃侃子胡奴嘗於曲室抽刀問宏曰家公勲跡如此君賦云何相忽宏窘急荅曰我已盛述尊君何乃言無因曰功以濟時職思靖亂長沙之勲爲史所贊胡奴乃止太平御覽

都水使者李珪之常曰見王思遠終日匡坐不妄言笑簪帽衣領無不整潔便憶丘明士見明士蓬頭散帶終日酣醉吐論縱橫唐突卿宰便復憶見王思遠言其兩反也何氏語林

晉李商字無惑對人譚論終日不歇吐氣如錦綉人笑

曰有才兼有德無過亦無惑懷裏藏蛟龍開口吐五色

文類聚

裴晉公未第時羈旅洛中策驢上天津橋時淮西不庭已數年有二老人倚柱語曰蔡州何時得平見晉公愕然曰適蔡州未平須待此人爲相僕聞告公公曰見我龍鐘故相戲耳唐書

唐項斯字子遷江東人楊祭酒簡愛斯才贈以詩曰幾度見詩詩總好及觀標格過於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斯由此名振遂登高科楊簡字敬之

鴻書

卷四十三

十

人書

唐崔湜弱冠進士登科二十年掌貢舉選兵部父揖亦嘗爲禮部至是父子累日同省爲侍郎後三登宰輔年始三十六崔之初執政也方二十七容止端雅文詞清麗嘗暮出端門下天津橋馬上自吟春遊上林苑花滿洛陽城張說時爲工部侍郎望之杳然而嘆曰此句可效此位可得其年不可也時指爲翰林盛事

高宗雖以閹雞微忌王勃然心奇其文一日觀滕王閣序喟然而嘆意欲召用而勃已死矣嘗曰朕讀序至落霞孤鶩之句讀詩至關中帝子之句輒爲掩卷久之真奇才也

古之求賢者數路以取之寵以好爵厚其禮命唯恐其去也而猶有三聘而不顧者有閉門而不納者有踰垣而避之者臣諫於其君而三不聽則去之其至於郊也君必使人要之年七十而致其事君不聽則必以几杖錫之猶有不稅冕而行者有辭三公而爲人灌園者今國家科防日增格令日繁來者日甚拒之日峻猶有假名氏以竊官號匿苦塊之哀以干寵祿少者增齒以希蚤仕老者匿年以幸晚祿隄浹蕩然莫之能止甚可痛也陛下盍稍補其弊隆於待士之意示之以至廉之實使衣冠者人人自重庶幾風教之美少近於古

鴻書

卷四十三

士

宋宇文文

范希文貶饒州朝廷方治朋黨莫敢相送王待制獨扶病餞於國門大臣讓之曰君何自陷朋黨王曰范公天下賢者質何敢望之若得爲范公黨人公之賜質厚矣

宋史直筆

錢鏐鎮吳越尊賢渴士使名畫工二三千人在松江號爲手校尉伺北方士子流移來者感寫貌以聞擇清俊福厚者用之胡岳方渡江畫工以貌鏐見之歎曰面有銀光奇士也卽時召見

方鎮編

老泉初携東坡穎濱謁張文定公時方習制科業將應

詔文定公與語奇之館於齋舍翌日文定公忽出六題令人持與東坡穎濱云請學士擬試文定密於壁間窺之兩公得題各就坐致思穎濱於一題有疑指以示坡坡不言但舉筆倒敲於几上云管子註穎濱疑而未決也又指其次東坡以筆勾去謂無出處穎濱卽擬撰出以納文定欲試之也次日見老泉云二令嗣皆天才長者明敏尤可愛然少者謹重恐成就或過之所以二公皆受知文定而穎濱感之尤深

長公外紀

東坡嘗語少子過曰秦少游張文潛才識學問爲當世第一無能優劣二人者少游下筆精悍心所默識而口

鴻書

卷四十三

士

宋宇文文

不傳者能以筆傳之然而氣韻雄拔疏通秀朗無當文潛二人皆辱與予遊同升而并黜有自雷州來者通至少游所累書詩累幅近居蠻夷得此如在齊聞韻也汝可記之勿忘吾言

長公外紀

皮日休桃花賦序余嘗慕宋廣平之爲相疑其鐵腸石心不解吐婉媚之辭然其梅花賦清便富麗得南朝徐庾體不類其爲人也

丹鉛餘錄

明策士奉天殿得士如鄒應龍林潤孫丕揚以直節鄒善鄭旻以理學陸鳳儀能諫姚汝循工詩高啓以博學楊成以清謹孫繼位銓宰有聲願鯨蔡國珍亦表表經

紳爲不愧科名云通紀補遺

正德朝李夢陽下錦衣獄夢陽代韓文草疏太監劉瑾已謫出之猶不快前念羅以他事械至京遂下之獄將置之死時翰林修撰康海與夢陽齊名各負才不相下瑾慕海嘗欲招致門下而海不往瑾恒先施必欲其一至海每矚亡答之竟不一入其門至是夢陽所親有左姓者詣獄謂夢陽曰子殆無生路矣唯康子可以解之夢陽曰吾與康子素不相能今臨死之際乃始托之獨不愧於心乎吾寧死矣左曰不謂李子而爲匹夫之諒也強之再三以片紙請書四字夢陽乃援筆曰對山

鴻書

卷四十三

十三

人事五

抹我唯對山爲能抹我餘無一言對山者海別號也左持書詣海海憤然曰是誠在我遂詣瑾瑾焚香迎海延置上座海不少遜瑾曰今日有何好風吹得先生來也命左右設席海曰吾有言告公公如聽吾言當爲公留不然吾且去矣瑾曰云何海曰昔唐明王任高力士寵冠群臣且爲李白脫靴公能之乎瑾曰瑾即請爲先生脫之海曰不然今李夢陽高於李白數倍而海固萬不及一者也下獄而公不爲之援奈何欲爲白等脫靴哉即奮衣起瑾固塞而止之曰此朝廷事今聞命即當幹旋之海遂解帶與之痛飲天明始別夢陽遂得釋歸而

海自是與瑾往復遂罹清議矣皇明通紀

迂謬

漁父謂孔子曰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疾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爲尚遲疾之不休絕力而死淮南子

昔東夷之子慕諸夏之禮有女而寡爲納私壻終身不嫁雖不嫁矣非貞節之義也蒼吾嬈娶妻而美以讓其兄讓則讓矣非禮之讓也家語

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

鴻書

卷四十三

十四

人事五

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呂氏春秋

越王金鑄范少伯晉帝圖畫宗少文遙聞聲而相思也秦皇未見韓非則思與之並世不可得既見非則殺之武帝未見相如則思與並世不可得既見相如則擯之日進前而不御也楊升菴文集

唐李文禮累遷至揚州司馬質性遲緩時在揚州有吏自京還得長史家書云姊亡請擇日發之李忽聞姊亡乃大號慟吏復白曰是長史姊李久而徐問曰是長史

姊耶吏曰是李曰我無姊向亦怪矣御史臺記

唐李益有妬痴夜散灰扇戶以防妻妾唐書

監察御史崔琬對仗彈宗楚客紀處訥潛通戎狄受其賄賂致生邊患故事大臣被彈俯僕趨出立於朝堂待罪至是楚客更憤怒作色自陳忠鯁為琬所誣中宗竟不窮問命琬與楚客結為兄弟以和解之時人謂之和事天子通鑑

彭淵材初見范文正公畫像驚喜再拜前磬折稱新昌布衣彭几幸獲拜謁既罷熟視曰有奇德者必有奇形乃引鏡自照又捋其鬚曰大畧似之矣但只無耳毫數

鴻書

卷四十三

十五

人

莖耳年大當十相具足也又至廬山太平觀見狄梁公像眉目入鬚又前再拜贊曰有宋進士彭几謹拜謁又熟視久之呼刀鐸者使剗其眉尾今作卓枝入鬚之狀家人輩望見驚笑淵材怒曰何笑吾前見范文正公恨無耳毫今見狄梁公不敢不剗眉何笑之乎墨客揮犀宋米芾為書學博士一日上與蔡京論書長歎俄召芾至今書一大屏上指御前一端州石硯使就用之書成芾捧硯請曰此硯經賜臣芾濡染不堪復以進御上大

不可無一不可有二笑林

宋郭昱好為古文狹中詭僻周顯德中登進士第耻赴常選獻書於宰相趙普自比巢由朝議惡其矯激固久不調復伺普望塵自陳普笑謂人曰今日甚榮得巢由拜於馬首世有拜馬首巢由金鑰子

宋華元郡王允良燕王子也性好晝睡每自旦酣寢至暮始興盥濯櫛漱衣冠而出燃燈燭治家事飲食宴樂達旦而罷則復寢以終日無日不如此由是一宮之人皆晝睡夕興允良不甚喜聲色亦不為佗驕恣惟以夜為晝亦有性之異前世所未有也故觀察使劉從廣燕

鴻書

卷四十三

十六

人

王婿也嘗語余燕王好坐木馬于坐則不下或饑則便就其上飲食往往乘興奏樂於前酣飲終日亦其性之異也太平御覽

貴人十反夜當卧而飲宴早當起而醉卧心當逸而勞身當勞而逸客東修不請師教子弟而以大錢顧教塾伎藥餌無病而服有病不肯服果蔬尚新不待熟食物取細失正味山水不喜真境而喜圖畫器用不貴金銀而貴銅瓦經鉅堂

劉氏鴻書卷四十三終

第四十四卷

人事部

誤忘

函詔

紹威悔錯

我固伯偕

乃伯也

都非是

鼠璞

病忘

客謂

御禿

笑蹙

見帝

彈缺

馬周

詩謂吏部

太丘諸荀

天子請客

鴻書

卷四十四目錄

布衣交

附拜

十客

雪中詩謁

酒以成禮

魏公君子

臨子字父

九拜

萬拜

夢

堯舜禹

夢孕

捫天

回頭回尾

三夢

待康

有凶夢

夢改名

圖夢

夢父

得吉夢

夢魁天下

廣寒宮

乞還兩浙

夢背縛

牛皮土

福星堂

羹寒

天狼降

寐

五旬一覺

如一局

睡訣

哭

中節

少原婦

別離之苦

途窮

出箱書

哭畢死

哭鄰婦

神淚

卷四十四目錄終

鴻書

卷四十四目錄

二

劉氏鴻書卷之四十四

明 宣城劉氏纂輯

太史湯養和刪正

人事部 六

誤忘

明帝函封手詔與庾公信誤致於王丞相丞相開詔未云勿使治城公知丞相既視表答曰伏讀明詔似不在臣臣開臣閉無有知者明帝甚愧數月不敢見王公譚朱全忠留魏半歲羅紹威供億所殺牛羊豕近七十萬資糧稱是蓄積為之一空紹威雖去其逼而魏兵自是

鴻書

卷四十四

人事部

衰弱紹威悔之謂人曰合六州四十三縣鐵不能為此錯也綱目

唐陳國張伯偕與弟仲偕形貌一般仲偕娶妻妻新粧畢忽見伯偕自窻外走過妻問曰我今粧飾好否答曰我伯偕也妻赧然趨避既出房至姑所又逢伯偕告之曰適見伯伯大羞伯偕笑曰誤誤我固伯偕也婦又羞恨無地風俗通

白汲與其弟學生狀貌酷相肖人不能辨一日汲自外歸學妻以為其夫也迎而呼之不應即時置之遂批其頰汲正色謂之曰我乃伯也婦惶愧而退汲自是更其

文冠以為別異聯車志

張思光嘗詣吏部尚書何戢誤通尚書劉澄融下車入門曰非是至戶外望澄又曰非是既造席視澄曰都非是乃去世說新語

鄭人謂王之未理者為璞周人謂鼠之未腊者為璞周人懷璞過鄭問買曰欲買璞乎鄭買曰欲之出其璞示之乃鼠也因謝而不取玉海

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行人室則忘坐曾有儒生與居七日積年之病一朝都除華子乃怨儒生以為忘往而心計粗不如病也

鴻書

卷四十四

人事部

北齊劉臻位儀同性惚恍耽經覃思多所遺忘有劉訥者亦任儀同俱為太子學士臻往城南訥往城西臻俄欲尋訥謂從者曰汝知劉儀同家從者謂臻欲還家於是引之而去既叩門至尚未悟謂至訥家乃大呼曰劉儀同可出其子迎門曰汝亦來耶子曰此是大人家於是顧盼久之乃語訥從者曰汝大無意吾欲造劉訥耳太平御覽

客謁

附拜

季孫林父禿晉卻克眇衛孫良父跛曹公子手僕同時而聘於齊上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

跛者使僂者御僂者蕭同叔子處臺上而笑之聞於客客不悅而去相與立胥間而語移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

穀梁傳

趙平原家樓臨民家民有盤躍行汲美人從樓上望見大笑之蹙者造門請笑者頭諾而不與賓客漸去有曰以君不殺笑蹙者趙乃斬笑者以謝客復至

史記

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王譚卒辭行楚王曰願留秦曰楚國食貴於王薪貴於桂謁者難見於鬼王難見於帝今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其可得乎

國策

齊人有馮驩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

鴻書

卷四

三

八

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食之比門下之客居有頃復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爲之駕比門下之客車於是乘其車揭其劍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後有頃復彈其劍鋏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左右皆惡之以爲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馮驩不復歌後孟嘗君出記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能爲文收責於薛者乎馮驩署曰能孟

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夫歌長鋏歸來者也孟

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

曰文倦於是憤於是憂而性憚愚沉於國家之事開罪

於先生先生不差乃有意欲爲收責於薛乎馮驩曰願

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

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

當償者悉來合券券遍合赴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

券民稱萬歲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

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

反馮驩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

鴻書

卷四

四

九

寶狗馬實外廐美人充下陳君家所寡有者義耳竊爲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奈何先生休矣後期年齊王罷孟嘗君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携幼迎君道中終日孟嘗君曰馮先生所爲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驢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乎今有一窟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爲君復鑿二窟孟嘗君予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謂梁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於諸侯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強於是梁王虛上位遣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驩先驅誠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

不往也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賁黃金千斤文車二駟服劍一封書一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沉於詔諛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爲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乎驩誠孟嘗君曰願請先生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廟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高枕爲樂矣孟嘗君爲相數十年無纖介之禍者馮驩之計也驩更名媛戰國策

馬周舍中郎將何武家時詔百官言得失周爲條二十餘事皆當世所切太宗怪問何何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教臣言之客忠孝人也帝卽召之間未至遣使者

鴻書

卷四十四

五

八

四輩敦趣及謁見與語乃大悅岑文本曰馬賓王爲肩火色其發必速果然唐書

李賀以歌詩謁韓吏部時送客歸極困解帶讀之首篇鴈門太守行曰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耀日金麟開韓東帶邀之唐彙西

陳太丘詣荀朗陵貧儉無僕役乃使元方將軍季方持杖長文尚小載著車中既至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文若亦小坐著膝於時太史奏真人東行初酒集

宋王岐公珪在翰林時值中秋夕帝於宮中問當直學

士左右以對遂召至賜酒對御榻坐語曰天下無事與醉聲色何如與學士對飲令官嬪進酒命各以巾帶索詩已令脫金珠雀簪簪其幙頭曰須與潤筆宴畢醉起謝令扶掖不得拜輟金蓮燭送歸院明日都下盛傳天子請客說畧

宋張忠定守蜀聞萊公大拜曰寇準真宰相也又曰蒼生無福幕下怪問之曰人千言而盡準一言而盡然仕太早用太速不及學耳張寇布衣交也萊公兄事忠定常面折不少恕雖貴不改也萊公在岐忠定任蜀還不畱既別顧萊公曰曾讀霍光傳否曰未也更無他語後萊公讀霍傳至不學無術句喟然曰張公謂我始以此耳此亦何等知交史綱

鴻書

卷四十四

六

八

昔秦檜之當國也柄持太阿以奔走天下時曹冠以教授爲門客王會以婦弟爲親客郭知運以讒譖爲逐客吳益以愛婿爲嬌客施全以劊刃爲刺客李季以設醮奏章爲羽客龔釜以治產爲庄客丁禩以出入房闥爲狎客曹詠以獻計取財爲說客初止有此九客耳秦既死墓於建康有蜀人史叔夜者懷雞黍擊生芻號慟墓前其家大喜因厚遺之於是謂之十客以足十客之數餘冬緒錄

梅和勝未冠時家極貧而親老無以爲養大雪中以詩謁邑宰云有令可干難閉戶無人堪訪懶移舟邑令延之令訓其子弟方應舉未捷有詩自遣云天之未喪斯文也吾亦何爲不豫哉一時傳誦堯山堂外紀

晉鍾毓與鍾會少有令譽其父晝寢因共偷服藥酒父托寐以觀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不拜父問其故毓曰酒以成禮不敢不拜問會曰偷酒非禮所以不拜世說新語

徐文遠復入東都見世充必先拜或問曰君倨見李密而敬王公何也文遠曰魏公君子也能容賢士王公小人也也能殺故人吾何敢不拜綱目

鴻書

卷四十四

七

人學六

常林字伯槐年七歲有父黨造門問林伯先在否林不答客曰何不拜林曰雖常下拜臨子字父何拜之有彙苑古者拜禮非特首至地然後爲拜也凡頭俯膝屈手動皆謂之拜按周禮辨九拜之儀一稽首二頓首三空首四振動五吉拜六凶拜七奇拜八褒拜九肅拜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空首拜頭至手也振動以兩手相擊也奇拜一拜也褒拜再拜也肅拜但俯下手卽今之揖也何嘗專以首至地爲拜也乃知禹聞善言則拜如揖之類是也豈僕僕之謂哉今人或以頓首施於卑下不知拜頭叩地豈卑下之所安乎古者男女皆

跪男跪尚左手女跪尚右手以此爲別自唐武后尊婦人始易今拜而不屈膝此見張建章渤海國記然又觀北史周時詔內外命婦拜宗廟及天臺皆俛伏則知前此婦人蓋已有不跪者矣

賈似道柄國時浙曹朱浚每有劄子白事必稱某萬拜覆時人謂之朱萬拜姑蘇筆記

夢

堯有聖德封於唐夢攀天而上舜畊於歷夢眉長與髮等遂登庸夏禹未遇夢乘舟月中過而後受虞室之禪竹書紀年

鴻書

卷四十四

八

人學六

張少平妻田氏少平卒後累年寡居忽夢一人自天而下壓其腹因而懷孕乃曰無夫而孕人聞棄我也徙於代依東方五月朔旦生一子以其居代東方名之東方朔或言歲星精多能無不該博獨異志

漢和熙鄧皇后嘗夢登梯以捫天體蕩蕩正青滑有若鍾乳狀乃仰喻飲之以訊諸占夢言堯夢攀天而上湯夢及天舐之斯皆聖王之前占也吉不可言搜神記

曾崇範妻允許嫁數人每至親迎之夕其夫輒死一夕夢人謂曰田頭有鹿跡田尾有日炙乃汝夫也後嫁乃悟其夢西京雜記

設思平生有異兆象主楊干真忌之使人索捕思平逃匿饑摘野桃剖之核膚有文曰青昔令楊氏政亂思平拆之曰青乃十二月昔乃二十一日令楊氏政亂吾當以是日舉義乎遂借兵車方眾至河尾是夕思平夢人斬其首又夢玉瓶耳缺又夢鏡破懼不敢進兵其軍師董迦羅曰三夢皆吉兆也公爲大夫去首爲天子兆也玉瓶去耳爲王者兆也鏡中有影如人有敵鏡破則無影無影則無敵矣三夢皆吉兆也思平乃決明旦遂引兵渡江逐楊氏而有蒙國改國號曰大理時晉天福二年也

滇記

鳥書

卷四十四

九

宋史

宋高祖吳皇后開封人父近嘗夢至一亭扁曰待康傍植荷藥獨放一花姝妍麗可愛花下白羊一近寤而畏之后以乙未歲生方產時紅光徹戶外年十四高宗爲康王被選入宮人謂待康之徵

宋史

侯景反周命慕容紹宗爲東南道行臺加開府討景於渦陽大捷西魏遣王思政據潁川詔紹宗同劉豐圍擊之紹宗嘗自云有水厄遂於戰艦中浴并自投於水冀以厭當之房豹爲開府主簿白紹宗曰夫命也在天豈人理所能延保公若實有水厄非禳辟所能却若其實無何禳之有今三軍之事在於明公唯應達命任理以

保元吉方乃乘船入水以防災害豈如岸上指麾以保萬全也紹宗笑曰不能免俗聊復爾耳先是紹宗數有凶夢每惡之私謂左右曰吾自數年以還恒有祿髮昨來忽盡祿者竿也其竿盡乎紹宗堰洧水灌潁川城將陷紹宗與劉豐臨堰見北有塵氣乃入艦同坐暴風從東北來纜斷艦徑向敵城下西人鈎之紹宗自知不免遂投水卒見紹宗及劉豐房豹傳蓋事之不可逃有如此豹之言則篤論也

金鑒子

鴻書

卷四十四

十

宋史

孫夢得初名貫字道卿嘗語人曰某舉進士過長安夢登塔見持一大文卷者問之云來年春榜索而視之不可問其間有孫貫否曰無惟第三人有孫抃既寤遂改名抃明年果然

東齋記

安祿山既叛黃幡綽爲其所脅祿山夢衣袖忽至地下問幡綽曰當垂衣而治之又夢殿中榻子倒對曰革故從新及收復賊黨幡綽拘至行在上素怜其敏捷釋之左右以諂事祿山圓夢短之幡綽曰既陷賊中寧不苟悅其心以脫一時之命臣固知其必無能爲矣衣袖長是出手不得也榻子倒是糊不得也上笑而恕之

唐記

羅維藩字价卿吉水人乾道五年省試夢其父告曰爾在舉場不可與福唐杜申爭緣爾家杜申虧了二十

八年陰德也兩人皆以治詩有聲暨榜出杜爲經魁羅同奏籍而在杜之下二十八名殿廷唱第杜居第二甲羅第四甲相去甚遠

夷堅志

真西山未第時將會試於行在道約友人鄭遠道同祈夢於梓潼廟下入謁於神遂擊其鼓題詩於上曰大叩則大應小叩則小鳴我來一叩動天地四海五湖聞其聲是日得吉夢其年果中

草木子

天聖初宋元憲公在場屋日夢魁天下故事四方舉人集京師當人見而宋公姓名偶爲衆人之首禮部奏舉人宋郊等公大惡之以爲夢徵止此矣然其後卒爲大

鴻書

卷四十四

十一

人

魁紹興初張子韶亦夢魁天下北省試類勝坐位圖出其第一人則張九成也公殊怏怏及庭試唱名亦冠多士與元憲事正同

老學菴筆記

宣和二年睦寇方膺起封源洞浙西震恐士大夫相與奔竄關注子東在錢塘避地携家於無錫之梁溪明年鵬就擒離散之家悉還桑梓子東以貧甚未能歸乃僑寓於毗陵郡崇安寺古栢院中一日忽夢臨水有軒主人延客可年五十儀觀甚偉玄衣而美鬚髯揖坐使兩女子以銅盃酌酒謂子東曰自來歌曲新聲先奏天曹然後散落人間他日東南休兵有樂府曰太平樂汝先

聽其聲遂使兩女子舞主人抵掌而爲之節已而恍然而覺猶能記其五拍子東因詩記云玄衣仙子從雙鬟

緩節長歌一解顏滿飲銅盃効鯨吸低回紅袖作弓彎

舞留月殿春風冷樂奏鈞天曉夢還行聽新聲太平樂

先傳五拍到人間後四年子東始歸杭州而先廬已焚

於兵火因寄家菩提寺復夢前美髯者腰一長笛手披

書冊舉以示子東紙白如玉小朱欄界間行似譜有其

聲而無其詞笑謂子東曰將有待也往時在梁溪曾按

太平樂尚能記其聲否乎子東因爲之歌美髯者援腰

間笛復作一弄亦能記其聲蓋是重頭小令已而遂覺

其後又夢至一處榜曰廣寒宮宮門夾兩池水瑩淨無

波地無纖草仰視嵬峩若洞府然門鑰不啓或有告之

者曰但曳鈴索呼月姊則門開矣子東從其言試曳鈴

索果有應者乃引入至堂宇見二仙子皆眉目疎秀端

莊靚麗冠青瑤冠衣彩霞衣似錦非錦似繡非繡因問

引者曰此謂誰曰月姊也乃引子東升堂皆再拜月姊

因問往時梁溪曾令雙鬟歌舞傳太平樂尚能記否又

遣紫髯翁吹新聲亦能記否子東曰悉記之因爲歌之

月姊喜見顏面復出一紙書以示子東曰亦新詞也姊

歌之其聲宛轉似樂府昆明池子東因欲強記之姊有

歌之其聲宛轉似樂府昆明池子東因欲強記之姊有

顏色顧視手中紙化為碧字皆滅迹矣因揖而退乃覺時已夜闌矣獨記其一句云深誠杳隔無疑亦不知為何等語也前後三夢後多忘其聲惟紫髯翁笛聲尚在乃倚其聲而爲之詞名曰桂華明云縹緲神清開洞府遇廣寒宮女問我雙鬟梁溪舞還記得當時否碧玉詞章教仙女爲按歌宮羽皓月滿窻人何處聲永斷瑤臺路予東嘗自言之墨莊漫錄

徽宗夢錢武肅王乞還兩浙舊疆甚懇且曰以好來朝何故畱我我當遣第三子居之覺而與鄭后言之鄭后曰妾夢亦然果何祥也須臾章妃報誕即高宗既三日

初若

卷四十四

十一

人事六

徽宗臨視抱膝間甚喜戲妃曰酷似浙臉蓋妃籍雖貫開封而原占於浙豈其生固有本而錢王壽八十一高宗亦壽八十一以夢識叅之良不誣浙志

紹熙二十六年宜春郡士鍾世若謁仰山乞夢以占秋試得失是夜夢自廟外門進抵庭下顧見廊廡間背縛一人於柱回望鍾忻然有喜色且笑且語因驚寤爲朋友言不能曉其指意迫入試出反身而誠樂莫大賦爲題始默悟昨夢背縛者反身之義顧笑者樂也神既告以顯必可中選乃精思運筆至五韻押焉字欲用孟子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及仰不愧於天俯不

作於人等語慮無他經句堪對不覺伏几假寐彷彿聞見黃衣一吏叱之曰場屋日晷有限豈汝晝寢時耶鍾曰正爲尋索故事對作未得吏問其故具以告吏曰胡不用孔子不怨天不尤人與飯蔬食飲水樂亦在其中爲對乎鍾洒然而起遂綴緝成隔聯云孔不怨尤飯蔬食其中矣孟無愧怍王天下不與存焉書畢自喜爲得神助持卷而出考官閱讀批其榜云隔對渾成可以冠場實之首選洎揭榜經義爲都魁鍾居其次夷堅志殷秘書願夜夢牛皮上有二土又有赤玉在其上其子年十六解曰牛皮革也二土是圭是鞋字也赤朱色入

鴻書

卷四十四

十四

人事六

王是珠字也大人當得珠履乎果然明刑部吳尚書山淞陵人少時其父尚書公洪使祈夢於九仙以下其終自得一語云三山備到福星堂莫知云何既舉進士累官福建按察使至三山驛謂夢語兆於此矣及爲江西布政其年六十藩臬爲公祝壽結一綵樓扁書福星集慶四大字公見之悵然曰吾止於此矣尋擢中丞巡撫河南坐事降浙江叅議十年間累遷至尚書以爲夢不足憑也後獻敦勛獄上怒其愆期免官去將抵彭城病卒於利國監驛昇尸到石山驛兵備副使屠大山爲之歛於驛堂其扁正名福星夢語具驗

奇哉 庚巳編

沈雲卿夢噉羹甚寒仰見天上有無二兩字明日以告金迥秀迥秀曰羹寒無火也非美乎天無二字非人乎以鄙人觀之君當有美人桑中之喜也沈是日果遇美人苗蘊顏色絕代才調無雙沈有詩云十三學繡傍金牕十六梳頭壓大邦色比昭陽人第一才同江夏士無雙沈謂金曰子之占夢即索統周宣不過也

玄散堂詩話

國朝寧藩宸濠父康王甚賢至今洪都人道之祕王無子嘗於宮中齋禱一日王午寢忽夢天狼宮中須臾食宮中人殆盡復繞而偈王王寤甚惡之申刻宸濠生

鴻書

卷四十四

十五

其母洪也洪亦失愛於王王命亟殺兒宮中人環跪而請曰憂無子有子而又棄之耶鍾陵王者康王弟也狂易常放言凌其兄至是亟騎而至曰喜王兄之得子也又聞將殺之甚善弟幸多子矣康王怒遽命育之六月十三日也及濠年十三即私倖樂妓微服而游市中王覺曰符吾夢矣以鐵鋤斫殺數侍者縛濠於柱親鞭之數伯必殺之王春者臨海人王甥也慧而多才以明經舉於鄉王素愛之春馳至以身蔽濠曰殺春殺春王不得已遂舍焉後謀逆國除卒符夢云

可東漫筆

寐

西南之極無寒暑其民不飲不食而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中所見者為實覺之所見者為妄

列子

南岳李岩老好睡眾人食罷下基岩老輒就枕閱數局乃一展轉云我始一局公幾局矣東坡曰岩老常用四腳碁盤只着一色黑子昔與邊韶敵手今被陳搏饒先着時自有輸贏着了全無一物歐陽詩云夜涼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碁罷不知人換世酒闌無奈客思家殆類是也

百斛明珠

花竹幽窗午夢長此中與世暫相忘華山處士如容見不覓仙方覓睡方然則睡亦有方邪希夷之說不過謂

鴻書

卷四十四

十六

舉世此為息魂離神不動耳遺教經乃有煩惱毒蛇睡在汝心睡蛇既出乃可安睡之語近世西山蔡季通有睡訣云睡側而屈覺正而伸早晚以時先睡心後睡眼晦菴以為此古今未發之妙然睡心睡眼之語本出千金方云半醉酒獨自宿軟枕頭暖蓋足能息心自瞑目此睡訣也

野記

哭

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矣蓋哭夫以禮哭子以情中節矣故孔子美之

檀弓

孔子游於少原之野聞有婦人哭之甚哀使弟子問之

對曰川蒼新亡吾蒼簪是以哀之子曰川蒼新而亡蒼

耕餘博覽

簪有何罪也對曰非傷亡簪吾所悲不忘故也

孔子聞婦人哭聲謂顏淵曰此非獨喪哀又有別雖之

苦問何以知之曰昔恒山萌鳥生四子羽翼既成將欲

家語

分飛聲類於此問之果然父死賣子以葬

阮籍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天而反嘗

晉書

登廣武觀楚漢戰處歎曰時無英雄使堅子成名

初郗超黨於桓氏以父愔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及病甚

出一箱書授門生曰公年尊我死之後若以哀惋害寢

食者可呈此不爾即焚之超卒愔果成疾門生呈箱皆

卷四十四

十七

金華

與桓溫往返密計情大怒曰小子死已晚矣遂不復哭

綱目

唐末沈汾侍御退居樂道家有二妾一日謂曰我死爾

能哭乎妾曰安得不祥之言固問對曰安得不哭汾曰

汝試哭吾欲觀之妾不得已擁袂而哭哭畢汾已卒矣

類纂

阮公鄰家有美色當爐酤酒阮與王安豐常從婦飲酒

阮醉便眠其婦側夫始疑之伺察終無他意王隱晉書

曰籍鄰家處子有色才未嫁而卒籍與無親生不相識

徑往哭之盡哀而去

世說

和州士人杜默累舉不成名性英儼不羈因過烏江入

謁項王廟時正被酒霑醉才炷香拜訖徑升偶坐据神

頸拊其首而慟大聲語曰大王有相虧者英雄如大王

而不能得天下文章如杜默而進取不得官語畢又大

慟淚如迸泉廟祝畏其必獲罪雖扶以下掖之而出猶

回首嗟嘆不能自釋祝秉燭檢視神像垂淚亦未已

夷堅志

劉氏鴻書卷四十四終

鴻書

卷四十四

大

金華

第四十五卷

人事部七

譏刺

漆城

盜有道

雍門琴

蓬東家

君法孤

刑當如之

爾汝詩

漂墮羅刹

書午

帳下兒讀

許郝

老兵

似劉司空

孚乃瓜子

宋五坦率

活剝生吞

手重五斤

李昇雪令

禪僧逐鷹

夾逐走

丁董

鴻書

卷四十五目錄

一

雷州戶

詩十分

傷博

撥灰詩

司馬牛

去不得底

相公睡語

不識修

遠伎人

履聲橐索

劉綿花

公論

詼戲

善哉

闕里

天子親家

無作才語

度撰

滑稽雄

冬烘

宋郊更名

吏部船中

東坡嘲妹

米顛

近犬便狂

鳥戲

毳飯

牛字令

眉飛揚

屈原是屈

秀才甲天下

卷四十五目錄終

鴻書

卷四十五目錄

二

劉氏鴻書卷之四十五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人事部

太史湯壽潛 刪正

譏刺

秦優旃善爲笑言然合於道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西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賊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乃止及二世立欲漆其城優旃曰善雖百姓愁費大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漆之極易難爲陰室二世笑之而止

啓顏錄

盜跖者大盜柳下季也備說非六王五霸曰堯不慈舜

鴻書

卷四十五

人事

不孝禹滂洪湯武放殺五霸暴亂及死而操金離令以葬曰下見六王五霸善將擱其頭夫沒齒而猶不忘甚乎其惡之也雖然跖惡夫不慈孝與滂洪放殺暴亂也非惡夫六王五霸也以六王五伯爲不慈孝滂洪放殺暴亂誠非也謂不慈不孝滂洪放殺暴亂而惡之非非也故跖爲不知人未謂不知道也故曰盜亦有道焉

子

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對曰臣之所能令悲者先貴而後賤昔富而今貧擯壓窮巷不交四隣不若身材高妙懷質抱直逢護惟謫怨結

而不得信不若文歡而結愛無怨而生離遠赴絕國無相見期不若幼無父母壯無妻兒出以野澤爲鄰入用掘穴爲家困於朝夕無所假貸若此人者但聞飛鳥之號秋風鳴條則傷心矣臣一爲之援琴而長太息未有不悽惻而涕泣者也今若足下居則廣厦高堂連闥洞房下羅帷來清風倡優在前諂諛侍側揚激楚舞鄭妾流聲以娛耳綠色以滂目水戲則舫龍舟建羽旗鼓釣乎不測之淵野游則登平原馳廣園強弩下高鳥勇士格猛獸置酒娛樂沉醉忘歸方此之時視天地曾不若一指雖有善鼓琴未能動足下也孟嘗君曰固然雍門

鴻書

卷四十五

人事

周曰然臣竊爲足下有所常悲夫角帝而困秦者君也連五國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即衛從成則楚王衛成則秦帝楚王秦帝必報讐於薛矣夫以秦楚之疆而報讐于弱薛猶磨簫兮而伐朝菌也必不留行矣有識之士莫不爲足下寒心酸鼻者天道不常盛寒暑更進退千秋萬歲之後宗廟必不血食高臺既已傾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荆棘狐狸冗其中游兒牧豎躑躅其足而歌其上衆人見之無不愀焉爲足下悲之曰孟嘗君之尊貴亦猶若是乎於是孟嘗君喟然太息涕淚承睫而未下雍門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叩角

羽終而成曲孟嘗遂獻欬而就之曰先生鼓琴令文立若破國亡邑之人也

學圃薈蘇

不足稱異曰遼東之豕朱浮與彭寵書伯通自伐以功爲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慚而退若以子功論朝廷則爲遼東之豕也

故事統宗

漢陳紀字元方年十一時候袁公袁公問曰賢家君在太丘遠近稱之何所履行元方曰老父在太丘強者綏之以德弱者撫之以仁恣其所安久而益敬袁公曰孤往爲鄴令正行此事不知卿家君法孤孤法卿父元方

鴻書

卷四十五

主

曰周公孔子異世同出周旋動靜萬里如一周公不師孔子孔子亦不師周公

世說新語

桓溫末年頗奉佛法殷鑒僧尼有一比丘尼失其名來自遠方投溫爲檀越尼才行不恒溫甚敬待居之門內尼每浴必至移時溫移而窺之見尼裸身揮刀破腹出臍斷截身首支分鬻切溫怪駭而還及至尼出浴室身行如常溫以實問尼荅云若遂凌君上刑當如之時溫方謀問鼎聞之悵然故以戒懼終守臣節尼後辭去不知所

學圃薈蘇

吳孫皓勸晉武帝酒曰昔與汝爲鄰今與汝爲臣上汝

一盃酒願汝壽萬春宋王歆之贈劉邕歌曰昔與汝作臣今與汝比肩既不勸汝酒亦不願汝年

晉書

慕容冲稱帝改元頗有自得之志賞罰任情慕容盛年十三謂慕容柔曰十人之長亦湏才過九人然後得安今中山王才不逮人功未成而驕已甚殆難濟乎

涉世雄譚

盧思道聘陳陳主用觀世音語弄思道曰是何商人賁持重寶思道卽以觀世音語報曰忽遇惡風漂墮羅刹鬼國陳主大慙

山堂肆考

李安義者謂富人鄭生辭以出安義於門上大書午字而去或問其故荅曰牛不出頭耳此之書午與昔人題

鴻書

卷四十五

四

人事

鳳正堪作對

遊齊開覽

劉荊州作詩與孫伯符以示禰正平平嗤之曰欲使孫策帳下兒讀之邪將使張子布見乎

典畧

許欽明與郝處俊鄉黨親族兩家子弟類多醜陋而盛絺車馬以游里巷京洛爲之語曰衣裳好儀貌惡不姓許卽姓郝

唐述兩京記

晉書謝弈嘗逼桓溫飲溫起走遂引溫一老兵共飲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所怪

坡集

桓宣武自以容姿風氣是司馬宣王劉越石之儔有以比王大將軍者意甚不平及北伐還於路中得一巧作

老婢乃越石故妓一見桓便潸然而泣桓問其故荅曰
公甚似劉司空桓大悅出外整理衣冠又呼問此婢婢
云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
聲甚似恨雌桓於是褫衣解帶昏然而卧不怡者數日
何氏語林

賀知章秘書監有高名告老歸吳中上嘉重之每別優
異焉知章將行涕泣辭上上曰何所欲知章曰有男未
有定名幸陛下賜之歸為鄉里榮上曰為道之要莫若
信乎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卿子必信順之人也宜名之
曰孚知章再拜而受命知章久而謂人曰上何謔我耶

鴻書

卷四十五

五

人

吳人謂孚乃瓜下為子豈非呼我為瓜子耶

傳信記

唐德宗夏中微行西明寺宋濟葛巾抄書上曰茶請一
椀濟曰鼎水方煎此有茶末可自撥之上又曰作何事
業是何姓名濟曰姓宋第五應進士舉湏吏聞呼官家
濟惶懼曰宋五坦率後聞禮部放榜上令探濟無名上
曰宋五又坦率矣

盧氏雜說

唐李義府嘗賦詩曰蟬月成歌扇裁雲作舞衣自憐迴
雪影好取洛川歸有景疆尉張懷慶好偷名士文章乃
為詩曰生情蟬月為歌扇出意裁雲作舞衣照鏡自憐
迴雪影來時好取洛川歸時人為之語曰活剝王昌齡

生吞郭正一 唐新語

陸慶餘為洛州長史善議論事而謬於判決其子嘲之
曰陸慶餘筆頭無力嘴頭硬一朝受訟詞十日判不竟
送案褥下慶餘得之曰必是那狗逐鞭之時嘲之曰說
事則喙長三寸判事則手重五斤信有之矣

雅笑編

李昇既畜異志雪天大會出一令白雪下紛紛便是白
起宋齊丘曰着履過街必須雍齒徐融意欲挫之遽曰
明朝日出爭奈蕭何昇大怒收融投之江

五代史補

馮道雖為首相依違兩可無所操決或謂晉主曰馮道
承平之良相今艱難之際譬如使禪僧逐飛鷹耳

綱目

鴻書

卷四十五

六

人

周契丹賊孫萬榮之寇幽州河內王武懿宗為元帥引
兵至趙州聞賊數千騎從北來乃棄兵甲南走邢州賊
退方更向前軍回至都置酒會郎中於御前嘲懿宗曰
長弓短度箭蜀馬臨階騙去賊七百里隈牆獨自戰甲
仗總拋却騎猪正南竄上曰懿宗有馬何因騎猪對曰
騎猪者夾豕走也上大笑懿貌短醜故曰長弓短度箭
朝野僉載

宋理宗時童宋臣始為小黃門稍進東頭供奉官極善
逢迎日進用事內侍之勢益張丁大全作相與宋臣表
裏復以廟堂之力助之有司奉行惟謹修內司十百為

曹望青採欣雖動舊之塚亦不免焉一日內宴襍劇一人專打鑼一人朴之曰今日排當不奏他樂丁丁董董不已何也曰方今事皆丁董吾安得不丁董宋紀

會稽尉鄭虎臣以父嘗爲似道所配請爲監押似道時寓建寧之開元寺虎臣至奪其寶玉撒轎蓋暴行秋日中令昇轎夫唱杭州歌謠之窘辱備至至泉州洛陽橋遇葉李自漳州放還見於客邸李賦詞贈之詞云余歸路若來路天理昭昭胡不悟公田關會竟何如仔細思史編豈真自誤雷州戶厓州戶人生會有相逢處客中邂逅欠羔羊聊贈一篇長短句似道俯首謝焉

鴻書

卷四十五

十

人

秦少章云郭功父過杭州出詩一軸示東坡先生自吟誦聲振左右既罷謂坡曰祥正此詩幾分東坡曰十分祥正驚喜問之坡曰七分來是讀三分來是詩豈不是十分耶志林

溫彥博爲吏部侍郎有選人裴畧被放乃自贊於彥博稱辭曰朝彥博卽令嘲廳前叢竹畧曰竹冬月不肯凋夏月不肯熟肚裏不能容國士皮外何勞生節目又令嘲屏牆畧曰高下八九尺東西六七十步突兀當廳坐幾許遮賢路彥博曰此語似傷博畧曰卽坂公肋何止傷博博慙而與官唐世說

呂蒙正父龜圖好內寵蒙正與母劉氏俱被出因淪賸窘乏或謂其嘗處破窖中自嘆有撥盡寒爐一夜灰之句他日相府退衙片雪沾衣欲斬執役人其妻因舉撥灰詩諷之又嘗有鴟吻詩曰獸頭元是一團泥做盡辛苦人不知如今擡在青雲裏忘却當初窖內時堯山堂外紀東坡與溫公論事公之論坡偶不合坡曰相公此論故爲驚廝踢溫公不解其義曰驚安能廝踢坡曰是之謂驚廝踢蘇東坡之與時輩議論每每獨揭多所雌黃獨與司馬溫公不敢有所輕重一日相與共論免差役利害偶不合及歸舍方卸巾弛帶乃連呼曰司馬牛司馬

鴻書

卷四十五

八

金

牛坡仙集

秦會之問宋朴叅政曰某可比古何人朴遽對曰太師過郭子儀不及張子房秦頗駭曰何故對曰郭子儀爲宦者發其先墓無如之何今太師能使此輩屏息畏憚過之遠矣然終不及子房者子房是去得底勲業太師是去不得底勲業秦拊髀太息曰好遂驟薦用至執政秦之叵測如此老學庵筆

張浚之出督也陸辭與高宗約曰臣當先驅清道望陛下六龍鳳駕約至汴京作上元帥岳飛聞之曰相公得非睡語乎浚憾之終身齊東野語

吉州士子赴省書先牌云廬陵魁選歐陽伯樂或謂之曰有客遙來自吉州姓名挑在檐竿頭雖知汝是歐陽後畢竟從來不識修夷堅志

王安國字平甫安石弟自少能文以茂才入對帝問卿兄秉政若何曰恨知人不明聚斂太急耳荆公與呂惠卿論新法平甫吹笛於內兄諭之曰請學士放鄭聲平甫即應曰幸相公遠佞人宋書

明太祖一日退朝在武英殿側室靜坐忽聞外有履聲橐橐問曰此爲誰對曰老臣危素太祖曰爾耶朕將謂文天祥耳危惶懼頓首汗流浹背蓋危嘗爲元朝郎中

鴻書

卷四十五

九

人事

太祖薄其忘故君而稱老臣以自大故以文天祥諷之耳國朝典故

弘治四年九月大學士劉吉屢被彈章仍加官進秩市人嘲之稱爲劉綿花謂其愈彈愈起也或告吉以爲出自監中一老舉人好詼諧者吉因奏定舉人三次不中者不許會試及致仕出城兒童走卒羣指之曰綿花去矣吉去舉人會試禁限亦除續文獻通考

明萬曆庚辰鼎元張懋修相江陵子也傳臚之日公自閣中歸方飲酒歡甚忽傳兵部送緊急塘報開函則內有簡云侍生公論拜賀老牛舐犢愛子誰無野鳥爲鸞

欺君特甚公覽之大怒亟索其人已亡去矣此四句蓋宋人以刺秦檜者也林居漫稿

詠戲

漢武遊上林見一好樹問東方朔朔曰名善哉帝陰使人落其樹後數歲復問朔朔曰名爲瞿所帝曰朔欺人矣名與前不同何也朔曰夫大爲馬小爲駒長爲鷄小爲雛大爲牛小爲犢人生爲兒長爲老且昔爲善哉今爲瞿所長少死生萬物成敗豈有定哉帝乃大笑學圃

鴻書

卷四十五

十

人事

齊孔子何闕而居闕里繪然無忤意嘆其辨速世說蕭瑀嘗因晏太宗謂近臣曰自知一座最貴者先把酒時長孫無忌房玄齡相顧未言瑀引手取盃帝問曰卿有何說瑀對曰臣是梁朝天子兒隋室皇后弟唐朝左僕射天子親家翁太宗撫掌極歡而罷解頤集

彭城王義康無術學待文義者甚薄袁淑嘗詣義康義康問其年答曰鄧仲華拜衮之歲義康曰身不識也淑又曰陸機入洛之年義康曰身不讀書君無爲作才語見白世說新語

石中立在中書盛度撰張文節公知白神道碑石急問

曰是誰撰盛卒對曰度模滿堂大笑 湖山野錄

玄宗問黃幡綽是勿兒得人憐對曰自家兒得人憐上又嘗登苑北樓望渭水見一醉人臨水卧問左右是何人左右不知將遣使問之幡綽曰是年消令史上問曰汝何以知對曰更一轉入流上笑而止上又與諸王會食寧王對御坐歎一口飯直及龍顏上曰寧哥何故錯喉幡綽曰此非錯喉是歎嘆幡綽優人假戲謔之言警悟時主解紛救禍之事甚衆真滑稽之雄 因話錄

唐人言冬烘是不了了之語故玉司有頭惱太冬烘錯認顏標是魯公之語人以爲戲今蜀人多稱之崇寧末

鴻書

卷四十五

十一

人

安國同爲郎成都人詹某爲諫官故以安國嘗建言移寺省上章繫之其辭略云謹按某官人材闕冗臨事各烘蓋以其蜀人聞者絕倒安國性隱而口吃每執手躍于衆曰吾不辭譴逐但冬烘爲何等語於是傳之益廣遂目爲冬烘公 避暑錄話

朱莒公初名郊字伯厚登第後神文便欲大用有忌之者謂其姓符國號名應祀天於朝廷非便神文乃間諭之因更是名一日移書葉清臣稱同年葉戲云清臣宋郊榜第六人徧閱小錄無宋庠者不知此何許人吏還具以白宋宋乃書一絕云紙尾何勞問姓名禁林依舊

玷華纓欲知七畧稱臣向便是當年劉更生 宋史

狂客過豪家索酒人如有饋魚蟹未出客曰孟嘗君門下焉得無魚畢吏部船中定須有蟹一女奴速出將毋命答云主人不殺已付校人畜去上客先期都爲學士嘗空 玄亭閒話

東坡有小妹善詞賦敏慧多辯其額廣而如凸坡嘗戲之曰蓮步未離香閣外梅妝先露畫屏前妹卽應歌云欲扣齒牙無覓處忽聞毛裏有聲傳以坡公多須髯遂以戲答之時年十歲耳聞者無不絕倒 女史

鴻書

卷四十五

十一

人

酒半元章忽起自贊曰世人皆以芾爲顛願質之于瞻公笑曰吾從衆 坡集

北齊徐之才朝王昕曰有言則証近大便狂加頸足爲馬施角尾成羊盧元明戲之才曰卿姓未入人名是字之誤之才答曰卿姓在亡爲虐在丘爲虛生男則爲虜配馬則爲驢 天中記

佛印未爲僧日乃儒家流羣書無不徧讀滑稽應對當時無出其右者與東坡厚善會飲必相諧謔在神廟因禱早乃詔在京各僧人內修設道場演經說法東坡乃戲謂佛印曰君素喜釋教竊聞詔僧供奉盃不冒侍者

之名入觀盛事佛印信之既入上適見之狀貌魁偉遂賜披剃佛印不得已而順受實非本意亦頗啣恨後東坡宴而戲之曰向嘗與公談及昔人詩云時聞啄木鳥疑是叩門僧又云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未嘗不嘆息前輩以僧對鳥不無薄僧之意豈謂今日公親犯之佛印曰所以老僧今日得對學士東坡愈喜其辨捷外紀東坡嘗與劉貢父言某與舍弟習制科時日享三白食之甚美不復信人間有八珍也貢父問三白之說坡言是一撮鹽一碟生蘿蔔一盃飯貢父大笑久之以簡招坡吃晶飯坡不復省憶謂人云貢父讀書多必有出處

鴻書

卷四十五

十三

人

比至赴食見案上所設惟蘆腹鹽飯而已始悟貢父以三白相戲援箸食之幾盡將上馬云明日可見過當具羹飯奉待貢父雖知其爲戲但不知羹飯所設何物追往談論過午不設食貢父饑甚索飯坡云少待如此再三坡答如故貢父曰饑不可忍矣坡徐曰鹽也毛蘆腹也毛飯也毛非羹而何貢父捧腹曰固知君報東門之役然慮不及此坡始命進饌抵暮乃去語林

東坡王介甫設一令各人預先言之取其外無可言者以難佛印謂要令中有三百六十字又有牛字東坡云天下有三百六十軍州惟秦國出金牛介甫云一年有

三百六十日惟有春日打春牛佛印云人身有三百六十骨節惟有丑生人肖牛亦應之巧妙也坡仙集劉貢父晚年得惡疾鬚眉墜落鼻梁斷壞苦不可言一日與東坡會飲各引古人一聯相戲子瞻遽言曰大風起兮今眉飛揚安得猛士今守鼻梁坐中大噤貢父默默無言但感愴而已味林

有士人嘗以非辜至訟庭守不直之士人情慙大聲稱屈守怒曰若爲士乃敢爾爲我屬對不能且得罪因喝曰投水屈原真是屈士人應聲曰殺人曾子又何曾守曰吾句有二屈字而汝句尾乃曾字汝之不學明矣顧

鴻書

卷四十五

十四

人

何所逃罪耶士人笑曰此乃使君不學爾按屈原姓流俗皆如字呼而屈到屈原皆九勿切使君嘗研究否守慙釋遣之鶴林

太學生相聚各言物產以相嘲難東魯生曰一山一水一秀才甲天下矣關中生曰何山曰泰山曰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當在華山下矣又何水曰東海曰黃河之水天上來東流到海不復迴乃屬河之委矣又秀才誰也曰孔子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孔子文王之弟子也相與一咲是稱文譚搜玉

劉氏鳥書卷四十五終

第四十六卷

人品部一

忠諫一

國妖

兵諫

管仲疾

樂哉今夕

為美室

侯生

鷓鴣止妬

有世舊

十九上

不做也好

陛下孤寒

袖中彈文

碎朕衣

卷四十六目錄終

鴻書

卷四十六目錄

十一

劉氏鴻書卷四十六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人品部一

太史湯賓尹 刪正

忠類 諫

武王克殷得二虜問之曰若國有妖乎一虜曰晝見星
天雨血雨灰雨石大甕六月雨雪此妖也一虜曰殷有
大妖此不與也子不聽父弟不聽兄君令不行又喜刑
殺割人心以人餵虎以信為欺欺者為忠忠為不忠阿
諛者賞女子為政君子為下小人為上急令暴取萬民
愁苦田獵畢弋走狗試馬不避風雨寒暑好治宮室修

鴻書

卷四十六

人品

池臺大宮百里者七十三所坐起以金鼓無長幼貴賤
之序無禮義忠信無尺斗權衡此妖之大者也王善其
言避席拜之 存心錄

春秋楚文王時其臣鬻拳獻諫不從臨之以兵文王從
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刎其足以贖劫
君之罪

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將何以教寡人管仲曰願君
之遠易牙豎刁常之巫衛公子啓方公曰易牙烹其子
以慊寡人尚可疑耶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也其子
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豎刁自宮以近寡人猶尚疑

耶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常之巫審於死生能去苛病尚可疑耶對曰死生命也苛病失也君不任其命守其本而恃常之巫彼將以此無不爲也公又曰衛公子啓方事寡人十五年矣其父死而不敢歸哭猶尚可疑耶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父也其父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諾管仲死遂盡逐之而公食不甘心不怡者三年公曰仲父不已過乎於是皆卽召反明年公有病常之巫從中出曰公將以某日薨易牙豎刁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有一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曰吾無所得公曰我欲飲婦人曰吾無所得公曰何故對曰常之巫從中出曰公將以某日薨易牙豎刁常之巫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故無所得衛公子啓方以書社四十下衛公慨焉嘆涕出曰嗟乎聖人所見豈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將何面目以見仲父乎蒙衣袂而絕乎壽宮蟲流出於戶上蓋以楊門之扇三月不葬呂氏春秋士慶楚大夫初共王蒞政荒於聲色將三年未出令士慶嘆曰隱有大鳥來止南山之陽三年不蜚不鳴何也王曰不蜚以長羽翼不鳴以觀羣臣之愚士慶曰所願聞已王悅授之相中庶子跪而泣曰臣尚衣冠三十年

矣王賜士慶而不賜臣何也王曰子與寡人言內不及國外不及諸侯可富不可貴也於是出其寶玉而賜之曰忠信者士之行言語者士之路也景公飲酒夜移於晏子前驅欵門曰君至晏子被玄端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司馬穰苴之家前驅欵門曰君至穰苴介冑操戟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畔者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將軍樂之穰苴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梁丘據之家前驅欵門曰君至梁丘據左撻琴右挈竿行歌而出公曰樂哉今夕吾飲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晏子春秋智襄子爲羨室士苗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下其土不肥金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智氏亡○草木子始皇既兼天下大修靡於是方士韓客侯生齊客盧生相與謀亡去始皇大怒坑犯法者四百六十餘人盧生不得而侯生後至始皇召見將數而車裂之侯生曰

臣聞知必勇陛下肯聽臣一言乎始皇曰若欲何言
侯生曰陛下奢侈淫佚下暗上聾臣等故去丹朱傲虐
好慢淫遂以不升今陛下之淫萬丹朱而千昆吾桀紂
臣恐陛下之亡也而曾不一存始皇默然久之曰汝
何不早言侯生曰陛下之意方乘青雲飄搖於文章之
觀自賢自健上侮五帝下凌三王棄朴素就末技陛下
亡徵見久矣臣等恐言之無益也而自取死故逃今臣
必死故爲陛下陳之欲使陛下自知也始皇曰吾可以
變乎侯生曰形已成矣陛下之佐又非也臣恐變之不
能有也始皇喟然釋之 說苑

鴻書

卷四十六

四

人品

梁武平齊獲侍兒十餘輩頗娛於目爲郗后所隔拘憤
悲將成疹左右識其情者進言曰臣嘗讀山海經云以
鵠鷄爲膳可以止妬梁武從之郗茹之後妬殆減半帝
神其事左右復言曰願陛下廣爲羞以徧賜群臣使不
才者無妬於才挾私者不妬其奉公濁者不妬其清貪
者不忌其廉亦助化之一端也帝然其言將詔虞人廣
捕之竟崇佛戒殺遂止 文苑

宋仁宗時王德用進二女王素論之上笑曰朕真宗子
卿王旦子有世舊非他人比德用實進女然已在朕左
右奈何素曰臣之憂正恐在陛下左右耳上命宦官遣

女素曰陛下既不棄臣言亦何遽也上曰朕若見其人
留戀不肯行恐亦不能出也頃之宦官奏宮女已出東
門上乃起 宋書

宋仁宗卽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范景仁獨奮曰事有
大於此者乎卽上疏請擇宗室賢者異其禮物而試之
政事以繫天下心聞者爲之股票童累上不報待罪百
餘日章十九上鬚髮爲白 坡集

神宗時以陝西用兵失利內地出令斬一漕臣明日宰
相蔡確入上曰昨日批出斬某人已行否確曰方欲奏
知上曰此事何疑確曰祖宗以來未嘗有殺士人之事

鴻書

卷四十六

五

人品

不意自陛下始上沉吟久之曰可與刺面配遠惡處門
下侍郎章惇曰如此卽不若殺之上曰何故曰士可殺
不可辱上聲色俱厲曰快意事便做不得一件惇曰如
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 退齋筆錄

宋張康節爲御史中丞論宰政不已上曰卿孤寒殊不
自爲地康節曰臣自布衣叨冒至此有陛下爲知已安
得謂之孤寒陛下今日便自孤寒也上驚問其故康節
曰內自左右近習外至公卿大臣無一人忠於陛下者
陛下不自謂孤寒而反謂臣爲孤寒臣所未諭也當時
有三真之語謂富韓公真宰相歐陽公真內翰康節真

御史也 國憲家數

王安石既執政士大夫多以為得人呂誨獨言其不通時事大用之則非所宜學士司馬光亦將詣經筵相遇並行光密問今日所言何事誨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光愕然曰衆喜得人奈何論之誨曰君實亦為是言耶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輕信姦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疎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且上新卽位所與圖治者一二執政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心腹之疾顧可緩耶上疏言大姦似忠大詐似信惟其用舍繫時之休否也至如少正卯之才言偽而辨

鴻書

卷四十六

木

人部

行偽而堅順非而擇強記而博非宣父聖明孰能去之唐盧杞天下謂之姦邪惟德宗不知終成大患所以言知人之難堯舜其尤病諸陛下卽位之初起王安石就知江寧府未幾召為學士縉紳皆慶陛下之明擢有文之人得以適其用也及進二台席僉論未允衡石之下果不能欺其重輕也古人曰廟堂之上非草茅所當言正謂是也臣伏觀叅知政事王安石外示樸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斯衆所共知者臣略疏十事皆目覩之實迹冀上寤於宸監一言近誣萬死無避安石向在嘉祐中判糾察刑獄司因開封府爭鵠鵒公事舉

駁不當御史臺累移文催促謝恩倨傲不恭相次仁宗皇帝上僊未幾安石丁憂其事遂已安石服滿託疾堅臥累詔不起終英宗朝不臣就如有疾陛下卽位亦合赴闕一見稍存人臣之禮及就除江寧府於私計便然後從命慢上無禮其事一也安石任小官每一遷轉遜避不已自知江寧府除翰林學士不聞固辭先帝臨朝則有山林獨往之思陛下卽位乃有金鑾侍從之樂何慢於前而恭於後見利忘義豈其心乎好名欲進其事二也人主延對經術之士講解先王之道設侍講侍讀常員執經在前乃進說非傳道也安石居是職遂請坐

鴻書

卷四十六

七

人部

而講說將屈萬乘之重自取師氏之尊真不識上下之儀君臣之分况明道德以輔益聰明者乎但要君取名而已其事三也安石自居政府事無大小與同列異議或因奏對留身進說多乞御批自中而下以塞同列衆論是則掠美於已非則歛怨於君用情罔公其事四也安石自糾察司舉駁多不中理與法官爭論刑名不一常懷忿隙昨許遵誤斷謀殺公事力為主張妻謀殺夫按問欲舉減等科罪挾情壞法以報私怨兩制定奪但聞朋附二府看詳亦皆畏避徇私報怨其事五也安石初入翰林未聞進一士之善首率同列稱弟安國之才

朝廷與狀元恩例猶謂之薄主試者定文卷不優其人遂罹中傷小惠必報讎仇必復及居政府纔及半年賣弄威福無所不至自是畏之者勉意俯從附之者自鬻希進奔走門下唯恐其後背公忘黨今已盛矣怙勢招權其事六也宰相不視事旬日差除自專遂近臣補外皆不附已者矣言盡出聖衷若然不應是安石報怨之人丞相不書勅本朝故事未之聞也意示作威聳動朝著然今政府同列依違宰臣避忌遂專恣而何施不可專威害政其事七也凡奏對御坐之前唯肆強辯向與唐介爭論謀殺刑名遂致誼譁衆非安石而是介介忠勁之人務守大體不能以口舌勝不幸憤懣發疽而死自是同列尤甚畏憚雖丞相亦退縮不敢較其是非任性凌轢同列其事八也陛下方稽法唐堯敦睦九族奉親愛弟以風天下而小人章辟光獻言俾岐王遷居於外離間之罪固不容誅上尋有旨送中書欲正其罪安石堅拒不從仍進危言以惑聖聰意在離間遂成其事朋姦之迹甚明其事九也今邦國經費要會在於三司安石居政府與知樞密者同制置三司條例兵與財兼領之其掌握重輕可知矣又舉三人者勾當八人者巡行諸路雖名之曰商榷財利其實動搖於天下也臣未

見其利先見其害其事十也臣指陳猥瑣煩黷高明誠恐陛下悅其才辯久而倚毗情僞不得知邪正無復辨大奸得路則賢者漸去亂繇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無遠畧唯務改作立異於人徒文言而飾非將罔上而欺下臣切憂之誤天下蒼生必斯人矣伏望陛下圖治之宜當稽于衆方天災屢見人情未和唯在澄清不宜撓濁如安石久居廟堂必無安靜之理臣所以瀝懇而言不虞橫禍期感動於聰明庶判別於真僞况陛下志在剛決察於隱伏當質於士論然後知臣言之中否然詆訐大臣之罪不敢苟追孤危若寄職分難安當復露章請避怨敵疏奏帝方眷注安石還其章疏誨遂求去安石亦求去帝謂魯公亮曰若出誨恐安石不自安安石曰願以身許國陛下處之有義臣何敢以形迹自嫌苟爲去就乃出誨知鄧州誨既斥安石益橫光由是服誨之先見自以爲不及誨三居言職始論陳旭次論歐陽修最後論王安石凡三見黜人推其鯁直綱目徽宗時童貫權益張與黃經臣胥用事中丞盧航表裏爲姦縉紳側目陳禾曰此國家安危之本也遂上書劾貫經臣怙寵弄權之罪願亟寘之遠方論奏未終帝拂衣起禾引帝衣請畢其說衣裾落帝曰正言碎朕衣矣

永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他日受危亡之禍言愈切帝變色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內侍請帝易衣帝卻之曰留以旌直臣翌日貫等相率前訴謂國家極治安得如此不祥語航遂奏永狂妄謫監信州酒徵宗自政和以來多微行始民間猶未知及蔡京謝表輕車小輦七賜臨幸自是邸報傳之四方而臣寮阿順莫敢言曹輔上疏諫曰陛下厭居法宮時乘小輦出入廬陌郊坰極遊樂而後返臣不意陛下當宗社付託之重玩安忽危一至於此夫君之與民本以人合合則爲腹心離則爲楚越畔服之際

鴻書

卷四十六

十

人品

在於斯須甚可畏也萬一當乘輿不戒之初一夫不逞包藏禍心雖神靈垂護然亦損威傷重矣又況有臣子不忍言者可不戒哉帝得疏出示宰臣令赴都堂審問余深曰輔小臣何敢論大事輔曰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王黼陽顧張邦昌王安中曰有是事乎皆應以不知輔曰茲事雖里巷小民無不知相公當國獨不知邪曾此不知焉用彼相黼怒令吏從輔受詞輔操筆曰區區之心一無所求愛君而已退待罪於家黼奏不重責輔無以息浮言遂編管郴州初輔將有言知必獲罪召于紳來付以家事乃閉戶草疏及貶怡然就道

宋史

卷終

第四十七卷

人品部二

忠諫二

胡銓

又上高宗

徐學詩

蕭議

李賢

林俊

袁彬

羅倫

李夢賜

卷四十七目錄終

鴻書

卷四十七目錄

一

劉氏鴻書卷之四十七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人品部二

忠 諫

胡銓廬陵人建炎二年高宗策士淮海銓答策凡萬餘言高宗見而異之紹興五年兵部尚書呂祉以賢良方正薦賜對除樞密院編修官八年宰臣秦檜決策主和金使以詔諭江南為名中外洵銓抗疏極言乞斬王倫秦檜孫近書既上檜以銓狂妄凶悖鼓衆劫持詔除

鴻書

卷四十七

人品部

名編管昭州給舍臺諫及朝臣多救之乃以銓監廣州鹽倉十二年諫官羅汝楫劾銓詔除名編管新州十八年新州守臣張棟訐銓謫怨望移謫吉陽軍二十六年檜死銓量移衡州銓之初上書也宜興進士吳師古銓本傳之金人募其書千金其謫廣州也朝士以剛中以啓事為賀其謫新州也同郡王廷珪以詩貶行皆為人所訐師古流袁州廷珪流辰州剛中謫知虔州安遠縣遂死焉剛中啓曰屈膝請和知廟堂禦侮之無策張膽論事喜樞庭謀遠之有人身為南海之行名有泰山之重又曰知無不言願借上方之劍不遇故去聊乘下

澤之車廷珪詩云大厦元非一木支欲將獨力拄傾危

痴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為天下奇當日姦諛皆膽落

平生忠義直心知端能飽喫新州飯在處江山足護持

孝宗卽位銓復奉議郎知饒州隆興元年擢起居郎時

早蝗星變詔問政事闕失銓應詔上書數千言言堯舜

明四目達四聰雖有共鯨不能塞也秦二世以趙高為

腹心劉項橫行而不得聞漢成帝殺王章王氏移鼎而

不得聞靈帝殺竇武陳蕃天下橫潰而不得聞梁武信

朱异侯景斬關而不得聞隋煬帝信虞世基李密稱帝

而不得聞唐明皇逐張九齡安史胎禍而不得聞陛下

鴻書

卷四十七

干

人品部

自卽位以來號召逐客與臣同召者張燾辛次膺王大寶王十朋今燾去矣次膺去矣十朋去矣大寶又將去惟臣在爾以言為諱而欲塞災異之源臣知其必不能也二年除權兵部侍郎上以災異避殿減膳詔廷臣言闕政急務銓以賑災為急務議和為闕政其議和之書曰自靖康迄今凡四十年三遭大變皆在和議則醜虜之不可與和彰彰然矣肉食鄙夫萬口一談牢不可破今日之議若成則有可弔者十若不成則可賀者亦有十請為陛下極言之大略謂海泗今日之藩籬咽喉也彼得海泗且決吾藩籬以瞰吾室扼吾咽喉以制吾命

則兩淮決不可保兩淮不保則大江決不可守大江不守則江浙決不可安自槍當國二十年間竭民膏血以餌犬羊迄今府庫無旬月之儲千林萬落生理蕭然自此復和則蝨國害民殆有甚焉者然則今日之患豈直兵費養兵之外又增歲幣歲幣之外又有私覲私覲之外又有賀正生辰賀正生辰之外又有泛使一使來去一使復來瘠中國以肥虜陛下何樂而為之側聞虜人嫚書欲書御名欲去國號大事欲用再拜議者以為繁文小節不必計較臣竊以為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銜

鴻書

卷四十七

三

人馬三

壁銜壁不已必至與覲與覲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然後為快事至於此求為匹夫尚可乎倘乾剛獨斷追回使者絕諸和之議以鼓戰士下哀痛之詔以收民心如此則可賀者亦有十省數千億之歲幣一也專意武備足食足兵二也無書名之耻三也無去大之辱四也無再拜之屈五也無稱臣之忿六也無請降之禍七也無納土之悲八也無銜壁與覲之號九也無青衣行酒之冤十也去十弔而就十賀利害較然雖三尺童稚亦知之而陛下不悟春秋左氏謂無勇者為婦人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乾道初除寶文閣待制留經筵

銓力求去乃以敷文閣直學士與外祠陛辭上問曰卿今何歸銓曰歸廬陵臣向在嶺海嘗訓傳諸經欲成之薨謚忠簡有澹菴集一百卷行於世名臣傳

胡澹菴上高宗曰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項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虜惟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劉豫臣事醜虜南面稱王自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改應倅而縛之父子為虜商鑒不遠而倫又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為犬戎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犬戎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汗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為左衽朝廷宰執盡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為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以我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佛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天朝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為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啗陛下哉而卒無一驗是虜之情偽已可知矣陛下

鴻書

卷四十七

四

人馬三

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讐而不報含垢忍耻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况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奸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也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肯北面臣虜况今國勢稍張諸將盛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醜虜陸梁僞豫入寇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較之前日蹈海之危已萬萬矣倘不得已而遂至於用兵則我

鴻書

卷四十七

五

人忠三

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亦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夫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切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爲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狠愎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從臣僉議可否

鴻書

卷四十七

六

人忠三

是乃畏天下議已而今臺諫從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爲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爲衣冠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歸左衽之鄉則檜也不惟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附會檜議遂得叅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饑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可否事檜曰虜可講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嗚呼叅贊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斬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典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

萬文一統

說以內外盤詰上下比周積久勢成而世蕃猛鷙擅執
父政凡諸司奏請稍涉疑畏者必關白然後敢聞又嵩
之權柄足以假手下石機械足以先發制人利勢足以
廣交自固乘機構隙足以示威劫衆文詞便給足以飾
非強辯精神警敏揣摩精巧足以趨避利害而彌縫缺
失私交密惠令色脂言足以結權當路而絀奪人口故
諸凡論嵩者嵩雖不能顯禍之於正言直指之時亦必
託事假人陰中之於遷除考察之際臣不能悉記即如
先任給事中王燁陳愷御史謝瑜童漢臣等於時亦蒙
寬宥而今安在哉故天下之人視嵩父子如鬼如蜮不
可測識寧自痛心疾首敢怒而不敢言何者誠畏其陰
中之也臣伏讀聖諭有大破逆賊虜寇之語竊謂大本
大端不必遠求但亟罷嵩父子皇上攬權於穆清之上
而六卿分治其職天下遂大治矣疏入上謂其乘間報
復下鎮撫司拷訊嵩不自安求去上慰之曰小人乘伺
但引激主怒何可墮彼計不思竭忠輔朕焉卿其益盡
初誠多事之秋勿固辭嵩疏謝仍乞放其子世蕃回籍
上憫嵩老止一子世蕃今隨任侍親按是時論嵩之疏
多矣未有若學詩之能洞灼其心術者學詩之族兄徐
應豐者以書罵給事無逸殿與嵩朝夕相處嵩疑學詩

之疏心出自應豐口授明年喉吏部以內察中之應豐
既罷官詣迎和門辭上詰應豐本中書官不與政事何
得考斥即傳旨畱用是嵩愈忌應豐後數年以誤寫科
書譴上杖殺之

或錄錄

永樂二十年雷震奉天殿門詔求言官者多云建都北
京非便而主事蕭議言之尤峻上怒寘之極刑時六科
十三道上言者亦以朝廷不當輕去金陵建都於燕故
有此變上曰方遷都時朕與大臣密議數月而後行非
輕也也科道因劾大臣上御午門前時御史陳瑛等
抗言御史給事中白面書生不知大計宜加重罪日將
午上命中使問大臣與言官對辨是非諸大臣皆囁然
啞罵言官妄言夏忠靖公元吉獨從容奏曰御史職當
言路給事中朝廷耳目之官况應詔求言所言皆當臣
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合當有罪中使以公
言入奏上仍命復出問之公對如初上悅而宥之而言
官無一人得罪者或尤公背初議公曰不然天威嚴重
吾輩歷事久言雖失幸上憐之若言官得罪所損不小
衆始嘆服

夢塘詩話

明天順朝文選郎中李賢上正本十策曰勤聖學顧儻
警戒嗜慾絕玩好慎舉措崇節儉畏天變遠貴近振士

風結民心大畧言朝政闕遺有司利病生民休戚既而給事中李侃等以災異上疏謂李賢忠言宜賜采納乃命取奏入命翰林繕寫置左右焉禮部尚書楊寧見其奏歎息謂賢曰吾讀崇節儉一事殆欲下淚也時帝頗聲色奢侈嘗以銀豆金錢等物撒地令宮人及宦侍爭拾爲闌笑編修楊守陳賦銀豆謠曰尚方承詔出九重冶銀爲豆驅良工顆顆勻圓奪天巧朱西進入蓬萊宮御手親將十餘把瑯玕亂洒金堦下萬顆珠璣走玉盤一天雨雹敲鴛瓦中官跪拾多盈袖金鎗半墮羅裳綯贏得天顏一笑懽拜賜歸來坐青晝聞知昨日六宮中

鴻書

卷四十七

九

八

翠娥紅袖承春風黃金作豆競拾得羊車不至愁烟中別有銀壺薄如葉并刀剪碎盈丹匣也隨金豆洒金階滿地春風飛蝴蝶君不見民食木皮和草根夢想豆食如八珍宮倉有米無銀糴操瓢盡作溝中塵明主由來愛一頓安邦只在恤窮民願將銀豆三千斛活取枯骸百萬人

皇明通紀

妖僧繼曉有寵於憲廟爲之建永昌寺於西華門西太監梁方主其事規制甚備先是建二殿費用鉅萬刑部主事林俊恐復重費草疏極言寺觀之建於國無益繼曉妖妄不可親近今西北大歉民力不堪不可重費

以益民困言甚切至疏成鎖吏閣中使書每遇繼曉及梁方名空之書成使填吏大駭叩頭泣曰此疏入彼此均死公激於義死或所甘何吏累也俊曰死罪吾承不爾相及吏泣不已妻覺之俊御家素嚴不敢諫令其僕告於俊所厚侍讀吳希賢力諫止之俊曰吾志已決不可回也但事之後煩君爲傳耳因貨其所乘馬區處家事畢賞赴通政司投之語通政司張某曰請屏人視張閣之竟嘆曰君能言人所不能言吾輩媿之然雷霆之下恐未易處君宜再思俊曰吾思已三笑云再也張度其不可回令其同年叅議張某諫之俊不應實疏於案

鴻書

卷四十七

十

八

而去疏入詔下錦衣獄獄臣杖之俊曰俊備員部屬見事有害於國不得不言觸犯忌諱罪誠當死即死奚事杖也獄臣壯其言具上擬謫姚州判官後軍都督府經歷張鞞爭之亦坐謫宗州知州南京兵部尚書王恕極言二人之謫非罪有詔召還復職改調南京俊出見者莫不爲之吐舌而俊慨然無所顧慮然雖謫而繼曉亦坐是尋竄寺不成建則俊之志亦已伸矣

通紀述遺

天順時下錦衣指揮表彬獄尋釋之時都指揮門達有寵總督官校緝事兼鎮撫問刑權傾中外橫恣羅織人莫敢言惡表彬質直不阿自計得以進言別是非於御

前者惟李賢與彬二人而已謀排去之乃使邏卒撻拾彬陰私數十事上之上欲法行不以彬沮諭之曰從汝擊問只要一箇活表彬還我彬既下獄拷掠欲置彬死罪有彩漆軍匠楊暄者憤然不平上疏論救言昔者駕畱虜庭獨彬一校尉保護聖躬備嘗艱苦今卒然付獄乞御前審錄則死無憾并條陳達不法二十餘事擊登聞鼓以進上令達速問達逼暄令供李賢主使暄懼拷死於獄乃佯應諾曰此實李閣老教我爲之但我言於此無人證見不若多官庭鞠我對衆言之彼無得辭達信之遂以聞命中官會法司官訊於午門暄大言曰死則我死何故妄指他人鬼神昭鑒此實門指揮教我扳指也達失色計沮彬遂得從輕調南京暄亦得免

文獻通考

翰林院脩撰羅倫謹 奏爲扶植綱常事臣聞 朝廷

援楊溥故事起復李賢者竊謂李賢大臣起復大事綱

常所關風化所繫天下所瞻後世所監左右侍從給舍

臺官有知義理不顧流俗必陳正倫以扶綱常是用臧

默因循至今言雖若迂所關甚大事雖若緩所繫甚切

伏讀 聖策有曰朕夙夜惓惓欲正大綱舉萬目使人

倫明於上風俗厚於下 陛下是言真可爲國家扶綱

常天地立民極萬世開太平者也然欲正大綱莫先於

明人倫厚風俗欲明人倫厚風俗莫先於孝孝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古者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誠以居家孝故忠可移於君爲人臣者未有不孝於親而能忠於君者也爲人君者未有不教其臣以孝而能得其臣之忠者也昔子夏問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禮與孔子曰魯公伯禽有爲而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例者吾弗知也 陛下於李賢以金革之事起復之歟則賢所未聞也以國家大臣起復之歟則禮所未有也似與先王制禮之意不同也似與孔子之言不類也似與陛下策臣之初意不合也以故事大臣當起復歟則爲君者當以先王之禮教其臣爲臣者當據先王之禮事其君臣不暇遠舉請以宋言之仁宗嘗以故事起復富弼矣弼之辭曰何必遵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嘗以故事起復劉珙矣珙之辭曰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寇難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孝宗卒允其辭此二君者未嘗拘當代之故事以強起其臣此二臣者未嘗循當代之故事以苟從其君故功澤加於當時名聲垂於後世史筆書之以爲盛事士夫誦之以爲美談此無他君能教其臣以孝臣有孝可移以忠於君也自是而後無復

禮義史高之欲援例起復王散起復爲執政陳宜中起復爲宰相賈似道起復爲平章此數君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起其臣此數臣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從其君然生靈以之而困天下以之而亂社稷以之而傾貽禍於當時遺臭於後世此無他君不教其臣以孝臣無孝可移以忠其君也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臣願陛下以宋爲鑒使賢盡孝於親爲萬世之大臣

鴻書

卷四十七

十一

八

陛下必欲賢任天下之事不專門內之私則賢身不可起口則可言宜降溫詔俾如劉珙不以一身之戚而忘天下之憂使賢於天下之事知之則必言言之則必盡陛下於賢之言聞之則必行之則必力則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使賢於天下之事知之而不言言之而有隱陛下於賢之言聞之而不行之而不力則賢雖起復猶不起復也陛下誠能於退朝之暇清閑之燕畧崇高貴重之勢親直諒博洽之士開懷放納降禮尊延順旨之言則察而逐之使貢諛保寵者無以自容忤旨之言則容而受之使輸忠爲國者得以自

盡羣策畢陳衆賢並用則賢所欲言者人亦能言之又何必違先王之禮經拘先朝之故事損大臣之名節虧聖明之清化而後天下可治哉朝廷舉措大臣出處天下觀之史筆書之清議雖不行於朝廷天下以爲何如公論雖不行於今日後世以爲何如誠不可不懼也誠不可不慎也夫賢之起復尤諉之曰負天下之重任應先朝之故事比年以來朝廷以奪情爲常典縉紳以起復爲美名食稻衣錦之徒接踵廟堂據禮守經之士寂寥無聞不知此人於天下之重任何所關耶此事於先朝之故事何所據耶先朝自楊溥之外未聞起

鴻書

卷四十八

十二

九

復某人爲某官也今起復之官何如此多耶陛下何取於斯人而起復之意其平昔之計不過阿媚權勢豫爲已地及遭通喪之時則必曲爲諛說上蒙天聽不曰此人辦事理可集情則曰此其故事例當起復旣遂奸計畧爲虛辭一不俞允歡然就位未有堅請如富弼懇辭如劉珙者也名曰奪情實則貪位名曰起復實則戀祿且婦於舅姑喪亦三年孫於祖父母禮有期服奪情於夫初無與其妻起復於父初無干其子今或館舍如故妻孥不動乃號於天下曰本欲終喪朝廷不容雖三尺童子臣恐其不信也爲人父者所以望其子之

報豈擬至於此哉爲人子者所以報其親之心豈忍至於此哉枉已者未有能直夫人忘親者未有能忠於君望其直人而先枉已望其忠君而先望親 陛下何取於斯人而起復之哉何不使之起復於家而後移忠於國哉昔富弼有母喪韓琦言起復非盛世富公竟不可奪史嵩之遭父喪太學生之至數百人而嵩之竟乞終制今大臣起復羣臣不以爲議且從而爲之辭所以豫爲已地也羣臣起復大臣不以爲非且從而借其端事亦所以豫爲已地也大臣既無忌羣臣亦何慙羣臣既有例大臣復何辭今之大臣乃韓琦富弼之罪人今之羣臣又太學生之罪人也上下成風靡然同流致有公無起復之例私爲匿服之計例在薄 恩則匿服以受封例在得官則匿服以聽選例在授科則匿服以應舉例在遷官則匿服以候遷例在求賄則匿服以之任率天下之人爲無父之歸臣不忍 聖明之世風俗之敝綱常之壞一至於此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又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 陛下誠能守先王之遺禮遵祖宗之成憲待之以禮義而不縻之以爵祿激之以廉耻而不誘之以名位使積習之弊脫然以除則忠孝之心油然而生向雖忘其親今則爲孝子向雖後其

君今則爲忠臣亦理之所必有勢之所必至也特在乎陛下轉移之間何如耳 天子者以孝治天下者也大臣者佐 天子以孝治天下者也欲孝行於天下必先行於大臣臣願 陛下不惑羣議斷自 聖衷取回內臣許令李賢依富弼故事守制依劉珙故事言事其餘已起復者悉令追喪未起復者悉許終制脫有金革之事亦從墨衰之制任 國事於外盡心喪於內 朝廷既正則天下自正大臣既行則天下自效人心天理不可泯滅誰肯甘心爲不孝子覲顏爲不忠臣乎綱常由是而正人倫由是而明風俗由是而厚士心由是而純紀綱由是而張 國勢由是而一矣臣言一出犯者皆忤衆怒羣猜將無不至不曰狂生妄議未諳 國體則曰腐儒迂談不達時宜不曰矯激干名希求進用則曰道理雖是窒礙難行近年以來類爲此語阻塞言路折挫士氣臣雖愚昧豈不自知言忤於人殃及於已議出於今禍貽於後然夙夜皇皇惟恐上負 朝廷下負所學取議於天下貽笑於後世是以昧死爲 陛下言之惟 陛下矜賜優容使讜言日進曲加保護使士氣日振則天下幸甚 宗社幸甚俯竭愚忱仰祈 天鑒 羅一峯以文達奪情上疏謫市舶人或以文彥博薦

唐介事諷之李曰吾委不能爲文潞公未踰年文達公死當是時羅公之貶雖時相李賢然爲之畫策者學士陳文也文死山陰薛御史綱挽之曰學士先生早蓋棺雄歌聲裏路人歡填門客散名猶在負郭田多死亦安鹽井已非今日利冰山不似舊時寒九原若見南陽李爲道羅倫已復官李賢父死奪情所謂是可忍孰不可忍者陳文黨惡故擠同類薛御史挽章使起文於九原亦何辭乎奈何復有蹈李陳二公覆轍者江陵父死奪情言官紛紛降謫至矯詔廷杖又何忍也未幾身死籍沒貽笑萬世彼時疏畱小人

鴻書

卷四十七

十七

人昂三

亦先後褫職邀寵日短而遺臭無窮曩時言官悉漸登樞要彼疏畱諸人未審平日之際能自慚乎抑自悔乎

避暑漫筆

戶部主事汴梁李夢陽應詔上疏大畧謂天下之勢譬之身也今天下之爲病者二害者三又爲漸者六二病一曰元氣之病所謂有其機無其形譬患內耗伏未及發自謂之安今人不喜人言見人張拱深揖口訥訥不出詞則自謂老成又不喜人直遇事圓巧而委曲自以爲善處是以轉相則倣翕然風靡爲士者口無公是非後進承訛踵弊尚得不謂之病乎二曰腹心之病臣竊

計今之內官陰狡而狼貪其地逼近又朋比難剪厰場庫錢穀之要也今乃內官主之有司摘發其奸猶閤而不行夫未摘發其奸此等尚有嚴心今其奸業摘發之矣不置之法又不竄斥彼何所憚乎三害一曰兵害官不恤其軍豪勢多占使遠者逃近者潛失職者不以報狼籍不開又壯丁各營其身老拙出而應點且夫騰驥四衛其人率富豪而氣驕夫內官者陰狡而狼貪者也以豪富氣驕之人而率之以陰狡狼貪之徒其害可忍言哉又錦衣衛牙爪之司也今內官之家人子弟官之團營內官叅之內兵何獨而不爲之寒心耶二曰

鴻書

卷四十七

太

人昂三

民害百姓困苦有司者不卹歛之不問貧富也役之問勝否也曰是爾職焉矣內官供用有常數宜有常簿今油蠟皮張諸科等較之弘治初年費且十倍今既十倍於前則戶工二部科派必又倍矣天下之州縣必又倍矣百姓輸納又有秤頭等必又倍矣又經內官必有賂賂是益又倍矣於是平民日貧歛日積當道不以苦聞有司因而肥家如此而猶望其治耶三曰莊場畿民之害臣觀洪武某年詔曰直隸拋荒田地聽民開墾永不起科今皇親與國休戚乃聽無賴棍奸擅囑土著世業損害赤子動搖基本如此嗚呼亦甚矣今薊州百姓爲

牧馬草場連年勾攝男不秉耒女不上機轉死過半臣知陛下必有所不忍矣六漸一曰匱之漸臣始至戶部太倉庫銀尚有七十餘萬今銷耗且過半矣然而乞者未已也茲疆土不感於前也又鮮大寇非若匈奴突厥者也竭天下之力以供邊而且猶不足此其故可知也今方春氣和耒耜在野陛下乃不發倉助賑顧徧察寺觀勅費修葺設有促虞內取則已匱外歛則民窮臣不知陛下計所出矣二曰盜之漸夫盜之漸何也臣以爲其機在民窮夫天下無智愚強弱舉僂首捧心以事我者以有法維之且畏死也今死而愈於凍餒鞭笞則彼亦何所不至耶今天下哨聚劫殺剽掠婦女日相聞也臣謂宜起此急選良有司恤饑賑寒以安民心又密令整飭城池軍馬以備緩急此上策也三曰壞名器之漸夫明王懸爵祿以待天下將以奉天而理民也所以古之英君寧捐百萬之費而斬一耶之拜今乞官者官乞蔭者蔭黜其父者陟其子黜其祖者陟其孫夫蔭以報功又示勸也大學士萬安前侍先皇帝醜穢彰露陛下踐祚之始嘗今遂去之矣而今蔭其子爲丞臣不知報耶勸耶四曰弛法令之漸有故不錄五曰方術眩惑之漸夫自古帝皇享國長久者畏天而憂民也非以奉佛也康

鴻書

卷四十七

十九

八

強少疾者清心而寡慾也非以事仙也且梁武帝奉佛最謹然罹禍最慘唐憲宗事仙又最謹然年又最短比者酒肉道士敬如神明法王佛子並輿出入此天下之最不可解者也六曰貴戚驕恣之漸高皇帝置親今日皇親之家不得與政此正所謂禮以防之保全而使之安也今壽寧侯招納無賴網利賊民白奪人田土擅折人房屋強虜人女子開張店房要截商賈而又占種鹽課橫行江河振掛黃旗勢如翼虎當今側目而視切齒而譚孰非飲恨於壽寧侯者也竊宜亟慎其禮防則所以厚張氏者至矣亦杜漸剪萌之道也疏上下夢陽獄

鴻書

卷四十七

十

八

既而釋之

文獻通考

劉氏鴻書卷四十七終

第四十八卷

人品部三

忠諫三

海瑞附註

楊源

楊繼盛

鄒元標

王用汲

朱吾弼

劉曰梧

卷四十八目錄終

鴻書

卷四十八目錄

劉氏鴻書卷之四十八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人品部三

太史湯賓尹 刪正

忠諫

嘉靖間戶部雲南司主事海瑞言人君尊居九重而能周知民瘼者無他其道在使臣能盡言而已人臣務為容悅使實禍不聞固無足言矣過為計者則又危明主憂治世蓋亦眩瞽名實非通論也 陛下天質英斷睿識絕人可為堯舜禹湯文武卽位初年剷除積弊煥然與天下更始天下忻忻然以大有作為高漢文帝遠甚然 陛下則精銳未久妄念牽之謂長生可得一意玄修竭民脂膏侈興土木二十餘年不視朝綱紀弛廢矣數年推廣事例名爵濫矣 二王不相見人以爲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爲薄于君臣樂西苑而不返宮人以爲薄於夫婦天下吏貪將弱民不聊生水旱靡時盜賊滋熾十餘年來極矣邇者嚴嵩罷黜世蔭極刑差快人意一時稱清焉然嚴嵩罷相之後猶之嚴嵩未相之先而已非大清明世也乃修齋修醮相率進香天桃天藥相率表賀興宮室則工部極力經營覓香寶則戶部差求四出 陛下誤舉諸臣誤順無人爲

鴻書

卷四十八

人品

陛下正焉諛之甚也然愧心餒氣退有後言以從史
陛下昧沒本心以歌頌陛下欺君之罪何如諸臣顧
身念重得一官多以欺敗賊敗不事事敗有不足以當
陛下之心者其不然者君心臣心偶不相值也乃疑
陛下爲賤薄臣工諸臣正心之學徵所言或不免已私
或失詳審或撓亂政體有不足以當陛下之心者其
不然者君意臣言偶不相值也乃疑陛下爲是已拒
諫執陛下一二事不當之形迹億陛下于百事之
盡然陷陛下于誤終身不復諸臣欺君之罪大矣臣
謂再爲陛下下開之陛下之誤多矣大端在修醜修
醜所以求長生也自古堯舜禹湯文武之君聖之盛也
未能久世下之亦未見漢唐宋方外士有存至今日使
人得以訪其術者陶仲文陛下以師呼之仲文則既
疾矣至謂天賜仙桃藥丸恠妄尤甚陛下誠知玄修
無益臣之改行民之效尤天下之不安不治由之翻然
悔悟日視朝政與宰輔九卿侍從言官講天下利害洗
數十年道君之誤置其身于堯舜禹湯文武之上使其
臣亦得洗數十年阿君之耻置身於皁莢伊傅相後先
明良喜起都俞吁咈在陛下振作節省九卿總其
綱百職分其緒撫按科道率肅清于其間陛下持大

經稽治要而責成焉耳矣此恭已無爲之道也民物熙
洽熏爲太和道與天通命由我立陛下性分中有真
壽矣此理之所有可旋至而立效者也此之務而區
區于服食起舉之說散爵祿竭精神懸思鑒想庶幾一
遇之其可得乎此理之必無也乃大臣持祿而外爲諛
小臣畏罪而面爲順無有肯爲陛下下一陳之者是以
陛下不得知而臣竊恨焉敢昧死爲陛下下一言惟
陛下留神省察世廟識餘錄嘗聞世廟閱海忠介疏時
喜時怒批云大臣不言而小臣言之中國之人不言
而海外之人言之忠哉忠哉又批云這畜有比干之
忠但朕非紂也留中者久之後有所激下閣票旨華
亭擬以毀謗君父決不待時傳首天下常熟力爭乃
改擬秋後處決上從之是歲以聖壽六袞停刑至冬
晏駕忠介得免噫容悅之臣可與事君也與哉微常
熟救解忠介且爲楊焦山之續而世廟再蒙殺諫臣
之名矣林居漫錄
欽天監五官監候楊源浙江按察司楊公瑄之子也正
德改元七月源因目覩逆瑾亂政上疏言占候得大角
及心宿中星動搖天璿天機天權星不明因勸武皇安
居深宮絕遠遊獵罷弓馬嚴號令毋輕出入關除內侍

寵幸遊逸小人節賞止工役親元老大臣日侍講習詩書跪下禮部本部科道俱稱源占候之言深切時弊源復疏言十月二十六日占候得連日霜霧交作爲衆邪之氣陰冒于陽臣欺于君小人擅權爲下叛上引譬甚办瑾怒矯詔杖三十釋之源又疏曰自正德二年來一向占候得火星入紫微垣帝座前或東西往來不一上宜思患預防意在瑾也瑾大怒喚源面斥之曰爾何官亦思學爲忠臣乎復矯詔痛責三十謫戍肅州行至懷慶卒于孟縣之陽和驛妻斬蘆荻覆屍塋之孤樹寒談明楊繼盛以辛亥春抵吏部甫見卽遷爲兵部車駕司員外郎時咸寧侯仇鸞以雲中騎勤王驟得兵政天子虛已聽之而侯鸞驕且內畏虜虜請於二邊互市市馬侯鸞主之奉以中國幣帛議遣使公乃上疏條論其十不可五謬大畧謂互市市馬者和親別名也虜踐躪我陵寢虔劉我赤子而先之和忘天下之大讐其不可者一往北伐之詔下天下曉然知聖意日夜輸其兵食以助京師而忽更之曰和失天下之大信其不可二以天朝堂堂而下與犬羊互市冠履倒置損國家之重威其不可三天下豪傑日夜磨厲其長技以待試而甘心於虜今謂國家厭兵無所用之噫豪傑效用之志其不可

四庚戌之變天下頗講習兵事無故以和弛之使邊鎮美衣餼食而自肆懈天下飭武之志其不可五往者邊臣私通虜吏猶得以法裁之今導之使通其不勾結而危社稷者幾希開邊方通虜之門其不可六伏羌之奔在在有之往者厭國威不敢肆今謂縣官熠而奉虜乃爾其何有於我開百姓不靖之漸其不可七虜昨深入時我雖不敢逆一矢然彼知我無備備之已半歲而互市終之彼謂我尚有人乎長胡虜輕中國之心其不可八虜狡詐出沒叵測我竭財力而輦之邊虜負約不至未可知也因互市而伏兵若吐蕃清水之盟未可知也或互市畢卽入寇入寇矣而駕委他部我既無所攝問之未可知也或以下馬索上價或責我以他賞或望我以苛禮未可知也墮胡虜狡詐之計其不可九大約歲帛數十萬得馬數萬足十年之後虜馬少而我帛亦不繼將何以善其後不爲國家深長之計其不可十凡爲謬說者有五不過曰吾外假馬市以羈縻之而內寬吾以修武備夫虜至無饜也至無耻也吾安能一一而應之是終兆孽也且吾果欲修武備而何所藉於羈縻此一謬也曰吾乏馬吾藉此以資吾軍則又非也旣和矣無事戰矣得馬將焉用之且虜安肯捐其壯馬而予我

此二謬也曰互市不已彼且朝貢夫至於朝貢而中國之捐貲以奉虜益大矣此三謬也曰虜旣利我必不失信又非也夫中國之所關市者能盡給其衆乎不給則不能無入掠此四謬也曰兵危道也佳兵不祥夫敵加於已而應之胡佳也人身四肢皆癰疽毒日內攻而憚用藥石可乎此五謬也疏奏上壯之下相嵩等八臣議咸唯唯疾驚忤憤曰豎子目不知虜宜其易之乃密疏云云上意遂中變下公錦衣獄獄具貶狄道縣典史後虜數收約入寇疾驚奸復露罪至族公言大讐天子思之當是時相嵩最用事惡疾驚刺骨而善公策以不得

立貴之爲恨然天下之惡相嵩甚於惡疾驚公始遷刑部卽欲移疾歸旣復調兵部則中夜起坐自詭曰天子遇我厚矣我何以報塞張夫人從旁笑曰公休矣且歸耳公曰何謂也張夫人曰夫一疾驚而因公幾死今相嵩父子百驚也公何以報爲休矣且歸耳公霍然大悟曰吾乃今而知所以報也於是日夜密具疏謀論相嵩其辭曰方今在外之賊惟胡虜爲急在內之賊惟嚴嵩爲最賊有內外攻宜有先後未有內賊不去而可以除外賊者故臣請誅賊嵩當在勦絕胡虜之先且嵩之罪惡貫盈神人共憤徐學詩沈鍊王茂宗等常劾之矣然

正皆言嵩貪污之小而未嘗發其僭竊之罪嵩之姦佞又善爲撫飾反誣言者之非如各處地震與夫日月交食之變其災皆當應賊嵩之身臣敢以嵩之專政叛君十大罪爲陛下陳之我太祖高皇帝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務殿閣之臣惟備顧問視制草故載諸祖訓有曰以後子孫作皇帝時臣下有建言設立丞相者本人凌遲全家處死此其爲聖子神孫計至深遠也及嵩爲輔臣儼然以丞相自居挾陛下之權侵百司之事凡府部題覆先面稟而後敢起稿之直房百官奔走如市府部堂司嵩指使絡繹不絕一或少

違顯禍立見及至失事又駕罪于是人雖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權有丞相之權而無丞相之責天下知有嵩而不知有陛下此壞祖宗之成法一大罪也權者人君所以統馭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臣下亦不可毫髮踰僭嵩一以票本自任遂竊威福之權陛下用一人嵩卽先謂之曰我薦之也及黜一人嵩又號于衆曰此人非我所親故罷之陛下有一人嵩卽謂之曰我救之也及陛下罰一人嵩又號于衆曰此得罪于我故報之嵩竊陛下之喜以市已之恩假陛下之怒以彰已之威所以群臣感嵩甚於感陛下畏嵩甚於畏陛下臣不

意陛下之明斷乃假權于賊手如此此竊君上之大權
二大罪也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人臣事君之忠也書曰
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
謨斯猷惟我后之德人臣不敢彰己之能以與君爭功
如此陛下苟有一善嵩必令子世蕃傳於人曰上故無
此意我議而成之又將聖諭及嵩所進揭帖刻板刊行
爲書名曰嘉靖疏議欲使天下後世謂陛下所行之善
盡出於彼而後已也人臣善則稱君之忠果若此乎此
拚君上之治功三大罪也陛下之令嵩票本蓋取君逸
臣勞義也嵩何所取而令子世蕃代票又何所取而約
諸義子趙文華等羣會而票擬屢更數手機密豈不漏
泄所取題疏方上滿朝紛然已知天語既下前講若合
符契如錦衣衛經歷沈鍊劾嵩疏陛下發大學士李某
票擬某即使所善問世蕃乃同趙文華擬票停當令文
華袖入封進此人所共知也即劾嵩之疏世蕃猶得票
擬餘可知矣是嵩既以臣而竊君之權世蕃復以子而
弄父之柄百官孰敢不服天下孰敢不畏故今京師有
大丞相小丞相之謠此縱姦子之僭竊四大罪也邊事
之廢壞皆原於功罪賞罰之不明嵩爲輔臣乃爲壅斷
之計欲令孫冒功于兩廣故先置伊表姪歐陽必進爲

鴻書

卷四十八

八

鴻書

卷四十八

九

八

總督姻親平江伯陳圭爲總兵御史黃如桂爲巡按朋
姦比黨請張爲幻先將長孫嚴效忠冒兩廣奏捷功陞
所鎮撫又冒瓊州一人自斬七首級功造冊繳部效忠
告病乃令次孫嚴鵠襲替鵠又告併前效忠七首級功
加陞錦衣衛千戶今任職管事效忠嚴鵠皆世蕃參養
臭乳子也何嘗一日離左右而至軍卽至軍亦豈能一
人自斬七首級而假報戰功濫竊官爵以故歐陽必進
得入爲工部尚書陳圭托疾得掌後府黃如桂得驟遷
太僕寺少卿是嵩既竊陛下爵賞之權以官其子孫又
以子孫之故顯拔其私黨此偏既作倣倣成風蔣應奎
等令子冒功杖死遣戍皆嵩有以倡之也夫均一冒功
也在蔣應奎等貪冒科道則劾之在嵩貪冒人所共知
科道乃不敢劾嵩積威足以箝天下之口可知矣此冒
朝廷之軍功五大罪也逆賊仇鸞總兵甘肅貪虐論華
嘉靖二十九年大同帥張達等敗沒正胡虜竊伺之時
使嵩少有爲國家之心豈肯用此債帥以寄干城而世
蕃乃受鸞銀三千兩指逼兵部薦爲大將及鸞冒略舟
兒軍功世蕃亦籍以陞歷嵩父子于時嘗自誇以爲有
薦鸞之功矣及鸞勢出嵩上反肆凌侮故嵩嘗自歎以
爲引虎遺患後又知陛下有疑鸞之心恐其敗露連累

始互相誹謗以泯初黨之迹以陛下之明然不知始而逆鸞之所以敢肆者恃有嵩在終而嵩與逆鸞之所以相反者知陛下有疑鸞之心故耳是勾虜背逆者皆鸞也而受賄引用鸞者嵩與世蕃也進賢受上賞進不肖受顯戮嵩之罪惡又出鸞之上矣此引背逆之姦臣六大罪也前胡虜犯內地深入經時兵法擊其墮歸此一大機也而兵部尚書丁汝夔問計於嵩嵩乃曰京邊不同勢敗於邊可掩也敗於京不可掩也且虜飽自退耳故汝夔傳令不戰及陛下逮治汝夔求救於嵩嵩又曰無恐也吾爲密疏保若及汝夔臨刑而後知爲嵩所紿

鴻書

卷四十八

十

人部

乃大呼曰嚴嵩誤我矣是嵩以不戰紿國而以死紿汝夔也此誤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也黜陟者人君之大權非臣下可得專且私也刑部郎中徐學詩以論劾嵩與世蕃革任爲民矣嵩於考察京官之時逼令吏部將學詩兄中書舍人徐應豐罷黜荷蒙聖明洞察留用夫應豐乃陛下供事內廷之臣嵩猶敢肆其報復之私則在內之臣遭其毒手者又何可勝數耶戶科都給事中厲汝進以論劾嵩與世蕃降爲典史矣嵩於考察外官之時復逼吏部將汝進罷黜汝進言官也縱言不當陛下下旣降其官矣其爲典史則無過可指也嵩乃以私怨罷

黜之則在外之臣被其中傷陷害者又何可勝數耶夫考察大典也陛下持之以激勵天下之人心賊嵩竊之中傷天下之善類此專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今府部之權皆撓於嵩矣而吏兵二部大利所在尤其所專主者嵩於文武之遷陞不論人之賢否惟論銀之多寡各官之任亦通不以報國爲心惟日以賄嵩爲事將官旣納賄於嵩不得不剝削乎軍士所以軍士多至失所有司旣納賄於嵩不得不濫取於百姓所以百姓多至流離利歸一人毒徧於天下人人思亂皆欲食嵩之肉皇上雖屢加撫卹之恩豈足以當嵩殘虐之害哉如是臣恐天下之患不在胡虜而在域中此失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先朝風俗淳厚近古自逆瑾用事始一少變至嵩爲輔臣諂諛欺君貪污率下通賄慝懣者貪如盜蹠而亦荐用奔競踈拙者廉如夷齊而亦罷黜守法度者以爲固滯巧彌縫者以爲有才勵節介者以爲矯激善奔走者以爲練事卑污成套牢不可破雖英雄豪傑亦入套中從古風俗之壞未有甚於此時者究其本源嵩先好利天下所以皆尚乎貪嵩先好諛天下所以皆尚乎諂源之不潔流何以清風俗不正而欲望天下之治得乎此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臣請更以嵩之五姦

鴻書

卷四十八

十

人部

言之知陛下之意向者莫過於左右侍從嵩欲托之以伺察聖意先用重賄結納于陛下一言一動無不報嵩報則顯以重賞凡聖意所愛憎舉措嵩皆預知故得遂其逢迎之巧以悅陛下之心陛下悅嵩之能盡合而謂之才不知其先有人以通之也是陛下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其姦一也通政司納言之官嵩欲阻塞天下言路故令義子趙文華爲通政使凡疏到文華必將副本送嵩與世蕃先閱而後進疏內情節嵩皆預知少有干涉卽爲彌縫聞御史王宗茂劾嵩之疏文華停留五日方上故嵩得以展轉撫飾是陛下之納言乃賊嵩之警

鴻書

卷四十八

十一

人語一

犬其姦二也嵩旣內外彌縫周密所畏者廠衛衙門緝訪之也嵩則令世蕃將廠衛官籠絡迫結姻親夫旣與之親又豈忍發露其惡不然嵩籍江西去京四千餘里而結親於此欲何爲哉不過假婚姻之好以遂其掩飾之計耳陛下試詰嵩諸孫所娶者誰女立可見矣是陛下之爪牙乃賊嵩之爪葛其姦三也廠衛旣已親矣所畏者科道言之也嵩于進士之初非私屬不得與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不得與給事御史之列考選之時又擇熟輒圓融出自門下者方補科道旣選之後或入拜則留其飲酒或出差則爲之餞驢或心有所

愛憎則授之論刺爲嵩使令至五六年無所建白卽陞京堂方面夫受嵩之恩旣如此附嵩之效又如彼以故科道諸臣寧忍於負陛下而不敢忤于權臣也是陛下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其姦四也科道雖入其籠絡而部臣如徐學詩之類亦可懼也嵩又令子世蕃將各部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或援之鄉里或托之親識或結爲兄弟或招爲門客凡部中有事欲行者先報世蕃故嵩得預爲之布置各官少有怨望者亦先報世蕃故嵩得早爲之斥逐連絡蟠結深根固蒂合爲一黨互相附倚各部堂司太半皆嵩心腹陛下自思左右心腹之

鴻書

卷四十八

十一

人語一

人果爲誰乎此真可爲流涕者也是陛下之臣工多賊嵩之心腹其姦五也夫嵩之十罪賴此五姦以彌縫之五姦一破則十罪立見臣前諫阻馬市謫官邊方往返萬五千餘里道途艱苦妻子流離宗族賤惡家業零落幸復今官僅將一月臣雖至愚非不知與時浮沉可圖報於他日而顧履危冒險攻難去之臣艱難成之功取必至之禍哉顧陛下以再生之恩賜臣臣安忍不捨再生之身以報陛下况臣狂直成性忠義鬱結每恨壞天下之事者惟逆鸞與嵩鸞已殛从獨嵩尚在嵩之姦惡又倍於鸞將來爲禍更甚舍此不言更無可以報陛下

者陛下聽臣之言察嵩之姦或召問二王令其面陳嵩惡或詢諸閣臣諭以勿畏嵩威重則置之憲典以正國法輕則諭令致仕以全國體賊臣既去豪傑必出賞罰既明軍威自振其致天下之太平何有疏奏上憲公聽而相嵩方以他事得上意構公復下錦衣獄兗州

觀政主事鄒元標疏斥輔臣回籍守制標於某日聞輔臣居正父喪居正三疏乞恩守制皇上三留之爲居正計者必再疏懇乞皇上皇上不聽計哀求之而已何求歸之情未切暫留之疏遽上標讀此疏涕泗交流標也一介草茅跼伏圭竇恨不躬逢聖明沐浴膏澤今年

鴻書

卷四十八

南

人部

蒙收錄入仕未幾自此大故冀當言責者有言也今當言責者不惟不言且乞留矣標復默不言三綱淪九法數日被衣冠無異禽獸聞居正之在位也才難可爲學術則偏志雖欲爲自用太甚諸所設施乖張者難以疏舉姑舉其最著者一曰進賢未廣詩云菁菁者莪樂育才也故聖世士器美而官茂今限有定數是郡邑有可以登科甲者不可以遊賢序矣夫豪傑之徒非有衣冠維持之不羈之才必有所逞迄今號怨之聲遍於江南此其遺禍何如也二曰夾囚太濫書曰電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故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居正限各省夾囚有定數

以致首鼠私竄者欲盈其數以免遂有濫及無辜者矣夫決之先歲者輒以示威來歲其數一定則雖有自新者其道無由也三曰言路未通古先盛世草茅賤士農工商賈皆得竭知盡力居正在事大臣持祿不敢言小臣畏罪不敢言間有憂國計慮切民瘼者則有今日陳之而明日罹罪者矣豈盛世所宜有哉四曰民隱未周先歲黃河汎濫沒爲魚者不知凡幾僅有存者架篙爲巢環水爲殮目及至此心慘魂飛夫彼水潦如此彼旱魃爲災可知黃河如此環四境以外可知有司不奏皇上不知居正之罪也其他用深刻之吏阻豪傑之才

鴻書

卷四十八

五

人部

又不可枚數者矣即使有利社稷猶大壞綱常也况無利社稷若此而可留之耶皇上有旨曰朕學尚未成志尚未定先生既去前功盡棄陛下言及此宗社無疆之福也雖然學固未成彌成帝學者未可謂在廷諸臣無人也居正丁憂可挽留之居正設有不測陛下之學將終不成陛下之志將終未定耶此標所未解也皇上以英明之資御曆五稔人皆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以居正而在京守制天下後世謂陛下如何主綱常自此而壞中國自此而衰人心自此而灰居正一人不足惜後世有擅權總位者輒援居正故事甚至窺竊神

器貽禍深遠難以盡言者矣標讀居正首疏有非常之人然後可以辦非常之事是其心蓋曰起復非常事也吾非常人也吾今當此誰則議之自標觀之人有五常仁義禮智信是也力此五者斯謂之不常之人親生而不顧歿而不葬人不曰殘忍則曰薄行不曰禽貳則曰喪心可謂不常人乎且其疏又曰不顧傍人之非議恤匹夫之小節非病狂喪心有是言哉一家非之不顧一國非之不顧天下非之不顧謂理之所在則顧理而不顧衆論也三年之喪無貴賤一也傍人傍議是乎非乎尾生之信孝已之行陳仲子之廉小節也三年之喪無貴賤一也果可謂小節乎又曰道路無不爲臣酸鼻此其欺罔尤不容言居正未聞喪之先天下逆觀其奸居正既留京之後天下深恨其非酸鼻者誰乎皇上婚固大禮也居正以披經罪人欲雜乎其間何心乎蓋欲誇示來世以居成功耳宋臣文天祥當南渡之日猶送親還葬當此清朝豈南渡之時耶先朝孝賢奪情起復羅倫力排斥之居正之不歸蓋無情可奪無復可起事父如此事皇上可知已抑標猶有深恨焉國家以言路付之臺省事關綱常悉陳無隱默而不言猶爲曠職臣觀湖廣道御史曾士楚一本爲保留輔臣事不勝驚愕公

論倒持一至於此聞各道御史有毅然中止者士楚悍然不顧私自上請此其心豈真爲社稷計哉蓋曰輔臣本欲留也不首留之其功不高誠首留之輔臣德我我倚泰山矣此士楚心也夫今日上疏留輔臣者士楚也臺臣倡之明日上疏留輔臣者陳三謨也省臣效之朝廷爲首善之地臺省係公論之所論及至此可勝言哉楚也身服茅繡心同犬羊竊謂不斬士楚雖死不瞑目矣望亟勅輔臣速歸守制待制滿之日另行起用則綱常正人心服朝廷尊天變弭萬世仰聖天子作爲出尋常萬萬矣居正學尚刑名見標此疏禍標必深堂堂文夫不忍爲妾婦也碎首玉塔奚憾哉

照朝奏議

萬曆五年御史王用汲疏臣近讀邸報見大學士張居正准假歸葬內敘湖廣都御史陳瑞郎襄都御史徐學謨及地方司道等官畢來會葬等情獨巡撫都御史趙應元奏內不見敘及數月應元有患病乞休疏臣始疑之豈輔臣未能無介然於中而應元遂爲退避計乎奉旨吏部知道其應否容令休致或病痊起用該部自有題覆舊例乃掌院事都御史陳外求悅輔臣遂參論其托病乞休大肆欺罔焉夫疾病人所必有獨內臣得以病告蓋謂其無地方之責非出於推艱避事故凡京秩

諸臣或患病果真欲就醫於故里或進用大驟恐超躐乎前人或家有期功之喪情不容遽釋或朝有侵害之黨勢難以並立皆暫引疾退處此其義未必盡於匪躬而其心要非出於爲邪故自祖宗朝至陛下今日槩不絕其嚮用之途亦所以恤臣下委曲之私而示聖朝寬大之政也今在廷大小臣工其曾經告病者何限若以灼之言推之則諸臣皆欺妄之臣不容一日立乎其位矣無論遠者即應元疏入先後數十日工部司務呂潛以病告矣序班郭英稷署丞李舜臣又告矣南京刑部主事孫一星劉玉成又告矣事下吏部槩爲題覆皆奉

鴻書
卷四十八
十八
人部一

旨俞允何獨無一人爲托疾乎且此猶謂非有差委在考覈之例也如近者巡按廣西御史陸萬鍾巡按陝西御史劉光國巡按山西御史陳用賓皆奉差方回中途皆以病告事與應元一體也何不一論其托疾而率聽吏部題覆乎豈萬鍾等皆不可遽療之病而獨應元爲強健無病之人乎且謂論諸臣即灼在世宗朝亦養病家居十餘年稍寅緣攀附拔置要津以退爲進宜莫如灼也已則行之而反以責人何以服天下之心御史爲耳目之官巡按係風紀之任昔人謂諫官雖卑與宰相等陛下所特以彈壓諸大臣之事而壯虎豹在山之勢

者惟臺省二臣也今一爲挺然特立之行節其身之不能免責大臣何所嚴憚而其餘諸人不將人人自危哉臣竊謂關繫非淺鮮也夫事有其誼則是而其意則非者不可勝紀陛下但見灼之論劾論應元恣肆任情巧爲趨避即罷斥之有餘辜也至其意之所從來不爲其事而爲其人不爲此事而爲他事陛下安得而知之如舊歲星變示警奉旨考察所以應天變也而不知所以懲抑者半爲不附宰相之人如翰林習孔教則以進士鄒元標之故禮部張程則以御史劉臺之故刑部浮躁獨多於他部則以艾穆沈思孝之故而所往來尤密者主事蔡文範也考後劣轉趙志臯則以吳中行趙用賢之故而諸事諸館職亦且人無志也苟得輔臣之心則雖屢經論劾之潘晟且得不次擢用苟失輔臣之心則雖素負才名之張岳難免不及降調此其大者其餘諸臣中外籍籍亦咸謂有所由來焉臣不意陛下以其消災弭變之舉而僅爲宰臣恩報怨之私不但宰臣而凡附宰臣者亦竊得各異其私矣可不爲太息甚哉夫本朝事體曹寺各自爲屬閣臣不容少干填報賢否在各堂卿而吏部爲之總評自述不職在諸大寮而吏部爲之彙覆爲居正者豈得人人而謂其當黜當留哉但

鴻書
卷四十八
九
人部一

權之所在人爭趨焉有揣其意之所爲而預爲之所在
居正既見其人之不愜於心今又譁然有可指之失亦
遂昧其邪正之大防矣孟子曰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
之惡其罪大臣謂逢君之惡其罪小逢相之惡其罪大
今之時則逢君之人少而逢相之人多何者陛下天縱
聖明從諫勿咈諸臣熟知其然也爭欲探驪龍之珠碎
玉墫之首以自表見誰肯容悅以負明主哉是故陛下
欲織段疋則撫臣按臣言之欲採珍異則部臣科臣言
之欲取太倉光祿銀兩則臺臣科臣又言之陛下悉見
嘉納或遂停止或不爲例如輔臣意有所向不問其意

鴻書

卷四十八

主

之是與不是誰敢一言以正其非哉且有先意而結其
歡心望風而張其虐焰者矣是臣所逢也今大臣能不
逢相之惡者有幾若矧者又其彰明較著者也臣謂今
天下事事私矣人人私矣獨陛下一人公耳陛下又不
躬自聽斷而委政於衆所阿奉之元輔是以大臣益得
成其私而無所顧忌小臣益苦於私而無所控告其勢
不得不奔走夫私門矣以陛下之聖智何不日取庶政
而勤習之大小章疏務躬省覽孰公孰私孰便孰不便
陛下先以意可否焉然後宣付輔臣俾再商確可則行
之未可則票擬覆請閱習既久智慮益宏則幾微隱伏

之間自無逃乎聖鑒如舛之罔上行私非唯不敢形諸
牘且不敢萌諸念矣臣非不知應元之斥已奉明旨豈
一介賤臣所能回但見群情洶洶率與臣同而卒懼輔
臣之威無敢懷忠盡以入告者臣竊憤之故不避斧鉞
之誅而特爲是言將使權臣聞之謂天下猶有不可盡
威劫之士或稍斂戢於將來而潛消其逸志是臣所以
忠陛下之心也臣不勝戰慄待罪之至

熙朝奏議

萬曆二十四年三月留都御史朱吾弼奏爲 國運昌
隆天心仁愛懇乞 聖明亟躬禱謝親朝講錄忠直以
弭變異以永治安事臣聞天人之際應若影響災祥之

鴻書

卷四十八

主

來動有象類謹按漢書五行志曰賢佞分別官人有叙
率由舊章禮重功勲如此則火得其性矣若信道不篤
或耀虛僞譏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矣魯成公三年
新宮災劉向謂成公信三桓子孫之讒逐父臣之應襄
公九年春宋災劉向謂宋公信讒逐其華大夫奔魯之
應變不虛生言非妄謬頃者鬱攸挺災見於兩宮肇戍
達寅驚動 聖母震駭都城致 聖心惕畏蓋不測之
變爲非常之譴其漢臣董仲舒所稱警懼者耶惟至誠
可以格天惟脩德可以弭變故商湯有六事之責而霖
雨降宋景有三言之仁而災感移讀 陛下責躬 諭

旨諄切反咎固且暮皇皇如也援古驗今 陛下果賢
倭分別官人有叙乎率由舊章禮重功勳乎抑信道不
篤或耀虛偽譏夫昌邪勝正乎臣謂火之失性至災
宮寢舉 陛下願聖攸寧之所暨金珠寶玩之儲一旦
鞠爲煨燼適在大逐臺省諸臣後若與劉向所論魯宋
災者符則今日之火天心實忿忠直屏疏庸碌尸竊臣
應首蒙斥竄避賢路以膺顯赫之威者而衆之五行志
則別賢姦由舊章 陛下遇災而懼側身修行尤宜首
加之意焉此臣所爲以亟躬禱謝親朝講錄忠直爲今
日消弭第一請也夫 聖明下罪已之 詔致省躬之
鴻書 卷四十八 王
誠正臣子不避忌諱可以極言得失盛際臣獨請亟躬
禱謝親朝講錄忠直者誠見 陛下深居宮禁臣下隔
絕惟宦官宮妾之逢迎無賢士大夫之規諷舊章之不
率由已非朝夕倘欲反躬切責不亟躬禱謝親朝講錄
忠直心悔前日之非刀圖今日之是祗襲 下詔之靡
文仍用 留中之故套諸臣諫納者將曲譬婉喻罔從
啓其繹將危辭讜論罔從登其聽將連篇累牘指陳是
非利害如燭照數計罔從獲其詳覽而采收縱緣災異
言者優示曠盪總歸空言靡補異殊絀然諸臣思覲顏
就列不如去之爲快嗟嗟令言者至於以去爲快殊非

盛時景象可畏已臣願 陛下穆然思幡然省揣 上
天之意得毋曰 陛下數年胡然宮居而不郊祀也胡
然宮居而不廟享也又胡然宮居而不朝不講不信仁
賢以空虛其國顛倒其行也是宮之爲崇也以宮之爲
崇而燔其宮豈非靈長之景運深於 帝眷 陛下之
仁聖克享 天心欲錫以純嘏常虞其傷敗故自宮居
未出以來日食星隕火光地震旱澇疫荒倭虜緬播災
變之作睡不絕報史不絕書 陛下恬不爲意天又以
耳目弗及莫或警懼先以北上門災矣西華門災矣已
警 陛下耳目茲復災及宮寢是譴告之不足繼之警
鴻書 卷四十八 王
懼惟斯其時詩曰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
泄泄 陛下可復憲憲泄泄爲耶則欲析天末命禳災
登治必沛發 明詔思與天下更始躬禱南郊匍伏
九廟彷彿桑林自責之虔 朝講一如常期還初年之
椒政守 聖祖之芳規隨 諭吏部查經降斥忠直
敢言之士分第其等或 召還原職或超擢重任或量
起序用而林奔遺賢卑遠正士並得關其忠矣於是孝
養之不可不常親也 儲位之不可不蚤定也賢邪之
不可不別白也召取之不可不遍發也章奏之不可不
批荅也刑罰之不可不慎簡也貨財之不可不贖情好之

不可偏名器之不可濫畿甸之民不可累海宇之力不可竭而肆赦之文不可已也彼忠直見錄之士必有陳於御前閣輔講幄之臣必有引古道析時政者曩諸臣奏牘中千百言所不能徹者可面決以一言在臣下免煩激之擾在皇上省披閱之勞慰一時駭懼之情成萬代瞻仰之舉陛下春秋鼎盛血氣方剛只一覺悟振奮間曾何苦而憚之董仲舒所云事在勉強而已春秋傳例曰人火曰火天火曰災宮庭嚴邃回祿災蔓其爲天火明甚陛下遘國運之隆昌體天心之仁愛反災而爲祥轉禍而爲福臣熟計脩省極務非陛下

鴻書

卷四十八

三十四

人品

下躬禱謝親朝講錄忠直群輩必弗靜天意必難回臣故以爲消弭第一請也臣又攷昔魏文侯御廩災文侯素服避正殿五日群臣皆素服而弔公子成父獨不弔文公復殿公子成父趨而入賀曰甚大善夫御廩之災也文侯作色不悅曰夫御廩者寡人實之所藏也今火災寡人素服避正殿群臣皆素服而弔今已復殿矣猶入賀何爲公子成父曰臣聞之天子藏於四海之內諸侯藏於境內大夫藏於其家士庶人藏於篋櫝非有所壞者不有天災必有人患今幸無人患乃有天災不亦善乎文侯喟然嘆曰善臣於陛下今之災敢竊附

公子成父之賀并取其藏於四海之說爲陛下獻胤是以後幸毋復作篋櫝之藏以兆災也或者曰陛下聖明欲持乾斷往往意所將行以人言輒止噫好問拜善聖帝懿矩止輦轉圜英誼美談陛下詎不見及此耶夫天之視人甚信古之視今不爽伏惟陛下欽若昊天儀刑古哲痛自刻責惕勵憂勤如果臣言可采除躬禱謝親朝講陛下傳諭擇日次第舉行外即將臣疏勅下吏部查前忠直諸臣列名上請盡賜錄用庶省皆實心修皆實事無負天心永昌國運宗社幸甚

鴻書

卷四十八

三十五

人品

萬曆三十八年八月南京太常寺少卿劉曰梧爲顧瞻陵廟有感陳言懇乞聖明上推皇祖親愛至情亟舉追崇曠典以隆達孝事臣備員奉常一應陵廟祭祀皆得以職事駿奔其間自京師東出朝陽門三里許鍾山岳峙孝陵在焉一歲凡三大祭五素祭東去數百武爲東陵則懿文太子寢廟也一歲凡九大祭一素祭夫高皇帝太廟自有常祭故禮不欲數乃懿文太子之祭獨視諸陵有加禮其中似有深意焉臣趨瞻之暇瞻眺鍾山則佳氣籠葱翠屏擁衛屆祭冠裳濟楚禮儀嚴肅將國家億萬年之典禮福澤萃是矣及至東

陵則氣象辯瑟人情黯慘臣四顧徬徨如有長恨而聞
噫歎之聲不勝泣下沾襟也已伏而思之豈非以懿
文太子舊有興宗孝康皇帝之號而今猶仍故太子之
稱耶又非以蒸嘗雖脩而非湯孫之將般核雖陳而尚
不免有若敖之餒耶夫懿文太子之去尊號以建
文君之革除也而建文君之祀號不崇則懿文太
子之號不可得而議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
不成臣請昌言而無誅可乎夫建文君非他也高
皇帝之嫡孫而懿文太子之嫡子也洪武二十五年懿
文太子薨奉冊立爲皇太孫三十一年高皇帝升遐
摯神器而授之君臨天下五年寬仁恭讓無大失德第
以文柔不斷更張無序取怨宗親文皇帝遵祖訓稱
兵靖內難而建文君遂遜位焉家庭禪受非有易姓
之禍也鍾虞不移非有社屋之慟也八百會盟二士寇
馬亦何必嚆嚆而諱言之唯是金川失守俄傳建文君
闔宮自焚文皇帝出其遺骸于煨燼中哭之曰孺子
何至于此旋用侍講王景言堊以天子之禮夫非以其
踐天子之位耶耶恨當時持祿保位之徒患得患失一意
逢迎不復議及柎祀謚號山陵等禮遂使千古名義沉
淪湮鬱垂二百餘年大爲一代缺典夫非文皇帝之

鴻書

卷四十八

王

人

過也夫生爲君主歿無謚號既不得入祔太廟又不得
別享專祀封樹莫識竟魄無此忠臣義士之所爲飲泣
而田夫野老之所爲吞聲也夫祖父之子子孫未有不
親愛者也親愛之未有不顧復而憐恤者也高皇帝
嘗享祀之日寧不左盼東陵而念懿文太子之或然悵
否又寧不因東陵而念建文君之不血食否豈惟高
皇帝抑亦文皇帝之所不忍也臣嘗閱別錄載文
皇帝入宮時建文君幼子牽帝衣而泣曰兒子餓死了
帝亦泣曰爾生在皇家豈有餓死之理命宮人哺之此
語描寫文皇帝乍見一體親愛情逼真必非無稽夫
不忍於建文君之幼子而其不忍於建文君之無祀
可知也且建文君每戒諸將曰毋輕犯皇叔後世有不
韙之名其尊尊親親之心可想也文皇帝獨無是心
乎臣故諒文皇帝之所不忍也且高皇帝肇造家
邦聖子神孫宜君宜王耶天潢玉牒之派以逮罪廢各
宗奚啻千億莫不生享爵祿死有真饗而首傳主噫之
孫獨不得與梧羹斗酒之祀宜乎國制無主孤魂令有
司春秋致祭及讀御製祭文如僞漢陳友諒等哉爲仇
敵皆得列名首祭而承家享國之主獨不得與招魂望
祭之列可乎且元順帝一夷狄之君耳荒淫無道自取

鴻書

卷四十八

王

人

滅亡原無足恤 高皇帝第以其識天命察時勢遠遁沙漠歿而謚之曰順 文皇帝雖不廢征誅 建文君亦庶幾揖遜而乃不蒙恭順之褒是視懿親不如夷狄也非所以爲訓也况靖難死事諸臣 文皇帝嘗稱之曰彼自食其祿自盡其忠夫在臣爲忠則于其所忠者可知已我 皇上登極之初推 文皇帝憫忠至意首發明詔凡死事諸臣皆得祀于其鄉又允言官議凡諸臣墳墓苗裔咸蒙修治卹錄而于建文君則否是有臣而可以無君也非所以辨分也夫親愛者人生不可矯飾之真心名義者萬古不可磨滅之正理拘 文皇帝

鴻書

卷四十八

年八

人四

忌諱之小嫌而不思 高皇帝親愛之深情悖也避一時訐直之顯禍而不顧萬世名義之大開鄙也私謙之而公諱之非忠也即言之而隱約不盡亦非忠之盛也况廟堂之上諱言之野史則以繁言之矣失今不爲釐正萬世而下必有正之者矣我國家典制經綸宏遠周密盡善盡美而獨于此一事久不諫及俾人心有餘憾后世有遺譏何以垂史冊而昭示于將來其所關係豈渺小也伏乞 皇上晉神省覽體祖宗之情之所必至察倫常之所不得不然 勅下該部集廷臣會議建文君應否追崇尊謚增立廟祀復其年號封表山陵用補

一代缺典如以太廟難于諫附山陵年遠難稽則請別立一廟歲時享祀如制或准先科臣萬象春諫附主于懿文太子之廟一體致祭而于懿文太子仍還其已崇之舊號則 高皇帝在天之靈以慰 文皇帝之心亦安而善繼善述 皇上之達孝亦流傳于萬世矣臣職司祀典誼當補闕援筆屬草三復涕零誠不自知其何從豈微臣一生忠義自許 高皇帝亦或默鑒之而一時墟墓之感 高皇帝亦或陰啓之耶允若茲臣即緣是而獲重譴亦可以見 高皇帝于地下矣臣不勝戰栗待罪之至

鴻書

卷四十八

年九

人四

鴻書卷四十八終

第四十九卷

人品部四

忠烈

代戮

納肝

申鳴

田儼

無頭佳

耿恭

不臣莽

臧洪

周虓

安金藏

王彥章

姚洪

宋鬼

李庭芝姜才

張順張貴

南朝一人

張天綱

裂裳四字

撼岳家軍難

趙氏一塊肉

文天祥

鴻書

卷四十九目錄

孔仁孟義

立君以存社稷

坐臥小樓

謝枋得

陳和尚

忠字為號

好男子

明白死

鎗及御衣

陳廸

卷四十九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四十九

人品部四

忠

明

宣城劉氏纂輯

太史湯賓尹刪正

成公二年齊頃公與晉卻克戰於鞏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絙於木而止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忠者有一於此將為戮矣卻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

鴻書

卷四十九

人品部

衛懿公有臣曰弘演遠使未還狄人攻衛其民曰君之所與祿位者鶴也所富者官人也君使官人與鶴戰余焉能戰遂潰而去逃人追及懿公於榮澤殺之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至報使於肝畢呼天而號盡哀而止曰臣請為表因自刺其腹內懿公之肝而死齊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無道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救衛楚丘

左傳

楚申鳴者孝聞於國王欲授之相申鳴辭不受其父曰王欲相汝汝何不受乎申鳴對曰舍父之孝子而為王之忠臣何也其父曰使有祿於國立義於庭汝樂吾無

憂也吾欲汝之相也申鳴曰諾遂入朝楚王因授之相
居三年白公爲亂殺司馬子期申鳴將往死之父止之
曰棄父而死其可乎申鳴曰聞夫仕者身歸於君而祿
歸於親今既去子事君得無死其難遂往而以兵圍之
白公爲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勇士也今以兵圍我吾
爲之奈何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孝子也往劫其父以
兵申鳴聞之必來因與之語白公曰善則往取其父持
之以兵告申鳴曰子與吾與子分楚國子不與吾子
父則死矣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吾父之孝子也今吾
君之忠臣也吾聞之也食其食者死其事受其祿者畢

史記

卷四十九

二

信

其能今已不得爲父之孝子矣乃君之忠臣也吾何得
以全身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王賞之金百斤
申鳴曰食君之食避君之難非忠臣也定君之國殺臣
之父非孝子也名不可兩立行不可兩全如是而生何
面目立於天下遂自殺

說死

田儋者狄人儋從弟田榮榮弟田橫皆豪宗疆能得人
陳涉之初起王楚也使周市略定魏地北至狄狄城守
田儋佯爲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誦殺奴見狄令因擊
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
儋田氏當王遂自立爲齊王發兵以擊周市因略定齊

地秦將章邯圍魏魏請救於齊田儋將兵救魏章邯大
破齊魏軍殺儋儋弟田榮收儋餘兵東走東阿立田儋
子市爲齊王榮相之田橫爲將平齊地後榮自立爲齊
王盡并三齊之地項王聞之乃北伐齊齊王田榮兵敗
走平原平原人殺榮榮弟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
項羽於城陽而漢王率諸侯敗楚入彭城項羽聞之乃
釋齊而歸擊漢連與漢戰相距榮陽以故田橫復得收
齊城邑立田榮子廣爲齊王而橫相之橫定齊三年漢
王使酈生往說下齊橫以爲然解其歷下軍漢將韓信
襲破齊歷下軍因入臨淄橫怒以酈生賣已而烹之走

史記

卷四十九

三

人

博陽齊王廣被虜橫乃自立爲齊王及漢王立爲皇帝
田橫懼誅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高帝乃使
赦田橫罪而召之田橫因謝曰臣烹陛下之使酈生今
聞其弟酈商爲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使還報高
帝乃詔衛尉酈商曰齊王田橫卽來人馬從者敢動搖
者致族夷乃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商狀曰田橫來大
者王小者侯不來且舉兵加誅田橫乃與其客二人乘
傳詣雒陽未至三十里至尸鄉廐置橫謝使者曰人臣
見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
孤今漢王爲天子而橫乃爲亡虜北面事之其耻固已

甚矣且吾烹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媿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面耳今陛下在雒陽斬吾頭馳三十里形容尚未敗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爲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爲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橫既葬三客穿其塚旁孔皆自剄下從之高帝聞之乃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橫死亦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史記

鴻書

卷四十九

四

人品四

漢武時蒼梧賈雍爲豫章太守有神術出界討賊爲賊所殺失頭上馬回營中咸走來視雍雍胸中語曰戰不利爲賊所傷諸君視有頭佳乎無頭佳乎吏涕泣曰有頭佳雍曰不然無頭亦佳言畢遂死 鬼神記

漢永平十八年耿恭以戊巳校尉爲匈奴左鹿蠡王所逼遷居一城匈奴攻之壅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深一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之竿馬糞汁飲之恭乃仰天曰昔貳師拔佩刀刺山飛泉湧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整衣服向井再拜爲吏士禱之有頃水泉奔出衆稱萬歲乃揚水以示之虜以爲神遂即引去後車師叛與匈奴

奴攻恭食盡窮困乃煮鹽弩食其筋韋恭與士卒同死生咸無二心圍恭不能下關寵上書求救建初元年明帝納司徒鮑昱之言遣兵救之至柳中以校尉關寵分兵入高昌壁攻交河城車師降遣恭軍吏范羌將兵二千人迎恭遇大雪丈餘僅能至城中夜聞兵馬大恐羌逕呼曰我范羌也城中皆稱萬歲開門相持涕泣尚有二十六人衣屨穿决形容枯槁相依而還 漢書

田疆武陵五溪酋領王莽欲錫疆銅印疆以子十人雄勇過人乃曰吾等漢臣誓不臣莽以其三子將五萬人下屯浣東各築一城烽火相接田子居上城王子居中

鴻書

卷四十九

五

人品四

城倉子居下城

三國時張超在雍丘曹操圍之急超曰臧洪當來救吾衆曰袁曹方睦洪爲袁所表用必不敗好以招禍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不肯本但恐見制疆力不相及耳洪時爲東郡太守徒跣號泣從紹請兵將赴其難紹不與請自率所領以行亦不許雍丘遂潰超自殺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與兵圍之歷年不下令陳琳以書喻之洪復書曰僕小人也中因行役蒙主人傾蓋遂竊大州自謂究竟大事共尊王室豈悟本州被侵郡將遵尼請師見拒辭行被拘使洪故君遂至淪沒區區微節無所

獲申斯所以忍悲揮戈收淚告絕者也行矣孔璋足下
微利於境外臧洪投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臧洪
策名於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徒生而無
聞焉紹遂增兵急攻城中糧穀已盡洪呼將吏士民謂
曰洪於大義不得不死諸君無事可先乘未敗將妻子
出皆垂泣曰明府與袁氏本無怨隙今將本朝郡將之
故自致殘困吏民何忍舍明府去也初尚掘鼠煮筋用
後無可復食者內厨有米三升以爲薄糜徧班士衆又
殺其愛妾以食之將士流涕無能仰視男女七八千人
相枕而死莫有離叛者城陷生執洪謂曰今日服未洪

鴻書

卷四十九

大

八

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
弱無扶翼之意欲因際會希冀非望多殺忠良以立姦
威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爲天下報仇何謂服乎紹殺之
洪邑人陳容少親慕洪時在紹坐起謂紹曰將軍舉大
事欲爲天下除暴而先誅忠義豈合天意紹慙使人牽
出謂曰汝非臧洪儔空復爾爲容顧曰仁義豈有常蹈
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
軍同日生也遂復見殺在坐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
一日殺二烈士

綱目

潯陽周虓字孟威寧康中鎮巴西爲符堅所獲守節不

屈堅使使者道虓躬治遠陌謂使者云煩君語賊符堅
何至仰煩國士如此又潛圖襲堅堅聞之曰小人正欲
覓死殺之適足成名耳乃苦拷楚不食而卒殮已經旬
堅怒猶未歇剖棺臨視虓屍歛迴眸髮張裂睛瞋明
亮迴盼屬堅堅覩而嘉稱厚加贈賻

異苑

唐安金藏長安樂工也時有告皇嗣謀不軌者武后將
使酷吏訊之金藏自剖其心以明皇嗣不反五臟皆出
流血滿地太后聞之驚曰吾有子不能自明而使汝至
此耶立命良醫納其五臟以桑白皮作綿縫之歷時而
醒卒獲愈後官加大將軍卒配享睿宗朝廷

唐史

鴻書

卷四十九

中

八

梁王彥章爲人驍勇有力能跣足履棘行步持一鉄鎗
騎馬馳突奮疾如飛而他人莫能與也嘗謂人曰豹死
留皮人死留名其忠義蓋天性唐兵攻兗州子明戰敗
馬蹄被擒莊宗愛其驍勇欲全活之子明

彥章

曰臣受

五代史

董璋反兵至閬州晝夜攻之城陷殺李仁矩初璋爲梁
將指揮使姚洪嘗隸麾下至是密以書誘之洪投諸廁
城陷璋讓之曰汝何相負洪曰老賊汝昔爲李氏奴掃
馬糞得爾炙感恩無窮今天子用汝爲節度使何負於
汝而反耶汝猶負天子吾受汝何恩而云相負哉汝奴

材固無耻吾義士豈忍爲汝所爲乎吾寧爲天子死不願與反奴俱生璋怒然鑊於前令壯士十人刳其肉自啗之洪至死罵不絕聲唐王置洪二子於近衛厚給其後五代史

宋劉士昭太和人嘗爲城工與鄉人同謀太和縣事敗血指書帛曰生爲宋人死爲宋鬼赤心報國一死而已以帛自縊死又有王士敏者與士昭同謀而敗題其裾曰此生無復望生還一死都歸談笑間大地盡爲腥血汚好收吾骨首陽山臨刑歎曰恨吾失聲不能大罵續文獻通考

鴻書

卷四十九

九

人品四

宋德祐間李庭芝姜才赴召至泰州揚州守將朱煥泰州裨將孫貴等皆降於元庭芝才死之淮東盡陷初臨安旣陷阿朮以太皇太后手詔諭庭芝使降庭芝登城謂使者曰奉詔守城未聞以詔諭降也及帝次瓜洲太皇太后復賜庭芝詔曰比詔卿納款日久未報豈未悉吾意尚欲固圉耶今吾與嗣君旣已臣元卿尚爲誰守之庭芝不答命發弩射使者斃一人餘皆奔去阿朮乃遣兵守高郵寶應以絕其餉道博羅懼又攻拔泰州之新城驅夏竦淮西降卒至城下以示庭芝幕客或勸爲計庭芝曰吾惟一死而已阿朮復遣使者持元主詔招

鴻書

卷四十九

九

人品四

庭芝庭芝開壁納使者斬之焚其詔於陣上旣而淮安盱眙泗州以糧盡降元庭芝猶括民間粟以給兵粟盡又令官人出粟粟又盡令將校出粟維牛皮麴葉以給之兵有自食其子者然猶力戰不屈姜才聞高郵米運將至出步騎五千戰於丁村自夜達旦元兵多敗董士元戰死阿朮使伯顏察救之所將皆阿朮麾下才軍識其旗幟皆潰才脫身走阿朮請元王降詔赦庭芝焚詔殺使之罪令歸款庭芝不納會福州使至庭芝命制置副使朱煥守揚而自與姜才將兵七千趨泰州將東入海庭芝旣行煥卽以城降阿朮分道追及庭芝殺步卒千餘人庭芝走入泰州阿朮圍之且驅其妻子至陣下詔降會姜才疽發背不能戰泰州裨將孫貴胡惟孝尹端甫李遇春開北門納元軍庭芝赴蓮池中水淺不死遂與姜才俱被執至揚州阿朮責其不降才曰不降我也憤罵不已然猶愛其才勇未忍殺之朱煥請曰楊自用兵以來積骸滿野皆庭芝與才所爲不殺之何俟阿朮乃皆殺之楊氏聞者莫不泣下有宋應龍者爲泰州諮議官奉守孫良臣之弟舜臣自軍中來說降良臣詔應龍與計應龍極陳國家恩澤君臣大義請殺順臣以戒持二心者良臣不得已殺之及泰州降應龍夫婦自

經死未幾真州亦陷苗再成死之先是元兵自元年十月圍潭州湖南安撫兼知州事李芾拒守大小戰數十合至是年正月阿里海涯督戰益急與諸將畫地分圍決湟水以樹梯衝城城中大窘力不能支諸將泣請曰事急矣吾屬爲國死可也如民何芾罵曰國家平時所以厚養汝者爲今日也汝第死守有復言者吾先戮汝元兵登城蟻附而上知衡州尹穀時寓城中之事不可爲乃爲二子行冠禮或曰此何時行此迂濶事穀曰正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於地下爾旣畢禮與其家人自焚芾命酒醉之因留兵佐會飲夜傳令偕手書盡忠字

鴻書

卷四十九

人部四

爲號飲達旦諸佐出叅議楊寔赴圍池芾坐熊湘閣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亦不可辱於俘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伏地叩頭辭以不能芾固命之忠泣而諾取酒飲其家人盡醉乃徧刃之芾亦引頸受刃忠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其妻子復至火所大慟哭舉身投地乃自刎幕僚陳億孫顏應焱皆死潭民聞之多舉家自盡城無虛井繼林木者相望守將吳繼明劉孝忠以城降阿里海涯傳檄諸郡由是袁運衡永柳全道桂陽武岡皆降寶慶通判曾如驥亦不屈而死

事本末

宋

度宗時襄陽被圍五年援兵不至呂文煥竭力拒之幸城中稍有積粟所乏者鹽薪布帛爾張漢英守樊城募善泅者真蠟書於髻中藏積草下浮水而出謂鹿門旣築勢須自荆郢收援至隘口元守卒見積草多鈎致欲爲焚燬之用泅者遂被獲於是郢鄧之路亦絕至是詔李庭芝移屯郢州將帥悉駐新郢及均州河口以守要津庭芝聞知襄陽西北一水曰清泥河源於均房卽其地造輕舟百艘以三舟聯爲一舫中一舟裹載左右舟則虛其底而掩覆之出重賞募死士得襄郢山西民兵之驍悍善戰者三千人求將得民兵部轄張順張貴俱

鴻書

卷四十九

十一

人部四

智勇素爲諸將所服俾爲都統號貴曰矮張順曰竹園張出令曰此行有死而已汝輩或非本心宜亟去母敗吾事人人感奮漢水方生乘順流發舟百艘稍進團山下又進高頭港口結方陣各船置火鎗火砲熾炭巨斧勁弩夜漏下三刻起可出江以紅燈爲號貴先登順殿之乘風破浪徑犯重圍至磨洪灘以上元兵布舟蔽江無隙可入順等乘銳斷鐵鉅橫棧數百轉戰百二十里元兵皆披靡以避其鋒黎陽抵襄陽城下城中久絕援聞順等至踊躍過望勇氣百倍及收軍獨失順越數日有浮屍遡流而上被甲冑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則順

也身中四創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諸軍驚以爲神結冢斂葬之貴入襄陽文煥固留共守貴恃其驍勇欲還郢乃募二士能伏水中數日不食持蠟書赴范文虎於郢求援元兵增守益密水路連鎖數十里列撒星椿雖魚蝦不得度二人遇椿卽鋸斷之竟達郢還報許發兵五千駐龍尾洲以助夾擊刻日既定乃別文煥東下點視所部軍泊登舟帳前一人亡去乃有過被撻者貴驚曰吾事泄矣亟行彼或未及知復不能啣枚隱迹乃舉砲鼓譟發舟乘夜順流斷絕破圍冒進元兵皆辟易既出險地夜半天黑至小新城阿朮劉整分驍戰艦邀擊以

鴻書

卷四十九

十二

人四四

死拒戰沿岸束荻列炬火光燭天如白晝至勾林灘漸近龍尾洲遙望軍船旗幟紛披貴兵以爲郢兵來會喜躍而進舉流星火示之軍船見火卽前迎及勢近欲合則來舟皆元軍也蓋郢兵前二日以風水驚疑退屯三十里而元兵得逃卒之報先據龍尾洲以逸待勞貴與戰而困且出於不意所部殺傷殆盡貴身被數十創力不能支遂被執見阿朮於樞門關阿朮欲降之貴誓不屈乃見殺元令降卒四人舁貴屍於襄陽城下曰識矮張都統乎此是也守陴者皆哭城中喪氣文煥斬四卒以貴祔葬順塚立雙廟祀之

宋史

鴻書

卷四十九

十三

人四四

丁卯金人邀上皇出城詣軍前上皇將行張叔夜諫曰皇帝一出不可復歸陛下不可再出臣當率勵精兵護駕突圍而出庶幾僥倖於萬一天不祚宋死於封疆不猶勝生陷夷狄乎上皇遲疑未行欲飲藥爲范瓊所奪瓊遂逼上皇與太后御犢車出宮鄆王楷及諸妃公主駙馬六宮有位號者皆行獨元祐皇后孟氏以廢居私第獲免初金人以內侍鄧述所具諸王皇孫妃主名檄開封尹徐秉哲盡取之秉哲令坊巷五家爲保母得藏匿前後凡得三千餘人秉哲率令衣袂相聯屬而往金人逼帝及上皇易服李若水抱帝哭詆金人爲拘輩金人曳若水出擊之敗面氣絕仆地粘沒喝令鐵騎十餘守視之曰必使李侍郎無恙若水絕不食或勉之曰事無不可爲者公今日順從明日富貴矣若水歎曰天無二日若水寧有二主哉其僕亦慰解之曰公父母春秋高若少屈與得一歸觀若水叱之曰吾不得復顧家矣金人又逼上皇召皇后太子孫傳留太子不遣統制吳革欲以所募士微服衛太子潰圍而出傳不從而密謀匿之民間別求狀類太子者及宦者二人殺之并斬十數死囚持首送之給金人曰宦者欲竊太子出都人爭鬪殺傷誤中太子因率兵討定斬其爲亂者以獻苟不已

則以死繼之越五日無肯承其事者吳升莫儔督督甚急范瓊以危言警衛士遂擁皇后太子共車而出傳曰吾爲太子傳當同死生遂以留守事付王時雍從太子出百官軍吏奔隨太子號哭太子亦呼云百姓救我哭聲震天至南薰門范瓊力止傳金守門者曰所欲得太子留守何預傳曰我宋之大臣且太子傳也當死遂宿門下以待命若水在金營旬日粘沒喝召問立異姓狀若水罵之粘沒喝令擁去若水反顧罵益甚監軍搥破其唇咽血復罵至以刃裂頸斷舌而死金人相與言曰遼國之亡死義者十數南朝惟李侍郎一人

宋紀

鴻書

卷四十九

十四

人四四

宋丙戌備禮告於太廟藏金主完顏守緒骨於大理寺獄庫加孟珙帶御器械江海以下論功行賞有差知臨安府薛瓊問張天綱曰有何面目到此天綱曰國之興亡何代無之我金之亡比汝二帝何如瓊叱之明日奏其語帝召天綱問曰汝真不畏死耶天綱對曰大丈夫患死之不中節耳何畏之有因祈死不已帝不聽初有司令天綱供狀必欲書金主爲虜主天綱曰殺即殺焉用狀爲有司不能屈聽其所供天綱但書故主而已聞者憐之後莫知其所終

宋紀本末

金元术遺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爲河北圖

必殺飛始可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謀以諫議大夫萬侯與飛有怨風勘飛又諭張浚令劫王貴誘王俊誣告張憲謀還飛兵檜遣捕飛父子證張憲事初何鑄鞫之飛裂裳示鑄有盡忠報國四大字刻入膚理改命萬侯高入臺月餘獄遂上於是坐飛死

宋史

兀术欲僉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應者乃歎曰自我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衄金將馬陵思謀素驍勇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曰母輕動待岳家軍來卽降金將王鎮崔慶李觀崔虎華旺等皆率所部降飛龍虎大王之將乞查等亦密受飛旗檄自其國來降韓常亦

鴻書

卷四十九

十五

人四四

欲以衆五萬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耳方指日渡河而秦檜欲畫淮以北與金和諷臺臣請班師飛奏金人銳氣沮喪盡棄輜重疾走渡河而我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檜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請張俊楊沂中等歸而後上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速詔還飛一日奉十二金字牌乃憤惋泣下東面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乃自鄜城引兵還民遮馬痛哭訴曰我等迎官軍金人皆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我不能擅留哭聲振野飛留五日以待民徙從而南者如市飛亟奏以

漢上六郡間田處之初兀朮敗於朱仙欲棄汴而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母走岳少保且退兀朮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五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况欲成功乎兀朮悟遂留不去及飛還兀朮遣兵追之不及而河南新復府州皆復爲金有飛至鄂力請解兵柄不許已而入覲帝問之飛拜謝而已一日檜手書小紙付獄卽報飛死矣年三十九雲與張憲皆棄市於鵬等從坐者六人籍飛家貲徙之嶺南於是薛仁輔李若樸何彥猷皆被黜布衣劉允升上書訟飛冤下大理

鴻書

卷四十九

十六

人品四

私善以少擊衆嘗以八百人破羣盜王善等五十萬衆於南薰門以八千人破曹成十萬衆於桂頰其戰兀朮於順昌則以背鬼八百於朱仙鎮則以五百皆破其衆十餘萬凡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卒遇敵不動故敵爲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嘗問用兵之術飛曰仁信智勇嚴闕一不可飛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效力飛何功之有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於人卒以此得禍史臣曰西漢而下若韓彭絳灌之爲將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並施如岳飛者一代豈多見哉而卒死於秦檜之手蓋飛與檜勢不兩立使飛得志則金讎可復宋耻可雪檜得志則飛有死而已昔檀道濟曰自壞汝萬里長城高宗忍自棄其中原故忍殺飛嗚呼冤哉

綱目

鴻書

卷四十九

十七

人品四

膺大勳曰我忍死艱關至此者正爲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死世傑葬之海濱世傑將趙占城土豪強之還廣東乃回舟繼南恩之海陵山散潰稍集謀入廣颶風大作將士勸世傑登岸世傑曰無以爲也登枕樓露香祝曰我爲趙氏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此豈天意邪風濤愈甚世傑墮水溺死諸將函其骨葬潮居里

宋史

文天祥至鎮江與其客杜潁等十二人夜亡入真州苗再成出迎喜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特二閭少隙不

鴻書

卷四十九

十九

人品四

能合從耳天祥問計將安出再成曰今先約淮西兵趨建康彼必悉力以扞吾西兵指揮淮東諸將以通秦兵攻灣頭以高郵寶應淮安兵攻楊子橋以揚兵攻瓜步吾以舟師直擣鎮江同日大舉灣頭楊子橋皆沿江脆兵且日夜望我師之至攻之卽下合攻瓜步之三面吾自江中一面薄之雖有智者不能爲之謀矣瓜步既舉以淮東兵入京口淮西兵入金陵襲其歸路其浙師可坐致也天祥大稱善卽以書遺李庭芝遣使四出結約初天祥未至真時楊有脫歸兵言元密遣一丞相入真州說降矣庭芝信之以天祥來說降也使再成亟殺之

再成不忍給天祥出相城壘以制司文示之閉之門外久之復遣二路分覘天祥果說降者卽殺之二路分與天祥語見其忠義亦不忍殺以兵二十人道之如楊四鼓抵城下聞候門者曰制置司下令備文丞相甚急衆相顧吐舌天祥乃變姓名爲清江劉洙東入海道遇元兵伏環堵中得免然饑莫能起從樵者乞得餘糲煮行入坂橋元兵又至衆走伏叢篠中兵入索之執杜潁金應以去潁應以所懷金與卒得逸二樵者以實荷天祥至高郵嵇家莊嵇聳迎天祥至其家遣子德潤衛送至泰州遂由通州泛海如溫州以求二王

鴻書

卷四十九

十九

人品四

元至正時有閩僧言土星犯帝座疑有變未幾中山有狂人自稱宋主有衆千人欲取丞相京城亦有匿名書言某日燒襄城筆率兩翼兵爲亂丞相可無憂者朝廷疑之遂撤襄城筆遷瀛國公及宋宗室於上都疑丞相爲天祥乃召天祥入諭之曰汝移所以事宋者事我當以汝爲相矣天祥曰天祥爲宋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一死足矣帝猶未忍遽麾之退左右力贊從其請遂詔殺之於都城之柴市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向再拜死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唯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

今而後庶幾無愧其妻歐陽收其屍面如生天祥爲人豐下兩目炯然博學善論事作文未嘗起草尤長於詩居獄四年忠義之氣一著於詩誦累數十百篇至是兵馬司籍所存上之觀者無不流涕悲慟有得其一履者亦寶藏之尋有義士張毅甫者負其骨歸葬吉州適家人從廣東奉其母曾夫人之柩同日至城下人以爲忠孝所感云

文山集

冬十月文天祥至燕不屈元人囚之厓山之破張弘範等置酒大會謂天祥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天祥泫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爲人臣者死有餘罪况敢逃其死

鴻書

卷四十九

二十

人品四

而二其心乎弘範義之遣使護送天祥赴燕道經吉州痛恨不食八日猶生乃復食十月至燕館人供帳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設卒守之旣而丞相博羅等召見於樞密院欲使拜天祥長揖不屈博羅曰自古有以宗廟土地與人而復逃者乎天祥曰奉國與人是賣國之臣也賣國者有所利而爲之必不去去者必非賣國者也予前除宰相不拜奉使軍前尋被拘執已而有賊臣獻國國亡當死所以不死者以度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耳博羅曰棄德祐嗣君而立二王忠乎天祥曰當此之時社稷爲重君爲輕吾別立君爲

宗廟社稷計也從懷惑而北者非忠從元帝爲忠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爲忠博羅語塞忽曰晉元帝宋高宗皆有所受命二王不以正是篡也天祥曰景炎乃度宗長子德祐親兄豈可謂不正登極於德祐去位之後不可謂篡陳丞相以太皇命奉二皇出宮不可謂無所受命博羅等皆無辭但以無受命爲解天祥曰天與之人歸之雖無傳受之命推戴擁立亦何不可博羅怒曰爾立二王竟成何功天祥曰立君以存宗社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何功之有曰旣知不可更何必爲天祥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爲無不下藥之理盡吾心焉

鴻書

卷四十九

二十一

人品四

不可救則天命也今日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博羅欲殺之而元主及大臣不可弘範病中亦表奏天祥忠於所事願釋勿殺乃囚之

宋史

文天祥英才偉略有忠孝大節及宋亡元滅燕三年坐臥一小樓足不履地元主聞其賢一日乃召天祥入殿中公長揖不拜元主問曰汝欲何言天祥對曰我大宋以堯舜之道平治天下北朝以遐陬之國殘擾中原滅我宋之宗廟欺人孤寡萬世之耻也吾英雄無用武之地不能復興言訖頓足元主喻曰天之所廢非人力可爲朕承天眷命誠非偶然汝以忠宋之心事我我以汝

居丞相之位如何公對曰吾受宋恩甚厚惟盡忠而已豈有事二姓之理宋室既亡願賜一死元主不忍殺之遽麾之使退左右力贊乃詔有司殺於柴市俄有詔止之至則死矣元主臨朝歎曰文丞相真男子本朝將相皆不能及可惜也

宋書

元徵故宋江西招諭使謝枋得初枋得遁入建陽時程鉅夫至江南訪求人才薦宋遺士三十人枋得亦在列枋得方居母喪遺書鉅夫曰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孤臣只欠一死枋得所以不死者九十三歲之母在堂耳罪大惡極天不剿厥命而奪其所恃以爲命枋得自

鴻書

卷四十九

主

人四四

今無意人間事矣當執事薦士時豈知枋得有母之喪衰絰之服不可入公門稽之吉禮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天下之孝也傳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爲人臣不盡孝於家而能忠於國者未之有也枋得親喪未克葬持服未三年若違禮背法從郡縣之令順執事之意其爲不孝莫大焉語曰人豈不自知枋得自知不才久矣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李左車猶得言之况稍知詩書識義理者乎淳祐甲辰丞相史嵩之父沒天子詔起復嵩之雖不來太學生叩闕而攻之其詞曰天子當爲國家扶綱常爲天地立人極奪情

鴻書

卷四十九

主

人四四

非令典起復非美名朝臣惟徐元杰上疏主正論力勸君父宜令嵩之終三年喪人心天理不可泯滅咸淳甲戌而後不復有禮法矣賈似道起復爲平章徐直方起復爲尚書陳宜中起復爲宰相劉黼起復爲執政三綱四維一朝斷絕此生靈所以爲肉爲血宋之所以爲肉爲血也豈非後車之明鑒乎忠臣論事必識大體君子取人先觀大節執事不可稱匪其人而孤大元求才之意枋得不可進不以禮而誤執事知人之明旣而留夢炎亦薦之枋得復遺書夢炎曰江南人才未有如今日之可耻春秋以下人物本不足道今欲求一人如呂飴甥程嬰杵臼廝養卒不可得也紂之亡也以八百國之精兵而不敢抗夷齊之正論武王太公凜凜無所容急以興滅繼絕謝天下殷之後遂與周並立使三監淮夷不叛武庚必不死殷命必不黜夫女真之待二帝亦慘矣王倫一狎邪無賴市井小人謂梓宮可還大后可歸終則二事皆符其言今一王倫且無之則江南無人才可見也今吾年六十餘矣所欠一死耳豈復有他志哉終不行參知政事魏天祐執枋得至燕不屈死之初天祐見時方以求才爲急欲薦枋得爲功使其友趙孟迎誘枋得入城與之言坐而不對或嬖言無禮天祐不能

堪乃讓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安仁之敗何不死枋得曰程嬰公孫杵臼二人皆忠於趙一死於十五年之前一死於十五年之後萬世之下皆不失爲忠臣王莽篡漢十四年龔勝乃餓死亦不失爲忠臣司馬子長云死有重於太山有輕於鴻毛參政豈足知此天祐怒逼之北行枋得以死自誓自離嘉興卽不食二十餘日不死乃復食旣渡采石惟茹少蔬果積數月因殆至燕問太后攢所及瀛國所在再拜慟哭已而疾甚遷憫忠寺見壁間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猶爾吾豈不汝若哉留夢炎使醫持藥雜米飲進之枋得怒擲之於地不食五日死

戰是弱也金軍至鈞州沙河蒙古兵不戰而退金軍方盤營蒙古兵復來襲金軍不得休息食飲且行且戰至黃榆店望鈞州二十五里雨雪不能進忽有旨云兩省軍悉赴京師合達等遂發蒙古兵自北渡者畢集前後以大樹塞道金將楊沃衍奪路得之金軍遂進次於三峰山軍士有不食至三日者蒙古兵與河北兵合四面圍之熾薪燔肉更迭休息乘金因憊乃開鈞州路縱之走而以生兵夾擊之金軍遂潰聲如山崩武仙率三十騎入竹林中遂走密縣楊沃衍樊澤張惠步持大槍奮戰而死合達知大事已去欲下馬戰而蒲阿已失所在合達乃與陳和尚等以數百騎走入鈞州蒙古主在鄭州聞拖雷與金相持遣口溫不花赤老溫等赴之至則金軍已潰於是乃合攻鈞州塹其城外合達匿窟室中城破蒙古兵發而殺之因楊言曰汝家所恃惟黃河與合達耳今合達爲我殺黃河爲我有不降何待陳和尚趨避隱處殺掠稍定乃出自言曰我金國大將欲見白事蒙古兵士以數騎夾之詣拖雷問其姓名曰我忠孝軍陳和尚也大昌原衛州倒回谷之勝皆我也我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蒙古兵欲其降不肯乃斫足脛折之劃口吻至耳嗅血

而呼至死不屈蒙古將有義之者以馬湏酹而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蒲阿走蒙古兵追躡擒之械至官山拖雷欲降之往復數百言終不從唯曰我金國大臣惟當金國境內死耳遂殺之金之健將銳卒自是俱盡不復可爲矣

金志

阿里海涯督戰益急與諸將畫地分圍決湟水以樹梯衝城中大窘力不能支諸將泣請曰事急矣吾屬爲國死可也如民何李芾罵曰國家平時所以厚養汝者爲今日也汝第死守有復言者吾先戮汝除夕元兵登城蟻附而上知衛州尹穀時寓城中知事不可爲乃爲二

鴻書

卷四十九

三十六

人口四

子行冠禮或曰此何時行此迂濶事穀曰正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於地下爾既畢禮與其家人自焚芾命酒酹之因留賓佐會飲夜傳令猶手盡書忠字爲號飲達旦諸賓佐出叅議楊震赴圍池死芾坐熊湘閣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亦不可辱於俘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伏地叩頭辭以不能芾固命之忠泣而諾取酒飲其家人盡醉乃徧刃之芾亦引頸受刃忠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其妻子復至火所大慟舉身投地乃自刎幕僚陳億孫顏應焮皆死潭民聞之多舉家自盡城無虛井縊林木者相望元旦守將吳繼明劉

孝忠以城降阿里海涯傳檄諸郡由是表連衛永彬全道桂陽武岡皆降於元寶慶通判曾如驥亦不屈而死事聞贈芾端明殿大學士謚忠節

元史本末

元滅其臣擁兵不降者惟擴廓帖木兒卽王保保也太祖嘗獲其家屬厚恩以招徠之終不至一日大會諸將問曰今我朝孰爲好男子或對曰常遇春領兵不過十萬所向克捷此好男子也上曰未若王保保斯所謂好男子也聖訓蓋欲倡勇敢使諸將思自憤耳其後民間凡遇有微勞自矜者則誚之曰嘗西邊掌德王保保來邪至今遂成諺語薛志道云擴廓帖木兒乃曰王保保

鴻書

卷四十九

二十七

人口四

者自以家世封王故以王爲姓今旗手衛王指揮乃其族孫也

清溪暇筆

完顏陳和尚名曩宇良佐宣州人宣宗時以忠孝軍統領戰於三峰山敗走鈞州城破殺掠稍定乃出自言曰我忠孝軍陳和尚也我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時欲其降所足頸折不屈割口吻至耳嚙血而呼至死不絕大將義之酹以馬湏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贈級塑像勒石紀其忠烈

金志

我朝建文時都指揮平保兒聞變南奔建庶人命提兵守徐州文皇帝兵至金川門平時守禦遂拒戰平善鎗

及御衣當脇洞數重而過俄而平騎忽蹶平歎曰真命天子也遂就擒上命繫於軍其夕上駐蹕於鼓樓翌日克城上卽位又明日召平問之汝前日馬不蹶將若何對曰若鎗及膚則無今日矣臣欲生得陛下故止穿衣耳上曰父皇養如許人止得此小廝乃令守北平後六年平以事入見上顧曰保兒而尚在乎蓋喜之也明日更召則夕已雉經矣誤以上言爲憾之也上嗟惜曰予錯矣九朝野記

陳迪字景道寧國宣城人曾祖巨卿元江州路總管祖省賢父仲康撫州守禦千戶所百戶公自幼儻有志

鴻書

卷四十九

王人

八

操洪武初辟郡學訓導已未以通經召除翰林編脩乙丑陞侍讀預修大典辛未陞山東布政司左叅議捕蝗弭盜民甚德之甲戌丁內艱奪情起服辭不允乙亥陞雲南左布政使時曲靖烏撒烏蒙等處苗賊猖獗公率師擊破之獻俘於朝有白金綵幣之賜戊寅陞禮部尚書革除二年水旱求言公條陳清刑獄恤流民等事多見採納尋加太子少保辭所兼俸不受靖難師起公與太常寺卿黃子澄兵部尚書齊泰等上疏陳大計文廟繼統召公青問公不屈與子丹山鳳山等六人同寓於市廛之臨刑也文皇命割其子肉塞入廵口令自啖之

因問曰好喫否迪曰這是忠臣孝子底肉香美好喫名臣錄

劉氏鴻書卷之四十九

鴻書

卷四十九

二十九

人品

第五十卷

人品部五

孝

耕歷山

一夜五起

文王

喬梓

代父命

寄魚

薛包

李密

丁蘭

負米之恨

趙倚

為語五郎

江伯兒

朱吾旌

廉

許由

孫叔敖

介之推

鴻書

卷五十目錄

一

炊墨墮飯

還釵

清恐人知

留金投錢

鼓鑄橫錢

三子侍客

二女一珠

鍊水銀

張雄飛

汝燭不燃

謹

六禁

不貴虛名

三患

兩綬

稱疾不行

不言平吳功

不知稅駕

辭果

門第可畏

脫靴露金

儉

穢我素業

減坐中聲樂

當如是惜

司馬溫公

讓

不辯竊冠

入吳採藥

萬代貴

廉士不受

讓金

受寢丘

邵平不賀

思未有時

卷五十目錄終

鴻書

卷五十目錄

七

劉氏鴻書卷之五十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人品部 五

太史湯賓尹 刪正

孝

舜耕歷山歲不熟舜糴其父詣糴每還錢與米問之子也因相抱泣拭其父目尋自明堯聞而妻之

類林

殷高宗之子曰孝已有孝行事親一夜五起視衣之厚薄枕之高下也高宗惑後妻之言放之而死天下哀之

尸子

周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

鴻書

卷五十

一

人品

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未有原應曰諾然後退武王性亦至孝文王有疾武王脫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伯禽與康叔子見周公三見而三咎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焉名喬二三子性觀之見喬實高高然而上反以告商子商子曰喬者父道也南山之陰

有木焉名曰梓二三子復往觀焉見梓實晉晉焉而俯

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三子明日見周公

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爾安見

君子乎

周書

馮翊吉翀父爲原鄉令爲姦吏所誣逮詣廷尉罪當死翀年十五擗登聞鼓乞代父命梁主以其幼疑人教之使廷尉卿蔡法度訊之翀曰囚雖愚幼豈不知死之可憚固不忍見父極刑故求代之此非細故奈何受人教邪法度乃更和顏誘之終無異辭法度以聞上乃宥其父罪丹陽尹王志欲於歲首舉充純孝翀曰異哉王尹

鴻書

卷五十

七

人品

何量翀之薄乎父辱子死道固當然若翀當此舉乃是

因父取名何辱如之固拒而止

綱目

漢杜孝巴郡人善事母以孝聞母喜食膾杜役於成都

買魚盛於竹筒以草塞之投於中流祝曰願母得此食

婦汲於江忽見竹筒橫來觸岸異而取之見二魚曰吾

夫所寄熟以進姑聞者嘆其孝感

舊姓統譜

汝南薛包少有至行父娶後妻而情包分出之包日夜

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朴不得已廬於外旦入灑掃父怒

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

及父母亡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

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
頓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
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帝聞其
名令公車特徵至拜侍中包以死自乞有詔賜告歸加
禮如毛義

綱目

晉李密字令伯武陽人父早喪年四歲舅奪母何氏改
醮感戀彌至遂以成疾祖母劉氏撫養九歲不行及至
成立奉事祖母甚孝祖母有疾密未嘗解衣膳湯藥必
先嘗後進以孝聞於朝晉武帝徵為太子洗馬密以祖
母年高無人舉養乃上表陳情辭不就職其表曰臣以

鴻書

卷五十一

三

人品

險巇夙遭閔凶臣無祖母無以致今日祖母無臣無以
終餘年祖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祖母行年九十有大
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養劉年之日短也烏鳥私
情願乞終養庶劉僥倖卒保餘年帝覽表曰士之有名
不虛然哉賜奴二人并郡縣供給祖母衣膳暨劉終服
密生六月而喪父四歲而母嫁祖母撫養之力居多故
陳情一表密之孝行昭然

晉史

丁蘭少喪考妣不及供養乃刻木為人男婦親形事之
若生朝夕定省其後鄰人張叔妻從蘭妻有所借蘭妻
跪報木人木人不悅不以借之叔罵木人以杖敲其頭

蘭還見木人色不懌乃問其妻妻以具告之即奮劍殺
張叔吏捕蘭蘭辭木人去木人見蘭為之垂涕郡縣嘉
其至孝通於神明圖其形像於雲臺

述人傳

唐太宗嘗謂長孫無忌等曰今日吾生日世俗皆為樂
在朕翻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歡膝下永
不可得此于路所以有負米之恨也詩云哀哀父母生
我劬勞奈何以劬勞之日更為歡樂乎因泣數行下左
右皆悲

綱目

宋宣和年都下趙倚年十二隨母嫁里中田生生勇於
力母每遭毒手積六年倚每見母被凌辱即勸母去母

鴻書

卷五十一

四

人品

終無意一日倚病母遭叱詈倚病中憤鬱因力遣母出
買藥時田生尚寢倚乃闔戶持刀殺田生連十餘下以
力弱不能中要害而田亦死轉血中鄰人排開入倚曰
吾母以身歸田生執爨具飯乳子泔衣勤勞旦夕而未
嘗得田生一善言為人子者得不痛心恨吾病甚不能
力斷其首即以刀付遲卒束手就執既行猶回視諸人
曰好視吾母行人皆為之泣下獄察其孝亦為獻上上
哀其誠止從杖而編置焉

宜政雜錄

宋岳飛從戎留妻養母姚氏從高宗渡河既而河北淪
陷訪求數年不獲俄有自母所來者寄聲云為語五郎

勉事聖天子無以老嫗爲念也飛竊遣人迎之往返十有八然後歸奉之後宜撫襄陽母死與子雲跪足扶視歸葬不避塗潦暑將佐有願代其役者謝却之路人無不涕泣既葬廬於墓側上遣使撫問降制起復飛連表哀訴乞終喪辭云以孝移忠事有本末若內不能盡事親之道外豈復有愛主之忠上悉封還其章親札慰諭猶不起勅監司守臣請之又不起責其官屬以重憲使以死請乃勉起奉詔復屯襄漢三年不解衰經

宋事

明洪武時江伯兒母疾割脇肉以食不愈禱於岱嶽願

母病愈則殺子以祭已而母愈遂殺其三歲子祭事聞

鴻書

卷五十一

五

人品

太祖怒曰父子天倫至重禮父爲長子三年服今百姓乃手殺其子絕滅倫理宜亟捕治之遂逮伯兒杖一百謫戍海南命禮部詳議旌表孝行事例禮部議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有疾則拜托良醫常進善藥至於呼天禱神此懇切之至情人子之心不容已者若卧冰割股前古所無事出後世亦是間見割肝之舉殘害爲最且如父母止有一子割股割肝或至喪生卧水或至凍死使父母無依宗祀之主豈不反爲大不孝乎原其所自愚昧之夫一時激發反移爲詭異之行以驚俗駭世希求旌表規避徭役割股不已至於割肝割

肝不已至於殺子違道傷生莫此爲甚自今人子遇父母病醫治弗愈無所控訴不得已而卧冰割股亦聽其所爲唯不在於旌表之例從之

皇明通紀

朱吾旌者高安社山人十齡失怙母黃貧寡茹荼并日以食摩旌頂令忍饑便忍饑懼母絕不作悲啼兒子能十二三隨俗習藝供菽水稍長兼事稼圃且藝且種黃於族間有截髮風惟黃意指不少以貧拂之黃康則旌爲負米之圖聞黃疾輒馳定省萬曆歲戊戌黃春秋幾八十矣衰病莫支動定須扶掖旌遂絕意遠遊躬調旦夕彌勤仍以隙時厯厥藝養藥糜迫黃疾篤昏眩幾不起旌長哭切怛計無所之輒市楮錢臭炬告之神禱之天地炬光煌煌捺刃自刳竟亡痛楚時黃焦渴甚強灌以股汁黃覺渴蘇而氣漸甦汁涸矣乃進股肉黃置舌間旌曰嚙之能更生黃方苦嚙佛彷彿人指其喉而嚙遂下質明黃病頓甦旌族間共慶時直指公按郡治有欲謀聲聞表揚者旌且曰以母易名豈孝子之心方母不可測吾知有母不知名幸善爲我辭嗟嗟矯焉徇名末世難之人呼學士絕裾可忍匪名匪學事母如旌者可數枚見哉

廉

鴻書

卷五十一

六

人品

許由堯時爲布衣巢居穴處無杯杆每以手捧水而飲
之人有見其飲無杯以瓢遺之許由受之以瓢操飲飲
畢輒掛於樹枝風吹樹飄搖動歷歷有聲由以爲煩擾
取而棄之古今樂錄

楚相孫君諱饒字叔敖期思縣人也少見枝首蛇因埋
掩其形遂爲父母九族所異收九澤之利以殷潤國家
家富人喜憂國忘私乘馬三年不別牝牡至於沒齒而
無分銖之蓄膏破玉玦不以寶財遺子孫叔敖碑文

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
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

鴻書

卷五十一

八品

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已
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之盜况貪天之功以爲已力
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奸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
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
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
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
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綿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
且旌善人左傳

孔子絕糧子貢告於野人得米炊於壤屋有埃墨墜飯
中回取食之子貢以回爲竊食人問孔子曰仁人廉士

窮則改節乎子曰若改節焉稱仁廉哉子貢以回食飯
告子子召回曰嚙昔余夢先人炊飯吾將祭焉回曰炊
墨墜飯中欲寘之不潔欲棄之可惜回卽食之不可祭
也回出孔子曰吾之信回非獨今日所信者目目猶不
可信所恃者心心猶不可恃弟子記之知人故不易矣
高士傳

李先生時勉在翰林時一歲上元夜朝廷結鰲山一騎
控先生馬而行中途拾一墮釵以呈先生視之金也懷
之歸少酬騎以錢大書揭於門旣而失釵婦言夫爲錦
衣千戶勾當海外妾昨出看鰲山失去一金釵尚存其

鴻書

卷五十一

八品

一可驗也先生猝驗之良是卽以歸之亦不問其姓氏
旣久千戶還妻述失釵事夫言非李公汝當時憂思爲
疾或且致絕汝絕吾亦不聊生是二命所關也亟往叩
謝之因具儀物酬先生先生悉却之其人言公不受不
能強此一片藥乃海域所產初非傷財所得而甚罕貴
公幸受之先生問何物曰血竭也乃受付夫人言此爲
血竭當識之旣而先生被繫杖脇折昇至錦衣適此千
戶蒞獄驚曰此李翰林先生也 聖旨固未嘗令死因
密召良醫師入視醫云可爲第須得真血竭千戶曰吾
曩固嘗脫公立命問其夫人夫人取昇之醫治藥以板

夾脇傳之越一日夜遂甦焉九朝野記

晉魏威字伯虎魏人爲徐州刺史清潔不污入朝武帝嘆其父清謂威曰卿與父執清對曰臣不如也帝曰卿父何以爲勝耶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及遠矣晉書

郝廉後漢人性廉潔常遠行於路飲水輒投錢井中過姊家姊設食乃暗留金席下而去漢書安陵清者有項

仲山飲馬渭水每投三錢三輔決錄

唐盧懷慎爲相清謹不營貴產既貴妻子不免饑寒後病卒妻崔氏戒其子勿哭汝父清苦無餘貲必不死張

鴻書

卷五十一

九

八品三

說同相貨賄山積其人尚在奢儉之報豈虛也是夜公果復生左右以崔之言啓陳於公公曰冥司有三十爐日與張說鼓鑄橫財我無一焉言訖復絕山堂肆考

諫議大夫陳省華生三子皆登進士第而伯仲皆爲天下第一晚年燕國夫人馮氏俱康寧長子堯叟知樞密院次子堯佐直史館少子堯咨知制誥每對客三子列侍客不自安求去省華曰學生輩立侍常也士大夫以

陳氏爲榮

澠水燕談

兵部李約員外嘗江行與一商胡舟楫相次商胡病因邀相見以二女託之皆絕色也又有一珠約悉唯唯及

商胡死財寶鉅萬約悉籍其數送官而以二女求配始死胡約自以夜光舍之人莫知也後死胡有親屬來理資財約請官司發掘檢之夜光果在代醉編

范文正公少貧悴依睢陽朱氏家常與一術者遊會術者病篤使人呼文正而告曰吾善練水銀爲白金吾兒幼不足以付今以付子即以其方與所成白金一斤封誌納文正懷中文正方辭避而術者已絕後十餘年文正爲諫官術者之子長呼而告之曰而父有神術昔之死也以汝尚幼故俾我收之今汝成立當以還汝出其方并白金授之封誌宛然朝野遺記

鴻書

卷五十一

十

八品三

元張雄飛剛直廉慎始終一節世祖嘗召見便殿語之曰聞卿貧甚賜白金二千五百兩鈔二千五百貫既出又加賜黃金五十兩雄飛拜受封識藏於家及其罷政阿合馬之黨遂矯詔追奪之或有勸雄飛自辯者雄飛曰上以老臣廉故賜臣然臣未嘗敢輕用而封識以俟者正慮今日耳又可自辯乎尋起爲燕南河北道宣慰使卒元史

我明豐布政公慶一日行部有知縣重臺不飭聞至乃以白金爲燭饋之公未之省既而屬子以告公作曰試燃之屬子曰然而不燃也公又曰不燃則還之耳次日

從容謂知縣曰汝燭不燃盡出之自今無復爾矣名臣錄

謹

黃帝之言曰聲禁重色禁重衣禁重香禁重味禁重室禁重此六禁也○聲不欲虛名過其實色不欲至於淫縱衣服不欲踰僭奢侈香不欲芬聞四遠味不欲勝食氣傷性命室不欲崇侈土木高誘注

狐丘丈人謂孫叔敖曰僕聞之有三利必有三患子知之乎夫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歸之孫叔敖曰不然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亦厚吾施益博可以免於患矣狐丘丈人曰善哉

鴻書

卷五十一

士

人

漢金日磾兩子賞建俱侍中與昭帝畧同年共卧起賞為奉車建駙馬都尉及賞嗣侯佩兩綬上謂霍將軍曰金氏兄弟不可使俱兩綬耶光對曰賞自嗣父為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光曰先帝之約有功乃得封侯漢書

晉唐彬與王濬伐吳為先驅所至皆下度孫皓必降未至建業二百里彬詐稱疾不行已而先至者爭財後至者爭功當時有知者莫不高彬此舉渾濬視彬誠有愧矣正史全編

王濬閬中人博學有才幹遷益州刺史平孫皓有功為王渾所忌范通曰卿功則美矣恨所以居美者未善濬問故曰旋軍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功若有及者則曰聖主之威羣帥之力老夫何功之有王渾得無愧乎晉書

盧朱崖父億性儉素恬於榮進以少府監告老歸洛以棋酒自放不親俗事及多遜叅大政服玩漸侈億嘆而泣曰家本寒素今富貴驟至不知稅駕地矣後多遜果敗士大夫高其識通水燕談

鴻書

卷五十一

士

人

人未知郁曰君有弟子否曰昆弟三人豚犬數輩郁曰古人畏四知今君兄知弟知子知携來者知是倍於古人也客慙而退九國志

柳氏自公綽以來世以孝悌禮法為士大夫所宗及柳玘為瀘州刺史嘗戒其子弟曰凡門第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行己一事有失則得罪重於他人死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此其所以可畏也門高則驕易生族盛則為人所嫉懿行實才人未之信小有玘類眾皆指之此其所以不可恃也故膏粱子弟學宜加勤行宜加勵僅得比他人耳太平御覽

洪武中郭德成爲驍騎指揮嘗入禁內上以黃金二錠
寘其袖曰弟歸勿宜出德成敬諾比出宮門納轄中伴
醉脫轄露金關人以聞上曰吾賜也或尤之德成曰九
闕嚴密如此藏金而出非竊耶且吾妹侍宮闈吾出入
無間上不以試耶衆乃服

九朝野記

儉

謝安嘗欲過陸納但言納殊無供辦納兄子儼不敢開
密爲具安至納唯設茶菓而已儼遂盛饌珍饈畢具客
去納大怒曰汝不能光益叔父乃穢我素業耶乃杖之
王氏桑苑

鴻書

卷五十一

七

八

楊綰性清簡儉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容
開之戒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韋幹驕從甚盛卽
日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撤之綱目
查道以謹儉率已爲龍圖閣待制每食止盡一器度不
勝則不復下筯雖蔬茹亦然嘗謂諸親曰福當如是惜
之談苑

司馬溫公曰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麗
自爲乳兒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棄棄之二十
五科名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
一花平生衣服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故服垢弊以矯

俗于名但順吾性而已衆人皆以奢靡爲營吾心獨以
素儉爲美人皆嗤吾固陋吾不以爲病古人以儉爲美
德今人以儉爲詬病異哉吾記天聖中先公爲羣牧判
官客至未嘗不致酒或三行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
果止於梨栗棗柿餠止於脯醢菜羹器用瓦漆當時士
大夫家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動物薄而情厚近
日士大夫酒非內法果饌非遠方珍味食非多品器皿
非滿案不敢會賓客常數月營聚然後敢發書風俗頽
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又聞昔李文靖公
爲相治居第於封丘門內廳事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
公歎曰弟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甚隘爲太祝奉禮
廳事已寬矣叅政魯公爲諫官真宗遣急召之得於酒
家旣入問其來以實對上曰卿爲清望官奈何飲於酒
肆對曰臣家貧客至無器皿果餚故就酒家之觴上以
其無隱益重之張文節爲相自奉養如爲河陽掌酒記
時所親或規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而自奉皆此公雖自
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小從衆公嘆曰
吾今日之俸雖舉家衣錦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
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
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者旣久不能頓儉必至

鴻書

卷五十一

七

八

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在身亡如一日乎嗚呼大賢之深謀遠慮豈庸人所及哉昔正考父餽粥以糊口孟僖子知其後必有達人季桓子相三君矣不衣帛馬不食粟君子以爲忠管仲饋簋朱絃山桑藻稅孔子鄙其小器公叔文子享衛靈公史猶知其及禍及□果以富得罪出亡何曾日食萬錢王孫以驕溢傾家石崇以奢靡驕人卒以此死東市近世寇萊公豪侈冠一時然以功業大人莫之非子習其家風今多壁立其餘以儉立名以侈自敗者多矣不可徧舉聊舉數人以訓汝汝非徒身當服行當以訓汝子孫使知前輩之風俗云

鴻書

卷五十一

主

人

讓

許由平陸人不受堯之天下趙過逆旅逆旅人亡其皮冠而疑由竊之也由不爲辯

廣輿記

太伯見王季有聖子文王知太王意欲立之入吳採藥斷髮文身以隨吳俗太王薨太伯還王季辟主太伯再讓王季不聽三讓曰吾之吳越吳越之俗斷髮文身吾刑餘之人不可爲宗廟社稷之主王季知不可權而受之論衡太伯將讓其國於季歷謂其傳曰太王欲以一國之事而以嗣我我其羞之吾聞至人也不君一世而萬世以之君不貴一代而萬代以之貴吾安能貴乎一

國而賤乎萬代哉

符子

晉文公反國酌士大夫酒召舅犯而將之召艾陵而相之授田百萬介子推奉觴而起曰有龍矯矯將失其所獨不得甘雨此何謂也文公曰嘻是寡人之過也吾爲子爵與待旦之朝也吾爲子田與河東陽之間介子推曰推聞君子之道謁而得位道士不居也爭而得財廉士不受也文公曰使我得反國者子也吾將以成子之名介子推曰推聞君子之道爲人子而不能承其父者則不敢立於其朝然推亦無索於天下矣遂去而之介

鴻書

卷五十一

主

人

山之上文公使人求之不得爲之避寢三月號呼期年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郊適彼樂郊誰之永號此之謂也文公待之不肯出求之不能得以謂焚其山宜出及焚其山遂不出而焚死

新序

七國時管夷吾字攷仲鮑叔牙字孟叔二人結義一日往郊外見金一段相讓不收至回復見分金爲二段天賜與之各執一半古人質朴具無奢願

錦囊註

春秋時楚莊王旣勝晉於河雍之間歸而封孫叔敖叔敖辭而不受病疽將死謂其子曰吾則死矣王必封汝汝必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之間有寢丘者其地確石

之名醜荆人鬼越人機人莫之利也叔敖死王果封其子以肥饒之地其子辭而不受請有寢之丘楚國之俗功臣二世而奪其爵惟孫叔敖獨存楚史補記

漢高祖擊陳豨誅韓信乃使使拜蕭何為相國益封置衛諸君皆賀故秦東陵侯邵平獨不賀而弔謂何曰禍自此始上暴露於外而君居守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者以淮陰新友有疑君心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讓封勿受悉以家財佐軍需何從其計上悅嘉謀錄

楊玠仕蜀至顯官隨王衍歸唐以老致仕歸長安舊居鴻書
多為鄰里侵占子弟欲詣府訴玠自批狀尾云四鄰侵我我猶伊畢竟思須未有時試上含元殿基望秋風秋草正離離子弟不敢言天中記

劉
書卷之五十終

第五十一卷

人品部六

德量

定靜凝重

以吳名

雞肋

婁公盛德

李日知

天扶持

願公無泄

鴻書

此兒作宰相

東坡子由

如是十年

平生一遇

才譽

倚馬

無車若藥

徐之才

得子建集

二子蜀人

十二祀來朝

污車裙

飲鴆

蔡人吾人

今日一家

不改正朔

不可學他不是

卷五十一目錄

事公最久

上天也無妨

豈助畔臣

夏公不可及

才譽

燒燭擊鉢

劉穆之

超超玄著

李英公

銷得半中

圯下跨下

容置此輩

失印

唾面自乾

卜祝賤流

負得金帶

不殺妓

不吐啞藥

不凡

預享太平

百忍贊

足丁十人

李商

霄漢松喬

又在杜家

明復先生

士人將復何所容西曹第忍之此不過汚丞相車廂耳

後因邊塞事更得此吏之力

山堂肆考

謝公時兵廝逼亡多近窺南塘下諸舫中或欲求一時

世說新語

搜索謝公不許若不容置此輩何以爲京都

晉書

劉伶嘗醉與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拳伶曰雞肋不足以

安尊拳其人笑而止

何氏語林

鴻書

卷五十一

三

人品

裴晉公在中書左右忽白以失印聞者失色度卽命張
筵舉樂人不曉其故竊怪之夜半飲酣左右復白印存
度不答極歡而罷或問其故度曰此出於胥徒盜印書
券耳緩之則存急之則投諸水火不復更得矣時人服
其弘量臨事不撓

王臧子

唐裴師德樸忠沉厚心無適莫狄仁傑入相師德舉之
見爲同列仁傑頗輕師德頻擠之外師德知而不憾則
天覺之嘗問仁傑曰裴師德知人否仁傑對曰臣嘗同
官未聞其知人則天曰朕之用卿師德所薦安可謂不
知人仁傑大慚而退歎曰裴公盛德我爲其所容久矣

通鑑

裴度建節彰義將降卒萬餘人入城李愬具糒饌出迎
拜於路左度將避之愬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數
十年矣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愬還
軍入城度以蔡卒爲牙兵或諫曰蔡人反仄者尚多不
可不備度笑曰吾爲彰義節度使元惡旣擒蔡人則吾
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先是吳氏父子阻兵禁
人偶語然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死度除其禁蔡人
始知有生民之樂

唐書

鴻書

卷五十一

五

人品

肥行緩昭德罵曰田舍夫師德徐笑曰師德不爲田舍
夫誰當爲之其弟除代州刺史將行師德謂曰吾兄弟
榮寵過盛時人所疾何以自免弟曰自今雖有人唾某
面某拭之而已庶不爲兄憂師德愀然曰此所以爲吾
憂也人唾汝面怒汝也而汝拭之則逆其意而重其怒
矣夫唾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耳

綱目

唐李日知自爲畿郡不曾行杖罰及爲刑部尚書有令
史受敕三日忘不行者尚書索杖剝衣喚令史總集欲
決之責曰我欲笞汝一頓恐天下人稱你云撻得李日
知喚喚李日知杖你亦不是人妻子亦不禮汝遂放之

自是令史無敢犯者設有稽失衆共責之

朝野僉載

唐遣鍾謨入貢于周世宗曰江南亦治兵修守備乎對曰既臣事大國不敢復爾世宗曰不然屬時則爲讎敵今日則爲一家吾與汝國大義已定保無他虞然人生難期至於後世則事不可知歸語汝主可及吾時完城郭繕甲兵據守要害爲子孫計謨歸以告唐主乃城金陵凡城不完者葺之戍兵少者益之

五代史

宋眞宗時有卜者上封事言于宮禁上怒坐以法因藉其家得朝士往還書人上曰此人狂妄臣僚與之遊盡可付御史獄案劾王文正得之以歸翼日獨對曰臣看

鴻書

卷五十一

四

人

卜者家藏文字皆卜筮草木無言及朝廷事臣托往來亦曾令推步星辰其狀尚存因出以奏曰果行乞以臣此狀同問上曰卿意如何公曰臣不欲以卜祝賤流累及朝臣上乃解公至政府即時焚去繼有大臣力言乞行欲因而擠公上令中使再取其狀公曰得旨已焚去之矣此見王公有三善焉存心之厚也匡君之忠也處事之權也

林居漫稿

韓魏公曰某平生仗孤忠每遇大事以死自處幸而不死事皆偶成實天扶持非人能也凡人語及其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唯宰相韓魏公不然說到小人

忘恩負義欲傾已處辭氣和平如道常事

魏王別錄

莊宗晏駕明宗皇帝爲將相推舉霍彥威孔循上言唐運以衰請改國號明宗謂藩邸近侍曰何爲改正朔左右奏曰先帝以劉氏宗屬爲唐雪冤繼昭宗皇帝後國號唐今朝之舊人不欲殿下稱唐請更明號耳明宗泣下曰吾十三事獻祖洎太祖至先帝冒刃血戰爲唐室雪冤身編宗屬武皇功業即吾功業也先帝天下卽吾天下也兄亡弟紹於義何嫌運之衰隆吾當自受於是不改正朔人服帝之獨見也

北夢瑣言

康定間元昊寇邊韓魏公領四路招討駐延安忽夜有

鴻書

卷五十一

五

人

人携匕首至臥內遂褰帷帳魏公起坐問誰何曰某來殺諫議又問曰誰遣汝來曰張相公遣我來蓋是時張元夏國正用事也魏公復就枕曰汝携匕首去其人曰某不忍願得諫議金帶足矣遂取帶而出明日魏公亦不治此事俄有守陴卒報城櫓上得金帶乃納之時范兄純祐亦在延安謂魏公曰不治此事爲得體蓋行之則沮國威今乃受其帶是墮賊計中矣魏公握其手再三嘆服曰非琦所及

塵史

韓魏公以使相出鎮相州因祀宮尼宿於齋館夜有偷兒入其室褰帷挺刃顧謂公曰不能自濟故來求公公

曰凡上器具可值百千盡以與汝偷兒曰非謂此也願得公首以獻西人公卽引頸偷兒投刃稽顙曰以公德量過人故來試公然凡上之物已荷公賜願公無泄也公曰諾明日於宅庫如其數取償之終不以語人其後爲盜者以他事坐罪當死乃於市中備言其事曰慮吾死後惜公之遺德不傳於世也

朝野遺記

王文正在中書寇萊公在密院中書倒用了印萊公須勾吏人行遣他日密院亦倒用了印中書吏人亦欲行遣文正問吏人汝等且道密院當初行遣倒用印者是否曰不是文正曰既是不是不可學他不是

龜山語錄

鴻書

卷五十一

本

人語

韓汝王令錢塘眷一妓嘗宿其家一日晨起縣吏挾之立門外侯聲啗汝王卽升妓家中堂受啗翌日下吏杖一百卽解官自劾云某無狀不檢爲吏所侮無以涖民請解印歸時范文正公知杭州大奇之曰公傑士也願自愛卽令還職汝王既滿任復携此妓遊西湖戀戀一月不去文正置酒餞之召妓佐酒侯汝王極醉時令舟子解纜去及醒則舟離錢塘數十里矣後汝王歷廩仕有聲而文正公愛惜人才襟量不可及也

西湖志

呂文靖四子公弼公著公爽公禧皆類異文靖與夫人語四兒他日皆顯重但不知誰作宰相吾將驗之他日

四子居外夫人使小鬟擎四寶器貯茶而往教今至門故跌而碎者三子皆失聲獨公著凝然不動文靜謂夫人曰此兒必作相元祐果大拜

何氏語林

張齊賢謚文定爲江南轉運使一日家宴一奴竊銀器數事於懷中文定自簾下熟視不問後文定爲宰相門下廝役皆得班行而此奴竟不霑祿奴乘間再拜而告曰某事相公最久後於某者皆得官矣相公獨遺某何也因泣下不止文定曰我欲不言爾乃怨我爾憶江南盜吾銀器數事乎我懷之三十年不以告人雖爾亦不知也吾倘位宰相進退百官志在激濁揚清安敢以盜

鴻書

卷五十一

七

人語

賊薦耶念汝事我日久今與汝錢三百千汝去門下自擇所安蓋吾既發汝平昔之事汝其有愧於吾不可復留也奴震駭泣拜而去

唐書

古成之字亞夷河源人結廬羅浮力學不倦作詩多驚人語登梁灝榜第二預聞之有張某嫉居其上乃召成之飲密置啞藥酒中比黎明臚唱成之喑不能應上怒扶出或勸自明其事成之曰司命有定非人所能與也衆服其量宋興廣州舉進士自成之始

廣輿記

蘇東坡汎愛天下士無賢不肖權如也嘗自言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兒子由少許可嘗戒東坡

擇交東坡曰吾眼前見天下無一箇不好人此亦一病
輟耕錄

東坡元祐間出帥錢塘視事之初都商稅務押到匿稅人南劍州鄉貢進士吳味道以二巨輦作公名銜封至京師蘇侍郎宅顯見偽妄公即呼味道前訊問其輦中果何物也味道恐蹙而前曰味道今秋忝冒鄉薦鄉人集錢爲赴省之贐以百千就置建陽小紗得二百端因計道路所經場務盡行抽稅則至都下不存其半心竊計之當今負天下重名而愛獎士類唯內翰與侍郎耳縱有敗露必能情貸味道遂僞假先生台銜械封而來

鴻書

卷五十一

八

人品

不知先生已臨鎮此邦罪實難逃幸先生恕之公熟視笑呼掌牋奏書吏令去舊封換題細銜附至東京竹竿巷蘇侍郎宅并手書子由書一紙付示謂味道曰先輩這回將上天去也無妨來年高中過當却惠顧也味道悚謝再三次年果登高第還具牋啓謝殷勤其語亦多警策公甚喜爲延款數日而去

長公外紀

或問張無垢倉卒中患難中處事不亂是其才耶抑其識耶先生曰未必才識了得必其胸中器局不凡素有定力不然恐胸中先亂何以臨事古人平日欲涵養器局者此也又問處事當何如先生曰速不如思便不如

當用意不如平心又問當官臨事如何先生曰切戒躁急急則先自處不暇何暇治事加以猾吏姦民窺伺機便以乘其利非特害人於已甚害

合璧事類

呂元膺爲東都留守常與處士對基基次有文簿堆擁元膺方秉筆閱覽基倡謂呂必不顧局矣因私易一子以自勝呂輒已窺之而但不悟翼日呂請基處士他適內外莫測基者亦不安乃以束帛贐之如是十年許呂寢疾將亟兒侄列前呂曰遊處交友爾宜精擇吾爲東都留守有一基者

云

吾以他事俾去易一着基子亦未足介意但心跡可畏亟言之即慮其憂懾終不言又

鴻書

卷五十一

九

人品

恐汝輩滅裂於聞言畢惘然長逝

芝田錄

高麗將趙位寵以四十餘城叛附金主曰朕懷綏萬邦豈助叛臣爲害執其使付高麗位寵伏誅

經濟類編

高皇曰元雖夷狄入主中國百年之內生齒滋繁家給人足朕家之祖父亦預享其太平雖古有獻俘之禮不忍加之謚元主曰順帝封其買的理八刺爲崇禮侯竟

送北歸嗚呼此天地之心哉

皇明續紀

戶部尚書夏原吉有德量冬出使館晨發命館人烘轆誤燒一隻館人懼不敢告索執甚亟左右請罪笑曰何不早日欲餘廩易之弗及并存者棄之而行館人感德

曰他則無故加捶若此平生纔一遇也在部時吏捧精微文書押之因風爲墨所汚吏驚懼卽肉袒以俟公曰汝何與焉叱起乃自袖其所汚吏猶懼莫測明日朝畢至便殿請罪曰臣昨日不謹因風起筆汚精微之書懷中出之上命易之既罷朝吏猶莫測尋出其所易更大感免冠謝孤樹哀談

夏忠靖公原吉先世德興人大父以官寓湖汙遂家湘陰公德量汪洋人莫測其際嘗使蘇有庖人烹肉過醵公但嘔素飯而已無所問巡視淮陰憇於野馬驚而逸從者逐之未還公遂謂過客寄聲尋馬者客不應且詈

鴻書

卷五十一

十

之從者執以見公公笑釋之有隸盜公銀酒器數事爲邏者所獲械見公公命釋械且語之曰汝非艱貧寧忍爲此乎仍與所盜一杯遣之隸感泣而去有進士戲乘公輜或告公公曰有志言者慚退呂尚書爲子乞官上以問公對曰震先朝有守城功宜量與一官或語公曰彼昔奏公公寧忘之乎曰某自得罪彼何與平江恭襄陳公靖難時嘗欲害公公後薦恭襄總漕運又內贊其所請以濟國事二公深自敬服時同事有性褊急者嘗書公姓於座右以自警少忘之性如舊嘆曰夏公真不可及也或問公量可學乎公曰某幼時人有犯者未嘗

不怒始忍於色中忍於心久則自熟殊不與人較何曾不自學來又曰處有事當如無事處大事當如小事若先自張皇則中便無主矣公薨贈太師國朝輔臣贈太師自公始

百忍贊曰忍之德其至矣乎樂天知命忍之原也懲忿窒慾忍之方也天爲剛德行不干時天且忍何況人乎川澤納汙山藪藏垢地猶忍而況人乎尺蠖之屈龍蛇之蟄物皆忍而況人乎不爲已甚犯而不校聖人之忍也執鵠持下柔弱受垢老氏之忍也無爭三昧面壁九年釋氏之忍也天子不可不忍武王之銘曰少間弗忍

鴻書

卷五十一

十一

人

終身之羞諸侯不可不忍詩刺鄭莊公小不忍致大亂卿大夫不可不忍傳謂魯以相忍爲國士庶人不可不忍曰圭之治生以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仁者其言也詎詎忍也言不可忍乎動心忍性益所不能性不可忍乎美里陳蔡忍不可忍之患難簞瓢緼袍忍不可忍之困窮其守節也忍餓於嗟來忍渴於盜泉其篤學也忍寒於映雪忍痛於悴掌險阻艱難晉侯忍以定霸臥薪嘗膽越子忍以復讎子房忍取履淮陰忍跨下而爲人傑丙吉忍汗茵師德忍唾面而爲長者裴度則忍事陸遜則忍辱趙襄子范雎則忍詬對敵能忍者勝一慙不

忍終身慙不善加已直為受之張霸之忍也終身讓路不枉百步朱仁軌之忍也忍於怨若蘭相如寇恂忍於誣若直不疑卓茂劉寬不耐煩者稽康所以逢咎耐辱者司空圖所以避禍司馬子長以隱忍成書謝安石以忍須臾成名自反而縮勇而忍也不報無道強而忍也忍諍以無辨忍侮以自省忍笑於口忍愧於顏艱苦忍而受交友忍而久如金忍於百鍊如松栢忍於風霜古之人忍恥於三北忍愠於三已忍於佩章忍於吸醯彼鄉愿之合污非忍也長樂老之痴頑非愚也挾輶不能忍事拂衣不能忍怒倒執手扳不能忍懼吁艱哉忍

鴻書

卷五十一

士

八品

者仁之端也忍然後有不忍之心其流於殘忍者為佳兵為峭法為終訟為鬪狠一朝之忿忘身及親莫大之惡成於斯須不忍可不戒與不忍小忿富辰諫周輕不忍久司馬譏吳故曰萬事之中忍字為上知此者其張公藝乎以公藝平家之心推之治天下裕如也百忍圖贊

才譽

按立試萬言倚馬可待人知李白而不知前有袁虎後有劉原父也

竟陵王嘗夜集學士刻燭為詩四韻者則刻一寸以此

為率蕭文琰曰燒一寸燭而成四韻詩何難之有乃與江洪等共叩銅鉢響絕則成詩皆可觀初澤集

武帝謂周捨曰君子不可求備至如柳惲可謂具美分其才藝足了十人太平御覽

車胤善於賞會當時每有盛集而胤不在皆曰坐無車公不樂謝安遊集之日輒開筵待之

東晉劉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擁滯賓客輻輳求訴百端內外諮稟盈塔滿室目覽辭訟手

咎戔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悉皆瞻舉又喜賓客言談賞笑彌日無倦裁有閒暇守自寫書尋覽校

鴻書

卷五十一

十三

八品

定竹奢豪食必方丈旦輒為十人饌未嘗獨餐嘗白劉裕曰穆之家本貧賤贍生多闕自叨忝以來雖每存約損而朝夕所須微為過豐自此外一毫不以負公類編劉勰後為沙門名慧地評自文章別其北齊書九十五篇各繫之以贊為卷十晁氏題其後曰勰者書垂世自謂嘗執丹漆器隨仲尼南行其自負亦不淺矣晉書徐之才嘗與朝士出遊遙望見犬競走諸人試今日之才即應聲曰為是宋鵲為是韓盧為逐李所東走為負帝女南徂

諸名士共至洛水戲還樂今問王夷甫曰今日戲樂乎

王曰裴僕射善譚名理混混有雅致張茂先論史漢靡靡可聽我與王安豐說延陵子房亦超超玄著世說新語郭林宗來遊京師當還鄉里送車千許乘李膺亦在焉衆人皆詣大槐客舍而別獨膺與林宗共載乘薄笨車上大槐坂觀者數百人引領望之若松喬之在霄漢商

云云

韓仲卿夢一鳥憤少年風姿磊落神仙人也拜言某有文集在建業李氏公當名出一時肯爲我計是文而序之俾我亦陰報爾仲卿諾之去復回曰我曹子建也仲卿既寤檢鄴中書得子建集分爲十卷異而序之龍神錄

鴻書

卷五十一

十四

人品

唐李英公勣嘗言我年十二三時爲無賴賊逢人卽殺十四五時爲難當賊有所不愜者殺之十七八時爲好賊上陣殺人三十領天下大將用兵以救人死也唐書杜甫子宗武以詩示阮兵曹兵曹答以石斧一且隨使并詩還之宗武曰斧父斤也兵曹使我呈父加斤削也俄而阮聞之曰誤矣欲子砍斷其手此手若存天下詩名又在杜家矣文覽

李白見玄宗於便殿神氣高朗軒軒然若霞舉相如素賦黃門飄飄有凌雲氣正可相對二子皆蜀人也丹鉛錄鄭愚尚書廣州人雄才與學擢進士第歟歷清顯聲稱

烜然而性本好華以錦爲半臂崔魏公鉉鎮荆南榮陽除廣南節制經過魏公以常禮延遇榮陽舉進士時未嘗以文章及魏公門此日於客次換麻衣先贄所業魏公覽其卷首尋以嘆至三四不覺曰真銷得錦半臂也北齊書

孫明復先生退居太山之陽枯槁憔悴鬢髮皓白著春秋尊王發微十五篇爲春秋學者未有過之者也故相李文定公守交就見之嘆曰先生年五十一室獨居誰侍左右不幸風雨食飲生疾奈何吾弟之女賢可以奉箕箒先生固辭文定曰吾女不妻先生不過爲一小官

鴻書

卷五十一

十五

人品

人妻先生德高天下幸婿李氏榮貴莫大於此先生曰宰相女不以妻公侯貴戚而因以嫁山谷衰老藜藿之人相國之賢古無有也不可不成相國之賢遂妻之其女亦甘淡薄盡婦道士大夫莫不賢之澠水燕談

宋子京修唐書嘗一日大雪添帶幕然椽燭一秉燭二左右熾炭兩巨爐諸姬環侍方磨墨濡毫以澄心堂紙草一傳未成顧諸姬曰汝輩在人家頗見主人如此否皆曰無有其間一人來自宗子家子京曰汝太尉遇此天氣亦復如何對曰只是擁爐命歌舞間以雜劇引滿大醉而已如何比得內翰子京點頭曰亦自不惡乃閣

筆掩卷起索酒食之幾達晨明嘗對賓客自言其事每
識集必舉以爲笑 宋書

宋子京博學能文章天資蘊藉好遊宴以矜持自喜晚年知成都府帶唐書於本任刊修每宴罷盥漱畢開寢門垂簾然二椽燭媵婢夾侍和墨伸紙遠近觀皆知尚書修唐書矣望之如神仙焉多內寵後庭曳羅綺者甚多嘗宴於錦江偶微寒命取半臂諸婢各送一枚凡十餘枚皆至子京視之茫然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忍冷而歸 東軒筆記

胡存齋叅政能折節下士賓客至者如家焉南北士大
鴻書 卷五十一 人品

夫有經其地無不願見者每患閭人不爲通是日苟不出卽懸一牌於門曰胡存齋在家 何休語林

東坡旣就逮御史府一口慈聖曹太皇語上曰官家何事數日不懌對曰更張數事未就緒有蘇軾者輒加謗訕至形於文字太皇曰得非軾轍乎上曰娘娘何以聞之曰吾嘗記仁宗皇帝策試制舉人罷歸喜而言曰朕今日得二文士謂蘇軾轍也然吾老矣慮不能用將以遺後人不亦可乎因泣問二人安在對以軾方繫獄則又泣下上亦感動始有貸軾意 宋史

宋王荆公介甫退處金陵一日幅巾杖屨獨遊山寺遇

數客盛談文史詞辨紛然公坐其下人莫之顧有一客徐問公曰亦知晝否公唯唯而已復問公何姓公拱手客曰安石姓王衆人惶恐遽慚俯而去 青瑣高議
蘇長公謂一生無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世間樂事無踰此者又自謂孟韓之溫醇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向無不如意夫文至此寧不足樂哉 歐陽

宋賈相當國時內後門火飛報已至葛嶺賈曰火近太廟乃來報言竟後至者曰火已近太廟賈乘兩人小肩輿四力士以槌劍護轎里許卽易轎人倏忽至太廟臨

安府以爲具賞犒數勇士陞轎離地五六尺前樹皂纛立劊手皆立具於呼吸間賈下令肅然不過曰火到太廟斬殿帥令甫下火沿太廟八風兩殿前卒肩一卒飛上斬八風板落火卽止驗姓名轉士官就給金銀賞與賈才局若此類亦可喜 景文傳

王副樞時之夫人梅鼎臣之女也景彝初除樞密副使梅夫人入謝慈壽宮太后問夫人誰家子對曰梅鼎臣女也太后笑曰是梅聖俞家乎由是始知聖俞名聞於宮禁也聖俞在時家甚貧余或至其家飲酒甚醇非常人家所有問其所得云皇親有好學者宛轉致之余又

聞皇親有以錢數千購梅詩一篇者其名重於時如此

寧宗時金人屢遣使來督歲幣起居舍人真德秀上疏請絕之女真以韃靼侵陵徙巢于汴此吾國之至憂也蓋韃靼之圖滅女真猶獵師之志在得鹿鹿之所走獵必從之既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豈不能絕黃河一帶之水以趨汴使韃靼遂能如劉聰石勒之盜有中原則疆場相望便為鄰國固非我之利也或如耶律德光之不能即安中土則奸雄必將投隙而取之尤非我之福也今當乘虜之將亡亟圖自立之策不可幸虜之未亡

鴻書

卷五十一

人

姑為自安之計也夫用忠賢修政事屈羣策收衆心者自立之本訓兵戎擇將帥繕城池飭戍守者自立之具以忍耻和戎為福以息兵忘戰為常積安邊之金繒飾行人之玉帛女真尚存則用之女真強敵更生則施之強敵此苟安之計也陛下以自立為規模則國勢日張人心日奮雖強敵驟興不能為我患以苟安為志嚮則國勢日削人心日偷雖弱虜僅存不能無外憂蓋安危存亡皆所自取若夫當事變方興之日而示人以可侮之形是堂上召兵戶內延敵也帝納之遂罷金國歲幣

宋史

時蒙古諸王拖雷第四子忽必烈思大有為於天下延藩府舊臣及四方文學之士問以治道初邢臺人劉秉忠英爽不羈年十七為邢臺節度使府令史以養其親居常鬱鬱不樂一日投筆嘆曰吾家累世衣冠乃汨沒為刀筆吏乎丈夫不遇於世當隱居以求志耳即棄去隱武安山中久之為僧往來雲中會忽必烈召他僧遂邀秉忠俱行既入見應對稱旨秉忠于書無所不讀尤邃於天文律曆三式六壬遁甲之屬論天下事如指諸掌忽必烈大愛之秉忠復薦張文謙召為掌書記史紀本末崔欽甫金人也衆飲清菴欽甫至衆不之識俾賦清菴

鴻書

卷五十一

九

人

欽甫故拙起一句云為問清菴何以清衆拍手大笑及賦第二句霜天明月照蓬瀛衆失色連賦廣寒宮裡琴三弄白玉樓頭逐一聲金井玉壺秋水冷石田茅屋暮雲平夜來一枕遊仙夢十二瑤臺獨自行衆使始知為欽甫愧謝延之上坐楮記堂

元世祖嘗問留夢炎葉李優劣於趙孟頫對曰夢炎臣之父執其人重厚焉於自信好謀能斷有大臣器葉李所讀之書臣皆讀之所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世祖曰汝以夢炎優於李耶夢炎為宋狀元至宰相當賈似道誤國依阿取容李以布衣乃伏闕上書固賢於夢炎也

天順初楊公瑄爲監察御史印馬于圻內民羣訴太監吉祥忠國公石亨奪其田若干頃公具以聞併言其怙寵擅權之罪詔稱公敢言稱職命吏部記之將以大任也旣而還京彗孛連見祥亨二兇日益張公與十三道御史謀劾之有私泄於亨者亨乃與祥合謀上譖暨彈章入上震怒召諸御史詣文華殿俾讀彈章而詰之公與某道御史周斌且誦且對歷陳二兇罪狀甚明天意先入譖莫能回悉下錦衣獄逼公誣引大臣刑數殞死卒無一語他及有司文致坐公死而十三道長皆坐成

鴻書

卷五十一

子

八品

餘多貶奏上會京城大風雹拔木壞屋走正陽門下馬牌於郊外於是獄皆從減公就戍遼東鐵嶺道遇赦還或謂公宜詣二兇謝庶免後禍公不可後謫戍廣西南丹居五歲二兇相繼以逆誅公被特旨還里憲廟嗣位以言官奏復公舊官尋陞浙江按察副使巡視海道成化丁酉春忽報倭艇數百犯邊公時在杭察案驚問公徐曰彼果來犯吾將盡誅之乃行邊至寧波府衙已戒嚴守令呼民壯授甲林立公謂曰海上甲兵自足內地不須虞安用民壯今農事方殷亟散之至定海數日乃知倭僅兩舡入貢耳于是皆服公之智量

灼艾集

方正

管仲束縛自魯之齊道而饑渴過綺烏封人而乞食烏封人跪而食之甚敬封人因竊謂仲曰適幸及齊不死而用齊將何以報我曰如子之言我且賢之用能之使勞之論我何以報子封人怨之

經濟類編

大將軍衛青旣益尊姊爲皇后然汲黯與抗禮或說黯曰自天子今欲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貴誠重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大將軍聞愈賢黯

鴻書

卷五十一

主

八品

李膺復拜司隸校尉時小黃門張讓弟張朔爲野王令貪殘無道至乃殺孕婦膺威嚴嚴逃還京師匿於兄家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吏卒破柱取朔付雒陽獄受辭畢卽殺之讓訴冤於桓帝桓帝召膺詰以不先請便加誅之意對曰昔晉文公執衛成公歸于京師春秋是焉禮云公族有罪雖曰宥之有司執憲不從昔仲尼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積一旬私懼以稽留爲愆不意獲速疾之罪誠自知樂實死不旋踵特乞留五日尅殄元惡退就鼎鑊始生之願也桓帝無復言顧謂讓曰此汝弟之罪司隸何愆乃遣出自此諸黃門常侍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出官省桓帝怪問其故並叩

頭泣曰畏李校尉時朝廷日亂綱紀頽弛而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登龍門

漢書

文帝之在東宮也宴諸文學酒酣命甄后拜坐坐者成伏唯劉楨平仰觀之太祖以爲不敬遂徒隸簿後太祖乘步牽車乘城降關簿作諸徒咸敬而楨樞坐磨石不動太祖曰此非劉楨也石如何性楨曰石出荆山玄巖之下外炳五色之章內秉賢貞之志雕之不增文磨之不加瑩氣貞正稟性自然太祖曰名豈虛哉復爲文學

文上傳

城陽太守梁柳皇甫謐從姑子也當之官人勸謐餞之

鴻書

卷五十一

主

八

謐曰柳爲布衣時過吾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者不以酒肉爲禮今作郡而送之是貴陽城太守而賤梁柳豈中古人之道是非吾心所安也

經濟類編

沈林子爲建武將軍統軍前鋒伐姚泓敗其僞將姚紹時諸將破賊皆多其首級而林子獻捷書至每以實聞武帝問其故林子曰王者之師有征無戰豈可復增張勇獲以示誇誕昔魏尚以盈級受罰此亦後來之良轍也武帝曰乃所望於卿也

南梁

高宗將幸汾陽官以狄仁傑爲知制使并州長史李冲玄以道出妬女祠俗云盛服過者必致風雷之灾乃發

數萬人別開御道仁傑曰天子之行千乘萬騎風伯清塵兩師灑道何妬女之害耶遂令寵之高宗聞之嘆曰真大丈夫也

舊唐

唐張九齡見朝之文武僚屬趨附楊國忠爭求富貴惟九齡未嘗及門楊甚銜之九齡常與識者議曰今時朝彥皆是向火乞兒一旦火盡灰冷暖氣何在當陳屍裂體棄骨於溝壑中禍不遠矣後果因祿山之亂附炎者皆罪累滅族不可勝數九齡之先見信夫神智博達也

僕射柳元公家行爲士大夫儀表居大官奉繼親薛夫

鴻書

卷五十一

主

八

人之孝凡事不異布衣時薛夫人左右僕使至有以小字呼公者公天性嚴重居外下輦常惕懼在薛夫人之側未嘗以嚴顏色待家人恂恂如小子弟敦睦內外當世無比宗族窮苦無告因公而存立者甚衆在方鎮子弟有事他適所經境內人不知之族子應規爲水部員外郎求公爲市宅公不與潛語所親曰柳應規以儒素進身始入省便造新宅殊不若且稅居之爲善也及水部沒公撫視孤幼恩意加厚特爲置居處諸子皆藉公起聲名族孫立疾病以兒女託公廉察鄂州嫁其孤女雖箱篋刀尺微物悉手自閱視以付之

唐語林

左神策軍吏李昇貨長安富人錢八千緡滿三歲不償京兆尹許孟容收捕械繫立期使償曰期滿不足當死一軍大驚中尉訴於憲宗憲宗遣中使宣旨送本軍孟容徑不遣中使再至孟容曰臣不奉詔當死然臣爲陛下尹京畿非抑制豪彊何以肅清輦下錢未必償豈不可得憲宗嘉其剛直而許之京城震栗京兆尹柳公綽初赴府有神策小將躍馬橫衝前導公綽駐馬杖殺之明日入對延英憲宗色甚怒詰其專殺之狀對曰陛下不以臣無似使待罪京兆京兆爲輦轂師表今視事之初而小將敢爾唐突此乃輕陛下詔命非獨慢臣也臣

鳥書

卷五十一

三

金

知杖無禮之人不知其爲神策軍將也憲宗曰何不奏對曰臣職當杖之不當奏憲宗曰誰當奏者對曰本軍當奏若死於街衢金吾街使當奏在坊內左右巡使當奏憲宗無以罪之退謂左右曰汝曹須作意此人朕亦畏之唐史

唐主以山陵近禁屠宰子儀之隸人犯禁金吾將軍裴諝奏之或謂曰君獨不爲郭公地乎諝曰此乃所以爲之地也郭公勳高望重上新卽位以爲羣臣附之者衆吾故發其小過以明郭公之不足畏上尊天子下安大臣不亦可乎涉世雄談

太宗御崇政殿召學士賈徽不進中人促亦不應上笑曰豎儒以我燕服爾遽命袍帶祥符中真宗召王旦對亦方燕服對曰至院忽中使傳宣曰適忘袍帶卿無怪否旦欲謝中使復稱有旨曰上以是爲愧勿俾謝二宗優禮近侍至矣

賈儀尚書本燕人爲性嚴重家法整肅尚書每對客卽二侍郎三起居四參政五補闕嘗侍立焉尚書夫人先亡以房院稍多不敢與勢家爲親援遂再娶孔縣令女爲夫人夫人性愈嚴右丞夫人頃背卽一房列五榻自孔夫人而下五房妯娌皆同寢處尚書薨孔夫人每召

鴻書

卷五十一

五

金

參政問事參政則披□立於門外而應對焉其事嫂之禮如此尚書周世宗時爲翰林學士每宿直世宗宮中不敢令奏樂曰恐實儀聞之至宋太祖登極猶在翰林忽一日宣召入禁闥中顧問事行至屏鄣間覩見太祖袂衣潛身却退中書謂曰官家作多時請出見儀曰聖上袂衣必是未知儀來但奏云宣到翰林學士賈儀太祖聞之遂起索衫帶着後方召見又晉公嘗言實家二侍郎儼爲文宏瞻不可企及有集一百卷又撰釋門數事五十件從一至百數皆節其要妙典故又善術數聽聲音而知興廢之兆撰大周樂正一百卷周世宗時同

兄儀在翰林爲學士儀常鄙其詭怪世宗常令陶人應二十四氣燒瓦二十四片各題識其節氣遂隔簾敲響令辨之一無差謬常指明德門謂楊廬二校書曰此門相次變爲大宮闕兵漸銷偃天下太平幾似開元天寶王又正筆解

張子韶對策至晡未畢貂璫促之子韶曰未也方談及公等故其策曰閣寺聞名國之不祥也堯舜閣寺不聞于典謨三王閹寺不聞于誓誥豎刁聞于齊而齊亂伊戾聞于宋而宋危嗟乎閣寺聞名猶謂不祥況巨璫擅命口含天憲手握王爵而么麼小豎亦四出橫行吸髓

鴻書

卷五十一

主夫

人品

吮血其爲國之妖孽不祥也孰大焉

林居漫稿

宋黃洽爲中丞直言無隱然所論列未嘗擣摺細故嘗奏云因言固可以知人輕聽亦至於失人是故聽言不厭其廣廣則庶幾其無壅擇言不厭其審審則庶幾其無悞孝宗深然之洽爲人質直端重有大臣體常言居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何用求福報哉

宋史

趙清獻公每夜焚香必舉爐默告若有所秘祝者有問者公曰無他吾自少來晝日所爲夜必哀歎奏知上帝已而復曰蒼蒼渺冥吾一夫區區安能必達姑亦自防

檢使不可奏者知有所畏不敢爲耳有門客周竦者稔知之

石林燕語

宋璟則天朝以頻論得失內不能容而憚其公正乃勅璟往揚州推按奏曰臣以不才叨居憲府按州縣乃監察御史事耳今非意差臣不識其所由請不奉制無何復令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璟復奏曰御史中丞非軍國大事不當出使且仲翔所犯贓污耳今高品有侍御史卑品有監察御史今勅臣恐非陛下之意當有危臣請不奉制月餘優詔令副李嶠使蜀嶠喜召璟曰叨奉

鴻書

卷五十一

主夫

人品

行謹不謝乃上言曰臣以憲司位居獨坐今隴蜀無變不測聖意令臣副嶠何也恐乖朝廷故事請不奉制易之等真璟出使當別以事誅之既不果伺璟家有婚禮將刺殺之有密以告者璟乘事舍於他所乃免易之尋伏誅

大唐新語

常安民字希古邛州人舉進士王安石亟稱其文命學者視以爲式妻孫氏與蔡確之妻兄弟也確時爲相安民絕不相聞紹聖初召對首發蔡京奸足以感衆辯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主上之觀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非尋竄黨籍流落二十餘年略不動念也

印志

劉器之爲司馬所重薦爲館職謂器之曰足下知所以相薦否曰某獲從公遊舊矣公曰非也某閒居足下時問訊不絕某位政府足下獨無一劄此其所以獨薦也鄭所南一名思肖連江人宋太學上舍剛介有志操會元兵南下所南嘗扣關上書元人爭耳目之遂變今名思肖示不忘趙氏也曰南示不復北面他姓也隱居吳下坐必向南歲時伏臘輒望南野哭再拜乃返誓不與朝客交往或於朋友坐上見語音異者卽引去人知其稍潔亦弗爲怪工寫蘭邑卒末之不得因脅以他事所南怒曰頭可斫蘭不可得嘗寫一副自題其上云純是鴻書

鴻書

卷五十一

天

人

君子絕無小人深山之中以天爲春又過齊子芳塾題云此世但除君父外不曾別受一人恩又題寒菊云禦寒不籍冰爲骨去國還同金鑄心其忠義發於詞章者多類此

高賢傳

元明善嘗副一蒙古大臣出使交趾瀕還國王禮以兼金蒙古受之明善獨不受國王曰彼使臣已受矣公何固辭明善曰彼所以受者安小國之心我所以不受者全大國之體國王歎服

類林

元主嘗召宋降將問曰汝等降何容易對曰賈似道專國每優禮文士而輕武臣臣等久積不平故望風送款

元主口似道實輕爾曹特似道一人之過汝主何負焉正如爾言則似道輕爾也固宜

史記本末

睦昭符金陵人遼金保大中爲常州刺史一日坐聽事雷雨暴至電光如金蛇繞案吏卒皆震仆昭符自若撫案叱之遂息乃得鐵索重百斤徐命舉索納庫中

天中記

元成宗時西域賈人有獻珍寶求售者議以六十萬錠酌其直省臣有謂左丞尚文者曰此所謂押忽大珠也六十萬錠之不爲過矣文問何所用之答曰含之可不渴熨面可使目有光文曰一人含之千萬人不渴則誠寶也若一寶止濟一人則用已微矣吾之所謂寶者米粟是也有之則百姓安無則天下亂矣功用較之豈不愈於彼乎

元史

鴻書

卷五十一

天

人

元文宗時司徒香山言陶弘景胡茄曲有負展飛天曆終是甲辰君之語暗合陛下生年紀號實受命之符乞錄付史館頒示中外詔翰林集賢諸儒臣議咸以謂唐開元間薛讓進武后鼎銘云上天降監方建隆基爲玄宗受命之符姚崇表賀宋司馬光言其采偶就之文以爲符瑞此小臣之諂而宰相實之是侮其君也今弘景之曲雖於生年紀號若偶合者然陛下應天順人紹隆正統無待於旁引曲說以爲符命從其所言恐啓識緯

之端非所以定民志也事遂寢

元史

薛文清公瑄有理學董山東學政入稱薛夫子王振之專政也問三楊吾鄉人有可以爲京堂者乎三楊以瑄對乃召爲大理少卿瑄初至京宿於朝房三楊先過之不值語其僕曰可語若主明日朝罷即詣王太監謝若主之擢皆王太監力也明日朝退不往三楊使人語之亦不往時振至閣下問何不見薛少卿三楊乃謝曰彼將來見也知李賢素與瑄厚召賢至閣下令轉致吾等意且言振數問之賢至朝房道三楊意瑄曰公亦爲是言乎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爲也久之振知其意亦

鴻書

卷五十一

三

不復問一日會議東閣公卿見振皆拜一人獨直立振知其爲瑄也先揖之曰多罪多罪自是卿之指揮某死妾有色振侄王山欲娶之妻持不可妾因誣告妻毒殺其夫都察問已誣服大理駁還之如是者三都御史王文大怒之文承振風旨劾瑄得賄故疵死獄詔逮至午門會問瑄呼文字曰若安得問我若爲御史長自當迴避文怒奏瑄囚不服問理詔擄於市殺之門人皆奔走瑄神色自若會振有老僕素謹厚不預事是日哭於厨下振問何爲泣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故泣振問何以知之僕曰鄉人也僨舉其賢振意解傳詔赦之繫錦衣

衛獄終不出 情記室

宣德六年七月時上頗好微行一夕漏下二十刻以四騎幸楊士奇報者言范太監來奇倉惶出迎上已入門立月中奇俯伏悚懼言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而自輕擾擾塵埃昏暗中誰識至尊萬一或有識者變起倉卒何以備之上曰思見卿一言故來耳遂屏左右語竟顧謂臣曰此居且弊當爲爾葺理臣叩頭懇辭曰陛下宮殿未竟臣必不敢當且車駕今夕甫臨外間明日必有知者萬萬自此慎出事變不測當慮也駕還官明日遣太監范泓密問臣車駕幸臨曷不謝對曰至尊夜

鴻書

卷五十一

三

八

出臣迨今中心惴惴未已豈敢言謝又數日遣弘問臣曰今天下平靜上時一微行何足過慮堯不微行乎對曰陛下尊居九重恩澤豈能偏洽幽隱萬一有冤夫怨卒窺伺竊發誠不可無慮後旬餘錦衣衛獲至二盜蓋盜嘗殺人官捕之急遂私結約候車駕至玉泉寺挾弓矢伏道邊林莽中作亂時有捕盜校尉亦變服如盜入盜羣其盜不疑以其謀告之遂爲所獲上既誅二盜歎曰士奇言不虛卽自遣范太監賜白金文綺士奇明旦入謝上諭盜謀且曰愛朕莫如汝自今如汝言不復微行士奇叩首蓋大臣中先有導上以天下平寧可微行

而生日得賜鈔及馬者故至是有愛朕莫如臣之說三

朝聖論錄

武宗北狩人心危疑時兵部職方司郎中黃公輦以母
喪服除或厄其行輦題其書屋曰茅屋石田爲生太拙
賜夷馬輦自許同心補武選郎中已卯春有旨南巡時
寧藩謀逆上下以爲憂輦以其事出江彬誘惑彬方席
寵擅權无敢指及之者輦獨抗疏言彬首開邊事以兵
爲戲兇狠敖誕无人臣禮外挾邊卒內擁兵權騎虎之
勢不亂不正疏奏彬大怒必欲寘之死遂詔下獄廷跪
五日杖百餘除名以詩遺弟曰不用汝謀方到此須知

鴻書

卷五十一

孝

人部

我道自當然及歸杜門著述家素貧客至畱款貸米隣
村日中未舉火亦不以屑意嘗曰人生仕宦至公卿大
夫都不過三四十十年惟立身行道爲千載不朽世之人
往往以彼易此何邪

寧國屠公義英督學浙中不振士風大有陶鑄爲南太
常時張江陵當國大禁講學公曰官可一日便棄學不
可一日不講第謝遣從游毋爲聲媒耳與三五同志會
講不輟無何江陵奔內憂朝廷議奪情起之南北部寺
卿僚聯名保留公曰今日朝廷可無江陵今日江陵不
可無毋今日朝廷無江陵天下之綱常在今日江陵無

毋天下之綱常亡忿然擲筆而出後舉風力大臣越格
兼國子監祭酒時以爲榮

新知錄

劉氏鴻書五十一終

馬書

卷五十一

三

人部

第五十二卷

人品部七

智術

延陵季子

醜明

西可說

愛裘好膳

假通

優孟

由余

釋檻車

伐衛

伐莠

越謀滅吳

脣亡齒寒

取長者

信陵君

張讓

與前聲

擲劍不着

善處人父子

白頭賊

白頭賊

夜奉胡笳

鴻書

卷五十二 卷目錄

魏先生

李靖

奇麗福艾

吉頊

恐塞言路

一旦華面

打春取狀頭

李筌

異日爲患

一步一計

活取心肝

韓公必自有說

寶儀

杏花有幸

胡牀待君

文清遠識

杜衍言是

難以遽破

易舊鑄

伴責張斌

黃色逼上

婆子村

韓侂胄

种世衡

王鶚

題虎

汪藻

泰帝秦仁

五十二卷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五十二

明

人品部七

宣城劉氏鴻書卷之五十二

智術

吳延陵季子游於晉入其境曰嘻暴哉國乎入其都曰

嘻力屈哉國乎立其朝曰嘻亂哉國乎從者曰夫子之

入晉境未久也何其名之不疑也延陵季子曰然吾人

其境田野荒穢而不休雜增嵩高吾是以知其國之暴

也吾入其都新室惡而故室美新牆卑而故牆高吾是

以知其民力之屈也吾立其朝君能視而不下問其臣

善伐而不上諫吾是以知其國之亂也

晉叔向適鄭融蔑惡欲觀叔向從事之收器者而往立

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醜明也下執

其手以上曰子無言吾幾失子矣

鄧析鄭人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數難子產之政子

產誅之按洧水大有富人溺死者有人得富者屍請贖

而求金甚多富人黨以告鄧析曰但安之必無買此者

得屍者患其不贖又告鄧析曰但安之必無人更賣者

然後知析之辭說所謂兩可者此類是也

周人有愛裘而好獮豸欲爲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

欲爲少牢之膳而與羊謀其羞言未卒狐相率逃於重丘之下羊相呼藏於深林之中故周人十年不制一裘五年不具一牢何則周人之謀失之矣古諺有之築舍道傍三年不成雖則不成遲猶有望也若夫休官而謀於子納妾而謀於妻用孔子而謀於晏嬰與子西欲成其謀得乎符子

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許之官之奇曰虞不臘矣晉滅虢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猶是馬齒加長矣左傳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楚

莊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牀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爲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雕玉爲棺文梓爲槨楓槨豫章爲題湊發甲卒爲穿塋老弱負土齊趙倍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爲之奈何優孟曰請爲大王六

鴻書

卷五十二

二

八品五

鴻書

卷五十二

三

八品五

畜葬之以壙竈爲棺銅歷爲棺齋以蠶棗薦以大蘭祭以糧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無令天下久聞也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苦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卽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爲壽莊王大驚以爲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爲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爲楚相不足爲也如孫叔敖之爲楚相盡忠爲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錫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爲吏身食鄙者餘財不顧耻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賕枉法爲奸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爲也念爲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爲非廉吏安可爲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爲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此知可以言時矣國語

戎王使由余於秦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聞
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
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亦苦民矣繆公怪之問
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
何以爲治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
帝作爲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
驕淫阻法度之威以責督於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
於上上下下交爭怨而相篡弑至於滅宗皆以此類也夫
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
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於

史記

卷五十二

四

人四十五

是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孤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
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將奈之何內史廖曰戎王處辟
匿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其女樂以奪其志爲由余請
以疏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
臣有間乃可虜也且戎王好樂必怠於政繆公曰善因
與由余曲席而坐傳器而食問其地形與其兵勢盡
而後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說之終
年不還於是秦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聽繆公又數使
人諫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問伐戎
之形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

里遂霸西戎 左傳

管子得於魯束縛而檻之使役人載而送之齊皆謳歌
而引管子恐魯止而殺已也欲速至齊因謂役人曰我
爲女唱女爲我和其和適宜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遠管
子可謂能因事役人人得所欲已亦得所欲以此
術也而用萬乘之國其霸猶少乎 呂氏春秋

齊桓公合諸侯衛人後至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衛退朝
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於衛
無故子盍爲請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氣強有伐國之
志也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進之
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仲曰君之揖朝也
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慙色臣是以知之君曰善仲父
治外夫人治內寡人知終不爲諸侯笑矣

史記

卷五十二

五

人四十五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桓公怪之曰
與仲父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
必有聖人也桓公曰嘻日之役者有執蹠癩而上視者
意者其是耶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頃東郭牙至管仲
曰此必是已乃令賓者延之而上分級而立管子曰子
邪言伐莒者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
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子曰

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顯然善樂者鍾鼓之色也湫然清靜者衰絰之色也艷然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艷然充盈手足矜者此兵革之色也君喏而不咎者莒也君莒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以慮諸侯之不服者其惟莒乎

春秋

越謀滅吳蓄天下奇寶美人異味以進於吳得陰峰之瑤古皇之驥湘沅之鱣又有美女二人一名夷光一名修明即西施以貢於吳吳處以椒華之房貫細珠為簾幌朝下以蔽景夕捲以待月二人當軒並坐理鏡靚粧

鴻書

卷五十二

六

八四四

於珠幌之內竊窺者莫不動心驚竄謂之神人若雙鸞之在輕霧沚水之漾秋葉吳王妖惑忘政及越兵入國乃抱二女以逃吳死越軍亂入見二女在竹樹下皆言神女望而不敢侵今吳城地門內有朽株尚為祠神女之處初越王入國有丹鳥夾王而飛故勾踐入國起望鳥臺言丹鳥之異也范蠡相越日致千金家僮無算術者萬人收四海難得之貨盈積於越都以為器銅鐵之類積如山阜或藏之井塹謂之寶井奇容麗色溢於閭房謂之遊宮歷古以來未之有也

拾遺記

晉陽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卒病羸襄

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財力盡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如張孟談曰臣聞之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則無為貴知士也君釋此計勿復言也臣請見韓魏之君襄子曰諾張孟談於是陰見韓魏之君曰臣聞唇亡則齒寒今智伯帥二國之君伐趙趙將亡矣亡則二君為之次矣二君曰我知其然夫智伯之為人龕中而少親我謀未遂而知則其禍必至為之奈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即與張孟談陰約三軍與之期日夜遣人晉陽張孟談以報襄子襄子再拜之張孟談因朝智伯而出遇智過轅門之外智

鴻書

卷五十三

七

八四五

過入見智伯曰二主殆將有變君曰何如對曰臣遇張孟談於轅門之外其志矜其行高智伯曰不然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三分其地寡人所親之必不欺也子釋之勿出口智過出見二主入說智伯曰二主色動而意變必背君不如令殺之智伯曰兵着晉陽三年矣日暮當拔而享其利乃有他心不可子慎勿復言智過曰不殺則遂親之智伯曰親之奈何智過曰魏恒子之謀臣曰趙段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是皆能移其君之計君其與二君約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不變而君得其所欲矣智伯曰破趙而三

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智過見君之不也言之不聽也出更其姓爲輔氏遂去不見張孟談聞之入見襄子曰臣遇智過於轅門之外其視有疑臣之心入見智伯出更其姓今暮不擊必後之矣襄子曰諾使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曰夜期殺守堤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而禽智伯智伯身死國亡地分爲天下笑智氏盡滅惟輔氏存焉李周傳

鴻書

卷五十二

八

八品五

乎少者乎曰取長者客曰長者罵汝少者和汝汝何爲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爲我妻則欲其罵人後漢馮衍傳記有挑其隣人之妻者挑其長者長者罵之挑其少者少者報之後其夫死而取其長者或謂之曰非罵汝者耶曰在人欲其報我在欲其罵人戰國策

初信陵君留趙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匿賣漿家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乃間步從兩人遊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

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傑耳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遊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爲羞其不足從遊乃裝爲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誠門下有敢爲魏王使通者死實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許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

鴻書

卷五十二

九

八品五

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收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公子使使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將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史記

漢靈帝時中常侍張讓有監奴典任家事威形誼赫孟佗資產饒贍與奴朋結傾竭饋問無所遺愛奴咸德之

問其所欲佗曰吾望汝曹爲我一拜耳時賓客求謁讓者車常數百千兩佗詣讓後至不得進監奴乃率諸蒼頭迎拜於路遂共舉車入門賓客咸驚謂佗善於讓皆爭以珍玩賂之太平御覽

昔關羽屯軍水北孫權令魯肅甘寧拒之寧謂肅曰羽聞吾咳嗽之聲不敢渡也渡則成擒矣羽夜聞寧處分曰興霸聲也遂不渡水經

表紹曾遣人以劔擲魏武少下不着魏武曰後來必高因貼臥牀上劍至果高不得中世說新語

曹操之西征也河間民田銀反扇動幽冀世子不欲自

鴻書

卷五十二

十一

人部五

討之功曹常林曰今大將在遠外有彊敵將軍爲天下之鎮輕動遠舉雖克不武乃遣將軍賈信討滅之餘賊請降議者皆曰公有舊法間而後降者不赦程昱曰此乃機變之際權時之宜今天下略定不可誅也必欲誅之宜先啓間議者皆曰軍事有專無請昱曰凡專命者謂有臨時之急耳今此賊制在賈信之手故老臣不願將軍行之也不曰善即白操操果不誅旣而聞昱之謀甚悅曰軍非徒明於軍計又善處人父子之間故事破賊文書以一爲十長史國淵上首級皆以實數操問其故淵曰夫征討外寇多其斬獲之數者欲以大武功盛

民聽也河間在封域之內銀等叛離雖克捷有功淵竊耻之操大悅步世雄譚

鍾會陰懷異圖姜維見而知其心乃說之曰聞君自淮南以來算無遺策今復定蜀威德震世民高其功而主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夫韓信不肯漢於擾攘而見疑於既平大夫種不從范蠡於五湖卒伏劍而妄死彼豈闇主愚臣哉利害使之然也今公何不法陶朱泛舟絕迹全功保身登峩眉之嶺而從赤松遊乎會曰爲全之道或未盡於此也維曰其他則君智力所能盡無煩老夫矣學圃遺稿

鴻書

卷五十二

十一

人部五

晉陶侃與杜弢相攻弢使王貢出挑戰侃遙謂之曰杜弢爲益州小吏盜用庫錢父死不葬喪卿本佳人何爲隨之天下寧有白頭賊邪貢初橫腳馬上聞侃言斂容下脚侃知可動復遣使諭之截髮爲信貢遂降於侃弢衆潰遁走道死侃與南平太守應詹進克長沙湘州悉平晉書

晉劉琨在晉陽爲胡騎所圍琨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淒淒長歎中夜奏胡笳賊又涕流欷歔有懷土之思遂棄圍去正史全編

魏先生生於周家於宋儒書之外詳究樂章隋初出遊

關右值太常考樂議者未平聞先生來競往謁問先生乃取平陳樂器與樂官林夔蔡子元等詳其律度然後金石絲竹咸得其所太樂官敏帛二百段以酢之先生遂歸梁宋以渠酒爲娛及隋末兵興楊玄感戰敗謀主李密亡命鴈門變姓名以教授先生同其鄉曲由是遂相來往論鍾律李密頗能先生因戲之曰觀吾子氣沮而目亂心淫而語偷氣沮者新破敗目亂者無所主心搖者神未定語偷者思有謀於人今方捕蒲山黨得非長者乎李公驚起捉先生手曰既能知我豈不能救我先生曰吾子無帝王規模非將相才略乃亂臣之雄傑耳李公曰爲吾辯析行藏亦當由此而退先生曰夫爲帝王者籠羅天地儀範古今外則日用而不知中則歲功而自立堯詢四岳舉鯀而殛羽山此乃出於無私漢任三傑納良而圍垓下亦出於無私也故鳳有爪吻而不施麟有蹄突而永廢者能付其道而永且集於時者此帝王規模也凡爲將帥者幕建太一旗驅無戰之師伐有罪之民乃彫戈旣授玉弩斯張誠負爵之有時口李良之猶在所以務其寔稿致逸待勞修其屯田觀時而動遂使風生虎嘯不可抗其威雲起龍驤不可攘其勢仲尼曰我戰則克孟軻云夫誰與敵此將帥之才也

至有秉其才智動以機鈴公於國則爲帥臣私於已則曰亂盜私於已者必掠取財色屠其城池朱亥爲前席之賓樊噲爲升堂之客朝聞夕死公孫終敗於邑中寧我負人曹操豈兼於天下是忘輦千金之貺陳一飯之恩有感謝之人無懷歸之衆且魯史之誠曰度德連山之文曰待時尚欲謀於人不能惠於已天人厭亂曆數有歸時雨降而祲祲除太陽昇而層水釋引繩縛虎難希飛兔之功赴水持瓶豈是安生之地吾嘗望氣汾晉有聖人生能往事之富貴可取李公拂衣而言曰隋氏以弑殺取天下吾家以勲德居人表振臂一呼衆必嚮應提兵時伐何往不下道行可以取四海不行亦足王一方委質於時誠所未忍汝真賢儒不足以計事遂絕魏生因寓懷賦詩爲鄉吏發覺李公脫身西走所在收兵北依黎陽而南據洛口連營百萬與王世充爭衡首尾三年終見敗覆追思魏生之言即日遂歸於唐乃授司農之官後復有桃林之叛魏生得道之士不志其名蓋文貞之宗親也

甘澤謠

高祖以唐公舉義於太原李靖與衛之昇爲隋守長安乃收皇族害之及關中平誅文昇等次及靖靖言曰公定關中難復私讐若爲天下未得殺靖乃赦之及爲岐

州刺史人或私旨告其謀反高祖命一御史按之謂之曰李靖反且實便可處分御史知其誣罔與告事者行數驛佯失告狀驚懼鞭撻行典乃祈求於告事者曰李靖反狀分明親奉進旨今失告狀幸救其命更請狀告事者乃疏狀與御史驗與本狀不同即日還以聞高祖大驚御史具奏靖不坐竟佚御史之名唐紀

李勣臨事選將必先相其奇麗福艾者遣之或問其故答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唐林

則天朝默啜陷趙定等州詔天官侍郎吉頊爲相州刺史發諸州兵以討之略無應募者中宗時在春宮則天

鴻書

卷五十二

十四

人部五

制皇太子爲元帥親征之吏人應募者日以數千賊旣退頊微還以狀聞則天曰人心如是耶因謂頊曰卿可於衆中說之頊於朝堂言朝士聞者喜說諸武患之乃發頊弟兄贓狀貶爲安固尉頊辭曰得召見涕流曰臣辭闕庭無復再謁請言事臣疾亟矣請坐籌之則天曰可頊曰水土各一盆有競乎則天曰無頊曰和之爲泥競乎則天曰無頊曰分泥爲佛爲天尊有競乎則天曰有頊曰臣亦爲有竊以皇族外戚各有區分豈不兩安全耶今陛下貴賤是非於其間則居必競之地今皇太子萬福而三思等久已封建陛下何以和之臣知兩

不安矣則天曰朕深知之然事至是頊與張昌宗同供奉控鶴府昌宗以貴寵懼不全計於頊頊曰公兄弟承恩澤深矣非有大功必無全理唯一策若能行之豈惟全家當享茅土之封除此外非頊所謀昌宗涕泣請聞之頊曰天下思唐德久矣主上春秋高武氏諸王殊非所屬意公何不從容請復相王廬陵以慰生人之望昌宗乃乘間屢言之幾一歲則天意乃易旣知頊之謀乃召頊問頊對曰廬陵相王皆陛下子高宗初顧託於陛下當有所注意乃迎中宗其興復唐室頊有力焉睿宗登極下詔曰曩時主命中圯人謀未輯首陳反正之議

鴻書

卷五十二

十五

人部五

克創祈天之業永懷忠烈寧忘厥勲可贈御史大夫唐新語張嘉貞武后朝爲天兵使明年入朝或告其反按無狀帝令坐告者貞曰國之重兵利器皆在邊今告者一不當卽罪之臣恐塞言路且爲未來之患遂得減死綱鑑郭崇韜收汴洛稍通賂遺親友規之崇韜曰余備將相祿賜巨萬豈復貪得但僞梁遺賂成風今西方諸藩多梁舊將皆吾射鈎斬祛之人也一旦華面化爲吾人堅拒其請得無懼乎及禋祀崇韜悉獻家財以助賞嘉

高錯第一勝裴思謙以仇士良關節取狀頭錯庭譴之思謙迴顧厲聲曰明年打春取狀頭第二年錯知舉誠門下不得受書題思謙自懷士良一緘入貢院既而易以紫衣趨至堦下白錯曰軍容有狀薦裴思謙秀才諧不得已遂接之書中與思謙求魏義錯曰狀元已有人此外可副軍容請思謙曰卑吏面奉軍容處分裴秀才非狀元請侍郎不放錯俯首良久曰然則略要見裴學士思謙曰卑吏便是思謙人物堂堂錯見之改容不得已遂從之

李參郎中爲川南節度判官集闔外春秋十卷既成自

鴻書

卷五十二

七

八四五

鄙之曰常文也乃註黃帝陰符經兼成大義至禽獸之制在氣經年惘然不解忽夢烏衣人引理而教之其書遂行於世僉謂鬼谷留侯復生也筌後爲鄧州刺史常夜占星宿而坐一夕三更東南隅忽見異氣明且呼吏於郊市如產男女者不以貧富悉取至焉過十餘輩筌視之曰皆凡骨也軍令於村落搜訪之乃得牧羊胡婦一子李君慘容曰此假天子也座客勸殺之筌以爲不可此胡雛必爲國盜古亦有然殺假恐生真矣則安祿山生於南陽異人先知之也又曰此天下之事不可卒去是以石勒致鹿奔之兆桓玄動星光之瑞王夷甫宋

高祖非不欲早害玄勒永稱太平殺之不得耳梁武帝視太白之變而下殿奔後愧於夷狄之主凡爲大盜者必有異筌首知之知之而不可穰也

雲溪友議

石敬瑭令桑維翰草表稱臣於契丹主且請事以父禮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及鴈門關以北諸州與之劉知遠諫曰稱臣可矣以父事之大過罔以金帛自足致其兵不必許以土田恐異日大爲中國之患悔之無及敬瑭不從表至契丹主大喜復書許俟仲秋傾國赴援

李克用入魏博規城上有旗幟來往晉王曰劉鄩一步

鴻書

卷五十二

七

八四五

一計更令審探果束芻爲卒縛旗於上以驢負之循城而行軍遁已二日

五代史

宋太宗時一宮人踰垣潛出捕獲太宗遲遲不欲殺之皇城使劉承規奏曰法不可容臣須是活取心肝進呈卽時領去送尼寺中潛遠嫁之却取旋殺猪心肝一具以合子貯來六宮圍而哭之良久略揭以慰太宗由是官掖肅然

綱鑑

宋仁宗未有嗣屬意英宗內侍任守忠建議欲援立昏弱以邀大利及帝卽位又乘帝疾詔言妄誕交構兩宮一日韓琦出空頭勅一道歐陽修已押趙鼎難之修曰

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槩不敢遽既而琦坐政事堂召守忠立庭下曰汝罪當死遂謫斬州取空頭勅填與之即日押行琦意以爲少緩則中變也其黨史昭錫等悉竄南方中外快之綱鑑

宋寶儀開寶中爲翰林學士時趙忠獻王專政帝患之欲聞其過一日召儀語及普所爲多不法且譽儀早負才望之意儀盛言普開國勲臣公忠亮直社稷之鎮帝不悅儀歸言於諸弟張洎引滿語其故曰我必不能作宰相然亦不謫朱崖吾門可保矣既而召學士盧多遜多遜嘗有憾於普不喜其進用遂攻普之短果能相出

鴻書

卷五十二

十八

人品五

鎮河陽普之罷甚危賴以勲舊脫禍多遜遂叅知政事作相太平興國七年普復入相多遜有崖州之行是其言之驗也綱目

趙清獻公帥蜀有妓戴杏花清獻戲語之曰髻上杏花真有幸妓應聲曰枝頭梅子豈無媒過晚使直宿老兵呼之幾二鼓不至復令人速之趙周行室中忽高聲自呼曰趙抃不得無禮遂令止之老兵忽自幕後出曰某度相公不過一個時辰此念息矣雖承命實未曾往也

山堂肆考

富韓公謝事居洛一日邵康節來謁公已不通客惟戒

門者曰邵先生來無早晚入報是日公適病足臥小室延康節至臥牀前康節笑曰他客得至此邪公亦笑曰病中心怛怛雖兒子來立語遣去此一胡牀惟待君耳康節顧左右曰更取一胡牀來公問故答曰日正中當有一綠衣少年騎白馬候公公雖病強見之公薨後此人當秉史筆記公事公素敬康節神其言因戒閹人曰今日客至無貴賤立爲通既午果范祖禹夢得來遂延入問勞勩且曰老病卽死念平生碌碌無足言然竊懷忠耿他時筆削必累君願少留意夢得惶恐巨測避席謝後十餘年修裕陵實錄竟爲韓公作傳綱鑑

鴻書

卷五十二

十九

人品五

寇萊公始與丁晉公善屢以丁之才薦於李文靖公汎未用一日萊公語文靖曰比屢言丁謂之才而相公終不用豈其才不足用耶抑鄙言不足聽耶文靖曰如斯人者才則才矣顧其爲人可使之在人上乎萊公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文靖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晚年與寇權寵相軋交至傾奪竟有海康之禍始伏文靖遠識東軒筆錄

三月元昊答范仲淹書語極悖慢仲淹對來使焚之呂夷簡語宋庠曰人臣無外交希文乃擅與元昊書得其書又焚不奏他人敢爾邪時朝廷命仲淹陳對仲淹奏

曰臣始聞虜有悔過之意故以書誘諭之會任福敗虜勢益張故復書悖慢臣以爲使朝廷見之而不能討則辱在朝廷乃對官屬焚之使若朝廷初不知者則辱事在臣矣故不敢上聞奏下兩府共議宋庠遽曰仲淹可斬杜衍曰仲淹志在招叛蓋忠於朝廷也何可深罪爭之甚力宋庠謂夷簡必有言助已而夷簡默無一語上顧問夷簡何如夷簡曰杜衍之言是也止可薄責而已乃降仲淹知耀州

史紀本末

蒙古主鐵木真殂於六盤山臨卒謂左右曰金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遽破若假道於宋宋金

鴻書

卷五十二

二十

八品五

世雖不能許我則下兵唐鄧直擣大梁金急必徵兵潼關然以數萬之衆千里赴援人馬疲弊雖至弗能戰破之必矣言訖而卒

史紀本末

宋劉舜卿知代州遼遣謀夜盜西關鎖去舜卿亦不問密易舊鑰而大之數日虜勝送盜者并鎖還舜卿曰吾未亡鎖也命加於門則大數十併盜還之虜大慚沮因誅謀者

山堂肆考

岳飛知劉豫結粘罕而兀朮惡劉豫會軍中得兀朮謀者飛揚貴之曰汝非張斌耶吾向遣汝至齊約誘致四太子汝往不復來吾繼遣人問齊已許我今冬以會合

冠江爲名致四太子於清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耶謀冀緩死卽詭服乃作蠟書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剋股納書謀歸以書示兀朮兀朮大驚遂廢豫飛奏宜乘廢豫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中原不報

宋史

色逼上用耳

余檜之夫人常入禁中顯仁太后言近日子魚大者絕少夫人對曰妾家有之當以百尾進歸告會之會之各

鴻書

卷五十二

二十

八品五

其失言與其館客謀進青魚百尾顯仁拊掌笑曰我道這婆子村果然

何氏語林

韓侂胄爲南海尉延一文士作館客既別音問不通後侂胄當國嘗思其人一日忽上謁蓋已改名登第數年矣一見歡喜館遇殷厚嘗夜闌酒罷侂胄屏左右促膝問曰某謬當國柄外間議論如何其人太息曰平章家族危如累卵尚復何言侂胄愕然問故對曰是不難知也椒殿之立非出於平章則椒殿怨矣皇子之立非出於平章則皇子怨矣賢人君子自朱熹彭龜年趙汝愚而下斥逐貶死不可勝數則士大夫怨矣邊塞既開三

軍基骨孤兒寡婦泣聲相聞則三軍怨矣竝邊之民死於殺掠內地之民死於科需則四海萬姓之民怨矣叢是衆怨平章何以當之侂冑默然久之曰何以教我其人辭謝再三固問乃曰僅有一策主上非心黃屋若急建青宮開陳三聖家法爲揖遜之舉則皇子之怨可變而爲恩椒殿退居德壽雖怨無能爲矣於是輔佐新君渙然與海內更始曩時諸賢死者贈卹生者召擢遣使聘虜釋怨請和以安邊境優犒諸軍厚恤死士除苛解婉盡去軍與無名之賦與百姓更始然後選名儒遜以相位乞身告老爲綠野之遊則易危爲安轉禍爲福或

鴻書

卷五十二

三十一

八品五

者其庶幾乎侂冑猶豫不能決欲留其人處以掌故其人力辭竟去未幾禍作

宋書

宋种世衡初營青澗城有紫山寺僧法松剛果有謀以義烈著名世衡延置門下恣其所欲供億無算松酣酒狎博靡所不爲世衡遇之甚厚留歲餘松亦深德世衡自處不疑一日世衡忽怒謂松曰我待汝如此而陰與賊連何相負也拽下械繫桎掠極其苦楚凡一月濱於死矣松終不服曰松丈夫也公聽奸人言欲見殺則死矣終不以不義自誣毅然不顧世衡審其不可屈爲解縛沐浴復延入臥內厚撫謝之曰爾無過聊相試耳欲

使爲間萬一可脇將洩吾事設虜人以此見窮能不相負否松默然曰試爲公爲之世衡厚遣遺之以軍機密事數條與松曰可以此藉手仍僞報西羌臨行世衡解所服絮袍贈之曰胡地苦寒以此爲別至彼須萬計求見遇乞非此人無以得其心腹遇乞虜中謀主也松如所教間關求通遇乞虜人覺而疑之執送有司數日或發袍領中得世衡與遇乞書詞甚款密松初不知領中昔虜人苦之備至終不言情虜人因疑遇乞舍松遷於北境久之遇乞終以疑死松邂逅得亡歸盡得虜情以報朝廷錄其勞補右侍禁歸姓爲王後官至諸司使

鴻書

卷五十二

三十一

八品五

王鶚金正大元年進士第一人歷官尚書左右司郎中金亡將被殺張柔聞其名救之館于保州蒙古主在藩邸召對甚禮重之嘗因見請曰天兵克蔡金主自縊其奉御絳山焚葬汝水之傍禮爲舊君有服願往焚祭蒙古主義而許之至則爲河水所沒具牲醴爲位而哭至是爲翰林學士承旨制誥典章皆所裁定又薦李冶李昶王磐徐世隆高鳴爲學士復奏立十道提舉學校官蒙古主皆從之

元史

解學士縉應制題虎顧衆彪圖曰虎爲百獸尊誰敢觸

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文皇素不喜仁宗感此詩甚思時仁宗留守南京頗懷憂虞因命所親信者莫如夏原吉即日往迎之可謂得諷體矣音德錄

宋庚寅帝次溫州時諸將無功翰林學士汪藻上言敵人之來諸將擁兵相望會不能為陛下施矢鏃之勞獨張俊守明州僅能少抗若更堅守數日待虜再來乘其機會極力分戰虜若失利終身懲創不敢復南奈何敵未退數里間遽狼狽引去方其行也三尺童子知其不可以為虜性強復不嬰其鋒猶懼屠戮况以致怨而去不增兵益戍反旋軍空城以挑之是前日之小捷乃莫鴻書

鴻書

卷五十一

子

人

大之禍也未幾果殘明州無噍類是殺明州一城生靈而陛下再有館頭之行若張俊使之也臣復痛念自秋以來陛下為宗社大計懼敵人之侵逼宵旰勞焦未嘗頃刻少安以建康京口九江皆要害之地當宿重兵故以杜充守建康韓世忠守京口劉光世守九江而以王瓌隸杜充其措置非不盡善也若虜騎渡江充世忠瓌并力扼其前光世掩其後可使奔北之不暇而世忠八九月間已掃鎮江所儲之資盡裝海舶焚其城郭為逃遁之計及杜充危急王瓌劉光世亦偃然坐視不出一兵竟至陷沒臣竊觀今日諸將在古法當誅然不可盡

誅也惟王瓌本隸杜充充敗於前而瓌不救此不可赦當先斬瓌以令天下其他以次重行貶降使以功贖過庶幾國威少振敵人知忌不報宋史

秦之帝由商鞅也其亡不盡由鞅也鞅天資刻薄用法深急卒殺其身其人不不足道然其法不盡非也如民令為什伍相收司連坐大小本業僇力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而怠及貧者為收斂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軍功者各以律受上爵為私鬪者以輕重被刑後世言禁奸弭盜明經制力民于農戰皆祖其意行其十五亦足以富強秦之帝信鞅為之也使其既帝而

鴻書

卷五十二

子

人

母焚書母坑儒母築長城母任趙高母廢長立少一意休息與天下更始未必遽亡當山東之亂羣雄四起兵無留行而章邯以秦卒蹶而矐之無不仆者司馬門不留三將不降二十萬之眾不坑諸侯之取秦未必若是易也楚漢確戰于滎陽沛公之敗數矣所以振而仆仆而復振卒勝楚者則以蕭何常發關中卒為之後繼耳秦人之慄銳敢闖天下莫能當漢不用秦必不能坑楚故夫漢之得為漢者秦之餘勁鞅之遺烈也然則鞅之帝秦也功十之九而其帝漢也功亦十之二三鞅之罪在於純用刑名以軍功差次宗室刑太子師傅繩諸貴

公子斬然無復忠厚惻怛之意所以敗耳夫三代遠矣歐陽氏有言後世國家興衰存亡未嘗不以兵今以三代比閭伍兩之法而制後世之兵勢必格而不行商鞅之變法管仲之作內政皆可謂知兵者王安石憤宋之弱急欲富強其排折人言果於自任大率類鞅而行其術不惟不能取效反速禍焉宋之亡安石爲之迂儒舉動如此此吾所以恕鞅也蒼霞草

鴻書

卷五十二

三

八品五

劉氏鴻書卷五十二終

第五十三卷

人品部八

奸邪

爲莽死

爲梁冀草疏

溫韜發陵

楊國忠

居停主人

雷允恭

賈似道

加天子一等

三不足之說

放生

德金忘朱

咎麻

誘降汪直

仇鸞

江陵黨

第一小人

先生好人

簡傲

鴻書

卷五十三目錄

十

顏觸

匈奴書

獨樂故優

東家丘

獨步天下

虞仲翔

四不堪

西山爽氣

又使炊之

石勒

海上釣鰲客

三債

五人

劉義

狂生扣馬

不問不語

謝希孟

呂處士

米芾

膝達道

何英雄之有

許我

李于麟

卷五十三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五十三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人品

太史湯賓尹 刪正

奸邪

楊雄年四十餘日自蜀來游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召以爲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賦爲郎給事黃門與王莽並其後卒爲莽臣而歿於其勢是其進也以王氏終也以王氏大節之虧有自來矣

讀書鏡

馬融懲於鄧氏不敢復違忤於勢家遂爲梁冀草奏誣

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亦頗爲正直所羞

拔集

鴻書

卷五十三

人品

溫韜起兵自領符節唐帝諸陵靡不開發金寶之翫取以自資既開懿宗簡陵內有銀羅漢十八身各高五尺其山座具備環列於梓宮每一身以十餘牛捧致方出隧道載以大車碎之造噐他物莫有存者

譚叢

玄宗時楊國忠子暄舉明經學業荒陋不及格禮部侍郎達奚珣畏國忠權勢遣其子昭應尉撫先白之撫伺國忠入朝上馬趨至馬下國忠意其子必中選有喜色撫曰大人白相公郎君所試不中程式然亦未敢落也國忠怒曰我子何患不富貴乃令鼠輩相賣策焉不顧而去撫惶遽書白其父曰彼恃挾貴勢令人慘嗟安可

復輿論曲直遂置暄上第

唐書

鴻書

卷五十三

十

人品

宋真宗臨崩惟言寇準李迪可託丁謂怨準而太后憾迪嘗諫立已遂誣以朋黨貶之連坐者甚衆曹瑋亦謫知萊州初議黨逐王曾疑責太重謂熟視曾曰居停主人恐亦未免耳蓋曾嘗以第舍假準曾遂不復爭學士呈制草謂改曰當醜徒干紀之際屬先帝違豫之初罹此震驚遂致沉劇且使人迫迫行或語謂曰迪若貶公如士論何謂曰異日諸生記事不過曰天下惜之而已謂必欲令二人死遣中使齎敕就賜以錦囊貯劍揭於馬前示將誅戮狀至道州衆皆皇恐不知所爲準方與群官宴飲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以願見勅書中使不得已乃授勅準拜於庭升階復宴至莫乃罷

綱目

內侍雷允恭既有力於謂謂深德之及山陵事起宦官多緣伏出在外允恭獨留不遣自請於太后太后終不許允恭泣曰臣遭遇先帝不在人後而獨不得效力於陵上敢請罪太后曰吾不於汝惜差遣因汝不知條法妄有舉動適爲汝累矣允恭泣告不已乃以爲都監允恭馳至陵下司天邢中和爲允恭言今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類汝州秦王墳允恭曰如此何故不就中和曰

恐下有石若水耳。允恭曰：先帝獨有上無它子，果如秦王墳何故不用中和？曰：山陵事重，路勘覆按動經日月，恐不及七月之期耳。允恭曰：第移就上穴，我走馬入見太后言之，安有不從？允恭素貴，橫人莫敢違。即改穿上穴，及允恭入白太后，太后曰：此大事，何輕易如此？允恭曰：使先帝多子孫，何惜不可？太后意不然之，曰：出與山陵使議可否。允恭見謂具道，所以謂亦知其非而重違允恭，無所可否。唯唯而已。允恭不得謂決語入奏。太后曰：山陵使亦無議矣。既而上穴果有石，石盡水出。沂公具得其事，以謂擅易陵地，意有不善，欲奏之而不得。問謂

鴻書

卷五十三

三

人品

同列曰：曾無子欲令弟子過房來日奏事，畢畧留奏之，謂不以爲疑。太后聞之大驚，卽命差官按劾其事，而謂不知也。比知於簾前訴之，移時有內侍捲簾曰：相公誰與語？駕起久矣。謂知太后意不可回，以笏叩頭而退。謂既得罪山陵，竟就下穴。蓋謂所坐欲庇允恭，不忍破其妄作耳。然其邪謀深遠，得位歲久，心不可測。雖沂公以計傾之，而公議不以爲非。龍川別志

賈似道屢稱疾求去，帝至涕泣留之，不從。詔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尋又詔入朝，不拜。朝退，帝必起避席，目送之。出殿廷，始坐。繼復詔十日一朝。時蒙古攻圍襄樊，

甚急，似道日坐葛嶺，起樓閣，亭榭作半閒堂，延羽流壘已像其中，取宮人葉氏及娼尼有美色者爲妾。日肆淫樂，與故博徒縱博，人無敢窺其第者。有妾兄來立府門，若將入狀，似道見之，縛投火中，嘗與群妾踞地鬪蟋蟀。所狎客戲之曰：此軍國重事，耶酷嗜寶玩，建多寶閣，一日一登玩，聞余玠有玉帶求之，已殉葬矣。發其塚取之，人有物求不與，輒得罪。自是或累月不朝，雖朝享景靈宮，亦不從。駕有言邊事者，輒加貶斥。一日帝問曰：襄陽已圍三年矣，奈何？似道對曰：壯兵已退，陛下何從得此？言帝曰：適有女嬪言之，似道詰其人，誣以他事，賜死。由

鴻書

卷五十三

四

人品

是邊事雖日急，無敢言者。

史紀本末

宋臨安辛卯之火，大廟俱灰，而韓侂胄府獨全。蓋殿帥馮時力爲撲護耳。洪舜俞詩云：殿前將軍猛如虎，救得汾陽令公府。祖宗神靈飛上天，可憐九廟成焦土。其時權臣之威加天子一等矣。臨安志

元城劉氏謂馬末卿曰：金陵有三大不足之說，聞之乎？末卿曰：未聞。曰：金陵用事同朝起而攻之，金陵關衆論進言於上，曰：天變不足懼，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此三句非獨爲趙氏禍，乃爲萬世禍也。性理書抄

王荊公爲相，每遇生日，朝士獻詩頌，僧道獻功德疏，以

爲壽光祿卿鞏申以大寵貯雀鵠詣客次捐笏開籠每一雀鵠叩齒祝曰願相公一百二十歲謂之放生東軒筆記或曰秦檜在金金人未嘗加以殊恩異禮反從而臣之及其歸也高宗賜以恩禮之隆是何德金而欲忘宋之若是邪否則將以議和以饗富貴也曰非也抑嘗考夫姦檜之顛末矣彼於靖康二年二月金人執張叔夜及秦檜以去是年五月叔夜自殺於金軍秦檜偷生不友其在金也亦無忠義之事見書則其無君之心蓋不待和議而後見也原其所志不過欲爲張邦昌劉豫耳蓋金人以邦昌之愚立爲楚帝劉豫厚賂撻懶又得僞帝

鴻書

卷五十三

五

人品一

於齊二人之逆罪不容誅矣當夫金人以和議餌宋檜則倡首之故撻懶陰縱其還使主和議以亡宋斯時也撻懶必以立豫者以許檜爲故檜堅執其議而衆言不能奪也厥後撻懶雖誅檜猶妄想前圖所以力沮恢復之謀殺害忠良而不顧焉曰邦昌以僭逆受誅劉豫以武穆計廢二人之事皆檜目擊者也檜尚欲爲是耶知而欲爲則謂之愚非姦也曰姦人者富貴利達迷其心觀其用計則姦究其實境則愚然則姦者正所以愚也善乎東萊之論莊公曰始吾以莊公爲至險終則以莊公爲至拙檜之謂與且夫檜之心非不知邦昌劉豫之

鴻書

卷五十三

本

人品一

禍也其心以爲邦昌劉豫無能爲者也使我堅主和議而誅宋以亡之則金人必德我而與之以國南土惟我與金而已金雖強倘我智力能禦亦未必如汴宋之亡不然甘爲石晉可也曰何以知其然耶曰當檜縱還之初嘗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土自土耳況乎歷觀宋紀或諸將復一州得一捷檜必嫉之甚則至欲盡淮爲界以界金間有言金人之情者必爲之忌諱況於殺武穆之後檜則各遣諸將還鎮縱金人以取土地一日對高宗言事金之禮當如高麗之事本朝則檜之微意蓋可見矣幸而天福宋胤絕其後嗣不得一遂其姦而灰桓溫曰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其賊檜之謂乎書曰是夕檜歿者深憾其幸免於刑戮也綱目元哈麻者康里人與其弟雪雪早備宿衛順帝深寵眷之而哈麻有口才尤爲帝所嬖幸累遷官殿中侍御史帝每卽內殿與哈麻以雙陸爲戲一日哈麻服新衣侍側帝方啜茶卽嘆茶於其衣哈麻視帝曰天子固當如是耶帝一笑而已其被愛幸無與爲比太平爲左丞相深惡之與御史大夫韓嘉訥謀出哈麻諷監察御史幹勒海壽劾其惡劾奏之其小罪則受宣讓王等駝馬諸物其大者則設帳御幄後無君臣禮又恃以提調徽寧

寺爲名出入脫忽思皇后宮闈無間犯分之罪尤大徽寧寺者主脫忽思皇后錢糧而脫忽思皇后帝庶母也章再上帝僅奪哈麻雪雪官爵居之草地而太平等三人俱罷頃之復以脫忽思皇后言奪海壽官禁錮之謫太平居陝西加韓嘉訥賊罪杖流奴兒干以死哈麻復用初哈麻嘗進西天僧以運氣術媚帝帝習爲之號演撲兒法演撲兒華言大喜樂也哈麻之妹婿集賢學士禿魯帖木兒故有寵於帝與老的沙八郎答刺馬吉的波迪哇兒禡等俱號倚納禿魯帖木兒姓姦狡帝愛之亦薦西番僧伽璘真於帝伽璘真善秘密法謂帝曰陛下

鴻書

卷五十三

七

人語一

雖尊居萬乘富有四海不過保有見世而已人生幾何常受此秘密大喜樂禪定帝又習之其法亦名雙修法曰演撲曰秘密房中術也帝乃詔以西天僧爲司徒西番僧爲太元國師其徒皆取良家女或四人或三人奉之謂之供養於是帝日從事於其法廣娶婦女惟淫戲是樂又選彩女爲十六天魔舞每宮中讚佛則按舞奏樂宮官受秘密戒者得入餘不與又爲龍舟自後宮至前宮山下海子內游戲八郎者帝諸弟與其所謂倚納者皆在帝前相與褻狎甚至男女裸處號所出室曰豈卽兀該華言事事無礙也君臣宣淫而群僧出入禁中

無所禁止醜聲著聞雖市井之人亦惡聞之皇太子年日長尤深疾禿魯帖木兒等所爲然欲去之未能也哈麻既讚殺脫脫遂拜中書左丞相雪雪亦由之知樞密院拜御史大夫由是國家大柄盡歸其兄弟二人矣哈麻既相自以前所進番僧爲恥告其父禿魯曰我兄弟位居宰輔宜導人主以正今禿魯帖木兒專媚上以淫褻天下士大夫必譏笑我我將除之且上日趨昏暗皇太子年長聰明過人不若立以爲帝而奉上爲太上皇其妹聞之歸告其夫禿魯帖木兒恐皇太子爲帝則已必誅卽以聞于帝然不敢斥言淫褻事第曰哈麻謂陛

鴻書

卷五十三

八

人語一

下年老故耳帝大驚曰朕頭未白齒未落遽謂我爲老耶帝卽與禿魯帖木兒謀去哈麻雪雪計已定禿魯帖木兒寺匿尼寺中明日帝遣使傳旨哈刺雪雪母入朝御史大夫棚思監因奏劾其罪帝猶不忍右丞相定住等論奏不已始詔哈麻惠州安置雪雪肇州安置臨行俱杖死仍籍其家

元史本末

明嘉靖時總兵都御史胡宗憲誘畔盜汪直等投降許爲奏請優以官爵汪直與羅龍文宗憲皆徽人也直因以銀十萬兩托龍文觀嚴嵩父子與得授以指揮職銜時浙中三司與巡按御史周斯盛議得汪直葉宗滿背

罪逆深重着就彼處決梟示葉宗滿王汝賢既稱歸順報効饒夙發邊衛充軍

通紀述道

咸寧侯仇鸞鎮守甘肅日久貪縱酷虐恣為不法初總督曾銑以防秋調取河西兵馬仇鸞不發銑奏鸞阻撓軍機且歷詆其科剋乖戾狀上以防秋屆期鸞姑奪俸示罰其所劾論事情令按臣查勘鸞知不可掩乃益狂悖無忌至是銑復上言甘肅孤懸西北三面阻虜今以鸞故士衆離心綱紀解弛平居實有厝火積薪之形一旦恐致土崩瓦解之患鸞罪蓋擢髮不可數臣請舉其大者將官有地方軍馬之任而鸞自副總兵蕭漢以下

日求索兼金寶馬以百千計致各官相率効尤肆為賂削鸞又侵剋衛所月糧并班軍銀兩充軍官犯悉索其厚賂而選委湖蕩草東各給以印票而派私役軍匠日且百人虐殺無辜歲以千計至其狂誕不恭肆為欺罔去歲果園堡之捷輒報虜酋狼台吉為我軍所斃今狼台吉固自在也且奪獲駝馬半入私門隨從輿臺盡帶功次以致一鎮人心洶洶不服不亟黜之恐成他變上覽疏大怒令錦衣衛選差官校逮繫來京訊治而巡按甘肅御史張雨復言鸞驕奢養蠹大失番夷心六事巡撫甘肅都御史楊漣復詳疏其欺罔貪暴三十事俱下兵部覆稱所奏多係夷情且人命十餘賊私鉅萬事體重重大必須勘究分明乃可正法詔巡按御史秉公覆實速具狀以聞是時督撫按臣各起攻鸞疑無成地矣乃天道助逆曾銑之禍遂不旋踵所謂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獸窮則攖窮兇之輩可易視之乎

世廟識餘錄

龍宗武者泰和人以吳郡司理轉江防二守鬱鬱不得志會有假海忠介疏論江陵奪情事相傳示者宗武以為奇貨可居也多方偵之而宣城諸生吳士期慷慨好奇節嘗草書欲上江陵未果宗武即指偽疏為士期筆密白操院胡櫟亦江陵黨也聞之江陵復書云可即真

之歟勿題時江陵聞宣城沈懋學亦有奪情一疏授意
宗武陰嗾仕期羅殺沈太史君仕期不爲亂宗武益恨
之于是毒筵數十不歿閉之空室至食衣襪亦不歿計
竟以囊沙擣殺之宗武由是躡少叅且陪推巡撫矣江
陵敗臺省論宗武未戍廉州時王大理麟泉請用奸黨
律斬之不報予居恒壯王公之讜論而恨宗武之漏網
也及起海北詢宗武則着伍僅兩月逝矣乃移檄江右
湖西追捕之宗武素驕氣盛見予檄有昔幸脫兩觀之
誅今復遁三苗之窟批鱗義士尚尊君命而投荒舐痔
邪臣反藐國憲而離伍等語且恐且憤遂發狂疾號呼
奔走自投廁中食穢物醫治罔痊一日大呼海北道來
拿我繞屋而走其次子視之忽拾地上鐵椎擊碎其首
歿而宗武亦仆地久之乃甦抱屍大哭曰孰殺吾子家
人語之故竟弗知也而狂疾亦不復作矣噫豈非天哉
林居漫錄

弘治中餘杭周德恭評王安石爲古今第一小人又曰
神宗之昏惑合赧玄桓靈爲一人者也安石之姦邪合
莽操懿溫莽爲一人者也此言最公最明

馮琦曰天下將敗則必先奸人以罄天下之財財猶
隨也隨竭人亡財空國敝然古之言利猶出土流若出

市井匹夫而焚惑天子則策彌下禍彌速尺廩上百室
空矣片紙下一路哭矣嗟乎悲哉

經濟類編

簡傲

齊王見顏觸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宣王不悅左右曰王
人君也觸人臣也王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可乎觸對曰
夫觸前爲慕勢王前爲趨士與使觸爲趨勢不如使王
爲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
貴王曰有說乎觸曰有昔者秦攻齊今曰有敢去柳下
季壘五十步而樵採歟不赦今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
萬戶侯賜千金鑑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歿士之
壘也

經鉅堂

孤憤之君生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
境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憤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虞
願以所有易其所無

匈奴遺高后書

陳遵謂張疎曰足下誦諷經史苦身自約不敢蹉跌而
我放意自恣浮湛俗間官爵功名不減於子而差獨樂
故不優邪

前漢書

邴原後漢人遊學長安見孫松崧曰君鄉鄭君子知之
乎原曰然曰博覽古今鈎深致遠誠學者之師子乃舍
之所謂東家丘也原曰人各有志所向不同有登山採

王者有入海求珠者君以鄭爲東家丘則君以僕爲西家之愚夫耶松謝焉

六帖

戴叔鸞議論高奇多駭流俗同郡謝孝問曰子自視天下孰與爲比答曰我若仲尼長東魯大禹出西羌獨步天下誰與爲偶

王氏蒙苑

虞仲翔放棄南方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歿以青蠅爲吊客使天下有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吳主孫權嘗自起行酒翻伏地陽醉不持權去乃起坐權手劍擊之大司農劉基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之後手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權又

鴻書

卷五十三

主

人

與張昭論神僊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僊世豈有僊人也權積怒非一乃徙交州

吳志

性不便書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几不相仇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不堪也

嵇康書

王子猷作桓車騎冲叅軍桓問何署答曰時見牽馬來似是馬曹又問有幾馬答曰不問馬又問馬死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桓曰卿在府久比當相料理王初不答直高視以手版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

世說新

王猛日親幸用事勳舊多疾之樊世本氏豪佐秦主健定關中謂猛曰吾輩耕之君食之邪猛曰非徒使君耕

之又將使君炊之

綱目

趙主勒謂徐光曰朕可方古何等主對曰陛下神武謀畧過於漢高勒笑曰人豈不自知朕若遇高祖當北面事之與韓彭比肩若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宜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效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勒雖不學好使諸生讀書聽之時以其意論古今得失聞者悅服嘗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驚曰此法當失何以遂得天下及問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

綱目

李曰開元中謁宰相封一版上題曰海上釣鰲客李白

鴻書

卷五十三

主

人

宰相問曰先生臨滄海釣巨鰲以何爲釣線曰以風浪迺其情乾坤縱其志虹霓爲絲明月爲釣又曰何物爲餌曰以天下無義氣丈夫爲餌時相竦然

據遺

桑維翰草萊時語友人吾有富貴在造物未還三債是以知之上債錢貨中債妓女下債書籍既而鐵硯功成一日酒後謂親密曰吾始望不及此當以數語勸子一孟其人滿酌而引公云吾有三悅而持之一曰錢二曰妓三曰不敢遺天下書公徐云吾銜露太甚自罰一觥

清異錄

殷安嘗謂人曰自古聖賢不過五人伏羲以八卦窮天

地之旨一也乃屈一指神農殖百穀濟萬民二也乃屈二指周公制禮作樂百代常行三也乃屈三指孔子前知無窮後知無極拔乎其萃出乎其類四也乃屈四指自是之後無屈得按指者良久乃曰併安五也不遜如此朝野餘載

劉義字義不知其所從來在魏與焦濛問水田滂善任氣重義偉軀有膂力常出入市井殺牛擊犬豕羅鳥雀後因酒殺人變姓名遁去會赦得出流入齊魯始讀書能爲歌詩然恃其故態不能俛仰貴人穿履破衣從尋常人乞丐酒食爲活聞韓愈接天下士步行謁之賦水

鴻書

卷五十三

五

人品

枉雪車二詩聲價赫然居盧仝孟郊之右樊宗師見爲獨拜後以爭語不能相下因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所得耳不若與劉君爲壽愈不能止竟老於齊魯間唐書

李公沆秉鈞日有狂生叩馬獻書歷詆其短李遜謝曰俟歸家當得詳覽狂生遂發訕怒隨公馬後肆言曰居大位不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久妨賢路寧不愧於心乎公但於馬上跛踏再三曰屢求退以主未賜允終無忤色

河氏語林

慎伯筠秋夜待潮於錢塘江沙上露坐設大酒尊及置

一盃對月獨飲意象傲逸顧子敦適遇之亦懷一盃就其尊對酌伯筠不問子敦亦不與語酒盡各散去

高士傳

謝希孟少豪俊在臨安狎娼陸象山責之曰士君子乃朝夕與賤娼女居獨不愧於名教乎希孟但敬謝而已他日復爲娼造鴛鴦樓象山聞之又以爲言希孟曰非特建樓且爲作記象山喜其文不覺曰樓記云何卽口占首句云自遜抗機雲之灰而天地英靈之氣不鍾於男子而鍾於婦人象山知其侮已默然

堯山堂外紀

呂微之安貧樂道常逃其名以耕漁自給一日請富家易穀種大雪立門下問閣中有吟哦聲乃一人分韻得

鳥書

卷五十三

五

人品

滕字苦吟弗就先生不覺失笑衆詰其故先生因舉滕王蛺蝶事衆請足之先生授筆立就既敏且工問其姓字終不肯言衆驚訝曰嘗聞呂處士名欲一見而不得先生豈其人耶曰我農家安知呂處士與之穀怒曰我豈可以貨致耶不受刺船去遣人遙尾其後路甚僻遠識其所而返雪晴往訪焉惟草屋一間家徒四壁值先生不在忽米桶中有人乃先生妻也因天寒無衣故坐其中

貧士錄

米芾諷謔好奇在真州嘗謁蔡太保攸於舟中攸出所藏右軍王畧帖示之芾驚嘆求以他畫換易攸意以爲

難帝曰公若不見從某不復生卽投此江矣因大呼
據船舷欲墜攸遽與之知無爲軍初入州廨見立石頗
奇喜曰此足以當吾拜遂命左右取袍笏拜之每呼曰
石丈言事者聞而論之朝廷亦傳以爲笑石林燕語
滕達道龍圖布衣時嘗爲范文正公門客時范公尹京
而滕方年少頗不羈往往潛出狎邪縱飲范公病之一
夕至書室中滕已出矣因明燭觀書以俟意將媿之至
夜公乃大醉而歸范公陽不視以觀其所爲滕畧無慚
懼長揖而問曰公所讀者何書也曰漢書也復問漢高
祖何如人公逡巡而入伯完編

鴻書

卷五十三

七

人品

宰相丁謂在中書暇日語同僚曰西漢高祖何如或曰
奮布衣取天下觀其創業垂統規模宏遠實英雄主也
丁曰何英雄之有張良導之左則左陳平勸之右則右
及項羽旣歿海內無主天下自歸之蓋隨流委順與物
無競一田舍翁耳又嘗言古今所謂忠臣孝子皆不足
信乃史筆緣飾欲爲後代美譚者也此雖近乎戲抑斯
言之玷東軒筆錄

賈魏公爲相日有方士姓許對人未嘗稱名無貴賤皆
稱我時人謂之許我言譚頗有可採然傲誕視公卿蔑
如也公欲見使人邀之數四卒不至又使門人苦邀致

之許騎驢逕欲造丞相廳事門吏止之不可吏曰此丞
相廳門雖丞郎亦須下許曰我無所求於丞相丞相召
我來若如此但須我去耳不下驢而去門吏急迫之不
還以白丞相魏公又使人謝而召之終不至公歎曰許
市井人耳惟其無所求於人尚不可以勢屈况其以道
義自任者乎夢溪筆譚

李于麟爲按察副使視陝西學而鄉人殷者來巡撫殷
以刻覈名尤傲而無禮嘗下檄于麟不樂移病乞歸殷
固留之入謝乃請曰臺下但以一介來命不則尺牘見
屬無不應者似不必檄也殷愕然起謝過有所屬撰以

鴻書

卷五十三

七

人品

名刺往而久之復移檄于麟恚曰彼豈以我重去官邪
卽上疏乞休不待報竟歸吏部惜之用何景明例許養
疾疾愈起用蓋異數也于麟歸杜門自兩臺監司以下
請見不得去亦無所報謝以是得簡倨聲又嘗爲詩有
云意氣還從我輩生功名且付兒曹立諸公聞之有欲
其心者矣詞林人物考

劉氏鴻書卷五十三終

第五十四卷

人品部九

將略

韓信

馬服君

賀齊

崔浩

劉裕

楊民

徐光

韓孝寬

李靖

李光弼

張睢陽

單騎見虜

白孝德

李愬

李泌

溫造

楊素

枕天子膝

懷恩

曹瑋

難置度外

鴻書

卷五十四目錄

一

不聞人馬聲

縱五鵠

狄武襄

不可悔不止

數萬甲兵

請辛酒淵

萊公遺章

劉錡

討楊么

號令如山

敗劉豫

追元順帝

驚鳴鳴噪

韓中丞

服戎紀事

卷五十四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五十四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人品部九

太史湯賓尹 刪正

將略

附 兵戰

女將

韓信張耳擊趙趙使成安君陳餘聚兵井陘口廣武君

李左車說餘曰韓張乘勢遠鬪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

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

方軌騎不得成列糧食必在其後願假臣奇兵三萬人

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不十日兩將

之頭可致於麾下餘自稱義兵不用韓信間知之大喜

鴻書

卷五十四

八

乃引兵下夜選輕騎一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望趙

軍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

漢赤幟令裨將傳餐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伴

應曰諾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望見大笑平旦信

引兵出井陘口趨趙壁擊之戰良久信與張耳俾棄鼓

旗走水上軍趙果空壁爭漢旗鼓逐信耳信耳已入水

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趙軍還歸壁見壁皆漢幟大

驚亂遁走漢兵夾擊大破趙軍斬成安軍於泚水上擒

趙王歇諸將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反以

背水陣勝何也信曰兵法不云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

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驅市人而戰予之生地皆走寧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

史記

初趙奢爲田部吏收租稅平原君家不肯出奢以法殺其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之奢曰君於趙爲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強國強則趙固而君爲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賢之言於王使治國賦國賦太平民富而府實及秦圍關與王召羣臣問之廉頗樂乘皆曰道遠險阻難救奢曰道遠險阻如兩鼠鬪於穴中

鴻書

卷五十四

七

公第八

將勇者勝王乃令奢將兵救之去邯鄲三十里而止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師軍武安西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震有言急救武安者奢立斬之堅壁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人趙軍奢善食而遣之間還報秦將大喜奢既遣間卷甲而趨一日一夜距關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師聞之悉甲而往趙軍士許歷請諫奢進之歷曰秦不意趙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奢曰請受教歷復請曰先據北山者勝奢即發萬人趨之秦師後至爭山不得上奢縱兵擊之秦師大敗解開與而還趙封奢爲馬服君以許歷

爲國討

綱目

三國時吳將賀齊字公苗擊黥歙諸賊中有善禁者交戰官軍刀劍不得拔弓弩射皆還自向齊長情有思曰吾聞金有刃虫有毒者皆可禁無毒無不可禁彼必能禁吾兵者也乃多作勁木白楮以精卒五千先登賊恃有禁必不能備以楮擊之禁果不得大敗賊

太平御覽

鴻書

卷五十四

五

八品八

才何如慕容垂對曰垂籍父兄之資修復故業國人歸之易以立功裕奮寒微不偕尺寸討滅群盜所向無前其才優矣嗣曰裕旣入關不能進退我以精騎直擣彭城裕將若何對曰今屈丐柔然伺我之隙而諸將用兵皆非裕敵興兵遠攻未見其利不如靜以待之裕克秦而歸必篡其主關中華戎襍錯風俗勁悍裕欲以荆揚之化施之函秦此無異解衣包火張羅捕虎雖留兵守之人情未洽趨向不同適足資敵耳顧且按兵息民以觀其變秦地終爲國家之有可坐而守也嗣笑曰卿料之審矣浩曰臣嘗私論近世將相若王猛之治國符堅

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幼主慕容暉之霍光也劉裕之平禍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嗣曰屈丐何如對曰屈丐國破家覆寄食姚氏受其封殖不思報恩而乘時徼利盜有一方結怨四鄰雖能縱暴於一時終爲人所吞耳嗣大悅語至夜半賜御縹醪十斛水精塩一兩曰朕味卿言如此故欲共饗其美然猶命長孫嵩叔孫建各簡精兵伺裕西過南侵彭沛

劉裕從徐兗刺史桓修入朝玄謂王謐曰裕風骨不常蓋人傑也每遊集必引接殷勤贈賜甚厚玄妻劉氏亦謂玄曰裕龍行虎步瞻視不凡恐終不爲人下不如早

鴻書

卷五十四

四

人倫八

除之玄曰我方平蕩中原非裕莫可用者俟關河平定別議之耳玄以桓弘鎮廣陵刁逵鎮歷陽裕與何無忌同舟還京口密謀興復劉邁第殺家於京口亦與無忌謀之無忌曰桓氏疆盛其可圖乎殺曰天下自有疆弱苟爲失道雖疆易弱正患事主難得耳無忌曰草澤之中非無英雄也殺曰所見唯有劉下邳無忌笑而不答還以告裕遂與定謀平昌孟昶爲桓弘主簿至建康還裕謂之曰草間當有英雄起卿頗聞乎昶曰今日英雄有誰正當是卿耳於是裕殺無忌昶及裕第道規諸葛長民等相與合謀起兵道規爲桓弘參軍裕使殺就道

鴻書

卷五十四

五

人倫

規昶共殺弘據廣陵長民爲刁逵參軍使殺逵據歷陽無忌夜草檄文其毋密窺之泣曰吾不及東海呂母明矣汝能如此吾復何恨裕托以遊獵與無忌收合徒衆得百餘人詰旦京口門開無忌着傳詔服稱勅使居前徒衆隨之入斬桓修以殉裕問無忌曰急須一府主簿何由得之無忌曰無過劉道民道民者東莞劉穆之也裕曰吾亦識之耶馳信召焉時穆之聞京口譟聲晨起出陌頭屬與信會直視不言者久之返室壞布裳爲袴往見裕裕曰始舉大義須一軍吏甚急卿謂誰堪其選穆之曰倉猝之際畧當無見踰者裕笑曰卿能自屈吾事濟矣即於坐署主簿孟昶勸桓弘其日出獵天未明開門出獵人昶與劉毅劉道規帥壯士數十人直入斬之因收衆濟江衆推裕爲盟主總督徐州事以昶爲主史守京口裕帥二州之衆千七百入軍於竹里移檄遠近玄加桓謙征討都督謙等請亟遣兵擊裕玄曰彼兵銳甚計出萬死若有蹉跌則彼事成而吾事去矣不如屯大軍於覆舟山以拒之彼空行二百里無所得銳氣已挫忽見大軍必驚愕我按兵堅陣勿與交鋒彼求戰不得自然散走此策之上也謙等固請乃遣吳甫之皇甫敷相繼北上玄憂懼特甚或曰裕等烏合微弱勢

必無成何慮之深玄曰劉裕足爲一世之雄劉毅家無擔石之儲博蒲一擲百萬何無忌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甫之玄驍將也

綱目

西陽夷寇江夏太守楊珉請督將議之諸將爭言方畧騎督先伺獨不言珉曰將軍何以不言伺曰諸人以舌擊賊伺惟以力耳珉又問將軍前後擊賊何以常勝伺曰兩敵共對惟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耳珉善之

沙世雅

後趙王勒欲自將救洛陽程遐等固諫勒大怒按劍叱遐等出召徐光謂曰庸人之情皆謂劉曜鋒不可當曜

鴻書

卷五十四

本

人說

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克師老卒怠以我初銳擊之可一戰而擒也若洛陽不守曜必自河以北席捲而來吾事去矣卿以爲何如對曰曜不能進臨襄國更守金墉此其無能爲可知也以大王威畧臨之彼必望旗奔敗平定天下在今一舉矣勒笑曰光言是也乃使內外戒嚴命石堪等會榮陽石虎進據石門勒自統步騎濟自大碣謂光曰曜盛兵成臯上策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此成擒耳至成臯勒見趙無守兵大喜舉手加額曰天也卷甲銜枚詭道無行出於輦轡之間曜專與嬖臣飲博不撫士卒左右或諫曜以爲妖言斬之俄而

洛水侯者與後趙前鋒交戰擒羯送之曜問之知勒自來色變使撤金墉之圍陳於洛西衆十餘萬南北十餘里勒望見曰可以賀我矣帥步騎四萬入洛陽城虎引步卒攻趙中軍堪以精騎擊其前鋒大戰於西陽門勒躬貫甲冑出閭闔門夾擊之曜素嗜酒至是將戰飲數斗至西陽門揮陳就平堪因而乘之趙兵大潰曜昏醉墜馬爲堪所執勒下令曰所欲擒者一人耳今已獲之其抑鋒止銳縱其歸命曜至襄國勒嚴兵圍守使曜與其太子熙書諭令速降曜但敕熙與諸大臣匡維社稷勿以吾易意勒乃殺之

綱目

鴻書

卷五十四

七

人說

北周主謀伐齊命鎮邊益儲待加戊卒齊人聞之亦增守樂周柱國于翼諫曰疆場相侵互有勝負徒損兵儲無益大計不如解嚴繼好使彼懈而無備然後乘間出其不意一舉可取也周主從之帝孝寬上疏陳三策其一曰齊自長淮之南悉爲陳氏所取內離外叛力盡計窮大軍若出軹關方軌而進無與陳氏共爲犄角并令廣州義旅出自三鵠又募山南駢銳沿河而下復遣北山稽胡絕并晉之路百道俱進並趨虜庭必當望旗奔潰所向摧殄其二曰若國家更爲後圖未耶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鵠以百萬春以南廣事屯田預爲儲

積募其驍悍立爲部伍彼旣東南有敵戎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場彼若興師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遠還復出師常以邊外之軍引其腹心之衆我無宿春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自離叛且齊氏淫暴政出多門鬻獄賣官忌害忠直闔境嗷然覆亾可待乘間電掃事等摧枯其三曰若欲更存遵養且復相時則宜還宗鄰好申其盟約安民和衆通商惠工蓄銳養威觀衆而動斯乃長策遠馭坐自燕并也書奏周主引開府儀同三司伊婁謙入內殿從容謂曰朕欲用兵何者爲先對曰齊氏沈溺倡優耽昏麴蘖其折衝之將斛律

鴻書

卷五十四

八

明月已斃於諛口上下離心道路以目此易取也乃使譙聘於齊以觀其衆其衆軍高遵以情告齊人齊人留謙等不遣

經濟類編

李靖將兵伐梁乘勝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又攻水城投之大獲舟艦靖使盡投江中諸將皆曰破敵所獲當籍其用奈何棄以資敵靖曰簫銑之地南出嶺表東拒洞庭吾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兵四集吾表裏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將安用之今棄舟使塞江而下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規伺動淹旬月吾取之必矣援兵見舟艦果驚不進銑內外阻絕乃降

謀錄

李光弼奉詔守太原御史崔衆不以時交軍又傲易光弼命斬之三軍股栗已史思明將兵十萬攻太原光弼所將不滿萬人諸將請修城以待光弼曰太原城守四十里賊垂至而修之是自困也乃於城外鑿壕自固作塹數重衆莫知其解及賊攻城光弼因以增壘城壞輒補思明攻圍月餘不能下選驍銳爲遊兵戒之曰我攻北則潛趨南攻東則潛趨西而光弼整暇雖寇所不及警不懈不得間光弼軍中有小技募取之人盡其用得善穿地穴者使之賊爲梯衝土山以攻城城中先爲地道迎之近城輒陷又作大駁飛巨石一發斃數十人賊死者衆乃退營久之光弼遣人詐約降而穿地道環賊營四周至期遣裨將將數千人如出降狀賊方屬營中地忽陷死者千餘人大驚亂官軍鼓譟乘之俘斬萬計會安慶緒召思明歸范陽留別將圍守光弼出擊大破之太原圍解是役也光弼於城隅張幟日經府門不入

鴻書

卷五十四

九

圖解後三夕乃還寢

嘉謀錄

尹子奇復寇睢陽張巡擊走之子奇引兵圍睢陽益急張巡謂將士曰吾受國恩所守正有死耳但念諸君捐軀力戰而賞不酬勲以此痛心耳將士皆激勵請奮巡

乃椎牛饗士盡軍出戰斬賊將五十餘人殺士卒五千餘人巡欲射子奇而不識乃刺箭爲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奇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之喪其左目幾獲之子奇乃收軍還

史編

郭子儀使牙將李光瓚說回紇欲與共擊吐蕃回紇不信曰郭公在此可得見乎光瓚還報子儀曰今衆寡不敵難以力勝昔與回紇契的甚厚不若挺身說之可不戰而下也諸將請選鐵騎五百衛從子儀曰此適足爲害耳郭晞扣馬諫曰大人國之元帥奈何以身爲虜餌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家危徃以至誠與之言

鴻書

卷五十四

八

或幸而見從則四海之福也不然則身沒而家全以鞭擊其手曰去遂與數騎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大帥藥葛羅執弓注矢立於陳前子儀免胄釋甲投鎗而進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亦不薄奈何負約深入吾地棄前功結後怨背恩德而助叛臣乎且懷恩叛君棄母於汝何有今吾挺身而來聽汝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晏駕令公亦捐館中國無主我是以來今皆不然懷恩又爲天所殺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

因說之曰吐蕃無道所掠之財不可勝載馬牛雜畜長數百里此天之賜汝也全師而繼好破敵以取富爲汝之計孰便於此不可矢也藥葛羅曰吾爲懷恩所悞負公誠深今請爲公盡力以謝過然懷恩之子可敦兄弟也願勿殺之子儀許之回紇觀者爲兩翼稍前子儀麾下亦進子儀揮手却之因取酒與其酋長共飲藥葛羅使子儀先執酒爲誓子儀酌地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始者身隕陳前家族滅絕至藥葛羅亦酌地曰如今公誓於是諸酋長大喜曰軍中巫言此行安穩不與唐戰見一大人而還

鴻書

卷五十四

十

八

今果然矣遂與定約而還吐蕃聞之夜遁回紇遣其酋長入見天子藥葛羅帥衆追吐蕃子儀使白元光帥精騎與之俱戰於靈臺西原大破吐蕃殺獲萬計詔罷親征京城解嚴初肅宗以陝西節度使郭英乂領神策軍使魚朝恩監之英乂入爲僕射朝恩專將之及上幸陝朝恩舉在陝兵與神策軍迎扈悉號神策軍及京師平朝恩遂以軍歸禁中自將之然尚未得與北軍齒至是從上屯苑中其勢寢盛分爲左右廂居北軍之右矣子儀恐懷恩驍將逃入外夷請招之上赦其罪詔回紇送之懷恩之侄名臣自回紇以千餘騎來降黨項帥鄭庭

赦德等亦詣鳳翔降唐紀

史思明分軍四道濟河會於汴州李光弼方巡諸營聞之入汴州謂節度使許叔冀曰大夫能守汴州叔冀與戰不勝遂降之思明乘勝西攻鄭州光弼整衆徐行至洛陽留守常陟請留兵於陝退守潼關光弼曰兩敵相當貴進忌退今無故棄五百里地則賊勢益張矣不若移軍河陽北連澤潞利則進取不利則退守表裏相應使賊不敢西侵此猿臂之勢也判官常損曰東京帝宅奈何不守光弼曰守之則汜水嶠嶺龍門皆應置兵子爲其馬判官能守之乎遂牒河南尹帥吏民避賊而帥

鴻書

卷五十四

主

人品八

軍士詣河陽時思明遊兵已至石橋光弼當石橋而進部曲堅重賊不敢逼夜至河陽有兵二萬糧纔支十日光弼按閱守備部分士卒無不嚴辦思明入洛陽城空無所得遂引兵攻河陽使騎將劉龍仙挑戰謾罵光弼光弼使裨將白孝德斬之以歸思明有良馬千餘匹每日出浴河南循環不休光弼命索軍中得牝馬五百匹繫其駒而出之思明馬見之悉浮渡河盡驅入城思明怒泛火船欲燒浮橋光弼先貯百尺長竿以巨木承其根輶裹鉄又置其首以迎火船而又之船不得進須臾自焚盡思明屯兵於清河欲絕光弼糧道光弼軍於野

水渡以備之既夕還河陽留兵千人使將雍希顥守其柵曰賊將高庭暉李日越皆萬人敵也至勿與之戰降則與之俱來諸將莫喻皆竊笑之既而思明果謂日越曰李光弼長於憑城今出在野汝以鉄騎霄濟爲我取之不待則勿返日越將五百騎晨至柵下問曰司空在乎希顥曰夜去矣日越曰失光弼而得希顥吾死必矣遂請降希顥與之俱見光弼厚待之任以心腹高庭暉聞之亦降或問光弼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常恨不得野戰聞我在外以爲必可取日越不獲我勢不敢歸庭暉才勇過於日越聞日越被寵任必思奪之矣思

鴻書

卷五十四

主

人品八

明復攻河陽光弼謂李抱玉曰將軍爲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過期何如光弼曰過期而救不至任棄之可也抱玉許諾勒兵拒守城且陷抱玉給之曰吾糧盡明日當降賊飲軍以待之抱玉繕完守備明日復請戰出奇兵夾擊殺傷甚衆時光弼屯中潭城外置柵柵外穿塹賊將周摯攻之光弼命鎮西行營節度使荔非元禮出勁卒於羊牛城以拒賊賊填入道開柵柵爲門光弼使問元禮曰中丞視賊填塹開柵晏然不動何也元禮曰司空欲守乎戰乎光弼曰欲戰元禮曰欲戰則賊爲吾填塹何爲禁之光弼曰善吾所不及勉之元禮俟柵

開帥敢死士突出奮擊破之周攀復收兵趣北城光弼入登城望曰賊兵多而不整不足畏也不過日中保爲諸君破之乃命出戰及期不決召諸將問曰賊陣何方最堅曰西北隅命郝廷玉當之又問其次曰東南隅命論惟貞當之令諸將曰爾輩望吾旗而戰吾旆旗緩任爾擇利吾急旆旗三至地則萬衆齊入死生以之少退者斬又以短刀置韞中曰戰危事吾國之三公不可死賊手萬一不利我自剄不令諸君獨死廷玉懷恩更前決戰光弼連颺其旗諸將齊進致死呼聲動天地賊衆大潰思明及攀皆遁去

鴻書

卷五十四

人

品

李祐言於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守州城者皆羸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愬然之十月遣掌書記鄭澥白裴度度曰兵非出奇不勝常侍良圖也愬乃命祐及李忠義帥突將三千爲前驅自與監軍將三千人爲中軍李進誠將三千人殿其後軍出不知所之愬曰但東行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卒及烽子擒其柵命士卒少休食乾糲整羈勒留兵鎮之以斷朗山救兵又分兵以斷洄曲及諸道橋梁復夜引兵出諸將請所之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諸將皆失色監軍哭曰果落李祐姦計時大風雪旌旗裂

人馬凍死者相望人人自以爲必死然畏愬莫敢違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州城自吳少誠拒命官軍不至蔡州城下三十餘年故蔡人不爲備四鼓愬至無一人知者祐忠義鑿其城以先登壯士從之殺守門卒而留擊柝者使擊柝如故遂開門納衆鷄鳴雪止愬入居元濟外宅或告元濟曰官軍至矣元濟不信起聽於廷聞愬軍號令曰常侍傳語應者近萬人始怯曰何等常侍能至於此乃帥左右登牙城拒戰時董重質擁精兵萬餘人據洄曲愬曰元濟所望者重質之救耳乃訪重質家厚撫之遣其子傳道持書諭重質重質遂單騎詣愬

鴻書

卷五十四

幸

人

降攻牙城燒其南門民爭負薪芻助之門壞執元濟檻送京師且告於裴度申光二州及諸鎮兵二萬餘人相繼來降自元濟就擒愬不戮一人自官吏帳下厨廐之卒皆復其職使之不疑然後屯於鞠場以待裴度諸將請曰始公敗於朗山而不憂勝於吳房而不取冒大風甚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怯然卒以成功皆衆人所不論也敢問其故愬曰朗山不利則賊輕我不爲備矣取吳房則其衆奔蔡併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戰自倍矣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計細若矜小務恤小

敗先自撓矣何暇立功乎眾皆服懇儉於待已而豐於待士知賢不疑見可能斷此其所以成功也

唐紀

唐肅宗問李泌敵強如此何時可定對曰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天下無寇矣上曰何故對曰驍將不過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張志忠阿史那承慶等數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則思明志忠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繫其四將願勅子儀勿取華陰使兩京之道常通陛下軍於扶風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疲奔命必成擒矣肅宗悅

唐史

鴻書

卷五十四

本

人品八

憲宗時戎羯亂華詔下南梁起甲士五千人令赴闕下將起師人作叛逐其帥因團集拒命者歲餘憲宗深以爲患京兆尹溫造請以騎往至其界梁人見止一儒生皆相賀無患及至但宣召敕安存一無所問然梁帥員過出入者皆不捨器仗溫亦不誠之他日毬塲中設樂三軍併赴令於長廊下就食坐筵前臨堦南北兩行設長索二條令軍人各於面前索上掛其刀劍而食酒至鼓噪一聲兩頭齊力拽舉其索則刀劍去地三丈餘矣軍人大亂無以施其勇然後闔戶斬之南梁人自爾累世不敢復叛

王氏見聞錄

楊素用兵多權畧馭眾嚴整每將臨敵必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至百餘人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對陳先令一二百人赴敵或不能陷陳而返者悉斬之更令二三百人復進返亦如之將士股慄有必死之心由是戰無不勝稱爲名將從素行者微功必錄故素雖殘忍士亦以此願從焉

史編

李泌謂肅宗曰臣絕粒無家祿位茅土皆非所望要爲陛下帷幄運籌收復京師後但枕天子膝睡一覺使有司奏客星犯帝座一動天文足矣上大笑及南幸扶風每頃必令泌領元帥兵先發清行宮收管鑰奏報然後

鴻書

卷五十四

本

人品

肅宗至保定稍憊泌先於本院寐肅宗入院登床捧泌首置於膝良久而覺上曰天子膝已枕矣克復之功當在何時泌遽起謝恩曰是行也以臣觀之假九廟之靈乘一人之威當如郡名必保定矣

杜陽雜編

唐廣德間懷恩至靈武收合散亡其衆復振上厚撫其家下詔曰懷恩勲勞著於帝室疑隙之端起自群小君臣之義情實如初但當詣闕更勿有疑懷恩竟不從遂引回紇吐蕃十萬衆入寇京師震駭會郭子儀自河中入朝詔子儀出鎮奉天召問方畧對曰懷恩勇而少恩士心不附所以能入寇者因思歸之士耳懷恩本臣偏

裨其麾下皆臣部曲必不忍以鋒刃相向無能爲也目
曹南院知鎮戎軍日嘗出戰小捷虜兵引去瑋虜兵
已去遠乃驅所掠牛羊輜重緩驅而還頗失部伍其下
憂之言於瑋曰牛羊無用徒縻軍不若棄之整衆而歸
瑋不答使人候虜兵去數十里聞瑋利牛羊而師不整
遽襲之瑋愈緩行得地利處乃止以待虜軍將至迎使
人謂之曰蕃軍遠來必甚疲我不欲乘人之怠請休憇
士馬少選決戰虜方苦疲甚皆欣然嚴軍歇良久瑋又
使人諭之歇定可相馳矣於是各鼓軍而進一戰大破
虜使遂棄牛羊而還徐謂其下曰吾知虜已疲故爲食
取之高宗筆譚

鴻書

卷五十四

本

人品

仁宗時西戎方熾韓魏公琦爲經略招討副使欲五路
進兵以襲平夏時范仲淹守慶州堅持不可是時尹洙
爲秦州通判兼經畧判官一日將魏公命至慶州約范
公以進兵范公曰我師敗士卒氣沮當自謹守以觀其
變豈可輕兵深入耶以今觀之但見敗形未見勝勢也
洙歎曰公於此乃不及韓公也韓公嘗云大凡用兵當
先置勝敗於度外今公乃區區過慎此所以不及韓公

也范公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而乃置於度外仲淹未
見其可洙議不合遽還魏公遂舉兵入界旣而師次好
水川元昊設覆全師陷沒大將任福死之魏公遽還至
半途而亡卒父兄妻子號於馬首者幾千人皆持故衣
紙錢招魂而哭曰汝昔從招討出征今招討歸而汝死
矣汝之魂識亦能從招討以歸乎旣而哀慟聲震天地
魏公不勝悲憤掩泣駐馬不能前者數刻范公聞而歎
曰當是時難置勝敗於度外也東軒筆錄

鴻書

卷五十四

本

人品

曹瑋爲將四十年未嘗少失利前所囉囉每望瑋所在合
手加額契丹使過天雄部騎兵無敢馳驅初守邊時山
東名士賈同造瑋客外舍瑋欲拔邊郎同舍邀與俱同
問從兵何在曰已具旣出就騎見甲士三千環列初不
聞人馬聲同歸語人曰瑋殆名將也史編

曲端御兵紀律極嚴張浚嘗按視端軍執撻以軍禮見
聞無一人浚異之謂欲點視端以所部五軍籍進公命
點其一部於庭間開籠縱一鵠以往而所點之軍隨至
張爲愕然旣而欲盡觀於是悉縱五鵠則五軍頃刻而
集戈甲煥燦旗幟精明浚雖獎而心實忌之齊東野語
南俗尚鬼狄武襄征儂智高時大兵始出桂林之南道
旁有一大廟人謂其神甚靈武襄遽爲駐節而禱之因

祝曰勝負無以爲據乃取錢自持之且與神約果大捷則投此期盡錢面也左右諫止儻不如意恐沮師武襄不聽萬衆方聳視已揮手倏一擲則百錢盡紅矣於是舉軍歡呼聲震林野武襄亦大喜顧左右取百釘來耶隨錢疎密布地而釘帖之加諸青紗籠覆手自封焉曰伺凱旋當謝神取錢其後破崑崙關敗智高平邕管及師還如言取錢與幕府士大夫共視之乃兩字錢也

山莊談

狄青戍涇原日嘗與虜戰大勝追奔數里虜恐墮過山踊知其前必遇險士卒皆欲奮擊青遽鳴鉦止之虜得

鴻書

卷五十四

子

人品

引去驗其處果臨深澗將佐皆悔不擊青獨曰不然奔亡之虜忽止而拒我安知非謀軍已大勝殘寇不足利得之無所加重萬一落其術中存亡不可知寧可悔不擊不可悔不止青後平巔寇賊帥儂智高兵敗奔邕州其下皆欲窮其窟穴青亦不從以爲趨利乘勢入不測之城必有大敗將軍智高因而獲免天下皆罪青不入邕州脫智高於垂死然青之用兵主勝而不求奇功故未嘗大敗記功最多卒爲名將譬如奕棋已勝敵可止矣然猶攻擊不已往往大敗此青之所戒也臨利而能戒政青之過人處

筆譚

范仲淹字希文知開封府事聽事如神京師謠曰朝廷無憂有范君京師無事有希文每奏事多陳治亂歷詆大臣不法言者以仲淹離間君臣落職知饒州寶元中元昊叛上知其才兼文武起師延安日夕訓練精兵賊聞之曰無以延州爲意今小范老子腹中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戎人呼知州爲老子大范謂雍也後知慶州時王師定川之敗議點鄉軍仲淹令刺其手及兵罷還慶路皆復得爲農上以四路諸招討委之仲淹與韓琦謀必欲收復靈夏橫山之地邊上謾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骨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

鴻書

卷五十四

子

人品

破膽元昊聞而懼之遂稱臣
宋景德時契丹陷德清軍逼冀州遂抵澶州邊書告急一夕五至寇準不發欽笑自如帝聞之大駭以問準對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耳因請帝幸澶州同列懼欲退準止之令候駕起帝難之欲還內準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請毋還畢士安力勸帝如準所請帝乃議親征召群臣問方畧時以虜寇深入中外震駭王欽若臨江人也請幸金陵陳堯叟閬州人也請幸成都帝以問準準心知二人謀乃陽若不知者曰誰爲陛下畫此策罪可斬也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敵

當自遁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勢
我得勝筭矣奈何棄廟社欲幸楚蜀所在人心崩潰敵
乘勝深入天下可復保耶帝意乃決時欲擇大臣鎮大
名準薦欽若遂詔判天雄軍蓋準以欽若多智恐妄有
所疑沮故出之帝在道又有以金陵之謀告者帝意稍
惑召準問之準曰陛下惟可進尺不可退寸河北諸軍
日夜望變與至士氣百倍若回輦數步則萬衆瓦解虜
乘其後金陵亦不可得到準出遇殿前都指揮高瓊曰
太尉受國厚恩今日有以報乎瓊曰願効死準復入瓊
立庭下準曰陛下不以臣言爲然蓋試問瓊瓊即奏曰

引去帝還行宮留準居北城下徐使人視準何爲準方
與知制誥楊億飲酒傳歌謔歡呼帝喜曰準如是吾復
何憂契丹遣其臣韓杞持書以曹利用俱來請盟利用
言契丹欲得關南地帝曰所言歸地事極無名若必邀
求朕當決戰若欲金帛朝廷之體固亦無傷準不欲賄
以貨財且欲邀其稱臣及獻幽薊之地因畫策以進曰
如此則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年戎且生心矣帝曰
數十年後當有扞禦之者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
可也準尚未許會有諸準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
乃許其成復遣曹利用如契丹軍議歲幣帝曰必不得
已雖百萬亦可準聞之召利用至幄謂曰雖有敕旨汝
所許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至契丹軍蕭太后謂利
用曰晉昇我關南周世宗取之今宜見還也利用曰晉
周事我朝不知若歲求金帛以佐軍尚不知帝意可否
割地之請我不敢以聞契丹政事舍人高正始遽前曰
我引衆以來畝復故地若止得金帛而歸吾愧吾國人
也利用曰子盍爲契丹熟計使契丹用子言恐連兵結
讐非國利也契丹猶覲關南遣其監門衛大將軍姚東
之持書復議帝不許而去利用竟以銀十萬兩緡二十
萬匹成約而還戒諸將勿出兵邀其歸路契丹遣其閣

門使丁振持誓書來以兄禮事帝引兵北歸

宋紀

寇萊公既逐死家無遺文嘉祐中始得奏章一紙曰臣奉聖旨壁畫河北邊事及駕起與不起如起至何處者一近邊奏契丹遊騎已至深初竊緣三路大軍見在定州魏能張疑楊延朗田敏等又在威虜軍等處東路深趙貝冀滄德等州別無大軍駐泊必慮契丹漸近東南下寨輕騎打劫不惟老小驚駭便恐盜賊團聚直至大名府以來人戶驚移若不早張軍勢竊恐轉啓戎心臣乞先那起天雄軍馬萬人令周營杜彥鈿孫金照將領往貝州駐泊或恐天雄軍少且起五千只令孫金照部

鴻書

卷五十四

主事

人

轄若虜騎在近即近城覓使襲擊兼令問將文字與石普圖承輪照會掩殺及召募強壯入虜界統蕩鄉村仍照管南北道多差人探挨契丹次第聞奏及報大名一則貴安人心二則張軍勢以疑敵謀三則邊將聞三師北來軍威益壯四則與邢洛不遠成犄角之勢一隨駕諸軍扈衛宸居不可與犬戎交鋒原野以爭勝負天雄至且軍卒不過三萬人萬一契丹過具下寨遊騎益南朗須那起定州軍馬三萬以上令桑贊守結陣南來鎮州及令河東雷有終將兵出土門路與贊會合相度事勢繁慢那至邢洛方可聖駕順動且幸大名假萬乘之

鴻書

卷五十四

主事

人

天聲合數路之兵勢更令王超等於定州近城排布照應魏能張疑楊延朗田敏等作會合次第及依前來累降指揮牽拽一恐契丹置寨於鎮定之間則定州軍馬抽那不起邢洛之北遊騎侵掠大名東北縣分老小大段驚移須分定州三路精兵令在彼將帥會合及令魏能張疑楊延朗田敏等漸那向東傍城寨牽拽如此則契丹必有後顧之憂未敢輕議懸軍深入若車駕不起轉恐夷狄殘害生靈如蒙允許亦須過大河且幸澶淵就近易爲制置會合兼控扼津梁右臣叨列宰司素無奇畧既陳請問合器鄙誠伏唯皇帝陛下睿智淵深聖猷宏遠固已坐籌而決勝尚能虛已以論謀無彼大戎頗乏糧糗雖恃腥羶之衆必懷苟且之憂豈敢不顧大軍但尚深入然亦慮其凶狡須至過有防虞煩瀆天威伏增戰慄

後山叢譚

初劉錡赴東京率所部王彥八字軍三萬七千又殿司卒三千自臨安浙江絕淮至渦口方食忽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耶下令無程而進聞金人敗盟南下錡與將佐拾舟陸行先趨三百里至順昌城中謀報東京已降知府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乃與規議欽兵

入城爲守禦計時八字軍以將駐於汴皆携弩以行至是鎬召諸將問計諸將皆曰金兵不可敵也請以精銳遮老稚順流還江南鎬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爲金所陷幸吾全軍至此有城可守奈何棄之吾意決矣敢言去者斬惟部將許清奮曰太尉奉命副守汴京軍士扶携老幼而來不如相與而努力一戰於死中求生也議與鎬合鎬喜乃鑿舟沉之示無去意寘家寺中積薪於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即焚吾家毋辱敵手也分命諸將守諸門明斥候募土人爲間探於是軍士皆奮男子侍守戰婦人勵刀劍爭呼躍曰平日人欺我八字軍

鴻書

卷五十四

五

人

今日我當與國家破賊立功時守備一無可恃鎬於城上躬自督勵取劉豫時所造廢車以輪轆埋城上又撤民戶扉周匝蔽之城外有民居數千家悉焚之凡六日粗畢而金兵已涉潁河遂圍城鎬預於城下設伏擒敵將阿黑等二人詰之云韓將軍營白沙窩距城三十里鎬夜千餘人擊之連戰殺敵頗衆既而金三路都統葛王烏祿以兵三萬與龍虎大王合而薄城鎬令開諸門金人疑而不敢近初鎬傳城築羊馬垣穴垣爲門至是與許清輩蔽垣爲陣金人縱矢皆自垣端軼著於城或止中垣上鎬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強弩自城上或垣門

射敵無不中者敵稍却復以步兵邀擊溺河死者不可勝計破其鐵騎數千時順昌圍已四日金兵益盛乃移砦於李村鎬遣閻充募壯士五百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辮髮者輒殲之金兵退十五里鎬復募百人往或請銜枚鎬笑曰無以枚也命折竹爲器如市井兒以爲戲者人持一爲號直犯金營電所燭則奮擊電止則匿不動敵衆大亂百人者聞吹器聲即聚金人益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屍盈野退軍老婆灣兀木在汴聞之即索靴上馬帥十萬衆來援鎬會諸將問計或言今已屢捷宜乘此勢具舟全軍而歸規曰朝廷養兵十

鴻書

卷五十四

五

人

五年正爲緩急之用况已挫敵鋒軍聲稍振雖寡衆不敵然有進無退鎬曰府公文人猶誓死守况汝曹耶且敵營甚逼而兀木又來吾軍一動彼躡其後則前功俱廢使敵侵軼兩淮震驚江浙則平生報國之志反成誤國之罪衆皆感動思奮曰惟太尉命鎬募得成等二人諭之曰遣汝作間事捷重賞第如我言敵必不殺汝今置汝綽路騎中汝遇敵則佯墜馬爲敵所得敵帥問我如何人則曰太平邊帥子喜聲伎朝廷以兩國講和使守東京圖逸樂耳已而二人果遇敵被執兀木問之對如前兀木喜曰此城易破耳即置鵝車砲具不用而

械成等還錡兀术至城下責諸將喪師衆皆曰南朝用兵非昔之比元帥臨城自見錡遣耿訓約戰兀术怒曰劉錡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汝城直用靴尖趯倒耳訓曰太尉非但請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兀术曰諾乃下令明日府治會食遲明錡果爲五浮橋於潁河上且毒潁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飲於河飲者夷其族敵用長勝軍嚴陣以待諸酋各居一部時大暑敵遠來疲弊晝夜不解甲入馬餓渴食水草者輒病往往困之錡士氣閒暇軍皆番休方晨氣清涼按兵不動逮未申時敵力疲氣索忽遣數百

鴻書

卷五十四

五

八

自辰至申敵敗錡以拒馬木障之火休城上鼓聲不絕乃出飯羹坐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馬木深入斫敵又大破之棄屍斃馬血肉枕籍車旗器甲積如山阜兀术平日所恃以爲疆者十損七八至陳州數諸將之罪皆鞭之遂還汴既而洪皓自金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魂燕之重寶珍器悉徙而北意欲掎燕以南棄之故議者謂是時諸將協心分路追討則兀术可擒汴京可復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良可惜也

綱目

鴻書

卷五十四

五

八

輪礙不得磨擊之奔港又爲大筏所拒不得入官軍乘筏張菁葦蔽矢舉巨木撞盜舟舟盡壞么沒水牛鼻疾入水擒斬之盡降其衆八日盜平

嘉謀錄

岳飛奉命討太而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共何常顧用之何如耳乃先遣使招諭之其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戰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我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歸湖中視其果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至潭州席益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

鴻書

卷五十四

孝

人部八

孝人也其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慙而止黃佐襲周倫皆殺之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統制任士安不受王璘令無功飛鞭士安使餌賊曰三日賊不平斬汝士安宣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賊止士安軍併力攻之飛設伏士安戰急伏四起擊賊賊走會朝旨召張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是以難若以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托使孤立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浮諸

鴻書

卷五十四

主

人部八

苗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敵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全琮劉詵來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遣之去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太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碍不得行飛急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太技窮赴水死飛入賊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請降衆凡二十餘萬飛親行諸砦慰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爲軍果八日而捷書至潭浚嘆曰岳侯神筭也黃誠斬楊太首挾鍾子儀周倫詣浚浚降湖湘悉平初太恃其險官軍自陸襲則入湖水攻之則登岸因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以其言爲識云○奇哉武穆之敗劉豫也不廢一鏃不遺一矢而所費用者不過蠟書之半紙耳何其識之高而筭之神耶彼兀术劉豫特武穆掌中之玩物耳當兀术發憤以責劉豫怕死以求生斯時也武穆知之否乎若曰知之武穆必爲之絕倒耳雖然武穆既敗劉豫則中原空矣於時即當

連督諸將乘時進取則中原唾手可復矣中原既復則金虜失其屏蔽所謂唇亡齒寒瓶罄壘恥是也夫何高宗一以懦弱自處不聽忠良之謀其不足與有爲而徒起君子不平之忿於千古綱目

徐太傅追元順帝將及之忽傳令班師常遇春不知所出大怒馳歸告上曰達反矣追兵及順帝而已之其謀不可測也太傅度遇春歸必有變乃番兵鎮北平而自引軍歸駐舟江浦伏劍入謁帝時方盛怒宿戒閹吏曰達入慎毋縱之達既入未見帝自疑有變乃拔劍斬閹吏奪關而出帝因使人釋其罪令內謁達不可於是帝

鴻書

卷五十四

圭

人品八

不得已枉視於舟中達因進曰達有異圖不啓今日雖日晚矣然吾臨江鞠旅亦能撫有江淮顧弗爲耳且吾之不擒元帝亦籌之熟矣彼雖微也嘗南御中國我執之以歸汝曷治焉天命在爾已知之矣顧達何人敢以自外帝重感悟結誓而去皇明通紀

姚廣孝爲文皇治兵作重屋周繚厚垣以甌甌餅缶密甃之口向內其上以鑄下直驚鳴日夕鳴噪迄不聞煨聲文皇嘗至燕邸聞地道下有金鼓聲驚悸至疾

明正統間韓中丞雍兵入大藤忽肯袍方巾數十人出林中執香拜伏軍前之曰我等悉良民向執公役爲賊

掠至官軍累征未嘗深入無緣殄滅今公至此我等必得脫甕鑊矣韓厲聲曰爾等皆賊敢欺我耶命悉裸而斬之果皆有短兵藏於衣乃盡支解之隨兵入路散懸身首於樹夾道不絕峽中酋聞之驚呼曰天神至矣極力拒敵不支遂平之韓公膽力絕人初得賊斬之卽取其頭傾腦飲之却命將校飲之多不能也又兩司官集議兵適引賊數人公握刀付一布政曰公可手斬此賊布政戰縮公咲曰公譚兵何美殺一係囚猶爾臨陣當何如卽自持刀連斷數人頭衆懼有眩絕者故軍中與賊皆畏之如虎比聞其死神之爲神泉談

鴻書

卷五十四

圭

人品八

歲隆慶庚午秋九月北虜把漢那吉來降唯時宣大總督臣王崇古大同撫臣方逢時胥遣官仵具揭帖飛報元宰新鄭高拱謂今有虜酋噶喀親孫把漢那吉率妻奴八人來降稱是伊祖奪其新婦因而抱嬪逃投中國譯審是的議當如何且卽言易趙全事予問老酋動靜若何待孫若何曰老酋愛其孫甚而其妻之愛之也更其老酋畏其妻昨那吉之來以老酋故其妻以柴木擊之曰卽中國要汝頭吾當與之吾只要吾孫也新鄭喜而符策矣乃復書王方二邊臣謂虜酋款塞數百年所無若遂與之則示弱損威挑松寨之事可鑒也若遂殺

之則阻順樹敵石天爵之事可鑒也若徒明言易趙全等亦未爲可益虞酋來附自當撫育之不然仍執還之而以易一二叛徒與夷狄市大非中國體只將來歸者厚其服食俟用使過所望而歆豔大國富貴而吾又開誠信以深結其心其奶公者既能嗾那吉來則其人必可用又劫老酋之孫來則必不敢歸以可用之人而懷不敢歸之心則吾可許之以他日之利而令其佐吾今日之許倘其密陳計策得圖老酋則便可與之銜秩使佐那吉永爲吾中國屬以名號於沙漠之間如此則彼既棄用而那吉心安至如老酋者聞吾之厚其孫也其心亦必德我縱擁兵來索吾更藉以伸威市義豈不談笑而懾服之況黃台吉素恨老酋之愛少子而始必歸咎繼必坐視老酋遂可圖耳此子受中國名號又必與黃台吉兩不相下互相吞噬吾中國益得以豫修戰備若老酋必欲得孫勢必卑屈求順始令謀者旁諭以縛歸趙全等事而彼此帖然踴躍一舉數得此今日事宜之當然當然者也北吏部侍郎張四維王總督錫也新鄭三語之爲轉致總督乃總督得虛情而遂以聞詔下議本兵郭乾少司馬谷中虛具無成議新鄭力主總督策遂得 旨依擬行當是時噶喀爲趙全等唆誘業擁

鴻書

卷五十四

聖旨

人品

兵來索宣大按臣姚繼可遂奏劾督撫總副等官通應併究奉 聖旨除馬芳劉廷玉等兵部議覆王崇古免究外方逢時年精才練輿論共推今指其致款曲於虜營既無實跡嫁禍患於宣鎮又無見人况虜酋執叛乞降之時正當臨機設策之日夷情要難盡洩秘計亦不得自明着照舊供職於是督撫諸臣始得安心悉計即遣通丁鮑崇德直入虜營備述朝廷不殺伊孫之仁而責伊台吉入犯之罪至許以執叛納款伊孫可還之理噶喀大喜而耳語崇德曰都是丘富趙全哄我到邊今大朝恩厚如此我願執獻趙全等贖罪世奉貢號隨遣夷使二人同崇德回報督府審實奏 聞得 旨虜酋具見恭順伊孫准遣還仍給賞賜若干其乞封進貢一節着邊巡等臣議妥來說當時噶喀已將趙全季子自馨孟谷王趙龍劉四馬西川呂西川呂小老八人擒送入邊矣那吉與老酋相持感泣而求封貢益切總督以書報新鄭一議封貢并請發落趙全等事新鄭曰趙全等叛逆多年勾虜攻殺罪惡滔天着獻俘正罪於是督撫等乃以趙全并先獲張彥文九人者械送來京新鄭邀同官至射所面審七人者皆俯首唯趙全季自馨有言而李自馨者故生員也乃數言不能明者全一言明之

鴻書

卷五十四

聖旨

人品

果驍黠異常新鄭謂全曰我要奏朝廷寬汝死令汝報効能否曰能小的在虜用事多年也曾替他攻城掠地使他得志他亦以衣食珍寶常常供奉我今爲他一個孩子送我性命恨不得生食其肉能相忘乎新鄭曰汝能用多少人馬全曰兵貴精將貴謀在所用耳新鄭曰汝且去遂送刑部獄中因思虜得吾人卽用之知吾虛實彼既稱久虜知情卽可以得彼虛實不猶愈於夜不收乎因而又思曰朝議洵封貢未行恐又惹紛亂有防後着不如已之而活口現在乃不得一盡虜情亦可惜也於是選伶俐曉事衛經歷九人使入獄中每一人守一囚仍隔別不得相通日飲之酒而謂之曰高閣老要上本饒汝死令汝立功汝須吐實獻謀因問虜所長者何所短者何所幸中國者何所畏中國者何其將略幾人是何姓名年紀各若干所領人馬各若干其強其弱某與其同心某與某有隙其所計較欲如何中國如何可以制伏以及居中用事在外間謀并纖悉動靜悉皆問之曰各書一紙來於是九人如令行之囚甚悅各盡其說每日暮九人者又各送揭帖至得虜情甚悉至今封存焉暨法司以獄成奏上遣告 郊廟臨朝受俘而磔諸市梟其首傳示九邊大小功臣陞賚有差但

是封貢之議府院科部各有異詞而虜人久候命不得或生不測新鄭乃令中書官檢出 威祖曾封忠順忠義等王故事其間勅諭之諄詳養賜之隆厚纖悉皆備乃召職方郎王緝至閣令持去以示本兵暨各議事乃知 祖宗朝亦有此事而新鄭始力排衆議疏上得旨依行俺喀封順義王又加昆都力哈黃台吉官而貢市議尚紛紛老把都死其婦頗有異志總督持書新鄭新鄭謂來論四事可從而無議者一可從而有議者二難從者一夫與之以印使其相傳寶重此其可從而無議者也用廣鍋不用潞鍋用以充賞而不用以開市庶有限制而彼不可多得鐵其爲諸親乞賞亦宜議數一定不得再行添乞至於虜使之入聊慰僉酋之心奚不可者若夫老把都之婦既有異心聽其颺去彼既不貢吾亦不市切不宜委曲遷就招致其來況諸酋順服一老婦何能爲吾只加厚諸酋而於吉能之喪恩禮皆備彼必搖尾乞憐吾始數其罪而容之豈不便哉於是貢使入京議止而老婦旋亦馴服又俺喀乞番經并討番僧講說總督書又來新鄭又謂番僧必須得人而厚遣之令其講說勸化必當順天道尊中國戒殺爲善僧又須用二人若止一人恐任其所言別無見証中有弊端

耳開市一節聞前此吾民欺哄庸人得利甚多今須明禁不得如前誑罔致起事端即順義閣之亦當感悅時撫賞議未定黃酋又欲帶二婦人入居山後伊親屬夷慶總督請策新鄭則以各酋既順黃乃孤雛耳便須厚賞遣還不必徇之可也大抵盈庭鼎沸動輒以朱人講和爲比非新鄭一力主持不偕也嗟乎朱人不得已而求和其機在庸今庸求貢納款其機在我直許之而已賞之而已何以語和哉又先帝禁馬市者謂如庚戌後官與市之者也今所云開市不過如遼東故事與民互市耳又虜情十二端總督飛騎來議新鄭曰其中可從者有一難行有一還當審慶蓋貢使入京端不可開此難行者也撫賞窮夷宜稍從優厚但賞格未明彼初尚知思久則執例需索不如議格爲便此所當審慶者也其餘則公議是已其所不可從者有一蓋鍋釜彼所必用若如前議量與廣鍋此亦未爲不可其餘則公議是已時套虜吉能亦款塞乞封貢三邊總督戴才上其事新鄭又貽邊總督書曰貢市一節公意謂止行於宣大而不行於三邊僕則以三邊宣大似難同異宣大之市方開而三邊之搶如故豈無僥倖之人稱吉能而於邊者乎亦豈無吉能之人稱僥倖而市於宣大者乎

願熟計之於是兵部議上得旨俞允而邊事協一矣俺荅又擒趙全餘黨趙宗山等四人張哲等十八人來獻至是王總督乃上疏叙内外文武有功官而以內閣爲功首兵部覆稱內閣高拱揭忠體國用夏變夷功當特叙厚加陞蔭上發閣擬票新鄭揭稱庸酋奉貢稱蕃古今希曠然乃皇上盛德神武所致臣等何敢貪爲已功特賴皇上明斷俾邊臣條策得成厥終即今貢市已竣三陟寧靖微勞少効仰報隆恩初非有所異幸茲亦不敢矯飾也又臣等力贊封貢意實有在其說蓋有三喜則附羶怒則反噬原非可以禮樂馴法度禁者也嘉靖十九年忽然求貢貪市比時朝筭少訛遂致斬使激怒入犯宣大山西薊昌甚或直抵京畿三十餘年迄無寧日土荒民散帑竭士疲中原敝極矣此近歲覆轍也今日天使來降朝廷處置得宜外消邊警內壯國威此其一焉况時賞全盛彼且輸誠叩首稱臣請貢較之往歲呼關要索者萬倍不同乃可阻其向順之意以見短示弱於彼耶故直受而封錫之可以昭盛可以全尊耶九夷八蠻聞之亦可以堅其畏威歸化之心此又其一然斯二者尚非要領之圖本意之所在也夫虜自庚戌猖獗以來先帝憂切北顧而卒無勝筭者

非徒職臣苟且抑爲庸情不測左右支吾不暇脩備今虜旣効順受吾封爵聽吾節制正宜乘此閒暇積錢糧治險隘練將馬整器械開屯田理鹽法出國中什一之富以收胡馬之利招中國携貳之人以散勾引之黨更有沉機密畫不可明言者皆得次第行之虜縱黠敗有渝盟之理彼尋盟我仍得以羈縻之彼若陸梁我遂有問罪之師伸縮進退綽綽有餘此皆要領之圖本意所是在本兵及邊方督撫將領諸臣加意而已苟偷安一時沿習故套不唯機會一去不可再得而從此邊備廢弛久愈難振萬萬不可藥救而臣等一念謀國之忠

翻成誤國之罪矣伏望 勅下兵部嚴飭各該督撫將領諸臣務要破格整頓毋得因循致誤仍乞賜勅一道戒諭邊臣責其成効此後再乞每年特差才望大臣或風力科道官二三人分投閱視要見錢糧比往積下若干險隘彼往增葺若干將馬比往添開若干器械比往整造若干其他屯田鹽法以及諸事比往廣拓若干明白開報若果著有成績當與擒斬同功若果仍前塞責當與失機同罪而必不可赦如是則邊方之實政日舉中國之元氣日壯邊徼幸甚天下幸甚奏上得 旨如議忽又傳黃台吉索史夷事總督報新鄭新鄭答之謂

威不立則惠不行今觀黃酋初邊邊不受封賞初悍可知而今又索史大官乃爲故無賴之狀以挑我耳從之是示弱於黃史吾屬夷而竟不能護庇又示弱於史况俺荅旣已心服是都吉能旣以帖服何有於黃酋獨夫哉但不必驟與之惡做只以理論之陰折其驕悍之氣如其不悛吾將合史大官之衆與之決戰何難摧一孤雛只待其計窮求活乃施以不測之恩又使之過望而深喜豈不亦弄勝始終耶于是督撫如計行黃酋亦遂馴帖乃吉能欲擒西番甘肅撫臣廖建節奏恐道出本境邊外爲患欲令宣大總督禁束崇古以爲言新鄭因語本兵曰禁虜擒難而套虜亦委諸宣大總督更難姑寢勿覆乃以書通檄王總督曰黃酋頗驕悍且孤難叛似宜借史夷事稍抑之待其調帖乃已吉能擒西番業已令本兵立案不覆矣又寧夏撫臣羅鳳翔奏欲給虜官俸總督爲言新鄭曰趙此官暇亟脩內備此今日明公事虜不足計也况虜非吾族類封貢市明是羈縻之術初則人盡難之而以宋時講和爲解及見事成又議令支俸可咲也又令寢不覆矣蓋至是而諸策皆盡邊事且寧貢市以時中外晏謐曩之面梗與腹誅者一抹忻忻耳是舉也非總督王崇古之弘才赤膽孰能幹旋

非元宰高拱之正直朴忠孰肯主持追憶始事時詢
 嘈嘈而新鄭公知有國不知有身知事機可惜不知利
 害可慮孑然一軀力排衆喙成敗禍福誠莫覩其所歸
 賴 先皇明聖垂鑒不疑國勢莫安忠良結局歲可省
 百萬之帑金民可拔百萬之性命廟堂得策而田野休
 糧已三年於茲矣耶未知他日如何亦既愜臣子仰報
 之萬一云豈非幸哉噫

劉氏鴻書卷之五十四

鳥書

卷五十四

邑

八品

第五十五卷

人品部

兵戰 附女將

解匡圍 七年不飲食 軍中女子

虜軍飛渡 露布文 星落烏隨

天生李晟 李世勣 置春磨寨

衛南鳥 環原三族 曹彬

孟洪 金人大索 汴京勢急

金主傳璽 求和蒙古 破金九十餘郡

中都被圍 起兵勤王 十八打

鴻書 卷五十五目錄

女將

沈氏石龍夫人 女子友 楊氏

獨孤氏 劉氏

卷五十五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五十五

明

宣城劉氏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人品十

兵戰附

孔子之宋匡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戰孔子止之曰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述先王之道而為咎者非丘罪也命也夫歌予和汝子路彈劍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罷

家語

公羊子曰鞍之戰齊師大敗齊師歸弔死視疾七年不

鴻書

卷五十五

人品一

飲酒不食肉晉侯聞之曰嘻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皆反其所侵地

左傳

蒼舒曰漢李陵與單于戰陵曰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

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羣盜妻徙邊者

隨軍為卒妻婦盡匿軍中陵搜得皆斬之

漢書

隋軍臨江陳後主詔以散騎常侍周羅暉都督巴峽緣

江諸軍事以拒之楊素引舟師下三峽軍至流頭灘將

軍戚所引青龍百餘艘兵數千人守狼尾灘地勢險峭

隋人患之素曰勝負大計在此一舉若晝日下船彼見

我虛實灘流迅激制不由人則吾失其便不如以夜掩

之素親帥黃龍數千艘銜枚而下遣王長襲引步卒自

南岸擊所別柵大將軍劉仁恩帥甲騎自北岸趣白沙

擊之所敗走素帥水軍東下舟艦被江旌甲曜日素坐

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皆懼曰清河公即江神

也江濱鎮戍聞隋將至相繼奏聞施文慶沈客卿並抑

而不言及隋軍臨江間諜驟至長城公從容謂侍臣曰

王氣在此齊兵三來周師再來無不摧敗彼何為者邪

都官尚書孔範曰長江天塹古以為限隔南北今日虜

軍豈能飛渡邪邊將欲作功勞妄言事急長城公以為

然故不為深倫奏伎縱酒賦詩不輟

隋書

鴻書

卷五十五

人品二

李晟破朱泚德宗覽收城露布之文云臣已肅清宮禁

祇謁寢園鍾簾不移廟貌如故上感涕失聲左右六宮

皆嗚咽論者以國朝捷書露布無如此者

國史補

延和初孫佺為幽州都督北征奚出軍之日其一大星

落於營內兵將無敢言者軍行後幽州界內鴉鳥鵲

並失皆隨軍去經二旬而沒軍入萬鳥食其肉

朝野

僉載凡軍出有鳥鵲隨其後者皆敗亡之徵元和中有

曾敬雲者嘗為北都裨將李師道叛時曾將行營兵士

數千人每出軍有鳥鵲隨其後即軍必敗率以為常

宣室志

李晟大陳兵諭以收復京城引所獲謀人示之飲之酒給錢而縱之召諸將問兵所從入皆請先取外城據坊市然後北攻宮闕晟曰坊市狹隘賊若伏兵格鬪非官軍之利今賊重兵皆聚苑中不若自苑北攻之潰其腹心賊必奔亡如此則宮闕不殘坊市無擾策之上者也諸將皆曰善乃牒渾瑊駱元光尚可孤刻期集於城外尚可孤敗泚將仇敬忠於藍田西斬之李晟移軍于光泰門外方築壘泚兵大至晟縱兵擊之賊敗走明日晟復出兵諸將請待西師至夾攻之晟曰賊數敗已破膽不乘勝取之使其成備非計也賊出戰屢敗晟使兵馬使李演王佖將騎兵史萬頃將步兵直抵苑牆晟先開牆二百餘步賊柵斷之晟怒欲斬萬頃等萬頃率眾拔柵而入佖演繼之賊眾大潰諸軍分道並入且戰且前凡十餘合賊不能支皆潰張光晟勸泚出泚乃與姚令言率餘眾西走光晟降晟遣兵馬使田子奇以騎兵追泚令諸軍曰晟賴將士之力克清宮禁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小有震驚非弔民伐罪之意晟與公等室家相見非晚五日内無得通家信大將高明曜取賊妓尚可孤軍士取賊馬晟皆斬之軍中股栗公私安堵秋毫無犯是日渾瑊戴休頽韓遊環亦克咸陽晟斬泚黨李

希清等於市表守節不屈者劉迺蔣沈等遣章書於公異作露布上行在曰臣已肅清宮禁祇謂園寢鍾簾不移廟貌如故上覽之泣下曰天生李晟以為社稷非為朕也晟之在渭橋也焚惑守歲久之乃退賓佐皆賀晟曰天子野次臣下知死敵而已天象高遠誰得知之既克長安乃謂之曰曷非相距也吾聞五星盈縮無常萬一復來守歲吾軍不戰自潰矣皆謝曰非所及也唐太宗進軍白巖城遂破高麗白巖城請降既而中悔上怒其反覆攻之令軍中曰得城當以人物賞戰士六月復請降上將受之李世勣謂曰士卒所以爭冒矢石不顧其死者貪虜獲耳今城垂拔奈何更受其降孤戰士之心上下馬謝曰將軍言是也然縱兵殺人而虜其妻孥朕所不忍將軍麾下有功者朕以庫物賞之庶因將軍贖此一城世勣乃退上受其降以為巖州黃巢使其驍將孟楷將萬人擊蔡州秦宗權逆戰而敗遂稱臣於巢初陳州刺史趙犖謂將佐曰巢不死長安必東走陳其衝也不可不為之備乃完城堅繕甲兵積芻粟六十里之內民有資糧者悉徙之入城多募勇士使子弟分將之楷果移兵擊陳犖先示之弱伺其無備

襲擊殺獲殆盡擒斬之巢閭之怒與宗權合兵圍之掘塹五重百道攻之陳人大恐讎諭之曰忠武素著義勇陝州號爲勁兵况吾家久食陳祿誓與此州存亡且殉國而死不愈於臣賊而生乎有異議者斬數引銳兵開門擊賊破之巢益怒營於北爲持久之計時民間無積聚賊掠人爲糧置春磨寨

五代史

梁祖親征鄆州軍次衛南時築新壘土工畢因登眺其上見飛鳥止於峻堞之間而噪其聲甚厲副使李璠曰是鳥鳥也將有不如意之事其軍前朱友裕爲朱瑄掩撲拔軍南去我軍不知因北行遇朱瑄軍來迎梁祖策

鴻書

卷五十五

五

人部

馬南走入村落間爲賊所迫前有溝坑頗極深廣倉遽之際忽見溝內蜀黍稈積以爲道正在馬前遂騰躍而過因獲免焉副使李璠都將高行思爲賊所殺張歸宇爲殿騎授戈力戰僅得生還被十四五箭乃知衛南之鳥先見之驗也

北夢瑣言

環原之間有明珠滅滅康奴三族最大其北有二川交通西界宣撫使范仲淹議築古細腰城斷其路命种世衡及知原州蔣偕董其事世衡時知環州方臥病檄至卽將所部甲士晝夜興築城成而卒世衡善撫士卒得人死力教士人習弧矢以佐官軍吏民有謀其事辭其

事者咸使之射從其中否而與奪之坐過失者亦用此得贖吏農工商無不樂射在邊數年積穀通貨所至不煩縣官益兵增饋而武功自振夏戎聞屬羗不可誘土人皆善射乃不復以環爲患及卒青澗及環人皆畫像祠之

經齊類編

宋庚午曹彬引兵退與契丹耶律休哥戰於岐溝敗績初諸將陛辭帝謂曰潘美但先趨雲朔卿等以十萬衆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不得貪利虜聞大兵至必悉衆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及彬等乘勝而前所至克捷每捷奏冊聞帝訝其進兵之速彬既次涿契丹南京畱

鴻書

卷五十五

六

人部

守耶律休哥兵少不敢出戰夜則令輕騎掠其單弱以脅餘衆晝則以精銳張其勢又設伏林莽以絕糧道彬居涿旬日食盡退師雄州以援餽餉帝聞之曰豈有敵人在前反退軍以援餽糧失策之甚也亟遣使止彬勿前急引師緣白溝河與米信軍接俟美盡略山後地會重進東下合勢以取幽州彬部下諸將聞美重進累捷耻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謀議蜂起彬不得已乃裹糧與米信復趨涿州休哥聞之以輕兵來薄伺蓐食則擊離伍軍出者且戰且却由是軍士自救不暇結方陣塹地兩邊而行時方炎暑軍渴乏并漉淖而飲凡四日始

得至承士卒困乏糧又將盡會昇丹主隆緒與其太后自馳羅口將大兵應援趙涿州彬信復退休哥因出兵躡之戰於岐溝關彬信敗走無復行伍夜渡拒馬河休哥引精兵追及溺者不可勝計彬信南趨易州方瀕沙河而蹙聞休哥引兵復至驚潰死者過半沙河爲之不流棄戈甲如丘山知幽州行府事劉保勲死之休哥請乘勝畧地至河爲界太后不從引兵還燕封休哥爲宋國王丙子帝召曹彬米信及崔彥進等還令田重進屯定州潘美還代州徙雲應朔寰四州吏民及吐谷渾部族分置河東京西時昇丹耶律糾軫將兵十萬至定安

鴻書

卷五十五

七

西賀令圖遇之敗績南奔糾軫追及戰於五臺死者數萬人明日攻蔚州令圖與潘美帥師往救與糾軫戰於飛狐又敗於是渾源應州將皆棄城走糾軫乘勝入寰州殺其守城吏卒千餘潘美既敗於飛狐副將楊業引兵護雲應寰朔吏民內徙時耶律糾軫已陷寰州兵勢甚盛楊業遇之欲領兵出大石路直入石碣谷以避其鋒護軍王侁等以爲畏懦欲從鴈門北川中而往業不可侁曰君侯素號無敵今逗撓不戰得非有他志乎業曰業非避死蓋時有未利徒殺士卒而功不立今君責業以不死當爲諸公先乃引兵自石跌路趨朔州將行

泣謂美曰此行必不利業太原降將分當死上不之殺寵以連帥授之兵柄非縱敵不擊蓋欲伺便以立尺寸功報國家耳今諸君責業避敵尚敢自愛乎因指陳家谷口曰諸君幸於此張步兵強弩以相援也業轉戰當至此可夾擊之不然無遺類矣美遂與侁帥麾下陣於谷口糾軫聞業且至遣副部署蕭撻覽伏兵於路業至糾軫擁衆爲戰勢業麾幟而進糾軫佯敗伏兵四起糾軫還兵前戰業大敗退趨狼牙村侁自寅至巳不得業報使人登托邏臺望之無所見以爲昇丹敗走欲爭其功卽領兵離谷口美不能制乃緣交河西南而進行二

鴻書

卷五十五

八

十里聞業敗卽麾兵却走賀懷浦敗沒業且戰且行自午至暮果至谷口望見無人拊膺大慟再率麾下力戰身被數十創士卒殆盡猶手刃數十百人馬重傷不能進匿深林中耶律奚底望見袍影射之業墮馬被擒其子延玉死焉業因太息曰上遇我厚期討賊捍邊以報而反爲姦臣所迫致王師敗績何面目求活耶乃不食三日死業既敗麾下尚百餘人業謂曰汝等各有父母妻子與我俱死無益也可走還報天子衆感激皆戰死無一生還者於是雲應朔州及諸城將吏聞業死悉棄城走糾軫復陷其地事聞帝深痛惜詔贈業太尉削美

三任除佗名初議與兵獨與樞密院計中書不預聞及敗帝悔謂樞使張齊賢等曰卿等共睹朕自今復作如此事否史紀本末

金主拜天於節度使廳羣臣陪從成禮金主戒諭之因賜卮酒酒未竟邏騎馳奏敵兵數百突至城下將士踊躍咸請一戰金主許之是日分兵防守四面及子城眾旣出接戰蒙古兵奔潰塔察兒以數百騎復駐城東金主遣兵接戰又敗之自是蒙古不復薄城分築長壘圍之史嵩之命孟珙江海帥師二萬運米三十萬石赴蒙古之約塔察兒大喜益修攻具斲木之聲聞於城中城

鴻書

卷五十五

九

人四

中益恐往往竊議投降降金忽斜虎日以國家恩澤君臣分義撫循其民且營畫禦備未嘗入私室軍民感奮始有固志南北兩軍以攻具薄城金盡籍民丁防守民丁不足復括嬖人壯健者假男子衣冠運木石金主親出撫諭之金人自東門出戰孟珙避其歸路得降人言蔡城中饑珙曰已窘矣當盡死守之以防突圍珙與塔察兒約南北軍毋相犯塔察兒遣張桑率精兵五千薄城金人鈎二卒以去桑中流矢如蜚珙麾先鋒救之挾桑以出明旦珙殊死戰進逼柴潭立柵潭上命諸將奪柴潭樓金人來爭諸軍魚貫而上遂拔柴潭樓蔡州恃潭

爲固外卽汝河潭高於河五六丈城上金字號樓伏巨弩相傳下有龍人不敢近將士疑畏珙召麾下飲酒再行謂曰比潭樓非天造地設伏弩能射遠而不可射近彼所恃此水耳決而注之涸可立待遂鑿隄潭果決入汝水珙命實以薪葦蒙古亦決練江於是兩軍皆濟攻其外城破之進逼土門金人驅其老稚熬爲油號人油砲人不堪其楚珙遣道士說止之金總帥孛朮魯中婁室帥精銳五百夜出西門人荷束藁沃油其上將燒兩軍寨及砲具蒙古兵先覺之伏於隱處挽強弩百餘火發矢亦發金兵卻走傷者甚衆婁室僅以身免兩軍合

鴻書

卷五十五

十

人四

攻西城克之因墮其城先是忽斜虎命築寨浚濠爲備及西城墮兩軍皆未能入但於城上立柵自蔽忽邪虎摘三面精銳日夕戰禦金主謂侍臣曰我爲金紫十年太子十年人主十年自知無大過惡死無所恨者祖宗傳祚百年至我而絕與古荒淫暴亂之君等爲亡國獨爲此介介耳金志

靖康間金人索郊天儀制及圖籍索大成樂器太常禮制器用以至戲玩圖畫等物盡置金營凡四日乃止塹南薰門路且邀上皇出城詣軍前上皇將行張叔夜諫曰皇帝一出不復歸陛下不可再出臣當率勵精兵護

駕突圍而出庶幾僥倖於萬一天不祚宋死於封疆不猶勝生陷夷狄乎上皇遲疑未行欲飲藥爲范瑒所奪瑒遂逼上皇與太后御輦車出宮鄧王楷及諸妃公主駙馬六宮有位號者皆行獨元祐皇后孟氏以廢居私第獲免初金人以內侍鄧述所具諸王皇孫妃主名檄開封尹徐秉哲盡取之秉哲令坊巷五家爲保母得藏匿前後凡得三千餘人秉哲率令衣袂相聯屬而往金人逼帝及上皇易服李若水抱帝哭胝金人爲狗輩金人曳若水出擊之敗面氣結僕地粘汲喝令鐵騎十餘守視之曰必使李侍郎無恙若水絕不食或勉之曰事無不可爲者公今日順從明日富貴矣若水嘆曰天無二日若水寧有二主哉其僕亦慰解之曰公父母春秋高若少屈冀得一歸觀若水叱之曰吾不當復顧家矣金人又逼上皇召皇后太子孫傳留太子不遣統制吳革欲以所募士微服衛太子潰圍而出傳不從而密謀匿之民間別求狀類太子者及宦者二人殺之并斬十數死囚持首送之給金人曰宦者欲竊太子出都人爭闖殺傷誤中太子因率兵討定斬其爲亂者以獻苟不已則以死繼之越五日無肯承其事者吳并莫儻督脅甚急范瑒以危言警衛士遂擁皇后太子共車而出傳

鴻書

卷五十五

十一

人部

曰吾爲太子傳當同死生遂以留守事付王時雍從太子出百官軍吏奔隨太子號哭太子亦呼云百姓救我哭聲震天至南薰門范瑒力止傳金守門者曰所欲得太子留守何預傳曰我宋之大臣且太子傳也當死遂宿門下以待命若水在金營旬日粘汲喝召問立異姓狀若水罵之粘汲喝令擁去若水反顧罵益甚監軍搥其唇啖血復罵至以刃裂頸斷舌而死金人相與言曰遼國之亡死義者十數南朝惟李侍郎一人金人遂以二帝及后妃太子宗戚三千人北去幹離不肖上皇太后與親王皇孫駙馬公主妃嬪及康王母韋賢妃康王夫人邢氏等由滑州去粘汲喝以帝后太子妃嬪宗室及何桌孫傳張叔夜陳過庭司馬樸秦檜等由鄭州去而歸馮濟曹輔路允迪孫覲張徵許世勣汪藻康執權元當可沈晦黃夏卿鄧肅郭仲荀等於張邦昌百官遙辭二帝於南薰門至痛哭有仆絕者凡法駕鹵簿皇后以下車輅鹵簿冠服禮器法物大樂教坊樂器祭器八寶九鼎圭璧渾天儀銅人刻漏古鼎景靈宮供器太清樓秘閣三館書天下府州縣圖及官吏內人內侍伎藝工匠倡優府庫畜積爲之一空元史金汴京糧盡緩絕勢益危急召諸臣入議或言歸德四

鴻書

卷五十五

十一

人部

面皆水可以自保或言宜沿西山入鄧或言設欲入鄧蒙古速不臺在汝州不如取陳蔡路轉往鄧下金主未決乃起院判白華爲右司郎中問之華言歸德城雖堅久而食盡坐以待斃決不可往計今事勢當直赴汝州與之一決汝州戰不如半途戰半途戰不如出城戰蓋我軍食力猶在也若出京益遠軍食益減馬食野草事益難矣若我軍便得戰存亡決此一舉外則可激三軍之氣內則可慰都人之心或止爲避遷之計人心顧戀家業未必毅然從行請詳審之金主不從而集軍士於大慶殿諭以京城食盡今擬親出諸將佐合辭奏曰聖

鴻書

卷五十五

十三

人部

主不可親出止可命將金主以蒲察官奴爲馬軍帥高顯爲步軍帥劉益副之三人者欲奉命參政內族訛出曰汝輩把鋤不知高下國家大事敢易承耶衆默然官奴曰若將相可了何至使我輩事亦中止遂以右丞相賽不平章白撒右副元帥訛出左丞相李蹊元帥左監軍徒單百家等帥諸軍扈從參政奴申樞副兼知開封習捏阿不裏城四面都總領珠顆外城元帥東面把撒合南面木甲咬住西面崔立北面李木魯買奴等留守乃發府庫及內府器皿官人衣物賜將士民間開傳車駕往歸德軍士家屬留汴目今食盡坐視城中俱餓死

矣縱能至歸德軍馬所費支吾復得幾許日金主使賽不宣言曰前日巡狩之議爲白華改今往汝州索戰矣金主發汴京與太后皇后妃主別大慟至開陽門詔諭留守兵士曰社稷宗廟在此汝等壯士母以不與進發之數便謂無功將來功賞豈在戰士下聞者皆灑泣是日鞏昌元帥忽斜虎援兵至言於金主曰京西三百里之間無井竈不可往不如幸秦鞏金主決意東行進次黃陵岡白撒擊蒙古降其兩寨得河朔降將金主赦之授以印符羣臣固請以河朔諸將前導鼓行入開州取大名東平豪傑當有響應者溫敦昌孫曰太中官皆

鴻書

卷五十五

十四

人部

在南京北行萬一不如意聖主孤身欲何所爲不如先取衛州還京爲便白撒曰京師且不能守就得衛州欲何爲耶金主惑之遂一意向河朔蒙古速不臺聞金主棄汴復進圍之

史紀本末

端平元年孟珙同蒙古兵圍蔡州會飲歌吹聲相接城中饑窘嘆息而已孟珙見黑氣壓城上日無光降者言城中絕糧已三月鞍靴敗鼓皆糜煮且聽以老弱互食諸軍日以人畜骨和芹泥食之又往往斬敗軍全隊拘其肉以食故欲降者衆珙乃下令諸軍衛放分運雲梯布城下以議攻金自被圍以來戰沒將帥甚衆至是禁

近以及舍人牌印省部祿屬亦皆供役分守四城蒙古兵鑿西城爲五門整軍以入督軍鏖戰及暮乃退聲言來日復集是夕金主永緒集百官傳位於東面元帥承麟承麟者世祖劬里鉢之後白撒之弟也拜泣不敢受金主曰朕所以付卿者豈得已哉以朕肌體肥重不便鞍馬馳突卿平日趨捷有將略萬一得免祚胤不絕此朕志也承麟起受璽已酉承麟卽位時孟珙之師向南門至金字樓列雲梯令諸軍聞鼓則進馬義先登趙榮繼之萬衆競進大戰城上烏古論鎬及其將帥二百人皆降金百官稱賀禮畢亟出捍敵而南城之陴已立宋

湯書

卷五十五

十五

人部

旗幟俄頃四面鼓譟夾攻聲震天地南門守者棄門走西門開孟珙招江海塔察兒之師以入忽斜虎帥精兵一千巷戰不能禦金主守緒知事急卽取寶玉真於幽蘭軒環之以草命近侍曰死便火我遂自經死忽斜虎聞之謂將士曰吾君已崩吾何以戰爲吾不能死於亂兵之手吾赴汝水從吾君矣諸君其善爲計言訖赴水死將士皆曰相公能死吾輩獨不能耶於是泰政學木魯小婁室元林苔胡土總帥元志元帥玉山見紇石烈栢壽烏古論桓端及軍士五百餘人皆從死焉承麟退保子城聞守緒死帥羣臣入哭因謂衆曰先帝在位十

年勤儉寬仁圖復舊業有志未就可哀也已宜謚曰哀宗莫末畢城已陷諸將禁近共舉火焚之奉御絳山收其骨將瘞之汝水上江海入官執泰政張天綱孟珙問金主所在天綱曰城危時自經矣珙乃與塔察兒分金主骨及寶玉法物是日承麟亦爲亂兵所殺金亡金自宣宗之世爲宰相樞密者往往臨事推讓低言緩語以爲養相體每有四方兵革災異輒以聖主心困或俟再議因循苟且以度時日及出兵則以近侍監戰臨事多所牽制故師出無功國亂不聞以底於亡

宋紀本末

湯書

卷五十五

十六

人部

守北鄙知蒙古將侵邊奔告於金主金主曰彼於我無嫌汝何言此買住曰近見其鄰部附從西夏獻女而造箭製鎗不休凡行營則令男子乘車蓋欲惜馬力也非圖我而何金主以其擅生邊隙囚之及蒙古侵擾雲中九原連歲不休遂破大水礫以進金主始恐乃釋買住之囚遣西北路招討使粘合合打求和於蒙古主不許金主乃命平章政事獨吉千家奴泰知政事完顏胡沙行省事於撫州西京留守紇石烈胡沙虎行樞密院以備邊

宋史

蒙古主留怯台及哈台屯燕城北分降人楊伯遇劉林

漢軍四十六都統并韃靼兵爲三道命其子木赤察合
臺窩閣臺三人爲右軍循太行而南破保州中山邢洛
磁相衛輝懷孟諸郡徑抵黃河大掠平陽太原之間別
將薄察等遵海而東破灤薊大掠於遼西之地蒙古主
自將與子拖雷由中道破雄漠清滄景獻河間賓肅濟
南等郡引兵復自大口以逼中都時中原諸路之兵皆
僉往山後防邊悉僉鄉民爲兵上城守禦蒙古盡驅其
家屬來攻父子兄弟往往遙呼相認由是人無固志故
所至郡邑皆下凡破金九十餘郡兩河山東數千里人
民殺戮幾盡金帛子女牛馬羊畜皆席捲而去屋廬焚

鴻書

卷五十五

七

人

燬城郭丘墟惟大名真定青鄆邳海沃順通州有兵堅
守未能破 七年三月蒙古主還自山東屯燕城北諸
將請乘勝破城蒙古主不從遣使諭金主曰汝河東河
北郡縣悉爲我有汝所守惟燕京耳天既弱汝我復迫
汝於險天其謂我何我今還軍汝不能犒師以彌我諸
將之怒耶丞相高琪言於金主曰韃靼人馬疲病當決
一戰完顏承暉曰不可我軍身在都城家屬各居諸路
其心向背未可知戰敗必散苟勝亦思妻子而去社稷
安危在此一舉莫如遣使議和待彼還軍更爲之計金
主然之遣承暉議和蒙古主欲得其公主金主乃以其

故主永濟之女及金帛童男女各五百馬三千與之元

史

嘉定八年金中都被圍既久完顏承暉以抹撚盡忠久
在軍旅悉以兵付之而自總持大綱又遣人以替寫奏
告急金主命左監軍永錫將中山真定軍左都監烏古
論慶壽將大名軍萬八千西南路步騎萬一千河北軍
一萬御史中丞李英運糧大名行省李術調遣繼發以
救中都英至大名得兵數萬然馭衆無紀三月英被酒
與蒙古遇於霸州北大敗盡失所運糧英死士卒殲焉
慶壽永錫軍聞之皆潰歸自是中都援絕內外不通承

鴻書

卷五十五

十八

人

暉與盡忠會議期同死社稷盡忠不從承暉怒卽起還
第然兵柄既屬盡忠承暉無如之何乃辭家廟召左右
司郎中趙思文謂之曰事勢至此惟有一死以報國家
耳五月一日承暉作遺表付尚書省令史師安石書之
皆論國家大計及平章政事高琪姦狀且謝不能終保
都城之罪從容若平日盡出才物召家人分給之舉家
號泣承暉神色泰然方與安石舉白引滿謂之曰承暉
於五經皆經師受謹守而力行之不爲虛文旣被酒取
筆與安石訣最後倒馬二字投筆曰遽爾謬誤得非神
志亂耶謂安石曰子行矣安石出門聞哭聲復還問之

則已仰藥死矣家人匆匆瘞庭中是日暮凡在中都妃嬪聞盡忠將南奔皆束裝至通玄門盡忠紿之曰我當先出與諸妃啓途諸妃信之盡忠乃與愛妾及所親者先出城不復反顧蒙古兵遂入中都吏民死者甚衆宮室爲亂兵所焚月餘不滅時蒙古主在桓州聞燕陷遣使勞明安等而輦其府庫之寶北去於是金祖宗神御及諸妃嬪皆沒焉元史本末

江西提刑文天祥起兵勤王詔至賴天祥奉之涕泣發郡山豪傑并結溪峒山蠻有衆萬人遂入衛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抑損盡以家貲

鴻書

卷五十五

十九

人

爲軍與賓客僚佐語及時事輒撫几曰樂人之樂者寡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聞者爲之感動宋紀

已巳歲北寇作難官司招募勇敢無一人應山西李通行教京師遂應募爲第一較其武藝十八事皆能一弓二弩三鎗四刀五劍六矛七盾八斧九鉞十戟十一鞭十二簡十三撾十四及十五又十六爬頭十七縛繩套索十八白打馬氏日抄

女將附

洗氏高州保寧人也身長七尺多智謀有三人之力兩

乳長二尺餘或冒熱遠行兩乳搭在肩上秦末五嶺喪亂洗氏點集軍丁固護鄉里蠻夷酋長不敢侵軼及趙陀稱王偏霸嶺表洗氏乃賣軍裝物用二百擔入覲趙陀大慰悅與之言時政及論兵法智辨縱橫佗竟不能折仗委其治高梁恩威振物隣郡賴之今南道多洗姓皆其枝流也嶺表錄按馮寶妻洗氏封石龍夫人戰則錦繡寶幃至老未嘗敗年八十而終智勇福三者全矣

古今女將第一人也繡旗女將與李全戰者見金史可對錦旗夫人代醉編

鴻書

卷五十五

二十

人

子陳氏、波陸欽二州女子能作賊可怪也夫綱目唐建中十四年李希烈陷汴州復遣兵數千人抵項城縣蓋將掠人玉帛妻女縣令李偁不知所爲其妻楊氏曰君縣令也寇至當死力不足死焉職也君如逃則誰守偁曰兵與財俱無將若何楊氏曰若不守縣吾民爲賊所得矣今倉廩皆積也府庫皆財也百姓皆戰士也重賞罰以令士其必濟於是召吏胥百姓於庭楊氏曰縣令民主也然歲滿則罷去非若吏人百姓墳墓斯存願相與致死以守恐失其身而爲賊之人耶衆皆泣許之乃誓曰以瓦石中賊者與之千錢刀矢兵兩之物中賊

者與之萬錢得數百人偪率之以登城楊氏親饗以食之無少長必周而均使偪與賊言曰項城父老義不從賊皆悉力以守賊得吾城不足以威不如亟去徒失利無益也賊眾皆笑忽流矢誤中偪手偪傷而歸楊氏曰君不在則誰固守與其死於城戰不猶愈於家乎偪裹傷復率其徒將趣城而一人有以弱弓射中其師墮馬死卽希烈壻也賊勢沮遂相與散去項城之人竟得保全刺久上偪之功超遷緒州太守

東園友聞

李昌夔在

荆州獵大脩裝飾其妻獨孤氏亦出女隊二千人皆着紅衫系紅巾及錦鞍轡

語林

鴻書

卷五十五

王

人

晉王王夫人常隨軍行至軍機多所弘益先王汴州上源驛有變晉王憤恨欲回軍攻之夫人曰公爲國討賊而以盃酒私忿必若攻城卽曲在於我不如回師自有朝廷可以論列於是班退天復中周德威爲汴軍所敗三軍潰散汴軍乘我晉王危懼與周德威議欲出保雲州夫人曰存信本北蕃牧羊兒也焉顧成敗王常笑王行瑜弄城失勢被人屠割今復欲倣之何也王頃歲避難達邕幾遭陷害朝廷多事方得復歸今一旦出城便有不測之變焉能遠及此晉王止行居數日亡散之士復集軍城安定夫人之力也

北史

第五十六卷

人品部

十乙

勇力

附俠義

俠刺

上士殺人

不可威劫

抽刀相啖

傾飛

阮翁仲

神勇人

蔡裔

周盤龍

彭樂

楊行密

杜伏威

麥鐵杖

花敬祖

王智興

奇舒翰

宋令入

博通

白孝德

石明

鴻書

卷五十六目錄

乙

併衣

陳嬰公孫杵臼

汝南郭亮

四人通車樞

獨戴庚水

張徐州

張仲堅

黃鬚翁

馬侍中

黃子野

鄭思肖

許寂

戴就

哮張二

京師校尉

駱客

吳仕期

俠刺

苗丘訢

青莽

要離

葛從簡

劍客

武元衡

又武元衡

張魏公

施全

卷五十六目錄終

鴻書

卷五十六目錄

七

劉氏鴻書卷之五十六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人品部十七

勇力 俠義 俠刺

孔子嘗遊於山使子路取水逢虎於水所與共戰攬尾得之納懷中取水還子路曰上士殺虎如何子曰上士殺虎挂虎頭又曰中士殺虎如何子曰中士捉耳又問曰下士殺虎如何子曰捉虎尾子路出尾棄之因恚孔子曰六子知水所有虎使我取水是欲死我乃懷石盤欲中孔子又問上士殺人如何子曰上士殺人用筆端又問中士殺人如何子曰中士殺人用舌端又問下士殺人如何子曰下士殺人懷石盤子路出而棄之於是心服

衡波傳

昔澹臺子羽齋千金之璧渡河陽侯波起兩蛟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以可威却明劍斬蛟蛟死波依乃投璧於河三投而輒躍出乃毀璧而去示無恚意趙建武中造浮橋於津上琢石為中濟石無大小輒流去用功百萬經年不就石虎親閱作工沈璧於河明日壁流渚上波蕩上岸遂斬匠而還

水經

齊之好勇者其一人居東郭其一人居西郭卒然相遇於塗曰姑相飲乎觴數行曰姑求肉乎一人曰子肉也我肉也尚胡革求肉而爲革更於是具染而已因抽刀而相啖至死止 呂覽

荆有攸飛者得寶劍於干遂還涉江至於中流陽侯之波兩蛟夾繞其船攸飛勃然曰此江中之腐肉朽骨棄劍而已余奚愛焉拔劍赴江刺蛟殺之荆王聞之仕以執珪 御覽

阮翁安南人身長二丈三尺氣質端勇異於常人少爲縣吏爲督郵所笞嘆曰人當如是耶遂入學究書史

鴻書

卷五十六

士

人品類

秦始皇併天下使翁仲將兵守臨洮聲振匈奴秦以爲瑞翁仲死遂鑄銅爲其像置咸陽宮司馬門外匈奴至有見之者猶以爲生 天中記

田光曰竊觀太子客無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赤宋意脉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陽骨勇之人怒而面白光所知荆軻神勇之人怒而色不變 燕丹傳

兖州刺史蔡裔有勇氣聲若雷震嘗有二偷入室裔拊林一呼二盜俱隕殷浩委以軍鋒遠近咸震懾 晉傳

南齊周盤龍與魏軍戰其子奉叔單馬率二百餘人陷陣魏萬餘騎張兩翼圍之一騎還報奉叔已沒盤龍馳

馬奮稍奔魏軍魏人莫不被靡時奉叔已大殺魏軍得出矣盤龍不知乃東西觸擊魏奉叔見其父久不出復躍馬入陣父子兩騎紫攬數萬人魏軍大敗盤龍父子由是名播北國高帝嘉盤龍功送金釵十二枚與愛妾杜氏手勅曰餉周公阿杜 南史

北齊將彭樂勇猛無雙時神武率樂等十餘萬人於沙苑與宇文護戰時樂飲酒乘酒深入被刺肝腸俱出內之不盡截去之復入戰護兵遂敗相枕籍死者三萬餘人 獨異志

楊行密起合肥所與起事者劉威陶雅之徒號三十六

鴻書

卷五十六

士

人品類

英雄後都楊州 徐溫傳

隋煬帝無道杜伏威以齊州叛煬帝遣陳稜擊之稜下偏裨射中伏威額伏威怒曰不殺射我者終不拔此箭由是奮擊而入獲所射者乃令拔箭畢然後斬其首入稜軍中稜遂大敗 獨異志

麥鐵杖韶州翁源人也有勇力日行五百里初仕陳朝常執轍隨駕夜後多潛往丹陽郡行盜及明却赴仗下執役往迴三百餘里人無覺者後丹陽頻奏盜賊蹤由後主疑之而惜其材力捨而不問陳亡入隋委質於楊素素將平江南諸郡使鐵杖夜泗水過洋子江爲巡邏

者所捕差人防守送於姑蘇遇夜伺守者寐熟竊其兵刃盡殺守者走廻乃口銜二首級携劍復浮渡大江深為楊素獎用後官至本郡太守今南海多麥氏皆其後也

嶺表錄異

眉州城西有唐花敬定廟敬定嘗單騎遇敵頭已斷猶跨馬荷戈至鎮下馬盥手適浣沙女語曰無頭何以盥為遂僵仆

廣輿記

唐太和初滄景節度使李同捷叛王智興帥徐泗兵討於棣州時同捷遣一能言者坐城上戰棚罵智興軍吏恥之智興蒙夜掩耳不忍聞有一卒曰此可用拋石

鴻書

卷五十六

四

人品類

去其首智興喜曰若中賞汝千金乃具拋發一石正中其首隨石迸落軍中歡呼城上飛動

獨異志

唐哥舒翰捍吐蕃賊衆三道從山相續而下哥舒翰持半段折槍當前擊之無不摧靡翰入陣善使鎗追賊及之以鎗搭其肩而喝賊驚顧翰從而唎其喉皆高二五丈而墜家僅左車年十五每隨入陣輒下馬斬其首

續錄

宋令文者有神力禪定寺有牛觸人莫之敢近築圍以闌之今文問知其故遂袒裼而入牛竦角向前令文接兩角項之應手而倒頸骨皆折死又以五指撮確甯壁

上書得四十字詩為太學以一手挾講堂柱起以同房生衣柱下壓之重設乃為之出令文有三子長之問工詩文幼之悌有勇之悌後左降朱喬會賊破驪州以之悌為兵總擊之募壯士得八人之悌身長一丈被重甲直前大叫曰獠賊動即死賊七百人一時俱挫大破之

天中記

博通膂力絕倫嘗於長安與壯士魏弘宋令文馮師本角力博通堅卧命三人奪其枕三人力極床脚盡折而枕不動觀者踰主人垣墻屋宇盡壞名動京師嘗與客同飲會頃獨持兩床降階就月於庭酒俎之類畧無傾

鴻書

卷五十六

五

人品類

鴻書御史台記

唐白孝德為李光弼偏將史思明攻河陽使驍將劉龍仙率騎五千臨城挑戰龍僊捷勇自恃舉足加馬鬣上嫚罵光弼光弼登城望之顧諸將曰孰可取者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非大將所為歷選其次左右曰孝德可光弼召孝德前問曰可乎曰可光弼問所加幾何人而可曰獨往則可加人多不可光弼曰壯哉終問所欲對曰願備五十騎於軍門候入而繼進及請大衆鼓噪以假氣他無用也光弼撫其背以遣之孝德挾二矛策馬截流而渡半濟懷恩賀曰壯矣光弼曰未及何知其壯

懷恩曰觀其攬轡便辟可萬全龍仙始見其獨來甚易之足不降鬣稍近欲動孝德搖手止之若使其不動龍仙不之測又止龍仙孝德曰侍中使予致詞非他也龍仙去三十步與之言褻罵如初孝德伺便因瞑目曰賊識我乎龍仙曰何也曰國之大將白孝德龍仙曰是猪狗乎發聲虓然執矛前突城上鼓噪五十騎亦繼進龍仙矢不及發環走堤上孝德逐之斬首提之歸諒寶錄元石明三餘姚人家貧喪父獨與母居一日以事出母為虎害明三歸慟哭持斧求虎殺之凡殺五虎明三亦死僵立不仆張目如生所執斧牢不可拔萬姓統譜

鴻書

卷五十六

木

人品類

昔思韋子成文子三人相與為友聞楚成王好士三子相傳與俱往見之於豪嶽巖之間卒遇飄風暴雨俱伏於空柳之下衣寒糧乏度不俱活三人相視嘆曰與其俱死也豈若併衣糧於一人哉二子以革為賢推衣讓之琴操

趙盾舉韓厥晉君以為中軍尉趙盾死子朔嗣為卿至景公三年趙朔為晉將朔取成公姊為夫人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初趙盾在時夢見叔帶持龜要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且歌盾卜之占兆絕而後好趙史援古曰此甚惡非君之身及君之子然亦君之咎也至子趙朔

世益衰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及公至於晉景公而賈為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編告諸將曰趙穿弑靈公盾雖不知猶為首賊臣殺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為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擅妄誅安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非無君也屠岸賈不聽韓厥告趙朔趨亡趙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予死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公孫杵臼謂程嬰胡不死嬰

鴻書

卷五十六

七

人品類

曰朔之妻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無何而朔妻娩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朔妻置兒袴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乎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之奈何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立孤亦難耳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強為其難者吾為其易者吾請先死而二人謀取他嬰兒負以文祿匿山中嬰謂諸將曰嬰不肖不能立孤誰能與吾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嬰攻杵臼杵臼曰小人哉程嬰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之縱不能立孤兒

忍賣之乎抱而呼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
曰也諸將不許遂并殺杵曰與見諸將以爲趙氏孤兒
已死皆喜然趙氏真孤兒乃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
十五年晉景公病卜之大業之冑者爲祟景公問韓厥
韓厥知趙孤存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
夫自中行衍皆嬴姓也中行衍人面鳥喙降佐帝大戊
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帝去周適晉
事先君繆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嘗絕祀今及吾君
獨滅之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趙
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

鴻書

卷五十六

八

人部

孤兒召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病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
諸將而見趙孤兒孤兒名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
之難屠岸賈爲之矯以君命并命羣臣非然孰敢作難
微君之病羣臣固將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羣臣願之於
是召趙氏程嬰徧拜諸將遂俱與程嬰趙氏攻屠岸賈
滅其族復與趙氏田邑如故趙武冠爲成人程嬰乃辭
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思立
趙氏後今子既立爲成人趙宗復故我將下報趙孟與
公孫杵曰趙武號泣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
而子忍棄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爲能成事故皆

先我死今我不下報之是以我事爲不成也遂自殺趙
武服衰三年爲祭邑春秋祠之世不絕君子曰程嬰公
孫杵曰可謂信交厚士矣

經濟類編

漢梁冀殺李固露尸四衢令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子
汝南郭亮年始成章遊學洛陽乃左提章鉞右秉鉄鑽
詣闕上書乞收固尸不許因往臨哭陳詞於前遂守喪
不去夏門亭長呵之曰李杜二公爲大臣不能安上納
忠而興造無端卿曹何等腐生公犯詔書干試有司乎
亮曰亮舍陰陽以生戴乾履坤義之所動豈知性命何
爲以死相懼亮長嘆曰居非命之世天高不敢不踴地

鴻書

卷五十六

九

人部

厚不敢不踴耳目適宜視聽口不可以妄言也太后聞
而不誅南陽人董班亦往哭固而殉尸不肯去太后憐
之乃聽得襃殮歸葬二人由此顯名

漢紀

周子居與艾伯堅黃叔度郢伯尚封武興盛孔叔六人
同應歲舉爲李侯所選未行而侯死子居等遂駐行喪
俚妻勸之行子居曰不有行者孰爲宣公不有止者孰
爲恤居遂與伯堅同行而留封黃等四人隨車極

晉書

蘇峻亂諸吏逃散庾米時爲吳郡單身奔亡民吏皆去
唯郡卒獨以小船載米出錢塘口遽條覆之時峻賞募
覓米屬所在搜檢甚急卒捨船市渚因飲酒醉還舞棹

向船曰何處竟更吳郡此中便是水大惶怖然不敢動
監司見船小裝狹謂卒狂醉都不復疑自送過浙江寄
山陰魏家得免後事平水欲報卒卒曰出自廝下不顧
名器少苦執鞭恒患不得快飲酒使其酒足餘年畢矣
水爲起大舍市奴婢使門內有百斛酒終其身太平御覽
裴寬罷西歸見一士坐松樹下甚貧與語奇之舉一船
金帛盡與之此人不辭登舟奴婢偃蹇者輒鞭之乃張
徐州也高士傳

隋煬帝之幸江都命司空楊素守西京素驕貴又以時
亂天下之權重望崇者莫我若也奢貴自奉禮異人臣

鴻書

卷五十六

十

人部

每公卿入言賓客上謁未嘗不踞床而見令美人捧出
侍婢羅列頗僭於上末年愈甚一日衛公李靖以布衣
來謁獻奇策素亦踞見公前揖曰天下方亂英雄競起
公爲帝室重臣須以收羅豪傑爲心不宜踞見賓客素
歛容而起謝公與語大悅收其策而退當公之騁辯也
一妓有殊色執紅拂立於前獨目公公旣去而執拂者
臨軒指吏曰問去者處士第住何處公具以對妓誦而
去公歸逆旅其夜五更初忽聞扣門而聲低者公起問
焉乃紫衣戴帽人杖一囊公問誰曰妾楊家之執拂妓
也公遽延之入脫衣去帽乃十八九佳麗人也素面畫

鴻書

卷五十六

十一

人部

衣而拜公驚答拜曰妾侍楊司空久閱天下之人多矣
無如公者絲蘿非獨生願託喬木故來奔耳公曰楊司
空權重京師奈何曰彼屍居餘氣不足畏也諸妓知其
無成去者甚衆矣彼亦不甚逐也計之詳矣幸無疑焉
問其姓曰張問其伯仲之次曰最長觀其肌膚形狀言
詞氣語真天人也公不自意獲之愈喜愈懼瞬息萬慮
不安而窺戶者無停屢數日亦聞追討之聲意亦非峻
乃雄服乘馬排闥而去將歸太原行次靈石旅邸旣設
火爐中烹肉且熟張氏以髮長委地立梳床前公方刷
馬忽有一人中形赤髯如虬乘蹇驢而來投革囊於爐
前取枕欹卧看張梳頭公怒甚未決親猶制馬張熟視
其面一手握髮一手映身搖示公令勿怒急急梳頭畢
歛衽前問其姓卧客答曰姓張對曰妾亦姓張合是妹
遂拜問第幾曰第三因問妹第幾曰最長遂喜曰今多
幸逢一妹張氏遙呼李郎且來見三兄驟禮之遂環坐
曰煮者何肉曰羊肉計已熟矣客曰饑公出市胡餅客
抽腰間匕首切肉共食食竟餘肉亂切送驢前食之甚
速客曰觀李郎之行食士也何以致斯異人曰靖雖貧
亦有心者焉他人見問故不言兄之問則無隱耳具言
其由曰然則何之曰將避地太原曰然故非君所致也

曰有酒乎曰主人西則酒肆也公取酒一斟酒既巡客曰吾有少下酒物李郎能同之乎曰不敢於是開華一取一人頭并心肝却收頭囊中以匕首切心肝共食之曰此人天下負心者銜之十年今始獲之吾憾釋矣又曰觀李郎儀形器宇真丈夫也亦聞太原有異人乎曰嘗識一人愚謂之真人也其餘將帥而已曰何姓曰靖之同姓曰年幾曰僅二十曰今何爲曰州將之子也曰似矣亦須見之李郎能致君一見乎曰靖之友劉文靜者與之狎因文靜見之可也然兄何爲曰望氣者言太原有奇氣使吾訪之李郎何日到太原靖計之日曰期旦之明日日方曙候我於汾楊橋言訖乘驢而去其行若飛迴顧已失公與張氏且驚且喜久之曰烈士不欺人固無愧使鞭而行乘期入太原候之果相見大喜偕詣劉氏詐謂文靜曰有善相者思見李郎君請迎之文靜素乎其一人一旦聞有客善相遽遣使迎之使迴而至不衫不履楊衷而來神氣揚揚貌與常異虬髯默然居末坐見之心死飲數杯招靖曰真天子也公以告劉劉益喜自負既出而虬髯曰吾得十八九矣然須道兄見之李郎宜與一妹復入京某日午時訪我於馬行東酒樓樓下有此驢及瘦驃卽我與道兄俱在其上也到卽

登焉又別而去公與張氏復應之及期訪焉宛見二乘攬衣登樓虬髯與一道士方對飲見公驚喜召坐環飲十數巡曰樓下櫃中有錢十萬擇一深穩安妹處某日復會於汾楊橋如期至卽道士與虬髯已先到矣俱謁文靜時方奕棋起揖而語少焉文靜飛書迎文皇看棋道士對文靜奕虬髯與公旁立而侍俄而文皇來長揖就坐神清氣朗滿坐風生顧盼睟如也道士一見慘然歛棋子曰此局全輸矣於此失却局哉救無路矣復奚言罷奕請去旣出謂虬髯曰此世界非公世界也他方可勉圖之勿以爲念因共入京虬髯路語公曰計李郎之程某日方到到之明日可與一妹同詣某坊曲小宅相訪李郎相從一妹懸然如磬欲令新婦祇謁畧議從容無令前却言畢吁嗟而去公亦策馬過征俄卽到京與張氏同往至一小板門扣之有應者出拜曰三郎令候李郎一娘子久矣延入重門門益壯麗奴婢三十餘人羅列於前盡衣二十人引公入東廳廳之陳設窮極珍異巾箱粧奩冠鏡首飾之盛非人間之物中栴粧飾畢備請更衣衣又珍奇甫畢傳云三郎來乃虬髯也紗帽紫衫趨走有龍虎之狀相見歡然命妻出拜亦天人也遂延中堂陳設盤筵之盛雖王公家不侔也四人對

坐陳饌次出女樂二十人列奏於庭似從天降非人間之曲度食畢行酒有蒼頭自西堂昇出二十床各覆以錦帕既呈盡去其帕乃文簿鑰匙耳虬髯告公曰此皆珍寶貨帛之數吾之所有悉以充贈何者某本欲於此世界求事或當龍戰三二年建小功業今既有主住亦何爲太原李氏真英主也三五年即當太平李郎以英特之材輔清平之主竭心盡力必極人臣一妹以天人之姿蘊不世之藝從夫之貴榮極軒裳非一妹不能識李郎非李郎不能遇一妹聖賢起陸之漸際會如期虎嘯風生龍騰雲萃固非偶然也將予之贈以佐真主贊功立業勉之勉之以後十餘年東南數千里外有異事是吾得志之秋也一妹與李郎可瀝酒相賀因命家童列拜曰李郎一妹是汝主也可善事之言訖與其妻戎服乘馬一奴從後數步遂不復見公據其宅遂爲豪家得以助文皇締構之資遂匡大業貞觀中公以左僕射平章事適南蠻奏曰有海船千艘甲兵數十萬人扶餘國殺其主自立國已定矣公知虬髯功成也歸告張氏具禮相賀瀝酒向東南拜賀之乃知真人之興猶英雄所異况非英雄者乎人臣之謬思亂者乃螳螂之拒走輪耳或曰衛公之兵法半是虬髯之所傳

俠客傳

鴻書

卷五十六

十四

人品

舊家多藏異書兵火之後無復片紙尚記有一黃鬚傳云李靖微時甚窮寓於北郡一富家一日靖竊其家女而通行至暮投一旅舍飯罷濯足於門見一黃鬚老翁坐於側且熟視神色非常靖恐富家捕已者欲避之頃於身皮篋中取一人頭切食甚間暇靖異之乃親就問焉翁曰今天下大亂汝當平天下然有一人在汝上若其人亡則汝當爲王汝可從我尋之靖隨翁數程至汴州見一大第中數人奕翁同竝立云不見其人矣頃有一披衣從中出視奕者蓋太宗也翁警曰卽此人當之汝善佐其事遂別餞留連久之語靖云此去四十五年東夷中有一黃鬚翁殺其君而自立者卽我也靖既佐唐平亂貞觀中東夷果奏一黃鬚翁殺其君而自立異哉

稗海

鴻書

卷五十六

十五

人品

令操殺之

西陽雜俎

黃子野唐時候官人父周行賈於杭州子野年十三從之其父時就他郡以子野守舍適王伾微時覆舟於羅刹江子野行見之奮臂大呼曰能生得人者予百金於是漁者得伾子野卽與以舍中裝直百金其父歸大異之子野曰身得其名乃令父喪贏非孝也遂去爲人僕賃主人微聞救伾事義其爲人陰倍其償乃爲小賈之息久之旣致蓄藏以其半爲親甘毳費以其半散之貧交昆弟乃折節讀書治左氏春秋無何客有勸之往者子野不荅因自悔見知於人遂變姓名焚毫素耕於方山其後王伾爲散騎常侍使人召之則亡乃令福州觀鴻書

卷五十六
八品職

察處置使以物色訪之得之於陽岐江上有一男子扁舟披蓑獨卧雪中忽扣舷歌曰蚤潮初上海門開漠漠形雲雪作堆一百六峰都掩盡不知何處有僧來又歌曰幾日江頭醉不醒滿天風雪卧滄溟定知酒伴無尋處門外松濤坐獨聽使者疑其子野遙呼之曰仲無恙乎子野曰唯唯於是遂達伾之命隨子野至青山中家徒四壁立几上獨周易一卷子野佯喜設脫粟之食與之約曰旦日雪霽會於傳舍旦日傳舍長展車待客夕時子野不至使者馳至其家則書幣封識如故子野已遁去矣

晉安逸志

鄭思肖侍父來吳素不娶孑然一身念念不忘君如過徐子方書塾不知今日月但夢宋山川題菊云寧可枝頭抱香死不曾吹落北風中精墨蘭自更祚後爲蘭不盡土根無所憑籍或問其故則云地爲番人奪去汝不知耶趙孟頫才名重當世思肖惡其受元聘遂與之絕孟頫數往候之終不得見臨終囑其友唐東嶼曰思肖死矣煩爲書一牌位當云大宋不忠不孝鄭思肖語訖而絕年七十八宋社旣墟適意繼黃自稱三外野人嘗著大無工十空經一卷空字去工而加十宋字也寓爲大宋經造語奇澁自題其後云臣思肖嘔三斗血方能鴻書

卷五十六
八品職

書此後當有巨眼識之 姑蘇志

蜀許寂少學劍居四明一夕有村民夫婦揭壺酒訪寂而飲迭謠以歡寂寂飲訖聞室中憂憂有聲視之有數劍飛躍寂甚懼夫婦顧寂笑曰奉以薄伎佐酒公何懼也及舉手叱劍皆入指端至夜分乃去明日有二僧至寂以其事語之僧曰此俠也知君好劍術欲來相教耳願公無好學凡神仙清淨事異於此諸俠皆鬼爲陰物故婦人與僧尼皆學之言訖命水洗足以淨水抵之騰空而去

九國志

戴就字景成會稽上虞人也仕郡倉曹掾揚州刺史歐

陽參奏太守成公浮賦罪遣部從事薛安按倉庫籍頌收就於錢塘縣獄幽囚考掠五毒慘至就慷慨直辭色不變容又燒鏃斧使就挾於肘腋就語獄卒可熱燒斧勿令冷每上彭考止正飯食不肯下肉焦毀墮地者擐而食之主者窮竭酷慘無復餘方乃卧就覆船下以馬通薰之一夜二日皆謂已死發船視之就方張眼大罵曰何不益火而使滅絕又復燒地以大鍼刺指爪中使以把土爪悉墮落主者以狀白安安呼見就謂曰太守罪穢狼藉受命考實君何故以骨肉拒扞耶就據地答言太守剖符大臣當以死報國卿雖銜命固宜申斷寃

鴻書

卷五十六

人

人

毒奈何誣枉忠良強相掠理令臣謗其君子證其父薛安庸駭怛行無義就考死之日當白之於天與群鬼殺汝於亭中如蒙生全當手刃相裂安深奇其壯節即解械更與美譚表其言辭解釋郡事徵浮還京師免歸鄉里太守劉寵舉就孝廉光祿主事病卒

後漢書

鄂州人吏丁某死妻年方三十與屠者朱四通其子二郎尚少不能制至於成立朱畧無忌憚白晝宣淫反怒丁子不揖以爲見我無禮蓋欲假父自處也丁憤懣以母之故且慮醜聲彰著隱忍弗言有孝張二者密州諸城人遭亂南徙亦以屠爲業壯勇盛氣丁意可屬此事

而每與儔輩詣市飲酒張擔肉過前輒呼買之而厚酬厥價久或至數倍他日邀之飲問何以不作區肆而行賈僕僕張曰非不能之但赤手乏本耳乃付之數百緡默念彼當感我恩誼必可使從容曰君知我心中有不平事乎曰不知也丁以乞歐朱爲請張拂然曰訝汝貸我錢蓋欲陷我於爭鬭奮衣而起自後相遇邈然如不相識迨於交絕衆哂丁不知人而下交非類丁亦銜之未幾張拉朱同渡江買猪於漢陽爭舟相歐擊既歸夜入朱室殺朱與男女并三人自縛告官終不及丁一辭時岳少保領大兵駐鄂嘉其志義移檄取隸軍中不問

鴻書

卷五十六

人

人

其罪後以功補官

夷堅志

洪武中京師有校尉與鄰婦通一晨校瞰夫出即入門登床夫復歸校伏床下婦問夫曰何故復回夫曰見天寒思汝熟寢足露余外恐傷冷來添被耳乃加覆而去校忽念彼愛妻至此乃忍負之即取佩刀殺婦而去有賣菜翁常供蔬婦家至是入門無人即出鄰人執以聞官翁不能明誣伏獄成將棄市校出呼曰某人妻是我殺之奈何要他人償命遂白監決者欲面奏監者引見校奏曰此婦實與臣通其日臣聞其夫語云云因念此婦忍負其夫臣在床下一時義氣發作就殺之臣不敢

欺願賜臣死上嘆曰殺一不義生一無辜可赦也即釋之九朝野記

嘉靖初兩廣總督洪公有子景儒孝廉赴試下第歸舟抵臨清聞父中彈章旨下部議甚憂忽鄰舟髯客相過從容曰君所憂可知也今於某某諸權貴及君家年伯某圖之不出二千金耳孝廉曰誠然弟何處得若許金時亦何能及客出諸權貴及其年伯某報書一一授之曰已如數行金於諸人得完壁矣孝廉甚感且駭曰君何求何施於所不知之人若此曰此細故耳我嘗爲人傾金何足稱遂與連舟行孝廉必欲得所欲曰君明歲

鴻書

卷五十六

子

人品類

謁尊大人其日方戮大盜此不可免但冀緩三日耳孝廉益疑曰此何難但其日何得有此曰後會當自知竟別去明歲省父其日轅門果縛一大盜將行刑顧視乃髯客益大疑入白父托故緩三日竟戮皆莫知其故越十年孝廉判某郡遊西湖天竺間忽遇髯客曰前縛而戮者非君乎曰然然否否縛者我戮者吾義弟以貌類我來相代也數必宜戮一人遲三日者俟其來也我就縛而前此從公遊又小有管爲彼司獄者亦義弟故得縱出及期來也我橫海上欲有逐鹿之獲顧阨數且不可逃况大事乎已散煮海之資作黃冠遊七臘矣當時

固已知有今會此亦數定言訖大笑舉酒豪飲劇醉而別徧覓不可得耳談

宣城吳仕期爲諸生岸直負氣聞權相張江陵奪情事作書萬言極詆其非爲有力者匿不以聞後江陵微知大恚君矣無何蕪湖黠諸生王律者私草一疏托名嶺南海公瑞事聞之操江都御史胡檣檣楚人江陵黨也屬太平同知龍宗武治之宗武希旨窮治王律喉律波及君謂疏出君手以計給君至嚴加拷訊下之獄絕其食數日君餒甚嚙其衣絮殆盡不死則以囊砂壓其口殺之郡中謠言朝廷籍沒君家君之女及子乘小舫逃

鴻書

卷五十六

子

人品類

於河上忽兩舟相觸舟人相閱視之則舟載君樞還適相值云後江陵死孫御史維城上疏訟君冤有旨逮龍宗武等鞠治君弟仕朝相與對簿時有鴉數頭遶廳事飛鳴向問官啞啞若有所訴伍伯以杖逐之不去仕朝曰此卽吾兄之冤魂問官爲之蘇蘇隕泣云草茅賤士奮於一念忠憤賈奇禍而不顧若君者與宋陳少陽異代同聲矣孤孀編

周室東海之上有勇士留丘訢以勇聞於天下過神泉令飲馬其僕曰飲馬於此者馬必死丘訢曰以丘訢之言飲之其馬果死丘訢乃去衣拔劍而入三日三夜殺

二蛟一龍而出雷神隨而擊之十日十夜眇其左目要離聞而往見之丘訴出送有喪者要離往見丘訴於墓所曰雷神擊子十日十夜眇子左目夫天怨不旋日人怨不旋踵子至今弗報何也叱之而去墓上扼憤者不可勝數要離歸謂人曰留丘訴天下勇士也今日我辱之於衆人之中必來殺我暮無閉門寢無閉戶丘訴至夜半果來拔劍柱頸曰子有死罪三辱我於衆人之中死罪一也暮無閉門死罪二也寢不閉戶死罪三也要離曰子待我一言而後殺也子來不謁一不肖也拔劍不刺二不肖也刃先詞後三不肖也子能殺我是毒藥之死耳丘訴收劍而去曰嘻天下所不若者唯此子耳

鴻書

卷五十六

主

人

趙襄子遊於囿中至於梁馬不肯進青井爲參乘襄子曰進視梁下類有人青井視梁下豫讓却寢佯爲死人叱青井曰去長者吾且有事青井曰少而與子友子爲大事而我言之是失交之道子將賊吾君而我不言之是失臣之道如我者惟死爲可乃退而自殺

豫讓

金罍子

要離詐得罪出奔吳王乃取其妻子焚棄於市要離乃奔諸侯而行怨言以無罪聞於天下遂如衛求見慶忌見曰閭閻無道王子所知今戮吾妻子焚之於市無罪見誅吳國之事吾知其情願因王子之勇閭閻可得也何不與我東之吳慶忌信其謀後三月揀練士卒遂行將渡江於中流要離力微坐於上風因風勢以矛鈎其冠順風而刺慶忌慶忌顧而揮之三掉其頭於水中乃加於膝上嘻嘻哉天下之勇士也乃敢加兵刃於我左右欲殺之慶忌止之曰此是天下勇士豈可一日而殺天下勇士二人哉乃誡左右曰可令還吳以旌其忠於

鴻書

卷五十六

主

人

是慶忌死要離渡至江陵愍然不行從者曰君何不行要離曰殺吾妻子以事其君非仁也爲新君而殺故君之子非義也重其死不貴無義今吾貪生棄行非義也夫人有三惡以立於世吾何面目以視天下之士言訖遂投身於江未絕從者出之要離曰吾寧能不死乎從者曰君且勿死以俟爵祿要離乃自斷手足伏劍而死

吳越春秋

五代葛從簡爲忠武節度使聞許州富人有玉帶欲之而不可得遣二卒夜入其家殺而取之夜卒踰垣隱木間見其夫婦相待如賓二卒嘆曰吾公欲斂其寶而害

斯人吾必不免因躍出而告之使其速以帶獻遂踰垣而去不知其所之此與晉使鉏麇刺趙盾事相似盾篤於君臣富人篤於夫婦皆足以感人益見天理民彝之不可滅如此

懸笥瑣探

頃有仕人爲畿尉常任賊曹有一賊繫械獨未具此官獨坐廳上忽告曰某非賊頗非常輩公若脫我之罪奉報有日此公視狀貌不羣詞采挺拔意許之佯爲不諾夜後密呼獄吏放之仍令獄吏逃竄既明獄中失囚獄吏又走府司譴罰而已後官滿數年客遊亦甚羈旅至一縣忽聞縣令與所放囚姓名同往謁之令通姓字此

鴻書

卷五十六

志

人

宰驚懼遂出迎拜卽所放者也因留廳中與對榻而寢歡洽旬餘其宰不入宅忽一日歸宅此客遂如廁廁與令宅唯隔一牆客於廁室聞宰妻問曰公有何客經於十日不入宰曰某得此人大恩性命肯在他手乃至今日未知何報妻曰公豈不聞大恩不報何不看時機爲令不語久之乃曰君言是矣此客聞已歸告奴僕乘馬便走衣裳悉棄於廳中至夜已行五六十里出縣界止宿村店僕從但怪奔走不知何故此人歇定乃言此賊負心之狀言訖吁嗟奴僕悉涕泣之次忽牀下一人持匕首出立此客大懼乃曰我義士也宰使我來取君頭

適聞說方知此宰負心不然枉殺賢士吾義不捨此人也公且勿睡客持劍出門如飛二更已呼曰賊首至命火觀之乃令頭也劍客辭訣不知所之

原化記

元和中憲宗悉以兵事委武元衡李師道客曰天子所以銳意誅蔡者元衡贊之也請密往刺之元衡死則他相不敢主謀爭勸天子罷兵也師道資給遣之王承宗亦遣牙將尹少卿奏事且詣中書爲元濟遊說辭旨不遜元衡叱出之承宗又上書詆元衡至是元衡入朝有賊自暗中射殺之取其顱骨而去又擊裴度傷首墜溝中京城大駭於是詔宰相出入加金吾騎士張弦露刃以衛之賊遺紙於金吾府縣曰毋急捕我我殺汝故捕賊者不敢甚急兵部侍郎許孟容見上言曰自古未有宰相橫屍路隅而盜不獲者此朝廷之辱也因涕泣又請中書揮涕言請奏起裴中丞爲相大索賊黨於是詔中外搜捕購賞甚厚王士則告承宗遣卒張晏所爲捕得鞠之并出承宗表詔議其罪晏等具服張弘靖以爲疑屢言之上不聽竟誅之而師道客潛遁去

綱目

憲宗朝吳元濟縱兵侵掠王承宗李師道數上表乞赦元濟上不從自李吉甫薨悉以用兵事委武元衡師道卽資給遣刺之王承宗遣牙將遊說元衡叱出

之六月癸卯天未明元衡入朝出所居靖安坊東門有賊自暗中突出射之從者皆散走賊執元衡馬行十餘步而殺之又入通化坊擊裴度傷其首墜溝中度氈帽厚得不死僂人王義自後抱賊大呼賊斷臂而去京城大駭於是大索公卿家有複壁重簾者皆索之成德軍進奏院有恒州卒張晏等數人行止無狀衆多疑之神策軍王士則等告王承宗遣晏等殺元衡吏捕得晏等八人命京兆尹裴武監察御史陳中師鞠之張晏等具服斬晏等五人殺其黨十四人李師道客竟潛匿遁去李師道置留後院於東都潛

鴻書

卷五十六

主

人

納兵於院中至數十百人謀焚宮闕縱兵殺掠已烹牛饗士明日將發其小卒詣留守呂元膺告變元膺亟遣伊闕兵圍之賊衆突出長夏門望山而遁都人賴以安東都西南境接鄧號皆高山深林民不耕專以射獵爲生人皆趨勇謂之山棚元膺設重緝以捕賊數日有山棚鬻鹿賊遇而奪之山棚走召其儕類且引官軍共圍之谷中盡獲之按驗得其魁乃中岳寺僧圓淨故常爲史思明將勇悍過人爲師道謀多買田於伊闕陸渾之間以舍山棚而衣食之有皆嘉珍門察者潛部分以屬圓淨圓淨以師道錢千萬陽

爲治佛光寺結黨定謀約令嘉珍等竊發城中圓淨舉火於山中集一縣山棚入城助之圓淨時年八十餘臨刑歎曰誤我事不得使京城流血元膺鞠訾嘉珍門察始知殺武元衡者乃師道也元膺密以聞檻車送二人詣京師上以方討吳元濟絕王承宗故未暇治師道也

事文類聚

苗劉之亂張魏公在秀州議舉勤王之師一夕獨坐從者皆寢忽一人持刃立燭後公知爲刺客徐問曰豈非苗傅劉正彥遣汝來殺我乎曰然公曰若是則取吾首以去曰我亦知書寧肯爲賊用况公忠義如此豈忍害

鴻書

卷五十六

主

人

公恐公防閒不嚴有繼至者故來相告爾公問欲金帛乎笑曰殺公何患無財然則留事我乎曰我有老母在河北未可留也問其姓名俛而不答攝衣躍而登屋屋瓦無聲時方月明去如飛明日公命取死囚斬之曰夜來獲奸細公後嘗於河北陰物色之不可得此又賢於鉏麇矣

鶴林玉露

秦檜趨朝殿前司後軍使臣施全挾刃拾道遮檜肩與刺之不中捕送大理檜親鞠之全對曰舉天下皆欲殺庸人汝獨不肯故我欲殺汝也詔磔於市自是檜每出列五十兵持長挺以自衛

綱目

鴻書卷五十六

第五十七卷

人品部十二

曠逸

老萊子

變易姓名

開口而笑

過其祖

主能制臣

讀易損益

鼻頭火出

姜肱

何遜

一日千載

興不淺

墮淚碑

青白眼

九華半臂

登僊

冰山

端坐

不為人識

東城

明年六十

人人收得

鴻書

卷五十七目錄

但少閒人

妄言之

油衣

不設雌黃

得少佳趣

山中何景

兒女語

三顧

三百年無

獨斬於閒

婦類

賢正

二女

不可可

斯婦

未亡人

新造江南

未遭良配

始遇此士

鄭氏

劉夫人

貧孝子

乞全北城

金忠夫人

吾奴如此

平生奇異

昨夜小不安

嬪

姐已

袁紹妻

恐傷盛德

邨氏

若妬即飲

三可畏

六虎

早充君厨

大吉利

女類

俠

漆室憂

持樽

巴寡婦

緹縈

禮宗

梅根女

文姬

趙娥

三女

鴻書

卷五十七目錄

白練纏身

王立

李十一娘

宮中傳書

裴淑英

示以袍

朝雲

王觀

樓上新沐

義門

世忠

樊重

爭死

無間言

七世

九世

十三世

十九世

陸象山

浦江鄭

御書三大字

卷五十七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五十七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人品部十二

曠逸

老萊子者楚人也當世亂逃耕蒙山之陽墻以堯蔑室以蓬蒿牀以枝木席以蓍艾水飲菽食墾山播種蕭然世表也楚王駕先其門當萊子織畚而言曰守國之政孤願煩先生萊子許之其妻曰妾聞酒肉我者可鞭箠我官祿我者可鈇鉞我妾詎能爲人所制哉遂投其簪

鴻書

卷五十七

曠逸

而去萊子亦隨至於江南而止食土錄

楚狂士陸通高臥松間以受霞氣幘掛松頂有鶴銜去水濱通洗之因與鶴同去詩箋春秋時楚三使使聘於

江南通大笑不應妻曰妾與先生躬畊而食親績而衣據義而動樂亦足矣今受人重祿乘人良駟食人膿肥將何以待之通曰吾不許也妻曰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違義也不如去之與通變易姓名入蜀隱居峩眉山

中姓譜

盜跖謂孔子曰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

而已矣莊子

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資家累萬金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次散之邑里及一國一年之中盡焉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瘞埋之資一國之受其賜者相與賦而藏之禽屈釐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木聞之曰端木叔達人也過其祖矣春秋張孟談既固趙宗廟封疆發五霸乃稱簡之塗以告襄子曰昔者前國地君之御有之曰五霸之所以致天下者約主勢能制臣無令臣能制主故貴爲列侯者不令在相位自將軍以上不爲近大夫今臣之名顯而身尊

鴻書

卷五十七

主

曠逸

權重而衆服臣願捐功名去權勢以離衆納地釋事以去權尊而耕於負親之丘耕三年韓魏齊楚負親以謀趙襄子往見張孟談而告之曰昔者智氏之地趙氏分則多十城而今諸侯謀我爲之奈何張孟談曰君其負劍而御臣以之國舍臣於廟授吏大夫臣試計之君曰諸孟談乃行其妻之楚長子之韓次子之魏少子之齊四國疑而謀敗季周傳

漢建武向子平讀易至損益卦喟然嘆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不知死何如生耳爲子嫁娶畢敎家事斷之云當如我已死與同好禽子夏俱遊五嶽名山

不知所終 語林

曹景宗既貴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作劈礮聲箭如餓鴟叫平澤中逐麋數肋射之飲其血食其胃甜如甘露漿覺耳後風生鼻頭火出此樂使人忘死今來揚州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幔小人輒言不可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念此邑邑使人氣盡 五代史

漢桓帝姜肱字伯維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著友愛天至共臥起通經術兼明星緯從學三千人公車屢辟不就後與徐穉同徵亦不應桓帝下詔彭城使謁工

鴻書

卷五十七

年

曠逸

圖其形肱臥於幽閣以被韜面竟不可見時年四十有六 漢記

何遜爲梁法曹水部員外郎揚州解宇有梅盛開遜常吟咏其下後居洛思梅不得請再任揚州從之既至適花盛發大開東閣延士嘯傲終日 梁志

謝安石與支遁書人生如寄爾頃風流得意之事殆爲都盡終日憾憾觸事惆悵惟遲君來以晤言消之一日

當千載耳 晉書

晉庾亮在武昌諸佐更殷浩之徒秋夜共登南樓亮忽至諸人起避亮徐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興復不淺

羊祜爲荊州都督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性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談詠終日不倦嘗慨然太息顧謂從事中郎鄭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也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望必與此山共傳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卒後襄陽百姓於祜平生游憩之所建碑廟祀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爲墮淚碑文蜀人李安所撰安亦名與初爲荊州諸葛孔明宅碣其文善及羊公卒碑文工時人始服其才也 十道志

鴻書

卷五十七

如

曠逸

世論多以阮籍不羈之士守禮法者羞言之蓋以迹而不以心也余見其沉酣不理若與世違然觀漢楚戰場則曰時無英雄使稚子成名豈忘處於世變哉口不減否然待人以青白眼豈無意於人物哉居喪飲酒食肉然慟哭則嘔血數斗豈不情於哀戚哉當其王室不競強臣擅威戮大臣如刺犬豕故張華衛瓘以清直死嵇康以高簡死王衍以清譚死陸機陸雲以俊才死至文帝將求婚鍾會欲詢以時事而致之罪而嵇終皆以沉湎避其察微見遠寄託保身非高出數子之上其能脫羸於禍牢哉

關文衍爲散騎常侍蓄九華山圖於白綾半臂號九華半臂自云今吾此身常在雲泉之內

初潭集

臨淮王或博通典籍辨慧清恬性愛林泉又重賓客至於春風扇楊花樹如錦晨食南館夜遊後園俊民滿席羽觴流行詩賦並陳清言乍起莫不飲其玄奧忘其偏恡是以入其室者謂爲登仙

魏書

進士張彖力學有大名楊國忠用事爭詣門彖獨不往曰爾輩謂楊公之勢可倚如太山耶以吾所見乃水山也皎日一照則當俟人後登第爲華陰尉歎曰丈夫有凌雲蓋世之志拘於下位若立身於矮屋中使人擡頭

鴻書

卷五十七

五

鴻書

不得遂拂衣長往

天寶遺事

陽翟杜生居離城一舍惟屋兩間前地丈餘孫尉訪之問其何以三十年不出生指門前桑樹曰十五年曾此納涼無用於時偶不出耳問所以治生曰與人擇日及賣藥後子能耕一切不爲問常日何爲曰端坐耳盛寒布袍草履室中蕭然

夢溪筆談

東坡與李端叔云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間與漁樵雜處往往爲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爲時人所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足下又復創相推與甚非所望木有燬

石有暈犀有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

坡外紀

東坡書東臯子傳後云予飲酒終日不過五合天下之不能飲無在予下者然喜人飲酒見客舉杯徐引則予胸中爲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適之味過於客閒居未嘗一日無客客至未嘗不置酒天下之好酒亦無在予上者嘗以爲人之至樂莫若身無病而心無憂我則無是二者然人有是二者接於予前則予安得全其樂乎故所至常蓄善藥有求者即與之而尤喜釀酒以飲客或曰子無病而多蓄藥不飲而多置酒勞已以爲人何也予笑曰病者得藥吾謂之體輕飲者困於酒吾爲之酣

鴻書

卷五十七

六

鴻書

適蓋雖爲人而實自爲矣○我擊藤床君唱歌明年六十奈君何醉顛只要裝風景莫向人前自洗磨每醉歌畢輒曰明年六十矣○東坡曰無事靜坐便覺一日似兩日若能處置此生常似今日得年至七十便是百四十歲人世間何藥能有此效既無反惡又省藥錢此方人人收得但苦無好湯使多嚥不下胡荻溪云余連寒遷調四十在官之日少投閒之日多因能知靜坐之味第尚平婚嫁之志未畢退之啼號之患方劇正所謂無好湯使多嚥不下也

長公外紀

蘇長公云元豐六年十月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

欣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
寐相與步於中庭庭中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橫交蓋
竹栢影也嘆曰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栢但少閒人如吾
兩人耳

何氏語林

子瞻在黃州及嶺外每旦起不招客與語必自出訪客
諏諧放蕩暑無畦畛有不能談者強之說鬼或辭無有
則曰姑妄言之

孔極侍郎朝回遇雨避於一叟之廡下叟延入因備酒
饌孔公借油衣叟曰某寒不出熱不出風不出雨不出
未嘗置油衣也孔心不覺頓忘官情

新語

康節先生四

鴻書

卷五十七

七

續述

不出謂宴會不出慶弔不出大寒大暑不出大風大雨
不出

口中不設雌黃眉端不挂煩惱可稱煙火神仙隨宜而
栽花竹適性以養禽魚此是山林經濟風晨月夕客去
後蒲團可以雙跏煙島雲林興來時竹杖何妨獨往

花入盆則阨其根鳥入窠則局其趣惟山間自然花鳥
適可會心歲行盡矣風雨淒然紙窗竹屋燈火青燐時
於此間得少佳趣

坡外

或問山中何景最奇曰雨後露

前花朝雪夜何事最奇曰釣同鶴守果遣猿收

雜志

吳萊字立夫好游嘗東出齊魯北抵燕趙每遇中原奇

絕處及昔人歌舞戰鬪之地輒慷慨高歌呼酒自慰頗
謂有司馬子長遺風及還江南復游海州歷蛟門峽過
小白華山登盤陀石見曉日初出海波盡紅燈然長視
思欲起安期羨門而與之游由是襟懷益疎朗文章益
雄宕有奇氣嘗謂人曰胸中無三萬書眼中無天下奇
山川未必能文縱能亦兒女語耳

浦陽人物記

趙季仁嘗曰某生平有三願一願識盡世間好人二願
讀盡世間好書三願看盡世間好山水客曰盡則安能
但身到處莫放過耳大抵登山臨水足以觸發道機開
豁心志為益不少季仁曰觀山水亦如讀書隨其見趣

鴻書

卷五十七

八

續述

之高下

鶴林玉露

往者壬戌七月之望予偕葉夷仲張廷璧林公輔陳元
采夜登山山絕頂飲酒望月縱談千古竟夕不眠予謂
葉君曰昔蘇子瞻夜登黃樓觀王定國諸公登桓山吹
笛飲酒乘月而歸以為太白死三百年無此樂矣斯樂
又子瞻死三百年後所無也諸君皆大笑

方正學集

造化之於人不靳於功名富貴而獨靳於閒天地之間
機發輪轉無一息之停天地且不得其閒而況於人乎
高爵厚祿清資顯職不知其幾而樂恬退者甚鮮日惟
置產營第不獲一見而身先亡者有矣幸而飲食正好

偷閒顧乃囊篋鎖鑰備於手收支簿書介介於懷豈
惟日忙夢亦擾擾所謂好山水好風景何嘗識其旨趣
徒爲勞生雖死不悔是誠守錢虜爲兒孫作馬牛也何
足道哉噫尤有甚者殆爲兒孫作蛇蝎矣故曰不是閒
人間不得閒人不是等閒人見聞搜王

婦類

賢正

瞽叟使舜滌廩舜告堯二女二女曰時其焚汝鵲汝衣
裳鳥工往舜既登廩得免去後瞽叟又使舜穿井又告
二女二女曰去汝衣裳龍工往入井瞽叟與象下土宮

鴻書

卷五十七

九

婦類

井舜從他井出去時既不能殺舜瞽叟又速舜飲酒醉
將殺之舜告二女二女乃與舜藥浴注遂往舜終日飲
酒不醉路史

魯人有獨處室者隣之婆婦亦獨處夜暴風雨婆婦室
壞趨而託焉魯人閉戶曰男女不六十不共居今子幼
吾亦幼是以不敢納婦曰何不學柳下惠然嫗不逮門
之女魯人曰下惠則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
下惠之可家語

黔婁死曾子與門人往弔之見其屍在牖下覆以布被
手足不盡歛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子曰斜引其

被則歛矣黔婁妻曰斜而有餘不若正而不足也生時
不斜死而斜之非其意也曾子曰先生之終何以爲謚
妻曰以康爲謚曾子曰先生何樂於此而謚爲康乎妻
妻曰昔君嘗欲授之政先生辭而不爲是有餘貴也君
嘗賜之粟先生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先生甘天下之
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欣欣於富貴其
謚曰康不亦宜乎曾子曰唯斯人也而有斯婦晉史

鴻書

卷五十七

十

婦類

先主永興公主爲吳太子楊璉妃先主受吳禪改封永
興公主人每稱爲公主則流涕憤惋先主愧之乃以璉
爲中書令池州節度使讓皇卒葬寒食節璉謁陵歸於
舟中飲醉一夕暴死年十九歲或云左右承風旨爲之
永興自是還居金陵延和宮終身縞素不茹葷血自稱
未亡人焚香對佛自誓曰願兒生生世世莫作有情之
物年二十四無疾坐亡有光如剪長丈餘自口而出凡
五夕始滅至殮溫軟如生先主感悼哽痛詔李建勳勒
碑宮中紀其異云學園憲蘇

吳功曹魏騰忤孫策將殺之策母吳夫人倚大井謂曰
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當優賢禮上捨過錄功魏功
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見
禍之及當先投此井中耳策大驚釋之吳志

袁隗妻馬倫是季長女少有才辨融家勢豐豪裝遣甚盛隗問曰婦奉箕箒而已何乃過珍麗乎對曰慈親垂愛不敢逆命君若欲慕鮑宣梁鴻之高妾亦願從少君孟光之事矣隗又曰弟兄舉世以爲笑今處姊未適先行可乎對曰妾姊高行殊貌未遭良匹不似鄙薄苟然而已又曰南郡學窮道與文爲辭而所在之職輒以貨財爲損何耶對曰孔子大聖不免武叔之毀子路至賢猶有伯察之愬家君獲此固其宜耳隗默然不能屈

太十餘覽

鴻書

卷五

十一

隗

王江州爲孫恩所害謝夫人婺居會稽太守劉柳聞其名請與談義夫人素聞劉名亦不自阻乃簪髻素褥坐在帳中劉束脩整帶造於別榻夫人風韻高邁敘致清雅先及家事慷慨流連徐酬問旨詞理無滯劉退而歎曰實項所未見瞻察言氣使人心形俱服夫人亦云親從凋亡始遇此士聽其所問殊開人心胸世語唐滕王極淫諸官妻美無不徧詐言妃喚卽行無禮時典籤崔簡妻鄭氏初到王遣喚欲不去懼王之威去則被辱鄭曰昔愍懷之妃不受賊胡之逼當今清泰敢行此事邪遂入王中門外小閣王在其中鄭入欲逼之鄭大呌左右曰王也鄭曰大王豈作如是必家奴耳取一

隻履擊王頭頭破抓面流血妃聞而出鄭氏乃得還王大慙旬日不視事簡每日參候不敢離門後王銜坐簡向前謝過王慙却入月餘日乃出諸官之妻曾被王喚入者莫不羞之其婿問之無辭以退朝野僉載

德宗時有學士潘炎蒙異眷其劉夫人卽晏相女京尹有故候見不得乃遺閹者縑三百夫人嘆曰豈有人臣京尹願一見而遺奴三百縑耶危可知已卽勸潘公避位其子孟陽爲戶部侍郎夫人告之曰以爾人才在丞郎之位吾懼禍之及也試會爾同列吾觀之因遍招客至旣罷會夫人曰皆爾之儔不足憂矣末座綠衫少年

鴻書

卷五

十一

隗

何人曰補闕杜黃裳夫人曰此人全別必是有名卿相唐昭宗爲梁主劫遷之後峻奉諸州各蓄甲兵甚衆恣其劫掠以自給成州有僻遠村墅巨有積貨主將遣二十餘騎夜掠之旣倉卒至罔敢支吾其丈夫並囚繫之罄搜其貨囊而貯之然後烹豕犬遣其婦女羞饌恣其飲噉其家嘗收苴荍于其婦女多取之熬搗亦如荊末置於食味中然後飲以濁醪於時藥作竟於腹下拔劍握地曰馬入地下去也或欲入火投淵顛而後仆於是婦女解去良人執縛徐取騎士劍一一斷其頸而瘞之

其馬使人逐官路箠而遣之罔有知者後地土改易方洩其事玉堂閒話

章太傅妻練氏章德象之高祖母也太傅建州人出兵有二人得罪欲斬之練氏不敢諫密使二人亡去後二人俱奔南唐爲將還攻建州時太傅死矣二將遣人厚以金帛謝練氏而授以白旗曰吾將屠城請夫人植白旗於門首吾已戒士卒勿犯也練氏不受金帛并返其旗報之曰二君幸思舊德乞全此城必欲屠城者吾家與衆俱死耳不願獨生也二將乃止太傅十三子其八子貴顯皆以爲夫人仁德之所延者遠矣因罪錄

鴻書

卷五十七

十一

婦人

朱全忠遣其子友裕圍彭城時薄數出兵友裕閉壁不戰都虞侯朱友恭譖友裕於全忠全忠怒使龐師古代之友裕大懼以二千騎逃入礪山全忠夫人張氏聞之使友裕單騎詣汴州見全忠全忠將殺之夫人趨就抱之泣曰汝捨兵衆東身歸罪無異志明矣全忠悟而捨之夫人多智畧全忠敬憚之雖軍府事時與之謀議或將兵出至中途夫人以爲不可遣一介召之全忠立反

綱目

梁祖魏國夫人張氏礪山富室女父蕤魯爲宋州刺史溫時聞張有姿色私心傾慕有麗華之歎及溫有同州

得張於兵間因以婦禮納之溫以其宿款深加敬異張賢明有禮溫雖虎狼其心亦所景伏初收兗鄆得朱瑾妻溫告之云彼既無依寓於輜車張氏遣人召之瑾妻再拜張氏答拜泣下謂之曰兗鄆與司空同姓之國昆仲之間以小故尋戈致吾奴如此設不幸汴州失守妾亦似吾奴之今日也又泣下乃度爲尼張恒給其費張旣卒繼寵者非一人及僭號後大縱朋淫骨肉聚厯帷簿荒穢以致友珪之禍起於婦人始能以柔婉之德制虎豹之心如張氏者不亦賢乎北夢瑣言

鴻書

卷五十七

十一

婦人

聞變王夫人懼杜太夫人曰吾兒平生奇異人皆言當極貴何憂也言笑自若是日太祖卽位契丹北漢兵皆退江行雜錄

崔荆部樞夫人太尉西平王女也西平生日中堂大宴方食有小婢附崔氏女耳語久之崔女領之而去有頃復至王問曰何事女對曰大家昨夜小不安適使人往候王擲箸怒曰我不幸有此女大奇事汝爲人婦豈有阿家體候不安不檢校湯藥而與父作生日吾有此女何用作生日爲遽遣走檐子歸身亦續至崔氏問疾且拜謝教訓子女不至嫫族聞之無不媿服故李夫人婦

德克備治家整肅賈賤皆不許時行粧梳勳臣之家特數西平禮法

太平御覽

妒

紂好色九侯聞之乃獻厥女紂則大喜以爲天下之麗莫若此也以問妲己妲己懼進御而奪已愛也乃僞俯而泣曰君王卽耆耶明卽衰耶何惡貌之若此而復謂之好也紂於是淪而以爲惡妲己恐天下之愈進美女者因白九侯之不道也乃欲以此惑君王也王而弗誅何以革後紂則大怒遂脯厥女而烹九侯自此之後天下之有美女者乃皆重室晝閉惟恐紂之聞也

鴻書

卷五十七

十五

婦類

袁紹妻劉氏愛子尚稱其才紹亦奇其貌欲以爲後未顯而紹妻性酷妒紹死僵尸未殯寵妾五人劉盡殺之以爲死者有知當復見紹於地下乃髡頭墨面以毀其形尚又爲盡殺死者之家

晉謝太傅劉夫人性忌不令公有別房公既深好聲樂後遂頗欲立妓妾兄子外甥輩微達此旨共問訊劉夫人因方便稱關雎雋斯有不忘之德夫人知以諷已乃問誰撰此詩云是周公夫人云周公是男子相爲耳若使周姥撰詩當無此言一日幃諸婢使在前作伎使太傅暫見便下幃太傅索更開夫人云恐傷盛德

合時三事類

鴻書

卷五十七

十五

婦類

邾氏梁武帝后也崩數月帝居寢殿聞外騷聲視之乃見一蟒盤踞上殿睽睛呀口向帝帝驚駭蹶起曰宮殿嚴警非爾數所生之處豈妖孽欲崇朕耶蛇人語曰蟒昔邾氏也妾以生存嫉妒損物害人死以是罪謫爲蟒耳蟒非常蛇亦能變化不以皇居梁重爲阻感帝昔恩故託醜形骸陳露於帝祈一切功德以見拯救也帝悲切感激既而求蟒遂不復見明日以告誌公公對曰非禮佛懺滌愆款不可帝乃撰悔文十卷爲其懺禮又一日聞宮內異香馥郁良久轉美不知所來帝因仰視乃見一天人容儀端麗謂帝曰此則蟒後身也蒙帝功德已得生初利天今呈本身以爲明驗也懇懃致謝言訖而去

梁武帝紀

唐初兵部尚書任瓌敕賜宮女皆國色妻如爛二女頭髮禿盡太宗聞之令上宮齋金胡餅酒賜之云飲之立死環三品合置姬媵爾不妒不須飲之若妒卽飲柳氏拜敕訖曰妾與瓌結髮夫妻俱出微賤更相輔翼遂致榮官瓌今多內嬖誠不如死遂飲盡然非酖也既睡醒帝謂瓌曰其性如此朕亦當畏之因詔二女令別宅安置

國史纂要

中宗朝御史大夫裴談崇奉釋氏妻趙妬談畏如嚴君

嘗謂之妻有可畏者三少妙之時視之如生菩薩安有人不畏生菩薩耶及男女滿前視之如九子魔母安有人不畏九子魔母耶及五十六十薄施粧粉或青或黑視之如鳩盤荼安有人不畏鳩盤荼耶時章庶人頗襲武氏風軌中宗漸畏之內宴唱迴波詞有優人詞曰迴波爾時栲栳怕婦也是大好外邊祇有裴談內裏無過李老韋后意色自得以東帛賜之

本事

延平吳氏姊妹六人皆妬悍時號六虎其中五虎尤甚平生手殺婢十餘人凡三適人皆不終夜分嘗聞堂廡間喧呼聲同室皆懼五虎怒曰狂鬼敢爾耶關戶移榻

鴻書

卷五十七

七

婦

中庭持刀獨寢旦寂然人謂五虎之威鬼猶畏也

婦

潘謨修言江南之平建州也大將余洪敬妻鄭氏有色爲亂兵所獲獻於裨將王建峯王逼以非禮鄭志不可奪脅以白刃亦不屈又命引所掠歸婦女殺一人以食謂鄭曰汝懼乎鄭曰比身願早充君庖誓不可以非禮汚王竟不忍殺以獻大將查文徽查將以薦枕鄭大晉曰王師吊伐義夫節婦宜旌賞王司徒出於卒伍固無足怪君侯知書爲國上將當有以表率羣下風化遠方乃欲加非禮於一婦人以逞欲乎願速見殺查大慚求

其夫而付之

樂善錄

明解學士先生嘗吊友人喪妻入門曰恭喜繼曰四德俱無七出咸備嗚呼哀哉大吉大利聞者絕倒蓋其妻悍也嘗觀崔冢宰之妻李尤悍崔栗栗畏順至怒輒跪起拜謝以冀免崔後至冢宰李病將死尤聽候省視不敢違及卒後妾得專房遂生二子不至絕祀豈非大吉大利耶

女類

俠

晉穆公時君老太子幼漆室女倚柱而嘯鄰婦笑之漆

鴻書

卷五十七

六

女類

室女曰昔晉客舍吾家繫馬園中佚馳走踐吾葵使我終歲不食葵

列女傳

趙簡子南擊楚渡漢津吏醉臥欲殺之其女持楫而言曰妾父聞君南渡故禱九江三淮之神不勝杯酌至此妾願當之易父之命簡子將渡而少一人乃備員中流發激棹之歌簡子大悅以爲夫人

列女傳

巴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肯清寡婦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人不敢犯始皇以爲貞婦而客之爲築女懷清臺

補記室

漢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詔獄逮繫長安淳于公無

男有女五人當行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所益其少女緹縈自傷悲泣隨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後改過自新其道無繇也妾願投入爲官婢以贖父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悲憐其意下令除肉刑 太平御覽

禮宗者漢安定皇甫規妻也不知何氏女規初喪室家後更娶之及規卒時年猶盛而容色美董卓爲相國聘以輜輶百乘馬二十疋奴婢錢帛充路氏乃輕服詣卓門跪自陳請辭甚酸愴卓使傳奴侍者悉拔刀圍之而

鴻書

卷五十七

十九

女類

謂曰孤之威教欲令四海風靡何有不行於一婦人乎氏知不免乃立罵卓卓乃引車庭中以其頭懸轆轤朴交下氏謂持杖者曰何不重乎速盡爲惠遂死車下後人圖畫號曰禮宗 後漢紀

宣城郡青陽縣有梅根冶孝女李娥廟居會阜之顛林木秀茂周旋十里人不取樵採敬而事之日薦蘋藻娥父吳人大帝時爲鐵官冶以鑄軍器一夕鍊金竭爐而金不出時吳方草創法令至嚴諸耗折官物十萬卽坐斬仍又沒入其家而娥父所損折數過千萬娥年十五痛傷之因火烈遂自投於爐中赫然屬天於是金液沸

湧溢於爐口娥所躡二履浮出於爐身則化矣其金汁湧而下遂成溝渠泉注二十里入於江水其所收金凡億萬斤溝渠中鐵至今仍存故吳俗每冶銅鐵必先爲娥立祠享而祈福 宣州志

曹孟德問蔡文姬聞夫人家先多墳籍猶能憶識之文姬曰昔亡父賜書四千許卷流離塗炭罔有存者今所誦憶裁四百餘篇曹公言當使十吏就夫人寫之文姬曰妾聞男女之別禮不親授乞給紙筆真草惟命於是繕寫送上文無遺誤按蔡琰聰慧秀異年六歲時父夜鼓琴絃絕琰曰第二絃父故斷一絃問之琰曰第

鴻書

卷五十七

二十

女類

四絃 世說新語

趙娥父爲李壽所殺娥乃帷車袖劍白日刺壽於都亭諸縣曰父仇已殺請受戮縣令縱之娥不肯強載還家會赦得免 初潭集

蜀郡太守姓王字子雅南陽西鄂人有三女無男而家累千金父沒當葬女自相謂曰先君生我姊妹無男兄弟今當安神玄宅翳靈后土冥冥絕後何以彰吾君之德各出錢五百萬一女築墓二女建樓以表孝思銘云墓樓東平林不近墳墓而不能測其處所矣 水經註博陵崔慎思唐貞元中應進士舉京中無第宅常賃人

隙院居止而主人別在一院都無丈夫有少婦年三十餘窺之亦有容色唯有二女奴焉慎思遂遣通意求納爲妻婦人曰我非仕族與君不敵不可爲他時恨也求以爲妾許之而不肯言其姓慎思遂納之二年餘崔所取給婦人無倦色後產一子數月矣時夜崔寢及閉戶垂帷而已半夜忽失其婦崔驚之意其有姦頗發忿怒遂起堂前徬徨而行時月色朦朧忽見其婦自屋而下以白練纏身其右手持匕首左手携一人頭言其父昔枉爲郡守所殺入城求報已數年矣未得今旣尅矣不可久留請從此辭遂更結束其身以灰囊盛人首携之

鴻書

卷五十七

手

文類

之俠莫能過焉

原化記

唐餘干縣尉王立調選傭居大寧里文書有誤爲主司駁放資財蕩盡僕馬喪失窮悴頗甚每丐食於佛祠徒行晚歸偶與美婦人同路或前或後依隨因誠意與言氣甚相合立因邀至其居情款甚洽翌日謂立曰公之

生涯何其困哉妾居崇仁里資用稍備倘能從居乎立旣悅其人又幸其給卽曰僕之阨塞陷於溝瀆如此勤勤所不敢望焉子又何以營生對曰妾素賈人之妻也夫亡十年旗亭之內尚有舊業朝肆暮家日贏錢三百則可支矣公授官之期尚未出遊之資且無脫不見鄙但同處以須冬集可矣立遂就焉閱其家豐儉得所至於局鐫之具悉以付立每出則必先營辦立之一日餽焉及歸則又携米肉錢帛以付立日未嘗闕立憫其勤勞因令傭買僕隸婦托以他事拒之立不之強也周歲產一子唯日中再歸爲乳耳凡與立居二載忽一日夜

鴻書

卷五十七

王

文類

歸意態皇皇謂立曰妾有冤仇痛纏肌骨爲日深矣伺便復仇今乃得志須臾離京公其努力此居處五百緡自置契書在屏風中室內資儲一以相奉嬰兒不能將去亦公之子也公其念之言訖收淚而別立不可畱止則視其所携皮囊乃人首耳立甚驚愕其婦笑曰無多疑慮事不相縈遂挈囊踰垣而去身如飛鳥至開門出送則已不及矣方徘徊於庭遽聞却至立迎門接候則曰更乳嬰兒以豁離恨就撫子俄而復去揮手而已立回明燈褰帳小兒身首已離矣立惶駭達旦不寐則以財帛買僕乘遊抵近邑以伺其事久之竟無所聞其年

立得官卽貨鬻所居歸任爾後終莫知其音問也廣雅
李十一娘者永福李師翁女師翁能爲越方以其術療
病病無不立愈然時時與人戲若有物人亦以此憚之
諸公候之者門外轂相擊也金錢衣食雖不佃作而足
於饋遺時永福令王教者循州人也暴酷好殺以師翁
惑衆逮繫論死於是十一娘自械詣寺門請得以身代
亦不許竟榜笞殺之十一娘乃密懷利刃欲以刺教而
教出入衛侍甚衆百計不能得因自破面使形狀不可
知潛至循州聞教母好方求長生不死之藥十一娘雅
傳父方卽爲女道士居教旁近觀行禁架之術隱淪出

鴻書

卷五十七

華

文淵

入變幻不測令教母聞之教母聞果召女道士十一娘
因大言數百歲其方日精月華爲藥服之能拔宅飛昇
教母大喜奉千金爲壽跪而請之十一娘佯爲辭謝固
請乃許而卻其金曰吾藥能使海水化爲黃金且亦安
事金爲遂令教母及子孫親戚齋戒五日後五日夜半
皆會十一娘陰爲鴆酒手自斟酌一時皆死絕無人焉
十一娘乃盡斷其頭題壁而去三日外門不開隣舍擅
入見之馳報教教伏地號哭亦自殺也古今逸史

僖宗幸蜀年有進士李茵襄州人奔竄南山民家見一
宮娥自云宮中侍書家雲芳子有才與李同行詣蜀具

述宮中之事兼曾有詩書紅葉上流出御溝中卽此姬
也行及綿州逢內官田大夫識之乃曰書家何得在此
逼今上馬與之前去李甚快恨無可奈何宮娥與李情
愛至深至前驛自縊而死其魂追及李生具道憶戀之
意追數年李茵病瘡有道言其面有邪氣雲芳子自陳
人鬼殊途告辭而去北夢瑣言

李德武妻裴氏字淑英安邑公矩之女以孝聞鄉黨德
武在隋坐事徙嶺南時嫁方踰歲矩表離婚德武謂裴
曰我無還理君必儼他族於此長別矣答曰願死無他
卽欲割耳自誓保母持不許自是不御薰澤讀烈女傳

鴻書

卷五十七

志

文淵

見述不更嫁者謂人曰不踐二庭婦人之常何異而載
之書後十年德武未還矩決嫁之斷髮不食矩知不能
奪聽之德武更娶爾朱氏遇赦還中道聞其完節乃遣
後妻迎裴復爲夫婦如初太平御覽

董國度字元卿饒州人宣和六年進士第調萊州膠水
簿會北兵動畱家於鄉獨處官所中原陷不得歸棄官
走村落頗與逆旅主人相得念其羈窮爲買一妾不知
何許人也性慧解有姿色見董貧則以治生爲已任罄
家所有買廢驢七八頭麥數十斛每得麪自騎入市鬻
之至晚負錢以歸如是三年獲利益多有田宅矣董與

母妻隔別滋久消息不通居常戚戚意緒無聊妾叩其故董嬖愛已深不復隱爲言我故南官也一家皆在鄉里身獨漂泊茫無歸期每一想念心亂欲死妾曰如是何不早告我我兄善爲人謀事且夕且至請爲君籌之數日果有客長身虬髯騎大馬驅車十餘乘過門妾曰吾兄至矣出迎拜使董相見敘姻戚之禮留飲至夜妾始言前事以屬客是時虜令凡宋官亡命許自陳匿不言而被首者死董業已漏洩又疑兩人欲圖已大悔懼乃紿曰無之客忿然怒且笑曰以女弟托質數年相與如骨肉故冒禁欲致君南歸而見疑如此倘中道有變

鴻書

卷五十七

圭章

女編

且累我當取君告身與我以為信不然天明執告官矣董亦懼自分必死探囊中文書悉與之終夕涕泣一聽於客客去明日控一馬來曰行矣董請妾與俱妾曰適有故須少畱明年當相尋吾手製一衲袍贈君謹服之唯吾兄馬首所向若返國兄或舉數十萬錢相贈當勿取如不可却則舉袍示之彼嘗受我恩今送君歸未足以報德當復護我去萬一受其獻則彼責已塞無復顧我矣善守此袍亡失也董愕然怪其語不倫且慮隣里知覺輒揮涕上馬疾馳到海上有大舟臨解維客麾使登楫而別舟遽南行畧無資糧道路之費茫不知所爲

舟中奉侍甚謹且食不相問訊纔達南岸客已先在水濱邀諸旗亭相勞苦出黃金二十兩曰以是爲太夫人壽董憶妾語力辭之客不可曰赤手還國欲與妻子餓死耶強畱金而出董追挽之示以袍客曰吾智果出彼下吾事殊未了明年挈君麗人來徑去不返顧董至家母妻二子俱無恙取袍示家人縫綻處黃色隱然折視之滿中皆箔金也踰年客果以妾至偕老焉

鴻書

卷五十七

圭章

女編

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也子瞻翻然大笑曰是吾正悲秋而汝又傷春矣遂罷朝雲不久抱疾而亡子瞻終身不復聽此詞

林下詞談

王觀安慶人狀元及第至學士承旨靖難兵至觀走死一妻二女俱被執有旨配象奴妻詭言避難時將有金銀若干寄城外某至親家須吾母女去取方與不爾必爲其所匿象奴利其物因與俱往至城門市人填隘妻云吾母女當以衣裾幅相結恐稠人中相失不便奴許之因固結之其二女亦不解母意比至江則遂繫二女同溺水死

國憲家猷

京師節女者長安大昌里人妻也其夫有仇人欲報其夫而無道徑聞其妻之仁孝有義乃劫其妻之父使要其女爲中調父呼其女告之女計念不聽之則殺父不孝聽之則殺夫不義不孝不義皆不可以行於世欲以身當之乃佯許諾曰旦日在樓上新沐東首臥則是矣妾竟戶牖待之乃告其夫使臥他所因自沐居樓上東首開戶牖而臥夜半仇家果至斷頭持去明而視之乃其妻之頭也仇人哀痛之以爲有義遂不殺其夫

義門

李燮字德公南鄭人太尉固小子梁冀害固並收其二

鴻書

卷五十七

主

義門

子固女文姬適同郡趙伯英知父將及難以樊托父門生王成曰李氏存亡在此矣成以樊入徐州畧變姓名爲酒家傭成賣卜於市陰相往來樊從受學酒家異之妻以女燮遂得專精經學十餘年還鄉里追服姊弟相見悲感旁人徵拜議郎遷河南尹時人稱其世忠後傳後漢樊重字君雲世善農稼好貨殖性溫厚有法度三世共財貲至巨萬而賑贍宗族恩加鄉閭外孫何氏兄弟爭財重耻之以田二頃解其忿訟後傳晉郎方貴少有志尚與從父弟雙貴同居隋文帝開皇中方貴常於淮水津所寄渡舟人怒之過方貴臂折至

家雙貴問知之恨遂向津歐殺船人津者執送至縣以方貴爲首當死雙貴從坐當流兄弟爭爲首坐縣主不能斷送詣州兄弟及各引死州不能定二人爭欲赴水死州以狀聞上聞異之特原其罪表其門閭賜物百段隋紀

楊播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總服同爨庭無間言魏世以來惟有盧淵兄弟及播昆弟椿津當世莫逮焉○博陵安平李幾七世同居共財家有二十二房一百九十八口長幼濟濟風禮著聞至於役甲幼競進鄉里嗟嘆唐書唐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時東安王高永樂詣宅撫慰

鴻書

卷五十七

主

義門

旌表焉隋開皇大使邵陽公梁子恭亦親撫慰重表其門貞觀中特勅吏加旌表高宗有事泰山路過鄆州臨幸其宅問其義由其人請紙筆但書百餘忍字高宗爲之流涕賜以纁帛唐書

河中有姚氏十三世不析居矣遺達累代旌表號義門姚家也忽一旦大小死欲盡獨兄弟在方居憂而弟婦又卒弟獨與小兒同室處焉度百許日其家人忽聞弟室中夜若與婦人語笑者兄弗信也因自往聽之審一日謂其弟曰吾家雖驟衰且世號義門吾弟縱喪偶寧不少待方衰經未除而召外婦人入舍中耶懼辱吾門

將奈何弟因泣涕而言不然也夜所與言者乃一婦爾兄瞠瞠詢其故則曰婦喪踰月卽夜扣門曰我念兒無乳至此因門納之果一婦遂徑登榻接取兒乳之弟甚懼自是數來相與語言大抵不異平時懼其怪而不敢駭兄也兄念家道死喪殆盡今手足獨有二人此是欲亡吾弟爾且弟計不忍絕然吾必殺之因夜持大刀伏於門左其弟弗知也果有排門而入者兄盡力以刀刺之其人大呼而去旦視之則流血塗地弟因尋血踪至於墓所則婦屍橫墓外傷而死矣其婦家適至睹此而訟於官開墓則空棺耳官莫能治俄兄弟咸死獄中姚

鴻書

卷五十七

主

義門

氏遂絕

鐵園山叢談

大中祥符四年十二月己未越州言會稽縣民裘承詢同居十九世家無異爨詔旌表其門閭屈指今二百三十六年其號義門如故也嘗有人至其村故廳事猶在族人雖異居同在一村中世推一人爲長有事取決則坐於廳事有竹簞亦世相授矣族長欲撻有罪者則用之歲時會拜同飲咸在至今免役不知十九世而下今又幾世

附錄

陸象山家金谿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爲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逐年選差子弟分任家事或主田疇或主租

稅或主出納或主厨爨或主賓客公堂之田僅足給一歲之食家人計口打飯自辦蔬肉不合殖私房婢僕各自供給許以米附炊每清曉附炊之米交至掌厨爨者置曆交收飯熟按曆給散賓至則掌賓者先見之然後白家長出見欸以五酌但隨堂飯食夜則卮酒杯羹雖久留不厭每晨與家長率衆子弟致恭於祖禰祠堂聚揖於廳婦女道萬福於堂暮安置亦如之子弟有過家長會衆子弟責而訓之不改則撻之終不改度不可容則告於官屏之遠方晨揖擊鼓三登子弟一人唱云聽聽聽勞我以生天理定若還懶惰必饑寒莫到饑寒方

鴻書

卷五十七

幸

義門

怨命虛空自有神明聽又唱云聽聽聽衣命生身天付定酒肉貪多折人壽經營太甚違天命定定鄭濂浦江人自其七世祖琦教子孫率訓唯謹世其居不別籍人因號其里第曰義門太守旌之賜以扁曰天下第一家至濂傳已十一世太祖卽位聞其名召至京問之曰汝何名天下第一家對曰臣合族共爨已八九世本府知府以爲可以激勵風俗遂起蓋牌坊而賜以扁名然實非臣之所敢當也上曰汝家食有若干人對曰一千有奇上曰以千餘人而同居世所罕有誠天下第一家也遂遣之時馬后於壁後聽之太祖退后謂曰

陛下初以一人舉事致有天下鄭某家致千餘人使其舉事顧不易耶上驚悔即命中官復召入問曰汝處合族亦有道乎對曰無他但不聽老婆言耳太祖大笑適河南進香梨遂以二枚賜之濂以雙手擎梨於首趨出上命一校尉矚之至家召族人立兩傍向關叩首謝恩分食之使者還報太祖喜後有人詐其家與權臣通賄上曰鄭門無是也誣之耳

金華志

浦江鄭氏其先世祖綺有純德父照坐死罪綺上疏郡守錢端禮請以身代竟白其誣母張氏病風縶綺抱持若嬰兒三十年不懈常教子孫勿異變傳至文嗣已六

鴻書

卷五十七

孝

義門

世同居二百年咸如綺在時元至大四年詔旌其門文嗣沒大和司家事益嚴肅有恩凜如公府子弟小有過頒白者猶鞭之每歲時大和坐堂上羣從子皆盛衣冠鴈行立左序下以次進拜跪稱觴上壽畢欽容自右趨出人稱其家有三代風云大和孝行尤謹執親喪哀甚三年不御酒肉治家凡食貨田賦之屬各有所司無敢私諸婦惟事女紅不得與家事男女內外極嚴家畜兩馬一馬出則一爲之不食人以爲行義所感有家範二卷行世入國朝曰淵曰洧曰濂曰湜皆以行誼聞時傳十一世矣族蕃產多郡中推爲糧長屢以事入覲太

祖識之後有人指其家與胡惟庸行販戶部陳員外言與郭桓糴倉糧有司逮濂及弟湜至京上曰鄭氏義家焉肯與人行財糴官糧顯是誣害追到鈔貫命給還仍着人送到家擢湜爲福建布政司叅議因詢所以治家長久之道湜具以對上深喜之其家僅施慶居親喪哀泣不輟亦三年不視酒肉人稱慕其家德云洪武癸酉尚書嚴震直述其家世孝友以聞上命簡其子弟年三十以上者二十四人赴京並授之官有曰濟者最有文學除左春坊左庶子侍東宮其從子幹拜御史偕蜀府教授辛巳夏四月詔旌其門閭湜以宗長詣闕謝恩

鴻書

卷五十七

孝

義門

辭日上御奉天門親書孝義家三大字題其傍曰賜浦江鄭湜而識以精一執中之龜綉紳咸爲詩文以頌之

劉氏鴻書卷之五十七終

第五十八卷

人品部十三

畔盜

庾亮

李密

陳敬瑄

張易之

朱泚

張邦昌

胡沙虎

劉豫

苗劉

卷五十八目錄終

卷五十八目錄

十

劉氏鴻書卷之五十八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人品部十三

叛盜

庾亮以蘇峻在歷陽終為禍亂欲下詔徵之司徒導曰峻必不奉詔不若且包容之亮曰今縱不順命為禍猶淺若復經年不可復制猶七國之於漢也下壺曰峻擁強兵逼近京邑路不終朝一旦有變易為蹉跌宜深思之溫嶠亦累書止亮舉朝以為不可亮皆不聽峻聞之

鴻書 卷五十八

人品部

遣司馬詣亮辭亮不許徵為大司農以弟逸代領部曲峻上表辭復不許峻遂不應命溫嶠即欲帥眾下衛三吳亦欲起義兵亮報嶠書曰吾愛西陲過於歷陽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亮復遣使諭峻峻曰陛下云我欲反豈得活耶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峻知祖約亦怨朝廷乃請兵討亮約大喜譙國內史桓宣曰使君欲為雄霸助國討峻則威名自舉今乃與俱反安得久乎約不從宣遂絕之約遣兄子沛渙督許柳以兵會峻綱目

唐高祖報李密書曰天生蒸人必有司牧當今為牧

子而誰老夫年餘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
唯冀早膺圖錄以寧兆庶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封於
唐斯榮足矣殪商辛於牧野所不忍言執子嬰於咸陽
非敢聞命密得書甚悅示其部下曰唐公見推天下不
足定矣後密兵敗王伯當保河陽密以輕騎歸之謂伯
當曰兵敗矣久苦諸君我今自刎請以謝衆伯當抱密
號叫密復曰諸公幸不相棄當共歸關中密身雖媿無
功諸君必保富貴伯當贊其計從入關者尚二萬人高
祖遣使迎勞相望於道密大喜謂其徒曰吾雖舉事不
成而恩結百姓山東連城數百知吾至盡當歸唐比於

鴻書

卷五十八

二

人

竇融勳亦不細豈不以一台司見處乎及至京禮數薄
執政者又有求索意甚不平尋拜光祿卿封刑國公未
幾聞其所部將帥皆不附世充高祖復使密領本兵往
黎陽招其將士時以經略王充王伯當爲左武衛亦令
副密行至桃林高祖復徵之密懼謀叛伯當止之密不
從密據桃林縣城驅掠畜產直趨南山乘險而東遣人
使告張善相令應接時史萬寶留鎮熊州遣盛彥師率
步騎數十追躡至陸渾縣南七十里彥師伏兵山谷密
軍半度橫出擊之遂斬密年三十七時徐勣在黎陽爲
密堅守高祖遣使將密首以招之勣發喪行服備君臣

之禮表請收葬大具威儀三軍皆縞素葬於黎陽山南
五里故人哭之多有嘔血者

談賓錄

唐西川節度使陳敬瑄怙父兄閥勢蹂賊不辜邛州牙
官阡能等驅良民反高仁厚以都招討使討之未發前
一日有鬻麪者自旦至午出入營間執訊之謀也仁厚
好問之泣曰吾村民阡能囚吾父母妻子而遣仁厚曰
如此吾何忍殺汝汝歸潛爲我語寨中人高尙書閔汝
曹皆良人爲賊脅降者遣復業所誅止阡能輩五人耳
謀曰此百姓心也遣之明日阡能遣將營雙流西爲寨
五仁厚至圍之遣人釋甲入賊中諭降賊已聞謀言皆

鴻書

卷五十八

三

人

呼譟釋甲降仁厚悉書其背爲歸順字焚五寨而進命
降者五十人爲前隊楊旗呼曰五寨將擒矣我等降立
得爲良民以背字示之於是所過寨爭出降遣前降者
歸業命繼降者呼如前阡能欲率衆戰皆不應明日爭
呼譟縛阡能以迎軍出六日而賊平未幾東川節度楊
師立暴敬瑄罪發兵攻西川仁厚奉詔討師立遣將壁
鹿頭不出諸將欲進攻仁厚曰攻之則彼利我傷圍之
則彼困我逸圍之夜二鼓賊將掩城北寨副使楊茂言
單騎道諸寨皆從走仁厚大開寨設炬火其中自帥士
爲兩翼伏道左右而待賊見營門開不敢入引還伏發

擊之奔潰斬獲甚衆仁厚念城北諸將走當死者衆召孔月官以意諭令還詰旦諸將入謁止斬副使茂言以殉諸將股栗仁厚乃召所俘數十人縱遣之賊聞欲反正於是爲帛書射城中曰城克玉石俱焚不忍也請緩十日師不然分兵爲兵番晝夜攻悔無及矣衆賊共斬師立以降

嘉謀錄

唐張易之等將爲亂張柬之陰謀之遂引桓彥範敬暉李湛等爲將委以禁兵神龍元年正月暉等率兵將至玄武門王同皎李湛等先遣往迎皇太子於東宮啓曰張易之兄弟反道亂常將圖不軌先帝以神器之重付

鴻書

卷五十八

四

人品

殿下主之無罪幽廢人神憤惋二十三年于茲矣今天啓忠勇北門將軍南衙執政尅期以今日誅兇暨復李氏社稷伏願陛下暫至玄武門以副衆望太子曰兇暨悖亂誠合誅夷如聖躬不康何慮有驚動請爲後圖皎諷諭久之太子乃就路又恐太子有悔色遂扶上馬至玄武門斬關而入誅易之等於迎仙院則天聞變乃起見太子曰乃是汝耶小兒既誅可還東宮桓彥範進曰太子安得更歸往者天皇棄羣臣以愛子託陛下今太子年長久居東宮將相大臣思太宗高宗之德誅兇暨立太子兵不血刃而清內難則天意人事歸乎李氏久

矣今聖躬萬康神器無主陛下宜復於明辟以順億兆神祇之心臣等謹奉天意不敢不請陛下傳立愛子萬代不絕天下幸甚矣則天乃臥不語見李湛曰汝是誅易之兄弟人耶我養汝輩翻見今日湛不敢對湛義府之子也

唐新語

唐李晟收復宮闕朱泚走涇原而兵士纔餘數百人昏忽迷路不辨南北因問路於田父田父對曰豈非朱太尉耶僞宰相源休止之曰漢皇帝田父曰天不長兇地不生惡蛇不爲龍鼠不爲虎天網恢恢去將何適泚怒將殺之忽亡其所在及去涇州百餘里泚忽馬上叩頭

鳥書

卷五十八

五

人品

稱乞命而手足紛紜若有拒捍因之墜馬良久復蘇左右扶上馬問其故泚曰見段司農劉海賓杖戈執戟與朕相敵不堪其苦也時將士聞者益懷異意翊日達涇州僞節度使田希鑒閉門不納遂至寧州彭原縣爲心腹衛士韓旻薛綸朱維孝等逼而墜奔將殺之泚謂旻曰汝等朕所鍾愛今將敗績可忍共殺耶旻曰誠爲陛下腹心失則不可共爲塗炭今借陛下之首以取富貴也言未終泚首已斷泚始亂長安源休姚今言等廣陳圖讖以堅泚意及爲僞宰相日益自負休乃收圖書貯倉廩作蕭何事業或聞王師不利而喜色出面謂今言

曰天下將定吾等之功豈後於蕭何矣今言曰漢皇未弱於劉季休退語偽黃門侍郎蔣諫曰若度其才卽吾爲蕭姚爲曹耳識者聞之謂休不奈官職喬琳雖受僞官而性好諧戲因語舊僚曰源公眞所謂火迫鄼侯耳

杜陽雜編

欽宗靖康二年金人令翰林承旨吳玠吏部尚書莫儔入城令推立異姓堪爲人主者吳玠莫儔復召百官議衆莫敢出聲相視久之計無所出王時雍問於玠儔二人微言虜意在張邦昌時雍未以爲然適宋齊愈至自金營衆問金人意所主齊愈取片紙書張邦昌三字示

鴻書

卷五十八

木

人

之時雍乃決遂以邦昌姓名入議狀張叔夜不肯署狀金人執叔夜置軍中太常寺簿張浚開封士曹趙鼎司門員外郎胡寅皆逃入太學不書名唐恪書名仰藥而死是日王時雍復集百官詣秘書省至卽閉省門以兵環之俾范瓊喻衆以立邦昌意衆唯之御史馬伸獨奮曰吾曹職爲諍臣豈容坐視乃與御史吳給約中丞秦檜共爲議狀願復嗣君以安是方且論邦昌當上皇時蠹國亂政以致社稷傾危金人怒執檜去乃遣張邦昌入城居尚書省令百官班迎隨奉冊寶至立邦昌爲帝國號大楚邦昌北向拜舞受冊卽位遂升文德殿設位

御牀西受賀遣閣門傳令勿拜王時雍率百官遠拜邦昌但東面拱立是日風霾日暈無光百官皆慘怛邦昌亦變色惟王時雍吳玠莫儔范瓊等欣然以爲有佐命功邦昌以王時雍知樞密院事領尚書省吳玠權同知樞密院事莫儔權僉書院事呂好問權領門下省徐秉哲權領中書省邦昌見百官稱子手詔曰手書雖不改元而百官文移必去年號惟呂好問所行文書稱靖康二年百官猶未以帝禮事邦昌惟王時雍每言事稱臣啓陛下又勸邦昌坐紫宸垂拱殿以見金使好問固爭之乃止時雍復議肆赦好問曰四壁之外皆非我有將誰赦耶乃止赦城中而選郎官爲四方密諭使及金人將還邦昌詣營祖之服赭袍張紅蓋所過設香案起居時雍秉哲玠儔皆從士庶觀者無不感愴都人目時雍爲賣國牙郎上皇在軍中聞邦昌僭位嘆曰邦昌若以節死則社稷增重今旣尸君之位則吾事決矣因泣下霑襟時好問謂邦昌曰相公欲眞立耶抑姑塞虜意而徐爲之圖也邦昌曰是何言也好問曰相公知中國人情所向乎特畏女眞兵威耳女眞旣去能保如今日乎大元帥在外元祐皇后在內此殆天意盍亟還政可轉禍爲福且省中非人臣所處宜寓直殿廬無令衛士夾

鴻書

卷五十八

木

人

陛虜所遺袍帶非戎人在勿服下文書不得稱聖旨爲
今計者當迎元祐皇后請康王早正大位庶獲保全監
察御史馬伸具書言於邦昌曰伏見逆胡犯順且逼立
相公以定國事相公所以忍死就尊位者自信虜退必
能復辟也忠臣義士不卽就死城中之人不卽生變亦
以相公能定趙孤也今虜退多日無君之子亦已知所
在相公尚處禁中不反初服未就臣列以爲外挾彊虜
之威使人遊說康王且令南道然後爲久假不歸之計
一旦喧闐孤負初心望速行改正易服歸省庶事取太
后命而行仍速迎奉康王歸京日下開門撫勞勤王之

鴻書

卷五十八

人

品

師以示無間一應內外赦書施恩惠收人心等事權行
拘取俟立趙氏日然後施行庶幾中外釋疑轉禍爲福
不然伸有死而已必不敢輔相公以爲叛臣也自邦昌
僭立凡言事者皆用君臣之禮至伸始貽書稱太宰相
公書入邦昌氣沮

宋紀

金主復用胡沙虎使將兵屯燕城北徒單鑑切諫不聽
胡沙虎與其黨完顏朮蒲察六斤烏古論奪刺等謀
作亂金主以蒙古兵在居庸關而胡沙虎日務馳獵不
恤軍事遣使責之使者至胡沙虎怒遂妄稱知大興府
徒單南平謀反奉詔入討分其軍爲三由章義門入自

將一軍由通玄門入恐城中兵出拒先遣一騎馳抵東
華門大呼曰韃靼至此關已絕戰矣旣又遣一騎往亦
如之乃使其黨徒單金壽召徒單南平南平不知行至
廣陽門胡沙虎遇之於馬上手刃殺之完顏石吉乃聞
亂召兵五百迎戰不勝皆殺之胡沙虎至東華門護衛
斜烈乞兒等納之胡沙虎入宮盡以其黨易宿衛自稱
監國都元帥居大興府陳兵自衛召聲妓與親黨會飲
明日以兵逼金主出居衛邸遣武衛兵二百錮守之胡
沙虎欲除拜其黨令黃門入宮收璽尚宮左大夫鄭氏
掌璽璽拒之曰璽天子所用胡沙虎人臣取將何爲黃

鴻書

卷五十八

九

人

門曰今天時大變主上且不保况璽乎御侍當思自脫
計鄭氏厲聲罵曰若輩宮中近侍恩遇尤隆君難以
死報反爲逆豎奪璽耶我死可必璽必不與遂瞑目不
語黃門乃還胡沙虎復遣人奪取宣命之寶除拜其黨
數十人丞相徒單鑑時以墜馬傷足在告聞難作命駕
將入省或告之曰省府皆以軍士守之不可入矣少頃
軍士索人於閭巷鑑乃還第胡沙虎欲僭位猶豫不決
以鑑人望乃詣訪之鑑從容謂曰昇王章宗之兄顯宗
長子衆望所屬元帥決策立之萬世之功也胡沙虎默
然乃遣宦者李思中弑金主於邸時完顏綱將兵十萬

行省事于縉山胡沙虎誘而殺之因盡撤沿邊諸軍赴中都平州騎兵屯薊州以自重遣徒單銘等迎昇王珣于彰德九月至燕卽位立子守忠爲太子追廢永濟爲東海郡侯後追復衛王諡曰紹蒙古兵至懷來金元帥又監軍木虎高琪拒之敗績僵尸四十餘里蒙古乘勝至古北口金兵保居庸不能入蒙古主乃畱可忒薄察等頓兵拒守而自以衆趨紫荆關敗金兵于五回嶺拔涿易二州分命遮別將兵反自南口攻居庸關破之出北口與可忒薄察軍合旣而又選諸部精兵五千騎入怯台哈台二將圍守中都方蒙古兵至皂河欲渡高橋

直聚謀曰方今國家喪亂吾家百口何以自保旣而知降者皆得免乃率里中數千人詣涿州軍門降木華黎欲用秉直秉直辭乃以其子天倪爲萬戶領降人家屬屯霸州元史劉豫景州人張慤薦知濟南金人陷東平府又攻濟南府劉豫遣子麟出戰敵縱兵圍之數重郡倖張東益兵來援却之捷懶遣人啖豫以利豫遂殺濟南驍將關勝率百姓降金百姓不從豫縋城歸于捷懶建炎三年金人陷京東諸郡以劉豫知東平府金界舊河以南俾豫統之又以豫子麟知濟南府四年立豫爲齊帝初金主聞帝如東南遣粘沒喝南伐諭之曰俟宋平當援立藩輔如張邦昌者及兀朮北還衆議折可求劉豫皆可立豫以重寶賂捷懶請立已捷懶許之乃言于粘沒喝未之許高慶裔說之曰吾家舉兵只欲取兩河故汴京旣得則立張邦昌今河南州郡官制不易者豈非欲循邦昌故事耶元帥曷不早建議而使恩歸他人也粘沒喝從之乃遣使卽豫所部咨軍民所宜立者衆未及對豫鄉人張浹請立豫議遂定捷懶以聞於是金乃遣慶裔及知制誥韓昉備璽綬寶冊立豫爲大齊皇帝世修子禮奉金正朔置丞相以下官像卽位都大名府以張

孝純爲丞相李孝揚爲左丞張東爲右丞鄭億年爲工部侍郎李儔爲監察御史王瓊爲汴京留守子麟爲提領諸路兵馬兼知濟南府弟益爲北京留守冊其母翟氏爲皇太后妾錢氏爲皇后改明年爲阜昌元年朝廷聞之凡僞仕於豫而其家屬之在東南者悉厚加撫卹博州判官劉長孺以書勸豫反正豫囚之

宋史

建炎間詔王淵免進呈書押扈從統制苗傅自負世將以王淵驟得君遷顯職心忿不平劉正彥以招降劇盜功大賞薄懷怨二人因相結時內侍康履藍珪恃恩用事履尤妄作威福凌忽諸將諸將嫉之會內侍臨浙觀

鴻書

卷五十八

主

人品

潮供帳遮道傅等怒曰汝輩使天子顛沛至此猶敢爾耶中大夫王世脩亦嫉內侍恣橫言於正彥正彥曰會當共除之及王淵入樞府傅等疑其由內侍以進遂與世脩謀先斬淵然後殺宦者議既定明日擁兵至行宮門外梟淵首于行闕分捕內侍百餘皆殺之履馳入宮白帝帝大驚朱勝非急趨樓上詰傅等擅殺之故中軍統制吳湛排門引傅黨入內奏曰傅等不負國家正爲天下除害耳知杭州康允之見事急請帝御樓撫諭之日將午帝登樓苗傅等望見黃蓋猶山呼而拜帝憑欄呼傅等問故傅厲聲對曰陛下信任中官賞罰不公軍

鴻書

卷五十八

主

人品

士有功者不賞內侍所主者得官黃潛善汪伯彥誤國至此猶未遠竄王淵遇賊不戰首先渡江西棄康履乃除樞臣自陛下卽位以來功多賞薄臣已將王淵斬首中官在外者皆誅訖更乞康履曾擇誅之以謝三軍帝猶未許逾時傅兵不退帝不得已命湛執履與之傅卽於樓下腰斬履縛其肉梟首與淵首相望帝遂以傅爲都統制正彥副都統制諭傅等歸營傅等進曰陛下不當卽大位將來淵聖皇帝來歸未知何以處之帝命朱勝非絕樓下委曲諭之傅請隆祐太后同聽政及遣人使金議和帝許之卽下詔請隆祐太后垂簾傅等聞詔不拜曰自有皇太子可立況道君皇帝已有故事勝非還曰帝曰朕當退避但須太后手詔也乃遣顏岐入內請太后御樓太后至帝立楹側從官請帝坐帝曰不當坐此矣太后因乘肩輿下樓出門見傅等諭之曰自道君皇帝任蔡京王黼更祖宗法度童貫起邊事所以招致金人養成今日之禍豈關今上皇帝事況皇帝初無失德止爲黃潛善汪伯彥所誤今已竄逐統制豈不知之傅等對曰臣等必欲太后爲天下主奉皇子爲帝后曰今強敵在前吾以一婦人抱三歲兒決事何以今天下敵國聞之豈不轉加輕侮傅等不從后顧勝非曰

今日政浪大臣果決相公可無一言勝非還白帝曰傳等腹心有王鈞甫者適語臣云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此語可爲後圖之緒帝卽坐上作詔禪位于皇子請太后同聽政韓世忠言苗傅劉正彥擁精兵距甌閩甚邇儼成巢穴卒未可滅帝詔世忠與劉光世追討之世忠自衢信進至浦城之魚梁驛與賊遇世忠步走挺戈而前賊望見昨曰此韓將軍也皆驚潰遂擒正彥及傅弟翊王德亦執苗瑀斬馬柔吉傳以入建陽縣人詹勳執之獻于世忠悉械送行在伏誅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旌以賜世忠

宋紀

鴻書

卷五十八

五

人品

劉氏鴻書卷五十八

第五十九卷

人品部 十四

畔盜二

藍王

宮變

龐勛

寧藩

仇鸞

劉六劉七

流氓

馮針兒生

徐海

卷五十九目錄終

鴻書

卷五十九目錄

一

劉氏鴻書卷之五十九

明 宣城劉氏鴻書

人品十四

太史湯家鼎 刪正

畔盜

藍都督玉始以常開平妻弟從征累功至大將所向多克捷素狠愎不學恃功暴橫莊奴假子數千嘗奪民田民訴之御史王執御史箠而逐之征北還私載無算北度喜峰關吏以夜不即納玉毀關入上聞之怒會有言其私元主妃上詰責之玉不為意每侍上坐飲宴容止傲悖總兵在外專黜陟刑罰至違詔出師屬征西歸意

鴻書

卷五十九

人品

望進爵時已封涼國公上命為太傅玉懷袂曰我當為太師何太傅也及奏事上不從玉退曰上疑我矣遂謀反密召故部曲令收集士卒家奴伏甲為變將發為錦衣衛士蔣瓛上告捕訊伏誅連坐者鶴慶侯張翼晉定侯陳垣景川侯曹震舳舻侯朱壽東莞伯何榮都督黃路吏部尚書詹徽侍郎傅友文洪武二十六年二月乙酉也

九朝野記

世廟壬寅宮變始於官婢楊金英等蓋欲斃上於熟寢初以繩束喉而誤為死結喉氣通得不絕有張金蓮者知事不就走告皇后后往救獲雖尋命太監張佐高忠

捕訊之得金英同謀者楊玉香邢翠蓮姚淑翠楊翠英關梅秀劉妙蓮陳菊花王秀蘭八人親行弒逆主謀者則寧嬪王氏也是時端妃曹氏有殊色為上所鍾愛實不與謀而蘭及之以有授意者人以為冤張金蓮事露方告更有徐秋花邵金香張春景黃玉蓮數人在內詔不分首從悉磔之於市按古者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朝市時變起倉卒刑亦促成于中官之手故法司不得而爭之也

正廟識餘錄

徐州成卒雁助作亂以父舉直為大司馬或曰將軍方耀兵威不可以父子之親失上下之節乃令舉直趨拜於庭助據案而受之

通鑑

鴻書

卷五十九

二

人品

寧藩舊在大寧今朵顏地也成祖靖難取大寧遷居北平後又徙封江西自宸濠襲封寧王頗不靖正德初見權倖用事多方賄結陰懷不軌吳十三凌十一皆江西太監劫財江湖宸濠匿之有司不敢捕江西副使胡世寧稍上其事宸濠陽時寵優減賢錦衣錢寧及諸內侍無不宸濠黨者大臣則厚結兵部尚書陸完使者絡繹京師動費數千金為朝臣覬遺內庭消息風火密報大學士楊廷和始亦庇之後覺稍自異時上無子朝議建儲宸濠願遣其子詣太廟司香火議不可事雖不遂而

宸濠已日夜耽號矣比在天順間以事奪其護衛劉瑾用事賂得復瑾誅復奪之至是陸完欲爲奏復大學士費宏執不許乃乘廷試間覆宸濠疏密約楊廷和下制許之臺諫論劾不報上又以羣小譖勒令費宏致仕陸完遂進吏部宸濠惡江西巡撫孫燧謀易之書與完云湯沐梁宸俱可王守仁亦可慎勿用吳廷舉時天下皆知宸濠必反以言者輒得奇禍噤不敢言孫燧時列其事不得達至是燧又疏上會江彬錢寧有隙太監張忠附彬欲發宸濠事以傾寧而宸濠反形已具上始疑之仍奪其護衛時正德十四年夏五月也宸濠聞故知上

鴻書

卷五十九

三

人語

有意督過遂決計反以六月十三日誕辰宴江西諸守臣是日得京師報大驚宴罷與承奉劉吉等謀曰事急矣旦日諸守臣當入謝即劫之舉事乃夜集賊首吳十三凌十一等飭兵器以候詰旦諸守臣謁畢宸濠曰太后有密旨令我起兵入監國汝等知之乎都御史孫燧曰請宣示密旨宸濠曰不必多言我今往南京汝保駕否燧曰天無二日臣安有二君太祖法制在誰則敢違宸濠大怒衆駭愕相顧失色副使許逵抗辯繼乃大罵宸濠訊之逵曰吾有赤心耳豈從汝反乎宸濠叱令縛燧及逵斬之遂執御史王金主事馬思聰金山及三司

太監等官下獄遣使召致仕都御史李士實舉人劉養正養正嘗言帝星明江漢間故屬意宸濠至是與士實偕至共謀持偽檄諭降諸郡縣以李士實劉養正爲左右丞相王綸爲兵部尚書提督軍務大元帥十六日遣賊首閔念四吳十三等奪船順流攻南康知府陳霖等遁走進攻九江知府汪穎等亦遁城俱陷主事馬思聰叅議黃宏不食死獄中時江西守臣俱遇害被執惟都御史王守仁以公事聞變吉安馳疏上聞遂集知府伍文定等謀伐討賊并檄報鄰省以兵赴援七月朔宸濠留其黨宜春郡王拱樞同內官萬統等守江西城自帥舟師出江西趨南京妻子皆從賊衆數萬舟櫓蔽江下舊鎮守江西太監畢真移鎮浙江宸濠素通謀真許以浙江兵應遂攻安慶府知府張文錦守備都指揮楊銳指揮崔文禦之時九江南康皆陷遠近震駭觀望三人憑孤城以忠義激士誓衆死守朝廷聞之乃收太監蕭敬秦用盧明都督錢寧優人臧賢尚書陸完等俱下獄藉其家時守仁檄諸路兵期十八日至豐城衆議寧王攻安慶久不克兵疲以衆夾攻之必敗南昌不攻自服守仁曰不然我師與寧王持江上安慶之衆僅能自保而南昌兵議其後絕我糧道南康九江合勢乘之腹背

鴻書

卷五十九

四

人語

受敵非利也不若先攻南昌彼必解安慶此成擒矣乃分其兵爲十三哨遣知縣劉守緒夜從間道襲破二十日昧爽下令曰一鼓附城再鼓登三鼓不登誅四鼓不登斬其隊將又先期爲榜入諭城中居民令各閉門自守勿助亂時守禦皆震愕逃散城門有不閉者守仁乃入城撫定之宸濠憤安慶不下方自督兵填壕塹聞攻南昌大恐李士實等勸宸濠勿還兵徑攻南京不從解安慶圍移兵還援江西二十二日諜報至或謂寧王兵威衆盛不若堅壁自守以待四方之援守仁等曰不可寧王兵力雖強今進取不能巢穴又覆沮喪退歸我以

鴻書

卷五十九

五

人部

銳卒乘勝擊之將不戰自潰也復得諜報宸濠先鋒已至樵舍守仁乃遣諸將帥兵擊之令伍文定以正兵當其前余恩繼文定後邢珣帥兵繞出賊背徐璉戴德孺張兩翼分擊之諸將各受命出過黃家渡賊兵鼓譟乘風進薄氣驕甚伍文定余恩佯北致之邢珣兵從後急擊橫貫其中文定恩還兵徐璉戴德孺兵合勢夾攻賊不知所爲遂大潰賊氣大沮退保八字腦是夜宸濠泊黃石磯宸濠惡其音爲王失機殺對者賊衆見兵敗亦稍稍散去是日守仁謂九江南康不復則道終梗且湖廣援兵不能達乃別遣知府陳槐帥兵四百合知府林

臧之兵攻九江知府曾璵帥兵四百合知府周朝佐之兵攻南康宸濠大賞將士當先者千金被傷者百金使人盡發九江南康兵至二十五併力挑戰官兵敗死者數百人伍文定乃急令斬先却者以徇身立銃砲間火焚其鬚髮不移足珣擊其左徐璉戴德孺擊其右余恩分兵四伏期火發兵合官兵四集奮擊之火及宸濠副舟賊衆遂大潰宸濠與諸妃嬪泣別妃嬪皆赴水死將士執宸濠及其世子郡王儀賓并偽丞相元帥等官李士實劉養正劉吉屠欽王綸吳十三凌十一等又獲被執者從御史主事三司太監等官王金山王宏等擒

鴻書

卷五十九

六

人部

斬賊衆三千餘級溺水死者數萬餘賊百艘俱逆潰四出諸將分道追擊破之守仁所遣陳槐曾璵兵亦攻復九江南康二郡將士執宸濠等凱旋入江西軍民聚觀歡呼動天地先是宸濠反守仁馳疏請師會上欲南幸親征及守仁械繫宸濠等取道由浙河進上竟南幸留南京檄止守仁使命旁午於道守仁至中路以宸濠付浙江諸守臣逮繫赴行在已稱病待命杭州十二月宸濠等至上乃與諸近侍戎服飭軍容出城數十里列俘於前爲凱旋狀旣入囚禁之至十五年十月廻鑾以檻車囚宸濠等歸初宸濠謀反妃婁氏屢泣諫不從及宸

濠被擒泣語械送者曰昔紂用婦人言而亡天下我以不用婦人言而亡其國今悔恨何及十二月至通州賜宸濠死燔其屍餘黨京師磔誅之仍論功擢知府伍文定邢珣餘各論敘有差獨守仁功未敘至嘉靖初始起爲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

皇明鴻猷紀

仇鸞祖仇鉞初爲寧夏游擊將軍襲封威寧伯後以討平河北諸寇功進封侯鉞卒鸞嗣爲侯鸞粗暴鸞悍人見其敢於當事遂謂勇略可任嘉靖初許泰都御史曾統銳坐極刑鸞亦罷二十九年夏六月虜酋喀塔寇大同偵騎報虜不數十人總兵官張達出擊之虜乃大至

鴻書

卷五十九

七

人部

達敗死副總兵林春出援亦敗死於是復起鸞加官保總兵鎮守大同八月虜復擁衆至鸞私遣其黨時義以重賄結喀塔令別寇宣府薊州約無犯大同境虜遂東去乃寇薊鎮薊鎮無重關所恃朵顏三衛爲藩籬三衛舊得大寧地住牧歲入貢頗爲我捍禦近三衛稍離心多結迤北虜鸞乃佯奏探知虜東行請提兵駐居庸十六日虜縱兵自間道挾邊牆入我兵不能禦遂潰薊鎮舊恃三衛捍隔及保定河間宣府兵援皆未至故虜得入是夕虜長驅入內地十七日報至京師傳虜焚通州矣京師聞報始議守禦檄召諸邊將勤王十八日仇鸞

首以大同兵自居庸至十九日都御史楊守謙以保定兵至自是河間宣府大同山西諸將各以兵前後至兵凡七鎮約五萬餘人乃命吏部侍郎王邦瑞定西侯蔣貴總督之以兵部尚書丁汝襲理戎務署中以楊守謙爲兵部侍郎提督戎務營近城衛京師卽軍中拜仇鸞爲平虜大將軍總督諸路勤王兵分道禦虜時事起倉卒諸務未備勤王師聞變卽馳至未嘗糧糗越三日軍士始得數餅餌鸞軍無紀律頗驕縱往往入村落辮髮詐稱虜劫掠被捕獲或自詭爲遼陽軍虜中呼朵顏爲遼陽軍言遼陽軍實遺我來者京城遂訛言遼陽軍叛

鴻書

卷五十九

八

人部

矣時鸞方被寵任以大同兵首先入援置不問汝襲亦下令禁勿捕大同兵大同兵益無忌民苦之甚於虜民間既訛言遼東軍叛又見汝襲禁勿捕殺掠不知故遂謂汝襲山東人於遼陽爲庇鄉曲上聞謂鸞遠出禦虜而守謙懷怯不出故及汝襲皆屢詰責時虜犯陵寢殺掠至城下遠出西山良鄉以西至保定皆避入城本兵及諸將皆觀望不戰且偵候不遠虜衆寡遠近皆不知鸞不督諸路進兵仍遣時義時與虜通許以開馬市二十一日虜縱所擄一宦官持嫂書至挾求入貢詔百官關議皆謂不便罷之虜先以輜重北去餘衆猶分掠

京城外欲西奪白羊口出白羊守將扼險禦之不得出稍棄牛羊婦女關下擁眾東還至昌平北猝與鸞軍遇鸞倉卒未陣虜騎蹂入我兵死傷千餘人乃奪路東循潮河川由古北口故道出諸將不敢逼但尾後斬獲遺虜數級二十五日京師稍解二十六日汝受守謙同斬于市九月遣戶部侍郎駱顥往撫被虜諸郡縣掩骼埋胔招集傷創賑貸之鸞及諸將各罷兵歸鎮前後得虜二百餘級鸞自劾追虜無功詔獎諭加太保詔王邦瑞大振京營戎務前戶部郎中汪中凱論劾提督成國公朱希忠不報至是罷希忠提督以鸞代之置戎政府始製印章命邦瑞協理爲鸞副鸞恃寵遇所言無不從益驕橫始逐虜時脅取諸邊將及戶部賂入以萬計邦瑞承制整飭戎務奏設兵部主事二員給事中御史各一員主事申燧持法不爲鸞屈逮杖之左遷出鸞上言京營置御史主事等官不便皆罷之又上言請大舉北征遣使詣諸邊鎮選兵隸京營謂京營將不得調遣各邊任邊鎮之責邊臣屢以爲言不報冬十一月鸞帥諸鎮兵出宣大聲言擣虜集歷數月僅近塞夜襲虜斬老弱數級復請廣集兵糧以明年大舉北征遣使盡括南都及各省貯積仍督歷歲通賦時鸞恃寵所上疏卽內批

行不下部議王邦瑞屢駁鸞議罷歸鸞又上言請許虜入貢乃以明年春于宣大開設馬市虜貢馬一匹償以幣若干足兵部負外楊繼盛極言不可且歷數鸞欺罔罪下之獄貶秩邊鄙時蘇佑總督宣大主戰史道開馬市宣大主和兵民莫知所從既虜以羸馬索值甚至朝市暮掠并所得羸馬皆掠去將士不敢拒大同三邊垣及諸營堡盡毀壞邊防大潰人將危之鸞始恐乃上疏罷馬市事是時鸞益跋扈索諸邊將賂亡厭所遣時義與虜喀喀義子脫脫結爲兄弟朝士知之無敢言鸞復以防秋布遣諸將徵商大節所部兵自隸大節以已列九卿不當受鸞節制劾鸞逮繫獄自是諸司搖手益無敢言三十一年夏鸞大作威福謂將防秋出行邊請以兵戶工三部侍郎從三侍郎各簡其屬隸鸞幕府動則以軍法爲言于是人心洶洶六月謀報虜復侵薊邊鸞出師正病疽發背七月邊急鸞病劇終不敢言易大將者八月兵部尚書趙錦曰事迫矣乃上言請暫假大將印率師出禦制下詔收之于是錦卽夜至鸞第收鸞印綬別舉總兵陳時爲大將佩印行鸞聞印綬去大恚憤疽劇遂死時上已心知鸞姦逆未發時義侯榮姚江皆冒功授錦衣衛指揮等官知鸞死事必敗遂以是月十

一日出奔居庸關華城諸處欲叛降虜被關吏及邏者所獲陸炳以疏聞下詔獄鞠之炳乃盡發其前後通虜納賄諸亂政狀上大怒令諸司會鞠之下制暴鸞罪惡剖棺戮屍梟其首妻子及時義等皆斬藉其家沒貲入官諸黨惡皆誦戍邊下詔布告天下虜聞驚死旋亦引去於是制下凡緣鸞得進官秩者皆奪秩論罪趙錦亦以初附鸞誦戍云

皇明鴻猷紀

正德初劉瑾用事貪墨風熾連歲水旱並併徵積逋急百姓嗟怨思亂霸州文安縣民劉六劉七及齊彥名俱任俠善騎射初挾弓矢道中劫行旅號河北響馬賊時

鴻書

卷五十九

十一

八

中貴谷大用馬永城張忠皆文安人方倖用事劉六等以鄉曲故時往來諸中貴所從其家人入禁內縱觀遂有輕朝廷心亡何行劫事頗洩露都御史甯杲捕之劉六等遂聚眾拒捕其黨有楊虎劉惠邢老虎等皆俠徒相結約為盜會杲罷去有司擒齊彥名繫安肅獄劉七等率眾劫之去遂反諸窮民響應之有眾數千人屢敗官兵橫不可制流劫山東還入畿內京師戒嚴以右副都御史馬中錫督戎務惠安伯張偉總兵討之賊還攻文安有趙燧者罷棄諸生也勇力任俠以其家屬被賊辱燧不勝忿手刺殺二賊為劉七所獲遂從賊列為渠

魁時承平久戎政廢弛京營兵出討賊皆市井情遊素未當矢石中錫書生欲效襲遂化勅海軍招撫之劉六欲降劉七不可曰今政在內臣馬公豈能踐其言潛使人入京探朝廷無招撫意又輦金帛饋諸中貴求救不得送不聽撫仍大肆劫掠至固城賊戒眾勿焚掠馬都御史宋由是中外謗騰謂中錫欲庇其家故縱賊遂逮係中錫及偉下獄論死中錫竟死獄中偉貸死奪爵時賊已數萬人乃分其眾為二劉六劉七齊彥名等為一黨推劉六為主楊虎劉惠趙燧等為一黨推楊虎為主劉六等攻破青縣往山東焚劫漕舟若干楊虎等攻破

鴻書

卷五十九

十二

八

興濟縣亦攻滄州劫糧運遂略濟南東昌兗州登萊等府東平高塘濟寧沂豐等州青城樂陵茌平等縣朝廷命太監谷大用總督兵部侍郎陸完提督駐臨清居中控御檄宣府游擊許泰邵未大同副總兵張復游擊江彬帥邊兵入討之逮巡撫蕭紳邊憲俱下獄令州縣官失陷城守者如邊將失機罪論死時劉六楊虎二寇皆往來山東聲勢相倚重或合兵攻劫郡縣已復分為二楊虎略得崔氏為妻亦驍健時頗賊眾劫掠後虎死有楊寡婦軍是已時山東郡縣多為賊所破惟不敢近樂陵劉六合崔氏以千騎犯利津樂陵令許達兩擊破之

達河南人後死宸濠難齊彥名分兵南畧至宿遷高郵敗績走死楊虎乘小舟渡河官兵擊之舟覆溺死衆推劉惠爲主趙燧副之時劉六劉七等往來山東北直隸爲河北害劉惠趙燧寇畧河南勢益猖獗有陳翰者充用事劉惠稱奉天征討大元帥趙燧爲副元帥翰爲元帥府長史諸賊首分二十八營以上應列宿於是河南賊爲獨盛且具乞恩疏達朝廷以誅姦臣爲言遂攻陷裕州上蔡等縣事聞命副都御史彭澤總制延綏寧夏兵專討河北賊陸完等專經畧河北七年正月劉惠趙燧聞南陽有備去攻唐縣知縣某帥衆禦之晝夜登城拒戰賊攻城二十八日不克乃引去劉惠趙燧見賊聚衆乃分遣賊於襄陽樊城棗陽隨州新野等處劫剽二月劉六劉七齊彥名等在山東滕縣爲總兵劉暉等所破殺千餘人敗奔登州海套官兵圍之劉六等潰圍奔古縣鎮官兵又追敗之賊衆大潰止餘數百人仍奔北直隸香河寶坻諸處劉惠趙燧陷泌陽前大學士焦芳走免賊盡殲其先世塚墓取芳衣冠被廷柱劍砍之曰吾手誅此賊以謝天下至是都御史彭澤及河南鄖陽總兵官等督延綏寧夏兵至奔湖廣土兵擊賊屢敗之斬獲賊衆及渡河溺死者五千餘人賊黨沿途逃散至

羅田油河擒獲三百餘人圍困焚死二百餘人又天雨山水驟溢溺死者一千餘人時賊徒陳翰見勢敗赴總兵仇越投降王本等三百餘人奔湖廣略遇叅議白金李源擒斬百餘人餘皆逃散入諸山谷又賊三百餘人由泌陽劫掠往桐柏知縣李聚敗之擒斬數十人奔泌陽知縣劉機敗之此番擒斬畧盡賊屬劉覺勝趙鏞等散入湖廣河南界山中至是俱就擒劉惠至應山縣擊敗之衆潰不知所終趙燧與邢本道等餘賊奔應山東化山下趙燧削髮鬚假僧人真安度牒爲僧邢本道及餘賊四散奔軼趙燧游食至江夏爲軍人趙成所獲劉六劉七等先自登州古縣鎮之敗復奔北直隸招集餘黨稍衆然不過千人其擄掠脅從者衆仍號數萬官兵與戰則驅所脅良民當之楊一清欲重賞格制許斬賊二級陞一官故官兵率多殺良民冒功賊過兵遇平民亦殺之大同游擊江彬殺冀州民一家二十三人民訴之陸完等恐挫軍士心不爲理故屢報捷斬首級至萬餘陸完谷大用等至十數降勅獎諭犒師費太倉金二百萬而賊猶不滅云閏五月劉六等屢爲邊兵所敗由南直隸走黃州至團風鎮爲湖廣土兵所扼劉六并其子劉伸淮赴水死劉七與齊彥名等奪舟入江奔南通

州欲自通泰趨淮安復還山東爲楊州兵所扼復自通州沂流至九江復下南京賊敗亡餘衆往來江上官兵莫能禦劉七與齊彥名等帥餘賊復州駐狼山大風作舟壞劉七等上山被官兵圍勦劉七中流矢復登舟舟覆溺水死齊彥名等爲亂兵所殺賊衆皆盡趙燧械繫赴京師中道詔磔誅之有詔論平賊功內帑儲積亦耗竭數年後有人見劉七於山西塞下實未死狼山云

明通紀

劉瑾既誅餘黨逖竄其義子劉六劉七趙風子邢老虎楊寡婦倡亂內地號爲流賊後被獲有陳姓者僞著軍

鴻書

卷五十九

十五

人部

詔祭酒過衛輝時書一詩於驛壁云志氣軒昂今已休傷心兩眼淚橫流秦庭有劍誅高馬漢室無人問丙牛野鳥空啼千古恨長江不盡百年愁西風動處多寥落一任魂飛到故丘又曰碌碌男兒懶做官赤眉混戰黑羊山閑來夜月歎金鎗多少英雄破膽寒攻河南時揭一榜有能擒伊王者賞及累世敵大軍者罪及三族之語至京師皆剝皮西市

堯山堂外紀

明宸濠乃婢妾馮針兒生於成化十四年六月十三日是夜其祖靖王夢犬咬傷一家明發鳴鳴寢王心疑之忽生濠王曰此必妖孽也命浣死之針兒以他女代而

藏之至八月詭言別妾生男卽位後信任羣小悉滯父

妾賄結朝廷權要擠陷本省官負誣害本宗叔姪羅織各王金銀招集四方流賊劫掠官民財產上下敢怒不敢言又有術士李自實等每稱八字好當爲天子于是心事益橫至正德十五年御史蕭淮輩交章劾之朝差三堂往勘濠懼仍定計以衆官謝生日酒借言有旨而後發逆時巡撫都御史孫燧請看密旨兵備副使許逵大爭罵之當爲所殺遂禁三司傳檄列郡收各衙門印章僞受文武官職集兵四萬餘號稱十萬十七日命內官徐欽率賊人吳十三等稱爲先鋒往攻九江南康一

鴻書

卷五十九

十六

人部

時皆破遂進攻安慶爲兵備都司楊銑指揮崔文死禦不克七月一日濠處分內事已定祭旗同妃自督兵出湖并攻安慶卜之湖神不吉縱火而去提督汀贛都御史王守仁十五日豐城聞變急回駐節與知府伍文定協謀起兵激以忠義檄傳列郡期于七月十四日會兵臨江樟樹鎮十九日襲破賊之西山墳廠二十日五更七門發兵一鼓而進賊巢遂爲齏粉矣濠聞回舟黃石磯恤然自嘆猶以金賞將二十四日遣承奉劉吉等率賊交兵東湖官兵佯敗誘之至八字腦四面合擊二十六日妃子輜重同時溺水濠爲知縣王冕所擒僞太

師致仕都御史李自實國師舉人劉養正等以次就縛
溺水斬戮者不可勝計二十七日追勦餘黨官軍即旋
自謀叛至終不過五十餘日生靈死者十萬餘追憶生
當戊戌非大乎咬傷一家則濠生時殘害石城弋陽各
府至親叔姪禁錮死後連及親王二三十人非咬傷一
家者乎至言八字好者乃八字腦爲受死之地黃石磯
者王失機矣雖濠之惡貫滿盈理自滅族亦豈非大數
哉

嘉靖丙辰徐海擁諸倭奴入寇一枝由海門入略維揚
東控京口一枝由淞江入掠上海一枝由定海關入略

海書

卷五十九

七

公

慈谿等縣衆各數千人而海自擁部下萬餘人直逼乍
浦而岍岍則破諸舟悉焚之令人人各爲死戰又導故
窟柘林者陳東所部數千人與俱併兵攻乍浦城是時
總督胡公諱宗憲徽
清溪人代提督甫八日間幕府麾下募卒
僅三千人俱孱弱不可用故總督所徵四川湖廣山東
河南諸兵俱罷去所爲緩急者特容美士兵千人及參
將宗禮所籍河朔之兵八百人耳南北諸倭酋不下數
萬謀者言他酋分掠江淮於越諸州郡間以扼援兵
而海望爲窟乍浦下杭州席卷蘇湖以脇金陵氣恣甚
總督胡公方召諸司畫計夜半聞乍浦圍海頗聞新總

海書

卷五十九

八

公

督胡公即故御史所嘗提兵督戰于鶯湖王涇之間者
氣稍沮尋罷乍浦圍於是檄河朔兵吳江湖州水兵麾
下幕兵及容美士兵衝擊之又馳及之於阜林令善射
者且躡且射海且中砲欲馳去會火藥盡參將宗禮裨
將霍貫道俱陷賊遂乘勝圍桐鄉胡公曰河朔之兵既
敗我兵皆氣奪莫敢戰東南之事無復可支矣乃密與
監督趙公謀曰國家困海上之寇數年於茲矣諸酋奴
乘潮出沒將士所不得斥堠而戍者人言王直以威信
雄海上無他罪狀苟得誘而使之或可陰携其黨也於
是遣辨士蔣洲陳可願數輩入海諭直直果感悅願如
約遣其養子毛海峰欵定海關謝過間以諭海海已勾
島人入却故不相及而海峰者云云彼固未之聞也公
策曰吾料直與海勢固唇齒也直既悔悟海不可以義
說乎不然即可利徂聞桐鄉城小而堅緩之數十日則
未保戍兵至固可破之矣於是疾走人諭海峰因厚遣
諜者陰過海所海頗然其計於是亦遣酋自謝約罷圍
去因以要公稍出中國貨物遣他倭酋而疏釋其罪公
佯諾酋既德公遣又內怖公之兵威也歸以報於海明
日復遣他酋來謝公視之如初凡數復海於是始歸心
於公願爲公死矣然陳東獨鞅鞅未從也且乞他兵以

夾擊東東且盛爲樓櫓撞竿以撞城而桐鄉令金燕者疆幹吏也城中一切兵仗火藥諸已繕備提督阮公復躬厲矢石狗城上城下酋不敢逼東既無何亦稍稍引去而提督阮公出矣方阮公困桐鄉特固日夜望總督胡公援兵之至而胡公亦重念東西之安危身之禍福與阮公相旦暮情固急業已遣兵備劉公督同留守王倫宣撫田九霄勒兵自嘉興入北斗門分守汪公督同知縣張冕勒兵自湖州入壁烏鎮參將丁瑾勒兵自海鹽入壁王家店指揮樂墳督同千戶羅天與勒兵自崇德入壁石門又令崇德令崔近思收河朔之散卒入城

鴻書

卷五十九

十九

人部

爲聲援兵環賊而陣然各以徂阜林之敗遂巡惶怖不敢逼而公業遣謀驕說賊亦日夜遲未保成兵之至以決一戰也當是時朝廷聞東南之寇卽日出尚書趙公督山東河朔諸兵援之趙公日夜引兵而南至揚州則阮公業已出桐鄉圍東渡錢塘徇會稽諸下邑擊他賊胡公亦聞尚書趙公之至且戰且南淮楊毘陵之間無足慮獨海爲巨孽間雖徂而內附中固不可測而上海之賊萬餘人由吳淞江西引方急乃日遣諜者哨海以金帛而說之東出海上擊他賊更遣之擊吳淞江賊且篡奪其舳舻公文伏飛艦海上遮擊之潮且盡於是海

鴻書

卷五十九

二十

人部

旣德公不敢背又聞吳淞江賊之出爲海兵所遮擊益內怖日輸款於公遂釐故所載飛魚冠及他堅甲名劍數十種並以輸公而且遣其弟洪入質於公公固佯納之公又諜聞海麾下葉麻爲長酋其爲人頗黠而悍近與爭一女子有微卻於是遣諜諷海縛葉麻以出又數遣諜持簪珥璣翠遺海兩侍女令日夜說海并縛東於是故出葉麻詐書泄於海海讀書益德公日夜謀縛東以報當是時令疾擊之兩人迫而深相結則東南之事其未易圖而尚書趙公至私約公共部署兵擊海遣諜云海連兵以來罪不容死非縛陳東及斬千餘級以獻恐無以謝朝廷若能則疏釋之不然若且齎粉矣於是海益怖計賂薩摩王弟因夜得東以獻葉麻與陳東相繼縛而諸酋長洶洶內亂矣是時海無闕心而公與趙公薄責海亦急海因念欲掠舟出海恐爲海上兵所劫欲列壘拒官兵又業已內附不忍背且陳東黨固日夜襲殺之公策曰可乘矣因遣諜私海曰何不聽我戰數十艘海上若且誘之逐海上艘令俘斬千餘級以謝趙公而若因得以自完乎海謹諾因合諸官兵乘勝蹂而前所俘斬甚衆於是海自以數有功於朝廷願與部下諸酋長入款具庭謁胡公與尚書趙公提督阮公及巡

按趙公並許之謀往復期以八月初二日然海猶恐陰
設甲士劫之先期一日卒擁酋數百人胄而陣平湖城
外自帥酋長百餘人胄而入平湖城中求款四公者計
不許恐他變遂許海與諸酋長北嚮面四公按次稽首
呼天星爺死罪死罪海欲再爲款胡公而未之識因顧
謀謀目示之海復面胡公稽首呼天星爺死罪死罪胡
公亦下堂手摩海頂謂之曰若苦東南久矣今旣內附
朝廷且赦若慎勿再爲孽海復稽首呼天星爺死罪死
罪於是四公厚犒遺之海旣出諸公者固已忿恚海之
列款猶胄而入屬疆脇無禮又不及謀期而先日卒至
鴻書 卷五十九 主 人品

也其習行黠若此伴令海自擇便地居之海果自擇便
地僦沈家庄與居之會兵未集恐海驚禍且肘腋間胡
公遣謀訶海唱海如曩時海又用謀者計以西沈家
庄居陳東黨而自擇東沈家庄以居部下酋頃之永保
兵至會海輸二百金於公市酒米公復與趙公謀以藥
毒其中而歸之又令陳東詐爲書以激其黨適海皇急
因令酋竊兩侍女出道上而急則因間道走募府以自
托陳東黨邏卒瞰知之卽勒兵過海所逐私相稍而闖
海中稍衆大亂明日官兵四面合牆立而進保靖兵先
嘗之稍卻河朔兵乘之又却俄而胡公探甲厲聲叱永

保兵左右列大呼而入瞰壘下擊會風烈公麾衆東于
餘炬人各持炬縱火焚之海窘甚遂沉河死甫食頃魂
斬盡矣中飲毒黑色者凡數百餘人於是永保兵俘兩
侍女而前兩侍女者王姓一名翠翹一名綠姝故歌伎
也泣而指海所自沉河處永保兵遂蹈河斬海級以歸
白華樓集

劉氏鴻書卷之五十九

鴻書

卷五十九

主

人品

第之六十卷

人品部十五

畔盜三

亭拜

楊應龍

關白

盜賊附

市偷

戴淵

蘇別駕

田脚郎

相州偷兒

我來也

三十六人

長安盜

趙瘋子

邵茂七

衣龍袍

壁盜

復柳夾盜

滑縣盜

張夷亭

鴻書

卷之六十目錄

十

卷之六十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六十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人品部十五

叛盜三

胡夷亭拜投入寧夏以功歷陞副總兵長子亭承恩授衛指揮任坐營都司父子招納亡命劉東賜許朝土文秀等二千餘人爲家丁自恃强悍見九邊兵弱遂懷異謀欲自立如元昊故事寧夏巡撫黨馨惡之每加裁抑查其侵冒拜父子益憤糾結劉東賜等同反萬曆二十年二月乘家丁求討衣糧拜借名黨巡撫扣減率衆劫殺巡撫副使總兵等官幽辱慶王搶掠城市逼勒河東道僉事隨府鄉官通政穆來輔立約求招撫僞授官爵訕毀朝廷時總督尚書魏學會駐固鎮聞變遣副總兵李昫領兵攻勦仍差官齎牌招安拜等不從分兵攻奪玉泉等四十餘堡惟平虜城參將蕭如薰堅守不下賊又率兵過河欲奪靈州齊金帛勾虜酋着力兔等許以花馬池一帶聽其駐牧虜遂入犯堵截官兵邀奪糧運魏尚書遣將搗巢以牽制虜衆虜亦搶掠延緩等處以牽制我兵虜賊合謀勢益猖獗朝廷震怒逮繫魏尚書

鴻書

卷六十

十

人馬七

別遣侍郎葉慶熊巡撫朱正色督總兵官麻貴李如松等進討以御史梅國禎監軍調發延綏榆林浙貴等處兵先後踵至與虜賊連戰互有勝負虜稍退官兵極力攻城賊亦極力守禦延三時不克官兵死者幾萬人魏尚書乃與葉侍郎等計用水攻相城東北岸卑下處築堤千二百餘丈決大壩水浸城八九尺都司胡世顯所築堤埂衝壞斬以殉再築再灌城東西二面崩百丈餘樓塌二座賊懼用小舟赴堤掏挖以洩水官兵擒斬之賊又促虜人援葉侍郎令諸將選驍健擊破之虜衆遁去南關居民乃斬守關賊大呼官兵上城朱巡撫入關

鴻書

第六十

三

人品七

撫定居民大城民見南關安堵人思內應葉侍郎等計令關民李登齋帖傳諭李總兵夜取總督免罪牌票從中反間詒賊自相殺贖罪劉東陽見事勢窮感先殺上文秀呼承恩亦殺許朝父子畢邪氣又殺劉東陽將首級俱懸城上投獻大城監軍暨諸將領欲生全呼氏父子請旨獨葉侍郎以大逆皆係呼拜父子罪在不赦存之恐有他虞乃令李如松等捕斬呼拜擒獲呼承恩等檻送京師正法寧夏平

嘉謀錄

楊應龍原籍山西人始祖楊端在唐平南詔授武畧將軍世據播地元時爲安撫使洪武初高祖楊鑑歸降授

播州宣尉三傳而輝襲一子友愛仇殺嘉靖七年立安撫司於凱里以友子張爲使屬貴州以愛孫相爲宣尉屬四川宣尉統草塘餘慶黃平白泥重安五司七大姓頭目如漢法里甲領生熟苗二十餘萬嘉靖二十七年父烈故隆慶六年應龍襲職其地多江西賈人因妻張真人族張世爵妹而世爵又其妹夫也應龍依險恃富窮奢極欲又取田一鵬妹田氏爲二室生子七女三田素妬張遂與應龍謀殺之驕橫日甚肆行屠戮部夷怨者合張氏叔張時照揭奏行勘萬曆二十年巡撫李尚智巡按李化龍行提擬斬罰銀二萬兩贖罪收警重慶

鴻書

第六十

三

人品七

獄時倭寇犯朝鮮應龍詭言願東征贖罪當事者信而出之回至松坎殺害押回官兵遁還巢穴二十一年王巡撫復提勘詰拒不出朝議遣川貴撫按擒治又將統兵都司王之翰等全軍陷沒承勘者苟且完結奏將應龍革職令男朝棟應襲土舍管事次男可棟爲質已蒙天恩寬宥應龍怙終不悛思洩前忿聽部下黃七孫時泰及田氏子朝棟可棟等言增修各圍險隘又於海龍圍築堅城以爲巢穴遂拜黃七孫時泰爲軍師置立謀士督軍總管提調巡警苗頭總管并各里頭目統率部下苗兵於二十四年將五司七姓屠傷殆甚間有逃脫

者奔往川貴訴撫按奏聞於朝議者持勦撫兩端不決兵部尚書田樂力主征勦遂以奉化龍提督貴州巡撫郭子章相機協勦復調東征總兵劉鋹陳璘吳廣北邊驍將麻孔英貴州總兵童元鎮南京坐營總兵李應祥等數十員分哨兵共討應龍聞之遣人潛結水西宣慰安疆臣爲應援自領苗兵於二十七年攻破基江等縣南川江津重慶諸州縣望風竄匿應龍又謀攻貴州邊界飛練被圍復攻東坡殺守堡湖貴要路聲息不通者數月李總督嚴促各路將領刻期進勦蓋萬曆二十八年二月十二日也時四川劉總兵鋹進基江吳總兵廣進合江麻總兵孔英進南川貴州童總兵元鎮進烏江原任副總兵曹希彬進永寧李總兵應祥進平越湖廣陳總兵璘進湄潭參將朱鶴齡進沙溪八路並進軍容頗盛應龍分兵把守各關復遣人賫禮物送安疆臣時李總兵遣牌諭應龍以禍福不從應龍偵知童總兵自烏江率水兵攻破老軍關必當深入因自領部下兵詭伏水西衣甲混入水西營中爲內應賊兵大至永順官兵被殺僅存十之一二參將楊顯長子楊應芝楊續芝守備陳應龍白明達阮士奇土官安民千戶朱嘉猷俱死於陣追至烏江斷浮橋官兵溺死無算水爲不流應

龍旋兵越河渡時遊擊謝崇爵雲南沐公子守備泗城土知州岑紹勳不意猝遇賊復大敗戰象俱殲沐公子僅以身免貴州幾搖動平越哨李總兵平標下參將蔡兆吉守備汪如淵等進攻四牌乾溪旋水天邦三百落等奮勇截圍生擒萬數斬首稱是長驅直抵疆界河也袁家渡又得播酋石勝俸王志甫等降夷爲嚮導潛出小徑直抵黃灘關乘勝追至西平張王壩自此上渡中渡下渡三關係楚兵出入咽喉俱被黔兵攻破陳總兵由此得入基南劉總兵進至白石口松啞地方下營未定應龍自河渡突至劉兵大挫守備王芬陳大經死之次日劉總兵整兵復戰賊兵乃敗追至冠子山時水西安疆臣聞人以河渡之敗疑有二心遂合龍澄兵由西路沙溪馬站石壁花毛田進至大水田逼近播州應龍父子不敢與戰而歸播四月十二日率領苗兵數萬及播州男婦俱上海龍圍止留目把提兵防守巢穴由是劉總兵自白石口入李總兵自張王壩入吳總兵自紅水口入陳總兵自上渡關入安疆臣龍澄兵自大水田入各鎮漢土兵共七十餘萬攻破播州一城爲墟至十五日密圍海龍囤四面攻擊各路監軍四川張參議悌張參政棟謝副使詔貴州楊廉使貢秋張參議存意尤

副使錫類洪副使澄源湖廣胡廉使桂芳魏參政養蒙俱隨營住扎陳吳二總兵以固前九關難克復與水西兵移營固後偵知水西兵與應龍交通狀遂撤去水西兵與諸軍各分信地簡精銳於六月初五日黎明奮勇衝敵都司徐成張秉忠戴守禮奪據鳳凰嘴賊兵奔入土城官兵隨拆土城而入賊進據月城因縱火燒其土城月城二樓奔入大城官兵復四面攻之賊既饑疲又聞水西兵移營別去無可恃援相向慟哭至初六日應龍與愛妾俱縊死舉火自焚黎明其妻田氏同男以棟等及子女弟壻賊首把目偽內官等持宣慰司印信開

鴻書

卷六十一

木

人四七

門降悉械送軍門解京處分卽其地爲郡縣在湖廣者爲遵義府領眞安州一遵義桐梓綏德懷仁四縣在貴州爲平越府領黃平州一湄潭應安餘慶龍泉四縣而播地始定蓋自壬寅二月誓師至六月而妖酋始授首

續文獻通考

按倭國在海東南稱泰伯後歷漢以來皆朝貢唐咸亨年間惡倭名更號爲日本其人輕生好殺以劫掠爲生兵刃極犀利裸身赴鬪慣舞雙刀俗喜啜茶道傍有茶店邀人啜茶如漢人入酒館也其城池附在山城蓋築四座名聚快義院俱在大界等處每城週圍三四里大

石高聳三四重河闊二十餘丈內蓋大樓閣有九層粧黃金下隔睡房百餘間嘗東西遊卧令人不知以防陰害其國有天王者自開闢以來相傳至今不與國事不轄兵馬惟世享國王供奉而已有國王者受國事掌兵馬盛衰強弱更替不常有官名關白者卽丞相職代相更替專國政兵馬國中平原橘膝四姓爲日本巨族互相竊據爲國王平秀吉自丙戌年擅改倭國山城壬辰入寇高麗將天王二十九年改爲文祿元年吉自爲大關王以關白與養子孫七郎秀吉自稱大關猶言國王也每年元旦率大臣一謁天王他時並不相接時平清

鴻書

卷六十一

七

人四七

盛秉政父子兄弟盤據要路驕奢淫虐道路側目原賴朝竄伊豆州起兵據關東乘勝逐平氏平氏仍據築前等九州與原各分其地連年相攻殺賴朝之孫爲原家康亦歸服於平秀吉秀吉乃平氏家奴初以販魚醉臥樹下適舊關白信長出獵留之養焉改名森吉因助信長計奪二十餘州信長加獎田地鎮守大將有參謀阿奇支者得罪信長吉統兵掩殺之乘勝遂占關白今信長第三子尚在吉部後關白計取六十六州分爲二關東號曰相板關西號曰赤門關一關各有船數千隻二月悉至千大溪點齊其所奪六十六州必質其子弟各

州實非心服乃威計所迫耳釜山至對馬島卽今平秀吉擁大兵駐劄處此地昔爲荒蕪萬曆二十一年七月秀吉始開闢構城郭宮殿疆里其土人煙輳集風順四五日可至寧波六七日可至天津衛七八日可至登萊但登萊等處海中多礁石不便行舟耳倭之始通中國實自遼東由六朝及今乃從南道浮海卒自溫州寧波以入東北風迅自彼來此約可四五日程而西南風迅自此之彼約亦四五日程蓋其去遼甚遠而去閩浙甚邇若盡其國界則東西長行可四五月南北短行三月而皆極於海其西北至高麗也必由對馬島開洋順風僅一日二日南至琉球也必由薩摩州開洋順風七日其貢使之來必由博多開洋歷五島而入中國以造船水手俱在博多故也貢舶回則徑收長門抽分司官在焉故也若其入寇則隨風所之大抵倭舶之來恒在清明之後前乎此風候不常難以準定清明後方多東北風且積久不變過五月風自南來不利於行矣重陽後風亦有東北者過十月風自西北來亦非所利故防海者以三四月爲大汛九月十月爲小汛其停橈之處焚劫之權雖曰在倭而其帆檣所向一視乎風實有天意國初懲倭之詐緣海備禦幾於萬里其大爲衛置軍四

盜賊附

千六百四十人其次爲所置軍一千一百餘人又次爲巡檢司置弓兵百人少亦不下數十人皆大小相維經緯相錯星羅棋布狼顧犬防故所在製有數百料大船八檣哨船若風尖快船高把哨船十槳飛船凡五等至如定海昌國貢道所經切近彼島則船數倍徙他處而以時出哨各有限準如三月爲頭哨四月爲二哨五月爲三哨號大汛至六月收港避風至秋七八九月亦如前爲小汛汛畢回衛休息責令各取印信到單海物爲驗若至各港次舉所則又設有水寨營柵以止舍之而統以指揮千百戶鎮撫總以閫職督以憲臣所以制禦之者密矣而歲久人玩法去盜生萬曆二十一年平秀吉遣將平行長及清正等率衆入寇朝鮮直抵王京朝鮮王遁走遣官告急於朝遂命經略使往援王京碧蹄二戰互有勝負其衆退據釜山蓋屋耕田爲久駐計幸平秀吉於戊戌七月病故賊衆撤回東事已靖然中國調兵轉漕費至百萬而朝鮮亦殘破非故物矣續文獻通考

齊興師伐楚子發帥師當之帥三卻楚賢良大夫皆盡其計齊師愈強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爲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而遣之偷夜解其將軍之幃帳而獻

之子發因使人歸之曰卒有出薪者得將軍之帷使歸之於執事明又復往取其枕子發又使人歸之明日又復往其簪子發又復歸之齊將軍大駭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齊楚軍恐取吾頭淮南子

陸機赴假還洛輜重甚盛戴淵使少年劫掠淵在岸上據胡床指揮左右皆得其宜淵既神姿鋒穎雖處鄙事神氣猶異機於船屋上遙謂之曰卿才如此亦復劫耶淵使泣涕投劍歸機辭厲非常機彌重之定交作筆薦之過江仕至征西將軍晉書

鴻書

卷六十六

八品

太后時嘗賜太平公主細器寶物兩食合所值黃金千鎰公主納之藏中歲餘取之盡為盜所將去公主言之天后大怒召洛州長史謂曰三日不得盜罪長史懼謂縣主盜官曰兩日不得賊死尉謂吏卒游徼曰一日必擒之擒不得先死吏卒游徼懼計無所出衢中遇湖州別駕蘇無名相與請之至縣游徼白尉得盜物者來矣無名遽進至階尉迎問故無名吾湖州別駕也尉呼吏卒何誣辱別駕無名笑曰君無怒吏卒抑有由也無名歷官所在擒姦擿伏有名每偷至無名前無得過者此輩應先聞故將來庶解圍耳尉喜請其方無名曰與君至府君可先入白之尉白其故長史大悅降階執其手

鴻書

卷六十六

十

八品

曰今日遇公却賜吾命請道其由無名曰請與君求見對玉階乃言之於是天后召之謂曰卿得賊乎無名曰若委臣取賊無拘日月且寬府縣令不追求仍以兩縣擒盜吏卒盡以付臣臣為陛下取之亦不出數十日耳天后許之月餘值寒食無名盡召吏卒約曰十人五人為侶於東門北門伺之見有胡人與黨十餘皆衣縷絰相隨出赴北門者可踵之而報吏卒伺之果得馳白無名往視之問伺者諸胡何若伺者曰胡至一新塚設奠哭而不哀徹奠即巡行塚旁相視而笑無名喜曰得之矣因使吏卒盡得諸胡而發其塚塚開割棺視之棺中盡寶物也奏之天后問無名卿何才智過人而得此盜對非有他計但識盜耳當臣到都之日即此胡出葬之時臣一見即知是偷但不知其葬物處今寒節拜掃計必出城尋其所之足知其墓賊既設奠而哭不哀明所葬非人也奠而哭畢巡塚相視笑喜墓無損傷也向若陛下迫促府縣捕賊計急必取之而逃今者更不追求自然意緩故未將出天后曰善賜金帛加秩二等紀聞唐太宗皇帝嘗寶白玉枕德宗朝于闐國所貢追琢奇巧蓋希代之寶寢殿帳中一旦忽失所在然禁衛清密非恩渥嬪御莫有至者珍玩羅列他無所失上驚駭

移時下詔於都城索賊密謂左右中尉曰此非外寇所
人當當在禁掖苟求之不獲且虞他變一枕誠不足惜
卿等衛我皇宮必使罪人斯得不然天子環衛自茲無
用矣內宮惶慄謝罪請以決旬求捕大懸金帛購之畧
無尋究之跡聖旨嚴切收繫者漸多坊曲閭里靡不搜
捕有龍武軍蕃將王敬弘常蓄小僕年甫十八九神彩
俊麗使之無往不屆敬弘與流輩會宴有待兒善鼓胡
琴四座酒酣因請度曲辭以樂名非妙須常御者彈之
鍾漏已傳取之不及因起解帶小僕曰若要琵琶頃刻
可至敬弘曰禁鼓纔動軍門已鎖何言之謬也既而就

鴻書

卷六十一

七

人品七

飲數巡小僕以繡囊將琵琶至座客嘆咲南軍去左廣
往復三十餘里入夜且無行伍既而倏忽往來敬弘驚
異如失時又搜捕嚴急意以盜竊疑之宴罷及明遽歸
其第因而問之曰使汝累年不知躡捷如此我聞世有
俠士汝莫是否小僕謝曰非有此事但能行耳因言父
母皆在蜀川頃年偶至京國今欲却歸鄉里有一事欲
報恩偷枕者早知姓名二數日當令伏罪敬弘曰如此
事卽非等閒遂令全活者不少未知賊在何許可報司
存掩獲否小僕曰偷枕者田膨郎也市廛軍伍行止不
恒勇力過人且善超越苟非便折其足雖千兵萬騎亦

將奔走自茲再宿候之於望仙門伺便禽之必矣將軍
隨某觀之此事仍須秘密是時涉旬無雨向曉埃塵頗
甚車馬騰踐跬步間人不相睹膨郎與少年數輩連臂
將入軍門小僕執毬杖擊之欻然已折左足仰而覲曰
我偷枕來不怕他人唯懼於爾既此相值豈復多言於
是昇至右軍一款而伏上喜於得賊又知獲在禁旅引
膨郎臨軒詰問具陳嘗在營內往來上曰此乃任俠之
流非常之竊盜內外囚繫數百人於是悉令原之小僕
初得膨郎已告敬弘歸蜀尋之不可但賞敬弘而已
平廣記

鴻書

卷六十一

七

人品七

韓魏公鎮相州因祀宣尼齋夜宿省偷兒入室挺刃曰
不能自濟求濟於公公曰凡上器具可值百千盡以與
汝偷兒曰願得公首公卽引頸偷兒稽顙曰以公德量
過人故來試公凡上之物已荷公賜願無泄也公曰諾
終不以語人其後爲盜者以他事坐罪當死於市中備
言其事曰慮吾死後公之遺德不傳於世也 趙師異聞
趙師異尹臨安時有黠賊每盜人家必以粉書其壁曰
我來也嚴捕久不獲而我來也之名喧傳都邑一日所
屬捕至一賊云卽其我來也勘鞠不承且無証證其人
久淹獄底謂獄卒曰我固嘗爲盜却非是我來也今亦

自知無脫理但乞稍疎刑具有白金數千藏保叔塔上可往取之卒疑其給已賊曰無疑但往寺作少緣事托點塔燈盤桓其上便可見矣卒始試往果得金大喜入獄以酒肉犒賊越數日又曰有酒器一甕實侍郎橋下若令家人以藍盛衣洗橋畔取甕置藍覆以衣可得也卒又試往所得愈多復以酒肉相犒卒雖喜得財而未測賊意一夜賊謂卒曰欲暫出四更當復來決不爾累卒甚難之賊曰我固有全身術不相累也我縱負心即所遺爲爾失囚配罪之費有餘矣苟不從恐生悔吝無及也卒懼不得已遂縱之去坐以俟之憂念間聞簷

鴻書

卷六十

四

人品七

瓦聲賊已躍下卒甚喜復極楷之甫旦張循王府告云夜被盜府門上書我來也三字趙尹撫案大驚曰幾誤此獄宜乎勘鞫不承也遂以犯夜律杖出之獄卒歸其妻曰昨半夜後聞叩門聲開視之一人以二衣囊擲戶內而去卒驚取視皆黃白物也乃悟其夜賊盜張府之物以爲賂耳賊竟逃命而趙尹終莫知其奸彙苑徽宗時淮南盜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轉掠十郡官軍莫敢撓其鋒帝命張叔夜知海州江將至海州叔夜使間者覘所向江竟趨海濱劫巨舟十餘載爾獲叔夜募死士得千人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距海誘之戰先

匿壯卒海旁伺兵合舉火焚其舟賊聞之皆無鬪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賊江乃降嘉謀錄

明世廟大金吾陸公炳居密室與趙夫人玩雪忽於雪上見人影詫問曰而人耶遽至前金吾公心知爲劍俠紅線之流卽命夫人避去呼酒酌五人親致嚮杓曰僕爲人主守三尺正爲公等今乃相偈置僕何地若金幣惟所欲五人曰金幣何庸一人袖出一石乃異寶以視公曰此寶本一雙其一在公願以相假蓋皆外國貢上方者一爲大總戎仇公鸞所得鸞死歸其人而一在陸也公曰誠有之亦不爲公惜第不記置在何地非可造

鴻書

卷六十

五

人品七

次索者奈何其人曰已知在某姬第幾廂緹囊金盒中如言呼取便以相贈五人致謝且曰願公忘情於我輩不然恐於公不利公唯唯卽躍高屐昇屋去其行如飛屋瓦無聲時趙夫人已暗集外宅兒邏護無所見後六載有直指使出按某藩公耳語以五人名相屬是夜前一人復至色甚怒持短匕如秋水曰公竟不忘情我輩耶卽直指何能爲公伴應曰否否其人曰我已心許不殺公矣復去公吐舌食不下咽者數日時陸負上寵者聲武健長安探丸盜俠誅繁殆盡而累劫於盜語曰密網漏於吞舟張火飛蛾反集信然劇譯錄

正德大盜趙某破彰德之武安縣集師儒於明倫堂講書及易之飛龍在天問是何意一士急曰此正大王今日應天順人之謂也大悅贈百金趙原是河南增廣生避劉六劉七等盜於水中以物覆頭盜繫其妻以去大怒出水奪盜刀擊殺數十人奪妻以返群盜壯之重得之知爲趙素有英聲因擁爲帥以是多奇筴兵益強嘗有詩曰秦庭有劍誅高馬漢室無人問丙牛盜固不道而其語亦有刺

近代紀聞

福建沙縣民鄧茂七反僭稱閩王遣都督劉聚等討之先是巡閱御史柳華檄各郡縣令鄉村各置隘門望樓

鴻書

卷六十

天

人曰

編鄉民爲什伍設總小甲統率之以防禦寇盜而從令者聽總小甲究治由是總小甲各得自恣號召鄉民無敢違者茂七與弟茂八皆編爲總甲嘗佃人田例與輸租外僦田主以薪米鷄鴨茂七始倡其民革之又以輸租於遠者令田主自運而歸不許輒送其家田主計於縣縣逮茂七不至乃下巡檢追緝之因而殺弓兵數人縣聞於司調官軍三百人與之格鬪殺傷殆盡懼討遂刑白馬斬血誓衆舉兵反他縣游民皆舉金鼓器械應之烏合至十餘萬人僭稱王號署官職八閩騷動詔遣都督劉聚爲總兵都督陳韶劉德新爲左右叅將僉都

御史張楷監軍討之

皇明通紀

南濠金德宣正德初販豆麥於楓橋河下一晚入酒館忽有客來長身偉貌美鬚髯金默異之揖客共飲歡若平生竟與同歸越宿客謂金曰吾舟泊許墅須遣价引之金從之客俟舟至昇雙筍出銀二千并一簿授金曰荷蒙長者敢煩派此於機戶金視之織龍鳳衣數也駭問何爲曰身是秦府儀賓也奉殿下命辦此時已秋杪屈指計云往探姻親宦閩者初春到吳幸豫爲督成及期已織完界之客喜謝去金後販布之湖廣江中遇盜金暨同伴俱就縛切貨將盡矣有舸揚六帆如飛而至

鴻書

卷六十

七

人曰

中坐衣龍袍者惟言撤却大船來金偶舉頭龍袍者見之大呼曰是吾故人趣解縛一行人盡得釋招金過船相見卽鄉織龍鳳衣客也慰問良久入設席款之奏女樂見其妻妾四人酒闌召諭羣盜曰吾自賚若輩故人物毫毛不許動舉還之尋語金云乘舸浮海未嘗沿江昨得一妹赴便風游衍不覺至此殆天假良晤也臨別又贈壓驚黃金一錠衆詢知其故皆曰某等數千金劫去因君復來德君何已願各分半以謝金峻卻之曰若然則予亦盜也衆乃止金從此不復爲商矣

說聽增紀

何大復先生有雙盜篇曰雙盜者一足雙善穿窬宵夜

從二盜入巨姓家登屋上翻瓦使二盜以繩下之搜貨入之櫃命二盜繫上已復下櫃入貨上之約如是者三。雙盜自度曰櫃上彼無置我去乎遂自入坐櫃中二盜繫上之果私語曰貨重矣我二人分之足彼出必多取不如棄而去也遂持櫃行大野中一人曰覺盜稱善偷乃爲我二人賣一人曰此時將見主人翁矣相與大咲不知覺盜乃在櫃中頃二盜倦坐道上覺盜度將曙又聞遠舍有人語笑從櫃大聲曰盜劫我二盜惶訝遁去。覺盜乃得全貨歸覺者之智無過孫子矣此人當平世遂小用之爲穿窬莊子曰竊鈎者誅竊國者爲諸侯顧所用何如耳。

鴻書

卷六十一

木

八品七

雙柳夾推盜劫地有舟江行載客皆滿忽一人來載既登則露刃謂衆曰我大盜也欲前劫一巨商但借公寶舟躡之不然殺若衆皆盡衆而難色以懼相累即抽出包絹三十二方令以障面察客數果然遂皆障之而鼓棹行及商舟以纜相係乃自躍入謂商曰跡公久矣公自某地來金若干我但分公五百不廉乎商揣盜知已甚明又其徒衆多即囊金以進盜令如法裹束歸已船又曰再分爾布三十二疋可乎商亦以進遂至謝返揚帆急行夜抵某地曰止有布在各贈一端幸不累公等

鴻書

卷六十二

九

八品七

急携金躍去不知所之其爲劫僅一人耳於已則善用其寡於人則善用其衆而又自量所受智盜也乎。西蜀張公尹滑之三年是爲嘉靖癸丑其時京邑多巨盜大俠日伺挾勳貴人獲金寶殆遍中有盜魁任敬高章一日謀曰聞三輔州縣帑金多可挾取乃陰賄西臺吏得諸直指所奏署帑金簿惟滑帑金一萬有奇相語曰此奇貨也於是陰結其黨王保劉竣任鬻子等軟血盟各市良馬一匹潛至滑城外王保等三賊倚馬待而敬章二賊則入城是其歲三月之望日也公甫上計歸晨起坐堂皇延見父老畢忽有二人稱錦衣使投刺門者難之輒手揭門者敬詐稱錦衣百戶從甬道入章詐稱校尉懸圓牌從左角門入二賊直闖堂階北向立公竊意此必滑人之隸籍錦衣歸取貼辦者而胡狂悖乃爾心怪之判案如故敬前厲聲曰此何時大尹猶然倨見使臣乎公稍動容避席與揖敬曰身奉旨不得揖公自謂是必建我矣乃命左右設香案請旨謝就繫敬復附公耳曰非建公也旨欲屬公沒耿主事家耳其時滑有鄉先生耿君隨朝者任戶部主事管明智坊草場火詔繫都官獄公聞之益信而顏始解公遂延二賊後堂始指敬曰吾與公了此事不可令左右聞公乃出令屏

左右敬右顧堂西一室問此何室也公曰此踐更卒夜直所敬拉公左手章擁公背同入室敬拉公並坐坑上章坐其門公問曰若等既欲沒耿氏家何不商諸堂中而至此室也敬掀鬚笑曰公不知我耶我霸上客來借公帑中萬金遂出七首章亦出七首交置公頸曰事成則生不則有如此七首公始知爲賊亦不爲動乃從容語二賊曰爾所圖者非報仇也吾即愚柰何以財故輕吾生耶即不七首吾書生孱夫耳能搏爾耶且爾既詐稱錦衣天使何乃自露本相如是邑中必有窺之者非爾之利也二賊以爲然遂袖七首公曰滑小邑帑藏安

鴻書

卷六十一

手

人部七

得萬金敬即出劄記錄直指使所報諸州縣帑金數以視公而滑所貯果萬金有奇公覽而驚異之遂不復辨但請勿多以累吾官及復開諭語久之吾黨五人當予五千金公謝曰爾減半矣幸甚但爾僅兩人柰何囊中可裝五千耶抑何策出此官舍耶二賊曰公慮良是公當爲我具大車一乘載金其上仍械公如詔建故事坐公車門勿令一人從從即先刺公俟車行及夜深時吾黨從沙中出人各携千金躍馬去然後釋公歸吾計如此云當是時邑中士民無不知其爲賊無不願爲公出死力者第慮公未必知也而公又慮邑中無有知者公

欲緩二賊徐圖之乃語二賊曰吾即取諸帑中易耳但建我而畫行邑人必困爾爾必刺我亦何利焉爲今計夜行則無從覷耳二賊相顧稱善公又曰帑金皆各司積貯易以物色亦非爾利計邑中多富民不若如數貸之爾可安枕且於庫藏無失不累吾官爾之德也利害孰便惟爾擇之二賊益善公計惟公命公屬章傳命吏劉相來相有心計人也相至公謬爲語曰吾不幸遭意外事若建去死無日矣今錦衣公有大氣力不欲建吾去心甚德之吾欲具五千金爲壽相吐舌曰安得辦此公躡相足曰非辦於我者每見汝邑人富而好義吾

鴻書

卷六十一

手

人部七

令汝爲貸遂取紙筆手書某也上宜若干某也中宜若干共九人符五千金數令之陸續來報是九人者善捕力士也公又語相曰天使在九人者固富室宜盛服謁見勿以貸金故作寒人狀公蓋不欲露其力士本相也相乃大悟出公心知外間有爲之計者矣柰不得出此室則語二賊曰爾既詐稱錦衣天使顧不爲禮於後堂而跼踖賤卒直所啓外人疑亦非爾之利也吾即與爾偕出吾豈能翼飛耶二賊首肯敬假錦衣官體貌與公揖讓出後堂分賓主而坐供茶恭遜如禮章假校尉體貌聲言官長在不敢坐則擁公背侍立不旋踵分自計

無可脫身會寒風拂面公託言避風與二賊復入室中以示無他意二賊則喜公又與二賊曰爾遠來饑矣吾令門子取酒食與爾酬酢爾慎勿露本相二賊又首肯果復如禮公先飲食以示不疑戒二賊勿多飲以示懇款則二賊益喜酒畢囊所屬九人者各鮮衣如富家子以紙裹鐵器手捧之陸續門外謬云貸金以至但貧不能符其數作哀免狀二賊聞金至且見其人果富家狀又大喜謂公不我給也公心知外間業已有備奈何再出此室則高聲與二賊曰吾待僚素厚吾今有罪而僚友不相恤意何薄也吾固不足重錦衣天使彼不

鴻書

卷六十

圭

八品七

當謁見耶陽浮怒之語聞於外少選稽縣丞張主簿各持刺相候於後堂數武耳瞻盼二賊又固為揖讓而二賊又假錦衣體貌遂不覺互相揖讓而出與二僚交拜又復如禮公欲乘其答拜時擒之則章擁公背固不旋踵計無可施公乃謂二僚曰吾貴富人金以予錦衣正賴僚友在此明證其事他日償之彼無辭耳二僚乃留不去而二賊相與雅容揖讓為錦衣體貌不得復還入室矣公謬予金狀呼天平則天平至呼几案則几案至公又呼曰此几小寔金幾何庫中素有長几能寔金多胡不取以來則長几至橫之後堂其時敬客客位南向

坐公與二僚據主位北向坐而長几界於其間公幸與敬稍隔矣柰章固擁公背不旋踵北向侍公所以稍遠之則起持法馬語章曰汝官長方與吾輩為禮何暇視法馬則視法馬者爾之事也章利在得金稍就几視法馬而九人者捧其所裹鐵器競前謬為發金狀公稍脫身離章數武則大呼九人者擒賊公與二僚從前堂出敬起撲追公不及拔刃刎於樹下章亦將刎為捕人持之得不死拷訊出城外王保等三賊主名亟捕之已亡命入京矣為上狀令太傅陸都督盡付諸理公與章等俱論死磔於市

居來擒盜志

鴻書

卷六十

圭

八品七

張小舍居夷亭善捕盜凡遇盜者張往視其形迹則知其盜為某一日僑寓於金陵水西門外有一瞽者入手持杖點地進城朝出暮入以為常張一見之謂眾曰此巨盜也其瞽乃詐爾明日復遇於途張以身觸之瞽曰子為誰張曰我夷亭張也瞽曰我欲相見久矣張曰何時可至吾家瞽曰數日間張歸竟不見其來他日復之京見瞽者已徙太平門張謂曰爾何失信瞽曰已來君家顧君不知耳張曰何以為驗瞽曰有物在房褥下張歸發褥視之有白銀數錠利刃一柄在焉意蓋以銀啗張利刃者示若不知止則殺之也張亦駭服

白醉瑣言終

第六十卷

官職部乙

總論

有虞夏后

除笈

三緊

考察

還債的

為公入相

狀元宰相

三途議

宰相

申屠嘉

公孫弘

相有體

諸葛亮

麻婆

蘇良嗣

郭子儀

又郭子儀

紗籠中

趙普

王旦

得輔臣體

富弼

寇準

北門鎖鑰

無地樓臺

李沆

五相

禮絕百僚

周必大

冢宰

侍郎

都御史 大理卿

京兆

吏部郎

黃門

馬文升

金玉君子

枝乾

嚴德明

趙綽

包孝肅

何彥德

猶神仙

黃門有隙

卷六十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六十一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官職部一

太史湯賓尹 刪正

總論

有虞氏之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官二百周官三百

堂記

古謂除者如階除等級而進也何新授其官則曰除除與除去不用之音同何也蓋官不可久久則奸弊日深國家滋昏如任重爵者恩威日加聲勢日重人望日久叛亂之萌是與篡奪之禍是作其國必危亡者懼之故

鴻書

卷六十一

官職

官不可久居其任宋高后臨崩謂大臣呂大防曰卿等久居其任可退今天子另尋一班新人用正謂此也除官一宇有自來矣近代選曹補授先具舊官於前次書擬官於後新舊相銜故曰官銜

西京雜記拾遺立緊評事出緊赤尉坐緊立緊者以其行立在此省之次獻可替否也出緊者以其銜恩按覆

彈射不法也坐緊者以其劇縣決遣權豪畏威也故係

號三緊官又吏部銓注拾遺評事赤尉皆以才望清高

標格孤秀者署為之故俗號三緊官

成化中用吏部尚書李裕言外官考察自貪酷老疾罷

軟之外復設才力不及對品改調別省嘉靖間用吏部言才力不及外官調用俱降一級

鳳洲筆記

僧惠陳涉獵儒書而有戒行永樂中嘗預修大典歸老太倉興福寺時八十餘矣嘗語坐客云此等秀才皆是討債的客問其故曰洪武間秀才做官喫多少辛苦受多少驚怕與朝廷出多少心力到頭來少有過犯輕則充軍重則刑戮善終者十二三耳其時士大夫無負國家國家負天下士大夫多矣這便是還債的邇來聖恩寬大法網疎濶秀才做官飲食輿馬官室子女妻妾多少好受用幹得幾許好事來到頭全無一些罪過今日

鴻書

卷六十一

七

官

國家無負士大夫天下士大夫負國家多矣這便是討債的還債討債固是儒家緒餘然謂今日士大夫有負朝廷則省之不能無愧

漢世五爲三公者胡廣四爲三公者楊賜三爲三公者黃瓊楊彪唐五入相者蕭瑀裴度崔胤四入相者韋巨源姚崇韋安石三入相者武承嗣武攸寧豆盧欽聖武三思李嶠李懷遠崔湜劉幽求張說張延賞王鐸鄭畋五季三入相者馮道宋五入相者蔡京三入相者趙普呂蒙正呂夷簡張士遜文彥博

弁州

宋時狀元爲相者四人呂文穆公王文正公李文定公

宋元憲公文穆登第十二年拜文正二十一年文定二十九元憲二十七年文正文定皆再入而文定穆三入爲尤盛

石林燕語

國家取士之途蓋三變云往在洪永間天造草昧士各以所長奮母問所從來時蓋有其人而無其格宜正成弘之世文教大興士品乃定諸服大僚備肺腑者彬彬然多制科之選矣而負奇韞珍之夫亦間緣他途以起上之人不爲厄也時蓋有其格而未嘗限其人嘉隆以來制科益重縉紳大夫十九其人其以科貢起者卽有長材異能多束於資不得表見時蓋格愈嚴而人始病

鴻書

卷六十一

三

官

論材者觀初制如彼今病若此稍稍調停均節破拘擥之見恢登進之途意至厚也然竟未聞有殊異之材足以越常調而稱意指者其故何也愚以爲上之所以求與下之所以應者兩任其過我朝令甲郡國吏受雌黃於監司而御史臺督察刺舉之固廟廊所爲寄耳目者也此之是非謬則盡謬矣今監司御史臺旣已抑科貢之士不得與制科齒斯其人已發憤無聊矣間有所論薦又皆權有力者不則夸毗而善爲容者也不則有心計而能得上歡者也甚且以苞苴結矣其忠誠朴魯之士一心管職固宜親媚於上而事復有大謬不然者夫

白黑不分則趨向不定吏安所勸乎愚故曰上過也若夫下之人既厄於制科往往應以不肖之心恣肆而無檢且曰上固已限我矣我即偃偻而修繩墨而行無復之矣故通籍未幾輒挂吏議夫國家之於科貢非薄也初除而得郡邑吏及弟子師薦而六館諸曹漸而落泉假使與乘田委吏程顯較榮斯有間矣柰何薄之耶語云士必自重而後人重今且不自重也何以令上重耶愚故曰下亦過夫下之人既以不用阻而上之人復名用而實阻之是以兩病今誠欲救其弊莫如審刺舉而毋眩於名何也刺舉者上所勸懲下者也而當事者不以實聞是梯偽也國家關三途之典而刺舉者藉以管其私是借實也愚請詔監司御史臺自今有所論薦務明致其情而實徵其跡毋泛濫尺牘干君上之聽果賢也果能也請母以格拘而其不然者非但罪其人也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効者坐之爲宜略倣其意挾其名實大戾與夫以權力進者苞苴進者罪其人并罪其所舉之人不以貴勢免不以彌縫貸人心庶乎其知警乎是法也業已有言之而莫行行之而人將病其苛不知當吏治久偷之後綱維不振之日非大有所懲創以破痼習而挽弊風其勢未可也然猶有說焉國初著功令

鴻書

卷六十一

四

官職

每歲郡國所貢士皆擇經明行修羣之太學日課而月程之以次列其功能高者補諫議與制科相參此其典至重今太學養士之規稍稍廢怠士以待資至者直傳舍耳甚者不挂名其中輒受職以去夫養之不重則用之不得不輕其勢然也且制科之士業已重其選而難其進卽上意固云吾以是羅天下之士柰之何其不偏重哉重則難反反之必格而不行勢有固然無足怪者說者曰古之用人築可相漁可師牧圉可庸夫天下非無才之患也才而束於格之患也嗟夫士才而束於格者亦千百而一耳千百而一者不常有有之亦未必用徒令不肖者得藉資以進則愚未見夫任格之爲害而破格之爲利也蒼霞草三途並用議

鴻書

卷六十一

五

官職

宰相

申屠嘉爲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鄧通方愛幸賞賜累鉅萬嘉常人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罷朝嘉爲檄召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恐言上上曰汝第往通詣府免冠頓首謝嘉責曰夫朝廷者高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頓首出血不解上度丞相也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

弄臣君釋之通既至爲上泣曰丞相幾殺臣史編

公孫弘既相於是起客館開閣以延賢人一日欽賢館以待大賢次曰翹材館以待大才次曰接士館以待國士其有德任毗贊佐理陰陽者處欽賢之館其有才堪九列將軍中二千石者居翹材之館其有一介之善一方之藝者居接士之館躬自菲薄俸祿皆以給之西京雜記

朱浮論曰吳起與田文論功文不及者三朱買臣難公孫弘十策不得其一終之田文相魏公孫宰漢誠知宰相自有體職官分紀

鴻書

卷六十一

大

官

漢諸葛亮自較簿書楊顯諫曰請爲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婢典炊爨雞司晨犬吠盜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形疲神困終無所成豈其智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爲主之道也蜀志

盧杞少時與麻婆同賃居婆與議婚二月有女子輜軒降空呼婆與藥丸種之生一葫蘆大如蓬婆割爲二與杞各一俄時風雲忽起以杞乘葫蘆而上至女所入承晶官命坐曰吾太陰夫人也郎君願留此乎地仙乎宰相乎曰留此女郎奏帝朱衣使來曰杞人間宰相也女

失色令婆領回推入葫蘆中卽至舊處婆與葫俱不見乃知麻婆女仙也後果爲唐德宗相太平廣記

武后臨朝薛懷義勢傾當時雖王主皆下之蘇良嗣僕射遇諸朝懷義偃蹇不爲禮良嗣大怒使左右牽拽搭面數十武后知曰阿師當向北門出入南衙宰相往來勿犯也唐史

郭子儀爲中書令觀容使魚朝恩請遊張敬寺子儀許之丞相意其不相得使吏諷請君無往郊吏自中書馳告郭公軍相將不利於公亦告諸將須吏朝恩使至子儀將行士衣甲請從者三百人子儀怒曰我大臣也彼

鴻書

卷六十一

七

官

非有密旨安敢害我若天子之命爾曹胡爲獨與童僕十數人赴之朝恩候之驚曰何車騎之省也子儀以所聞對且曰恐勞思慮耳朝恩撫胸捧手揮涕曰非兄長者得無疑乎談寶錄子儀有功高不賞之懼中貴欲害其功遂使盜於華州掘公之先人墳墓裨將李懷光等怒欲求物捕其黨及公入對但號泣自罪因奏曰臣願師外伐動經歲年害人之兄殺人之父多矣其有節夫義士刃臣於腹中者衆今構孽辱宜當其事但臣爲國之心雖死無悔由是中外翕然莫測公子弘廣常於親仁里啓第里巷負販之人上至公子簪纓之士出入不

問或云王夫人趙氏愛女方粧梳對鏡往往公麾下將吏出鎮去及郎吏皆被召令汲水持悅視之不異僕隸他日子弟焦烈啓諫公三不應於是繼之以泣曰大人功業已成而不自崇重以貴以賤皆游臥內其等以爲雖伊霍不當如此也公笑而謂曰爾曹固非所料且吾官馬粟者五百匹官餼者一千人進無所往退無所據向使崇垣扃戶不通內外一怨將起構以不臣其有貪功害能徒成就其事則九族壘粉噬臍莫追今蕩蕩無間四門洞開雖讒毀是興無所加也吾是以爾諸子皆伏○郭氏舊史說辛雲景曾爲公之吏使後除潭州都

狄不可信也請無往子儀曰虜有數十倍之衆今力不敵奈何但至誠感神况虜乎諸將請選鐵騎五百爲從子儀曰此適足爲害也乃傳呼曰令公來初疑皆持兵注目以待之子儀乃數十騎徐出免胄勞之曰安平久同忠義何至於於是迴紇皆捨兵降馬曰是吾父也子儀長六尺餘貌秀傑於靈武加平章事封汾陽王加中書令圖形凌烟閣加號尚父配饗代宗廟庭有子八人壻七人皆重官子暉尚昇平公主諸孫數十人每諸孫問安領之而已事上蓋忠臨下寬厚每降城下邑所至之處必得志前後連罹幸程元振魚朝恩等諸毀百端時方握強兵或臨戎敵詔命徵之未嘗以危亡迴顧亦遇天幸竟免患難田承嗣方跋扈狼傲無禮子儀嘗遣使至魏州承嗣輒望拜指其膝謂使者曰此膝不屈於人若干歲矣今爲公拜麾下老將若李懷光輩數十人皆王侯重貴子儀麾指進退如僕隸始光弼齊名雖威略不見而寬厚得人過之歲入官俸二十四萬私利不預焉其宅在親仁里居其地四分之一通永巷家人三千相出入者不知其居代宗不名呼爲大臣天下以其身存亡爲安危者殆二十年校中書令考二十四年權傾天下而朝不忘功蓋一代而主不疑後窮人欲而君子

不罪富貴壽考繁衍安泰終始人倫之盛無缺焉卒年八十五

出談錄韓琦相州人

弱冠舉進士第二殿試祥雲捧

日太史奏曰當得賢相活饑民一百九十萬神宗題其神道碑額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圖繪傳天下

名山藏

唐李藩字叔翰嘗寓東洛妻庶子崔謙女年近三十未有名宦多寄托崔氏待之不甚盡禮李患足瘡欲挈家居揚州甚愁悶迺詣中橋問卜胡蘆生生曰公乃在紗籠中豈畏此迺更遠亦可李問紗籠事終不復言遂往揚州居參佐橋左近有高員外素相善一旦來詣既去際晚又至云朝來看公歸困就寢夢見舊使庄客卒

鴻書

卷六十一

十

官職

已十年某問安得在此曰爲陰吏蒙差與李三郎當直知員外與三郎往還故此祇候某曰三郎安得如此曰是紗籠中人詰之不肯言特報此好消息李笑而謝之數年張建封鎮揚州奏爲巡官會有新羅僧能相人言張不得爲宰相因令使院看諸判官曰並無及李至僧降階迎謂張公曰巡官是紗籠中人僕射且不及張大喜因問紗籠事曰宰相冥司必潛以紗籠護之恐爲異物所擾餘官則不得也方悟胡蘆生及高所說李公竟爲相

逆史

趙普既相以天下爲已任宋主倚任之事無大小悉咨

決焉宋主數微行過功臣家普每退朝不敢去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意宋主不出久之聞叩門聲普亟出宋主立風雪中普皇恐迎拜宋主曰已約光義矣已而光義至設重褥地坐堂中熾炭燒肉普妻行酒至宋主以嫂呼之因與普計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則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宋主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耳宋主又嘗以幽燕地圖示普問進取之策普曰圖必出曹翰宋主曰然因曰翰可取否普曰翰可取孰可守宋主曰以翰守之普曰翰孰可代宋主默然良久曰卿可謂深慮矣

鴻書

卷六十一

十

官職

普嘗薦某人爲某官宋主不許明日復奏亦不許明日又奏宋主大怒裂碎奏牘擲地普顏色不變跪而拾之以歸他日補祿舊牘復奏如初宋主乃悟卒用其人又有羣臣當遷官宋主素惡其人不與普堅以爲請宋主怒曰朕固不與遷卿若之何普曰刑賞天下之刑賞陛下豈得以喜怒專之宋主怒甚起普亦隨之宋主入官普立宮門久之不去竟得俞允其剛毅果斷類如此然多忌屢以微時所不足者爲言宋主曰若塵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自是不復敢言

綱目

時西北用兵宋帝便殿延訪或至盱食王旦歎曰我輩

安得坐見太平優游無事耶沆曰強敵外患足爲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沆又曰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且以爲細事不足煩帝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叅政它日之憂也丁謂與寇準善準屢薦其才於沆沆不用準問之沆曰顧其爲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當思吾言沆嘗言居重位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少以報國耳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詢所陳請行一事卽所傷多矣沆嘗讀論語或問之沆曰沆爲宰相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沆性直諒內行修謹居位慎密不求聲譽遵法度識大體人莫能干以私公退終日危坐未嘗跛倚治第封丘門內廳事則已寬矣及卒帝驚慟謂左右曰沆忠良純厚始終如一豈意不享遐壽耶贈太尉中書令謚文靖

宋史

不豫中外頗憂一旦聞恩召近臣臣若奔馳以進慮人心驚動耳上以爲得輔臣之體太平街覽宋仁宗嘗問置相於王素素對曰惟宦官官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選帝曰如是則富弼爾至是彥博與弼同召至郊詔百官迎之范鎮言曰隆之以虛禮不若推之以至誠及宣制士大夫相慶於朝帝遣小黃門覘知之語翰林學士歐陽修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哉修頓首賀會契丹使者耶律防至王德用與射於天津園防曰天子以公典樞密而用富公爲相將將相皆得人矣綱目章聖卽位萊公守青州上欲見之謂左右曰寇準豈念我否大臣有不悅者進曰臣聞寇準在青州惟聲色是娛何暇念君父耶會遣中使撫巡山東上曰往問寇準安否北還從取朝見表來以慰朕思公再拜泣而謝使者曰良馬善犬皆知有主豈有人臣不思君父邪但以忌者當路不敢乞歸陛下若不棄臣朝召夕行也要君之章實未敢上旣而果召還領相印史編寇準爲相用人不以次同列頗不悅他日除官同列目吏持例簿以進準曰宰相所以進賢退不肖若用例一吏職耳自漕淵還頗矜其功帝待準甚厚王欽若深嫉

之一日會朝準先退帝目送之欽若因進曰陛下敬準爲其有社稷功耶帝曰然欽若曰澶淵之役陛下不以爲耻而謂準有社稷功何也帝愕然曰何故欽若曰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淵之舉以萬乘之貴而爲城下之盟何耻如之帝愀然不悅欽若曰陛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欲盡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由是帝顧準寢衰竟罷爲刑部尚書出知陝州初張詠在成都開準入相謂僚屬曰寇公奇才惜學術不足爾及準知陝詠適自成都還準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詠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也準莫論其意歸取其傳

鴻書

卷六十一

十四

官

讀之至不學無術語笑曰此張公謂我也未幾移準知天雄軍契丹使過大名謂準曰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書準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耳綱目寇準出入宰相三十年不營私第處士魏舒贈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洎準南遷時北使至內宴宰執預焉使者歷視諸相語譯導者曰孰是無地起樓臺相公畢坐無荅者談苑

張齊賢慷慨有大略每以致君自負常爲真宗言皇王之道帝曰皇王之道非有跡但庶事無撓則近之矣帝嘗問李沆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

此最爲先帝問其人沆曰如梅詢曾致堯輩是矣帝又語及唐人樹黨遂使王室微弱蓋姦邪難辨耳沆曰佞言似忠姦言似信如盧杞蒙蔽德宗李勉以爲真姦邪是也帝曰姦邪之迹雖曰難辨久而自敗一夕內出手詔欲以劉美人爲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之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其議遂寢帝嘗謂沆曰人皆有密啓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諛卽佞臣常惡之豈可效尤宋張澤民死七日復生自云至一處若瓊瑤世界其堂上扁金牌曰五相清燕之堂澤民問其守闕吏曰五相可得聞乎曰呂相夷簡劉相廸李相沆龐相籍富相弼也名談

鴻書

卷六十一

十五

官

宰相自唐以來謂之禮絕百僚見者無長幼皆拜宰相平立少垂手扶之送客未嘗下階客坐稍久則吏從旁唱相公尊重客踧踖起退及富鄭爲相雖微官布衣謁見皆與之抗禮送之及門視其上門乃還自是羣公稍效之紀聞

宋周益公長身瘦面狀如野鶴在翰林多年壽皇一日燕居歎曰好一個宰相但恐福薄耳蓋疑其相也一老璫在旁奏曰官家所歎豈非周必大乎臣見所畫司馬

光像亦如必大清臞上爲之一笑未幾必大登庸爲太平宰相出鎮長沙退休又享清閒之福十有餘年方卒

宋史

諸曹

冢宰 侍郎 都御史 大理卿 京兆 吏部郎 黃門

明馬文升字負圖鈞州人弘治間自本兵晉冢宰嘗曰吾在兵部每夜心行天之邊者一周在吏部每夜心行天之內者一周行邊者思武備行內者計人才

堯山堂

熙寧間傳堯俞拜中書侍郎論事率由大公而未嘗容心其薦引多吉人良士及堯宣仁太后喻近臣曰傳侍郎清直一節終始不變金玉君子也嗟惜久之兩官皆

鴻書

卷六十一

十一

官職

幸其第哭之慟

本傳

宋元祐初用治平故事命大臣薦士試館職一時名士在館率論資遷轉未有越次進用者皆有滯留之歎張文潛晁無咎俱在其間一日二人閱朝報見蘇子由自中書舍人除戶部侍郎無咎以爲平緩曰子由此除不離核謂如果之粘核者文潛曰豈不勝汝枝乾乎聞者大笑按東北方有果如李每熟不待摘輒便稿土人因取藏之故謂之枝頭乾

山堂肆考

嚴德明在洪武中爲左僉都御史嘗掌院印以疾求歸發廣西南丹充軍面刺四字曰南丹正軍後得代歸吳

中居於樂橋深自隱諱與齊民等宣德末年猶存西軍之過暴苦民家公奮手毆之西軍訟於察院被逮時御史李立坐堂上公跪陳云老子也曾都在都察院勾當未是識法度的豈肯如此李問云何勾當嚴公云老子在

洪武時曾都察院掌印今堂上版榜所稱嚴德明者是也李大驚急扶起延之後堂請問舊事歡洽竟日而罷後御史繆讓家宴客教授李綺上坐致公作陪公時貧甚頭戴一帽已破用雜布補之綺易其人見公面上刺字憐而問之云老人家爲何事刺此四字公怒因自述老子是洪武遺臣任左僉都御史不幸有疾蒙恩發

鴻書

卷六十一

十一

官職

南丹今老而歸且曰先特法度利害不比如今官吏綺亦大驚拜而請罪因退避下坐先輩朴雅安分如此趙綽爲大理少卿時刑部侍郎辛亶嘗衣緋褱上以爲厭將斬之綽曰據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上怒甚謂綽曰卿惜辛亶不自惜也命左僕射高頻將綽斬之綽曰陛下寧可殺臣不得殺辛亶至朝堂解衣當斬上使人謂綽曰竟何如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上良久乃釋之他日又令斬二人綽曰此人當坐杖殺之非法上曰不關卿事綽曰陛下置臣法司欲誤殺人豈得不關臣事上曰撼大木不動者當退綽曰臣莫撼天心何論撼

木上乃止時薛胄為大理卿俱名平恕胄斷獄以情而綽守法俱為稱職

隋書

包孝肅尹京兆號為明察有編民犯法當杖脊吏受賕與之約曰今見尹必付我責狀汝第呼辯我與汝分此罪既而包引囚問畢果付吏責狀囚如言紛辯不已吏大聲呼之曰但受脊杖出去何用多言包謂其市權斥吏於庭杖之十七特寬囚罪止從杖坐以沮吏勢不知為其所賣卒如所約小人姦回難防也孝肅天性峭嚴未嘗有笑人謂希仁笑比黃河清

筆談

管何叔度義熙中人清身潔已子尚之為吏部郎告定

鴻書

卷六十一

十八

官職

省傾朝送之叔度謂曰聞汝來送別可有幾客答曰殆

數百人叔度笑曰此是送吏部非送何彥德也

見開樓玉

高宗承貞觀之後天下無事上官侍郎儀獨持國政嘗

凌晨入朝巡洛水堤步月徐轡詠詩云脉脉廣川流驅

馬歷長洲鵲飛山月曉蟬噪野風秋音韻清亮羣公望

之猶神仙焉

隋唐嘉話

魯國陳正字叔方為大官令黃門侍郎與正有隙因進

御食以髮貫炙中光武嗜炙見髮怒勅斬正正曰臣罪

有當死者三黑山出炭斷治吐炎焦膚爛肉而髮不銷

臣罪一也匣出佩刀匠石砥礪磨肌刻骨曾不能斷髮

臣罪二也臣朗月書章奏側光讀經書旦臨御食臣與丞及庖人六目齊視曾不如黃門兩目臣罪三也詔乃罪黃門而釋正

謝承後漢書

鴻書

卷六十一

十九

官職

劉氏鴻書卷之六十一終

第六十二卷

官職部二

學士

七盛事

覆袍

更快活

晏殊

張君房

兩句好

沒廉耻

御史

約直

白簡

鐵柱繡衣

六職

李靖反狀

膽落御史

范景仁

與御史抗

發朝於此

鴻書

卷六十二目錄

知浙利病

郎官 中書博士

顏駟

人瑞

枋頭失利

唐邕

馬周

王勳

岑文本

不受賀

叔孫通

祭酒

附太學生

辟雍

祭酒

署祭酒

橋門

天下儒師

宋訥

李時勉

太學生

納粟例

小成大成

天子門生

鄉學

秀才附

舉秀才

為秀才咲

秀才拘數

召降

秀才選御史

卷六十二目錄終

鴻書

卷六十二目錄

工

劉氏鴻書卷之六十二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官職部二

太史湯賓尹 刪正

學士

學士之盛事有七新學士謝恩日賜襲衣金帶寶鞍名馬一也十月朔改賜樣錦袍二也特定草麻三也改賜內庫酒四也月俸並給現錢五也特給親事官隨從六也勅設供帳之盛七也凡此七事並特出異恩有以見聖君待文臣之優厚矣

禁林燕會詩序

韋綬以左補闕爲翰林學士密政多所參建德宗常幸

鴻書

卷六十二

官職

其院韋妃從會綬方寢學士鄭綱欲馳告之帝不許時大寒以妃蜀襪袍覆而去其待遇若此

唐書

宋梅詢爲翰林學士一日書詔頗多構思甚苦推觚循堦而行忽見老卒臥於日中欠伸甚適梅忽歎曰暢哉

徐問之曰識字乎曰不識梅曰更快活也

宋史

晏殊爲館職時天下無事許臣僚擇勝飲宴公貧甚不能出獨家居與昆弟講習一日選東宮官忽中批除晏殊執政莫論所因次日進呈上諭曰近聞館閣臣無不嬉遊戲賞彌日繼夕惟殊杜門與兄弟讀書如此謹厚正可爲官官公旣受命得對上面諭除受之意公曰臣

非不樂燕遊者直以貧無可爲之具上益嘉其誠實知事君體眷注日深仁宗時卒大用

言行錄

真廟時日本國入貢求本國神光寺記舍人辭不工令學士張君房代之張退食多潛飲市樓掖垣求之不得大窘時种放以司諫歸華山張大年爲閑忙令云世上何人最號閑司諫拂衣歸華山世上何人最號忙紫微失却張君房

湘山集

東坡在玉堂一日讀杜牧之阿房宮賦幾數遍每讀徹一遍卽再三咨嗟嘆息至夜分猶不寐有二老兵皆陝人給事左右坐久甚苦之一人長歎操西音曰知他有

鴻書

卷六十二

官職

甚好處夜久寒甚不肯睡連作冤苦聲其一曰也有兩句好其人大怒曰你又理會得甚底對曰我愛他道天下人不敢言而敢怒叔黨臥而聞之明日以告東坡大笑曰這漢子也有鑒識

拊掌錄

明太祖一日命左右至文淵閣覘庶吉士講習否令一偵其動靜比報告有所事唯劉子欽袒衣席地酣睡蓋時初飯罷被酒竟入夢耳上召至謂曰吾書堂爲汝臥榻也罷其官令往工部辦事子欽略不分訐竟買吏巾條服之步入工部尚書驚曰劉進士何爲爾欽曰奉聖旨命子欽爲本衙門吏尚書不敢荅子欽便登堂待

立與羣胥偶少頃上又命一豎入部覘之還報云上笑
速令召來子欽至猶吏服上曰汝好沒廉耻顧左右還
與冠帶歸內閣讀書子欽又無言遽起謝恩出具冠袍
還閣中卽一日間也九朝野記

御史

御史初入臺陪直二十五日爲伏豹取不出之義謂之
豹直通鑑古彈文白紙爲重黃紙爲輕故云臣輒用白
簡以聞今御史白簡卽其事然未聞有黃簡者矣丹鉛

總錄

周典鐵柱漢制繡衣簪白筆而繩違馭驄馬而明目故

鴻書

鴻書

車

官職

能出則督察萬里入則糾劾百寮揚確而言惟賢是寄
必須名高河朔價重漢南諤諤清風翩翩妙技心焉靡
石直也如絃司馬子瑞爲中丞選御史

監察御史其一察官人善惡其二察戶口流散帳籍隱
沒賦役不均其三察桑農不勤倉廩耗減其四察奸猾
盜賊不事生業爲私蠹害其五察德行孝弟茂才異等
藏器晦迹應時用者其六察黠吏豪宗兼并縱暴貧弱
冤苦不能自伸者王氏彙苑

李靖爲岐州刺史人或私有告其謀反高祖命一御史
按之謂之曰李靖反且實便可處分御史知其誣罔與

告事者行數驛伴失告狀驚懼輒捷行典乃祈求於告
事者曰李靖反狀分明親奉進旨今失告狀幸救其命
更請狀告事者乃疏狀於御史驗與本狀不同卽日還
以聞高祖大驚御史具奏請不坐惜逸御史之名唐新
夏綏節度使李祐入爲左金吾大將軍進馬百五十匹
敬宗却之侍御史溫造於閣內奏彈祐違敕進奉請論
如法詔釋之祐謂人曰吾夜半入蔡州城取吳元濟未
嘗心動今日膽落於溫御史矣綱鑑

鴻書

鴻書

四

官職

宋范鎮字景仁知諫院仁宗嘉祐初得疾未有繼嗣中
外危恐公奮然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卽上疏請
建太子前後章凡士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盡白山堂
肆考

別兒怯不花嘗與阿魯圖謀挾脫脫阿魯圖曰我輩亦
當有退休之日人將謂我何別兒怯不花屢以爲言終
不從乃風御史劾奏阿魯圖不宜居相位阿魯圖聞之
卽辭避出城所親爲之不平請見上自陳阿魯圖曰我
博爾木世裔豈以丞相爲難得邪但上命我不敢辭今
御史劾我我卽宜去御史臺乃世祖所建我與御史抗
卽與世祖抗矣汝等勿復言阿魯圖博爾木四世孫也
元史

明正統間御史廬陵孫鼎篤信力行言行政事足以表儀士類每閱諸生試卷雖盛暑若燈下必衣冠焚香朗誦而去取之侍者勸便服先生曰士子一生功名富貴發軔於此時豈無神明在上各家祖宗之靈森列左右亦未可知小子豈敢不敬故事士子中小試赴舉者插花掛紅鼓樂導送時睿皇北狩之報方至先生語諸生云天子蒙塵在外正臣子泣血嘗膽之時小子不敢陷諸生於非禮花紅鼓樂今皆不用乃親送至察院前門而還至今人能道之菽園雜記

邵玘蘭溪人明永樂丙戌進士襟度軒豁有膽重家貧

鴻書

卷六十二

年

官

力學中鄉舉人監適值迎春會例許監生簪花時執事者畏縮不敢近上前邵取花向上簪之上注目良久見其狀貌魁偉復致意焉既中進士卽擢爲御史既而點兩浙巡按推舉皆不得人上卽呼邵玘堪差玘辭臣以浙人不當往上曰以卿浙人知浙中利病特命卿耳仍命御史一員協處此亦特恩也漱石間談

郎官 中書 博士

漢武帝見顏驕龐眉皓首問何時爲郎對曰臣文帝時爲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美而臣貌醜陛下好少而臣老矣久留郎署實用此漢書

唐鄭肅字仁表爲起居郎文章俊拔自謂門第人物文章俱美恃才傲物嘗曰天瑞有五色雲人瑞有鄭仁表山堂肆考杜牧嘗於宰執求小儀不遂請小秋又不遂嘗夢人謂曰辭春不及秋昆脚與皆頭後果有比部員外松懷紀聞

晉孫盛字安國爲秘書監著三國晉陽秋詞直理正桓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失利何至如尊君所言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拜謝請刊改之盛年老性方嚴諸子號泣稽顙請爲百口計盛大怒不許諸子私改之綱目

鴻書

卷六十二

六

官

齊主連年出塞中書舍人唐邕練習軍書自督將以降勞効本末及四方軍士強弱多少番代往還器械精粗糧儲虛實靡不諳悉或於帝前簡閱雖數千人不執文簿唱其姓名未嘗謬誤顯祖常曰唐邕強幹一人當千又曰邕每有軍事手作文書口且處分耳又聽受實異人也寵待賞賜羣臣莫及北齊書

馬周字賓王太宗時拜給事中轉中書舍人周有機辯能敷奏深識事端動無不中太宗嘗曰我於馬周暫不見則便思之中書侍郎岑文本謂所親曰吾見馬君事論多矣援引事類揚確古今舉要刪蕪會文切理一字

不可加一字不可減聽之靡靡令人亡倦昔蘇張終賈
正應此耳 天中記

武后天授元年壽春郡王成器兄弟五人初出閣同日
受冊有司撰儀注忘載冊文及百寮在列方知闕禮宰
臣相顧失色中書舍人王勳立召小吏五人各令執筆
口授分寫同時須臾俱畢詞理典瞻時人歎伏 舊唐書

岑文本字景仁才名既著李靖復稱薦之擢拜中書舍
人漸蒙親顧初武德中詔詰及軍國大事文皆出於顏
師古至是文本所草詔詰或衆務繁奏即命書童六七
人隨口並寫須臾悉成亦殆盡其妙時中書侍郎顏師

鴻書

卷六十二

本

鴻書

古以謹免職頃之溫彥博奏曰師古諳練時事長於文
法時無及者與蒙復用太宗曰我自舉一人公勿憂也
於是以文本爲中書侍郎專典機密○文本既拜中書
令還家有憂色母問其故文本曰非勲非舊濫荷寵榮
位高責重所以憂懼語賀客曰今日受平不受賀也 史
叔孫通爲博士羣臣飲酒爭功或拔劍擊柱叔孫通說
上曰願採古禮與奏儀雜就之於是遣使徵魯諸生三
十餘人及上左右爲學者與其弟子百餘爲綿蕞野外
習之月餘會長樂宮成諸侯皆朝十月儀平旦謁者引
以次入殿門自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無敢譴謫失

禮者高帝曰吾乃今日知皇帝之貴拜通爲奉常 集苑

祭酒 附太學生

天子立辟雍何所以行禮樂宣德化也辟者璧也象璧
圓又以法天於雍水側象教化流行也辟之爲言積也
積天下之道德也雍之爲言壅也壅天下之殘賊也故
謂之辟雍也 白虎通

胡廣曰官名祭酒者在位之元長也古者賓客得主人
饌則老者一人先舉酒祭地故以祭酒爲稱舊說以爲
示有先也 綱目

蔡邕亡命江海積十二年卓聞其名而辟之稱疾不就

鴻書

卷六十二

八

鴻書

卓怒詈曰我能族人豈懼而應命到署祭酒甚見敬重
三日之間周歷三臺遷爲侍中 益海集
光武始見三雍明帝卽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衣
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羣后登靈
臺以望雲物袒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
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搢紳之人圍橋
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其後復爲功臣子孫四姓末屬
別上校舍搜選高能以受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
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濟濟乎洋洋乎盛於永
平矣 文獻通考

元迎帝師至京有旨令朝臣一品以下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爲動字元史魯翀時爲國子祭酒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迎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余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爲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衆爲慄然

祭酒宋訥剛嚴當職高皇殊眷之君臣之契莫倫上燕居常思見不欲數召煩勞令畫工陰寫其神以來工往潛處廉幕訥方公服危坐不語工亟圖以進上覽之收訖明日訥朝罷上謂曰昨日某時卿嘗公服坐堂上乎對曰然上曰何以有怒色訥惶恐對曰適一生獻茶跽

鴻書

卷六十二

九

官職

而碎茶甌臣不覺怒且念臣不才不能教率所致有負陛下委任故含怒自訟未責此生耳因問何以知之上出像語其故笑而慰之更賜以茶

皇明實錄

正統十一年太師英國公暨侯伯二十餘人早朝畢奏曰臣等皆武夫不諳經典願賜一日假詣國子監聽講上命以三月三日往於是太師率諸侯伯至日到監始攜茶湯果餅之類甚豐祭酒李先生時勉命諸生立講五經各一章罷設酒饌奏款諸侯伯讓曰教授之地皆就列坐惟太師與先生抗禮飲甚歡太師屢辭先生曰秀才家飯不易措置願太師少寬後命諸生歌鹿鳴之

詩賓主雍雍抵暮而散此亦太平事也

寓園雜記

太學生

按我朝納粟入監事例濫觴其源一開末流不可復塞後來遂援此例以賑饑甚至援此以接濟大工迄無止息之期正統以來承平日久天下事無不玩愒廢弛而太學爲尤甚祖宗朝最重太學慎選貢徒文行兼備者積分自廣業堂升至率性堂卽得銓選京職方面與進士等故洪熙初猶選監生吳信等爲給事中自時厥後其法寢廢迨至納粟上馬例行與舉貢皆一例無復教養實意曩倫堂遂爲錢虜交易之地大司成止爲執簿

鴻書

卷六十二

十

官職

撥歷之官博士助教徒爲冗員無所事事太學虛文視天下郡縣學校相去何能以寸

皇明通紀

學記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二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彊立而不反謂之大成

文獻通考

紹興二十五年以趙達兼普安王府教授達時爲禮部郎及引對王曰卿乃朕自擢秦檜日薦士曾無一言及卿以是知卿不附權貴真天子門生也又曰兩王方學詩莫有以切磋之達因奏言路久壅願陛下廣覽並聽

勿以微賤爲間庶養成敢言之氣上嘉納之

續會要

鄉學

附秀才

崔琰字季珪清河人陳爲冀州刺史舉秀才琰時九歲入其選元方曰不道卿是金枝玉葉但卿年幼未合此舉琰曰昔項橐八歲爲孔子師今之自恨年已過矣元方曰卿與崔杼近遠琰曰如公與陳恒相似

天中記

張齊賢爲布衣時儻有大度孤貧落魄常舍道上逆旅有羣盜十餘人飲食於逆旅之間居人皆惶恐竄匿齊賢徑前揖之曰賤子貧困欲就一醉飽可乎盜喜曰秀才乃肯自屈何不可也顧吾輩粗疎恐爲秀才笑耳

鴻書

卷六十二

十一

官職

卽延之坐齊賢曰盜者非齷齪兒所能爲也皆世之英雄耳僕亦慷慨士諸君又何間焉乃取大盃滿酌飲之一舉而盡如是者三又取狔肩一指分爲數段舉而啗之勢若狼虎羣盜視之愕怡皆咨歎曰真宰相器也不然何能不拘小節如此他日宰制天下當念吾曹皆不得已而爲盜耳願自結納競以金帛遺之齊賢皆受不讓重負而返

宋史

舊制生員惟有廩膳增廣雖然廩膳有額增廣無額成化初京師語曰和尚普度秀才拘數禮部姚夔請奏故

附學立焉

說海

都御史彭公澤奉命討河南流賊募辯士往召降否卽

與約戰開封府學生蘇某請行藩司給元寶二錠蘇至

賊營賊禮晏呼曰大王者與之談古今蘇響應無窮白

敬服或云白卽某處薛御史以罪黜入賊爲主云賊取

人心食蘇蘇食之賊不服招而回戰書書尾有詩云劍

指青山山破裂馬飲長江江水竭精兵指日下南陽干

戈盡染生民血蘇歸返金於官曰往時弗卻者爲老母

計今旣生還而受此是以貨行非終王事也彭公歎賞

聞于朝

說聽增記

成化癸卯春憲宗命內使王敬索珍翫於江南諸郡敬

鴻書

卷六十二

十一

官職

至蘇召府學諸生爲寫沙滌經諸生不從直前批敬頰而唾之敬怒奏行巡按御史鞠治諸生以陸公完晚進而家多貲遂謬以完爲首將有資於完適完魁鄉榜得從輕貸後舉進士被選三原王公時爲吏部尙完以語諸屬曰此卽以秀才批王敬者得選御史

續皇明通紀

劉氏鴻書卷六十二

第六十三卷

官職部三

布政 叅政 轉運

徐奇

十二丈

福星往

考中上

民力竭

刺史 郡守 別駕

王尊

任子

任州

不可假人

吾不辦此

况鍾

真酸子

清如水

縣令

鴻書

卷六十三目錄

一

遽擅大名

今古正人

以孝理天下

曰善

鐵舡渡海

斬蛇

民之父母

將軍 土官 錦衣 士師 巡檢吏

故將軍

聽命天子

袁彬

刑足

弼弼

何等狂夫

賣餅兒

出使

班超

生入玉門

郭淮

第一人

南朝峭漢

徒亂人意

令人眼明

請造夢記

吳官草

卷六十三目錄終

鴻書

卷六十三目錄

二

劉氏鴻書卷六十三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官職部三

太史湯賓尹 刪正

布政 叅政 轉運

永樂五年冬廣東布政徐奇進香至京師載嶺南土物將遺諸大臣及侍從之任事者有得奇所列單目以進上閱之明日早御西角門翰林諸臣奏事退特召臣楊士奇還令赴西角樓中官賁奇單目示之而後至榻前問曰何獨無爾名對曰奇前爲都給事中與翰林六科官皆鄰居相往來於臣亦然今單目無臣姓名者蓋奇

鴻書

卷六十三

一

官職部

初赴廣東衆作詩文贈之而臣以病未作土物之饋蓋答詩文耳上曰爾時不病亦賦詩否對曰必賦則今單目亦必有名上曰其遺諸大臣何意對曰臣在下未聞大臣有受外臣饋贈者此亦奇不能卓立任己意而爲之也然終未知受否且臣觀單內土物不過藤枕藤簟合香丸之類皆微物無重貨必無他意上曰汝言是即取單目付中官令燬之一無所問上後諭臣曰爲臣當戒私交爲士當務清謹臣叩首曰謹遵聖訓孤樹哀譚范文正公爲叅政取班簿視不才監司每見一人姓名一筆勾之以次更易富弼謂公曰十二丈則是一筆勾

焉知一家哭矣公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言行錄

哲宗每念東國困於役竄吳居厚復以鮮於侁爲京東轉運使司馬光曰以侁之賢不宜使居外齊魯之區彫弊已甚須侁爲福星以救之耳比行曰福星往矣安得如侁百輩布列天下乎士民聞其重臨如見慈父母然四朝國史

鴻書

卷六十三

二

官職部

考中上 綱鑑大成

昔王文正公當國薛簡肅爲江淮發運入辭公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張士遜爲江西轉運入辭公但云朝廷權利至矣兩公之惠民如此史綱

刺史 郡守 別駕

漢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犍九折坂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棄官去後王尊爲刺史至其坂問吏曰非王陽所畏之道耶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漢書任延爲九真太守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延乃遺書

屬縣各使男女皆以年齒相配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其產子者始知種性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爲任名宰錄

殷仲堪遊於江濱見流棺接而葬焉旬日門前溝忽起爲岸其夕有通名自稱徐伯玄感君之惠仲堪因問門前之岸何祥對曰水中有岸其名爲洲君將任州言終而沒後果爲荊州刺史本傳

王謐旣卒劉毅等不欲劉裕入輔政議以謝混爲楊州刺史或欲令裕於丹徒領揚州以內事付孟昶遣皮沈以二議諮裕沈先見劉穆之具道朝議穆之密白裕曰

鴻書

卷六十三

王

官

晉命已移公勲高位重豈得遂爲守藩之將邪劉孟與公俱起布衣立大義以取富貴一時相推非委體心膂宿定臣主之分也力敵勢均終相吞噬揚州根本所係不可假人前者以授王謐事出權道今若復以他授便應受制於人一失權柄何由可得今但答以此事旣大非可懸論須俟入朝共畫同異公至京邑彼必不敢越公更授餘人矣裕從之朝廷乃徵裕爲侍中揚州刺史錄尚書事裕解兖州以諸葛長民鎮丹徒劉道隣石頭

綱目

高宗時蠻羣聚爲寇討之輒不利乃以徐敬業爲刺史

發卒郊迎敬業放令還單騎至府賊聞新刺史至皆經理以待敬業一無所問他事已畢方曰賊皆安在曰在南岸乃從一二佐史而往觀者莫不駭愕賊初持兵覘望見船中無所有乃閉營藏隱敬業直入其營內使告云國家知君等爲貪吏所苦非有他惡可悉歸田里後去者爲賊唯召其魁帥責以早降之意各杖數十而遣之境內肅然其祖英公聞之壯其膽略曰吾不辦此然破我家者必此兒英公旣薨高宗思平遼勲令制其塚像高麗中三山猶漢霍去病之祁連云後孫敬業兵起武后令掘平之大霧三日不解乃止焉唐書

鴻書

卷六十四

如

官

蘇州郡守况公鍾本江西人實姓黃氏初以小吏給役禮部司僚每有事白堂上必引公與俱有所顧問則回詢于公以答尚書呂公震奇之因薦爲儀制主事仁宗賓天宣宗在南京當遣禮官一人迎駕衆皆憚行呂尚書以公就命公挺然出曰是固非我不可鋪馬馳七晝夜至南京駕發公紗帽直領翰鞋步扶版轎行千里不辭其勞宣宗憐之勅令就騎每至頓次則已先謁道左宣宗由是知其忠勤可用時承平歲久中使時出四方絡繹不絕采寶幹辦之類名色甚多如蘇州一處恒有五六人居焉曰來內官羅太監尤久或織造或采促織

或買禽鳥花木皆倚以剝民祈求無藝郡佐縣正少忤則加捶撻其他經過內官尤橫會知府缺楊文貞以公知蘇州有內官難治乃請賜勅書以行文貞難其事不敢直言乃以數母字假之以柄下車之日首謁一勢閹於驛拜下不荅斂揖起云老太監固不喜拜且長揖既乃就坐與之抗論畢出麾僚屬先上馬入城而已御轎押其後由是內官至蘇皆不得撻郡縣之吏矣來內官以事杖吳縣主簿吳清况聞之徑往執其兩手怒數曰汝何得打吾主簿縣中不要辦事只幹汝一頭事乎來懼謝爲設食而止然况公爲政特尚嚴峻故時有以輕

鴻書

卷六十三

事

官職

罪而杖死者御史某巡按在蘇况適過交衢中拱手而過不下轎徑去人乃衡之競以爲謗故久抑遏不遷至今風俗淳厚則皆其變之也至於減三分糧當一代軍則又其惠澤之不朽者

耳談

蔣司空公瑤爲楊州守會武廟南巡諸省騷動凡乘輿供御及宦寺官妾親軍賂遺莫可貨算公曰備亦罪不備亦罪備則患及於民不備則患止於身乃僅鳩供應之具不復橫斂以爲媚悅自入行所飽東黃金帶奔走周旋權倖江彬輩橫加折辱不爲動一日上捕得大鯉謀所鬻者左右正欲中公曰莫如楊州知府上乃呼而

屬之公歸括女衣并首飾數事蒲伏而進曰魚有值矣他無所取惟妻女衣裝在焉臣死罪臣死罪上熟睨之曰汝真酸子耶吾無須於此其亟持以歸魚亦不取值矣由是清節動天下歷仕至工部尚書白首懸輿卒無改於羔羊之節士論嘉之

趙軌隋文時爲齊州別駕時年饑鄰有桑椹落其第軌遣人悉拾還其主戒諸子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機杼物不願侵人爾等宜以爲戒後詔入朝父老送者各揮涕曰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是以不敢盃酒相送公清如水請酌一杯水奉餞軌受飲之

天中記

鴻書

卷六十三

六

官職

縣令

渭南尉劉廷祐弱冠政事爲畿縣最李勣謂曰足下春秋甫邇遽擅大名宜稍自貶抑無爲獨出人右也

涉世

唐李皋爲洛陽令嚴毅公正縣務清簡有進士劉兼過其境外聞戶外相語聲曰李令今古正人也見其行事令人破膽可於他邑求血食也兼啓門視之寂無影響方知乃邑之妖神也兼遂書贊一首於村邸之壁云校吏畏威縣妖破膽好錄政聲聞於御覽後明皇旌其能賜金百兩及章服焉

唐史

唐寶曆間鄆令崔發聞五坊人歐百姓命擒以入曳之於庭詰之乃中使也上怒收發繫臺獄是日與諸囚立金雞下忽有品官數十人執挺亂捶發氣絕數刻始蘇詔復繫之給事中李渤上言縣令曳中人中人歐御囚其罪一也然縣令所犯在赦前中人所犯在赦後中人橫暴若不早正刑書臣恐四夷藩鎮聞之則慢易之心生矣諫議大夫張仲方亦上言曰鴻恩將布於天下而不行御前需澤徧被於昆蟲而獨遺崔發上皆不聽李遂古從容言於上曰崔發輒曳中人誠大不敬然其母年垂八十自發下獄積憂成疾陛下方以孝理天下所

鴻書

卷六十三

七

官職

宜深念上乃愍然曰比諫官但言發冤未嘗言其不敬亦不言有老母如卿所言朕何爲不赦之卽命中使釋其罪送歸家仍慰勞其母母對中使杖發四十綱目哲宗朝吏部言縣令罷任委知州通判考察課績以德義有聞清謹明著公平可稱恪謹匪懈爲四善以訟獄無催科不擾賦均平爲治事之最屏除奸盜賑卹窮困爲撫養之最分三等級六事爲上五事爲中餘爲下九朝通略

閩賈郁性峭直不容人吏文過爲仙遊令及受代有一吏酣醉郁怒曰吾當再典此邑以懲此輩吏揚言公欲

再作縣令猶造鐵船渡海也郁聞之不言後復典舊邑時醉吏爲庫吏盜官錢數萬下獄具狀郁批榜之尾曰竊銅鐵以潤家非因鼓鑄造鐵船而渡海不假鑪錘因決杖徒之未幾移治福清召爲御史中丞九國志

陳祖洪武中以明經薦授新繁縣丞道遇一嫗哭甚哀問之嫗曰夫子俱喪止遺幼孫昨爲大蛇所吞祖令具狀移牒城隍限日引蛇赴公庭至期果有羣蛇集廳下祖諭曰無與者退得罪者償命獨一大蛇伏不去卽以劍揮地蛇乃就殞其首民以爲異政立祠祀之本誌

鴻書

卷六十三

八

官職

老人而謂曰汝等知得諺云滅門刺史破家縣令否意欲潛消此風老人桂姓者對曰此間生員多讀詩經某等只聞豈弟君子民之父母知縣默然說海

將軍 土官 錦衣 士師 巡檢 吏

漢李廣廢居數歲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灞陵亭灞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廣以爲怨後爲將召而殺之漢書

洪武七年西南諸蠻夷來朝貢者多因元官授之各令世襲稍與約束定糧差附輯諸蠻聽命天子其首領屬

官選除 大明會典

英廟北狩時袁錦衣彬勞力特著世皆知之又有沙狐狸亦衛士在待嘗以之御膳告也先也先不曉何等語問譯者譯者曰中國惟皇帝飲食稱為御膳也先嚙指稱美以我中華君臣雖在蒙塵其禮猶如此耳乃與之六羊令自致行在蓋又以測沙之強弱智愚沙即裂其衣聯革為長條二各繫三羊担著兩肩而行也先已異之復令人覘沙行數里始至上前扣頭復命置羊復出數里外取水返又出數里取薪藁每往返皆復命如初也先益奇之召問其姓名及有無事任沙告之又問汝

鴻書

卷六十三

九

官職

邂逅至此耶亦故隨駕者耶沙曰偶隨來耳又問中國如汝比者幾沙曰十萬勝我者若干更勝而至精者復若干也先曰然則向何不以汝等輩來迎駕邪沙曰先是往征東南某國未旋耳回即來此矣也先聞頗心動及駕旋沙不及從留虜中虜授以士卒為頭目浸用事權力已雄納婦生子為富貴大族亦時奉虜命帥部曲至朵顏三衛市馬如是殆四十年弘治初又來訪得其子因密詔之令輸情於朝期以明年復至當遂歸明年朝廷多益兵衛之歸其子以聞上允且深憫之如期果至見我兵及其子已喻意徑揮其屬幡然南趨暨其胡

婦胡兒一家悉至所携輜重且甚富至京師入見上上疑其詐命所司詳驗時諸上下莫有識之者不敢決沙曰是固有證先帝頃嘗賜我一繡囊且曰此周孃孃手製也今囊固在乞進孃孃驗之所司取以進大皇太后覽之曰此真老爺爺物也上乃授以某衛千戶賜宅一區名臣錄

鴻書

卷六十三

十

官職

季羔為衛士師則人之足俄而衛亂季羔逃則者守門謂羔曰彼有寶有室乃入焉既罷羔問曰吾親則子之足而子逃我何也則者曰曩者君理人以法令先君後臣欲臣之免臣知之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孔子聞之曰善哉為吏其用法一思仁恕則樹德加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富鄭公致政歸西都嘗着布直襦跨驢出郊逢水南巡檢蓋中官也威儀呵引甚盛前卒呵騎者下公舉鞭促驢卒聲愈厲又唱言不肯下驢請官位公舉鞭稱曰弱卒不曉所謂白其將曰前有一人騎驢衝節請官位不得口稱弼弼將方悟曰乃相公也下馬伏謁道左其侯贊曰水南巡檢唱喏公舉鞭去談贊上一日燕坐有二人突入見上遂言曰殿下尚安坐此何不速起去上問何人曰殿下將應天順人乃安坐乎

上曰何等狂夫妄言二人曰今布按二司已上奏言不半月朝廷來覓殿下矣尚不省耶臣爲奈亨布政司吏臣爲李友直接察司吏也奏章在此出諸懷中以進上怒呼左右逐去二人曰逐我出門亦死不出門亦死臣尚出耶乃留之

永樂實錄

太倉州吏顧某凡迎送官府主城外賣餅江某家後餅家被仇喉盜攀染下獄顧集衆訴其寃得釋江有女年十七矣卜日送至顧所曰感公活命之恩貧無以報願將弱息爲公箕帚妾顧留之月餘使妻具禮送歸父母詢之女獨處一室顧未嘗近也父又携女而往顧復卻

鴻書

卷六十三

十一

官職

還後餅家益窘鬻女於商又數年顧考滿赴京檄韓侍郎門下辦事一旦侍郎他適顧偶坐前堂檻上聞夫人出趨避夫人見而名之旋跪庭中不敢仰視夫人曰起君非太倉顧提控乎識我否顧莫知所以乃謂曰身卽賣餅兒也賴其商以女畜之嫁充相公少房尋繼正室秋毫皆君所致也第恨無由報德今天幸相逢當爲相公言之侍郎歸乃備陳首末侍郎曰仁人也盍揚之竟上其事孝宗稱歎命查何部缺官遂除禮部主事

聽增記

出使

漢班超爲將軍長史以徐幹爲軍司馬別遣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邑到于闐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令詣超受節度超卽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幹謂超曰邑前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卹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

太平御覽

鴻書

卷六十三

十一

官職

漢班超上和帝疏云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周狐死首丘代馬依風夫周齊同在中土千里之間况於遠處絕域小臣能無依風首丘之思哉蠻夷之俗畏壯侮老臣超犬馬齒歲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棄捐昔蘇武留匈奴中尚十九年今臣幸得奉節帶金銀護西域如自以壽終屯部誠無所恨然或後世或名臣爲沒西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臣老病衰困冒死誓言謹遣子勇隨獻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目見中土

漢書

郭淮黃初元年奉使賀文帝踐祚而稽留帝正色責之曰昔禹會諸侯于塗山防風氏後至便行大戮今普天

同慶而鄉最留遲何也准曰臣聞五帝先教導民以德

夏后政衰始用刑辟今臣遭唐虞之世當免防風氏之

誅帝悅之擢雍州刺史遷征西將軍

魏志

李揆爲盧杞所惡用入蕃會盟使揆辭以老恐死道路

不能達明命帝惻然杞曰和戎者當練達朝事非揆不

可且使揆則異日年少於揆者不敢辭揆遂行至蕃酋

長曰聞唐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畏留因紿之曰彼

李揆安肯來耶

唐書

姚陂回云自來奉使北朝禮遇之厚無如王拱辰預釣

魚放鵲之會皇帝親御琵琶以侑酒時館伴相得甚歡

鴻書

卷六十三

十三

官

拱辰謂曰南朝峭漢推吾異日館伴回爲上道此語上

曰拱辰答問似此語言極多其才器不在人下然識量

不足難于遠到吾見奉使之入惟富弼不可量也因問

南朝如卿人才有幾弼曰臣斗筭之器不足道也本朝

人才勝如臣者車載斗量不可數計察斯人大未可量

也

談苑

富弼始受命使契丹聞一女卒再往聞一男生皆不顧

得家書皆不發輒焚之曰徒亂人意於是帝復申樞密

直學士之命弼辭又除翰林學士弼懇辭曰增歲幣非

臣本意特以方討元昊未暇與角故不敢以死爭安敢

受賞乎

綱目

宋施師點使金致命金廷立班既定相儀者以親將主

命師點退位屹立請至數四不肯少動在廷相顧駭愕

知其有守不敢復請及金使至闕問館伴云師點今居

何官館伴于班中指以示之金使恍然曰一見正人令

人眼明

山堂肆考

陳內翰元宗使高麗大振風采方物侍妓一無所納國

人無以狎之因請造其殿記公不允君臣懇禮數四乃

爲握筯夷王燕謝獻紫金瓶一枚公拂去王強之公便

索文欲毀裂王乃收瓶謹謝焉歸朝或謂公旣已爲文

鴻書

卷六十三

十四

官

受瓶可也公言造文潤筆固亦有名天朝儒臣爲彼殿

記體勢重矣受瓶則是有價且吾行爲賣文耶寧可忽

諸

九朝野記

吳官童譯使也正統十三年使虜拘爲奴十四年英廟

蒙塵官童聞之泣方爲人牧放適也先至叩馬以故諭

之久之也先下馬曰爾識若君邪官童曰我君豈有不

識者於是令從者引見上上曰吳某至吾無憂矣相對

泣官童因告也先吾中國爲君者甚衆失一君復立一

君執之何爲時英廟與也先不曾相見蓋未有定其禮

者官童復以理論也先曰爾某年來朝受某賜某年又

受其賜爾亦臣也豈可爲賓主禮也先設五拜稽顙復進膳英廟飲而賜其餘也先飲之如是者三也先以車載其妹爲英廟配問於官童童曰焉有萬乘君而爲胡婿邪後史何以載卻之則拂其情乃詒之曰爾妹朕固納之但不當爲野合待朕還中國以禮聘之也先乃止又選胡女數人薦寢復卻曰留候他日爲爾妹從嫁當併以爲嬪御也先益加敬英廟復辟二年有哈喀者來朝英廟在虜時舊隸也英廟令官童問曰也先何失信邪翼時許以妹併從人嫁我今皆安在對曰某年來被石彪殺其從而納其妹矣英廟叱曰豈有此事復戒曰

鴻書

卷六十二

十五

官職

此言止三人知敢泄者磔之彪之反狀旣明而英廟疑之亦有在矣

滴露漫抄

劉氏鴻書卷六十三終

第六十四卷

官職部四

休致

二疏

立身矮屋

王晞

裴中立

杜祁公

潞公

恩封世宦

沙中語

錢婆留

廕侄

梁冀

六代尚書

五拜殿下

呂公弼

洪武封臣

革除遺事

古人之風

鴻書

卷六十四目錄

十一

閹人

倭倖

周爲寺人

刀鋸之餘

生自草莽

僅能識字

鐵碑三尺

汪直

千金一飽

劉瑾

鄧通

李可及

卷六十四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六十四

明

宣城劉氏

纂輯

官職部

太史湯賓尹刪正

休致

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徵爲太子太傅謂兄子受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與受遂上疏乞骸骨歸故鄉贈黃金七十斤車馬送者數百輶觀者皆相謂曰賢哉二大夫歸鄉里與族人故舊相娛樂或勸買田宅對曰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夫富者衆之怨也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

漢書

進士張象授華陰尉時縣令太守俱非其人多行不法張生有吏道勤於政每甲舉一事則太守令尹抑而不從張生曰大丈夫有凌霄蓋世之志而拘于下位若立身於矮屋中使人擡頭不得遂拂歸遜於嵩山

天寶遺事

北齊書

唐裴度字中立聞喜人東都留守因關陝擅威力請罷

治第集賢里日與白居易劉禹錫文酒相歡不問戶外

事每使臣自洛來上必問度安否臨卒謂門人曰吾死

無所繫但午橋莊松雲嶺未成軟碧池繡魚尾未長漢

書未終篇爲可恨耳

唐年通錄

杜祁公退居于家一日憂見于色門生曰公今日何以

不悅公曰適觀朝報行某事行某事非便所以憂爾又

一日喜見朝報某人進用某人進用社稷之福也公又

曰孔子稱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祁荷國恩之深退居以

來家事百不關心獨未能忘國耳

栢記室

鴻書

卷六十四

二

官職

哲宗時文彥博復居政府無歲不求去會殿中侍御史賈易言彥博至和建儲之議不可信太后命付史館彥博益求罷乃以太師充護國軍山南西道節度等使致仕令有司備禮冊命宴餞於玉津園先是遣使耶律永昌來聘蘇軾館之與永昌入覲見彥博於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邪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總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不如其實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永昌拱手曰天下異人也

宋史筆斷

恩封 世宦

高帝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爭功不決帝在洛陽南宮望見諸將坐沙中偶語帝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以此屬取天下今所封皆故人所誅皆仇怨故相聚謀反耳帝曰柰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帝曰雍齒留侯曰今急封齒則羣臣人人自堅矣帝乃置酒封雍齒爲什方侯而急趣御史等定功行封羣臣罷酒皆喜曰雍齒尚侯吾屬無患矣

通鑑

開平元年梁太祖卽位封錢武肅鏐爲吳越王時有諷錢拒其命者錢笑曰吾豈失爲一孫仲謀耶遂殺之改其鄉臨安縣爲錦衣軍是年省瑩壘延故老旌鉞鼓吹

鴻書

卷六十四

三

官職

振耀山谷自昔游釣之所盡蒙以錦繡或樹石至有封官爵者舊買鹽肩擔亦裁錦韜之一隣媼九十餘攜壺漿相迎於道鏐下車亟拜媼撫其背猶以小字呼之曰錢婆留喜汝長成蓋初生時光怪滿室父懼將沈於了溪此媼酷留之遂字焉爲牛酒大陳以飲鄉人別張蜀錦爲廣幄以飲鄉婦凡男女八十已上金樽百歲已上玉樽時黃髮飲玉者尚不減十餘人鏐起執爵於席自唱還鄉歌以娛賓曰三郎還鄉今掛錦衣吳越一王駟馬歸臨安道上列旌旗碧天明兮愛日輝父老遠近來相隨家鄉眷兮會時稀斗牛光起天無欺時父老雖聞

歌進酒都不知曉鏐亦覺其歡意不甚淡洽再酌酒高揭吳哇唱山歌以見意詞曰爾輩見儂底歡喜別是一般滋味子常在我儂心子裡歌闌合聲聲聲贊呼笑振席觀感閭里今山民尚有能歌者

湘山野錄

弘治二年六月南京吏部尚書王僎奏言先年兵部尚書余子俊廕其侄寔吏部左侍郎翟恭廕其姪柯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張瓚廕其姪宸右副都御史孫仁廕其姪玪今臣例當廕子然長子沂叨中進士次子洛年幼學淺惟姪廩膳生澄粗已成材乞送監讀書從之七年十一月南京工部致仕尚書胡拱辰乞恩以子孟陽入

鴻書

卷六十四

四

官職

監寄名仍許侍養待終身之日復監肄業從之十年二月都察院右都御史黃紱子桓乞恩補廕從之先是南京刑部尚書周瑄兵部尚書原傑俱有子入監天歿以其孫周伊原應韶補桓兄杞在歷未及選用而死比二人例遂得入監

文獻通考

漢桓帝名志章帝曾孫河間王子梁冀七侯三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女七人稱君男三人尚主卿將尹校五十人貴寵跋扈帝呼中常侍單超等誅之收冀錢貨斤賣合三十餘萬萬減天下租稅之半

名山藏

謝莊子朏朏子淪淪子覽覽孫溫六代五人皆爲吏部

尚書 梁書

宋慶曆五年仁宗臨朝賜進士第審刑官祝諫侍廷中
中男中甲科次男虞弟諮一壻皆擢第季弟許得同出
身每唱一名即稱謝是日諫五拜殿下仁宗以問近臣
對以皆子弟也仁宗嘉之 澠水燕談

宋呂公弼字寶臣夷簡子積遷直史館河北轉運使自
寶元慶曆以來民疲餽餉公弼治通御河航粟實塞下
治鐵以助經費移近邊屯兵就食京東增城卒給板築
緇冗賦及民逋數百萬仁宗知名識於殿柱擢龍圖閣
直學士嘗奏事退帝目送之謂宰相曰公弼甚似其父

鴻書

卷六十四

五

官職

英宗時公以言事者數與大臣異議乃諫曰諫官御史
爲陛下耳目執政則爲股肱股肱耳目必相爲用然後
身安而元首尊宜考言觀事視其所以而進退之會王
安石立新法公弼數言宜務安靜且將劾之從孫嘉問
私其藁以示安石先白之帝不樂遂罷爲觀文殿學士
知太原府後拜宣徽西院使判秦州以疾求解爲西太
一公使薨贈太尉諡惠穆 宋史直筆

洪武三年大封功臣凡三十四人公六人曰李善長 韓
國 徐達 魏國 常茂 鄭國 李文忠 曹國 馮勝 宋國 鄧愈 衛
侯二十八人曰湯和 中山 唐勝宗 延安 陸仲亨 吉安

周德興 江夏 華雲龍 淮安 顧時 濟寧 耿炳文 長興 陳德

臨江 郭子興 華昌 王志原 六安 鄭遇春 營陽 費聚 平涼

吳良 江陰 吳貞 靖海 趙庸 南雄 廖永忠 德慶 俞通源 南

安 華高 廣德 楊璟 榮陽 康鐸 新泰 朱亮祖 永嘉 傅友德

穎川 胡望美 豫章 韓政 東平 黃彬 宜春 曹良臣 宜寧 梅

思祖 汝南 陸聚 河南 先是受封而已沒者六人曰馮國

用 公 常遇春 鄧國 耿若用 長興 廖永安 建國 俞通海

公 沐英 西平 及後十七年又定功臣次第與前稍異

功高望重連歲曾總兵者八人曰魏國公徐達曹國公

李文忠宋國公馮勝衛國公鄧愈信國公湯和長興侯

鴻書

卷六十四

木

官職

耿炳文江陰侯吳良西平侯沐英專簿書而聽指示者
一人韓國公李善長以義氣而封者三人營陽侯鄭遇
春六安侯王志原平涼侯費聚所在隨軍征討累有戰
將之功未有總兵之名而論舊封者十九人江夏侯周
德興鞏昌侯郭子興南雄侯趙庸安慶侯仇成崇山侯
李新南安侯俞通源永平侯謝成鳳翔侯張允靖海侯
吳貞東騰侯汪興祖晉定侯陳桓航海侯張赫舳舻侯
朱壽德慶侯廖永忠臨江侯陳德濟寧侯顧時延安侯
唐勝宗吉安侯陸仲亨淮安侯華雲龍建功者十五人
曰穎國公傅友德涼國公藍玉靖寧侯葉升全寧侯張

溫定遠侯王弼武定侯郭英景川侯曹宸懷遠侯曹興
雄武侯周武安陸侯吳復宣德侯金朝興永成侯又作成侯
薛顯東川侯胡海鶴慶侯張翼永嘉侯朱亮祖因武功
而封者四人曰開國公常昇斬春侯康鐸全寧侯孫恪
自巳功又西涼侯濮璵持兵負困於兩間可觀望而不
觀望來歸者七人曰東平侯韓政宣寧侯曹良榮陽侯
楊璟河南侯陸聚汝南侯梅思祖宜春侯黃彬豫章侯
胡美均侯又作共五十七人後於二十三年五月初二日以
肅清逆黨至命刑部尚書楊靖備條亂臣情詞播告天
下上口詔幾四千言其始已前代君臣相負者可爲

湯書

卷六十四

七

官職

哀傷憤恨因推開國元勳之名起於湯武之後非因推
讓而有故堯舜禹無之次迷受命之由輔王之功至於
偃華夏之兵奠安鬼神安天民於大地以至武則摧堅
執順卧雪眠霜衽金革而歿若中山開平等文則剿繁
治劇無缺公用輯和將士無有怨嗟若李韓公前後封
以五等而善長心謀不軌黨比胡陳其第李四告變善
長不言既貸其族誅之罪至二十三年京民爲逆僇其
伴以半遷之外化善長復情免其黨數人於是始正其
辟而備述前後功臣爲逆之由以見非不能保全功臣
而害舊人也自洪武十三年四月前後胡黨事覺內有

謀逆不仁者濟寧侯顧時等一十四人亂宮者豫章侯
吳美延安侯唐勝宗吉安侯陸仲亨臨江侯陳德平涼
侯費聚小淮安侯華中六安侯王志原營陽侯楊璟永
嘉侯朱亮祖汝南侯楊思祖河南侯陸聚宜春侯黃彬
宣德侯金朝興韓國公李善長豫章侯吳美都督五人
毛讓於顯陳方亮耿忠於琥野記

太宗靖內難於時歿節之臣泯沒於天下多矣其童章
著者後人哀其姓名曰革除遺事一首罹禍及陣亡之
臣凡十九人曰齊泰黃千澄方孝孺俞逢辰謝貴張昺
葛誠宋忠馬宣朱鑑魯濬彭聚孫泰耿炳文俞通淵瞿

湯書

卷六十四

八

官職

能莊得楚智鄭華一聞變自盡之臣凡十五人曰黃觀
王叔英周是修顏伯瑋廖昇王良曾鳳韶魏公見郭公
瑾高巍王良錢芹黃鉞王省劉政一在朝之臣罹禍者
凡二十有三人曰陳迪練安侯泰郭任盧迥暴昭毛太
黃魁胡子昭卓敬茅大芳胡閏戴德燹盧原貞廖鏞宋
徵陳繼之韓永高翔董庸王度巨敬甘霖一在外之臣
與官爵不可攷而俱罹禍者二十人曰鉄鉉王彬崇剛
陳暉馬溥陳彥回林嘉猷鄭公智程本立葉惠仲姚善
鄭恕程通陳思賢盧振謝昇周璿黃彥清高不危牛景
先一中外士臣獲有而後歿者九十八人曰董倫張紘

徐輝祖李堅景清龔恭陳性善平安樓璉劉真何福梅殷王璉周璉周縉劉亨高賢亨徐宗實王祿一革除中見用之臣不及於難者七人曰沐春王紳高遜志唐愚士劉現宋懌魏澤一革除中見用之臣及宦官後被斥於永樂者六人曰王純薛昂張顯宗劉有年徐安沐敬其內外臣士宦官有所關係而見用於永樂者共二十二人曰李景隆姚廣孝鄭賜黃福尹昌隆茹瑄胡顯楊文宋成徐凱吳高吳傑袁宇郁新李德成羅義陳瑛李友直胡廣李貴歐陽謙吳亮於戲行實之詳具於本傳讀者當自得之矣

革除遺事

鴻書

卷六十四

九

官職

宋真宗曰畢士安飭躬畏謹有古人之風遽此淪沒王旦等曰士安官至輔相而無田園居第沒未終喪家用已缺真不負陛下所知矣帝感嘆賜白金五千謚文簡呂端諸子多不同處舊第質入帝亦出內庫錢贖還之端長子蕃言負責甚多別賜內庫金帛償之蕃弟荀與西京差遣仍令內侍省置簿為掌餽課給其家詔樞密院察其妄費旦曰陛下推恩舊臣始終委曲至矣

經濟類編

閣人

佞倖

內官成周為寺人秦始皇初立中車府置令以總群閣魏文帝更中車府為殿中監北齊高洋置典御即隋之

奉御今為長隨隋更殿中監為內侍省以監為太監加置少監監丞洪武二十八年領皇明祖訓定制十一監四門二司六局并東宮六局王府一司公主府一司設官定數無容多也

聖朝職略

宦者趙同以數幸常害袁盎袁盎患之盎兄子種為常侍騎持節夾乘說盎曰君與閹廷辱之使其毀不用文帝出趙同參乘袁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奈何與刀鋸餘人載於是上笑下同趙同泣下車

漢書

鴻書

卷六十四

十

官職

賀獨無所薦順帝引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于宮掖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加士類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終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固辭之

史綱

到五府六部稟事內官俱離府部一丈作揖路遇公侯駙馬伯下馬傍立今則呼喚府部如呼所屬公侯伯遇於路反迴避之又且稱號隆重

菽園雜記

我太祖鑒前代宦官之失常置鐵牌高三尺許上鑄內臣不得干預政事八字在官門內宣德中尚存英宗時王振專恣因失所在按祖宗時每有重大關節必置牌示儆今午門外所豎紅牌上亦大書八字官員人等說謊者斬戒內臣牌卽此類也然內臣預政之戒視官員說謊所繫尤重故不以木刻而以鐵鑄不置外朝而置宮門可窺聖祖微意而不圖適犯權璫所忌也聖朝在

鴻書

卷六十四

十一

官職

上此牌宜復置宦官專恣之禍決須救得一半

皇明策要

明太監汪直新坐西廠威擬至尊內外官臥不帖席商文毅公輟疏十罪以聞且云用此人實係天下安危上憲曰用一內臣焉得危太監懷恩傳旨詰責甚厲公正色曰朝臣無大小有罪皆請旨收問渠敢擅抄劄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北門鎖鑰一日不可缺人守者一日擒械數人南京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渠敢擅自收捕諸近侍渠敢擅自損易此人不黜國家安平危乎懷恩聞之吐舌而退卽曰撤去西廠公後致仕歸劉文安公見其子孫多賢乃歎曰某與公同處若干年未嘗

見公筆下妄殺一人宜乎子孫若是公曰實不敢使朝廷妄殺一人也

近代名臣錄

正統張太后同聽政三楊居輔弼凡朝廷大事皆由三公處分數年政治清明爲本朝極盛自太后上仙楊榮已歿士奇以子稷之故堅閉不出溥一人當事年老勢孤繼登庸者皆委靡不能自振於是內閣之柄悉爲王振所攘生殺予奪盡在其手遂殺諫臣劉球去大臣之不附已者舉朝皆以翁父稱之廷臣無大小皆行謁禮雖都御史王文之剛亦屈焉天順日錄記王振既得權喜人趨附廷臣初不知數以微譴見謫始懼兵部尚書

鴻書

卷六十四

十二

官職

尚書徐僊工部侍郎王佑儉邪小人首開趨附之路百計效勤極盡諂媚之態遂宣言於衆曰吾輩以某物相送振大喜以爲敬待之甚厚且言振意不進見致禮者爲慢已以得禍衆聞之益懼皆具禮進見率以爲常初惟府部院寺大臣以後百執事俱行之在外方面俱見之當朝觀日大開其門郡邑庶職能具禮者無不進見以百金爲尋常至千金者始得一醉飽而出由是以廉者爲拙以貪者爲能被其容接者若登龍門上下交征利如水去隄防勢不可止君子付之長太息而已

雜記

寓園

劉瑾陝西西安人正德初瑾與馬永成谷大用張永魏彬羅祥丘聚張興等俱以青宮舊閣用事與上同臥起得與謀議中外目爲八黨瑾尤巧黠頗涉獵文義諳世故而性剛狠每爲上言弘治間事權皆歸內閣司禮監朝延徒擁虛名又言天下鎮守內臣皆司禮監舉用多受賄加悉更置令代者各入萬金爲貢不猶愈於賄司禮監乎上信之悉更置如瑾言諸中貴遂皆以貲得出瑾意誅求無所忌憚又奏置皇莊七所於畿內漸至百餘處又導上以鷹犬遊獵時市易擊毬角觝爲樂往往輟朝不視事輔臣劉健謝遷李東陽自劾乞罷尚

鴻書

卷六十四

十三

官職

書韓文憂甚語及輒泣下十月以郎中李夢陽言率臺省諸大臣上疏請誅瑾等而屬疏草夢陽辭甚懇上諭輔臣令曲宥之劉健等持不下再疏請如臺省議上乃召文等面諭曰諸先生言良是無非愛君憂國意第奴儕事上久不忍卽寘之法俟再處耳衆聞然退於是瑾等卽環上跪泣訴曰非上自主奴輩碌飼犬矣時司禮監太監王岳頗剛正深惡瑾等所爲初與太監范亨徐智力贊上從文等言於是瑾訴曰外廷所以敢誼譁無忌者司禮監無人耳且言岳等交通外臣狀上遂下岳等獄立命瑾入掌司禮監事兼提督京管明日制下允

劉健謝遷致仕獨留李東陽輔政蓋前閣議時健持甚力至推案哭遷亦助之東陽默不言遂得留未幾竄王岳范亨徐智赴留都仍遣人中道縊死之欽天監官楊源以天文諫瑾矯詔杖之留都臺諫俱繫錦衣獄瑾憾韓文矯詔罷文官時諸司章奏盡屬瑾處斷臺省諸文武白事日候其門自臺諫正郎下皆長跪李東陽極其褒美有剛明正直爲國除弊之語下郎中李夢陽獄以代韓文屬疏草也尚寶卿崔璿副使姚祥主事張偉以公事將眷屬出京馳驛役民夫舁肩輿瑾俱奏捕下獄枷于市謫邊戍留都臺諫官二十餘人皆罷之尚書林

鴻書

卷六十四

十四

官職

瀚主事王守仁論救瑾罷瀚官罰米三百杖守仁謫龍陽丞詹事楊廷和學士劉忠以經筵不合瑾庇之得遷留都侍郎忠謂廷和行須別瑾否廷和曰不可忠然之廷和乃密以錦繡辭瑾瑾遂厚廷和尋遷尚書廷和仍求入內閣許謝以二千金未幾如其言瑾令諸中貴鎮守各省者得預刑名獄訟于是民間細事無不以賄者南京都御史艾璞以劾戚家勢奪民田判歸民瑾納勛戚賂逮璞下錦衣獄捶幾死徙其家海南又連逐禮部尚書李傑張昇去瑾矯詔以謝遷劉大夏韓文林瀚張敷華爲朋黨榜示天下欽天監楊源復以天文諫語侵

瑾瑾召晉爾何官亦欲爲忠臣乎杖之謫戍甘肅卒於道其妻斬蘆荻瘞之都御史雍泰與瑾同鄉時家居瑾以尚書許進薦起用之尋遷南京尚書時卿佐遷無不賂謝瑾泰兩遷皆不謝瑾罷之瑾矯詔罷天下巡撫都御史又逮諸邊鎮巡撫都御史并督餉郎中下獄天下諸司官入覲瑾每省索二萬金皆從富民貨入之吏部尚書許進雖不與瑾抗不媚瑾事頗欲自持兵部尚書劉宇緣瑾所私保國公僕厮朱贏得結驪遂罷進以宇代之時焦芳以媚瑾入內閣張采以媚瑾超遷侍郎瑾聞總督都御史楊一清築邊惡其太費逮至京以大學

鴻書

卷六十四

十五

官職

士王鏊言釋之又以給事安奎御史張成稽考糧餉不詳都御史劉孟赴任稽緩俱枷示長安門暑雨晝夜不輟自是縉紳益重足而立夏六月朝罷得匿名書於班中指言瑾亂政事上見之瑾按班次請執五品以下朝官三百人跪午門外至晡時不遣時盛暑暴烈日中仆地死者十餘人薄暮俱下錦衣獄事竟無驗尋以李東陽言得釋瑾矯詔逮前尚書韓文劉大夏下錦衣獄文罰米二千石得免大夏謫戍肅州文以前上疏論劾故大夏以前節減諸費近侍皆不悅又焦芳劉宇共譖于瑾謂藉大夏家可得數萬金瑾遂以戶部文籍事逮文

以上首岑濬獄辭故逮大夏大夏出城都父老涕泣士女携盒食走送至焚香密祝願其生還大學士王鏊都御史張泰皆以忤瑾罷學士張芮修撰何塘見瑾不屈爲禮謫郡倅去初諸邊鎮屯田大墾又鹽商中納芻粟多邊餉稍足後屯田廢戶部令商人入貲司農不輸粟塞下故每歲出內帑金濟之謂之年例瑾謂國初無其事一切罷之且治各巡撫諸臣罪不令鹽商輸塞下粟諸邊鎮益困瑾忌太監張永不甚下已伺間譖于上調永留都奏既可卽遂永出就道榜諸禁門勿令永復入永知徑趨詣上前訴已無罪爲瑾所構陷上召瑾至詰

鴻書

卷六十四

十六

官職

之語不合永卽于上前拳毆瑾谷大用等解之永得不行陝西安化王寘鐸反以誅瑾爲名命張永及楊一清往討之至則寘鐸已就擒楊一清遂與永謀共誅瑾時一清留總制三邊八月永還獻俘乃與素所厚內侍張雄張忠定計乘間奏瑾專橫不法今激變寧夏見寘鐸僞檄數其罪不自安欲謀不軌反形已具因列其大罪十七事上意未決永曰少緩奴輩皆齏粉矣陛下將安歸乎上可其奏是夜命內侍召瑾永等請上至瑾宅近地觀變時漏下三鼓瑾方熟寢內侍入瑾問上安在對曰在豹房瑾披衣起謂家人曰事可疑出門外內侍數

人就執瑾付掖庭獄質明執付錦衣詔獄拷問得反狀磔於市三日被害者爭啖其肉盡藉瑾家屬并其黨誅之大學士焦芳劉宇曹元等皆有罪除名吏部尚書張綏下獄死瑾黨皆先後斥去前以忤瑾等得罪者悉湔洗復其官凡瑾所更張事改如初

皇明鴻猷記

鄧通蜀郡南安人也以權船為黃頭郎孝文帝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從後推之上天顧見其衣絮帶後穿覺而之漸臺以夢中陰白求推者郎即其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名姓文帝悅尊幸之日異通亦謹愿不好外交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賞賜通

鴻書 卷六十四 十七 賞賜

巨萬以十數官至上大夫 史記

李可及有寵於懿宗嘗為子娶婦懿宗賜之酒二銀壺啟之無酒而中實右軍中尉西門季玄屢以為言懿宗不聽可及嘗大受賜物載以官車季玄謂曰汝他日破家此物復應以官車載還非為受賜徒煩牛足耳及流嶺南籍歿其家果如季玄言

唐史

劉氏鴻書卷之六十四

第六十五卷

官職部五

科第

制科三甲

王仙芝

貢舉禮部

五等

殿試

莖榜

皆不黜落

科試詩賦

三場

京省定額

一甲儒釋道

開功名之路

鄉會

東楊選

暗號

二蘇

不喜孟子

鄭獬王十朋

鴻書

卷六十五目錄

狀元

五色賦

鬱輪袍

乃為人壓

江神世情

梁固

五元

一字

服其靜退

張九成

黃裳

前定

座主

門生 同年 科第鬼神

衣祿

門下門生

天子座主

同年

高下不可易

鄭昌圖

一字不易

後鬼

丁湜

蟾宮

六十五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六十五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官職部 五

太史湯賓尹 刪正

科第

秦始皇令民納粟拜爵漢惠帝始舉孝弟力田武帝令舉孝廉秀才宣帝制射策甲乙科詔舉文學高第郡國各一人質帝詔郡國舉明經詣太學受業歲滿課試拜官桓帝鬻關內侯以下官爵靈帝立三互選法婚姻家及兩州人不得交互爲官梁武帝置州望郡宗鄉豪專掌搜薦後魏崔亮奏立停年格隋文帝令工商不得仕

鴻書

卷六十五

官職

進煬帝設進士科唐太宗御試進士賜及第臚傳增廣生員武后定銓注法以身言書判取人給選者告身令貢舉者彌封姓名考覆之玄宗始令禮部侍郎知貢舉始試詩賦雜文帖經爲三場宋太祖初殿試貢士賜進士第太宗定進士爲三甲仁宗詔進士與殿試者勿黜落英宗令禮部三歲一貢舉神宗始以經義試士詔宗室非袒免親者許應舉國朝洪武中給太學生月廩制生員巾服宣德中定會試分南北卷取士景泰中增定天下鄉試士額數玄覽唐末進士不第如玉仙芝章倡亂而敬翔李振之徒皆

進士之不得志者也蓋四海九州之廣而歲上第者僅

一二十人苟非才學超出倫輩必自絕意功名無復顧

藉故聖朝廣開科舉之門俾人人有覬覦之心不忍自

棄于盜賊奸宄開寶二年三月壬寅朔詔禮部閱貢士

十五舉以上曾經終場者具名以聞庚戌詔曰貢士司

馬浦等一百六人因頻風塵潦倒場屋學固不講業亦

難專非有特恩終成遐棄宜各賜本科出身此特奏所

由始也自是士之潦倒不第者皆覬覦一官老死不止

至景德二年三月丁巳因賜李廸等進士第賜特奏名

五舉以上本科六十四人三傳十八人同學究二十二

鴻書

卷六十五

二十

官職

人三禮四十四人年老授將作監主簿三十一人此特奏之名所由立也至景祐元年正月癸未詔進士諸科十取其二進士三經殿試諸科五經殿試或進士五舉年五十諸科六舉年六十雖不合格特奏名此特奏名所以漸多也至大中祥符八年二月丙子則命進士六舉諸科九舉特奏名並赴殿試則又以人多而裁抑之也况進士入官十倍舊數多至二十倍而特奏之多自是亦如之英雄豪傑皆汨沒消磨其中而不自覺故亂不起於中國而起于夷狄豈非得御天下之要術歟燕

翼貽謀錄

鴻書

卷六十五

三

官職

隋唐之代貢士皆考功主試玄宗時考功員外郎李昂為舉人頗肆詆訶玄宗以員外郎望輕遂移貢舉於禮部以侍郎主之禮部選士自茲始○又淳化三年三月四日帝御崇政殿試進士詔糊名考校定其優劣為五等第一至第二等賜及第三第四賜出身第五賜同出身五等之分自此為始也天聖五年始曰甲

唐選舉志

則天永昌元年二月策問貢舉人於洛城殿前殿試自此始○唐人進士榜必以夜書書必以淡墨或曰名第者陰注陽受以淡墨書者若鬼神之迹也世傳大羅天放榜於蕊珠宮故又稱蕊榜李義山贈同年詩曰同記

鴻書

卷六十五

三

官職

大羅天上事衆仙何日詠霓裳又放榜後必有一人下世者謂之報羅

大唐說纂

舊制殿試者皆有黜落時取格或三人一人或二人一人或三人二人故有屢經省試取中屢擯棄于殿試者張元以積忿降元昊大為中國之患朝廷始因其家屬未幾復縱之於是羣臣建議歸咎於殿試黜落嘉祐二年三月辛巳詔進士與殿試者皆不黜落迄今不改是一叛子為萬世士無窮利也

代辭編

神宗篤意經學深憫貢舉之弊且以西北人材多不在選遂議更法王安石謂古之取士俱本於學請興建學

鴻書

卷六十五

四

官職

校以復古其明經諸科欲行廢罷詔近臣議久而不決他日安石言於帝曰進士科試詩賦亦多得人自緣仕進別無他路其間不容無賢若謂科法已善則未也士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未習此科法敗壞人才致不如古既而中書門下言今欲追復古制則患於無漸宜先除去聲病偶對之文使學者得專意經術以俟朝廷興建學校然后講求三代所以教育選舉之法施之天下則庶幾可以復古矣于是改法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占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本經次兼

經大義凡十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禮部試即增二道

宋事實錄

中書撰大義式頒行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乃為中格不但如明經墨義粗解章句而已其殿試則專以策限千字以上分五等第一等二等賜進士及第三等賜進士出身第四等賜同進士出身第五等賜同學究出身舊制進士入進謝恩

科目之制洪武三年所定者初場止試本經義一道限五百字以上四書義一道限三百字以上第二場試禮樂論限三百字以上詔誥表箋第三場經史時務策一道限一千以上三場後十日面試騎觀其馳驟便捷射

觀其中數多寡書觀其字畫端楷律觀其講解詳說殿試時務策一道一千字以上最後十七年改定則初場增經義三四書義二次場去箋而增五判三場增策四篇而面試廢矣愚意初場不必多至七篇經書義各二而附論一道二場詩一賦一詔語表各一三場去策二道而益以奏議一道其判既不附律又浮辭於用不切宜去之庶乎明經識務博學宏詞之士可一網盡矣鳳洲筆記

鴻書

卷六十五

五

官職

本朝兩歲十三省鄉貢士俱有定額雲南貴州二省以夷方地僻解額獨少二省鄉試士俱合試于雲南共五十五名雲南三十四貴州二十一其後貴州士苦于就試雲南嘉靖丁酉巡按御史王杏題請乞分科詔行之是年雲南解額增至四十名貴州增至二十五名共增十名矣湖廣解額八十五名庚子撫按合請於朝乃今上龍潛之地皇考獻皇德化所及乞額增詔增至九十名本朝慎於舉士類如此永樂乙未科始開會闈於北京又放榜後詔選二十八人入文淵閣緝學以比二十八宿號庶吉士國獻家辭

明正統十三年賜彭時陳鑑岳正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時於謝恩之夕坐以待旦隱几不寤竟失朝糾儀御

史奏令錦衣衛拏禮部尚書胡濙出班奏狀元彭時不到合付錦衣衛聽理上是之是科一甲三人時稱爲儒釋道狀元彭時儒藉榜眼陳鑑神樂觀道士四十尚未娶探花岳正早喪父嫡母不容避居興隆寺從僧故云其齒最少者河南李泰父永昌見爲太監尤大奇通紀補遺

鴻書

卷六十六

六

官職

中允孫鋌論德王希烈主應天試提學耿定向建議兩京鄉試監生卷各革去皿字號故南監中者虧舊額四分之三試官王希烈等至國學謁文廟而下第數百人誼譟門外伺出遮訴語甚不遜事聞詔法司逮治沈應元等數人發遣司業金達奪俸二月監生編號如舊行十二月御史劉翺請開科取士增其制額以補守令之缺從之四年侍讀馬自強陶大臨主應天鄉試大遭物議五年六月掌吏部事高拱言國初進士舉人並用其以舉人躋八座稱名臣者甚衆乃後進士偏重而舉人甚輕至於今極矣故舉人年才稍強輒遷延以幸一第必至衰邁始勉就官間有一二壯年出仕者則又爲貧之故志溫飽者如是而冀治理胡可得哉臣以爲欲興治道宜破拘攣之見以開功名之路凡舉人就選初以資格受官已後則惟其政績不必問其出身吏部自行

體訪苟係賢能一體陞擢又必稽其年貌五十以上授以雜職不得爲州縣之長蓋恐煩鉅之任非衰劣者所堪如此則吏治可興而化理有賴奉旨祖宗用人本不拘資格近來偏重太甚以致人無實用事功不興覽卿奏具見經濟宏猷於治道人才大有裨益着如議舉行

文獻通考

鄉會

唐進士開宴常寄曲江亭其日公卿家頃城縱觀鈿車珠袂柳比而至中東楊之選十八九

唐百官志

蜀中類試主司多私意與士人相約爲暗號李季璋李

鴻書

卷六十五

七

官職志

季永二公皆以文名一時而律賦非所長鄉人侯姓者以能賦稱因資之以潤色既書卷不以示侯侯頗疑之將出門故少留候李出而踵其後至納卷所以小金牌與吏取視二李卷子策聯皆曰日射紅鸞扇風清白獸樽侯卽於已卷改用之既而皆中選

蜀橋机志

周師厚在鄭獬榜及第只壓得陳傳自賦云有眼不堪看鄭獬回頭猶喜看陳傳○紹興丙午正奏名第一一人王十朋特奏名第一一人李三錫時宗室子居覲榜尾不樂或以詩戲之曰舉頭雖不窺王十伸脚猶能踏李三

宋史

東坡云國朝試科初在八月中旬頃與黃門公既將試黃門公忽感寒臥疾自料不能及矣相國韓魏公知之輒奏上曰今歲召制科之士惟蘇軾蘇轍最有聲望今聞蘇轍偶病未可試如此人兄弟不得就試甚非衆望欲展限以候上許之黃門病中魏公數使人問安否既問痊安方引試凡比常例展二十日自後試科目並在九月蓋始於此

東坡集

盱江李泰伯素不喜孟子以爲孔子遵王孟子教諸侯自爲王嘗試制科六論不得其一曰吾書未嘗不讀必孟注疏也擲筆而出入爲檢視之果然終不中第

鴻書

卷六十五

八

官職志

狀元

唐李程貞元中試日五色賦先榜落矣初出試揚於陵遇程詢其所試程示之其破題曰德動天鑒祥開日華於陵覽之謂程曰公今須作狀元翌日無名於陵深不平乃於故冊子末繕寫而斥其名氏携之以詣主文主文歎賞不已於陵曰當今場中若有此賦侍郎何以待之主文曰非狀元不可也於陵曰苟如此侍郎已遺賢矣此乃李程所作亟命取李程所納卷對不差一字主文因謀之於陵擢爲狀元

唐選舉志

王維右丞年未弱冠文章得名性閑音律妙能琵琶遊歷諸貴之間尤爲岐王之所眷重時進士張九臯聲稱藉甚客有出入於公主之門者爲其地公主以詞牒京兆試官令以九臯爲解頭維方將應舉具言於岐王仍求庇借岐王曰貴主之強不可力爭吾爲子爲之舊詩清越者可錄十篇琵琶之新聲怨切者可度一曲後五日當詣此維卽依命如期而至岐王謂曰子以文士請謁貴主何門可見哉能如吾之教乎維曰謹奉命岐王乃出錦繡衣服鮮華奇異遣維承之仍令齋琵琶同至公主之第岐王入曰承貴主出內故携酒樂奉讌卽

鴻書

卷六十五

九

宣徽

令張筵諸伶旅進維妙年潔白丰姿都美立於前行公主顧之謂岐王曰斯何人哉荅曰知音者也卽令獨奉新曲聲調哀切滿坐動容公主自詢曰此曲何名維起曰號鬱輪袍公主大奇之岐王曰此生非止音律至于詞學無出其右公主尤異之則曰子有所爲文乎維則出獻懷中詩卷公主覽讀驚駭曰此皆我所誦習者常謂古人佳作乃子之爲乎因令更永昇之客右維風流蘊藉語言諧戲大爲諸貴之所欽矚岐王因曰若使京兆今年得此生爲解頭誠爲國華矣公主乃曰何不遣其應舉岐王曰此生不得首薦義不應試然已承貴主

論託張九臯矣公主笑曰何預兒事本爲他人所託顧謂維曰子誠取解當爲子力維起謙謝公主則召試官至第遣官婢傳教維遂作解頭而一舉登第

集異記

宋楊宣懿察之母甚能文而教子以義方少不中禮輒朴之察省試房心爲明堂賦榜登科第二人報者至其母睡未起聞之大怒轉面向壁曰此兒辱我如此乃爲人所壓耶及察歸亦久不與語其年廷對宣懿果魁天下

馮參政京慶曆中鄂州預鄉薦至大江風濤洶湧幾至沉沒來春名魁南省廷試爲第一受恩還鄂復過江風

鴻書

卷六十五

十

宣徽

微浪穩舟楫安然公題詩江亭云江神也世情爲我風色好雲齋廣錄

真宗東封六月放梁固以下進士及第祀后土于汾陰放張師德以下進士及第固父狀元顥師德父狀元華魏野詩曰封禪汾陰連歲榜狀元俱是狀元兒

通攷

宋王沂公歐陽公登第皆有三元之目沂公自鄉而省而廷對皆第一歐陽則自鄉而監而省皆第一張伯紀自本州升貢次公試次內舍校定次上舍合格次升補上等等上舍皆第一釋褐之日徽宗歎曰自來止說三元今張綱五元矣遂除太學博士我朝惟淳安商文毅公

輅鄉試會試廷試皆第一文錦坊北所建三元坊是也

代誌編

范仲淹倅陳州時郡守母病召道士秦章道士秉簡伏壇終夜不動試捫其軀則僵矣五更手足微動良久謂守曰夫人壽有六年所苦勿慮守問今夕秦章何其久也曰方出天門遇放明年春榜觀者駢道以故稽留公問狀元何姓曰姓王二名下一字黑塗旁注一字遠不可辨既而郡守母病卒愈明春狀元乃王拱壽御筆改爲拱辰公始歎道士之通神

括異志

故事南省奏名第一殿試唱過三名不及則必越衆抗

鴻書

卷六十五

十一

宣懷

聲自陳雖考校在下列必得升等吳春卿歐陽文忠皆由是得升第一甲獨范景仁避不肯言等輩屢趣之皆不應至第十九人方及徐出拜命而退時已服其靜退自是廷試當自陳者多慕效之近歲科舉當升等人其目不一有司皆預編次唱名即舉行其風遂絕

石林燕語

宋紹興時張九成及第九成對策略曰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願陛下以剛大爲心無遽以驚憂自阻又曰陛下之心臣得而知之方當春陽晝敷行宮列殿花氣紛紛切想陛下念兩宮之在北邊塵沙漠不得共此時和也其何安乎盛夏之際風窓水院涼氣淒清切想陛

下念兩宮之在北蠻貊擁蔽不得共此疎暢也亦何安

乎澄江鴻練夜桂廳香陛下享此樂時必曰西風淒動

兩宮得無憂乎狐裘溫暖獸炭春紅陛下享此樂時必

曰朔風素丈兩宮得無寒乎至於陳水陸飽珍奇必按

筯而起曰鴈粉腥羊兩宮所不便也食其能下咽乎居

廣廈處深宮必撫几而歎曰窮廬區脫兩宮必難處也

居其能安枕乎今閭巷之人皆知有父兄妻子之樂陛

下雖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以金虜之故使陛下冬不得

溫夏不得清昏無所於定晨無所於省問寢之禮何時

得遂乎在原之急何時可救乎日往月來何時可歸乎

鴻書

卷六十五

十一

宣懷

每歲時遇物思惟聖心雷厲天淚兩流撫劍長吁思欲清蠻帳以還二聖之車此臣心所以知陛下者以此上感其言擢九成第一餘杭凌景夏次之呂頤浩言景夏之詞實勝九成以景夏爲第一上曰九成對策文雖不甚工然上自朕躬下逮百執事之人無所回避擢置首選誰謂不然

長水日抄

柳道者泉州人遇異僧授以要旨能預言未兆或問之曰今歲狀元何姓荅曰不黑不白非朱非綠復曰亦知其名乎乃舉永裕以示之後數日捷音至乃黃裳也

齊閑覽

狀元孫賢與同邑徐紳同領景泰康午鄉薦會試禮部宿彰德驛驛丞盛設待之二人疑怪驛丞曰昨夜夢神人建大旗驛門其上有狀元字今此設蓋待狀元非是舉人也二人竊喜而其年皆不過過其驛不敢入至甲戌會試二人俱第廷試畢傳臚則孫果第一一班中一人謹口前定前定則陝西刑簡二科前嘗夢中孫遇賢榜進士及中正榜中無孫遇賢名字以爲不驗至此而悟爲孫賢也自昔馬涼之說的的有之

座主 門生 同年 科第鬼神

鴻書

卷六十五

十一

官職

五代和凝平生以宰輔自期登第之歲名在十三及知貢舉覽范魯公質文卷知非常人也至放榜亦以第十三人登第謂曰君文宜冠多士屈居十三欲君傳老夫衣鉢耳後凝既登庸不十年質亦大拜時有獻詩者從此廟堂添故事登庸衣鉢亦相傳

五代裴皞官至禮部尚書放三榜四人拜相桑維翰實正固張厲馬裔孫是也清泰二年裔孫知貢舉纔放榜謝恩卽引諸生詣座主裴公宅謁拜裴公以詩示之曰宦途最重是文衡天與愚夫著盛名三主禮闈年八十門生門下見門生

劉器之晚居南京馬涓巨濟作少尹巨濟廷試日器之

五代史

劉器之晚居南京馬涓巨濟作少尹巨濟廷試日器之

作詳定官所取也而巨濟每見器之未嘗修門生禮器之不平因以語客客以諷巨濟曰不然凡省闈解送則有主文故所取士得以稱門生殿試蓋天子自爲座主豈復可稱門生於他人幸以此謝劉公也客以此告器之歎服其說自是甚愧

揮塵錄

李絳相德宗元義方言其私同年許季向德宗問之曰人與同年有情乎絳曰同年乃九州四海之人偶同科第或登科然後相識於情何有若其果才雖在兄弟子姓之中猶將用之况同年乎

唐紀

鴻書

卷六十五

十四

官職

廣明年中鳳翔副使鄭昌圖未及第前有親表家僕過京洛於穀水店邊逢見二黃衣使人西來曰吾二人今年送榜者自泰山來到金天處押署其榜子幸相遇僕請竊觀其榜使者曰此年榜頭姓偏傍各有丁名兩字下一字亦在口中記之記之遂辭去鄭公親表頗異其事昌圖其年狀頭及榜尾鄒希回也姓名點畫皆同

堂閒話

韓昌黎應試題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論主試官乃陸宣公贊也初閱昌黎卷黜之不赦次年復試是題陸宣公復主試昌黎復書舊作一字不易宣公之閱一也胡前後迥異耶科場鬼神之說信然

筆談

淳化二年均州武當山道士鄧若拙善出神常至一處見二仙官議曰來春進士榜有宰相三人而一人極低如何一人曰高下不可易也獨科甲可易耳不若以第二甲爲第一甲道士既覺與其徒言之明年唱名上意適有宮中之喜因謂近臣曰第一甲多放幾人言止卽止遂唱第一甲上意亦忽忽忘之至三百人方悟是年孫何榜三百五十三人而第一甲三百二人第二甲五十一人丁謂第四人王欽若第十一人張士遜第二百六十人後士遜三人入相致仕

續通志

丁晉公本吳人其孫徙居建安資產豪盛子弟中名湜

鴻書

卷六十五

十五

官

者少年俊爽負才氣特酷嗜賭博雖常獲勝然隨手蕩析於狎遊厥父屢訓責之殊無悛心父怒囚縛空室絕其飲餼饑困頻死家老嫗憐之破壁使之竄父喜其去亦不問但謂其必擠隕溝壑湜假貸族黨得旅費徑入京師補試太學預貢籍熙寧九年南省奏名相國寺一相工以技顯其肆如市湜往訪之工曰君氣色極佳吾聞人多矣無如君相便當巍巍擢第卽大書紙粘於壁云今歲狀元是丁湜湜益自負而所好固如昔時同榜有兩蜀士皆多貲亦好博湜宛轉鈎致延之酒樓上仍令僕携博具立于側蜀士見之而笑遂戲於小閣始約

以萬錢爲率戰酣志猛各不能中止累而上之湜於此藝得奇法是日所贏六百萬如數算取以歸邸又兩日復至相工肆工驚曰君今日氣色大非前比魁選豈復敢望誤我術矣湜請其說工曰相人先觀天庭須黃明潤澤則吉今枯燥且黑得非設心不善爲牟利之舉以負神明哉湜悚然具以實告曰然則悉以反之可乎工曰旣以發心冥冥知之矣果能悔過尚能占甲科居五人之下也湜亟求蜀士還其所得迨廷策唱名徐鐸首魁湜爲第六云

夷堅志

楊州一士人建炎二年春因天氣融和緩步出西隅遙

鴻書

卷六十五

十六

官

望百步間有紅暈燁然如赤環自地吐出其中圓影瑩若水晶老木槎枒斜生暈裏下有茅舍機杼之音試徐行入觀瀟灑佳勝了非塵境有機數張皆經以素絲白哲女子四五輩綰烏雲丫髻玉肌雲質各衣輕綃銖衣檀腕組織白錦轉眸一顧士人正色端容抽簾不息過而視之錦衣重花交葉之內有成字數行第一行之首曰李易稍空次又有一人姓名復稍空又有一人焉如此以十數乃拱手問之曰織此何爲一女毅然而對曰登科記也到中秋時候當知之餘無語士人遍觀舍中窓壁玲瓏風露淒切自念此身真如腐鼠而得造瑤林

瓊圃瞻近羣玉既情致澹泊不相荅禮揖而辭退諸女
皆目送之迨出虹暈回頭注目蕩無所覩乃躡故道歸
時過二更郭門已閉遂宿於旅邸恍疑午境爲夢而歷
歷分明可記是歲之春高宗車駕南巡駐驛楊都四方
貢士雲集至八月始唱名放榜第一人曰李易其下甲
之次無一差易於是悟首春所屆蓋蟾宮云花月新聞
釋種令超遊南岳將至祝融峰赤幘紫衣人同憩道側
超問其所之因密語曰我豈人也凡舉子入試天命俊
鬼三番旁護之欲以振發其聰明其中爲名第及時運
未遇者則無所護衛君以一第爲兒戲邪我卽其數也

鴻書

卷六十六

十七

官

隸蓬萊下官西臺此來南獄關會一人陰德增減耳清
異錄

第六十六卷

文史部一

五經始末

易書詩禮記春秋

易有太極

稱周之義

伏羲王天下

書本帝王之說

伏生治尚書

詩有六義

聲樂部分之名

禮備周官

禮儀威儀

禮始燧皇

孔子作春秋

詞家原體

卷六十六目錄終

鴻書

卷六十六目錄

十

劉氏鴻書卷之六十六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文史部一

太史湯賓尹 刪正

五經始末 易書 詩 禮記 春秋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易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爲之彖象係辭又言序卦之屬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前聖文志或曰周公作爻辭韓宣子適魯見易象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謂爻辭作於周公其後馬融陸贄亦云惟班固謂人更三聖而周公不與蓋文王周公父子一道序父不序子尊父也而諸儒泥於三聖之說遂以爻辭爲文王所作重卦之人諸儒不同凡有四說王輔嗣等以爲伏羲鄭元之徒以爲神農孫盛以爲夏禹史遷等以爲文王其言夏禹及文王重卦者案係辭神農之時已有蓋取諸益與噬嗑以此論之不攻自破其言神農重卦亦未爲得今以諸文驗之案說卦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凡言作者創造之謂也神農以後便是述修而不可謂之作也幽贊用蓍謂伏羲矣伏羲用蓍即伏羲已重卦今依王輔嗣爲

得其實群書攷索

周易稱周者文王作易之時猶在羑里周德未興猶是殷世也故顯周別於殷其猶周書周禮顯周以別餘代故易緯云因代以顯周是也先儒又兼取鄭說云既指周代之名亦是普偏之義謂之周易正義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帝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與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爲大訓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討論墳典

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芟夷煩亂剪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樞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孔子百篇遭秦火不存至漢伏生口授得二十八篇後又得秦誓一篇爲二十九篇孔壁之書既出孔安國定其可知者二十五篇又別出舜典益稷盤庚康王之誥共爲五十八篇其文以隸書存古文故謂之古文尚書此書之成遭巫蠱不出漢儒聞孔氏之書有五十八篇遂以張霸之徒造僞書二十四篇爲古文尚書兩漢儒者所傳大抵皆霸僞本也其實未嘗見真古文尚書故杜預注左氏韋昭注

國語趙岐注孟氏凡所舉書出於二十五篇之內皆指爲逸書其實未嘗逸也劉歆當西漢之末欲立古文學官移書貴諸博士甚力然歆之所見皆僞本亦非真古文書也以至賈馬鄭服之輩亦皆不見古文書至晉然後其書漸出及開皇三年求遺書得舜典然後於書大備孔氏書始出皆有隸書至唐天寶間詔衛衡改古文從今文書今之所傳乃唐天寶定本

漢藝文志

易曰河

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故書之所起遠矣至孔氏纂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爲之序原其作意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

鴻書

卷六十六

三

文

以教齊魯之間訖孝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立於學官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住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書者古之號令號令於衆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弗

曉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

書者起五帝之末後三皇之經本帝王之號今古史所記孔子刪錄斷自唐虞下訖秦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而爲之序及秦禁學孔子之孫壁藏之漢興濟南伏勝口所傳授於晁錯是曰今文尚書上也以其上古之書故謂之尚書或曰上所言下爲史所書故曰尚書

釋文序

孝文帝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聞伏生年已九十有餘於是詔太常使掌故臣晁錯往受之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按史記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

鴻書

卷六十六

四

文

漢定天下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以教千齊魯之間而云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者蓋伏生初實壁內得之以教齊魯傳教既久誦文則熟至晁錯往受之時不執經而口授之故也

儒林傳

詩序云在心而志發言爲詩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一國之事係二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出詩序

古者有採詩之官王者巡守

則陳詩以觀民風知得失以自考正也是以孔子錄之取周詩兼商頌凡三百二十篇以授子夏子夏遂作序焉

出藝文序

古詩三千餘篇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

禮義上採契稷中述商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脩王道成六藝

出史記孔子世家

秦楚之際亡其六漢興詩分爲四魯詩起

於申公而盛於韋賢齊詩起於轅固而盛於匡衡韓詩起於韓嬰而盛於王吉齊魯盛行於時韓詩唯燕趙間

鴻書

卷六十六

五

文史

好之毛詩最後出宋大顯也毛詩起於毛公後傳徐敖由是言詩者本之徐敖三家並立學官而毛詩至平帝時始立四家詩經同而傳說或異後漢又出毛氏詩而立齊魯韓氏其後馬融鄭眾康成賈逵之徒皆發明毛公真學遂盛而三家浸微魏晉之時齊魯之詩廢絕韓詩雖存而益微故毛詩獨行至今

羣書考索

詩之風雅頌者聲樂部分之名也風則十五國風雅則大小雅頌則三頌也賦比興則所製作風雅頌之體也賦者直陳其事如葛覃卷耳之類是也比者以彼狀此如蟋蟀綠衣之類是也興者託物興詞如關雎兔置之

類是也蓋衆作雖多而其聲音之節製作之體不外乎此故太師之教國子必使之以是六者三經而三緯之則凡詩之節奏指歸皆將不待講說而直可吟詠以得之矣六者之存以其篇次風固爲先而風則有賦比興矣故三者次之而雅頌又次之蓋亦以是三者爲之也然比興之中蟋蟀專於比而綠衣兼於興兔置專於興而關雎兼於比此其例中又自有不同者學者不可不知

文公集註

鴻書

卷六十七

六

文史

其制作言之則謂之周禮前乎周者非無禮也在金天時司徒曰祝鳩氏司馬曰鵠鳩氏司寇曰爽鳩氏司馬曰鳴鳩氏司事曰鵲鳩氏在帝舜時曰治官有百揆教官有司徒禮官有秩宗政官有士事官有司空唐虞官百夏商官倍則官固有數矣虞書有二典夏書有政典固有各矣甘誓乃召六師而曲禮六大五官先儒以爲商制至周則因習以崇之康續以終之仲長統以周禮爲之經禮記爲禮之傳賈公彥云按書傳周公一年收亂二年伐商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所制之禮即此周禮也

若稽周室隨時制宜兵刑之官分爲二禮樂之官合爲一略天地詳人事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爲治之道罔不具舉後之言治者必稽焉後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已滅去其典籍孔子時已不具自秦孝公用商君其政與周官相反始皇疾惡欲絕滅之焚燒獨悉是以隱藏百年漢興言禮自高堂生蕭奮孟卿后蒼戴聖是爲五傳弟子若夫周禮其出最後武帝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河間獻王王入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至孝成時劉向子歆校理秘書見之始得列序者于錄畧然冬官亡矣以考工記足之考

鴻書

卷六十六

七

文獻

工記乃前世能識古制者作時衆儒並出共排以爲非惟歆獨識而五官亦有殘缺歆之末年始信其爲周公致太平之迹按藝文志周官經制禮記所謂禮經是也經禮三百注曰謂周禮也然六官之屬三百六十舉成數也王莽時歆奏置博士奈何通天下兵革並起疾疫喪荒弟子死葬徒有河南緱氏及杜子春在頗識其說賈徽及子達鄭興及子衆大夫者興也司農者衆也又以經書轉相證爲解其時衛次仲賈景作馬季良亦皆作周禮訓詁鄭康成作禮注多引杜子春鄭大夫司農之義然則周禮始於劉歆而成於康成其後唐賈公彥

又撰周禮疏五十卷衆所解說近得其寔獨以書序言成王既黜殷命還歸在豐作周官則此周官也失之矣達以六卿大夫則冢宰以下及六遂爲十五萬家絙千里之地甚繆焉爲武都守郡小少事乃述平生之志著易尚書詩禮傳皆說惟念前業未畢者惟周官年六十有六目瞑意倦目力補之謂之周官傳也初河南杜子春年且九十能通其義識其說鄭衆賈逵往受業焉林孝存以爲不驗之書故作十論七難以排之何休亦以爲陰陽之書康成獨知聖法故能答其論難且其世祖以來通人達士皆作訓詁使周官之不衰鄭氏力也厥

鴻書

卷六十六

八

文獻

後于寶王邵之徒有爲議疏有爲論評者與夫禮帖禮鈔之類莫可勝紀而世罕得其傳豈非華多實少不足以行達歟惟康成上注賈公彥之疏學者用其說久矣惜乎理多錯繆未盡至當之歸欲振斯典宜有所待

書考索

易曰有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禮義有所措而帝王質文有損益周人曲爲之防事爲之制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前藝文志禮記之作出自孔氏但正禮殘缺無復能明故范武子不識敬烝趙鞅及魯君謂像爲禮至孔子沒七十二子之徒共撰所聞以爲記或錄舊禮之義

或錄變禮所由或兼記體復或雜序得失中庸孔伋所作緇衣公孫尼子所撰月令呂不韋所修王制漢文帝時博士所錄館閣書目周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已

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已不具至秦大壞漢興魯高堂生博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學官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里名及孔子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愈蒼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世藝文志記百三十一篇前儒

鴻書

卷六十六

九

文吏

劉向校定得二百餘篇梁國戴國刪為八十五篇

號大戴禮戴聖又刪為四十九篇是為小戴禮授漢馬融盧植考諸家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煩重及其缺畧而行於世鄭康成注其書唐孔頴達為正義舒閣書目至孝宣世東海后蒼傳於梁國二載其後諸儒又加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凡四十九篇即今之禮記也凡論正義初為高堂生傳周禮十七篇又有喪服一篇舊別行子夏為之傳鄭康成為之注馬融王肅諸儒為訓說儀禮者乃周家行禮涉於儀度委曲之書若後世所謂儀注者是也其初蓋三千餘條秦焚書漢訪求之止得此十七篇故多亡禮云館閣書目孝文時徐生善為頌

為禮官大夫瑕丘蕭奮授孟卿孟卿授后蒼后蒼以授

二戴由是禮有大戴小戴之學大戴授徐良小戴授橋仁楊榮是以大戴有徐氏之學小戴有橋楊之學初漢立后蒼禮博士宣帝世復立大小戴大戴禮今存四十三篇其篇始於二十九篇次不倫又一本止十卷三十三篇篇目第一至三十三恐是後人改正館閣書目唐玄宗時王崑謨刪去禮記舊文而益以今事張說以為禮記不刊之書去聖人遠不可改易口口儀禮未知孰作或曰周公作之也孔子有學禮之言禮記有讀禮之文當是時固已有簡牘之傳矣決非秦漢間筆也其制度

鴻書

卷六十六

十

文吏

必出於聖人若曰周公作之則非所敢知也漢初言經則離記言記則離經今記附經附之者又誰也出於孔氏之宅壁者曰禮記河間獻王云得先秦古書者曰禮曰記夫禮者今之儀禮記者今儀禮之記特未有儀禮之名也豈漢後學者觀十七篇中有儀有禮遂合而名之與秦暴焚書禮之見於漢者口古經五十六卷經七十篇記百三十一篇漢之君臣特不好不尚而已至宣成世大小戴劉向所錄止十七篇十盡逸其七八孰謂不好不尚之禍乃甚於秦之焚之也魯人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與今儀禮同陸德明賈公彥皆以為今儀禮

考之西漢藝文志高堂生禮后蒼最明蒼以傳大小戴古經者出魯末中多天子諸侯卿大夫制愈於蒼等推士禮以致天子夫如是則高堂氏所傳特士禮爾今儀禮中所謂士禮有冠婚相見喪祭特牲饋食七篇他皆天子諸侯卿大夫禮必非高堂生所傳者不知賈陸二子何據而云爾漢取六經禮樂與焉厥後樂經亡矣有儀禮在亦不取周禮古矣然聖人設官分職之書其所用以長以治者豈能舍儀禮禮記言矣然皆釋儀禮者若樂義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聘義是也豈得而先儀禮班固之論曰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爲急固

鴻書

卷六十六

十一

文選

之言必有得於先生長者之緒餘而非臆度也鄭康成收拾大小戴及劉向別錄中參以今古之文定爲之注其書不純古矣漢石渠諸儒因曲臺餘論倣儀禮爲之如介僕賓主儀禮特其名禮記兼述其象意今之禮記特儀禮之傳疏也

群書政要

燧皇在伏羲之前始王天下是尊卑之禮始於燧皇也伏羲制嫁娶以儷皮爲禮是嫁娶加禮始於伏羲神農氏始教天下種谷始爲蜡則祭祀吉禮始於神農也黃帝於蚩尤戰於涿鹿則有軍禮也易係辭黃九士章云古者葬諸中野則有凶禮也又論諸撰考云軒知地利

九牧倡教既有九州之牧當有與聘是賓禮也

正義

孔子因魯史作春秋十二篇始隱公終獲麟而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備矣西漢藝文志曰仲尼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左丘明恐弟子失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序曰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以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

鴻書

卷六十六

十一

文選

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有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畧不必改也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爲感也總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而微言獨傳於子夏太史公猶謂其不能贊一辭彼公穀之書方出於漢雜載尸子

鴻書

卷六十六

十三

文獻

等語而其師承豈獨專於子夏宜其駁而不純也初漢興張蒼賈誼張敞劉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賈誼亦爲左氏訓詁授賈父以至賈護護授陳欽欽以左氏授劉歆漢初胡毋生治公羊春秋與董仲舒同業公孫弘亦頗授焉其有嚴彭祖顏安樂之徒顏之後有冷豐任公筦輅冥都之學初穀丘江公授穀梁春秋於申公孝武時江公時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爲公羊學卒用董生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授公羊由是公羊大興太子既通公羊而後私問穀梁而善之宣帝卽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及夏侯勝

鴻書

卷六十六

十四

文獻

識劉氏爲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范會自秦還晉其處者爲劉氏明漢家堯後也故卒立博士雖選李孝封今封卒左氏復歷史通云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請重立學官至魏晉漸行隋劉炫撰春秋述議專解杜預左氏傳言孔穎達爲正義陸淳撰集傳春秋纂例傳事趙正正師峻助淳傳一家之學館閣書目三言詩晉散騎常侍夏侯湛四言詩前漢楚王傳韋孟諫楚夷王戊詩五言詩漢騎都尉李陵與蘓武六言詩漢大司馬農谷永七言詩漢武帝柏梁殿運句九言詩魏高貴鄉公賦楚大夫宋玉歌荆軻作易水歌離騷楚屈原詔起秦時璽文秦始皇傳國璽策文漢武帝問三王策文淮南王安諫伐閩表讓表漢東平王蒼上表讓驃騎將軍上書秦丞相李斯上始皇書書漢太史令司馬遷報任少卿書對賢良策漢太子家令晁錯上疏漢中大夫東方朔啟晉吏部瑯琊山濤作選啟奏記漢江都相董仲舒詣公孫弘奏記賡漢護軍班固說東平王賡謝恩漢丞相魏相請公車謝恩令漢淮南王有謝群公今秦漢枚乘奏書諫吳王濞駁漢侍中吳丘壽王傳公孫弘禁民不得駁弓弩議論漢王褒四子講德論議漢韋玄成奏罷郡國廟議及騷漢楊雄作彈文晉冀州

刺王深集雜彈文薦後漢雲陽令朱雲薦伏湛教漢京
珉尹王尊出教告屬縣封事漢魏相奏霍氏權封事白
事漢孔融主簿作白事書移書漢劉歆移書讓太學博士
論左氏春秋銘秦始皇登會稽山刻石銘箴漢楊雄
九州五官箴封禪書漢文園令司馬相如讚司馬相公
作荊軻詩頌漢王褒聖主得賢臣頌序漢沛郡太守作
后序引琴操有箜篌引志錄楊雄作記楊雄作蜀記
帝四皓碑碣晉潘尼作潘黃門碣誥漢司隸從
事荀爽作晉漢蔡邕作艱誓露布漢賈弘爲馬超伐曹
操檄漢丞相祭酒陳琳作檄曹操文明文漢太山太
鴻書
卷六十六
文
守應劭樂府古詩對問宋玉對楚王問傳東方朔作非
有先生傳上章後漢孔融上章謝大中大夫解嘲楊雄
作訓漢丞相主簿繁欽祠其先主訓辭漢武帝秋風辭
旨後漢崔駰作達旨勸進魏尚書令荀攸勸魏王進文
喻難漢司馬相如喻巴蜀并難蜀父老文誠後漢杜篤
作女誠弔文賈誼弔屈原文告魏阮瑀爲文帝作舒告
傳替漢劉歆作烈女傳贊謁文後漢別部司馬張超謁
孔子文祈文後漢傳毅作高關祈文祝文董仲舒祝日
蝕文行狀漢丞相倉曹傳朝幹作楊元伯行狀哀策漢
樂安相李亢作和帝哀策哀頌漢會稽東部尉張紘有

陶侯哀頌墓誌晉東陽太守殷仲文作從弟墓誌誄漢
武帝公孫弘誄悲文蔡邕作悲溫舒文祭文後漢車騎
郎杜篤作祭延鍾文哀詞漢班固梁氏哀詞挽詞魏光
祿勳繆襲七發漢枚乘作七發離合詩孔融作四言離
合詩連珠楊雄作篇漢司馬歌詩漢枚臯作麗人歌詩
遺命晉散騎常侍江統作圖漢河間相張人作玄圖勢
漢濟北相崔瑗作草書勢約漢王褒僮約
羣書考索

劉氏鴻書卷六十六

鴻書

卷六十六

十六

文
史

第六十七卷

文史部二

著述

子思中庸

倉頡作書

子雲法言

長紹作賦

坐簾執扇

著書多在晚年

畫錦堂記

溫公通鑑樣

急結未了

一字未安

文正剛直

史貴直筆

當加寶惜

學問

要在聖經

變化叵測

達官無異

鴻書

卷六十七目錄

十一

心手閒懶

直截工夫

聖王之學

十一聖人

韋編鐵樹

視肉撮囊

管子知愈兒

爲周威王師

賢於暗行

蘇張同學

不知馬足

瑯嬛福地

好箇歐九

南倭海水

十經

夏課

風流罪過

磨杵作礮

爲時名相

鑄一鐵硯

始有板刻

讀書良法

如此下物

文選蘇文

自是不同

卷六十七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六十七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文史部一

太史湯賓尹 刪正

著述

子思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尚書曰虞夏數

四篇善也下此訖於秦費効堯舜之言耳子思曰事變

有極正自當耳假令更時易處其書同矣樂朔曰作書

喻民簡易爲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曰

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及荅之曰道爲知者傳今

君何似之甚也樂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曰此

鴻書

卷六十七

十一

文史

雖以宋爲舊然世有仇焉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

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囚於羑里作周易祖君

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撰中庸四

十九篇

孔叢子

倉頡作書而鬼哭楊子雲作太玄有人語之曰無爲自

苦玄故難傳忽然不見王遠知作易總雷電中一老人

取去是鬼常憎人學問也李廣勳學博物夢一人出於

其身語之曰身是心之神君過相役使是以相辭倉頡

等之鬼殆類是耶彼教長卿作大人賦燃藜天祿閣上

及贈王肅墨逼退之吞篆文者定奇鬼也 文海披沙

楊子雲懷鉛提槧從計吏訪四方語作方言及撰法言
蜀有富人賞錢十萬願載一名子雲曰富人無義正如
園中之鹿園中之牛安得妄載乎 抱朴子

司馬長卿作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關楊雄有憂
腸之談曹植有胃反之論任末削荆爲筆剋樹汁爲墨
夜依林木望月映星太冲門庭厠溷皆置筆研周太朴
作詩屬思不續墜落坑塹不覺朱詹吞紙實腹抱犬而
臥孫敬折柳寫經睡則懸頭於梁鄭灼患熱以瓜鎮心
便起誦讀崔融爲文下直馬過其門而不覺王摩詰至
走入醋甕今人以鹵莽裂滅之學粗心浮氣剽竊掇拾

鴻書

卷六十七

二

文

而妄意時名謂可襲取噫難矣 文海披沙

陸摘年二十六歲有王儉嘗令賓客隸事多者有賞惟
何憲差勝乃賞以五花簞白團扇坐簞執扇意甚自得
摘後至儉曰卿能奪之乎摘操筆立成文章既與辭亦
鮮美舉坐擊節摘乃令左右抽簞手自掣扇登車而去
儉笑曰所謂大力者負之而趨 千歲考

劉勰之云孔子六十八歲乃始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
秋蓋是時學問成矣涉世深矣故其述作始可爲萬世
法古人著書多在晚年蓋爲此也

韓魏公在相會爲畫錦堂記于歐公云仕宦至將相富

貴歸故鄉韓公得之愛賞後數日歐復遣介別以本至
云前有未是可換此本韓再三玩之無異前者但于仕
宦富貴下各添一而字文義尤暢所以前輩爲文不肯
草草類如此 過庭錄

蘇黃門云人生逐日胸次須出一好議論若飽食煖衣
唯利欲是念何以自別於禽獸余歸蜀當杜門著書不
令廢日只效溫公通鑑樣作議論商略古人歲久成書
自足垂世也 宋書

司馬溫公編通鑑時手藁蹟嘗見數幅如人名字各分
代類寫書久未成或言溫公利餐錢故遲遲爾溫公聞

鴻書

卷六十七

三

文

之遂急結束了故五代多繁冗小人害事往往如此說
古今說海

范希文作嚴先生祠堂記李太伯在坐問曰公此文一
出名世只一字未安公曰何字曰先生之德不如以風
字代德字公欣然改之蓋太伯因記中有貪夫廉懦夫
立六字遂思聞伯夷柳下惠之風一段因得此風字也
紀事

范文正公知慶州日有人以碑銘託公者公爲撰述實
緣及一貴人陰事一夕夢貴人告曰某此事寔有之然
未有人知者今因公之文遂暴露矣願公改之公夢中

謝曰隱公此事則某人當受惡名公寔有此我非誅人者不可改也貴人即以語恐公曰公若不改當奪公長子公曰必生令也未幾長子純佑果疾卒又夢貴人曰公竟改否若不改當便奪公一子公又曰必生令也俄而次子純仁亦病此兩夢貴人甚有倨色既而又夢貴人乃以情告曰公長子數當盡我豈能奪今告公爲我改之公次子行安矣公卒不改純仁數日遂安得後至丞相公之剛直足可見也

青瑣高議

四明陳極子經嘗作通鑑續編書宋祖陳橋之事曰匡胤自立而還方屬筆之頃雷忽震其几子經色不變因

鴻書

卷六十一

四

文獻

厲聲曰老天雖擊陳極之臂亦不改矣後三日子經晝寢夢爲人召去至一所門闕壯麗如王者居門者奔入告云陳先生來矣子經進立庭下殿上傳呼升階中坐者冕旒黃袍面色紫黑降坐迎之曰朕何負於卿乃比朕于篡耶子經具知其宋祖也謝曰死罪臣誠知以此觸忤陛下然史貴直筆陛下雖殺我不可易也王者俛首子經下階因驚而寤洪武中子經爲起居注坐法

臨刑

上曰吾特爲宋祖雪憤矣

庚巳編

溫公獨樂園文史萬餘卷晨夕披閱雖數十年皆新若未手觸者嘗謂兒公休曰賈豎藏貨貝吾輩唯此耳當

極加寶惜吾每歲以上伏及重陽日視天氣晴明設几案於當日所側群書其上以暴其腦所以年月雖深終不損動至啟卷先視几案淨潔藉以茵褥然後敢啓或欲行即承以方版非唯免手汗漬及亦恐觸動其腦每竟一版即側右手大指而視其沿而覆以次指而拂而挾過每見汝輩輕以兩指爪撮起是愛書不如愛貨貝也其人可知矣

初潭集

學問

通天地曰儒一物不知一事不能耻也洞觀時變不可無諸史廣求明理不可無諸子遊戲詞林不可無諸集

鴻書

卷六十七

五

文獻

旁通多知不可無諸雜記錄而其要惟在聖人之經聖人之經非如史子文集雜記雜錄之供涉獵而已必飲而醉其醇食而飽其馥

詹曠偶談

諺曰一年二年與佛齊肩三年四年佛在一邊言志之難久也惟無悅其易無憚其難積久而用成變化叵測矣○閑居事業與達官無異觀聖賢書如對君父觀史如觀公案觀小說如觀優伶觀詩如聽歌曲此其樂與達者何異

經鉅堂

心閒手懶則觀法帖以其可逐字放置也手閒心懶則治迂事以其可作止也心手俱閒則寫字作詩文以其

可兼濟也心手俱懶則坐睡以其不强役於神也心不定宜看詩及雜短故事其易見意不滯於久也心閒無事宜看長篇文字或經注或史傳或古人文集此又甚宜於風雨之際及寒夜也又曰手冗心閒則思心冗手閒則臥心手俱閒則著書作字心手俱冗則思早畢其事以寧吾神

古今說海

吾輩須多讀書然後眼界濶胸腹飽地步高雖然阿難多聞未證聖果六祖不識一字大暢宗風又不索向故紙堆中尋覓消息只須開明性地保養靈珠經文字不過隨力隨緣借彼證我與懸鏡照物相似這便是直截

鴻書

卷六十七

木

文獻

了當工夫朱子答潘叔昌云示喻天上無不識字底神仙此論甚中一偏之弊然亦恐只學得識字却不曾學得上天即不如且學上天耳上得天了却旋學上天人亦不妨也此朱子晚年識見直是摸着鼻孔處

白拂齋

神農學悉老黃帝學太真顧項學伯夷父帝學學伯招

帝堯學州文父帝舜學許由禹學大成執湯學小臣文

王武王學太公望周公旦齊桓公學管夷吾隰朋晉文

公學舅犯隨會秦穆公學百里奚公孫支楚莊王學孫

叔敖沈尹筮吳王闔閭學伍子胥文之儀越王勾踐學

范蠡大夫種此皆聖王之所學也且夫天生人而使其

耳可以聞不學其聞則不若聾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則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學其言則不若啞使其心可以智不學其智則不若狂故凡學非能益之也達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敗之可謂善學者矣

春秋

呂氏

曾哀公問子夏曰必學而后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嘗聞也黃帝學乎太真顓頊學乎綠圖帝學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跼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威子伯文王學乎鉞時子斯武王學乎郭叔周公學乎太公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

鴻書

卷六十七

七

文獻

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著乎天下名號不傳乎千世夫不學不明古道而能安國家者未之有也

家語

孔子讀易韋編三絕鐵撻三折漆書三滅

論語

莊

子云人而不學謂之視肉學而不行命之撮囊四字頗

奇

藝林伐山

管子知俞兒畢耳溪神東方朔知畢方獨足鶴劉向知

貳負上郡山中械一足厥諸葛恪知侯蒙山精如卯夙

陸敬叔知彭侯黑狗無尾張華知銅澡盤晨夕鳴鼓知

然石中相應一以水灌之便熱陸澄識服匿單于賜蓀

武酒罷

書蕉

周時寧越中牟人苦畊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爲可以免此友曰莫如學也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我不敢休人將臥我不敢臥學十五歲而爲周威王之師初潭集

昔者晉君之問於師曠也曰吾年七十而欲好學得無既老而有所不可乎師曠曰胡而不秉燭晉君怒以爲其戲之也師曠進曰臣聞少而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學如秉燭之明秉燭者賢於暗行矣於是平公枕以其所御觴觴師曠太平御覽

張儀蘇秦二人同志好學迭剪髮而鬻之以相養或傭鴻書卷六十七

力寫書非聖人之言不讀遇見墳典行金無所題記以墨書掌及股裏夜還而寫之析竹爲簡二人每假食於路剝樹皮編以爲書帙以盛天下良書嘗息大樹之下假息而寐有一先生問二子何勤苦也儀秦又問之子何國人荅曰吾生于歸谷亦云鬼谷鬼者歸也又云歸者谷名也乃謂其術教以于世出俗之辨即探胷中得二卷說書輔世之事古史考云鬼谷子也鬼歸相近也拾遺記

朱穆耽學銳意講誦或時不自知以失衣冠顛墮阬岬其父常以爲專愚幾不知馬之幾足後漢書

鴻書

卷六十七

九

文獻

張茂先博學強記嘗爲建安從事遊於洞宮遇一人於塗問華曰君讀書幾何華曰華之未讀者則二十年内書若二十年外則華固已盡讀之矣其人論議超然華頗内服相與驪甚因共至一處大石中忽然有門引華入數步則別是天地宮室差我引入一室中陳書滿架其人曰此歷代史也又至一室則曰萬國志也每室各有奇書惟一室屋宇頗高封識甚嚴有二犬守之華問故荅曰此皆玉京紫微金真七瑛丹書紫字諸秘藉指二犬曰此龍也華歷觀諸書皆漢以前事多所未聞者如三墳九丘檣杪春秋亦皆在焉華心樂之欲賃任數十日其人笑曰君癡矣此豈可賃地耶即命小童送出華問地名對曰瑯嬛福地也華甫出門忽然自閉華回視之但見雜草藤蘿繞石而生石上苔蘚亦合初無縫隙撫石徘徊久之望石下拜而去華後著博物志多瑯嬛中所所得帝使削去可惜也玄觀手抄

王儉自以博聞多識過陸澄澄待儉語畢談及所遺漏數百千條皆儉所未睹乃歎服歐陽永叔稱昌黎絕學劉原父嘗謂人曰好箇歐九極有文章但可惜不甚讀書耳白拂齋

江南徐知諤嘗得畫牛一軸畫則囓草欄外夜則歸臥

欄中知謬獻後主煜煜持貢闕下太宗張後苑以示羣臣俱無知者僧錄贊寧曰南倭海水或減則灘磧微露倭人拾方諸畔腊中有餘淚數滴得之和色着物則晝隱而夜顯沃焦山時或風撓飄擊急有石落海岸得之滴水磨色染物則晝顯而夜晦諸學士皆以爲無稽寧曰見張騫海外異物記後杜鎬檢三館書目果見於六朝舊本書載之

何氏語林

周續之詣范甯受業數年通五經五緯號曰十經

初澤集

長安舉子落第者六月後不出謂之過夏多借淨坊廟

院作文章曰夏課時語曰槐花黃舉子忙

南部新書

鴻書

卷六十七

十

文忠

北齊郎基爲鄭州長史性清儉惟令人寫書潘子儀遺書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

五色線

昔李白讀書於象宜山中未成棄去過小溪逢老媪方

磨鐵杵問之曰欲作礮太白感其意還卒業媪自言姓

武今溪傍有武氏巖

萬花谷

唐相國裴公坦太和八年李漢侍郎下及第自以舉業

未精遽此叨忝未嘗曲謝座主辭歸鄆縣別墅三年肄

業不入城歲時思地唯啟狀而已至於同年鄰於謝絕

掩關勤苦文格乃變然始到京重獻恩門文章詞采典

麗舉朝稱之後至大拜爲時名相也夫世之干祿先資

名第既得之後鮮不替懈自非篤於文學省顧實者安能及斯裴公廟堂之期有以見進德之無數也

北史

宋桑維翰人形醜恠身短面長常臨鑑自奇曰七尺之

軀不如一尺之面屢舉進士試官惡其姓與喪字同音

不耻或人勸改業翰乃鑄一鐵硯以示人曰硯穿則易

之卒以進士及第其志堅如此

宋書

蘇文忠公作李氏山房藏書記曰予猶及見老儒先生

言其少時史記漢書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

歲諸子百家轉相摹刻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其文辭

鴻書

卷六十七

十一

文忠

學術當倍蓰昔人而後學之士皆束書不觀遊談無根

蘇公此言切中時病古人書籍既少凡有藏者率皆手

錄蓋其得之難故其讀亦不苟自唐世始有板刻至宋

而益盛雖曰便於學者然以其得之之易遂有蓄之而

不讀或讀之而多滅裂則以有板刻之故無恠乎今之

不如古也古語云讀書不如寫書信哉

嘗有人問於蘇文忠公曰公之博洽可學乎曰可吾嘗

讀漢書矣蓋數過而始盡之如治道人物地里官制兵

法貨財之類每一過專求一事不待數過而事事精覈

矣三五錯綜八百受敵沛然應之而莫御焉此誠讀書

之良法 丹鉛總錄

蘓子美豪放不羈好飲酒在外舅杜祁公家每夕讀書以一斗爲率公深以爲疑使子弟密覘之聞子美讀漢書張良傳至良與客狙擊秦皇帝誤中副車遽撫掌曰惜乎擊之不中遂滿引一大白又讀至良曰始臣起下坏與會於留此天以授陛下又撫案曰君臣相遇其難如此復舉一大白公聞之大笑曰如此下物一斗不足多也 何氏語林

鴻書

卷六十七

主

文賦

國初尚文選當時文人專意此書故草必稱王孫梅必稱騁使月必稱望舒山水必稱清暉至慶曆後惡其陳腐諸作者始一洗之方其盛時士子至爲之語曰文選爛秀才半建炎以來尚蘇氏文章學者翕然從之而蜀士尤盛亦有語曰蘓文熟喫羊肉蘓文生喫菜羹 老學庵筆記

明潛州布衣陳真晟家始微賤父打銀嘗携公攻業於人其人密爲防公年十一語其父曰何執業而蒙盜賊之防耶遂勸其父舍之見賣油者問其所得曰日餘油二壺喜曰此足備養矣貨油至書舍聞講有孝弟章大悅明日又至聞講弟子入則孝章益喜入請其師曰今日所講似勝於昨爲此言者何人也師曰昨日之言乃

有子弟子也今日孔子之言師也公曰自是不同聖賢之學真可師法小人願從受學日以餘油二壺爲贄何如師曰諾復告曰吾以賣油代吾父打銀之業備日養耳專一於學則累吾父願得每旦一受講日仍賣油師從之逾年學大進卒成名儒今理學名臣錄稱其自拔流俗厭末作之蠹心而棄之正謂此也

劉氏鴻書卷六十七終

子方書

二卷六十七

七

文史

第六十八卷

文史部三

雜著 短

人馬

人妖

歲一換

無非絕機

聖人用心

麥秀詩

不問洪水

比干銘

孔子教人

四皓歌

舞禹恤民

唯歲唯月

獻穰銘

三江亭記

大湧泉記

商鼎銘

曹禮夫銘

撤帳

烏石寺

天地秘惜

歷代文章

鴻書

卷六十八目錄

一

虹蜺盜酒

人物異性

物生不齊

湯讓務先

白黑論

爽然自失

攤飯澆書

立水生蛆

古碑四字

科名難恃

孟子為學科

德行為先

西方聖者

妻誅夫子

以康為謚

宋玉賦

秦世謠

桓帝諡

武侯黃陵記

冠蓋山銘

金谷序

戒書毀茶

子安獨擅才名

錢神論

夫子甕

五厄

為善為惡

河中之水歌

周氏銘

紅紫成章

白赤賦

羅浮山記

東城祭文

陳敏脩解試

用脩樂府

白鹿表

老子贊

卷六十八目錄終

鴻書

卷六十八目錄

十

劉氏鴻書卷之六十八

明 宣城劉氏纂輯

太史湯寶升 刪正

文史部

雜著

轎人馬也鋤人牛也舟人魚也 草木子

宮殿高侈謂之土木之妖珠璣錦繡謂之服飾之妖洛中牡丹維揚芍藥謂之花妖婦人美色能文翰謂之人妖

物多換骨如人之齒龍之骨象之牙鹿之角蛇之皮蝦

蟬之殼皆終身一換惟鹿則每歲一換龍象至六十年

骨全而後換也 鈞玄錄

舟有溺騎有墜寢有魔飲有醉食有饑行有魔其甚則皆可以致斃無非危機其可如土偶木寓耶此權德輿

文中奇語也 木寓龍木寓馬是也漢書注

帝堯不授於子而授於舜大舜不傳於子而傳於禹蓋恐失道而民去矣是知親一子者不能子兆民成一家者不能家六合聖人之用心也如是 王元之

微子朝周過殷故墟見麥秀之簫兮黍稷之蠅蠅也曰此故父母之國乃為麥秀之歌歌曰麥秀漸漸兮黍稷

油油彼狡童兮不我好仇 尚書史記作箕子末句云不與我好兮

堯不問洪水而明峻德舜不問鳳凰而去四凶峻德不

明無洪水不免於亂四凶不去有鳳凰何益於治 張九成

武王既克殷乃命閔天封比干之墓作銅盤銘云左林

右泉前岡後道萬世之靈於焉是保

孔子教人常俯就不俯就則門人不親孟子常高致不

高致則門人不尊 程頤

四皓避秦退入藍田採芝而歌曰漠漠高山深谷迤邐

曄曄紫芝可以療饑唐虞世遠吾將何歸因其入商維

鴻書 卷六十八 隱地秦滅深入終南山漢高主召之不屈 史記

見蒼梧塗山則思舜禹恤民之艱親窮荒大漠則悟秦

漢勞師之弊覽齊墟晉壤則想桓文勤王之霸觀洞庭

荆門則知苗蜀恃險之敗 呂溫地誌圖序

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喻也天子如堂羣臣如

陛眾庶如地亦喻也京邑猶身王畿猶臂四方猶指亦

喻也文章蹊徑遠矣哉 揚升菴文集

後魏崔浩女儀獻襪銀陽升於下日永於天長履景福

至於億年 書言故事

潘良夢三江亭記大江橫其前羣山拱其外島嶼出沒

雲煙有無浪舶風帆來自天際○朱新仲韶州大湧泉
記自有天地便有此泉振高僧之錫而躡騷人之屐多
矣若據石臨清舉白盡醉則自我輩始倉頡爲帝南巡
登陽虛之山臨於玄扈洛汭之水靈龜負書丹甲青文
以授之文勒二十八字景刻于陽虛石室李斯止識八
字曰上天垂命皇辟迭王○商鼎銘嘽嘽之德不足就
也不可以矜而砥取憂也嘽嘽之食不足徂也不能爲
音而祇離其咎也詞海遺珠

漢進士曹禮字禮夫洛陽人卒於長安妻周氏爲誌其
墓於鳳凰山下其銘曰其生也天其死也天苟達此理

鴻書

卷六十八

三

文

哀復何言其生也休其死也休又何爲哉其母何憂形

官

漢武帝時李夫人初至坐七寶流蘇輦障鳳羽長生扇
帝迎入帳中共坐香飲之後預戒宮人遙撒五色同心
花果帝與夫人以衣裾盛之云得多得子多也故後世
有撒帳之遺謝子戊辰抄

紹興中岳飛烏石寺題云岳飛奉旨越關復如江右假
宿靈崑遊上方覽江山之勝志期爲國掃平黠虜恢復
輿圖迎二聖沙漠之旌輔聖主無疆之祚因結緣佛事
以紀歲月云名山記

物之精華天地所秘惜故蒙金以沙銅玉以璞珊瑚之
葉必茂重溟夜光之珠必領驪龍抉而不知已積而不
知止窮則福天地讐也文章亦然所取者廉其德必多
所取者深其身必窮六經作孔子削述不粒矣孟子述
子思坎珂齊魯矣

河圖授羲而八卦生洛書皐似而九疇著文之萌蘖於
此矣自伏羲而至於堯煥乎其有文章由唐虞以迄於
周郁乎其爲文文之敷榮於此矣三代而下惟兩漢之
文最爲近古文之近厚於此矣魏晉以來日就淪靡文
之蠹弊於此矣迨於有唐大曆正元之間倡之以韓和

鴻書

卷六十八

四

文

之以柳起八代之衰而爲一王之法文之爾雅肇於此
矣知歷代之文章然後可與論文文章之體矣

虹蜺或能盜酒雷霆或能書字草能指佞虫能書葉疏
黃可以乾汞水銀可以化錫水可以煮鐵爲銅置陽遂
於日中而火出陳方諸於月中而水生銅山崩而洪鍾
自鳴神劍藏而龍光不掩金石之品或陰極而飛或達
陽而起磁石可以引針琥珀可以拾芥雉羽可以候雨
鵲尾可以占風運日知往徃徃知來
人食斷腸草而死虎食之而百日不饑人食砒霜而死
龍食之而肥人物異性有如此者客退紀聞

人順生草木創生禽獸橫生胎生者九竅卵生者八竅胎生者眼胞自上而瞋卵生者眼胞自下而瞋濕生者眼無胞而不寐化生者眼無竅而有光草木可插而活者胎生類也以實而產者卵生類也荷茨濕生也芝菌化生也有雌無雄龜鼈是也有雄無雌蜂蠆是也龜雖有鼻而息以耳牛雖有耳而聽以鼻龍蜃能飛而無翼我雖有翼而不能飛陽鳥之飛頭伸而足縮陰鳥之飛頭縮而足伸馬之臥起自前足牛之臥起自後足豕鹿直行蛇蚓曲行郭索橫行燕隨却行率然兩頭行尺蠖屈伸行木皆中實而莖羅樹則中空竹皆中空而廣騰

鴻書

卷六十八

五

文史

竹則中實沉香木至輕也而以水浸之則沉中冷泉亦水也而錫器盛之洩昆吾刀亦金也而可以切玉蕭山火至涼也而可以供爨物生之不齊類如此小史集雅湯以伐桀而恐天下言已爲貪也因乃讓天下於務光而恐務光之受之也乃使人說務光曰湯殺君而欲傳惡聲於子故讓天下於子務光因自投於河韓子宗炳答何承天難釋白黑論云顏天冉疾由醢予族賜滅其類臣陳之苦不可勝言弘明集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爲人及見賈生吊

之又惟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鵩鳥賦同生死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史記

李白以午睡爲攤飯東坡以晨飲爲澆書韻瑞

晉陽之灶生蛙范萊蕪之金生魚隋煬造舟之夫久立於水腰以下咸生蛆李晟靖難之軍久暴於外而鎧甲生蟣虱小史集雅

魏確侍郎知廣州子城一角忽頽一古磚有四大字云委於鬼工是魏字公感其事大築新之罷還未幾僂寇廣州外城一擊而圯獨子城堅民賴以生賊平以公有前知之備加諫議大夫再知五羊公以築城之功自論

鴻書

卷六十八

六

文史

久不報作感愴詩內云螭頭賜對恩雖厚雉堞論功事已空文潞公採詩呈加龍圖閣學士尹應天府古今詩話

杜舍人弱冠成名制策登科名振京邑常與等輩城南遊覽至一寺禪僧擁褐獨坐與之語玄言妙旨咸出意表問杜姓字又問修何業傍人以敏捷誇之顧而笑曰皆不知也杜嘆訝因題詩曰家在城南杜曲傍兩枝仙桂一時芳禪師都未知名姓始覺空門意味長鄭禮臣初入內庭矜誇不已同席諸人皆不能對甚減懽笑有妓下簪指禮臣曰學士言語母乃德色然學士一時清

貴亦在人耳至如李際承雍亦常爲之又豈能增其聲價耶諸人躍起喜不自勝禮臣因引滿自飲更不復言韓退之三子綰袞皆擢第袞爲狀元退之名若山斗而不聞世有狀元袞者以此知科名難恃也而況不足以驚黃面頭陀紅顏女子乎

讀書鏡

懿宗咸通四年進士皮日休上疏請以孟子爲學科曰臣聞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過乎史史之降者不過乎子子不異乎道者孟子也今國家有業莊列之書者亦登於科其誘善也則深而懸科也未正伏望命有司去莊列之書以孟子爲主有能精通其義者其

科選視明經同不報

文獻通考

肅宗時劉曉上疏禮部取士專用文章爲甲乙故天下之士皆捨德行而趨文藝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者雖日誦萬言何關理體文成七步未足化人况盡心草木之間極筆烟霞之際以斯成俗豈非大謬夫人之慕名如水趨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陛下若取士以德行為先文藝爲末則多士雷奔四方風動矣

熊旼齋漫錄記間亦博矣第一卷書佛法乃引列子商太宰答問之語曰西方有聖者焉不端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以謂佛並原天

地之始又列禦寇之書與莊子皆宗老氏凡言列子者非舊文前賢固言之矣老氏之徒所云西方謂西王母之類故周穆王西遊非佛之西方也佛法未入中國周柱下史豈肯爲傳會非聖之書反誣先哲耶今佛之書見在觀其入山修道蘆芽穿射降魔驅鬼屬意空寂有所謂不端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與堯舜民無能名乎借使其法果與天地並原則人類滅已久矣只此一事便見所學又言秦益公生日蜀人李善詩云無窮身有無窮樂第一人爲第一官其後言者以爲過有旨禁之仍著爲令

雲麓漫抄

鴻書

卷六十八

文

文

柳下惠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夫子之德耶則二三子不如妾之知也乃誄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柔屈從俗不強察兮蒙耻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弊兮豈弟君子永能厲今嗟乎惜哉乃下世今庶幾遐年今遂逝今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謚宜爲惠兮

形管遺編

至於此生時不邪死而邪非先生意也管子不能應遂哭之曰先生之終也何以爲謚其妻曰以康爲謚管子曰先生在時食不充口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旁無酒肉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榮何樂於此而謚爲康乎其妻曰昔先生君嘗授之以政以爲國相辭而不受是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千鍾先生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忻忻於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謚曰康不亦宜乎管子曰斯人也而有斯婦冊管遺編

楚襄王好女色宋玉爲賦以諷曰或謂玉爲人身體容

治口多微詞出愛主人之女入事大王臣身體容治受

之二親口多微詞聞之聖人臣嘗出行僕饑馬疲正值主人門開主人翁出驅又到市獨有主人女在女欲置臣堂上太高堂下太卑乃更於蘭房之室止臣其中中有鳴琴焉臣援而鼓之爲幽蘭白雪之曲主人之女翳承日之華披翠雲之裘更被白縠之單衫垂珠步搖來排臣戶爲臣炊雕胡之飯烹露葵之羹來勸臣食以其翳翠之釵挂臣冠纓臣不忍仰視爲臣歌曰歲將暮兮日已寒中心亂兮忽多言臣復援琴鼓之爲秋竹積雪之曲主人之女又爲臣歌曰內怵惕兮但玉牀橫自陳

今君之旁君不御兮妾誰怨日將至今下黃泉玉曰吾寧殺人之父孤人之子誠不忍愛主人之女王曰止止寡人於此時亦何能已古文苑

秦世有謠曰秦始皇何僵梁開吾戶據吾牀飲吾酒唾吾漿食吾飯以爲糧張吾弓射東牆前至沙丘當滅亡始皇既坑儒焚典乃發孔子墓欲取諸經傳墳既啓於是悉如謠者之言又言謠文刊在塚壁政甚惡之乃遠沙丘而循別路見一羣小兒輦沙爲阜問云沙丘從此得病太平御覽

桓帝之世更相濫舉人爲之謠曰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亮山

武侯曰趨蜀道履黃牛因覩江山之勝亂石排空驚濤拍岸欽巨石於江中崔嵬巖岫列作三峰平治澤水順遵其道非神扶助於禹人力奚能致此耶僕縱步環覽乃見江左大山壁立林麓峰巒如畫熟視於大江重複石壁間有神像影現焉髮鬚眉冠裳宛然如綵畫者前豎一旌旗後駐一黃犢猶有董工開導之勢古傳所載黃龍助禹開江治水九載而功成信不誣也黃陵廟記

初平間荀越勸劉表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表從之襄陽有冠蓋亭在冠蓋山下靈帝末有四郡守七都尉二卿兩侍中一黃門二侍郎三尚書六刺史二十長史表以其豪盛乃即其山道口刊石銘之曰峨峨南岳烈烈黎明寔繁俊人君子以生惟此君子作漢之英德爲龍光聲比鶴鳴

楚山堂外紀

王羲之作蘭亭記人以方金谷序羲之甚有欣色金谷序今不傳其實蘭亭之所祖也宋人石刻一本辭曰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爲使持節監青徐諸軍事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中或高或下有清

鴻書

卷六十八

十一

文獻

泉茂林衆果竹栢藥草之屬莫不畢備又有水碓魚池土窟其爲娛目歡心備矣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謝當還長安余與衆賓共送往澗中晝夜遊宴屢遷共坐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次時琴瑟笙筑合載車中道路並作及住令鼓吹送奏遂各賦以敘中懷或不能者罰酒三斗感懽合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故列敘時人官號姓名年紀又寫詩著後以供好事者之目

丹鉛總錄

王子敬善書朝廷欲令書太極殿榜堅辭不書韋仲將書凌雲閣畢鬚髮盡白戒子孫勿習此技唐閻立本奉詔畫鸛鵲伏地吮毫意甚愧之歸亦以戒子孫戴安道

對使剖琴不爲王門伶人陸鴻漸爲李季卿烹茶羞愧遂著毀茶論宋孫知微以畫得名馬知節知成都欲見之不可得伺其與壽寧院僧畫壁徑往從之知微不得已擲筆而下不復終畫數者皆非末藝而猶有後悔若此然終是古人事今人則覲然以爲榮不復悔矣

文海披沙

褚淵碑風儀與秋月齊明音微共春雲等潤庾信賦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旂一色隋長壽寺碑浮雲共松張蓋明月與巖桂分榮王子安賦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又記長江與斜漢爭流白雲將紅

鴻書

卷六十八

十二

文獻

塵並落駱賓王序斷雲將野鶴俱飛竹響共雨聲相亂又殿金將露玉俱清柳黛與荷湘漸歇又緇衣將素履同歸廊廟與江湖齊致陳子昂文殘霞將落日交暉遠樹與孤烟共色又新交與舊識俱歡林壑共烟霞對賞李商隱文青天與白水環流紅日共長安俱遠此等句法襲用不一而千安落霞二語獨擅才名當由抽毫立就故耳

文海披沙

晉惠帝之時賄賂公行魯褒所爲作錢神論也余觀類文同時蔡母民成公綏皆有錢神論各一篇民之論略曰黃金爲父白銀爲母鉛爲長男錫爲少婦庚辛分土

諸國皆有長沙越嶲僕之所守伊我初生周末時也景
王尹世大儻茲也貪人見如病得醫饑草大牢未足為
飴綏之論略曰路中紛紛行人悠悠載馳載驅惟錢是
求朱衣素帶當金之士執我之手門常如市諺曰錢無
耳鬼可使其虛也哉幽求子云可以使鬼者錢也可以
使人者權也蓋亦同時之語楊升菴集

永平中鍾離意為魯相到官出私錢萬三千文付戶曹
孔祈治夫子車身入廟扶几席劍履男子張伯除堂下
草上中得玉璧七枚伯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
安置几前孔子寢堂前有懸甕意召孔祈問何等甕

湯書

卷六十八

十三

史記

也對曰夫子甕也背有丹書人勿敢發也意曰夫子聖
人所以遺甕欲以懸示後賢耳發之中得素書文曰後
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於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
璧有七張伯藏其一意即召問伯果服焉水經註

隋開皇初牛弘上表請開獻書之路曰周官外史掌三
皇五帝之書及四方之志武王問黃帝顓頊之道太公
曰在丹書有國家者曷嘗不以詩書為教孔子制禮刪
詩修春秋弘易道及秦皇取寓下焚書之令此書之一
厄也漢建藏書之策置校書之官及王莽末並從焚燼
此書之二厄也光武下車求文雅肅宗親臨講席和帝

數幸書林及孝獻移都圖書錄帛皆取為帷囊此書之
三厄也魏文更集經典皆藏在秘書內外三閣遺秘書
郎鄭默刪定舊文論者美其朱紫有別晉荀勗魏內經
更著新簿劉石憑陵從而失墜此書之四厄也劉裕平
姚收圖籍四千卷僭偽之盛莫過二秦齊梁之間經史
彌盛王儉撰七志孝緒為七錄總其書數三萬餘卷蕭
繹有江陵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七萬餘卷悉送荆
州周師入郢悉焚之所收書十纔有一二此書之五厄
也牛弘傳

湯書

卷六十八

十四

史記

范滂臨刑謂其子曰吾勸汝為惡則惡不可為勸汝為
善則我不為惡宋詹事劉湛以義康黨被收謂弟素曰
相勸為惡惡不可為相勸為善政見今日此兩人語正
同又趙姬女臨嫁出問勸之曰慎勿為善女曰當為惡
耶曰善且勿為况惡乎此語意又別前語悲涼後語玄
著文海披沙

梁武帝河中之水歌河中之水向東流洛陽女兒名莫
愁十二能織綺十四採桑南陌頭十五嫁為盧家婦十
六生兒似阿侯盧家蘭室桂為梁中有鬱金蘇合香頭
上金釵十二行足下絲履五文章珊瑚挂鏡爛生光平
頭奴子擎履箱人生富貴何所望恨不早嫁東家王古

曹因字鄙夫世爲番陽人祖父皆仕於唐高祖之朝惟公三舉不第居家以禮義自守及卒於長安之道朝廷公卿鄉隣者舊無不太息惟予獨不然謂其母曰家有南畝足以養其親室有遺文足以訓其子肖形天地間範圍陰陽內死生聚散特世態耳何憂喜之有哉予姓周氏之妻室也歸公八載恩義有奉故贈之銘曰其生也天其死也天苟達此理哀復何言慶元三年信州上

慕容德入齊嘗因饗宴乘高遠驢顧尚書魯遂曰齊魯

鴻書

卷六十八

十五

文史

固多君子當昔接懷巴生淳於鄒田之徒蔭修簪臨清沼馳朱輪佩長劍恣非馬之雄辭奮談天之逸辯指麾則紅紫成章俛仰則丘陵生韻至於今日荒草頽墳氣消烟滅永言千載能不依然居東集

唐寇豹與謝觀同在隸裔孫門下以文藻知名豹謂觀曰君白賦有何佳語對曰曉入梁王之苑雪滿羣山夜登庾亮之樓月明千里觀謂豹曰君胡不作赤賦豹曰田單破燕之日火燎平原武王伐紂之年血流標柝文山效之作黑賦曰孫臏斷枚之際半夜失蹤達磨面壁以來九年閉目座中一客賦青曰帝於之望巫陽遠山

過雨王孫之別南浦芳草連天一客賦黃曰杜甫柴門之外雨漲春流衛青油幕之前沙含夕照文山評月白千里得白之神曰火曰血不免著跡或改之曰孫綽賦天台景高赤城霞起而建標杜甫咏江南春十里鶯啼而映綠稍有風韻又賦黃曰靈均之歎木葉秋老洞庭淵明之吸落英霜清彭澤信勝舊矣升菴改黑賦云周庭之列畢蘇裳如蟻陣陳閣之迎張孔髮似鴉翎款客

鴻書

卷六十八

十六

文史

劉禹錫初見泰華以爲此外無奇及見荆山以爲此外無秀繼游池州九華山然後悼前言之容易噫使禹錫及見羅浮奚特九華山比哉昔嘗一閱羅浮山記乃郡祿郭之美採摭圖傳纂次編集其說謂是山通句曲之洞接瑯山之勝浮雲濤於會稽分靈島於蓬萊始疑其誕謾而未之信及元豐初承乏郡事遂獲親至而目擊觀天星壇天成石鑑圓潔湖韞水玉竹產籠葱奏清音於樂地耀寒光於丹竈而文禽異卉交錯如錦繡瑤臺霞谷愈覽愈新誠可謂此外無奇羣峰壁立數百里石樓倚漢鐵橋橫空勢憑天倪影浸溟渤蒼翠鬱出雲爲霖誠可謂此外無秀名山記

東坡之歿士大夫及門人作祭文甚多惟李薦方叔文

尤傳如道大不容行高爲累皇天后土鑒平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靈之氣識與不識誰不盡傷聞所未聞吾將安彼此數句人無賢愚皆能誦之

長公外紀

陳敏修解試四海想中興之美賦第五韻云葱嶺金堤不日復廣輪之土泰山玉牒何時清封禪之塵高宗經覽親書此聯粘之殿壁及御試唱名問云卿便是陳修復誦此聯凄然出涕問卿年幾何有幾子曰臣年七十三尚未娶乃詔出內人施氏嫁之施年甫三十皆蒼甚厚時人戲爲語曰新人若問郎年紀五十年前二十三

鴻書

卷六十八

七

文吏

堯山堂外紀

楊用修才情蓋世所著有洞天玄記陶情樂府續陶情樂府流膾人口而頗不爲當家所許蓋楊本蜀人故多川調不甚諧南北本腔也摘句如費長房縮不就相思地女媧氏補不完離恨天別淚銅壺共滴愁腸蘭焰同煎和愁和悶經歲經年又傲霜鏡中紫髯任光陰眼前赤電仗平安頭上青天皆佳語

堯山堂外紀

明徐渭以高才特置吳總憲幕府時總憲節制兵符偶獲白鹿表獻世廟時操筆紛紛無可當選者渭表出而總憲首可之竟以喜動御顏喚動一時大略謂臣按圖

牒再紀道詮乃知麋鹿之羣別有神仙之品歷一千歲始化而蒼又五百年乃更爲白恭惟皇上德邁羲皇之上齡齊天地之長乃致仙屨遙呈海嶠奇毛灑雪島中銀浪增輝妙體搏冰天上瑤星應瑞是蓋神靈之所召夫豈虞維之可羈且地當寧波定海之間况時值陽長陰消之候允著晏清之效兼昭晉盛之占覓草通靈益感百神之集啣芝候輦長迎萬歲之遊

徐文長集

郭正域老子像贊曰本自洪濛來又向關門至道德五言本來無一字盤古耶廣成耶赤精耶綠圖耶藏史耶柱下史耶古先生耶鼻骨雙柱耳陋三門足蹈三五

鴻書

卷六十八

木

文吏

第六十九卷

文史部

雜著 長

武王銘

成王卜

文仲隱辭

吊屈原賦

奴券

璇璣圖

五賦

岳飛檄

怪說

欽宗哀文

洪皓朱弁疏文

倭國

上梁文

瀟湘八景

岳陽樓

靈谷塔影

盧柟賦

唐寅書

王廷陳文

鴻書

卷六十九目錄

劉氏鴻書卷之六十九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文史部

雜著 長

武王踐阼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

於萬世可以爲子孫常恃者乎諸大夫謝曰未得聞也

然後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

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齋矣三日

王瑞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

鴻書

卷六十九

文史

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
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
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强則枉弗敬則
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行可以爲子孫
常者此言之謂也且臣聞之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
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
不仁守之必及其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爲戒
書於席之四端爲銘焉於几爲銘焉於鑑爲銘焉於盥
盤爲銘焉於櫛爲銘焉於杖爲銘焉於帶爲銘焉於履
屨爲銘焉於觴豆爲銘焉於戶爲銘焉於牖爲銘焉於

劍爲銘焉於弓爲銘焉於矛爲銘焉席前左右之銘曰安樂必敬前右端之銘曰無行可悔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後右端之銘曰所監不遠視邇所代凡之銘曰皇皇惟敬口生咥口戕口鑑之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盟盤之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楹之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杖之銘曰惡乎危於忿忿惡乎失道於嗜慾惡乎相忘於富貴帶之銘曰火滅修容慎戒必恭恭則壽履屨之銘曰慎之勞勞則富觴豆之銘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愒愒則逃戶之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勲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勲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擾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必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爲謀也牖之銘曰隨天時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劍之銘曰帶之以爲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弓之銘曰屈身之義廢興之行無忘自過矛之銘曰造矛造矛少間弗忍終身之差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

周書

成王卜居成周其命龜曰余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余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周公卜居曲阜其命龜曰作邑於山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

亡季孫行父之戒其子也曰吾欲室之挾於兩社之間也使吾後世有不能事上者使其替之益速嗚呼古之聖賢所以實其天下國家而公之蓋如此漢書敬見高帝敬曰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周務以德致人不欲阻險今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衰分而爲二天下莫朝周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秦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此所謂天府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時留侯亦言之漢遂都關中漢之取天下與周異漢不能效周德固然也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我死王封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之丘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可長有者其惟此也孫叔敖死王以美地封其子而子辭請寢之丘後十世不絕蕭何爲相國買田宅必居窮僻爲家不治垣屋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母爲勢家所奪何之意教之意也周公大聖季孫行父孫叔敖皆賢者自教已不能法周公而從事於季孫行父之義他尚何及焉雖然此教之所以爲教也蕭何亦智矣哉世固有擅錮陵藏金穴據壘斷以自利者厚取於人身死而財遷吾知斯人之不爲也

文選

齊既拘臧文仲與兵襲魯文仲潛遺魯公書隱其辭曰

歛小器投諸台食獵犬組羊裘琴之合慎思之臧我羊
羊有母食我以同魚冠纓不足帶有餘魯公及大夫莫
能知召母問之母泣下曰吾子拘而木治矣歛小器投
諸台言取郭外萌納之於城中也食獵犬組羊裘者言
趣經戰鬪之士而繕甲兵也琴之合慎思之者言思妻
也臧我羊羊有母者是善告妻善養母也食以同魚同
者其文錯錯者所以治鋸鋸者所以治木也是有木治
繫於母矣冠纓不足帶有餘者頭亂不得梳饑不得食
也於是臧母之言軍境上齊乃還文仲不伐魯居東
賈誼書屈原賦曰共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側聞屈原兮
自沈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乃隕厥
身嗚呼哀哉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梟翱翔蘭茸尊
卑兮讒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謂伯夷貪兮
謂盜跖廉莫邪為頓兮鈐刀為銛吁嗟嚶嚶兮生之無
故幹棄周鼎兮而寶康瓠騰駕罷牛兮駘蹇驢垂兩
耳兮服鹽車章甫薦屨兮漸不可久嗟苦先生兮獨離
此咎許曰已矣國兮莫我知獨堙鬱兮其誰語鳳漂漂
其高逝兮夫固自縮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勿深潛
以自珍彌融煥以隱處兮夫豈從螳與蛭蟻所貴聖人
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驎可得係羈兮豈云異

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尤兮亦夫子之辜也瞞九州而
相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凰翔於千仞之上兮覽德輝
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微兮搖增翮而去之彼尋常之汗
漬兮豈能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
蟻賈

蜀郡王子淵以事羈寡婦楊惠舍有一奴名便了倩行
酤酒便了捍大杖上冢巔曰大夫買便了時只約守冢
不約為他家男子酤酒子淵大怒曰奴寧欲賣邪惠曰
奴父許人人無欲者子即決賣券之奴復曰欲使皆上
不上券便了不能為也子淵曰諾券文曰神爵三年正
月十五日資中男子王子淵從成都安志里女子楊惠
買夫時尸下髡奴便了決賣萬五千奴從百役使不得
有言晨起灑掃食了洗滌居當穿臼縛簾裁孟鑿井浚
渠縛落組園研陌杜埤地刻大枷屈竹作杷削治鹿盧
出入不得騎馬載車踞坐大嗽下床振頭垂釣刈芻結
葦臘糲沃不酪住醢醢織履作麤黏省張鳥結網捕魚
繳鴈彈鳧登山射鹿入水捕龜浚園縱魚鴈鷺百餘驅
逐鴟鳥持稍牧猪種薑養羊長育豚駒糞除常潔饌食
馬牛鼓四起坐夜半益芻二月春分被隄杜疆落桑皮
櫻種瓜作瓠別茄拔葱莖槎發口壘集破封日中早糞

雞鳴起春調治馬驢兼落三重舍中有客提壺行酤汲
水作餠滌杯整按園中拔蒜斷蘇切脯築肉臠羊膾魚
包鼈烹茶盡具舖已蓋藏關門塞竇餞猪縱犬勿與鄰
里爭鬪奴當飯豆飲水不得嗜酒欲飲美酒唯得染唇
漬口不得傾盂覆斗不得辰出夜入交關伴偶舍後有
樹當栽作船上至江州下到煎主爲府掾求用錢推紡
惡敗搜索綿亭買席往來都洛當爲婦女求脂澤販於
小市歸都擔泉轉出旁蹉牽大販鵝武陽買茶楊氏池
中擔荷往來市聚慎護奸偷入市不得夷踣旁卧惡言
醜罵多作刀弓持入益州貨易牛羊奴自交精惠不得

鴻書

卷六十九

七

文苑

癡愚持斧入山斷斲栽轅若殘當作組機木屐及疑盤
焚薪作炭石疊薄岸治舍蓋屋書削代牘日暮以歸當
送乾薪兩三束四月當坡五月當穫十月收豆多取蒲
芋益作繩索雨墮無所爲當編蔣織箔植種桃李梨柿
柘桑三文一樹八赤爲行果類相從縱橫相當果熟收
飲不得吮嘗大吠當起驚告鄰里棖門柱戶上樓擊鼓
椅盾曳舒還落三周勤心疾作不得遨遊奴老力索種
莞織席事訖欲休當春一石夜半無事浣衣當白若有
私飲主給賓客奴不得有奸私事事當聞白奴不聽教
當笞一百讀券文徧訖詞窮咋索乞乞叩頭兩手自搏

目淚下落鼻涕長一尺當如王大夫言不如早歸黃土
陌蚯蚓鑽額早知當爾王大夫酤酒真不敢作惡古文苑

山東布衣臣孔璋表言臣聞明主御宇捨過取能舉材
棄行烈士抗節勇不避死見危致命晉用林父豈念過
乎漢用陳平豈念行乎禽息殞身豈惜生平北郭碎首
豈愛死乎向若林父死陳平棄百里不用晏嬰見逐是
晉無赤狄之利漢無皇極之尊秦不兼西戎齊不霸東
海矣臣伏見陳州刺史李邕學成師範文堪經國剛毅
忠烈難不苟免往者張易之弄權人畏其口而邕折其
角韋氏恃勢言出禍應而邕挫其鋒雖身受謫屈終姦
謀中損然則邕有大造於我邦家也前宋璟每厚遇者
豈以才重抑嘉其忠於國矣今聞坐賊醜敗厥行且斯
人所能者拯孤窮救乏賙患積而能散家無私聚陛下
下吏訊之聞諸道路執法者將極加之以刑噫天之將
喪斯文死在朝夕永辭聖代臣聞生無益於國不如殺
身以明賢臣顧朽材輪轅無取徒獸視禽息雖生何爲
況賢爲國家之寶社稷之衛若喪國家之寶失社稷之
衛哲人云亡國將若之何是臣痛惜深矣臣願以六尺
之軀甘受膏斧以代邕死臣之死所謂落一毛邕之生
有足照千里然臣與邕生平不款臣知有邕邕不知有

鴻書

卷六十九

七

文苑

臣是臣不逮邕明矣夫知賢而舉仁也代人任惠義也臣獲二善而死死亦不朽則又何求陛下若以臣之賤不足以贖邕鴈門縫掖有足効矣伏惟陛下寬邕之生速臣之死令邕率德改行全林父之使臣得明目黃泉附北郭之跡臣之大願畢矣陛下若以陽和之始難於用斧鉞俟天成命敢忘伏劍豈煩大刑然後歸死皇天后土實鑒臣之心昔吳楚七國叛周亞夫得劇孟以爲定不足憂矣夫以一賢之能敵七國之衆伏唯陛下敷合勇之道有棄瑕之義近取李邕豈惟成愷悌之實亦歸天下之望臣先君孔子曰鄉人皆惡之

鴻書

卷六十九

文選

未可也況大禮之後天地更新捨之復論人誰無罪惟明主深思之臣聞士爲知己者死且臣不爲死者所知而甘於死者豈獨爲惜邕之賢亦成陛下矜能之德惟明主圖之臣瑋死罪死罪

文選

前秦苻堅時秦州刺史扶風竇滔妻蘇氏陳留令武功道質第三女也名蕙字若蘭識知精明儀容秀麗謙默自守不求顯揚行年十六歸於竇氏滔甚敬之然蘇性近於急頗傷妬嫉滔字連波右將軍真之孫朗之第二子也風神秀偉該通經史允文允武時論高之苻堅委以心膂之任備歷顯職皆有政聞遷秦州刺史以忤旨

謫戍燉煌會堅寇晉襄陽慮有危逼藉滔才略乃拜安南將軍留鎮襄陽焉初滔有寵姬趙陽臺歌舞之妙無出其右滔置之別所蘇氏知之求而獲焉苦加捶辱滔深以爲憾陽臺又專伺蘇氏之短譏毀交至滔益忿焉蘇氏時年二十一及滔將鎮襄陽邀其同往蘇氏忿之不與偕行滔遂携陽臺之任斷其音問蘇氏悔恨自傷因織錦迴文五采相宣瑩心耀目其錦縱廣八寸題詩三千首計八百餘言縱橫反覆皆成文章其文點畫無缺才情之妙超古邁今名曰璇璣圖然讀者不能盡通蘇氏笑而謂人曰徘徊宛轉自成文章非我佳人莫

鴻書

卷六十九

文選

之能解因發蒼頭賣至襄陽焉滔省覽錦字感其妙絕因送陽臺之關中而具車徒如禮邀迎蘇氏歸於漢南恩好愈重蘇氏著文詞五千餘言屬隋季喪亂文字散落追求不獲而錦字迴文盛見傳寫是近代閨怨之宗旨屬文之士咸龜鑑焉朕聽政之暇留心墳典散帙之次偶見斯圖因述若蘭之才復美連波之悔過遂制此記聊示將來也如意元年五月一日大周天冊金輪皇帝

大唐新語

毗陵處士魏君不琢氣真而志放居毗陵凡二紀閉門窮學是乎里民不得以師之非乎里民不得以管之用

之不難進利之被人也捨之不難退辱非及已也噫古君子處乎進退而全者由此道乎伯夷之隘柳下惠之不恭不能造於是也江南秋風時鱸肥而難釣菰脆而易挽不過乘短舫載一甌酒加以飲具由五瀉涇入震澤穿松陵抵杭越耳日休嘗聞道於不琢敢不求雅物成雅思乎於是買釣船一修二丈闊三尺施蓬以蔽烟雨謂之五瀉舟天台杖一色黠而力適謂之華頂杖有龜頭山疊石硯一高不二寸其侈數百謂之太湖硯有桐廬養和一怪形拳跼坐若變去謂之烏龍養和有南海鯨魚殼樽一澀峯鑿角內玄外黃謂之訶陵樽皆寄

於不琢行以資雲水之興止以益琴籍之玩真古人之雅貺也因思乘葦之義不過於詞遂以五篇目之曰五貺皮日休

契勘偽齊僭號竊據汴都舊添臺臣累蒙任使是宜執節效死圖報國恩乃敢背棄君父無天而行以祖宗涵養之澤翻爲仇怨率華夏禮義之俗甘事腥羶紫色餘氣擬亂正統想其面目何以臨人方且妄圖襄漢之行欲窺川蜀之路專犯不韙自速誅夷我國家厄運已銷中興在即天時既順人意悉諧所在皆買勇之夫思共快不平之忿今王師已盡壓淮泗東過海沂驛騎交馳

羽檄登至故我得兼收南陽智謀之士提大河忠孝之人仗義以行乘時而動金洋之兵出其西荆湖之師繼其後雖同心一德足以吞彼國之梟羣然三令五申豈忍殘吾宋之赤子爾應陷沒州縣官吏兵民等元非本意諒皆脇從屈於賊威歸逃無路我今奉辭伐罪拯溺蘇枯惟務安集秋毫無犯倘能開門納款肉袒迎降或願倒戈以前驅或列壺漿而在道自應悉仍舊貫不改職業盡除戎索咸用漢條如或執迷不悟甘爲叛人嗾衆犬以吠堯晉獵師而哭虎議當躬行天罰玉石俱焚禍並宗親辱及父祖掛今日之逆黨遺千載之惡名順

逆二途蚤宜擇處兵戈既逼雖悔何追謹連黃榜在前各令知悉岳飛移偽齊檄

宋石介怪說曰三才位焉各有常道反厥常道則謂之怪矣夫三光代明四時代終天之常道也日月爲薄蝕五星爲彗孛可怪也夫五嶽安焉四瀆流焉地之常道也山爲之崩川爲之竭可怪也夫君南面臣北面君臣之道也父坐子立父子之道也而臣抗於君子敵於父可怪也夫中國聖人之常治也四民之所常居也衣冠之所常聚也而髡髮左衽不士不農不工不商爲夷者半中國可怪也夫中國道德之所治也禮樂之所施也

五常之所被也而汗漫不經之教行焉妖誕幻惑之說滿焉可怪也夫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二廟庶人祭於寢所以不忘孝也而忘而祖廢而祭去事夷狄之鬼可怪也夫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契能殖百穀祀以爲稷后土能平九州祀以爲社帝嚳堯舜禹湯文武有功烈於民者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而老觀佛寺徧滿天下可怪也人君一日蝕一星縮一風由不調順一草木不生殖則能知其爲天地之怪也

鴻書

卷六十九

主

文吏

乃避寢戒膳徹樂恐懼責已修德以禳除焉彼其滅君子之道絕父子之親棄道德悖禮樂裂五常遷四民之常居毀中國之衣冠去祖宗而祀夷狄汗漫不經之教行妖誕幻惑之說滿則反不知爲怪既不能禳除之又崇奉焉時人見一狐媚一鵲噪一梟鳴一雉入則能知其爲人之怪也乃啓咒祈祭以厭勝焉彼其孫其子其父其母忘而宗祖去而父母離而常業裂而常服習夷鬼則反不知其怪既厭勝之又尊異焉愈可怪也甚矣愈可怪也中國之多怪也人不爲怪者幾少矣噫一日蝕一星縮則天爲之不明一山崩一川竭則地爲之不

寧釋老之爲怪也千有餘年矣中國蠹壞亦千有餘矣不知更千餘年釋老之怪也如何中國之蠹壞也如何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不生吁或曰天下不謂之怪子謂之怪今有子不謂怪而天下謂之怪請爲子而言之可乎曰奚其爲怪也曰昔楊翰林欲以文章爲宗於天下憂天下未盡信已之道於是盲天下人目聾天下人耳使天下人目盲不見有周公孔子孟軻楊雄文中子吏部之道使天下人耳聾不聞有周公孔子孟軻楊雄文中子吏部之道俟周公孔子孟軻楊雄文中子吏部之道滅乃發其盲開其聾使天下唯見已之道唯聞

鴻書

卷六十九

主

文吏

已之道莫知其他今天下有楊億之道四十年矣今人欲反盲天下人目聾天下人耳使天下人目盲不見有楊億之道使天下人耳聾不聞有楊億之道俟楊億道滅反發其盲開其聾使目唯見周公孔子孟軻楊雄文中子吏部之道耳唯聞周公孔子孟軻楊雄文中子吏部之道周公孔子孟軻楊雄文中子吏部之道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也三才九疇五常之道也反厭常則爲怪矣夫書則有堯舜典皋陶謨益稷謨禹貢箕子之洪範詩則有大小雅周頌商頌春秋則有聖人之經易則有文王之錄周公之爻夫子之十翼今楊億窮研極態綴風

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刑鉞聖人之經碎破聖人之言離析聖人之意盡傷聖人之道使天下不為書之典謨禹貢洪範詩之雅頌春秋之經易之錄又十翼而為楊億之窮研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其為怪大矣是人欲去其怪而就於無怪今天下反謂之怪而怪之嗚呼

經濟類編

宋靖康欽宗卒於金高景山初以計聞任元受時為下僚率中原縉紳為位佛宮以致哀焉作疏文二篇其一略曰時巡萬里羣心久阻於望霓歲閱三星凶問奄傳於馳驛從君以出始慙晉國之亡臣御主而還終媿趙

鴻書

卷六十九

古文

文

王之養卒攀號靡及摧頌何窮義不戴天叩九關而無路禮應投地庶十力之可憑爰竭虬蟬之誠仰于龍象之馭恭願神遊超越睿識圓明大覺垂慈三靈協祐護持正法隆世祖中興之功摧伏諸魔雪懷王不返之怨其二曰萬乘墨綬將禦除戎之難六軍縉素咸聲義帝之冤自憐疎逖之蹤莫效纖微之報唯憑妙果式助神遊恭願法証三乘超超十地神明助順中外協謀載木主以徂征併修先君之怨奉梓宮而旋葬仰慰在天之靈

程史

宋徽宗崩於五國城洪皓方流遯冷山聞之北面泣血

操文以祭其辭激烈聞者揮涕容齋三筆云先忠宣遣使臣沈珍往燕山建道場於開泰寺作功德疏曰千歲厭世莫遂乘雲之仙四海遏音同深喪考之戚况故宮為禾黍改館徒餽於秦牢新廟游衣冠招魂謾歌於楚些難置河東之賦莫吐江南之哀遺民失望而痛心孤臣久繫惟嘔血伏願盛德之祀傳百世以彌昌在天之靈繼三后而不朽北人讀之亦墮淚爭相傳誦此疏疑卽史所謂操文以祭者時朱少章升亦羈雲中有奉送徽宗大行文畧曰臣等猥以凡庸誤蒙選擇茂林豐草被雨露於當年絕黨殊鄰犯風霜於將老節上之旄盡落口中之舌徒存歎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灑冰天後正使王倫持此文歸獻高宗讀之感涕

長水日抄

鴻書

卷六十九

古文

文

嘗見倭國求通表文曰臣聞三皇立位五帝禪權豈謂中華之有主焉知夷狄之無君乾坤浩蕩非一主之獨權宇宙洪荒乃萬民之糾首故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也非一人之天下也臣居遠疆偏倭小國城池不滿六十座封疆不足二千里故常存知足之心而知足常足也臣聞陛下作中華之主為萬乘之君至尊至上也城池數千餘座封疆數萬餘里尚然不足常起滅絕之意天

發殺機神鬼號哭地發殺機龍蛇走陸人發殺機天地
反覆堯湯有德四海來賓周武施仁八方拱手今聞大
國有興戰之策小邦有却兵之法臣豈肯軌途拱奉天
顏順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今聞陛下選股肱之
師起竭國之兵來侵臣境賀蘭山前聊以博戲倘若君
勝臣輸則滿上國之策設若臣勝君輸番作小邦之利
自古及今講和爲上罷戰爲強免生靈之疾苦救黎庶
之艱辛年年進貢於中華歲歲稱臣於弱國今遣使臣
徑詣丹墀剪勝野聞

鴻書

卷六十九

十本

文選

有民家敝集中得僞漢上梁文其詞曰伏以乾坤遶漢
宮獻符璽圖書之瑞日月光天德立國家柱石之基於
以濟世安民於以建邦啓土地靈有待天眷無私欽惟
皇帝陛下齊聖廣淵聰明睿智富有四海作之君作之
師天錫九疇得其位得其祿視民猶已立賢無方北伐
東征專不邇聲色之美文韜武畧厲宵衣旰食之勤儉
九重龍鳳之姿擁百萬貔貅之衆惟皇作極應天順民
萬福攸同一人有慶育成周之卜洛如豐沛之寓都展
三輔之皇圖覽九江之秀色瀑布瀉銀河於峭壁小孤
屹砥柱於中流左彭蠡右洞庭滔滔天塹前朱雀後玄
武燁燁京華工人掄材梓人獻巧電布星羅之合度疊

鴻書

卷六十九

十本

文選

飛歧翼之奏功黃道紫宸時中天之華閱金釘朱戶啓
南面之明堂虹舉雙梁雷陳六偉伏願闔闔開宮殿巍
巍玉几之端嚴山河壯帝居翼翼金城之鞏固永保安
寧之日信符海晏之時衣冠講唐虞股肱皆社稷廬山
高幾千仞綱紀四方天子壽億萬年本支百世剪勝野聞
瀟水出道州湘水出全州至永州而合流焉自湖而南
皆二水所經至湘陰始與沅資水會又至洞庭與巴江
之水合故湖之南皆可以瀟湘名之若湖之北則漢沔
湯湯不得謂之瀟湘瀟湘之景可得聞乎洞庭南來清
以碧疊嶂綿衍千里際以天宇之虛碧雜以煙霞之吞
吐風帆沙鳥出沒往來水竹雲林映帶左右朝昏之氣
不同四時之候不一此瀟湘之大觀若夫依山爲郭列
肆爲居魚鰕之會菱芡之都來者於於往者徐徐林端
清氣若有若無翠合山色紅射朝暉餘不盈乎一掬散
則滿乎太虛此山市之晴嵐也晴嵐漾波落霞照水有
葉其舟捷於飛羽幸濟洪濤將以寧處家人候門觀笑
容與此遠浦之歸帆也翼翼其廬瀕崖以居泛泛其艇
依荷與蒲有魚可鱸有酒可需收綸捲網其樂何如西
山之暉在我桑榆此漁村之夕照也暝入松門陰生蓮
宇杖錫之僧將歸林莽浦牢一聲猿驚鷺舉幽谷雲藏

東山月吐此煙寺之晚鍾也苦竹叢翳鷓鴣哀鳴江雲
黯黯江水冥冥翻河倒海若注若傾舞泣珠之淵客悲
鼓瑟之湘靈孤舟老叟寐也無成擁篲獨坐百感填膺
此瀟湘之夜雨也霜清冷落蘆葦蒼蒼群鳥肅肅有列
其行或飲或啄或鳴或翔匪上林之不畏懼縉緞之是
將雲飛水宿聊以隨陽此平沙之落鴈也君山南來浩
浩滄溟飄風之不起層浪之不生夜氣既清靜露斯零
素娥浴水光盪金精倒電裳之清影來廣樂之天聲纖
雲不翳上下虛明此洞庭之秋月也歲晏江空風嚴水
結馮夷剪水亂灑飄屑浩歌者誰一蓬載月獨酌寒潭

鴻書

卷六十九

十八

文苑

以寄清絕此江天之暮雪也凡此八景各極其致皆瀟
湘之所有也

名山記

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
無異乎若夫淫雨霏霏連日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
日星隱耀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
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謫長譴滿目蕭然
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
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青青而或
長煙際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
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

其喜洋洋者矣

岳陽樓記

四月十五日朕偕灌頂通悟弘濟大國師日瓦領禪伯
往靈谷觀向日所見塔影朕至誠默禱曰願祝如來大
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吉祥如意若果鑑朕誠心則
示塔影一已而塔影隨見朕又默祝願天下太平五穀
豐登家給人足民不天關物無疵癘若果遂朕心更示
塔影一已而復見塔影二一時之間二塔畢見其色始
若黃金在鑛含輝未露俄若躍冶之金精光煜燁少焉
如泥金布練毫芒紛敷若注若流綺牕彩櫺照壁丹碧
粲然呈露至暮有五色圓光光中見二佛像及如來大

鴻書

卷六十九

十九

文苑

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像已而復見寶公像拱立於
前內官僧官具以來聞朕未之信至十六日復與灌頂
通悟弘濟大國師往塔影之所朕又默祝曰明日朕初
度之辰吉慶福祥則塔影更見已而又見塔影二一照
於壁一映於地與前塔影連而為七其色若黃或青流
丹炫紫紺縹間施錦繡錯綜若琉璃映徹水晶洞明若
琥珀光若珊瑚色若瑪瑙瓊瑤文彩晃耀若淵澄而珠
朗若山輝而玉潤若丹砂聚鼎若空青出穴若鳳羽之
陸離若龍章之焱灼若霓旌孔蓋之飄搖金支翠旗之
掩映若景星慶雲之炳煥紫芝瑤草之爛斑若陽燧之

迎太陽方諸之透明水若日出而霞彩麗也雨霽而虹
光吐也巖空而電影掣也閃爍蕩漾動光溢目雖極丹
青之巧莫能圖其萬一雖極言語形容莫能狀其萬一
至於鈴索振搖寶輪層疊雷瓦之鱗鱗闌檻之縱橫玲
瓏疎透一一可數人之行走舞蹈咸見於光中所服
之色各隨而見若鳥雀衝過樹動花飛悉皆可見而天
花雨虛悠揚交舞十七日花編下其大者如盃小者如
錢東西兩廡又見塔影十光輝照燭皆如前之勝妙十
八日朕復往觀塔影光彩大勝於前有雲彩五色輪囷
煥衍郁郁蘊蘊非霧非煙低翔徘徊回惹龍塔影之上作

鴻書

卷六十九

三

文

舒乍欽往而復續變化萬狀不可殫述塔心復見塔影
一而已青篁綠樹之影紛然畢呈塔殿上所製七生九
異香芬馥充達遠近至暮留灌頂通悟弘濟大國師在
寺觀之十九日早灌頂通悟弘濟大國師來報塔影第
一層見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像三見羅漢
像六環立左右第二層見紅色觀音像一左右見菩薩
像四侍立拱手捧香花供養有圓光五色覆於塔上寶
蓋垂蔭瓔珞歲蕤凡物只有一影今一塔而見多影要
非常理所可推測此皆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
佛道超無等德高無比具足萬行闡揚通實釋迦牟尼

佛再見於世以化導羣品是以攝受功至顯諸靈應不
可思議朕心欣喜難以名言灌頂通悟弘濟大國師必
能言塔影之詳然所言亦必不能盡其妙也就今盡工
圖來一觀蓋萬分得其一二爾茲特遣書相報吉祥如
意如來其亮之

孫子參同

盧栴濟人也爲人跡弛不問治生產豪歌詩當所得意
下筆數千言立就客咸咋指遁去竟用是得罪濟令某
乃著幽鞠放招賦以自廣其幽鞠曰盧栴既用事逮繫
濬獄與幽囚伍替漬迷惑目無日月不知晦朔仰天太
息曰嗟乎聖人脩身晉道立命不貳賢者推運循理以

鴻書

卷六十九

主

文

定所天顧栴微眇離茲憲網問諸造物而已因作賦以
自廣其辭曰帝顓頊之嬋媛兮皇波汪乎姬姜儻海岱
蜿蜒於北陬兮靈宗嘉牒於范陽遘雲雷之靈霽兮踈
蹠北南服淑浚土作甘美兮躡康侯之芳躅皇傑梧童
道以迪惠兮母氏靜約而告育曰余夢文杏霍旒於霄
漢兮芙蓉曄而尚粹瀝焱焰儻而進今應龍驚奮而下
必偵虬虬以訥談兮領佗攬而速惴億錯指以羣號兮
朋駭駭而決背倏恍恍以隕虛兮覺懷妊而因甚睿余
降於衛許兮幼好姤而岌岌髮青雲之偉冠兮挾長劍
之陸離朝聯余髮於崑崙兮舉濯足於咸池擘招搖以

爲祛今履彗星以爲恭余長喟其歷之未現今勔脩余
之菲芳裁薛荔以爲衣今衷芙蓉之翠裳集菌蔭以爲
藉今糝杜蘅以爲帳揭旌於蘭皋今稅駕乎芳之塘余
迅減輟以高舉今汨鐵翻而顛隕謂曾參之殺人今談
市虎而成憤蒼蠅習習其貝錦今魚目敘明月之璀璨
嫫母憇以姱嫫今擯西施之頰婉而自眇螻虺僂僂於
几筵今戈鋌森森以刺余目既阨余之庠廡今又讎之
以鈇萃低曼睩彼狂狷今桀血斷而封囑宵聞怒以踣
踣今視將蹶蹶而矯鵠檻縶以黥軋今棟偃蹇而壓
縶縶纒纒於伏棧以苦余今仍反接而窘臂耳嘈嘈若

鴻書

卷六十九

主

文忠

有聞兮何迢迢而佛憫目炯炯以或見兮佇鋌勿而復
噴神軼氛習習以涸濇兮精憧憧而往來覺塊然滯此
一方今心猓猓而增哀鼯鼠淫淫以嚙余髮今魑魅含
睇而瑤僊僊品相喃以對泣今御糾糾而呵護般速
余今紛厖緊鵬鳥之巢蚊睫今焉能戢此軀也枕雕虎
以燕憇兮又誰知不我虞也悲時晷之過邁今曜靈忽
其西藏微霜淪而下降兮恐瑤草之不芳高馳志乎雲
中今稟精氣而相羊王喬衙衙而弗顧今赤松告余又
荒塘行偶偶日暮兮安放乎不死之鄉橫衝波而微舟
楫今天吳搖首而振怒歷太山之坎珂兮魑魅敲吟以

當路後狺寒以在柙今雖輕捷其焉去鳳凰之罹羅羅

今縛羗羗之華羽抱鬱軫以顛處今呼蒼天以爲直戒

五嶽與縉服今裨河海使聽殛咎繇遠以不聞今玄武

違而莫惻何羣神之豐豐今靈炳燿而罔恤夫余既不

能蟬蛻於茲蕪穢今眇乘風而長驚心結思於大荒今

魂晃晃而上度激青雲之霏霏今飄風回而霽霧載王

女於後乘今飭豐隆以先路羲和儼以駮乘今望舒翥

而儼御征輕輶之闐闐今八鸞鏘鏘以迥步承雲霓之

氛雷今靈旂繽紛紛虬乎翠羽挹朝霞以爲飧今吸沆

瀟之精英漱華池之飛泉今聆鈞天於帝庭素女涕泣

鴻書

卷六十九

主

文忠

以淋浪兮間絙瑟而啞嚶處妃欷歔以結軫今潛咨語
而沉情余凌軫虛而佚蕩今將孽結乎三光撰余轡而
馳騁今問元化於勾芒採三秀今眺瀛洲之微茫弭余
節今聊解珮乎扶桑睇南州以凌厲今嘉桂樹之叢叢
召風伯以驅燠今謁炎帝於清宮何蒼梧之翳靄今重
華穆以揚靈湘密鱗而覩瀼今二妃胡爲而弗從決白
門以西望兮覲虞收於金樞氣滯滯以莽曠今薄晷眩
而誰須臾王母之僊姝今挾瑤池之芳都指玉勝以爲
約今歌白雲以相愉奈既締余以好艾兮絕弱水而進
輅齊玉轂之礲礲今指寒門而並驚軼鍾山之幽黯今

令昭之以燭龍召玄武爲備禦兮勾辰翼乎紫宮託鷺
鳥爲之先後兮問太乙之繚垣靈剌剌以黜約兮鳳凰
承旂而飛軒雷師擊鼙以震盪兮烈缺閃爍而施鞭
護屬頂以堪兮闐咤噫而俾還卒攬涕反此舊都兮潔
筮算從卜于巫咸曰天地無隘兮物無終始變化互渝
兮軒流遷徙形氣轉薄兮或浮而沉造化沕穆兮禍福
無門聿性命之難言兮誰知其極萬物糾以零盪兮又
安所止息惟大人齊物我兮以天地爲廬舍總山川於
毛髮兮騎日月以爲馬夫有虞之潛歷阪兮當也數之
在躬夏后胼胝而陟大寶兮季有光於黃能震龍虩而

鴻書

卷六十九

主書

文

夏竦兮顧駕禍於周庭白魚躍以膺大命兮劉氏顯而
有功奚伍羊以自鬻兮由余振於西戎尚鼓刀於海濱
今仲父射鉤而桓榮仲連談笑以却羸兮胥重爾而存
楚條相后而餓死兮替搖筆以光輔墨不黔以衛道兮
孔轍旋而微伍光猗介以自湛兮夷顛頷而振古夫道
固無涯涘兮行焉知其所如惟恬澹與冥漠兮斯真人
之攸居從委命而棄流兮遊寥廓之鄉忽喪我而無是
兮觀泰初之茫茫余託蜉蝣與遊兮會日月之倬倘忽
歸魄於玄壤兮又何足傷勉脩余之傲服兮珮芳澤之
幽蘭紉揭車之落英兮襲芷離與射干飾翡翠而綴珠

被兮爛的礫而芊眠組綺縞而飄颻兮下結之以雙璫
余婉美而自鑑兮何媒灼之可攀夫君眩而弗御兮亦
余心之嬾嬾系曰天地緼綸何時明我欲見之心徬徨
輾轉懷憂祗自傷超軼絕世窮大荒帝極洪洞不可量
絀悲歸來卜巫陽勵志肥遯舍大章獲我所思樂無疆
放招文多不盡錄居頃之盜行剽迫枏父自剄死燒其
廬子錢家咸負貸不償枏固已壁立矣今亦更悔念魚
肉盧生何酷耶陰稍稍寬枏拳有所讐詩辭呼使從獄
具草草上于酒肉食飲洗沐尋令去濬爲大官事益解
而故人謝榛先生者携枏賦游京師貴人間絮泣曰天

鴻書

卷六十九

主書

文

乎寃哉盧生也及枏在而諸君不以時白之乃罔罔從
千古哀湘而弔賈平陸光祖吳人有心計俄謁選得濟
令至則首爲更書上論鬼薪輸作三歲盧枏既出獄家
益貧乃爲九騷謝陸令而謝榛先生方留滯鄴枏走謁
之因上賦趙王趙王覽而奇其文立召見賜金百鎰於
是諸王人人更置邸延枏枏則稱客坐右坐握麈尾辨
說揮霍數百千萬言風雨集而江波流也鳴毫颯颯儵
忽而爲辭若賦各得以意去既酒醉故態畢發罵其坐
人則人人掩耳走避枏竟亦不自得罷還顧囊中所餘
金幾何趣付酒家也如噉噉咎枏不顧曰天生盧枏爲

女曹地耶吳人王世貞治獄大名飛書大任山中勒邑
令具筆札受柙所著集若干卷柙故亦慕稱世貞嘗爲
文托謝榛先生致之不達至是見世貞郡臺把臂爲布
衣飲三日酒語慷慨恨相見晚也序其賦畧曰跡廬柙
所遭逢及狀貌殆中庸人耳既稍得其古詩歌行讀而
小異之至讀諸賦則未嘗不爽然自失也三閭家言忠
愛徘徊怨而不怒悠然詩之風哉長卿務以靡麗宏博
旁引廣喻其要歸卒澤於雅子雲謂之從神化來耶然
自東京而下茂如也諸儒先生號名能文章家奈何取
其所論著而姑韵之以爲賦若茲乎哉卽廬生所就幽

鴻書

卷六十九

宋

文忠

鞠放招凡三十餘篇其概不得離津筏而上之然而大
指可諷也窮天地之紀采人物之變與天喬走飛之態
經緯臚列假二三能言之士如宋玉景差者蟬緩於左
徒之門豈其先柙而室哉柙既以別世貞去南游金陵
陸光祖爲祠部郎留月餘走越歷吳每所遇還益落魄
嗜酒病三日卒

蟻蝶集

吳人唐寅有逸才爲文艷冶駢麗與郡人文林善林自
大僕出知溫州意殊不得寅作書勸之文甚奇偉林以
示刺史新蔡曹鳳凰曰此龍門燃尾魚也不久當化去
矣寅從御史考下第鳳立薦之果中式第一先是沈馬

梁儲視寅卷歎曰士固有若是奇者邪歸以語程詹事
敏政曰吾固聞寅江南奇士也從儲請其文寅立奏幾
萬言遂大被賞異深以梁知已也會其當行請敏政文
以送之適敏政被命都諸上計者而都穆嫉寅潛諧之
謂有寄請於是用給事者論罷斥寅爲緣寅由此廢嘗
與文徵明書曰竊嘗聞之糸吁可以當泣痛言可以譬
哀故姜氏嘆於室而堅城爲之墮堞荆軻議於朝而壯
士爲之徵則良以情之所感木石動容而事之所激生
有不顧也昔每論此廢書而嘆不意今者事集於僕哀
哉此亦命矣俯首自分死喪無日括囊泣血群於鳥獸

鴻書

卷六十九

宋

文忠

而吾卿猶以英雄期僕亡其罪糸殷勤教督罄竭懷素
缺然不報是馬遷之志不達於任侯少卿之心不信於
蘇李也計僕少年居身屠酤鼓刀滌血獲奉吾卿周旋
頡頏婆娑皆欲以功名命世不幸多故哀亂相尋父母
妻子躡踵而沒喪車屢駕黃口嗷嗷加僕之宕跌無羈
不問生產何無何有付之談笑鳴琴在室坐客長滿而
亦能慷慨然諾周人之急嘗自謂布衣之俠私甚厚嘗
連先生與朱家二人爲其言足以抗世而惠足以庇人
願賣門下一卒而憚世之不啻此士也蕪穢日積門戶
喪廢柴車索帶遂及監糶猶幸藉朋友之資乘鄉曲之

譽公卿吹噓援枯就生起骨加肉猥以微名冒東南多士之上斯時也薦紳交游舉首相慶將謂僕濫文筆之縱橫執談論之戶轍岐舌而贊交口而稱增高基下遂爲禍的側目在傍而僕不知從容晏笑已在虎口庭無繫桑貝錦百足讒舌萬丈飛章交加至於天子震赫名捕詔獄身貫三木卒吏如虎舉頭搶地洩泗橫集而後崑山焚如玉石皆燬下流難處衆惡所歸續絲成網羅狼衆乃食人馬蹙切白玉三言變慈母海內遂以寅爲不齒之士仍颺拳張臂若赴仇敵知與不知畢指而唾辱亦甚矣整冠卒下掇墨甌中僕雖聾盲亦知罪也當

鴻書

卷六十九

夫

文

衡者哀憐其窮點檢舊章責爲部郵將使積勞補過循資于祿而遽除戚施俯仰異態士也可殺不能再辱嗟乎吾卿僕幸同心於執事者於茲十五年矣錦帶懸毫迨於今日瀝膽濯肝明何嘗負朋友幽何嘗畏鬼神茲所經由慘毒萬狀眉目改觀愧色滿面衣裂不可伸履決不可納僮僕據案夫妻反目舊有獐狗當門而噬反視室中甌甑破缺衣縷之外靡有長物西風鳴枯蕭然羈客嗟嗟咄咄計無所出將春掇桑樵秋有橡實餘者不迨則寄口浮屠日願一食蓋不謀其夕也吁歎嗟哉如此而不自引決抱石就木者良自恨筋骨柔脆不

能挽強執銳攬吳荆之士劍客大俠獨當一隊爲國家出死命使功勞可以紀錄乃徒以區區研摩刻削之材而欲周濟世間又遭不幸原田無歲禍與命期抱毀負謗罪大罰小不勝其賀矣竊窺古人墨翟拘囚乃有薄喪孫子失足爰著兵法馬遷腐獄史記百篇賈生流放文詞卓落不自揆測願麗其後以合孔氏不以人廢言之志亦將隱括舊聞總統百氏敘述十經翱翔蘊奧以成一家之言傳之好事托之高山沒身而後有甘鮑魚之腥而忘其臭者傳誦其言探索其心必將爲之撫缶命酒擊節而歌嗚嗚也嗟哉吾卿男子闔棺事始定視

鴻書

卷六十九

夫

文

吾舌存否也僕素佚俠不能及德欲振謀策操低昂功且廢矣若不托筆札以自見將何成哉譬若蜉蝣衣裳楚楚身雖不久爲人所憐僕一日得完首領就地下見先君子使後世亦知有唐生者歲月不久人命飛霜何能自戮塵中屈身低眉以竊衣食使朋友謂僕何使後世謂唐生何素日輕富貴猶飛毛今而若此是不信於朋友也寒暑代謝遷襲葛可繼飽則夷游饑乃乞食豈不偉哉黃鵠舉矣華鵬奮矣吾卿豈憂戀殘豆味腐鼠耶此外無他談但吾見柔弱不任門戶傍無叔伯衣食空絕必爲流萍僕素論交者皆負節義幸捐狗馬餘食使

不絕唐氏之祀則區區之懷安矣樂矣尚復何哉惟吾卿察之

王廷陳字稚欽楚人也少爲文頃刻就多奇氣然好狎遊黏竿風爲諸童子樂又厥不可馴父母筵朴之輒呼曰大人奈何虐海內名士邪爲翰林庶吉士時有詩名意無可一世者以言事出補裕州知州益驕甚於是監司銜稚欽爲文致逮下獄削秩歸家居愈益自放達人多望而避去焉其繫獄時爲神難文甚奇其辭曰子獄既久請於神曰蓋聞之洞舛者靈也贊貞者天也故哲領不折妖體必離亂魄既禡敵衷每迷故刺聖之刃必

鴻書

卷六十九

三

文忠

斷毒賢之鳩必覆掩正之剛必裂墮良之阱必夷是神職也子之獄也奚罪待命移時倦肢憤志恍兮忽兮聆神之難一難曰醜士懟妍修夫短仇東家之宴西鄰怨詛是故握珍懷珠而贊瓦礫彼有跛鼈稱之駭驥鄰姬之瞽而曰是則明眸汝也蒙垢在伊讓其不滌彼髮不括若已蓬首是瞽鄰姬明跛鼈而擲瓦礫也汝奚無罪予曰天之界子厥鑑湛湛乃緇其素詭中以容則子豈敢予不知罪二難曰據崇者卑附操首者尾隨宅腴者瘠依言勢忌失也虎豹違山見威於犬悍夫不戒或懦襲焉驚折其翼而爲啄腹汝乃捐華背要而昔心不移

夫舍陵趨壑誨擠者也去重卽輕易擲者也服冕不則命裂者也子失勢矣固昔憎所乘而往怨所便也汝奚無罪予曰勢若龍蛇誰與執之且棄恥若疾掩耳冒冒貪主人之利而憚進苦劑子未能也子不知罪三難曰虎搏鄰牛操弧弗射非已利也虞人布羅獲禽丘若見者弗禁有在野也仇腹可飽忍割朋肉痛弗切膚也故攘鄰之膏以赴盜火庇已而已子則塞勢者之賄奪肥乎大嚼之口而飼之人貽國人以富而甘以其身賈戾夫存鄰牛而射虎逢虎之怒惡禽斃而毀虞羅遭虞之疾是眩者爲也汝奚無罪予曰梟搏維維其母奮翅知不能庇愛弗已也夫聞啼助戮良所弗忍予不知罪四難曰衆直頌行不勝單倭十堯崇治一桀潰之黜夫伸舌惠口是屈故堅聶不伐決漲不退鑠焰不撲族骨不解奔颺不障虞反傷也而子務勁者之權而辱士之庇汝奚無罪予曰吾寧吾步之蹶誠不能使勁者之內辱也且覆惡以求立也德強以避抑也曷可說矣予不知罪五難曰不拔之道存乎托也衆植其授以備攻也王居之烏弋人弗射皇固之兔獵子不逐集瓚之蠅忍而弗擲苦木之條引手莫牽莫莢生陸勿剪勿踐其附然也故陽和凍虫仁壤無稿品潤國無燥類附之及也子

鴻書

卷六十九

三

文忠

膚托而子援矣汝奚無罪予曰予聞之徒夫終日立不
倚不僵衆恃而不休非夫也予不知罪六難曰世有尊
官莫知其名手握雷電奔轟閃耀旭旻倏忽殊態改視
偃僕而趨償以最考唯唯將事是爲豐績磬折之腰壽
其文組如醴之輔頰祿是永故勁項者辱剛膝者斥毅
面者黜符中者完既泄之孔忤臆者扇不薪之焰是天
下之至威也汝乃規守矩執恭不踰憲不省已倨咎人
之僭茲構之由也何謂無罪哉何謂無罪哉予乃俯伏
嘆息茫然汗洽駭然股慄厥罪自知無復以對神不復

鴻書

卷六十九

圭

敬

劉氏鴻書卷之六十九

第七十卷

文史部五

辨疑

庖犧

神農

女媧

伶倫

老彭

尾生孝已

杞梁

古字相反

姑息

虎石蛇盃

子雲冤語

陳壽外筆

漢壽亭

蘭亭諸人

陪字不識

挾彈圖

撐竿孤塗

落霞孤鶩

不識丁

延英顧問

五臟刀斧

鴻書

卷七十目錄

荆釵記

準念字

子瞻夢語

水滸傳

琵琶記

無遺腹事

荆杖

無它

律召真本

白字義

食素

卷七十 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七十

文史部

辨疑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庖者包也言包含萬象以犧牲登薦於百神民服其聖故曰庖犧變混沌之質文宓其教故曰宓犧布至德於天下元元之類莫不尊焉世紀

神農以楮鞭鞭百草盡知其平毒寒溫之性臭味所主以播百穀故天下號神農也搜神記

史載女媧氏與共工氏戰怒觸不周山崩當讀則怒句

鴻書

卷七十

文史

觸不周山句崩句匪山崩也女媧氏崩也上古人歿俱

稱崩云又云女媧氏鍊五色石補天天清虛豈有補之

理補即助也輔相以補其不及之意筆談

伶氏伶倫之後東古簡字其名也而舊說訓為簡傲猶

易震用伐鬼方震乃摯伯名而訓為震揚威武書巧言

令色孔壬孔壬乃共工名而訓為包藏奸惡皆不考詩

傳考補

老彭商賢大夫而註稱老聃彭祖責育而廣韻以責為

姓云古有勇士責育人物攷

尾生莊子曰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

去抱梁柱而死注尾生一本作微生或曰即微生高也有信行孝已殷高宗子有孝行事親一夜五起母早歿高宗惑後妻之言放之而死綱目

何燕泉謂杞殖字梁春秋齊人距趙及秦築長城時不啻數百年而列士傳及樂府注所謂城崩乃杞都城非長城也秦趙所築去杞不啻數千里唐僧貫休賦杞梁妻云秦之無道兮四海枯築長城兮遮北胡築人築土一萬里杞梁貞婦啼烏鳥二事打合成調不知何據予按貫休賦杞梁妻事正無據而誤亦有因秦築長城以拒胡齊亦嘗築長城以備楚括地志云齊長城西北起

鴻書

卷七十

文史

濟州平陰縣緣河歷太山北岡上經濟州淄州即西南兗州博城縣北東至密州瑯琊臺入海而齊記以為齊宣王築竹書紀年曰齊閔王未知的自何時但既曰備楚則楚之抗衡中國宜莫盛於春秋蓋春秋齊既有之其杞梁妻哭而崩者即齊之長城湏洞相傳世遂以為秦之長城而詩家不考所出併未審梁何時何人歿於何事便以為死於秦築長城之役今遼東前屯衛中所所芝麻灣有石人立海濱若世所謂望夫石者而世又相傳以為杞梁妻孟妻者哭夫死因葬於此則影響附會而形音逾遠逾失其本真者也金鑑子

古字有相反者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是以亂為治也
易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是以息為長也易曰同心之
言其臭如蘭禮曰衿纓皆佩客臭是以臭為香也禮曰
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是以坐為跪也如此類者甚多
目擊道存之謂審故其字從目聲入心通之謂聖故其
字從耳故曰聖人時人之耳目○檀弓曰細人之愛人
以姑息注姑且也息休也其義殊晦按尸子云紂棄黎
老人之言而用姑息之語注姑婦女也其義始明白合
出之丹鉛總錄

鴻書

卷七十

三

文選

大率奇事易失實虎石蛇盃意氣略同皆有二出漢書
李廣出獵見虎射之沒矢視之石也射不入也韓詩外
傳熊渠子夜見虎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石復射矢躍
無跡晉書樂廣賜客酒盃中有蛇既而疾廣意驢壁角
影復置酒客頓愈風俗通應彬請杜宣酒盃中如蛇宣
得疾後於故處設酒蛇乃弩影耳意遂解百家名言
楊子雲恬淡寡營不競時名以賣文自贍文不虛美人
多惡之及雄卒其怨家取其法言援筆益之曰周公以
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於阿衡云云繕寫多行
於世至今靡有白其心跡者冤哉潛居錄
陳壽父為馬謖參軍謖誅壽父坐髡又嘗為諸葛瞻吏

為瞻所輕故作孔明傳有貶辭且於吳猶以國號稱而
於後漢獨稱曰蜀直是千古罵柄譚柄

按人言雲長封漢壽亭侯漢壽亭名非漢之壽亭也凡
世傳壽亭侯者皆偽代醉編

王右軍得人以蘭亭序方金谷詩序又以已敵石崇甚
有忤色時在蘭亭右將軍司馬太原孫興公等二十六
人各賦詩前餘姚令會稽謝勝等十五人不能賦詩罰
酒各三斗

臧武仲名紇音切為瞻而世多呼為紇蕭穎士聞人誤
呼武仲名因曰汝紇字也不識後人遂誤以為瞻字也

鴻書

卷七十

四

文選

不識堯山堂外紀

世傳張僊像者乃蜀王孟昶挾彈圖也初花藥夫人入
宋宮念其故主乃攜此圖懸於壁且祀之謹一日太祖
幸而見之致詰焉夫人詭答曰此吾蜀中張仙像也祀
之能令人有子非實有所謂張仙也蜀人劉希召的知
其故然今人禱之而偶有驗者乃已之精誠耳見聞搜

余讀漢書匈奴傳不識擗犂孤塗乏子有胡奴執燭顧
之號單于猶漢人之有天子余曠然發悟玄晏春秋

王勃作滕王閣序中間有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

天一色句世率以為警聯然而落霞者乃飛蛾也即非
雲霞之霞今人呼為霞蛾至若鶩者乃野鴨也野鴨飛
逐蛾蟲而欲食之故也所以齊飛若雲霞則不能飛也
見吳獬事始解勃文殊可笑錄之見飛蛾亦名落霞耳
代醉編

今文人多用不識一丁字祖唐書挽兩石弓不如識一
丁字出處考之乃个字非丁字按續世說書此个字蓋
个與丁相似傳寫誤焉後又觀張翠微考異亦謂个字
乃知世說之言為信又觀蜀志南史皆有所識不過十
字之語史通謂王平所識僅通十字恐是十字亦未可
鴻書

鴻書

卷七十

五

文

知十與丁字又相似其文益有據也此與淮南子言宋
景公焚惑徙三舍之謬同史記謂三度野客叢書

唐文宗聽政暇博覽群書一日延英顧問宰臣毛詩云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苹是何草時宰相李珣楊嗣復陳
夷行相顧未對珣曰臣按爾雅苹是蘋蕭上曰朕看毛
詩疏苹葉員而花白叢生野外似非蘋蕭又一日問宰
臣古詩云輕衫襯跳脫跳脫是何物宰臣未對上曰即
今之腕釧也真誥言安姑有斷栗金跳脫是臂飾盧氏
雜記

李建勳罷相江南出鎮豫章一日遊西山田間第舍有

老吏教村童公觴於其廬賓僚有曰梨號五臟刀斧不
宜多食更笑曰鵲冠云五臟刀斧乃離別之離非梨也
蓋離別傷人懷有若刀斧退就架取小帙振拂以呈丞
相乃鵲冠子也國憲家猷

孫汝權乃宋朝名進士有文集行世玉蓮則王十朋之
女也十朋劾史浩八罪乃汝權嫉之理宗雖不聽而史
氏子姓怨兩人刺骨遂作荊釵記誣之以玉蓮為十朋
妻而汝權有奪配事其實不根之謫也我明丘文莊公
之少也其父為求職於上官黎氏黎謂之曰是兒豈吾
快婿耶不許公遂作鍾情麗集言黎女失身辜輅辜輅

鴻書

卷七十

木

文

廣人呼狗音他日黎得之以百金囑書坊毀刻而其本
已遍傳矣聽雨增紀

寇準當軸人遜其諱去十為准至今書承用之吹劍錄
吳王之女名二十江南人呼二十為念而北人不為之
避也兼明書

子瞻曰僕嘗夢一人云是杜子美謂世多誤會予詩八
陣圖云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世人皆以為先主武
侯欲與關羽復讐故恨不能滅吳非也我意本謂吳蜀
唇齒之國不當相圖晉之所以能取蜀者以蜀有吞吳
之意此為恨耳此真書生習氣也筆譚

羅貫字本中杭州人編撰小說數十種而水滸傳敘宋江事奸盜脫騙機械甚詳然變詐百端壞人心術說者謂子孫三代皆啞天道好還之報如此猥談

琵琶記典瑞安高明著因友人有棄妻而婚於貴家者作此記以感動之思苦詞工夜深時燭焰爲之相交至今猶爲詞曲之祖其餘傳記俱涉淫詞不載

尚文毅公諱輅浙淳安人我朝三元及第官至元輔德望首稱止此一人而已公之父爲嚴州椽公生于吏舍中刺史是夕夢天門開有神人乘鸞車降公廨詰旦公生故命名輅今俗行傳奇造言生事可笑尤甚蓋公之

鴻書

卷七十

七

文史

父親見公發解絕無遺腹之事紀此以詔後學云筆談壯荆古者刑杖以荆故字從刑其生成叢而疎爽故又謂之楚從林從疋疋即疎字也濟楚之義取此荆楚之地因多產此而名也綱目

蛇字古但作它耳從虫而長象宛曲垂尾形上古草居患它故相問無它乎今之字傍加虫而變其音全雅

分婉婉本兔名兔最易生故產育取此

智永居長安西明寺寫真草千字文八百本律召調陽爲真本也俗稱律呂爲誤蓋以草聖召字似呂其義以

閨餘對律召耳徐散騎最博古亦誤爲召字清賞錄

日光之白曰皜月光之白曰皎男子之白曰皙女子之白曰皤詩玼兮玼兮老人之白曰皤草華之白曰葩雪霜之白曰皚烏羽之白曰霍老萊子語

今俗人食三長月素按釋氏智論天帝釋以大寶鏡照四大神州每月一移察人善惡正五九月照南瞻部州唐人此三月不行刑因戒不上官屠宰是以天帝釋爲可欺也妄誕可笑然月令於孟春言無傷胎卵不可稱兵於仲夏言君子齋戒掩身節嗜慾靜事毋刑於季秋言無不務內以會天地之藏豈非時令當然耶戴氏見

鴻書

卷七十

八

文史

第七十卷

文史部

詩話

李陵詩

枚臯相如

上林子虛

早春初冬

子夜歌

天朗氣清

李斯傳詩

詩出國風

南征賦

昆明池詩

孟浩然詩

詩人浮薄

行色野色

晉唐無文章

殘菊詩

下李白

易飛字

詩律

人龍

多與共字

改定五字

鴻書

卷七十一目錄

老杜墨跡

文似西漢

柳蘇二家

蝕濕字

補過字

歐陽公酒語

詩第一

詩貴醒

王敬美論詩

馬字難易

官人題詠

卷七十一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七十一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文史部

太史湯賓尹 刪正

詩話

漢都尉李陵詩其源出於楚辭文多悽怨之流陵名家

子有殊才生命不諧聲類身喪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

何能至此

夷門廣牘

枚臯文章敏捷長卿制作淹遲皆盡一時之譽而長卿

首尾溫麗枚臯時有累句楊子雲曰軍旅之際戎馬之

間飛書馳檄用枚臯廊廟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冊用

鴻書

卷七十一

一

文史

相如 太平御覽

司馬相如為上林子虛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關

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而睡渙然而興幾百日而後

成友人盛覽嘗問以作賦相如曰合綦組以成文列錦

繡而為質一經一緯一商一宮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

包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復於內不可得而傳

初潭集

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却無最是一年春好處

絕勝烟柳滿皇都此退之早春詩也荷盡已無擎雨蓋

菊殘猶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須記正是橙黃橘綠時

此子瞻初冬詩也二詩意同而辭別皆曲盡其妙

若溪

子夜晉曲也晉有女子名子夜造此聲聲過哀苦樂府解題云後人更爲四時行樂之詞謂之子夜四時歌又有子夜變歌子夜警歌皆曲之變也 樂苑注

王右軍蘭亭以天朗氣清自是秋景以此不入選此說陋矣周公作時訓以二十四氣定七十二候三月爲清明朗則明矣言氣候當辰爲出火清乃明也非天朗氣清而何且張平子歸田賦曰仲春令月時秋氣清則選者辯者之陋可知也○蘭亭記曰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云

鴻書

卷七十一

二

文賦

云梁昭明太子蕭統集文選以天朗氣清似秋景爲文之疵不入選 遞齋閒覽

曹鄴讀李斯傳詩云一車致三轂本圖行地速不知駕馭難舉足成顛覆欺暗尚不然欺明當自戮難持一人手掩得天下目不見三尺墳雲陽草中綠姚文粹只摘取四句一篇之精英盡矣文鑑載謝逸閨恨詩亦止六韻削去曼語一歸之正便諒然有行露之風此亦編集文字之一法也

魏陳思王植詩其源出於國風骨氣奇高詞彩華茂情兼雅怨體備文質繁溢今古卓爾不羣嗟乎陳思之傲

文章也譬人倫之有周孔鱗羽之有龍鳳音樂之有琴瑟女工之有黼黻俾爾懷鉛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餘暉以自燭故孔氏之門如用詩則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陽潘陸自可坐於廊廡之間矣 夷門廣牘

南征賦或者稱之然僅與曹大家輩爭衡耳惟東坡赤壁賦一洗萬古欲髣髴其一語畢世不可得也 長公外紀

中宗正月晦日幸昆明池賦詩羣臣應制百餘篇帳殿前結綵樓命上官昭容選一首爲新番御製曲從臣悉集其下須臾紙落如飛各認其名而懷之唯沈宋二詩

鴻書

卷七十一

三

文賦

不下又移時一紙飛墜競取而觀乃沈詩也昭容評曰二詩工力悉敵沈詩落句云微臣雕朽質羞觀豫章材蓋辭氣已竭宋云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 世說新語唐孟浩然集有到得重陽日還來就菊花之句刻本脫一就字有擬補者或作醉或作賞或作泛或作對皆不同後得繕本是就字乃知其妙唐詩亦有之崔顥玉壺清酒就君家李郢詩聞說故園香稻熟片帆歸去就鱸魚杜工部詩題有秋日汎江就黃家亭子而古樂府馮子都詩有就我求清酒青綵係玉壺就我求珍肴金盤鱠鯉魚則前人已道破矣 丹鉛總錄

文宗與宰相語患四方表奏華而不典李石對曰古人因事爲文今人以文害事上與宰相論詩鄭覃曰詩之工者無若三百篇皆國人作之以刺美時政王者采之以觀風俗不聞王者爲詩也陳後主隋煬帝皆工於詩不免亡國陛下何取焉覃篤於經術上甚重之上嘗欲置詩學士李珣曰詩人浮薄無益於理乃止經濟類編

鴻書

卷七十一

四

文

來誰會山公意登高醉始回第二聯亦豈下於池詩乎此梅聖俞所謂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也林下偶談

一篇而已

荆公題殘菊詩黃昏風雨打園林殘菊飄零滿地金歐陽公見之戲曰秋花不比春花落憑仗詩人仔細吟荆公聞而笑曰歐九不學之過也不見楚詞云夕餐秋菊之落英乎堯山堂外紀

王荆公集四家詩蔡天啓問何爲下李白安石答曰白

才高而識卑其中言酒色者蓋十八九山堂肆考

徐信保昌人舉進士高第雅好苦吟蘇軾嘗造訪見信作甘露寺詩平地風烟飛白鳥半空雲木捲蒼藤軾以橫字易飛字信即下拜廣輿記

詩在與人商論深求其疵而去之等閒一字放過則不可殆近法家難以言恕矣故謂之詩律東坡云敢將詩律闢深嚴予亦云律傷嚴近寡恩大凡立意之初必有難易二塗學者不能強所劣往往捨難而趨易文章罕工每坐此也作詩自有穩當字第思之未到耳皎然以詩名於唐有僧袖詩謁之然指其王溝詩云此波涵聖澤波字未穩當改僧佛然作色而去僧亦能詩者也皎然度其去必復來乃取筆作中字掌中握之以待僧果復來云欲更爲中字如何然展手示之遂定交要當如此乃是文錄

鴻書

卷七十一

五

文

王荆公居鍾山一日於客處得東坡寶相藏記展誦風簷之下喜見鬚眉曰子瞻人中龍也然有一字未穩客請願聞之公曰日勝日貧不若日勝日負東坡聞之拊掌大笑以爲知言冷齋夜話

蘇長公童時夜讀書窻前一鳥來呼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如此幾夜一夕蘇公應聲曰二句

佳矣惜多與共字當除去之何不曰落霞孤鶩齊飛秋水長天一色鳥遂絕呼

筆談

朱文公評歐公文亦多是修改到妙處頃有人買得他醉翁亭記藁初說滁州四面有山凡數十字末後改定只曰環滁皆山也五字而已

萬文一統注

李商老曰嘗見徐師川說一士大夫家有老杜墨迹其初云桃花欲共楊花語自以淡墨改三字乃知古人詩不厭改也

杜詩注

潘子真詩話載東坡作表忠觀碑荆公寘坐隅有客問曰相公亦喜斯人之作公曰斯文絕似西漢坐客嘆譽

鴻書

卷七十一

木

文史

不已公笑曰西漢誰文可擬坐客或比以司馬相如揚雄之流公曰相如賦子虛大人洎論蜀文封禪書耳雄所著太玄法言以準易未見其敘事典贍若此直須與子長馳騁上下如楚漢以來諸侯王年表

宋柳耆卿蘇長公各以填詞名而二家不同當時士論各有所主東坡一日問一優人曰我詞何如柳學士優曰學士那比得相公坡驚曰如何優曰公詞須用丈二將軍銅琵琶鐵綽板唱相公的大江東去柳學士却着十七十八女郎唱楊柳外曉風殘月坡爲之撫掌大笑優人之言便具褒彈

並長公外紀

杜工部嘗題壁詩林花著雨胭脂濕其濕字爲蝸涎所蝕宋蘇長公黃山谷秦少游偕僧佛印特遊觀之原都不記濕字各出一字補之蘇云潤字黃云老字秦云嫩字僧云落字覓集驗之乃濕字也濕字出於自然而四人遂分生老病苦之說詩之言志信矣

筆談

歐陽公詩話陳從易舍人初得杜甫詩集文多脫誤至送蔡都尉詩云身輕一鳥其下脫一字公與數客各以一字補之或云集或云落或云起或云下其後得繕本乃是身輕一鳥過

東坡集

歐陽公之子樂曰先公平平生未嘗矜大所爲文一日被

鴻書

卷七十一

十

文史

酒語某曰吾詩廬山高今人莫能爲惟李白能之明妃曲後篇太白不能爲惟子美能之至於前篇則子美亦不能爲惟吾能爲之也

石林燕語

王元美曰子鱗言唐人絕句當以秦時明月漢時關壓本余始不信以少伯集中有極工極妙者既而思之若落意解當別有所取若以有意無意可解不可解間求之不免以此詩第一耳

詩箋注

林九成曰詩貴醒大夢中成不得又曰位高者爲俗累無位者累於俗爲俗累者無詩心也累於俗者無詩身也長平一坑四十萬無一人驤首吐氣天若不使三光

寂寥必有破天網者出 詩訣

王敬美曰崔郎中作黃鶴樓詩青蓮短氣後題鳳凰臺

古今目為勅敵識者謂前六句不能當結語深悲慷慨

差足勝耳然予意更有不然無論中二聯不能及即結

語亦有大辨言詩須道興比賦如日暮鄉關興而賦也

浮雲蔽日比而賦也以此思之使人愁三字雖同孰為

當乎日暮鄉關烟波江上本無指著登臨者自生愁耳

故曰使人愁烟波使人愁也浮雲蔽日長安不見逐客

自應愁寧須使之青蓮才情標映萬載寧以予言重輕

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竊以為此詩不逮非一端也如有

鴻書 卷七十一 文賦

罪我者則不敢辭 詩箋注

王元美曰摩詰七言律自應制早朝諸篇外往往不拘

常調至酌酒與君一篇四聯皆用反法此是初盛唐所

無尤不可學居庸城外獵天驕一首佳甚非兩馬字犯

當足壓卷然兩字俱貴難易或稍可改者暮雲句馬字

耳○附摩詰出塞作居庸城外獵天驕白草連天野火

燒暮雲空磧時驅馬秋日平原好射鵬護羌校尉朝乘

障破虜將軍夜度遼玉靶角弓珠勒馬漢家將賜霍嫖

姚 補苑 危言

游用之潛夢蕉詩話曰南寧伯毛公舜臣南京留守時

被上命洒掃舊內見別院牆壁多舊宮人題詠年久剝
落不可盡識其一署云媚蘭仙子書末二句猶可識云
寒氣逼人眠不得鐘聲殘月下斜廊字畫婉麗詞意淒
然 天都載

劉氏鴻書卷之七十一 終

鴻書

三卷七十一

乙

文史

第七十二卷

文史部

士詩

三言詩

賈逸

馬崑坡

競病二韻

分水驛

玉乳泉

陽羨寺

杜逸

湖州妓

馬戴之

再杜逸

陸羽泉

漢宮粧

比紅兒

貫休

三羅

韶陽樓

琵琶亭

楓橋

夢錄

木蘭花

鴻書

卷七十二目錄

一

平康里

詩歎

許飛瓊

王摩詰釋道猷

岳陽樓

劉綺庄

無名氏

金陵懷古

錢塘僧

河濱人

華清宮

桃花應制

孟管君墓

玉山道者

華嚴洞二絕

李赤

木蘭

寶蘇體

凌歊臺

觀潮

金鹽

七言絕

漁翁

寇準

宋庠

岳武穆

宗澤

六憶

鳳凰臺

東魯行

李白

李涉

胡釘鉸

望海潮

西湖咏

優詞

薛濤

金世界

湖上春歸

虞伯生

湘靈枝瑟

賜燈詞

除歲詩

瀟湘詩

咏菊

元夕詩二

思美人

又元夕二

禽言詩十一

田園雜興

金陵咏

三帖

六韻

梅聖俞

德興石刻

九言梅花

元君答詩

袁白燕

李西淮

文衡山

鴻書

卷七十一目錄

二

卷七十二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十一

文史部七

士詩

明 宣城劉氏鴻書

太史湯賓尹 刪正

幽怪錄載唐人三句詩一首云楊柳裊裊隨風急西樓美人春夢中翠簾斜捲千條入詹天雁寄友云桂樹蒼蒼月如霧山中故人讀書處白露濕衣不可去大鄴記賈島詩長江風送客孤館雨留人二句為平生之冠而其全集不載僅見于坡詩注所引唐詩逸

馬嵬坡題甚多惟杜全期一首極為婉麗楊柳依依水

鴻書

卷七十一

文史

拍堤春晴茅屋燕爭泥海棠正好東風惡狼籍殘紅襯馬蹄會昌中薛逢累遷巴州刺史人歌曰日出而耕日入而歸吏不到門夜不掩扉有孩有童願以名垂何以字之薛孫薛兒山堂肆考

梁曹景宗振旅凱入帝於光華殿宴飲聯句啟求賦詩不已帝令沈約付韻持韻已盡唯餘競病二字景宗便操筆斯而成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人何如霍去病梁書

建州崇安分水驛詩江南三月已聞蟬麥熟梅黃鵲作綿料得故園烟雨裏輕寒猶作勒花天○丹陽玉乳泉

詩騎馬出門三月暮楊花無奈雪漫天客情最苦夜難

度宿處先尋無杜鵑○陽羨溪寺詩碧雲亭上碧流飛

竟日迴環面翠微梅萼破香知臘盡柳稍含綠認春歸

風前古澗琴三疊雪後羣峰玉一圍遙想上人清太甚

水晶宮裏說禪機○杜牧之逸詩三月去還任一生焉

再遊含情碧溪水重上聚公樓詞海遺珠

湖洲妓周德華者劉采春女也唱禹錫柳枝詞云春江

一曲柳千條二十年前舊板橋曾與美人橋上別恨無

消息到今朝此詩甚佳而劉集不載麗情集

嚴羽卿云馬戴之詩為晚唐之冠薊門懷古云荆卿西

鴻書

卷七十一

文史

去不復返易水東流無盡時日暮蕭條薊城北黃沙白

草任風吹雅有古調至如猿啼洞庭樹人在木蘭舟雖

柳吳興無以過也丹鉛總錄

杜工部詩云三月雪連夜未應傷物華只緣春欲盡留

着伴梨花此詩舊集不載又寒食少天氣春風多柳花

又小桃知客意春盡始開花則今之全集遺逸多矣合璧事類

壁事類

湖廣景陵縣西塔寺有陸羽茶泉裴廸有詩云景陵西

塔寺蹤跡尚空虛不獨支公住曾經陸羽居草堂荒產

蛤茶井冷生魚一汲清冷水高風味有餘廸與王維同

時其詩自輞川倡和外無傳 丹鉛總錄

漢宮粧詩路入官家百步香隔簾初識漢宮妝直疑夢
到昭陽殿一簇輕紅洗淡黃 韓駒

唐人羅虬作鄜州從事賦比紅兒一解其辭曰花落塵

中玉墮泥香魂應上竈娘隄欲知此恨無窮處長倩城
烏夜夜啼 詞海遺珠

霜月夜徘徊樓中羗管催晚風吹不盡江上落殘梅此

貫休絕句也休在晚唐有詩名然無可取獨此首有樂
府聲調雖非僧家本色亦猶惠休之碧雲也○晚唐江

東三羅羅隱羅虬羅鄴也皆有集行世當以鄴為首如

鴻書

卷七十二

王

文忠

閨怨云夢斷南牕啼曉鳥新霜昨夜下庭梧不知簾外
如珪月還照邊庭到曉無南行云臘晴江暖鴈鵲飛梅
雪香沾越女衣魚市酒村相識徧短舡歌月醉方歸此
二詩隱與虬皆不及也

唐許渾夜宴韶陽樓詩待月江樓捲翠羅玉盤瑤瑟近

星河簷前碧樹窮秋密窓外青山薄暮多鵲鴒未知狂
客舞鴈鵲先讓美人歌使君不惜通霄醉刀筆初從馬

伏波○江州琵琶亭詩夜泊潯陽宿酒樓琵琶亭畔荻

花秋雲沉鳥沒事已往月白風清江自流 詞海遺珠

唐張繼楓橋夜泊詩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父對愁

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有一吟客更之

云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父對愁睡夜半鐘聲到客
船姑蘇城外寒山寺格律更嚴 筆談

張子原少有異才多異夢嘗作夢錄記夢中詩曰楚峽

巫嬌宋玉愁月明溪淨印銀鈎襄王定是思前夢又抱
霞衾上玉樓殆不類人間語也 堯山堂外紀

李義山遊長安宿旅客同坐客不知義山衆誇示所賦

水蘭花義山後成詩曰洞庭波冷曉侵雲日日征帆送
達人幾度水蘭舟上望不知花是此船身衆大驚詢知

是義山 古今詩話

鴻書

卷七十二

四

文忠

裴思謙及第後作紅箋名紙十數詣平康里因宿於里
中詰旦賦詩曰銀缸斜背解鳴璫小語偷聲喚玉郎從
此不知關隴貴夜來新染桂枝香 堯山堂外紀

唐求放曠疎逸方外人也吟詩有得書大瓢中後臥病

投瓢于江曰得之者方知吾苦心耳瓢至新渠江有識
之者曰此唐山人詩瓢也接得十纔二三題鄭處士隱

居云不信最清曠及來愁已空數點石泉雨一溪霜葉

風葉在有山處道成無事中酌盡一杯酒老夫顏亦紅

開成初進士許渾遊河中忽得病夢至崑崙見數人飲

招之至暮而罷賦詩曰曉入瑤臺露氣清座中惟有許
飛瓊塵心未盡俗緣在十里下山空月明他日復夢至
其處飛瓊曰何故顯余姓名於人間坐中即改爲天風
吹下步虛聲太平廣記

王摩詰逸詩輕陰閣小雨深院晝慵開坐看蒼苔色欲
上人衣來見重適畫跋沃州岩石刻晉釋道猷陵峯採
藥詩連峯數千里修林帶平津茅茨隱不見鷄鳴知有
人詞海遺珠

岳陽樓有張翊詩樓上元龍氣不除湖中范蠡意何如
西風萬里一黃鵠秋水半江雙白魚鼓瑟至今悲二女

鴻書

卷七十一

五

文史

浣紗何處吊三閭朗吟仙子無人識騎鶴吹簫上碧虛
薛濤逸詩聞說邊城苦如今到始知好將筵上曲唱與
隴頭兒

劉綺莊揚州送人詩唐詩中不載其詩曰桂楫木蘭舟
楓江竹箭流故人從此去速望不勝愁落日低帆影歸
風引棹謳思君折楊柳淚盡武昌樓○唐無名氏詩江

上送行人千山生暮氣謝安團扇上爲畫敬亭雲續南
部烟花錦

唐元微之與劉夢得韋楚客同會于白樂天舍各賦金
陵懷古詩劉滿飲一盃飲已即成其詩曰王濬樓船下

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千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幡出
石頭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如今四海爲
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白賢詩曰四人探驪龍子先獲
珠所餘鱗角何用耶三人于是罷吟山堂肆考

錢塘僧清順詩竹暗不通日泉聲落如雨春風自有期
桃李亂深塢○嘉祐河濱人網得一石刻詩曰雨滴空
階曉無心換夕香并梧花落盡一半在銀床

崔魯華清宮詩四首其一曰門橫金鎖闥無人落日秋
聲渭水濱紅葉下山寒寂寂濕雲如夢雨如塵其二曰
銀河漾漾月輝輝樓臺星邊織女磯橫玉叫雲天似水

鴻書

卷七十一

六

文史

滿空霜霰不停飛其三曰障掩金鷄蓄禍機翠華西拂
蜀雲飛珠簾一閉朝元閣不見人歸見燕歸其四曰草
遮回磴絕鳴鑾雲樹深深碧殿寒明月自來還自去更
無人倚玉闌干楊太史慎謂此詩精練奇麗遠出李義
山杜牧之上而散見于唐音及品彙漁隱叢語長安古
志中各載其一

唐中宗賞桃花應制凡十餘人最後一小臣一絕云源
水叢花無數開丹枝紅萼間青梅從今結子三千歲預
章仙游復摘來此詩一出群作皆廢中宗令宮女唱之
號桃花行然不知作者名唐詩百家皆不載天寶遺事

陳昭聘齊經孟嘗君墓詩云薛城觀舊跡征馬屢徘徊
盛德今何在惟餘長夜臺蒼茫空壘路顛頤古松栽悲
隨白楊起泪想雅門來泉戶無關吏鷄鳴誰爲開居東集
玉山一道者還家詩云春色闌珊四月天數聲啼鳥落
花前荷因有熱先擎葢柳爲無寒漸脫綿處處勸耕梅
子雨家家線繭竹籬烟憑誰寄語仙源客洞口雲深信
不傳

華巖洞世傳昔有桃花片濶寸許從洞中流出石壁有
詩二絕無名氏○巖前流水無人渡洞口碧桃花正開
東望蓬萊三萬里等閑歸去等閑來○跨鶴歸來不記

鴻書

卷七十二

七

文史

年洞中流水綠依然紫簫吹徹無人見萬里西風月滿
天名山記

李赤能詩欲元李白故自名李赤今觀姑蘇雜詠如丹
陽湖云天外賈客歸雲間片帆起龜遊蓮葉上烏宿蘆
花裏少女棹舟行歌聲逐流水詠謝公宅云竹裏無人
聲池中虛月白惟有清風間時時起泉石慈姥竹云翠
色落波深虛聲帶寒早不學蒲柳凋貞心中自保皆清
勁警拔新知錄

張博爲蘇州刺史植木蘭花於堂前嘗盛開宴客命卽
席賦之陸龜蒙後至乃連酌飲之徑醉強索筆題兩句

云洞庭波浪渺無津日日征帆送遠人頽然醉倒客讀
之莫詳其意既而龜蒙稍醒續曰幾度木蘭船上望不
知元是此花身遂爲絕唱吳錄

寶滔妻蘇氏名蕙字若蘭秦符堅時署滔爲秦州刺史
被徙流沙蘇氏思之織錦爲迴文詩以寄凡八百四十
字形如璇璣頗難繹誦有起宗道人者析爲七圖讀之
整若行陣得詩三四五六七言者二千七百餘首宛然
天成有此奇構亦有此奇悟東坡題金山寺云潮隨暗
浪雪山傾遠浦漁舟釣月明橋對寺門松徑小檻當泉
眼石波清迢迢遠樹江天曉藹藹紅霞晚日晴遙望四

鴻書

卷七十二

八

文史

山雲接水碧峯千點數鷗輕閭董廷欽臨清舟中次林
孝廉韻云君唱獨看重獻賦聚萍還喜共河清雲沉綠
柳波生影日囀嬌鶯谷亂聲文斗北瞻雙劍倚暖風薰
傍一琴鳴芬蘭味合應留醉碧水騰輝月夜明過滕道
中卽事云亭深憇處自行鞭樂酒呼僮速解錢鈴動達
簷風雨急劒懸高閣斗星連青青柳織鶯歌倦片片花
翻蝶舞便萍浪送隨雲影亂庭中幾度雁書傳皆迴文
體也吟壇赤幟此亦希觀太平御覽

凌歊臺在太平府黃山上宋武帝南遊建離宮於此唐
許渾詩云宋祖凌歊樂未回三千歌舞宿層臺湘潭雲

盡暮山出巴蜀雪消春水來行殿有基荒齋合寢園無
主野棠開百年便作萬年計巖畔古碑空綠苔臺截然
方石也高圍百尺千年古跡令人興思越五里荒原古
刹寺名無相我太祖起義濠梁渡江克采石磯駐蹕寺
中御製有詩龍興草莽詎知一統鴻基遂肇此乎閱元
碑寺本菴天順間重修立石併鐫御題於上成化末修
輯之迄今未百年傾圯乃爾壁間有題云玉輦曾過野
寺中皇言猶在翠華空斷碑世遠無人識落日鶯啼古
殿風頗有感慨

新知錄

枚乘觀濤數百言以爲天下奇觀其言汪洋橫溢洶湧

鴻書

卷七十二

九

文

萬狀殆所謂驅海濤於硯滴者歟蓋亦奇矣唐荆川觀
潮詩云雷鼓鞺鞳馮夷舞日車出沒鮫綃漾顧東橋觀
潮詩云玉龍氣湧澄江動雪練光搖大海寬閩中孫太
初觀潮詩云亂撼鼙鼓妖蛟舞倒捲銀山海日低皆佳
句可玩也

新知錄

近有士子作游女詩中一聯云不曾憐玉笋相競採金

鹽人多不解金鹽二字余近讀袁石經云五加皮一名

金鹽始知玉笋金鹽對極妙而初不合掌

謝氏詩源

世言詩能窮人唐太白山號謫仙然以藥府忤妃子卒
阨窮不振劉夢得坐種桃句黜連州白樂天坐新井篇

黜佐湓浦孟浩然賈闕仙等輩俱有能詩聲然以詩忤
明皇宣宗終坎凜州縣故言詩能窮人者是爲大驗予
謂詩不惟不能窮人且能達人今天窮閭挾策之士生
右文世病碌碌無以自表見爾使其能以詞藝達細瑣
之視而被華袞之褒則塗轍之升一歲九遷不爲銳孰
謂詩人例窮哉故參知政事西洛陳公諱與議少踴厲
不群篇籍之在世者無不讀既讀輒記不忘政和三年
以上舍解褐分教輔郡益沉酣書傳大肆於詩文天分
既高用心亦苦務一洗舊常畦徑意不拔俗語不驚人
不輕出也宣和中徽宗皇帝見其所賦墨梅詩善之亟

鴻書

卷七十二

十

文

命召對有見晚之嗟遂登冊府擢掌符璽而進用矣會
兵興搶攘避地湖廣泛洞庭上九嶷羅浮雖流離困厄
而能以山川秀傑之氣益昌其詩故晚年賦咏尤工縉
紳士庶爭傳誦而旗亭傳舍摘句題寫殆徧號稱新體
今天子夢想名士以臺郎召還益以詩文被簡注徧掌
內外翰年幾何遂以器業預政所謂詩能達人公殆其
一也彼有旌殿閣微涼之句者誠么麼不足道紹興壬
戌毗陵周公葵自柱史牧吳興郡剽裁豐暇集公詩離
爲十卷委僚屬酬校而命工刊板且見屬爲叙蓋將指
南後學亦以永公名於不腐在詩有之載色載笑匪怒

伊教又曰有匪君子終不可諶兮賢侯處心一舉而二

美具可無述哉是歲八月既望丹陽葛勝仲敘

帝庸作歌曰初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

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拜乎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

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瘠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

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挫哉股肱墮哉萬事隳

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李陵與蘇武云携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詩五言自陵

始

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湘江燃楚竹烟青日出不見人

欸乃一聲山水綠

寇準南浦詩春風入垂楊烟波漲南浦落日動離魂江

花泣微雨

宋庠詩一夜東風拂死墻晚來何處盛淒涼漢臯佩冷

臨江去金谷危樓到地香淚臉補痕勞懶隨舞臺收影

費鸞腸南朝樂府休賡曲桃葉桃根盡可傷

岳武穆湖南僧寺詩潭水寒生月松風夜帶秋殊繁僧

動人王禹玉丞相寄程公關詩云舞急錦腰迎十八酒

酣玉簫照東西樂府六么曲有花十八古有玉東西杯

其對甚新也

墨莊漫錄

華陰道有宗澤石刻絕句詩二首一云烟曉晃白初凝

雪日映爛斑却是花馬渡急流行小崦柳絲如織映人

家一云營茅作屋幾家居雲碓風帘路不紆坡側杏花

溪畔柳分明摩詰輞川圖

梁沈約休文有六憶詩蓋艷詞也其後少有效其體者

王全玉乃作宮體十憶詩李元膺愛其詞意宛轉且曰

讀之動人老狂不能已聊復效尤亦作十絕謂憶行憶

坐憶飲憶歌憶書憶博憶憶輦憶笑憶眠憶粧也其一曰

屏帳腰支出洞房花枝罕地領巾長裙邊遮定雙鴛小

只有金蓮步步香其二云倚上藤花闕面平繡裙斜綽

西羅輕踏青姊妹頻來喚鴛履食弓不意行其三云綠

蟻頻催未厭多帕羅香軟襯金荷從教弄酒春衫浣別

有風流上眼波其四云一串紅牙碎玉敲碧雲無力駐

晴霄也知唱到關情處緩按餘聲眼色招其五云纖玉

參差象管輕蜀牋小研碧憲明袖紗密掩嗔郎看學寫

鴛鴦字未成其六云小閣爭籌盡燭低錦茵圍坐玉相

欹嬌羞慣被諸郎戲袖映春葱出注遲其七曰漫注橫

波無語處輕攏小板欲歌時千愁萬恨關心曲却使眉

尖學別離其八云從來題目值千金無事羞多始見心

乍向客前猶掩歛不知已覺鉤深其九云泥嬌成困

月初長暫卸輕裙玉簾涼漠漠帳烟籠玉枕粉肌生汗
自蓮香其十云宮樣梳兒金縷犀釵梁永玉刻蛟螭眉
間要點雙心事不管蕭郎只畫眉其情致妍麗自非風
流才思者不能染指

玉臺新詠

李太白鳳凰臺詩首賢評爲千古絕唱余偶讀宋郭功
父詩得其和韻一首云高臺不見鳳凰游浩浩長江入
海流舞罷青娥同去國戰殘白骨尚盈丘風搖落日催
行棹潮擁新沙換故洲結綺臨春無處覓年年芳草向
人愁真得太白逸氣其母夢太白而生是豈其後身耶
有餘堂詩話

鴻書

卷七十二

李

文

李白浪跡山東最久東魯行云顧余不及仕學劍來山
東又云我以一箭書能取聊城功終然不受賞羞與時
人同別魯頌云誰道泰山高下却魯連節誰云秦軍衆
摧却魯連舌獨立天地間清風灑蘭雪天子還個儻攻
文繼前烈錯落石上松無爲秋霜折贈言鑲寶刀千歲
庶不滅

居東集

李白客魯酬中都小吏攜斗酒雙魚於逆旅見贈云魯
酒琥珀色汶魚紫錦鱗山東豪吏有俊氣手攜此物贈
達人意氣相傾兩相顧斗酒雙魚表情素雙鯉呀呷聲
鬚張撥刺銀盤欲飛去呼兒拂几雙刀揮紅肥花落白

雪飛爲君下筋一餐飽醉着金鞭上馬歸

居東集

李博士涉嘗適九江至皖之西忽逢大風鼓其征帆數
十人皆持兵仗闌入從者曰李博士船也其中豪首曰
若是李涉博士吾輩不須金帛但乞一詩李乃贈一絕
句豪首餞賂且厚李亦不敢却復覩斯人神情復異而
氣亦備焉因與訂淮揚佛寺之期而懷陸機之薦也李
君及至揚州遍歷諸寺遇一女子拜泣自謂宋態也宋
態者故吳興劉員外愛姬也

劉全白也

劉李有昔年之分因
有詩贈曰長憶雲仙至小時芙蓉頭上綰青絲當時驚
覺高唐夢惟有如今宋玉知又曰衡陽夜宴使君筵解

鴻書

卷七十二

李

文

語花枝在眼前一從明月西沉海不見嫦娥二十年李
君歎曰不見豪首而逢宋態成終身之幸後番禺舉子
李彙征客遊于閩越馳車至循州冒雨求宿田翁指草
氏之莊居韋氏乃杖履迎賓年已八十餘自稱曰野人
韋思明幸獲祇奉與李生談論或文或史淹留累夕彙
征善談而不能屈也對酒徵古今及詩語韋叟吟曰長
安輕薄兒白馬黃金羈李生還吟云昨日美少年今日
成老醜叟喟然曰老其醜矣少壯所嗤李復曰白髮有
前後青山無古今叟微笑曰白髮不遠於秀才何忽於
老夫邪叟復還吟曰此翁白頭真可憐憶昔紅顏美少

年於是共論數十家歌詩次及李涉絕句主人似醅稱其善矣彙征遂吟曰遠別秦城萬里游亂山高下入商州關門不瑣寒溪水一夜潺湲送客愁又曰華表千年一鶴歸丹砂爲頂雪爲衣泠泠仙語人聽盡却向五雲翻翅飛更乃吟二篇曰因韓爲趙兩遊秦十月永霜渡孟津縱使鷄鳴見關吏不知予也是何人又曰滕王閣上唱伊州二十年前向此遊半是半非君莫問好山長在水長流李生重詠贈豪客詩叟愀然變色曰老身弱齡不肖浪遊江湖交結奸徒爲不平之事及遇李涉博士蒙東此詩因而歛跡李公待愚擬陸士衡之薦戴若鴻書

卷七十一

誌

文史

思共主晉室中心藏焉遠隱羅浮山經於一紀李旣云不復再遊秦楚追惋今昔因乃潛然或持觴而醉反袂而歌云春雨瀟瀟江上村綠林豪客夜知聞相逢不用相迴避世上如今半是君

雲溪友議

列子終于鄭公墓在郊數謂賢者之跡而或禁其樵採焉里有胡生者性落魄家貧少爲洗鏡釘鉸之業條遇甘果名茶美醕輟祭于列禦寇之祠壘以求聰慧而思學道歷稔忽夢一人刀劃其腹開以一卷書置之於心腑及覺而吟咏之句皆綺美之詞所不得不由於師友也旣成卷軸尚不棄猥瑣之藝真得隱者之風遠近號爲

胡釘鉸太守名流皆仰矚之而門多長者或有遺賂必見拒也或持茶酒而來則欣然接奉其文略記數篇資其異論耳喜園田韓少府見訪一首忽聞梅福來相訪笑着荷衣不出草堂兒童不慣看車馬爭入蘆花深處藏又見鄭州崔郎中諸妓繡樣曰日暮堂前花藥嬌爭拈小筆上床描繡成安向春園裏引得黃鶯下柳條吟江際小兒垂釣曰蓬頭稚子學垂綸側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問遙招手恐畏魚驚不應人

雲溪友議

鴻書

卷七十一

志

文史

人家雲樹繞隄沙怒濤捲霜雪天塹無涯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重湖疊嶂清佳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釣叟蓮娃千騎擁高牙乘醉聽歌鼓吟賞烟霞異日圖將好景歸去鳳城誇此詞流播金主亮聞之矍然起投鞭渡江之想命畫工潛入臨安圖西湖揭軟屏間貌已像策馬吳山之顛題其上曰萬里車書盡會同江南豈有別疆封提兵百萬西湖上立馬吳山第一峰其時有謝厚者詠其事云誰把杭州曲子謳荷花十里桂三秋那知丹木無情物牽動長江萬里愁廬陵羅景綸云耆卿此詞乃逆亮送死媒也未

足深悵至於荷豔桂香粧點湖山清麗使士大夫流連歌舞忘顧中原是則可恨耳因和處厚詩云殺胡快劍是清謳牛渚依然一片龜却恨荷花留玉輦竟忘烟柳六宮愁西湖志

西湖咏見於古今者哀之無慮千首而短章孤咏散載冗籍者往往可誦試舉其佳者如武塘姚允言早春過西湖詩西子湖頭得早春淡烟微雨暗湖濱柳枝尚短不着水梅蕊未開先可人老境正憐諸事懶風光無奈一番新晴來且整登山屐遮莫鶯花笑客貧吳興畢天祐遊西湖三竺詩西風衫袖拂烟霞小轎昇來穩似車

鴻書

卷七十一

七

文史

三竺山藏金粟影兩峯天駕紫蓮花殘雲落日將軍墓鶴怨猿啼處士家惟有湖頭春色在紅舡烏榜載琵琶又錢懷古詩鳳凰山色老秋風萬戶笙歌落照中鐵甲屯江湖不上天星落海地俱空東南都會衣冠古吳越人家水土同惆悵錢唐江上月年年荆棘照遺宮嘉善姚廷輔遊西湖詩何處能消白晝閒西湖佳景畫圖間尊前醉客不在酒眼底可人惟是山十里香風花靄靄六橋春色草班班雷峰塔畔詩成後載得笙歌薄暮還嘉禾懷用和遊西湖次姚桂巖韻詩偷取紅塵半日閑朝來移席水雲間歌抽象筋敲烏几醉借蛾眉倚玉山

水檻曉烟催柳色石橋春雨過苔斑紅舷落日遊人散載得光風霽月還嘉禾姚公綬自錢唐門抵浙江驛望西湖諸峰詩不見湖山已七年湖光山色兩依然青鞵白踏芙蓉露畫梁誰衝翡翠烟目斷蘇堤新柳外僧歸竺國舊峰前丁寧春勿堂堂去有待重來醉管絃朱夢炎西湖詩萬戶烟消一鏡通水光山色畫圖中瑠樓燕子家家雨錦浪桃花岸岸風畫舫舞衣凝暮景繡簾歌扇露春紅蘇公堤上垂楊柳尚想從來試玉驄西湖志七言絕句唐人之作往往皆妙頃時王荊公多喜爲之極爲清婉無以加焉近人亦多佳句其可喜者不可殫

鴻書

卷七十一

八

文史

舉子每愛俞紫芝歲杪山中云石亂雲深客到稀鶴和殘雪在高枝小軒日午貪濃睡門外春風過不知舒信道村居云水遶陂田竹遶籬榆錢落盡槿花稀夕陽牛背無人卧帶得寒鴉兩兩歸崔鵬秋日卽事云秋草門前已沒韉更無人過野人家離離疎雨時聞雨淡淡輕烟不隔花又黃州道中云莫愁微雨落輕塵十里長亭未墊巾流水小橋山下路馬頭無處不逢春劉次莊桃花云桃花雨過碎紅飛半逐溪流半染泥何處飛來雙燕子一時銜在畫梁西僧如壁偶成云松下柴門晝不開只有蝴蝶雙飛來蜜蜂兩脾大如蠶應是山前花又

摧吳思道病酒云無聊病酒對殘春簾幙重重更掩門
惡雨斜風花落盡小樓人下欲黃昏又春霽云南國春
光一半歸杏花零落淡胭脂新晴院宇寒猶在曉絮欺
風不肯飛趙士揆登天清閣云夕陽低盡已西紅百尺
樓高萬里風白髮年年何處得只應多在倚欄中李去
言春晚云花瘦烟羸可奈何不關渠事鳥聲和無人掃
地驚孤夢分付輕紅上碧莎趙子雍春日云拂牀欹枕
晝初長好夢驚回燕語忙深竹有花人不見直應風轉
得幽香曾袞江樾軒書事云卧聽灘聲澌澌流冷風淒
雨似深秋江邊石上烏桕樹一夜水長到梢頭胡直孺

鴻書

卷七十二

九

文史

春日云暖風吹絮柳飛花睡起鈎簾日半斜四海隨人
雙燕子相逢處處作生涯曾仲成還家云疎林殘嶺起
昏鴉臘盡行人喜近家江北江南春信早傍籬穿竹見
梅花劉無極漾花池云一池春水綠如苔水上新紅取
次開閒倚東風看魚樂動搖花片却驚猜王性之山村
云家依溪口破殘村身伴渡頭零落雲更向空山拾黃
葉姓名那有世人聞陳去非秋夜云中庭淡月照三更
白露洗空河漢明莫遣西風吹葉落只愁無處著秋聲
如此之類不愧前人

墨莊漫錄

優詞樂語前輩以爲文章餘事然鮮能得體王安中政

和六年天寧節集英殿宴作教坊致語其誦聖德云蓋
五帝其臣莫及自致太平凡三代受命之符畢彰殊應
又云歌太平既醉之詩賴一人之有慶得久視長生之
道叅萬歲以成純可謂妙語也至放小兒隊詞云戢戢
兩髦已對襄城之問翩翩群舞却從沂水之歸放女童
詞云奏闋圃之雲謠已瞻天而獻祝曳廣寒之霓袖將
偶月以言歸益更工麗而切當矣安中之掌內制可謂
稱職凡樂語不必典雅惟語時近俳乃妙天軍節宴小
兒致語云五百里采五百里衛外并有截之區八千歲
春八千歲秋共上無疆之壽又正旦宴小兒致語云君

鴻書

卷七十二

十

文史

子有酒多且旨得盡群心化國之日舒以長對揚萬壽
孫近叔詣宣和春宴女童致語云黛耜載耕於帝籍廣
十千維耦之疆青圭往祓於高媒兆則百斯男之慶皆
爲得體然未若東坡元祐秋宴教坊致語云南極呈祥
候春分而老人見西夷慕義涉流沙而天馬來又春宴
致語云稍寬中具之憂一均湛露之澤方將翹冀群賢
而惡旨酒鼓吹六藝而放鄭聲雖白雪陽春莫致天顏
之一笑而獻芹負日各盡野人之寸心則又不可跂及
矣樂語中有俳諧之言一兩聯則伶人於進趨誦詠之
間尤覺可觀而警絕如石懋外州天寧節錫宴云飛碧

篆之爐煙薰爲和氣動紅鱗之酒面起作風波何安州
上元云五雲縹緲出危嶠於靈鼉九陌熒煌下繁星於
陸海暗塵隨馬素月流天如熙熙登春臺舉欣欣有喜
色孫仲益和州送交代云渭城朝雨寄別恨於垂楊南
浦春波眇愁心於碧草皆爲人所膾炙也 墨莊漫錄

薛濤字弘度成都樂妓也有姿色工詩翰嘗辟爲女校
書韋南康寵之贈詩云萬里橋邊女校書枇杷花下閉
門居掃眉才子知多少管領春風總不如元微之使蜀
嚴司空綬知微之之欲每遣薛往臨途訣別不敢挈行
泊登翰林以詩寄曰錦江膩滑蛾眉秀幻出文君與薛

鴻書

卷七十二

主

文史

濤言語巧偷鸚鵡舌文章分得鳳凰毛紛紛詞客皆停
筆箇箇若侯欲夢刀別後相思隔煙水萑蒲花發五雲
高元公既在中書論與裴晉公度子弟誤及第議出同
州及廉問浙東別濤已逾十載方擬馳使往蜀取濤乃
有俳優周季南李崇及妻劉採春自淮甸而來善弄陸
參軍歌聲徹雲篇詠雖不及濤而華容莫之比也元公
似忘薛濤而贈採春曰新妝巧樣畫雙蛾慢裏恒州透
額羅正面偷輪光滑笏緩行輕踏皺紋靴言辭雅措風
流足舉止低回秀媚多更有惱人腸斷處選詞能唱望
夫歌望夫歌者卽羅嘖之曲也 金陵有羅嘖樓 陳後主所建採春所

唱一百二十首皆當代才子所作五六七言皆可和者
其詞曰不喜秦淮水生憎江上船載兒夫婿去經歲又
經年借問東園柳枯來得幾年自無枝葉分莫怨太陽
偏莫作商人婦金釵當卜錢朝朝江口望錯認幾人船
那年離別日只道往桐廬桐廬人不見今得廣州書昨
日勝今日今年老去年黃河清有日白髮黑無緣閒向
江頭採白蘋常隨女伴賽江神衆中不敢分明語暗擲
金錢卜遠人昨夜黑風寒牽船浦裏安潮來打纜斷搖
櫓始知難採春一唱是曲閨婦行人莫不漣而且以榮
砧尚在不可奪焉元公求在浙江七年因醉題東武亭

鴻書

卷七十二

主

文史

此亭宋武帝所造 壯麗天下罕比焉 詩曰役役人間事紛紛碎簿書功夫
兩衙盡留滯七年餘病痛梅天發親情海岸疎因循未
歸得不是戀鱸魚盧侍郎簡求戲曰丞相雖不戀鱸魚
乃戀誰邪初娶京兆韋氏字蕙叢官未達而苦貧繼室
河東袁氏字柔之二夫人俱有才思時彥以爲佳耦初
韋蕙叢卒不勝其悲爲詩悼之曰謝家最小偏憐女嫁
與黔婁百事乖顧我無衣搜畫篋泥他沽酒拔金釵野
蔬充膳甘長藿落葉添薪仰古槐今日贈錢過百萬爲
君營興復營齋又曰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
雲復自會稽拜尚書右丞到京未逾月出鎮武昌是時

中門外構綈幕候天使送節次忽聞宅內慟哭使者曰
夫人也乃傳聞旌鉞將至何長慟焉袁氏曰歲杪到家
鄉先春又赴任寄情未半相見所以如此立贈柔之詩
曰窮冬到鄉國正歲到京華自恨風塵異常看遠地花
碧幢還照曜紅粉莫咨嗟嫁得浮雲婿相隨却是家袁
氏柔之答曰候門初擁節御苑柳絲新不是悲殊命唯
愁別是親黃鸞遷古木珠履徙清塵想到千山外滄江
正暮春元公與袁氏琴瑟和諧亦房帷之美也 雲溪友
議

徽宗遜位前一年中秋後在苑中賦晚間景物一聯云

鴻書

卷七十二

筆

文

日射晚霞金世界月臨天宇玉乾坤寫示宰臣甚謂得
意皆稱贊取對精切格韻高勝聖學非從臣可及然次
年戎馬犯順後國號金亦先兆金世界也 宋事

貢友初者貢師奉尚書族子也宣城人詩才清麗其
上春歸詩湧金門外柳如金三月不來成綠陰折得長
條入城去教人知道已春深吳山遊女詩十八姑兒淺
淡粧春衣初試柳芽黃三三五五東風裏去上吳山答
願香 西湖志

虞伯生寄鄧善之詩山雨不來喧靜夜汀雲猶爲護晴
朝一群青雀墻花老幾箇黃鸝苑樹遙那有深心期管

樂獨無高步接松喬未能逕去成飄忽且可相從慰寂
寥戴表元詩聞說西湖也自憐君行況是早春天六橋
水暖初楊柳三竺山深未杜鵑舊壁苔生尋舊刻新岩
茶熟試新泉城中諸友須相覓西蜀遺儒草太玄

錢起寓宿驛舍聞窓外有人曰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
青數遍起怪之後十年就試座主李暉試湘靈鼓瑟句
意久不屬遂以此二句結之乃中魁選詩全篇云善鼓
雲和瑟常聞帝子靈馮夷空自舞楚客不堪聽雅調愴
金石清音發杳冥蒼梧來暮怨白芷動芳馨流水傳湘
浦悲風過洞庭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 才鬼記

鴻書

卷七十二

諸

文

髻挽烏蠻試晚粧衫裁白氍學霓裳私邀女伴門邊立
不避燈光避月光 燈光月色滿金釵粉黛如雲偏六
街蹋盡香塵歸繡閣侍兒重換鳳頭鞋 鬪燈詞

樽酒淋漓半醉餘疎燈寂歷夜何如一行剛了牀頭曆
四壁聊齊架上書衰齒可堪時數換窮愁應與歲俱除
東風喜得春來准早有梅花慰索居 除夕

高廟在軍中喜閱經史操筆成文如元化自然征偽漢
瀟湘賦詩云馬渡溪頭首荷香片雲片雨渡瀟湘東風
吹醒英雄夢不是咸陽是洛陽 說海

高廟詠菊詩云百花發我不發我若發都該殺要與西

風戰一場遍身穿就黃金甲又詠雪詩云一片兩片三
四片五片六片七八片空中不見打羅人萬里江山都
是麵又詠扇面紅木樨云月官移就日官裁引得輕紅
入面來好向烟霄承雨露丹心一點爲君開堯山堂外紀

紫禁煙花一萬層鰲山雲裡見凌嶒繁星散作官中炬
明月來爲殿上燈○白馬金珂上死東六街歌舞散香
風豪遊已作三年夢愁對春燈此夜紅元夕

劉伯溫思美人詩曰雨欲來風蕭蕭披桂枝拂陵若繁
英隕鮮葉飄揚烟埃靡招搖激房帷發綺綃中髮膚惜

鴻書

卷七十二

五

文

寂寥思美人隔青霄水渺茫山岵嶢雲中鳥何脩脩欲
寄書天路遙東逝川不可邀芳蘭花日夜凋掩瑤琴閑
玉簫魂景景心搖搖望明月歌且謠聊逍遙永今宵堯山堂紀三字詩

中山孺子倚新妝鄭女燕姬獨擅場齊唱憲王春樂府
金梁橋外月如霜○細雨春燈月色新酒樓花市不勝
春和風欲動千門月醉殺東西南北人李獻吉元夕詩

金兵南下宋室播遷金沙潘武目擊中原之荼毒而爲
四禽言詩以寓慨焉辭意婉切可誦因錄之交交桑扈
交交桑扈桑滿牆陰三月暮去年蠶時處深閨今年蠶

時涉遠路路傍忽聞人採桑恨不相與携傾筐一身不
蠶甘凍死祇憶兒女無衣裳○不如歸去不如歸去家
在浙江東畔住離家一程遠一程飲食不同言語異今
之眷聚皆寇讎開口強笑心懷憂家鄉欲歸歸未得不
如狐死猶首丘○泥滑滑泥滑滑滑脫了繡鞋脫羅襪前

營上馬忙起行後隊搭駝疾催發行來數里日已低北
望燕京在天末朝來傳令更可怪落後行遲都砍殺○
鴉鵲鴉鵲鴉鵲鴉鵲帳房遍野仍前呼阿姊含羞對阿妹大
嫂揮涕看小姑一家不幸俱被虜猶幸同處爲妻帑願
言相憐莫相妬這箇不是親丈夫江浦張公瑄嘗作五

鴻書

卷七十二

五

文

禽言詩亦有意義行不得哥哥君意自不定妾心靡有
他黃花九折坂山水險惡多山險不容憶水險舟覆波
君心類此妾奈何行不得哥哥○子歸子歸高堂日將
暮故篋開彩衣子不歸待何時親歸子不歸欲養悔何
可追○姑惡姑惡新婦何曾自認錯人家有姑無此惡
姑生女作人婦姑不惡姑則樂○提胡盧提胡盧不愁
無酒賣只慮無錢沽但得有錢卽沽酒權貴門前嬾趨
走君不見隣翁了却官家租沽酒取樂一事無○喚起
喚起黑甜不及黃妳美五更莫恨鷄聲速日出高人睡
方足人子孝不色難鷄鳴起來問安先盥洗林馬公卿

所作四禽言詩亦可玩呱呱百鳥相隨婦與夫嗟我天陰便逐去誰忍天晴盡日呼○布谷布谷春風和春雨足此時不種那得熟嗟我獨催耕群鳥亦啄粟○八風八火八山看火嘗恐火來燒殺我燕雀爾何愚棟焚不知禍○瘦兒瘦兒我自錯當怨誰天長地遠兒不歸啼聲日夜無休期吻中流血毛羽摧人間後母不見之近張東海咏寒號蟲云得過且過飲啄隨時度朝暮得隴望蜀徒爾爲未知是福還是禍得過且過殊亦警策可誦 新知錄

鴻書

卷七十二

七

文

四民莫苦於農而務農亦自有樂地莆田康公太和以大司空歸田夷猶畎間作四時田園雜興詩各十二章可謂深得農家之樂而洞悉農家之苦者矣乃各摘其四章俾躬稼者誦之可以自適爲民父母者誦之以興思焉春日雜興曰前村水綠後山青主伯驅牛學耦耕日日農忙迷節序不知明日是清明舍葺茅茨門掩柴荒村不見賣人來春田水滿須蘆菴好辦青錢覓糞灰日煖風和淑氣催岸花含笑向人開女兒餉黍還嬉戲折得花枝插鬢來春日踏青溪上迴露滋芳草雨肥梅田苗秀出雲成陣村釀新蕪瓦作盃夏日雜興曰鋤禾當午汗成漿水面風來稷稻香跣足裸身猶苦熱

鴻書

卷七十二

六

文

濯池晞髮快生涼織絹初成復緝麻盡輸租稅入公家空餘田畔三弓地學種東陵五色瓜火輪西墜水東流浪暖波平滿滄溝田畝務閑生事定老農晏起更科頭乍雨乍晴變燠涼綠陰樹底鶴來雙三盃酒盡眠芳草丈五日高透短窗秋日雜興曰西北陰濃雨脚垂好風吹散晚晴宜連枷打穀忙如箭一日看雲十二時日照湖光掌樣平來朝未可定陰晴猶聞里正催租急長夜寥寥坐到明禾稼黃垂四野低沙鷗汀鷺晚飛飛築場有暇聊娛目笑看兒童學打圍歲時行樂在田家漫道殘生亦有涯皓月當空塲事畢斃開綠酒對黃花冬日雜興曰索綯當夜晝干茅破屋寒聲正寂寥何處朱門豪貴客紅爐煖閣坐吹簫夜叩柴門租吏催不聞蠲詔自天來殘冬欲燭寬期限沽酒市魚醉一迴野人放鶴自開籠栗烈寒飄雪入櫬藉草燒蓀眠正穩起看東海日初紅嫩藥香芽雪裏松烹來咀嚼勝甘醲田家自有清風味不羨膏粱卒歲供 新知錄金陵最稱佳麗天關北逼城卽鍾山周圍數十里翠壁丹峯峩嵒霄漢之表山麓卽太平堤遊人往來絡繹充斥隔堤卽玄武湖亦滌迴數十里其中芳洲浮水而出者有六樹木籠葱烟雲縹緲時方盛夏荷芰薈蔚藥苳

牽浮紅綠錯落雲水之湄極目無際我 朝鍾山爲

太祖陵寢玄湖貯版圖非公無敢側足焉近堤爲覆舟
山古松森踈奇石峻嶒沿太平壩里餘爲鷄鳴山殿閣
參差浮屠聳空蒼松瑰石丹青難就也陟巔望之盛槩
盡在月中山明水秀掩映如畫然每積陰零雨俯瀾湖
光往往有化龍魚騰擲波間風致良亦佳哉昔人蓋有
紀其勝者矣張曲江九齡詩曰南國更數世北湖方十
洲天清華林苑日宴景陽樓幕下迴仙騎峯傍駐綵旂
鳬鷺喧鳳管荷芰鬪龍舟七子陪詩賦千人和棹謳應
言在錦樂不讓橫汾秋風俗因紆幔江山成驛郵諸王

鴻書

卷七十一

元

文史

信不武孫叔是無謀佳氣日將歇霸功誰與修桑田東
海變麋鹿姑蘇遊否運爭三國康時劣九州山雖幕府
在館豈豫章留水淀還相閱菱歌亦故道雄圖不足問
唯想是風流蘇子瞻詩曰到郡席不暖居民空惘然好
山無十里遺恨恐他年欲款南朝寺同登北郭船朱門
收畫戟紺宇出青蓮夾道蒼髯古近人翠麓偏龍樓蟠
故國鳥爪寄層巔竹杪飛華屋松根泣細泉峰多巧障
日江遠欲浮天略釣橫秋水浮屠插暮烟歸來踏人影
雲細月娟娟泰州儲曜詩曰北山飛翠凝吾杯舟人舉
棹相徘徊城隅候舵踏水入船底軋軋聞春雷霜風吹

衣衣欲裂湖天決湊凝飛雪司空勸飲夕郎酬始覺微

酣生煩熱中流咫尺水盡開沙禽水鳥忘驚猜新州昨
夜梅花發暗香偏逐詩人來湖波爲帶城爲被冊府圖
書真得地却笑前朝建此都只將山水供游戲鍾山龍
蟠幾百里下有龍宮藏劒履山中老樹盡成龍夜夜飛
來飲湖水湖波只與銀河通背城一派垂晴虹栢梯高
寒石梁迴十洲三島蓬萊宮長堤隱隱湖心路堤上行
人日來去春風楊柳夏芙蓉換盡年光顏色故世間萬
事如雲烟湖光山色值依然不及湖中魚與鳥涵泳恩
波今百年楊廉夫詩曰鍾山突兀楚天西玉柱曾經御

鴻書

卷七十二

辛

文史

筆題雲擁金陵龍虎壯月明珠樹鳳凰樓氣吞江海三
山小勢壓乾坤五岳低華祝聲中人仰止萬年帝業與
天齊揚州左唐詩曰扁舟臨別岸景物亦奇哉野樹開
生長沙鷗信往來水浮塵世隔天遠畫圖開我欲爲招
隱何人愛草萊 新知錄

胡文穆記李白三帖其一乘興踏月西入酒家不覺人
物兩忘身在世外其二夜來月下卧醒花影零亂滿人
襟袖疑如濯魄於冰壺也其三樓虛月白秋宇物化於
斯憑闌身世飛動把酒自忘此興何極非太白不能道
簞滕偶談

紹興辛酉周煒隨侍之鄱陽至南康揚瀾左蠡失舟老
幼僅以身免小泊沙際俟易舟信步至山椒一寺軒名
重湖梁間一木牌老僧指示是乃蘇內翰留題登榻觀
之卽八月渡重湖蕭條萬象疎秋風片帆急暮靄一山
孤許國心猶在康時術已虛岷峨千萬里投老得歸無
詩也字欲漫尚可讀僧云以所處深險人跡不到故留
至今然律詩而用兩韻卽於能詩者曰詩格不一如李
誠之送唐子方亦兩押山難字韻政不必拘也而坡岐
亭詩凡二十六句而押六韻或云無此格韓退之有雜
詩一篇二十六句押六韻清波雜志

鴻書

卷七十一

幸

文獻

宣城梅聖俞詩工於平淡自成一家如東溪云野鳬眠
岸有閑意老樹着花無醜枝山行云人家在何處雲外
一聲雞春陰云鳩鳴桑葉吐村暗杏花殘杜鵑云月樹
啼方急山房人未眠似此等句須細味之方見其用意
也漁隱叢話

德興邑廨有石刻二詩云仕宦之身天涯海畔商賈之
身南州北縣不如田舍長拘見面門無官府身卽彊健
麻麥徧地豬羊滿園不知金貴惟聞粟賤夏絹新衣秋
米白飯田事既了官稅早辦安穩眠睡直千直萬我田
我地我桑我梓只知一村不知千里我饑有糧我渴有

水百里之官得人生死孤兒寡婦一張白紙入着縣門
冤者有理上官不嗔民卽歡欣上官不富民免辛苦生
我父母養我明府苗稼妻妻易東島西父母之鄉天子
馬蹄沙隨先生過豫章之進賢手書於旅舍後三十年
門人程迴授邑于茲既受代始於郡中得之而真蹟不
復存矣遊宦紀聞

元天目山釋明本中峯有九言梅花詩云昨夜東風吹
折中林梢渡口小艇滾入沙灘幻野樹古梅獨卧寒屋
角疎影橫斜暗上書窗敲半枯半活幾個癡情欲開
未開數點含香苞縱使畫工奇妙也縮手我愛清香故

鴻書

卷七十一

幸

文獻

把新詩嘲後楊慎作云玄冬小春十月微陽回綠萼梅
藥發傍南枝開折贈未寄陸凱龍頭去相思忽到盧仝
窓下來歌殘水調沉珠明月浦舞破山香碎玉凌風臺
錯認高樓三弄叫雲笛無奈二十四番花信催盧仝
茶縻花詩云天將花王國豔殿春色茶縻洗粧素顏相
追陪絕勝濃英綴枝不韻李堪友橫斜照水攪先梅瑤
池董雙成浴香肌露竹林嵇叔夜醉玉山頽風流何事
不入錦囊句清和天氣直挽青陽回亦九字律也詩亦
有思致以李花爲不韻其切體物前人亦未道破者

升菴文集

元君既遁復留兵開平猶有覬覦之志太祖遣使馳書
明示禍福因答詩曰金陵使者渡江來漠漠風烟一道
開王氣有時還自息皇恩何處不昭回信知海內皆王
土亦喜江南有俊才歸去誠心煩爲說春風先到鳳凰
臺

袁凱詠白燕詩云故國飄零事已非舊時王謝見應稀
月明漢水渾無影雪滿梁園尚未歸柳絮池塘香入夢
梨花庭院冷侵衣趙家姊妹多相妬莫向昭陽殿裏飛
凱元人也國初入仕籍首二句感慨中二聯形容婉盡
末有風刺詠物者當以爲法庶意味深長而讀者感動
鴻書

新和錄

卷七十二

韋

文史
五

李西涯先生在內閣時詩云六年書詔掌泥封紫閣春
深近九重塔日暖思吟芍藥水風涼憶種芙蓉登臺未
買黃金駿補袞難成五色龍多病益愁愁轉病老來歸
興十分濃音節渾厚雄壯不待雕琢隱然有臺閣氣象
此其所以難及也至於樂府尤妙其題與句篇篇自有
新意古人所未道者

詩話

文衡山不就寧藩之徵有病起遣懷二律潦倒儒冠二
十年業緣仍在利名間敢言冀北無良馬深愧淮南賦
小山病起秋風吹白髮雨中黃葉瑣松關不妨窮巷頻

回轍消受香爐一味閑經時卧病斷經過自撥開愁對
酒歌意外紛紜知命在古來賢達患名多千金逸驥空
求骨萬里冥鴻肯受羅心事悠悠那復識白頭辛苦復
儒科

天都載

劉氏鴻書卷七十二終

鴻書

卷七十二

韋

文史
五

第七十三卷

文史部

女詩

湘妃廟

踏春曲

陌上桑

醜面詩

醉公子詞

盛小叢

文選句

徐月英

盈川姪女

薛濤

破錢詩

縫衣詩

桐葉詩

荊公女

用脩嬪

孟淑卿

趙鸞鸞五首

花蕊夫人

卓文君六條

鴻書

卷七十三目錄

一

書法

蒼頡兄弟

四目

鬼哭

真草書

五雲體

弟子逸少

隸書

鐵門限

絕楷法

王羲之

未暇草書

書第一

戈字逼真

右軍遺跡

常侍登牀

懷素

至寶

篋筭之珍

換鵝

投江公

本朝書名

詩翼

名家書評

文訣附書厄

三易三上三多 三焚草

苦吟

焚書

科斗書

改隸字

鬼名

燒東宮圖籍

破爛朝報

聖意

卷七十三目錄終

鴻書

卷七十三目錄

二

劉氏鴻書卷之七十三

宣城劉仲達 纂輯

文史八

太史湯賓尹 刪正

女詩

有客泊湘妃廟前夜半偶見輿衛入廟中置酒鼓瑟殆明隱隱絕水浮空去因入廟見題詩墨未乾云碧杜紅蘅縹渺香水絲彈月弄新涼峰巒向曉渾相似九處堪疑九斷腸 名山記

邢鳳之子夢一婦人歌踏去曲踏陽春人間二月雨和塵陽春踏盡秋風起愁盡人間白髮人 詞海遺珠

鴻書

卷七十三

文

陌上桑三解其一云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樓中有好女自名為羅敷羅敷喜養蠶採桑城南隅青絲為籠紫桂枝為籠鉤頭上鬢鬢耳中明月珠網綺為下裙紫綺為上襦行者見羅敷下擔捋髭鬚少年見羅敷脫帽着幘頭耕者忘其犁鋤者忘其鋤歸來相怒怨但坐觀羅敷其二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使君遣使往問是誰家姝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羅敷年幾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頗有餘使君謝羅敷寧可共載不羅敷前致辭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其三云東方千餘騎夫婿居上頭何用識夫婿白馬從驪駒素絲

繫馬尾黃金絡馬頭腰中鹿盧劍可直千萬餘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千侍中郎四十專城居為人潔白哲廉頗有指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趨坐中數千人皆言夫婿殊 王肩

虞世南著史略云北齊盧士深妻崔林義之女有才學春日以桃花和雪與兒積面云取紅花取白雪與兒洗面作光悅取白雪取紅花與兒洗面作妍華取雪白取花紅與兒洗面作華容 歲時紀勝

唐人醉公子辭云門外獨兒吠知是醉郎至刻轡下香堦冤家今夜醉扶得入羅帷不肯脫羅衣醉則從他醉

鴻書

卷七十三

文

還勝獨睡時 執林學山

唐效盛小叢突三臺詩鴈門山上鴈初飛馬邑欄中馬正肥日旰山西逢驛使殷勤南北送征衣此詩唐詩中不載惟見于樂府詩集然亦佚其姓氏

韋蟾廉問鄂州罷賈僚祖餞贍書文選句云悲莫悲兮生別離登山臨水送將歸以殘毫授賓從請續其句有妓泫然起曰某不才不敢染翰欲口占兩句韋大驚異令隨念云武昌無限新栽柳不見楊花撲面飛坐客無不嘉嘆 談賓

江淮間娼徐月英送人詩曰惆悵人間萬事違兩人同

去一人歸生憎平望橋邊水忍照鴛鴦相背飛北夢瑣言

楊盈川姪女曰容華爲新粧詩曰宿鳥驚眠罷房櫳乘曉開鳳釵金作縷鸞鏡玉爲臺粧似臨池出人疑月下筆記來自憐終不見欲去復徘徊

聞說邊城苦如今到始知詩延上曲唱與隴頭兒此薛濤在高駢宴上聞邊事府也有諷諭而不露得詩人之妙元白流紛紛停筆清有詩集然不載此詩

毗陵郡士人家一女姓李氏方年十六歲頗能詩甚有佳句吳人多得之有拾得破錢詩云半輪殘月掩塵埃

鴻書

卷七十三

三

文

依稀猶有開元字暗想清光未破時買盡人間不平事代醉編

縫衣詩自太宗宮人孟浩然後鮮親佳者近惟謝幼睿一首字字精工詩曰懶向粧臺理曉粧爲郎獨自製衣當金針入處心俱痛素線牽時恨共長霜戶敢辭纖手冷芸窓思貼弱肌香縫成不怪無鴻鴈贏得宵來覆妾床玄散堂詩話

侯繼圖徵時曾秋日於大慈寺樓上倚闌忽秋風四起有大桐葉飄墜上有詩云拭翠歛雙蛾爲鬱心中事榻筆下庭除書作相思字此字不書名此字不書紙書向

秋葉上願逐秋風起天下有心人盡解相思死侯貯巾篋五六年方與任氏爲姻常念此詩任氏曰此是妾作在左綿時書此爭得在君侯以今書校之葉上無異山堂外紀

王荊公女適吳丞相之子封長安君者能詩嘗見親族嬭女有服者帶白羅繫頭子者因戲爲詩云香羅如雪縷新裁惹住烏雲不放回還似遠山秋水際夜來吹散一枝梅其姑丞相魚軒李氏侍從徐宥之女也亦能文有詩云絮如柳陌三春雨花落梨園一笛風百尺玉樓簾半掩夜深人在水晶宮皆嬭人之絕有才思者墨莊漫錄

鴻書

卷七十三

四

文

楊用修婦亦有才情楊父成滇中婦寄一律云鴈飛曾不到衡陽歸字何由寄永昌三春花柳妾薄命六詔風烟君斷腸日歸日歸愁歲暮其兩其兩怨朝陽相聞空有刀環約何日金雞下夜郎欣賞編

孟氏淑卿詩對鏡清晨對鳳奩含情強裝束既已命如塵何須顏似玉西施館娃宮裏管弦清豔質裝成百媚生只教夫差長夜歎可憐不解報朝盈楊妃菊霓裳舞罷小腰肢低首臨風幾許思莫怪姿容太妖冶半緣杯酒半燕支觀蓮美人圖綠槐蟬靜日偏長懶熱金爐百

和香莫摘池中蓮子看箇中多半是空房春閨圖粧樓
倚倦怯啼鴉寶髻慵簪茉莉花蝶粉蜂黃渾褪却不應
人尚在天涯贈妓石榴裙子稱纖腰唱徹新聲換玉蕭
背倚東風偷拭淚爲誰腸斷爲誰嬌說聽增紀

趙鸞名妓也作閨房謠詠五首曰擾擾香雲濕未乾

鴉翅蠟翼光寒側邊斜插黃金鳳粧罷君王帶笑看

螺子黛春山畫出自精神柳眉○銜盃微動櫻桃頰咳

唾輕飄茉莉香曾見白家樊素口瓠犀顆顆綴榴房檀

○粉香汗濕瑤琴軫春逗酥融白鳳膏浴罷檀郎們

鴻書

卷七十三

事

弄處露華涼沁紫葡萄酥乳○纖纖軟玉削春蔥長在

香羅翠袖中昨日琵琶絃索上分明滿甲染猩紅纖指

形管遺編

桂吐兩三枝蘭開四五葉是時君不歸春風徒笑妾花

蕭夫人集

卓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肌膚柔滑

如脂十七而寡爲人放誕風流故悅長卿之才而越禮

焉及長卿將聘茂陵人女爲妾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

長卿乃止體如山上雪皎如雲間月聞君有兩意故來

相決絕○平生共城中何嘗斗酒會今日斗酒會明日

溝水頭蹀躞御溝上溝水東西流○郭東亦有樵郭西
亦有樵兩樵相推與無親爲誰驕○淒淒重妻妻嫁娶
亦不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竹竿何嫋嫋魚尾
何離從男兒欲相知何用錢刀爲鉉如馬噉其川上高
士嬉今日相對樂延年萬歲期紅白桃花詞○道是梨
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與紅紅別是東風情味曾
記曾記人在武陵微醉形管遺編

書法

傳載蒼頡兄弟三人一造三國字一造天宮字李爲頡
造華字

鴻書

卷七十三

本

文

史皇氏倉帝名頡生而四目出野史即能書及長登陽

虛山臨玄扈洛水之汭靈龜負書丹甲青文倉帝受之

遂窮天地奎星圓曲龜文鳥羽山川指掌指而勅文字

文字成天爲雨粟鬼爲夜哭史傳注

真書難於飄揚草書難於嚴重大字難於結密小字難

於寬綽志林

古者書名破真從草取其便於書記難於模倣唐書曰

韋邕公陟每書陟字自號五雲體俗浸相緣率以爲常

事物紀原

衛夫人名櫟字茂漪晉汝陰太守李矩妻善鍾法能正

書嘗與支法師書云衛稽首和南近奉勅寫急就章遂不得與師書耳但衛隨世所學規摹鍾繇歷多載年廿著詩論草隸通解不能工呈衛有一弟子王逸少甚能學衛真書咄咄逼人筆勢洞精字體適媚師可詣晉尚書館書耳仰憑至鑒大不可言弟子李氏衛和南

管遺編

下邳程邈本秦獄吏得罪繫雲陽獄初善大篆覃思十年增減大篆去其繁複而為隸上於始皇始皇善之為隸人佐書故名隸書又曰佐書秦之權量所刻是也不為體勢與漢款識篆文相類非有挑法之隸也

鴻書

卷七十三

七

文

僧智永王右軍七代孫名法極住會稽嘉祥寺常居閣上臨書三十年所退筆頭置之於大竹簾簾受一石餘而五簾皆滿人來求書戶限為之穿穴因以跌暴之人謂之跌門限

山堂肆考

魏明帝立凌霄觀誤先釘榜乃籠盛草誕輓轆長繩引上使就題署去地二十五丈誕甚危懼既下頭髮皓然因誠兒孫絕此措法

翰墨盛事

右將軍王羲之七歲善書十二得其父曠用筆秘法不盈朞月書大進衛夫人語太常王榮曰此兒必見用筆訣也妾近見其書便有老成之意因流涕曰此子必蔽

吾名嘗書祭北郊文久乃削之筆入木三分三十三書蘭亭序三十七書黃庭經訖空中有語卿書感我而况人乎羲之書多不一體常遊天台還會稽上洞庭題柱為一飛字有龍爪之形因之謂龍爪書

羊欣筆陣圖

書披集

弘農張伯英善草書每下筆必為楷則云匆匆未暇草書

鴻書

卷七十三

八

文

卿善為詞然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太平御覽

太宗工隸書師虞世南常患難于戈法一日書戢字乃空其落命世南填之帝以示魏徵曰朕學世南似盡其法卿看之徵曰天筆臨萬象不能逃其形非臣下所可擬倫仰觀聖作惟戢戈字逼真上笑公藻識

中宗神龍元年上謂鳳閣侍郎王方慶曰卿家多書合有右軍遺跡方慶曰臣十代再從伯祖羲之書先有四十餘紙貞觀十二年太宗購求先臣並以進訖惟有一卷見在今臣進訖臣十一代祖導十代祖洽九代祖珣八代祖曇首七代祖僧綽六代祖仲寶五代祖鸞高祖

規曾祖褒并九代三從伯祖晉中書令獻之以下二十八人書共十卷並進上御武成殿示羣臣仍令中書舍人崔融爲寶章集以敘其事復以集賜方慶舉朝爲榮

唐語林

唐太宗貞觀十四年自作真草書屏風以示羣臣筆力遒勁爲一時之絕嘗謂朝臣曰書學小道初非急務時或留心猶恐棄日凡諸藝業未有學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怠不能專精耳又云吾臨古人之書殊不能學其形勢惟在其骨力及得骨力而形勢自生耳嘗召三品已上賜宴于玄武門帝操筆作飛白書衆臣乘酒就

鴻書

卷七十三

九

文

太宗手中相競散騎常侍劉洎登御牀引手得之其不得者咸稱洎登牀罪當死請付法帝笑曰昔聞婕妤辭

羣今見常侍登牀

尚書校定

僧懷素曰學無師授如不由戶而欲出乃師金吾兵曹錢塘鄔彤謂之曰草書古勢多矣惟太宗以獻之書如凌冬枯樹寒寂勁硬不置枝葉張史亦謂彤曰孤蓬自振驚沙坐飛余師而爲故得奇惟凡草聖盡於此矣懷素不復應對但連叫數十聲曰得之矣經歲餘辭去彤又曰草書豈牽似古叙脚勉旃至晚歲顏太師以懷素爲同學鄔兵曹弟子問曰夫草書於師授之外須自得

之張長史觀孤蓬驚沙之外見公孫大娘劍器舞始得低昂迴翔之狀未知鄔兵曹有之乎懷素對曰是古叙脚爲草書豈牽之極真卿之微笑經歲不言懷素入辭去真卿曰師豈學古叙脚何如屋漏痕懷素抱顏公脚唱賊久之真卿徐問曰師亦有自得乎對曰夏雲多奇峰夏雲因風變化初無定勢又遇壁折之路一一自然顏公曰噫草聖淵妙代不乏人可謂聞所未聞之旨矣懷素俗姓錢伯祖惠融禪師亦學書故鄉中號爲大錢師小錢師

初潭集

趙孟堅字子固嘗得蘭亭真本於晉川甚喜乘夜回嘉

鴻書

卷七十三

十

文

興權至昇山大風覆舟子固立淺水中手持蘭亭示人曰帖在此餘不足介意因題八字於卷尾云性命可輕至寶是寶

輟耕錄

張長史釋褐爲蘇州常熟尉任後旬日有老父持狀判去不數日復至乃怒而責曰敢以閑事屢擾公門老父曰其實非論事但觀公筆跡奇妙貴爲篋笥之珍耳長史異之因詰其何得愛書答曰先君愛書兼有著述長史取視之曰信天下工書者也自是備得筆法

魯直戲東坡曰昔右軍書爲換鷄字近日韓宗儒性饕餮每得公一帖於殿帥姚麟家換羊肉數斤可名公書

為換羊書矣公在翰苑一日以生辰製誤紛冗宗儒繼
次作束以圖報書來人督索甚急公笑曰傳語本官今
日斷屠代辭編

米元章在真州嘗謁蔡攸於舟中攸出右軍王略帖示
之元章驚嘆求以他畫易之攸有難色元章曰公若不
見從某不復生即投此江死矣因大呼撼船舷欲墮攸
遂與之何氏語林

海岳以書學博士召對上問本朝以書名世者數人海
岳各以其人對曰蔡京不得筆蔡卞得筆乏逸韻蔡襄
勒字黃庭堅描字蘇軾畫字上曰卿書何如曰臣書刷

鴻書
字長公外紀

卷七十三

十一

文

王羲之蘭亭序僧智永弟子辨才嘗于寢房伏梁上鑒
為閣檻以貯蘭亭保惜貴重於師在日貞觀中羲之真
草書帖構募備盡唯未得蘭亭尋討此書知在辨才之
所乃敕諸師入內道場供養恩養優洽數日後因言次
乃問及蘭亭方便善誘無所不至辨才確稱往日侍奉
先師實常獲見自師沒後薦經喪亂墜失不知所在既
而不獲遂放歸越中後又敕追辨才入內重問如此者
三度竟靳固不出上謂侍臣曰右軍之書朕所偏寶就
中逸少之蹟莫如蘭亭求見此書勞於瘡痍此僧耆年

又無所用若得一智略之士設謀計取之必獲尚書左

僕射房玄齡曰臣聞監察御史蕭翼者梁元帝之曾孫

今貫魏州莘縣負才藝多權謀可充此使必當見獲太

宗遂召見翼奏曰若作公使義無得理臣請私行詣彼

須得二王雜帖三數通太宗依給翼遂改冠微服至洛

潭隨商人船下至越州又衣黃衫極寬長潦倒得山東

書生之體日暮入寺巡廊以觀壁畫過辨才院止于門

前辨才遙見翼乃問曰何處檀越翼就前禮拜云弟子

是北人將少許蠶種來賣歷寺縱觀幸遇禪師寒溫既

畢語議便合因延入房內即共圍棋撫琴投壺握壺談

鴻書

卷七十三

十一

文

說文史意甚相得乃曰白頭如新傾蓋如舊今後無形
跡也便留宿設酒果等酣樂之後請賓賦詩辨才探得
來字韻其詩曰初醞一缸開新知萬里來披雲同落莫
步月共徘徊夜久孤琴思風長旅鴈哀非君有秘術誰
照不燃灰蕭翼探得招字韻詩曰邂逅款良宵殷勤荷
勝招彌天俄若舊初地豈成遙酒蟻傾還泛心後躁似
調誰憐失羣翼長苦業風飄彼此諷味恨相如之晚通
霄乃去辨才云檀越閑即更來翼乃載酒赴之與後作
詩數經旬朔翼示師梁元帝自畫職貢圖師嗟賞不已
因談論翰墨翼曰弟子先傳二王楷書法弟子自幼來

耽耽今亦數帖自隨辨才欣然曰明日可把來看翼依期而往出其書以示辨才辨才熟詳之曰是即是矣然未佳善也貧道有一真跡頗足殊常翼曰何帖才曰蘭亭翼笑曰數經亂離真跡豈在必是響楊僞作耳辨才曰禪師在日保惜臨亡之時親付於吾付受有緒那得參差可明日來看及翼到師自於屋梁上楹內出之翼見訖故駁瑕指類曰果是響楊書也紛競不定自示翼之後更不復安于伏梁上并蕭翼二王諸帖並借留置丁几案之間辨才時年八十餘每日於窓下臨學數遍其老而篤好也如此自是翼往還既數童弟等無復猜

鴻書

卷七十三

十三

文

疑後辨才出赴汜橋齋翼遂私來房前謂童子曰翼遺却帛子在牀上童子卽爲開門翼遂於案取得蘭亭及御府二王書帖便起永安驛告曰我是御史奉敕來此今有墨敕可報汝都督知都督齊善行聞之馳來拜謁蕭翼因宣示敕旨具告所由善行走使人召辨才辨才仍未還寺遽見追呼不知所由又遣云侍御須見及師來見御史乃是房中蕭生也蕭翼報云奉敕遣來取蘭亭蘭亭今已得矣故喚師來別辨才聞語絕倒良久始蘇翼便馳驛南發至都太宗大悅命供奉楊書人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真等四人各舉榻數本以賜皇太

子諸王近臣貞觀二十三年聖躬不豫幸王華宮含風殿臨崩謂高宗曰吾所得蘭亭可與我將去後隨仙駕入玄宮矣今趙模等所榻在者一本尚直錢數萬也

書要錄

王僧虔書猶如楊州王謝家子弟縱復不端正奕奕皆有一種風氣王子敬書如河朔少年皆悉克悅舉體皆拖而不可耐羊欣書似婢作夫人雖知遇位舉止羞澁終不似真阮研書如貴曹失品不復排斥英賢也王羲同書如晉安帝非不處尊位而都無神明殷均書如高麗人抗浪乃不有意氣而姿顏自足精神徐淮南書如

鴻書

卷七十三

十四

文

南岡士夫徒尚風軌而不寒乞陶隱居書如吳興小兒形狀雖未長成而骨氣峭盛吳休尚書如新亭僧父一注似楊州人共語語便態出柳彥書如深山道士見人便欲退縮曹喜書如經論道士言不可絕王右軍書字勢雄逸如龍跳天門虎卧鳳閣故歷代寶之永以爲訓蔡邕書骨氣洞達爽爽如有神力程廣平書如鴻鶴弄翅顏頤布置紅雲之見白日蕭思詰書如舞女低腰仙人咲樹李鎮東如芙蓉之暎日文綵之鏤金桓玄書如快馬逐陣隨人曲屈豈須文譜范懷約真書有力草行無功故知簡牘非易皇象書如文鸞彩鳳孤飛獨舞孔

琳書如散花空中流行自得李岩書如鏤金素月屈玉
自照薄紹書如龍遊九霄繾綣可愛崔子玉書如危峰
阻日孤松一枝邯鄲淳書應規入矩方圓乃成師宜官
書如鵬羽未竟舉翮而自遊梁鵠書如龍威虎振劍拔
弩張張伯英書如武帝愛道馮虛欲仙衛恒公書如插
花舞女援鏡咲春索靖書如飄風忽舉驚鳥乍飛鍾繇
書如雲鶴遊天羣鴻戲海行間茂密實難輕過米元章
採隋唐至本朝得一十四家續之僧智永書經氣骨清
健大小相雜如十四五貴曹娥性方循繩墨忽越規矩
褚遂良書如熟馭戰馬舉動從人而別有一種驕色虞

鴻書

卷七十三

十五

校

世南如學休粮道士神定雖清而體氣疲困歐陽詢如
新痊病人顏色憔悴舉動辛勤柳公權如深山道士修
養已成神氣清健無一點塵俗顏真卿如項羽掛甲樊
噲排突便弩欲張鉄柱將立昂然有不可犯之色李邕
如乍富小民舉動屈強禮節生疎徐皓如蘊德之人動
容溫厚舉止端正敦尚名節體氣純白王子敬醉中信
筆頗有沓拖風氣沓拖字雖出文選而隋僧智果論書
云王僧虔書如謝家子弟縱不端正奕奕皆有一種風
氣王子敬書如河朔之少年皆風流也舉體沓拖而不
可耐矣

文訣附書厄

魏文帝云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
盡榮樂止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
沈約曰文章當從三易易見字易識字易讀誦也顏氏家訓
作文有三上馬上枕上廁上歸田錄學者當取三多看讀
多持論多著述多談苑

全子樓爲文則入自課庵一文必三草十年後悟其淺
近盡付於火生平凡三焚文集初潭集

苦吟孟浩然眉毫盡落裴祐袖手衣袖至穿王維至走
入醋甕

鴻書

卷七十三

十六

校

秦人焚書孝經爲河間人顏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之
凡十八章

自秦燒詩書經典淪缺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舊宅
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已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
斗書漢書秘之希有見者于時聞堂上有金石絲竹之
音乃不壞矣水經註

始皇既焚書改古文爲大篆及隸字國人多謗怨秦苦
天下不從更召諸生至者皆拜爲凡七百人乃密令冬
月種瓜詔下博士諸生說之人人各異乃命就視之先
爲伏機諸生方相難不能決因發機從上填之以土而

歷之終乃無聲 古今奇字序

人或勸柳津聚書津曰吾嘗請道士上章驅鬼安用此鬼名耶

初太子夢侯景作秦始皇占者云此人復欲焚書景入太子募燒東宮圖藉焚夢則應焉 三國典略 宋王荆公不好春秋目之曰破爛朝報

世祖至元十九年帝師亦憐真死荅兒麻八刺乞列嗣初土番人八思巴者相傳自其祖朶果亦以其法佐國王朝西域十餘世八思巴生七歲誦經數十萬言能約通其大義國人號之聖童年十五謁帝于潛邸與語大

鴻書

卷七十三

十七

宋史

悅日見親幸中統元年帝即位尊為國師授玉印命製蒙古新字字成上之其字僅千餘其母凡四十有一其相關紐而成字者則有韻關之法其以二合三合四合而成字者則有語韻之法而大要則以諸聲為宗至元六年詔頒行天下凡璽書頒降並用蒙古新字各以其國字副之遂升號八思巴曰大寶法王十一年請告西還乃以其弟亦憐真嗣焉十六年八思巴死詔贈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真智佑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亦憐真嗣凡六歲至是死復以荅兒麻八刺乞列嗣立自是每帝師一人死

必自西域取一人為嗣終元世無改焉 元史本末

劉氏鴻書卷

七十三

鴻書

卷七十三

宋史

宋史

第七十四卷

身體部

身體總論

胎月

六餘

脉氣

肖天地

鬚髮眉

三尸九蟲

天皇氏

心相見目

行詩圖

五官鬚

鬚龍

謝靈運

李光弼母

主鬚

面

鴻書

卷七十四目錄

剥面皮

面上起草

耳目

唾耳

雞冠

黑色養目

五十七眼

目光如火

一目鬼

眼多白

一目存誓

口舌牙

含香

孫登嚼

口過

指口以示

善嘯

種牙

鼻

鼻祖

氣如龍

心肝腎

王吏部兄弟

爲表納肝

傷腎

外腎

指髀肉足

幻景

老至

一人半

有鬼

赤腳

纏足

短人瘦人長人

焦僂

兄弟

良海鶴

長七丈

鑄像

十二金人

一履七尺

鴻書

卷七十四目錄

土

男相女相

月精

眞常人

傳粉

勝人

潘左

無貴相

着假面

壯貌堂堂

正郎鼻

骨法非常

身毛逆上

手相甚貴

青城王氣

娶九姨

卷七十四目錄終

明宣城劉仲達纂輯

太史易書 刪正

身體部

總論

人於胞胎中三元育養九炁結形然後得成爲人若非三元所有九炁所導及九天司馬不下命章皆莫能生始一月受鬱單無二天一黃演之炁二月受上上禪善無量壽天洞冥紫戶之炁三月受妙監須延王一明

鴻書

卷七十四

明

仙之炁四月受寂然堯術天陽戶宣演由之炁五月受波羅蜜不驕樂天三仙中靈之炁六月受洞元化應聲天高真冲融之氣七月受化梵輔天高仙洞笈之炁八月受高虛清明天真靈化凝之炁故一月精血凝而爲胞二月形兆坯而爲胎三月陽神爲三寬四月陰靈爲七魄五月五行分臟六月六律定腑七月七精開竅八月八景具神九月宮室羅布十月氣足聲尚神具九天稱慶太乙執符帝君品命主籙勒籍司命定筭五帝監生聖母衛房天神地祇三界衛守九天司馬在庭皆所以主其生成者也因其不淨而成胞胎神既入胎四

鴻書

卷七十四

上

種始立堅凝爲地種軟濕爲水種煖熱爲火種氣息爲風種使地水火三種雖立非風種開通其中則兒形莫得長故自一七日至三十有八日於胞胎中自然生三十一種風開通整合使之筋脉機骨機關孔竅皆得流通於其中間地十七日又復一死蓋短座之風吹令暴卒以堅強之普門之風吹整其體足其音聲故也如此在胞胎中凡十個月慶母生臟之下熟臟之上五繫自縛如在華囊如在羅網起不淨想瑕穢想牢獄想幽冥想起如是等想晝夜惛惶急欲起出母食多食少太賦無賦太熱太冷色欲過度當風差久游行馳走一度

樂善錄

人始生而有不具者五焉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化及生三月而微煦然後有見八月生齒然後能食食三年顯合然後能言十有六年而精通然後能化陰窮反陽故陰以陽變陽窮反陰故陽以陰化是以男子八月生齒八歲而齒女子七月生齒七歲而齒十有四歲而化一陽一陰奇偶相配然後道合化成性命

之端形於此 國憲家猷

齒乃骨之餘髮乃血之餘耳乃腎之餘頂乃髓之餘爪

乃筋之餘語乃氣之餘 夷門廣牘

壯勇怒則面青骨勇怒則面白血勇怒則面赤飲酒者

肝氣微則面青心氣微則面赤 草木子

心去腎八寸四分天去地八萬四千里人自子至巳則

腎生氣自午至亥則心生血陽生子而地氣上升至巳

而亢陰生午而天氣下降至亥而極人身肖天地也 清

髮經

人鬚髮眉雖皆毛類而所主五臟皆異故有老而鬚白

鴻書

卷七十四

年

五

眉髮不白者或髮白而眉鬚不白者臟氣有所偏故也

大率髮屬於心稟火氣故上生鬚屬於腎稟水氣故下

生眉屬於肝故側生男子鬚外行上為鬚下為勢故

女子官人無勢則亦無鬚而眉髮無異男子則知不屬

腎也 筆談

人之腹中各有三尸九蟲為人大害常以庚申之日上

告天帝記人之罪分毫錄奏欲絕人生籍滅人祿命令

人速死死後魂升於天魄入於地惟三尸遊走名之曰

鬼四時八節企其祭祀祭祀不精即為禍患三尸分居

人身上下為人之孽上尸名彭倨在人頭中令人眼暗

髮落口面齒病中尸名彭質在人腹中伐人五臟少氣

多忘令人好作惡事下尸名彭矯在人足中令人下關

搔擾五情勇勁淫邪不禁其尸形似小兒或似馬狀長

毛二寸人死即出作鬼如人生時形像衣服長短無異

其九蟲類多如蛔蟲白蟲之類躁人五臟多致殺人令

人多病種種動作 太上經

天皇氏三舌鱗身地皇氏馬蹏人皇之身九章史皇四

日伏羲蛇身神農牛首大冒三辰能言五日能行七朝

齒具黃帝孕二十月而生河目隆額日角龍顏弱而能

言十歲而改神農之政顓頊供穀十三而致太平帝嚳

鴻書

卷七十四

四

五

戴千十五而佐顓頊唐堯孕十四月而生鳥庭八眉十

三而佐帝摯舜四瞳子禹孕十四月長頸鳥喙兩耳三

漏而虎鼻湯臂二肘文王四乳其長十尺老聃在孕七

十二年足履八卦仲尼河目海口坐如蹲龍具四十九

表 玄覽

人之心相外見於目其善惡又更多端凡眚眴眈眈者

嫉妬人也肝睢眈眈者惡性人也瞶瞶晃晃者慾人也

彌詞瞞瞞者姦詐人也應徵拘勒者崛強人也羊目眈

瞳者毒害人也睛色雜而光浮淺者心不定無信人也

睛色光彩溢出者聰明人也睛色紫黑而光彩端諦者

好隱遁人也晴色黃瞻視端直者慕道術人也晴多光而不溢不散微而視瞻端正者亦慕道人也晴急眨者若不嫉妬則虛妄人也

青箱雜記

荊州街子葛清勇不膚撓自頸以下遍刺白居易舍人詩成式常與刺客陳至呼觀之令其自解背上亦能闇記反手指其去處至不是此花偏愛菊則有一人持盃臨酌蓼又黃夾纈林寒有葉則指一樹樹上掛纈纈窠鏢勝絕細凡三十餘處首禮無完膚陳至呼爲白舍人行詩圖也

酉陽雜俎

五官 鬚

鴻書

卷七十四

五

關雲長美髯髯內一鬚尤長二尺餘色如漆索而勁常自震動必有大征戰公在襄陽時夜夢一青衣神辭曰我烏龍也久附君身以壯威武今君事去矣我將先往語畢化爲烏龍駕雲而去公寤而怪之至夜公走麥城與吳兵對天曙將鬚失其長者公始悟前夢嘆數已定將奈之何至晉太始元年樊城大旱祈雨無驗有司夢黑衣神自稱鬚龍能爲我立廟當致雨以救民有司虔請至午果雨淡雲中烏龍現身遂爲創祠掘址得一長鬚意卽龍也遂以塑於龍神頸中題其廟曰鬚龍廟

識資譜

王彪之年二十鬚髮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鬚後卒年七十三壽矣顏天豈早白與宋杜公衍年四十餘鬚髮盡白及卒年八十

金鑑子

晉謝靈運鬚美臨刑施爲南海祇恒寺維摩詰鬚寺人保惜初不虧損中宗朝安樂公主五日闔百草欲廣其物色令馳驛取之更恐爲他人所得因剪棄其餘遂絕

晉書

唐李光弼母有鬚數十長五寸許封韓國夫人二子光弼封臨淮郡王光進封武威郡王皆爲名將死葬長安南原將相奠祭幾四十四幄

珍味船

鴻書

卷七十四

六

廬陵周必泰紹興中監臨安府和劑局局內失火延燒民家逮吏論死必泰遂自誣伏坐失官吏得免死必泰歸順道謁婦翁門外雨雪交下有二童子掃雪於門庭婦翁因必泰失官殊輕之而私訝一夕夢掃雪以迎宰相今唯必泰雨雪中至又無他客既准設備姑留之必泰歸益刻苦向學試博學宏詞科至京寓一班直家一日班直袖小冊自外至必泰請借觀則鹵簿圖及入試果以此命題中詞科歷官至宰相封益國公未試之前必泰夢入陰司見判官拷掠一鬼指必泰曰此人有陰德當位宰相貌陋如此奈何鬼請爲帝王鬚卽起摩必

類爲種鬚既覺猶隱隱痛後必泰罷相家居有一相士來適邂逅必泰於門外相者問相公何在必泰進揖曰某前此待罪宰相相者曰爾貌如此莫誑我也必泰延入上坐相者復請見宰相必泰荅如前相者起將其鬚曰帝王鬚真宰相也 因果錄

面

王武子與武帝圍棋王曰孫歸命何以好剝人面皮皓曰見無禮於其君者則剝其皮賈充問皓曰何以剝人面皮皓曰其顏之厚也 語林

陳東通判蘇州而權州事因斷流罪命黥其面曰特刺

鴻書

卷七十四

七

八

配某州牢城黥畢幕中相與白曰凡言特者罪不至是而出於朝廷一時之旨非有司所得行東大恐即改特字爲準條字再黥之後有薦東之才於兩府者右叅政聞之曰得非權蘇州日於人面上起草者乎 東軒筆錄

耳目

燕丹使田光往侯荆軻值其醉嚙其耳中軻覺曰此出口入耳之言必大事也亟往見光 列士傳

兖州張審通嘗爲泰山府君所召令爲詞判錄申天曹天曹允之府君悅問曰子何願曰特更欲聰明耳乃命取一耳安其額上既寤覺額痒踊出一耳尤更聰時人

曰天有九頭鳥地有三耳秀才亦呼爲雞冠秀才 太平廣記

凡視五色皆損目唯黑色無損李氏有江南日中書皆用皂羅糊屏風所以養目也 倦遊錄

崔徽失一目以珠代之施肩吾嘲之曰二十九人及第五十七眼看花元和十五年也 幽怪錄

郭子儀身長七尺二寸初在行伍李白客并州於哥舒翰座上見之曰此壯士目光如火照人不十年當擁節旄屢脫其刑責翰因署爲牙門將後子儀勘定安史歷諸道節度及永王璘反事于李白子儀請以官爵贖翰

鴻書

卷七十四

八

林上許之因而免誅 樂史序

錢鏐年老一目失明中朝國醫胡某曰可無療此當延五七歲壽若決膜去內障即復舊但慮損福鏐曰吾得不爲一目鬼於地下足矣醫人治之復故凡賂醫金帛計五萬緡未幾鏐卒 談苑

李承之在仁宗朝官州縣因包拯叅政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承之正色曰包公無能爲今知鄆縣王安石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者此人也 宋史

宋欽宗北狩和議成顯仁后將還帝挽其輪泣曰第與吾南歸得爲太乙官主足矣他無望於九哥也后不能

却爲之誓曰吾先歸苟不迎若者誓吾目乃升車北至南中見高宗殊無迎復意后爲之憮然久竟失明募醫不効有道士應募入宮金鍼一撥左翳脫然復明后大喜曰吾目久盲得師重朗更煩終始其右報當不貲道士笑曰后以一目視以一目存誓可也后惕然起拜道士去後王剛中帥成都圖靈泉縣朱仙像以進則儼然當日道士云岳忠武初入獄欲坐以策應不行爲違節制當行軍法何伯壽承奏命治其事乃謂岳曰相公但放心若相悞令我子孫皆無眼岳乃署竟坐死何由此得執政而其家生子俱青盲神明固自有顯証可不畏

鴻書

卷七十四

九

哉白拂齋

口舌牙

桓帝時侍中刁存年耆口矣上出雞舌香使含之自疑有過賜毒歸舍辭欲就便宜賴僚友求視其藥更爲含食意遂解

漢官儀

孫登嘗經宜陽山作炭人見之與語登不應作炭者覺其精神非常咸共傳說太祖聞之使阮籍往觀與語亦不應藉因大嘯登笑曰復作向聲又爲嘯求與俱出登不肯藉因別去登上峯行且嘯如簫韶笙簧之音聲震山谷藉怪而問作炭人作炭人曰故是向人聲藉更求

之不知所止

習書

宋考功在天后朝求爲北門學士不許作明河篇以見意則天見其詩謂崔融曰吾非不知之問有才但以其有口過蓋之問患齒疾口常臭故也之問終身慙憤

唐書

蘇子瞻泛愛天下士無賢不肖歡如也嘗言自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兒子由晦默少許可嘗裁子瞻交子瞻曰吾眼前見天下無一個不好人此乃一病子由監筠州酒稅子瞻嘗就見之子由裁以口舌之禍及餞之郊外不交一談唯指口以示之

長公外

鴻書

卷七十四

十

記

太始二年西方有因霄之國人皆善嘯丈夫嘯聞百里婦人嘯聞五十里如笙竿之音秋冬則聲清亮春夏則聲沉下舌尖倒向喉內亦曰兩舌重舌以瓜徐刮之則嘯聲愈遠呂覽云反舌殊鄉之國卽此

拾遺記

鄧雲翁者嘉靖間閩縣人少遇異人授以種牙之方其法令患者飽食後吞藥丸七粒復以末藥入湯漱口片時諸牙皆下乃用生鼠去皮和藥搗爛成膏依牙已序逐枚蘸鼠以種原孔至死堅如少壯或老人牙以脫落以他牙種之亦如生成

鼻

鼻祖卽始祖也獸之初生謂之鼻人之初生謂之首又凡人懷胎鼻先受形故謂始祖爲鼻祖也

楊子雲

王廷湊始生於恒山西南別野生後常有鳩數十朝集庭樹幕宿簷戶下有里人路德播異之及長駢脅善陰符鬼谷之書歷居戎職頗得士心以長慶元年春二月會使河陽迴及沈水酒困寢於道忽有一人荷策而過熟視之曰貴當列土非常人有從者寶載英寤以告廷湊廷湊駢數里及之致敬而問自云濟源駱山人向見君鼻中之氣左如龍而右如虎氣交當王於今年秋子

鴻書

卷七十四

十一

孫相繼滿一百年吾相人多矣未見有如此者復云家之庭合有大樹樹及於堂是兆也廷湊旣歸遇田弘正之難中夜有軍叩門僞呼官稱廷湊股慄欲逃載英曰駱山人之言時至矣是夜七月二十七日也廷湊意乃安及爲留後他日歸其別墅視家庭之樹婆娑然暗北舍矣墅西有飛龍山神廷湊往祭之將及其門見一人被衣冠折腰於廷湊問左右皆不見及入廟神乃側坐衆皆異之因令面東起宇今尚存焉尋以播爲上賓載英列爲首校訪駱山人待以函丈之禮乃別構一亭號駱氏亭報時昔也

唐年譜

五臟 心 肝 腎

符朗從堅過江王忱與兄國寶命駕詣之沙門沙伏問朗曰是王吏部兄弟也朗曰非一狗面人心及一人面狗心者是耶忱醜而有才國寶美而狼毒故也

裴景泰書

泓演衛大夫狄人殺懿公而踐其屍僅留肝焉演遠使返報哭於肝之側曰臣請爲表自剖其腹納肝於內而死

左傳

沈存中苦腰重不能行有將佐曰此乃病齒數年用苦參揩齒其氣味入腎傷腎所致也後有太常少卿舒昭

鴻書

卷七十四

十二

亮亦用苦參揩齒歲久亦病腰自後悉不用之疾皆愈並方書所不載者

筆談

回回俗善保養者無他法惟護外腎使不着寒見南人著夏布裙甚以爲非恐涼傷外腎也又云夜卧當以手握之令暖謂此乃生人性命之根本不可不保護也

不風錄

四體 指 髀肉 足

浙有士人一指忽隱痛不可忍其中指甲間生一珊瑚高二寸血色氣縷成海市人士戰馬城郭戈矛人與已皆見其人嗜飲燒酒醫謂火所吐幻景服以黃稍減

久服遂絕然火何得成此異哉 異識資譜

劉玄德在荊州牧劉表座上起如廁慨然流涕還坐表

惻問之曰平常身不離鞍鞞肉皆消今不復騎鞞裡肉

生日月若馳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 蜀志

符堅與諸鎮書曰晉士平吳利在二彥今克襄陽僅得

一人半耳謂釋道安習鑿齒齒跛一足故戲之 代醉編

梅侍讀晚年躁於祿位而病足常撫其足而詈曰是中

有鬼令我不致兩府者汝也 比堂書抄

真宗得皇子已晚始生晝夜啼不止有道人言能止兒

啼召入則曰莫叫莫叫何似當初莫笑啼即止蓋真宗

常願上帝求嗣上帝問羣仙曰誰當往者皆不應赤脚

大仙一笑遂命降為真宗子在宮中好赤脚其驗也 史

纏足一事謂之妖古無此蓋自妲已始妲已乃雉精足

猶未變故用裂帛纏之後世習俗既久以足小為美

短人 瘦人 長人 國語

焦僥氏長三尺短之極西蠻人也要離瘦極每出遇

順風即行逆風即倒 獨異志

阮孚性機辨好酒貌短而禿周文帝偏所愛重常於室

內置酒十瓶瓶大一斛上皆加帽欲以戲孚孚適入室

見即驚喜曰吾兄弟輩甚無禮何為入王家匡坐相對

宜早還宅因持酒去帝憮然大笑 世說新語

西海之外有鵠國焉男女皆長七寸為人自然有禮好

經編跪拜其人皆壽三百歲行如飛日行千里百物不

敢犯之唯畏海鶴陳章與齊桓公言鵠遇而吞之亦壽

三百歲此人鵠中不死而鵠亦一舉千里陳章與齊桓

公言小人也 神異經

南方有人焉周行天下其長七丈腹圍如其長朱衣編

帶以赤蛇繞其頂不飲不食朝吞惡鬼三千暮吞三百

此人以鬼為食以霧為漿名曰尺郭一名食邪一名黃

父 神異經

阮翁仲安南人身長二丈三尺氣質端勇異於常人少

為縣吏為督郵所笞嘆曰人當如是耶遂入學究書史

秦始皇併天下使翁仲將兵守臨洮聲振匈奴秦以為

瑞翁仲死遂鑄銅為其像置咸陽官司馬門外匈奴至

有見之者猶以為生 天中記

按秦始皇二十一年長狄十二見於臨洮長五丈餘以

為吉祥鑄金人十二以象之各重二十四萬斤坐之宮

門之前謂之金狄皆銘其背云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

下以為羣縣正法律同度量大人來見臨洮身長五丈

足六尺 李斯書

符健時新平有長人見語百姓張靖曰符氏應天受命今當太平外者歸中而安泰問姓名不荅俄而不見新平令以聞健以爲妖下靖獄會霖雨河渭溢蒲津監寇登得一履於河長七尺三寸人跡稱之指長尺餘文深一寸健嘆曰覆載之中何所不有張靖所見定不虛也乃赦之 集異錄

男相 女相

論語撰考識顏回有角額似月形淵水也月是月精故名淵摘輔像曰子貢山庭斗繞謂面有三庭山在中鼻

鴻書

卷七十四

十五

高有異相也

蔡邕謂從弟谷曰董卓性剛難濟吾且逖遁山東以待如何谷曰君狀異常人每行觀者雲集以此自匿不亦難乎乃止 伯喈傳

何晏潔白魏帝疑其傅粉以湯餅試之其拭愈白知其非傅粉也考魏略晏自喜動靜粉白不去手則知晏常傅粉矣前漢佞倖傳籍孺閼孺傅脂粉以婉媚倖上此不足道也東漢李固傳章曰大行在殯路人掩涕固獨胡粉飾貌搔頭弄姿繁旋偃仰從容冶步略無慘怛之心顏氏家訓謂梁朝子弟無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以

此知古男子多傅粉者 野客叢書

庾公道王尼非唯事事勝人卽布置鬚眉亦勝人我輩皆出其轅下 何氏語林

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時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者莫不連手共縈之左太冲絕醜亦復效岳遨遊於是羣姬共亂唾之委頓而返 天中記

王顯與太宗皇帝有嚴子陵之舊每掣禪爲戲將帽爲歡帝微時常戲顯曰王顯祗老不作繭及帝登極而顯請因奏曰臣今日得作繭耶帝笑曰未可知也召其三子皆授五品顯獨不及謂曰卿無貴相朕非爲卿惜也

鴻書

卷七十四

十六

曰朝貴而夕死足矣時僕射房玄齡曰陛下既有龍潛之舊何不試與之帝與之三品取紫袍金帶錫之其夜卒 唐史

高齊蘭陵王長恭面類婦人嘗着假面以對敵與周師戰勇冠三軍齊人壯之乃爲舞以效其推摩擊刺之容今人面是也 國憲家猷

華溫琪少從黃巢爲盜巢敗溫琪走滑州顧其狀貌魁偉懼不自容乃投白馬河流數十里不死河上人援而出之又自經於桑林輒枝折乃之胙縣有田父見之曰子壯貌堂堂非常人也乃匿於家 五代史

岳生李生各祈夢於七曲山梓童祠祈功名夢俱至王者前忽一人下殿傳旨曰汝二人皆可貴但身與頭不相稱因引至廊下用斧兩易其頭歸見妻子皆駭然及問平日家庭事應對皆無舛乃稍安後二人俱登科賈弼夢人易其頭還能半面啼半面笑徐郎中夢神人攜一竹籃鼻視徐曰形相不薄但鼻曲而小乃剗其鼻安一鼻神笑曰好一正郎鼻也徐鼻自爾端正歷官正郎盛文肅公珍世豐肌大腹而眉目清秀丁晉公謂踈瘦如削二公並以文辭知名於時梅學士詢每晨起將視事必焚香兩爐以公服單之撮其袖以出坐定撒開兩袖郁然滿室濃香有賓文賓爲館職而不喜修飾經時未嘗沐浴時人爲之語曰盛肥丁瘦梅香寶臭天中記錢鏐字具美杭州臨安人臨安里有大木鏐幼時與羣兒戲木下鏐坐大石指麾有法羣兒皆憚之及壯無賴不事生業以販鹽爲盜縣錄事鍾起有子數人多竊從之遊豫章術者望斗牛間有王氣錢塘分也占之又占君縣有貴人求之市中不可得視君之相貴矣然不足當之起乃置酒悉會縣中豪傑皆不足當術者過起家鏐適從外來見起懼反走術者望見之大驚曰此真

貴人也起笑曰此吾旁舍錢生博徒耳術者召鏐熟視之顧起曰君之貴者因此人也乃憫鏐曰子骨法非常願自愛因與起訣曰吾求其人將質吾術耳明日遂去起始縱其子等與鏐遊時時貸其窮乏及鏐貴辟起爲賓客西湖志施宜生福人也少遊鄉校有僧過焉與之言引之風簷杲日援手周視曰子有奇相歸宅日當語子又數年遇諸塗宜生方躡場屋不勝困欲投筆漫徵前說以所向叩之僧出酒一壺與之藉草飲復援其手曰面有權骨可公可卿而視子身之毛皆逆上且覆腕然則必有以合乎此而後可貴也時范汝爲建節戎行宜生杖策徑謁干以秘策汝爲恨得之晚亡何而汝爲敗變服爲傭渡江至泰有大姓吳翁者家僮數千指擅魚鹽之饒宜生傭其間三年人莫之覺也翁獨心識之一日屏人問曰天下方亂英雄鏖跡亦理之常我視汝非傭必以實告不然且捕汝於官宜生不服翁固詰之則請其故翁曰汝動作皆傭而微有未盡同者此魚服而角也我固將全汝而何以文爲宜生驚汗亟拜曰主實生我不敢匿遂告之由翁曰官構方急圖形遍城野汝安所逃龜山有僧可託以心余交之舊矣介以入主僧者出儼然

鴻書

卷七十四

老

身

鄉校之所見也啓緘而留之餘數旬持撓夜濟宜生於淮曰大丈夫富貴命耶予無求報心天實命汝知復如何必得志毋忘中國逆而順天所祐也虜法無驗不可行遂殺一人於道而奪其符以至於燕上書道國虛實不見用縻而致之黃龍會赦得釋因以教授自業虜有附試畔歸之士謂之歸義逆亮時有意南牧校獵國中一日而獲熊三十六試多士遂以命題宜生奏賦曰聖天子講武功雲屯八百萬騎日射三十六熊亮鑒而喜擢爲第一不數年仕至禮部尚書紹興三十年虜來賀正旦宜生以翰林學士侍講爲之使朝廷聞之命張忠

鴻書

卷七十四

子

身

陳搏入弔出語人曰王氏女吾雖不見其面但觀其捧爐手相甚貴若是男子當白衣以翰林女子爲國夫人矣後數年陳晉公恕爲參知政事一日便坐奏事太宗從容問曰卿娶誰氏有幾子晉公對曰臣無妻今有二子太宗曰王克正江南舊族身後唯一女頗聞令淑朕甚念之卿可作配晉公辭以年高太宗敦諭再三遂納爲室不數日封郡夫人如陳之相也東軒筆錄徐耕成都人二女皆國色爲詩有藻思耕家貧甚有相者曰公非久當大富貴耕使相其二女曰青城山有王氣每夜徹天者一紀矣不十年後有真人乘運此二子當作妃后君之貴由二女致也及王建入城聞其姿色納於後房姊生彭王妹生衍建卽位姊爲淑妃妹爲貴妃耕爲驃騎大將軍衍卽位冊貴妃爲順聖太后淑妃爲翊聖太妃蜀構机志龍圖劉公燁未第前娶趙尚書見之長女早亡而趙氏猶有二妹皆未適人旣而劉公登科是猶未第夫人復欲妻之使媒道意劉公曰若是武有之德則不敢爲姻如言禹別之州則庶可從命蓋劉公不欲七娘爲匹欲以九姨議姻故也夫人詰之曰諺云薄餅從上揭劉郎纔及第豈得便揀點人家女劉公曰非敢有擇但七姨

骨相寒薄非某之對九姨乃可遂娶九姨後生七子皆
顯七姨後適關生竟落泊轉依劉氏養之終身青箱雜

劉氏鴻書卷七十四終

鴻書

卷七十四

三

身

第七十五卷

宮室部

帝規

紂宮

大室

中天臺

機發橋

離

雲明臺

咸陽坂

阿房

宮市

九成宮

玉堂

洛陽宮

披香殿

涼殿

東華門

國學

三舍類

鴻書

卷七十五目錄

一

儒

畫卦臺

周公廟

武侯碑

釋

南朝北魏

石室

報恩寺

道

樓觀

民居

佳宅

容長戰

鬼宅

貴宅

宅泣

涼宅

雜制

亭榭

寒山寺

淮西碑

姦黨碑

趙州橋

萬安橋

狀元坊

百歲坊

妓館

書院

國初書院

卷七十五目錄終

鴻書

卷七十五目錄

二

劉氏鴻書卷七十五

宣城劉氏纂輯

官室部

太史湯賓尹刪正

帝規

官室臺門機橋北坂官市

世紀曰紂宮九市車行酒馬行炙帝王紀

齊宣王為室大盖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國之大具之

三年而未能成羣臣莫敢諫者香居問宣王曰荆王釋

宣王之禮樂而為淫樂敢問荆邦為有主乎王曰為無

主敢問荆邦為有臣乎王曰為無臣居曰今王為大室

三年不成羣臣莫敢諫者敢問王為有臣乎王曰為無

鴻書

卷七十五

官室

臣香居曰臣請避矣趨而出王曰香子留何諫寡人之
晚也遽召尚書曰書之寡人不肖好為大室香子止寡
人也

魏王將起中天臺令曰敢諫者死許綰負操鐮入曰聞

大王將起中天臺臣願加一力王曰子何力有加綰曰

雖無方能商臺王曰若何曰臣聞天與地相去萬五千

里今王因而半之當起七千五百里之臺高既如是其

址須方八千里盡王之地不足以為臺址古者堯舜建

諸侯地方五千里王必起此臺先以兵伐諸侯盡有其

地猶不足又伐四夷得方八千里乃足以為臺址林木

之積人徒之衆倉廩之儲數以萬億度八千里之外當
定農畝之地足以奉給王之臺者臺具以備乃可以作
魏王默然無以應乃罷

經濟

燕太子丹質於秦秦王遇之無禮乃求歸秦王爲機發
之橋欲以陷丹丹過之橋不爲發一說蛟龍捧輦而機
不發

史記

秦始皇置離宮延曼三百里各宮皆有鍾鼓帷幔美人
於其中而不移有經年不識天子者此離宮之始也漢
武帝於豎屋縣爲離宮中有五柞樹因名五柞宮亦由
秦始皇

原始秘書

鴻書

卷七十五

二

宮室

秦始皇起雲明臺窮天下之珍水搜四方之巧工有二
人騰虛緣木揮斤斧於空中子時起工午時已畢秦人
謂之子午臺亦言於子午之地各起一臺

拾遺記

秦始皇滅六國寫其宮室作之咸陽北坂上自雍門以
東至涇渭交處殿屋複道周閣相屬然各自爲區雖一
瓦一甃之造亦如其式各書國號不相雷同皆布其所
得諸侯美人居之如在其國鍾鼓帷幔不移而具至於
出狩豐貂東至獬豸南來又有玄旗皂旒之制罕車之
飾寫九王之庭於咸陽北坂車輿之綵各樹其文所謂
秦人大備而陳戰國之後車者也

秦史

鴻書

卷七十五

三

宮室

秦始皇以爲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庭小聞周文王都豐
武王都鎬豐鎬之間帝王之都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
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
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
山表山巔爲闕複道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
漢抵營室也阿房宮未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宮阿
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隱宮徙刑者七十餘萬人乃分
作阿房宮或作驪山發北山石桴乃寫蜀荆地材皆至
關中計工三百關外四百餘於是立石東海上胸界中
以爲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驪邑五百家雲陽皆復不事
十歲盧生說始皇曰臣等求芝竒藥仙者常弗遇類物
有害之者方中人主時爲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真人
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則害於神真人者入水不濡
入火不焚陵雲氣與天地久長今上治天下未能恬淡
願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於是
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謂真人不稱朕乃令咸陽旁三百
里內宮觀複道相連帷帳鍾鼓美人克之各按署不移
徙所行幸有言其處者死嘗從梁山宮從山上見丞相
車騎衆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後損車騎始皇怒
曰此中人泄吾語案問莫服當是時詔捕諸時在旁者

盡殺之是後莫知行之所在 蘇恭傳

漢靈帝昏弱太甚不親朝政作列肆於後宮使官女刑人販賣諸物更相盜竊鬪爭帝與后妃以爲嬉笑帝着商人服從之宴飲謂之官市齊東昏侯唐中宗皆爲之是爲國妖 原始秘書

唐太宗將幸九成宮姚思廉諫勿行上曰朕有氣疾暑輒煩劇往避之耳賜思廉絹五十匹馬周上疏曰太上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視膳九成宮去京師三百餘里太上皇或時思念陛下陛下何以赴之又車駕此行欲以避暑太上皇尚留暑中而陛下獨居涼處溫清之禮

鴻書

卷二十一

四

宮室

竊所未安今行計已成不可復止願速示反期以解衆惑 唐紀

玉堂東承旨閣子窓格上有火然太宗常夜幸玉堂蘇易簡爲學士已寢遽起無燭具衣冠官嬪自窓格引燭入照之至今不欲更易以爲玉堂一盛事 筆談

貞觀初脩洛陽宮以備巡幸給事張玄素上書極諫曰臣聞阿房成秦人散章華就楚衆離及乾陽畢功隋人解體陛下今日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深願陛下無爲由余所笑則天下幸甚太宗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玄素對曰若此殿卒興所謂同歸於亂且陛下

初平東都太上皇勅高門大殿並宜焚毀陛下以瓦木

可用不須焚灼請賜與貧人事雖不行天下稱爲至德今若不遵舊制即是隋役復興五六年間取舍頓異何以昭示百姓光敷四海太宗曰善魏徵嘆曰張公論事遂有迴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唐世說新語

蘇世長侍宴披香殿酒酣進曰此煬帝作耶何雕麗若此帝曰卿諫似直然詐也豈不知此殿我所營乃云煬帝耶對曰臣但見琉璃宮瑤臺非受命聖人所爲帝益重之 唐書

唐玄宗起涼殿拾遺陳知節上疏極諫上召對暑毒方

鴻書

卷七十五

五

宮室

盛上在涼殿坐後水激扇車風獵衣衿知節至賜坐石塌陰溜沉吟仰不見日四隅積水成山簾水飛洒坐內含水復賜冰屑麻飲陳體生寒栗腹中雷鳴再三請起方許上猶拭汗不已陳纔及門潰洩狼籍逾日復召論曰卿論事宜審勿以已方萬乘也 廬陵宮下記

宋嘉祐中將脩東華門太史言太歲在東不可犯仁宗批其奏曰東家之西乃西家之東西家之東乃東家之西太歲果何在其令與工勿忌 宋史

南雍國學址在覆舟山之陽晉宋以來古戰場也多積屍每遇陰濕行人爲鬼眩有至死者因創難鳴寺設醮

以度而不能止馬后言於太祖曰妾聞邪不勝正此非孔子大聖無以鎮之即日遷大成木主於此鬼遂不復為崇因建國子監焉既成氣象弘大下令敢有婦人女子入門者斬趾欲絕陰類耳馬后聞其壯麗欲往觀之上不可遂於雞鳴山東麓綠崖開道俾后自上望之今石磴猶存立灋甚嚴敢有誹謗師長者梟首

三舍類 儒 臺 廟 釋 寺 方丈 道觀

儒

陝西秦州有畫卦臺伏羲畫八卦於此雪後猶見卦痕

鴻書

卷七十五

六

官室

雅州治東孔明南征日夢周公助以陰兵因獨立廟

宋曹彬建隆二年為都監伐蜀謁武侯祠視宇第雄觀

謂左右曰孔明雖忠干漢然疲竭蜀之軍民不能復中

原之萬一何得為武當因其類敗者拆去之止留宇中

以祀香火左右皆諫不可俄報中殿摧塌有石碑出土

尺許彬逕視之有親題字碑記云測吾心腹事惟有宋

曹彬讀訖下拜曰公神人也小子安能窺測哉遂令更

新祠宇為文祭之而去

蜀古蹟記

釋

僧寺之多南朝四百八十

唐詩

北魏一萬三千

通鑑

西域國有維摩詰石室以手板縱橫量之得十笏故名

方丈室 事物紀原

文皇初渡江橋折前一神廟有竿其神玄帝也文皇欣然命取用之遂濟竊念成功後當建一塔寺以展報誠一日江中見水湧出一寶塔上悚然起前念既即位會天禧寺浮圖災有司入奏勅兵馬督人巡衛勿救火寺既燼命取其灰投之江即其地鼎建大剎立塔十三重賜名報恩寺

明泳化編

道

周穆王尚神仙召尹軌杜冲居終南山尹真人草樓之

鴻書

卷七十五

七

所因號樓觀盖道觀之初也黃帝內傳西王母授帝白玉元始真容置於高觀之上時人謂之道觀名觀之義

疑取諸此隋煬帝改為玄壇後復曰觀

續事始

民居 宅 堂

馬周為御史時遣人以圖購宅眾以其與自書生素無貨皆竊笑他日別有住宅直二百萬周遽以聞詔有司給直

漢書

王濬字士治恢廓有大志嘗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人或謂之何太過濬曰吾欲使客長戟幡旗眾咸笑之濬曰陳勝有言燕雀安知鴻鵠之志

晉書

長安待賢坊隋北大將軍史萬歲宅其宅初有鬼怪居者輒死萬歲不信因即居之夜見人衣冠甚偉來就萬歲萬歲問其由曰我漢將軍樊噲墓近君居廁常苦穢惡幸移他所必當厚報萬歲許諾因詰殺傷人所由曰各自怖而死非我殺也及掘得骸骨因為改葬後又來謝曰君當為將我必助君後萬歲為隋將每遇賊便覺鬼兵助已戰必大捷

南齊書

李林甫宅即李靖宅有泓師者以道術聞於睿宗時嘗與過其宅謂人曰後之人有能居此者貴不可言其後久無居人開元初林甫官為奉御遂從而居焉泓師曰

鴻書

卷七十五

一

官室

異乎哉如是十有九年居相位稱豪貴于天下者一人也雖然吾懼其異製中門則禍且及矣林甫果相玄宗恃權貴為人獻望者久之及末年有人獻良馬甚高而其門稍卑不可乘以過遂易而製既毀其簷忽有蛇千萬數在屋瓦中林甫惡之即罷而不能毀焉未幾林甫竟籍沒至此果十九年耳

宣室志

五代顧全武於越中廣搜榷楠建宅甚弘壯畢工之際梁棟皆出水戶牖漬濕竟不得入斯屋而卒人謂之宅泣

蘇光錄

韓持國許昌私第涼臺深七丈盛夏猶謂不可居因問

常穎士郊居涼平常曰野人無脩簷大厦旦起不畏車馬塵埃之役胸中無他念露形挾扇投足木牀視木陰東搖則從東西搖則從西耳語未竟韓亟止之曰汝勿言吾心亦涼矣

避暑錄

雜制 亭 碑 橋 坊 館

蔡中郎告吳人曰吾昔嘗經會稽高遷亭見屋椽竹東間第十六根可以為笛取用果有異聲

諸林

庾信至北惟愛溫子昇寒山寺碑後還南人問北方人物信曰惟寒山寺一片石堪共語耳

南史

元和中老卒推倒平淮西碑帝怒命縛來朕自砍殺

鴻書

卷七十五

九

官室

之囚至曰碑中只言裴度功不述李愬臣是以不平

珠船

蔡京撰姦黨碑詔州縣立石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

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官府怒欲加之罪民

泣曰彼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末彼工知世

間有司馬相公如此紹興初有旨令毀公隧碑孫舍人

君孚云方毀折之際大風走石羣吏不敢近獨有一匠

氏揮斤而擊未盡碎殪於碑下兩工愚智千里也

宋史

趙州石橋為魯班手造極為堅固意謂今古無第二橋

矣有張神乘驢過橋動欲傾魯班在下以兩手托定而堅如初至今橋上有張神乘驢痕橋下有魯班兩手托迹夷堅志續

泉州萬安橋未建每歲颶風大作水怪爲祟被溺死者無算宋大中間一日渡至中流風作舟將覆忽聞空中有聲云蔡學士在宜急拯之已而風浪息止有一婦之女乃蔡姓也婦娠已數月矣乃感衆人之言即禱曰吾若生子官至學士必造輿梁以免病渡之苦後子即忠定公襲以狀元及第出守泉州追憶前盟促創建此橋者至於再三公違命踰年夫人復督責不已忽命寫文

鴻書

卷七十五

十

官室

一道申報海神隸畏溺死無一肯從命者有一隸出而願之既至即就酒肆痛飲畢酣睡海厓潮至有死而已睡半日而醒醒後退潮則文書已易封矣乃返而呈於公公閱之內止書一醋字翰墨如新舉郡莫之識也公轉展思忽悟曰醋字以酉配昔神其令我廿一日酉時興工乎至期潮果退舍沙泥壅積者丈餘潮之不至者聯八日遂創建此橋又時有讖云若要此橋成如是狀元生則公之默承天祐感通神明者蓋有自也名山記弘治中太倉州毛綱年百歲孫澄狀元及第有司爲建人瑞狀元坊○福建林知府春澤百歲時有司爲蓋百

歲坊子侍郎應亮年七十三孫學憲如楚乞歸侍又四年而春澤始卒

國初不禁官妓唯挾唱飲宿者有律耳即京師聚寶門外建樓其名曰來賓曰重譯曰輕烟曰淡粉曰梅妍曰柳翠凡六其時法憲雖嚴諸司每朝退相飲於妓樓羣婢歌侑久之浸淫放恣解帶盤礴喧啾竟日樓空懸繫牙牌繫繫相比日晏歸署半已露醉廢務多矣永樂後都御史顧公佐奏革之皇明永化編

天下四書院應天府民曹誠即同文舊居廣舍百五十楹聚書千餘卷以延學者真宗嘉之賜名曰應天府書院

鴻書

卷七十五

十

官室

院○南唐昇元中白鹿洞建學館以李道爲洞主掌其教授太平二年知江州周述言廬山白鹿洞學徒常數千百人乞賜九經肄習詔國子監給本仍傳送之○開寶中潭守朱洞首於嶽麓創書院以待學者詔賜書院名○唐元和間衡州人李寬於石鼓創書院事文類聚國初賜勅額號天下四書院而鉛山鰲湖書院居其一焉書院爲宋二陸及朱晦翁呂東萊四公講學之所在宋奉勅所建者至我明淪落正德年李夢陽督學江西始重建於鰲湖山下後復廢壞萬曆間南昌太史劉曰寧過鉛山重建一祠於鰲湖山下然卑隘不稱四先

生春秋血食皆取辦於民間民甚苦之邑太僕卿費堯
年垂沒之日命男元祿捐新宅一所為鰥湖書院捐租
二百石為四先生蒸嘗之費并作諸生講課之資

劉氏鴻書卷之七十五

鴻書

卷七十五

主

信堂

第七十六卷

飲食部

總論

五味

三厭

製食

上炙

三列

識味

善啖

善飲

慎飲

茶

佳茶

火茶

酪奴

茶生

七椀

設茶

茶癖

茶病

卻茗

鴻書

卷七十六目錄

酒

酒品

濯足

虎酒

禍泉

醉宜

桑落酒

魯酒

紅友

斷飲

川飲

酒禁

二色酒

美人行酒

斬美人

如淮如澠

送醪

千日酒

麴蘖事

玉浮梁

酒兵

釀酒

酒星

酒仙

百悔經

潤筆

灌死

酒吏

雞食之朗曰此雞栖恒半露間之亦驗又啗鶩多知白
黑之處咸試而記之無毫厘之差

裴景仁奏書

張司空齊賢罷相知安陸賓客會尉吏密置一金漆大
桶廳側窺公所飲食如其物投桶中至暮漲溢桶外公
一食肥猪肉輒十餘斤風藥黑神九常人服不過彈許
公常以五兩爲大劑夾以胡餅頓食之趙丞相雄上殿
奏事上從容問曰聞卿善于啖欲作小點心相請何如
趙起謝遂命內侍捧史忠惠所進玉海容三升者賜之
凡七賜皆醕繼以金梓捧籠炊百枚食其半上曰卿可
盡之遂食之盡上爲之一笑後南帥日欲求其偶而不

鴻書

卷七十六

七

飲食

得有以兵馬監押薦者召對飲各進酒三斗猪羊肉各
五斤蒸糊五十事趙已醉飽摩腹而其人尚醒因更進
酒斗許將別其人腹間忽有聲蓋恒時束革帶限
之漲而斷也張趙二公微時跣跡事極相類

宋史

有虜使至稱善飲有司推匹者纔得一武弁猶恐不勝
上令廷臣自薦會祭請往三人默飲終日虜使已酣武
人亦潦倒祭爽然復命上笑曰無論文學此酒量豈不
當作大明狀元耶錫以內醢甚厚後病卒且氣絕呼酒
至醉題曰官詹非小六十非天我以爲多人以爲少易
簣蓋棺此外何求白雲青山樂哉斯丘

堯山堂紀

陳祭酒敬宗持已方嚴師舉振肅飲量甚洪而未嘗失
色于人豐城侯李公貞降居留都禮公甚恭公過豐城
豐城夫人即公主也聞公量欲閱之命豐城留款內治
饋甚豐而廣爲延坐崇堂從庶幽軒曲館以達于內凡
經行處輒陳席駐飲逮夜觴酌已無筭而公亦醉始入
正席公主坐屏後潛窺之且命家妓奏樂公目不迂視
猶恐失儀默屈指甲掌中以持微悟行輒罄殆不可勝
乃散翼日醒起視之掌血凝矣

孫樹稟談

茶

茶之佳者造在社前其次火前其下兩前火前謂寒食

鴻書

卷七十六

三

飲食

兩前謂穀雨前

學林新編

宣城縣有丫山山方屏橫鋪茗芽裝面其東爲朝日所
燭號曰陽坡其茶最勝太守嘗薦於京洛士人題曰丫
山陽坡橫紋茶龍安有騎火茶最上言不在火前不在
火後作也清明改火故曰火

素元

齊王肅歸魏初不食羊肉及酪漿常食鯽魚羹渴飲茗
汁高帝曰羊肉何如魚羹茗汁何如酪漿肅曰羊陸產
之最魚水族之長羊比齊魯大邦魚比邾莒小國惟酪
不中與茗爲奴王總戲問曰卿不重齊魯大邦而好邾
莒小國明日爲君設邾莒之餐亦有酪奴因呼茗爲酪

奴 仙 記

陸羽茶經云茶上者生爛石中者生礫壤下者生黃土
萬花谷

盧仝謝孟諫議寄新茶一椀喉吻潤二椀破孤悶三椀
搜枯腸唯有文字五千卷四椀發輕汗平生不平事盡
向毛孔散五椀肌骨清六椀通仙靈七椀吃不得也微
覺兩腋習習輕風生 盧集

剡縣陳務妻少寡與二兒爲居宅中先有古塚每日搏
茗輒先以著墳上二子患之曰古墓何知徒以勞意欲
掘除之母苦禁乃止夜夢一人自說沒來三百餘年謬

鴻書

卷七十六

四

飲食

蒙惠澤賢子恒欲見毀相賴保護雖潛壤與朽骨敢忘
醫桑之報明日晨興於外屋得錢十萬似久埋者而貫
皆新提還告其兒並有慚色自是設饌愈謹 異苑

宣城何子華邀客酒半出嘉陽嚴峻畫鴻漸像子華因
言前世惑駿逸者爲馬癖泥貫索者爲錢癖耽子息者
爲譽兒癖耽褒貶者爲左傳癖若此客者溺於茗事將
何以名其癖楊粹仲曰茶至珍蓋未離乎草也草中之
甘無出其上者宜追目鴻漸爲甘草癖 夷門廣牘

劉貢父知長安妓有茶嬌者以色慧稱貢父惑之事傳
一時貢父被召造朝茶遠送之貢父爲夜宴痛飲有別

詩曰畫堂銀燭徹宵明白玉佳人唱渭城唱盡一杯須
起舞關河風月不勝情至關永叔直出道迂貢父貢父
適病酒未起永叔曰何故未起貢父曰自長安路中親
識留飲頗爲酒病永叔戲之曰非獨酒能病人茶亦能
病人多矣 過庭錄

明鄭端簡公曉官文選時里中士宦有饋金銀首飾承
篋以將而上覆之茗公直以爲茗也受之入夫人手撥
茗知之而頸發赤亟擊柝請公入以語公公追然不動
聲色第整理其茗覆篋如初出坐亭中召其人還謂曰
吾初以家適乏茗故拜君惠頃入內詢家尚有餘茗心

鴻書

卷七十六

五

飲食

謝尊意已授之令持歸 名賢錄

酒

許氏說文云酒就也所以就人之善惡也一說酒字篆
文象酒在鹵中之狀飲膳標題云酒之清者曰釀濁者
曰盎厚曰醇薄曰醕重釀曰酎一宿曰醴美曰醕未榨
曰醅紅曰醴綠曰醴白曰醴 本草綱目

遠客到以酒勞之謂之洗塵亦云濯足馬周取酒濯足
義取此也 談略

虎以大爲酒雞以蜈蚣爲酒鳩以桑椹爲酒猫以薄荷
爲酒蛇以茱萸爲酒謂食之卽醉也 清異錄

置之瓶中酒也酌於杯注於腸善惡喜怒哀岐矣禍福得失岐矣儻夫性昏志亂膽張身狂平日不敢爲者爲之言騰烟焰事墮弄機是豈聖人賢人乎一言蔽之曰禍泉而已

廣韻

凡醉有所宜醉花宜晝襲其光也醉雪宜夜清其思也醉得意宜唱宣其和也醉將離宜擊鉢壯其神也醉文人宜謹節奏章程畏其侮也醉俊人宜益觥孟加旌幟助其烈也醉樓宜暑資其清也醉水宜秋泛其爽也此皆審其宜攻其景反此則失飲之人矣

皇甫嵩傳

桑落酒相傳是九月九日作水麴米皆以三十爲準熟

鴻書

卷七十六

木

飲食

于桑落之辰故名桑落不知西羌有桑落河出馬乳酒羌人兼葡萄壓之晉宣帝時嘗來獻九日賜百官飲之則此桑落乃地名非時也庾信乞酒詩有蒲城桑落酒又似出蒲州

談輅

楚宣王朝諸侯魯恭公後至而酒薄宣王怒乃發兵與齊攻魯一日與趙俱獻酒於楚王王主酒吏以魯薄酒易趙厚酒楚王以趙酒薄遂圍邯鄲

淮南子

常州宜興縣黃土村東坡南遷北歸嘗與單秀才步田至其地地主攜酒來餉曰此紅友也坡曰此人知有紅友而不知有黃封可謂快活余嘗因是言而推之金貂

紫綬誠不如黃帽青裝朱轡繡鞍誠不如芒屨藤杖醉醪黍牛誠不如白酒黃雞王戶金鋪誠不如松窗竹屋無他其天者全

鶴林玉露

邨原遊學八九年而歸師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送之原曰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耳今當遠別可一飲於是共飲終日不醉

漢書

漢鄭弘爲靈文鄉嗇夫行官涼洛未至宿一埭埭名沈釀於埭逢故舊友人四顧荒郊村落絕遠酤酒無處情抱不伸乃以錢投水中依口而飲飲酣暢皆得大醉因更爲沈釀川明日乃分首而去

類林

鴻書

卷七十六

七

飲食

曹操欲制酒禁孔融與操書云天垂酒星之曜地列酒泉之郡竟不干鐘無以建太平孔非百榼無以堪上聖樊噲解卮鴻門非鐘酒無以奮其怒趙之廝養東迎其主非卮酒無以激其氣高祖非醉斬白蛇無以暢其靈景帝非醉幸唐姬無以開中興袁盎非醇醪無以脫其命定國不酣飲一斛無以決其法故酈生以高陽酒徒著功于漢屈原不餽糟餒醢取困於楚酒何負於政哉

魏志

西門季玄造二色酒白酒中有墨花斟於器中花亦不散其中有肝石故也崔道旋以金銀銅錢來酤曰以我

三樣錢買君二色酒欲辭得乎常新錄

王敦字處仲王導字茂弘敦與導嘗造王愷愷使美人行酒以客飲不盡輒殺之酒至導敦所敦故不肯持美人悲懼失色而敦傲然不視導素不能飲恐行酒者得罪勉強盡觴導還歎曰處仲若當世心懷剛忍非令終也晉書又石崇宴客亦命黃門三斬美人大將軍曰自殺伊家人何預卿事與此同

晉侯與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爲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左傳

鴻書

卷七十六

八

飲食

陶侃家貧有友人過侃侃無以致款其隣人謂侃曰子門有長者軒車何不延之論當世事侃曰貧不能備醴餌鄰人密于牆頭送以濁醪隻雞遂成終日之歡晉史狄希中山人也能造千日酒飲之千日醉時有州人姓劉名玄石好飲酒往求之希曰我酒發來未定不敢飲君石曰縱未熟且與一盃得否希曰聞此語不免飲之復索曰美哉可更與之希曰且歸別日當來只此一盃可眠千日石別似有作色至家醉死家不之疑哭而葬之經三年希曰玄石必應酒醒宜往問之既往石家詰曰石在家否家人皆怪之曰玄石亡來服已闕矣希驚

曰酒眠千日今合醒矣乃命其家人鑿塚破棺看之塚上汗氣徹天遂命發塚方見開目張口引聲而言曰快哉醉我也因問希曰汝作何物令我一盃大醉今日方醒日高幾許墓上人皆笑之被石酒氣衝入鼻中亦各醉臥三月搜神記

鴻臚孔羣好飲酒王導云卿常飲酒不見酒家覆瓶布乎久則糜爛羣曰公不見糟肉乎乃更堪久羣嘗與親舊書云今年田得七百斛秫米不了麴蘖事王氏彙苑

舊聞李太白好飲玉浮梁不知其果何物有人得吳婢使釀酒因促其功答曰尚未熟但浮梁耳試取一盞至

鴻書

卷七十六

九

飲食

則浮蛆酒脂也乃悟太白所飲蓋此耳清異錄

江諮議有言酒猶兵也兵可千日不用不可一日不備酒可千日不飲不可一飲不醉南史

魏買將家累千金博學善著作有蒼頭善別水常令乘艇於黃河中以鰲鮑接河源水一日不過七八升經宿

器中色赤如絳以釀酒名崑崙觴酒之芳味世中所

衛元規酒後迂丁僕射以詩謝曰自茲因酒星于天獄焚醉日于秦坑摭言

石曼卿結落奇才飲酒過人有劉潛者亦豪義士與曼卿爲酒友聞京師王氏新開酒樓遂往造焉對飲終日

不交一言王氏怪其所飲過多以爲異人稍獻餽菓益
取好酒奉之甚敬二人飲嚼自若傲然不顧至夕殊無
酒色相揖而去明日都下喧傳王氏酒樓有二酒仙來
飲久之乃知劉石也歸田錄

閨士劉乙嘗乘醉與人爭妓女既醒慚悔乃集書籍中
凡飲酒致失賈禍者編以自警題曰百悔經自後絕飲
至於終身清異錄

王岐公在翰苑值中秋夕帝于宮中召至賜酒對御榻
坐語曰天下無事與醉聲色何如與學士對飲令官嬪
進酒命各以巾帶索詩已令脫金珠雀簪替其幞頭曰

鴻書

卷七十六

十

飲食

須與潤筆宴畢醉起謝令扶掖不得拜撤金蓮燭送歸
院明日都下盛傳天子請客說略

蔡攸嘗賜飲禁中徽宗頻以巨觥宣勸之攸懇求辭不
任杯酌將至顛踣上曰就令灌死亦不至失一司馬光
也鶴林玉露

宋太祖事世宗於澶州曹彬爲世宗親吏掌茶酒太祖
嘗從求酒彬曰此官酒不敢相與自沽酒以飲太祖卽
位語羣臣曰世宗舊吏不欺其主者獨曹彬耳由是委
以腹心朝野遺記

粥飯羹

金鑒密記白居易在翰林賜防風粥一甌食之口香七
日玉屑

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
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
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慚
自剄士以此多歸之孟嘗君客無所擇各皆善遇人自
以爲孟嘗君親也史記

漢高祖微時嘗與客過其丘嫂食客益羹羹嫂厭叔伴爲
羹盡及其釜高祖怨其嫂及爲帝封其子爲呂氏侯或
問帝曰其母不長者獨異志

鴻書

卷七十六

十

飲食

漢元和元年大雨有一青龍墮宮中帝命烹之賜羣臣
龍羹各一杯故李尤七命文曰味兼龍羹述異記

餅

唐明皇王后恩寵日衰不自安一日訴曰三郎獨不記
阿忠脫新臂換一斗麪爲生日湯餅耶上戚然憫之玉屑

肅宗爲太子嘗侍膳尚食置熟俎有羊臂膾上顧太子
使太子割肅宗既割余汚漫刃以餅潔之上熟視不憚
肅宗徐舉餅啖之上大悅謂太子曰福當如是愛惜唐書

賀知章嘗謁賣藥王老問黃白術持一大珠遺之老人得珠即令易餅以與賀食賀心念寶珠何以市餅口不敢言老叟曰慳吝未除術何由成

原化記

唐御食紅綾餅餠爲上光化中放進士裴格盧延孫等二十八人燕於曲江勅大官賜餅餠止二十八枚而已延孫後入蜀頗爲蜀人所易有詩云莫欺零落殘牙齒曾吃紅綾餅餠來西陽維祖載人衣冠家有蕭家餛飩庾家粽子韓約櫻桃餠餠又有胡突繪聲皮索餅之類號爲名食

唐書

刑部侍郎劉伯芻常言某所居安邑里巷口有鬻餅者

鴻書

卷七十六

主

飲食

早過戶未嘗不開謳歌聲而當廬與甚早一旦召之與語貧窘可憐因與萬錢令多其本日取餅以償之欣然持鏹而去後過其戶則寂然無歌聲及呼至謂曰汝何輟歌之遽乎曰本流既大心計轉粗不暇唱渭城矣

實客佳話

鯖 膾

漢五侯不相能賓客不相往來妻護豐辯傳會五侯間各得其歡心競致奇膳護乃合以爲鯖世稱五侯鯖以爲珍味

西京雜記

進士段碩常識南孝廉者善作膾殺薄絲縷輕可吹起

操刀響捷若同節奏因會客街技先起魚架之忽暴風雨雷震聲膾悉化爲蝴蝶飛去南驚懼遂折刀乃不復作膾

隋唐佳話

句容縣佐史能啖膾至數十斤恒食不飽縣令聞其善啖乃出百斤史快食至盡因覺氣悶久之吐出一物狀如麻鞋底縣令命洗出安膾所膾即成水果問醫人術士莫能名之令小吏持往揚州賣之莫有識者誠之但有買者須高舉其價看至幾錢其至揚州四五日有胡求買初起一千累增其價至三百貫文胡輒還之初無酬酢人謂胡曰是句容縣令家物君必買之當相隨去

鴻書

卷七十六

主

飲食

胡因隨至句容縣令問此是何物胡云此是銷魚之精亦能銷人腹中塊病人有患者以一片如指端繩繫之置病所其塊即銷我本國太子少患此病父求愈病者賞之千金君若見賣當獲大利令竟賣半與之

廣異記

醢 醢 鹽 齋供

任迪簡李景略表佐其軍嘗宴客而行酒者誤進醢景略用法甚嚴迪簡不忍其死飲醢爲醢徐以他詞請易之歸略血不以聞軍中悅其長者

白孔六帖

宋蘇易簡爲學士太宗問物品何珍對曰物無定味適口者珍臣只知醢汁爲美臣嘗一夕寒甚擁爐痛飲半

夜吻燥中庭月明殘雪中覆一盂齏連咀數莖此時自謂上界仙厨鸞脯鳳胎殆恐不及欲作冰壺先生傳因循未果也上笑而然之

宋書

鹽之所產不同有刮于地而得者其味苦謂之苦鹽有然其波而出者其鹽散謂之散鹽有風其水而成者其味甘甜謂之飴鹽有積于鹵而結者其形似虎謂之形鹽祭祀則共苦鹽取其成于自然與玄酒明水不異也賓客則共形鹽取其如虎之形示服猛也然皆益以散鹽者取其治洽四海能致遠物以奉先祖懷諸侯也王及后世子膳羞皆共飴鹽者取其味之甘甜可食也

鴻書

卷七十六

古

飲食

何仙姑增城人生而頂有六毫所居地產雲母幼遇異人與桃食之遂不饑能逆知人禍福唐景隆中仙去宋類苑云潭州夏鈞過永州問何曰世多言呂先生今何在何笑曰今日在潭州興化寺設齋鈞到潭州日取寺中齋曆視之其日有華州回客設供

東軒筆錄

糖蜜

閩人茂德言沙糖中國本無之唐太宗時外國貢至問其使人此何物云以甘蔗汁煎用其法煎成與外國者等自此中國方有沙糖

老學庵記

吳孫亮方食生梅使黃門以銀盤并蓋就中藏吏取蜜

黃門先恨藏吏以鼠屎投蜜中啓言不謹亮令破鼠屎屎中乾亮笑曰若先在蜜中當中外俱濕黃門伏罪吳貞元八年吳明國貢鸞峰蜜其蜂之聲有如鸞鳳而身被五色大者可重十餘斤爲窠於深巖峻嶺間大者占地一二畝國人採其蜜不過二合如過度則有風雷之異若悞螫人則生瘡以石上菖蒲根傳之卽愈其蜜色碧常貯之於白玉枕表裏徹如碧瑠璃久食之令人長壽顏如童子髮白者應時而黑

杜陽編

鴻書

卷七十六

五

飲食

氏鴻書卷七十六終

第七十七卷

衣帛部

服制

儒服

儒衣

浣衣

冠巾

惠文

貂蟬

兜鍪中出

苑巾

帽網巾

遺帽

高麗制

道士製

帶

鴻書

卷七十七目錄

金帶

犀帶

玉帶

流蘇帶

袞錦葛半臂裙

十二章

十樣新

採葛綺

着葛時

銷得半臂

百鳥裙

鞋

鞋製

僧鞋

屣襪履

倒屣

解襪

結襪

龍縞襪

貴妃襪

羅襪

足下生雲

卷七十七
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七十七

明宣城劉仲達纂輯

衣帛部

太史湯賓尹刪正

服制

魯哀公問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曰丘少居

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君子之學也

博其服也鄉丘也不知儒服

家語

田贊楚人嘗衣儒衣而見王王曰先生衣何惡也贊曰

有甚于此者夫衣無惡于甲冬則寒夏則熱王好衣人

以甲臣竊不取意者為其義耶甲兵折人首刳人腹墮

鴻書

卷七十七

按

人城郭繫人子女其名尤甚不榮意者為其貴耶苟慮

害人人必害之苟慮危人人必危之王無以應

姓譜

何敬容為吏部尚書性矜莊衣冠鮮麗梁武帝雖衣浣

衣而左右衣必須鮮潔嘗有侍臣衣帶卷摺帝怒曰卿

衣帶如繩欲何所縛敬容希旨常膠青刷鬢衣裳不整

伏牀慰之暑月背為之焦

梁書

冠巾

漢侍中冠武弁大冠曰惠文金璫附蟬為文貂尾以為

飾侍中服則左貂常侍服右貂金取堅剛百煉不耗蟬

取居高食潔貂取內勁悍而外溫潤

職林

江淹年十三孤貧嘗採薪以養母曾於樵所得貂蟬一具將鬻以養母母曰此汝之休徵也汝才行若此豈長貧賤耶可畱待得侍中着之後果拜侍中

齊書

周盤龍義興人仕齊果功封純陽侯建元初魏攻壽春以盤龍假節助垣崇祖拒敵大破之又與魏軍戰盤龍父子兩騎縈攬數萬人大敗魏軍後遷散騎常侍武帝戲之曰卿着貂蟬何如堯盤龍曰此貂蟬從堯盤中出耳

北齊書

頭巾古所未有漢王莽頭禿始施巾或以皂羅裹髮因有此製與今式不同自後宋製漸繁始有圓象天方象

鴻書

卷七十七

二

衣帛

地者 諸事音攷

帽 網巾

王濛字仲祖美姿容帽破入市買之羣姬悅之爭遺新帽

晉書

今太監帽樣蓋因高麗王冠制爲之嘗聞內侍謂國初時高麗未服高廟遣一細作矚其王之冠制遂命諸內侍皆冠之因高麗使來指諸內侍而謂之曰汝王冠與朕內臣同此曹日供使令於朕而汝王乃欲崑強不服朕耶使者歸言之遂舉國降

傳信錄

太祖初有天下一夕微行至神樂觀見一道士於燈下

結網巾問之道士曰用裹頭上則萬髮皆齊太祖去明日有旨召道士至命爲道官仍命其取網巾十三頂頒示十三布政司今遂爲定制自元以來無之

國朝典故

帶

唐太宗賜房元齡黃銀帶曰如晦與公同輔朕今獨見公泣曰世傳黃銀鬼神畏之更取金帶送其家

唐史

唐裴度拜彰義節度使討淮蔡及行賜以通天犀御帶受之度臨薨令子弟執筆口占狀曰內府之珍先朝所賜既不合將歸地下又不合畱在人間謹却封進聞者嘆其臨終廉節凜然

因話錄

鴻書

卷七十七

三

衣帛

宋王文正公旦有貨玉帶者持以及門旦弟因以呈公公曰如何弟曰甚佳公命弟繫之曰還見佳否弟曰繫之安得自見公曰玉名石也得不得重乎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也我腰間不稱此物亟還之故平生所服止于賜帶

名臣遺事

宋玉東家女因玉見棄誓不他適膏沐不施恒以帛帶交結胸前後操織作以自給後人效之富家至以珠玉寶花飾錦繡流蘇帶束之以增妖冶

下帷短帶

袞 錦 葛 半臂 裙

古制衣裳十二章日月星辰取其照臨也山取其鎮也

龍取其變化也華蟲雉取其文也六者繪之於衣宗彝虎取其孝也藻取其潔也火取其明也粉米取其養也黼若斧形取其斷也黻爲兩相背取其辨也六者繡之于裳

集苑

天孫機上絢光華十樣新奇世共誇步障簇成龍滾浪迴文織出鳳穿花紅迷煬帝帆邊日絳奪滕王閣外霞安得佳人唱金縷纏頭醉舞柳腰斜

顏服膺

吳越春秋越王自吳還國知吳王好服令國中男女入山採葛作黃絲之布以獻吳王乃增越王之封賜羽毛之飾几杖諸侯之服採葛婦人傷越王苦心乃作歌曰

鴻書

卷七十七

四

依編

膏膽不苦味若飴今我采葛以作絲女工織今不敢遲弱於羅今輕罪罪號絺素今將獻之吳王悅兮忘罪辜

山堂肆考

陶士行貧時冬日母子嘗着敝葛及士行貴母恒於公服袖口內縫一片曰汝當作佳官盡心恤民勿忘着葛衫時也

奚囊橘柚

鄭愚尚書廣州人敷歷清顯然性好華以錦爲半臂崔魏公鉉鎮荆南鄭授廣南節制路由渚宮鉉以常禮待之鄭爲進士時未嘗以文章及魏公門至是乃贊所業魏公覽之深加嘆賞曰真銷得半臂也

北夢瑣言

唐安樂公主使尚方合百鳥毛織二裙正視爲一色旁視爲一色日中爲一色影中爲一色而百鳥之狀皆見以其一獻韋后

五行志

鞋

鞋古作鞮卽履也古者以草爲屨以帛爲履周人以麻爲鞋劉熙釋名云鞋者解也縮其上易舒解也履者禮也飾足爲禮也韋者襲也屨頭深襲履足也皮底曰屨扉者皮也木底曰屨乾腊不畏濕也

全雅

佛法初入中國學佛者皆袒肩跣足苦行自脩因僧馮懷義得幸武氏恥其跣足始置鞋起於唐

原始秘書

鴻書

卷七十七

五

本編

屨 襪 屨

後漢王粲有異才聞望人多敬之蔡邕與之爲友一日粲來訪邕邕慌忙倒屣迎之入戶粲笑曰屣倒矣邕曰見客才高予愚惟知致禮不知屣矣○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紛然聞粲及門竟不知其屣之顛倒

後漢書

文王伐崇至鳳凰之墟而襪繫解文王自結之太公問焉文王曰吾聞仁君所與處弗盡其役寡人雖不肖所與處皆先君之人也故無令結

張釋之爲廷尉有王生者善爲黃老言嘗居廷中公卿

盡會王生顧釋之曰爲我結襪釋之跪而結之或讓生
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廷尉廷尉天下名臣吾
故使結襪欲以重之諸生聞皆賢王生而重廷尉焉本傳
巴邛人家橘園有兩大橘如三斗盎剖開每橘有二老
叟皆相對象戲一叟曰君輸我瀛州玉九斛龍藕襪八
緡後自於青城草堂還我爾幽怪錄

玄宗至馬嵬驛令力士縊貴妃於佛堂梨樹之前馬嵬
媼得襪一隻過客求而翫之百錢一觀獲錢無數國史補
高力士於妃子臨刑遺一襪取而懷之後玄宗夢感詢
力士曰妃子遺一襪汝收乎力士因進之玄宗作銘有

鴻書

卷七十七

六

曰羅襪羅襪香塵生不絕細細團團地下得瓊鉤窄窄
弓手中弄新月又如脫屣露纖圓恰似同衾見時節
時知清夢事非虛暗引相思幾時歇玄宗遺錄

白樂天以玄綾爲質以素綃作雲朵染以四邊香振履
如雲霧樂天示道友曰吾足下生雲計不久上昇矣人直說

劉氏書卷七十七

第七十八卷

珍寶部

金

唾金

金牛

金蛇

馬蹄金

誑金

銀

白金

黃銀

藏銀

王四老

盜銀

錢

青蚨

泉布

錢星

鴻書

卷七十八目錄

錢囊

古錢

倖錢

通神錢

拾錢

溺錢

關錢

樣錢

銅

入土入水

銅臭

銅盆

鐵

產鐵

鐵腸

鑛鐵

珠

龍珠蛟珠

火齊

馬價珠

美珠

寶珠

亾三珠

還珠	青泥珠	綴冠珠
水珠	蜈蚣珠	額珠
探珠		

卷七十八目錄終

鴻書 卷七十八目錄 二

劉氏鴻書卷七十八

明宣城劉仲達 纂輯

珍寶部 太史湯養尹 刪正

金

零都縣西沿江有石室名夢口穴嘗有舟子遇一人通身黃衣擔兩籠黃紙載過崖下此人遺唾船上徑下崖直入石中舟子初甚忿之見其入石始知神異視船上唾悉是黃金 述異記

秦淮牛渚津水極深洞人見一金牛形甚瑰壯以金爲鏤絆又曰巴丘縣自金岡以上二十里名黃金潭莫測

鴻書 卷七十八 十一

其深上有瀨亦名黃金瀨古有釣於此潭獲一金鏤引之遂滿一船有金牛出身奔走釣人被駭牛因奮身躍而還潭鏤乃將盡釣人以刀斧斫得數尺潭瀨以此取名 括異志

唐開成初宮中有黃色蛇夜自寶庫出遊階庭間光彩照灼不可擒捕宮人擲珊瑚玦擊之遂并玦亡去掌庫者以聞上令徧搜庫內乃得黃金蛇而珊瑚玦貫其首上熟視之曰昔隋煬帝爲晉王時以黃金蛇贈陳夫人實不知得自何處因覩額下有阿麼字上蹶然曰果不失朕所疑耳阿麼煬帝小字也遂命取玻璃連環繫于

玉琨之前足其後更不復見焉以琨能啗蛇也

杜陽集

編

京師兵士闕喜以年老解軍籍爲販夫賣果實自給其妻湯氏舊給事掖庭晚乃嫁喜宣和二年六月喜賣瓜於東水門外汴堤叢柳間所坐處去人居百計步柳陰尤茂午暑方盛行人不至若聞木杪呼小兒繼有應者呼者物在否應者曰在如是再三仰頭周視無所覩懼不自安欲歸而妻饋食適至具以語之妻曰老人腹虛耳鳴妄聞耳明日復如前又以語妻妻曰然則翼日我坐此代汝汝當爲我饋食妻慧人也伺其時至應答聲畢遽曰旣在何不出示即於樹間擲金數十顆銀十餘錠黃白爛然妻四顧無人亟拾置瓜籃中未畢而喜至驚笑曰吾不暇食矣喜見黃物形製甚異疑不曉妻曰此馬蹄金以所坐敗簾覆蓋瓜籃共舁而歸僅行百步重不能勝暫寄張家茶肆出募擔脚挈取張氏訝其倉皇如許發籃見物悉以瓦礫易之喜夫婦不復閱視及家始覺妻曰姑忍勿言明當復用前策尚可得也泊坐樹下過時無所聞乃致其呼小兒復應曰喏妻曰再以昨日之物來曰亡矣問何故曰已煩賣瓜人送與張氏去矣喜將訟於官妻曰鬼神不與我雖訴何益不若謀

鴻書

卷七十八

七

鴻書

諸張氏張曰物已歸我爾夫婦皆老而無子多貲亦何爲幸館於吾門畢此一世可也喜乃止張氏益富由此

逸史搜奇

明永樂文皇帝崇信二教使修武當山徵張三丰命道士建羅天大醮道心尤篤上一日宴坐文樓見雲際一物冉冉下逝則羽衣黃冠士也鶴駕翩翩駐欄楯外上問何人荅曰臣上帝侍臣以明年春建白玉殿遣臣爲陛下索紫金梁一枝其長二丈某月某日來取言訖杳然西方而逝上召群臣問之衆言此必真人安有人而鶴遊空駐者侍即夏原吉獨不信曰此幻術也入之蒼蒼積氣所爲寧有白玉爲殿而金其梁之理即使有之上帝當示人以儉不應以侈至是上狐疑未決居數日又見此羽士乘鶴而降曰梁不爲鑄以臣爲誑乎上帝震怒將遣雷神下擊薄示小警上深謝未遑又翻然而沒已而雷聲謹身殿上大懼亟命工範金爲梁而內庫黃金不足乃令天下里甲各出金五錢凡半年金集使鼓鑄成梁而夏公終不以爲然上聞之笑曰卿儒者泥常之見耳兩度鶴降豈皆誣罔原吉不敢言已而梁告成奏表天曹復見道人乘鶴至上曰梁當與女何以攜去荅曰不難叱二鶴啣之而去原吉又以爲妄乃密使

鴻書

卷七十八

七

鴻書

人察之原吉戒以天下金殆盡至金賤處則其所窟穴抵陝西華山下果有人售黃金者其值甚賤乃隨之至山其人躍升三峰如履平地使者不能及乃令道士賁徇血攀組以升見六七方士方共斲金見人即起沃之以血不中皆飛身而去但持半梁還上始悔悟而嘆原吉之有識

廣艷異編

銀

漢武紀收銀錫造白金則銀與白金昭然爲二物

荷覺

六條

唐本草注云有黃銀本經不載俗云爲器辟惡乃爲瑞

鴻書

卷七十八

四

朱

物始知黃銀自一種銀非金也

林水源裏有室室前磐石上列羅十瓮中悉是餅銀采伐遇之不得取取必迷悶晉太元初民家僕密竊三餅歸發看有大蛇螫之而殞其夜神語曰君奴不謹盜銀三餅即日顯戮備視則奴死銀在矣

王欽始興記

隗炤汝陰鴻壽亭民也善易臨終書板授其妻曰吾亡後當大荒雖爾慎莫賣宅也後五年春當有詔使來頓此亭姓龔此人負吾金即以此板往責之勿負言也亡後果大困欲賣宅者數矣憶夫言輒止至期有龔使者果止亭中妻遂賣板責之使者執板不知所言曰我平

生不負錢此何緣爾邪妻曰夫臨亡手書板見命如此不敢妄也使著沉吟良久乃命取書筮之卦成抵掌嘆曰妙哉隗生可謂鏡窮達而知吉凶者也吾不負金賢夫自有金乃知亡後當暫窮故藏金以待太平所以不告兒婦者恐金盡而困無已也知吾善易故書板以寄意耳金五百觔盛以青甕覆以銅梓埋在堂屋東頭去地一丈入地九尺妻還掘之果得金皆如所卜

搜神記

王四老者鑿貫鉅萬嘗見其故人子張太丐于門叱之其媼問焉此故人張某子不肖破產以至是媼曰噉翁奈何不周故人子而徒詬辱之乎翁曰善即呼太人飯

鴻書

卷七十八

五

朱

與之十金曰以是貿易毋妄費費則子貧在膏肓耳太感激用以買米獲利半之數月至二倍出入翁家益恭翁知其勵行命偕族子持千金販木荆南一夕散步月下見一缸自遠浮至其行如飛其中若有物焉而不甚辨以手攬之力不勝各得其脫尾三寸而去漫置于橐中明旦啟行至山東假宿一田舍是夕月明二子行于庭際見簷下一缸實缺二處二花若新潛以所得合之無隙乃大驚曰豈其神邪主人翁坐窓下聞其言出呼曰子非京師張太哉太益駭曰翁何以知余翁大驚嘆呼其妻及兒婦曰吾主至矣當具壺觴其妻倏起營辦

延二子酌盡醉二子疑問不肯言宿於嘗禮意周洽質明二子求去翁把其袂留飲又明日告去翁留愈堅十晏次一少年下蹇置一囊拜曰至京云張太商楚中阻于江已報登陸回則必令相造翁笑指太曰已在此矣顧謂客曰此兒子爲張君入京奉候乃虛勞往返因屏人語太曰老夫所以留吾子者非他賴神天之錫於此月中掘得白物一缸即昨夕所見者中一牌刻云銀五百兩歸北京張太是以敬依神旨專令相覓豈意茲辰遂見君子舉一囊還之不少減元額太初辭翁因不許乃焚香祝拜而受之翁復出五十金爲贈太曰

鴻書

卷七十八

六

珍寶

此違天矣吾死不敢奉命翁乃與媼計造餅五十枚枚置金一兩明旦贈別而去二子行二十里渴甚見一女持漿餉田停轡乞之婦無難色太感其意以五十餅回贈婦喜先與所抱兒一枚餘悉携詣田所示其夫夫曰近若翁六十坐貧無物爲壽今得此餅汝并二雞饋若翁且乞銀五兩以甦夏天力作之苦婦如其言造父笑正掘銀老翁也僅數言後出雞餅陳子堂愕然問所自女曰路人所遺翁與媼已嘆其異女白壻言貧居力作乞少貲以給勞翁笑曰人與爾五十金不受顧求假乃公耶女不論翁曰餅中銀吾以還親戚者乞漿之子

是也女胡辭爲出餅示女女螳曰安有是取兒手中餅擘之空如也翁媼悉駭問之子婦婦云昨倉卒中失銀一星早間得之酒匳下恐大家嗔故不敢白翁乃歎曰彼不受而吾強贈此徒受而仍以見歸凡物有定數豈智力能回哉因助女十金而遣之

錢

青蚨似蟬而差大其味辛可食每生子必於草葉大如蠶子人將子歸則母亦飛來即以母血塗錢八十一文以子血復塗餘錢每市物或先用子者即母歸用母即子歸如此輪環不已搜神記

鴻書

卷七十八

七

珍寶

泉布皆錢也以其流行如泉故曰泉以其布于民間故曰布司馬溫公曰百姓有米而官不要米百姓無錢而官必要錢六臣註道書云牽牛娶織女天帝借二萬錢下禮久不還被驅在營室中晉書天文志曰北落師門西北有十星曰天錢荆楚歲時記建安有村人小舟建溪往來採薪爲業山上忽有數錢流下尋至山半大甕錢滿其中而甕少欹於是推正以石楮之取五百餘錢歸率家人往將盡取之而忘其所徘徊數日不忍去夜夢人曰錢有主不可取向甕欹以五百顧爾正之耳稽神錄

岑文本避暑山亭忽有報上清童子元寶衣淺服青衣曰此上清五銖服出門不見伺之東行數步於墻院下瞥然而沒文本命工力掘之古墓中得古錢一枚文本方悟上清童子是青銅名元寶錢之文也

博異志

闕敞為郡五官掾太守第五常病以俸錢百三十萬寄榷堂上後常舉家患死惟有孤孫九歲臨死語云吾有錢三十萬寄榷闕敞孫長大來求敞敞見之喜取錢盡還之孫祖唯言三十萬耳今乃百三十萬誠不敢當敞曰府君疾困謬言爾耶君無疑

先賢傳

張延嘗問度支有一冤獄久不決及公判度支期以旬

鴻書

卷七十八

人

夢

日平旦視事日案上一帖云奉錢三萬貫乞不問其獄公怒悉收吏禁之次日於監洗處又一帖奉錢十萬公嘆曰錢至十萬可通神矣無不可回之事吾懼及禍不得止

幽開鼓吹

京輦自黃巢退後脩葺殘毀之處鎮州王家有一兒俗號王酒胡居于上都巨有錢納錢三十萬貫助脩朱雀門上又詔重脩安國寺畢親降車輦以設大齋乃十種新鐘拾錢一萬貫命諸大臣各取意擊之上曰有人能拾錢一千貫文者即打一捷齋罷王酒胡半醉入來徑上鐘樓連打一百下便於西市運錢如數入寺

玉泉子

韓晉公滉鎮浙西威令大行浙右進錢船渡江為驚濤所溺篙公募人漉出兩溺不得眾以錢損其數滉自至津部視之乃責江神因得其錢指曰此錢乾非水波得之者問吏吏具實對復以實投詞詬責俄然二繆浮出波上乃取之

獨異志

京下忽闕見錢市間皇忽一日秦檜呼一鑪工櫛髮以五千當二錢犒之諭云此錢數日間有旨不使早用了鑪工親得旨遂與外人言之不三日間京下見錢頓出此宰制天下之小術

貴耳集

檜在相位願指上下

無敢弗從時都下貨壅之見鑪市廛大開府尹以聞檜

鴻書

卷七十八

九

珍

笑曰易耳即召文思院官未至促者絡繹奔而來諭之曰適得旨欲變錢法可鑄樣錢一緡進呈屢見鑪不用約翼午畢事院官唯唯而出召工為之富家聞者盡出宿鑪市金粟物價太昂泉溢于市既而樣錢上省寂無聞矣

天中記

銅

凡銅物入土千年而青入水千年而綠瑩在人間者紫褐而朱班其色有蠟茶者有漆黑者凡辨古彝器夏款嵌以金商款質素周款雕巧以纖古敦甬以丹砂鷗班為尚今以漆古頌古文為尚古器尚大今器尚小

玄覽

後漢崔烈有重名靈帝時入錢五百萬拜司徒烈名譽遂減乃問其子鈞曰外人議我以爲何如鈞對曰人盡嫌大夫銅臭烈怒舉杖擊之鈞服武弁而走烈曰搥不受而走豈爲孝乎鈞曰舜事瞽瞍小杖則受大杖則走烈慙而止今嘲富者亦曰銅臭

釋常談

門村朱家舊蓄一古銅盆中有鴨形隱然初不以爲異後有農墾田獲一銅鴨農不識賤價售于市朱因得之以合盆影不差毫厘注水盆中鴨輒自浮而浴

華夷考

鐵

楚王夫人於夏納涼抱鐵柱心有所感遂懷孕產一鐵

鴻書

卷七十八

十

珍寶

楚王命鑄邪鑄爲雙劍

列士傳

楚王與群臣獵于雲夢縱良犬逐狡兔三日而獲之其

異苑

賜是鐵良工曰可以爲劍

鑄鐵出西番面上有旋螺花者有芝蔴雪花者凡刀劍

器打磨光淨用金絲鑿鑿之其花則見價值過于銀古

云識鐵強如識銀假造者是黑花宜細驗刀子有三絕

大金水總管刀一也西番鴻鵠木靶二也韃靼樺皮鞘

三也嘗有鑄鐵剪刀一把製作極巧外起花鍍金裏面

嵌銀回回字者

夷門廣牘

珠

龍珠在頷鮫珠在皮蛇珠在口鱉珠在足魚珠在眼蚌珠在腹

全雅

火齊金翅鳥所成碧色珠也今所謂走母綠者是

雜史

青珠兒出西番諸國色青如翠道地有指面大轉身青

者顏色好者直價如馬故謂之馬價珠但夾石粉青有

油煙及色老者價低土番回鶻國珠兒顏色不甚好多

似好靛石或云灰塵迷眼以珠兒拂之則明也

春秋吳子胥出走邊侯得之子胥曰上求我也以我有

美珠也今我已亡之矣且曰子取之邊侯憂而釋之○

戰國時張丑爲質然于燕燕王欲殺之走出境境吏得

鴻書

卷七十八

十

珍寶

丑丑曰燕王所欲殺我者人言我有寶珠也王欲得之

我今已亡之而王不信今子致我我且言子奪我珠而

吞之燕王必且殺子刺子之腹反子之腸矣吾且就死

子之腸亦且寸絕矣境吏恐而放之

太平御覽

汝南李敬爲趙相奴于鼠穴中得繫珠璫珥相連以問

主簿對曰前相夫人昔亡三珠疑子婦竊之因而去婦

敬乃送珠付前相相慚追去婦

後漢書

崔樞應進士客居汴半歲與海賈同止其人得疾旣篤

謂崔曰荷君見顧不以外夷見忽今疾勢不起番人重

土殯脫歿君能終始之乎崔許之曰某有一珠價萬緡

得之能蹈火赴水至寶也敢以奉君崔受曰吾一進士
巡州邑以自給奈何忽畜異寶伺無人置於柩中座於
阡陌後一年崔遊丐亳州番婦自南來尋故夫并勸珠
所在陳於公府乃於毫來追捕崔曰倘窳窳不爲盜發
珠必無他遂開棺得其珠汁帥王彥謨奇其節欲命爲
幕崔不肯明年登第竟主文柄有清名代醉編

則天時西國獻青泥珠一枚珠大類拇指微青后不知
貴以施西明寺僧布金剛額中後有講席胡人來聽講
見珠縱視目不甞捨如是積十餘日但於珠下諦視而
意不在講僧知其故因問欲買珠耶胡云果若見賣當
鴻書

致重價僧初索千貫漸至萬貫胡悉不酬遂定至十萬
貫賣之胡得珠納之腿肉中還西國僧尋聞奏則天勅
求此胡數日得之使者問珠所在胡云以吞入腹使者
欲剖其腹胡不得已於腿中取出則天召問貴價市此
焉所用之胡云西國有青泥泊多珠珍寶但苦泥深不
可得若以此珠投泊中泥悉成水其實可得則天因寶
持之至玄宗時猶在廣異記

咸陽嶽寺後有周武帝冠其上綴冠珠大如瑞梅歷代
不以爲寶天后時有士人過寺見珠戲而取之天大熱
至寺門易衣以紙裹珠放金剛脚下因忘收之翼日便

鴻書

卷七十八

主

子

往楊州收債途次陳留宿于旅邸夜聞諸胡鬪寶攝友
從而視之因說冠上綴珠諸胡人駭曰久知中國有此
寶方欲往求之士人言已遺之胡等嘆恨云若能至此
當有金帛相答今往楊州取債幾何士人云五百千諸
胡乃率五百千與之令還取珠士人至金剛脚下珠猶
尚存持還見胡胡等喜忭飲樂十日方始求市因問士
人所求幾何士人極口求一千緡羣大笑云何辱此珠
與衆定其價作五萬緡群胡合錢市之及邀士人同往
海上觀珠之價士人與之偕行東海上大胡以銀瑠煎
醍醐又以金瓶盛珠於醍醐中重煎甫七日有二老人
及徒黨數百人齎持寶物來至胡所求贖固執不與後
數日復持珠寶山積云欲贖珠胡又不與至三十餘日
諸人散去有二龍女潔白端麗投入珠瓶中珠女合成
膏士人問所贖悉何人也胡云此珠是大寶合有二龍
女衛護群龍惜女故以珠寶來贖我欲求度世寧顧世
間之富耶因以膏塗足步行水上捨舟而去諸胡各言
共買此珠何爲獨專其利卿旣往矣我將安歸胡令以
所煎醍醐塗船當得便風還家悉如其言大胡竟不知
所之

大安國寺睿宗爲相王時舊邸也即尊位乃建道場焉

王嘗施一寶珠令鎮常住庫云直億萬寺僧納之櫃中殊不爲貴也開元十年寺僧造功德開櫃物閱將貨之見函封曰此珠直億萬僧共開之狀如片石赤色夜則微光光高數寸僧議此凡物耳何得直億萬也試賣之於市中令一僧監賣且試其酬直居數日賈人或問者及觀之則曰此凡石耳瓦礫不殊何妄索直皆嗤笑而去僧亦耻之十日後或有問者知其夜光或酬價數千價益重矣月餘有西域胡人閱寺求寶見珠大喜頂戴於首胡人貴者也使譯問曰珠價直幾何僧曰一億萬胡人撫弄遲迴而去明日又至譯謂僧曰珠價誠直億萬然胡客久今有四千萬求市可乎僧喜與之謁寺主寺主許諾明日納錢四千萬買市之而去仍謂僧曰有虧珠價誠多不貽責也僧問胡從何而來而此珠復何能也胡人曰吾大食國人也貞觀初通好來貢此珠後吾國常念之募有得之者當授相位求之七八十歲今幸得之此水珠也每軍行休時掘地二尺埋珠於其中水泉出可給數千人故軍行常不乏水自亡珠後行軍每苦渴僧不信胡人命掘土藏珠有頃泉湧其色清冷流汎而僧取飲之方悟靈異胡人乃持珠去不知所之

廣覽異編

鴻書

卷七十八

十四

珠

柳州種甘棠有光夜出柱上蠹穴中滿堂如月太守知異物集吏卒碎柱乃大蜈蚣長亘柱腦中得珠大如鷲卵圓瑩光彩

夷堅續志

鴻書

卷七十八

十五

珠

洪州胡氏子家貧有子五人其最少者氣狀殊偉此子既生家稍充給農桑營贍刀漸豐足鄉里咸異之一日主船載麥沂流詣州市江岸險絕截流而渡船勢抵岸沙摧岸崩穴中得錢數百萬乃棄麥載錢而歸由是其家益富市置僕馬營飾服裝咸言此子有福不欲久居村落因令來往城市稍親狎人事行及中道所乘之馬跑地不進顧謂其僕曰船所抵處得錢今馬跑地亦恐有物因令左右斫之得金五百兩賣之還家他日有商胡遇之知其頭中有珠使人誘而狎之飲之以酒取其珠而去初額上有肉隱起如毬子形失珠之後其肉遂陷自是精神耗減其家生計亦漸亡落焉

錄異

饑但瀾漪味苦甚而縛梟其身成毳迷冥且死雷動龍
起舞青曼間身隨之故墮此公遣騎急捕之某某與大
珠俱在蓋恐探者上當得大珠而二人分得小者也以
是斷繩一詢得實抵二人死而大珠還探者欲成以聞
于朝棄市殺人至沉海底寃且絕矣乃乘龍登天而直
造訟庭身有八翼喙且三尺矣由是而觀二人竟死平
地海底豈死人地哉耳談增

劉氏鴻書卷七十之八

鴻書

卷七十之八

未

珍寶

第七十九卷

珍寶部二

玉

于闐國

玉虎

玉馬

玉枕

玉人

玉魚

玉辟邪

玉環

玉帶

璧

寄璧

玳瑁

玻璃

鞞

貓睛

水晶

珊瑚

出南蕃

玉京夫人

如酒色

千年冰化

身大枝多

鴻書

卷七十九目錄

一

寶璫

玳瑁

蠟子

一鐵璫

白多黑少

一錢十萬

琥珀

瑪瑙

楓木之精

惡鬼之血

錦江合子

寶母

鶴頂

犀角

加至千萬

魚頂鮫

栗紋栗明

番香

金剛鑽

貝

回回石

鷹嘴香

砂磧間

鷹鷂糞中

三代珍瑞

相承寶重

佛鉢

骨黃

古物

古鑄

千斛不滿

雜烹之名

信愛古物

三代器

卷七十九目錄終

鴻書

《卷七十九目錄

二

劉氏鴻書卷七十九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珍寶部二

太史湯賓尹 刪正

玉

玉出西域于闐國有五色利刀刮不動溫潤而澤摸之靈泉應手而生器物白色爲上黃色碧色亦貴更碾琢奇巧敦厚者尤佳有瑕玷敲動夾石及色不正欠溫潤者價低白玉其色如酥者最貴但飡色油色及有雪花者皆次之黃玉如栗者爲貴謂之甘黃玉焦黃者次之碧玉其色青如藍黑者爲貴或有細墨星者色淡者次

鴻書

卷七十九

珍寶

之黑玉其色黑如漆又謂之墨玉價低西蜀亦有赤玉其色紅如雞冠者好人間少見綠玉深綠色者爲佳色淡者次之甘青玉其色淡青而帶黃菜玉非青非綠色如菜葉玉之最下者

夷門廣牘

秦始皇令蒙騫伐于闐國得美玉二塊高七八尺又鬼方進一玉工絕巧命刻玉以爲虎虎即躍去遺邏侯捕之竟不得至漢武元鼎元年未央宮左右有白虎見闐人驚焉命獵者羅致獲一虎乃于闐玉所刻也武帝以爲瑞遂建白虎殿

山堂肆考

王騰新蔡人自并州到常山真定縣遇天大雪平地數

尺見一所雪融不積騰惟使人掘之得玉馬高尺許咸以爲異上表獻之

咸榮緒著

咸熙二年宮中夜異獸白色光潔繞宮而行闕官見之以聞于帝帝曰宮闕幽密若有異獸皆非祥也使宦者伺之果見一白虎子過房而走候者以戈投之卽中左目比往取視惟見血在地不復見虎搜檢宮內及諸井池不見有物次檢寶庫中得一玉虎頭枕眼有傷血痕尚濕帝該古博聞云漢誅梁冀得一玉虎頭枕云單池國所獻檢其領下有篆書字云是帝辛之枕嘗與妲已同枕之是殷時遺寶也又按五帝本紀云帝辛殷代之

鴻書

卷七十九

上

少寶

末至咸熙多歷年所代代相傳凡珍寶久則生精靈必神物憑之也

拾遺記

隋大業四年幸汾陽宮有藍田山得一玉人長三尺四寸着大領衣冠幘詔問羣臣莫有識者崔頤對曰謹按漢文以前未有冠幘卽是漢文以來所製作也臣見魏大司農盧元明撰嵩高山廟記云有神人以玉爲形像之長數寸或出或隱出則令世延長陛下定鼎嵩雒歎神自見臣敢稱慶

國憲家猷

唐楊貴妃素有肉體至夏苦熱常有肺渴每日含一玉魚兒於口中蓋藉其涼津沃肺也

天中記

唐肅宗賜李輔國玉辟邪二各高一尺五寸奇巧非人間所有奇玉之香可聞數百步輔國常置座側一日方巾櫛而辟邪一則大笑一則悲號涕泗交下輔國惡其

五色線

紹興中楊存中在建康旗上畫雙勝連環謂之二勝環意取兩宮北還之義後得美玉琢爲帽環以進有一伶在傍高宗指示之曰此乃楊太尉所進二勝環伶人跪捧接諦觀徐奏曰可惜二勝環放腦後高宗爲之改容

恢復記

高麗國嘗遣使謝金有司奏高麗所進玉帶乃石似玉

鴻書

卷七十九

上

少寶

者金主曰國無能辨識誤以爲玉耳且人不易物惟德其物若復却之豈禮體也

綱目

璧

魯邱成子聘於晉過衛右宰穀臣觴之陳樂而不樂乃送之以璧成子曰觴我以酒懼我也陳樂不樂告我憂也送我以璧寄托之也衛其有亂乎背衛三十里聞甯殖之難作右宰穀臣死之乃使人迎其妻子隔宅居之分祿食之其子長而反

呂氏春秋

秦始皇之將亡也江神素車白馬道華山下返璧於華陰平舒道曰爲遺鑄池君使者致之乃二十八年渡江

所沈璧卽江神返璧處也 水經注

珍寶襍 玻璃 韜鞋 貓睛 水晶 珊瑚

玻璃出南蕃有酒色紫色白色者與水晶相似器皿皆多碾雨點花兒者是真其用藥燒者入手輕有氣眼與琉璃相似 夷門廣牘

韜鞋李章武與王倡往來死後李經所居見王來同寢將曙取一物紺碧似玉而冷狀如櫛葉贈曰西岳玉京夫人所遺韜鞋寶也 景苑

貓睛出南蕃性堅黃如酒色睛活者中間一道白橫搭轉側分明與貓兒眼睛一般者爲好若睛散及死而不

鴻書

卷七十九

四

卷七十九

活者或青黑色者皆不爲奇大如指面者尤佳小者價輕宜相嵌用 波斯志

水晶古云千年冰化爲水晶其性堅而脆刀刮不動色白如水清明而瑩無纖毫瑕玷擊痕者爲佳凡器碗盞素者爲好但碾花者必有節病出處多倭水晶第一南水晶白北水晶黑信州水晶濁 事物紀原

珊瑚樹生大海山陽處水底海人以鐵網取之其色如銀珠鮮紅樹身高大枝柯多者爲勝但有髓眼及淡紅色者價輕此物貴賤並隨真珠枝柯巧斷者用釘梢定鍍紅璣粘接宜仔細看如有零碎材料每兩值價如金

列錦篇

寶璫 玳瑁 蠟子

寶璫出于闐國其貢使每來必携一寶璫往反如是主客官視之一鐵璫耳蓋其來道涉流沙踰三月程無薪水獨挈其水而行是璫者投以水頃之已百沸矣用是得不乏故寶之 夷門廣牘

玳瑁出南蕃大海中白多黑少價高黑斑多者不爲奇有黃紫者用龜筒夾玳瑁黑點兒宜細驗之產于南蕃海洋深處白多黑少者價高但黑斑多者不爲奇大者不可得小者時時有之其地漁人常携一二獻官皆小

鴻書

卷七十九

五

卷七十九

者耳此物狀如龜鱉背負十二葉有文藻卽玳瑁也取用時必倒懸其身用器盛之滾醋潑下逐片應手而落但不老大則其皮薄不堪用耳唐敬宗寶曆元年南昌國進玳瑁盆可容十斛外以金玉飾之盛夏時上置殿內貯水令滿道嬪御持金銀杓酌水相沃終不竭焉寶璫子出南蕃西蕃性堅有紅蠟紫蠟亦有酒色者俱明瑩有大如指面亦有小者多儘大儘貴古云蠟重一錢價值十萬可相嵌釧鐲碗盞戒指用自然生成者好碾琢者不佳假造用藥燒成者內有氣眼 波斯志

琥珀 瑪瑙

琥珀出南番西番乃楓木之精液多年化為琥珀其色黃而明瑩潤澤其性若松香色紅而且黃者謂之明珀有香者謂之香珀鶯黃色者謂之蠟珀此等價輕深紅色者謂之血珀此出高麗倭國其中有蟻蜂松枝者甚可愛此物於皮膚上揩熱用紙片些少離寸許吸映之則自然飛起假者以羊角染色為之奇玩林

瑪瑙者乃是惡鬼之血凝成此物昔黃帝除蚩尤及四方羣凶并諸妖魅填川滿谷積血成淵聚骨如嶽數年中血凝如石骨白如灰膏流成泉故南方有肥泉之水白堊之山望之峨峨如霜雪矣又有丹丘千年一燒黃

鴻書

卷七十九

七

七

河千年一清至聖之君以為大瑞丹丘之野多鬼血化為丹石則瑪瑙也不可斫削雕琢乃可鑄以為器名山藏瑪瑙多出北方南番西番亦有非石非玉堅而且脆快刀刮不動凡看碗盞器皿要樣範好碾得薄不夾石者為佳其中有人物鳥獸形者最貴有錦江花者謂之錦江瑪瑙有漆黑中一線白者謂之合子瑪瑙有黑白相間者謂之截子瑪瑙有紅白雜色如絲相間者謂之纏絲瑪瑙此幾種皆貴有淡紅色者謂之藥水瑪瑙有紫紅花者謂之藥斑瑪瑙有海蜃色者兒面花者皆價低凡器物刀靶事件之類看景好碾琢工夫及紅多者為

上古云瑪瑙無紅一世窮醉目編

寶母 鶴頂 犀角

唐安史定後有魏生者少以黜戚歷任王官家財累萬然其交結不軌由是窮置為士旅所擯因避亂將妻入嶺南數年方寧後歸舟行至虔州界因暴雨息後登岸肆目忽于沙磧中見有地氣衝上直數十丈從而尋之石澗見石片如手掌大狀如甕片紋類如石半青半赤甚辨取歸實書篋及至家故舊蕩盡無財賄以求叙錄假屋以居市肆多賈客胡人等舊相識者哀之皆分以財帛嘗因胡客為寶會胡客法每年一度與鄉人大會

鴻書

卷七十九

七

七

各閱寶物寶物多者戴帽居上坐其餘以次分列召生觀焉生忽憶所拾得物取懷之而去亦不敢先言坐于席末食訖諸胡出寶上坐者出明珠四其大踰徑寸餘胡皆起稽首禮拜其次以下所出者或二或三悉是寶至坐末諸胡咸笑戲謂生曰君亦有寶否生曰有之遂出所懷以示之而自笑三十餘胡皆起扶生于坐首禮拜其足生初謂見謠不勝慙慙後知誠意大驚異其老胡見此石亦有泣者眾遂求生請市此寶恣其所索生遂大言索百萬眾皆怒言何故辱吾此寶加至千萬乃已潛問胡此寶名何胡云此是某本國之寶因亂遂失

之已經三十餘年我王求募之云獲者拜國相比歸皆獲厚償豈止于數百萬哉問其所用云此寶母也但每月望王自出海岸設壇致祭之以此致壇上一夕明珠寶貝等皆自聚故名寶母也生因得財倍其先資云廣

記異編

鶴頂出南番大海中有魚頂中鮫紅如血故名鶴魚今用龜筒夾鶴魚鮫爲梳故名鶴頂梳

犀角出南番西番雲南亦有成株肥大花兒好及正透者價高成株瘦小分兩輕花兒不好者但可入藥用其紋如魚子相似謂之粟紋每粟紋中有眼謂之粟明此

鴻書

卷七十九

人

珍寶

謂之山犀器物要滋潤粟紋綻花兒好其色黑如漆黃如粟上下相透雲頭雨足分明者爲佳有通天花紋犀備百物之形者最貴有重透者有正透者此二等亦貴有倒透者此等次之有花如椒豆斑者色深又次之有黑犀無花純黑者不佳凡犀帶多有偽飾夾片及用藥染黑者最宜驗辨夷門廣積

番香 金剛鑽 貝 回回石

番禺牙僧徐審與舶王何吉羅洽密不忍分別臨岐出如鳥嘴者三枚贈審曰此鷹嘴香也價不可言當時疫於中夜焚一顆則舉家無恙後八年番禺大疫審焚香

閩門獨免又呼爲吉羅香 清異錄

金剛鑽形如鼠糞色青黑如鐵石產西域諸國往往得之河北砂磧間鷺鳥海東青所遺糞中以之鑄鍊無堅不破齊東野語又云出西番深山之高頂人不可到乃

鷹鷄打食同肉喫于腹中而土人于鷹鷄糞中得之看大小定價如辨真偽于炭火中燒紅入醋中浸之假者疎而易碎真者仍硬而可用如失去和灰土掃在乳鉢內搗之嚮者是也紺珠又云生西域百丈水底磐石上如鍾乳土人沒水覓得夷門廣積

朱仲學仙于琴高而得其法及嚴助爲會稽太守仲遺

鴻書

卷七十九

本

珍寶

助以徑尺之貝并致此文于助曰三代之珍瑞靈奇之秘寶其有次此者貝盈赤狀如赤電黑雲謂之紫貝青地綠文謂之綬貝黑文黃畫謂之霞貝紫愈疾朱明目綬消氣鄴震伏蛆蟲彙苑

回回石種類不一其價亦不一大德間本土巨商中賣紅刺一塊於官重一兩三錢估值中統鈔一十四萬錠用嵌帽頂上其後累皇帝相承寶重凡正旦及天壽節大朝貢寺則服用之呼曰刺亦方言也彙苑

佛鉢 骨董 古物 古鑄

佛鉢出佛樓沙國受三斗許厚可二分青玉也貪人以

少許投中卽滿富人投雖千斛不滿

東教皮編

羅浮穎老取飲食雜烹之名骨董羹五侯鯖卽此義也後賣寶貨諸物兼備者故謂之骨董舖董者言其總也

謬稱爲古董

原始秘書

宋江夏王義恭信愛古物常遍就朝士求之侍中何勗

已有所送而王徵索不已何甚不平嘗出行于道中見

狗枷犢鼻乃命左右取之還以筠篲送之賤曰承復須

古物今奉李斯狗枷相如犢鼻

因話錄

古鑄以蠟爲模紋細如髮勻淨分曉識文筆劃如仰瓦

不深峻大小如一稍有模糊不勻淨端正者野鑄也歟

鴻書

卷七十九

十

陽

乃花紋以陽飾器皿居外而凸者乃篆字以紀工所謂

銘鼎居內而凹者三代用陰識其字凹漢用陽識其字

凸起間有凹者亦陰鑄蓋陰識難鑄陽識易成但有陽

識不必辨別其斑色決非三代器也

劉氏鴻書卷七十九終

第之八十卷

器用部一

筆

養筆

三品

龍鬚友

宣城筆

墨

隄糜

龍劑香

七十枚

硯

三災石

硯作聲

滌硯

眞硯

鴻書

卷之八十目錄

一

印 鑪 鼎

壽亭侯印

博山爐

神鼎

九鼎

刀

刀神

萬人

神刀

劍

天子劍

豐城劍

神劍

藕中劍

異劍

吳鉤 矛盾

殺二子

子矛陷盾

卷之八十目錄終	夜明簾	鴻書	指南	沙棠木	三節	出箭鏃	弓神	弓箭
		卷之八十目錄	車	神舟	觸山截水	節度旄頭	九年弓	
		十	馳逐車				神臂弓	
			車轄金鳳					

劉氏鴻書卷八十

宣城劉仲達 纂輯

明 太史湯賓尹 刪正

器用部一

筆

養筆以硃黃酒舒其毫養紙以芙蓉粉惜其色養硯以綾文蓋隔其塵養墨以豹皮囊遠其濕文房寶飾

梁元帝爲湘東王嘗記錄忠臣義士文章之美者筆有三品忠孝全者以玉管書之德行精粹者以銀管書之文章瞻麗者以斑管書之萬花谷

鄒訥射策第一再拜其筆曰龍鬚友使我至此後有貴

鴻書 卷八十

人遺金龜並枝莖石簪咸與弟子曰可市筆三百管退亦藏之貯以文錦一千年後當令子孫以名香禮之龍鬚志

世傳宣州陳氏世能作筆家傳右軍與其祖求筆帖後子孫猶能作筆至唐柳公權求筆于宣城先與二管語其子曰柳學士如能書當留此筆不爾如退還當以常筆與之未幾柳以爲不入用別求遂與常筆陳云先與者二筆非右軍不能用柳信與之遠矣類說

墨

尚書令僕丞郎月賜隄廩大墨一枚按前漢書地志有

右扶風隃麋縣卽其縣所供之墨耳近世好奇者稱墨曰隃麋楊用脩云犀渠歲暇隃麋日親漢官儀

元帝御案墨曰龍香劑一日見墨上有小道士如蠅而行上叱之卽呼萬歲曰臣墨之精墨松使者也凡世人有文者其墨皆有龍賓十二上神之乃以墨分賜掌文官陶家餅餘事

子瞻云未知一生當着幾兩屐吾有墨七十枚而猶求取不已石昌言畜李廷珪墨不許人磨或戲之云子不磨墨墨將磨子今昌言墓木拱矣而墨故無恙李公擇見墨輒奪卿相間抄取殆遍此一通人之一蔽也初潭集

硯

蕭功曹文爽兼人而矜躁爲甚嘗至倉曹李韶家見歛硯頗良既退語同行者曰君識此硯乎益三災石也同行不喻而問之曰字法不奇硯一災文辭不掇硯二災愈几狼籍硯三災堯山堂

鄭朗以狀元及第覆落甚不得志其几硯忽作聲鄭愈不樂時洪法師在坐曰硯中作聲有聲價之象朗後果入臺輔今直閣范舍人果言頃直館於史閣中與諸學士清話間范公几案上所用硯忽作數十聲丁丁然甚駭之范獨內喜竟有朱衣銀魚之賜亦異事也

太宗一日寫書筆滯思欲捺硯中宿墨顧左右咸不在因自俯銅池滌之既畢左右方至上徐顧曰爾輩何處來國老談苑

或謂坡公吾往端谿爲公購硯坡曰吾兩手其一解寫字而有三硯何以多爲曰以備損壞坡曰吾手或先硯壞曰真手不壞坡曰真硯不損坡集

印 爐 鼎

紹興中洞庭漁人獲一印方僅二寸其制甚古紐有連環四兩兩相貫上有一大環總之漁者以爲金競而訟于官辨其文乃壽亭侯印四字遂留長沙官庫吏見印

鴻書

卷八

主

雲南

上時有光焰白於官乃遣人送荆門軍關侯祠中光恠遂絕淳熙四年玉泉寺僧將獻東官印已函而未發忽光焰四起衆皆驚愕不復獻雲谷雜記

吳郡吳泰能筮會稽盧氏失一博山香爐使泰筮之泰曰此物質重爲金其象實山有樹非林有孔非泉闔閭晨興見發清煙此香爐也語其處得之集異記

黃帝之治天下百神出而受職於明堂之庭帝乃采銅於首山作大鑪鑄神鼎於山上鼎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帝上騎羣臣後官從上龍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

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子華子史記

周赧王八年秦興師臨周求九鼎惠公患之以告顏率率曰大王勿憂臣請借救於齊顏率至齊謂齊王曰秦為無道欲帥師臨周而求九鼎周之君臣自計與秦不若歸之大國夫存危國美名也得九鼎重寶也願大王圖之齊王大發師五萬人使陳臣思將以救周秦兵罷齊將取九鼎周君又患之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解之至齊謂齊王曰周賴大國得君臣父子相保也願獻九鼎不識何途而致之齊王曰將寄徑於梁率曰不可

鴻書

卷十

四

周

夫梁之君臣謀之暉臺之下沙海之上其日久矣鼎入梁必不出齊曰將寄徑於楚對曰不可楚之君臣謀之革庭之中其日久矣若入楚鼎必不出王曰寡人終何涂之從而致之率曰夫鼎者非效醢壺醬醢可懷挾提挈至齊者非效鳥集鳥飛兔興馬逝離然止於齊者昔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萬人輓之九九八十一萬人士卒師徒器械被具所以備者稱此今大王縱有其人何涂之從而出竊為大王私憂之王曰子之數來猶無與耳率曰不敢欺大國疾定所從出敝邑遷鼎以待命齊王乃止戰國策

刀

太公兵法曰刀子之神名曰脫光古人鑄刀以五月丙午取純火精以協其數吳喜志

關羽為先主所重不惜身命自採都山鐵為二刀銘曰萬人及羽敗羽惜刀投之水中刀劍錄

蒲元性多奇思出于斜谷口為諸葛武侯鑄刀三千口刀成言漢水鈍弱不任淬用蜀江爽烈是大金之元精

命人於成都取江水蒲以淬刀言雜涪水不可用取水者捍言不雜蒲以刀畫水言雜八升取水者叩頭云於涪津覆水遂以涪水八升益之尋以竹筒納鐵珠滿中

鴻書

卷十

五

周

舉刀斷之應手虛落名曰神刀太平御覽

劍

漢太上皇微時佩一刀長三尺上有銘其字難識疑是殷高宗伐鬼方之時所作也上皇遊豐沛山寓居窮谷裡有人鑄劍上皇息其傍問曰此鑄何器工者笑而荅曰為天子鑄劍鋼礪難成若得公腰間佩刀雜而冶之即成神器可以尅定天下星精輔佐木衰火盛此為異兆也上曰此名為七首其利難傷水斷虬龍陸斬虎兇魑魅魍魎莫能逢之斫玉鑄金其刃不卷工人曰若不

得此七首以和鑄雖歐冶專精越砥欽鐔終為鄙器上

皇則解七首投于爐中俄而煙焰衝天日爲之晝晦及
劔成殺三牲以饗祭之鑄工問上皇何時得此七首上
皇云秦昭襄王時逢一野人于陌上授余云是殷時靈
物世世相傳上有古字記其年月及劔成其銘尚存叶
前疑也工人卽持劔授皇上皇上賜高祖以殲三猾及
天下已定呂后藏于寶庫白氣如雲出于戶外狀如龍
蛇及諸呂擅權白氣亦滅初惠帝卽位以此庫貯禁兵
器名曰靈金內府拾遺記

雷煥爲豐城縣令掘獄得二寶劔以西山北巖下土拭
之光芒豔發送一與張華留一自佩華以南昌土不如
鴻書

華陰赤土以一斤致煥拭之倍益精明晉書

劉淵族子曜嘗隱居於管涔之山夜中忽有二童子入
跪曰管涔王使小臣奉謁趙皇帝獻劔一口置前再拜
而去以燭視之劔長二尺光澤非常背有銘曰神劔服
御除衆毒曜遂服之劔隨時變爲五色後曜遂爲胡王
矣十六國春秋

成式相識溫介云大層中高郵百姓張存以踏藕爲業
嘗於陂中見旱藕稍大如臂遂併力掘之深一丈大至
合抱不可窮乃斷之中得一劔長二尺色青無刃存不
能識實邑人有知者以十束薪獲焉其藕無絲酉陽雜俎

鄭雲達少時得一劔鱗甲星鐔有時而吼常在庄居晴
日藉膝玩之忽有一人從庭樹窅然而下紫衣朱虬髮
露劔而立黑氣周身狀如重霧鄭素有膽氣佯若不見
其人因言我上界人知公有異劔願借一觀鄭謂曰此
凡鐵耳不堪君翫上界豈藉此乎其人求之不已鄭伺
便良久疾起砍之不墜黑氣着地數日方散酉陽雜俎

吳鉤 矛盾

春秋閭閻既寶莫邪復詔有善作鉤者予百金乃有食
賞殺其二子以血釁金而成二鉤者鉤師向鉤呼二子
名一吳鴻一扈稽二鉤雜於衆鉤中忽應聲雙著于父
鴻書

之冒前王驚而賞之○吳鉤刀名似雪刃非劔也越絕書

楚人有鬻矛與盾者譽之曰吾盾之堅莫能陷也又譽
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所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
子之盾何如楚人弗能應也今人稱自相矛盾者本此
意林

弓箭

龍蛇河圖曰弓之神名曰曲張太公兵法曰弩之神名
曰遠望箭之神名曰續長

宋景公使弓人爲弓九年乃成公曰何其遲也對曰臣
不復見君矣臣之精盡於弓矣獻弓而歸三日死景公

登虎圈之臺援弓東面而射之矢踰于孟霜之山集于彭城之東餘勢逸勁猶餘于石梁

關子

洪皓字光弼鄱陽人三子适遵邁並中詞科上曰洪皓身陷虜庭乃心王室三子皆中詞科忠孝之報也又李平叔云洪氏兄弟應宏詞以克敵弓爲題洪惘然不知所出有巡鋪老卒問曰此題官人知之否洪笑曰非爾所知卒曰不然我韓太尉世忠部曲日見有人以神臂弓舊樣獻於太尉太尉令如其制度製以進御賜名克敵并以歲月告之洪盡用其語主文大驚喜若神助其中焉

山堂四考

鴻書

卷十

人

四

高開道作亂幽州矢陷其頰召醫使出之對以鏃深不可出則俾斬之又召一人如前對則又斬之又召一人對曰可出然王須忍痛因鉞而鑿骨且楔于其間骨裂開寸餘抽出箭鏃開道奏伎進膳不輟

節度 旄頭

制節謹度符謂之節尺謂之度節取其有限度取其不差節有三虎節人節龍節度有五寸尺丈尋引也易序卦云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此節字指符節也蓋非節不相信非信不相孚也唐官名節度使義取此

孝經

武帝時有彭權爲侍中問髦頭義權答曰秦時有奇怪

觸山截水無不崩潰惟畏髦頭帝乃令虎賁之士戴之以衛左右

犖虞央疑要註

舟

木蘭川在潯陽江中多木蘭樹魯般刻爲舟崑崙山有沙棠木食其實不溺爲舟不沉

述異記

姑蘇陽山民以事之京師至張家灣附船回時方黎明見河中一船甚大貴人冠服坐其中侍衛者十數民趨拜船所求附貴人命坐船尾良久覺困倦乃脫所着草履置身畔以衣囊爲枕不覺沉寢寤身乃臥草野中衣囊籍首如故而草履不見驚起視而日猶未晡行出

鴻書

卷十

九

四

官道問此何處曰楓橋也益大駭循途走出閭門入一廟中少憩舉首見神像儼如舟中貴人屋偏掛一船但加小耳船尚沾濕探其尾則草履在焉其人大驚竦慄下拜問之巫祝云宋相公廟也

耳談

車

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蚩尤作大霧彌三日軍人皆惑帝乃令風后發斗機作指南車以別四方遂擒蚩尤

史略

晉平公爲馳逐之車車成題千金鎰立之于殿下令羣臣得觀焉田差三過而不一顧平公作色大怒田差對曰臣聞之說天子者以天下說諸侯者以國說大夫者

以家說士者以事說農者以食說婦姑者以織絮以奢
亡紂以淫敗是以不敢顧平公曰善乃命左右去車
漢宣帝嘗以車一乘賜大將軍霍光悉以金鉸飾之每
夜車轄上有金鳳凰飛去莫知所至南越王君仲羅鳥
得一小鳳子入手便化成紫金羽翅宛然足可長尺餘
守車人云金鳳凰常夜飛去曉則俱還今不還恐爲人
所得光甚異之具以列上後數日君仲詣闕上金鳳凰
子帝疑以置承露盤倏然飛去直入光家至車轄上帝
取其車每遊行輒乘之故稽康遊仙詩云翩翩金鳳逢
此網羅續齊諧記

鴻書

卷八十

十

馬周

簾

姚崇對便殿佯跛足上曰卿有足疾耶崇曰臣有腹心
疾足疾不足憂也因前奏張說罪狀上曰卿出卽宣與
御史中丞共按其事說之未遭構也有教授生通其侍
婢說怒將付獄生厲聲曰靚色不能禁亦人之常情公
貴爲宰相豈無緩急用人乎何靳一女婢也說奇其
言卽以侍兒與生生一跳跡去旬月餘忽來言聞公爲
姚相所構外獄將具某願得公平生所寶者用計於九
公主說因歷指所寶之物生云此未足以解公之難也
說忽曰近有雞林郡夜明簾生曰事濟矣因肅說情懇

手扎數行乘夜入見九公主明旦公主爲上言之上感
動急命高力士就御史臺宣前所按事並報宋史

劉氏鴻書卷八十終

鴻書

卷八十

十一

馬周

第八十二卷

器用部二

髻 鏡

燧人氏始 三代物

榻 席 枕

懸榻 壬癸席 無長物

笛枕 武侯枕

塵 杖 鍋 瓢

捉塵 竹杖 紅蟲

山人瓢

湯書 卷八十二目錄

酒壚 茶具 窑漆器

黃公壚 黑木合 柴窑古漆

炭 燭 香

瑞炭 分燭 返魂香

扇 草扇 扇墜

宋元未有 扇墜

屐 傘 棺

讓屐 所造能移 貨傘

棺鬼

圍棋

十訣 風急 爭劫

對談 第三 握中一子

亂局

投壺 牙牌

射鵲之義 按星辰

樗蒲 骰子 雙陸 打馬 鐵馬

一擲百萬 賜四緋 朱窩

褫袍 打馬賦 懸玉龍

卷八十二錄終

鴻書 卷八十二目錄

二

明

宣城劉

纂輯

器用部二

太史湯

刪正

髻鏡

婦人束髮爲髻自燧人氏始實無物繫縛至女媧氏以羊毛爲繩子向後繫之以荆梭及竹爲笄用貫其髻髮而未有梳至詰胥氏始造木梳二十四齒取疏通之義堯時以桐爲笄橫其髻後聖易之以絲及五色絹舜加女人首飾釵雜以牙玳瑁周文王於髻上加珠翠翹花傅之鉛粉其髻高名曰鳳髻又有雲髻步步而搖故曰

步搖始皇宮中悉好神仙之術及梳神仙髻皆紅妝翠眉漢宮尚之後有迎春髻垂雲髻漢武就李夫人取玉替搔頭自此宮人多用玉時王母下降從者皆飛仙髻大環髻遂貫以鳳頭釵孔雀搔頭雲頭篋以玳瑁爲之漢明帝令宮人梳首合分髻髻同心髻魏武帝令宮人梳反綰髻通草五色花及東宮中梳隨雲髻即暈妝隋文帝宮中梳無真髻紅妝爲之桃花面桶翠翹桃蘇搔頭帖五色花子煬帝令宮人梳迎唐八髻髻異哉陳官梳隨雲髻隋官復梳迎唐髻皆預應入隋居唐之徵也桶翡翠辟子作日妝又令梳翻荷髻作啼妝坐愁髻

作紅妝至唐武德中宮中梳半翻髻又梳反綰髻樂遊髻貞元中梳髻子歸順髻帖五色花子又今古注云長安作盤栢髻驚鵲髻復作髻一云梁與妻墮馬髻之遺狀也 國憲家猷

長安任仲宣家畜寶鏡謂爲三代物後有八字云水銀陰精百鍊成鏡高山石下得之後仲宣過洞庭風濤洶湧因泊州夢一道士赤衣乘龍詔仲宣言此鏡乃水府至寶出世有期當歸我也因持鏡去仲宣覺視篋中已失所在 龍城編

吳縣三都陳氏祖傳古鏡一具徑八九寸凡患瘡者執而自照必見一物附於背其狀蓬首薰面糊塗不可辨

一執鏡而此物如驚忽失去病即時愈蓋瘡鬼畏見其形而遁也世以爲寶至弘治中兄弟分財剖鏡各得其半以照瘡不復見鬼矣

榻席枕

漢陳蕃爲樂安太守郡人周璆高潔之士前任郡守皆招不至惟蕃能致焉乃設一榻以待去則懸之後爲豫章太守以禮請名士徐穉爲功曹穉至特設一榻來乃下與其睡去則懸之於梁固知懸榻一事陳蓋兩施之談轅

申王爲猪既供食不宜處於穢處乃以瓊餽粟粥待之
取其毛刷淨令巧工織壬癸席滑而且涼

河東備錄

王恭從會稽還王太看之見其坐六尺簟因語恭卿東
來故應有此物可以一領及我恭無言大去後卽舉所
坐者送之既無餘席便坐薦上大後聞之甚驚曰吾本
爲卿多故求耳對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無長物
余尚書靖知桂州時每月盈夕聞笛聲甚清遠察其聲
自深林處大栢木中出乃伐爲枕笛聲如故公甚寶之
公季弟欲窮其怪命工鑿視但見木之文理正如人月
下吹笛像膠合之不復有聲

事物紀原

鴻書

卷八十一

三

器用

武崗有一幕官因鑿渠得一瓦枕枕之聞其中鳴鼓起
搗五更次第更轉不差既聞雞鳴亦至三唱而曉抵暮
復然以爲怪碎之見其中設機局以應夜氣識者謂爲
武侯雞鳴枕也

華夷考

塵 杖 鍋 瓢

世說曰庾法暢造庾公捉麈尾甚佳公曰麈尾過麗何
以得在荅曰廉者不取貪者不與故得在耳
喪父用竹杖竹節在外應父節禮喪母用桐杖桐心在
內應母慈心

諸事音考

民家一鐵鍋底上起一鐵泡鑊破有一紅蟲走如飛其

嘴至硬

異苑

唐球居蜀所著詩檮稿爲圓納之大瓢中後病投瓢於
江曰斯文苟不沉沒得者方知我苦心耳至新渠有識
者曰唐山人瓢也接得之

初潭集

酒 壚 茶具 窑漆器

瑯琊王濬冲爲尚書令時着公服乘輅車經黃公酒壚
下過顧謂後車客曰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諸人共酣
飲於此壚竹林之遊亦預其末自嵇生天阮公亡以來
便爲時所羈繼今日視此雖近邈若山河

初潭集

鴻書

卷八十一

四

器用

蜀公用小黑木合子盛之溫公見之驚曰景仁乃有茶
具蜀公聞其言留合與寺僧而去

宋書

古窑器出北地世傳柴世宗時燒者故謂之柴窑天青
色滋潤細媚有細紋足多龕黃土近世少見古漆器出
南蕃西蕃雲南莎羅樹子內綿織者與剪狝相似潤五
六尺多作被亦可作服

夷門廣牘

炭 燭 香

西涼國進炭百條各長尺餘其炭青色堅硬如鐵名曰
瑞炭燒于爐中無焰而有光每條可燒十日其熱氣逼
人頓驅寒况

辟寒

東海貧婦徐與鄰婦李會燭夜績徐貧不繼燭李曰無與夜也徐曰自妾會燭起常先息常後灑掃陳席以待來者食常從薄坐常處下爲燭不繼故也一室之中益一人燭不爲暗損一人燭不爲明何愛東壁餘光不使貧妾蒙見哀之惠乎遂復與夜

列女傳

太倉天妃宮永樂初一日僧自外歸見厨下湯沸揭視之見二卵煮將熟詢之言行童於鶴巢中取者僧命還之巢中僕曰卵已熟矣還之無生理僧曰吾豈望其生且免其鶴之悲鳴而已後數日忽出二雛僧異之令僕探其巢見一木尺許五彩錯雜成錦紋香風馥郁持以

鴻書

卷八十一

五

五

與僧供之佛前後有倭入貢因風打舟至劉家河登岸入寺拈香見佛前所供之木問僧買之僧給之曰此香是三寶太監捨貢天妃宮者豈敢賣錢有能蓋造後殿觀音閣者則與之倭曰入貢之人安可留待閣成願酬白金五百兩僧得厚利遂與之後數年倭人復來老僧已故矣因留金作享其徒詢所取之香何物倭曰此仙香也焚之死人之魂返聚窟州所出返魂香是也

說海

扇

宋元以前中國未有相扇之製元初東南夷使者持聚頭扇當時譏笑之我朝永樂初始有持者然特僕隸下

人用以便事人焉耳至倭國以克貢朝廷以徧賜羣臣內府又倣其制以供賜予於是天下遂通用之而古團扇則惟江南之婦人猶存其舊

國憲家猷

蘇長公臨錢塘曰有陳訴負錢不償者公呼至詢之云某家以製扇爲業適父死而又春雨天寒所製不售非故負之也公熟視久之曰姑取扇來吾當爲汝市也須臾扇至公取白團夾絹二十扇就判筆作書草聖及枯木竹石頃刻而盡卽以付之曰出外速償所負也其人抱扇泣謝而出始踰府門而好事者爭以千錢取一扇所持立盡遂盡償前逋

長公外紀

鴻書

卷八十一

木

五

宋高宗嘗宴大臣見張循王俊持一扇有玉孩兒扇墜識是十年前往四明誤墜于水屢尋不獲張循王曰臣於清河坊舖家買得召問舖家云得於提籃人復遣根問回奏云于候潮門外陳宅厨娘處買得又遣問厨娘云破黃花魚腹中得之奏聞上大悅以爲失物復還之兆舖家及提籃人補校尉厨娘封孺人循王賞賜甚厚

西湖志

履傘棺

洗麟士嘗行路鄰人認其所着履麟士曰是卿履邪卽跣足而返鄰人得履送前者還之鄰士曰非卿履邪笑

而受之

前代士夫皆乘車而有蓋至元魏之時魏人以竹碎分并油紙造成傘便于步行騎馬傘自此始又曰魯班之妻造之謂其夫曰君爲人造居室固不能移妾爲人所造能移千里之外玉屑

江南周則少賤以造兩傘爲業其後戚連椒閭後主戲問之言臣急于米鹽日造二傘貨之惟霪雨連月則道大亨後生理微溫至于遭遇盛明遂捨舊業后主曰非我用卿而富貴乃高密侯提携而起家也明年當封特以爲高密侯實謂之耳清異錄

鴻書

卷八十一

七

器用

安豐侯王戎常赴人家殯殮主人治棺未竟安豐在車上臥見空中有一異物如鳥熟視轉大漸近見一乘赤馬車一人在中着幘赤衣手持一斧至地下車徑入王車中迴環久之謂王曰君神明清照物無隱情凡人家殯殮塋送苟非至親不可急往良不獲已可乘赤車令婢奴御之及乘白馬則可禳之因謂戎君當致位三公語良久主人內棺當殯衆客悉入此鬼亦入既入戶鬼便持斧行棺牆上有一親趨棺欲與亡人訣鬼便以斧正打其額卽倒地左右扶出鬼於棺上視戎而笑衆悉見鬼持斧而出搜神記

圍棋

圍棋十訣一不得貪勝二入界宜緩三攻彼顧我四棄子爭先五捨小就大六逢危須棄七慎勿輕進八動須相應九彼強自保十勢孤取和奕門實蹟

謝密與客奕密西南棋有死勢復一客曰西南風急或有覆計密悟乃殺之南史

宋明帝賜王景文死勅至之夜景文在江州方與客碁看勅訖置在局下神色恬然爭劫竟斂子納奩畢徐言奉勅見賜以死方以勅示客因舉賜鴛鴦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遂仰飲而絕世說新語

鴻書

卷八十一

八

器用

王積薪隨明皇西幸宿山中孤姥之家簷下夜忽聞姑與婦棋曰良宵無以爲適與子手談乎堂內無燭婦姑各在東西室對談而已共下止三十六忽聞姑曰子北矣吾之勝止七枰耳遽明王具禮出局盡平生之好市子未及數十姥曰是子可教以常勢因指示攻守殺奪救應防拒之法其意甚略曰此已無敵人間矣謝而別竟失向室異叢談記

唐宣宗時大和中國日本國王子來朝王子善圍棋上勅顧師言待詔爲對手王子出如楸玉局冷暖玉棋子云本國之東三萬里有集真島島上有凝霞臺臺上有手

談池池中生玉棋子不由制度自然黑白分明冬溫夏涼故謂之冷暖玉又產如楸玉類楸木琢之爲局光潔可鑒及師言與之敵手至三十三下勝負未決師言懼辱君命而汗手凝思方敢下着則謂之鎮神頭乃是解圍征勢也王子瞻目縮臂似狀不勝迴語鴻臚曰待詔第幾手耶鴻臚詭對曰第三王子曰願見第一曰王子勝第三得見第二勝第二得見第一今欲躁見第一可乎王子掩局曰小國之一不如大國之三今好事者尚有顧師言三十三下鎮神頭圖

夾門廣牘

宋待詔賈玄嘗侍上棋太宗饒玄三子嘗輸一路知不

鴻書

卷八十一

九

器用

蓋其藝也乃謂曰此局復輸當榜汝旣而滿局不生不死太宗曰亦詐也更一局汝勝賜汝緋不則投汝于水中局旣平不勝不負太宗曰我饒汝子而局平是不勝也命左右投之水中乃呼曰臣握中尚有一子帝大笑賜以緋衣

事文類聚

王荆公與人對奕未嘗致思其勢將敗輒以手亂局作詩曰莫將戲事擾真情且可隨緣道我贏似乎能忘情於得喪者矣而又曰諱輸寧斷頭悔悞仍批頰則固有不盡然者

投壺 牙牌

投壺戲乃東漢蔡邕所製當光武延攬之餘休兵講義圖像雲臺斯時政安務舉四境晏然蔡公當蒞事之暇羣僚晏集樂意相酬設此投壺一則以勸侑佳賓二則以綱紀律度三則亦彷彿射鵰之義

投壺記

宋宣和二年有臣上疏設牙牌三十二扇共記二百二十七點以按星辰布列之位譬天牌二扇二十四點象天之二十四氣地牌二扇四點象地之東西南北人牌二扇十六點象人之仁義禮智人性之剛發而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和牌二扇八點象太和元氣流行于八節之間其他牌名類皆合倫理庶物器用至宋仁宗時

鴻書

卷八十一

十

器用

始頒行天下

諸事音考

檮蒲 骰子 雙陸 打馬賦 鐵馬

宋劉毅字希樂於東府聚博蒲大擲一判應至數百萬餘人並黑牘以還惟劉裕及毅在後毅次擲得雉大喜褰衣繞牀叫謂同坐曰非不能虛不事此耳裕惡之因援五枚久之曰老兄試爲卿答旣而四子俱黑其一轉躍未定裕厲聲喝之卽成虛毅意殊不快也

本傳

毅子飾四以朱者因明王與貴妃彩戰將北惟重四可轉敗爲勝上擲而連叫叱之宛轉良久而成重四上大悅顧高力士令賜四緋因之遂不易

潘氏紀聞

一除紅譜蓋楊提舉廉夫當元季之亂避兵吳下與二三遊好妓小蓉瓊花等日賭除紅其負者脫妓鞋觴之謂除紅者除四紅言之也或曰宋天官冢宰朱河所作也故俗訛爲朱窩云

六博碎金

則天時南海獻集翠裘珍麗異常后以賜張昌宗狄梁公時入奏事后命梁公與昌宗雙陸則天曰卿二人賭何物梁公對曰賭昌宗毛裘以臣紫絕袍爲對則天笑曰此裘價踰千金卿袍安能敵此梁公起曰臣此袍乃大臣朝見奏對之衣昌宗乃嬖倖寵遇之服對臣之袍臣猶快快昌宗心報神沮累局連北梁公對御就視其

鴻書

卷八十一

十一

語林

袍拜恩而出至光範門付家奴衣之促馬而去

語林

歲令云徂廬或可呼千金一擲百萬十都尊俎具陳已行揖讓之禮主賓既醉不有博奕者乎打馬援興擣蒲遂廢寢小道之上流乃深閨之雅戲齊驥驟疑穆王萬里之行間列玄黃類楊氏五家之隊珊瑚珮響方驚玉輦之敲落落星羅忽見連錢之碎若乃吳江楓落胡山葉飛玉門關閉沙苑草肥臨波不渡以惜障泥或出入用奇有類昆陽之戰或優游仗義正如涿鹿之師或聞望久高脫復庾郎之失或聲名素昧便同癡叔之奇亦有緩緩而歸昂昂而立爲道驚馳燈封安步歌嘯峻

坂未遇于良駒促鹽車難逢造父且夫丘陵云遠白雲在天心存戀豈志在着鞭止蹄黃葉何異金錢用五十六采之間行九十一路之內明以賞罰覈其殿最運指揮於方寸之中決勝負於幾微之外且好勝者人之常情游藝者士之末技說梅指渴稍蘇奔競之心畫餅充饑少謝騰驤之志將圖實效故臨難而不回欲報厚恩故知幾而先退或御枚緩進已踰關塞之艱或奮勇爭先莫悞奔塹之墜皆因不知止足自貽尤悔況爲之不巳事實見於正經用之以經義必合於天德故遶牀大呼五木皆盧瀝酒一呼六子盡赤平生不負遂成劍閣

鴻書

卷八十一

十二

語林

之師別野未輸已破淮淝之賊今日豈無元子明時不乏安石又何必陶長沙博局之技正當師袁彥道布帽之擲也

夷門廣勝

元帝時臨池觀竹既枯后每思其擲夜不能寢帝爲作薄玉龍數十枚以縷線懸於簷外夜中因風相擊聽之與竹無異民間效之不敢用龍以什駿代之今之鐵馬是其遺制

雲冠志

劉氏鴻書卷八十一 終

第八十二卷

音樂部

樂 樂律

八關五鍾

開元增三和樂 六律十二調

易為律法

師延師曠 紂拘師延

小兒觀樂

秦青 郢謠

戚夫大謠

永新謠

鍾 鼓

磬

鍾毀

鍾鳴

銅鍾

鼓通

鼓不鳴

村鼓

鴻書

《卷八十二目錄

一

太真擊磬

琴 瑟

移情

聽聲

瑟琴

辨聲

五絃

吳蜀聲

不治眼

八鬼

亡國聲

笛 箏

篳篥

二龍聽笛

桓伊撫箏

稜等登

帳中箏

篳篥

琵琶

以手批把

股為琵琶

安公子

羅鼎黑

羅程

樊賓鐵

段師神人

大小忽雷

鄧曼兒

梨園

社南社北

傳奇院本

凝碧池

兩霖鈴

妙伎四輩

卷八十二目錄終

鴻書

《卷八十二目錄

七

劉氏鴻書卷八十二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音樂部一

太史湯賓尹 刪正

樂 樂律

樂之來尚矣自葛天氏有牛尾歌黃帝有景鐘而樂已具矣呂氏春秋曰葛天氏八閔三人摻牛尾投足而歌之一曰戴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八物之極此葛天氏之八閔也管子曰黃帝依五鐘青曰太音赤曰重心黃曰灑地黑曰隱常而景鐘其一也此黃帝之五

鴻書

卷八十二

一

音樂

鐘也通典帝系譜曰伏羲樂名扶來亦曰立本神農樂名扶持亦曰下謀黃帝作咸池少皞作太淵顓帝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簫韶而又有五絃之琴以歌南風至於禹之時以五音聽治垂鐘鼓磬鐸置鞀以待四方之士教以道者擊鼓教以義者擊鐘教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搖鞀今鬻子淮南諸書皆具載此至於設饗持賢與夫揚旌取王對而言之猶見王融策秀才之文成周之時大司樂有六代之樂而雲門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鍾師有九夏之奏曰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械夏鼗夏樂師有

六舞曰帔舞羽舞皇舞旄舞干舞敔人掌敔八鼓四金

之音聲以節聲樂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以鼗鼓鼓軍事以鼙鼓鼓役事以晉鼓鼓金奏此六鼓也以金鐃和鼓以金錡節鼓以金鏡止鼓以金鐃通鼓此四金也漢宗廟則有嘉至樂永至樂休成樂永安樂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大祝迎神于廟門則奏嘉至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則奏永至以爲行步之節猶古之來齊肆夏也乾豆上奏登歌猶古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美神明之既享也皇帝就酒東廂坐定奏成安之樂美禮之

鴻書

卷八十二

二

音樂

已成也高祖六年又有昭容樂禮容樂昭容者猶古之昭□也主出武德舞禮容者主出文始五行舞舞入無樂者猶古之□□不敢以樂也出用樂者言舞不失節能以樂終也大抵漢因秦舊事至武帝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爲叶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數十人造爲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曰練時自曰帝臨曰青陽曰朱明曰西頤曰元真曰惟泰元曰天地曰日出入曰天馬曰天門曰景星曰齊房曰皇后曰華燁燁曰五神曰朝麗音曰象載瑜曰赤蛟者是也漢又有房中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

也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孝惠帝二年夏侯寬更名曰安世樂其歌十七章有曰金枝秀華夷旄翠旌有曰七始華始肅倡和聲曰我定歷數曰王侯秉德曰佳華美方之類是也夫漢承秦火之餘禮廢而樂尤甚制氏世爲樂官但能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所得於竇公樂書者見周官大司樂一章而河間雅樂之獻又特采諸子之言以爲樂記漢樂之述古者止於此而已叔孫通因秦制而爲享祀之樂欲倣古采齊肆夏清廟之奏此猶可也沛宮之歌特一時醉語而使禮官隸習施之原廟相如等所爲歌詩非有和順積於中者而郊祀用之恐我將思文王昊天有成命之頌宜不如是也蓋自高祖樂楚聲而房中之樂制於婦人武帝好趙代秦楚之謳而以協律付之閹孺鄭聲洋溢於朝廷而王侯貴戚類以女樂相尚安望其移風易俗哉故太史公樂書曰余讀虞書至於君臣相勅維是幾安而股肱不良萬辜靡墮未嘗不流涕成王作頌推已懲艾悲彼家難可不爲戰戰恐懼善守善終哉君子不爲約則修德滿則棄禮佚能思初安能維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非大德誰能如斯凡作樂者所以節樂君子以謙退爲禮以捐憾爲樂樂其如此也武帝作十九章令李

延年次序其聲通一經之士不能次序其辭皆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知其意多爾雅之文漢家常以正月上幸祠太乙甘泉使僮男僮女俱歌春歌青陽夏歌朱明秋歌西顓冬歌元真又嘗得神馬於渥洼水中復次以爲太乙之歌後伐大宛得千里之馬馬名蒲梢次作以爲歌汲黯進諫曰今得馬詩以爲歌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耶前漢禮樂志曰是時河間獻王雅樂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及郊廟皆非雅聲今漢郊廟詩歌又不協於鐘律而內有掖廷材人外有上林樂府皆以鄭聲施於朝廷至成帝時平當議雅樂復寢是時鄭聲尤甚哀帝罷樂府官然百姓浸漬日久不制雅樂以相變光武平隴蜀增廣郊祀高祖配食樂奏青陽朱明西顓爲玄冥雲翹育命之舞明帝永平用曹元圖識之言改大樂爲大予樂東平王蒼總定公卿之議遂采文始五行武德爲文武之舞薦之光武之廟時樂有四品一曰大予樂郊廟用焉二曰雅頌樂辟雍鄉射用焉三曰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羣臣用焉四曰短簫饒歌樂軍中用焉章帝籍田班固奏籍田歌帝又親註詩歌四章列在食舉及制靈臺十二門詩各以其月祀而奏之自東京大亂後絕無金石之樂魏武帝平荊州獲漢

雅樂郎杜夔始復先代古樂而柴玉左延年之徒乃以妙善鄭聲被寵王粲所改者不過登歌安世及巴渝詩而已魏明帝改漢天子樂曰大鈞而繆襲改漢蕭韶歌十二曲而更爲之辭晉武帝時荀勗改杜夔之樂依古尺以作新律元帝南渡時無雅樂至孝武破苻堅獲其樂工楊最等閑習舊樂於是金石始備至宋之樂則以永而爲名梁之樂則以雅而爲名如皇雅寅雅介雅需雅之屬皆梁樂也陳之樂則以韶而爲名懋韶通韶潔韶穆韶之類皆陳樂也隋之樂則以夏而爲名如昭夏皇夏肆夏需夏之類皆隋樂也唐興即用隋樂武德時

鴻書

卷八十二

五

隋書

詔祖孝孫定樂始至十二和以法天地之成數號唐雅樂張文收又考正律呂與呂才叶其聲音而五虛鍾皆用於是用十二鍾○開元中又增三和樂共爲十五和曰元和順和永和肅和雅和壽和太和舒和休和昭和祓和以至于正和承和豐和宣和凡十五和焉唐禮樂志曰自周陳以上雅鄭清雜而無別隋文帝始分雅俗二部至唐更曰部當凡所謂俗樂者二十有八調自太宗高宗作三大舞七德舞九功舞上元舞雜用於燕樂而燕樂又有十部初高祖及隋制設九部樂曰燕樂伎清商伎西涼伎天竺伎高麗伎龜茲伎安國伎疏勒伎

康國伎及太宗平高昌收其樂自是遂有十部樂其他諸曲雖非純雅尚不至於淫放元宗有散樂又分樂爲二部堂下立奏謂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謂之坐部伎太常問坐部不可教者隸立部又不可教者乃習雅樂常時流俗多傳其事以爲盛其後盜起天下用兵不息而離宮苑囿遂以荒湮獨其餘聲遺曲聞者爲之感動蓋其事適足以爲戒不可考法也宋所循用王朴實儼所定周樂太祖患其聲高遂令和峴減下一律故有和峴所定之樂太宗時有平晉樂有方國朝天樂二典樂章皆太宗聖製真宗時樂始議隨月轉律之法屢加按覆

鴻書

卷八十二

六

隋書

仁宗聖祐肇創雅樂名以大安帝親御宸殿閱焉律度契乾坤之正聲氣協陰陽之純小音紆徐大音微越匪霆匪雷天籟自鳴百度秩八風從冕旒虛已以當宁俊又儼容而布列如觀周舞而見分綴憲左之有容也如處舜廷而見堂下之奏異也皇乎休哉初景祐三年仁宗命李照定大樂下王朴樂三律及皇祖又命胡瑗等攷正范鎮司馬光皆預焉元豐三年神宗詔鎮與劉几定樂而劉几即用李照樂加用四清聲而奏樂成哲宗卽位范鎮造樂獻之下李照一律有奇上御延和觀樂實元祐三年也

羣書攷索

先王通於倫理以候氣之管爲樂聲之均吹建子之律以子爲黃鍾丑爲太呂寅爲太簇卯爲夾鍾辰爲姑洗巳爲仲呂午爲蕤賓未爲林鍾申爲夷則酉爲南呂戌爲無射亥爲應鍾陽管有六爲律者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此六者爲陽月之管謂之律陰管有六爲呂者謂太呂應鍾南呂林鍾仲呂夾鍾此六者爲陰月之管謂之呂變陰陽之聲故爲十二調各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乃成爲樂故有十二垂之樂焉周禮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皆文以五聲播以八音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

鴻書

卷八十二

七

音義

三三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生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呂六十律畢矣夫十二律之變於六十猶八卦之變於六十四也杜祐通典曰古之神聲考律均聲必先立黃鍾之均黃鍾之管以九寸爲法故用九乘爲管絃之數九九八十一之數也管數多者則下生管數少者則上生相增減之數皆不出於三以上生者三分益一下生者皆三分去一官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此五聲小大之次也是黃鍾爲均用五聲之法以下十二辰辰各有五聲其爲官商之術亦如之故辰各有五聲合爲六十聲是十二律之正聲也故杜佑所載十二律相生之法乃京房蕤賓上生大呂之法也宋白續通典云前漢書所載律呂相生皆一上一下起黃鍾終中呂皆陽下生陰陰上生陽而京房等遂從蕤賓又重上生大呂冬季夷則上生夾鍾無射上生中呂此三呂於司馬遷班固所生之寸數及分皆倍焉緣大呂之管三分益一以爲生於是大呂之管增而爲長所以自大呂以下相生咸易漢志上下之號按晉書律曆志言上生下生者相生之道也言重上生以候之用也晉書此說猶未盡其義但梁武帝作鍾律論前代得失其

鴻書

卷八十二

八

音義

略云校律呂京馬鄭蔡至蕤賓竝上生大呂而班固至蕤賓以次乃云下生若從班義則夾鍾中呂其律過從夫仲春孟夏正相生長養其氣舒緩不容短促求聲索實班義爲乖此說得之矣故禮記曰蕤賓之月陰已生而陽不用事故云上生大呂鄭康成註大師曰蕤賓又上生大呂蓋用此說也然杜祐通典言十二鍾爲十二律之正聲又有十二子律爲十二子聲其子聲半正聲之法如黃鍾之管正聲九寸爲均其子聲四寸四寸先儒又有云如中呂三分益一上生黃鍾以所得管之十二半之爲子聲之鍾故有正聲與有十二子聲通爲

鴻書

卷八十二

九

音

二十四聲迭爲五聲合之而爲六十律也抑又聞之樂有所本中聲者樂之本也所謂中聲者黃鍾之宮也楊子曰黃鍾以生之中正以平之禮曰量聲中黃鍾之宮月令曰律中黃鍾之宮則黃鍾者信樂之本也黃鍾以一生三以三生九九而九之終於八十一其管所以九寸而餘律自此生也楊雄作太元也以一元生三方三方生九州九州生二十七部二十七部生八十一家其音之辭曰陽氣潛萌於黃鍾之宮信乎無不在其中矣夫欲樂之聲清不太輕濁不太重高不至於揚下不至於抑大不過宮細不過羽當以黃鍾而求之也雖然樂

主於音音生於律律定於尺尺成於黍黍既不具尺亦不定尺無所準律亦自差司馬遷黃鍾之律八寸七分之一班固司馬彪說黃鍾長九寸聲最濁蔡邕鄭元杜夔荀勗等所論盡有損益而黃鍾之宮要以九寸爲定荀勗當武帝泰始中校八樂八音不和知漢至魏尺長於占四分有餘乃今劉恭依周禮以制尺所謂古尺也後汲冢得古周時玉律及鍾聲爲新律闇同於時郡國或得漢時故鍾吹勉律以命之其聲皆應時人稱其精密故前漢律曆志具言尺度量衡云度長短尺不失毫釐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絫紀於一協

鴻書

卷八十二

十

音

於十長於百大於千衍於萬其法在算術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於黃鍾之長量者勺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鍾之勺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秤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鍾之重而皆以黍而度之歐公作唐禮樂志亦曰聲無形而樂有器古之作樂者知夫器之必有弊而聲不可以言傳懼夫器失而聲遂亡也乃爲法以著之故始求聲者以律而造律者以黍自一黍之廣積而爲分寸一黍之多積而爲合勺一黍之重積而爲銖兩此造律之本也故爲之長短之法而著之於度爲之多少之法而著之於量

爲之輕重之法而著之於權衡是三物者亦必有時而弊而又總其法而著之於數使其分寸合銖兩皆起於黃鍾然後度量權衡相用而爲表裏使得律可以制度量衡因度量衡乃可以制律不幸而皆亡則惟其法數而制之用其長短多少輕重以相參攷四者既同而聲必至聲至而後樂可知矣唐志

通典曰伏羲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爲律法建冬至日之聲以黃鍾爲宮大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宮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此聲之元五聲之正也按變宮變徵而商以前但有五音此二者自周以來加文

鴻書

卷八十二

十一

武二聲謂之爲七夫五音相生而獨宮徵有變聲何也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君者法度號令之所自出也宮故生徵法度號令所以授臣臣所以奉承者也徵故生商君臣一德以康庶務則萬物得所民遂其生矣故商生羽羽生角也然臣有常職民有常業物有常形不可以遷遷則失其常矣商羽角三聲此其無所變也故君總萬務不可以仇於一方事通萬務不可滯於一隅故宮徵二聲必有變也北齊蘇夔駁鄭譯曰韓詩外傳所載樂聲及月令所載五者所中並皆有五不言變宮變徵左氏所云七音六律以奏五聲推此

鴻書

卷八十二

十一

而言每宮應立五調不聞更加變宮變徵二調爲七調譯答曰固有七音之律漢書律歷志云天地人及四時謂之七始黃鍾爲天始林鍾爲地始大簇爲人始是謂三始姑洗爲春蕤賓爲夏南呂爲秋應鍾爲冬四時之始是以爲七今若不以二變爲調曲則是缺冬夏之聲四時不備是以每宮須立七調於是衆從譁然太史公之爲律書其始不言律而言兵不言兵之用而言兵之偃及言兵之偃而於漢文帝尤加詳焉既曰陳武請伐朝鮮而文帝以謂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由是而天下富庶雞鳴犬吠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矣又曰文帝之時能不擾亂由是而百姓遂安耆老之人不至市廛遊遨嬉戲如小兒狀嗚呼若太史公者可謂知制律之時而達制律之意也何則當文帝時偃兵息民結和通使而天下安樂則民氣歡洽陰陽叶和而天地之氣亦隨以正苟制律以候其氣之相應自然知吾律之爲是其氣之不合自然知吾律之爲非天地之正氣以定一代之正律律有不可定者乎古人謂天地之正氣合以生風天地之氣正而十二律以定殆謂是歟昔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將樂器投濮水而死後晉國樂師師涓過焉聞水中作此樂因聽

而寫之既還爲晉平公鼓之師曠曰亡國之音也得此必于桑間陌上乎綱目○晉平公今師曠鼓清角一奏雲從四方起再奏大風而隨之裂幃幔破豆墮落廊瓦

韓子

師延者殷之樂人也設樂以來世遵此職至師延精述陰陽曉明象緯莫測其爲人世載遠絕而或出或隱在軒轅之世爲司樂之官及殷時總修三皇五帝之樂拊絃琴則地祇皆升吹玉律則天人俱降當軒轅之時年已數百歲聽衆國樂聲以審興亡之兆至夏末抱樂器以奔殷而紂淫于聲色乃拘師延于陰官師延既被囚

鴻書

卷八十二

七

鴻書

緊奏清商流徵滌角之音司獄者以聞于紂紂猶嫌曰此乃淳古遠樂非余可聽說也猶不釋師延乃更奏迷魂淫魄之曲以歡修夜之娛乃得免炮烙之害周武王興師乃越濮流而逝或云死于水府故晉衛之人鑄石鑄金以像其形立祀不絕名山藏

吳公子札來聘請觀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爲

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大聲夫能夏則大口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鄧以下無饑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

鴻書

卷八十二

七

鴻書

曲而不屈邇而不逼遠而不攜邇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宜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箭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慚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箴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憐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其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左傳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之不樂鐘鼓之不鳴寡人之任

也國家之不又朝廷之不治與諸侯交之不得志子之任也子無入寡人之樂寡人無入子之朝自是子產治鄭城門不閉國無盜賊道無餓人孔子曰若鄭簡公之好樂雖抱鐘而朝可也尸子

謳歌

薛談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去歸秦青弗止餞于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談謝求返終身不敢言歸秦青曰昔韓娥東之齊置糧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繞梁三日不絕過逆旅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涕泣相對三日

鴻書

卷八十二

七

不食遽追而謝之娥復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喜歡林舞弗能自禁乃厚賂而遣之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善哭效娥之遺聲也博物志

宋玉對楚王問曰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引商刻羽泛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襄陽耆旧傳

漢高帝令戚夫人歌出塞望歸之曲侍婢數百人皆為之和後宮齊唱聲入雲霄漢事紀

歌者樂之聲也故絲不如竹竹不如肉迺居諸樂之上古有韓娥李延年莫愁善歌必先調其氣氣自膺出至喉乃噫其詞即分抗墜之音既得其術即可至通響合之妙也明皇朝有韋青本是士人嘗有詩三代主論誥一身能唱歌官至將軍開元中內人有許和子者

本吉州樂家女也開元末選入官即以永新名之籍於宜春院既美且慧善歌能變新聲韓娥延年歿後千餘載曠無其人至永新始繼其能遇高秋朗月臺閣清虛疾轉一聲響傳九陌明皇嘗獨召李謨吹曲逐其歌曲終管裂其妙如此又一日賜大輔於勤政樓觀者數千

鴻書

卷八十二

七

萬眾喧嘩聚語莫得魚龍百戲之音上怒欲罷宴中官高力士奏請命永新出樓歌一曲必可止喧上從之永新乃掠鬢舉袂直奏曼聲至是廣場寂寂若無一人喜者聞之氣勇愁者聞之腸絕洎漁陽之亂六宮星散永新為一士人所得韋青避地廣陵日夜憑闌於上河之上忽聞舟中奏水調者曰此永新歌也乃登舟與永新對泣久之青始亦晦其事後士人卒與其母之京師竟歿於風塵及卒謂其母曰阿母錢樹子倒矣樂府雜錄

鐘鼓磬

齊景公為大鐘將懸之仲尼伯常蓍箕子三人俱來朝

昔曰鐘將毀撞之果毀召三子問之晏子曰鐘大非禮是以曰將毀仲尼曰鐘大懸下其氣不得上薄是以曰將毀伯常騫曰今日庚申雷日也陰莫勝于雷是以曰將毀

晏子春秋

南唐江南一民暴死三日復甦云到一殿庭忽見先王縲械甚嚴近問之曰主何至此曰吾為宋齊丘所誤殺和州降者十餘人冤訴囚此汝還可語嗣君凡寺觀鐘鳴須延其聲受苦聞鐘得暫休息或能為造一鐘尤善吾在位嘗交聘於闔國彼王遺我一玉天王像吾嘗置於髻中後藏於瓦官寺佛左膝無知者汝以此像為驗

鴻書

卷八十二

十七

清

民既還具奏之唐主親詣瓦官寺果得玉像于佛膝感泣造一鐘於清涼寺其文曰為烈祖孝高皇帝以玉像建塔葬於蔣山

法苑

贛州興國縣大乘寺銅鐘宋紹興初忽一夕失之未幾有客言比者文潭漁者得一鐘鬻於天寶寺扣之無聲大乘僧詣天寶寺得之贖之不許乃相約曰扣之不鳴即非大乘物扣之鳴則是也天寶僧屢擊無聲大乘僧一擊即鳴遂載以歸

山堂肆考

鼓三百三十三槌為一通鼓止角動十二聲為一疊昏鼓四通為大疊夜半三通為晨戒旦明三通為發响

蘇

漢書李陵擊匈奴夜擊鼓起士鼓不鳴陵曰吾士氣衰而鼓不鳴何耶軍中豈有女子乎搜軍中得卒妻皆斬之

山堂肆考

魏李崇為兗州刺史兗士多盜崇為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處雙槌亂擊諸村聞之皆守要路俄頃之間聲聞百里盜悉被擒

魏書

太真妃多曲藝善擊磨搏拊之玲玲然多新聲太常梨園工莫能加也上令採藍田綠玉琢為磬使擊之太真乃廣西容州普寧人父維母葉氏始生有異質目光見日不瞬都部署楊康求為女時楊玄琬為長史又從康

鴻書

卷八十二

太

清

求為女攜歸京師後進入壽宮玄宗冊為妃着后服與上行同輦止同室宴專房寢專席後宮無復進幸

山堂肆考

琴瑟

伯牙學琴於成連先生三年不成成連方子春在東海中能移人情乃與伯牙俱往至蓬萊山雷伯牙曰子居習之吾將迎之刺船而去旬時不返伯牙延望無人但聞海水洞湧山林杳冥愴然嘆曰先生移我情矣乃援琴為歌水仙之操曲終成連回刺船迎之以還伯牙琴遂妙天下

初潭集

秦王為荆軻所持王曰今日之事從子計耳乞聽琴聲

而死琴女名漏月者乃彈作秦音曰羅縠單衣可掣而絕八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劍可負而拔秦王乃奮力而起遂斬荆軻後名其琴曰超屏

燕丹傳

周師經仕魏文侯善鼓琴文侯號之起舞經怒以琴撞文侯文侯使人曳下殿將殺之經曰乞申一言而死文侯曰何經曰臣撞桀紂之君不撞堯舜之主文侯曰寡人過矣乃捨之懸琴於壁以爲戒

十二國史

唐李龜年至岐王宅聞琴聲曰此秦聲良久又曰此楚聲主人入問之則前彈者隴西沈妍後彈者楊州薛滿

山堂肆考

鴻書

卷八十二

五

五

趙璧彈五絃琴人問其術璧曰吾之五絃也始則心驅之中則神遇之終則天隨之不知五絃之爲璧璧之爲五絃也

語林

趙師善琴貞觀初獨步上京嘗云吳聲清宛若長江廣流蜀聲急躁若激浪奔雷○唐獨孤及晚年嗜琴有眼疾不肯治欲聽之專也

唐書

嵇康遊於會稽入王伯通家新館內伯通曰此處有鬼怪不可宿康不聽彈琴而作至三更有八個鬼出現康心懼密口念乾元亨利貞咒三遍乃曰向有投宿者却是鬼害殺之也鬼答曰非我殺之見我來自懼而死吾

是黃帝之時樂官伶倫等也因被佞臣所謗枉殺我兄弟八人埋在此地伯通不知築牆壓我願先生取我別葬我教先生琴一曲名廣陵散鬼取琴彈一遍康即能彈具告主人曰館中殺人之鬼我見之備說前因伯通使人掘地果得八鬼骸骨葬於別處館內永遠太平其後康以是曲彈之鬼神皆泣金鐵皆鳴

玉屑

子路鼓瑟有北鄙聲孔子聞之曰先王制音樂中聲以爲節流入于南不歸于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昔舜造南風之聲其興也勃焉紂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由無意先王之制而習夫亡國之聲豈能保七

鴻書

卷八十二

五

五

尺之軀哉子路自悔不食七日而骨立焉孔子曰由知改過矣

家語

笛 箏 箏 箏

笛 羌樂也古有落梅花曲開元中有李謨獨步當時後祿山亂流落江東越州刺史皇甫政月夜泛鏡湖命謨吹笛謨爲之盡妙候有一老父泛小舟來聽風骨冷秀政異之進而問焉老父曰某少善此今聞至音輒來聽耳政即以謨笛授之老父始奏一聲鏡湖波浪搖動數疊之後笛遂中裂即探懷中一笛以異其曲政視舟下見二龍翼舟而聽老父曲終以笛付謨謨吹之竟不能

卽拜謝以求其法頃刻老父入小舟失其所在

樂府雜錄

謝安功名盛極嫌隙遂成晉武召桓伊飲安侍坐伊撫
華而歌怨詩曰爲君既不易爲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
乃有見疑患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刊推心輔王政二
叔反流言聲節慷慨俯仰可觀安泣下沾襟乃越席而
就之將其鬚曰使君於此不凡帝有愧色

晉書

唐世進士及第放榜訖則須謁宰相其導答詞語一出
榜元俯仰疾徐尤宜精審時盧肇首魁有故不至次乃
稜稜口吃又形體小陋迨引見則俯而致詞意本言稜
等登科而稜頽然汗發鞠躬移時乃曰稜等登稜等登

鴻書

卷八十三

主

唐書

竟不能發其後語而罷左右皆笑翼日友人戲之曰聞
君善筆可得聞乎稜曰無之友人曰昨日聞稜等登稜
等登豈非筆聲耶

玉泉子

呂布詣袁紹紹患布欲殺之遣三十六兵被鎧迎布使
着帳邊卧布知之使於帳中鼓筆諸兵卧布出帳去兵
不覺也

英雄記

漢霍里子高朝鮮人晨起刺船見一白首狂夫被髮攜
壺亂流而渡其妻止之不及遂溺死妻乃攜筵復鼓之
歌曰公無渡河公終渡河公淹而死當奈公何音甚悽
切曲終亦投河死子高還以其聲語妻麗玉麗玉傷之

引筵篋爲其聲爲筵篋引

太平御覽

琵琶

琵琶近世樂家所作不知誰也以手批把因以爲名長
三尺五寸法天地人與五行四絃象四時

北齊高洋兄暴貴嬪薛氏有小過遽殺支解之抱其股
爲琵琶彈之復嘆曰佳人難再得

獨異志

隋大業末煬帝幸揚州樂人王今言以年老不去其子
從焉其子在家彈琵琶今言驚問此曲何名其子曰內
裏新翻曲子名安公子今言流涕悲愴謂其子曰爾不
須尾從大駕東巡必不回子問其故今言曰官曰君商

鴻書

卷八十三

主

唐書

曰臣此曲官聲往而不返吾是以知之汝可托疾勿去
教坊記

唐太宗時西域進一胡善琵琶上每不欲番人勝中國
乃置酒高會使羅黑黑隔帷聽之一過而得謂胡人曰
此曲吾官人能之遂於帷下令黑黑彈之胡人謂是官
女也驚嘆辭去西國聞之降者數十國

太平廣記

樂工羅程者善彈琵琶爲第一能變易新聲得幸於武
宗恃恩自恣宣宗初亦召供奉程既審上曉音律尤自
刻苦往往令侍嬪御歌必爲奇巧聲動上由是得幸程
一日果以毗睨殺人大怒立命斥出付京兆他工輩

以程藝天下無雙欲以動上意會幸苑中樂將作遂旁設一虛坐置琵琶于其上樂工等羅列上前連拜且泣上曰汝輩何爲也進曰羅程負陛下萬死不赦然臣輩惜程藝天下第一不得永奉陛下以是爲恨上曰汝輩所惜者羅程藝耳我所重者高祖太宗法也卒不赦程貞元中王芬曹保保子善才其孫曹綱皆襲所藝次有裴興奴與綱同時曹善運撥若風雨而不事扣絃與奴長于攏然類時人謂曹綱有右手與奴有左手武宗初朱巖李太尉有樂吏廉郊者師于曹綱盡鋼之能鋼常曰教人多矣未有此性靈弟子也郊嘗宿平泉別野值風清月朗攜琵琶池上彈奏賓調忽聞菱荷間有物跳躍之聲必謂是魚及彈別調即無所聞復彈舊調依舊有聲遂加意則彈忽有一物鏘然躍出池岸之上視方響一片蓋琵琶鐵也以指撥妙律呂相應也樂府雜錄唐貞元中康崑崙善琵琶兩市祈雨因闕聲樂崑崙登街東綵樓彈一曲新翻羽調錄腰必謂街西無敵曲罷西市樓上出一女郎抱樂器云我亦彈此曲兼移在楓香調中及下撥聲如雷妙絕如神崑崙拜請爲師女郎更衣出乃僧善本俗姓段翼日德宗召入令教崑崙段師曰請彈一調崑崙爲彈段師曰本傾何種兼帶邪聲崑

崑曰段師神人也臣少學時會隣家女授一品絃後更易數師段曰且遣崑崙不近樂器十餘年忘其本態然後可教詔許之後果盡得師之藝又讓皇帝子漢中王瑤聞崑崙奏琵琶曰琵琶聲多琵琶聲少是未可彈五十四絲大絃也山堂肆考

文宗朝有內人鄭中丞善胡琴內庫二琵琶號大小忽雷鄭嘗彈小忽雷偶以匙頭脫送崇仁坊南趙家修理大約造樂器悉在此方其中二趙家最妙時有權相舊吏梁厚本有別墅在昭應之西正臨河岸垂釣之際忽見一物浮過長五六尺許上以錦綺纏之令家僮接得就岸卽秘器也及發開視之乃一女郎粧飾儼然以羅領巾繫其頸解其領巾伺之口鼻有餘息卽移入室中將養經旬乃能言云是內弟子鄭中丞也昨以忤旨命內官縊死投於河中錦綺卽弟子相贈爾遂垂泣感謝厚本卽納爲妻因言其藝及言所彈琵琶今在南趙家尋值訓注之亂人莫有知者厚本賂樂匠購得之每至夜分方敢輕彈後遇良夜飲於花下酒酣不覺朗彈數曲洎有黃門放鴿子過其門私於牆外聽之曰此鄭中丞琵琶聲也翼日達上聽文宗方追悔至是驚喜卽命宣召乃赦厚本罪仍加錫賜焉羽調錄

鄧曼兒善琵琶樂府推爲第一黃巢顧卿之鄧炙其右手託以風痺未嘗爲執器奏曲鄧曰某出身應役朱紫皆唐天子所賜固不忍以此樂樂他人矣巢大怒斬之屠其家焉五代史

梨園

倡優之人取媚酒食居於社南者呼之爲社南氏居於社北者呼之爲社北氏杜子美詩云社南社北皆春水正用此事後人不知乃改社作舍韋述開元譜

唐有傳奇宋有戲曲金有院本雜劇院本一人副淨爲參軍一日副末謂之蒼鶻鶻能擊衆鳥末可打副淨故

鴻書

卷八十二

雜

曲

云一曰引戲一曰末泥一曰裝孤又謂之五花爨弄今南戲副淨同上而未泥卽生裝孤卽旦引戲則末也一說曲貴熟而曰生婦宜夜而曰旦末先出而曰末淨開而曰淨反言之也其貼則旦之佐丑則淨之副外則末之餘明矣副淨始於漢和帝時館陶令石丹犯賊和帝惜其才原其罪令於設宴着白夾衣卑巾使伶優戲而辱之名參軍至唐爲故事名副淨夢遊錄

安祿山陷兩都玄宗出幸王維扈從不及爲賊所得祿山宴徒黨於凝碧宮其樂工皆梨園子弟教坊工人維聞之悲惻詩云萬戶傷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

槐花老空宮裏凝碧池頭奏管絃賊平三等定罪肅宗聞詩特宥之唐事

唐帝幸蜀南入狹斜谷屬霖雨彌旬於棧道中聞鈴聲與雨聲相應帝既悼貴妃因採其聲爲雨霖鈴曲以寄恨時獨梨園善屬樂工張徹從帝以其曲授之洎至德中復幸華清宮從官嬪御皆非舊人帝於望京樓令張徹奏此曲不覺樓榭流涕其曲後入法部明帝別錄開元中詩人王昌齡高適王煥之齊名時風塵未偶而遊處略同一日天寒微雪三人共詣旗亭貰酒小飲忽有梨園伶官十數人登樓會譙三人因避席擁爐火以

鴻書

卷八十二

雜

曲

觀焉俄有妙妓四輩尋蹟而至奢華豔曳都冶頗極旌則奏樂皆當時之名部也昌齡等私相約曰我輩各擅詩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可以密觀諸所謳若詩人歌詞之多者則爲優矣俄而一伶拊節而唱乃曰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昌齡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之曰開篋淚沾臆見君前日書夜臺何寂寞猶是子雲居適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曰奉帚平明金殿開強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昌齡則又引手畫壁曰二絕句煥之自以得名

已久因謂諸人曰此輩皆潦倒樂官所唱皆巴人下里之詞耳豈陽春白雪之曲俗物敢近哉因指諸妓之中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詩吾即終身不敢與子爭衡矣脫是吾詩子等當須列拜牀下奉吾為師因歡笑而俟之須臾次至雙環發聲則曰黃沙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煥之即擲掄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因大諧笑諸伶皆起請昌齡等因話其事諸伶競拜曰俗眼不識神仙乞降清重俯就筵席三子從之歡醉竟日

集異錄

鴻書

卷八十三

星

第八十三卷

方術部一

筮得建侯

占之遇鼎

偶筮得族

僂僂有聲

見鳩知酒

算牡丹

垣下生

袁天罡

趙遡

李淳風

蘇立明

梟鳴

賈秋壑

金世忠

此翁又出

堪輿

崑崙第一友

汴城步月

浮屠泓

厲布衣

朱韋齋

葬此拜相

鴻書

卷八十三目錄

星家

李虛中

白骨封侯

劉日新

張金鼓

風鑑

始三代

相物相馬

唐一行

庚夘

丁重

灰於白馬

半生食胡

馬亮

學士眼

天日之表

秦長脚

可惜

秀才皇帝

卷八十三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八十三

明 宜城劉仲達 纂輯

方術部一

大史湯賓尹 刪正

占筮

傳說賃爲赭衣者春于深岩以自給夢乘雲繞日而行筮得利建侯之卦歲餘商以玉帛聘爲阿衡也名山藏

孔子嘗使子貢久而不返占之遇鼎弟子皆言無足不

來顏回掩口而笑孔子曰圓笑是謂賜必來也因問曰

何以知賜來對曰無足者蓋乘舟而來賜且至矣明日

子貢果乘舟至家語

鴻書

卷八十三

方術

仲尼魯人生不知易偶筮其命得旅請益於商瞿氏曰子有聖知而無位孔子泣而曰天也命也鳳鳥不至河無圖至嗚呼天命之也嘆訖而息至庖犧先文

漢武帝喜遊天下忽見一坑遣使者視之知深幾丈使

者還對坑深不知幾丈武帝曰朔多智使往視其深淺

方朔對曰坑深一百二十丈武帝曰先生何以知之耶

朔曰臣到以大石投坑中傾耳而聽之久久乃到慘慘

有聲九九八十一六六三十六以此知之漢武故事

東方朔門生三人俱行乃見一鳩一生曰今當有酒一

生曰其酒必酸一生曰雖得酒不得飲也三生皆到須

史主人出酒卽安樽於地而覆之訖不得酒乃問其故曰出門見鳩飲水故知得酒鳩飛集梅樹故知酒酸鳩飛去所集枝折故知不得飲之本傳

諸葛穎精于數晉王廣引爲參軍甚見親重一日共坐

王曰吾卧内牡丹盛開君試爲一筭穎持越策度一二

子曰牡丹開七十九朵王入掩戶去左右數之政合其

數但有二蕊將開故倚闌看傳記伺之不數十行二蕊

大發乃出謂穎曰君筭得無左乎穎再挑一二子曰吾

過矣乃九九八十一朵也王告以實盡歡而退數略

太原王陟貞元初應進士舉時京師有善筮者號垣下

鴻書

卷八十三

方術

生陟從筮焉生卦成久不復言又大嗟異謂陟曰此卦

郎君後二十三年及第是歲狀頭遲兩年而生郎君待

此人應舉然後同年及第某所以訝之後累舉不第亦

不記垣下之所尅比張弘靖舍人知舉陟及第榜出復

于禮部南院序列叅主司各通姓名見首立者卽韋瓘

也陟忽憶垣下之言試問其年荅云春秋一十九年陟

遽應之先輩所隱祇二年何不誠如是且先輩貞元四

年生瓘瞿然乃取垣下生所記示衆衆大驚瓘由此以

實告出定命錄續

唐袁天罡占卦能知前後五百年事其妻謂曰汝占後

世子孫榮枯若何置占之至十世孫某極貧妻曰有救助否置又占得本府太守于某年月日時有墮梁之厄卽寫一書以朱匣盛之封鎖家廟中匣外留字以示子孫傳流不得妄動付與第十世子孫于某年月日時將此匣送本府太守令伊起身下堂親受後至十世孫果極貧思祖言于某年月日時將此匣送府堂階下令太守起身自接方下階堂上梁朽墮下公座打碎開匣視之有一帖云爾救我十世玄孫之貧我救你墮梁之厄太守俯伏拜謝薦其孫入仕

山堂雜考

張華原爲豫章太守善易卜人畏不敢犯令或當死者

鴻書

卷八十三

方術

卽放歸別父母時有一人犯盜剋日欲誅放歸別其人在路號哭經趙朔家朔問何故曰某捆爲盜犯法當死昨蒙太守給假辭別父母限滿赴州刑所以悲哭朔曰何不逃去荅曰使君明于易筮前後逃者皆獲是以不敢朔曰但用我計自當獲免汝可三遍行渡河卽取竹筒盛水三尺常安于腹上仍于黃沙中卧三日然後可還終始擒汝不得矣其人一依朔言至假滿法師恠久違限乃以名巾開華原卜之卦成曰何故腹上水深三尺背卧黃沙此人必投水而死其人竟脫焉

續搜神記

太史令李淳風校新曆成奏太陽合當既于占不吉

太宗不悅曰日或不蝕卿將何以自處曰有如不蝕則臣請死之及期帝候日于庭謂淳風曰吾放汝與妻子別對以尚早一刻指表影曰至此蝕矣如言而蝕不差毫髮

隋唐嘉話

卜者蘇玄明與染坊供人張韶善謂之曰我爲子卜當升殿坐與我共食今主上晝夜愁獵多不在宮大事可圖也韶以爲然乃與玄明謀結染工無賴者百餘人匿兵於紫草車載以入有疑其重而詰之者韶急殺之斬關而入先是右軍中尉梁守謙有寵每兩軍角伎上常佑右軍至是上很須欲幸右軍以遠不能遂幸左軍中

鴻書

卷八十三

方術

尉馬存亮走出迎自負上入軍遣大將康藝全將騎卒入宮討賊上憂二太后隔絕存亮復以騎迎至軍韶升清虛殿坐御榻與玄明同食曰果如子言玄明驚曰事止此邪韶懼而走藝全兵至擊殺之

綱目

有梟晨鳴於張率更庭樹其妻以爲不祥連吐之率更云急灑掃吾當改官言未畢賀者已在門李太史與率更坐有暴風自南而至李以南五里當有哭張以爲有音樂左右馳馬觀之則遇送墓者有鼓吹焉

隋唐嘉話

宋末時有富春子善風角鳥占買秋壑招之一日叩以飲食之事密寫緘封明日買宴客湖舟至暮買立船頭

歌月明星稀烏鵲南飛之句客廖瑩中言曰已晚可折書觀之諸事不及唯月明星稀烏鵲南飛八字而已

衆驚賞 西湖志

金忠初名世忠鄞縣人精于卜居地名韓嶺洪武中同邑袁廷玉以相名一日過縣前見一婦人乳女于傍廊下哭聲悽甚廷玉就詢之婦人告曰夫當戍趙州今在酒肆旗軍飲畢卽行矣言旣復哭之悲哀心憐之往見其夫夫曰我韓嶺金世忠也居以卜課度日今缺戍爲族人賂旗軍以我代行表相其面曰此尚書骨法也他日當大貴此行勿憂因貸債其酒值又貸米二斗贈之

鴻書

卷八十三

七

功

別告之曰登舟卽順境他日富貴無相忘旣而舟泊西渡共濟者病腹痛金與之卜言宜用衣帶刮咽喉下卽愈如其言果瘥驚以爲神因厚謝之以故旅資遂不匱至戍所開卜肆以奇驗聞于燕邸召至問以靖難卜云吉遂署爲紀善侍帷幄用其謀有成後官兵部尚書永樂三年皇太子正位東宮命兼詹事府事尋卒洪熙元年贈少師謚忠襄子達年十歲授檢討還鄉支俸以幼童蔭官自此始 文獻通考

孝陵在御多好微行以察人情之向背嘗以夜出暫止逆旅枕石眠草藉上中夜有二人起共語上潛聽之一

人在庭中一人在室中庭中人呼室中人曰今夜此翁又出矣吾視玄象當在民舍中頭枕石脚踰藉而臥室中人笑曰君得無誤耶上聞而異之卽以手足易位而寢俄其人亦至庭中曰君果誤矣此人頭枕藉脚踰石耳上聽之不覺汗浹于背卽夕還宮購求兩人不可得是後微行稍稀矣 客座新聞

堪輿

天下之山發自崑崙第一支入西域西竺等國人皆麗碩延年第二支從于闐葱嶺入中國第三支行海外各夷服去堪輿家譚中支入中國故自古帝王三五食匪

鴻書

卷八十三

七

功

嫡出漢文帝側室子唐太宗次世子宋傳太宗迄我聖明神系亦非嫡派中支之說似驗 筆談

秦蒙恬被收自嘆曰吾築長城起臨洮負海不無絕地脉哉宋徽宗時有人于汴城中夜步月偶鑑盆水駭而嘆曰天星不照地脉已絕此地不久當爲胡虜矣此亦堪輿之可証者 五岳遊草

張說置永樂東南第一宅有永巷者浮屠泓戒曰此宅西北隅最是王地慎勿于此取土越月泓又至謂悅曰此宅氣候忽然索莫其必有取土于西北隅者與說並視果有取土三數坑皆深丈餘泓大驚曰令公富貴一

身而已更二十年外諸郎君皆不得天年說懼將平之
泓曰客上無氣與地脉不相連今欲填之猶人有瘡痛
補之他肉無益也說子均均皆爲祿山委任克復后均
賜死均長流常時言古

宋嘉定中有厲布衣者自江右來廣精地理之學名傾
一時有經其壘至今故老猶能言其處廣州林某者宋
元富家永樂初中衰以術者言祖穴向稍偏所致因發
地而得書云布衣厲伯韶爲林某壘此千載穀食之地
後學淺識不許輕改徐視之蓋下向與土封微不同耳
遂捨之今林氏頗振廣人口音稱賴布衣云耳談

鴻書

卷八十三

七

方

朱韋齋晦菴先生父也酷信地理嘗招山人擇地問富
貴何如其人久之荅曰富也只如此貴也只如此生個
小孩兒便是孔夫子後生晦菴果爲大儒文公爲同安
主簿日民以有力強得人善地者索筆題曰此地不靈
是無地理此地若靈是無天理後得地之家不昌堯山堂
明嚴分宜閣老在位日集天下堪輿家遍邑中訪求吉
壤一人獨指一地曰壘此子孫尚有拜相者分宜如其
言而啓之有古墓在焉驗其碑乃嚴氏遠祖也見聞錄

星家

唐御史李虛中用五行八字布陰陽生尅算人生平休

咎後世遂祖其說逢原記

宣和中熙州永洛城寨卒吳祈因數與夏羗戰立功至
指揮使所部兵坐不戰爲寨主撻治祈天性寬仁御衆
不尚威罰或有過失多全護之既反遭杖責頗羞憤值
術士經由到門漫訪以年命亦姑欲陶寫抑鬱初無榮
望也卦成術曰君此夫當發然所謂白骨封侯身後方
貴祈笑而不信士問曰有子乎曰有兩子頗習學武藝
遂出長子庚甲示之士驚曰貴不可言成活國功名異
日常享王爵至肩次子又曰此猶勝前者生當封侯祈
愈不信送之去回首言我姓伊名憲文河中人隱居首

鴻書

卷八十三

八

方

陽山下今海內將亂我不可久此善記吾言無忘忠孝
祈竟以戰歿二子延恩得官長卽玠官至使相死贈益
王次卽璘官至太傅新安郡王死追封信王祈累贈至
太師極品夷堅志

劉日新金華星者太祖下婺之日召之推命荅曰將軍
當極富極貴又推諸將校則言或爲公或爲侯太祖怒
其不言官職劉請屏去左右曰極富者富有四海極貴
者貴爲天子太祖喜洪武四年召至問欲貴乎對曰不
願欲富乎對曰不願問以所欲曰臣所欲者求一符可
以遍遊天下耳太祖以手所揮白扇題曰江南一老叟

腹內羅星斗許我作君王果應神仙口賜官官不要賜
金金不受持此一幘扇橫行天下走識以御寶劉持此
遍遊十二年回家忽對妻子言我當死於非命故歸欲
作別去遊京師遂至京師市中推算惟講命而已都
督藍玉平雲南回因詣劉言將官將星見梁地當封梁
國公然七日當有一險我當與將軍同死後果封玉爲
梁國公侍朝穿紅袍在西班時日當上照映上目之曰
此將軍不獨外邦人畏之朕亦膽寒矣有張尚書者同
往雲南與玉不睦對曰此人在陛下前不妨但恐非少
主臣也上由是欲誅之因授意科道糾者問張尚書何

鴻書

卷八十三

九

方勒

以勒罪張曰第言軍還不交運欲乘此作亂耳玉臨刑
時嘆曰神乎劉先生之言問爲何人曰劉日新上聞因
逮劉至問爾與藍玉算命對曰曾算又問爾命盡幾時
曰盡今日遂殺之

近峰閣畧

張金鼓者吳人善星曆一日有丐卧簷下適一富翁僕
從乘馬至金鼓家以命詢焉金鼓推其致富享祿歷歷
如見翁去丐告曰適富翁與我生年月日不謬畧刻何
貧富懸絕張爲丐細推之則曰汝生于舟乎丐曰某父
舟傭張曰汝亦富翁但所處非其地若于大江之北汝
之富可頡頏於彼丐者猛省有親識居淮安生理頗盛

竟往依焉其人有空房一所中有鬼物作祟人不敢入
丐者至俾居之丐者于夜卧中聞鬼喧呼曰主來矣鬼
復導入後圃大樹下若有所指丐荷鐮發之得金一窖
有金鼓覆其上丐者遂持金鼓歸吳酬張張遂以金鼓
爲號人之富貴固自有命但不得日者如金鼓耳

漱石新談

風鑑

相法論曰古有姑布子卿之術風鑑家寔始于三代
記相物者陳君夫相馬留長孺相隄榮陽褚氏相牛又
有浮丘伯相鶴經寧戚高堂隆相牛經嚴助相貝經師
曠禽經伯樂周穆王諸葛穎徐成相馬經而相馬者又

鴻書

卷八十三

十

方勒

有寒風吳相口齒麻胡相頰女厲相目衛忌相髭許鄙
相尻代羯相胸脇管青相臆吻陳非相股脚秦牙相前
君贊相後

截江網

唐一行嘗語人曰吾得古人相法相人之法以洪範五
福六極爲主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可得大槩若其人忠
孝仁義所作所爲言行相應顛沛造次必歸于善者吉
人也若不忠不孝不仁不義言行不相應顛沛造次必
歸於惡者凶人也吉人必獲五福之報凶人必獲六極
之刑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若但於風骨氣色中料其
前程休咎豈能悉中

錢氏私誌

南史庾亮家富于財食必列鼎又狀貌豐美願頗開張人皆謂必爲方伯及魏冠江陵復餓死時又有水軍都督褚蘊面甚尖危從理入口竟保衣食而終唐柳渾十餘載有巫告曰見相天且賤出家可免死渾不從仕至宰相魏朱建平善相鍾繇以爲唐舉許負何以復加然相王肅年踰七十位至三公肅六十二終于中領軍耳南史徐陵八歲屬文十三通莊老光宅寺慧雲法師每嗟陵早夭仕至太子少傅年至七十七唐孔若思傳孔季詡擢制科授校書郎陳子昂嘗稱神清韻達可比衛琬而季詡終於左補闕使徐陵夭而不壽季詡遂至顯官則人遂以爲風鑑之驗矣然又有卒不可憑者孔氏雜說處士丁重善相人駙馬于棕方判鹽鐵頗有宰弼之耗時路巖秉鈞持權與之不協一旦重至新昌私第值于公適至路曰某與之賓朋處士垂箔細看此人終作宰相否備陳飲饌留連數刻既去問之曰所見何如重曰入相必矣兼在旬月之內巖笑曰見是貴戚復作鹽鐵使耳重曰不然請問干之恩澤何如宣宗朝鄭都尉巖曰又安可比乎重曰鄭爲宣宗注意者久而竟不爲相豈將人事可以斟酌某比不熟識于侍郎今日見之觀其骨狀真爲貴人其次風儀秀整體貌謙抑如百斛重

器所貯尚空其半安使不益於祿位哉苟踰月不居廊廟其無復更至門下巖曰處士之言可謂遠矣其後決旬于果登台鉉巖每見朝賢大爲稱賞由茲聲動京邑車馬造門甚衆凡有所說其言皆驗後居終南山好事者每至其所劇談錄李德裕有相者謂曰公他日位極人臣但死於白馬及登相位雖親戚中亦不畜白馬後爲白敏中所傾命馬植專鞠淮南獄事公坐是竄南海玄鑒錄真宗時一術者且暫令張耒夏守贊揚崇勳草聽聲揣骨或中或否至王繼忠督者駭曰此人可訝半生食漢祿半生食胡祿真宗笑而遣之繼宗後爲高陽總管咸平中與虜戰遂陷虜虜以姿儀雄偉以女妻之僞封爲吳王改姓邪律終於虜玉壺清話馬亮善相人爲夔路監司日呂文靖父爲州職官一見文靖卽許以女嫁之其妻怒曰君常以此女爲國夫人何爲與選人子亮曰此所以爲國夫人也貽謀錄東坡自謫海南歸人有問其遷謫艱苦者坡荅云此乃骨相所招少時入京師有相者云一雙學士眼半個配軍頭異日文章顯當知名然有遷涉不測之禍今日悉符其語文士傳

元豐間宋閣使者善人倫上知而問云朕相法如何對
云陛下天日之表神明之姿下臣不得而名又問王安
石如何對云安石牛行虎視牛行足以任虎視足以威
又問卿如何對云臣草木瓦礫陛下用之則貴不用則
賤宋史

政和初秦檜遊建康太學博記工文善幹鄙事同舍號
爲秦長脚每出遊飲必委之辦集有頭陀道人入學至
養正齋前時同舍生十人錢時政范同等及檜在焉道
人曰異事異事入座貴人已着一屋關了兩府從官直
如許多范素薄檜乃指謂曰此長脚漢也會做兩府客

鴻書

卷八十三

十三

方

曰君勿浪言他時生死俱在其手滿座大笑客瞠目諸
公莫笑總不及此公後四十年其言悉驗蘇林玉露

賈似道少時嘗馳馬遊湖山小憩棲霞嶺下遇一布裘
道人瞪視曰官人可自愛重將來不在韓魏公下似道
意其見侮不顧而去既而醉博平康至于敗面他日復
遇道人頓足驚嘆曰可惜可惜天堂已破必不令終後
果悉驗游宦紀聞

袁柳庄先生廷玉在太宗藩邸屢相有驗登極授以太
常寺丞太祖一日出宋元諸帝容命相表見太祖太宗
曰英武之主自真宗至度宗曰此皆秀才皇帝元自世

祖至文宗曰皆是喫綿羊肉郎主見順帝則曰又是秀
才皇帝也太祖大笑厚賜之寓園雜記

劉氏鴻書卷八十三終

鴻書

卷八十三

十四

方

第八十四卷

方術部二

醫

湯散

六畜心

火製四

春夏宜

號太子

劉勳女

劉涓子

鍼髮

聖火炙

一壯

三斛一壺

酒魔

憶老人言

赤丸

急病行志

鍼氣如烟

腹中蛟龍

相婆

在養正氣

善醫

徐秋夫

鴻書

卷八十四目錄

徐文忠

丹青

畫力

畫山水

良工

毛延壽

黃花寺畫

馬患脚

畫石

寫真

畫驢

畫鍾馗

闢牛

木石

畫魚

烟雲

三類圖

畫虎

雪景

天下江山圖

仙筆

卷八十八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八十四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方術部二

太史湯賓尹 刪正

醫手

湯者湯也去大病用之散者散也去急病用之丸者緩也舒緩而治之也咬咀者古制也古無鐵刀以口咬細煎汁服之則易升易散而行經絡也凡治至高之病加酒煎去濕以生薑補元氣以大棗發散風寒以蔥白去膈上痰以蜜本草綱目

鴻書

卷八十四

古方多用六畜心治心病從其類也而又有殺時驚氣入心怒氣入肝諸心損心諸肝損肝之說與之相反不可不慎

火製四煨炮炙炒也水製三漬泡洗也水火共製蒸煮二者焉法造雖多不離于此酒製升提薑製發散入鹽走腎而軟堅用醋注肝而住痛童便製除劣性而降下米泔製去燥性而和中乳製潤枯生血蜜製甘緩益元陳壁土製竊真氣驟補中焦麥麩皮製抑酷性勿傷上膈烏豆湯甘草湯漬曝並解毒致令平和羊酥油脂油塗燒咸滲骨容易脆斷去穢者免脹抽心者除煩本草

孫思邈曰春宜省酸增甘以養脾夏宜省苦增辛以養肺秋宜省辛增酸以養肝冬宜省鹹增苦以養心四季宜省甘增鹹以養腎

枕中記

號太子死扁鵲至號國中庶子曰暴感而死扁鵲曰尚可活也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乎臣聞上古有俞附療病不以湯液乃剖皮解肌湔洗腸胃漱滌五臟

史記

河內太守劉勲女苦左膝裏瘡迎華佗使視佗繫一犬於馬後走馬牽犬犬困不能行因取斷腸以向瘡口須臾有若蛇從瘡口中出長三尺

華佗別傳

劉涓子於丹陽郊外較射忽有一物高二丈許因射而

鴻書

卷八十四

下

方

中之走如電激聲若風雨夜不敢追明日率數十人尋其蹤跡至山下見一小兒問曰何往小兒云主人昨夜爲劉涓子所射取水以洗瘡因問主人是誰荅曰是黃父鬼乃依小兒還未至聞搗藥聲遙見三人一人臥一人閱書一人搗藥卽齊聲叫突而前三人並走遺一帙癰疽方一曰藥時涓子得之從宋武帝北征有被創者以藥塗之隨手而愈論者謂聖人作事天必助之蓋天以此授武帝也涓子用方爲治千無一失演爲十卷號曰鬼遺方

宣鬼遺方

魏時有句驪客善用鍼取寸髮斬爲十餘段以鍼貫取

之言髮中虛也其妙如此

酉陽雜俎

齊永明中有沙門自北齊火而至色赤子常火而微云以療疾貴賤爭取之多驗稱爲聖火灸至七炷而疾愈京師有病瘵者以火灸數日瘵鄰人笑曰病偶自瘵豈火能爲及其人更亦頤瘵病以凡火灸之不瘵更請聖火一灸而愈○醫用艾一灼謂之一壯者以壯人爲法其言若干壯壯人當以此數老幼羸弱量力減之

石藏用劉寅俱善醫名石喜用熱藥劉喜用冷藥京師曰藏用匣中三斛火劉寅篋內一壺水

六帖

常元載以鼻聞酒氣便醉人以爲可治卽取針挑載鼻

鴻書

卷八十四

上

方

尖出一小蟲曰此酒魔也聞酒卽畏之是日載徑飲至二十五日倍是

玄山記

孫思邈年百餘歲善醫術謂高仲舒曰君有貴相當數至刺史若爲齊州刺史邈有一兒作尉事使君雖合得杖君當憶老人言願寬之後果如其言已剝其衣訖忽記憶速令放之

定命錄

許永爲豫州刺史鎮歷陽其弟得病心腹堅痛居一夜忽聞屏風後有鬼言何不速殺之明日李子豫當以赤丸打汝汝卽死矣腹中鬼對曰吾不畏之及旦遂使人迎子豫既至病者忽聞腹中有呻吟之聲子豫遂於巾

箱中出八毒赤丸與服之須臾腹中雷鳴彭轉大利所
病卽愈搜神記續

唐狄梁公德望冠絕一時尤精于鍼法平人之疴在高
宗時官同州刺史車至寨帷見一巨室書榜于門以富
翁一子頭生瘤瘻瘻甚幾危醫者莫知所指手也公呼
病瘻者至車前手取金鍼從腦頭鍼之瘻應手而瘳富
室饋絹二百疋拜酬公公悉以賚民之貧獨者是時民
間盛傳公有神鍼一切抱疴赴醫者千計車擁不得去
公曰急病行志耳予暇乎哉筆譚

德宗時有朝士墜馬傷足國醫爲鍼腿去鍼有氣如烟

鴻書

卷八十四

四

力

出謂士因德將至不救國醫惶懼有道士詣門云某合
治得視鍼處責國醫曰公何容易死生之穴乃在分毫
入血脈相通如江河鍼灸在思其要津公亦好手但誤
中孔穴乃令舁牀就前於左腿氣滿處下針曰此鍼下
彼鍼跳出當至簷板言訖遂鍼八寸餘舊穴之鍼沸然
躍出果至簷板氣出之處民然而合疾者當時平愈朝
士與國醫拜謝以金帛贈遺道士不受啜茶一甌而去
逸史

開元中有明醫紀明者吳人也嘗授秘訣于隱士周廣
觀人顏色譚笑便知疾深淺不待診候上聞其名徵至

京師令于掖庭中召有疾者俾周驗焉有官人每日晨

則笑歌啼號若中狂疾而又足不能及地周視之曰此

必因食且飽而太促力頃復臥於地而然也周乃飲以

雲母湯既以令熟寐寐覺乃失所苦問之乃言嘗因太

華宮主載誕三日官中大陳歌吹某乃主謳者懼其聲

不能清且長食飽蹄美遂飽而當筵歌數曲曲罷覺胸

甲甚熱戲於砌臺乘高而下未及其半復有後來者所

激因臥於地久而方蘇而病狂因茲足不能及地也上

大異之有黃門奉使自交廣而至拜舞于殿下周顧謂

曰此人腹中有蛟龍明日當產一子則不可活也上驚

鴻書

卷八十四

五

力

問黃門曰卿有疾否乃曰臣馳馬大庾嶺時大熱既困
且渴因于路傍飲野水遂腹中堅痞如石周卽以硝石
雄黃煮而飲之立吐一物不數寸其大如指細視之鱗
甲備具授之以水俄頃長數尺周遽以苦酒沃之復如
故形以器覆之明日器中已生一龍矣上深嘉焉欲授
以官爵周固請還吳中上不違其意遂令還鄉水部員
外劉復爲周傳述甚詳明皇雜錄

王和父守金陵荆公退居半山每出跨驢從二村僕一
日入城忽遇和父之出公亟入編戶家避之老姥自言
病店求藥公隨行偶有藥取以遺之姥酬以麻線一縷

云相公可將歸與相婆也公笑而受之 高齋漫錄

仁宗皇帝嘗問太醫院判蔣用文保和之要對曰在養正氣正氣完邪氣自而入又問卿醫効率復何如對曰善治疾者必固本急之恐傷其本聖人所以戒欲速也仁宗稱善智者以為用文以醫諫 卷塘詩話

江淮州郡火令最嚴犯者無赦高駢鎮維揚有術士家延火燒千戶主者錄之即付於法臨刃謂監刑者曰某之愆尤一死何以塞責然某有薄技可以傳授一人俾其救濟後人死無所恨矣時駢延待方術之士恒如饑渴監刑者即緩之馳白于駢駢召入親問之曰某無他

鴻書

卷八十四

本

方術

術惟善醫大麻風駢曰可以覈之對曰但於福田院選一最劇者可以試之遂如言乃置患者於隙室中飲以乳香酒數升則懵然無知以利刀開其腦縫挑出蠱蟲可盈掬僅長二寸然後以膏藥封其瘡別與藥服之而更節其飲食動息之候旬餘瘡盡愈纔一月眉鬚已生肌肉光淨如不患者駢禮術士如上客 玉堂閒話

錢塘徐秋夫善治病宅在湖溝橋東夜聞空中呻吟聲甚苦秋夫起至呻吟處問曰汝是鬼邪何為如此饑寒須衣食邪鬼曰我是東陽人姓斛斯平昔為樂游吏患腰痛死今在湖北雖為鬼苦亦如生為君善醫故來相

告秋夫曰但汝無形何由治鬼曰但縛茅作人按穴鍼

之秋夫如其言為鍼四處又鍼肩井三處設祭而禮之明日見一人來謝曰蒙君療疾復為設祭除饑解疾感惠實多忽然不見當代服其通靈秋夫宋元嘉六年為奉朝請 談數

徐文忠字用和宣城人宋季之亂其先為同郡仇人倪氏所滅時文忠之父在幼倪將殺之而欲其母其母為徐氏宗祀故忍辱保徐子不死因冒姓倪氏為娶有室及母老將卒哭謂其子始知其為徐氏子然未能即復其姓故文忠亦姓倪氏文忠自少傳其婦翁鍼藥方

鴻書

卷八十四

本

方術

術又善符呪鞭龍縛鬼以此名湖間始為縣吏即棄去又為安陸府吏復棄去遊吳吳大戶患濕腿疾延文忠與療鍼行病除留為郡吏時鎮南王妃臥疾不可起坐王府御醫皆不能愈南臺侍御史禿魯以文忠名聞即馳驛就吳郡召之至則王以禮見賜之坐便殿道妃所以疾苦延入診視王曰疾可為乎對曰臣以鍼石加于玉體不痊且安用臣遂請妃舉手足妃謝不能文忠因請診候按手合谷曲池而鍼隨以入妃不覺知少頃請舉如前妃復謝不能文忠曰鍼氣已行請舉玉手妃不覺為一舉請舉之又舉王大喜明日妃起坐王大設宴

賜賞資無算聲震廣陵皆以爲虛扁復出也值天久旱方士禱祈皆不應文忠謂王曰王欲雨乎王曰然文忠曰臣請爲王致雨王欲雨而雷雷而雨乎王曰亦雨後雷始驗其爲法爾文忠曰諾即望西北奮袖一揮雲隨手布四被王宮大雨如注雨止雷震而天日復霽留廣陵月餘門下輻輳多所救活由吳郡遷武林未幾吳郡守吳公秉彛被疾臥治即醫咸舉君君至病立已以故雖爲吏而家日益饒嘗曰予所傳弟子亦衆然皆不能如吾術之神彼急于見利而不知義吾以茲術游江湖四十餘年所爲療者不可勝計而未嘗貴其報吾知施

鴻書

卷八十四

九

功

吾術而已後謀復姓徐氏結告歸宣城省徐氏墳墓訪其宗族置田置祠以奉祭祀人咸義之釋史集傳

丹青

畫力可五百年至八百年而神去千年絕矣畫力可八百年至千年而神去千二百年絕矣畫譜

畫山不畫小畫水不畫均畫石不畫巧畫樹不畫孤畫路不畫直畫境不畫重畫貴不畫醜畫賤不畫清畫錯不畫俗畫古不畫今丹青志

漢元帝見王嬙美召毛延壽責之曰何欺我之甚也嬙曰臣以爲宮中美者可以亂人之國臣欲其遷於胡庭

是使亂國之物不遷于漢而移于胡也臣聞太上無亂其次去亂其次遷亂今國家不能無亂陛下不能去亂臣爲陛下遷亂耳君子曰良畫工也孰誣其貨哉見聞

搜王

漢元帝後官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形按圖召幸之諸官人皆賂畫工多者十萬少者亦不減五萬獨王嬙不肯遂不得見匈奴入朝求美人爲閼氏於是上按圖以昭君行及去召見貌爲後官第一善應對舉止閑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於外國故不復更人乃窮按其事畫工皆棄市籍其家貲皆巨萬畫工有杜陵

鴻書

卷八十四

九

功

毛延壽爲人形醜好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陳敞新豐劉白翼寬並工爲牛馬飛鳥衆勢人形好醜不逮延壽下杜楊望亦善畫尤善布色樊育亦善布色同日棄市京師畫工於是差稀西京雜記

後魏孝文帝登位初有魏城人元兆能以九天法禁絕妖怪先鄉中有軍士女年十四患妖病其家以女來謁元兆曰此疾非狐狸之魅是妖畫也今天下有至神之妖有至靈之怪有在陸之精有在水之魅汝但述疾狀是佛寺中壁畫四天神部落中魅也其女之父曰某前于雲門黃花寺中東壁畫神下乞恩又女常懼此畫之

神因夜驚魘夢惡鬼來持女而笑因此得疾兆曰故無
差因忽與空中人語亦聞空中有應對之音良久兆向
庭噴云何不速曳來左右咸聞有風雨之聲乃至兆大
笑謂其女曰汝自辨其狀形兆令見形左右見三神皆
丈餘各有雙牙長三尺露于唇口外衣青赤衣又見八
神俱衣赤眼眉並殷色共扼其神直逼軒下蓬盲目赤
大鼻方口牙齒俱出手甲如鳥兩足皆有長毛衣若豹
韓其家人謂兆曰此正女常見者兆令前曰汝本虛空
而畫之所作耳奈何有此妖形其神應曰形本是畫畫
以象真真之所示即乃有神況所畫之上精靈有凭可

鴻書

卷八十四

十

通臣所以有之感感之幻化臣實有罪兆大怒命侍重取
確瓶受水淋之盡而惡神之色不衰兆更怒命煎湯以
淋須臾神化如一空囊然後令擲去空野其女即愈復
詢黃花寺僧雲敬曰此寺前月中一日晝晦忽有惡風
玄雲聲如雷震遠寺良久聞畫處如擒捉之聲有一人
云勢力不加不如速去言訖風埃乃散此處一神如洗
究汝所說正符其事兆即冠諫之師

博物志

有人牽馬訪馬醫稱患脚醫曰大似韓幹所畫忽值幹
曰真是吾設色者歸視所畫馬脚有一點墨缺方是知
畫通靈矣

酉陽雜俎

王維爲岐王畫一大石信筆塗抹自有天然之致王寶
之時果思間獨坐注視作山中想悠然有餘趣數年之
後益有精彩一旦大風雨中雷電俱作忽拔石去屋宇
俱壞不知所以後見空軸乃知畫石飛去耳憲宗朝高
麗遣使言幾年月日大風雨中神嵩山上飛一奇石下
有王維字印知爲中國之物王不敢留遣使奉獻上命
羣臣以維手蹟較之無毫髮差繆上始知維畫神妙徧
索海內藏之官中地上俱灑雞狗血壓之恐飛去也

青記

鴻書

卷八十四

十

郭汾陽女婿趙縱令韓幹寫真後又請周昉寫真二人
皆有能名令公嘗列畫于坐末因女趙夫人歸省問
云此何人對曰趙郎也何者最似曰兩畫總似前畫得
趙郎狀貌後畫兼移其神思情性笑語之姿是日定二
畫優劣

太平御覽

吳道子訪僧請茶僧不加禮遂請筆硯于壁上畫驢一
頭而去一夜僧房家具並踏破被其惱亂不可堪僧知
是道子懇邀到院所求乃塗却畫處

盧氏雜說

昔吳道子所畫一鍾馗衣藍衫鞞一足眇一目腰一笏
巾裹而蓬髮垂鬚左手捉一鬼以右手第二指枕鬼睛
筆跡遒勁實有唐之神妙收得者將獻僞蜀主甚愛重

之常懸于內寢一日名黃筌令看之筌一見稱其絕妙謝恩訖昶謂曰此鍾馗若母指指鬼眼則更校有力試爲我改之筌請歸私第數日看之不足別紛絹素畫一鍾馗以母指指鬼睛并吳本一時進納昶問曰比令卿改之何爲別畫筌曰吳道子所畫鍾馗一身之力氣色眼貌俱在第二指不在母指所以不敢輒改筌今所畫雖不及古人一身之力意思并在母指昶甚悅賞筌之能遂以綵段銀器旌其別識

野人閒話

蜀中有杜處士好書畫所寶以百數有戴崇牛一軸尤所愛錦囊玉軸常以自隨一日曝書畫有一牧童見之

鴻書

卷八十四

十三

方

撫掌大笑曰此畫鬪牛也牛鬪力在角尾插入兩股間今乃掉尾而鬪謬矣處士笑而然之古語有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不可改也

長公外紀

宣和中蘇叔黨遊京師寓居景德寺僧房忽見快行家者同一小轎至傳旨宣君亟令登車叔黨不知所以然不敢拒纔入則以物障其前惟不設頂上以小涼傘蔽之二人肩之其疾如飛約行十餘里抵一修廊內侍一人自上而下引之升一小殿中上已先坐披黃背子頂青玉冠宮女環侍莫知其數弟敢仰窺始知爲崇高莫上之居時當六月積水如山噴香若霧寒不可忍俯仰

之間不可名狀起居畢上喻云聞卿是蘇軾之子善畫木石適有素壁欲煩一掃非有他也叔黨再拜承命然後落筆須臾而成上起身縱觀賞歎再三命宮人捧賜醕酒一鍾錫賚極厚拜謝而下復循廊間登小輿而出亦不知經歷何地但歸後尚如夢中

王氏揮麈錄

李思訓畫一小魚甫完未施藻荇之類有客扣門出看尋入失去畫魚使童子覓之乃風吹入池水內拾視之惟空紙耳後思訓臨池往往見一魚如所畫者嘗戲畫有數魚投池內經日夜終不去

臥遊記

郭熙河陽人宋李成善得烟雲出沒峯巒隱顯之態嘗

鴻書

卷八十四

十三

方

論畫山曰春山艷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粧冬山慘淡而如睡觀其議論可知其畫也畫馬遠河中人後居錢塘光寧朝待詔畫院嘗畫三教圖釋氏黃面則跣趺中坐猶龍翁儼立于傍吾夫子乃作禮于前此蓋內璫故令作此以侮聖人也一日傳旨俾古心江子遠作贊公卽贊之曰釋氏跌坐老聃傍睨惟吾夫子笑倒在地遂大稱旨

山堂瑣考

宣城包鼎每畫虎掃一室屏人聲塞門塗牖穴屋取明一飲斗酒脫衣據地臥起行顧自視真虎也復飲斗酒取筆一揮意盡而去不待成也

後山叢談

王叔明洪武初爲泰安知州泰安廳事後有樓三間正對泰山叔明張絹素于壁每興至卽着筆凡三年而畫成傳色都了時陳惟允爲濟南經歷與叔明皆妙于畫且契厚一日胥會值大雪山景愈妙叔明謂惟允曰改此畫爲雪景何如惟允曰如傳色何叔明曰我姑試之卽以筆塗粉然色殊不活惟允沉思良久曰我得之矣爲小弓夾粉筆張滿彈之粉落絹上儼如飛舞之勢皆相顧以爲神奇叔明就題其上曰岱宗密雪圖自諺以爲無一俗筆惟允固欲得之叔明因綴以贈

碎寒集

周元素太倉人善畫太祖一日命畫天下江山圖於便

鴻書

卷八十四

十

十

殿壁元素頓首曰臣粗能繪事天下江山非臣所諳陛下東征西伐熟知險易請陛下規模大勢臣從中潤色之太祖卽授毫左右揮灑顧元素成之元素復從殿下頓首賀曰陛下江山已定臣無所措手矣太祖笑而頷之

國憲家猷

吳偉江夏人少爲農忽遇一羽士言爾有異骨當享大名旦日于猪市大石上相會至則命坐石側袖出一鐵錐刺石傍出泉一線命偉掬飲之乃曰任爾學藝名聞天下遂不見偉後學畫專十二科山水人物入神品性慇直與寡人成國公延見以小仙呼之後憲宗召至闕

下授錦衣鎮撫待詔仁智殿有時大醉蓬首垢面曳破皂履踉蹌行中官扶掖以見上大笑命作松泉圖偉跪翻墨汁信手塗抹而風雲倏淡生所障間上嘆曰真仙筆也偉出入傲慢視權貴求畫又多不與于是權貴人數短之居無何放歸南都日喜從諸豪客競集妓館劇飲孝宗登極復召見命畫稱旨授錦衣百戶賜章曰畫狀元後稱疾歸武宗復遣使召之使至未就道中酒死偉挾一枝辱召者三獎借賜予詞臣所無洵榮遇哉

中今古錄

劉氏鴻書卷之八十四

鴻書

卷八十四

十

十

第八十五卷

方術部三

射御

丁侯

顏高

飛衛

中目

咎君謨

賈堅

陳康肅

命嬭

獵釣

石炭

快馬如龍

殪四豕

見今天子

蕭便君

見獵喜心

釣渭

泣前魚

鴻書

卷八十五目錄

幻術

遁法 卅法

郭璞

形若范金

得爪刀

鸞籠書生

香丸婦人

王弼

善禁

鐵冠道人

冷謙

遁甲

遁神

黃白之法

唐虞兒

老翁土遁

卷八十五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八十五

方術部三

射御

明

宣城劉

太史湯

彙編 刪正

鴻書

卷八十五

人公金匱

武王伐殷丁侯不朝尚父乃畫丁侯于策三旬射之丁侯病劇卜曰云崇在周丁侯懼乃遣使者詣武王請舉國為臣虜武王許之太師尚父謂使曰歸矣吾已告諸神言丁侯遣降勿復過也子之君自愈矣使者辭去尚父乃以甲乙日拔去頭箭丙丁日拔其目箭戊巳日拔其腹箭庚辛日拔其股箭壬癸日拔其足箭及至丁侯病稍愈四夷聞之皆懼各以其職來貢越裳氏獻白雉春秋魯人顏高射人中眉退而告人曰我無勇吾忘其目也此高之誇語耳羿嘗從吳賀北遊見雀焉賀命之射羿曰生之乎殺之乎賀請左目羿中厥右恥之由是每進妙中高出天下如羿真能恥者也羿之所恥高之所誇也此羿之所以能絕技於射也戰國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也而射之沒金飲羽羿逮事夏王王命射於方彘之皮征南之的曰中之賞子萬金不中則削十邑羿援矢而色湯射之矢逸再之又不中

紀昌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臥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二年之後雖雖末倒背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亞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楚懸虱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觀餘物皆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簫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已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塗請爲父子尅臂以誓不得告術於人列子吳王欲從民飲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化爲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若白龍不化豫且不射而從布衣飲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正史全編咎君謨善射閉目而射應口而中有王靈智者學其法曲盡其妙欲射君謨時無弓矢執一短刀矢來輒擊折末後一矢以口承之遂嚙其鏃謂靈智曰學射三年但未教汝嚙鏃法耳朝野僉載賈堅彎弓三石餘烈祖以堅善射親試之乃取一牛置

百步上召堅曰能中之者乎堅曰少壯之時能令不中今已年老正可中之格大笑射發一矢拂脊再矢摩腹皆附膚落毛上下如一格曰復能中乎曰所貴者以不中爲奇中之何難堅時年六十餘矣初潭集陳康肅公善射當世無雙公亦以此自矜嘗射於家園有賣油翁釋擔而睨之久而不去見其發矢十中八九但微領之康肅問曰汝亦知射乎翁曰無他但手熟耳康肅忿然曰汝安敢輕吾射翁曰以我酌油知之乃取一葫蘆置於地以錢覆其口徐以杓酌油瀝瀝自錢孔入而錢不濕因曰我亦無他唯手熟耳康肅笑而遣之命婦者晏子僕御之妻也晏子出其夫爲御意氣洋洋甚自得也既歸其妻請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吾觀其志恂恂自下思念深矣子身長八尺爲人僕御意洋洋若自足者妾是以去也其夫愧謝請自改妻喜曰是懷晏子之智而加以八尺之長也於是其夫深自責學道謙遜常若不足晏子問其故升諸景公以爲大夫表其妻爲命婦晏子春秋

獵釣

晉桓石虔小字鎮惡在荊州於獵園中見猛獸被數箭

而伏諸將素知其勇戲令拔箭石虔因急往拔得一箭
猛獸跳石虔亦跳高於猛獸伏復拔一箭而歸從桓溫
入關威震敵人時有病瘡者謂桓石虔來以怖之多愈
王氏彙苑

曹景宗謂所親曰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
十騎拓弓弦作礮礮聲放箭如餓鴉叫平賊中逐摩數
肘射之渴飲其血饑食其胃酣如甘露漿覺耳後生風
鼻尖出火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至
南史

唐太宗獵於洛陽苑有羣豕突出林中上引弓四發殪
四豕有豕突前及馬銜民部尚書唐儉投馬搏之上板

鴻書

卷八十五

四

方術

劍斬豕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邪何懼之甚
對曰漢高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治之陛下以神武
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獸上悅爲之罷獵
唐史

唐明皇居東宮日出獵逐兔馬決入他人苑左右皆不
能制隱隱望山洞軒中有人語笑乃下馬繫古槐獨步
而行見五六人皆衣冠子弟輩聚飲其中衆不知是明
皇俱起揖帝居主位中有愠帝居上坐頗不樂一人乃
起曰鄙夫有令能如令方可舉盃帝曰何令也曰以祖
上官甚崇者先飲帝方渴乃索酒其人曰願聞祖上先
官大帝曰吾飲而後言乃飲一大卮云曾祖天子祖天

子父天子見今天子乃上馬衆隨而視見連錢金勒雙
龍繡羈馬走如飛衆方驚也
青瑣高議

唐中書令蕭志忠景雲元年爲晉州刺史將以臘日畋
遊大事置羅先一日有薪者樵於霍山暴瘡不能歸乃
止巖穴之中呻吟不寐夜將艾似聞悉窣有人聲初以
爲盜賊將至則匍匐伏於林木中時山月甚明有一人
身長丈餘鼻有三角體被豹鞞日閃閃如電向谷長嘯
俄有虎兕鹿豕狐兔雉鳩駢匝百許步長人卽宣言曰
余玄冥使者奉北帝之命明日臘日蕭使君當順時畋
獵汝等若干合箭汝若干合鎗汝若干合網死若干合
棒死若干合狗死若干合鷹死言訖羣獸皆俯伏戰懼
若請命者老虎泊老麋皆屈膝向長人言曰某等之命
分固應然肅公仁者非意欲害物以行時令耳若有
少故則止使者豈無術救某等乎曰非余欲殺汝輩但
今自以帝命宣示汝等刑名卽余使乎之事畢矣自此
任爾自爲計然余聞東谷嚴四兄善謀汝等可就彼祈
求羣獸皆輪轉歡叫使者卽東行羣獸畢從時薪者疾
亦少間隨往覘之既至東谷有茅堂數間黃冠一人架
懸虎皮身正熟寢驚起見使者曰瀾別既久每多思望
今日至此得非配羣生臘日刑名乎使者曰正如高明

鴻書

卷八十五

五

方術

所問然彼皆求救於四兄四兄當爲謀之老虎老糜皆
屈膝哀請黃冠曰肅使君每役人必恤其饑寒若祈勝
六降雪異二起風卽不復遊獵矣余昨得勝六書知已
喪偶又聞索泉家第五娘子爲歌姬以妬忌黜矣若汝
求得美人納之則雪立降矣又異二好飲汝若求得醇
醪賂之則風立至矣有二狐自稱多媚能取之河東縣
尉崔知之第三妹美淑嬌豔絳州盧司戶善釀醪妻產
必有美酒言訖而去諸獸皆有歡聲少頃老狐負美女
至纔及笄歲紅袂拭目殘粧妖媚又有一狐負美酒二
瓶香氣酷烈嚴四兄卽以美女洎美酒瓶各納一囊中

鴻書

卷八十五

大

功

以朱書一符取水嚙之二囊卽飛去薪者懼且爲所見
卽尋路却回未明風雪暴至竟日乃罷而肅使君不復
獵矣 玄怪錄

宋程明道少好田獵既見周茂叔後自謂無此好茂叔
曰言何容易此心潛隱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見獵者
於野不覺有喜心乃知果未也

呂望年七十釣於渭渚三日三夜魚無食者與農人言
農人者古之先賢人也謂望曰子將復釣必細其綸芳
其餌徐徐而投之無令魚駭望如其言初下得鮒次得
鯉剎復得書書文曰呂望封於齊望自此知其富貴

呂尚坐茅以漁文王勞而問取呂尚曰魚求於餌乃奉
其緝人食其禄乃服於君故以餌取魚魚可殺以禄取
人人可竭以小釣釣川而擒其魚中釣釣國而擒其萬
國諸侯 尚書大傳

幻術 遁法 丹法

郭璞字景純行至廬江勸太守胡孟康急回南渡康不
從將促裝去之愛其婢無由得乃取小豆三斗繞主人
宅散之主人晨起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甚
惡之請璞爲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於東南二十
里賣之慎勿爭價則此妖可除也璞陰令人賤買此婢

鴻書

卷八十五

七

方術

復爲投符井中數千赤衣人一一自投於井主人大悅
璞携婢去復數旬而廬江陷 搜神記

太和中崔元亮爲胡州牧嘗有僧道閑善藥術崔曾求
之僧曰此術不難求但利於此者必及陰譴可令君侯
一見耳乃遣崔市汞一斤入瓦鍋納以紫炁蓋以方瓦
疊炭埋鍋備而議起謂崔曰只成銀無以取信公宜虔
心想一物則自成矣食頃僧夾鍋於水盆中笑曰公想
何物崔曰想我之形僧取以示之若范金焉眉目巾笏
悉具之矣此則神仙之術不可厚誣但罕遇其流有自
言者皆妄焉耳 唐年補錄

晉時錢塘杜子恭有秘術嘗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恭曰卽當相還耳旣而刀主行至嘉興有魚躍入船中破魚腹中得瓜刀其神怪往往如此海賊孫恩孫泰師之傳其術亦多驗

西湖志

續齊諧云許彥行遇一書生臥路側云足痛求寄驚龍中彥戲許書生便入籠中與多驚並坐負之不見重至一樹下書生乃謂彥曰欲設薄饌乃於口中吐一銅盤盤中海陸珍羞方丈盈前又曰向將一婦人來今欲拒之遂吐出一女子年十五六容貌絕倫接膝而坐書生醉臥女謂生曰向竊一男子年二十餘明恪可愛書生

鴻書

卷八十五

九

方術

欲覺女復吐錦行障障之久而書生起復吞女子及諸銅盤惟留大銅盤與彥曰無以藉意與君相憶也

五色線

貞觀時有書生幼時貧賤嘗爲人傭作一日至二鼓歸母以餽飽一孟食之有鄰人陳姓者乘酣嘻笑而來側目視其食食已復嘻笑而去生頗不平又嘗有共傭作者與生不相能一夕伺於道觀前欲毆生生覺避去已而爲人傭書其家人誣生盜其淨巾中金又有奴匿其主緊要文書害生生不能自主怒杖之人由是多謗生無行者生悲憤歸取先人業耕之業稍就不慮貧苦矣生一日閑步經觀音里有一婦人姿甚美生心動回顧

看之屢屢有惡少年數人於路相謂此婦有邪行語語有實據生聞賤之不復有相顧意生後與妻坐燭下偶及此事妻曰此吾異姓之從女弟也妾徒以君貧故不敢與之往來聞其獨與一侍兒居此里立身最高潔親戚俱畏敬之豈宜有此何等惡少年污蔑之也生聞之大怒欲爲報之翼日婦命侍兒來曰主母感郎君恩雖未行最感之雖爲郎君死無恨幸與郎君有夙緣後可一見於某所第未可嚮邇盡歡有日也生如期往果得望見各以目逆之翼日侍兒復至曰主母治杯醴屈郎君少坐及至酒饌甚盛几筵間所陳器皆人間所無獨

鴻書

卷八十五

九

方術

命生坐中堂飲半侍兒負一革囊至曰主母所命也啓視則人頭數顆顏色未變乃向侮辱生者也生驚欲避去侍兒曰郎君請無驚必不相累主母固預命以藥物待之矣懷中出少藥白色有光用小指甲每頭彈斷處粟米許頭漸縮小至如李子大侍兒食之吐核亦李也侍兒又曰主母惡惡少年無須更忘亦欲假手於郎君生愧謝弗能婦人又命侍兒進一香丸曰不勞君舉脫君第少淨室夜坐焚此香於爐香煙所至君卽急隨之卽得志矣有所獲須將納於革囊歸勿畏也生如指焚香隨煙而往初不覺有墻壁礙行處皆有光亦不類聞

夜每至一處煙嫖嫖繞惡少年頸三繞而頭自落或獨宿一室或妻子共床寢或初就枕侍者執巾若塵尾如意圍繞未敢退悉不覺生遂以頭納革囊中若夢中殊無畏意於是煙復嫖嫖而旋生復隨之而返到家未三鼓也煙甫收火已寒矣探之其香變成金色圓如彈條然飛去鏗鏗有聲生恐婦須此物無以復命正惶急侍兒不由門戶忽爾在前取頭彈藥食之如前生告曰香凡飛去不可覓奈何復須否侍兒曰得之久矣主母傳語郎君曰此畏爾也此關一過無所不可爲姑了天下事共作神仙也後生與婦俱徙去不知所之 女紀記

鴻書

卷八十五

十

方術

宋學士景濂作秦州王弼傳其略云廬陵巫王萬里以妖術延安龍沙市見辱於解夜遣鬼物害之弼方讀金滕篇聞窗外悲嘯聲啓視莫有所見翼日晝復哭於門語之曰汝鬼耶豈有宿冤將圖報復抑別有冤事亦當爲汝白焉鬼曰我周氏女名月西居大同豐州之黑河年十六母疾父召王萬里卜因識其人母死百有餘日當重紀元年秋九月丙申萬里一日瞰兒父兄皆他出以兒所生年月日禁架昏迷不能語負至柳林反接手於樹先髡兒髮次乃穴兒心肝暨眼舌耳鼻之屬粉之爲塊咒劫精魂使附於紙形爲奴稍息則以針刺苦痛

昨因君少拂其意故遣兒來相害兒心不忍也君其爲兒白諸語訖鳴咽時在弼坐者十八聯署姓名具白於縣急捕萬里與月西反覆辨鞠仍錄其行囊得有符印長針短釘既伏辜後有二鬼泣言曰我爲耿頑童我爲李延奴其冤與月西類洪武四年冬十二月有司誤謂弼有異術貢於朝太祖賜以衣物遣還 博物志補

趙炳東陽人能爲越方以氣禁人人不能起禁虎虎伏地低頭閉目便可執縛以大釘釘柱入尺許以氣吹之釘即躍出射去如弩箭之發以盆盛水吹氣作禁魚龍立見時遭兵亂疾疫大起與閩人徐登遇於溪上各試

鴻書

卷八十五

十

方術

所能登乃禁溪水水爲不流炳復禁枯木木即生莢二人相視而笑共行其道貴尚清儉禮神惟以東流水爲酌削桑皮爲脯但行禁術所療皆除後登物故炳東入章安乃故升茅屋支鼎而爨主人驚懾既而爨熟屋無損又嘗臨水求渡船人不許炳乃張蓋坐其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濟於是百姓神服從者如歸沒後人爲立祠永康至今蚊蚋不能入 水經註

明張中字景和號鐵冠道人臨川人孝陵登鍾山詞臣扈從擁翠亭給筆劄賦詩鮑尚綱張以寧秦裕伯單友中等暨道人並應制道人初舉進士不得遇異人授以

耳後指揮康泰反果如其言他日龍馬兩重之對省署
震撥之占類多奇中 近峯閣畧

世傳遁甲書既不可隱何取名爲遁及讀漢郎中鄭固
碑有云遠遁退讓遁卽循字蓋古字少借用非獨此一

碑也則知遁甲當云循甲言以六甲循環推數故也 雲

錢塘戴厚甫

精遁甲法其母寢起樓上一夕忽

見紅光貫室開幃視之乃一美女獨立榻前援金釵以

遺母既而無所見母以語戴荅曰遁祭遁神遂至此耳

通母見其必不久於人世矣由是悒悒逾月而卒 靈史

令謙國初爲協律郎郊廟樂章多其所撰嘗有汝人貧

太極數學談禍福多驗狷介寡言嘗戴鐵冠號鐵冠道
人孝陵嘗微行至一寺中羣僧伏門道傍迎上曰何以
知朕至對曰聞鐵冠道人云卽召道人至上手餅食未
半卽賜道人問道人能先知我至試言我國事顧直述
我無諱道人信口誦數十句中有曰戊寅閏五龍歸海
壬午青蛇火裡逝至洪武建文間始驗餘不敢傳先是
兵亂歸隱幕府山間至城市與人言避兵處從之者多
獲全壬寅參政鄧愈薦召至上問曰予定南昌兵不血
刃市不易肆生民自此蘇息否對曰天下自此大定但
此地旦夕當流血廬舍焚毀必盡鐵柱觀亦僅存一殿

不能自存求濟於謙謙曰吾指汝一所往取焉慎勿多
取過分乃於壁間畫一門一霍守之令其人敲之門忽
自開入其室金玉爛然盈目其人恣取以出而不覺遺
其引他日庫內失金守吏以引聞引內有人姓名命所
在執其人詢之詞及令謙謙將至城門謂逮者曰吾忝
矣安得少水以救吾渴乃以甕汲水與之謙飲遽以足
插入甕中其身漸隱逮者驚曰汝去吾輩皆坐死矣謙
曰無害汝但以甕至御前上問之輒於甕中應如響上
口出見朕不殺汝謙對曰臣有罪不敢出上怒擊碎之
片片皆應遂不知所之 案元

永樂中山東民婦唐賽兒夫死唐祭墓回經山麓石鐮
露出石匣角唐發視之中藏寶劍妖書唐取書究習遂
通曉諸術劍亦神物唐能用之因削髮爲尼以其教施
於村里悉驗細民翕然從之欲衣食財貨隨須運致初
亦無大志事浸浩濶妖徒轉盛至數萬官捕之唐遂稱
反官軍不能支朝命集數路兵擊之屢戰殺傷甚衆逾
久不獲三司皆以不覺察繫獄既而捕得之將伏法怡
然不懼裸而縛之詣市臨刑乃不能入不得已復下獄
三木被體鐵鉗繫足俄皆自脫竟遁不知所終三司郡
縣將校等官皆以失冠誅 野拾

正德初流賊猖獗有太監部綱入京一老翁附舟左右不可太監憐而容之翁雅善謳歌吹笛太監尤喜數召侍飲宴舟人憎焉抵濟下而賊報至從者或逝或泣翁曰毋恐命舟中炒麪若干曰是可足三四人食請太監散諸僕而留兩人侍以麪和水爲糧戒勿言笑乃出小囊於胸以七桃囊中物每舟首尾各置少許而還賀曰公高枕矣太監猶涕泣明旦賊騎充斥皆四顧曰昨有龍衣船當泊此今何之最後一賊飲馬於澣失足踐船頭乃云幾踏入水頓轡而去及夕從者返咸言烟水茫茫我公何在或云必遭賊殺相與泣於水次翁乃徐起收其物入囊而舟遂見太監德之方置酒申敬而翁躍升於岸珍重而去視船頭有黃土痕知翁深於土遁之術白醉瑣言

劉向苦心力學爲時儒宗乃得淮南黃白之法未之試遽上之天子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甚繁而卒無効驗下何詔獄當大辟立冬將決兄陽成侯乞入國以贖方得減死使向於是時死不過文成五利之續耳語曰金不可作世不可度以向之賢見不及此唐白樂天貶江州日亦爲方士所惑留意鑑鼎一夕而敗故其詩有金舟遇火空之語宋潘逍遙亦獻方於太宗及帝升遐懼誅

削髮爲僧此與劉向一間耳蘇子由亦曾試之將舉火見一大猫據爐而溺須臾不見術終以不成富鄭公積黃白書一櫃後爲顯華嚴長老投之火中豁然有悟則世必無此術明矣范文正得方於同舍程明道得方於佛腹中蘇子瞻得方於扶風僧而皆不爲善藏拙者也文海披沙

劉氏鴻書卷之八十五

鴻書

卷八十五

十五

方術

第八十六卷

方術部四 定數

灌口城 二十大夫 尉遲錢

職料由天 去周字 假天子

食萬羊 准狀特放 某官已定

白衣人在店 主三品食料 子發連金

牡丹當謝 立秋日回祿

相字

亾友 子瞻北歸 張乘槎

謝石 又謝石

鴻書 卷八十六目錄

解語 嗅氣 聽

獸語鳥語 雀飛鳴舍 耿聰聲

王生

巫 匠 鞦韆

分行天下 狄唯謙 清河殺萬民

李處士 魯班 吳地大旱

韓志和 山戎之戲

傀儡 繩戲 銀櫛工

偃師 郭郎 繩技

銀工家出相 杜太常 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八十六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方術部四 太史湯賓尹 刪正

定數

灌口城漢灌嬰所築至建平中孫權經此城命鑿井適

中古堯得石函銘曰漢六年賴陰侯開下云三百年當

塞塞後不滿百年當為應運者所開權欣然以為已瑞

樗里子之墓渭南也曰後百年當有天子宮夾吾墓至

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考樗里子至漢高

帝造宮時實一百有三年夫以一井之開塞二宮之建

鴻書 卷八十六 方術

辨其先定已如此 野客叢談

賈太傅年二十而為大中大夫楊太尉五十而應州郡

辟馮唐白首而袴穿郎署董賢年未二十而為三公馮

元常平生取錢多官愈進盧懷慎貴為卿相而終于處

貧修短貧富窮達具有定命 清著筆談

隋末有書生居太原苦於家貧以教授為業所居抵官

庫因穴而入其內有錢數萬貫遂欲攜挈有金甲人持

戈曰汝要錢可索取尉遲恭帖來此是尉遲敬德錢也

書生訪求不見至鐵冶處有煨鐵尉遲敬德者方袒露

蓬首煨煉之次書生伺其歇乃前拜之尉遲問曰何故

曰某貧困足下富貴欲乞錢五百貫得否尉遲怒曰某打鐵人安有富貴乃侮我耳生曰若能哀憫但賜一帖他日自知尉遲不得已令書生執筆曰錢付某人五百貫具月日署名于後書生拜謝持去尉遲與其徒撫掌大笑以爲妄也書生既持帖至庫中復見金甲人呈之笑曰是也令繫於梁上高處命書生取錢止於五百貫後敬德佐神堯立殊功請歸鄉里敕賜錢并一庫物未曾開者遂得此錢閱簿欠五百貫將罪主者忽于梁上得帖子敬德視之乃打鐵時書帖累日驚歎使人密求書生得之具陳所見公厚遺之仍以庫物分惠故舊

鴻書

卷八十六

十一

唐書

今通史

唐魏徵爲僕射有二典事之長參時徵方寢二人窓下平章一人曰我等官職總由此老翁一人曰總由天上徵聞之遂作一書遣由此老翁者送至侍郎處云與此人一員好官其人不知出門心痛憑由天上者送書明日引注由老翁者被放由天者得留徵惟之問焉具以實對乃歎曰職料由天固自不虛

朝野僉載

則天初稱周方具告天開文有吏人見大周字上有兩仙童長二三寸執刀刻削斯須視之失去周字人知唐

必先興

鳳池編

苗晉卿困於名場一年似得復落第春景暄妍策蹇出都門貰酒一壺藉草而坐酣醉而寐久之既覺有老人坐其傍因揖敘以餘杯飲老父婉謝曰郎君紫袍寧要知前事耶晉卿曰某應舉已久有一弟分乎曰有但更問苗曰某困于窮然愛一郡寧可及乎曰更向上曰廉察乎曰更向上苗公乘酒猛問曰將相乎曰更向上苗公怒全不信因肆言曰將相更向上作天子乎老翁曰天子真者卽不得假者卽得苗都以爲怪誕揖之而去後果爲將相德宗昇遐攝冢宰三日

幽閑鼓吹

鴻書

卷八十六

三

唐書

之休咎僧曰非立可知願結壇設佛像僧居其中凡三謂公曰公災戾未已當萬里南去耳公大怒叱之明日又召其僧請觀之卽又結壇三日告公曰南行之期不旬月矣不可逃去益不樂僧曰願陳目前事爲驗庶表某之不誣也卽指其地曰此下有石函請發之窮其下數尺果得石函啓之亦無覩焉公異而稍信之因問南去誠不免矣然乃遂不還乎僧曰當還耳公詢其事對曰相國平生當食萬羊食九千五百矣所以當還者未盡五百羊耳公慘然而嘆曰吾師果至人我元和十二年爲丞相張公從事于北都嘗夢行于晉山見山上盡

目皆羊有牧者十數迎拜我我因問牧者曰此侍御平生所食羊吾嘗記此夢不洩于人果如師說乃知陰陽果不誣也後旬日振武節度使米暨遣使致書于公且饋五百羊公大驚卽召告其事僧歎曰萬羊將滿公其不還乎公曰吾不食之亦可免耶曰羊至此已爲相國所有公戚然旬日貶潮州司馬連貶崖州司戶竟沒於荒裔

宣室志

桑道茂初爲供奉李晟爲神策小將道茂曰某姓命當在公手所能赦之否晟笑曰供奉見侮乃爾道茂懷中取一紙云所犯罪愆乃是逼迫伏乞恩慈判命全有晟

鴻書

卷八十六

四

方術

笑曰遣某道何語茂乞云准狀特放晟爲書之後朱泚反晟復京城收從逆數百人至旗下道茂大呼曰某有狀取視之乃昔年所書也晟驚寤釋放以爲上客○按道茂知禍而不自避必待西平豈數不可逃耶亦異矣開元中吏部令史馬遊秦年滿當選侍郎斐光庭以本銓舊吏問其所欲遊秦曰某官已定不敢復有所覲光庭曰當在我安得知之遊秦不荅光庭曰旣知可以言乎遊秦曰此可誌之未可言也乃命疏其事自藏于楹棟間期注唱後發之後老君見于驪山鑾輿親幸其地因改會昌縣爲昭應縣光庭以舊無昭應之名謂遊秦

莫得而知也遂補其縣錄事及唱官之日發棟間所誌則如言爾

前定錄

江陵副使李君嘗自洛赴進士舉至華陰見白衣人在店李君與語圍爐飲啜甚洽同行至昭應曰某隱居西嶽甚荷郎君相厚之意有故明且先徑往城中不得奉陪也莫要知向後事否君再拜懇請乃命紙筆于月下凡書三封次第緘題云甚急則開之乃去五六舉下第欲歸無糧食將往求容足之地不得曰此爲窮矣仙兄言可以開也遂沐浴清旦焚香啓之曰某年月日以困迫無資用開一封可向青龍寺門前坐見訖遂往到已

鴻書

卷八十六

五

方術

晚矣望至昏時不敢歸心自笑曰此處坐可得錢乎少頃寺主僧領行者至將閉門見李君曰何人曰某驢弱居遠前去不得將寄于此僧曰門外風寒不可且向院中遂邀入牽驢隨之具饌烹茶夜艾坐視李君低頭笑語者良久乃曰郎君何姓曰姓李僧驚曰松滋李長官識否李君起頓感曰某先人也僧垂泣曰某久故舊適覺郎君酷似長官然奉求已多日矣今乃遇李君涕流被面因曰郎君甚貧長官比將錢物到求官至此狼狽有錢二千貫寄在某處自是以來如有重負今得郎君分付老僧此生無事矣明旦留一文書便可取去李君

悲喜及旦遂載轡而去。鬻宅安居，遂爲富室。又三數年，不第。塵土困悴，欲罷去。思曰：「乃一生之事。」仙兄弟二絨可以發也。又沐浴清旦，啓之曰：「某年月日，以將罷舉，開第二封，可西市鞦轆行頭坐見訖，復往，至卽登樓飲酒。聞其下有人言：『他郎君平明卽到此，無錢卽道元是。』不要錢及第。李君驚而問之，客曰：『侍郎郎君有切故要錢一千貫，致及第。昨有共某期不至者，今欲去耳。』李君問曰：「此事虛實？」客曰：「郎君見在樓上房內。」李君曰：「某是舉人，亦有錢。」郎君可一調否？曰：「實如此，何故不可？」乃却上果見之。話言飲酒，曰：「侍郎郎君也。」云：「主司是親叔父。」

鴻書

卷八十六

木

功補

乃面定約束。明年果及第，後官至殿中江陵副使。患心痛，少頃數絕。危迫，頗甚。謂其妻曰：「仙師第三封可以開矣。」妻遂灌洗開視之。云：「某年月日，江陵副使忽患心痛，可處置家事。」更兩日卒。

廣異編

韓晉公混在中書，嘗召一吏不時至而怒，將撻之。吏曰：「某有所屬，不得遽至。」乞寬其罪。晉公曰：「宰相之吏，更屬何人？」吏曰：「兼屬陰司。」晉公怒曰：「既屬陰司，有何所主？」吏曰：「主三品以上食料。」晉公曰：「若然，某明日當以何食？」吏曰：「此非細事，不可顯之。」請疏于紙，過後爲驗。明且有詔，命旣對，適遇大官進食，有糕糜一器，上以其半賜晉公。

食之美，又賜之。旣退而腹脹，歸私第，召醫者視之，曰：「食物所壅，宜少服橘皮湯，至夜可啗漿水粥，明旦疾愈。」思前夕吏言視其書，則皆如其說。公因復問人間之食，皆有籍也。荅曰：「三品以上日支五品以上，而有權位者旬支凡六品至九品者季支，其不食祿者歲支。」代醉編

諸楊伯曰：「嘉興有一賈人，積銀數百兩，貯以磁甌，以金釵二股置其上，瘞地中。乃出買於外，不虞爲其子窺見，之竊發其瘞視甌中，惟清水一泓耳。以手攪探之，無物遂封。蓋如故。比其父歸，發甌取金，覆其數不減。而次置攪亂，問其妻曰：『吾瘞金，誰曾發耶？』吾所置金釵在上，今顧在下，何耶？」後其子稍自言其故，衆相駭歎以父之財子猶不得而有之，况可非分覲耶？」見聞紀訓

鴻書

卷八十六

七

功補

邵堯夫知牡丹來日午時當謝至，期果有羣馬踐壞，實儀於堂前雕花椅子二隻，祇備二尊人之用。其弟儼曰：「甚好工夫，但有一隻於某月某日先破，儀誕之乃覆以錦幕，置屏風後，不許人用。至其日有內親某夫人至第，無馬，托其從人急遽於屏風後取椅下馬，訖遂爲馬踢碎。其他類此。」丁晉公常言：「實二侍郎今之師曠也。今人但知邵康節而不知有儼。」文海波沙

黃猷吉清源人，爲淮揚兵憲，以病歸，家居頗好道術，緇

流羽客無不接引一日晝寢有僧來謁而聞者不爲通翌日至又如之僧歎恍曰吾以而主好道故來救其厄今若此信命也取筆題字數行於室東小廡而去翌日立秋其夜火發宅產蕩盡獨僧所題小廡無恙聞者因具言所以視其書曰坐不得行不得愁無心口添畫大口小口青黃共色有解曰坐不得行不得立也愁無心秋也口添畫日也大口小口回也青黃共色祿也凡染綠者必青與黃合也乃立秋日回祿也

居東集

相字

黃平夢書一髮字書影而止索純曰此亡友也是日果

鴻書

卷八十六

人

方術

有友人計至

潛居錄

宋蘇軾謫儋耳以儋與瞻字相近也弟轍謫雷州以雷字下有田字也黃廷堅謫宜州以宜字下類直字也當時有術士占之曰儋字從立人子瞻其能北歸乎雷字兩在田上承天之澤也子由其未艾乎宜字乃直字有蓋棺之象魯直其不返乎後子儋北歸至昆陵而卒子由退休於穎十餘年乃終魯直竟卒於宜

金壁故事

張乘槎善相字浙江舊有拱北樓叅政蒞浙改爲來遠樓初揭扁命槎占之槎曰三日內主有哀喪之事如期王公母夫人病卒王延槎問故來者喪字形遠者哀字

形走之二點相連泪點也又劉孟熙祖父居越有疾劉在錢塘延槎寫一豐字令占之槎曰死矣尚何占哉是晚計音果至異日叩之故槎曰豐字之形山者墓所也二丰者塚上木也豆者祭器也厥兆如此庸非死乎劉常心有所欲占延槎而不言其事試令忖之以驗其術槎曰書一字方可占適有小學生在傍正寫字習千字文至德建名立一句劉就指德字令占之槎曰子欲占行人耳劉曰然何時當至槎曰自今十四日必來劉曰恐事未了不肯來劉曰一心要來後果如所占劉問故槎曰德字雙立人乃行人也故知占行人傍有十四字

鴻書

卷八十六

九

方術

頭故云十四日下又有一心字形所以云一心要來也相字心法

宋謝石字潤夫成都人善相字高宗微行過於市然在衆人中實不知爲上也上因舉杖于地書一畫令相石驚因請再書上又舉杖於地寫一問字爲填土所梗兩傍俱斜側飄飛石尤驚曰前字土上安一是王字也後字問飛兩傍左右皆君必是主上遂下拜上曰毋多言明當召卿次日召見便殿書一春字命相石奏曰秦頭太重壓日無光上默然賜賚命出是時秦檜專權聞之大怒乃陰中以他事竄逐嶺表令一卒押行抵中途遇

一人依山而立舉招牌相字石自忖曰人亦有善此術者乎因寫已姓謝字令相術者笑曰子亦術士也石曰何以見之術者曰乃寸言中立身耳石又寫已名令相術者曰甚非佳兆石逢卒則碎子同行者卒也未審何姓卒荅曰某姓皮術者慘然謂石曰石逢皮則破子其不返矣石曰數定固莫能逃也然予亦專此藝請書一字試占子之行藏術者曰在此卽字也何以寫爲石曰人立山傍成仙字子其仙乎術者笑而不荅轉盼間忽失所在石竟不返按周益公二老堂雜志云謝石善拆字徽宗嘗書朝字密遣人試之石卽呼萬歲其人不得

石我亦能拆字石詰之則曰汝姓謝所謂身在討論之中石則終身右選不能出頭聞者大笑說海○潤夫以宣和間至京師禍福奇中名聞九重徽宗因書一朝字令中貴人持往試之石見字卽端視中貴人曰此非觀察所書也然謝石賤術據字而言今日遭遇卽因此字黥配遠行亦此字也一坐盡驚中貴馳奏翼日召至後苑令左右及官嬪書字示之皆據字論說禍福俱有精理賜賚甚厚並與補承信郎緣此四方求相者其門如市有朝士其室有姪過月手書一也字令其夫持問石是日座客甚衆石詳視字謂朝士曰此閣中所書否士曰何以言之石曰謂語助者焉哉乎也因知是公內助所書尊閣盛年三十一否曰是也以也字上爲三十下爲一字也然吾官寄此當力謀遷動而不可得否曰正以此爲撓耳蓋也字着水則爲池有馬則爲馳今池運則無水陸馳則無馬是安可動也又尊父母兄弟近身親人當皆無一存者以也字着人則是他字今獨見也字而不見人故也又尊閣其家物產亦當蕩盡否以也字着土以爲地字今又不見土也二者俱是否曰誠如所言也朝士卽謂之曰此皆非所問者但賤室以懷姙過月方竊憂之所以問耳石曰是必十三個月也以也

字中有十字并兩邊二豎下一畫爲十三也石熟視朝
士曰有一事似涉奇怪固欲不言則吾官所問正決此
事可盡言否朝士因請其說石曰也字着虫爲蛇字今
尊閣所姪殆蛇妖然不見虫蟲則不能爲害謝石亦有
薄術可爲吾官以藥下驗之無苦也朝士大異其說因
請至家以藥投之果數百數小蛇而體平都人益共神
之而不知其竟挾何術也 相字心法

解語 嗅氣 聽聲

解獸語者介葛盧 左傳 解鳥語者公冶長 街波傳 侯瑾

字子瑜 熒煌 又廣漢陽翁仲解馬語 論衡 李南亦解馬

鴻書

卷八十六

十一

防術

語抱朴子 詹何得牛鳴知牛黑而白在角 韓非子 廷尉

沈僧照聽南山彪嘯云國有邊事因選人丁 梁典

世傳公冶長能通鳥語或言公冶長貧而閑居無以給

食有雀飛鳴其舍呼之曰南山有虎駝羊當亟取之治

長如其言往山中果得大羊及亡羊者跡之索得其角

以爲偷訟之魯君繫之獄孔子爲之白于魯君不解數

日雖在縲云云未幾雀復鳴于獄舍曰齊人侵疆當亟

禦之獄吏白於魯君弗信姑如其言跡之齊師果至命

治長發兵奮敵獲勝因釋之欲爵以大夫治長不受蓋

耻因禽獸以得祿也後世遂廢其學故沈佺期燕書有

云不如黃雀語能免治長災 華夷考

耿聽聲者兼能嗅衣以知吉凶貴賤德壽聞其名取官
人扇百餘襪以上及中官所御令小黃門持扣之耿嗅
至后扇云此聖人也然有陰氣至上扇乃呼萬歲上奇
之呼入北宮又取妃嬪珠冠十數示之至一冠奏曰此
有尸氣時貴妃已薨此其故物也 野語

術士王生賢而善聽聲丁晉公守金陵王生潛聽其馬
蹄聲曰叅政月中必召拜相果如其言真宗晏駕晉公
充山陵使王生來京師俾聽馬蹄聲生曰有西行之兆
諸子責曰汝知相公充山陵使故有是說或密問之荅

鴻書

卷八十六

十一

防術

曰蹄西去而無回聲故云後公果罷相分司西京繼貶

崖州 山堂肆考

巫 匠 鞦韆

肅宗嘗不豫太卜云祟在山川王與乃遣女巫分行天
下祈祭名山大川巫皆盛服乘船而行上令中使監之
因緣爲姦所至于托長吏以邀賂一巫盛年而美以惡
少年數十自隨尤爲蠱獎與其徒宿于黃州傳舍刺史
左震晨至驛門局鑄不可啓震破鎖而入曳女巫階下
斬之所從惡少年皆斃聞其賊賂數十萬震藉以上聞
仍請賦錢貸貧民租稅其中使發遣歸京肅宗不能詰

會昌中晉陽令狄惟謙梁公之後善爲政州境亢陽涉春夏數百里水泉耗竭禱於晉祠者數旬無應有女巫郭者攻符術厭勝之道爲監軍攜至京師因緣出入官掖其後巫歸遂號天師天旣久不雨境內莫知所爲皆曰若得天師至晉祠則旱不足憂矣惟謙請於主帥曰災厲流行咄庶焦灼若非天師一救萬姓恐無聊生於是主帥親自爲請巫者許之惟謙具幡蓋迎自私室躬爲控馬旣至祠所盛設供帳飲饌自旦及夕立於庭下如此者兩日語惟謙曰爲汝飛符于上帝請雨三日雨

當足矣觀者雲集三夕雨不降又曰此土災沴亦由縣令無德爲汝再請七日當有雨惟謙慮有罪于已奉之愈恭及期又無應郭乃驟索馬入州惟謙曰天師已爲百姓來此更乞祈禱郭勃然怒罵曰庸瑣官人不知禮天時未肯下雨留我復奚爲惟謙謝曰明日排比相送遲明郭將歸餽醴一無所設坐于堂上大怒惟謙曰左道女子妖惑日久當須斃此焉敢言歸叱左右曳于中堂杖背三十校于潭水祠後有山極高遂令設席焚香端笏立于其上閣縣駭云長官打殺天師馳走者紛紜祠上忽有雲如車蓋覆惟謙逡巡四合雷霆震聲甘澤

大尉數尺于是士民自山頂擁惟謙而下州將初責以專殺巫者旣而嘉其精誠有感與監軍表言其事制書褒曰狄惟謙劇邑良才忠臣華胄觀此天吏將殫下民嘗請禱于晉祠類投巫于鄴縣曝山椒之畏景事等焚軀起天際之油雲法同剪爪遂使旱風潛息甘澤旁流昊天猶鑒于克誠余志豈忘于褒善特頒朱紱俾耀銅章勿替令名更昭殊績賜章服并錢五十萬後歷二州刺史所治皆有名稱

談寶錄

魏道武開頗有學問曉天文先是有神巫誠云當有暴禍惟誅清河殺萬民乃可以免開乃思滅清河一郡常手自殺人欲令其數滿萬夜恒變寢處人莫能知惟愛妾名萬人知其處萬人與門子清河王私通慮事覺欲殺開令萬人爲內應夜伺開獨處殺之開臨死曰清河萬人之言乃汝等也

宋書

李翱刺合淝郡郡客有李處士者自云能通神人之言合郡肅敬翱不信巫覡處士來謂命械繫之明日夫人背疽內潰遍召醫藥無少瘳愛女十人環牀而泣自歸咎于文公之桎梏李生也公不得已解縲綬而叩祈則曰若手輸一文俟夜當祈之又誠曰慎勿箋易鉛槧公卽索手草祝語繕札稍嚴而官位之中竟箋一字既逾

時刻并符以焚焚畢呻吟頓減黎明李生候謁公深德之生曰禍則見免猶謂遲遲誠公無得漏略何爲復注一字公曰無之生曰祝詞在斯因探懷以出示則昨昔所燼之文也公驚愕慚謝竟無所取旬日告别不知所往

國史

註孟子者曰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世盡以爲一人耳後閱大平廣記載魯班燬煌人莫詳年代巧侔造化於涼州造浮圖作木鸞每擊楔三下乘之以歸又六國時有公輸班爲木鸞以窺宋城似若兩人未敢決及讀古樂府豔歌行誰能刻鏤此公輸與魯班則明係兩人

鴻書

卷八十六

木

方術

以爲一人者誤矣

常談考誤

○按西陽雜俎魯班又名

般於涼州乘木鸞歸無何其妻有娠父母詰之妻具說其故父後伺得鸞楔十餘下乘之遂至吳會吳人以爲妖遂殺之般又爲木鸞乘之遂獲父屍怨吳人殺其父於肅州城南作一木仙人舉手指東南吳地大旱三年卜曰般所爲也齋物巨千謝之般爲斷其一手其月吳中大雨國初土人尚祈禱其木仙

唐穆宗時飛龍衛士韓志和本倭國人也善雕木作鸞鶴鵲之狀飲啄動靜與真無異以關戾置于腹中發之則凌雲奮飛可高百尺至二百步外方始却下兼刻

木作鸞兒以捕鼠雀飛龍使異其機巧遂以事奏上觀而悅之志和更雕踏牀高數尺其上飾之以金銀綵繪謂之見龍牀置之則不見龍形踏之則鱗鬣爪牙俱出始進上以足履之而龍夭矯若得雲雨已怖遂令撤去志和伏于上前曰臣愚昧致有驚聖躬臣願別進薄技稍娛至尊耳目以贖死罪上笑曰所解何試爲朕作之志和遂于懷中出一栢木合方數寸中有物名蛇虎子不啻一二百焉其形皆赤云以丹砂啗之故爾乃分爲五隊令舞涼州上令召樂工以舉其曲而虎子盤旋宛轉無不中節每遇致詞處則隱隱如蠅聲及曲終纍纍

鴻書

卷八十六

木

方術

而退若有尊卑等級志和臂虎子令于上前獵蠅于數步之內如鷗捕雀罕有不獲者上嘉其小有可觀即賜以雜綵銀椀志和出官門悉轉施于他人不逾年竟不知志和之所在

學圃憲辭

北方戎狄愛習輕趨之能每至寒食爲之後中國女子學之及以綵繩懸樹立架謂之秋千或曰日本山戎之戲也自齊桓公北伐山戎此戲始傳中國

古今藝術圖

傀儡 繩戲 銀櫛工

按列子記周穆王時巧人有偃師者爲木人能歌舞王與盛姬觀之舞既終木人瞬目以手招王左右王怒欲

斬偃師偃師懼壞之皆丹墨膠漆之所爲也此疑傀儡之始

綱目

傀儡子起漢祖平城之圍其城一面卽肩頰妻關氏兵旄于三面陳平訪知關氏妬忌造木偶人運機關舞埤間關氏望見謂是生人慮下城冒頰必納遂退兵史遷但云秘計鄙其策下耳後翻爲戲其引歌舞有郭郎者髡髮善優笑凡戲場必在排兒之首

教坊記

唐開元中數勅賜州縣大酺嘉興縣以百戲與盜司競勝直獄者語于獄中云儻諸戲劣于縣司我輩必當厚責然我等但能一事稍可觀者卽獲財利嘆無能耳乃

鴻書

卷八十六

十八

方術

各相問至于弄瓦緣木之技皆推求招引獄中有一囚笑謂曰某有拙技限在拘繫不得略呈其事吏驚曰汝何所能囚曰吾解繩技吏曰必然吾當爲汝言之乃具以囚所能白於監主主召問罪輕重吏云此囚人所累通緝未納餘無別事官曰繩技人常也又何足異乎囚曰某所爲者與人稍殊官又問曰如何囚曰衆人繩技各繫兩頭然後于其上行立周旋某只須一條繩粗細如指五十尺不用繫着拋向空中騰躑反覆則無所不爲矣官大驚悅且令收錄明日吏領至戲場諸戲旣作次喚此人令効繩技捧一團繩計百尺餘置諸地將一

頭手擲于空中勁如筆初拋二三尺次四五丈仰直如

人牽之衆大驚異後乃拋高二十餘丈仰空不見端緒此人隨繩手尋身足離地拋繩虛空其勢如鳥旁飛遠

颺望空而去脫身行往在此日焉

覽異編

李太宰邦彥家起于銀工旣貴其母嘗語昔事諸孫以爲耻母曰汝固有識乎宰相家出銀工則可羞銀工家出宰相正爲嘉事何耻焉其見高于李守素多矣

朝野

道記

明太祖時整容匠杜某專事上梳櫛修甲一日上見其以手足甲用佳紙裹而懷之上問將何處去杜對聖體

鴻書

卷八十六

十九

方術

之遺豈敢狼籍將歸謹藏之上曰汝何詐耶前後吾指甲何在杜對見藏奉於家上留杜命人往取甲其家人從佛閣上取之以朱匣盛頓香燭供其前比奏上大喜謂其誠謹知禮卽命爲太常卿後卒塋于某山及宋西寧之喪卜地其旁欲并購其壤以啓于朝不可今西寧塋側一路山卽是猶有表題曰太常卿杜公之墓

野記

九朝

劉氏鴻書卷八十六

終

第八十七卷

花木部

總論

茱萸氣上

白木長

麻麥候

花十友

花榮寵

瓶花案頭

花之宜稱

春品

牡丹

白山茶

玉蕊花

雙頭詩

歐碧

一捻紅

紫牡丹

玉峰之約

白茶詩

瑞香

蘭

海棠

夢中香

竊花

昌州海棠

鴻書

卷八十七目錄

一

海棠吟

子美無詩

李桃

酴醾 瓊花

黃中宇

李花咏

銷恨

郭下桃

酴醾酒石

無雙亭

夏品

芍藥 藕

蓮

四人兆相

閨生療血

睡蓮

葵

榴

梔子

茉莉

漆室女

一丈紅

避秦人

六出

東坡咏

陸賈紀

秋品

秋海棠 桂 菊 芙蓉

八月春

味辛

桂花咏

比之君子

五美

黃菊賦

彭祖之術

真錦城

冬品

梅

梅粧

映日

醉雪

松栢竹

梧桐

木中詩

樹影不移

妬母草

煮竹

十抱竹

類君子

插竹

床竹青

竹實

金井閨生

鴻書

卷八十七目錄

二

黃楊

柳 桑

無火退閨

咏柳

春迎

桑耳桑子

西土所出

槐 楓

檜 椿

槐生

牀槐

楓人

夫子檜

夢椿詩

奇木

如何樹

桑穀 柳子

大梓

婆羅樹

木蘭 普舍樹

人形樹

連理樹

笛栢

琴桐

八十七
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八十七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花木部乙

太史湯賓尹 刪正

總論

桃三年而實李四年梅十二年銀杏三十年桃十年而實
實小李壽三十年荔枝壽三百年柳一歲而丈三歲而
椽柞十年而椽二十年而樺竹六十年一易根鐵樹六
十年而一華海棗五年而一實筑陽孤竹三年而一筍
南陵金盤雲草一歲而一節蒼草七十年而益一莖奚
毒一歲爲側子二歲爲烏喙三歲爲附子四歲爲烏頭

鴻書

卷八十七

十一

花木

五歲爲天雄人參千歲爲小兒枸杞千歲爲犬子松脂
千歲爲茯苓楓脂千歲爲琥珀蒼草千歲而神枯根千
歲爲□□園史

菜蔬氣好上椒氣好下合歡獨忿萱草忘憂梅令人津
芥令人泣楓菌令人笑茗令人寤榆槿令人寐醉草令
人睡甘棗令人不惑左行之草今人口門冬赤黍令人
不醉太極山有采華之樹服之通萬國之語河中永洛
有無核之棗服之可以度世聚窟洲有返魂之樹其香
起死霍山有神草三十四種少室有壽榮之草服之可
通百神玄覺經

栢爲百木之長蘭爲百草之長桂爲百藥之長梓爲百
木之王牡丹爲百花之王葵爲百蔬之王綸組也紫菜
也海中之草也珊瑚也琅玕也海中之木也花木考

麻麥之相爲候也麥黃則藝麻麻黃則藝麥禾生于棗
黍生于榆大豆生于槐小豆生于李麻生于荆大麥生
于杏小麥生于桃稻生于楊柳凡栽藝者各趣其時棗
雞口槐兔目桑鼃眼榆負瘤雜木鼠耳果種而不栽奈
也林擒也栽而不種茶茗移植則不生杏移植則六年
不遂覽

鴻書

卷八十七

二

花木

智端伯十友調笑令云取友於十花芳友者蘭也清友
者梅也奇友者臘梅也殊友者瑞香也淨友者蓮也禪
友者薝蔔也佳友者菊也仙友者嚴桂也名友者海棠
也韻友者酴醾也仍有玉友來奉佳賓謂酒也萬花谷
茶之榮寵爲烟塵不染爲鈴索護持爲除地鏡淨落瓣
不溜爲王公旦夕留盼爲詩人閣筆評量爲妙妓潛粧
雅歌夷門廣牘

瓶花紫頭亦各有宜梅芬傲雪偏繞吟魂杏蕊嬌春最
憐裝鏡梨花帶雨青閨斷腸荷氣臨風紅顏露齒海棠
桃李爭豔綺席牡丹芍藥乍迎歌扇芳桂一枝足開笑
語幽蘭一把堪贈忺離以此引類連情境趣多合筆記

牡丹爲貴客梅爲清客蘭爲幽客桃爲妖客杏爲豔客蓮爲溪客木樨爲巖客海棠爲蜀客躑躅爲山客梨爲淡客瑞香爲閨客菊爲壽客木芙蓉爲醉客酴醾爲才客臘梅爲寒客瓊花爲仙客素馨爲韻客丁香爲情客葵爲忠客含笑爲佞客楊花爲狂客玫瑰爲刺客月李爲癡客木槿爲時客安石榴爲村客鼓子花爲田客棠棣爲俗客曼陀羅爲心客孤燈爲窮客棠梨爲鬼客花譜凡花之宜稱二十有六一澹陰二曉日三薄寒四細雨五輕烟六佳月七夕陽八微雪九晚霞十珍禽十一孤鶴十二清溪十三小橋十四竹邊十五松下十六明窗

鴻書

卷八十七

三

花木

十七疎籬十八蒼崖十九綠苔二十銅甌二十一紙帳二十二林間吹笛二十三膝上橫琴二十四石枰下棋二十五掃雪煎茶二十六美人淡粧參戴花之憎嫉十有四一狂風二連雨三烈日四苦寒五醜婦六俗子七老鴉八惡詩九談時事十論差除十一花徑唱道十二對花張緋幙十三賞動鼓板十四作詩調羹驛使事花韻

春品 牡丹 白山茶 玉蘂花

高宗後苑宴羣臣賞雙頭牡丹賦詩上官昭容一聯絕麗所謂勢如連壁友心似具蘭人唐史一品名曰歐碧其花淺碧而開最晚獨出歐氏故以姓

著按牡丹在中洲洛陽爲第一在蜀天彭爲第一大抵洛中舊品獨以姚魏爲冠天彭則紅花以狀元紅爲第一紫花以紫繡毬爲第一黃花以禁苑黃爲第一白花以玉樓子爲第一故天彭號小西京陸游釋天彭花名明皇時有獻牡丹者乃楊勉家花適貴妃勻面口脂在手偶印於花上詔於仙春館栽來歲花開上有脂印紅迹帝名爲一捻紅云開元遺事

淳熙年桑子河堰東莊園紫牡丹無種自生過者競觀有貴人欲分移之掘見石如劒題云此花瓊島飛來種只許人間老眼看遂不敢移以是鄉老生但值花時必

鴻書

卷八十七

四

花木

往宴爲壽或有造花而凋謝者不吉惟一人李嵩三月八日初度自八十看花至一百九歲而終如皋志元和中春物方妍車馬尋玩者相繼忽有女年可十七八衣繡綠衣乘馬裝髻雙鬟無簪珥之飾容貌婉婉迥出於衆從以二女冠以三小僕僕者皆草頭黃衫端麗無比既下馬以白羽扇障面直造花所異香芬襲聞於數十步外觀者以爲出自宮掖莫敢逼視竚立良久令小僕取花四枝而去將乘馬迴謂黃冠者曰曩有玉峰之約自此可以行矣時觀者如堵咸覺景物輝煌舉轡百步有輕風擁塵隨之而去望之已在半空方悟神仙

之游餘香不散者經月 康駢劇談

消盡林端萬點霞
聚綠葉現瑤華
寶珠買斷春前景
宮粉粧成雪裏花 程存齋詠白茶花

瑞香 蘭 海棠

廬山瑞香花始緣一比丘
晝寢盤石上夢中聞花香
酷烈覺尋香求之因名睡香
四方奇之謂乃花中祥瑞
遂以瑞易睡 王氏寒苑

霍定與友生游曲江以千金求
人竊貴族亭榭中蘭花
插帽兼自持往羅綺叢
賣之士女爭買拋擲金錢 曲江

春宴錄

鴻書

卷八十七

五

花木

世謂海棠無香西蜀潼川府路所屬昌州而海棠獨有
香故曰昌州號曰海棠香國州治前有香霏閣每花或
二十餘葉香氣醲郁 草木子

幾樹繁紅一逕深
春風裁剪錦成屏
花前莫作淵材恨

且看楊妃睡未醒 北山海棠吟

子美居蜀數年吟咏殆遍海棠奇豔而詩章獨不一及

鄭谷曰浣花溪上堪惆悵
子美無情爲發揚是已
迨宋名士賦海棠者甚多
往往用此爲實事如石延年云杜
甫句何略薛能詩未工錢易云子美無情甚都官著意
頻李定云不沾工部風騷力猶沐勾芒造化權王荊公

作梅花詩亦點此意所謂少陵爲爾牽詩興可是無心
賦海棠又凌景陽一絕末句云多謝許昌傳雅釋蜀都
曾未識詩人爲不道破而俱不解子美無海棠詩之由
蓋子美父名閑母名海棠故其吟咏無閑字而不賦海
棠固深有意耶宋人何不知考 天中記

李 桃 酴醾 瓊花

黃中李爲王母居龍月城所生花開則三影實則九影
花實上皆有黃中二字王母惜之甚於蟠桃 事物紀原

來禽花下不受折滿意清明好時節人間風月不待春
昨暮臙脂今日雪 簡齋李花詠

鴻書

卷八十七

木

花木

明皇於禁苑中初有千葉桃盛開帝與貴妃逐日宴于
花樹下帝曰不獨萱草忘憂此花亦能消恨 唐書

劉公幹居鄴下一日桃李爛熳值諸公子延賞久之方

去公幹問僕曰挽花乎僕曰無但愛賞而已公幹曰珍
重輕薄子莫來損折使老夫酒興不忘也遂飲花下作

歌行詠之 玉堂別集

酴醾本酒名而新開花顏色似之故以爲名嘗有詩云

名字因壺酒風流付枕幃 山谷集

楊用修謂瓊花卽梔子花似未確按齊東野語載瓊花
惟揚州後土祠有之絕類聚八仙但色微黃而香宋神

宗哲宗時嘗移植禁苑逾年遂死載還復敷榮焉後惟
宦者陳源取孫枝接于八仙根上至今流傳杭緒家瓊
花園是然香色亦少異矣楊州志瓊花唐所植也一名
玉蕊天下獨一株故歐陽脩作無雙亭以賞之到元至
正間枯死七修類稿謂不惟瓊花不傳而聚八仙亦不
知何似余觀今繡毬花八仙花所接其色白而不香瓊
花豈卽繡毬花而齊東野語所謂香色少異者耶或此
園廢時人取其孫枝接于他處故花雖不流傳而名傳
耳代醉編

夏品 芍藥 藕蓮

鴻書

卷八十六

七

花木

宋韓琦守廣陵郡圃芍藥盛開得金帶圍四朵乃選客
具樂以賞之時王珪爲郡倅王安石爲幕官皆左選而
缺其一公謂今日有過客即使當之及暮報太傅升之
來明日遂開宴折花插賞後四人皆爲首相王氏彙苑
藕生應月閏月益一節芋以十二子爲衛亦應月數博物志
宋帝時太官作血蛤庖人削藕皮誤落血中遂皆
散不凝乃用藕療血多效本草綱目
睡蓮葉如荷而大沉於水面其花布葉數重凡五種色
當夏晝開夜縮入水底晝復出也

葵 榴 梔子 茉莉

魯漆室邑之女過時未適人倚柱自嘆曰魯君老太子
幼隣婦曰此卿大夫之憂也女曰不然昔有客馬逸踐
園葵使吾終歲不飽葵吾聞河潤九里漸濡三百里魯
國有患君臣父子被其辱婦女獨安所避烈女傳
明成化甲午倭人入貢見蜀葵花不識因問國人給之
曰此一丈紅也其人以紙狀其花題云花於木槿花相
似葉與芙蓉葉一般五尺欄杆遮不盡尚留一半與人
看亦自能詩花木考

榴花洞在閩縣之東山唐永泰中樵者藍超遇白鹿逐
之渡水入石門始極窄忽豁然有雞犬人家主翁謂曰

鴻書

卷八十七

八

花木

吾避秦人也留卿可乎超荅欲與親舊訣乃來與榴花
一枝而出恍若夢中而往竟不知所在花木考
梔可染黃其花白而甚香五月間極繁茂凡萍水之花
大抵不過五出惟梔六出全雅
東坡在儋耳見黎女簪茉莉含檳榔戲書几間曰白雪
點頭簪茉莉紅潮登頰醉檳榔本集茉莉花胡人自西
國移植南海南人憐其芳香競植之陸賈南越行紀曰
南越之境五穀無味百花不香此花特芳烈不隨水土
而變夏時女子以絲絲穿花心以爲首飾銷夏集

秋品 秋海棠 桂 菊 芙蓉

昔有婦人思所歡不見輒涕泣恒灑淚於北牆之下後
灑處生草其花甚媚色如婦面其葉正綠反紅秋開名
曰斷腸花又名八月春即今秋海棠也

採蘭雜志

南唐後主嘗召徐鉉至清暑閣閣前地經雨草生磚縫

中雍去復生錯曰呂氏春秋云桂枝之下無雜木味辛

故也後主今取桂屑數斗勻布縫中經宿草盡死

談苑

塵世何曾識桂林花仙夜入廣寒深移將天上衆香國

寄在稍頭一粟金露下風高月當戶夢回酒醒客同砧

詩情惱得渾無奈不爲龍涎與水沉

誠齋詩

菊春生夏茂秋花冬實備受四氣飽經露霜葉枯不落

鴻書

卷八十七

九

花木

花稿不零味兼甘苦性稟平和昔人謂其能除風熱益
肝補陰蓋不知其得金水之精英尤多能益金水二臟
也補水所以制火益金所以平木木平則風息火降則
熱除用治諸風頭目其旨深微黃者入金水陰分白者
入金水陽分紅者行婦人血分皆可入藥其苗可蔬葉
可啜花可餌根實可藥囊之可枕釀之可飲自本至末
罔不有功宜乎前賢比之君子神農列之上品隱士采
入酒竿騷人餐其落英費長房言九日飲菊酒可以辟
不祥神仙傳言康風子朱孺子皆以服菊花成仙荊州
記言人病風羸飲竹潭水多壽菊之貴重如此是可豈

羣芳伍哉 本草綱目

菊有五美黃花高懸準天極也純黃不穠后土色也早

植晚登君子德也冒霜吐穎象貞質也杯中輕體神仙

食也

鍾會賦

遼相李儼作黃菊賦獻其主耶律弘基弘基作詩題其

後云昨日得卿黃菊賦碎剪金英填作句袖中猶覺有

餘香冷落西風吹不去

老學菴記

魏文帝與鍾繇書曰歲往月來忽復九月九日九爲陽

數俗宜其名是月芳菊紛然獨榮輔體延年莫斯之貴

謹奉一束以助彭祖之術

本紀

鴻書

卷八十七

十

花木

蜀孟昶擬宮花於成都羅城上盡種芙蓉每至秋時
四十里皆鋪錦繡高下相照謂左右曰真錦城也張立
因作詩以諫之曰雖粧蜀國三秋色難入幽風七月詩
成都記

冬品 梅

宋武帝女壽陽公主入日卧于含章簷下值梅花落額

上拂之不去後人遂學爲梅花粧今安豐軍有花屬鎮

卽此地也

王氏彙苑

元稹爲翰林承旨朝退行鍾廊時初日映九英梅隙光

射積有氣勃然百條望之曰豈腸胃文章映日可見乎

隋開皇中趙師雄遷羅浮一日天寒日暮於松林間酒肆傍舍見美人淡粧素服出迎時昏黑殘雪未消月色微明師雄與語言極清麗芳香襲人因與扣酒家門共飲少頃一綠衣童子笑歌戲舞師雄醉寢但覺風寒相襲久之東方已白視在大梅花樹下有翠羽嘈唧相顧月落參橫但惆悵耳龍城錄

松 栢 竹 梧桐

昔金人代宋時伐香巖寺木造舟木中有文成詩云栽松種栢興唐日解板成舟破宋時可惜香巖千載樹等

鴻書

卷八十七

十一

花木

閑零落歲寒枝世傳以為怪異浙川縣志

高祖在襁褓時母置放其栢樹之陰往餉田比及餉回日斜而樹影不移王堂閑話

陸佃云旬內為筍旬外為竹故字從旬今謂竹為妬母草謂筍生旬有六日而齊母也廣雅

漢人適吳吳人設筍問是何物曰竹也歸煮其牀簣而不熟乃謂其妻曰吳人輾轉欺我如此笑林

高潘有疎節之竹六尺而一節黎母山有丈節之竹濠州有通節之竹羅浮有龍公之竹臨賀有十抱之竹澄州有方竹占城有藤竹員丘有船竹東方有弓竹焉却

曲如藤得木乃倚南荒有沛竹焉其長百尺芸庵品

竹如君子自其為輾為筍為竹伐而為器無一不可愛者至于霜竹風稍雨葉愈觀之不厭真類君子也經綏堂

武帝平吳之後納孫皓宮人數十帝並寵之莫知所適乘羊車恣其所如所至則宴寢官人乃以竹葉挿戶以鹽汁灑地而引帝車晉史

廣州賊蕭某貌陋渺一目有智數坐強盜在獄踰年所卧竹牀皮忽青色漸生竹葉同禁人以為祥瑞因越獄

正統年間大亂大兵討之不能克至景泰初有大星夜墮都督董興等大破平之通紀

鴻書

卷八十七

十二

花木

李畋該聞集云舊稱竹實為鸞鳳所食近見花開如棗結實如麥江淮號為竹米以為荒年之兆其竹即死陸龜蒙詩青復未成孤鳳餓唐詩老屋茅生菌饑年竹有花信非鸞鳳之食也有餘于人來言彼有竹實大如雞子竹葉層層包裹味甘勝蜜食之令人心肺清涼生深林茂密處頃因得之雖日久枯乾而味常存乃知鸞鳳所食必非常物丹鉛總錄

世嘗言金井梧飄以葉上有黃圈文如井故曰金井非井欄也○事類賦梧桐不生則九州異君○遁甲注梧

桐以知日月正閏生十二葉一邊有六葉從下數一月
爲一葉有閏則十三葉視葉小者則知閏何月也月令

廣義

黃楊 柳 桑

世重黃楊以其無火或曰以水試之沉則無火取此木
必于陰晦夜無一星則伐之爲梳不裂爲梳不積垢埤

雅黃楊木無火一年只長一寸遇閏年退一寸宋人閏
月表梧桐之葉十三黃楊之厄一寸

拂水斜煙一萬條幾隨春色醉河橋不知別後誰攀折
猶有風流勝舞腰蕭遠柳詩

鴻書

卷八

十三

花木

昔隋煬帝冬駕幸維楊堤柳葉帝問柳何時綠左右對
曰仲春後始綠上曰春迎之卽至矣卽命迎春于東郊
明日堤柳盡葉一望綠錦萬姓駭觀以爲帝王兼權造
化隋史

孫真人千金正禪方春桑耳夏桑子秋桑葉服之三日
外令人身輕目明無眠睡十日覺遠智通初禪萬花谷

張天錫少有文才流譽遠近及歸朝甚被恩遇朝士以
其國破身虜多共毀之會稽王道子嘗問其西土所出
天錫應聲曰桑椹甘香鴟鵂草響乳酪養性人無妬心
前梁錄

槐 楓 檜 椿

淮南子曰槐之生也入季春五日而兔目十日而鼠耳
更旬而始規六帖

呂蒙正方應舉僦舍建隆觀鑠室而去自冬涉春方回
啓戶視之牀前槐枝叢生高二三尺蒙喜合抱是年登

科十年作相幕府燕閑錄

五嶺之間多楓木歲久則生癭瘤一夕遇暴雨雨其樹
贅暗長三尺謂之楓人越巫取之作術有神取不以法

則化去草木狀

孔廟有夫子手植檜歷周秦漢晉幾千年至懷帝永嘉

鴻書

卷八

十四

花木

三年而枯枯三百有九年子孫守之不敢毀至隋泰帝
義寧元年復生生五十一一年至高宗乾封二年再枯枯
三百七十有四年至宋仁宗康定元年再榮至金宣宗
貞祐二年罹于兵燹無遺後八十一歲是爲元世祖三
十一年故根重發至皇朝洪武二十二年已巳凡九十
六年其高三丈有奇圍僅四尺根本枝葉陵雲而盛與
故本無異其始枯也晉兆五胡之亂其復生也有唐貞
觀之治再枯乾封丁卯武后竊政之兆興自後玄宗幸
蜀亂亡相繼以及五代再榮於康定有宋三百餘年九
儒之興罹於貞祐之火胡運將更重發於至元甲午七

十四年中原文物北開是爲洪武之治廟中古種數多異色參天惟此本異於尋常萬萬聖人手澤蓋有條綱常名教莊覆斯文甄陶萬品國運污隆如此泰山志盧攜夢人贈句曰若問登庸日庭椿不染風初不解其語後九年拜相庭下古椿一株雖狂風驟雨樹則不濕不搖鳳池編

奇木如何 桑穀 椰子 神梓 娑羅 木蘭 普舍 人形 連理 箇栢 琴桐

南方大荒有樹名如何三百歲作花三百歲作實有核如棗子長五寸金刀割則苦竹刀割則飴木刀割則酸蘆刀割則辛食之則得仙神異經

鴻書 卷八十七 十五 花木

商太戊時有桑穀生於朝七日大拱是小人居大位之兆於是退不肖而進賢修德乃止原始秘書

今之柳極產於交廣相傳林邑王與越王有怨遣刺客得其首因梟于樹已而化爲柳子林邑王憤之乃命製爲飲器越當刺時方大醉故今柳漿味尚如酒飲之可醉然予嘗記烏孫國有青田核如五六升瓠空之盛水俄而成酒宋有劉章者得二枚集賓設之一核纔盡一核又熱可供二十客豈亦柳之類耶但柳漿素所醞而核之酒臨時所釀此爲特異竟亦莫知爲何木也楮記

武都故道縣有怒特祠云神本南山大梓也昔秦文公二十七年伐之樹瘡隨合秦文公乃遣四十人持斧砍之猶不斷一人傷足卧樹下聞鬼相與言曰勞攻戰乎其一日勞矣又曰秦公必不休咎曰其如何又曰赤灰跋子何如乃默無言卧者以告令士皆赤衣隨所斫以灰跋樹斷化爲牛入水故秦爲立祠列異傳

晉永康元年巴陵顯安寺僧房牀下忽生一樹隨發隨生如是非一樹生愈疾咸共異之置而不剪旬日之間植柯極棟遂移房避之自爾已後樹長便遲但極晚秀夏中方有花枝葉與衆木不殊多歷年稔人莫識也後

鴻書 卷八十七 十六 花木

外國僧見之攀而流涕曰此娑羅樹也佛處其下涅槃吾思本事所以泣耳而花開細白不足觀採元嘉十一年忽生一花形色如芙蓉樹今見在大是一奇迹也荆南記續

水蘭川在潯陽江中多木蘭樹昔吳王闔閭植木蘭于此用構宮殿七里州中有魯班刻木蘭舟至今在洲中詩家木蘭舟本此述異記

施州慢木寨有木名普舍樹普舍花言風流也昔單氏祖於東門關伐一異木隨流至地名那車復生根而活四時開百種花單氏子孫歌舞其下花迺自落取而簪

之若他姓人往歌花不復落尤為異也

胡廣通志

哀帝建平三年十月汝南西平遂陽鄉杜什地生枝如

人形身青黃色面白頭有鬚髮稍長大眉長六寸一分

京房易傳云皇德衰下人將起則有木生為人狀

詳註

唐永昌中台州司馬孟詵奏臨海水下馮義得石連理

樹三株株皆白石天成

洽開記

慶曆中余靖知桂州境窮僻處有林木延袤數十里每

月盈之夕輒有笛聲發于林中甚清遠聞之已數十年

公遣人尋之見有聲出一大栢樹中乃伐取以為枕聲

鴻書

卷八十七

十七

花木

如期而發公甚寶惜凡數年公之季弟欲窮其性命工

解視但見木之文理正如人在月下吟笛之像雖善畫

者莫能及重以膠合之則不復有聲矣

遜齋閑覽

吳叔治夏月納涼門外時聞梧桐下有琴聲後一胡請

以五百金買此樹叔治曰金欲得耳第吾自以口就食

即見此樹今何忍伐之後叔治出為北海主簿歸已為

族人賣去久之胡以二琴至示叔治一曰陰姬一曰陽

娃不加少漆斷磨光毫其文宛然各有神女弄琴之狀

云涼天月夜不鼓自鳴請留其一以相報叔治拒而不

受

女紅志

劉氏鴻書卷八十七

第八十八卷

花木部二

五穀 稻 麥 豆

百穀 禾生 嘉穀

五里香 占城稻 神禾

人形 碧麥 白豆

木棉

綿花 始入中國 三種

菜品

蔕菜 茄樹 葫蘆

鴻書

卷八十八目錄

果品

桃李 櫻桃 杏 楊梅 梨 棗

秋實 畏桃 稱餉

金杏 君字果 五臟斧斤

求大棗 四十九 算棗數

葡萄 柿 栗 金橘 柑

三種 七絕 數斛

河東飯 金彈 奇柑

蔗 瓜

庶出 高百丈 陰山得瓜

進灰	草	護門草	蒼草	女香草	蒼草	春草教風	青草	吉雲草	苹	蕨	苹氏	夷齊食蕨	吐蛇	藥	砥	龍涎	黃精	檳榔	又檳榔	地脂	鴻書	卷八十八目錄	三稜草	雷丸	木瓜	人參	維揚十友	卷八十八目錄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劉氏鴻書卷八十八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花木部二

五穀 稻 麥 豆

梁黍之總名稻既種之總名菽豆之總名三穀各二十種為六十蔬菓助穀各二十共為百穀 事物紀原

范勝書曰禾生於寅壯於午長於申老於戌死於申惡於壬癸忌於丙丁 類纂 禾嘉穀也二月始生八月而熟得時之中故謂之禾 許氏說文

五里香江表惟長沙有好米是時新粳稻出上風吹之

鴻書 卷八十八

五里聞香 魏文與羣臣書

占城稻成實早而粒稍細宋湘山野錄云真宗聞占城稻早耐旱遣使以珍貨求其種得十斛散於民間今在在有之 無錫縣志

神禾原在鎬水東滴水西首起南山麓西至東交河而止劇談錄曰晉天神六年原產禾一穗重六斤故名 名山記

鄱陽彭氏積穀至萬石及其孫已六十年矣萬曆戊子連荒以穀出糶一倉穀俱結人形約長五六尺刀斧擊之不碎人以爲穀久成神而分之又有官倉內穀成一

人處倉中人見之而不得倉穀散盡不知所在聞昔武庫年久未開偶開視中有一人眉目手足皆具特不能言耳或曰此兵器上人肉屑血餘結成者夫物久精凝理或然乎 異識資諧

元和八年大軫國貢碧麥上異之翌日出示術士曰元佐李元戰碧麥粒大於中華之麥表裏皆碧香氣如粳米食之令人體輕久則可以御風 杜陽編

古人澄治思慮於坐處置兩器每起一善念則投白豆一粒於器中每起一惡念則投黑豆於器中初時黑豆多白豆少後白豆多黑豆少後來遂不復有黑豆最後

鴻書

卷八十八

二

集

雖白豆亦無之矣 性理

木棉

通鑑梁武帝木棉皂帳史炤釋文云木棉江南多有之以春二三月下種既生須一月三薹至春生黃花結實及熟時其皮四裂其中綻出如棉土人以鐵鋌碾去其核取如棉者以竹爲小弓長尺四五寸許牽弦以彈綿令其勻細卷爲筒就車紡之自然抽緒如縲絲狀織以爲布按此卽今之綿花也○綿有三一曰絲綿出於蠶緝一曰木棉出於交廣名班枝花三曰草棉史炤釋文所言形狀是而以解木棉則非也其曰竹爲小弓長尺

四五寸今之制綿花弓長五六尺以羊腸爲弦彈之聲如晴雷朱以真有弓弼弼綿一首可證今之綿弓勝于舊矣丘文莊謂棉花元始入中國殆未考史炤之說也 楊升菴文集

續博物志聞閩中多木棉植之數千株採其花可紡爲布李商隱詩木棉花發鷓鴣飛王獻詩紙錢灰出木棉花南中木棉樹大盈抱花紅似山茶黃藍花片極厚近峰聞略云棉花入中國自我朝始丘文莊公記之詳矣舊云木棉卽今之班枝花也棉花種爲番使黃始所傳今廣中立祠祀之沈黃門炤曰番中有青紅白三種今

鴻書

卷八十八

三

集

特傳其白者耳 琅琊代醉篇

菜品

蒿菜 園葵 茄 葫蘆 蒟蒻

王舜求云蒿菜出閩國有毒百虫不近蛇虺過其下觸之則瞑目不見物人有中其毒者惟生薑汁解之 釋雅園葵卽胡葵世傳布種之口誦藝則滋茂故士大夫以穢談爲撒園葵 彙苑

茄樹交廣草木經冬不衰故蔬圃之中種茄宿根有三年五年者漸長枝幹乃成大樹每夏秋盛熱則梯樹採之五年後樹老子稀卽伐去之別栽嫩者 小史集雅

鄭餘慶與人會食日高衆客皆餒呼左右曰爛蒸去毛

莫初折項諸人相顧以為鵝鴨良久就餐每人前下果
米飯一碗蒸葫蘆一枚餘慶餐美諸人強進而罷太平廣記
磨菰頰河之地多有之惟出考城者勝土人採食或曰
無種蓋遺腐船木所生也夷門廣牘

菓品

桃李 櫻桃 杏 楊梅 梨 棗

桃李華綱目嘗三書矣惠帝五年呂氏甲寅年文帝六
年未有書秋桃李熟者秋華異也秋華而實大異也終
綱目書桃李秋實一而已漢武帝四年

譙郡夏侯文規亡後見形回家經庭前桃樹邊過曰此
桃我昔所種子乃美好其婦曰人言亡者畏桃君不然

鴻書

卷八十八

四

花木

耶曰桃東南枝二尺八寸向日者則憎見之或亦不畏
也魏異錄

太宗將致櫻桃於鄒公稱奉則尊言賜則卑問于虞世
南世南對曰昔梁武帝遺齊巴陵王稱餉從之國史

金杏種出濟南郡東南有分流山蓋其上飲天漿下啜
地沫故杏之生繁大於梨黃於橘而味獨美昔漢武帝
訪蓬瀛有獻是果者帝嘉之今人猶呼漢帝杏又曰金
杏山東通志

楊修九歲聰慧孔文舉詣其父父不在乃呼修修為設
菓有楊梅融指視修曰此君家之果耶修應聲曰未聞

孔雀是夫子家禽郭子

李建勳罷相出鎮豫章一日遊西山田間茅舍有老叟
教數村童公賜于其廬連食數梨賓僚有曰梨號五臟
斧斤不宜多食叟歎曰鵝冠子五臟斧斤乃離別之離
非謂梨也蓋離別則戕賊胸懷有苦刀斧因就架取鵝
冠子呈之公大歎服湘山野錄

杜畿為河東太守平虎將軍劉勲為太祖所親貴震朝
廷常從畿求大舉畿拒以他故後勲伏法太祖得其書
歎曰杜畿可謂不媚寵也杜氏新書

鴻書

卷八十八

五

花木

朔曰叱來叱來先生知此箇中何物朔曰上林獻棗四
十九枚上曰何以知之朔曰呼朔者上也以杖擊檻兩
木林也曰來來者棗也叱叱者四十九也上大笑賜帛
十疋方朔傳

北齊慕容懷文昔在晉陽為監館館中有一蠕蠕客同
館胡沙門指語懷文云此人別有異算術仍指庭中一
棗樹令其布算即知其術數乃試之并辨若干純赤若
干赤白相半於是剝數之惟少一枚算者曰必不少但
更減之果落一實北史

蒲萄 柿 果 金橘 柑

蒲萄出大宛李廣利爲貳師將軍破大宛得蒲萄種歸漢應劭曰大宛以蒲萄爲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經十歲不改漢使求蒲萄種歸天子種之離宮別館之旁漢書無雷國劉賓國皆有蒲萄有黃白黑三種西陽雜俎

柿有七絕一壽二多陰三無鳥巢四無蟲五霜葉可愛六嘉實七落葉肥大冬間下種待長移栽肥地接及三次則全無核接桃則成金桃花木考

鄭虔好書嘗苦無紙於慈恩寺貯柿葉數屋遂往日取葉肄書歲久殆遍本傳

鴻書

卷八十八

木

花木

晉王嘗窮追汴師糧運不繼蒸粟以食軍中遂呼粟爲河東飯清異錄

金橘產于江西香清味美置之樽俎光彩的爍如金彈珍果也若欲久留着于菴豆中藏之經時不變蓋橘性熱豆性冷故能久也歸田錄

韋臯鎮西蜀時有黃柑一樹方熟忽數夕衆實皆落唯樹杪一蒂獨存其大如椀枝葉滋茂異于常者園吏具白韋親視之曰此奇果也非臣下宜食議欲表進令去蒂尺餘折之其實蒂自落有善醫者各殷侍立曰凡木實未過時蒂自落乃實之病也請針驗之韋令再三方

許谷殷引針就蒂刺入其實應手而轉殷則連下一刺血濺盈袖韋令大驚披之則兩頭蛇也北戶錄

蕉瓜

神宗問李惠卿曰何物不庶獨于蕉庶何也曰凡草種之正生嫡出也甘蕉以根庶出也翰墨大全

南方上有甘蕉之林其高百丈圍三尺八寸促節多汁甜如蜜咋嚙其汁令人潤澤可以節蛇蟲入腹中蛇蟲其狀如蚓此消穀虫也多則傷人少則穀不消是甘蕉能滅多益少凡蕉亦然本草綱目

中國初無西瓜洪忠宣使金虜貶遁陰山得食之云種

鴻書

卷八十八

十

花木

以牛糞結食大如斗絕甘冷可蠲暑疾丹鉛錄引五代胡嶠陷虜記云於回紇得瓜名曰西瓜其言與忠宣同以爲至五代始入中國按忠宣使虜乃稱創見則嶠嘗之于陷虜之日而不能種之於中國也其在中土則自靖康而後其在江南則或忠宣移種歸耳楮記室
曹操一日盛夏宴諸官於水閣酒半酣喚侍妾用玉盤進瓜一妾將瓜列盤進而荅曰瓜極熟一妾整容捧瓜荅曰不生操大怒喝武士斬之再呼進瓜莫敢近前衆妾皆推蘭香乃雙手捧盤齊眉而進操問瓜味荅曰甚甜大呼武士速斬之坐客皆失色拜地曰不知也操曰

聽數其罪前二妾吾斬之者久聽使喚豈不知進瓜必
須齊眉而捧盤耶皆以開口字答斬其愚也蘭香來未
久高手捧盤而進又以甚甜合口字答之何切知吾心
耶故斬之以絕其患

花木考

草

常山出草名護門取置戶下或有過其門者草必叱之
一名百靈草王筠詩霜被守宮槐風驚護門草

物類志

共草古人藏書謂之芸香是也採置書帙中去蠹置席
下去蚤虱栽園亭間香聞數十步似碗豆微小叢生秋
間葉上微白如粉江南謂之七里香

杜陽編

鴻書

卷八十八

八

花木

女香草甚繁績婦女佩之則香聞數里男子佩之則臭
昔海上有丈夫拾得此香嫌其臭棄之有女子拾去其
人跡之香甚欲奪之女子疾走其人逐之不及乃止故
語曰欲知女子強轉鼻得成香呂覽有海上逐鼻說疑
卽此事

吳興橋柳

伏羲文王墓前獨有蒼草季子挂劍臺下獨生挂劍草
鄭康成讀書山下獨生書帶草皆它處所無也孔林不
生荆棘嚴陵獨生白茅孝女拖地草皆偃仆漢王牧馬
草有齧痕是皆異草

文海披沙

鄰人謂展禽曰魯聘夫子二黜無憂色何禽曰春風散

百草敷舒吾不知其茂秋霜降百草零落吾不知其枯
枯茂非四時之悲欣榮辱豈吾心之憂喜

符子

漢未央宮斬韓信地至今猶有臺趾其草色赤獨異他
處匈奴地草色白唯王昭君塚上草獨青自漢至今幾
千百年矣而勲臣俠女含冤不變迺爾

東方朔曰臣有吉雲草十頃自吉雲之澤移種于九景
山東二千歲一花必東取瑋琅山澗水以灑之臣請往
刈之旦去暮負而返其葉似麥而金色剉以飼馬卽肥
澤光潤

洞冥記

苹 蕨

鴻書

卷八十八

九

花木

周禮苹氏掌國之水禁幾酒謹酒禁川游者夫苹水物
耳而名官以謹酒先儒以其不沉溺于酒如苹之浮然
水草之性勝酒水草雖非小萃類亦萃之總名故以戒
人幾酒謹酒也

埤雅

蕨多食之能消陽氣故令人睡弱人脚四皓食之而壽
夷齊食蕨而夭今道路荷負轉移者皆不肯食令人脚
弱蓋見其形似拘攣之狀亦或其性味固爾名之以蕨
蓋謂蕨矣

全雅

郝鑒鎮丹徒二月出獵有甲士拆一枝食之覺心中耿
耿成疾後吐出一小蛇懸屋前漸乾成蕨遂知此物不

可生食搜神記

藥品

黃精 三積草 砒 龍涎 木瓜 地脂 枸杞

黃帝問天姥曰天地所生豈有食之令人不死者乎天姥曰太陽之草名曰黃精餌之可以長生太陰之草名曰鈎吻不可食入口立死藥苑詳註

砒性猛如貔故名惟出信州故人呼爲信石而又隱信字爲人言又曰此乃錫之苗故新錫器盛酒日久能殺人者爲有砒毒也本草綱目

蘇門答次國古大食國也西去一晝夜城有龍涎嶼獨峙南巫里洋之內浮滌海面波激雲騰每至春間羣龍

鴻書

卷六十八

龍涎

交戲於上而遺涎沫洋水則國人駕獨木舟伺龍出沒隨而採之或風波則人俱下海一手附舟旁一手握水而得至岸其涎初若脂膠黑黃色頗有魚腥去久則成大塊或大魚腹中刺出如斗大焚之清香可愛名曰龍涎其品有三浮水者爲上滲沙者次之魚食爲下每香一觔值其國金錢一百九十二枚准中國之銅錢九千文藥苑詳註

嶺南人以檳榔代茶可以禦瘴有四功焉醒能使醉醉能使醒饑可使飽飽可使饑類纂

劉穆之少時家貧嗜酒食不修拘檢往妻兄家乞食多

見辱不以爲耻其妻江嗣女甚明識每禁不令往江氏

後有慶會屬令勿來穆之猶往食畢求檳榔江氏兄弟

戲之曰檳榔消食君乃常饑何故須此妻復截髮市餅

饌爲其兄弟以餉穆之自此不對穆之梳沐及穆之爲

丹陽尹將召妻兄弟妻泣而稽顙以致謝穆之曰本不

匿怨無所致憂及至醉穆之乃令厨人以金拌貯檳榔

一斛進之函史

高展爲并門判官一日見砌間沫出以手撮之試塗一

老吏面上皺皮頓改如少年色展以爲必神藥問承天

道士荅曰此名地脂食之不死乃發軔已無所覩方輿

鴻書

卷六十八

十一

花木

朱孺子幼事道士王元正居大若岩一日汲于溪上見

二花犬相趨因逐之入于枸杞叢下而沒掘之得枸杞

根形如二犬煮而食之味極甘香忽覺身輕飛于山峯

上須臾雲起擁之而去元正食其餘因得不死遂號重

子峯沈汾續仙傳

唐河東裴同父患腹痛數年不可忍囑其子曰吾死後

必出吾病子從之出得一物大如鹿條肺懸之久乾有

客竊之其堅如骨削之文彩煥發遂以爲刀櫛子佩之

在路放馬抽刀子割三稜草坐其櫛上其櫛盡消成水

客怪之回以問同同泣具言之後病狀同者服三稜草
汁多驗朝野僉載

劉伯時常見淮西士人楊緬自言中年得異疾每發言
應答腹中輒有蟲聲效之數年間其聲浸大有道士見
而驚曰此應聲蟲也久不治延及妻子宜讀本草至蟲
所不應者當取服之緬如言讀至雷丸忽無聲乃頓餌
數粒遂愈文目雜錄

崔涓守杭州湖上飲餞客獻木瓜甚奇美有中使袖歸
曰禁中所無宜進上須臾解舟去守懼得罪欲輟飲官
妓作酒糾者白守曰某度木瓜經宿必委中流也會送

鴻書

卷八十八

七

花

者回覆云木瓜果潰爛已棄之矣守異其言召妓問之
曰此物芳脆易損必不能入獻守取香錦面勞之唐語
高祖時上黨有人宅後每夜有人呼聲求之不得去宅
一里所但見人參一本枝葉峻茂因掘去之其根五尺
餘具體人狀隋書五行志

維陽十友者皆家產粗豐守分知足慕玄知道相約為
兄弟時海內大安民人皆悅遂以酒食為娛自樂其志
始于一家周于十室率以為常忽有一老叟衣服渾敝
氣貌羸弱似貧窶不足之士亦着麻衣領十人來以造
其會眾既適情亦皆憫之不加斥逐醉飽自去莫知所

之一旦言于眾曰余力困之士也幸眾人許陪坐末不

以為責今十人置晏皆得預之席既周會亦願力為一

席以答厚恩約以他日願得同往至期十友如其言相

率以待凌晨貧叟果至相引徐步詣東塘郊外不覺為

遠草莽中茆屋兩三間傾側欲摧引入其下有丐者數

輩在焉皆是蓬髮鴉衣形狀穢陋叟至丐者相顧而起

墻立以俟其命叟令掃除舍下陳列蓬除布以營席相

邀環坐日已旰矣咸有饑色久之各以醃鹽竹筴置干

客前逡巡數輩共舉一巨板如案長四五尺設于席中

以油把幕之十友相顧謂必濟饑甚以為喜既撤油把

鴻書

卷八十八

七

花

氣燼燼然尚未可辨久而視之乃是蒸一童兒可十數
歲已糜爛矣耳目手足半已墮落叟揖讓勸勉使眾就
食眾深嫌之多托以飢飽亦有忿恚逃去都無肯食者
叟縱食食啖似有盈味食之不盡即命諸丐持去令盡
食之因謂諸人曰此所食者千歲人參也頗甚難求不
可一遇吾得此物感諸公延遇之恩聊欲相報且食之
者白日昇天身為上仙眾既不食其命也夫眾盡莫悔
謝不及叟促問諸丐令食訖即來俄而丐者化為青童
玉女幡蓋導從一時昇天十友刳心追求更莫能得
仙感遇傳

鴻書卷八十八終

第八十九卷

鳥獸部一

總論

胎生卵生

產水產林

馬龍羊龍

呼蟒三日

羚羊懸角

性淫性卑

左雄右雌

後臂龜腸

驢交馬感

一字鳥

鳳鸞

燕

雀鵲

鴈

鴿

鳩

鳳象龍文

此鳥多青

二異

鴻書

射鶴

彈燕

懸鏡冲霄

封白雀

呼食往食

離為雉

鵲言

哺雛

黃口

陽鳥

鴈臣

黃鸞賦

鴈王

幕鳥城鳥

彈鳥

占鴉

縱鴿

捕鵲

鳩杖

皂兆

泉羹

紙鸞

二字鳥

孔雀 杜鵑

謝豹

鸛谷

鸚鵡

吉了

白鵲

鸛鵒

鸛鵒

性妬愛危

望帝

南方氣至

杜鵑推鳴

謝豹

舌生蓮花

禽獸行善

必有舍利

蟬鳥

五色鸚鵡

呼名

喚花

思鄉

急了

漢禽

思配

鸛鵒詩

白鵲

被底鴛鴦

鸛鵒詩

白鵲

鳥異

稀差

蝙蝠

三鳥

稀差

蝙蝠

鴛鳥

白鵲

鳩鳥

批頰

食語

食屬

鷄

鷄

鷄

陰陽氣感

魚瞰雞睨

盜雞

鷄鈴

青白旗

糞金

呼名

食金

鷄鈴

食金

鷄鈴

食金

鷄鈴

食金

鷄鈴

食金

鷄鈴

食金

卷八十九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八十九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鳥獸部一

太史湯賓尹 刪正

總論

凡物得氣之盛者必有異於物龍之異以骨故能吸氣
茹精龜之異以殼故可卜而先知犀之異以角故孕星
蚌之異以珠故胎月麝之異以膻故香可通關鹿之異
以角又獨皮裹而可補食獺之異以肝故月生葉而可
祛瘵猩猩之異以血故可染物而不渝又能知往也玳
瑁之異以甲故可罷鱈魚胎生也其異以皮故可鞣鱗

鴻書

卷八十九

角鳳莆其異以膠可以續斷絃以至象以牙羣以羽魚
以鮓是皆有異於物而得氣之盛者也草木子

胎生者眼胞自上而睪卵生者眼胞自下而睪濕生者
眼無胞化生者眼無竅域無目鱗圖目鸚旋目鳩方目
鳩以睛交蛇以眼聽魚目不睪雞好邪視龍不見石魚
不見火雀夕脊鷗晝盲貓睛當午欽縱如線鴉目遇夜
明察毫末馬夜行其目光所照三丈虎夜行一目放光

一目看物

小史集雅

龍易骨蛇易皮蟹易螯象退齒蟬退殼犀退角麝退香
夏至鹿角解而應陰冬至麋角解而應陽雉火畜也威

於陽而有聲先鳴而後翼雞木畜也麗於陽而後有形
先鼓翼而後鳴蠶海集

鱗者鄰也魚產於水故鱗似鄰鳥產於林故羽似葉獸
產於山故毛似草魚行上水鳥飛上風恐亂鱗羽也本草綱目

鴻書

卷八十九

四尺八尺馬之龍也一角羊之龍也四距重翼雞之龍
也騶虞尾長於身啄木舌長於朱後猓尾大於斗鸛鷯
胡大於囊雉交不再雀交不一鸛傳枝鳥茹沫鷺目成
而受胎鸛形接而懷卵龜鼈相顧神交也鸛鷯相啖氣
交也龍卵生而風化風氣化而卵生蝦蟆聲抱鴛鴦交
頸鯨魚胎生玄鶴胎化雀浴沙而受卵鰲隔津而望卵
鰻以影漫鱧而子附其鬚鵲寄巢生子而鳥爲之哺鷺
兔望月孕子而口出科蚪聞雷脫尾而脚生蛟龍水居
而卵剖於陵鳩鵲巢木而子生於穴螭蛇生坼副母腹
寒蜩生坼裂母背鮫魚之子驚入母腹鳩鵲之子飛銜
母翼雀四時有子鵲逐月有子鵲將生子呼母應雞既
生母呼子應小史集雅

鷺伏隨日朝首東而暮西鴈性隨陽秋賓南而春北鵲
立順風而東向鳩乘逆氣而退飛鳥翅重於將雨蚊喙
破於既秋鳶朝鳴而大風鳩暮鳴而小雨月虛而魚腦

禽經

喙地 小史集雅

鴻書

埠雅

日抄

迷而喜澤鹿性警而喜林鷺鴒野則義秦則搏水齋澤

生於蒿

鴻壽

蛤蚧之雄雌相隨兔雖望月而孕其實雌砥雄毛孔雖

聞雷而孕其實雌接雄影鴛鴦之雌雄相配得其一則其一思而死青蚨之母子相隨得其一則其一飛而至

禽蟲述

禽經曰鳥鳴啞啞鸞鳴嗶嗶鳳鳴啁啾皇鳴啾啾雉鳴鷩鷩鷦鷯鳴啾啾鸚鵡鳴啾啾鵲鳴啾啾鸚鵡鳴啾啾

鳴

後臂通肩龜腸屬首象口隱於頤虎腎懸於腹龜甲裹肉鰲肉裹甲虎頭高峙貉頭尖銳鹿頭側長犀頭高廣狼腸直羊腸曲螺形蛇蚌形刺蛟眉連蝮鼻反鼻陽踵反鳥之中搗無舌魚之中體有古鸚鵡人舌摩其背而

鴻書

卷八十九

五

鳥

瘖鸛鵠足交剪其舌而言魚無耳蟬無口馬無胆猴無髓羊無神蚓無筋蟻無骨猴兔無脾蠶無胃狸無尾蟬蟻無腸蛤蜊無臟鼯鼠無尾蛙蜩無鼻鳥無胃肺虎無小腸豹無前足牛羊之齒有下而無上搗之指有前而無後牛目有豎瞳而無橫瞳故見物輒長羸股有鎖骨故不能滋息鸛以喙鳴龜以脰鳴蜩以胸鳴蟬以胃鳴螽斯以股鳴發皇以翼鳴龍以角鳴牛以鼻鳴蜂蝶之屬以鬚當鼻蛇豕之屬以腹當足蟬蜩勝鳴響於口蟬蟬背行駛于脚丹雘之山耳鼠以尾飛天池之山飛兔以背飛

小史集雅

驢交馬而騾生馬交駟而駟生牛交驢而驢生馬交牛而駟生馬感于龍而生驢牛感于龍而生麟○驊騮作駒已汗血駟騷生三日而超其母虎豹之駒雖未成文而氣已食牛牛有黃犬有寶龍有尺木虎有威骨狐有媚珠兔有建毛

小史集雅

一字鳥

鳳 鸞 鵠 鸚 燕 雉 雀 鵲 鸞

天老對黃帝曰鳳象鴻前麟後蛇頸而魚尾龍入而龜身燕頤而雞喙戴德負仁抱忠挾義小音金大音鼓延頸奮翼五彩備明舉動八風氣應時雨食有質飲有儀往即文始來即嘉成惟鳳為能通天趾應地靈律五音

鴻書

卷八十九

六

鳥

覽九德天下有道得鳳象之得一則鳳過之得二則鳳翔之得三則集之得四則春秋下之得五則沒身居之黃帝曰於戲允哉朕何敢與焉乃黃衣黃神黃冕致齋于宮中鳳乃蔽日而至帝乃降東階西向再拜稽首曰皇天降趾敢不承命鳳乃止東園集梧桐食竹實沒身不去

蟬史

辛緒嘗隱居華陰光武徵不仕至有大鳥高五尺五色備舉而多青栖繒槐樹旬時不去弘農太守以聞詔問百僚咸以為鳳太史令蔡衡對曰凡象鳳者有五多赤色者鳳多青色者鸞多黃色者口多紫色者鸚多白色

者鵠此鳥多青乃鸞非鳳也上善其言 宋疑注

金太和時磁州武安縣石聖臺有鳳從東南來衆鳥圍之大者在內小者在外以萬計村民懼驅牛數十頭擊析以從欲逐去之未至二里即有鸞鳥振翅逆擊翼長丈餘擊水牛皆死肉盡見骨於是報官鳳高丈餘尾如鯉而色殷九子差小翼其旁鳳爲日照則有二大鳥更迭盤旋庇蔭之日入乃下凡三日乃從西北摩空而去縣中三日無鳥雀鳳去後人視其處有食殘鯉魚數頭皆重五六十斤臺傍溝澮鳥糞皆滿小禽折翅死者甚衆村民掘臺下三尺許得金劍不可取折其半煨之化

鴻書

卷八十九

七

爲金鰲飛去此一異也華陰有鳳居山一名龍骨云唐開元中有鳳逐二龍至此龍墮地化清泉二道鳳憤而死其一龍被鳳爪傷流血泉色遂赤鳳死時山之僧以石函瘞其骨於山巔壘磚爲塔覆之因以名山景泰癸酉鄉民因築城盡取塔磚石函始露上有刻字景祐四年重修啟函鳳脰骨長二尺圍可六寸股骨長一尺五寸圍如脰骨其潔如玉語云鳳喜食龍腦故龍畏之又一異也 文海披抄

蜀賓國王得一鸞欲其鳴不可致飾金繁鑾珍羞對之三年不鳴夫人曰常聞鸞見類則鳴乃懸鏡照之鸞覩

影悲鳴冲霄一奮而起 異苑

廬山遠法師未出家善弩射嘗於鶴窟射得雀雛後復伺鶴母見將射之雀不動翔觀之已死於篋中疑其愛子致死破視心腸皆寸絕法師於是放弩發菩薩心 江總集

李惠長於思察雍州聽事有燕爭巢閉已累日惠令人掩獲試命綱紀斷之並辭惠乃使卒以弱竹彈兩燕既而一去一留惠笑謂吏屬曰此留者自計爲巢功重彼去者既經楚痛理無固心群下伏其深察 後魏書

易曰離爲雉離火也其體文明性復炎悍故爲雉禮記

鴻書

卷八十九

八

曰雉性剛而守節周禮云大夫執雁士執雉雉取其有文采而守介也陸佃曰雉死耿介如壘護疆善鬪雖飛不越分界一界之內以一雉爲長餘者雖衆莫敢鳴鵠 鵠史

張堅字刺渴漁陽人少不羈無所拘忌常羅一白雀愛而養之天劉翕責怒每欲殺之白雀輒以報堅堅設方待之終莫能害天翕遂下觀之堅盛設欸之乃竊乘天翁車騎白龍振策登天天翕乘餘龍追之不及堅旣到玄宮易百官杜塞北門封白雀爲上卿侯改白雀之胤不產於下土劉翕失治徘徊五岳作災天帝患之以劉

翁爲太山太守主生死之籍集異志

成子爲郡主簿聞雀鳴謂在坐人曰東市輦粟車覆雀相呼往食之衆人遣視信然朱賢盡讚楊宣爲河內太

守行縣有群鵲鳴桑樹上宣曰前有覆車粟此鵲相隨欲往食行數里果有覆車粟者舊傳

孔子見羅者所得雀皆黃口也孔子曰黃口盡得大雀獨不得何也羅者對曰黃口從大雀者不得大雀從黃

口者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君子慎所從家語

武衛奚永洛與河內人張子信對坐有鵲鳴於庭樹間而墮焉子信曰鵲言不善向夕若有風從西南來歷拂

鴻書

卷八十九

北

鳥獸

堂角則今夜有人喚公不得往子信去後果有風來至

夜高儼使召永洛且云勅喚永洛欲赴其妻苦留稱墜

馬腰折免於難北齊書

頃年有人取得黃鶯雛養於竹籠中其雌雄接翼曉夜

哀鳴於籠外絕不飲啄乃取鷄置於籠外則更來哺之

人或在籠外絕不飲啄乃取鷄置於籠外則更來哺之

無從而入一投水中一觸籠而死剖腹視之其腸寸斷

玉堂閒抄

東方欲曙花冥冥鶯啼相喚亦可聽乍去乍來時近遠

纔聞南陌又東城忽似上林翻下苑綿綿蠻蠻如有情

欲轉不轉意自嬌羞兒弄笛未應調前聲後聲不相及

秦女學箏柱猶澁須臾風暖朝日嗽流音變作百鳥喧

誰家嬌婦驚殘夢何處愁人憶故園有時斷續聽不了

飛去花枝猶裊裊還棲碧樹鎖千門春漏方殘一聲曉

韋蘇州賦

日之行夏至漸南至漸北鴻鴈南北與日進退隨陽

之鳥故稱陽鳥也丹鉛總錄

元魏時北夷酋長遣子入侍者常秋來春去避中國之

熱時人謂之雁臣伽藍記

元始祖即位遣學士郝經使宋告即位且定和議賈似

鴻書

卷八十九

十

鳥獸

道恐奸謀畢露乃拘留郝經於真州忠勇軍驛吏防守

嚴於獄犴介作或不能堪經語之曰將命至此死生進

退聽其在彼守節不屈聽其在我豈能不忠不義以辱

中州士大夫乎每夕稽顙告天忽一日有一鴈落經帳

下經用帛書託鴈傳之係於頸下祝曰好向北蜚獻吾

天子詩云霜落風高縱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

子援弓矢窮海孤臣有帛書次年春虞人獲鴈以奏元

主遂使丞相伯顏領兵伐宋宋懼遣經還求和不允遂

賈似道死於緡州元史

昔鴈王嚙果獻雜寶歲經迦尸國有五百鴈爲群侶爾

時鴈王名曰賴吒鴈王有臣名曰素摩時此鴈王爲獵師捕得五百群鴈皆棄飛去惟有素摩隨逐不捨語獵師言請放我王以身代之獵師不聽遂以鴈王獻梵摩曜王鴈王曰惟願大王放一切鴈使無所畏五百群鴈在王殿上空作聲時曜王問言此是何鴈鴈王言是我家屬王即施無畏不聽遂殺鴈王

華夷考

楚令尹子元以車五百乘伐鄭諸侯救之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謀告曰楚幕有鳥乃止○晉侯伐齊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鳥鳥之聲樂齊師其道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道

左傳

鴻書

卷八十九

十一

鳥

何敬洙善彈射性勇決微時爲鄂帥李簡家僮李性嚴毅果於殺戮左右給使之入小有過愆鮮獲全宥何嘗因薄暮與同輩戲於小廳下有蒼頭取李公所愛硯擊於手中謂諸僮曰誰敢破此何時餘酣乘興屬色而應曰死生有命吾敢碎之乃擲硯于石階之上鏗然毀裂群豎迸散無敢觀者明日李銜退視事責碎硯之由主者具以實對李極怒命擒何至死不旋踵矣李之夫人素賢明知何有奇相每曰異日當極貴至是匿何後堂中旬浹之間李怒未解夫人亦不敢救一日李獨坐小廳有一烏申喙向李而噪其聲甚厲李惡之遂拂衣往

後園池亭中鳥亦隨之叫噪不已命家人多方驅逐略無去意李性既褊急恚怒愈甚顧左右曰何敬洙善彈亟召來能斃此畜當釋其罪何應召而來注丸挾彈應弦斃之李佳賞至再遂捨其罪擢爲小校以軍功累建旌鉞建隆初自江西移鎮鄂渚下車之日小亭中復見一烏顧何而鳴何曰昔日全吾之命得非爾乎乃取食物自置諸掌鳥翩然而下食何掌中其後何位至中書令守太師致仕功算崇極時莫與比靈禽之應豈徒然哉

後山談叢

鴻書

卷八十九

十二

鳥

巴陵鵝不畏人除夕婦女各取一隻以米果食之明日各以五色縷繫于鵝頸放之視其方向卜一歲吉凶其占甚多大畧云鵝子東與女紅鵝子西喜事臨鵝子南利桑蚕鵝子北織作息甚驗又元旦梳頭先以櫛理其羽毛祝曰願我婦女鬢髮影影惟百斯年似其羽毛故楚人謂女髻爲鵝髻

潘居餘

張浚常按視曲端軍執摠以軍禮見問無一人公異之謂欲點視端以所部五軍籍進公命點其一部於廷間開籠縱一鵠以往而所點之軍隨至張爲愕然既而欲盡觀於是悉縱五鵠則五軍頃刻而集戈甲煥燦旗幟精明魏公雖獎其心實忌之

齊東野語

魏公子無忌方食有鵲逐鳩鳩逃下鷄去公子縱鳩出
鵲逐殺之公子暮為不食曰鳩避患歸忌竟為鵲所得
吾負之為吾捕得此鵲者無所愛於是左右宣聲捕得
鵲三百以奉公子欲盡殺恐無辜乃自按劍至籠問曰
誰獲罪無忌者一鵲獨低頭不敢仰視乃取殺之盡放
其餘烈士傳

高祖與項羽戰敗遁叢薄中羽追求之時鳩鳴其上追
者以鳥在無人遂得脫及即位異此鳥故作鳩杖以賜
老者按少皞五鳩鳩者聚聚民也周禮羅戶獻鳩養老
漢無羅戶故作鳩杖以扶老風俗通

鴻書

卷八十九

主

鳥

涼州張重華遣謝艾伐麻狄引師出振武夜有二梟鳴
于牙中艾曰梟者邀也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克
敵之兆果大破之

百勞一名梟能捕燕雀小禽食之又禁蛇以其食母
故古人賜梟羹又標其首于木故後人標賊首以示眾
者謂之梟首通齊開覽

梁武太清三年侯景圍臺城遠不通問簡文作紙鳶飛
空急於外侯景謀臣王偉謂景曰此紙鳶所至即以事
達外令左右善射者射之及墮皆化為鳥飛入雲中不
知所往獨異志

二字鳥

孔雀杜鵑 謝豹鷓鴣 鷓鴣 鷓鴣

孔雀雄者毛尾金翠性故妬雌馴久見童男女着錦綺
必赴啄之山棲時先擇處貯尾然後置身天雨尾濕羅
者且至猶珍顧不復舉卒為所擒又山鷺亦愛重其
尾終日映水目眩輒溺彈史

鴻書

卷八十九

南

鳥

間晝夜悲鳴蜀人聞之曰我帝魂也名杜鵑又名杜宇
又號子規寰宇記

邵康節先生行洛陽天津橋忽聞杜宇之聲嘆曰北方
無此物異哉不及十年有江南人以文字亂天下者乎
客曰聽杜鵑何以知此康節曰天下將治地勢自北而
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
先者也後果至王安石亂法聞見錄

杜鵑相推而鳴先鳴者吐血死嘗有入山行見一群寂
然聊學其聲即死初聽其聲者主離別鵲巢中必有梁
崔圓相公妻在家時與姊妹戲於後園見二鵲構巢共

銜一木如筆管大尺餘安巢中眾悉不見俗言見巢上梁必貴珍珠船

昔有人飲於錦城謝氏其女窺而悅之其人聞子規啼心動即謝去女恨甚後聞子規啼則怔忡若豹鳴使侍女以竹枝驅之曰豹汝尚敢至此啼乎故名子規為謝豹成都舊事

宋天台黃巖正等寺觀師畜一鸚鵡常隨人念阿彌陀佛一旦立死籠中乃穴土而葬之舌端生紫蓮花大智律師為之頌曰立亡籠閉渾閑事化紫蓮花也大奇華夷考

鴻書

卷八十九

志

鳥獸

有鸚鵡飛集山中禽獸輒有愛重之去後山中有火鸞鵠入水雷羽飛洒之天神曰汝雖有志何足云鸚鵡曰常僑止此山禽獸行善不忍見加天神感之為雨滅火靈驗記

東都有人養鸚鵡以其慧甚施於僧僧教之能誦經往來架上不言不動問其故對曰身心俱不動為求無上道及其死焚之有舍利獨異志

漢元封五年勒畢國貢細鳥以方尺籠盛數百大如蠅狀如鸚鵡聲聞數里上得之放於宮內旬日不知所止求不得惜之甚明年此鳥復來集於帷幄之上或入衣

袖更名曰鵲鳥宮人燒好皆悅之拾遺記

林邑獻五色鸚鵡新羅獻美女二人魏徵以為不宜受太宗喜曰林邑鸚鵡猶能自言苦寒思歸其國况二女遠別親戚并鸚鵡各付使者歸之新羅雜誌

蔡確貶新州侍兒名琵琶有鸚鵡甚慧確每扣響板鸚鵡呼其名琵琶卒後響板扣猶傳呼確抱恨有詩曰鸚鵡言猶在琵琶事已非傷心瘴江水同渡不同歸詩話許漢陽舟行迷入一溪夾岸皆花苞一鸚鵡喚花開一聲花苞皆折中各有美女長尺許能笑言至暮花落女亦隨落水中華夷花木考

鴻書

卷八十九

志

鳥獸

唐玄宗宮中養鸚鵡數百一日問之曰思鄉否對曰思鄉遂遣中貴送還山中後數年有使臣過隴山鸚鵡問曰上皇安否使臣曰上皇崩矣鸚鵡聞之皆悲鳴不已使臣賦詩曰隴口山深草木荒行人到此斷肝腸耳邊不忍聽鸚鵡猶在枝頭說上皇天寶遺事

昔有丈夫與女子相愛自季夏二十六日以書札相通來年是日篋中殆滿皆憑一鳥往來此鳥殊解人意至是日忽對女子喚曰情急了女子因書繫其足曰秋期若再不果有如白日惟其所為因名此鳥為情急了沈如筠詩云好因秦吉了一為寄深情後人又呼吉了謝

氏詩源

廬南有畜秦吉了者亦能人言有夷首欲以錢五十萬買之其人告以貧將賣爾秦吉了曰我漢禽不願入夷中遂不食而死萬花谷

天后時左衛兵曹劉景陽使嶺南得秦吉了二隻能解人語至都進之留其雌者雄煩怨不食則天問曰何乃無聊也鳥曰其配為使者所得頗思之乃呼景陽曰卿何故藏一鳥不進景陽叩頭謝罪乃進之則天不罪也異物志

鴻書

卷八十九

十七

鳥獸

山鷓鴣朝朝暮暮啼復啼啼時霜白風淒淒黃茅岡頭秋日晚苦竹嶺下寒月低畚田有粟何不啄石楠有枝何不棲迢迢不緩復不急樓上舟中聲暗入夢鄉賈客展轉卧抱兒寡婦傍徨立山鷓鴣爾本他鄉鳥不辭巢不別群何苦聲聲啼到曉杜詩

鳥之生矣於彼江山彩之玄素文不綺班備文武之玉飾徵妖姬之殊顏遊必海裔棲必雲間冀養拙以自保祛未萌之憂患蕭穎士白鵲賦

五月五日明皇避暑游興慶池與妃子晝寢于水殿中官嬪輩凭欄倚檻爭看雌雄二鷓鴣戲于水中帝時擁貴妃于綃帳內謂官嬪曰爾等愛水中鷓鴣爭如我被

底鴛鴦明皇雜錄

鳥異

三鳥

稀差

蝙蝠

鴛鴦

白鵲

西王母有三鳥一日青鍾二曰鶴三曰燕子常令三鳥送書於漢武帝也鄭煥記

稀差者南中鳥也數十年一至至期則雌雄繞樹而飛不止數日忽一接遺精在地人掘而乾之食一毫足助一夕之歡漱石閒談

宋初淮南郡有物髡人髮太守朱誕曰吾知之矣多置稿以塗壁夕有一蝙蝠大如雞集其上不得去殺之乃絕觀之屋簷下已有數百人頭髻幽明錄

鴻書

卷八十九

十六

鳥獸

陸佃曰鴛鴦善為禁法能曲爪畫地為印則穴之塞自開飛則以翼漫之今鼠竊用其印以發局鑰山堂肆考計然者蔡丘漢上人晉三公子姓辛氏字文子博學無所不通范蠡知其賢卑身事之請受道藏於石室乃刑白鵲而盟焉范子

有任嶺南者于山寺登廁忽見異禽集石上跳躍作聲若巫家禹步然須臾石下出一青蛇啣之而去寺僧云此鳩鳥也又斬州黃梅山有鳩巢于山岩大木中巢下數十步無生草每春生一子能飛即送出山惟二雌雄獨留述齊開覽

唐盧延遜詩樹上謠詠批頰鳥窓間壁剝叩頭垂王半
山詩翳木窺搏黍藉草聽批頰元人送春詩批頰穿林
叫新綠韓致堯春恨詩殘夢依依酒力餘城頭批頰伴
啼鳥平明乍捲西樓幙院靜初聞放轆轤批頰鳥名即
鷓鴣也催明之鳥一名夏鷓俗名隔墜雞丹鉛總錄

白龜年得李太白遺書一卷曰讀之可辨九天禽語大
地獸言龜年後遊潞州太守召而問之庭下有二雀啾
唧而過太守曰彼何言也城西民家有廩餘粟在地呼
食之守使人視之果然又見廐馬仰首而嘶問曰此何
言曰槽中料熟不可食時近清明將吏驅羊十餘頭後

鴻書

卷八十九

九

鴻書

一羊鞭之不動太守問羊不動有說乎曰羊言腹有羔
將產然後就死守乃留羊一月餘果生子翰府名談

倉庚之屬象東方木朱鳥之屬象南方火黃鳥之屬應
中央土以象季夏白鷺之屬象西方金玄鳥之屬象北
方水師曠禽經

鷓鴣

禽鳥得氣之先者也丑前鷓鴣先鳴者陽氣動也午中鷓
亦鳴者陰氣動也玄鳥鴻鴈往來亦是陰陽默感讀書

錄王褒曰魚瞰鷓鴣睨李善以爲魚目不睨鷓鴣好邪視山
堂肆考

雞或乙丙夜輒鳴者俗謂之盜啼云行且有赦故後魏
北齊南宮大赦於殿門外建金雞衆皆不識其義問於
司馬膺之對曰海中日占云天雞星動爲有赦帝王以
爲候至今猶然亦曰盜啼爲有火

濟南都有鵝浦有漁人居水側常聽鵝聲衆中有鈴聲
甚清亮候之見一鵝咽頭極長羅得之項上有鈴以銀
鎖隱起元鼎元年字述異記

我太祖幼時嘗見群鵝遊於庭戲以青白二紙旗左右
豎立命之曰青者立青旗下白者立白旗下違者死群
鵝應聲如命而往獨一花鵝不知所適往來於青白之

鴻書

卷八十九

十

鴻書

間上殺而食之明興雜記

廣州洽涯縣金池王家有養鵝鴨池嘗於鴨糞中見麩
金遂多收掬之日得一兩緣此而致富貴子孫皆爲使
府劇職三世後池即無金王氏力殫矣嶺南異志

陸龜蒙有聞鴨一欄頗極馴養一日驛使過焉挾彈斃
其尤者龜蒙曰此鴨善人言見欲附蘓州上進使者柰
何斃之使人懼盡與橐中金以窒其口徐使問人語之

狀龜蒙曰能自呼名耳王氏彙苑

陳懷卿嶺南人也養鴨百餘頭後于鴨欄中除糞糞中
有光燦然試以盆水沙汰之得金十兩乃覘所食處於

舍後山足下土中有楚金銷得數千斤遂巨富朝野僉載

劉氏鴻書卷八十九終

鴻書

卷八十九

主

鳥獸

第九十卷

鳥獸部二

虎

行者波盧

虎采

白虎

夢虎

虎厄

化虎

畫虎

虎王

虎頭

虎媒

虎報

虎軒

虎眉

小虎

狼狽 犀象 熊麋 鹿

駕狼

腸直

小兒犀

鴻書

卷九十目錄

馴象

怒象

義熊

置熊

保豚

性警

解毒

甬鹿

鹿王

牛羊

騎牛

白蹄

千里牛

冀金

格虎

牛報

脩羊

學士葵

馬騾驢

抹馬法

上太行

穴馬

相馬

鳥追

赤兔

獅子驄

鑄馬

砂馬

育馬

驄氏驄

馬不嘶

舞馬

六馬贊

汚朕七首

王馬

忠馬

良馬

千里驢

王粲八驢

騎驢

騾子都尉

卷九十目錄終

鴻書

卷九十目錄

上

劉氏鴻書卷之九十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鳥獸部二

虎

龍湖普聞禪師傳宗第三子也入山墾種後谷口之人相謂曰僧入山經今不出必爲虎所啖往視之見茅廬一所行者數人指呼百詰而重崗複嶺菜已青矣蓋耕地圖種者乃山神所投行者乃虎也又吉陽治在涪州南沂黔江三十里得之有寺像設古碑猶在物業甚多

鴻書

卷九十

一

人莫敢犯涪州裨將蘭庭雍妹因過化中盜取常取物因卽迷路數日之內身變爲虎其前足之上銀纏金釧宛然猶存每見鄉人隔村與語云我盜化中之物變身如此求見其母託人爲言之母畏之不敢往虎來往郭外經年漸去古者胎教欲見虎豹勇猛之物虎子纔生三日卽有食牛之氣其不能搏噬者輒殺之爲墮武也考之漢舊儀銅虎符長六寸竹使符出入徵發古今注云銅虎符銀錯書之張晏云銅取其同心也呂后之崩年齊王中尉綰齊相召平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東萊曰文帝以前雖有虎符矣此謂初作者豈

非用銅於此始乎又山林中出一等飛虎如貓之大遍身毛灰色有肉翅如蝙蝠翅一般前足肉翅生連後足能飛不遠人或衣裝得者不服家食即飲出亞魯圖○猾無骨入虎口虎不能噬處虎腹中自內嚙之今云變夷猾夏取此義南詔國呼虎為波盧羣玉又云有丹之虎名曰虎能行水中

紂囚文王閔天之徒詣林氏有珍獸虎采修尾日行千里求得此獸獻之紂大悅乃釋之六籍

虎大寒之日始交七月而生性至猛烈雖遭逐猶復徘徊顧步其傷重者輒咆哮作聲而去聽其聲之多少知

鴻音

卷九十一

二

去之遠近率鳴一聲者為一里靠岩坐倚木而死終不僵仆其搏物不過三躍不中則捨之秦昭襄王時白虎為害自秦蜀巴漢患之昭王乃重募國中有能殺虎者邑萬家金帛購之於是夷胸臆廖仲藥何謝虎秦精等乃制白竹弩如高樓上射白虎中頭三節白虎常從群虎嗅患盡搏殺群虎大吼而死昭王嘉之曰虎歷四郡害千二百人一朝患除功莫大焉欲如要且嫌其夷人乃刻石為盟要復夷人項田不租千妻不併傷人不論殺人顧死秦犯夷輸黃龍一雙夷犯秦輸清酒一鍾夷人安之

漢景帝好遊獵見虎不能得之適為珍饌祭所見之虎帝因夢虎曰汝祭我欲得我爪皮耶我今自殺從汝取之明日帝入山果見此虎死在祭所乃命剥取皮牙餘肉復為虎焉獨異志

晉孝武母李太后簡文時執役官中簡文無子令善相者相諸官人相者指后當生貴子而有虎厄帝幸之生武帝及會稽王道子既為太后服相者之驗而怪虎害無謂且生未識虎乃令工圖形戲擊之便患手腫而崩晉書

長沙居民作檻伺虎明日眾人共往格之見一亭長赤

鴻音

卷九十一

三

憤大冠在檻中曰急出我民曰君被縣召不當有文書耶亭長即出懷中縣召文書于是出之尋視之化為虎搜神記

唐鍾傳洪縣人少射獵醉遇虎與鬪虎不勝遂擒之僖宗朝拜荆南節度使檢校太保中書今潁川郡王既貴人皆慕之乃戒子孫曰士處世尚知與謀暴虎何足尚哉畫暴虎之狀以戒子孫虎音

慈州稽胡者以弋獵為業開元末逐鹿深山鹿急走投一室有道士朱衣凭案而坐見胡愕驚問其來由胡遂具言姓名云適逐一鹿不覺深入辭謝衝突道士謂胡

曰我是虎王天帝令我主施諸虎之食一切獸皆有對無枉也適聞汝稱姓名合爲吾食因檢簿籍以示胡戰懼良久固求釋放道士云天命奈何若放汝便失我一食汝既相遇必爲取免久之乃云明日可作草人以已衣服猪血三斗絹一匹持與俱來或當免胡遲回未去忽見群虎來朝道士處分所食遂各散去胡尋再拜而還翌日乃持物以詣道士笑曰爾能有信故爲佳士因令胡舉草人入庭中置猪血于其側然後令胡上樹以下望之高十餘丈云止此得矣可以絹縛身若樹不爾恐有損落尋還房中變作一虎出庭仰視胡大嗥吼數

鴻書

卷九十

四

鳥獸

四向樹跳躍知胡不可得乃攫草人擲高數丈往食猪血盡入房復爲道士謂胡曰可速下來胡下再拜便以案上朱筆勾胡名于是難免

廣異記

唐天寶末祿山作亂潼關失守京師之人鳥散梨園弟子有笛師者亦竄終南山谷中有蘭若因而寓居清宵朗月哀亂多思乃援笛而吹嘹唳之聲漫山谷俄有物虎頭人形着白袷單衣自外而入笛師驚懼下階愕眙虎頭人曰美哉笛乎可復吹之如是累奏五六曲曲終久之息寐乃哈嘻大鼾師懼覺乃抽身走出得上高樹枝葉陰密能蔽人形其物覺後不見笛師因大懷嘆曰

不早食之被其逸也乃立而長嘯須臾有虎十餘頭悉至狀如朝謁虎頭云適有吹笛小兒乘我之寐因而奔竄可分路四遠取之言訖各散去五更後復來云各行四五里求之不得會月落斜照忽見人影在高樹上虎顧視笑曰謂汝雲行電滅而乃在茲遂率諸虎攫取既不可及虎頭復跳身亦不至遂散去少間天曙行人稍積笛師乃遁還

廣異記

唐乾元初吏部尚書張鎬貶辰州司戶先是鎬之在京以次女德容與僕射裴冕第三子前監田尉越客結婚焉已尅迎日而鎬左遷遂改期來歲之春季其年越客

鴻書

卷九十

五

鳥獸

則東裝南邁以畢嘉禮仲春距辰百里鎬知其將至矣張斥在遠方抱憂惕深喜越客違約而至因命家族宴於花園而德容亦隨姑姨妹遊焉山郡蕭條竹樹交密日暮衆將歸或後或先紛紜笑語忽有猛虎出自竹間遂禽德容跳入簾會衆皆驚駭奔告張夜色已昏計力俱盡舉家號哭莫知所爲及曉則大發人徒求骸骨於山野間週迴遠近曾無蹤跡是夕之前夜越客行舟去郡三二十里尚未知其妻之爲虎暴乃召僕夫十數輩登岸徐行其船亦隨焉不二三里遇水次板屋屋內有楊因掃拂即之越爲僕從羅列於前後俄聞有物來自

林木之間衆乃靜伺微月之下忽見猛虎負一物至衆皆惶撓則共闕喝之仍大擊板屋并物其虎徐行尋俯於板屋側留下所負物遂入山間共窺看云是人尚有餘喘越客即令舁之登舟因促使解纜然後船中燃燭熟視乃是十六七美女人也容貌衣服固非村間之所

有越客深異之則遣群婢看眇雖髮髻披散衣服破裂而身膚無少損群婢漸以湯飲灌之即能微微入口久之神氣安集俄復開目與之言語莫肯應夜久即有自郡至者皆云張尚書次女昨夜遊園爲暴虎所食至今求其殘骸未獲聞者遂以告於越客即遣群婢具以此

詢德客因號啼不止越客既登舺遂以其事列於鎬鎬凌晨躍馬而至既悲且喜遂與同歸而婚媾果諧其期自是黔峽往往建虎媒之祠焉

述異記

滄州饒安縣有人野行爲虎所逐既及伸其左足視之有大竹刺貫其臂虎俯伏貽耳若請去之其人爲拔之虎甚悅宛轉搖尾隨其人至家乃去是夜投一鹿於庭如此歲餘技野豕麋月月不絕或野外逢之則隨行其人家漸豐因潔其衣服虎後見改服不識遂嚙殺之家

人收葬已虎復來其家母罵之曰吾子爲汝去刺不知報德反見殺傷今更來吾舍豈不愧乎虎羞慚而出然

數日常傍其人既不見後知其誤殺乃號呼甚悲因入至庭前奮躍折脊而死見者咸異之

宋范文穆公愛談虎事嘗構一軒榜曰說虎子齋居無事客有談及此者因舉舊聞一二以資博識虎類能識人氣未至百步輒伏而嗥聲震山谷須臾奮躍搏人人有勇者不爲之動虎止而坐逡巡弭耳而去又虎骨甚異雖咫尺淺草能身伏身露其虬然作聲則鬼然大矣又虎不食小兒兒癡不知虎之可懼故不得而食兼不食醉人必坐守以俟其醒非俟其醒俟其懼也又人或懼虎口其神魂被虎所役往往爲之前導今之人凡死

於虎者衣服巾履皆列置於地非虎之威能使之自解是鬼之爲也又虎飢則兼啖果實不特獸也凡食男子必自勢起婦人必自乳起惟不食婦人之陰或遇之者當作勢與之敵而屢退引至曲路即可避去蓋虎不行曲路故也又虎食犬則醉犬虎之酒也

百家名書

明洪武時天長縣牧奏本縣民人戴某朝出其妻牧牛於野平昔養犬隨之至是俄而入草莽不出戴氏之妻牽牛尋之未百步見虎據叢而食之虎見人至棄犬趨人而妻爲虎搏矣牛見主有難忿然而前虎乃釋人而應牛二物交加嗥吼而弄爪牙者虎側二角而奔擊者

牛不逾時而虎負牛勝人難消矣因是朝廷賜一牛以代前牛力耕待其自終

本集

宋某者身小而勇健善手搏以便捷取勝吳下目爲小虎自言遇灌口二郎授以法 文皇時外國進長人曰海衰臂力絕倫 詔募能制之者或以小虎薦 召見令與角技 上臨觀焉海衰身長踰丈聲鳴如鍾伏下見者皆辟易顧小虎眇然一夫耳海衰固弱視之前提其髻去地數尺曰爾欲何等死小虎佯作啞嚶狀曰任公死生乘其不意徑捉其腎囊力粹之海衰不勝痛偃於地爲小虎拳蹴至死上喜厚賞之

枝山野記

鴻書

卷九十九

人

狼狽 犀 象 熊 麝 鹿

狼狽是兩物狽前足絕短每行常駕兩狼狽失狼則不能動故世言事乖者稱狼狽 國憲家猷 狼腸直故作聲諸竅皆沸邊庭侯望燒狼烟以其直上風吹不斜今馬之駿者溺皆射前足

全雅

東海蔣潛嘗至某縣見林下踣一屍已臭爛烏來食之輒見一小兒長三尺許來驅烏乃起如此非一潛異之乃就着之見死人頭上著通天犀導價數萬錢乃拔取之既去衆鳥爭集無復驅者潛後以此導上晉武陵王王薨以視衆僧王武剛以九萬錢買之後落褚太宰

處褚以餉齊故丞相豫章王王死後內人江夫人遂斷以爲釵每夜輒見一兒繞床頭啼叫云何爲見屠割必當相報終不獨受在酷江夫人惡之月餘薨 續齊諧記 始興郡陽山縣人行田忽一象以鼻卷之遙入深山見一象脚有巨刺此人牽挽得出病者即起載人入一紆紕地以鼻掘出數條長牙送還原處本境苗稼常爲象所困其象俗呼大客因語曰我田稼在此恒爲大客所犯若念我者勿見侵便覺躑躅如有馴解於是一家安業絕無其患

湘中記

鴻書

卷九十九

九

鳥獸

林邑人殺象象怒布陣以聞之人登樹取衣掛樹枝緣它樹而走象見衣以爲人存以鼻汲水灌樹且倒不見人怒踏碎其衣而去

安南志

晉昇平中有人入山射鹿忽墮一坎窅然洞絕內有數頭熊子須臾有一大熊來瞪視此人人謂必害已良久出蔽果分與諸子末一分置此人前人飢甚冒死取啖之既而轉相狎習熊母每旦出覓果食還輒分食此人賴以延命熊子後大其母一一負之而出子既盡人分死坎中熊母尋復入坐人傍人解其意便抱熊脚於是躍出竟得無他

搜神記

唐寧王嘗獵于鄆縣界草中得一櫃發之乃一少女也

自言姓莫氏庄居昨夜遇賊劫至此賊中二人是僧王命載以後乘時方獲一生熊置櫃中如舊鎖之時上方求極色王即日表上之具其由今充才人經三日京兆奏鄠縣食店有僧賃店作法事惟昇一櫃入店中夜久脇膊有聲店人怪其日出不敢門徹戶視之有熊衝人走出二僧已死骸骨悉露上知之大笑曰寧哥大能處置此僧

酉陽雜俎

慎微曰楊億談苑云商汝山中多麝遺糞常在一處不移人以是獲之其性絕愛其膾為人逐急即投巖舉爪剔裂其香就繫而死猶拱四足保其膾

釋史

鴻書

卷九十

十

鴻書

鹿性警群居則環其角圓圍如陣以防人物之害軍中寨柵埋樹木外向亦名曰鹿角○胡居士云鹿性驚烈多別良草恒食九物餘則不嘗群處必依山岡產歸下澤享神用其肉者以其性烈清淨故也凡餌藥者勿食鹿肉服藥必不得力以鹿嘗啖解毒之草是故能制毒散諸藥也九草者葛葉及花鹿蕙鹿藥白蒿水芹甘草齊頭蒿山耳薺茺

書蕉

漢成帝末年官中雨一蒼鹿殺而食之其味甚美

述異記

漢楚元王出獵群鹿趨山背王引兵逐之鹿脂大谷王

以兵塞之詰朝欲盡其類既曉兵合一巨鹿突圍跪請曰我鹿首也為王見逐逃無地然古者不掩群故仁及獸鹿與人雖異其惜命則一吾願日輸一鹿使王庖不虛吾類亦得蕃息何如王乃擲弓曰汝鹿王也知愛汝民乃下令殺鹿者與殺人罪同後吳侵楚萬鹿乘月黑奔吳軍若萬馬聲吳軍驚遁鹿王因見楚王叙其報恩曲折楚王愧感為鹿王立廟

漢事

牛羊

瓊州不產驢馬人多騎黃牛亦飾以鞍轡加之銜勒可騎者皆自小習其步履亦甚穩快者

嶺表錄異

鴻書

卷九十

十

鴻書

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于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蹄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其蹄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蹄

論衡

荀晞為兖州鎮幕得大月支及西域胡有牛曰及牛今日割取其肉三四斤明日則肉瘡平愈矣又去京師五百里地出雙筋牛能日行千里常旦發書寄珍食都邑五百里一更始竟答書還乃殺其牛視惟雙筋如小竹大自頭夾脊着肉裡故外不覺

志怪

長沙西南有金牛岩漢武時有一田父牽赤牛告漁人欲渡江漁人云船小豈勝得牛田父曰但相客不重君

船於是人牛俱上及半江牛糞於船田父曰以此相贈
既渡漁人怒其汚船以撓撥糞棄水欲盡方覺是金訝
其神異乃躡之但見人牛入嶺隨至而掘之真能及也
今掘處猶存 湘中記

建昌控霍鄉有汝嶺絕高從顛至麓且十里民居於嶺
西者蓄一水牛甚大每旦牧於嶺下至暮歸淳熙己亥
冬忽失所在遍索不得意爲盜所竊聞於保伍后三日
有樵夫曰爾牛過嶺正見牛倚石崖下臨虎虎作勢相
拒越衆莫敢逼奮刃直前將刺虎則牛虎皆已立死時
方盛寒故僵而不仆民與二子還屠剥之視其內虎無

鴻書

卷九

主

鴻書

它異獨牛之心膽皆已裂蓋雖力可格虎而振懼至是
云 夷堅志

萬曆二十四年正月瀘州張四兒家訟于州稱四兒業
屠牛衛軍馬洋回回種也性亦嗜食牛自鄉牽牛赴州
至大渡口登舟牽繩忽斷牛奔入市過四兒家四兒恃
力直前縛之不能制大懼奔入一店中牛亦追入店四
兒登樓牛亦登樓觸四兒腸出死牛下樓復轉入一巷
中覓一牛肉肆適其主他出盡毀其家器業始徐徐出
郊聞之客店樓小梯狹而牛上下無礙其事甚怪
唐餘錄倪若水積書萬卷聽人質問凡借書者先投束

修羊 唐書

竇儼嘗病目幾喪明得良醫希之勸令頻食羊眼儼遂
終身食之其家名雙量羨世人有呼爲學士羹者 清異錄

馬騾驢

秣馬之法必視其齒歷勞逸而調息之馬四年而兩齒
五年而四齒六年而六齒成矣七年而右一齒缺八年
而上下兩邊各一齒缺九年而上下盡缺十年而下兩
齒齟十一年而下四齒齟十二年盡齟十七年上四齒
齟十八年盡齟十九年上兩齒平二十年上四齒平年

鴻書

卷九

主

鴻書

之長少惟馬齒最準故人自謙曰犬馬之齒長矣 國憲家猷

驥服鹽車上太行漉汗灑地白汗交流中坂遷延負轅
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幕之驥於
是俯而噴仰而鳴聲造於天忻伯樂之知己也 初潭集
光化縣東五里有石窟漢時有馬數百匹從此窟出形
小似巴滇馬三國時吳陸遜攻襄陽又值此穴有馬數
十匹出遜載還建業蜀使來有兵家滇池者識其馬色
云化父所乘對之流涕 名山記

王良問伯樂曰相馬可得聞乎答曰馬頭爲王欲方目

爲丞欲明脊爲將軍欲強腹爲城郭欲張四下爲令欲
長汗溝數欲小如斬竹口中色如日月光者行千里口
中有黑者曰啣烏短壽白頰入口名梅鴈一名的盧國

憲家歎

張飛有馬號烏追時歌曰人中有張飛馬中有烏追○
呂布常有馬號赤兔謂曰人中有呂布馬中有赤兔

隋文帝時大宛國獻千里馬駿曳地號曰獅子驄上置
之馬群陸梁人莫能制郎將裴仁基曰臣能制之遂擐
袂向前去十餘步踴身騰上一手撮耳一手握目馬戰
不敢動乃跨乘之朝發西京暮至東洛隋末不知所在

鴻書

卷九十一

七

馬

唐文皇勅訪之同州刺史宇文士及得於朝邑市趙家
挽磴驥尾焦禿皮肉穿穴及見之悲泣帝自出長樂坡
馬到新豐向西鳴躍帝甚喜齒口並平飼以鍾乳仍生
五駒皆千里足也後不知所在朝野僉載

昔慕容廆有駿馬赭白有奇相逸力至雋光壽元年四
十九矣而駿逸不虧雋奇之比鮑氏驄命鑄銅以圖其
像親爲銘鑄鐫頌其傍像成而馬死矣北史

廣漢陽翁偉能聽識鳥獸之音乘蹇馬之野田間有放
馬者相去數里鳴聲相聞翁偉謂其御曰彼放馬目眇
其御曰何以知之曰罵此轅中蹇馬蹇馬亦罵之曰眇

馬御者不信往視之馬目果眇論衡

李南乘赤馬行道逢他人乘白馬白馬先鳴而南赤馬
應之南謂從者曰彼馬言汝當見一黃馬左目盲者是
吾子可爲使駛行相及從者不信行二里所果逢黃馬
而左目盲南馬先鳴而黃馬應之果向白馬子也抱朴子

鮑子都舉上計道遇一書生卒得心痛疾子都下車爲
按摩奄忽遂卒不知姓字有馬一匹素書一卷銀十餅
子都賣一餅以資殯殮餘以枕之并素書埋之騶馬相
隨至京師到一關內侯家侯家恠之曰君何以致此馬

鴻書

卷九十一

七

馬

子都說此侯驚駭曰此吾兒也即迎喪開視銀書如其
言乃薦子都辟公府至司隸子都好乘驄子永孫昱俱
爲司隸皆復乘驄故京師歌之曰鮑氏驄三人司隸再
入公馬雖瘦行步工六帖

李克用攻王鎔於鎮州以十餘騎渡漳沱覘敵遇大雨
平地水深數尺鎮人襲之克用匿林中禱其馬曰吾世
有大原者馬不嘶馬偶不嘶以免史編

唐太宗舞馬四百蹄分爲左右部有名曰某家驕其曲
曰傾盃樂皆衣以錦綉絡以金銀每樂作奮首鼓尾縱
橫應節開元遺事

其一曰拳毛騶黃馬黑喙平劉黑闥時所乘前中六箭背三箭贊曰月精按轡天駟橫行弧矢載戢氛埃廓清其二曰什伐赤純赤色平世充建德時乘前中四箭背其一箭贊曰渥澗未靜斧鉞伸威朱汗騁足青旌凱歸其三曰白蹄烏純黑色四蹄俱白平薛仁果時所乘贊曰倚天長劒追風駿足聲轡平龍回鞍定蜀其四曰特勒驃黃白色喙微黑色平宋金剛時所乘贊曰應策騰空承聲冲漢入險摧敵乘危濟難其五曰颯路紫騮騶平東都時所乘前中一箭贊曰紫騮超躍骨騰神駿氣警三川威凌八陣其六曰青驪蒼白雜色平實建德時

鴻書

卷九十一

宋

馬

所乘前中五箭贊曰足輕雪影神發天機策茲飛練定我戎衣

六馬圖贊

吉頊與武懿宗爭趙州功太后不說它日頊奏事太后曰太宗有馬名獅子肥逸無能調馭者朕爲宮女侍側言于太宗曰妾能制之然須三物一鉄鞭二鉄撻三七首鐵鞭擊之不服則以撻撻其首又不服則以七首斷其喉太宗壯朕之志今日卿豈足汚朕七首耶頊惶懼流汗拜服求生乃止

通鑑

宋沈攸之爲荊州刺史廐中有群馬每夜輒騰擲驚嘶攸之令人于櫪邊伺之見一白駒以繩縛腹超軼如飛

掩之不及視廐道闔縱入閣內問內人惟愛妾馮月華臂上玉馬以綠繩穿之臥輒置枕下夜或失所在旦則如故視其蹄果有泥跡攸之亡不知所往

諸官故事

宋王夔齊公禎通判夔州時石和尚流劫入夔同知王受牒捕賊性險猾故託疾不敢出公忿忿面數之即日勒民兵與賊戰公陷圍中賊欲降之公大奮罵賊怒斷其喉自死所至府三百餘里馬奔歸毛鼠盡赤衆始駭公已死家人盡售行李與馬爲資歸其喪王得馬不償直夜半馬哀鳴特異王命秣者加莖豆不爲止自起視攪馬驟前齧其項王仆地不省翌日嘔血數升死

宋史

鴻書

卷九十一

宋

馬

岳武穆嘗入見帝從容問曰卿得良馬不武穆答曰臣有二馬日啖芻豆數斗飲泉一斛然非精潔即不受介而馳初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褫鞍甲而不息不汗此其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遠之材也不幸相繼以死今所乘者日不過數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踴躍疾驅甫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斃然此其寡取易盈好逞易窮爲鈍之材也帝稱善曰卿乃議論極進

綱目

國朝劉馬太監從西番得一黑驢進上能一日千里又善聞虎上取虎城牝虎與聞一蹄而虎斃又聞牡虎三

蹄而虎斃後取聞獅被獅拆其脊劉大勸蓋龍種也

王粲好驢家畜數頭其價有至百金者其一曰落斂其

二曰遠游其三曰驚羽其四曰白鳳其五曰臨江其六

曰上雲其七曰奔濤其八曰飛星

下帷短牒

唐咸通中以進士車服僭差不許乘馬時塲中不減千

人雖勢可熱手亦皆騎驢或嘲之曰今年救下盡騎驢

短袖長鞦滿九衢清瘦兒郎猶自可就中愁殺鄭昌圖

據言

吳元濟叛其將有董重質者守泗曲其部下乘驪即戰

號驪子都尉竄為悍官軍恒警備之

湘中記

鴻書

卷九十

大

鳥獸

劉氏鴻書卷九十終

第九十一卷

鳥獸部

犬 豕

白犬虎文

此犬人性

妖犬

李邕

豕仙

微猪

豕語

飼子

俗好猪

猪精

猫 鼠

獺

鼠 鼠

猫出西方

為鼠扼喉

猫王

水鼠

啮鞍

驢鼠

鴻書

卷九十一目錄

上鼠

鼠報

鼠賀

木獺

狐

淫狐

貞狐

義狐

妖狐

殿狐

幻狐

猿 猴

猱 狸

兔

山公

猴神

猴智

賜緋

瘳猿

囊語

打兔

雜獸

侯
俞兒
無支祁

懶婦
渾沌

野婆
黃腰獸

卷九十一目錄終

湯書

卷九十一目錄

二

劉氏鴻書卷九十一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鳥獸部三

太史湯賓尹 刪正

犬豕

白犬虎文南斗君畜之致萬石也黑犬白耳者大王犬也畜之令人富貴白犬黃頭家大吉黃犬白尾代有官黑犬前兩足白者宜子孫黃犬前兩足白者利人五行書裴令公度性好養犬凡所宿設燕會處悉領之所食物餘者便和枕與犬食時子壻李甲見之數諫令公曰人與犬類何惡之甚犬正食見李諫乃棄食以目視李而

湯書

卷九十一

十

鳥獸部

去裴令曰此犬人性必讐於子竊慮之李以為戲言將欲午寢其犬乃蹲而向李李見之乃疑犬讐之犬見未寢又出其戶李見犬去後乃以巾櫛安枕多排衣服以被覆之其狀如人寢李乃藏於異處視之遂巡犬入其戶將謂李已睡乃跳上寢床當喉而嚙嚙訖知謬犬乃下床憤跳號吠而歎集異記

唐貞元中有大理評事韓生者僑居西河郡南有一馬甚豪駿嘗一日清晨忽委首於櫪汗而且喘若涉遠而殆者圉人怪之且白於韓生韓生怒曰若盜馬夜出使吾馬力殆誰之罪耶乃令朴焉圉人無辭遂受朴至明

日其馬又汗而喘圉人異之是夕竊臥廐舍乃於隙中窺之忽見韓生所畜黑犬至廐中且嘯且躍俄化爲一大人衣冠甚黑既挾鞍致馬上駕而去門垣甚高其黑衣人以鞭擊馬躍而過黑衣者乘馬而去逮來廐下馬解鞍其黑衣人又嘯躍還化爲大圉人驚異不敢洩於人後一夕黑犬又駕馬而去及曉方歸圉人因尋馬蹤以天雨新霽歷歷可辨直至南十餘里一古墓前馬跡方絕圉人乃結茅齋於墓側來夕先止於齋中以伺之夜將分黑衣人果駕馬而來下馬繫於野樹其人入墓與數輩言笑極歡圉人在茅齋中俯而聽之不敢動近

鴻書

卷九十一

七

鳥獸

食頃黑衣人告去數輩送出墓至於野有一褐衣者顧謂黑衣人曰韓氏名籍安在黑衣人曰已收在擣練石下吾子無以憂褐衣者曰無輕洩洩吾屬不全矣黑衣人曰謹受教褐衣人曰韓氏稚童有名乎曰未也吾伺有字卽編於名籍不敢忘褐衣者明夕再來當得笑語而黑衣摧去及曉圉人歸遂以其事密告於韓生生卽命以肉誘其犬犬卽至因以繩繫乃次所聞遂窮擣練石下果得一軸書具載韓氏妻子兄弟家僮名氏紀莫不具蓋所謂韓氏名籍也有子生一月矣獨此子不書所謂稚兒未字也韓生大異致犬於庭鞭而殺之熟其

肉以食家僮已而率隣居子千餘輩執弧矢兵仗至郡南古墓前發其墓中有數犬毛狀皆異盡殺之歸唐紹紉通悟知前生事未嘗言於人雖妻子亦不知之也後爲給事中同里有郎中李邈者紹休沐日多召邈與之言笑情好甚篤或時爲具饌中堂偶食郎中亦不知其所謂其妻詰紹曰君有盛名李邈非類君亟與之狎竊爲君不取紹默然曰非子所知也至唐開元初驪山講武紹時攝禮部尚書玄宗援桴擊鼓時未三合兵部尚書郭元振遽令紹奏畢神武赫怒將斬元振張說奏元振於社稷有保護大功合赦殊死遂釋元振而斬

鴻書

卷九十一

三

鳥獸

紹先是一日紹謂妻子曰吾善李邈須臾而言今日至矣吾自幼卽具前生事明日講武吾其不免吾前世爲某氏女旣笄適灞陵王氏子爲妻姑待吾甚嚴年十七冬至前一日姑令吾縫羅裙遲明服以待客吾臨燈運針夜分不息忽一犬衝扉入房觸燈油什裙上吾且懼且恨因叱犬犬走突扉而扉反闔犬周章却伏牀下吾復照燭將理裙汗而狼藉殆遍吾懼姑深責且恨犬之觸燈遂以剪刀刺犬偶中其頸而剪一股亦折吾復以一股重刺之俄而犬斃詰朝持裙白姑姑方責罵而吾於床下引斃犬陳於姑前始解吾年十九卒遂生此往

者斃犬乃今李邈也吾明日之死蓋緣報也行戮者必
李邈乎報應常理汝無駭焉及翼日講武坐誤就戮果
李邈執刀初一刀不殊而刀折易刀再舉乃絕焉問羊
朔人獻燕昭王以大豕曰非大豕不居非大食不餐今
百二十年矣人謂豕仙王乃命豕宰養之如不勝其體
燕相曰奚不烹之王命宰夫膳之夜見夢於燕相曰造
化勞我以豕形食我以人穢吾患其生久矣今仗君之
靈得化吾生始得為魯津之伯時燕相遊魯津有赤繩
捧璋以報

鴻書

卷九十一

四

孫

推與之後數日亡猪搯猪還微叩首自責微又厚謝之

並別傳

隋開皇末渭南有人寄宿他舍夜聞二豕對話其一曰
歲將盡阿爺明日殺我供歲何處避之一答曰可向水
北姊家因相隨去天曉主人覓豕不得宿客言狀主人
如其所言得豕其後蜀王秀得罪文帝將殺之平樂公
主救之得全集異志

咸通初有渤海僧隆多羅者寓於西明精舍能通鳥獸
之言一日秋暑方炎與朝客數人將納涼於城西別墅
路逢牝豕引諸猪而行略略有聲一朝士戲云猪有語

否僧曰巨疑顧諸雛云行行向前樹陰下吃妳料其不
遠當遇官槐而止且飼羣子矣俱之果然關史

挹婁在扶餘冬地寒甚穴居九梯俗好養猪食其肉衣
其皮內猪脂塗身厚數分以禦寒夏則裸袒而已魏志
岳飛門僧惠清言岳微時居相臺為市遊微有舒翁者
善相術見岳必烹茶設饌嘗密謂之曰君乃猪精也精
靈在人間必有異事他日必為朝廷握十萬之師建功
立業位至三公然猪之為物未有善終必為人屠宰君
如得志宜早退步岳笑不以為然後秦檜下岳於大理
獄周三畏鞠之遇夜周往間行至鞠所一夕月微明見

鴻書

卷九十一

五

鳥獸

古木下一物似豕而角周疑惑却步此物徐行入獄旁
小祠而隱經數夕復往月甚明又見前怪首上有片紙
書發字夷堅志

貓鼠獺附鼯鼠

中國無貓種出於西方天竺國不受中國之氣鼻頭常
冷惟夏至一日燠猫然不埋在土樹於樹上釋氏因鼠
咬侵壞佛經唐三藏往西方取經帶歸養之乃遺種也
玉屑

高宗廢王后及蕭姊蕭馬曰阿武狐媚翻覆至此百十
願生得一日為猫阿武為鼠吾扼其喉以報今日即足

矣武后聞之不說約六官不許畜猫舊唐故事

景泰初西番使臣入貢一猫道經陝西莊浪驛時福建布政使朱彰謫為驛丞彰館其使問猫何異而上貢使臣云欲知其異今夕請試之其猫盛單於鐵籠納着空屋內明日起視有數十鼠伏籠外盡歿使臣云此猫所在雖數里外鼠皆來伏歿蓋猫之王也華夷考

北方層冰萬里厚百丈有磳鼠在冰下土中行如鼠食草木肉重千斤可以作脯食之已熟其皮可以蒙鼓聲聞千里神異經

魏鄧王公子蒼舒早慧時軍國多事用刑嚴太祖馬鞍

鴻書

卷九十一

木

鳥獸

在庫為鼠所噬庫吏懼罪必歿議欲面縛首罪猶慮不免冲謂曰待三日中然後自首冲於是刀穿單衣如鼠噬者繆為失意貌有愁色太祖問之冲對曰世俗以為鼠噬衣者其主不吉今衣見噬是以憂戚太祖曰此妄言耳無所苦也俄而庫吏以噬鞍問太祖笑曰兒衣在側尚噬况馬鞍懸柱乎一無所問魏志

晉宣城有一物大如水牛灰色庫脚類象胸前尾上皆白斥力而遲鈍到城下郭璞筮之名之曰驢鼠宣州志

宋南譙王劉義宣鎮荊州府吏蔡鐵善卜宣射得一白

鼠置函中乃召鐵使卜之鐵兆成笑曰兌色之鼠背明

戶彎弧射之絕左股鼠孕三雄而兩雌若不見信剖腹而立知公乃使剖鼠腹皆如鐵言即賜錢一萬述異記

寶應中有李氏家於洛陽不畜猫者三世忽一日李氏大集親友會食私堂既坐而門外有數百鼠俱人立以前足相鼓如其喜狀家僮驚乃空堂縱觀人去且盡堂忽摧圯其家無一傷者宣室志

嘗有人於庭前溝口獨見一鼠對面拱立心雖不以為怪亦謂頗奇因向之曰爾亦泰來之賀耶其鼠復如揖拜之狀而去其人晚年家轉蕃富至老康健壽享八十

鴻書

卷九十一

木

鳥獸

九歲可謂吉慶矣禱書中曾見此說名曰狼恭鼠拱主大吉慶自是陰德致然百家名書

楚廖光圖與伊岳道士伊用昌為林泉之交母病思鱸屬江水夏漲魚不可得用昌探懷得一木獺長三寸許再三祝之投於江中須臾波浪沸遂擒一巨鱗出獺着魚背堅不可脫用昌舉之木獺耳因取鱸母愈九國志

狐

吳郡顧旃獵至一岡忽聞人語聲云咄咄今年衰乃與眾尋覓岡頂有一窠是古時冢見一老狐蹲冢上前有一卷簿書老狐對書屈指有所計校乃指犬咋殺之取

視簿書悉是姦人女名已經姦者乃以朱鈎所疏名有百數旃女正在簿次

搜神記

鄭生之婦任氏色絕美鄭生依於王家其家甚富一日俟生他出至其室強逼之任氏力拒不能脫乃歎曰鄭郎可哀也問其故答曰彼不能庇一婦人託君門下致褻慢至此苟糟糠自足當不至是乃止數月生携任氏出郊外遇獵者牽犬而過任氏見犬忽墮馬化爲狐歎曰妖魅惑人自古有之而能以節自持者世所罕一僧素無賴聞黃精能駐年欲試其驗置黃精於枯井誘人入井覆以磨磐其人在井惶迫無計忽一狐臨井

鴻書

卷九十一

九

鴻書

語其人曰君無憂當教汝術我狐之通天者穴於塚上臥其下目注穴中久之則飛君其注視磨磐之孔乎吾昔爲獵夫所獲賴君贖命故報君恩耳幸母忽也人用其計旬餘從井飛出僧大喜以爲黃精之驗乃負黃精入井約一月開至期視之則死矣僧不知狐力也

王氏彙苑

杭州王生者建中初辭親之上國將投於親知求一官耳行至圃田下道尋訪外家舊莊日晚栢林中見二野狐倚樹如人立手執一黃紙文書相對言笑倘若無人叱之不爲變動生乃取彈因引滿彈之且中其執書者

之目二狐遺書而走王生遂往得其書紙文字類梵書莫可辨識遂絨書袋中而去其夕宿前店因話於主人方訝其事忽有一人携裝來宿眼疾之甚若不可忍而語言分明聞王之言曰大是異事如何得見其書王生方將出書主人見患眼者一尾垂下牀因謂生曰此狐也王生遂收書於懷中以手摸刀逐之則化爲狐而走一更後復有人扣門王生心動曰此度更來當以刀箭敵汝矣其人隔門曰爾若不還我文書後無悔矣自是更無消息王生秘其書絨膝甚密行至都下以求官伺謁期方賒緩卽乃典貼田園卜居近坊爲生生之計月

鴻書

卷九十一

九

鴻書

餘有一僮自杭州至縵裳入門持授其母之手字則生已丁家難矣王生乃盡貨田宅不候善價得其資備塗芻之禮無所欠少旣而復藍舁東下以迎靈輦及至揚州遙見一船子上有數人皆喜笑歌唱漸近視之則皆其家人也須臾又有小弟妹褰簾而出皆綵服笑語驚怪之際船上驚呼曰郎君來矣是何服飾之異也王生潛令人問之乃聞其母驚出生遂毀其縵經行拜而前母迎而問之其母駭曰安得此理王生乃出母送遺書乃一張空紙耳又曰吾所以來此者前得汝書云得一官令吾盡貨江東之產爲入京之計今無可歸矣及母

出王生所寄之書又一空紙耳王生因鳩集餘資且往江東所有十無一二纔得數間屋僅以庇風雨而已有弟一人別且數歲一旦忽至見其道敗落因徵其由王生具話本末又述妖狐事曰但應以此爲禍耳因出書示之其弟纔執書退而置於懷中曰今日還我天書言畢乃化作一狐而去

靈怪錄

元主至正二十四年集三宮后妃太子同議避兵北行遲明羣臣會議端明殿及開門忽有二狐自殿出元主見而歎曰宮禁嚴密此何得至此殆天所以告朕朕其可畱哉豈可復作微欽衡壁求活左丞相失烈門知樞

鴻書

卷九十一

十

鳥獸

密事黑厮等皆勸固守京城不聽卽命准王帖木兒不花監國丞相慶童同留守燕京夜半遂開建德門北去如上都

皇明通紀

天順甲申歲浙人盧金蔣常往來湖湘間販易麻豆館於漢陽之洗馬口時宅傍有馬姓者一女年十八美姿容勤女工自幼謹婉有聲漢陽衛府及武昌求聘者紛紜父母因無子未許蔣生年幼見而悅之一日朗吟曰丹桂花開月有光不能採摘只聞香高唐無夢巫山杳孤館蕭蕭空斷腸是夕聞扣門聲蔣生執燭開門乃見牕下之女曰適見閣下有顧盼之意是以背父母私就

君子莫棄醜陋願效文君蔣喜不自勝以爲真有此情愈加持重東隣皆喜少年謹厚是後夜夜往來蔣生漸無精采茶飯減進盧生問病之根由但以思父母爲對服藥求神一無應驗一日盧諭以鬼神不測之言蔣生病篤亦自恐又見馬家之女所見不似乎有情乃道其詳盧曰果謬矣今夕來否蔣曰來盧以倉布裹芝麻二升與生曰來則以此物與之是夕女果來蔣生始疑懼將前物以贈女謂之曰我病着題目了汝且回女亦感傷涕泗不肯去蔣懼呼盧女恐盧識拭淚而去次早步芝麻而行至大別山後一石洞邊見一狐人首畜身軒

鴻書

卷九十一

十

鳥獸

睡正濃生呼云幾被你殺我其物醒而負愧謂生曰今日被你識破我必有以相報乃入洞取草三束授生曰汝將一束煎湯自洗其病卽愈一束撒在馬家屋上其家女卽生癩風人不堪近醫不能救汝令人求之自醫將此第三束草煎湯洗之則復如舊與君偕老無恙故此相報耳勿以我之故告同舍郎我與郎君共枕席十三餘月乃宿緣不偶然夫妻情意不可相忘言訖淚下如雨生亦念其舊不忍加害乃與之別至館匿不言其夜生以草水洗之不二日疾果瘳乃暗以次束撒馬家房上其女果生癩皮癢膿出時天炎熱穢氣觸人醫術

不能療父母不能近求其速死而不得欲投之於江而不忍蔣生乃懇媼媒求之其家以爲謬也曰聽之至次日蔣生塞鼻自背過街行者皆掩鼻其夜生煎湯以洗之二三日間瘡口漸愈四五日瘡殼剝落七八日起床行履未及半月言笑容顏如舊父母始悔異之已無及耳

廣黠異編

猿 猴 獼 狌 猩 猩 兔

按猿卽猴之大者王績遊嵩山石室月夜見一胡鬚白眉老者自稱山公與績談論績疑其怪取鏡照之奔出化猿而歎○猿臂可爲笛吹之其聲圓如竹

酉陽雜俎

鴻書

卷九十一

幸

鳥獸

吳縣民汪鳳盛忠宅在通津甚凶邑胥張勵見有青氣胤天謂爲寶藏乃以百緡得之遂令掘發得一釜銅盤覆焉勵繞揭起忽有大猴跳出莫知所詣因視釜中乃有石銘云禎明元年七月十五日茅山道士鮑知遠囚猴神於此有發者發後十二年胡兵大擾六合煙塵而發者當族滅禎明陳后主叔寶年號也勵以天寶十二年發五十四年終祿山起戎自是周年勵家滅矣

廣異記

唐大曆中有猴數百集古田杉林古里人欲伐木殺之中一老猴忽躍出鄰近一家縱火焚屋里人懼走救火

於是羣猴遂脫去其狡智甚哉

汀州志

唐昭宗播遷隨駕有弄猴能隨班起居昭宗賜以緋袍號供奉又謂之猴部頭羅隱詩何如學取孫供奉一笑君王便着緋是也朱梁篡位取猴令殿下起居猴望見全忠徑趨而前跳躍奮擊

幕府燕閒錄

安康伶人刁俊朝其妻已嫗項瘻初微若雞卵漸巨如三四升甌益積五年大如數斛之鼎重不能行其中有琴瑟笙磬填篪之響細而聽之音律泠泠積數年瘻外生小穴如針芒者不知幾億每天欲雨則穴中吹白煙霏霏如絲縷漸高布散結爲屯雲雨則立降其家少長

鴻書

卷九十一

幸

鳥獸

懼之咸請遠送巖穴俊朝戀不能已因謂妻曰吾迫以衆議將不能庇於仇儷送君於無人之境何如妻曰吾此疾誠可憎惡送之亦必折之亦必折之亦必折之亦必折之看有何物俊朝卽磨淬利刃揮挑將及妻前瘻中軒然有聲遂四分披裂有一大獼跳躍而去卽以帛絮裹之雖瘻疾頓愈而冥然大漸矣明日有黃冠扣門曰吾瘻中之獼也本獼猴之精解致風雨向與漢江老蛟往還常覆舟以求食昨因太乙誅蛟搜索黨與故借君夫人螭蟾之領以匿性命雖分不相干然爲累亦甚矣今於鳳凰山神處求得少許靈膏請君塗之幸甚立愈俊朝

如其言隨手瘡合因留黃冠烹雞設食黃酒欲飲黃冠因轉喉高歌又爲絲匏瓊玉之音罔不鏗鏘可愛既而辭去莫知所詣時大定中也 廣龜異編

漢黃霸爲封溪令部人陳廉携酒并猩猩以獻霸問曰何物人未及應囊中語曰斗酒并僕耳霸以其物有靈開囊放之猩猩悲啼而去 獨異志

周文王被紂囚於羑里七年其子伯益考往視父與紂圍棋不遜紂王殺益考以爲醢令人送文王食命曰待食完而後言文王號泣而吐之盡變爲野兔而去俗云醉酒而嘔謂之打兔 玉屑

鴻書

卷九十一

十

鳥獸

懶婦 野婆 兪兒 渾沌 無支祁

諸葛恪爲丹陽守出獵兩山之間有物如小兒伸手欲引人恪令伸之引去故地卽叅佐問其故恪曰此事在白澤圖曰兩山之間精如小兒見人則伸手欲引人名曰侯引去故地則死無謂神明而異之 山海經

昔有懶婦睡機上姑怒之遂走投水化爲此獸一枚可得脂三四斛燃之照紡績則暗照歌舞則明習懶之性不革也今安平七源等州峒俱有狀如山猪而小喜食苗田夫以杼軸之類掛於田頭則不敢復近 南越志
南丹獸名黃髮推髻跣足鰥形儼然一媼也其羣皆雌

無匹偶上下山谷如飛自腰以下有皮蓋膝每遇男子必負去求合喜盜人子女復至其家窺伺之其家知爲所盜大罵則挾以還之嘗爲健夫所殺至死以手護腰間剖之得印方寸瑩若蒼玉字類符篆不可識蓋自然之文也 靈苑

崑崙西有獸其狀如犬兩目而不見兩耳而不聞有腹而無五臟有腸直而不旋食而徑過人有德行而往牴牾之人有凶惡而往依憑之天使其然名曰渾沌一名無耳一名無心空居無常昨尾回轉向天而笑 神異經
中和三年夏有太白山人姓王謁金州刺史崔堯封云

鴻書

卷九十一

十

鳥獸

本州直北有牛山傍有黃巢谷金桶水寇帥黃巢盜據上京僞號金統恐乘此王氣而生請掘破此山則賊當敗散堯封遂起萬役隨客掘之月餘其山後巖忽崩裂十丈中有一石桶中有一頭黃腰獸桶上有劒一口黃腰見人乃吻然數聲自撲而死堯封上其事僖宗大悅至秋巢寇果平 續皇王寶運錄

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闕然瞭然視援弓將射未敢發也謂左右曰事其不濟乎今者寡人見人長尺而具衣冠右祛而走馬前疾事其不濟乎管仲對曰臣聞登山之神有兪兒者長尺而人物具焉霸者之

君興而登山神見且走馬前疾道也祛衣視前有水也
右祛衣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從左方
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若右涉其大濟桓公
立拜管仲於馬前曰仲父之聖至若此對曰夷吾聞之
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而後知之臣非聖也善承教
也管子

唐貞元丁丑歲隴西李公佐泛瀟湘蒼梧偶遇征西從
事弘農楊衡泊舟古岸淹留佛寺江空月浮徵異話奇
楊告公佐云永泰中李湯任楚州刺史時有漁人夜釣
於龜山之下其釣因物所制不復出漁者健水疾沉於

鴻書

卷九十一

木

鳥獸

下五十丈見大鐵鑊盤繞山足尋不知極遂告湯湯命
漁人及能水者數十獲其鑊力莫能制加以牛五十餘
頭鑊乃振動稍稍就岸時無風濤驚浪翻湧觀者大駭
鑊之末見一獸狀如猿白首長髻雪牙金爪闐然上岸
高五丈許蹲踞之狀若猿猴但兩目不能開兀若昏昧
目鼻水流如泉涎沫腥穢人不可近久乃引頸伸欠雙
目忽開光彩若電顧視人焉欲發狂怒觀者奔走獸亦
徐徐引鑊拽牛入水去竟不復出時楚多知名士與湯
相顧愕愕不知其由爾乃漁者時知鑊所其獸竟不復
見公佐至元和九年春佐從太守元公錫泛洞庭登包

山宿道者周焦君廬入靈洞探仙書石穴間得古岳瀆
經第八卷文字古奇編次蠹毀不能解公佐與焦君共
詳讀之禹理水三至桐栢山驚風走雷石號木鳴五伯
擁川天老肅兵不能與禹怒曰集百靈搜索夔龍桐栢
千君長稽首請命禹因囚鴻蒙氏章商氏兜廬氏犁婁
氏乃獲淮渦水神名無支祁善應對言語辨江淮之淺
深原隰之遠近形若猿猴縮鼻高額青軀白首金目雪
牙頸伸百尺力踰九象搏擊騰蹕疾奔輕利倏忽開視
人不可近禹授之章律不能制授之烏木由不能制授
之庚辰能制之去頸鑊大索鼻穿金鈴徙淮陰之龜山

鴻書

卷九十一

木

鳥獸

之足下俾淮水永安流李湯楊衡之說與岳瀆經符
幕間談

劉氏鴻書卷九十一終

第九十二卷

鱗介部

龍

龍生九子

龍門

畫龍

白龍皮

龍水圖

奏龍

白龍

龜

蛇

三兆

龜寶

龜妖

印龜

靈蛇髻

蛇鬪

神蛇

蛇瘟

蛇妖

鴻書

卷九十二目錄

十

壁蛇

龜

鼉

附海鱗

染指

鼉虎

放龜

妖鼉

猪婆龍

巨鱗

諸魚品

海魚

魚竹魚產

魚母魚命

丙穴

池魚

畜魚

緹魚

夢魚

井魚

屋魚

魚書

魚定數

罪魚

魚泣

知更魚

蟹 蟹 螺 海鏡

腹蟹

放蟹

西湖蟹

蟹稻

不識蟹

蟛蜞

金鴈池

海鏡瑣珞

卷九十二目錄終

鴻書

卷九十二目錄

二

劉氏鴻書卷九十二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鱗介部

太史湯賓尹 刪正

龍

龍生九子蒲牢好鳴囚牛好音蚩吻好吞嘲風好險睚眦好殺戾風好文狴犴好訟狻猊好坐霸下好負重

龍門山在河東界禹鑿山斷門一里餘黃河自中流下兩岸不通車馬每暮春之際有黃鯉魚逆流而上得者便化為龍又林登曰龍門之下每歲季春有黃鯉魚自

鴻書

卷九十二

麟介

海及諸川爭來赴之一歲中登龍門者不過七十二初登龍門即有雲雨隨之天火自後燒其尾乃化為龍矣其龍水浚箭湧下流七里深三里三秦記

世俗畫龍馬首蛇尾又有三停九似之說謂自首至膊膊至腰腰至尾相停也九似者角似鹿頭似馬眼似項似蛇腹似蜃鱗似魚爪似鷹掌似虎耳似牛頭上有物如博山名尺木龍無尺水不能升天其性畏鐵又畏棟葉及五綵綿其聲如曼銅盤涎能發聚香天火與人火相反得濕而焰遇水而燭以火逐之則焰滅矣蟬史白龍皮李德裕當盛暑時時會客以金盆漬之於坐側

須臾涼若高秋類纂

南唐時有蒼頭持龍水圖來貨或得之將練為衣忽金中雲蒸起見二龍騰躍穿壁而去雲仙友議

古有秦龍氏長安有秦龍戶觀水即知龍色目有無悉知之懿皇朝上言龍池中走失兩條往開東尋訪於東都魏王池中見之取而歸闕經華州時李納為華州刺史納父名建杓與白居易相善訥為人正直聞得龍來大以為虛妄命就公府視之則於一小瓶子中倒于盆內乃二細鯪魚也訥怒目曰何以為驗其人對曰驗非難也請鑿穴寸許注水其間收鯪投水內魚倒水中相

鴻書

卷九十二

十一

麟介

趁旋轉尾觸穴四隅隨觸而陷水亦暴漲逡巡穴已數尺闊其人謠訥曰恐穴更廣即難制也遂搗入瓶中訥方奇之厚贈錢帛携歸輦下中朝故事

正德十三年五月十五日未申之間常熟縣有白龍一黑龍二自西北來天地晦冥至俞市村乘雲而下目光如炬吐火焰鱗甲頭角皆現轟雷掣電猛雨狂風居民三百餘家屋千餘間席捲而去船千餘舸墜地為齏粉瓦石梁柱樹木星散四飛驚死者三千餘人酉戌時至東海乘雲而去是夜紅雨如注五日夜乃息廣澤新編

龍蛇

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爲賢漆雕馬人對曰臧氏家有龜焉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爲一兆焉武仲立三年爲二兆焉孺子容立三年爲三兆焉馬人見之矣若三大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隱而顯其言人之過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數卜乎左傳

徐太尉彥若赴廣南將渡小海從者于淺沙中得一琉璃瓶中一龜長寸許旋轉不停而瓶項極細不知何自而入取置舟中其夕忽覺舟偏重視之則衆龜層疊就

鴻書

卷九十二

三

知

船而上其人懼而取瓶投之衆龜遂散既而話於海船胡人曰此龜寶也稀世靈物苟得而藏何慮寶藏不豐於是惋嘆不已金華子

開皇中掖庭內每夜有人來挑官人宮司以聞帝曰門禁甚嚴人何從而入當是妖精耳因戒官人曰若逢但斫之其後有物如人夜來登床官人抽刀斫之若中枯骨其物落床而走官人逐之因入池而沒明日帝令涸池得一龜徑尺餘其上有刀迹殺之遂滅隋志

孔愉字敬康嘗至吳興縣餘干亭見人籠龜于路愉求買放之於溪中龜行至水反顧愉及封此亭侯而鑄印

龜首廻屈三祝不正有似昔龜之顧靈德應感如此愉悟乃取而佩焉會稽后賢錄

甄后既入魏宮宮庭有一綠蛇口中恒有赤珠若梧子大不傷人人欲害之則不見矣每日后梳粧則盤結一髻形於后前后異之因效而爲髻巧奪天工故后髻每

日不同號爲靈蛇髻宮人擬之十不得其二採蘭雜志

吳末臨海人入山射獵爲舍住夜中一人長丈着黃衣白帶徑來謂射人曰我有讐尅明日當戰君可見助當厚相報明日食時君出溪邊敵從北來我南往白帶者我黃帶者彼射人許之明出果聞岸北有聲狀如風雨

鴻書

卷九十二

四

知

草木四靡視南亦爾唯見二大蛇長十丈於溪中相遇便相盤繞白蛇勢弱因引弓射之黃蛇死日將暮復見昨人來辭謝云住此一年獵明年去甚勿復來來必爲禍射人曰善遂停一年獵所獲甚多家至巨富數年後忽憶先所獲多乃忘前言復更往獵見先白帶人告曰我語君勿更來不能見用讐子已大今必報君非我所知射人聞之甚怖便欲走乃見三烏衣皆長八尺俱張口向之射人卽死玄惟錄

宣和間蔡州有一士人家書室中忽然見小蛇文章陸離蜿蜒几格間見人不驚畏不敢傷也每日惟已時則

見至午乃隱去日日如此士人異之因伺其至則捕之置鐵絲藍中逮午視之則堅冷化爲石矣其質巧妙天成雖鬼工不能加也明日已時則復蠕動既又復爲石而屈伸蟠結之狀日日不同士人寶蓄持至京師見中人梁師成梁嘆曰此神物造化之所寓也禁中有玉鼠玉兔以其時見則其物也士遂獻之

寓簡

慶元元年五月湖州南門外一婦人顏色潔白着皂弓鞋踽踽獨行呼賃小艇欲從何山路往易村登舟未幾卽偃卧自取蓆蔽其上舟纔一葉展轉欸聲必相聞而寂然無聲舟人訝焉舉席視之乃見小烏蛇可長尺

鴻書

卷九十二

五

朱

許凡數千條蟠繞成聚驚懼汗流復覆之凡行六七十里始抵岸步扣舷警之奮而起則儼然人形與初來時不少異腰間取錢二百償顧直舟人不敢受道其故婦笑曰切勿泄言我從城中來此行蛇瘟一箇月後則歸矣徐行入竹林數步而隱彼村居人七百家是夏死殆半初湖常秀三州自春徂夏疫厲大作湖州尤甚獨五月少寧六月復然當日蛇歸再還也

夷堅志

東越閩中有庸嶺高數十里其西北隙中有大蛇長七八丈大十餘圍土俗常懼東治都尉及屬城長吏多有死者祭以牛羊故不得福或與人夢或下諭巫祝欲得

啗童女年十二三者都尉令長並共患之然氣厲不息共請求人家生婢子兼有罪家女養之至八月朝祭送

蛇穴口蛇出吞嚙之累年如此已用九女爾時預復募索未得其女將樂縣李誕家有六女無男其小女名寄應募欲行父母不聽寄曰父母惟生六女無有一男女無緹縈之功既不能供養徒費衣食生無所益不如早死賣寄之身可得少錢以供父母豈不善耶父母慈憐終不聽去寄自潛行不可禁止寄乃告請好劍及咋蛇犬至八月朝便詣廟中坐懷劍將犬先將數石米養用蜜麩灌之以置穴口蛇便出頭大如困目如二尺鏡聞

鴻書

卷九十二

六

朱

資香氣先啗食之寄便放犬大便嚙咋寄從後斫得數劍痛急蛇因躍出至庭而死者寄入視穴得其九女髑髏悉舉出咤言曰汝曹怯弱爲蛇所食甚可哀愍於是緩步而歸越王聞之聘爲后拜其父爲將樂令母及姊皆有賞賜自是東市妖絕

搜神記

正德戊寅南雍外西號牆中有一蛇長數十丈大如合抱木頭如甕因身常陷牆中隨磚縱橫成形中土皆化去一號中有一氣孔如小錢大廣西一生某因清明家人出偶坐舍中惟見雞聲哈哈出孔中彼知有蛇矣窺之但見兩目如炬卽白之大司成命鄰號二十楹盡

移空乃以長小竹末置一毒弩矢中其目俄聲如震霆二十楹連牆俱覆矣始露其形如許云隨白守備廳令小教場軍所剉爲段扛棄江中

白醉璣言

鼉 龜 附海鱗

楚人獻鼉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鼉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鼉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夏弑靈公

左傳

天寶七載宣城江中鼉出虎搏之鼉齧虎二瘡虎怒振

鴻書

卷九十二

七

辨价

鼉之首而虎瘡甚亦死

宣州志

唐江西觀察使韋丹年近四十舉五經未得嘗乘蹇驢至洛陽中橋見漁者得一鼉長數尺置于橋上呼呻吟喘須臾將死羣萃觀者皆欲買而烹之丹獨憫然問其直漁曰得二千則鬻之是時天正寒韋衫襖袴無可當者乃以所乘劣衛易之既獲遂放於水中徒行而走去時有胡蘆先生不知何所從來行止迂怪占事如神後數日韋因問命胡蘆先生倒屣迎門忻然謂韋曰翹望數日何來晚也韋曰此來求謁先生曰我友人元長史談君美不吝口誠托求識君子便可偕行韋良久思量

知間間無此官族因曰先生但爲某決窮途胡蘆曰君之福壽非我所知元公當自詳之相與杖至通利坊靜曲幽巷見一小門胡蘆先生扣之食頃而有應門者開門延入數十步復入一板門又十餘步乃見大門製度宏麗擬於公侯之家復有丫鬟數人皆極姝美先出迎客陳設鮮華異香滿室俄而有一老人鬚眉皓然身長七尺褐裘韋帶從二青衣而出自稱曰元濬之向韋盡禮先拜韋驚卽趨拜曰某貧賤小生不意丈人過垂採鉞幸未諭老人曰老夫將死之命爲君所生恩德如此豈容酬報韋乃矍然知其鼉也然終不顯言之遂具珍羞流連竟日既暮韋將辭歸老人出文字一通授韋曰知公問命故輒于天曹錄得一生官祿行止所在聊以爲報凡有無皆君之命也所貴先知耳又謂胡蘆先生曰幸借吾五十千文以充韋君改一乘早決西行是所願也韋再拜而去明日胡蘆先生載五十緡至逆旅中賴以救濟其文書具言明年五月及第又某年平判入登科授咸陽尉又明年登朝作某官如是歷官一十七政皆有年月日最後年遷江西觀察使至御史大夫到後三年廳前皂莢樹花開當有遷改北歸矣其後遂無所言韋嘗寶持之自五經及第後至江西觀察使每授

鴻書

卷九十二

八

辨价

一官日月無所差異洪州廳前有皂莢樹一株歲月頗久其俗相傳此樹有花地主大憂元和八年韋在位一日樹忽生花韋遂去官至中途而卒初韋遇元長史頗恠異之後每過東路即于舊居尋訪不獲問於胡蘆先生先生曰彼神龍也處化無常安可尋也韋曰若然者安有中橋之患胡蘆曰迺難困厄凡人之與聖人神龍之與端蟻皆一時不免也又何得異焉

河東記

焯煌李鶴開元中爲邵州刺史韋家之任泛洞庭時晴景登岸因鼻衄血沙上爲江鼉所舐俄然復生一鶴與之無異鶴之本身謂鼉法所制繫於水中其家奉妖鼉

鴻書

卷九十二

九

雜外

就任爲郡幾數年因天下大旱道士葉靜能自羅浮赴詔過洞庭忽沙中見一人面縛問之鶴以狀對靜爲符書於巨石上石即飛起空中鼉妖方擁案晨衙爲巨石所壓乃復本形時張說爲岳州刺史具奏并以舟楫送鶴赴郡家人妻子乃信故今舟行者不敢瀝血波中

異志

南都上河地明初江岸常崩蓋豬婆龍於下搜挾故也以其與國同音嫁禍於龜朝廷又以與元同音下旨令捕盡然岸崩如故有老漁過曰當以炙豬爲餌以釣之釣之而力不能起老漁他日又曰四足爬土石爲力耳

當以蹇通其底貫釣縶而下之蹇其項必用前二足推拒乘此併力掣之則足浮而起矣已而果然衆曰此鼉也老漁曰鼉之大者食人卽世之所謂豬婆龍汝等告天子江岸可成也衆問姓曰晏姓倏爾不見後岸成太祖悟曰昔救我於覆舟山是云晏公遂封爲神霄玉府晏公都督大元帥命有司祀之以爾雅考之有翼曰鼉狀如守宮長一二丈背尾有鱗如鎧力最酋健善攻碕岸

國憲家猷

宋趙鼎謫珠崖自雷州浮海而南顧見洪濤間紅旗靡靡相逐而下疑爲海寇或外國兵甲呼問舟人舟人搖

鴻書

卷九十二

十

雜外

手令勿語恐怖之色可掬急入舟被髮持刀出蓬背立割其舌出血滴水中戒使臣閉目坐船內凡經兩時頃聞舟人呼曰更生更生乃言曰頃所見巨鱷也能吞舟平生卽舟人未嘗覩

宋紀

諸品魚

東方之大者有海魚焉行海者一日逢魚頭七日逢魚

尾魚產則百里水爲血

神異經

魚行隨陽春夏浮而遡流秋冬沒而順流漁者隨其出沒上下取之

后山叢談

流水之魚背鱗白而味美止水之魚背鱗黑而味惡鹹產者不入於江淡產者不入於

海江南以東羊白而豕黑江南以西羊黑而豕白小史集雅

鮎魚凡諸魚欲產鮎輒以頭衝其腹鮎魚自欲生者亦更相撞觸故世人謂衆魚之生母也禽蟲述瓊州文昌

縣有魚爺井水極清冽相傳泉與海通有一大魚頭白俗呼爲魚爺人呼之輒出坪雅

東南有丙水口水上承丙穴穴出嘉魚常以三月出十月入穴穴內廣五六尺去平地七八尺泉懸注魚自穴下透水入穴口向丙故曰丙穴下注褒水水經注

鴻書

卷九十二

十一

朱

城門失火殃及池魚舊說池仲魚人姓字也居宋城門

城門失火延及其家仲魚燒死又云宋城門失火取池中水以沃灌之池中空竭魚悉露死喻惡之滋并傷良

謹也風俗通

威王聘朱公問之曰聞公在湖爲漁父在齊爲鴟夷子皮在西戎爲赤精子在越爲范蠡任足千萬家累億金何術乎朱公曰夫治生之法有五水蓄第一所謂水畜者魚也以六畝地爲池池中有九洲求懷子鯉魚長三尺者二十頭壯鯉魚長三尺者四頭以二月上庚日內池中令水無聲魚必生所以養鯉者鯉不相食易長又貴也養魚經

孔子厄於陳絃歌於館中夜有一人長九尺餘着皂衣高冠大呬聲動左右子貢進問何人便提子貢而挾之

子路引出與戰於庭有頃未勝孔子察之見其甲車間時時開如掌孔子曰何不探其甲車引而奮登子路引之沒手什於地乃是大緹魚也長九尺餘孔子曰此物

也何爲來哉吾聞物老則羣精依之因衰而至此其來也豈以吾遇厄絕根從者病乎夫六畜之物及龜蛇魚

驚草木之屬久者神皆憑依能爲妖怪故謂之五酉五酉者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物老則爲怪殺之則已夫何患哉或者天之未喪斯文以是擊予之命乎

鴻書

卷九十二

十二

朱

不然何爲至于斯也絃歌不輟子路烹之其味滋病者與明日遂行搜神記

昆明池漢武帝鑿之習水戰中有靈沼神池云堯時洪水停船此池池通白鹿原人釣魚于原綸絕而去魚夢於武帝求去其鈎明日帝遊戲于池見大魚銜索曰豈

非昨所夢乎取魚去鈎而放之帝後得明珠三秦記

河陰南廣武山漢高皇廟在其麓殿前有八角井曰漢泉井井中三魚一金鱗一如常一半邊鱗肉與骨皆無獨其首全與二魚並游水中但其遊差緩不復有揚鬣撥刺之勢俗呼高皇食鱸庖人治魚及半而楚軍至倉

皇葉魚井中而遁此語固無根難信然已剗之魚而遊
泳不死亦可異也

陶朱新錄

魏時有二魚長尺餘集武庫屋上有司以爲吉祥王肅
曰魚生泉而及於屋鱗介之物失其所邊將殆有葉甲
之象後關東敗果應之

魏志

昔宗美思桑姊不見侯月徘徊于川上見一大魚浮于
水面戲囑曰汝能爲某通一問于桑氏乎魚遂仰首奮
鱗開口作人語曰諾宗美出袖中詩一首納其口中魚
若吞狀即躍去是夜桑姊聞叩闥聲從門隙視之見一
小龍據其尸驚而入不寢達旦開戶視之惟見地上形

鴻書

卷九十二

十三

鱗介

霞牋一幅詩曰飄飄雲中鶴遙遙慕其儔蕭蕭獨處客
惺惺思好遠愁心何當已愁病何當瘳誰謂數武地化
作萬里脩誰作長河水化作瀦瀦流誰謂比翼鳥化作
各飛鷗悲傷出門望川廣無方舟無由謁余欸馳想託
雲浮由此觀之則魚能寄書實有是事統素製魚盛書
更是一事

玄散堂詩話

吳郡漁人張鬬子於太湖釣於巨魚腹上有丹書曰九
登龍門山三飲太湖水畢竟不成龍命付張鬬子近建
昌地淳熙八年春南城縣境久雨溪漲漁者於岸澣設
網罟前此郡無大魚極不過一二斤是歲民楊壽子置

網於章山支港及收之覺其太重獨力牽挽不能勝遂
爲所困同業者三人共助之乃一魚絕大騰躍于中徐
徐曳至岸百計攻刺死凡重百斤熟視之額上隱隱有
鮮紅字衆人皆村氓無以識者一士人至爲釋之曰三
渡入朝門四渡遭大水下稍却逢楊壽子彼村多楊氏
取此魚者正楊壽子云

夷堅志

鄱陽彭仲光有漁湖在郡三十里外當秋暮水落與仲
子大辨往其處觀漁人設網罟終日不得一鱗甚訝留
宿岸傍村舍大辨夢黃衣卒數輩持杖歐罪數千人皆
束縛駢聯男女相雜羸形悴態以次入水悉附膺大哭

鴻書

卷九十二

十四

鱗介

若不得已而墮辨驚覺以告父明日舉網魚充滿其中
仲光感之爲之不忍食

夷堅志

邑者

本誌

薛若社好讀書往往徹夜一日遇比丘告之曰夜半不
卧則血不歸心君雖好學恐非延益之道薛謂潛心傳
記則心昧於時何夜半之可得知乎僧因就水中捉一
魚赤色與薛曰此謂知更魚夜中每至一更則爲之一

躍薛畜盆中置書几至三更魚果三躍薛始就寢更名曰代漏龍

林蘭雜志

蟹 蟹 螺 海鏡

昔有人與奴俱得心腹病治不能愈奴死乃剖腹視之得有白蟹青頭赤眼甚鮮淨以諸藥內蟹口中終不死後有人乘白馬者馬溺澣蟹縮頭藏血乃試取溺灌之豁然消成水病者頓飲一升即愈

志怪錄

黃德環家人烹蟹將箸笠覆其釜見一蟹仰把其笠背

皆蒸爛然頭足猶能伸縮家人怒之潛放河涇間後因患熱將殛德環徙於河邊屋中將養夜有一物徐徐上

鴻書

卷九十二

十五

蟹介

身覺甚冷及曙檢視胸臆悉塗淤泥其蟹在上間三曳三顧而去即日病瘥

葆光錄

宋咸淳壬申七月有稍人泊舟西湖斷橋下時暑熱卧

于舟尾中夜不寐見三人長不盈尺集于沙際一曰張

公至奈何一曰賈平章非仁者決不相恕一曰我則已

矣公等及其敗也相與哭入水中次日漁者張公于橋

下獲一蟹徑二尺餘納之賈府不三四年賈敗蓋數定

莫逆物能前知如此

西湖志

埤雅云蟹禾輪稻則不可食蟹始窟穴於沮洳秋冬交則大出稻之登也率執一穗以朝其魁然從其所之

蚤夜鬻沸指江而奔蓋吳人粳稻常在秋冬之際蟹出取芒夫差之時蟹盛故稻無遺所謂蟹荒

鉛槧

關中無蟹秦人收得一乾蟹士人以爲怪有病瘡者取

去懸門戶遂瘥不但人不識鬼亦不識也

筆談

王吉夜夢一蟊螟在都亭作人語曰我翼日當舍此吉

覺異之使人于都亭候之司馬長卿至吉曰此文章

當橫行一世天下因呼蟊螟爲長卿卓文君一生不食

蟊螟

成都舊事

廣陵王龍潭寺僧有夢數百人求濟者翼早見人擔螺蛤往市忽憶所夢贖放于潭數日忽于潭上獲一小盆

鴻書

卷九十二

十六

蟹介

非銅非錫非瓦非石持歸以爲盥晨起索盥忽見禹餘糧子盈于中詢之其徒云某昨置數粒耳僧不之信試

貯菽麥白銀等一夕皆充仞僧始寶之于是以所積金

盛修刹宇及僧老且病弟子爭其器僧云此水宮神物

也無上事不可妄費乃取擲于潭遂化爲金鴈飛去人

目其處曰金鴈池

輿地志

海鏡廣人呼爲膏藥盤盤殼相合以成形外圓而甲甚

瑩潔有少肉如蚌胎中有紅蟹子如豆而蟹足皆具海

鏡饑則蟹子出拾食蟹子飽則歸腹

越絕

瑣詰似蟬有一蟹在腹中爲出求食淮海人呼蟹奴一名海鏡

江賦

第九十三卷

昆蟲部

蠶 蝶

八蠶

寡女絲

池蠶

金椎子

金蠶絲

蠶牛

蛺蝶

化蝶

虱

蠅

蚊

虱語

衣虱被虱

虱癢

虱報

鬚虱

辨虱

青衣小兒

納蚊

射蚊

湯書

卷九十三目錄

一

蜂

蟻

蠹魚

龍

蜂王

蜂舟

蜂仙

蟻王

脉望

懷土曳腸

式蛙

投蛙

鼓吹

天使

夢蛙

禁蛙

蠱虫

蜥蜴

螳蝦

螻蛄

蝗

金蠶

鞠通

蠱毒

十二時蠱

夢飲脉膏

廻車

破械

蠶蝗

夏亡

嫁金蠶

吐綬

怪哉

銷麥蟲

續氣所生

陸願食麴

卷九十三目錄終

湯書

卷九十三目錄

二

劉氏鴻書卷九十三

昆蟲部

蠶 蝶

明

宣城劉氏鴻書

太史湯養弄刪正

吳都賦云鄉貢八蚕之綿丹鉛錄云永嘉有八輩蚕一
日旣珍蚕三月二日柘蚕四月三日旣蚕四月四日愛
珍蚕五月五日愛蚕六月六日寒珍蚕七月七日四出
蚕初績八日寒蚕十月凡蚕再熟者皆謂之珍此八蚕
之實也

蠶最巧作繭往往遇物成形有寡女獨宿倚枕不寐私

鴻書

卷九十三

昆蟲

傍孔壁中視鄰家蚕籬箔明日繭都類之雖眉目不甚
悉而望去隱然似愁女蔡邕見之厚價市歸縑絲製琴
絃彈之有憂愁哀慟之聲問女琰琰曰此寡女絲也聞
者莫不墮淚

說林

大軫國有靈泉池以五色鰲池採大柘葉飼蚕於池中
池中有挺荷疾風不能動大者濶三四尺蚕經十五日
即入荷中蚕可五六寸爲蠶形如斗自然五色人縑之
以織神錦

孔帖

旁也新羅國人有弟甚富旁也因分居乞衣食國人有
與其隙地一畝乃求蚕穀種于其弟弟蒸而與之也

知也后生一蚕大如牛食葉數樹不足第知而殺之四
方百里蚕飛集其家謂之蚕王四隣共縑之不供穀惟
一粒穗長尺餘旁屯常守之忽鳥啣去屯逐之上山鳥
入石罅旁屯因止石側至夜半月明見群小兒赤衣共
戲一小兒曰你要何物一小兒曰要酒小兒露一金椎
子擊石酒及樽悉具一曰要食又擊之餅餌美炙羅于
石上良久飲食而散以金椎插于石罅旁屯取其椎而
歸所欲隨擊而辨因是富伴國常以珠璣贍其弟後其
弟效之爲群兒所執令築康三板拔其鼻如象而歸

鴻書

卷九十三

二

代宗嘗幸興慶宮於複壁間得寶匣匣中有軟玉鞭遂
命碧金絲爲鞘其絲即永泰元年彌羅國所貢者其國
有桑枝幹盤屈覆地而生大者連延十數頃小者蔭百
畝其上有蠶長可四寸其色金其絲碧亦謂之金蠶絲
縱之一尺引之一丈然而爲鞘表裏通瑩如貫琴瑟

明倫彙編

北境農民王友聞居邑之蔡村與弟友諒同處娶邑人
秦彪女天性狠戾日夜譖諒竟分析出或經年不相面
諒常乞蚕種于兄秦以火燭而遺之諒妻如常煖浴以
俟其出過期亦但得其一已而漸大幾重百斤秦氏伺

詩夫妻作客東村但留稚女守舍秦呼其夫同詣之詐
女往庖下直入蚕房蚕臥牖畔喘息如牛食葉如風雨
聲秦鞭以巨挺每一擊輒吐絲數斤秦震怖覓魄俱喪
急促夫歸因病心顛踰日而死及諒蚕繭幡然如甕繅
之正得絲百斤 夷堅志

常有人游南海泊于孤岸有物如蒲帆飛過海將到舟
舟人競以物擊之如帆者盡破碎墮地視之乃蛺蝶也
海人去其翅足稱之得肉八十斤噉之極肥美 嶺南志

穆宗皇帝殿前種千葉牡丹花始開香氣襲人一孕千
葉大而且紅上每觀芳盛嘆曰人間未有自是官中每

鴻書

卷九十三

三

昆

夜即有黃白蛺蝶數萬飛集于花間光輝照耀達曙方
去宮人競以羅巾撲之無有獲者上令張網于空中遂
得數百于殿內縱嬪御追撲以爲娛樂遲明視之則皆
金玉也其狀工巧無與爲比而內人爭用絲縷絆其脚
以爲首飾夜則光起于粧奩中其后開寶厨視金屑玉
屑藏內將有化爲蝶者官中方覺焉 唐書

虱 虱 蚊

三虱在豕上相與語一虱曰奚說一虱曰爭肥饒者又
一虱答曰肥豕不度臘相與聚食其瘦者人乃不殺也

韓子

齊江泌性仁義衣敝虱多綿裹置壁上恐虱飢死乃復
置衣中后終身無虱 北堂書抄 楊州蘇隱夜臥聞被下
有數人齊念阿房宮賦聲急而小急開被視之無他物
惟得虱十餘其大如豆殺之即止 清異志

賈耽鎮滑臺日有部民家富於財而父偶得疾身體漸
瘦糜粥不通日飲鮮血半升而已其家憂懼乃多出金
帛募善醫者自兩京至山東諸道醫人無不至者雖接
待豐厚率皆以無効而旋後有人自劍南來診侯旬日
亦不識其狀乃謂其子曰某之醫家傳三世矣凡見人
疾必究其源今觀叟則悵然無知豈其藝未至而叟天

鴻書

卷九十三

四

降之災乎然某聞帥府博學多能蓋異人也至於卜筮
醫藥罔不精妙子能捐五十千乎其子曰何用曰將以
遺尚吏侯公之出以車載叟於馬前使見倘有言則某
得施其力矣子如其言公果出行香見之注視將有言
爲監軍使白事不覺馬首已過醫人遂辭去其後父語
子曰吾病是必死之徵今頗煩躁苦厭人語可載吾城
外有山水處置之三日一來省吾如死則葬之於彼其
子不獲已載去得一磐石近池置之悲泣而歸其父忽
見一黃犬來池中出沒數四狀如沐浴既去其水即香
雙渴欲飲而氣喘力微乃肘行而前既飲則覺四肢稍

輕飲之不已即能坐子驚喜乃復載歸家則能飲食不旬日而愈他日賈復出至前所置車處問曰前度病人在否吏報今已平復公曰人病固有不可識者此人是風癥世間無藥可療須得千年木梳燒灰服之不然即飲黃龍浴水此外無可治也不然何因而愈遣吏問之吏具以對公曰此人天與其疾而自致其藥命矣夫

會

薛嵩性慈戒殺即微細如虱亦不害之一夕夢被上虱甚多漸變為寸許人謂嵩曰受君之貺非一人矣今君有恩止吾儕效命之秋也遂列行於被上須臾皆墮嵩

鴻書

卷九十三

五

足虫

驚覺燈火尚明呼侍兒視之被上有一絲血痕橫廣尺餘乃死虱也嵩痛惜久之不知其故蓋是夜有刺客來害嵩其人有古劍利甚着處便破見血立死是夜其人劒一下即見血以為殊死矣報其主相對歡甚明日矚之無恙也訪得風事始知其夢蓋虱代嵩死也

殺錄

魏生禁

王荆公入朝風緣鬚上上顧而笑朝退王禹玉戲曰屢遊相鬚曾經御覽

墨客揮犀

東坡閑居日與秦少游夜宴坡因捫得虱乃曰此是垢膩所生秦少游曰不然綿絮成耳相辨久而不決相謂

曰明日質疑佛印理曲者當設一席以表勝負及酒散少游即往扣門謂佛印曰適與坡會辨虱之所由生坡曰生于垢膩愚謂成于綿絮兩疑不釋將決吾師師明日若問可答生自綿絮容勝後當作餽既會既去頃之坡復至乃以前事言之祝令荅以虱本生于垢膩許作冷淘明日果會具道詰難之意佛印曰此易曉耳乃垢膩為身絮毛為脚先吃冷淘后吃餽餽二公大笑具宴為樂

長公外紀

荷堅將赦與王猛苻融議甘露堂悉屏左右堅親為赦文有大蒼蠅集於筆端驅來復去俄而長安街巷人相

鴻書

卷九十三

六

其

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聞堅驚曰禁中無屬耳之垣事何從泄勅窮之咸言有一小兒青衣大呼于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等嘆曰其向蒼蠅乎

代辭編

齊桓公臥于栢庭謂仲父曰吾國富民殷無餘憂矣一物失所寡人悒悒白鳥營營是必飢耳因開碧紗之幃進之其蚊有知禮者不食公之肉而退有知足者嚙公之肉而退有不知足者遂長噬短吸而食之及其飽也腹腸為之潰敗矣

金樓子

郭舍人曰願問朔一事朔得臣願榜一百朔窮臣當賜帛曰客從東方歌謠且行不從門入踰我垣墻遊戲中

庭上升殿堂擊之桓桓死者攘攘格閉而死土人被
是何物也朔曰長喙細身晝亡夜存嗜肉惡燈為掌指
所捫臣朔愚戇名之曰蚊舍人辭窮復脫禪東方朔

蜂 蟻 蠹魚 龜

蜂每歲三四月則生黑色蜂名曰將蜂又名相蜂蜂王
乃相蜂所生也相蜂不能採花但能釀蜜蓋無此蜂不
能成蜜至七八月間相蜂盡死相蜂如不死則群蜂飢
俗謂相蜂過冬蜂族必空蜂王大如小指不螫蜂無王
而盡死有二王而即分分蜂之時多老王遜位而出所
分之蜂均挈其半未嘗多寡從王而出者未嘗復回飛

鴻書

卷九十三

七

昆

止必環衛蜂王皆有隊伍行列採花時一半守房一半
分次撥發花少受罰野花開時蝦蟆所掠蠶蚤所粘者
去其三每一百蜂往有七十四房如菜花盛時十去
其二二爾○蜂每日有三朝陰陽變化錄

周武王東伐紂夜濟河時雲明如晝八百之族皆齊而
歌有大蜂狀如丹鳥飛集王舟因以鳥畫其旗翌日而
泉紂名其舡為蜂舟魯哀公二年鄭人擊趙簡子得其
蜂旗則此類也拾遺記

東都龍門有一處天寶中北宗雅禪師於此建蘭若庭
多古栢枝幹拂地一年中桐始華有異蜂聲如人吟咏

禪師諦視之具體人也但有超長寸餘禪師異之乃網
取一焉置紗籠中意嗜桐華採花置其傍終日集于一
隅微吟吁嗟之聲忽有數人翔集籠外若相慰狀又一
日其類數百有乘車輿者其大小相稱積于籠外語聲
甚細亦不憚人有僧密聽之一曰孔昇翁為君筮不祥
頗記無有曰君已除死藉又何懼焉有曰叱叱子與青
桐君奕勝琅玕紙數十幅君出可為扎星子詞當為料
理語皆非人世事終日而云禪師舉籠放之次日有人
長三尺黃羅衣步虛止禪師屠蘇前曰我三清使者上
仙伯致意多謝拈頤失所在西陽雜俎

鴻書

卷九十三

八

昆

吳富陽董昭之嘗乘船過錢塘江中央見一蟻着一短
蘆走一頭迴復向一頭甚遽遽畏死因以繩繫蘆着船
船至岸蟻得出其夜夢一鳥向其人謝云僕是蟻中之
王也感君見濟之恩君后有急難當相告語歷十餘年
時所在劫盜昭之被橫錄為劫主擊歲餘昭之忽思蟻
王之夢結念之際被禁者問之昭之具以告其人曰但
取三兩蟻着掌中語之昭之如其言夜果夢鳥衣云可
急投餘杭山中天下既亂赦令不及也既寤蟻嚙械已
盡因得出獄過江投餘杭山旋遇赦原化記
建中末書生何諷嘗買得黃紙古書一卷讀之卷中得

髮捲規四寸如環無端諷因絕之斷處兩頭滴水升餘
燒之作髮氣諷嘗言於道者道曰吁君固俗骨遇此不
能羽化命也據仙經曰蠹魚三食神仙字則化為此物
名曰脉望夜以規望當中天星星使立降可求還丹取
此水和而服之即時換骨上昇因取古書閱之數處蠹
漏尋義讀之皆神仙字諷方嘆服原化記

蝦蟆懷土雖取以置遠郊一夕復還其所○蝦蟆曳腸
於水除草上纏繳如索日見黑點漸深至春水時鳴以
語之則蚪斗皆出謂之聒子全雅

越王句踐慮伐吳欲人之輕死也出見怒蛙乃為之式
鴻書卷九十三
九

御者曰何為式王曰蛙有氣如此可無為式乎士人聞
之曰蛙有氣王猶為式況士人之有勇者乎是歲人有
自剄死以其頭獻者韓子

荆軻之燕太子東宮臨池而觀軻拾瓦投龍太子令人
奉盤金軻用抵抵盡復進軻曰非為太子愛金但臂痛
耳誠齋雜記

孔稚珪字德璋風韻清疎不樂世務門庭之內草萊不
剪南有山池春日蛙鳴或問之曰欲為陳蕃乎稚珪笑
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期效仲舉僕射王晏嘗鳴
笳鼓造之問群蛙鳴晏曰此殊聒人耳荅曰我聽君鼓

吹殆不及此晏有愧色南齊書

李揆乾元中為禮部侍郎嘗一日坐於堂之前軒忽聞
堂中動盪喧阗執燭入視見一蝦蟆大如三斗釜即命
人用大銅盆覆之客曰夫蝦蟆月中之物亦天使也今
天使來公堂豈非上帝以榮命付公乎黎明啓視之已
不見矣後數日果拜中書侍郎平章事西陽雜俎

新繁縣有東湖李德裕為宰日所鑿夜夢一老父曰某
落形其下幸庇之明府富貴今鼎來七九之年當相見
於萬里外後於土中得祕墓徑數尺投之水中而德裕
以六十三卒於朱崖果應七九之識北夢瑣言

鴻書卷九十二
十

江東信州故宋時取土築城為濠百畝渺然有江湖之
意遂名南池中有地可架屋數十楹舊為州民某民居
之有年矣春夏之交每苦群蛙肝人然無術以去之三
十八代天師廣微子朝京還用以此告廣微以瓦片朱
書蒙使人投於池中曰群蛙自此母作聲至今絕焉東園友聞

蠱虫 蜥蜴 螳螂 螻蛄 蝗 金蠶 鞠通

蠱毒中州他省會所無獨閩廣漢貴有之行廣右見草
有斷腸物有蛇蜘蛛蜥蜴螳螂蟻食而中之絞痛吐逆十
指俱黑遠發十載近發一時吐水不沉嚼豆不腥含卷

不苦皆是物也又有桃生蠱食魚則腹變生魚食鷄則腹孕活鷄滇畜蠱甚衆不害人其神多蛇蟠驢馬之狀取死兒墳土洒床下置蠱神于上其土或化為錢貝又李月山叢談云廣南中夷人多能變為猶犬一種殯人亦能之夜攝人魂魄食其屍驢為人捕則不能化其本形孟密所屬地羊寨亦有摸地鬼能易人心肝腎腸及手足而人不知離寨而死割腹多木石又一種蠱者忽令人胃中生土一塊土内生稻芒針刺心而死名稻田蠱北邊固亦有之五岳遊草十二時蠱出南海若大

蠱蠱一日一夜隨十二時變其色乍赤乍黃傷人立死鴻書卷九十三

既潛噬人急走籬籬上望其死者家人哭又名籬頭蠱事物補珠

錢武肅王居宮中輪差諸院敏利老嫗監更一夕有大蜥蜴沿銀缸喻油既竭而倏然不見監更嫗異之不敢語人也明日王曰吾昨夜夢飲麻膏而飽監更嫗以所見對王微哂而已西湖志

齊莊公出獵有螳螂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虫對曰此螳螂也其為虫也知進而不知却不知量力而輕就敵公曰此為人必為天下武勇迴車而避之勇武聞之知所盡死矣韓詩外傳

廬陵太守龐企自云其乃祖非罪繫獄牆上有螻蛄行其左右謂曰爾有神能活我死否因投食與之螻蛄食盡去有頃復出行形體稍大乃復與食如此數月間其大如豚及將刑之夜螻蛄掘壁為大穴乃破械從之出亡後遇赦免故龐氏世祀螻蛄搜神記

貞觀二年六月京畿旱蝗太宗在苑中擬蝗祝之曰人以穀為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但當食我無害百姓將吞之侍臣懼帝致疾遽以為諫帝曰所冀移災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為災集異志天虫蝗蝻是也

戎馬生於郊則出昏亂之世賄賂公行則生奸邪執政鴻書卷九十三

則生主海內兵亂夏桀之世出而夏亡龜志

金蚕毒始蜀中近及湖廣閩粵浸多有人或舍去則謂之嫁金蚕率以黃金釵器綿緞置道左俾他人得為福清縣有訟金蚕毒者縣官治求不得踪或獻謀取兩刺蝟入捕必獲矣蓋金蚕畏蝟蝟入其家金蚕則不敢動雖匿榻下牆罅竟為兩蝟擒出之又蝟蝟多蜈蚣動長二三尺螫人求死不得然獨畏托胎虫多延行并幹牆壁上蜈蚣雖大偶從下過托胎虫必自落於地蜈蚣為局縮不得行托胎虫乃徐徐圍繞周匝蜈蚣愈縮然後登其首陷腦而食之以故人遭蜈蚣害者必取托胎虫

涎輒生擣塗焉痛立止金蚕毒若鬼神蜈蚣若是強大然皆一物一制如此說海

孫鳳有一琴名吐綬彈之不甚佳獨有人唱曲則琴弦自相屬和因改名曰自鳴但琴皆有一孔若蛙者一日有一道人乞食因見曰此中有蛙不除之則皆速朽袖中出一小竹筒倒黑藥少許孔側則有一綠色虫出背上隱隱有金線文道人納虫竹筒中竟去自是彈唱琴絃不復鳴矣鳳怪之有博物君子說及此事嘆曰此異寶也謂之鞠通有耳聾人置耳邊少時即愈喜食枯桐尤愛古墨鳳始悟道人竹筒中藥蓋古墨屑也賈子說

鴻書

卷九十三

十一

昆蟲

怪哉 銷麥蟲

漢武帝幸甘泉坂馳道有虫蟠而覆地赤如生肝頭目口鼻耳齒盡具先驅旄頭馳還以上聞時東方朔在屬車帝令往視之還對曰此虫名怪哉上曰何謂對曰秦始皇拘繫無罪幽殺無辜衆庶愁怨咸仰首嘆曰怪哉怪哉積氣之所生也此必秦故獄吏丞相公孫弘按地圖果秦獄也上曰當何以去之朔曰凡積憂者得酒而解以酒灌之當消於是使人取虫置酒中須臾糜爛上笑曰東方生真先生方朔別傳

吳郡陸顯世以明經仕顯自幼嗜麵爲食愈多而質愈瘦後爲太學生有胡人數輩挈酒食詣其門曰吾南越人長蠻貊中聞唐天子羅天下英俊且欲以文物化動

四夷故我等航海梯山來觀文物之光願與子交歡於是相與酣宴極歡而去旬餘群胡又至持金繒爲顯壽顯疑其有他即固拒之胡人曰吾子居長安中惶惶有飢寒色故持金繒爲子僕馬一日之費所以交吾子歡耳幸勿疑我也顯不得已受金繒顯遂僑居于渭水上杜門不出僅月餘群胡又詣其門顯大驚胡人喜曰比君在太學中我未得盡言今君退居郊野果吾心也既

鴻書

卷九十三

十四

昆蟲

坐胡人挈顯手而言曰我之來非偶然也蓋有求于君幸望許之且我所祈于君固無害於我則大惠也顯曰謹受教胡人曰吾子好食麵乎曰然又曰食麵者非君也乃君腹中一虫耳今我欲以一粒藥進君君餌之當吐出虫則我以厚價易之可乎顯曰若誠有之又安有不可耶已而胡人出一粒藥其色光紫命餌之有頃遂吐出一虫長二寸許色青狀如蛙胡人曰此名消麵虫實天下之奇寶也顯曰何以識之胡人曰吾每但見寶氣亘天在太學中故我爲君而取然自一月餘清旦望之見其氣移於渭水上君果遷居焉又此虫稟天地中

和之氣而結故好食麵蓋以麥自秋始種至來年夏實受天地四時之全氣故嗜其味焉即以麵斗餘致其前重食之立盡既而以筒盛其虫又金函扇之命願致于寢室謂願曰明日當再來及明旦胡人以十輛輦金玉繒帛約數萬獻於願共持金函而去僅歲餘群胡又來謂願曰吾子能與我偕遊海中乎我欲探海中之奇寶以耀天下願與俱至海上胡人結宇而居置油膏於銀屏中篝火其下投虫於屏中鍊之七日不絕燎忽有一童分髮青衣襦自海水中出捧月盤盤中有徑寸珠甚多來獻胡人胡人大聲叱之其童色懼捧盤而去僅食頃又有一玉女貌極冶衣霧綃之衣佩玉珥珠翩翩自海中而出捧紫玉盤中有珠數十來獻胡人胡人罵之玉女捧盤而去俄有一仙人戴瑤碧冠帔霞衣捧絳帕藉藉中有一珠徑上寸許奇光泛空照數十步仙人以珠獻胡人胡人笑而受之喜謂願至寶來矣即命絕燎自鼎中收虫置金函中其虫雖鍊之良久而跳躍如初胡人吞其珠謂願曰子隨我入海中甚無懼願即執胡人佩帶入焉海水豁開鱗介辟易遊龍宮入蛟室珍貝惟擇纔一夕而獲甚多胡人謂願曰此可以致億萬之貨矣已而又以數品遺願貨于南越獲金千鎰由是益

鴻書

卷九十三

五

昆

富其后竟不仕老於閩越中

宣室志

劉氏鴻書卷九十三

鴻書

卷九十三

六

昆

第九十四卷

錄異部一

祥徵

黃爵赤頭

受命於天

盟津

卯金刀

天璽

三餘

夢墜牀下

雌雞爲雄

瓦礫不絕

女主

白龍飲池

鏡中影語

樓閣之狀

母后相

郭雀兒

著立

棋卜

梟鳴

宋捷

太平四字

上上二畫

鴻書

卷九十四目錄

一

朱公善人

編纂纂輯

卷九十四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九十四

錄異部乙

祥徵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寶尹 刪正

黃帝將興有黃爵赤頭立於日傍帝曰黃者土精赤者火榮爵者賞也余將立大功乎春秋異郵

禹娶塗山謂之女嬌取辛壬癸甲禹行十月女嬌生子啓啓生不見父晝夕呱呱啼泣禹行使太章步東西豎亥度南北暢八極之廣旋天地之數禹濟江南省水理

黃龍負舟舟中人怖駭禹啞然笑曰我受命於天竭力鴻書 卷九十四

以勞萬民生性也必命也爾何爲者顏色不變謂舟人曰此天所以爲我用龍乃曳尾舍舟去吳越春秋

武王伐紂升舟陽侯波起疾風疾流武王操黃鉞而麾之風波畢除中流白魚入於舟燭以告天與八百諸侯

咸同此盟尚書所謂不謀同辭也故曰孟津亦曰盟津論衡

孔子夢三槐間豐沛市有赤龍起呼顏回子夏往觀之見赤蛇化爲黃金上有文曰卯金刀後高祖起豐沛金樓子

漢元后在家嘗有白鸞嘶白石大如指墜后續置中后

取之石自剖爲二其中有文曰母天地后乃合之遂復還合乃寶錄焉後爲皇后常并置璽笥中謂爲天璽也

西京雜記

梁武帝時童謠云王氣在三餘乃於餘千餘姚餘杭爲厭勝之法時長興有餘千山餘甌水餘魚浦而陳武帝實生其處

鉛槧

唐高宗將舉義師西入長安夜夢忽身歿墜于床下爲羣蛆所食及覺甚惡之乃詣智滿禪師密語之滿賀曰公得天下矣帝大驚曰何謂也滿曰人臣不敢直指天子故曰陛下歿是歟也墜床是下也蛆趨附也羣蛆共

鴻書

卷九十四

二

錄異

所食者是億兆趨附至尊之象也甚吉貧道爲沙彌日嘗工易再爲公占之卦成得乾飛龍在天又是帝王之徵帝至霍邑夢甲馬無數飛滿空中帝問是何軍伍對曰是公身中之神也若無此何以威制天下言訖並飛入帝身帝覺召太宗言之曰吾事濟矣太宗拜於前連呼萬歲者數四帝復大悅其後卽位卽命復營其寺賜額爲興義寺以太原帝舊宅產業並賜之永充常住今寺內圓慶堂及塑師像並在

洛中紀異

唐高宗時天下諸州進雌雞變爲雄者甚多或半已化半未化乃則天正位之兆唐人目則天之世曰牝朝后

初稱周方具告天冊文有吏人見大周字上有兩仙童長二三十寸執刀剗削斯須視之失去周字人以知唐必復興

山堂肆考

鄭絪相公宅在招國坊南門忽有物捉瓦礫五六夜不絕乃移於安仁西門宅避之瓦礫又隨而至經久復歸招國鄭公歸心釋門禪室方丈及歸將入丈室蟾子滿室懸絲去地一二尺不知其數其夕瓦礫亦絕翌日拜相

西陽雜俎

唐太宗之代有秘記云唐三世之後有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密召李淳風以詢其事淳風對曰臣據玄象

鴻書

卷九十四

主

錄異

推筭其兆已成然其人已生在陛下宮內從今不踰四十年當有天下誅殺唐氏子孫殆將殲盡帝曰求而殺之何如淳風曰天之所命不可廢也王者不歟雖求恐不可得且據占已成復在宮內已是陛下眷屬四十年又當衰老老則仁慈其於陛下子孫或不甚損今若殺之卽當復生更四十年亦堪御天下矣少壯嚴毒殺之爲血讐卽陛下子孫無遺類矣太宗乃止

談實錄

唐太宗未建義時常飲酒晝臥劉文靜坐樓上見宅南大池中有白龍下飲水池中大魚皆躍上岸以百數良久乃隱家人共見極驚駭太宗睡覺謂文靜云醉中渴

甚夢入公家池中飲水極清冷快意文靜視其體猶濕也寓簡

唐中宗爲天后廢於房州仰天而歎因抱一石於雲中心祝曰我爲帝此石卽不落遂爲樹枝閣之至今猶存又有人渡拾薪得一古鏡進之中宗照面其影中有人詰曰卽作天子未浹旬踐居帝位獨異志

肅宗初爲皇太子天寶十三載觀安祿山有悖逆之狀恐危宗廟遂精神祈夢其夜夢故內侍普寂等二人昇一案覆以黃帕自天而下直至帝前案版丹書文字甚多既寤所記者惟四句曰厥不云乎惟祺惟時上天所

鴻書

卷九十四

四

雜異

柏

保福祿不虧十五六載玄宗幸蜀留在後宜諭百姓賊迫至渭北便橋已斷水瀑漲無舟楫上號令水濱百姓歸者三千餘人渭水可涉又遇潼關散卒誤以爲賊與之戰士衆多傷乃收其餘衆上軍旣濟其後皆溺上喜以爲天之佑時從上惟廣平建寧二王及四軍將士纔二千人自奉天而北夕次永壽百姓遮道獻牛酒有白雲起西北長數丈如樓閣之狀議者以爲天子之氣自是紫雲擁帝所乘馬聚散不時至平涼郡路傍遇一伏兔命左右索弓箭因謁左右曰吾若破賊射則中之不然則否一發而斃左右咸稱萬歲上初發平涼有

彩雲浮空白鶴前引出軍之後有黃龍自上所懸屋騰空而去上行至豐寧南見黃河天塹之固欲整軍北渡以保豐寧忽大風飛沙跬步之間不辨人物及迴軍趨靈武風沙頓止天地廓清於後彭原郡受冊太上皇下詔曰間者日抱載赤雀白狼之瑞接武薦臻此皆黃帝聖敬之符孝友之感也冊府元龜

郭祖受命討守真駐師河中城下逾年望氣者言守真必破城下有三天子氣謂郭祖柴世宗太祖也守真猶豫不決使術者視家人至于婦符氏術者大咤曰母后相也守真曰吾婦乃爾吾可知矣遂決旣嬰城無砲材

鴻書

卷九十四

五

雜異

頗患之居一日河水自上浮木千百皆砲材也守真大喜以爲受命之符其後旣破郭祖以符氏納世宗是爲符后唐史補錄

郭祖微時與馮暉同里閭相善也椎埋無賴靡所不至旣而各竄赤籍一日有道士見之問其能曰吾業雕刺二人因令刺之郭於頸項右作雀左作穀粟馮以臍作甕甕中作鴈數隻戒曰爾曹各于頸項自愛汝之雀銜穀汝之鴈出甕乃享顯之時一日寒食馮之婦得麻鞋數緡藏之將以作節馮得之滿搏醉歸臥門外其婦勃蹊曰節到也如何辦得馮徐捫腹曰休說辦不辦且看

甕裏飛出鴈郭祖秉旄之後崔穀稍近登位之後遂斷穀焉秉旄鴈自甕中累累而出世號郭威爲郭雀兒錄

世宗在民間嘗與商頤跌販貨至江陵有卜者王處士世宗往問焉方布卦忽有一著躍出卓然立卜者大驚曰吾家筮法十餘世矣嘗記曾祖以來遺言凡卜筮而著自躍出者其人貴不可言況又卓立不倒得非爲天下之主乎遽起再拜世宗雖佯爲詰責而私心甚喜史補

顯仁后在井地未知高宗即位嘗用象戲局子裹以黃

鴻書

卷九十四

太

錄

緋書康王字貼於將上焚香禱曰令三十二子俱擲於局若康王字入九宮必得天位一擲其將子果入九宮他子皆不近后喜甚即奏徽廟大喜復謂后曰瑞卜昭應異常可無慮揮塵錄

帝顯舉進士時貧甚有韋光者待以宗黨輟所居外舍館之放榜之日風雪寒江報光成名終繹而顯署無音耗方擁爐愁嘆忽有鳴梟來集環牖絮上顯遂而復還謂僕曰我失意無所恨兼恐更罹災患及禁鼓鳴榜至顯已登第然則鵬止梟鳴果不祥乎朝野僉載○鄧陽翼紀與族人同應進士舉唱名日其家衆妖競作化

雞或晨鳴犬或巾幘而行鼠或白晝群出至於鬻血服用之物悉自變易其常處家人驚懼召巫治之時尚寒巫向爐坐有一貓臥其側家人謂巫曰吾家百物皆爲異不爲異者獨此貓爾於是猫人立拱手言曰不敢巫大駭而出後數日捷音至二子皆高第乃知妖異未必盡爲人禍續墨客揮犀

馬燧討李懷光夜宿一村問田父此何村也曰名壞懷村燧大喜曰吾誅懷光必矣澶淵之役亦以宋捷爲吉兆岳飛討楊么時么歸洞庭出沒不可測偶獲一謀者問其巢穴三軍大喜迄平之蓋用兵行師但得吉兆亦

鴻書

卷九十四

七

錄

足以壯三軍之氣重耳出奔乞食于野人野人與之塊而子犯乃曰天賜也却說從吉兆上去蓋以堅從亡者之心如狐鳴魚書之類至詐爲吉兆以動衆若老嫗赤帝之稱芒碭雲氣之瑞昭灼如此安得使豪傑之不景從乎鶴林玉露

元至正壬辰間江淮蘆荻多爲旗鎗人馬之狀節間折開有紅暈成天下太平四字草木子

元至正君表政亂劉福通徐真等以妖術聚衆紅巾爲號天下大亂有司莫敢誰何我太祖尚潛草野禱諸石固神曰元德既衰九土塵沸生民之塗炭極矣吾欲

倡義以拯衆與之否乎訣云英雄豪傑自天生也須步步循規矩於是歸鄉里收殘民數百屯於滁陽忽有義兵來歸者三千率練之明年起兵自和州渡江取太平路遇一術士上問曰天下擾擾紛紛屬之誰與士曰願書字規之上即掣刀畫一字於地下士俯伏拜曰土上一畫臣獨知爲王也上六月斬紅巾諸盜又明年春圍集慶路與元兵大戰三月而元兵解去夏五月堅守江左見驛中有七歲兒居其中上問之對曰臣故父當此役今臣代父耳上曰善對乎曰然上曰七歲兒童當馬騾兒即對云萬年天子坐龍廷上大喜蠲其役大奮天

鴻書

卷九十四

八

錄異

縱之勇後三年集兵十萬又三年集精兵七十餘萬一戰而取荆襄再戰而取吳粵三戰而閩海悉從四戰而席卷全齊所過都邑勢如破竹不數十年奄有天下唯僞漢陳友諒未降上率三萬騎大戰於鄱陽湖敵人咸見空中數萬甲兵衣絳衣以輔戰幟上書蕭王二字大敗其師疑即漢鄧侯也神鷲鬼慄玄兔青海崑崙大漢交趾鑠耳之國罔不獻琛是歲戊申建元洪武即皇帝位

說海

我明仁祖先家於酒後徙濠梁所居密邇一蘭若與其主僧交頗厚僧每飲服仁祖之純誠一夕望其舍火光

燭天爲之嗟惜曰朱公善人天忍殃之乎彌月而仁祖至僧唁之答曰此夕婦生一男恐有觸汚故久不來踐佛地初無回祿之禍也男即高皇帝云

庚巳編

弘治十七年蘇城專諸巷有百姓病歿到地府見閻君披籍看之言汝美未盡放令却回其家宮室服用盡如人世但怪王及卒吏皆着縞素私問之人云陽間天子崩故爲戴孝耳百姓得活私爲所親說之越明年五月而至尊厭代○按高安尉辛公平元和未遇陰吏之迎駕者與之俱入寢殿見上升輿甲馬引從而去后數月乃有攀髯之泣今此百姓所見亦隔越半歲其事畧同

鴻書

卷九十四

九

錄異

劉氏鴻書卷九十四 終

第九十五卷

錄異部二

變兆

人道邇

山泣

馬生人

造物之巧

手理字

三七世

虎狼入室

巨無霸

牛言

木中宇

犬變

黑漢

猪肝

白毛

女道士

鼠食禾

鐵雨

石人

至正屢翼

鼠渡江東

江平雷翼

鴻書

卷九十五目錄

一

黑雉

水僵

王振疊災

地震地裂

千歲猴

庚子疊翼

卷九十五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九十五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錄異部二

變兆

月犯少微戴逵以已當之憂愁不食而謝敷歟熒惑入斗梁武以已當之跣足下殿而魏主奔五星聚箕齊桓以霸而祿山以亡星孛大角始皇以帝而項羽以敗虹下庭際常臯拜相而楊勇幽亡故知天道遠人道邇子產之言不虛也 文海披沙

鴻書

卷九十五

錄異二

桀時泰山山走石泣先儒說桀之將亡泰山三日泣今泰山石遠望若人泣者是也武王謂周公曰桀為不道走山泣石 述異記

史記秦孝公二十一年有馬生人昭公二十年牡馬生子而夙劉向以為皆馬禍也孝公始用商君攻守之法東侵諸侯至於昭王用兵彌烈其象將以兵革抗極成功而還自害也牡馬非生類妄生而夙猶秦恃力彊得天下而還自滅之象也一日諸畜生非其類子孫必有非其姓者至於始皇果呂不韋子京房易傳曰方伯分威厥妖牡馬生子亡天子諸侯相伐厥妖馬生人 文獻通考

秦盧生秦錄圖書曰亡秦者胡始皇因大發兵擊胡而後來亡秦者乃是胡亥王莽時國師公劉秀名應圖識爲莽所殺而後來恢復者乃是光武魏拓跋珪因神巫言欲滅清河一郡而後來殺珪者乃是珪子清河王愛妾名萬人隋以李氏當應圖識族誅李金才而後來代隋者乃是李淵父子唐以女主武王之識誅武衛將軍李君羨而後來篡唐者乃是才人武氏數事者天何嘗不露先幾而人卒無從測摸故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甚矣造物者之巧也

白拂齋

王莽始建國二年甄豐子尋坐僞作符命誅黨與从者

鴻書

卷九十五

七

錄異

數百人尋手理有天子字莽解其臂入視之曰此一大子也或一六六也六者戮也明尋父子當戮从也○是歲池陽縣有小人僅長尺餘或乘車馬或步行操萬物大小多相稱

車馬及物皆稱人之形

三日从

漢武帝太初二年大月氏國貢雙頭雞四足一尾鳴則俱鳴武帝置甘泉故館更以餘雞配之得種類而不能鳴諫者云牝雞無晨惟家之索今乃反顧長安哀鳴故有謠言曰三七末世雞不鳴犬不吠宮中荆棘亂相繼當有九虎爭爲帝至王莽之篡將軍有九虎之號

集異志

孝靈皇帝董卓權紹術召難乘輿播越生民塗炭螻

蜴雖除而虎狼入室矣河內婦人食其夫河南丈夫食其婦梁州人生子兩頭京師馬生人

名山藏

王莽其先祖基梓柱生枝葉上出屋下根垂地中莽蜂目蛇口豺聲頭禿用包巾始謝鬻髮浚井得丹書云安漢公莽爲皇帝莽有長人巨無霸身長一丈腰大十圍軺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能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以助威名

名山藏

惠帝大安中江夏張騁所乘牛言曰天下亂乘我何之騁懼而還牛又言曰歸何早也尋後牛又人立而行騁使善卜者卦之謂曰天下將有兵亂爲禍非止一家其

鴻書

卷九十五

主

錄異

年張昌反先畧江夏騁爲將帥於是五州殘亂騁亦族滅京房易傳曰牛能言如其言占爲凶易萌氣樞曰人君不好士走馬被文繡犬狼食人食則有六畜言時天子諸侯不以惠下爲務又其應也

文獻通考

梁開平二年使李思安攻潞州營于壺關伐木爲柵破一大木中朱書文六字曰天十四載石進思安表上之群臣皆賀以爲十四年必有遠夷貢寶者司天少監徐鴻獨謂其所親曰自古無一字爲年號者上天符命豈缺文乎吾以爲丙申之歲當有石氏王此地者天字取四字中兩畫加之於傍則丙字也移四字則外圍以十

貫之卽申字也後至丙申歲晉高祖以石姓起并州如
鴻言 稽神錄

隋大業元年鴈門百姓聞犬多去其主羣聚於野形頗
變如狼而噉噬行人數年而止五行傳曰犬守禦者也
而今去其主臣下不附之象形變如狼狼色白爲主兵
之應也其後帝窮兵黷武勞役不息天戒若曰無爲勞
役守禦之臣將叛而爲害帝不寤遂起長城之役續有
西域遼東之舉天下怨叛及江都之變並宿衛之臣也

鴻書

卷九十五

四

雜錄

元豐末嘗有物大如席夜見寢殿上而神宗崩至大觀
間漸晝見致和以來大作每得人語聲則出先若裂屋
摧倒之聲其形僅丈餘彷彿如電金睛行動硜硜有語
黑氣蒙之不大了了氣之所及腥血四灑兵刃皆不能
施又或爲人形亦或爲驢晝夜出無時遇冬則罕見多
在掖廷宮人所居之地亦嘗及內殿後習以爲常人亦
不大怖至是浸少時洛陽府畿內忽有物如人或踰踞
如犬其色正黑不辨眉目始夜則掠小兒食後白晝入
人家爲患所至喧然不安謂之黑漢有力者夜持鎗自
衛亦有託以作過者二年乃息 正史全編

白浦民割猪肝肝中有一紙大如手色如新書云煙蒼

蒼明年無糧次年巢寇起州郡多荒 纂異錄

宋度宗時京師地產白毛如銀絲如馬尾或因地震而
生明年帝崩後二年國亡 怪誌

徽宗皇帝撰靈寶黃籙道場科儀頒天下自號道君皇
帝宣和殿地陷聖祖像有淚常有哭聲廟磚出血京師
大雨七日水高十餘丈男子孕而誕子婦人年四十餘
生鬚長六七寸疎秀甚美詔度爲女道士狐升御榻坐
名山藏

鴻書

卷九十五

五

雜錄

淳熙五年八月淮東通泰楚高郵黑鼠食禾田無遺穗
淮民大饑時江陵府十五里外群鼠以千萬計蔽塞通
達其色黑白青黃相雜與人並行爲車駕所踐死者不
可勝計凡三月乃息 文獻通考

至治元年玉案山產小赤犬群吠遍野占云天狗墜地
爲赤犬其下有大軍覆境又時兩鐵民舍山石皆穿人
物值之多數謠俗號曰鐵雨 稽記室

元至正庚寅年間叅議賈魯以當承平時無所垂名欲
立事功於世首勸脫脫開河吐水田又勸造至正交鈔
及決河南又勸追求夏禹故道開使吐流身專其任瀕
河起集丁夫二十六萬餘人朝廷所降食錢官吏不能
盡支河夫多怨韓山童等因挾詐陰鑿石人止開一眼

鑄其背曰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預當開河道
埋之掘者得之遂相爲驚詫而謀亂山童詐稱宋徽宗
九世孫僞詔畧曰蘊玉璽於海東取精兵於日本貪極
江南富誇塞址蓋以宋廣王走崖山丞相陳宜中走倭
托此說以動搖天下當時貪者從亂如歸朝廷發師誅
之雖卽擒獲而亂階成矣有無名子爲詩曰丞相造假
鈔舍人做强盜賈魯要開河攪得天下鬧堯山堂外紀
至正十五年七月構李城東馬橋上白龍掛烈風怪雨
間黑如深夜壞民居百餘所大木盡拔水自半空墮下
悉折爲二維以萬瓦亂飛溪水直立人皆叫號奔走不

海書

卷九十五

七

暇顧妻子龍由馬橋歷城址望大湖而去有聲如萬屋
齊壓四望黑雲洶湧失府城所在經一二時開霽不一
年爲戰鬪之地凡龍所過處荆棘寒煙視昔日之繁華
頓如一夢十七年六月温州有龍鬪於樂清江中颶風
大作所至有光如毬者萬餘人八月祥符縣西北有
青白二龍見若相鬪之勢良久不散二十三年廣西貴
州江中有物登岸蛇首四足青色長四尺許軍民聚觀
殺之二十四年六月保德州有黃龍見咸寧井中二十
七年皇太子寢殿新甃井成有龍自井出光焰燦人宮
人震懾皆仆地又宮牆外長慶寺所掌成宗幹兒采內

大槐樹有龍纏擾其上良久飛去樹皮皆剝七月益都
臨朐縣有龍見龍山巨石重千斤者浮空而起二十八
年十月大同路懷仁縣河岸崩有蛇大小相綰結可載
數車文獻通考

元至正乙未年中江淮間群鼠擁集如山尾尾相銜度
江過江東來湖廣群鼠數十萬度洞庭湖望四川而去
夜行晝伏路皆成蹊不依人行正道皆遵道側其羸弱
者走不及多道斃元事始末

元江平路當午天大雷雨有一富家正廳安置匡床胡
椅圓爐臺卓廳旁一室封鎖如故雷震壁破一孔如蓋

鴻書

卷九十五

七

大其牀爐椅卓皆從此孔入堆疊滿室人皆不解其異
次年張九四陷城據有東南五州之地享其富貴十餘
年蓋小能容巨賤能居貴之象也草木子

明天順朝黑青見相傳若有物如狸或如犬其行如風
倏忽無定或侵入面或嚙人手足未幾立太監西殿命
汪直使偵外事文武大臣多被侮辱或往南京或往北
邊倏忽不測人以爲黑青之應也震澤長語

明弘治間陝西慶陽府天雨石子大如鵝卵小如鷄頭
皆作人言春秋水闕於穀洛亦已罕矣正德間直隸文
安縣水忽然僵立高可五丈大亦如之國憲家猷

我明自王振擅權天象災異叠見振狼恣愈甚且諱言之時浙江紹興山移於平地地動白毛徧生又陝西二處山崩壓没人家數十戶一處山移有聲叫三日移數里又黃河改流東注於海淹没人家千餘又振宅新起內府乾方未踰時一火而盡又南京殿宇亦一時被焚是夜大雨明日殿基上生荆棘二尺高始下詔赦盜不可遏蝗不可滅天意不可回胡寇乘機大舉犯關矣天

日錄

弘治辛酉十月七日三鼓寢熟睡間初覺牀兀箱篋颯颯有聲後復大震人則數起數仆亦有稱盜而悞傷者

鴻書

卷九十五

九

九

孔多既久始知其為地震也又云成化乙未夏四月地震無若是甚寂後劉賊猖熾天下騷擾其大半繼以疫

鴻書

說海

又陝西西安延安慶陽潼關等處地震有聲朝城縣地震尤甚聲響如雷震倒官民房

屋五千餘間壓斃男婦一百七十自朔至望震尚未息

不時動搖縣東安昌八里徧地窳眼湧水有震開裂縫

長一二丈或四五丈者湧出溢流如河

通紀續

寧德陳驢山來初舉孝廉赴南宮試道過德州有怪猴專憑村婦為言人未來事無弗驗陳聞而造焉方入門怪即喜曰寧德陳驢山來也因語婦家陳君遠道相從

鴻書

卷九十五

九

九

無以為供可速取楓亭荔支來須臾而荔支至食之不同閩產時蓋十二月也臨行謂曰公明春登第仕至江西巡按赴任之日幸取道過我有小事欲相煩耳及直指命下陳復往訪之怪曰某雖妖邪然能預知禍福使人識趨避未必非有利於世者但居此中久山神土主逞逞相侵吾甚患之若得張真人玉印一道可保無虞矣遂出白綾帕一方陳曰此固不難吾當力任及至府中真人一見謂曰使君正人何為妖氣甚盛若此陳曰某所以來者老母晚年暮夜輒生驚恐欲求玉印以驅邪耳所云妖氣得無拒人已甚乎因出帕于袖中真人持帕笑曰使君幸無相誑此豈大夫人物邪迺千歲老猴皮耳此畜神通廣大得吾玉印即上帝亦無如之何吾將治之陳迺以寔告因為之祈免再三真人曰使君第坐不久當來矣頃之見一老猴自縛於墀下大呼曰駱山害我呼未竟忽霹靂一聲遂震歿焉閩海異聞

萬曆庚子夏四月二十三日淄川縣大風雨雹城堞剝落二百餘丈磚石皆在城上無漂擡城下者城隍廟樹六七圍者二十餘株盡拔折東壁有榦木文餘繁一飛瓦若累丸不墜城中坊石傾頽殆盡人壓斃無算巨石鐵檻碎如齏粉獨高氏坊下萊傭聞風中人語甚急曰

不可動不可動兩坊夾持左右俱衝毀此坊居中獨存坊柱先日開裂次日復合官民廬舍發揚一空有王氏屋三間自西院後置東院門窗戶牖衣服筆記宛然如初南街國氏巷屋脊上有卓一張平欹上面鋪絨布列盆中酒滿不溢物色之乃近地人家筵客物也客因風尚在某家未去街民某家有十二甕飄去不知所之次日行人從黃姑庵得其二中盛米蔬如故無顛破文學某生有紅紗一疋絨束笥內上有封識手號飄至空中儼然某生紗也而厨笥未發如昨離城十餘里高粱二庄屋盡毀風後見樹上翻掛一盆觸而墜地不破盆幽

鴻書

卷九十五

十

集

千尺翻轉絡繹傳語畧同實古今未有之變也

居東集

劉氏鴻書卷九十五

終

鴻書

卷九十五

十

集

第九十六卷

錄異部三

人異

寸人

大耳人

僵人

神母

安登

有莘氏

六子十六男

生桑化石

鬼方女

星娘

娠生卵

產十子

雙產

郊育

毛民

冤家同生

壽聯

假天子

屍鬪

諸葛龜

發昭陵

鴻書

卷九十六目錄

十

高麗船

無頭人

盜賊脫身

道士呪尸

妖人王臣

魔魅行姦

變鬼法

虎四虎五

丙丁不靖

卷九十六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九十六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錄異部三

太史湯養尹 刪正

人異

西北荒中有小人焉長一寸圓如長朱衣玄冠乘輅車
導引有威儀人遇其乘車並食之其味辛楚終不為虫
象所咋並識萬物名字殺腹中二虫神異經

有大耳國其人寢常以一耳為席一耳為衾山海經僵

人峽路側巖上有死人僵尸帶穴故岫堅取名焉釋鞍
就穴直上可百餘仞石路遶逶迤步僵尸倚窟枯

鴻書

卷九十六

一

錄異部三

骨尚全唯無膚髮而已訪其川居之士云其鄉中父老
作兒童時已聞其長舊傳此當是數百年骸矣水經註

太昊伏羲氏之母曰神母居於華胥之神洲履巨人跡

意有所動青虹繞之久而方滅即覺有娠歷十二年而

生伏羲長頭修目龜齒龍唇眉有白毫髮垂委地人曰

歲星下臨以歲十二年一周天也拾遺記

炎帝神農氏出少典國君之後母曰安登生帝於姜水

三辰能言五日能行七朝而齒具野史

昔有莘氏女采桑於伊川得嬰兒於空桑中言其母孕

於伊水之濱夢神告之曰白水出而東走毋明視而見

白水出焉告其鄰居而走顧望其邑咸爲水矣其母化爲空桑子在其中莘女取而獻之命養於庖長有賢德殷以爲尹曰伊尹 水經註

顓頊裔孫陸終娶嬭氏孕之三年一產六子曰樊曰惠連曰箴曰莚曰安曰季連○北魏延興間忻州婦人四產十六男或三男一女或三女一男皆陰氣盛母道壯也 事物紀原

伊尹無父生於空桑中禹妻化爲石後剖腹而生啓老君耳長七寸在母腹中八十一年剖左脇而生及生髮皓白徐偃王無骨而有聖德劉邕好食人瘡痂文王

鴻書

卷九十六

十一

雜異三

四乳臯陶鳥喙堯眉八彩湯臂四肘禹耳三漏離婁察見秋毫於十里之外衛臣弘演開胸納懿公之肝周穆貴爲天子車轍馬迹遍於天下凡遊行一億一萬里 異志

陸終氏娶鬼方之女孕而不育十一年開其左脇而出三人焉又開其右脇而出二人焉長曰昆吾名樊已姓封於衛次曰參胡董姓封於韓周時爲胡國楚滅之三曰彭祖名剪彭姓封於韓大彭之墟卽彭城也四曰會人姁姓封於鄭五曰安曹姓封於邾六曰季連莘姓其後爲楚昆吾氏爲夏伯湯伐桀滅之彭祖氏爲商伯商

之末世始亡 筆叢

田氏寡居夢太白星臨其上因娠歎曰無夫而娠人將棄我移居東方里五月旦生朔因爲氏名朔三日而母死一說朔父張夷字少平 洞冥記

徐君宮人娠而生卵以爲不祥棄之水濱孤獨母有大名曰鵠倉獵於水側得棄卵啗以來歸獨母以爲異覆煖之遂成兒生時偃故以爲名徐君宮中聞之乃更錄取長而仁智襲君徐國後鵠倉臨死生角而九尾實黃龍也 地理志

鴻書

卷九十六

主

雜異三

牢山有婦人名沙臺居於牢山捕魚水中觸神木若有感因懷孕產十子後沉木化爲龍出水九子驚走一子不能去背龍而坐龍因托之其母鳥語謂背爲九謂生爲隆因名爲九隆及諸長兄遂相共推九隆爲王後牢山下有一夫一婦生十女九隆皆以爲妻遂因華育皆畫身像龍文皆著尾九隆死世世不與中國通 水經註霍將軍妻一產二子疑所爲兄弟或曰前生爲兄後生爲弟今雖同日亦宜以先生爲兄或曰居上者宜爲兄居下者前生今宜以前生爲弟時霍光聞之曰昔殷王祖甲一產二子曰囂曰良以卯日生囂以巳日生良則以囂爲兄以良爲弟若以在上者爲兄囂亦當爲弟昔

許釐莊公一產二女曰妹曰茂楚大夫唐勒一產二子一男一女男曰貞夫女曰瓊華皆以先生為長近代鄭昌皆文長禱並生二男滕公一生二女李黎生一男一女並以前生為長霍氏亦以前生為兄焉國憲家猷

晉末嘉中有韓媼者偶拾巨卵歸育之得嬰兒字曰概方四歲劉淵築平陽城不就募能城者概因變為蛇令媼舉灰誌後曰憑灰築城可立就果然淵怪之遂投入山穴間露尾數寸忽有泉湧出城池集異錄

臨海郡東南二千里有毛人在大海州島上為人短小面體蓋有毛如猪能穴居無衣服晉末嘉四年吳郡司鴻書鴻書

鹽都尉戴逢在海邊得一船上有男女四人狀皆如此言語不通送詣丞相府未至道死惟有一人在上賜之婦生子出入市井漸曉人語自說其所在是毛民也大荒經云毛氏食黍者是也山海經

梁簡文之生誌公謂武帝此子與冤家同年生其年侯景生於鴈門亂梁誅蕭氏略盡朝野僉載

四月八日謝太后壽崇節九日度宗乾會節賈似道令黃蛻致語中一聯云神母聖子萬壽無疆亦萬壽無疆昨日今朝一佛出世又一佛出世三朝野史

唐李峯為鄧州刺史嘗夜占星宿而坐見東南有異氣

明晨詢之有牧羊胡婦生子答曰此假天子也座客勸殺之笈曰不可此胡雛他日必於國為盜古亦有之設殺假恐生真矣乃祿山生干漁陽也雲溪友議

貞元初河南少尹李則卒未歛有一朱衣人來投刺申弔自稱蘇郎中既入哀慟尤甚俄頃屍起與之相搏家人子驚走出堂二人閉門毆擊及暮方息孝子乃敢入見二尸共卧床上長短形狀姿貌鬚衣服一無差異聚族不能識遂同棺葬之獨異志

會稽李彭山先生守長沙日有兄弟開田掘土獲一缸窺置鍋水即沸可炊爨不用柴炭二人爭送府視其內鴻書

有一小道士篆丙丁二字於背又有諸葛行軍竈幾字想即木牛流馬之意云貯府庫尚存筆談

鄭元素溫韜之甥也自言韜發昭陵從延道下見官室制度闕麗不異人間中為正寢東西廂列石床床上石函中有鐵匣悉藏前世圖書鍾王墨迹紙筆如新韜悉取之韜死元素得之為多南唐書

嘉祐中崑山縣上海有一船桅折風飄抵岸船中有三千餘人衣冠如唐人繫紅鞵角帶短皂布衫見人皆慟哭語言不可曉試令書字字亦不可讀行相綴如鴈行久之自出一書示人乃唐祐中告授屯羅島首領陪戎

副尉制又有一書乃是上高麗表亦稱屯羅島皆用漢字蓋東夷之臣屬高麗者船中有諸穀唯麻子大如蓮的蘇人種之初歲亦如蓮的次年漸小數年後只如中國麻子時贊善大夫韓正彥知崑山縣事召其人犒以酒食食罷以手捧首而驤意若懼感正彥使人爲其治桅桅舊植船木上不可動工人爲之造轉軸教其起倒之法其人又喜復捧首而驤

夢溪筆談

紹興二十五年忠翊郎刁端禮隨所親郡運使往江西經嚴州淳安道上晚泊旅邸日未暮乃縱步村徑二三里入一村舍少憩見主家夫婦春穀問其姓氏曰姓潘

鴻書

卷九十六

本

雜異三

婦淪茗以進聞旁舍憲宰有聲試窺之乃一無頭人纖草履運手快疾刁大驚愕扣潘生生曰此吾父潘翁也宣和庚子歲乃遭幫源方賊之亂斬首死其偶逃外得脫還訪尸於積骸中尚可辨認昇以歸手足猶能動肌體皆溫不忍斂殯唯造小函實首埋於屋後而用藥傅斷處其後瘡愈別生一竅欲飲食則啾啾然徐灌以粥湯故賴以活今三十六年翁已七十矣刁亟反餽邸神志恍然不寧者累日後每思之毛髮輒洒洒也

夷堅志

自古盜賊如黃巢僂智高敗績之後皆能脫身自免巢髡髮爲僧題詩自贊有鐵衣着盡着僧衣之句智高敗

後惟金龍衣在或謂入海或謂奔大理國淳熙間江湖茶商相挺爲盜推荆南茶驢賴文政爲首文政多智年已六十不從曰天子無失德天下無他業將欲何爲羣兒不聽以刀脅之龜勉而從文政知事必不集陰求貌類已者一人曰劉四以煎油糞爲業使執役左右幸幼安爲江西憲親提死士與之角困屈請降文政先與渠魁數人來見約日東兵退既謂其徒曰幸提刑瞻視不常必將殺我欲遁去其徒不可則曰寧斷吾首以降死先後不過數日耳其徒又不忍乃斬劉四之首使僞爲已首以出而文政竟遁去官軍迄不知其首級之僞爲

鴻書

卷九十六

本

也 鶴林玉露

咸平間議改元中書上三號上曰朕不欲過取美名惟景德之號可議未決因以三號納器中以決疑復得景德字真宗紀仁宗改元天聖時章獻臨朝撰號者取天宇於文爲二人謂天聖者以尊太后也至十年改明道又於文日月並也與二人之義同○又熙寧末神宗改元近臣擬美成豐章進上指美成曰犬羊帶戈不可指亨字曰爲子不成可去亨而加元遂以元豐紀年塵史葉宗可元末避地淮楊時寇至積屍滿野葉宗可晝伏夜行至前途度不能行則臥地雜衆尸中至夜分明月

下遙見一人來燭籠前導近而視之一道士一童子執燭偕至屍傍道士以燭燭羣屍凡婦人老翁幼稚羸羸殘廢者俱手提而擲之輕如一葉俄得一壯男子骸體魁碩道士細視有喜色乃即解衣與之合體相抱持對其口呵氣入其中良久道士氣漸微屍冉冉動俄而欠伸又開眼遂推道士於地蹶然而起立仍令童子執燭前導飄然而去

志怪錄

妖人王臣自幼為南京公侯府家人數易主亦數易名惟妖幻惑取人財所得輒盡累為主人惡刑所加兩足皆不能良行成化初銜術於江陰諸大家皆不納獨周

鴻書

卷九十六

七

錄異

惟瞻稍待之見其一篋中有二木人長尺餘能自相抵觸坐作進退聽其指揮臣或手取他人之物同棄水中少頃自其袖中出凡人之物經其目者必能暗取其術蓋與王弼略相似後往北京遽攀援得見上歲辛丑上命中官王敬同往採藥於湖湘江右江浙京東諸郡二人者從以無賴二十餘輩專以攫取財物所歷三司郡縣官受其辱民受其擾幾致激變惟江陰諸大家以舊恨最受其毒癸卯至蘇命工銘銀為元寶累二千餘錠凡江南之書畫器玩道釋像典之精絕者檢括殆盡二人者本無所識所在奉承之人反教其去取也復以妖

書數十本命府學諸生手抄屢抄不中實欲得賂諸生無所出因致罰於校官時在胥門諸生王順輩數十人不勝忿恚大肆醜詆適有樵擔至前遂各取一木擁至其前將有所加二人者大懼避驛舍中其下人皆被痛毆而散自此氣燄少息蘇人得不深受其害二人遂奏諸生抗命監司府官救過之不暇且為諸生甚危惟巡撫大司馬王公知而大喜因奏二人不法上遣邏卒往捕時大暑卒裸其體遍塗狗血復覆以狗皮以破其術至錦衣獄中三日斬於市國其首歷示所害之地萬姓稱快

萬國雜記

鴻書

卷九十六

八

錄異

都察院為以男裝女魔魅行姦異常事該直隸真定府晉州奏犯人桑冲供係山西太原府石州李家灣文水東都軍籍李大剛侄自幼賣與榆次縣人桑茂為義男成化元年訪得大同府山陰縣已故民人谷才以男裝女隨處教人女子生活暗行姦宿一十八年冲要得倣倣到大同南關住人王長家尋見谷才投拜為師將眉臉紋刺粧作婦人身首就彼學會女工相謝回家比有本縣北家山任茂張虎谷城縣張端大馬站村王大喜文水縣任昉孫成孫原前來見冲學會前情冲各各誓盟散去成化三年三月內冲離家到今十月別無生理

專一在外圖姦經歷大同平陽太原真定保定順德順
天河潤濟南東昌等府朔州永年大谷等共四十五府
州縣及鄉村鎮店七十八處設計假粧逃走乞飯婦人
先到旁住貧小人家投作工一二日使其傳說引進教
作女工遇晚同歇誑言作戲又或合成迷藥默念昏迷
呪使其女子手足不動口不能言或住三朝五日恐人
識出又行那移別處一向不曾事發成化十三年七月
十三日酉時分前到真定府晉州地名聶村生員高宣
家詐稱是趙州民人張林妾爲夫打罵逃走前來投宿
比被覺察將冲捉送晉州審供前情是實恭照本犯立
心異人有類十惡律無該載除將本犯并姦宿良家女
子姓名開單連人牢固押法司收問外乞勅法司將本
犯問擬重罪等因具奏奉聖旨都察院看了來說欽此
欽遵臣等看得桑冲所犯死有餘辜其所供任茂等俱
各習學前術四散姦淫欲將桑冲問擬死罪仍將各處
巡按御史挨孥任茂等解京一體問罪以警將來及前
項婦女俱被桑冲以術迷亂其姦非出本心又干礙人
衆亦合免其查究成化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掌院事
太子少保兼左都御史王等具題二十二日於奉天門
奏奉聖旨這厮情犯醜惡有傷風化便凌遲了不必覆

奏任茂等七名務要上緊挨究得獲解來欽此續已編
南京華嚴寺僧遊食貴州聞此中夷俗有人能變鬼法
或男子或婦人變形爲羊豕驢騾之類啗人至死吮其
血食之宣慰土官法禁而不能絕人戒僧云臥時喜防
之僧與數人宿寺中夜深時聞羊鳴戶外少頃一羊入
室就睡者身連輿之僧念曰得非向人所云乎卽運禪
杖力擊其腰下一羊踣地遂復本形乃一裸體婦人執
而繫之將以聞官婦人哀叫不已天明倩人往報其家
家人齊來寺中羅拜求免出白金三百兩爲僧贖婦命
僧受之乃釋婦使去他日僧出郊見土官導從布野方
執人生瘞問傍觀者云亦捉得變鬼人也說海
河南開封府有丹客之婦懷娠甚巨動躍間略似雙胎
丹客語婦曰若生二男當名虎四虎五一曰欲出天若
雨狀謂妻曰晴履可耶抑雨具去可耶妻未答則腹中
朗應無雨丹客驚問之曰虎四也言未竟又聞有應聲
則曰虎五也自後凡有言無不驗一日謂丹客曰汝所
爲竟煉不成必須爐如何置火如何候藥如何辦又曰
如何如何乃毛也如何小點化如何大點化待吾母爲
之可也丹客如言行之火然硫黃偶客至門室既不深
廣而客又不行其婦與二兒俱曰黃氣逼人奈何奈何

至夜薰蒸死世今有小點化之術謂其傳也或者天怒其泄故欲滅其口耶然亦不知何怪

俞文豹吹劍錄凡丙午丁未年中國遇之必災故宋時有術士上丙午丁未龜鑑謂自秦昭襄五十二年迄五代凡二十一次其年皆不靖宋南渡丁未高宗渡江淳熙丁未高宗上仙獨淳祐丁未則無他異惟自夏迄冬不雨所在湖陂河井枯竭蓋丙午丁未在天之中丙丁屬火皆在丙午旺鄉五行中惟水火不宜旺旺則不可救藥非有興王盛德未易當也故大撓作甲子於丙午丁未爲天河水以水能制火也戊午巳未爲天上火以戊巳土蓋其上則火不能熾也他不暇引宋以丙午丁未而元代之元以丙午丁未而我太祖興焉故有丙午丁未而天下或無大故者未有大故而不值丙午丁未者也天行之數亦可畏哉

李氏疑懼

鴻書

卷九十六

十一

雜錄

劉氏鴻書卷九十六 終

第九十七卷

錄異部四

物異

火鼠雪蛆

藥獸

化蛇

化雉

老狐

變胡狀

屏上美人

木偶

喉間魚

宅鬼

雌雄雞

驅虎說

卷九十七目錄終

鴻書

卷九十七目錄

一

劉氏鴻書卷之九十七

錄異部四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物異

世間萬物無不生虫木水土之中生虫至多固其常也至於火中生虫則火鼠也極南方有之其毛以為火浣布而火南雞亦食火也陰山以北積雪歷世不消其中生蛆其大如瓠北人謂之雪蛆味極甘美張子和醫者著儒門事親書言見民家一鐵鍋底上起一鐵泡鎚破有一紅虫其走如飛其嘴至硬是金鐵中亦有虫也

鴻書

卷九十七

十一

物異

神農時白民進藥獸人有疾病則拊其獸授之語語如白民所傳不知何語語已獸輒如野外啣一草歸搗汁服之即愈後黃帝命風后紀其何草起何疾久之如方悉驗古傳黃帝嘗百草非也故虞卿曰黃帝師藥獸而知醫

芸志私志

顏淵子路共坐於夫子之門有鬼魅求見孔子其目若日其形甚備子路失魄口噤不能言顏淵乃杖劍前斫其腰於是形化為蛇即斬之孔子出觀嘆曰勇者不懼智者不惑仁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嚴芸小說

陳倉秦穆公時人掘地得一物似猪羊形牽以獻公道逢二童子曰此媼也在地食人腦欲殺之先以栢木插首媼曰此童子曰陳寶得雄則王得雌則霸倉舍媼逐童子化為雉入林中言於公公大獵得其雌化為石置汧渭之間作陳寶祠

史記

張華字茂先晉惠帝時為司空於時燕昭王墓前有一班狐積年能為變幻乃變作一書生欲詣張公過問墓前華表曰以我才貌可得見張司空否華表曰子之妙解無為不可但張公智度恐難籠絡出必遇辱殆不得返非但喪子千歲之質亦當深誤老表狐不從乃持刺

鴻書

卷九十七

十一

物異

謂華華見其總角風流潔白如玉舉動容止顧盼生姿雅重之於是論及文章辨校聲實華未嘗聞比復商略三史探賸百家談老莊之奧區披風雅之絕旨包十聖貫三才箴八儒撻五禮華無不應聲屈滯乃嘆曰天下豈有此年少若非鬼魅則是狐狸乃掃榻延留留人防護此生乃曰明公當尊賢容衆加善而矜不能奈何惜人學問墨子兼愛其若是耶言卒便求退華已使人防門不得出既而又謂華曰公門置甲兵欄騎當是致疑於僕也將恐天下之人捲舌而不言智謀之士望門而不進深為明公惜之華不應但使人防禦甚嚴時豐城

今雷煥字孔章博物士也來訪華華以書生白之孔章曰若疑之何不呼獵犬試之乃命犬以試竟無憚色狐曰我天生才智反以爲妖以犬試我其能爲患乎華益怒曰此必真妖也聞魑魅忌狗所別者數百年物耳千年老精不能復別惟得千年枯木照之則形立見孔章曰千年神木何由可得華曰世傳燕昭王墓前華表木已經千年乃遣人伐華表使人欲至木所忽空中有一青衣小兒來問使曰君何來也使曰張司空有一年少來謁多才巧薛疑是妖魅使我來取華表照之青衣曰老狐不智不聽我言今日禍已及我其可逃乎乃發聲

鴻書

卷九十七

手

搜神記

而泣條然不見使乃伐其木血流便將木歸燃之以照片生乃一班狐華曰此二物不值我千年不可復得乃烹之

搜神記

石季龍造大武殿初成圖畫自古賢聖忠臣孝子烈士貞女皆變爲胡狀旬餘頭悉縮入肩巾惟冠髻髣髴微出季龍大惡之秘而不言

五代史

楊太真得水晶屏上刻美人形可二三寸妃以遺國忠置之樓上常偃息其下一日國忠獨卧屏上諸女悉下各通名曰當壚人也步蓮人也桃源人也拾翠人也竊香人也金屋人也解佩人也爲雲人也画眉人也吹簫

人也笑嬖人也許飛瓊也趙飛燕也金谷人也結綺臨春人也國忠驚叱皆復歸屏自是不登樓未幾果敗

外傳

紀

武德中曹惠爲江州參軍官舍佛堂中有二木偶人長尺餘工飾甚巧因持歸與稚兒戲稚兒食木偶引手請之惠問曰爾何時物頗能作恠曰輕素與輕紅是宣城謝太守家備偶且曰廬山神要素輕素等爲舞姬久矣請命盡工賜以粉黛惠令工人爲飾之輕素笑曰此度非謝舞妓亦當爲彼夫人矣

幽怪錄

唐末徽中絳州一僧病噎不下食數年臨終命其徒曰

鴻書

卷九十七

四

搜神記

吾死後可開吾胸喉視有何物苦我如此及死其徒依命開視胸中得一物形似魚而有兩頭通體悉有骨鱗安鉢中跳躍不已戲投諸味雖不見食皆化爲水又投諸毒物亦皆消化一僧方作藍澱因以少澱授之耶怖懼奔走頃更化成水

本草綱目

邢太尉孝揚初南渡寓家湖州德清驛湫隘不足容謀居於臨安甚切得薦橋門內王瓊太尉宅纔爲錢三千緡或曰都城如此第舍當直五萬緡今不能什一亦知其說乎是宅久爲妖厲所據人不復堪處故以相付耳邢之內子及姑慶國夫人者皆倡言不可用邢患之

稍稍語內子曰人言是否固未定我將先驗之然我或云無汝終不以爲信蓋擇謹厚二婢子偕行庶可證其實遂往凡留半月中外輿僻無不臨履夜寢於正堂寂無一佈歸家具言且力詆前妄二妾亦深贊屋廬之美始盡室徙之徙之日物惟卽見家人閨幃間密語輒應於屋上嬉侮譁藝無所間斷主盡感姬妾恬不避人於是盡悔其來時宋安國在德清亟遣招致爲作法考揖獲一鬼械而囚諸北陰已復一鬼出又捕治之俄復然鬼自述兄第四人又有他宗從眷屬并同儕極多宋施術已窮亦厭倦乃告邢氏曰茲地經兵虜之變殺人無數今日何勝治不若建黃籙大醮拯拔之吾當爲主行使超然受生不與鬼爲怨府亦上計也邢如其戒揭錢二百萬辦醮筵鍊之夕置龕架上幕以布悉召滯鬼集于中宋約邢親昇至前聲力不能舉但覺龕內索索如蟹行聲訖事用八健卒負出門皆云壓肩上甚重各若荷百斤耳座之竹園深坎下宅至今平寧

異聞錄

元至正甲午乙未年龍泉縣人家有一雞二形一邊毛羽純雄一邊毛羽純雌既能雄鳴又解雌伏蓋氣之乖亂羽虫之孽也次年青田山賊陷縣治

草木子

陝西九陂山唐昭陵在焉醴泉民逐白兔失足隧道中

頗黠黑油缸十數皆設開振流注最下一缸中破油不下火熒熒欲滅民爲通之向兔在傍乃銀鑄者上有刻字云換燈人賜銀兔一個四視珠貝懷出路迷便舍之乃復有門及攜兔出隧門隨閉

續已錄

余里素無虎十數年偶有至者一宿信宿輒去未聞秋毫犯今二虎入地方匿余後山且旬日矣傷豚者再晝伏夜遊無去志或曰張何氏之網羅或曰挾伍氏之弩矢第念二虎未肆毒亦不幸落此畜道余正躊躇會客過余曰豺狼當道子不難請之君以安天下虎豹在山子豈難請之神以靖里中余中慚弗德遂巡不敢任于

是退而擊牲焚香禱於土社各神爲說以告之其異曰人有人居虎有虎穴百里外崇山峻嶺人所不到可穴皮者何限妖禽惡獸人所不禁可攫食者何限何故罹此危地耶余思人畏虎不殺虎不可虎畏人亦避人其可哉人不能喻虎而托喻于神虎不知聽人而求聽于神神其洋洋如在濯濯厥靈以余不欲殺虎之意以衆必欲殺虎之勢陰馴二虎逐即離山尋穴于崇山峻嶺尋食于妖禽惡獸令虎不傷人人不傷虎豈不亦一功德乎哉或虎奉天道余及地方衆生果不忠不孝不仁不讓欺賤殘貪暴寒癯種種作孽罪在難赦者即攝

其魂魄擊以雷霆何施弗可而令虎驚良善反於罪人
無所警也神為地方保障世享報祈余姑待命三日倘
不能以弗德之人致虎北渡豈無馮婦周處張網羅操
努矢食其肉而寢處其皮虎將無辭于神乎時未方焚
告而申之時已報虎掉尾去矣此亦何異於渡河而尚
俟夫埋輪者耶嗚呼神哉 朱吾弼驅虎說

劉氏鴻書卷九十七終

鳥書

卷九十七終

第九十八卷

紀龐部一

兵畧

湯之陰謀

守獸之具

車騎步獸

股肱羽翼

子產焚書

餓疾召兵

甲子日興

殺一老卒

安反側

兵形象水

勿從勿攻 十中策

將禮

勇夫

臨安疏

都金陵

聯屬兩京

虎牛開

大同城

遼東三分

得算之少

荊州用武

鴻書

卷九十八終

十

國初兵制

五刑九刑

荒畧

黃帝問歲

大稔

三年九年

三登曰太平

陰沴陽過

禁末作

呼庚癸

寒役傷民

傷民傷農

倉窖貯粟

數年三益

壞牆不築

升平登平

貸米

麥秀蠶老

瘞蝗

調拯百姓

大臣之器

沃壑毀木

食牛度肉

荊州失險

宣城十六圩

不煩海運

大水

大旱

蝗灾

歲饑

鴻書

卷之八

二

九十八卷終

劉氏鴻書卷之九

明宣城劉仲達纂輯

太史湯賓尹刪正

紀龐部

兵略

有夏女華者桀之所愛也湯事之以千金曲逆者桀之所善也湯事之以千金內則有女華之陰外則有曲逆之陽陰陽之議合而得成其天子此湯之陰謀也

管子

武王曰五帝之時無守戰之具國存者何太公曰守戰之具皆在民間耒耜者是其弓弩也鋤耰者是其子戟也簪笠者是其兜鍪也鎌斧者是其攻戰之具也雞狗者是鉦鼓也

太平御覽

鴻書

卷之八

十

紀龐

武王問於太公曰以車與騎步戰所當幾何公曰車者軍之羽翼也所以陷堅陣要強敵遮北走也易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八十人八十人當一車一車當六騎六騎當一車十乘敗千人百乘敗萬人此其大數也置車之吏數五車而一長十車而一吏五十車而一率百乘而一將易戰之法五車爲列前後相去四十步左右十步險戰之法車必循道十車爲聚二十車爲屯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六步隊間三十六步五車一長縱橫相去

一里各逐故道選車士之法取年四十以下長七尺五寸以上走能逐馬及馳而乘之前後左右上下周旋能縛乘旌旗力谷入石弩射前後皆便習者武車之士不可不厚也 太公六韜

武王曰王者帥師必有股肱羽翼以成威神爲之奈何太公曰凡舉兵師以將爲命命在通達不守一術因能授職各取所長隨時變化以爲紀綱故將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應天道腹心一人主替謀應卒揆天消變總覽羣謀保全民命謀士五人主圖安危慮未萌論行能明賞罰授官位決嫌疑定可否天文三人主司星曆

鴻書

卷九十八

子

紀

候風氣推時日考符驗校災異知天心去就之機地利三人主三軍行止形勢利害消息遠近險易水涸山阻不失地利兵法九人主講論異同行事成敗簡練兵器刺舉非法通糧四人主度飲食蓄積通糧道致五穀令三軍不困乏奮威四人主擇才力論兵革風馳電掣不知所由伏鼓旗三人主伏鼓旗明目詭符印謬號令闇忽往來出入若神股肱四人主任重持難脩溝塹治壁壘以備守禦通才三人主拾遺補過應對賓客論議談語消患解結權士三人主行奇譎設殊異非人所識行無窮之變耳目七人主往來聽言視變覓四方之事

軍中之情爪牙五人主揚威武激厲三軍使冒難攻銳無所疑慮以弱敵心遊士八人主伺姦候變開闔人情觀敵之意以間謀術士二人主爲譎詐依托鬼神以惑衆心方士三人主百藥以治金瘡以痊萬病法筭二人主計會三軍管壘糧食財用出入 六韜

鄭子孔當國爲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爲之焚書子孔不可曰爲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爲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

鴻書

卷九十八

三

紀

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 左傳秦康公築臺三年荆人起兵將欲以兵攻齊任妄曰饑召兵疾召兵勞召兵亂召兵君築臺三年今荆人起兵將攻齊臣恐其攻齊爲聲而以襲秦爲實也不如備之戊東邊荆人輟行 經濟類編

唐太宗問李衛公曰卿言天官時日明將不法闇者拘之廢亦宜然靖曰紂以甲子亡武王以甲子日興宋武以往亡起兵曰我往彼亡必克之尉繚子曰黃帝以德守之以刑罰之是謂刑德非天官時日之謂也庸將泥於術數是以多敗 唐典

郭子儀聞虜逼邠州遣其子肅將兵救之虜攻之不克及還又攻之不克遂還肅在邠州縱士卒為暴曰李德患之而不敢言段秀實自請補都虞侯肅軍士入市取酒刺酒翁壞釀器秀實列卒盡取其首注渠上植市門肅一營大譟盡甲李德恐秀實曰無傷也請往解之選老嫗者一人馳馬至肅門甲者出秀實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肅出秀實讓之曰副元帥勲塞天地當念始終今常侍縱卒為暴行且致亂亂則罪及副元帥郭氏功名其存者幾何言未畢肅再拜曰公幸教肅以道敢不從命叱左右皆解甲敢諍者死秀

鴻書

卷九十八

唐

紀

朱

實因留宿軍中且俱至李德所謝

譚黃錄

郭威閱守貞文書得朝臣藩鎮交通書詞意悖逆欲奏之秘書郎王濤諫曰題懸乘夜爭出見日自消願一切焚之以安反側威悟從焉

五代

孫子曰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

十二篇

用兵之說伴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追圍師勿缺窮寇勿追進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

武選

建炎中大駕駐維揚康伯可上中興十策一請皇帝設壇與羣臣六軍齋戒服以必兩宮之歸二請移蹕關中治兵積粟號召兩河為雪耻計東南不足立事三請畧去常制為馬上治用漢故事選天下英俊日侍左右講其天下利病通達外情四請河北未陷州郡朝廷不復置吏詔土人自相推擇各保鄉社以兩軍屯要害為聲援滑州置留府連接號令五請刪內侍百司州縣冗員文書務簡實以省財便事六請大赦與民更始前事一切不問不限文武不次登用以收人心七請北人避胡聲郡邑南來以從吾君者其首領各豪傑當待之以

鴻書

卷九十八

宋

將帥不可指為盜賊八請增損保甲之法團結山東京東西兩淮之民以備不虞九請講求漢唐漕運江淮道塗置使以觀關中十請許天下直言便宜州郡即日繳奏置籍親覽以廣豪傑進用之路時宰相汪黃輩不能聽用而伯可名聲由是甚著余觀其策正大的確雖李伯紀趙元鎮亦何以遠過然厥後秦檜當國伯可乃附會求進權為臺郎值惡軍歸養兩宮燕樂伯可專應制為歌詞使觀粉飾於是聲名掃地而世但以北都舊卿輩矣檜死伯可亦貶五羊

韓林玉露

軍議曰軍井未汲將不吉渴軍未辦將不吉倦軍

未炊將不言饑冬不服暑夏不操扇雨不張蓋是禮

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故良餌之下有懸魚重賞之下有勇夫

文天祥至臨安上疏言本朝愍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都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以寢弱故敵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破中原陸沈痛悔何及今宜分境內爲四鎮建都統御於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閩於長沙番禺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閩於揚州黃長沙取鄂隆興取斬黃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地大力衆

鴻書

卷九十八

五

宋史

乃足以抗敵約日取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力分疲於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間出於其中則敵不難却也時議以爲迂濶不報命知平江府宋史都金陵者守淮以防外庭守武昌九江以蔽上游守淮之勢東固淮安泗州自丹陽而揚州而淮安而泗州乃全淮之右臂也西固鳳陽壽州自采石而和州而鳳陽而壽州乃全淮之左臂也東無淮安雖得泗州而不爲用西無鳳陽雖得合肥而不爲用上游之勢沉湘諸水合洞庭之波而輸之江則武昌爲之都會故湖廣省所以蔽九江江西諸水與鄱陽之浸匯於淞口則九江爲

鴻書

卷九十八

六

宋史

之都會故九江所以接武昌而蔽金陵若用於天下則徐邳臨清淮安之應也洛陽鉤鄭鳳陽之應也荊州武昌之應也而襄陽又荊州之應也固荊州可以開蜀道固襄陽可以控川陝固臨清可以通燕冀固洛陽可以制潼關其西南守江西以運百粵其東南守浙江以治閩吳皆金陵之門庭帑藏云爾○欲聯屬兩京以制天下於揚州臨清徐州置重臣鎮之其聯屬徐臨而執其中則濟寧爲之要轄其聯屬揚徐而執其中則淮揚爲之要轄臨爲梁冀青兗之會揚爲江淮汴海之交徐爲梁冀青兗江淮汴海之限○虎牢關潼關誠爲險要能以寡過衆然貼隣大河若踰河避險而出則關無恃於險矣故虎牢不守孟縣潼關不守蒲州烏乎用其險○大同城羣貨所聚力商命存且藩殿森立守勢益奮故難虜雄圖不能破

莫越通

無歸東中阻江湖則江西不爲用肘腋之勝殊非所以成大此陳友諒所以得等之少○大勢無襄陽則荊州不足以用武無漢中則巴蜀不能以存險無關中則河南不能以豫居無巴蜀則吳楚不得以奠枕莫越通

國初兵制在內設錦衣等上十二衛以衛官禁設留守等四十八衛以衛京城上十二衛爲親軍指揮使司番上宿衛無所隸屬而京城之衛分屬五軍都督府遇有征行則調發之今天下都指揮使司凡十六處而爲行都司者四近又於湖廣添設一行都司爲五內外衛所設軍士俱有定數大率以五千六百名爲一衛一千一

鴻書

卷九十八

五十六

兵部

百十二名爲一千戶所一百十二名爲一百戶所衛分軍數或有多寡而千百戶所統則一每一百戶內總旗二人小旗十人管領鈐東以成隊伍此本朝之兵制也然承平日久民不知兵武備小無少弛軍伍不無空缺朝廷非不時加清勾法司亦請有罪者爲戍而終不能復國初之舊矧老弱坐食甲兵朽鈍驅之禦敵無足當衝如昔年達虜屢犯畿輔倭寇深入淮揚有能鼓陣擐鋒而與之一角者乎及調發外兵必至騷動是養兵適困於兵矣且驕悍悖逆有事調發適足以增內顧之憂如昔年大同撫臣失於撫馭南京給糧稍不如期輒敢

羣起而噪呼殺大臣而辱主帥邇年浙江亦有兵變豈非紀綱之大壞者乎後雖殲彼渠魁撫安如故而體統已壞是制兵反以制於兵矣馬端臨曰宋兵雖多劣弱而不可用唐兵雖多驕悍而不爲用今日兼有其弊矣議者謂朝廷法網嚴密於廟堂而恩威闊畧於邊境欲求諸邊之激勸不可得也故主帥法令廢弛徒爲玩愒偷安之計撫臣因循待遷初無久安長治之策此兵務之所以日墮軍威之所以不振士卒之所以無禁外患之所以歲有也當事者可不爲之所哉大都我朝兵制有虛名而無實用徒煩民而無能衛民蓋祖宗立法衛

鴻書

卷九十八

七

兵部

軍臨陣殺傷數多者往往將坐失律以故軍丁藉是皆坐食而不習武弱者安於偷惰而不堪用強者敢於驕悍而不爲用則歲給糗糧徒費民之常供而已且役之兌糧則勒增暴橫不可名狀諺云軍強民弱豈虛語哉第兌糧則強遇敵則弱胡強弱不侔如是安得雄才爲國之臣抑其驕悍之氣振其偷惰之習俾卒伍樂於習武而臨敵足以制勝乎昔武宗南幸留都司馬喬公宇先期訓練卒伍坐消江彬不軌之謀孰謂兵果無用皆冗食哉顧制馭何如耳清寧漫錄

鞭扑不可弛於家刑罰不可廢於國征伐不可傳於天

下是故制則孫臏蚩尤始也唐虞遵之收斂赤族秦法也漢魏以來遵之漸而五刑九刑其屬三千律令三百五十九章至成罪決事萬三千四百七十二間有輕刑恤民之主而無將明廣宣之臣曷繇刑錯而兵寢與

荒略

黃帝問師曠知歲之苦樂善惡對曰歲欲豐甘草先生歲欲苦苦草先生歲欲惡惡草先生歲欲旱旱草先生歲欲雨雨草先生歲欲疫疫草先生歲欲流流草先生甘草薺也苦草葶藶也惡草水藻也旱草蒺藜也雨草藕也病草艾也流草蓬草也

草木子

鴻書

卷九十八

不七

紀綱

一穀不升謂之饑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荒五穀不升謂之大稔大稔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飾道路不除百官補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祠此大稔之禮也

墨子

凡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三載考績餘三年食進業曰登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太平二十七歲遺九年食

王制記

亢倉子曰水陰沴也陰於國政類刑人事類私旱陽通

也陽於國政類德人事類盈凡遭水旱天子宜正刑脩德百官宜去私戒盈則禍以類而消百福日至矣

江

凡爲國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則民無所遊食民無所遊食則必農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強兵強者戰勝戰勝者地廣是以先王知衆民強兵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今爲末作奇巧者一日而作五日食農夫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則民舍本事而事末作則田荒而國貧矣

管子

吳中叔儀乞糧於魯公孫有山氏曰佩玉蒞今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今余與褐之父睨之對曰梁則無已粗

鴻書

卷九十八

不七

紀綱

則有已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則諾

左傳

衛靈公以天寒鑿池苑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君衣狐裘坐熊席與隅有龜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直君則不寒民誠寒矣公曰善今罷役左右諫曰君鑿池不知天寒以宛春知而罷役是德歸宛春怨歸於君公曰不然宛春魯國之匹夫吾舉之民未有見焉今將令民以此見之且春也有善寡人有春之善非寡人之善與

抱朴子

魏李琬曰羅其貴傷民甚賤傷農平糴者必視歲有上

中下熟大熟則糴二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
截江綱當秦之覆敗時於時豪傑之士爭取金玉唯任
氏子獨爲倉窖貯粟後穀食萬錢於焉金玉寶貨盡歸
任氏衡異志

晉主以水災問主者何以佐百姓杜預上疏以爲今者
水災東南尤劇宜救充豫等州留漢氏舊陂以蓄水餘
皆決澀令饑者得魚菜螺蚌之饒此目下日給之益也
水去之後填淤之田畝取數種此又明年之益也典牧
種牛有四萬五千餘頭可給民使耕種責其租稅此又
數年以後之益也晉主從之民賴其利嘉謀錄

鴻書

卷九十八

九

紀

魏文侯見箕季其墻壞而不築文侯曰何爲不對曰
不時其墻枉而不端曰固然從者食其園之桃李季禁
之少焉日晏進糲餐之食瓜瓠之美文侯出其僕曰君
亦無得於箕季矣曩者進食臣竊窺之糲餐之食瓜瓠
之美文侯曰吾何無得於季也吾一見季而得四焉其
墻壞不築云待時者教我無奪農時也墻枉而不端對
曰固然者是教我無侵封疆也從者食園桃李禁之
豈愛桃哉是教我下無侵二也食我以糲餐者季豈不
能具五味哉教我無多飲於百姓以省飲食之養也閔

古隨筆

堯湯之時三年耕餘一年食謂之升平九年耕餘三年
食謂之登平二十年耕餘七年食謂之太平苑園策注
後周淮南饑世宗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世
宗曰民吾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爲之解哉安在責
其必償也史抄

唐高宗時河南北旱遣御史中丞崔謚等分道賑給侍
御史劉思立上疏曰麥秀蠶老農事方殷聚集參迎妨
廢不少既緣賑給須立簿書本欲安存更成繁擾伏望
且委州縣賑給疏奏謚等遂不行蘇海集

鴻書

卷九十八

十

紀

奏遣御史督州縣捕而瘞之議者以爲蝗衆多除不可
盡明皇亦疑之崇曰今蝗滿山東河南北之人流亡殆
盡豈可坐視食苗曾不救乎借使除之不盡猶勝養以
成灾明皇乃從之盧懷慎曰殺蝗太多恐傷天和崇曰
昔楚莊吞蛭而疾愈叔敖殺蛇而福來奈何不忍於蝗
而忍人之饑死乎若使殺蝗有禍崇請當之大唐新語
唐憲宗四年南方旱饑命左司郎中鄭敬等爲江南兩
浙荆湖襄鄧等道宣慰使賑恤之將行上戒之曰朕宮
中用帛乙疋皆籍其數嗾賾賈百姓則不計費卿等宜
識此意勿効潘孟陽殫財酣飲遊山寺而已山堂肆考

唐景隆八年鄭州三鴉口大水塞谷或見二小兒以水相沃須臾有大蛇約大十圍張口仰天人或所射之俄而暴龍驟雨漂溺數百家

五行志

時天大旱不雨祈山川庶神又不雨觴土龍舞巫覡愈不雨或言邦有術人能捕退龍而謀之昔歲管然農利其澤及召術人至而旱色如故太守怒亟命擒之術人道去矣其遺囊有書一幅目曰早有三日天旱國旱人旱曷為天旱寒陽四凶下土祗敬惟六七歲黎民不饑曷為國旱君道熾災德涸仁枯貪風暴氣蒸為時屬曷為人旱邦燬其政吏賊其行千里人心燥不為陰

唐文粹

鴻書

卷九十八

李

志

貞觀時山東蝗復大起姚崇又命捕之倪若水謂蝗乃天災非人力所及宜修德以禳之劉聰時常捕埋之為害益甚拒御史不從其命崇牒若水曰劉聰僞主德不勝妖今日聖朝妖不勝德古之良守蝗不入境若其修德可免彼豈無德致然若水乃不敢違勅委使者詳察州縣捕蝗勤惰者各以名聞由是連歲蝗災不至大饑

唐紀

盧坦為宜歛觀察使到官值歲饑穀價日增或請抑之坦曰宜歛穀少仰食四方若價賤則商船不來益困矣既而米斗二百商旅輻輳民賴以生

補遺

唐德宗時或言韓滉聚兵脩城陰蓄異志上疑之以問李泌對曰滉公忠清儉貢獻不絕鎮撫江東盜賊不起所以脩城為迎扈之備耳此乃人臣忠篤之慮奈何更以為罪乎上曰外議洶洶卿不聞乎對曰臣固聞之其子臯為郎不敢歸省正以謫語騰沸故也退遂上章請以百口保滉他日又言於上曰臣之上章匪私於滉乃為朝廷計也方今天下旱蝗關中米斗千錢倉廩耗竭而江東豐稔願陛下蚤下臣章以解朝之惑而諭韓臯使之歸觀今滉速運糧儲此朝廷大計也上即下泌章令臯歸觀面諭之曰卿父比有謫言朕不復信關中乏

鴻書

卷九十八

十

紀

糧宜速致之臯至滉感悅即日發米百萬斛聽臯留五日即還朝自送至江上冒風濤而遣之陳少游聞之即貢米二十萬斛會劉洽得李希烈起居注云某月日陳少游上表歸順少游聞之慚懼發疾卒大將王詔欲自為留後韓滉遣使謂之曰汝敢為亂吾即日全軍渡江誅汝矣詔懼而止上聞之喜謂李泌曰滉不唯安江東又能安淮南真大臣之器卿可謂知人遂加滉平章事江淮轉運使滉入朝貢無虛月朝廷賴之使者勞問相繼恩遇始深矣

史綱

唐末岐梁爭長東院主者知其將亂日以菽粟與泥為

土整附而壤之增其屋木一院笑以為狂亂既作食盡
樵絕民所窖藏為李氏所奪皆餓死主沃塹為糜毀木
為薪以免隴右有富人豫為夾壁視食之餘可藏者乾
之貯壁間○又閤皂山一寺僧甚專力種芋歲收極多
杵之如泥造塹為牆後遇大饑獨此寺四十餘僧食芋
塹以度凶歲國憲家猷

海墮乃荊州北險築引水作三海綿亘數百里又為八
匱蓄泄水勢今盡占為民田非惟失荊州之險其地十
年六七勞苦於無所瀉渚輿地乘

宣城民田瀕江化城等十六圩故堤峻薄遇衝決則水

鴻書

卷九十八

十三

紀

傷禾稼壞道路歲以為患知府陳灌後築堤廣厚加舊
數倍又伐巨石作水門以時蓄泄民至今賴之國憲家猷

元順帝時脫脫言京畿近水地利召募江南人耕種歲
可收粟麥百萬餘石不煩海運京師足食帝曰此事利
國家其議行之於是立分司農司以右丞悟良哈台左
丞烏古孫良禎兼大司農卿給分司農司印西自西山
南至保定河間北抵檀順東及遷民鎮凡官地及元管
各屯田悉從分司農司立法佃種給鈔五百萬錠以供
工價牛具農器穀種之用又略集賢學士虞集議於江

淮召募能種水田及修築圍堰之人各千人為農師降
名敕牒十二道募農民百人者授正九品二百人者正
八品三百人者從七品就以領其所募之人所募農夫
人給鈔十錠期年散歸經濟類編

劉氏鴻書卷九十八

鴻書

卷九十八

十三

紀

第九十九卷

紀龐部二

訓身

可惜

卽安

騎看掉臂

磨兜堅

隨時好

受牛卻金

中庸二字

咬萊根

大忍

昏眼爲拭

善人可親

推易觀人

八始

長波淺照

隨時

第一好人

狂說

訓家

鴻書

卷九十九目錄

一

昨日今日

先人遺體

千萬年計

堯水湯旱

勿輕小事

安貧

當局者迷

擇術宜慎

消長之理

詩書勤儉

舉一佳話

生計身計

虧兩家

戒飲

輪迴

人有生計

創家享成

前哲軌儀

卷九十九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九十九

明 宣城劉氏 纂輯

太史湯寶升 刪正

紀龐部二

訓身

翊聖真君云今日明日可惜可惜大限到來有何功力使不得口頭言用不得紙上墨十方諸聖點頭時此是

學人真個得

牀望

魯語云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而

後卽安

國語

鴻書

卷九十九

一

紀龐部

朝而趨市駢肩相摩暮而過市掉臂不顧非朝食而暮

廉朝有所求而暮無所求也

戰國策

昔武王問五帝之誠於尚父尚父曰黃帝之誠曰吾居

民上搖搖恐夕不至朝乃鑄金人三封其口曰磨兜堅

慎勿言故孔子於易傳著慎言者十二於論語著慎言

者十五於戴禮著慎言者八亦既惓惓矣老氏猶譏之

曰凡今之世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

辨閎遠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蓋言之流禍深

之發言易以易發當深禍噫危哉

筆談

老聃至西戎而效夷言夏禹入裸國而解下裳墨子見

荆王而文錦吹笙非苟違性隨時所好也 劉子

子路拯溺而受牛謝孔子曰魯國必好救人於患子贖人而不受金於府孔子曰魯國不復贖人矣子路受而勸德子贖讓而止善 列子

嗜異味者必得異病挾怪性者必得怪證習陰謀者必得陰禍作奇態者必得奇窮莊子一生放曠却曰寓諸庸跳不出中庸二字也

真西山論菜曰百姓不可一日有此色士大夫不可一日不知此味余謂百姓之有此色正緣士大夫不知此味若士大夫知咬菜根則必盡職分之所當爲而周恤

鴻書

卷九十九

二

紀龍

民隱百姓何愁無飯喫 見聞樓玉

淄川楊弘道著六忍一曰忍觸觸者人犯我也二曰忍辱辱者人陵我也三曰忍惡惡者我憎人也四曰忍怒怒則憎之重也五曰忍忽忽則憎而發之輕也六曰忍欲欲者貪而不知止也此六忍者戒之一身則一身安戒之一家則一家安推之以處人已之間則所遇皆安而寡悔尤矣 長水日抄

寒簷積雨抖搜無慘得書而讀之昏眼爲拭天祥落落白雲間一疇春綠自飯吾犢浮世榮辱事付之山外褒情所蒙吾言過矣 文文山帖

邵康節常言善人固可親未能知不可急合惡人固可疎未能遠不可急去

宋儒朱熹嘗推易陰陽剛柔之義以爲觀人之法曰凡光明正大踈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爲威而雨露之爲澤如龍虎之爲猛而麟鳳之爲祥焉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若依阿淟忍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蟻蟲如鬼蜮狐蠹如盜賊詛咒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觀人之法莫切於此

超然居士日用八如無私如天地光明如日月靜重如

鴻書

卷九十九

三

紀龍

須彌深廣如大海無住如虛空隨順如流水榮辱如空花冤親如夢幻 善語文

東逝之長波西垂之淺照擊石之星火驟隙之迅駒風裡之微燈草頭之懸露臨崖之朽樹灼月之電光隨時不是隨俗今人錯認以隨俗爲隨時古人是因那時節便做那時事無不當其可如堯舜當那時便揖讓湯武當那時便征伐孔子當周末便傳道垂訓皆隨時非隨俗也

有語曰隨你是天下第一好人必有一篇不好文字送歸林下隨你是天下第二不好人必有一篇好文字送

歸地下此語千古墮淚 長者言

獸有狻猊小而善緣利爪虎首癢輒使狻猊爬搔之不休成穴虎殊快不覺也狻猊徐取其腦啖之而汰其餘以奉虎曰余偶有所獲腥不敢私以獻左右虎曰忠哉狻猊也愛我而忘其口腹啖已又弗覺也久而虎腦空痛發跡狻猊則已走避高木虎跳踉大吼乃死世人謂邯鄲挾瑟而倡者類之於是乎寧獨一倡哉 中瑤泉錄說

訓家

昨日何生今日何成必念歸厚必念治生日慎一日完如金城

湯書

卷九十九

四

紀綱

太公曰養女太多一費也陳蕃曰盜不過五女之門女之爲累亦已深矣然天生蒸民先人遺體其如之何世人多不舉女賊其骨肉豈有如此而望福於天乎 顏氏家訓

丘寺丞訓誠一日之計乞丐卜祝一月之計童行奴僕一時之計管絃歌曲一年之計牛馬駒犢五年之計桑棗材木七年之計文章修讀十年之計進取官祿三十年之計養生謹獨五十年之計行氣絕穀七十年之計布惠修福百年之計無營無欲千萬年之計爲金爲玉博聞類纂

殺人者死法也庸醫殺人不死猛將殺人不死酷吏殺

人不死法在乎又曰耕堯田者有九年之水耕湯田者有七年之旱耕心田者日日豐年又曰東家富財車馬

接踵西家富德風雪滿門事情之顛倒如此 樵談

關尹子曰勿輕小事小隙沉舟勿輕小物小蟲毒身勿

輕小人小人賊國蘇軾詩曰一女不得織萬方受其寒

一夫不得意四海行路難 文海披沙

司馬徽戒子聞汝充役室人懸磬何以自辦論德則吾

薄說居則吾貧勿以薄而志不壯食而行不高也 安貧

嚴延年潘岳之敗其母知之顏竣之敗其父知之謝晦

湯書

卷九十九

五

紀綱

之敗其兄知之劉毅崔胤之敗其叔知之韓侂胄之敗其姪知之伯宗之敗其妻知之呂祿之敗其姑知之符承祖之敗其姨知之張華之敗其子知之王仲舒之敗其友知之王晏之敗其弟知之蕭至忠之敗其婿知之潘炎之敗其婦翁知之至於主父偃蔡京之敗則已亦知之然而終不易轍者何也故曰當局者迷

羿善射而卒以射見殺彭祖善御女致壽而卒以晚妻妖淫敗道而死蘇秦游說而卒以口見刺扁鵲善醫而卒以醫亡身邾雍善視盜而卒身死盜手黃公以赤刀制虎而卒爲虎所食費長房以符制鬼而卒爲鬼所殺

陳暄以狎致位而卒以狎悻死法師騎龍致雨而卒為龍所掀身如裂帛劉交女舞竿上竟遭撲殺語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擇術不可不慎文海披沙

胡文定語楊訓曰人家最不要事事足意常有此不足處使好人家纔事事足意便不好事出來此亦消長之理有識者母然怨尤調言

祖宗富貴自詩書中來子孫享富貴則賤詩書矣家業自勤儉中來子孫得家業則忘勤儉矣此所以多衰門也戒之哉草木子

陳了翁曰與家人會食男女各為一席食已必舉一話鴻書

頭今家人答一日問曰坐坐不橫股何也其孫女方七歲答曰恐妨同坐者鶴林玉露

朱新仲舍人常云人生天地間壽夭不齊姑以七十為率十歲為兒童父母膝下視寒煖燥濕之節調乳哺衣食之宜以須成立其名曰生計二十為丈夫骨強志健問津名利之強秣馬厲兵以取我勝如驢子伏櫪意在千里其名曰身計三十至四十日夜注思擇利而行位欲高財欲厚門欲大子息欲盛其名曰家計五十之年心怠力疲俯仰世間智術用盡西山之日漸逼過隙之駒不留當隨緣任運息念休心善輟而藏如蠶作繭其

名曰老計六十以往甲子一周夕陽銜山修爾祝木內觀一心要使絲毫無慊其名曰死計清夜思之不覺悚矣

今之州縣吏多行不恤之政筭來只虧得兩家上焉虧得官家下焉虧得農家類纂

戒飲者曰啤酒二升糴麥半斗磨麪五斤可飽十口又曰買肉一斤值米五升一日之計可活五人

貧賤生勤儉勤儉生富貴富貴生驕奢驕奢生貧賤六道輪迴

人之有生也則有生計自一歲至十歲以上為身計二鴻書

十至三十以上為家計三十至四十以上為子孫計五十至六十以上為老計六十至七十以上為死計中間擾擾營營或追憶其既往或逆料其將來外則苦其身

以事勞攘內則苦其心以密思慮用以為周身之防善後之策者總之曰勞生然或計未周而生先盡慮未及而形難留譬之夸父逐日務奔鶩而不止滅穀求羊多岐路而終亡白醉瑣言

有福有智能勤能儉創家者也有福有智不勤不儉享成者也無福無智不勤不儉敗家者也經鉅室縉紳之家婢妾多足以漁色而不足以養壽命之源僕

隸多足以張威而不足以貽安靜之福田宅多足以示
侈而不足以杜勢家侵奪子孫傾覆之禍是故武侯之
醜婦荆公之蹇驢蕭相國之不治垣屋質諸前哲無非
軌儀凡爾君子何莫由斯

林居漫稿

劉氏鴻書九十九

鴻書

卷九十九

八

紀

第一百卷

紀龐部

養德

人情不美

辭祝

三絨銘

粗耒良田

不喜殺

蟹山蓋脚

韓真人

五瘴

無用之用

內守內藏

伊吾聲

殺戮之報

養生

養耳養目

舉箸服藥

多喜多怒

傷心損血

當肉當車

有少趣

鴻書

卷一百目錄

一

欣然會心

下衣上食

十觀

養氣

慈父

非凡人

為天子

如一夢

夷堅志叙

道不負人

欲界仙

福生德生

守財神

卷一百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一百

紀麗部三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養德

堯問於舜曰人情何如舜對曰人情甚不美又何問焉
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嗜欲得而信衰於友爵祿盈而忠
衰於君人之情乎惟賢者為不然

荀子

華封以壽富多男子祝堯堯皆辭之曰多男子則多懼
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

莊子

孔子觀周見太廟右階前有金人三緘其口銘其背曰

鴻書

卷一百

紀麗部

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母多言多言多敗母多事多事
多患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
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為江河
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扎將尋斧柯誠能慎之
根也曰謂何傷禍之門也

綱目

陸士龍輩以洪筆為粗末紙札為良田玄默為稼穡義
理為豐年談論為英華忠恕為寶珍文章錦繡蘊藻為
繒帛坐謙虛為席薦張表讓為帷幙行仁義為室宇修
道德為廣宅

東坡曰余少不喜殺生自去年得罪下獄始意不免既

幸得脫遂自此不殺一物有飼蟹蛤者放之江中雖無

活理庶幾萬一便不活愈於烹煎也非有所覲但已親

經患難不異雞鴨之在庖厨不復以口腹之故使有生

之類受無量痛苦耳猶恨未能忘味食自死物也

達生錄

宋泗州書生趙璧赴京應舉其妻已亡後壁及第還離

家十里許見亡妻在路傍哀告甚切云在生殺害物命

每以酒醉蟹恣意食噉自死之後准閻摩天子勅驅入

蟹山羣蟹鉗其眼目遍身流血晝夜受苦又生前不合

吐酒餘殘飲刺盞脚陰司積聚五石九斗七升五合使

奴陽壽先減一紀又受三七日大地獄苦再准王勅差

鴻書

卷一百

十一

紀麗部

獄吏監奴賣酒以俟無常鬼追到亡魂俱勒來買却就
奴身上刺血應買升合務補填原數足日別受地獄今
聞夫主榮歸特來哀告陰府深敬書寫金剛般若經乞
將奴房奩變賣為寫得七卷可拔地獄之苦璧諾之到
家即便捨財請僧寫經方了兩卷一日為妻展墓忽見
一老翁自稱山神汝妻承寫經功德上升天界地下不
復見矣

問羊集

天下之禍莫甚於殺人為陰德者亦莫大於活人世多
傳元豐間有監黃河埽武臣射殺埽下一鼯未幾死而
還魂云為鼯訴於陰府力自辯鼯數敗埽以其職殺之

故得免而陰官韓魏公也冥間呼爲真人韓氏家傳載其事裕陵所宣諭乃不疑且殺一龜猶能訴而况人乎

避暑錄話

宋梅公摯官嶺表者瘴說其略云仕有五瘴急催暴斂剝下奉上此租稅之瘴也深文以逞良惡不白此刑獄之瘴也晨昏酣宴弛廢王事此飲食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實私儲此貨財之瘴也盛揀妻妾以娛聲色此帷薄之瘴也有一於此民怨神怒安者必疾疾者必殞雖在瘴下亦不能免何但遠方而已仕者不知而歸土瘴不亦謬乎

唐曝偶談

爲書

卷一百

三

記

山木自寇也膏火自剪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生詮

悲則兩淚辛則兩涕憤則結癭怒則結疽心之所欲氣之所屬無所不育邪苟爲此正必爲彼是以大人節悲

誠憤怒得瀝氣之門所以收其根知元神之囊所以

生詮

韜其光若蚌內守若石內藏所以爲珠玉之房

松聲澗聲山禽聲夜蟲聲鶴聲琴聲棋落子聲雨滴堦

聲雪洒牕聲煎茶聲作茶聲皆聲之至清者而讀書伊

吾聲爲最

經鉅堂

五代之君恣行殺戮視人命如草芥今日赤某人族又

明日赤某人族而欲望社稷之久可乎故梁自高祖朱全忠於開平元年革命在位凡六年而爲其子友珪所殺友珪復殺友珪而立又十年而亡國唐自莊宗李存

勗於同光元年革命在位纔四年而邈佖烈擁兵向京師存勗遂爲郭從謙所殺邈佖烈既立是爲明宗在位甫七年而其子從榮作難遂至不起旣而從珂殺從厚又三年而契丹立晉自高祖石敬瑭於天福元年革命在位凡七年而其子重貴立又四年而爲契丹所滅漢自高祖劉知遠於晉開運四年二月革命知遠次年正月丁丑逝世其子承祐立又三年而其國亦破周自高

記

卷一百

四

記

祖郭威於廣順元年革命在位凡四年而柴榮立是爲世宗雖能於五六年間取秦隴淮右復三關然亦果於殺戮故亦不旋踵而斃始自唐末至於國初上下凡五十餘年而天下爲梁爲唐爲晉爲漢爲周國命凡五革陳洪進初與張漢恩爲留後左右將從効死洪進推漢恩爲留後而已爲副使漢恩老且悞洪進實專其事一日有狂僧行雲者謂洪進曰昔留公多疑人前後誅殺甚衆然不能害公者蓋公當爲此河主且人有千錢之祿者尚不可害况王者而可害乎但坦然任運則他日善終牖下子孫蕃盛若懷疑殺人則終當蒙不善之報

鮮克今終矣洪進深以爲然凡帥衆十六年不敢妄殺一人雖犯極刑而情理可恕者亦行寬貸初廢漢恩諸子力請除之洪進堅持不可故漢恩得以壽終行雲聞而嘆曰陳氏五侯之報今於此而定矣及洪進歸朝改鎮福州其子文顯爲通州團練使文顯文顯皆爲諸州刺史是爲五侯一如行雲之言樂善錄

養生

流水之聲可以養耳青木綠草可以養目觀書繹理可以養心彈琴學字可以養指逍遙杖履可以養足靜坐調息可以養筋骸標志

鴻書

卷一百

五

紀一

五穀五蔬以養人魚肉以養老形苦者饑渴爲主病四百四病爲客病故須食爲醫藥以自扶持是故知足者舉箸常如服藥薛文清語錄

多喜則傷血多怒則傷脉多笑則傷臟多愁則傷心多念則志散多樂則氣溢多愛則迷亂多惡則憔悴多憂則志昏多思則神怠多事則勞形多言則耗氣孫真人用後經

久視傷心損血久坐傷脾損肉久卧傷肺損氣久行傷肝損筋久立傷腎損骨久聽傷精損神夷門廣牘晚食當肉緩步當車無罪當貴無災當福莫飲卯時酒

莫食申時食避風如避箭避色如避賊顏蠡論

東坡云歲行盡矣風雨淒然紙牕竹屋燈火青燐時於此有少趣外紀

鳥啼花落欣然有會於心遣小奴挈瓊尊沽白酒嚼一梨花磁琖急取詩卷快讀一過以嚙之蕭然不知在塵埃間也誠齋雜記

湯東谷語人曰學者居中等屋衣下等衣食上等食何者茅茨土階非今所宜瓦屋八九間僅藏圖書足矣故曰中等屋衣不必綾羅綿繡也夏葛冬布僅適寒暑足矣故曰下等衣至於飲食則當遠求名勝之物山珍海

鴻書

卷一百

六

紀一

錯名茶法酒物備庶不爲凡流俗士故曰上等食揮靜坐觀空照見一切生死是非利害毀譽得失皆妄非眞譬如泡影當下消亡一也煩惱見前一時不能排遣便宜尋一暢快事令其釋然所謂借境調心二也常將不如我者巧自寬解三也造物勞我以生遇病稍間反生慶幸四也宿業現逢不可逃避歡喜領受五也家庭和睦朋友契合無交調之言六也日與竹石魚鳥相親常使有悠然自得之趣而畔援欣羨寂然一念不生七也慎風寒節飲食嗜慾清泊思慮減少行住坐卧惟期

自適無以自強八也。登高朋親友講開懷出世之談九也。毋以病爲苦。毋以死爲患。常令胸次寬平。襟期灑落。十也。白醉瑣言

一少言語養肉氣。二戒色慾養精氣。三薄滋味養血氣。四嚥津液養肺氣。五莫嗔怒養神氣。六美飲食養胃氣。七少思慮養心氣。老君言

彌陀實衆生之慈父。是以纔稱寶號。已投種於蓮胎。一發菩提。卽標名於金地。淺信不持。大愚大錯。堪嘆時逢末代。多有邪見。迷流既淨。業爲權乘。唯誦持爲麤行。豈非耽溺火宅。自甘永劫之沉淪乎。蓮宗寶鑑

鴻書

卷一百

七

佛說世間人民得聞阿彌陀佛名號。若慈心喜悅志意清淨。毛髮聳然。淚卽出者。皆是累世常行佛道。非凡人也。若不信佛語。不信念佛。不信往生。皆從惡道中來。餘殃未盡。愚癡不解。故爲汝等說此大法。令見阿彌陀佛。及其國土。正法難聞品

野狐尚聽百丈法螺。蟬猶護金剛經。十千游魚聞佛號。化爲天子。五百蝙蝠聽法音。總作聖賢。蟬聞徹以生天。龍聽而悟道。彼物尚能領悟。况人可不回心念佛。金剛科儀人生時種種事務。無不掛懷。一旦大限到來。盡皆拋去。雖我此身。猶是棄物。况身外乎。靜言思之。恍如一夢。古

人有言。一日無常到。方知夢裡人。萬般將不去。唯有業隨身。業者謂善業惡業。此皆將得去者。豈可以不爭土。爲業乎。有了明長老爲衆普說。指此身而言曰。此爲死物。其內鯁鯁地者。爲活物。莫於死物上作活計。宜於活物上作活計。予深愛此語。凡貪種種外物。以奉其身者。皆是死物上作活計也。淨土訣

鴻書

卷一百

八

治亂之軸。不握於人。則握於天。天有常運。人有常經。天亂其逆。則善惡倒植。人亂其經。則賞罰無章。天亂則人治之。於是乎爵於朝。戮於市。播於大誥。而鑄於刑書。人亂則天治之。於是乎翼於無形。呵於無聲。錫奪其貨。基而延縮其壽。天是惟天人交輔。以持世故。彛倫所以常存。而乾坤賴以不毀也。人之爲治也。顯而易見。天之爲治也。幽而難明。畧其易見。而表其難明。此夷堅志之所由作也。夷堅志啟

郝大古曰。道不負人人。自負道。日月不速人。人自速勇。猛剛強。不如低心下氣。遊歷高遠。不如安靜養素。圖名逐利。不如窮居自適。飽飫珍產。不如粗糲充腹。羅綺盈箱。不如布袍遮體。說古談今。不如緘口忘言。逞技誇能。不如抱元守一。趨炎附勢。不如貧窮自樂。懷怨記讐。不如洗心悔過。較長量短。不如安心自怡。道系綿綿行之。

得仙得意忘言自超太玄

清穆妙論

陶弘景曰山川之美自古共談高峯入雲清流見底兩岸石壁五色交輝青林翠竹四時備美曉霧將歇猿鳥亂鳴夕日欲頽沉鯉競躍實爲欲界之仙都自康樂以來未有語其奇者

序古名遊

越人王冕當天大雪赤脚上潛岳峰四顧大呼曰遍天地白玉合成使人心膽澄徹便當仙去

福生於清儉德生於卑退道生於安靜命生於和暢患生於多慾禍生於多貪過生於輕慢罪生於不仁戒眼莫視他非戒口莫談他短戒念莫入貪淫戒身莫隨惡

鴻書

卷一百

九

伴無益之言莫妄說不干已事莫妄爲默默無限神仙從此得饒饒饒千災萬禍一齊消忍忍忍債主冤家從此隱休休休蓋世功名不自由尊君王孝父母禮賢能奉有德別賢愚恕無識物順來而勿拒物既去而不追身未遇而勿望事已過而勿思聰明多暗昧算計失便宜損人終有失倚勢禍相隨戒之在心守之在志爲不節而亡家因不廉而失位勸君自警於生平可嘆可警而可畏上臨之以天神下察之以地祇明有王法相繼暗有鬼神相隨惟正可守心不可欺

洗心說

某州知府鄧繼曾四川資縣人云給事時其親某曰君

方入仕切忌苟利予巡按雲南時至一地身如芒刺不可睡意恐有冤欲訴秉燭獨坐突有一人在前叱之曰

察院深密汝何人敢至此應曰我非人爲君守財神也

待君久矣予曰金何在神指座下視座下果有白金千兩因語之曰我爲御史如何將此物行能爲我送歸否

神曰但要鄉貫稟帖耳如言寫帖焚之人遂不見及至

復命時有同年某主事丁憂在家因以保舉一官爲言

曰謝禮五百金請公受二百金予難之主事曰不受是

欺我否則亦忘也予不得已乃受歸家數日辦三牲夜

靜將禱前事則原神復至出其金止八百兩予問之則

曰前某主事金是也悚然愧謝未嘗告人今年八十爲

君洩此以見定分有數耳鄧因語幕僚鄭彥充鄭詰御

史主事姓名則曰過當爲人掩况子孫正在仕途鄧言

時嘉靖戊戌年也

闕然錄

劉氏鴻書卷一百

終

第一百一卷

紀麗部四

稽踪

帝王異號

古臣異號

古將異號

輪迴事

道官

僧官

僧道進士

僧拜大位

道拜大位

內職將相

閹豎官

女官

女子男官

女執國政

女作男子

紀異

紀同

空桑氏

蘓秦嘆

東陽女子

翟公門

鴻書

卷一百一目錄

文君琴操

與相如書

為相如誄

任安田仁

仲孺

人生有命

武侯妻

蕭國師

穆廟事

海忠介與司馬同

鵞湖先生

卷一百一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二百一

紀麗部四

稽踪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帝王異號三家三五泰五天靈望覆天岳經地九皇氏

兄弟愷胡洮並人古皇大巢氏始君三有遂皇史皇

氏頡泰皇羲皇方牙庖犧吳太女皇女希嫺皇嫺女栢芝栢

釐連釐蓄赫蘇權大葛天農皇帝魁烈山氏連山氏

四神歸藏氏帝鴻玄律三皇窮桑氏白帝吳少犧軒伏

炎吳炎帝軒唐軒轅玄王英祝誦祝融祝希韋几遂二

鴻書

卷一百一

帝蠶叢魚鳧二古祖龍始灞上真人漢銅馬帝白水真

光聖劉天王陳聖劉太平皇帝漢躍馬皇帝公孫大耳

兒大耳龍主鼠子魏文帝解事天子陳天可汗掃國

真人唐太天皇唐高應天皇帝唐中金輪皇帝武兵丹

上聖唐憲小太宗唐宣玉環天子楊貴文佳皇帝唐女

碩兒皇帝晉石敬田舍翁宋高太平天子宋太來和天

尊宋真赤脚大仙宋仁捉雞漢宋光浪子皇帝教主道

君皇帝宋徽無愁天子北齊花項天子獨眼龍後唐李

黃須天子魏仁成瞎兒天子晉時童歸云當見瞎兒作

禿瘡天子趙光遠頭禿欲謀及人笑之曰安庶人天王

晉燕王盛壯烈天王姚萇天上大仙周太祖劉氏祭酒漢
王蕭間大夫劉毅黃口小兒文帝李天下後唐莊宗北方
小堯舜金主巨公漢武時有老父牽狗曰盧修王素王
孔子沒處天子後唐日出處天子自稱白坂天子無
者
古臣異號風流宰相謝安救時宰相崇清清白宰相杜小車
宰相田于五分宰相胡氏真宰相材冠準風力相
國真漢相仰視却退八尺餘容貌絕人單干來朝通明
相真宰相忠高魏元貧宰相公任職相陳
和伴食宰相盧懷宰相器王聖相李元又李
鴻書
度計相張儒相元王真相皮日休內相陸贄黑王相
公尹繼倫黑頭三公諸葛折臂三公羊祜又曰魚頭
叅政魯宗一代宗臣蕭泰三代遺直魏三代遺才孔
稷良臣裴江左夷吾王紗籠中人李有脚陽春唐宋環
恩時人清白吏楊真聖人李沈柱石臣王白衣雙崔大忠
冠大雅旦王杜亦為將相杜相後杜審權青錢學士張
準山學士張瘦羊學士宗小笏學士楊小兒學士宋斗
酒學士王東頭學士唐敬北門學士制八碑學士唐
程真學士王圭歐真待講文彥博○驄馬御史桓落鵬
御史高金珠御史王鐵面御史趙鐵肝御史東城天

子御史龐白衣御史陳無官御史神宗黃沙御史晉
光南南鵠北鶯老虎崔鵬御史王三豹唐黑豹李
友赤豹王○太平官府唐一路福星鮮于社稷之器
全交白豹王○鐵脚刺史唐鄭德本薛大鼎鐵面李李敏
法真刺史遠鐵脚刺史賈敦願皆有善政鐵面李李敏
川布政犯白虎吏王○紫馬太守謝折臂太守劉之
天下長者孟水晶燈籠張中照天蠟燭田元鐵面少府
楊王良二千石柳世隆真太守劉好知府張獨立使君
裴使為河霹靂手裴琰鄭開門亮強項令董齊馬令
北太守馬聰明尉魏奉千里眼楊鐵鎗楊健令李匡速傳
聖傳僧祐與于琰皆之聖君曹德余佛余崇神父朱登慈父
鴻書
房彦諱神君唐智明魏慈母辛公賈父彭召父召信杜
父杜杜母杜金佛宋金卧虎蕭惠開卧彪李白身判官
令三不開馬亂早母梁胡煌石○十錢主簿智折竿
主簿程入鐵主簿許短主簿王裏頭水祝天著脚琉璃
和○真古司直毛真社稷臣蕭真義士陳真忠臣王真
君子友真賢人荀真鐵漢劉真諫議唐真諫官李
伯真鹽鐵陳真吏裴日鐵補缺唐玉界尺趙光盡力
吏司冠韓白馬生張清河公楊白鳩郎徐甘棠港王審
知其德政列大夫荀玉笋班唐阿龍超王鮮事舍人
齊三閭大夫屈原掌王了了今史戴法南官眉目涉儒

史倪顏彪好直諫之行秘書唐太宗出門有司請載副書
也書水菓聲飲水食菓言宋豪強熱服朱連底清清
郎清卿並表

伴飯指揮使五季軍頭孔虎爵成爲中尉蒼鷹都馬
人屠屠伯嚴延小狗苛純苟多田翁鸞鷹侍中

蘇扛佛蘇監麻胡石勒將性暴險有兒啼母
古將異號大樹將軍馮紫髯將軍孫嫖姚將軍霍去伏

波將軍馬智勇將軍欽白馬將軍德黑稍將軍南宋武
號黑稍公又百番參軍清官熊虎之將張飛神通大將李

中興名將周助吳國大將肅落鵬都尉北齊白馬
長史公孫射鵬都尉北魏秦江表虎臣吳徐盛黃駒少

年果關西男子常叔真將軍周亞夫真純臣李真將裴
飛將軍李廣爲北平太守娘子軍唐太宗妹平

號飛將軍超疾雷將擊超人果肉飛仙光分身將
飛將軍超疾雷將擊超人果肉飛仙光分身將

朱落鵬梁朱祭征虜嬰鏖翁王金鎗王赤老樞
一各柴武飛將軍呂布猛將賀若弼關將賀若弼

騎將賀若弼飛將軍呂布猛將賀若弼關將賀若弼
鷄軍李南八雲黑宇忠迴落人見之而避敵虎

侯許操稱蕭娘梁王呂姥珍陳姥陳段姥段

福將王邊菩薩邊○天公將軍又大方將軍張地公將軍公

又小方將軍彌天將軍張漢宇宙大將軍梁侯九虎將

軍王將軍黃淮海長鯨侯襄陽短狐晉

輪迴之事正史載辛祐前身爲李氏子若此類見于紀

載者不可勝述余耶記古之名人數條于此蔡豈是張

衡後身小顧總是劉顧邊鎬是謝靈運王臺嚴

武是諸葛武侯編韋臯亦是武侯記宣室房瑄是永禪

師韓晃是仲由神范祖禹是鄧禹傳劉沆是

牛僧孺事張方平是瑯琊寺僧夜東坡是五戒和

尚史彌遠是覺蘭黎馮京是五臺僧談真
西山是草庵和尚癸辛集黃山谷是涪陽誦法華一女
子趙鼎是李德裕宋高宗是錢鏐筆王十朋是
族叔之師嚴伯威神先到日裡還同夢裡時僧教我名
陽王蕭晉是許玄度詢簡寓袁滋是西華坐禪和尚史逸至
本胡尚書淡是天池僧王新建守仁是入定僧皆彰著
者也天都載
先爲道士仕宦者唐侍中魏徵丞相盧程先仕宦後爲
道士者唐禮部侍郎賀知章又河南參軍鄭銑朱陽丞
郭僊舟以獻詩罷官度爲道士○先爲僧而蓄髮仕宦

者宋湯惠休唐賈島蔡京先仕宦而削髮爲僧者南齊劉勰梁劉之遴張纘宋饒德操皆名士也勰卽著文心雕龍者法名慧地一年而卒纘爲執政方岳之選官禁秘以侯景亂削髮尋皆爲湘東王所醜死又北魏元大興以西河王衛尉卿削髮名僧允安錄編

爲僧爲道而舉進士者唐劉軻前後仕宦而中爲道人者梁伏挺爲行者唐徐安貞皆以居官有罪懼發故也○由僧徑拜大位者唐左衛大將軍梁國公懷義元太保叅議中書省劉秉忠明太子少師姚廣孝懷義髮倖不足言秉忠廣孝皆名臣廣孝不蓄髮不婚娶

鴻書

卷一百一

六

七

由道士徑拜大位者唐嵩山于什方爲正諫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棄靜能爲國子祭酒鄭普思爲秘書監尹愔爲諫議大夫仍以道士服治事明邵元吉爲禮部尚書陶仲文爲少師恭誠伯○有內職而移爲將相者中書令樞密使漢官兼內外人者將行卽大長秋有內臣而真爲宰相者秦丞相趙高魏太師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馮翊王宗愛唐尚父司空中書令傅陸王李輔國南漢太師內樞密使龔托宋太師顧樞密院事廣陽王童貫少保梁師成元大司徒顧中書左丞相李邦寧有儒臣而入爲內臣者太史公司馬遷爲中

書令有內臣而出願儒臣者內侍監魚朝恩兼判國子祭酒南漢至狀元及第及雅士名儒俱先下蚕室而後得入用事抑何不幸也○樂邑初以天闕爲中黃門後陽道開通自言出列卿郡張平養子通於平妾因自割其勢後事符堅至大將封侯號萬人敵史不載其割勢事見十六國春秋楊素弟約少爲查所傷遂成宦者後爲內史令封郡公而無子樊叔畧長九尺被腐爲高氏給使殿省走周累典大郡封清鄉縣公謚曰襄見循吏傳宛委錄編

鴻書

卷一百一

七

七

女子爲女官者女侍中後魏元義妻胡氏齊高岳母山氏趙彥深母傅氏南漢盧瓊仙女尚書魏明帝選知書女子爲之女學士唐德宗朝貝州宋氏五女若萃若昭若華若倫若憲陳后主時官人袁大捨等女博士宋孝武朝韓蘭英○女子爲男官者女將軍晉王廙起兵顧深母孔氏年百餘以爲軍司馬廙復以已女爲貞烈將軍唐行營節度許叔異以衛州女子侯氏滑州女子唐氏青州女子王氏歃血赴義奏授爲果毅陳女白頸鴉爲契丹懷化將軍侍夫數十人○女子執國政者齊陸天姬司綸紆者唐上官婕妤司史事者漢曹大家主兵者唐平陽公主洗夫人○女子詐爲男子而有官位者

齊揚州議曹錄事婁延唐昭義軍兵馬使國子祭酒石氏朔方兵馬使御史大夫孟氏蜀司戶叅軍黃崇嘏楊升菴詩話又有女校書薛濤女進士林妙玉濤乃稱謂之詞妙玉宋女童應試封孺人

宋史列傳

紀異舜目重童子項羽目重童子文王四乳宋范鎮之兄鏗四乳鏗子亦四乳大禹胸折而生老子剖左腋而生項橐八歲爲孔子師漢書注卽達巷黨人長狄身橫九晦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見公羊傳秦時翁仲身長二丈三尺王莽時巨毋霸身長一丈腰大十圍北齊盧曹率其徒自剗入海島得長人骨以髑髏爲馬皂脰

鴻書

卷一百一

八

九

長丈六尺以爲二稍梁昭明太子蕭統五歲能徧誦五經何遜八歲能賦詩唐權德輿四歲能賦詩漢韋賢子玄成平當子宴父子宰相唐李吉甫子德裕崔慎由子胤父子宰相宋呂夷簡子公著范仲淹子純仁父子宰相張仲師長尺二寸見論衡周靈王生而有髭髯唐高祖皇太后竇氏生而髮垂過頸宋呂文德魁梧勇悍足長尺有咫唐李光弼母有鬚數十長五寸許封韓國太夫人張僕射齊賢每食肥肉數斤宴客吏竊視投大桶滿文王十三而生伯邑考十五而生武王武王八十一而生成王魏崔琰鬚長四尺晉王育鬚長三尺前趙劉

鬚長三尺當心有赤毫毛三根長三尺六寸淵子隴身長九尺三寸垂手過膝生而白眉鬚鬚長五尺元胡

天淵鬚長數尺國朝石亨鬚垂至膝梁羊侃用弓至二十餘石馬上用六石嘗於兗州堯廟踢壁直上至五尋橫行得七跡泗橋有數石人長八尺大十圍執以相擊悉皆破碎後魏奚康生驍勇絕人彎弓十石宋岳飛有神力能挽弓三百斤弩八石甘羅十二爲秦相後魏闕駟一飯三升乃飽唐忠義傳張興長七尺一飯至斗米肉十斤持刀五十斤戰國廉頗一飯斗米肉十斤宋梁灝八十二歲狀元及第子固亦狀元及第漢高祖左股

鴻書

卷一百一

九

九

有七十二黑子我太祖面具七十二星痣漢宣帝遍身及足下皆有毛梁天監中鍾離人顧思遠年一百一十二歲以家闕養猶挺父行部伍普通中荊州上津鄉人張元始年一百一十六歲臂力過人進食不異至年九十七方生兒兒遂無影後魏羅結一百一十歲爲侍中外都大官總三十六曹事歸老又十年卒唐申州節度使吳元濟山首燕領垂頤鼻長六寸晉王司馬保體重八百斤後魏楊大眼以長繩三丈許繫臂而走繩直如矢馬馳不及隋開皇中始興人麥鐵杖驍勇有膂力日行五百里走及奔馬五代梁王彥章戰用二鐵鎗皆重

百斤一置鞍中一在手漢千定國飲酒至數石不亂漢
東安自安及逢四世五公又楊震自震至彪四世太尉
唐蕭瑀自瑀逮遘八世宰相北齊王敬則兩腋下生乳
谷長數寸又東陽女子婁逞變服詐爲丈夫仕至揚州
議曹從事梁武帝身映日無影爲兒時能蹈空而行梁
簡文帝髮垂委地讀書十行俱下漢光武讀書七行俱
下南宋世祖讀書七行俱下

新知錄

紀同周左丘明春秋時左丘明唐張說宋張說漢張儉
宋契丹張儉姚秦王猛陳王猛春秋王豹戰國王豹漢
吳祐元吳祐唐王溥宋王溥漢龔遂國朝龔遂春秋魏

鴻書

卷一百一

十

宋

相漢魏相隋李綱宋李綱漢李膺梁李膺陳王通隋王
通晉張載宋張載後魏王建唐王建五代梁王建漢吳
良國朝吳良唐王珪宋王珪晉張華南燕張華漢昭帝
時衛尉王莽漢末篡位王莽吳孫登晉孫登北齊王則
宋王則後漢王霸又隱逸王霸前漢丞相公孫弘後漢
虞延傳幽州從事公孫弘漢朱買臣梁朱買臣漢胡廣
國朝胡廣漢李廣北齊李廣戰國王歡晉王歡唐楊巨
源宋楊巨源晉李密唐李密晉王祥梁王祥吳劉基國
朝劉基漢楊雄隋楊雄梁侯景北齊侯景戰國王良漢
王良梁王志縱囚來歸隋王伽縱囚來歸唐太宗縱囚

來歸春秋臧文仲山節藻梲又管仲山節藻梲戰國田

單火牛宋王則火牛晉羊篇官清留犢唐時苗官清留
犢漢石奮併四子皆二千石號萬石君東漢馮楊八
子皆二千石號萬石君晉師曠食辦勞薪東晉牛鐸食
辦勞薪漢文帝前席賈生齊文帝前席蘇綽後周陸通
孝母湧泉出魚唐姜詩孝母湧泉出魚齊景公二桃殺
三士梁張纘一杯酒殺三士孟母三遷范蠡三遷戰國
馮驩焚券書南宋顧觀之焚券書漢孝武以術致李夫
人晉孝武以術致殷淑儀晉何曾日食萬錢猶云無下
箸處又任愷一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唐太宗出宮女

鴻書

卷一百一

十

宋

三千人唐憲宗出宮女三千人唐文宗出宮女三千人
唐肅宗出宮女三千人晉中朝八達又中興八達漢張
綱單騎降賊唐郭子儀單騎見虜宋宗澤單騎降賊漢
陽王孫臏葬晉皇甫謐衣葬漢應奉有記性平生識半
面不忘北齊楊愔有記性平生識半面不忘漢曹娥尋
父溺江唐饒娥尋父溺江漢李固杜喬稱李杜又杜密
李應稱李杜唐李白杜甫稱李杜宋呂黃登第娶賢女
又劉庭式登第娶賢女漢關羽單騎斬顏良南宋薛都
安單騎斬魯爽晉王士子猷觀竹不問主又袁粲觀竹不
問主周老聃生而髮盡白元余闕生而髮盡白

新知錄

空桑氏以地紀空桑者充鹵也其地廣絕高陽氏所嘗居皇甫謐所謂廣桑之野者或云窮桑非也窮桑在西少顓之居若乃伊尹之生共工氏之所灌則陳留矣

蘇秦累投諸國不遇膏嘆曰無漸賤而不羞貧後佩六國相印果衣錦還鄉自言曰蘇秦未遇回家日衣衫破碎形容醜父母見棄兄弟踈妻不下機嫂不有及其衣錦還鄉日馬裝金鞍光彩逸父母出門含笑迎妻嫂見時先跪膝蘇秦只是舊蘇秦往日何踈今日親自家骨肉尚如此何況悠悠陌路人人皆歡悅嘆之

鴻書

卷一百一

十三

魏中

婁遲齊東陽女子也變服爲丈夫能基解文義仕至揚州從事後事覺始作婦人服歎曰有如此技還作老嫗

崔惠傳

翟公爲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爲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漢書

司馬相如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往舍都亭臨邛中富人卓王孫爲具召之并召令酒酣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爲鼓一再行其詞曰鳳兮鳳兮歸故鄉遨遊四海求其皇時未遇今無所將何期今

夕兮升斯堂有豔淑女在闥房室邇人遐毒我腸何緣交頸爲鴛鴦胡頡頏今共翱翔鳳兮鳳兮從我樓得托琴尾永爲妃交情通體心相怡中夜相從知者誰雙翼俱起翻高飛母感我心使余悲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故相如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文君竊從戶窺心悅而好之既罷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與馳歸成都居貧愁懣以所着鷓鴣裘就市人陽昌貰酒與文君爲懽既而文君抱病而泣曰我平生富足今乃以衣裘貰酒盍歸臨邛從是季假貸猶足爲生相如乃俱至臨邛置酒舍令文

鴻書

卷一百一

十三

魏中

君當壚相如親著犢鼻褌滌器以恥王孫王孫果以爲病乃厚給文君○文君與相如書曰春華競芳五色凌素琴尚在御而新聲代故錦水有死漢宮有木彼物而親嗟世之人今督于婦而不悟再與書曰朱絃斷明鏡缺朝露晞芳顏歇白頭吟傷離別努力加餐母念妾錦水湯湯與君長訣○長卿素有消渴疾及還成都悅文君之色遂以發痼疾乃作美人賦欲以自刺而終不能改卒以此疾致死文君爲誄曰嗟嗟夫子今墮通儒少好學今綜羣書縱橫劍伎今英敏有譽尚慕往昔今更名相如落魄遠遊今賦子虛畢爾壯志今駟馬高車憶

昔初好今雍容孔都憐才仰德今奉心兩娛未託爲妃
今不恥當爐生平淺促今命也難扶長夜思君今形影
孤步中庭今霜草枯鴈鳴哀哀今吾將安如仰天太息
今抑鬱不舒訴此淒惻今嘯忍聽予泉穴可從今願殞
其軀

漢任安爲衛將軍舍人與田仁會俱爲舍人居門下同
心相愛此二人家貧無錢用以事將軍家監家監使養
惡齧馬兩人同牀卧仁竊言曰不知人哉家監也任安
曰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也衛將軍從此兩人過平
陽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食此二子拔刀列斷

鴻書

卷一百一

十四

鴻書

席別坐主家皆怪而惡之莫敢呵其後有詔募擇衛將
軍舍人以爲郎將軍取舍人中富者令具鞍馬絳衣玉
貝劔欲入奏之會賢大夫少府趙禹來過衛將軍將軍
呼所舉舍人以示趙禹趙禹以次問之十餘人無一人
習事有智畧者趙禹曰吾聞將軍之下必有將類傳曰
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今有詔舉將
軍舍人者欲以觀將軍而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今徒
取富人子之上之又無智畧如木偶人衣之綺繡耳將奈
之何於是趙禹悉召衛將軍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得
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用者衛將軍見此

鴻書

卷一百一

十五

鴻書

兩人貧意不平趙禹去謂兩人曰各自具鞍馬新絳衣
兩人對曰家貧無用具也將軍怒曰今兩君家自爲貧
何爲出此言鞅鞅如有移德于我者何也將軍不得已
上籍以聞有詔召見衛將軍舍人此二人前見詔問能
畧相推第也二人曰提桴鼓立軍門使士大夫樂死
戰鬪仁不及任安任安對曰夫決嫌疑定是非辨治官
使百姓無怨心安不及仁也武帝大笑曰善使任安護
北軍使田仁護邊田穀於河上此兩人立名天下
霍去病父仲孺河東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侍女
衛小兒私通生去病仲孺更卑歸家娶婦生光因絕不
相聞久之去病爲驃騎大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河東
太守郊迎至平陽傳舍遣吏迎仲孺趨入拜謁將軍迎
拜因跪曰去病不早知爲大人遺體也仲孺叩頭曰老
臣得託命將軍此天力也去病爲仲孺大買田宅奴婢
而去

人生有命苟合富貴當貧賤困厄時人不能殺天亦不
能殺也漢寶廣者寶后弟年四五歲爲人所略賣傳十
於家至宜陽爲其主人入山作炭暮卧岸下百餘人岸
崩盡厭殺卧者少君獨脫不死自卜數日當爲侯之長
安聞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寶氏廣國去時雖少識其

縣名反姓又嘗與其姊採桑墮用爲符信上書自陳召問果是封章武侯宋李導勗生數歲相者曰是當以姻戚貴少學騎射馳水雪間馬逸墮屋下衆以爲死導勗徐起亡恙也及長舉進士大中祥符間尚萬壽公主兩入起貧賤緣戚里富貴然瀕危得全殆似不偶金壘子雲貴人相傳諸葛武侯居隆中時有客至蜀妻黃氏具麵項之麴具侯恠其速後潛窺之見數木人所麥運磨如飛遂拜其妻求傳是術後變其制爲木牛流馬云侯初平南夷夜聞軍中多謳歌思歸遂召衆各與一磚曰若輩久苦行役欲過返耶枕此而卧詰朝抵家矣從者

鴻書

卷一百一

十太

魏中

其聲名遠播如此翰林盛事

隆慶六年正月下旬 上有疾且有脫瘡在理越月稍平以閏二月十二日出視朝既鳴鐘百官入班新鄭元相高拱暨自閣出北上過 會極門望見 御路中乘輿在焉見曰 上不御座竟往 文華殿耶亟趨赴乃有內使數輩飛馳而來傳呼宜閣下於是二臣疾趨至乘輿所則 上已下 金臺怒色立欲就 乘輿諸內使環跪於側 上見 臣至色稍平以 手執 臣袪甚固有欲告語意 臣即奏曰 皇上爲何發怒今將何往 上曰吾不還宮矣 臣曰 皇上不還宮當何之望 皇上還宮爲是 上稍沉思曰你送我 臣對曰送 皇上 上於是釋衣衽而執 臣手露腕以瘡示 臣曰看吾瘡尚未落痂也隨上 金臺立 上憤恨語 臣曰我祖宗二百年天下以至今日國有長君社稷之福爭奈東宮小裏連語數次一語一頓足一握 臣手 臣對曰皇上萬壽無疆何爲出此言 上曰有人欺負我 臣對曰是何人無禮 祖宗自有重法 皇上說與 臣當依法處治 皇上病新愈何乃發怒恐傷 聖懷 上不答良久嘆語 臣曰其事不是內官壞了先生你怎知道於是執 臣手行人 皇極門下 丹墀 上呼茶於是

鴻書

卷一百一

十太

魏中

內侍設椅北向不坐乃移南向始坐而執臣手不釋如故茶至乃以左手飲數口顧臣曰我心稍寧遂起由東角門入至乾清宮門臣不敢入上牽臣手曰送我既得臣乃敢入隨至寢殿上升榻坐猶執臣手蓋自御路前至此皆執手未釋而顏色相顧眷戀之情謫然言之流涕不忍言也時張居正朱希忠皆榻前叩頭上猶執臣手臣鞠躬膝側不得下叩頭踟躕不安之甚上見如此乃釋手臣始得下叩頭又與二臣同叩頭辭出乾清宮門外候臣須臾內侍傳宣閣下二臣復入候立寢殿丹墀有臣上來遂上殿至榻前上臣已升座二臣跪承臣上從容曰朕一時恍惚又曰自古帝王後事臣下此二句聽不真卿等詳慮而行臣等叩頭出仍在乾清宮門外候臣須臾內侍傳臣着高閣老在宮門外莫去臣即語張居正曰我留公出形跡輕重難為公矣公當同留吾為奏之隨語內侍曰奏知皇上二臣都不敢去薄暮內侍傳臣旨閣下着在乾清宮門外宿臣拱即內侍奏上曰祖宗法度甚嚴乾清宮係大內外臣不得入晝且不可况夜宿乎臣等不敢宿此然不敢去當出端門宿於西關內臣房有召即至有傳示即以上對足便到非遠也

上允之於是二臣乃就西關內臣房宿臣夜不能寐披衣坐候掖門開即入候起居日數次明日亦如之既傳聖體稍安臣即上札子曰臣聞聖體稍安不勝慶幸今府部大臣皆尚朝宿不敢宜降臣令各回辦事以安人心而臣等仍晝夜在內不敢去即擬臣旨上請上以為然即時降臣旨百官皆散人心稍定而臣等日間安如初又四日上覺益平愈臣問安札子有御批字心稍安上遣內侍慰勞命還家於是乃還上付托之意乃在執手告語之時此乃顧臣也慟哉至受顧命時已不能言無所告語矣隆慶六年五月二十五日上大漸未申間有命召內閣臣張居正高儀亟趨入乾清宮遂入寢殿東偏室見上已昏沉不省皇后臣貴妃擁於榻皇太子立榻右臣等跪榻前於是太監馮保以白絳揭帖授皇太子稱臣這詔又以白絳揭帖授臣內曰朕嗣祖宗大統今方六年偶得此疾遽不能起有負先皇付托東宮幼小朕今付之卿等三臣同司禮監協心輔佐遵守臣祖制保固皇圖卿等功在社稷萬世不泯臣讀既慟不能勝即哭奏曰臣受皇上厚恩誓以死報東宮雖幼祖宗法度有在臣務竭盡忠力

輔佐 東宮如有不得行者臣不敢愛其必望 皇上無以後事為憂且奏且哭已大慟長號不能止 兩宮亦皆失聲哭於是二內臣扶拱起遂長號以出嗚呼慟哉蓋拱見得居正與保內外盤結已固事勢必不可為故有拱之奏不復有其身矣至二十六日卯初刻上崩拱等聞報哭於閣中而居正雖哭乃面有喜色揚揚得意儀私謂拱曰不見張公意態耶是誠何心國家之禍不知所終矣是日已刻傳 這旨着馮保掌司禮監印蓋 先帝不省人事已二三日今又於卯時升遐矣而已時傳 旨是誰為之乃保矯詔而居正為之謀

鴻書

卷一百一

子

也 旨出百官駭愕相顧失色閭巷小民亦皆驚惶奔走不寧而獨居正喜動顏色不能自禁閣中官僚吏卒無不見之至二十七日馮保打出一報內開 遺詔與皇太子朕不豫皇帝你做一應禮儀自有該部題請而行你要依三閣臣并司禮監輔導進學修德用賢使能無事怠荒保守帝業報出人心大駭以為宦官安得受顧命且此 詔 今上領受之矣保安得取而打報蓋欲專權亂政故以此示天下以為吾乃受顧命之人先帝有托乃可以任其所為而莫敢誰何也然不知二遺詔者皆居正所為前三月十六日忽報 上疾重閣

下宜赴 宮門候宣拱與居正即趨入至恭默室迤北

有居正心腹吏姚曠手持紅緋套內有揭帖半寸許厚

封緘完固自後飛走而過拱問送與何人曠答云與馮

公公即疾馳而入蓋不知其主人瞞我而遂直言之也

拱即問居正是何所言居正面赤惶怖遽答云乃 遺

詔事宜耳拱默然以為我當國凡事當自我同眾而處

獨奈何於斯際而有私言於保乎此中必有播弄之事

故瞞我而私言之也待看待看至是拱奉 遺詔又得

皇太子遺詔皆有同司禮監之說乃知居正蓋為馮保

謀也嗟乎自古有國以來未曾有宦官受顧命之事居

鴻書

卷一百一

子

正欲憑藉馮保內外盤據窺伺 朝廷盜竊國柄故以顧命與司禮監而次日即傳馮保掌司禮監印大權悉以歸之而托其為主於內以蔽 主上威百僚使人莫敢我何其欺 先皇之既崩欺 今上之在幼亂 祖宗二百年之法度為國家自古以來未有之大事嘻亦忍心哉亦大膽哉天地鬼神有靈 祖宗 先帝有知必然鑒察保粗識三二字言不能成文居正凡欲有所為必捏 旨寫與保瞞 皇上不知只說是司禮監所擬當行者乃即以為 聖旨而傳行之欲要寵則要寵欲害人則害人惟其所為無不立遂者而又佯為不知

以爲出自上意我無可奈何也此事以爲常指鹿爲馬無敢不言馬者朝臣被其威劫不復敢言矣

病極進言

司馬溫公元豐末來京都人奔競觀之即以相公目之左右擁塞馬至不能行及謁時相於第市人登樹騎屋窺瞰之隸卒或止之曰吾非望爾若願識司馬公耳至於呵叱不退而屋瓦爲之碎樹枝爲之折及薨京師之民罷市而往吊弔弔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上命戶部侍郎趙瞻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塋瞻等還言民哭公哀甚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塋者數萬人而嶺南封州父老相率致祭且作佛事以薦鴻書

鴻書

卷一百一

主

臣

提撈頂鑪香夾道呼海命號泣如喪考妣傾城皆至舟次罷市數今江南郡邑相傳公已爲神皆戶祝於家每於公歿日相率追薦至有費千金設一醺者此與溫公何異夫溫公在宋嘗爲執政君子謂其有旋乾轉坤之功故人皆歸之忠介未嘗一日得行其志而人之歸之亦與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爲君實者同一悅服此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第忠介得於人者與溫公同得於天者則不及溫公遠甚溫公育子康官至侍讀忠介則黑衣之綴蔑如天之報施善人又何異耶溫公身後又有不幸者紹聖初童惇蔡下鴻書

鴻書

卷一百一

主

臣

請發塚斷棺帝不許乃奪贈謚卽所立碑復貶崖州司戶叅軍蔡京用事復降正議大夫至列名於奸黨之碑若忠介則蓋棺之後人無異言令聞不已此又溫公所不能得於公者也

李氏疑耀

五季之亂費氏與諸葛氏自蜀徙鉛山卽漢大將軍璋之苗裔也其後西州諸費名位顯融數傳而應麒公生璠璠生宏次完宏爲魏湖先生舉成化丁未第一人歷相武宗世宗謚文憲完生懋文官臨示令懋文生堯年是爲大僕公按憲章錄曰費宏正德中與李東陽楊廷和輔政時四方群盜充斥以次削平時宸濠蓄異志以

婁妃故數使人結納公婁妃與公夫人兄弟也公峻拒
 之解官歸鄉里肅皇帝即位召宏進少保時水旱相
 仍宏陳救荒十事上嘉納之又請蠲逋負減太僕寺馬
 價十五以輕賞之美給漕卒議安大同叛軍皆宏謀也
 丁亥疾去張亨敬歸起宏於家宏至見便殿上親勞之
 賜圖書一文曰舊輔元臣時時燕見密議奏對皆稱旨
 亡何卒上痛悼輟朝宏恭慎謙抑明習國家故事能持
 重得大體故三入政府以功名始終云太僕公官順德
 更官汀州薦剡交上會新鄭高公新拜家宰首擢太僕
 丞慰諭慇懃晉尚軍卿公蒸蒸色養及臨武公與太夫
 鴻書 卷一百一
 人相繼委世沈痛鉅創茹哀骨立公嘗治第邑中制極
 弘敞念薦湖書院鞠爲茂草臨沒遺言讓於襟紳受四
 賢於上集群英於下佐以負郭之田百畝禴祀饗殮共
 食其稅焉夫人楊氏有完德太僕內外一切夫人寔左
 右之史氏曰胤慧裁機室濃曳沆剝誇非艱夫人則賈
 內德鍾祗慈徽貫管文宗母師千齡堪慕夫令概可見
 矣太僕子元祿慈孝特篤居然相種騰駒天下士無不
 知元祿者客謂其才藻豔逸文章繁富若挂鏡於胸縣
 珠於目豈欺我者哉七世卿族清朝所希不可謂非世
 德祚也 劉氏鴻書卷一百一終

第一百二卷

紀麗部五

衡品上

四種

卓然獨見

匹夫登相

非五霸

孔子罪湯

林宗辭疾

四千人誅

李固宋璟

賢愚不係世類

極似風流

吳士第一

無足恃

臣之力

以長續短

善用短

讀書識字

有公論

確論

朱崖店嫗

三拘

泥字韻

鴻書

卷一百二目錄

非非國語

比赤壁九奇

鳳鳥去

朱文公顛倒人物

始皇功在萬世

卷一百二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乙百二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紀麗部 五

太史湯賓尹 刪正

衡品

大抵人才有四種德重爲上氣節次之學術又次之材能又次之欲求成材四者不可不備論所不足則材能不如學術學術不如氣節氣節不如德重然人亦安能皆全顧各有偏勝亦視其所成之者如何故德量不可不養氣節不可不激學術不可不勸材能不可不勉苟以是存心隨所成就亦便不作中品人物唐人房喬裴度優

鴻書

卷一百二

十一

紀麗部

於德量宋璟張九齡優於氣節魏鄭公陸贄優於學術姚崇李德裕優於材能姚崇蔽於權數德裕溺於愛憎則所勝者爲之累也汝曹方讀唐書當以是類求則有益其他瑣細與無用之空文不足多講徒亂人意爾

錄話

或問古人卓然獨見者誰爲最先生曰伊尹或曰何爲先生曰伊尹去堯舜之世已遠絕無師承堯傳之舜舜傳之禹自此以往寂寥數百載伊尹斷然號於人曰予天民之先也及湯學於伊尹故湯得伊尹之傳曰文武曰周公曰孔子由此傳之也不是獨見得到何由

敢自任如此 張九成

嘗惟傳說以匹夫而登相位不由薦舉不由人望不由家世不由勲業不由資序而當世物論遂信之而不疑何哉嗚呼此不可以常情論也有高宗有傳說則可君非高宗臣非傳說必有私意用人而不合於公議者矣漢文帝以夢得郅支武以識用王梁此豈足信哉後世用人者當如堯舜計舜斯可矣

齊桓之霸也不以戰勝猶有湯武之遺乎伯至文而衰矣宋襄之亟辱也楚莊之憐志也秦繆公之主盟也焉得五 介州劉記

鴻書

卷一百二

十二

紀麗部

孔子罪湯武之意深矣曰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慚德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伊尹相湯者也無一辭及之伯夷非武王者則屢稱之序湯誓曰伊尹相湯伐桀仲虺之誥曰成湯放桀序之曰武王伐殷洪範曰武王勝商殺紂書法謹嚴含者未知其爲罪之之辭陸淳曰太公殷臣紂不諫反佐周傾之聖人宗堯舜賢夷齊不贊伊尹謂此也

吹劍錄

郭林宗每行宿逆旅輒躬自灑掃明去後人至見之曰此必郭有道作宿處也及至蔡伯喈爲作碑曰吾爲人作銘未嘗不有慙容唯爲郭有道碑則不然初以有

道君子徵泰曰吾觀乾象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遂辭以疾

太平御覽

却超有曠世之度每有寒素後進力引拔之死日爲其作誄者四千餘人

獨異志

李固以忠直名一而胡粉飾貌宋璟剛直難犯而善擊羯鼓皆不類其爲人然固之傳粉或出梁冀誣謗之語乃漢魏間人以傳八常陳思王何平叔皆爲之不足異也璟之習羯鼓亦以明皇所尚故臣庶從風耳要皆不足以累二公之賢至於趙清獻宰清城而挈伎以歸胡銓浮海生還而戀黎情絕與二公爲人不類乃知

鴻書

卷一百二

主

魏文

蘇子卿娶胡婦誠非虛語

文海披沙

唐盧懷慎爲伴食中書而其子奕抗賊死節奕子杞奸邪誤國而杞子元輔簡潔貞方爲時論歸美謝車騎曰我乃生與奕安得不

此連信乎賢愚不係於世類也

項王嗜啞叱咤嘗極粗豪男子而眷戀虞姬臨亡不舍蘇子卿吞檀雪視死如歸而不免娶胡婦生子關雲長忠肝義膽可對天日而啓曹公求泰宜祿妻曹又疑而自取之趙閱道爲鐵而御史乃悅一營妓令老兵夜召之有頃又令人促之范文正守鄱陽屬意小妓既

去乃以詩寄魏介而取之此數公事皆與其人絕不相類當是色戒未易破除宋璟正色立朝而善羯鼓賦梅花又似極風流人物尤不可曉

文海披沙

或謂吳郡陸喜曰薛瑩於吳士當爲第一平喜曰孫皓無道吳國之士沈默其體潛而勿用者一也避尊居卑祿以代耕者二也侃然體國執政不懼者三也酌量時宜時獻微益者四也退不修慎不爲諂諛者五也過此以往不足復數故彼上士多淪沒而遠悔吝中士有聲位而近禍殃觀瑩之處身本末其四五之間也

談世雄

魏文侯問孤卷子曰父子兄弟臣賢足恃乎對曰父賢

鴻書

卷一百二

四

魏文

不過堯而丹朱傲子賢不過舜而瞽瞍拘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且而管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君欲理國賢可恃也

獨異志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其君之力其臣之力乎對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縫賓胥無善純緣桓公知求而已亦其臣之力也

談世

韓子曰西門豹性急佩章以自緩董安於心緩佩帶以

藝文類

李諸字虔和清豐人風流文辯歷中書侍郎因嬾而舉

願因跛而緩步因寒而徐言人稱其善用三短

人物志

樂菴李氏曰人讀書須是識字孔光不識進退字張禹不識剛正字許敬宗不識忠孝字柳宗元不識節義字

晉王大將軍下庾公問聞卿有四友何者是荅曰君家
中郎我家太尉阿平胡毋彥國阿平故當最劣庾曰似
未肯劣庾又問何者居其右王曰自有人又問何者是
王曰噫其自有公論左右躡公公乃止 世說新語

唐貞觀二年上宴侍臣謂王珪曰卿識鑒精通尤善談
論白房玄齡等咸宜品藻又可自量與諸子孰賢珪對
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爲臣不如房玄齡才兼文武出將

鴻書

卷一百二

五

龍三

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布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溫彥博
制繁理劇衆務必舉臣不如戴胄諫諍爲心恥君不及
堯舜臣不如魏徵至於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
亦有微長太宗深然其言羣公亦各以爲盡已所能謂
之確論 正史全編

盧多遜南遷朱崖逾嶺憇一山店店嫗舉止和淑頗能
談京華事盧訪之嫗不謂盧也曰家故汴都累代仕族
一子事州縣盧相公違法治一事子不能奉詆竄南方
到方周歲盡室淪喪獨殘老軀流落居此意有所待盧
相欺上罔下倚勢害物天道昭昭行當南竄未亡間庶

見於此以快宿憾兩因號呼泣下盧不待食促駕而去
大唐新語

皇祐中長沙有三拘開福長老每季一剃頭而致任樊
著作三日一開頂一拘也蘇推官喪父樂飲林察推喪
妻廬墓二拘也特有邊臣爲守非賂不行孔目官陸靜
平生不授賕三拘也

姑蘇之被圍也唐伯剛和人泥字韻云玉樓金屋愁如
海布襪青鞋醉似泥謂當時居權要者不如處閑散之
樂也王元載亦誦一詩云二十四友金谷宴千三百里
錦帆遊人間無此榮華樂無此榮華無此愁此詩意與

鴻書

卷一百二

六

龍三

前詩亦相類 堯山堂外紀

宋劉章嘗魁天下有文名病王充作刺孟柳子厚作非
國語乃作刺刺孟非非國語江端禮亦作非非國語是
非非國語有三書也同邪異邪今以子厚之書攷之大
率闕庸蔽怪誣之說耳雖肆情亂道時或有之然不無
可取者其非滅密也曰康公之母誠賢邪則宜以淫荒
失度命其子焉用具之以數且以德大而後堪則納三
女之奔德果何如若勿受之則可矣教子而媚王以女
非正也斯乃正論未可盡非至其非三川震曰山川者
天地之物也陰與陽者氣而遊乎間也自動自休自峙

自流是惡乎與我謀自闕自竭自崩自缺是惡乎爲我設此則肆情亂道甚矣是天變不足畏之所從出也所以來三子之喙與雙槐歲抄

宋虞雍公戰伐之奇妙筭之策忠烈義勇爲南宋第一與張魏公相上下特魏公有南軒爲之子而朱子亟稱之遂大顯揚雍公無人發其茂績耳丘文莊公曰古今水戰采石比赤壁尤奇且難周瑜主將而允文書生也瑜握重兵而允文空拳也瑜有孔明爲倚角而允文隻手也以此較之難易見矣可謂不易之論代醉編

鴻書

卷一百二

七

記

王安石子雱嘗稱商鞅爲豪傑之士言不誅異議者法不行安石亦有詩云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法必行父子間議論如此雱卒安石哭之詩云斯文信有寄大豈偶生才一日鳳鳥去千年梁木摧介甫氣壓天下乃以孔子讓其兒可笑也金鑿子

朱文公談道著書百世宗之愚詳觀其評論古今人品誠有違公是而遠人情者王安石引用姦邪傾覆宗社元惡大憝也乃列之名臣錄稱其文章道德文章則有矣焉有引用姦邪而可名爲道德邪蘇文忠公文章忠義古今所同仰也乃力詆之謂得行其志其禍甚於安石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其有所試

文公解之曰善善述而惡惡則已緩矣又曰但有先褒之善而無預詆之惡信斯言也文公於此惡惡得爲緩乎無乃自蹈於預詆人之惡也夫以安石之姦則未減其已著之罪以蘇子之賢則巧索其未形之班此心何心哉或曰不惟此也秦檜之姦人欲食其肉者也文公稱其有骨力岳飛之死天下垂涕者也文公譏其橫又譏其直向前廝殺漢儒如董賈之流皆一一議其言之疵匡衡之言頗純粹無疵文公則曰匡衡好懷挾其不成人之美例如此諸葛亮則名其爲申韓陶淵明則譏其爲莊老韓文公則文致其太顛往來之書疊疊千餘

鴻書

卷一百二

八

記

言力詆之必使之不爲全人而後已蓋自周孔以下無一人逃其議古人謂君子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文公語錄論人皆無過中求有過者也觀其與同時二三同道私地評論之說直似村漢罵街詞訟訐絞豈有道氣象耶或者門人記錄之過朱子無忠臣遂至此歟灼艾集

世世在人者如周孔禮樂亡論若大禹河洛而下則秦皇漢武亦不得而終沒之也粵西諸土官日逐干戈糜爛其民無時休息民生居土州縣者曾不及中土一猶犬蠅蟲乃知秦始皇郡縣之功在萬萬世也其所全活

後世人足贖驪山阿房長城五嶺數百萬命長城今雖
沒特諱其名爲邊牆今制亦其遺也卽今所用尊君卑
臣禮亦不能易漢武以前兩浙八閩二廣咸夷也武帝
奮武捷伐用夏變夷於江南亦有萬世功不得繫以征
伐貶之其他則如蜀守李冰鑿離堆導汶至今千溪萬
灌蜀之千里沃野賴此也馬伏波征交南立銅柱以誓
交廣是處頌而祀之卽足跡未至者亦皆表其遺跡諸
葛孔明平南七擒七縱滇人至今如天威在極緬莽萬
里猶立其碑藉口稱漢地餘者近或不能易世遠或不
能易姓

五岳遊草

鴻書

卷二百二

九

第一百三卷

紀龐部

衡品

剛腸冷眼

落驢

白玉樓記

寒食韓翃

住括

龍之一體

馮秀才甚貧

乞立嬰杆廟

秦檜世絕

岳家故宋勅命

劉青田

秉忠廣孝

禁挾私彈劾

孫太白

女子從空墜

伍文定

李于麟

七死不死

沈太史

鴻書

卷二百三目錄

十

卷一百三目錄終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紀廬部

衡品下

元朔中徐偃爲齊相至齊徧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曰吾始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復入我之門我與中何叔度子尚之爲吏部郎告定省傾朝送之叔度謂曰聞汝來送別可有幾客客曰殆數百人叔度笑

鴻書

卷一百三

十

紀廬部

曰此是送吏部非送何彥德也勢在則群蟻聚羶勢去則飽鷹颺漢悠悠濁世今古皆然何足怪者有識之士不必露徐偃之剛腸但請拭何叔度之冷眼筆談彭伉湛貴俱袁州宜春人伉妻又湛姨也伉舉進士擢第湛猶縣吏妻族爲置賀宴皆官人名士伉居席之右一座盡傾湛至命飯於後閣湛無難色其妻忿然責之曰男子不能自勵窘辱如此復何爲容湛感其言孜孜學業未數載一舉登第伉常侮之時伉方踰長耳縱遊于郊外忽有家僮馳報湛郎及第伉失聲而墜故袁人謠曰湛貴登第彭伉落驢今袁州西有落驢橋卽其地

唐李賀字長吉常使小奚奴背一古破錦囊隨行遇有所得卽書投囊中及暮歸足成之大夫人見所書多輒曰是兒要當嘔出心肝始已耳有人謁賀見其久而不言唾地者三俄而成文三篇元稹以明經中第願與賀交賀見刺曰明經及第何事來見李賀積慚而退未幾制策登科禮部議賀父名晉不合舉進士時輩排之賀竟不第將歿時畫見一緋衣人駕赤虬持一版書若太古篆或籀虛石文者云上帝新作白玉樓成立召君爲記少之賀氣絕有表兄與賀筆硯之舊恨賀傲賀忽歿

鴻書

卷一百三

十

紀廬部

後給取其囊盡投溷中山堂肆考唐侯希逸鎮青淄韓翃爲從事罷府閑居十年李勉鎮夷門復辟之時已遲暮不得意多家居一日夜將半客叩門急賀曰員外除駕部侍郎知制誥翃愕然曰誤矣客曰卽報制誥闕人中書兩進名不從又請之曰與韓翃時有同姓名者爲江淮刺史又具二人同進御書寒食詩末又批曰與此韓翃此員外詩非耶翃曰是也是不誤矣南唐書

則天時徐敬業揚州作亂則天討之軍敗而遁敬業竟養一人貌類於已而寵遇之及敬業敗擒得所養者斬

其元以爲敬業而敬業實隱大孤山與同伴數十人結廬不通人事乃削髮爲僧其侶亦削髮天寶初有老僧法名住括年九十歲與弟子至南嶽衡山訪諸僧而居之月餘忽集諸僧徒懺悔殺人罪咎僧徒異之老僧曰汝頗聞有徐敬業乎則吾身也吾兵敗入於大孤山精勤修道今命將終故來此等今世人知吾已證第四果矣因自言夙期果如期而卒遂葬於衡山敬業敗與賓王俱逃將帥慮失大魁得不測罪時死者數萬因求類二人者函首以獻後雖知不灰不敢捕送故敬業得爲衡山僧年九十餘乃卒賓王亦落髮徧遊名山至靈隱

鴻書

卷一百三

三

紀事本末

之本事記

慶曆中河北道士賈衆妙善相以爲曾魯公脊骨如龍王荆公目睛如龍蓋人能得龍之一體者皆貴窮人爵見豫章黃庠手曰左手得龍爪雖當魁天下而不仕若右手得之則貴矣庠果爲南省第一不及廷對而歿

庵筆記

馮京當世未第時客餘杭縣爲官逋拘窘計無所出題小詩於所寓寺壁一胥魁范生見之爲白令丐寬假令疑胥受賕游說胥云馮秀才甚貧某但見其所留詩知

他日必顯出其詩令笑釋之詩云韓信栖遲項羽窮手提長劍喝秋風吁嗟天下蒼生眼不識男兒未濟中

外紀

宋神宗朝皇嗣屢闕吳處厚嘗詣閣門上書乞立程嬰公孫杵臼廟優加封爵以旌忠義庶幾鬼不爲厲使國統有繼是時適值鄆王服藥上覽之矍然卽批付中書授臣將作監丞勅河東路訪尋二人遺跡乃得其家於絳州太平縣詔封嬰爲成信侯杵臼爲忠智侯因命絳州立廟歲時致祭今所上書畧曰臣嘗讀史記世家考趙氏廢興之本末惟程嬰公孫杵臼二人各盡厥不顧

鴻書

卷一百三

四

紀事本末

難以保全趙氏孤兒最爲忠義乃知國家傳祚至今皆二人之力也蓋下官之難屠岸賈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已赤族無噍類惟朔妻有遺腹匿於公宮旣而免身生男屠岸賈聞知索於宮中甚急於是朔妻置男袴中祝曰趙宗滅乎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乃得脫然則兒之無聲蓋天有所祚且天方起趙氏生聖人以革五代之亂拯天下於湯火之中而奄有焉使聖子神孫繼繼承承而不已則兒又安敢有聲蓋有聲則不免不免則趙氏無復今日矣然雖天祚亦必賴公孫杵臼謬負他嬰匿于山中卒與俱歿以絕其後患又必賴程嬰保

持其孤遂至成人而立之以續趙祀卽趙文子也於是趙宗復盛傳十世至武靈王而遂以胡服與秦俱霸其後爲秦所併則子孫蕩析散居民間今常山真定中山則古之趙地也故趙氏世爲保州人而僖祖順祖翼祖宣祖皆生于河朔以至太祖啓運太宗承祧真宗紹休仁宗守成英宗繼統陛下繼業向使趙氏無此二人以力衛強祿孑然之孤使得以全則存視無遺育矣又安能昌熾以至于此故臣深以爲國家傳祚至今皆二人之力也二人歿皆以義甚可悼痛雖當時趙武爲服喪喪三年爲之祭奠春秋祠之世勿絕然今不知其祠之

鴻書

卷一百三

五

紀原下

所在竊慮其祠或廢而弗舉或舉而弗葺葺而弗封三者皆闕典也左氏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自宋有天下甲子者二十二年於茲矣而二人忠義未見褒表廟食弗顯故仁宋在位歷年至多而前星不耀儲嗣屢闕雖天命將啓先帝以授陛下然或慮二人精魄久無所歸而亦因是爲厲也何哉蓋二人能保趙孤使趙宗復續其德甚厚則趙宗之續國統之繼皆自二人爲之也況二人者忠誠精剛洞貫天地則其魂常遊於太空而百世不滅臣今欲朝廷指揮下河東北晉趙分域之內訪求二人墓廟特加封爵旌表如或自來未立廟貌卽速

令如法崇建著于甲今未爲典祀如此則忠義有勸亦可見聖朝不負于二人者矣

宋史直筆

宋狄青年十六時其兄素與里人號鐵羅漢者鬪于水濱羅漢溺沒保伍縛素青適餉田見之曰殺羅漢者我也衆釋素而縛青青曰我不逃死然待我救羅漢庶幾復活不然縛我未晚也衆從之青默祝曰我若貴羅漢當蘇乃舉其尸出水數斗而活人咸異之

嘉謀錄

按史書所坑特侯王盧生四百六十餘人非能盡坑天下儒者爲其所坑又非儒者始皇三十二年使盧生求美門刻碣石門壞城郭決通隄防又盧生入海還因秦

鴻書

卷一百三

六

紀原下

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遣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伐匈奴起臨洮築長城至潦水又盧生說始皇曰日方中人主時爲微行以避惡鬼惡鬼辟真人至願上所居宮母令人知然后不灰之藥殆可得也其後建阿房宮千間萬落必自此言發之觀其二者皆盧生等稔其惡又縱吏之特方技之流耳始皇曰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爲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按問諸生傳相告引余亦信盧生非吾儒中人况始皇自謂尊賜甚厚豈非如前三者方術圖識之類有以中其欲故尊賜之初不聞其誦

孔子之言以進古今相承皆曰坑儒蓋咸於扶蘇諸子皆誦法孔子之諫嗚呼若盧生者何嘗誦法孔子自扶蘇言之誤使儒者蒙不韙之名不然如兩生四皓伏生之流鴻飛冥冥弋人何慕肯搖唇鼓吻自投於陷穽哉

蕭森希通錄

元星吉河西人任江西行臺御史秦檜裔孫奪民田群訟不決公問秦檜何人寮屬以奸臣對公閱檜傳大署其狀曰檜之誤國千載有餘僂矧茲遺胤敢爲民害盡斷其田於民宋史檜曾孫鉅通判蘄州金人犯境與郡守李誠之竭力捍禦城破鉅與誠之各率兵巷戰歿於

鴻書

卷一百三

七

紀事本末

畧盡鉅歸署疾呼吏人劉廸令火諸倉庫乃赴一室以自焚有老卒見烟焰中着白戰袍者識其鉅也冒火挽出之鉅叱曰我爲國歿汝輩可自求生掣衣就焚而歿次子浚先往四祖山兵至亟還與弟潭從父皆歿此亦奸臣之後迺一門灰忠亦卒豈復繫其世類乎攷史檜無子立妻兄王喚孽子爲後曰煢其孫曰垺皆王之自出則秦氏世絕於檜久矣或曰檜妻王妬悍檜嘗發一妾有娠遂出諸莆林氏及長曰林一飛齊東野語志之朱子亦謂興化一傳聞云林一飛乃秦作教官時婢所生夫人不容與同官林家人養之秦後欲取歸未遂而

歿其黨又欲爲料理其夫人自陳云妾有幾子林非是林遂貶其地林歿有子今無祿乃檜親孫也而史亦載林一飛於檜歿爲檜子煢偕其黨經營襲相位甚力陸務觀老學庵筆記亦謂客曹沆嘗獻計於檜欲一飛還作子則事之始末頗亦著悉秦之子孫實爲莆林氏其易羸者寔皆王氏也檜以奸臣亂人之國已亦自以姤婦殄絕其家天道乎

金瓶聖子

鴻書

卷一百三

八

紀事本末

岳震父飛被檜禍變姓名匿大河民間子孫遂家焉至今遺有故宋勅命及武穆征討鳴金一面每值時世方隅有警則此金不敲預鳴岳霆飛第五子知兄霆在黃梅可依潛奔聚焉檜宿恨猶存惡岳州與飛同姓改爲純州子孫亦不敢以岳爲氏孝宗登極卹錄與恩者祇原從嶺南雷雲支裔而此派不及至追贈忠武鄂王震霆子孫在梅地者悉宗鄂姓入今析爲十三戶鄂家云

湖廣總志

我明劉伯溫名基處州青田人少穎慧絕倫讀書過目輒領其要初過都市書肆見天文書一帙假閱之翼日談誦若流其人大異欲授基基謝却曰已得之矣元末舉進士第除高安丞尋起江湖儒學副提舉嘗與魯淵等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光耀湖中淵等以爲慶雲欲

賦詩紀之基獨縱飲不顧徐言曰此天子氣也應在吳頭楚尾十年後有王者起及過蘇閭門見張士誠曰貴不及封侯何能爲也乃夜登虎丘曰天子氣尚在吳楚間我太祖既取婺州定括蒼聞基禮幣徵之基與龍泉張溢麗水葉琛三人由間道詣金陵陳時務十八策上覽之訪以國事基禍福曉諭盡合機宜上大悅任以心膂上將討陳友諒於九江以問基基曰今天象金星在前火星在後此天命也上會師皖城自卯至酉不拔基請進取江州上悉軍西上友諒率衆走湖廣江州降及還道經建德會張士誠兵寇其城守將李文忠欲奪擊

鴻書

卷一百一

九

紀事本末

之基曰不踰三日賊當自走至期如基言一日基見日中有黑子言於上曰東南當失一大將已而參軍胡瑄攻福建敗之歿於陣他日上謂基曰吾夜夢有三人共弁一血帽何與基曰三人首弁血帽衆字象也是爲得衆之兆越數日海寧果以城降上每至基所屏去左右密語移時乃返拜基爲太史令後授爲弘文館學士封誠意伯賜歸鄉里居一月而卒

說海

文廟起兵靖內難帷幄之功惟姚少師廣孝姑蘇人初爲僧於北平仰山寺名道衍字斯道歲壬午靖難功成反初服復姓名曰廣孝是名也蓋因元世祖時有僧曰

聰書在慶壽寺世祖召見所言稱旨授以官復其姓名曰秉忠位至太保卽元史劉秉忠也姚因秉忠故名廣孝位亦至少師吁一忠一孝皆官公孤逃佛入儒有如此人之出處豈可決哉

說海

國初制律風憲官挾私彈事罪如誣告人加等反坐洪武末樂宣德間未有敢挾私彈劾人者正統初頒行憲綱亦禁挾私言事又禁彈劾大臣生殺予奪出自朝廷不許再劾是以當時有直言敢諫之臣而無舉親劾仇之事如解縉之於永樂戈謙之於宣德劉球之於正統有忠直而無奸私至於聽大臣指使作鷹犬搏擊人如

鴻書

卷一百三

十

紀事本末

晚宋之風者幾聞焉又如朝廷已知臣下奸惡亦必令言官彈劾而後加罪者尤未聞也始自徐有貞等乘英宗復辟之初欲害于謙等始假六科十三道都給事王鎮等之奏以爲獄案後英宗欲罪徐有貞等遂倣前例亦召言官劾奏而後下之獄此端一開遂不可改而鷹犬之輩從此出矣自古忠臣當國勳望大者必有一般奸邪之人在旁忌嫉讐怨乘機報復而爲忠臣者不能逆料也如武三思之殺張柬之丁謂之寬寇準豈以張柬之寇準不能明哲保身哉其始惟知正誼謀道不能逆觀成敗利鈍耳正統己巳之秋兵部尚書于謙以社

櫻爲重方排和諡身任總督軍務選將練兵坐摧強虜
光輔中興厥功非細及虜酋也先遣使來言欲差大臣
往迎上皇都御史楊善使虜不持一繒以口舌曉諭國
威不屈遂得回鑾當時天下之人皆知謙以身佩安急
功在社稷而謙亦自信其得効忠蓋揚眉吐氣於班行
而豈自虞其有殺身亡家之禍哉奈何于公效用之日
正小人側目之秋故事幾一變挾之以忌嫉之私而乘
之以衆怒之隙于公於是乎難免矣蓋上皇回鑾景泰
既不讓位而居於南城又廢皇儲而立已子景泰之所
以得罪於上皇者不小而景泰亦病危儲嗣亦先殞謙
乃見用於景泰之人此第一可乘之隙也景泰無嗣舊
臣失倚以迎駕爲名自可邀功希寵此可乘之隙二也
非造謠言中傷謙等則奪門之事爲無名迎駕之舉爲
無功此可乘之隙三也危疑之際兵權是賴故奸深者
必欲假石亨而後事可濟然不怵之以大利害則亨或
不從故駕其說於石亨等曰王文于謙已遣金牌勅符
取襄王世子矣又曰欲拿亨等數人掌兵者由是亨懼
禍及而與吉祥徐有自輩內外相應密謀固結而謙等
駢首就戮矣自後而假手私勘殺人媚權無所不至爾
噫嘻 灼艾集

鴻書

卷一百三

十一

紀原下

孫太初關中人年十八入終南山繼入太白山嚼草木
居息大石崖上時有所得赤脚散髮走山最高峰持古
松根扣巨奇石以歌久之東入華南浮湘漢登衡祝融
峰返嵩山渡汴謁閼里思孔子遺風依依不忍舍去遂
上岱宗日觀峰觀夜半日出滄海中發狂大叫自以爲
奇偉復南經吳入越探會稽禹穴訪天臺石橋返渡楊
子江訪殷雲霄東海上與登孤山矚海門月餘別去
山人傳
山東新城王氏自嘉靖己未見峯司農起家迄於今于
弟相繼登甲榜者十餘人又多躋華顯宦冠裳之盛海
內無兩然睹其始可異焉司農曾祖某避難新城爲僮
工一日大風晦冥有女子從空而墜問之卽某縣初氏
女也晨起取火不覺至此蓋頃刻而五百餘里矣主人
以爲天作之合遂令偕伉儷焉今之濟濟斌斌于仕途
者皆初之自出也其事若甚怪而司農弟立峯民部所
爲大槐記寔載之則非妄矣乃知后稷孕于帝武阿衡
生于空桑鬬子文乳于菟無非實事天地間亦何所
不有 林居漫稿
伍文定湖廣松滋人弘治十二年進士初授常州府推
官已陞成都府同知以事忤劉瑾追逮詔獄爲民瑾誅

鴻書

卷一百三

十一

紀原下

補嘉興府同知平桃源賊陞河南府知府調吉安至卽擒永豐巨寇賴招壽等四百餘人又平桶岡賊二千餘人得渠魁謝志山等宸濠反同都御史王守仁討之先提兵攻南昌濠舟師還救迎戰于王家渡文定立矢石中督戰炮火燎其鬚不爲動濠遂就擒陞江西按察使尋轉都御史提督操江久之以疾致仕起兵部侍郎右都御史屬雲南有安鳳之亂陞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提督雲南川廣軍務未入賊平時芒部屢不靖文定欲乘兵力勦之以伸威百蠻四川按臣戴金力言其非上遽降旨罷兵召文定還督團營因乞休許之卒於家

鴻書

卷一百三

五

史記下

詔賜祭葬如例文定孤忠自信遇事敢爲第不能與時俯仰故功名甚著乃以齟齬終其身歟歷朝來不博一謚今始有議補謚者大是清時公道也世廟識餘錄明李千鱗先生少以不慧稱同學諸生戲呼爲李攀鬼旣長爲制義皆鈎棘不可句每試輒蹶家貧家無絮衣丐木棉花一器挿雙足其中讀書不輟年三十五始學爲詩齊人多以入聲爲平謂之轉韵先生刻意正之間有一二語不覺座上爲衆所矚卽噴其唇血濺兀席曰所不燥腸刮胃以祛宿習者有如此血故其詩後來音韻諧暢乃爾末年家居悉取冠帶焚之客至敝憤鵝衣

一揖就坐其於交讓寒暄諸禮生平不識也客非同調卽終席不交一談以是人畏惡之先生足跡亦絕不入城每苦吟倦悶卽策一蹇一愛姬騎從之環山行數匝而復以爲常先生歿三年而白雪樓已屬他人無何子駒字千里者歿無子遂絕有妾及婢二人曾事先生者且老矣流落顛沛栖破垣棘戶中饑寒不堪詢先生事猶能垂涕道之也萬曆己亥歷城令陳采爲請所司擇宗子爲先生後給官田以贍二嫗始得全活云

鴻書

卷一百三

五

史記下

一夕風雨敗壁壓體明日方得出一也鄉貢入京爲盜縛於雪地凍餓幾歿二也會試場中失火犯烈焰而出三也飲酒友家主人恐客散去鎖閉大門一時火起客多歿火而得獨全四也傷寒歿去三日而甦五也過海封王而舟壞漂蕩幾歿旣而得生六也一日晝寢有猢猻過身側爲霹靂震歿因而驚歿踰時乃醒七也是皆四十以前事後則日受封爵孝宗朝以爲首相正德二年去位累朝贈秩至太師今尚在也年已一百七歲矣僧非神仙何前知如是耶後閱王元美閣臣表云劉公由天順庚辰進士成化二十三年以少詹學士入閣正德

元年以少師華蓋殿學士致仕卒年九十四考之他書并劉墓碑與王說合前所紀恐誤耳七修類稿

太史沈懋學宣城人故相江陵得之喜以爲異日可憑而先生嘿嘿其間不可得而親踈居六月相國有父喪內意欲留之先生奮然貽書勸之奔喪貽書責言路諸貴人以不能匡正天下又與其友翰林編修吳君檢討趙君汝師謀各上疏大畧謂上以仁孝治天下必不忍奪宰輔情卽不獲已而奪宰輔情必不忍更以是罪言者冒會不果乃乞骸骨還相國聞大恨曰我何負於天下而動魚肉我若是於是江南諸大吏則爭以先生爲餌某中丞者何先生過亡所得得一不羈客羅致之欲使自誣共先生爲妖言客至死不能樂至壬午先生病已益劇遂卒先生生平不肯帖括一家言工屬文亦不純治經誼而傍通諸子史尤精於天文地理黃石陰符短長姑布方朔之術爲人寬仁喜施意豁如也嘗上春官不第則走之塞上長揖大將軍與談縱橫畧行游獵出飛狐穿塞抵花馬池而後歸恐攬形勢要害營壁堡壘目眺手畫慨然有封狼居胥意暇則與六郡良家子射生取熱血作生洛河倒服匿注桐馬酒使胡姬剪頭離歌出塞吹感巢而和之塞外客覓者謂是何吳兒

貌而氣凌我出僉父上數倍也以故其賜及第日而賢豪縉紳甲冑下至劍客酒徒亡不扼臂言國家必有異禎乃得先生而及其歸亡一鳥散者出則益麇集而至千灰相率悲惋而嘔誅之州里遠近不問識不識咸咨嗟歎恨其不可作先生郊居稿不名一家而縱橫捭闔往往出人意表其一代才節丈夫哉

人物考

劉氏鴻書卷之二百三

鳥書

卷一百三

七

紀歷下

第一百四卷

紀麗部七

補遺一

五道

高室

宣武狀

流水長

得三士

古大臣

陽春白雪

曲突徙薪

侯景

岑文本

無情帥

四廳

蔡確

七十二世

白驢

白詩

兩及吾門

付三函

張九成

欲易太子

孟母

鴻書

卷一百四

一

楚女

避赤棒

靈光賦

驚字

婦人不名

輪迴

詩不及楚

廝役將相

大羅天子

書籍枚

興亡有定

忠厚之道

蔡陵

天命有在

衣食分

秦強隋富

貝二為朋

廣陵勝地

天下河山

玉主行

玉策金策

黃金布地

相門將門

元順

隋亡

詩贊

沙門兵器

劉氏鴻書卷之乙百四

明 宣城劉氏鴻書 纂輯

太史湯雪舟 刪正

紀麗部七

補遺

道士有五一天真道士高玄皇人之流也二神仙道士杜冲尹軌之例也三山居道士許由巢父之比也四出家道士宋倫彭謙之匹也五在家道士黃瓊錢鏗之倫也

竹書紀年曰周德隆草木茂盛蒿堪為宮室因名蒿室

鴻書

卷一百四

一

儒者率以為誕而桂海虞衡志云容梧道中久無霜雪處年深滋長大蒿可作屋住小蒿亦中肩輿扛具則未始無蒿屋也天都載

人問顧長康哭宣武之狀如何曰鼻如廣漠風眼如懸河決聲如震雷破山淚如傾河注海杜甫用此云猶有淚成河經天復東注

流水長者自在先王之子也見一池其水枯涸於其池中有十千魚遂將二十大象載皮囊盛河水寫置池中水遂滿滿又為施食解說十二因緣并稱說寶勝佛名後十年魚同日命終生忉利天是諸天子役至本處空

澤池所復兩天華便從此沒還叨利宮 金光明經

周公謂伯禽之傳曰我文王之爲子武王之爲弟成王之爲叔父吾於天下不賤矣然而吾所執贊而見者十人還贊而見者三十人貌贊之士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者千有餘人於是吾僅得三士焉以正吾身以定天下 荀亮問

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簞簋不節坐污穢淫亂男女無別者不曰污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其有罪矣猶未斥然正以噉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故其在大

鴻書

卷一百四

二

紀元補

譴大罰之域者聞譴罰則白冠鰲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辜矣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中有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梓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 事文類聚

宋玉識音而善文襄王好樂而愛賦既美其才而憎其似屈原也乃謂之曰子盍從楚之俗使楚人貴子之德乎對曰昔楚有善歌者王其聞歟始而曰下里巴人國中唱而和之者數千人中而曰陽阿採菱奏中唱而和之者數百人既而曰陽春白雪朝日魚離含商吐角絕節赴曲國人唱而和之者不過數人蓋其曲彌高其和

彌寡 襄陽臺奏傳

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福言其泰盛三上書輒報罷後霍氏誅滅告者皆封人爲徐生上書曰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曰子爲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不應俄其家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而不錄言曲突者或謂主人曰卿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今論功而請賞曲突徙薪亡恩澤燠頭爛額爲上客耶主人悞而請之宣帝召福爲郎 漢史

鴻書

卷一百四

三

紀元補

萬橫行天下要須濟江縛取蕭衍老翁以作太平寺主神武壯其言使擁兵十萬專制河南伏任若已之半體

太宗將伐遼時岑文本爲中書令凡所籌度一以委之文本受委既深神情頓竭言辭舉措頗異平常太宗見而憂之謂左右曰文本與我同行恐不與我同返及至幽州遇暴疾而終其夕太宗聞嚴鼓之聲曰文本殞逝情深惻怛今宵夜警所不忍聞命停之 太平

唐忠武節度王沛次宰相裴度章處厚以高瑀領忠武節度自大曆後擇帥悉出官軍中尉所輸貨者假貸富

人後得所欲則椎髓斷膏倍以酬恩十償六七及瑯有命士夫相告曰韋裴作相天下無債帥唐書

武后置甌四區東曰延恩有以養人觀農之事及賦頌求官爵者投之南曰招諫有言時政得失及直言正諫者投之西曰伸冤有被陳冤抑者投之北曰通玄有言玄象非常災變及隱秘者投之以正諫大夫補闕拾遺一人充使知獻事唐書

哲宗卽位宣仁垂簾蔡確拜左僕射其弟碩賊敗確謫守安州夏日登車蓋亭十絕句知漢陽軍吳處厚箋注以問其畧云五篇涉譏諷何處機心驚白鳥誰人怒劍

鴻書

卷一百四

四

紀尾補

逐青蠅以譏譖之又葉底出巢黃口開波間逐隊小魚忙譏新進用事別無訕謗君上睡起茫然成獨笑方今朝廷清明不知確獨笑何事矯矯名臣郝甌山忠言直節上元間按郝處俊安陸人封甌山公唐高宗欲遜位天后處俊上疏諫曰天子治陽道后治陰德魏文帝者令帝崩不許皇后臨朝諫此事正在上元三年卽上元間也皇太后垂簾遵用獻章明肅故事確指武后以比太母又云歎息思公俯碧灣按詩綠衣我思古人實獲我心者衛莊姜妾上僭而作也確以處俊爲古又歎息而思之其意可見沉沉滄海會揚塵謂人壽幾何尤非

佳語宣仁盛怒令確分析終不自明時文潞公平章軍國事范堯天位宰相范公曰來日進呈持正事當如何潞公曰踰矯范公曰此一條路荆棘久已生合相公不宜踏開王存正仲爲右丞深贊其說翌日廉前范力爭不勝再拜請從此辭將下殿復奏曰昨日王存與臣論同今當俱去存蒼黃不知所爲亦拜明日范公罷相正仲亦出更無押入之禮持正坐貶新州大臣得罪度鎖自持正始事文類聚

鴻書

卷一百四

五

紀尾補

後周熊安生學爲儒宗在山東時或誑之曰某村古家是晉河南將軍熊光去安生七十三世舊有碑爲村人埋匿安生掘地求之不得連年訟焉冀州刺史鄭謹判曰七十二世乃是羲皇上人河南將軍晉無此號安生何率族人向冢而哭事文類聚
大曆間有僧號鄒和尚不知所從來跨白驢登繖山以居須鹽米薪菜之屬卽書寸紙繫錢緡遣驢負至市區人知爲鄒也取平直掛物於鞍縱驢歸一日驢犯山下黃氏者庶苗黃請償於鄒鄒曰汝未知因燕糖爲霜利當十倍吾語汝塞責可乎試之果信自是流傳其法鄒末年北走通泉縣靈鷲山龕中其徒追及之但見一文殊石像始知大士化身而白驢者獅子也王勃譜

昨與美人對樽酒朱顏如花腰似柳今與美人傾一杯
秋風颯颯頭上來年光似水向東去兩鬢不禁白日催
東隣起樓高百尺璇題照日光相射珠翠無非二八人
盤筵何翅三千客隣家儒者方下帷夜論古書朝忍饑
身年三十未入仕仰望東隣安可期一朝逸翮乘風勢
金榜高張登上第春闈未了又登科九萬搏風誰與繼
不逾十稔居台衡門前車馬紛縱橫人人仰望在何處
造化筆頭雲雨生東隣高樓色未改主人云亡息猶在
金玉車乘一不存朱門更何人待垣墻反鎖長安春
樓臺漸漸屬西隣松篁薄暮亦棲鳥桃李無情還笑人

憶昔東隣宅初構雲霓彩棟皆非舊瑤瑤筵前翡翠樓

芙蓉池上鴛鴦闌日往月來凡幾秋一衰一盛何悠悠

但教帝里笙歌在池上年年醉五侯

白居易集

諫議大夫張師德謁向文簡敏中曰師德兩詣王相公
門皆不得見恐爲人輕毀望公從容明之一日方議知
制誥公曰可惜張師德向公曰何謂公果於上前說張
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
定但當靜以待之耳若奔競使無階而進者當何如也
向公方以師德之意啓之公曰某處安得有人敢輕毀
人但師德後進待我淺也向公自稱師德適有關望公

弗遣公曰第緩之使師德知聊以戒貪進警薄俗也臣名遺事

李繼隆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遂奏轉運乏軍糧太宗
怒召中使付三函令取之翰及某人首丞相呂端不敢
言樞密副使錢若水爭之請先驗有狀然後行法上大
怒拂衣起入禁中二府皆罷若水獨留廷中上旣食久
之使人直視廷中何人報云有細瘦而長者尚立焉
上出詰之曰朕所以擢任以爾爲賢爾乃不材如是耶
尚留此安俟對曰陛下不知臣無材使得待罪二府臣
當不避死以報厚恩李繼隆外戚貴重莫比今陛下
據一幅奏書誅三轉運使雖有罪天下何由知之翰驗
事狀明白加誅何晚焉上意解乃召呂端等奏請如若
水議先令責狀三人皆黜爲行軍副使言行錄

浙東提刑張宗臣逮婺州平民數十人府官就白宗臣
大怒曰此事左相專遣人封來知之否食書鎮東通判
廳公事張九成曰九成但知有聖旨不知有宰相皇上
天下卹刑之詔惟恐無辜被係公身爲部使者不能上
體聖意而觀望宰相耶聞者莫不快意宗臣大慙九成
投檄而去中興傑年錄

人主宮闈之中少有偏聽臣子不可妄有攀援亦不可

過爲排擊如漢高文時帝欲易太子子房惟安太子則已耳不能使帝之必去戚夫人也袁盎惟止慎夫人不與后並坐則已耳不能使帝之必去慎夫人也蓋內閣燕私人臣之分自有不敢與者若使果能使二帝去二夫人亦豈人臣之福乎孔子不止魯之女樂管仲不去齊桓之六嬖四姬古之聖賢皆有深見而少年喜事者形之章奏刻之書帙至遍於輦轂市肆之間此在布衣交友不能堪而天子能容之乎不曰立黨則曰離間不曰樹功則曰挾制吾懼國本因之而動搖也讀書鏡

鴻書

卷一百四

人

紀覽

有瑯琊掌同前涼掌祿宋有掌禹錫修本草者卽同孟母仇姓仇掌通用字書反瓜爲掌李氏疑釋楚野辨女者昭氏妻也鄭簡公使大夫聘於荆至於狹路有楚女亦乘車與大夫遇擊折大夫之車軸大夫怒將執以鞭之女曰妾聞君子不遷怒不貳過今狹路之中妾之避已極矣而子大夫之僕不肯少伺是以廢於大夫之車而反執妾豈非遷怒哉不怒僕而怒妾豈不貳哉列子傳北齊司馬膺之神氣甚高性方古舊與楊愔同爲黃門郎至愔爲尚書令抗禮如初曾路逢愔威儀導引乃於

樹下側避愔望見令呼謂曰兄何意避弟膺之曰我自避赤棒本不避卿愔甚重之齊書

王延壽字文考父逸欲作魯靈光殿賦命文考往圖其狀文考因韻之以簡其父父曰吾無以加也時蔡邕亦有此作十年不成邕見文考此賦遂隱而不出文考時年二十至二十四過漢江溺而歿其與宋玉唐勒景差

伯仲者與

事文類聚

魯使宓賤爲單父令子賤借善書者二人從旁引其肘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辭歸以告魯君曰子賤苦吾擾之不得施善政命毋徵發單父未幾化感

鴻書

卷一百四

九

紀覽

行之 魯君嘗以問孔子對曰不齊君子也其村任霸王之佐屈節治單父以自試意者其以此諫乎家語漢宣帝之未立也泰山石自起立蠶食葉成文曰公孫病已立五字病已乃宣帝之小字也後王莽將竊漢室欲憎服人心亦竊效之使人以蜜書葉曰王莽作天子今蝗蟲噬食其書良可笑也埤雅廣要古者婦人不稱名出嫁之後卽以父母之姓爲名如春秋王姬姜宋子之類是也故姬者周之姓也如齊稱姜宋稱子耳後世字學不明以姬字爲女人通稱已誤漢有薄姬栗姬憲姬是又以姬爲妾矣蔡京當國改公主

爲帝姬更足掩口時公主乃趙姓既於姬字不合豈以帝之女可爲人之妾耶宋人精於考究而當時卒無一人駁正者則爲京之權所休也

李氏疑耀

王坦之與竺法師相厚約先歿者以冥事之有無相報其後法師先歿者十餘年一旦來見坦之告以幽冥之事皆有惟當修德以臻福地未幾而坦之卒近日輪回頗有奇驗而又有借尸還魂者怪惟不語可也若以爲無則泥矣朱子未嘗以爲無司馬溫公程子則以爲無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亦游魂爲變也

石溪閒筆

○鬼歸 慧也屈子云魂魄兮爲鬼雄未盡無謂

鴻書

卷一百四

十

記

楚詞屈原諸作有用韻者有一二句卽改韻者有全篇不用韻者當原之時四聲之學尚未出或皆用當時土語自可相叶後人以今所行韻語讀之自不可叶耳但三百篇在原之先而以今韻叶之又無不通楚之士語豈真南蠻馭古之音耶先儒以孔子采列國之詩爲國風獨不及楚爲疑余意楚在當時亦有詩可采或亦如離騷之用土韻不可施於管絃故孔子不之采耳有謂孔子修春秋以夷狄待楚故不采其詩是亦一說然秦亦猶楚也而秦風十篇尚序於豳風之上豈以平王東遷之時秦仲之孫能以兵送亦能尊王者不如楚之借

王耶 李氏疑耀

真宗皇帝初名元侃封襄王有舉人楊礪嘗至一殿有坐殿上者語之曰我非汝主來和天尊汝主也指示命謂之礪後進士第一入爲襄王府記室既謂如夢中所見太宗嘗遣相者詣襄王及門而返曰王門廝役皆將相也王可知矣○宋二帝之北巡也露處野宿嬪御皆班荆於輦下一夕衆寢方熟少帝忽聞兩人相與語其一人問曰南朝天子北遊有因果否一人答曰有卽今大帝舊是大羅天子只因聽天主講經生怠慢心降爲人間天子又毀僧滅佛是以有萬里之行少帝乃王

鴻書

卷一百四

十

記

堂天子亦因怠心未免酬馬足報後復還故處詰朝視之其地乃廢寺也

埤雅廣要

既作契以代繩今又造紙以當策覽之則舒舍之則卷上古書籍皆編竹爲簡以韋貫之用漆作書簡褻浩重不便提挈自有製紙筆及墨者乃易去竹簡誠爲便易然皆寫本亦未有刻板印行也後唐明宗長興二年宰相馮道李愚請令刊國子監田敏校正九經又毋昭裔貧時嘗借文選於交遊其人有難色昭裔發憤曰異日若貴當版鏤之以遺學者後士孟蜀爲宰相遂踐其言又以石鏤九經於成都是印行書籍始之者後唐繼之

者孟蜀也葉夢得曰書籍未印行之先人以藏書為貴
書雖不多而藏者精於警對故往往皆有善本學者以
傳錄之難故誦讀亦精詳蘇東坡作李公擇山房藏書
記亦謂少時嘗見前輩欲求史記漢書不可得幸得之
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市人轉相摹刻諸子
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於書既多且易致如此其文
辭學術當倍遜昔人而今乃不然者豈非多而難精耶
二公之言誠中時弊

李氏疑耀

國之興亡有定期兵之勝敗有定數其迹雖人其實皆
天也書曰俟天休命詩曰上帝臨汝毋貳爾心聖人之

鴻書

卷一百四

主

知天而善勝聽天而無我如此王莽以百萬而敗於昆
陽符堅以百萬而潰於淝水豈光武東晉之力能至是
哉天佑之也又嘗思之田丹以一城之地自守樂毅以
十萬師圍之田丹雖忠義以死自誓然誰為之饋運誰
為之屯田乎蓋必有飛粟飛錢之事出於不測者矣史
雖以怪不言而學者當以意自得之也野史謂昆陽被
圍時其地夜夜生辛人食其根馬食其苗理或然也

石

元世祖雖嘗混一區宇然以夷猾夏靈我民憂不足以
追蹤古之帝王我 聖祖祀之於帝王廟以生於其時

鴻書

卷一百四

主

曾為之民耳此忠厚之道非天下之大義也○元世祖
滅宋之國而忌宋之甚盤杭地之興廢又相瀛國之狀
貌又命楊連真伽發紹興諸陵竊理宗之首而藏於其
庫至我聖祖克元都而後命歸於金陵想當時宋亦有
滅元之識如所謂亡秦必楚者故耳其後順帝入繼人
以為瀛國之子又劉福通之立韓林兒以為宋徽宗八
世孫取汴京而都之號令行於河南江南毛貴取遼東
破上都亦可謂壯矣雖我 聖祖之初亦嘗稱其官爵
然則滅元者豈可謂之非宋人乎予家舊有酒箱一隻
其下朱書漆字云龍鳳八年置梁上劉氏曾出其先世
所給榜文示予乃韓宋令縣為之守護塚墓者其祖曾
為韓宋御史故有此榜其文云集慶路奉 皇帝聖旨
吳國公鈞旨所謂吳國者我○聖祖之始封也其時為
淮南行省丞相亦用韓林兒正朔故云然至劉伯溫語
以天命有在彼不足奉然後自以大義行師而韓林兒
自卒其眾遂散如隋末林士弘矣

石溪開筆

黃山谷云男女墮地渠儂自有衣食分劑今之為男女
憂衣食者是為百草憂春兩耳此誠至言即子夏所謂
富貴在天也但有財力者亦當為子孫做下不可虛過
光陰耳然做房產又不如存此心行方便也

強言秦富言隋大言元然是泱泱伯氣耳何敢論王國
朝周典建官制詰同風謨典軍興間歲捐租與民犂漠
南見斗邊墻在天山賀蘭外四夷君長入朝至結骨洞
胸之國橫目倮體之酋無不稱臣奉貢蓋觀王會圖備
寫要荒種落使者狀貌野怪可駭至千八百國直接三
代而四之亦盛矣卽北狩之變終返翠華再登大寶漢
唐宋元萬萬不及也

甲秀園集

貝海蟲也古有貨貝而寶龜至周而有泉綢廢貝行泉
獸二爲友貝二爲朋詩曰錫我百朋百云者言錫貝之
多也又曰妻兮妻兮成是貝錦錦文如貝謂之貝錦言

鴻書

卷一百四

市

譏人因寺人之近嫌而成其罪猶之因妻妻之形而文
致之則成是貝錦也貝中肉如科斗而有首尾以其背
用故謂之貝貝背也貝之字從目從八言貝目之所背
也先王面朝後市以此古者相背有經其經曰朱仲受
之於琴高琴高乘魚浮於河海水產必究仲學仙於高
而得其法又獻珠於武帝去不知所之嚴助爲會稽太
守仲又出遺助以徑尺之貝并致此文於助曰黃帝唐
堯夏禹三代之正瑞靈奇之秘寶其有次此者貝盈尺
狀如赤電黑雲謂之紫貝素質紅黑謂之珠貝青地綠
文謂之綬貝黑文黃畫謂之霞貝紫愈疾珠明目綬消

氣障霞服蛆蟲雖不能延齡增壽其禦害一也復有下
此者鷹鵝蟬脊以逐溫去水無奇功貝大者如輪文王
請大秦貝徑半尋穆王得其殼縣於昭觀秦穆公以遺
燕鼃可以明目遠察宜玉宜金南海日如珠礫白駸其
性寒其味甘止水毒浮貝使人寡無以近婦人黑白各
半是也濯貝使人善驚無以親童子黃屑點齒有赤駸
是也雖貝使人病瘡黑鼻無皮是也購貝使胎消勿以
示孕婦赤帶通脊是也惠貝使人善忘勿以近人赤熾
內殼赤絡是也管貝使童子愚女人淫有青屑赤鼻是
也碧貝使童子盜脊上有縷句屑是也兩則重露則輕

鴻書

卷一百四

圭

委貝使人志強夜行伏迷鬼狼豹百獸赤中圓是也兩
則輕露則重然則爾雅大者鮐小者鱖餘抵黃白文餘
泉白黃文蝸大而險蟻小而橢亦其畧也鹽鐵論曰教
與俗改敝與世易夏后氏以玄貝周人以紫石
廣陵南部烟花勝地有二十四橋諸故跡涸沒者久之
隆萬間吳太守秀作梅嶺費巨萬原阜崛起崇岡峻岫
修竹茂林植梅萬株左右襟樹交陰淡烟輕靄希見
景宮館精舍軒敞諸邑邸第皆在焉詞人騷客艷妓歌
童羈遊宦旅莫不尋朋契集飛蓋羽觴用相娛樂嘗傳
教一夕而民作酒舍三百間其風流足比蘇堤殆盛矣

余觀瓊花觀隋苑僅僅得名恐或非故址迷樓已改鑑樓樓樸耳所謂勝地不常也此嶺未幾以吳中掇拾故中廢近來好事復踵其遺跡而葺治之鄒君有言竹柏之懷與神心妙遠仁智之性共山水效深風之所及通為勝場甲秀園集天下河山之象只兩界北界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至朝鮮謂之北紀天所以限戎狄南界自岷山播豕負地絡之陽至東甌閩中謂之南紀天所以限蠻夷河源曰北河由北紀首達華陰與地絡會又分而東流與涇渭濟洛相表裏江源曰南河自南紀首達華陽與地絡會又分而東流與漢水淮瀆相

鴻書

卷一百四

七

表裏觀兩河之象與雲漢之終始而分野可知矣甲秀園集

爾集

閩人林某豪俠士感志於京倡劉氏傾囊金納之資斧頗盡逾時以貧故勸劉且歸劉哭誓死不再嫁林別去尚於嶺西劉歿京邸林聞之匍匐歸痛哭刻玉為主題曰劉氏之竟後繫以斷腸曲一首語甚悽楚朝夕置懷袖每以示諸交遊後復挾數十金之嶺西過大江舟師故大盜殺之沉其屍適閩人某為郡司理故習林事一夜夢婦人來訴冤詰旦斥群吏索盜獲玉王司理大驚林歿江中如生遂盡捕群盜百餘家江上以寧此玉

王之所以報林也異哉子友葉進卿傳其事予為歌之

黃離草

舜以玉策書聖臣之名金策書賢臣之名銀策書功臣忠臣之名水晶策書才臣之名衆臣則書於木策木用墨書餘皆紫龍涎和繪實書紫龍涎者舜使虞虎養一紫龍虎恒持燕炙示龍而不即與食龍俯而垂涎虎以器盛之滿一合然後與食以為常每日得涎一合繪實者仙草也堯時生於廟堂之前四時有花取其實磨入紫龍涎色正赤可以畫金玉其色透入金玉中一寸宮人佩玉盡畫鸞鳳須得良工一筆有悞終不可改賈子說林

鴻書

卷一百四

七

佛大檀越須達多長者居舍衛國常施孤獨故曰給孤獨因往王舍城護彌長者家為男求聘因見其家請佛說法須達本事外道忽聞佛法生歡喜心接足作禮而白佛言我舍衛國人多信邪弟子欲營精舍請佛住化佛默受請即遣舍利弗指授規則徧處永踏唯有祇陀太子一園廣八十頃林鬱茂幽靜可居既得勝地往白太子太子戲曰滿以金布便當相與須達出金布八十頃精舍告成凡千二百處白王遣使請佛安居經持異田嬰有賤妾子名文乘間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為何曰為玄孫玄孫之孫為何曰不能知也君用事相齊至今

三年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絢梁而士不得短褐僕妾餘穀肉而賢不厭糟糠公家之事日損文切怪之

元順爲吏部尚書時朱暉素事高陽王雍欲以爲廷尉評頗煩托順順不爲用雍撫几曰身天子之子天子之弟天子之叔天子之相元順何人以身成命順擢白羽扇徐謂雍曰高祖遷中紉定九流官方清濁軌儀萬古而朱暉小人身爲省吏何合爲廷尉清官雍曰身爲丞相錄尚書如何不得用一人爲官順厲聲曰殿下必如

鴻書

太平御覽

太

是順當依事奏聞

後漢樊英南陽人順帝時備玄纁徵之固辭詔切責郡縣英不得已到京師強輿入殿猶不屈帝怒曰朕能生君能殺君能貴君能賤君能富君能貧君何以慢朕命英曰臣受命於天生盡其命天也死不得其命亦天也陛下焉能生臣焉能殺臣臣見暴君如見仇讐立其朝猶不肯可得而貴乎雖在布衣之列不易萬乘之尊又可得而賤乎陛下焉能貴臣焉能賤臣非禮之果雖萬鍾不受申其志雖簞瓢不厭陛下焉能富臣焉能貧臣帝不能屈而敬其名乃爲英設壇令公車令導尚書奉

引賜几杖延問得失英不敢辭拜五官中郎將後稱疾篤初英被詔命以爲必不降志及後應對又無奇謀深策談者以此失望論曰樊英揚名朝廷待若神明至竟無守英名最高而毀最甚李固朱穆以爲處士純盜虛名也

長水日抄

葬藏也體魄入地也孝經卜宅兆家禮避五惠非倖卜也隋文帝仁壽二年皇后獨孤氏崩上令儀同三司蕭吉爲皇后擇葬地得吉處云卜年二千卜世二百上曰吉凶由人不在於地高緯葬父豈不卜乎俄而國亡正如我家墓田若云不吉朕不當爲天子若云不凶我弟不

鴻書

太平御覽

太

當戰沒然竟從吉言吉退告族人蕭平仲曰後四載太子御天下若太子得政隋其亡乎吾前給之卜年二千者二十字也卜世二百者取世二傳也汝識之

事文類聚

張燕公等因獻賦詩上各賜贊以美之○張說德重和鼎功踰濟川詞林秀逸翰苑光輝○徐堅校文天祿論經上庠華詞宛麗雄辨抑揚○賀知章禮樂之司文章之死學優藝博才思高遠○趙冬曦白簡端嚴青史良直清詞雅韻博覽強識○康子元才識清遠言談幽秘四科文學六書仁義○侯行果洪鍾佇叩明鏡不疲鬼象係象動中威儀○韋述職參山甫業纂玄成六藝述

作四始飛英○敬會真名乃會真迹惟契道樞衣講習
臨筵振藻○趙玄默才比丘明學兼儒墨敘述微婉講
論道德○東方顯地遊天祿門嗣滑稽三冬足用六藝
斯齊○李子釗千木流度指樹貽芳諷諫遺闕啓發篇
章○呂向族茂飛熊才方班馬考理篇籍抑揚風雅○
毋向軒轅之任諫諍之職聞詩聞禮有才識○謀去
泰才光於晉價重於張州縣斯屈文翰尤長○咸廩業
郁郁高文英英博識持我刑憲是稱諒直○余欽文章
兩瞻才術兼美思在窮經專學舊史○孫季良蓬山之
秀共閣之英雄詞卓傑雅思縱橫○尋勅善寫真人貌

鴻書

卷一百四

手

補

學士等欲畫像書贊於含象亭屬車駕果行竟不果
唐事記

宋元嘉二十三年魏崔浩不喜佛法每言於魏主宜除
之及魏主討蓋吳至長安入佛寺沙門飲從官酒從官
入其室見大有兵器出以白帝帝怒曰此非沙門所用
必與蓋吳通謀欲爲亂耳命有司按誅闔寺沙門閱其
財產大得釀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以萬計又
爲窟室以處歸女浩因說帝悉誅天下沙門毀諸經像
帝從之詔自今以後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銅人
者誅太子晃素好佛法乃緩宣詔書使遠近豫聞之得

各爲計沙門多亡匿獲免或收藏經典唯塔廟在魏境
者無復孑遺宋紀

宋巨璫李太尉者宋亡爲道士號梅溪元祐童時嘗侍
其游故內指點歷歷如在獨記其過葫蘆井揮涕曰是
蓋宋時先朝位上釘金字大牌曰皇帝過此罰金百兩
宋家法之嚴如此他則童騾不能記憶也遂昌雜錄

太祀南郊蘇軾以兵部尚書爲鹵簿使上因太廟宿齋
禮畢特至青城忽有赭傘轎車并青蓋轎車百餘乘
衝突而來公呼御營巡檢使立車前曰西來誰何敢爾
亂行曰皇后并其國大夫人某大長公主也公卽於青

鴻書

卷一百四

手

補

城上疏劾之明日中使傳命申勅有司嚴整伏衛言行錄
宋紹興辛巳金主亮南侵高宗下詔親征其辭云惟天
惟祖宗既其昌於基運有民有社稷敢自逸於燕安
又云歲星臨於吳分定成泥水之勲闔士倍於晉師可
決韓原之勝洪容齊筆也車駕次平江亮授首遂班師
次年壬午內禪孝宗卽位銳意規恢起張魏公督師南
軒以內機入奏引見德壽宮時盧仲賢使金高宗問曾
見仲賢否對曰臣已見之又問卿父謂如何莫便議和
否對曰臣嘗謂金人必衰敗國家必隆興上曰何如對
曰太上皇帝仁孝之德上鑒于天又傳位聖子雖古唐

虞無以過而金人不道篡奪相仍無復君臣父子不知
 天心祐國家乎祐金人乎臣有以知其然也上曰楊是
 今日金人誠衰乎對曰自亮送死之後士馬物故甚衆
 諸國背叛人心怨離金誠衰矣上曰自亮死非特金人
 衰弱吾國亦未免力弱但仲賢等既回何以應之對曰
 臣父職在邊疆戰守是謹此事著廟堂如何議但願審
 處而徐應之無貽後悔上曰只是說與卿父今日國家
 須更量度民力國力早收拾取聞契丹與金相攻若契
 丹事成之日自可收卡莊子刺虎之功若金未有亂且
 務恤民治軍待時而動可也高宗懲於變故意不欲戰
 鴻書 卷一百四 幸

且聞金人議欲尊我爲兄故頗喜之孝宗幼年規恢之
 志甚銳而卒不得逞者非特當時謀臣猛將凋喪畧盡
 財屈兵弱未可展布亦以德壽聖志主於安靜不忍違
 也厥後蓄積稍羨又嘗有意用兵祭酒芮國器奏曰陛
 下只是被數文腥錢使作何不試打第了得幾番犒賞
 上曰朕未知計也待打第報卿後打第只了得十三番
 犒賞於是用兵之意又寢乃知南北分合自有定數雖
 英明之主不能強也 龜林玉露

第一百五卷

紀龐部八

補遺二

官人

方服

四維

藍莫國

五病

八柱

配十二時

書運

卞和

夏姬

醉疾

陰禍

妬婦

良介

倉梧尾生

阿沙不花

嚙嚙

更正僧人

西湖醉老

徐天全詩

漁詩苦樂

鴻書

卷一百四

富有時

蛇王

白燕詩

分崔集古

六傳

有道者處之

伐國之因

日費千金

思親操

孔子操

大言賦

小語賦

百年調

四時調

慷慨詞

苦寒行

隴西行

東門行

置酒高堂上

昔昔鹽

元朝總斷

劉氏鴻書卷一百五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紀龐部八

補遺二

王者官人六等一曰師二曰友三曰大臣四曰左右五曰侍御六曰廝役智足以爲源泉行足以爲表儀謂之師智足以爲礪礪行足以爲補助謂之友智足以謀國事行足以爲民率謂之大臣也修身正行不憊於鄉中左右也事君不敢有二心侍御者也唯言之聽以事君者廝役也

鴻書

賈誼新書

卷一百五

一

記

凡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服

周官

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危可安覆可起滅不可得復也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又曰堯舜之民非生而治桀紂之民非生而亂故治亂在上又曰聖君設度量置

儀法如天地之堅如列星之固如日月之明如四時之信然正令往而民從之

管子

迦維羅衛國從佛生處東行五由旬有國名藍莫此國皇得佛一分舍利還歸起塔塔邊有池池中有龍常守護此塔晝夜供養乃有羣象以鼻取水灑地取雜花香而供養諸國道人來欲禮拜塔遇象大怖依樹自翳見象如法供養道人太息悲感卽舍大戒還作沙彌自挽水平治處所使得淨潔

顯記

夫失道者放逸其心逆於生樂以精神狗智巧以憂卑狗得失以勞苦狗禮節以身世狗財利四狗不置心爲

鴻書

卷一百五

二

記

之病矣極力勞形譟暴氣逆當風縱酒食嗜辛鹹肝爲之病矣飲食生冷溫涼失度久坐久臥大飽大饑脾爲之病矣呼呌過常辯爭倍答冒犯寒暄恣食鹹苦肺爲之病矣久坐濕地強力入水縱欲勞形三田漏溢腎爲之病矣五病旣作故未老而羸未羸而病病至而重重則必斃嗚呼是皆弗思而自取之也

本草衍義序

地下有八柱柱廣十萬里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按此則八柱宜擎地者而張說爲姚崇墓表乃云八柱擎天似誤用矣

河圖括地象

一日百刻配十二時之數有謂于午十二時則十刻其餘

十時皆八刻者有謂時自時刻自刻不相干涉者惟三山林永叔謂一時得八刻十二時得九十六刻尚餘四刻又以每刻分爲六十分四刻計二百四十分布之十二時之間則每一時得八刻二十分故有先初初刻者十分也正初刻者十分也且以卯言之先初初刻十分初初刻十分初二刻十分初三刻十分初四刻十分正初刻十分正一刻十分正二刻十分正三刻十分正四刻十分總而計之則一時得八刻二十分見矣今之百中經所載每時有八刻三分三秒而於分之極處難於結絕終不如林說爽明林之先初初刻與正初初刻雖立兩

鴻書

卷百五

王

記

款皆不可以實刻筭直因派有二十分姑增立此二名爾與他八刻各占六十分者不同所謂時刻不相干者未必無見鳥衣佳話

人間世諸物皆有聚有散豈能久存而書爲甚且多罹火災隋牛弘請開獻書之路極論述五厄之說書之厄也久矣今撫其槩言之梁元帝江陵舊古今圖書十四萬卷隋嘉則殿書三十七萬卷唐惟貞觀開元最盛兩都各聚書四部至七萬卷宋宣和保和殿太清樓龍圖閣御府所儲尤盛於前代今可考者崇文總目四十六類三萬六千六百六十九卷史館一萬五千餘卷餘不能具

數南渡以後復加集錄館閣書目五十二類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續目一萬四千九百餘卷是皆藏於官者耳若士大夫家所藏在前世如張華載書三十車杜兼至萬卷韋述所蓄二萬卷鄭侯李繁棟架三萬卷金樓子聚書八萬卷唐吳兢西齋一萬三千四百餘卷宋南都戚氏歷陽沈氏廬山李氏九江陳氏番禺陳氏王文康李文正宋宣獻晁以道劉壯與皆號藏書之富郢鄂李淑五十七類二萬三千一百八十餘卷田鎬三萬卷昭德晁氏二萬四千五百卷南都至四萬三千餘卷而類書浩博若太平御覽合璧事類等書不與焉次如

鴻書

卷百五

四

記

曾南豐及李氏山房亦皆一二萬卷其後無不厄於兵火者他如石林葉氏多至十萬卷齊齋倪氏月河莫氏竹齋沈氏程氏賀氏皆號藏書之富各不下數萬餘卷亦皆散失無餘宋末惟直齋陳氏書最多至五萬一千八百餘卷且微讀書志作解題極其精詳後亦散失于兵火至於蜀中三李秀岩東隱鳳山三族號爲史家所藏僻書尤多後亦無餘周公謹家三世積書凡有四萬二千餘卷及三代以來金石刻一千五百餘種後皆厄於火又聞浦陽義門鄭氏藏書極多家有藏書樓若干問其頗是建文所書摩挲大字御書樓三字蓋我

太祖駐蹕金華時賜有御札藏其間後亦被焚所藏書有八萬餘卷古名賢墨跡畫刻亦不下五六百種皆付煨燼可勝惋惜

鳥衣佳話

卞和者楚野民得玉獻懷王懷王使樂正子占之言玉石以爲欺謾斬其一足懷王死子平王立和復獻之平王又以爲欺恐復斬其一足平王死荆王立和復欲獻之見害乃抱其玉而哭晝夜不止涕盡續之以血荆王遣問之於是和隨使獻王王使剖之中果有玉乃封和爲陵陽侯卞和辭不就而去作退怨之歌曰悠悠沂水經荆山精氣鬱浹谷巖中有神寶灼明明穴山采玉

鴻書

卷一百五

五

宋

難爲功於何獻之楚先王遇王閭昧信讒言斷截兩足離余身俛仰嗟歎心摧傷紫之亂朱粉墨同空山歔歔涕龍鍾天鑒孔明竟以彰沂水滂沛流於汶進寶得刑足離分斷者不續豈不怨

琴操

夏姬者陳大夫徵舒母也狀美好老而復壯者三三爲皇后諸侯爭之莫不迷惑陳靈公與孔寧儀父皆通焉或衣或裝或裝其襜

潘徽

列女傳

高彪謁馬融辭疾不見彪覆刺與書曰聞高風爲日久矣故不待介者造君子之門冀一見龍光敘腹心之願不圖辭之以疾昔者周公兄父文武九命作伯以君華

夏猶握沐吐食以接白屋之士天下歸德歷載邈矣今君不能相見宜哉融省書大慙遣人辭謝追請徑去不

還漢雜事

漢陳平嘗言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卽廢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卒廣與望氣王朔語曰吾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今恨獨此爾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之所以不得侯者也後漢虞詡臨終謂其子恭曰吾所悔者爲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冤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期獲罪於天也宋王彥超將致政每戒諸子

鴻書

卷一百五

宋

宋

曰吾累爲統帥殺人多矣自死得免爲幸必無陰德以及後汝爲善事以自庇及卒子孫果無達者史稱彥超自悔多殺垂戒後裔近乎仁人之用心矣若漢陳平輩之所言者比之彥超其用心得無亦有類焉者乎而彥超同時若曹彬其人乃真爲仁人矣爲將亦在人自處何如爾

畫永編

馮敬通有一婢妻任酷妬之擊婢無所不至敬通乃棄之因與婦弟任武達書曰不去此婦則家不寧不去此婦則家不清不去此婦則福不生不去此婦則身不榮不去此婦則事不成吾數奇命薄端相逢遭

敬通集

後漢馬良使吳良謂諸葛亮曰今銜國命協睦二家幸為良介於孫將軍亮曰君試自為文良即為草曰寡君遣掾馬良通聘繼好以紹昆吾豕韋之勳其人吉士荆楚之令鮮於造次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願降心有納以慰將命權大悅之

蜀志

昔倉梧丙娶妻美而與其兄欲以為讓也則不如無讓焉尾生與婦期於水邊暴水至而不去欲以為信也則不如無信焉葉公之黨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欲以為直則不如無直焉陳仲子不食母之粟出居於陵欲以為廉則不如無廉焉宗魯受齊豹之謀死孟軻之難欲以為義則不如無義焉

鴻書

卷一百五

七

紀

至大元年春正月以阿沙不花為右丞相初為都指揮使時帝封懷寧王總兵漠北問人才孰可大用阿沙不花對曰母弟脫脫將相才也遂命脫脫從行後果為名臣及帝即位之後有所愛近臣命賜鈔千五萬貫阿沙不花頓首曰以蹴鞠而受上賞則奇技淫巧日進而賢者日退矣將如國家何臣死不敢奉詔乃止帝嘗御五花殿丞相塔思不花三寶奴等侍阿沙不花見帝容色日悴乃進曰八珍之味不知御萬金之身不知愛惟麤藥是好姬嬪是耽是猶兩斧伐孤樹未有不顛仆者帝

喜曰非卿孰為朕言因命進酒又頓首曰臣方欲陛下節欲而反勸之是臣之言不信於陛下也臣不敢奉詔左右皆賀帝得直臣遂拜右相

元史

至正年翰林承旨巉巉卒初巉巉知經筵日勸帝就學帝欲寵以師禮固辭不可帝嘗欲觀畫巉巉取比于圖以進一日帝覽宋徽宗畫稱善巉巉進曰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帝問一事謂何對曰獨不能為君爾身辱國破皆由不能為君所致凡為人主貴能為君他非所尚也其隨事規諫皆類此嘗謂人曰天下事宰相當言宰相不得言則諫臺言之諫臺不敢言則經筵言之備位

鴻書

卷一百五

八

紀

經筵得言人所不敢言於天子之前志願足矣故於時政得失有當匡救者未嘗緘默至是卒巉巉善真行草書片紙之存人爭寶之不啻金玉

元史

元泰定年禁西僧馳驛擾民先是西臺御史李昌言嘗經平涼府靜會定西等州見西番僧佩金字圓符絡繹道途馳騎累百傳舍至不能容則假館民舍因迫逐男子奸汚婦女奉元一路自正月至七月往返者百八十五次用馬至八百四十餘匹較之諸王行省之使十多六七驛戶無所控訴臺察莫得誰何且國家之製圓符本為邊防警報之虞僧人何事而輒佩之乞更正僧人

鮑庵表而出之世昌幾無聞矣

鳥衣佳話

給驛法且令得以糾察不報至是聞其擾民禁之綱鑑
杜庠字公序號西湖醉老以詩名永樂間其過赤壁詩
云水軍東下本雄圖千里長江隘舳艫諸葛心中空有
漢曹瞞眼裏已無吳兵消炬影東風猛夢斷簫聲夜月
孤過此不堪回首處荒磯鷗鳥滿煙蕪一時人皆傳誦
稱曰杜赤壁又虛齋曹翰卿詩云白石江頭烈火紅千
年遺事說東風不知畫史將何意不畫周郎畫長公亦
有意味吳鮑應詩云西飛孤鶴記何詳有客吹簫楊世
昌當日賦成誰與註數行石刻舊曾藏世昌綿竹道士
與東坡同遊赤壁賦所謂客有吹洞簫者即其人也微

武功伯徐天全先生集其禁垣夜直之詩云碧天如水
磨光流風物清新滿帝州雲裏笙歌雙闕迥月中砧杵
萬家秋蓬萊樹色連瓊島太液波聲接玉溝獨有玉堂
人不寐六箴將曉獻宸旒此詩卓然唐人風度新和錄
詩人志向各自不同如題漁父之作有美其山水之樂
者有憫其風波之苦者陸龜蒙云一艇輕櫂看晚濤接
離拋下漱春醪相逢便倚兼葭浦更唱菱歌勞解盤鄭
谷云白頭波上白頭翁家逐船移滿浦風一尺鱸魚新
釣得呼兒吹火荻花中江陰下戶部華伯云天外閒雲

物外情功名真似一絲輕浪花深處漁如舞只爲心安
不受驚祝希哲云荻花風緊水生鱗山色浮空淡抹銀
總道江南好風景從前都屬打魚人是皆美其樂也李
西涯云漁家生事苦難勝盡日江頭未滿罾回首不知
天已暮晚風吹浪濕鬚鬢唐子畏云朱門公子饌鮮鱗
爭詫金盤一尺銀誰信深溪狼虎裏滿身風雨是漁人
文徵明云小舟生長五湖濱雨笠風簑不去身三尺銀
編數斤鯉長年辛苦只供人是皆憐其苦也屬意雖不
同而寫景咏物各極其妙鳥衣佳話

洪武初峴山富室有徐富九居積甚饒而田產園亭之
盛莫與爲儷一日驅車往州望見道上一蚯蚓長而且
大其色如血富九心甚怪之因馬行驟不能久視猶回
首戀戀不已後見一婦人俯身若有所拾富九勒馬以
候其來問之婦不能隱乃出一金釵告曰此纔拾者富
九聞其語縱之去因歎曰精金變幻有如此者見而不
我得而歸於一婦人我時去矣我禍速矣歸以田產盡
散族人及貧乏者穹堂邃宇一火盡之孑然如素貧者
越三月朝廷知其豪富遣使籍其家至則蕩然一空竟
以獲免全生以終天年蓋亦知幾之哲人矣鳥衣佳話
世傳方遜志先墓有蛇穴其祖欲焚之夜夢一人來祈

曰我蛇王也容三日徙去方不可其人曰殺我能致汝滅族遂寤明日焚蛇千萬而孫婦挽身得男故先生平生好以舌舐唇如蛇果致赤族之禍按江湖紀聞吳玠以殺金平多樹木能藏金謀者欲焚之一媼懇云容三日徙去必殺我我滅汝族玠不聽遂焚之其日有氣一道飛入玠子婦室產孫曦果以降金誅滅

御河東畔柳條春天女驚看色更新飛絮乍迷波上影避風初化掌中身霓裳散采人如玉雪羽凝寒月似銀愛爾素衣能不染詎愁京洛有緇塵張之昭陽宮裏洗新粧粉黛三千枉斷腸不是樓臺涼似水誰教毛羽化

鴻書

卷一百五

十一

紀麗

為霜河邊度影銀生色花底銜泥玉有香莫向衆中跨素質蛾眉偏妬雪衣娘李先曾是烏衣國裏身玉樓瓊榭換丰神雙飛剪出機中素獨立收成掌上人月下步搖花有態水邊飄動穠生塵陳王亦自多情調洛浦相逢總未真黎民差池素羽度銀潢亂入楊花拂苑牆神女江邊瓊作佩天孫月下玉為粧雙樓曾憶連珠樹獨語俄驚點畫梁春色上林堪自媚翻飛還欲向昭陽吳中海上遙思玳瑁梁御溝東畔幾迴翔瑤臺乍過疑無影珠樹曾棲半帶霜風裏差池飛玉鳥月中粧束舞霓裳誰云京洛緇塵化猶有銜恩繞建章歐大玉屑白燕

楚中有一縉紳崔公鶴樓詩分作八首集古句成之今錄於後昔人已乘白雲去江海茫茫何處尋芳草連天迷遠望薄雲籠日弄輕陰一春魚鴈無消息萬里江山自古今百尺朱樓閒倚遍洞庭猶憶在前林○此地空餘黃鶴樓成仙人去幾千秋雲飛雨散知何處葉落猿啼傍客舟天水混融浮太極野煙踪跡似東周此時悵望人多少仙鶴空成萬古愁○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長在水潺潺如何一諷神仙事却望千門草色間城下煙波春拍岸湖中西日倒銜山征帆去掉殘春裏飛鳥空慙倦未還○白雲千載空悠悠物換星移幾度秋縱

鴻書

卷一百五

十一

紀麗

酒欲謀良夜醉放歌曾作昔年遊長安北望三千里太府南來第一州前後登臨思無盡思歸時亦賦登樓○晴川歷歷漢陽樹却惹空山舊曉煙樓上北風斜捲席洞庭秋水遠連天公車未結王生襪壯志仍輸祖逖鞭黃鶴樓中吹玉笛水寒煙淡落花前○芳草萋萋鸚鵡洲謝公此地昔曾遊鳥啼花發人何在仙去臺空跡尚留知愛魯連歸海上共嗟王粲滯荊州高樓惆悵凭欄久惟見長江天際流○日暮鄉關何處是杜陵遠客不勝愁終期直道扶元化敢負吾君作楚詞北極朝廷終不改楚天雲雨盡堪疑酒酣往事多興念黃鶴樓前吹

笛時○煙波江上使人愁幾度高吟寄水流花界三千
春渺渺銀河一帶水悠悠仙人有待乘黃鶴身外無機
任白頭遙望洞庭山水色春風一夜帶歸舟鳥衣佳話
文王問太公曰何如而可爲天下太公曰大蓋天下然
後能容天下信蓋天下然後能約天下仁蓋天下能懷
天下恩蓋天下能保天下權蓋天下然後不失天下事
而不疑則天下不能移時變不能遷此六者備然後可
以爲天下政六韜

鴻書

卷百五

十三

記

故利天下者天下啓之害天下者天下閉之生天下者
天下德之殺天下者天下賊之徹天下者天下通之窮
天下者天下仇之安天下者天下恃之危天下者天下
災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惟有道者處之六韜
昔日周武王問太公曰吾欲少間謀而極用人之要呂
望對曰視賞如登山之高視罰如谿水之深太上之人
自無過舉其次者貴於補過使下人無得私語而議上
諸罰有罪而請不罰者死諸賞有功而請不賞者死伐
人之國必因其國之有變而伐之示之財債以觀其國
之窮否示之困弊以觀其人之病否彼在上者乖張而
在下者離散此伐國之因也尉繚子

孫子曰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

費千金內外抵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
○古者八家同井一夫出征七家皆不得安也孫武子

陟彼歷山兮崔嵬有鳥翔兮高飛瞻彼鳩兮徘徊河水
洋洋兮青冷深谷鳥鳴兮嚶嚶設罟張置兮思我父母
力耕日與月兮往如馳父母遠兮吾當安歸虞舜思親
周道衰微禮樂凌遲文武既墜吾將焉歸周遊天下靡
邦可依鳳鳥不識珍寶梟鳴眷然顧之慘然心悲巾車
命駕將適唐都黃河洋洋悠悠之魚臨津不濟還轍息
鄆傷予道窮哀彼無辜翱翔于衛復我舊廬從吾所好
其樂只且孔子陳操

鴻書

卷百五

十四

記

楚宋玉大言賦曰楚襄王與唐勒景差宋玉遊於陽雲
之室王曰能爲寡人大言者上座王因稱曰操是太尉
戮匪流血冲天車不可以厲至唐勒曰壯士難兮絕天
維北斗矣兮太山夷至宋玉曰方地爲車圓天爲蓋長
紉耿介倚天外王曰未可也玉曰并吞四夷飲枯河海
跋越九州無所容止賦卒而宋玉受賞又曰有能爲小
言賦者賜之雲夢之田景差曰戴氛埃兮垂淵塵體輕
蚊翼形微奮鱗經由鍼孔出入羅巾唐勒曰折飛糠以
爲與剖批糟以爲舟憑蜩臂以顧盼附蟻螻而遐遊又

日館于蠅翼宴于毫端烹飪腦切蟻肝會九族而同嗜
猶委餘而不殫宋玉曰無內之中微物潛生比之無象
言之無名蒙蒙景滅昧昧遺形纖於蠱末之微幾陋於
茸毛之方生視之則眇眇望之則冥冥離朱爲之歎悶
神明不能察其情二子之言磊磊皆不小何如此之爲
精王善賜雲夢之田 文選

晉傅咸小語賦曰楚襄王登陽雲之臺景差唐勒宋玉
符王曰能爲小語者處上位景差曰么蔑之子形難爲
象晨登蟻埃薄暮不上朝炊半粒晝復得釀亨一小虱
飽於鄉黨唐勒曰蟻蚊髯附蚋翼我自謂重彼不極避

鴻書

卷一百五

十五

迫有急相切逼窺於針孔以自匿宋玉曰折薛足以爲
擢舫粒糠而爲舟將遠遊以遐覽越蟬溺以橫浮若涉
海之無涯懼湮沒於洪流彌數旬而汔濟峨蟻蟻之崇
丘未升半而九息何時遠乎杪頭

晉陸機百年歌曰一十時顏如舜華晡有暉體如飄風
行如飛終朝出遊薄暮歸六情逸豫心無遠清酒將炙
衆樂何清酒將炙衆樂何二十時膚彩津津澤人理成美目
淑貌灼有榮光車駿馬遊都城高譚雅步何盈盈清酒
將炙衆樂何清酒將炙衆樂何三十時行成名立有令
聞力可扛鼎志干雲食如漏卮氣如熏蕐家觀國綜典

文清酒將炙衆樂何清酒將炙衆樂何四十時體力充
壯志方剛跨州越郡還帝鄉出入承明擁大璫清酒將
炙衆樂何清酒將炙衆樂何五十時旄枝節鎮邦家鼓
鍾嘈囂趙女歌羅衣絳紫金翠華言笑雅舞相經過清
酒將炙衆樂何清酒將言衆樂何六十時年亦耆艾葉
亦隆駟駕四牡入紫宮軒冕卿那翠雲中子孫昌盛家
道豐清酒將炙衆樂何清酒將炙衆樂何七十時精爽
頗損臂力愆清水明鏡不欲觀臨樂對酒轉無歡攬形
修髮獨長歎八十時明已損聰去耳前言徃行不復紀
辭官致祿歸桑梓安車駟馬入舊里樂事告終憂事始

鴻書

卷一百五

十六

九十時日告耽庠月告衰形體雖是志意非言多謬誤
心多悲子孫朝拜或問誰指景玩日慮心安危感念平
生淚涕交揮百歲時盈數已登肌肉單四支百節還相
患日若濁鏡口垂涎呼吸頻蹙反側難茵褥滋味不復
安 藝文類聚

梁武帝春歌曰階下香入懷庭中花照眼春心一如此
情來不自恨又夏歌曰江南蓮花水紅光復碧色同絲
有同藕異心無異節又秋歌曰繡帶合歡結錦衣連理
文懷情入夜月含笑出朝雲又團扇歌曰手中白團扇
淨如秋圓月清風任動生嬌香乘意發又襄陽白銅鞮

歌曰龍馬紫金鞍翠毳白玉羈照耀雙闕下知是襄陽兒

貪吏而可爲而不可爲庶吏而可爲而不可爲貪吏而不可爲者當時有汚名而可爲者子孫以家成庶吏而可爲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爲者子孫困窮被褐而負薪貪吏常苦富庶吏常苦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庶潔不受錢

後孟慎悲詩

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坂詰屈車輪爲之摧樹木何蕭瑟北風聲正悲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谿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頸長嘆息遠行多所懷我心何

鴻書

卷一百五

十七

七

佛繒思欲一東歸水深橋梁絕中路正徘徊迷惑失故路薄春無宿棲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饑擔囊行取新斧冰持作糜悲彼東山詩悠悠使我哀

魏武苦寒行

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桂樹夾道生青龍對道隅鳳凰鳴啾啾一母將九雛顧視世間人爲樂甚獨殊好婦出迎客顏色正敷愉伸腰再拜跪問客平安不請客北堂上坐客氍毹氍毹清白各異樽酒上正華疏酌酒持與客客言主人持却畧再拜跪然後特一杯談笑未及竟左顧敕中厨促令辦麋飣慎莫使稍留廢禮送客出盈府中趨送客亦不遠足不過門僮取婦得如此齊姜

亦不如健婦持門戶亦勝一丈夫

古隴西行

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水何澹澹山島竦峙樹木叢生百草豐茂秋風蕭瑟洪波湧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

燦爛若出其裏幸甚至哉歌以詠志

觀滄海一解

孟冬十月

北風徘徊天氣肅清繁霜霏霏鷗鷺晨鳴鴻鴈南飛鷺鳥潛藏能羅窟棲錢鏤停置農收積場逆旅正設以通賈商幸甚至哉歌以詠志

冬十月二解

鄉土不同河朔隆寒

流澌浮漂舟船行難雖不入地豐贖深與水竭不流水堅可蹈士隱者貧勇俠輕非心常歎怨戚戚多悲幸甚至哉歌以詠志

河朔寒三解

神龜雖壽猶有竟時騰蛇乘霧

鴻書

卷一百五

十八

八

終爲土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盈縮之期不但在天養怡之福可得求年幸甚至哉歌以詠志

龜雖壽四解魏武東門行

置酒晏友生高會臨踈櫺芳俎列嘉肴山壘滿春青廣樂充堂宇絲竹橫兩楹邯鄲有名倡承閒奏新聲八音何寥亮四座同歡情舉觴發湛露銜杯詠鹿鳴觴謠可相娛揚解意何榮顧歡來義士暢哉矯天誠朝日不夕盛川流常宵征生猶懸水溜死若波瀾停當年貴得意何能競虛名

宋孔欣置酒高堂上

垂柳覆金堤靡蕪葉復齊水溢芙蓉沼花飛桃李蹊採

桑秦氏女織錦寶家妻關山別蕩子以月守空閨恒飲
千金咲長垂雙玉帝盤龍隨鏡隱彩鳳逐帷低飛竟同
夜鵲倦寢憶晨雞暗牖懸蛛網空梁落燕泥前年過代
北今歲往遼西一去無消息那能惜馬蹄薛道衡詩
元太祖深沉太畧用兵如神故能滅國四十遂平西夏定
西域太宗有寬弘之量信任賢臣量時度宜庶民樂業
時稱治平約宋滅金國勢愈昌定宗以母后稱制加之
連年大旱人不聊生憲宗雄毅寡言不好宴侈屢立大
功至世祖帝仁明英武故能混一區宇坐致太平求賢
納練知人善任矣臣如許衡姚樞劉秉忠史天澤王鶚
鴻書

鴻書

卷一百五

七

至于順帝性柔少斷奸臣伯顏哈麻相繼弄權朝政日
紊至元三年廣州賊朱光卿自稱大金國自後群盜蜂
起稱弥勒佛治世迭興迭滅至正十一年妖人劉福通
徐壽輝等又以白蓮會燒香聚衆紅巾爲號天下大亂
時韓林兒據中原陳友諒據湖廣方國珍據浙東張士
誠據浙西胡玉珍據四川陳有定據福建何真據廣東
劉益據遼陽毛貴田豐據山東朝廷命將如擴廓帖木
兒孛羅帖木兒李思齊張良弼等自爲警敵連年攻擊
帝復不悟迎西蕃僧行運氣之術教宮女作天魔之舞
不恤政事荒於淫樂致群雄割據稱帝稱王垂二十年
鴻書

鴻書

卷一百五

七

肝數屬于大明四海九州復歸一統於戲盛哉是歲
戊申春正月我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
統天大孝高皇帝登寶位於南京建元洪武元年復中
國之統國號曰大明傳國祚於萬萬年矣黎古岡論

第一百六卷

紀麗部

補遺三

十數

杞憂

五事

百八道君

不雨

殷人喜

殷國妖

靈王三臺

南子

銅鞮伯華

阮師刀

七扎弓

夢赤熊

罷推車

鑿涇水

獻豕

當武安君

姬爭后

未知稅駕

弗與一布

嫪毐驕奢

鴻書

卷一百六

十

蠡舟墨水

陛下已壯

大怒干齋

王慙更服

戒微行

曹褒正禮

張奐伏羗

萬世之秋

誠兄子

長久之計

中台之位

抵肉

督郵顏回

奇名字

曹植詩

報父讐

吾志足矣

不能為郎

羊陸交讎

戲殷

携箸飲嗽

祭梁鴻文

當求柱國

綠珠篇

東國西國

龍淵善相

天子在門

着百戲衣

餅說

張僧繇

急淚

三穴

沈光誓戰

殿脚女

無粉本

刺天子

秦叔寶

勾當羣牧

張紅

佛寶諸香

靈芳國

與朕作主人

飲鴆不死

甘露羹

小女拒賊

高歡趣蒲津

鄧氏剛決

殺雞刀

婆娑解愁

蜀王衍

李景讓母

軍莫有變

議汰冗食

能子能臣

三洲人

芳藥名將離

易林深旨

儒吏論

宋玉賦

古樂府

鴻書

卷一百六

十一

琴歌編蓬

菊水芳馨

情不能已

放

於陵先生

張循王兄

劉氏鴻書一百六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紀龐部 九

太史湯賓尹 刪正

補遺 三

十數魯有大野今高平鉅野東北大澤也晉有大陸今鉅鹿北廣河澤也秦有陽陟今扶風汧縣西也宋有孟諸今梁國睢陽縣東北也楚有雲夢今南郡華容縣東南巴丘湖也吳越之間有具區今吳縣南太湖卽震澤也齊有海隅海濱廣斥燕有昭余祁今太原鄆陵縣北澤是也鄭有圃田今滎陽中牟西圃田澤是也周有焦

鴻書

卷一百六

十一

護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爾雅

杞國有人憂天崩地墜身無所寄廢寢與食又有憂彼所憂往曉之曰天積氣耳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耶對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墮亦不能中傷其人曰柰地壞何對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何憂其壞其人大喜列子

爰用五事建用皇極一曰貌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枉厥罰常雨厥極惡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雞禍次二曰言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咎僭厥罰常陽厥極憂時則有詩效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大禍三曰視視之不

明是謂不哲厥咎豫厥罰常燠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果蟲之孽次四曰聽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常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豕禍火五曰思思之不睿是謂不聖厥咎霧厥罰常風厥咎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垂孽時則有牛禍王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霧厥罰常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時則有龍蛇之孽則有馬禍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尚書

大傳

玉皇諸錄有百八道君羣仙隨業以補其職三善道者聖真仙也上品曰聖中品曰真下品曰仙三清之間各

鴻書

卷一百六

十二

有正位聖登玉清真登上清仙登太清玉清有太省宮殿皇帝王公卿大夫吏民率以聖呼之如聖皇聖帝之類是也男女貴賤各有次第上清有玄都玉京七寶紫微率以真呼之太清有太極宮殿率以仙呼之其上清太清品位列男女次第之統數與玉清同大真科

春夏兩日而不雨甲乙命爲青龍又爲火龍東方小童舞之丙丁不雨命爲赤龍南方壯者舞之戊巳不雨命爲黃龍壯者舞之庚辛不雨命爲白龍又爲火龍西方老人舞之壬癸不雨命爲黑龍北方老人舞之如此不雨潛處闔南門置水其外開北門取人骨埋之如此不

兩命巫祝而暴之暴之不兩神山積薪擊鼓而焚之
農求雨書

武王入殷商都置旌於商容之廬命召公穰箕子之囚
賜貝千朋命原公穰百姓之囚歸琬臺之珠玉命南宮
适散鹿臺之財發巨橋之粟以賑貧民命南宮伯達史
逸遷九鼎於洛邑命閔天封比干之墓命宗祀饗祀於
軍微子膠鬲皆秀質為臣殷人咸喜曰王之於人也死
猶封其墓况其生者乎王之於賢仁也亡者猶表其廬
况其存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况其復藉者乎
王之於色也在者猶歸其父母况復徵之乎帝王世紀

鴻書

卷一百六

七

武王伐殷得二丈夫而問之曰殷國之將亡亦有妖或
乎其一人對曰有殷國嘗有兩石大者如甕小者如箕
嘗六月而雪深尺餘其一人對曰是非殷國之大妖也
殷國之大妖四十七章殷君喜殺人喜以人飴虎喜割
人心喜殺孕婦喜殺人之父孤人之子喜刑禍喜以信
為欺欺者為忠忠諫者不實以君子為下小人為上以
便佞為相政苛令暴萬民愁苦好田獵畢弋走狗飾為
喜修池臺宮七十有三所大宮百里喜為酒池糟丘而
牛飲者三千人喜聽譏用譽無功者賞無尺丈無錙銖
無秤衡無功賞無罪誅此殷國之妖也六韜

周靈王宮中二十三年起艮昭之臺二名宜昭之臺聚
天下異木神工得嶠谷隱生之樹臺周足矣其木有龍
蛇百獸之形飾水精為泥高百丈升之以望雲色時有
弘能招致神異王登臺忽見二人乘空而至乘遊飛之
輦駕以青螭其衣皆絳緝毛羽王即迎之上席時天下
大旱地裂木然一人先唱能為霜雪引氣一噴則雲起
雪飛坐者皆口禁井池水堅可豕久設狐腋素裘紫熊
大褥是西域所獻施於臺上又一人以指彈席上而暄
風入室裘褥皆棄臺下拾遺記

鴻書

卷一百六

四

孔子返衛衛夫人南子使人謂之曰四方君子來者必
見寡小君孔子不得已見之夫人在錦帷中孔子北面
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之聲琅然典畧
孔子喟然歎曰向使銅鞮伯華無死天下其定矣子路
曰願聞其為人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
不出其老也有道而能下人有此三者以定天下何難
乎子路曰幼而好學壯而有勇則其可也若夫有道誰
下哉子曰由汝不知也吾聞以眾攻寡無不克也以貴
下賤無不得也昔者周公居冢宰之尊制天下之政猶
下白屋之士日見百七十人斯豈以無道也欲得士之
用也惡有道而無天下君子者乎家語

古有阮師之刀天下之所寶貴也初阮之作刀受法於金精之靈七月庚辛見金神於冶監之門其人光色燁燁向而再拜神執其手曰子可教也既致之開宴設饌而問焉金神敎以水火之齊五精之鍊用陰陽之候取剛軟之和三年作刀千七百七十口其刀平背夾刀方口洪首截輕微絕絲髮之系所堅剛無變動之異

物理

晉平公使工爲弓三年乃成射不穿一札公怒將殺工其妻見公曰妾之夫造此弓亦勞矣幹生泰山之阿一日三觀陰三觀陽傳以燕牛之角纏以荆蘆之筋糊以

鴻書

卷一百六

五

河魚之膠此四者天下之選也而不穿一札是君不能射也妾聞射之道左手如拒石右手如附支右手發箭左手不知公以其儀而穿七札弓工立得出賜金三鎰

列女傳

晉平公夢見赤龍闢屏惡之而有病使問子產子產曰昔共工之卿曰浮遊既敗於顓頊自沒沉淮之淵其色赤其言善咲其行善顧其狀如熊常爲天王祟見之堂用正天下者死見堂下則邦人駭見門則臣憂見庭則無傷窺君之屏病而無傷祭顓頊共工則夢公如其言而疾間

瑣語

趙簡子上羊開阪羣臣皆偏袒推車而唐會稽戟行歌簡子曰寡人上阪羣臣推車會獨行歌不推車是會爲臣而侮其主其罪何若對曰臣侮主之罪當死死者身死妻子爲戮也君雖聞爲臣侮主之罪君亦聞爲人君而侮其臣者乎簡子曰何若對曰智者不爲謀辨者不爲使勇者不爲闘夫智者不爲謀則社稷危辨者不爲使則指事不通勇者不爲闘則邊境侵三者不使則君難保簡子乃罷推車

新序

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無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抵瓠口爲渠並北山東注涇

鴻書

卷一百六

六

三百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爲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卒使就渠渠就而用注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爲沃野秦以富強因命曰鄭國渠

史記

朔人獻燕昭王以大豚曰養奚若使曰豕也非大豕不居非人便不珍今年百二十矣人謂豕仙王乃命豕宰養六十五年大如沙墳足如不勝其體王異之今衡官橋而量之折十橋豕不量又命水官舟而量其重千鈞其巨無用燕相謂王曰奚不嚮之王乃命水夫膳之夕見夢於燕相曰造化勞我以豕形食我以人穢吾患其

生从矣仗君之靈得化吾生始得爲魯津之伯燕相游
平魯津有赤龜奉臂而獻一二夜光珠

符子

趙孝成王曰誰能當武安君平原君曰渑池之會臣秦
武安君小頭而銳瞳子黑白分明視瞻不轉小頭而銳
斷敢行也目黑白分見事明也視瞻不轉執志強也可
與持人難與爭鋒廉頗足以當之

嚴尤三將敘

中山陰姬與江姬爭爲后司馬喜請見陰姬公爲畫計
公稽首曰誠如君言喜卽奉書詣中山王曰臣聞趙強
卽中山弱臣能弱趙而強中山中山王悅而見之喜曰
臣願乞之趙觀其地形險阻人民貧富君臣賢不肖商

鴻書

卷一百六

七

權爲資未可豫陳也乃見趙王曰臣聞趙天下善爲音
容佳麗之所出也今來至境入都邑人民謠俗容貌后
色殊無佳麗好美者以臣所見多以周流無所不至未
嘗見人如中山陰姬者不知者將以爲神其容貌顏色
過絕人矣乃其眉准頰權衡犀角偃月彼乃帝王之后
非諸侯之姬趙王大悅曰吾願請之何如對曰非臣所
敢議願王無泄喜歸報中山君曰趙王非賢王也不好
道德而好聲色不好仁義而好勢力聞其乃欲請陰姬
中山君作色不悅喜曰趙強國也請之必矣王不與之
卽社稷危與之卽爲諸侯矣王立爲后以絕趙王請可

也遂立爲后趙王亦無請也

戰國策

李斯長男由爲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
公子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令皆斯前
爲壽門庭車騎以千數李斯慨然而嘆曰嗟乎吾聞之
荀卿曰物禁太盛斯乃上纂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
其驚困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
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者也

太平御覽

蘇秦困不得志如趙逢其隣子易水上從貸布一疋約
價千金鄰子弗與一布爲千金之價利極厚矣而鄰子
不與彼知千金非秦所有而不知秦能有之於異時也

鴻書

卷一百六

八

衛青少時有一鉗徒相青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
得無笞罵卽足安得封侯事平方貧賤時豈惟人不已
信已亦不能自信矣

餘冬序錄

秦始皇太后不謹幸卽嫪毐封爲長信侯爲生兩子毐
專國事浸益驕奢與侍中左右貴臣棋博飲酒爭言而
聞頃目大呼曰吾乃皇帝之假父也實人子何敢與我
亢所與聞者走自始皇始皇大怒毐因作亂戰咸陽宮
始皇取毒四支車裂之取其兩弟戮僕殺之取皇太后
遷之咸陽宮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闕下
諫而死者二十七人茅焦乃上諫諫始皇遂以千乘萬

駢自迎太后歸咸陽太后喜大置酒待茅焦及飲太后曰抗在令直使敗更成安秦社稷使妾母子復得相會茅君之力也

太平御覽

秦始皇好神仙之事求天下異術有宛渠之民乘蠡舟泛黑水而至於雍部始皇與之語及天初開之時如親見始皇問曰聞子明於見遠願聞其術對曰臣之國去咸池日沒之所九萬里焉日月之所不照以萬歲為夜其晝則天豁然中開濶數百丈萬歲還合則為一日也及其為夜琢燃石以代日光此石出於然山其土石皆自光明嶺斬皆火出大如果則暉曜一室昔炎帝時火

鴻書

卷一百六

九

石國人獻此石也

王十子年拾遺記

武帝時有所幸倡郭舍人者發言陳辭雖不合道然令人主和悅武帝少時東武侯母常養帝帝壯時號曰大乳母率一月再朝朝奏入有詔使幸臣馬遊卿以帛五十疋賜乳母有詔得令乳母乘車行馳道中當此之時公卿大臣皆敬重乳母乳母家子孫奴從者橫暴長安中當道製頓人車馬奪人衣服聞於中不忍致之法有司請徙乳母家室處之於邊奏可乳母當入至前面見私乳母先郭舍為下泣舍人曰即入見辭去勿疾步數還顧乳母如其言謝去郭舍人即言罵之曰咄老女子

何不疾行陛下已壯矣寧向須汝乳而活耶於是武帝憐之乃下詔止無徙乳母

史記

北海周澤字稚都為太常恒齋有疾其妻憐其年老被病闕內問之澤大怒以為干齋掾吏叩頭爭之不聽遂收送詔獄并自劾謝論者譏其激發不實又諺曰居世不諧為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既作事復低迷

漢官儀

河間王政傲狠不奉法帝以待御史沈景有彊能擢為河間相景到國謁王王不正服箕踞殿上侍郎贊拜景時不為禮問王所在虎賁曰是非王邪景曰王不服常

鴻書

卷一百六

十

人何別今相謁王豈謁無禮者邪王慙而更服景然後拜出請王傳責之曰前發京師陛見受詔以王不恭使相檢督諸君空受爵祿曾無訓導之義因捕諸姦人奏案其罪出冤獄百餘人政遂改節悔過自修

涉世雄談

上嘗至柏谷夜投亭長亭長不內乃宿於逆旅逆旅翁謂上曰汝長大多力當勤種稼穡何忽帶劒羣聚夜行動眾此不欲為盜則淫耳上默然不應有頃還內上使人覘之見翁方要少年十餘皆持弓矢刀劒欲圖上嫗曰吾觀此丈夫非常人也不如因禮之出謂上曰此翁好飲酒狂悖今日且令公子安眠無他因殺雞作食平

時上去是日還宮乃召逆旅夫妻見之賜姬金十斤其夫爲羽林郎自是懲戒希復微行

漢武故事

詔召玄武司馬班固問定禮制之儀固曰京師諸儒多能說禮宜廣招集共議失得帝曰作舍道傍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爲聚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者堯作大章一夔足矣章和元年乃召曹褒詣嘉德門持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勅褒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經令宜依制條使可施行褒於南宮東觀考正舊禮上自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以爲一百五十篇

漢書

鴻書

卷一百六

十一

七

南匈奴左薁鞬臺耆等反東羌復舉種應之安定屬國都尉張奐初到職壁中唯有二百許人聞之卽勒兵出軍吏叩頭爭止之不聽遂進屯長城收兵遣將王衛招誘東羌因據龜茲縣使匈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奐共擊薁鞬等破降之羌衆遺奐馬二十匹金銀八枚奐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厩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還之前此八都尉率好財貨爲羌所患苦及奐正身潔已無不悅服威化大行

涉世雄談

齊武王續字伯升光武之長兄也性剛毅慷慨有大節自王莽篡漢常憤憤懷復社稷之慮不事家人居業傾

身破產交結天下雄俊莽末盜賊羣起南方尤甚續召諸豪傑計議曰王莽篡虐百姓分崩今枯旱連年兵革並起此亦天亡之時復高祖之業定萬世之秋也衆皆然之

後漢四王傳

漢馬援誡兄子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而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褵申父母之誠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公正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

鴻書

卷一百六

十一

七

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之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勅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

漢書

光武問趙憙以長久之計憙請遣諸王就國上遂遣魯王興齊王石就國初馬援兄子壻王磐平阿侯仁之子也王莽敗磐擁富貴爲游俠有名江淮間游京師與諸貴戚友善援謂姊子曹訓曰王氏廢姓也子弟當屏居自守而反游京師長者用氣自行多所陵折其敗必也後歲餘磐坐事死磐子肅復出入王侯邸第時禁網尚

疎諸王皆在京師競修名譽招游士馬援謂司馬呂种曰建武之元名為天下重開自今以往海內日常安耳但憂國家諸子並壯而舊防未立若多通賓客則大獄起矣卿曹戒慎之至是有上書告肅等受誅之家為諸王賓客慮因事生亂會更始子壽光侯鯉得幸於沛王怨劉盆子結客殺故式侯恭帝怒沛王坐繫詔獄三日乃得出因詔郡縣收捕諸王賓客更相牽引死者千數呂种以與其禍臨命歎曰馬將軍神人也

後漢書

蔡茂字子禮建武二十年代戴涉為司徒在職清儉匪懈茂初在廣漢夢在大殿之極上有三穗禾茂跳取之

鴻書

卷一百六

十三

九

得其中穗輒復失之主簿郭賀離席慶曰大殿者官府之形象也極而有禾人臣之上祿也取其中穗中台之位於宇禾失為秩雖曰失之乃以得祿秩也哀職有關君其補之旬月而茂徵焉辟賀為掾

范曄後漢書

李充延平年中詔公卿中二千石各舉隱士大儒務取高行以勸後進將徵充為博士侍中大將軍鄧騭貴戚傾時無所下借以亮高節每卑敬之嘗置酒請賓客滿堂酒酣騭跪曰幸託椒房得列上將幕府初開欲辟天下奇偉以匡不逮惟諸君博求其器充乃為陳海內隱居懷道之士頗存不合騭欲絕其論以肉啖之充抵肉

於地曰說士猶甘於肉遂出徑去騭甚望之

後漢書

宋穆之年二十為郡督郵迎新太守到界上太守見穆之問曰君年少為督郵將因族世自有令德穆之曰郡中瞻仰明公以為孔子非顏淵不敢使迎太守大奇其才問曰貞婦孝子隱聞未彰言於府穆之曰方今聖化大行文武未墜於地家有貞婦戶有孝子比屋連棟不可勝記太守歎曰吾非仲尼督郵所謂顏回者也

漢記

吳主孫休創八字名其子璿璿音商商音寔寔音騭騭音王音王音碩碩音詎詎音

吳主孫休創八字名其子璿璿音商商音寔寔音騭騭音王音王音碩碩音詎詎音

鴻書

卷一百六

十四

十

墨為名取日月當空之義南漢劉巖亦制契字為名取飛龍在天之義其妄如此魏江式言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錯繆隸體失真談辨之士加以意說炫惑於時乃以追來為歸巧言為辨小兒為觀神蟲為蠶如斯甚眾顏氏家訓云北朝喪亂之餘書迹鄙陋加以專輒造字乃以百念為憂言反為變不用為罷更生為甦先人為老如此非一徧滿經傳二公之言其致感於同文之盛乎唐君臣正論武后改易新字如以山水土為地十千萬萬為年永主久王為誼長正主為聖一忠為臣一生為人一人大吉為君然嘗攷之但有墨牽思至四

字合證作鍾君作周與正論所言不同宋人記其時有
上俗書者養為矮養為齊閩為穩奎亦為穩仆音嫻小
兒也丕音勑人瘦弱也丕音終人亡絕也丕音臘人不
能舉足也欸音大大女及姊也丕音礪山石之巖窘也
門音攔門橫關也余音首言人在水上也次音魁言沒
人水下也門和馘切言隱身忽出驚人之聲也丕音胡
言多髭也并東敢切以石擊水之音也如此者不一而
足字義雖甚淺鄙而偏傍亦有依附今雲南夷俗諺訟
彼欲誣陷人動曰𦵏馮賴之事𦵏字惟見雲南耳餘冬

鴻書

卷一百六

十五

十五

魏陳王曹植詩曰有美一人被服纖羅妖姿艷麗翁若
春花紅顏韓曄雲髻我我彈琴撫節為我絃歌清濁齊
均既亮且和取樂今日遑恤其他又雜詩曰南國有佳
人空華若桃李朝遊江海岸夕宿瀟湘汜時俗薄朱顏
誰為祭皓齒俛仰歲時暮榮曜寧久恃又美女篇曰美
女妖且閑採桑岐路間攘袖見素手皓腕約金環頭上
金爵釵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難羅衣何
飄颻輕裾隨風還顧盼遺光彩長笑氣若蘭行徒用息
駕休者以忘食借問女何居乃石井南端青樓臨大路
高門結重關容華暉朝日誰不希令願藝文類聚

尹牙字猛德太守南陽滿寵下車牙以德進幹任喉舌
寵雖當國厚祿而懷愧戚見於顏色牙常用怪焉曰伏
見明府四節悲歎有慘瘁之思何也寵謂牙曰父為毛
周張所害重仇未報並與戴天非孝子雖官尊祿重而
耻未報是以長愧而無耻也聞孝馬牙與校圍交通遂
充駟馬之駢乃先醉張近侍以夜解縱諸馬令之亂駭
知張必將今起伏側階下張果出問其故牙因手刃張
首而還廣州先賢傳

鴻書

卷一百六

十六

十六

先主遣少府徐詳至魏魏太祖謂詳曰孤比者若越橫
江之津與孫將軍遊姑蘇之臺獵長洲之苑吾志足矣
詳對曰大王欲奉至尊以合諸侯若越橫江而遊姑蘇
是踵亡秦而蹈夫差恐天下事去矣太祖曰徐生得無
逆詐乎吳志
丁郎字叔春正直不撓舉孝廉為郎以令史次輔也世
祖改用孝廉選郎補為郎郎稱疾不就詔問實病差為
郎乎對曰臣實不病以孝廉為令史職爾世祖怒使虎
賁杖之數千詔問欲為郎否郎曰能殺臣者陛下也不
能為郎者臣也詔出不為郎三輔志
羊祜為征南大將軍督荊州諸軍事祜以孟獻營武牢
而鄭人懼晏嬰城東陽而晏子服乃進據險要開建五

城取膏腴之地奪吳人之資石城以西盡爲晉有自是前後降者不絕乃增修德信以懷柔初附慨然有吞吳之心每與吳人交兵尅日方戰不爲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謫詐之策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人有掠吳二兒爲俘者祜遣送還其家後吳將夏祥邵顗等來降二兒之父亦率其屬與俱吳將陳尚潘景來寇祜追斬之美其死節而厚加殯歛景尚子弟迎喪祜以禮遣還吳將鄧香掠夏口祜募生縛香既至宥之香感其恩率部曲而降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爲糧皆計所優送絹償之每會衆江沔遊獵常止晉境若禽獸先爲吳人所傷而

鴻書

卷三百六

十七

爲晉兵所得者皆封還之於是吳人翕然悅服稱爲羊公不之名也祜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稱祜之德量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也抗嘗病祜饋之藥抗服之無疑心士多諫抗抗曰羊祜豈配人者時談以爲華元子反復見於今抗每告其戍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孫皓聞二境交和以詰抗抗曰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况大國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於祜無傷也

晉史

夏統字仲御會稽人常學戲般其母疾市藥於洛陽賈充問而訪之曰卿居海作何戲仲御曰能戲般耳充因

命焉仲御卽登舟鼓柁爲鮮鮪之歌學鮮鮪之狀俄雲霧杳冥白魚躍入其舟充甚異之因就與語仲御不對充整服謝之仲御引車而去弗之見也充乃歎曰可謂休人心石哉初仲御在鄉人也或說之使任仲御勃然作色謂之曰我安能遂俗低眉下意乎聞君之言不覺韓毛競豎白汗四匝顏如渥丹心如炙舌不住齒口不能將兩耳閉塞雙眸俱瞋也遂竟不往

王隱晉書

崔瞻在御史臺恒於宅中送食備盡珍羞別室獨食處之自若有一河東人士姓裴亦爲御史伺瞻便往造焉瞻不與交言又不命七節裴坐觀瞻食罷而退明日裴

鴻書

卷三百六

十八

自携七節恣情飲噉瞻方謂裴云我初不喚君食亦不共君語君遂張不拘小節昔劉毅在京口冒請鶩炙豈亦異於是乎君定名士於是每與同食

北齊書

晉隆安四年陳郡周顗文以蘊藻行潦祠於梁先生之墓夫子邁志箕穎塵垢離俗骨秀風霜性淳寡欲娶待偕隱之儷文絕陪臣之錄遂負策周魯之郊逆旅吳會之阿可謂高奇絕倫孤生莫和者也後學撫牘得人在文忽以知命而展其墳芒芒積草有馥餘芬昔先生過延陵而想季經海隅而感連荀踐迹而趣合亦斷金於當年

周顗文祭梁鴻文

李敏美姿容善騎射開皇初周宣后樂平公主有女娥
英妙擇婚對勅貴公子弟集弘聖宮者日以百數公主
選取敏禮儀如帝女後將侍宴公主謂敏曰我以天下
與至尊唯一女夫當為汝求柱國若授餘官慎無謝及
進見上親御琵琶敏舞大悅為公主曰敏何官對曰一
白丁耳上謂敏可授儀同敏不荅上曰不滿爾意邪令
授開府又不謝上曰公主有大功於我敏乃拜蹈舞遂
於坐發詔授敏柱國

北史

石家金谷重新聲明珠十斛買娉婷此日可憐只自許
此時可愛得人情君家閨閣不曾難恒持歌舞借人看

鴻書

卷一百六

十九

北

意氣雄豪非分理驕矜勢力橫相干辭君去終不忍徒
勞掩面傷鉛粉百年離別在高樓一代紅顏為君盡

齊書

梁琛使秦琛從兄奕先在秦為尚書郎會罷秦主欲令
琛止奕舍琛語有司曰昔諸葛亮兄弟各處三國及其
聘集公朝相見退無私面君子之志余敢忘乎竟不止
奕數就郎舍因問東國起居琛曰今二方鼎據兄弟並
家附寵論心各有所在欲以東國事語君恐非西國
之所欲聞何以見問

燕書

有龍淵者桓靈時善相人也於聽聲音尤妙二千石相

者龍淵下床贊之令長起侍贊之自六百石以下皆坐
而言之先相張濟當以財得三公濟常依淵以觀視有
相者輒往求之會解讀侯往相至門問當有至相何憂
貧乎侯去淵謂濟曰可厚事之濟遂往盡為償債別數
百萬修居業桓帝崩無嗣解讀侯入為太子而濟遂至
司空

始學篇注

宋高祖微時嘗遊會不過孔靜宅靜正晝臥有神人衣
服非常謂之曰起天子在門既而失之靜遽出適與帝
遇延入結交贈遺臨別執帝手曰卿後必當大貴願以
嗣身為託帝許之及定京邑靜自山陰令擢為會稽內

鴻書

卷一百六

二十一

宋

史述異記

樂浪王萬壽孫忠明帝時位太常少卿孝武帝汎舟天
泉池命宗室諸王陪宴忠愚而無智性好衣服着紅羅
襦綉作領碧袖袴錦為緣帝謂曰朝廷衣冠應有常式
何為着百戲衣忠曰自少來所愛情存綺羅歌衣儻服
是臣所願帝曰人之無良乃至此乎

後魏書

宋公至長安得姚泓時故太官承程季者了人也公
曰今日之食何者最先季曰仲秋御景離輝欲靜變變
曉風淒淒夜冷臣當此時唯能說解公曰善季乃稱曰
安定噎鳩之麥維陽董德之磨河東長若之葱隴西抵

背之犢抱罕赤耻之羊張掖北門之鼓燃以銀屑煎以銀鈔洞庭負霜之橘仇池車帶之椒調以濟北之鹽剉以新豐之雞細如華山玉屑白如梁甫銀涅既聞香而口悶炙見色而心迷公曰善

梁吳均辨說

梁武帝時張僧繇吳人也天監中爲武陵王國侍郎真秘書閣知畫事武帝宗釋佛寺多僧繇畫之時諸王在外武帝思之遣僧繇乘傳寫貌對之如面江陵天皇寺明帝置也內有栢堂僧繇畫盧舍那佛及仲尼十哲帝怪問釋內如何畫孔聖僧繇曰後當賴此耳及後代滅佛法焚天下寺塔獨以殿有宜尼像乃不令毀拆又金

鴻書

卷二百六

王

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眼睛卽恐飛去人以爲妄誕固請點之頃更雷電破壁兩龍騰乘雲上天二龍未點眼睛者見在又畫天竺二胡僧候景亂散析焉一僧爲唐高宗侍陸堅所寶堅疾篤夢二胡僧告云我有同友離折多時今在洛陽李家若求合得之當以法功助君堅以錢帛果於其處購得之其疾乃愈

歷代名畫記

宋世祖與羣臣至寵姬殷貴妃墓謂劉德願曰卿等哭貴妃若悲者當加厚賞德願應聲便號慟涕泗交橫上甚悅以爲豫州刺史上又令醫術人羊志哭貴妃志亦嗚咽甚哀他日有問志者卿那得此副急淚志荅曰我

爾日自哭亡妾耳

沈約宋書

隋大業中有波斯胡人牧駝於俱紛摩他那之山忽有獅子從地湧出人語謂之曰此山西今有三穴穴中有兵器汝可取之穴中有刀及槊刀甚多石上有文敎反叛於是糾合亡命渡恒暢水劫商族其衆漸盛遂割據波西境自立爲王波斯沸赫各遣兵討之及爲所敗其王姓太倉名噉密模臚白云有國已三十四年歷三王矣

太平御覽

大業中煬帝徵天下驍果之士以伐遼左沈光預焉同類數萬人皆出其下光將詣行在所賓客送至灞上者

鴻書

卷二百六

王

百餘騎光酌酒而誓曰是行也若不能建功立名當死於高麗不復與諸君相見矣及從帝攻遼東以衝梯擊城竿長十五丈光昇其端臨城與賊戰短兵接殺數人賊竟擊之而堅未及於地適遇竿上有垂絙光接而復上帝望見壯異之馳召與語大悅卽日拜朝請大夫賜寶刀良馬恒致左右親顧漸密

隋書

煬帝開河成取吳越民間女年十五六者五百人謂之殿脚女至於龍舟每綵纜一條女十人牽之間以羊十口時盛暑翰林學士虞世基獻計請用垂柳栽於汴梁兩堤上一則樹根四枝鞠護河堤二則牽舟之女獲其

陸三則牽舟之羊食其葉上大嘉詔民間有柳一株實一縑百姓競獻之帝自種一株羣臣次第種方及百姓民謠曰天子先栽然後百姓栽栽畢帝御筆賜垂柳姓楊曰楊柳也開河記

唐吳道玄窮丹青之妙大約宗師張僧繇玄宗天寶中忽思蜀中嘉陵江水遂假吳生驛通令往圖之及迴帝問其狀奏曰臣無粉本並記在身心上遣於大同殿圖嘉陵江三百里山水一日而畢時有李將軍山水擅名亦畫大同殿數月方畢玄宗云李思順數月之功吳道玄一日之跡皆極其妙又畫殿內五龍鱗甲飛動每欲

鴻書

卷一百六

廿五

大由即生烟霧吳生常持金剛經當天寶中有庭光興之水名潛齋吳生意雜講席衆人之中吳生觀之一見便驚語庭光云老夫貌醜何用圖之唐書斷太平御覽

神龍三年吏部尚書蘇瓌案問鄭普思其妻有寵於帝庶人特勅命對御辨析上屢抑瓌而理普思侍御史范獻忠歷階曰臣請先罪蘇瓌上問其故曰蘇瓌國之大臣荷榮貴久矣不能斬逆賊而後聞奏令使眩惑天聰搖動刑柄而普思反狀昭雪陛下曲爲申理此則王者不死令聖躬萬福豈有刺天子耶臣請先死終不能事普思上意乃解獄遂定唐書

唐太宗每當大陣望賊中驍將銳士炫曜人馬出入來去者意頗怒之輒命秦叔寶往取焉叔寶應命躍馬負鎗而進必刺之萬衆之中人馬俱倒太宗因以是重之叔寶亦以此頗自矜尚貞觀以後恒多病病每謂人曰吾少長戎馬所經二百餘陣屢中重瘡計吾前後出血亦數斛矣何能不病乎及卒太宗甚傷惜久之贈徐州都督陪葬於昭陵令所司於其塋內立石人馬以旌戰之功焉唐書

鴻書

卷一百六

卅五

貞觀初僅有牧牝三千匹從赤岸澤徙之隴右十五年始令太僕卿張萬歲勾當羣牧至麟德四十年間馬至七十萬六千匹置八使煩六監初置四十八監跨蘭渭秦原四州之地猶爲隘狹更析八監布於河曲其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儀鳳三年少卿李思文檢校隴右諸牧監方稱使爾後或戎狄外侵或牧圉乖散泊乎垂拱漸耗大半開元初牧馬二十四萬匹十三年加至四十五萬匹初有牛三萬五千頭是年有五萬頭初有羊十一萬二千口是年有二十萬六口盛於垂拱唐紀六曆初有才人張紅者本與父唱歌巧於衢路因過將軍韋青所居青於看街窓中聞其歌喉嘹亮仍有美色卽納爲姬其父亦舍於後戶優給之乃自得其藝頗悟

絕倫當有樂工自撰一曲卽古曲長命西河女也加減其節奏頗有新聲未進間先印可於青青潛令紅於屏風後聽之紅乃以小豆數合以記其節拍樂工歌罷青因入問紅何如紅曰已唱得矣青出給云其有女子第久曾唱非新曲也卽令隔屏唱之一聲不失樂工大驚異遂請相見歎伏不已乘云此曲先有一聲不穩今已正矣尋達上聽翌日召入宜春院寵澤隆異宮中號爲記曲娘子尋爲才人一日內使奏韋青卒上告紅紅乃於上前嗚呼奏云妾本風塵丐者一旦老父死有所歸致身入內皆自韋青妾不忍忘其恩一慟而絕上嘉歎

鴻書

卷二百六

二十五

之久之卽贈昭儀韋青者本土人也嘗自爲詩云三代掌綸誥一身能唱歌青官至金吾將軍

樂府雜錄

波利質多羅香拘鞞陀羅樹香旃陀羅花香旃沙華香須臾那華香闍提華香末利花香簷蔔花香波羅花香青蓮花香白蓮花香赤蓮花香旃檀香沉水香多摩羅拔香多伽羅香象香馬香男香女香

事物紀原

後唐時龍輝殿內安假山水一鋪沉香爲山阜薔薇水蘇合油爲江池荈蘅丁香爲林樹薰陸爲城郭黃碧檀爲屋宇白檀爲人物方圓一丈三尺城門揭一小牌曰雲芳國

德宗皇帝以朱泚之難幸梁洋中書舍人齊映從駕至北以見旌旗蔽野上心駭謂泚之追兵疾路至此見梁師嚴震具軍容拜馬前敘君臣離亂流涕久之上喜令震登馬與朕作主人映曰嚴震與至尊導馬御膳自有所司頃之上次洋州行宮召映責以儒生不達兵機烟塵時務姑息主帥映奏曰山南士庶只知有嚴震不知有陛下且今天威親臨令巴蜀士民知天子之尊亦足以盡嚴震爲臣子之節上歎之良久震聞特拜謝映時議多之卽此川也

唐史

鴻書

卷二百六

二十六

白中使請自執器以飲父因自飲之立死酒自左足洞出復生使具奏流其父并直言於南海遇赦還以勁直聞爲鄆帥以廉郡職劉悟殄東平之強直言之謀也朝廷以功就徵拜諫議大夫悟上表乞晉委以戎事太和初授絳郡太守每話所經之事自云始飲鴆志在必死卒然覺痛治五內至支節其痛愈於鑽灼摩頂放踵不可名狀天陰則又甚焉胗其胫及足脛色皆如墨有傷攻出六濃液紫瘀臭敗逆搶人鼻達數十步外唯食啖無減始知何遜之好不誣矣自絳除壽春竟終天年七十有六

續定命錄

李林甫子瑋鄭平為戶部員外嘗與林甫同處一日林甫就院省其女遇平方櫛髮見林甫坐處甘露羹取而食之曰縱當華皓必轉髮黑明日果有中使至賜林甫食中有甘露羹遂以與平平食訖一旦髮毛如駭嶺表異錄曰交趾之人重不祿羹羹以羊鹿雞猪肉和骨同一釜羹之令極肥濃漉去肉進之葱姜調以五味貯以盆器置之盤中羹中有嘴銀杓可受一升卽揖讓多自主人先舉卽滿斟一杓內嘴入鼻仰首徐傾之飲盡傳杓如酒巡行之羹羹了然後續以諸饌謂之不錄會交趾人或經營事務彌縫推要但備此會無不諧者明皇雜錄

鴻書

卷一百六

七

荀松小女灌幼而奇節松為襄城太守為杜曾所圍力弱食盡欲投於故吏平南將軍石覽計無所出灌時年十三乃率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賊追甚急灌厲將士且戰且前得入楊山獲免向覽乞師又為松書與南中郎將周訪仍結弟兄訪卽遣子撫率三千人會石覽俱救松賊聞兵至散走灌之力也華陽國志

東魏高歡將兵二十萬趣蒲津使高敖曹將兵三萬出河南時關中饑饉宇文泰所將不滿萬人屯恒農五十餘日聞歡將濟河乃引兵入關敖曹遂圍恒農長史薛琬言於歡曰西人連年饑饉故冒死入陝州欲取倉粟

今敖曹已圍陝城粟不得出但置兵諸道勿與野戰及於秋其民自應餓死寶炬黑獺何憂不降願勿渡河侯景曰今茲舉兵形勢極大萬一不捷猝難收歛不如分為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勝後軍全力前軍若敗後軍承之歡不從自蒲津濟河至馮翊謂魏刺史王羆曰何不降羆太呼曰此城是王羆家欲死者來歡知不可攻乃涉洛軍於許原西泰至渭南徵諸州兵皆未會欲進擊歡諸將以眾寡不敵請待歡更西以觀其勢泰曰歡若至長安人情大擾今及其新至可擊也卽造浮橋於渭令軍士齋三日輕騎渡渭十月至沙苑距東魏軍

鴻書

卷一百六

七

六十里諸將皆懼宇文深獨賀曰歡鎮撫河北甚得衆心以此自守未易可圖今懸師渡河非衆所欲獨歡耻失寶泰復諫而來所謂忿兵可一戰擒也願假深一節發王羆之兵邀其走路使無遺類泰遣順昌公達吳武規歡軍武從三騎皆效歡將士服至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往往撻之具知敵之情狀而還歡聞泰至引兵來會李弼謂泰曰彼眾我寡不可平地置陳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泰從之背水東西爲陳李弼趙貴爲左右拒命將士皆偃戈於葦中約聞鼓聲而起時晡時東魏兵

至斛律羗舉曰黑獺舉國而來欲一死決渭曲葦深土
渾無所用刀不如緩與相持密分精銳徑擦長安巢穴
既傾則黑獺不戰成擒矣歡曰縱火焚之何如侯景曰
當生擒黑獺以示百姓若燒歟誰復信之彭樂盛氣請
關曰我衆賊寡何憂不克歡從之東魏兵望見魏兵少
爭進擊無復行列泰鳴鼓士皆奮起合戰李弼等帥鐵
騎橫擊之東魏兵中絕遂大破之歡欲收兵更戰衆已
盡去斛律金曰衆心離散不復用宜急河東歡乃馳去
夜渡河喪甲士八萬人鎧仗十八萬泰追至河上選留
甲兵二萬餘人餘悉縱歸李穆曰高歡破膽矣速追之

可獲泰不聽還軍渭南所徵之兵甫至乃於戰所人種
柳一株以旌武功侯景言於歡曰黑獺驟勝而驕必不
爲備願得精騎二萬徑往取之歡以告婁妃妃曰設如
其言景豈有還理得黑獺而失景何利之有歡乃上高
數曹聞歡敗釋恒農退保洛陽

五代史

周行逢妻鄧氏陋而剛決善治上嘗諫行逢周法大嚴
行逢怒鄧氏因之村墅遂不復歸行逢屢遣迎之不至
一旦自率童僕來輸稅行逢就見之曰夫人何自苦如
此鄧氏曰稅官物也公不先輸何以率下且獨不記爲
里正代人輸稅以免楚撻時邪行逢欲與之歸不可曰

公誅殺太過一旦有變村墅易爲逃匿耳行逢深慮德
求補吏行逢曰汝才不堪爲吏吾今私汝則可矣汝居
官無狀吾不敢以法貸汝則親戚之恩絕矣與之耕牛
農具而遣之

涉世雄談

蜀張雲立朝蹇諤自比朱雲宣徽使景潤澄曰昔朱雲
請斬馬劍以斬張禹今上方只有殺雞刀卿欲用乎雲
曰雞刀雖小亦可斬羣狗潤澄憾之

蜀檮機

蜀潘炕字凝夢其先河南人有器量家人未嘗見其喜
怒然發於美妾解愁遂風恙成疾解愁姓趙氏其母夢
吞海棠花蕊而生頗有國色善爲新聲及小詩建嘗至

炕第見之謂曰朕宮無如此人意欲取之炕曰此臣下
賤人不敢以薦於君其實斬之弟峭謂曰絳珠之禍可
不戒耶炕曰人生貴於適意豈能愛死而自不足於心
耶人皆服其有守

蜀檮機

蜀王衍荒淫惑於宦人王承休遂決秦州之幸詔下中
外切諫母后泣而止之以至絕食衍皆不從前秦州節
度判官蒲禹卿叩馬泣血上表累千五百餘言且曰望
陛下以名教而自節以禮樂而自防循道德之規受師
傳之訓知社稷之不易想稼穡之最難惜高祖之基局
似太宗之臨御賢賢易色孜孜爲心無稽之言勿聽弗

詢之謀勿用聽五音而受諫以三鏡而照懷少止息於諸處林亭多看覽於前王書史別脩上德用卜遠圖莫遣色荒勿令酒惑常親政事勿恣閒遊又曰陛下與唐主方申歡好信幣交馳但慮聞道聖駕親行別懷疑忌其或專差使命請陛下境上會盟未審聖躬去與不去又曰陛下纂承以來率意頻離宮闕勞心費力有何所爲此際依然整蹕又擬遠別宸宮昔秦王之鑾駕不回煬帝之龍舟不返又曰忍教置却宗祧言將道斷使蒸民以何托令慈母以何辜若不慮於危亾但恐垂於仁孝又曰劉禪俄降於鄧艾李勢遽難於桓溫皆爲不取

鴻書

卷一百六

主

直言不恤政事不信王道不念生靈以至國人之心無一可保山河之險無一可憑衍竟不從行至綿谷唐師已入其境狼狽而歸遂降魏王繼岌當五代時忠義之士落落如晨星歐公作史嘗有五代無全人之嘆幸而有焉則又爲之咨嗟嘆息反覆不置如蒲禹卿之忠諫非特蜀之所少亦天下所希有也然史中曾不少槩見但云衍幸秦州羣臣切諫而已豈歐公偶失此耶太平廣記夏英公既卒其家客鄆陵隣之譴僧有學解客嘗問之曰英公貪而喜殺其報如何曰以教言之當爲龍耳未以爲然也他日坐京師遇夏氏故吏語近其生曰往夢

遇公于塗氣貌枯悴白衣故暗問其所在曰爲廬山東潭龍廟客始驚其後復至京師遇其故人於興國寺其隣有相語曰廬山東潭龍已去矣客又大驚往問之曰東潭隱密人所不至往歲木皆立槁人始至其上渾水清澈有白龍在焉夏日之中水沸而龍歟夜則復生冬結冰於數歲有僧十餘結廬其上爲之誦經又數歲而龍去草木復生英公奉釋故當困厄復能致僧爲之作福後山談叢

鴻書

卷一百六

主

李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子幼每自教之宅後墻陷得錢盈船母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學問有成此不敢取遽命療而築之景讓宦達髮已班白小有過不免捶楚在浙西有牙將迕意杖之而斃軍中憤怒將爲變母聞之出坐廳事立景讓於庭而責之曰天子負汝以方面豈得以國家刑法爲喜怒之資而妄殺無罪之人乎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上負朝廷使番老之母銜羞入地何以見汝之先人哉命左右褫其衣坐之將槌其背將佐皆爲之請久乃釋之軍中遂安弟景莊老于場屋每被黜母輒撻景讓然景讓終不肯屬主司曰朝廷取士自有公道豈可効人求關節乎涉世雄談

徽宗在藥珠宮早膳李石周訓吳开莫儻入言金人請上出郊議事便面上曰軍前莫有變否朕平日以爵位優卿等今日勿爲小利所誘中書舍人姜堯臣曰去則不得回矣石曰若信堯臣言必誤大事堯臣以笏擊石額血流仆地俄有禁卒報皇后已在南薰門上皇曰我去留未決何故皇后先出后曰昨日李石傳聖旨堯臣曰陛下不信臣言李石暗受金人官爵賣國利已上曰若以我爲質得官家回保祖宗社稷亦無恨矣乃行至南薰門番使催行上曰事果變矣堯臣曰果爲李石所賣番使以骨朵齧其口仆地上曰勿殺吾忠臣四太子

鴻書

卷百六

三

宋

求王婉容爲黏罕子婦婉容自刎於高宗自真定府逃叩單騎至邢州李固渡馬斃冒雨行一日投宿楊姬草舍姬長子若水上書乞勿廢皇帝四太子埋土中亂箭射殺三人姓名不見於史傳而見於曹勛北狩錄伏醉編戶部尚書杏岡李公瓚嘗爲兵部主事言東山劉公大夏當孝宗之朝最爲得君公亦以天下爲任議汰冗食凡軍職皆以軍功爲準通查裁革既得旨行之而一時侍衛將軍力士之流皆以才藝選初無軍功談司失于照詳類行報罷一時闕然時駙馬都尉樊凱嘗紅盔將軍特過兵部爲言此輩不宜裁革東山槩拒之凱

積不平適當駕臨賜凱立午門外語諸人曰爾輩不用了昨已奉旨裁革雖我亦無地位矣蓋激之也衆人遂散出孝宗上殿平昔執灰帶刀之人皆不在儀衛簡叙恐恐不安屢顧左右問故既退遂宣樊凱馬面究凱奏昨兵部以行裁革去矣孝宗大聲曰劉大夏敢如此玉色不怡復宣兵部東山至走急氣促不能了而裁革之事悉罷聖眷遂衰矣夫以東山之公忠與孝廟之有事事機一失乃至于此信乎臣不審則失身一時踈略甚可惜也該司可謂無人矣諺云伴門如鼠穴此言可以諭大谿山餘話

鴻書

卷二百六

三

九

周公之事文王也行無專制事無由已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所奉持於前洞洞屬屬如不能如將失之可謂能子矣及繼文武之業履天子之國則平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無所故問感動天地聲懾海內可謂能武矣成王長北面致政委質而臣事之請而後行無擅恣之意無矜伐之色可謂能臣矣淮南子曰三洲人者各一洲人皆抵單執獨三人間會樹下息因相訪問老者曰寧可合爲斷金之業邪二人曰諾即相約爲父子因命二人于大澤中作舍且欲成父曰此不如河邊二人曰諾河邊舍幾成父曰又不如河中二

人復填河二旬不立有一書生過之爲縛兩土腕投河

中會父往呼止之曰嘗見河填耶觀汝行耳相將而去

明日俱至河邊望見河中土高丈餘

孝子傳

牛亭曰芍藥一名將離人欲相離則贈之以芍藥也文

無一名當歸相招召則贈之以文無也丹棘一名忘思

欲忘人之憂則贈之以棘也青裳一名合歡欲蠲人之

忿則贈之以青裳也

博物志補

馮玄岳曰焦氏易林其辭古雅秀逸其中皆有深旨如

曰人面鬼口長舌如斧斲破瑚璉殷商絕祀言女禍也

多虛少實語不可知尊空無酒飛言如雨言讒昌也登

鴻書

卷百六

三五

塔上堂見吾父兄左酒右樂與福相迎言退樂也南行

載鎧登履九魁車傷牛罷日暮嗟谷戒行險也家在海

隅橈短流深企立望宋無木以趨悲寡援也去華就蓼

毒愈酷甚避井入坑憂患日生卽詩人感感靡所騁之

旨也三驪負衡南取芝香秋蘭芬馥利我少姜喻悅賢

也長女三嫁進退多態議不知止也千雀萬鳩與鵲爲

仇威勢不敵雖衆無益畏權貴也大樹之子百條共母

當夏六月枝葉盛茂鸞鳳以庇召伯遊暑翩翩偃仰各

得其所美更隱也五葵解墜顛新獨宿憂爲身福喜遠

色也環緒倚鈕斗升屬口羞小利也敝苟在梁魴逸不

禁乃無政也三嫗治民不勝其任又三千六百政多煩

惑戒多門也東風啟戶隱伏懼喜懷仁澤也葛藟蒙棘

華不得實疾倭敵也他如張羅搏鳩鳥麗其災如從蜩

見虎雖危無始如三狸捕鼠遮遏前後如天之與隅堯

舜所居如酒爲歡伯除憂來樂如簪短帶長出思苦窮

如乾作聖男坤爲智女如鬪鬪齧齒貧鬼相責如鳬鴈

啞啞以水爲家如精誠所在神爲之輔如躑躅踟躕撫

心搔頭如汶山蹲鴟肥臍多脂如戴鏡望天不見星辰

如陰淫不止白馬爲海如方口圓舌爲知樞門如九鴈

列陣雌獨不羣如雷君出裝隱隱西行如道涉多阪牛

鴻書

卷百六

三五

馬蛇其語尤奇

山齋雜錄

士同風於朝農同業於野雖官職務殊地氣異宜然其

致功成利未有相害而不通者也至于末世則不然矣

執法之吏不闕先王之典縉紳之儒不通律令之要彼

刀筆之吏豈生而察刻哉起於几案之下長於官曹之

間無溫裕文雅以自潤雖欲無察刻弗能得矣竹帛之

儒豈生而迂緩也起於講堂之上遊於鄉校之中無嚴

猛斷割以自裁雖欲不迂緩不能得矣先王見其如此

也是以博陳其教輔和民性達其所壅祛其所蔽吏服

雅訓儒通文法故能寬猛相濟剛柔自克也

王粲論

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憐慄兮君
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沉寥兮天高而氣清寂寥
今收潦而水清憐悽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愴悵懷恨兮
去故而就新坎廩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廓落兮羈旅
而無友生惆悵兮而私自憐燕翩翩其辭歸兮蟬寂漠
而無聲鴈離離而遊兮鵲雞啁晰而悲鳴獨申旦而不
寐今哀蟋蟀之宵征時聲疊而過中兮寒淹留而無成
宋子

鴻書

卷一百六

五七

兩三人中子爲侍郎五日一來歸道上自生光黃金絡
馬頭觀者滿路傍古樂府詩

富則盛貧則病甚矣不惟形色羸廕或亦神心沮喪非
但交友疏棄必有家人訟誤非廣潔深識者何能不移
其植故欲蠲憂患莫若懷古之意當自同古人見深則
憂淺識遠則患浮昔有琴歌於編蓬之中用此道也顏延之庭誥

菊花源傍悉生芳菊被徑浸潭流其滋液水極芳馨谷
中有三十餘家不穿井仰飲此水上壽二三百中壽百
歲七八十者猶不爲壽夫菊能輕身益氣令人久壽于

此有徵矣又後漢胡廣子伯始爲侍中久患風羸南飲
此遂瘳焉荆州記

鴻書

卷一百六

五七

未改彼野人之何知方偃僂而畦萊張安國題黃州東
坡詩老仙騎鶴去稚子飯牛歌蓋人已逝而迹猶存迹
雖存而景隨變古今詞云語言百出究其意趣大槩不
越諸此而近世倣倣尤多遂成塵腐亦不足貴矣林下偶談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知盡忠而蔽鄣於讒心煩
慮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
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屈原曰
吾將惴惴欸欸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寧誅
鋤草茅以力耕乎將游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
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殫生乎寧超然高舉自保真乎

將定警粟斯喔咿儒兒以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汜汜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驥亢輓乎將隨駑馬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清蠅翼爲重千鈞爲輕黃鍾毀棄瓦釜雷鳴譏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默默今誰知吾之廉貞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

屈子

鴻書

卷一百六

志

有淵人亡珠于市於陵子過之而疑焉遂聽直於市長於陵子澤色亡與辯也市長投座起曰此於陵先生也天下所共與廉者今子獨穢及焉吾牀女尸巷術矣於陵子於是漂涕交臆怒不苟言市長曰夫貌不舉于知心神不抑于昧已固真人不爲世撼也今亡行亡敢謂知先生而廉先生彼淵人不足謂昧先生而盜先生然欣戚偈施庸有以邪於陵子感然曰夫木不戎乎斧斤而戎乎析械者爲身害小而名害大也今珠吾沒齒盜孰與廉吾百世盜邪蓋沒齒易盡百世亡忘亡忘誠所悲也市長曰夫行由表立名提景赴廉吳盜也於陵子

曰子不聞赫胥之上大道百行匹夫共而不有庖犧之下元風夏德至人有而不矜迫夫五帝鑒民心心自私于是盜德行于五品相委盜知術于蒙樸未開公輪巧而衆人愚雖朱明而天下替矣且其不近盜之日月而久盜之天地久不已也則聲盜之雷霆聲不已也則鬼盜之神明茲其情貌非古今所謂大盜邪今天下不幸而旅去其庶獨使大盜歸我哀微肩矣須更有拾遺者聞之以其珠詣市長市長曰於陵先生方悲盜廉也請子亡盜義我其敢盜能聽也哉

於陵子

鴻書

卷一百六

四

萬緡卒五千付兄要使錢與人流轉不息兄能之乎保然久之曰不能循王曰宜弟之不敢輕相授引也王嘗春日遊後園見一老卒臥日中王蹴之曰何慵眠如是卒起身請封曰無事可做只得慵眠王曰汝會做甚事對曰諸事事恍如同易之類亦粗能之王曰汝能回易吾以萬緡付汝何如對曰不足爲也王曰付汝五萬對曰亦不足爲也王曰汝需幾何對曰不能百萬亦五萬乃可耳王笑之予五十萬恣其所爲其人乃造巨極其華麗美矣能歌舞音樂者百餘人廣收綾錦玩珍嘉佳果及黃白之器素紫衣吏軒昂閑雅若書

司客將者十數輩卒徒百人樂飲逾月忽飄然浮海去
逾歲而歸珠犀香藥之外且得駿馬獲利幾十倍時諸
將皆缺馬惟循王得此馬軍容獨壯大喜問其何以致
此曰到海外諸國稱大宋回易使謁戎王醜以綾錦奇
玩爲招其貴近珍羞畢陳女樂迭奏其君臣大悅以名
馬易美女且爲治舟載馬以犀珠香藥易綾錦等物醜
遺甚厚是以獲利如此王咨嗟褒賞賜予優厚問能再
往乎對曰此戲也再往則敗矣願仍爲退卒老園中鳴
呼觀循王之兄與浮海之卒其智愚相去奚翅三十里
哉彼卒者頽然其寢苦塔花影之下而其胸中之智圓
轉恢奇迺如此則等而上之若伊呂管葛者世亦豈盡
無也哉特莫能識其人無繇試其蘊耳以一弊衣老卒
循王慨然捐五十萬緡畀之不問其出入此其意度之
弘固亦足以使之從容展布以盡其能矣勾踐以四
封之内外付種蠡漢高皇捐黃金四十萬斤於陳平由
此其推也蓋不知其人而輕任之與知其人而不能專
任皆不足以有功視其一往之後辭不復再又幾於知
進退存亡者異哉

鶴林玉露

第一百七卷

紀龐部十

補遺四

荒政

四秋

龍逢行誦

伊尹去夏

西伯聖人

九子母

奉三無私

保申之力

不敢飲羊

朝夕芻黍

厲叔死莒公

遺一枝梅

設桃具黍

無一人死

慶吊相隨

增損一字

上林十五池

五侯治喪

嚴君平註老子

交趾刺史

不死藥

鴻書

卷一百七目録

老小不堪

名亭星

天賜君策

安息太子

亂不可知

三具巨手

百行四教

何但上下床

旗鼓相當

不負東顧

罵爲貉子

表樹開道

二事敦世

求仁斯得

夏仲御

不敢負君王

失一老兵

桐郎東樹

誰復可者

一日之長

聽其軍號

陸君兄弟

崔彭善射

來和好相術

大燕龍興

鈎驚客

忍字爲上

造次不思

賦詩贈婢

百篇宮體

妾賦四愁詩

守義三人

金池龜

針疸

秀才學究

皇后手書

我明盛蹟

青鳥子

三百歲

天下第一

卜法天地

古伏龍地

修西方

青取於藍

十二備間

克殷大安

雲漢詩

徐浩論書

雉朝飛操

誠子書

比之龍象

聲如厲栗

小兒能誦

閱人爲世

貌可相易

鴻書

卷一百七目錄

七

劉氏鴻書一百七

明 宣城劉氏鴻書

太史湯齊刊 刪正

紀麗部十

補遺四

荒政十二 一曰散利貨謂糧食也 二曰薄征謂輕租稅
三曰緩刑四曰弛力謂息力役五曰舍禁注公無私禁
六曰去幾注去關市之征七曰省禮注謂省吉禮八曰
殺哀謂省凶禮九曰蕃樂注藏樂器不作十日多昏注
不備禮而昏娶十一曰索鬼神注求廢祀而修十二曰

鴻書

卷一百七

一

除盜賊注饑則多盜不可不去 周禮

賦耜鐵此之謂春之秋大夏且至絲續之所作此之謂
夏之秋而大秋成五穀之所會此之謂秋之秋大冬營
室中女事紡績緝縷之所作也此之謂冬之秋 管子
樂觀炮烙於瑤臺謂龍逢曰樂乎龍逢曰樂樂曰觀刑
曰樂何無惻怛之心焉逢曰天下苦之而君爲樂臣爲
君股肱孰有心悅而股肱不悅乎樂曰聽子諫諫得我
功之不能我刑三龍逢曰臣觀君見非見也見危石也
臣觀君履非履也履春水也未有冠危石而不壓踏春

水而不陷桀嘆曰子知我之亡而不自知亡子就炮烙之刑而觀于亡子不知我亡龍逢行歌曰造化勞我以生休我以炮烙乃赴火而死符子

夏人飲酒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和而歌曰盍歸於臺盍歸於臺上臺亦大矣故伊尹退而閑居深聽樂聲更曰覺今較今吾大命格今去不善曰就善何樂兮伊尹入告於桀曰大命之亡有日矣桀啞咲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也日亡吾亦亡矣是以伊尹遂去夏適湯尚書大傳

文王備修道德百姓親附文王有二子周公武王皆聖

鴻書

卷百七

二

補

是時崇侯虎與文王列爲諸侯德不及文王常嫉妬之乃諂文王於紂曰西伯昌聖人也長子發中子旦皆聖人也三聖合謀君其慮之乃囚文王於羑里將欲殺之於是文王四臣散宜生等周流海內經歷豐土得美女二人水中大貝白馬朱鬣以獻於紂陳於中庭紂立出西伯文王在羑里時演易八卦以六十四作變厄之辭困於石據於蒺藜乃申憤以作歌曰殷道溷濁浸濁煩兮朱紫相合不別分兮迷亂聲色信讒言兮炎炎之虐使我愆兮幽閉牢牢由其言兮違我四人憂勤勤兮羑里之母師者魯九子之寡母也臘日休家作者歲祀禮

事畢悉召諸子謂曰婦人之義非有大故不出夫家然吾父母家多幼稚歲時禮不理吾從汝調往監之諸子皆稽首唯諾又召諸婦曰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制之行少繫於父母長繫於夫老繫於子今諸子許我私家雖踰婦禮願與少子俱以備婦人出入之制諸婦其慎房戶之守吾夕而反於是使少子僕而歸列女傳

昔衛獻公出奔反國及郊將頒邑於從者而後入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勒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國而有私也無乃不可乎於是弗果頒又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三無私以勞天下禮記

鴻書

卷百七

主

禮

刑文王得茹黃之狗宛路之贈以田於雲夢三月不返得丹陽之姬暮年不聽朝保申曰先王以臣爲保今王暮年不聽朝王之罪當咎王休臣將咎王王曰敬諾保申束細箭五十跪而加之以背如此者再謂王曰起矣王曰有咎之名一也遂致之保申曰君子恥之小人痛之不變痛之何益保申趨出請死罪文王曰此不殺之過也保申何罪王乃殺茹黃之狗折宛路之贈於丹陽之姬兼國三十保申之力也呂氏春秋

初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制有慎潰氏者奢侈踰法魯之鬻六畜

者飾之以儲價及孔子之爲政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價賣羊豚者不加飾男女行者別其塗道不拾遺男尚忠信女尚貞順四方客至於邑者不求有司皆如歸焉

家語

楚子反攻秦軍絕糧使人請於王因問其母母問使者曰士卒無恙乎使者曰士卒分菽粒而食之又問將軍無恙乎對曰將軍朝夕芻豢秦梁子反破秦軍而歸母閉門不納使數之曰子不聞越王句踐之伐吳耶客有獻醇酒一器者王使人注上流使士卒飲下流味不加

鴻書

卷一百七

四

補

蒙而卒戰自五也異日又有獻一囊糧者菽粒而食之子獨朝夕芻豢何也

列女傳

杜厲叔事莒公自以爲不見知居於海上夏食菱芡冬食橡栗莒公有難將死之其友曰不知故去今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別也厲叔曰吾將以愧後世人主不知其臣者也

口口覽

越王使諸發執一枝梅遺梁王梁王之臣曰韓子願謂左右曰惡有以一枝梅以遺列國之君者乎請爲二三子慚之出謂諸發曰大王有命客冠則以禮見不冠則否諸發曰彼越亦天子之封也不得冀充之州乃處海

際之際而蛟龍又與我爭焉是以翦髮文身爛然成章以像龍子者將避水神也今大國其命冠則見不冠則否假令大國之使時過弊邑之君亦有命矣曰客必翦髮文身然後見之於大國何如意而安之願假冠以見意如不安願無變國俗梁王聞之被衣出見諸發乃逐韓子

說苑

孔子侍坐於魯哀公設桃具黍哀公曰請用仲尼先飯黍而後噉桃左右皆掩口失笑公曰黍者非飯之也以黍雪桃也仲尼對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先王以爲上盛果有六而桃爲下祭先王不得入於廟

鴻書

卷一百七

五

補

丘聞之也君子以賤雪貴不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蓏之下是侵上忽下也

韓子

陳無宇謂門客曰昔荆來伐無一人死何國之寡士也門客對曰君車衣文繡士不得以爲祿驚鴨有餘食士不足菽稗堂上有酒池士不得一嘗財者君所輕死者士所重若不以所輕與人而欲得人所重不亦難乎

蘇秦如齊見王拜而慶仰面弔齊王曰是何慶弔相隨而速速也蘇秦曰臣聞饑人之所以不食烏肉者以爲雖偷充腹而與死人同患也今燕雖弱小秦王之女婿天王利其十城而長與強秦爲仇今使弱燕爲鷹行而

強秦繼推其後是食烏喙之類 春秋後語

呂不韋為相秦國集諸儒使著其所聞為十二記八覽

六論合十餘萬言名為呂氏春秋暴之咸陽市門懸千金於其上有能增損一字者與之金時人無能增損說者以為非不能也蓋憚相國畏其勢耳然其書以道德為準酌以無為為紀綱忠義為品式以公方為檢式與孟軻孫卿相表裏也 太平御覽

漢上林有池十五所承露池昆靈池池中有倒披蓮連錢荇浮浪根菱天泉池上有連樓閣道中有紫宮戟子

池龍池魚池牟首池刺池菌鶴池西陂池當路池東陂

鴻書

卷一百七

木

池太一池牛首池積草池池中有珊瑚高丈二尺一本

三柯四百六十條尉佗所獻號曰烽火樹糜池舍利池

百子池七月七日臨百子池作於蘭樂樂畢以五色縷

相羈謂為相連愛 漢雜事

婁護字君卿是時王氏方盛賓客盈門五侯兄弟爭名

其客各有所厚唯護盡入其門咸得其懽心結士大夫

無所不傾其交長者尤見親敬眾以是服之與谷永俱

為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之筆札婁君卿之唇舌

母死送葬者致車二三千兩間里歌之曰五侯治喪婁

君卿時成都侯商為大司馬衛將軍欲候護其主簿諫

曰將軍至尊六宜入閭巷商不聽遂往至護家久住移時 漢書

嚴君平註老子其文奇世多未見如云肝膽為胡越眉目為齊楚又云生不枉神死不幽志又云天地億萬而道王之眾靈赫赫而天王之保者穴處而聖人王之羽者翔虛而神鳳王之毛者踞實而麒麟王之鱗者水居而神龍王之介者澤處而靈龜王之百川並流而江海王之又云言為禍匠默為害工進為妖式退為嬖容嘗鼎其鸞可知其味也 內苑醜醜

鴻書

卷一百七

七

補

漢武帝元鼎中開拓土境北開朔方南置交趾刺史建

安二年南陽張津為刺史交趾太守士燮表言伏見十

二州皆稱曰州而交獨為交趾刺史何天恩不平乎若

普天之下可為十二州者獨不可為十三州詔報聽許

拜津交州牧加以九錫彤弓彤矢禮樂征伐威震南夏

與中州方伯齊 交廣記

武帝好方士朔日陛下所使取神藥者皆天地之間藥

不能使人不死獨取死人藥天上藥能使人不死耳上

曰天何可至朔日臣能上天既辭去出殿門復還曰今

臣上天似謾誕者願得一人為信驗上即遣方士與朔

俱期三十日而返朔等辭而行日日過諸侯傳飲方士

晝臥朔遽呼之曰若極久不應我何耶今者屬從天上
來方士大驚乃具以聞上問朔朔曰誦天上之物不可
稱原上以爲面欺詔朔下獄問之左右方提去朔啼泣
對曰使須幾死者再上曰何也朔對曰天公問臣下方
人何衣臣對曰衣蟲蟲何若臣對曰蟲喙頗類馬色
邠邠類虎天公大怒以臣爲慢使使下問還報名曰鶩
天公乃出臣今陛下苟以爲詐願使人上天問之上大
驚曰善欲以喻我止方士也

東方朔傳

周舉遷并州刺史太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
忌之禁至其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舉移書於子推廟

鴻書

卷百七

人

鴻

曰春中寒食一月老小不堪今則三日而已

後漢書

王莽地皇三年十一月有星孛於張東南行五日不見
字星者惡氣所生爲兵亂又慘然雲焉兵之類也故名
之曰孛孛之爲名猶有所傷害有所妨蔽或謂之彗星
所以除穢而布新也張爲周地星孛十張東南行卽翼
輔之分翼爲楚楚地將有兵亂後一年正月光武起兵
舂陵都雒居周地除穢布新之象也

續漢書天文志

後漢何敞祖父比干字少卿經明行修爲汝陰縣獄吏
決曹掾平活數千人淮陰號曰何公征和三年三月天
大陰而比干在家日中夢負責客車騎滿門覺以語妻

語未竟而門有老嫗八十餘頭白求寄避雨雨甚而衣
履不沾漬雨止遂謂比干曰公有陰德今天賜君策以
廣公之子孫因出懷中符策狀如簡長九寸凡九百九
十枚以授比干曰子孫佩印綬者如此筭比干年五十
八有六男又生三子本始元年自汝陰徙平陵代爲名
族

太平御覽

安清字世高安息國王正后之太子也幼以孝行見稱
雖居家而奉戒精峻王薨便嗣父位乃深唯苦空散離
形器行服既畢遂讓國與叔出家修道博覽經藏而遊
方弘化遍歷諸國以漢桓帝之初始到中夏多有神通

鴻書

卷百七

人

鴻

世莫能量自稱先身已經出家有一同學多瞋分衛值
施主不稱每輒懟恨高屢加訶諫終不悛改如二十餘
年乃與同學辭訣云卿明經樂勤不生善後然性多恚
怒命過當受惡形我若得道必當相度既而靈帝之末
振錫江南云我當過廬山度昔同學行達邠亭湖朝此
廟舊有威靈商旅祈禱乃分風上下各無留滯嘗有乞
神竹竟未許輒舫卽履沒竹還本處自是舟人敬憚莫
不懾影時商旅三十餘船奉牲請福神迺降祝曰舫自
沙門可便呼上客咸驚愕請入廟神告高曰昔吾外
國與子俱出家學道好行布施而性多瞋怒今爲邠亭

廟神週迴千里並無所治以布施故珍玩甚豐以瞋恚故墮此神報今見同學悲欣何言壽盡旦夕而醜形長大若於此捨命穢汚江湖當渡山西還中此身滅後恐墮地獄吾有絹千疋并雜寶物可以立法營塔使生善處也高曰故來相度何不出形神曰形甚醜異衆人必懼高曰但出衆不怪也神從床後出頭乃是大蟒不知尾之長短至高膝邊高向之梵語數番贊咀數通蟒悲淚如雨須臾還隱高即取絹物辭別而去舟侶颺帆蟒復出身登山而望衆人舉手然後乃滅倏忽之頃便達豫章即以廟物爲造東寺高去後暮有一少年上船長

鴻書

卷一百七

十

補

跪高前受其呪願忽然不見高謂船人曰向之少年即却亭廟神也得離惡形矣高僧傳

五鳳中濟北王終吉所愛奴與八子及諸御妾爲姦終吉與共被席或晝日使裸伏犬馬交接終吉親觀產子輒曰亂不可知丞相御史奏終吉位諸侯王以置八子秩比六百石所以廣嗣重祖而終吉禽獸行亂悖逆人倫請削四縣漢書

韋誕奏蔡邕自矜能兼斯善之法非流執素不妄下筆夫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罔張芝筆古伯紙及臣黑皆古法兼此三具又得巨手然後可以盡經文之勢方寸

之言 三輔決錄

丈夫百行以功補過婦人四教以備爲成婦德闕則仁義廢矣婦言虧則辭令慢矣婦工簡則織紉荒矣是以禮有功宮室之教詩有牖下蘋藻之莫然後家道諧克儀表則見於內若夫麗色妖容高才美辭貌足傾城言以亂國此乃蘭形棘心玉曜九質在邦必危在家必亡魏程曉女典

陳登字元龍許汜與劉備並在荊州牧劉表坐汜曰陳元龍河海之士豪氣不除備問汜君言豪事有耶汜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元龍無主客之意不相與語自

鴻書

卷一百七

十

補

上床臥使客臥下床備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帝王失所望君憂國忘家有濟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所采是元龍所諱何緣當與君語如小人欲臥百尺樓上臥君於地下臥何但上下床之間耶表大笑魏志管輅父爲瑯琊卽丘長輅時年十五瑯琊太守單子春雅有才度聞輅一時之俊欲得相見輅父卽遣輅造之大會賓客百餘人坐上有能言之士輅問子春府君多嘉賓有雄貴之姿輅既年少膽志未剛若欲相觀懼失精神先飲清酒三升然後言之子春大喜便酌三升酒獨使飲之酒盡問子春今欲與輅爲對者府君耶四坐

之士耶子春曰吾自欲與卿旗鼓相當輅言始讀詩論
易本學問微淺未能上引聖人之道陳周漢之事但論
金木水火鬼神之情耳子春言此最難者而卿以爲易
耶於是唱大論之端遂造陰陽文彩泛流枝葉橫生少
引聖藉多發天然子春及衆士互相攻劫論難風起而
輅人人荅對言皆有餘至日向暮酒食不行於是發聲
徐州號爲神童又冀州刺史裴徽徵輅爲文學從事相
見親輅終日不覺罷倦再相見轉爲治中四相見轉爲
別駕前至十月舉爲秀才

管輅別傳

費禕使吳孫權每別酌好酒以飲禕視其已醉然後問

鴻書

卷一百七

主

補

以國事并論當世之務辭難累至禕輒辭以醉退而撰
次所問事事條荅無所遺失權乃以手中嘗所執寶刀
贈之禕荅曰臣不才何以堪明命然刀所以討不庭禁
暴亂者也但願大王勉建功業同獎漢室臣雖閭弱終
不負東顧

費禕別傳

孫秀降晉武帝庠存寵之妻以姨妹蒯氏室家甚穆妻
嘗如秀乃罵爲貉子秀大不平之遂出不復入蒯氏自
悔責請救於帝時大赦羣臣咸見既出帝獨留秀從容
語曰天下曠蕩蒯夫人可得從其例不秀免冠謝遂爲
夫婦如初

郭子

杜預遺令曰吾往爲臺郎嘗以公事使過密縣刑山山
上有冢云是鄭大夫祭仲或云子產其冢居山之頂四
望周遠山多美石不用必集洧水自然文石以爲冢藏
貴不勞工巧而此石不入世用吾去春入朝自表營洛
陽城東爲將來兆雖未足比刑山然東奉二陵西瞻宮
闕南觀伊洛北望夷叔曠然遠覽情之所安故遂表樹
開道爲一定之制至時當用洛水圓石也

臧榮緒晉書

向雄經事鍾會會誅後雄收殮營葬晉文王召雄責之
曰往者王經之歿卿哭於東市我不問也今鍾會作逆
又輟收葬若復相容如王法何雄對曰昔先生掩骼埋

鴻書

卷一百七

主

晉仁流枯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今王誅既加於法已
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何必使雄違生背死以立於
時殿下讐枯骨以爲將來仁賢之資乎晉王稱善柳仲
卿先爲牛奇章辟客衛公知其無私奏爲京尹仲卿謝
曰仰報盛德敢不如奇章大中朝李氏無祿仕者仲卿
領鹽鐵特取衛公兄子從質爲推官知蘇州院令以祿
利贍南宅時令狐綯爲宰相不悅仲卿與綯書曰任安
不去嘗自愧於昔人吳詠自裁亦何施於今日李太尉
受責既久其家已空遂絕蒸嘗誠深痛惻綯深歎美卽
與從質正官夫二賢之言理既順正辭亦暢達能使怒

者忘怨且厚誼高致自能感悟世人彼雖有思好倘遇
嫌忌遠自遜避背德忘有亦所不惜用情厚薄豈不徑
庭存此二事以敦世風

錄林子

陳業少特操沛國桓儼當世英俊避地會稽聞業高節
欲與相見終不獲後儼浮海南入交州臨去遺書與業
曰不因行李以係山陰白樓日從容養高動靜履直季
世多艱爰適樂土聞高風饑渴語言知乃深隱邈然終
時求仁斯得勤而無憾齊蹤古賢何其優哉

會稽典錄

鴻書

卷一百七

古

御時在舡中曝所市藥雖見此輩穩坐不搖賈公望見
之深奇其節願相與語此人有心膽有似冀軼走問舡
中安坐者爲誰仲御不應重問徐乃荅曰會稽北海間
民夏仲御

仲御別傳

王長文元康初試守江源令縣收得盜馬賊及發塚賊
長文引前誘慰時遇臘晦皆遣歸家獄先有繫囚亦遣
之謂曰教化不厚使汝等如此長文過也蜡節慶祚歸
就汝上下善相歡樂過節來還當爲汝思他理羣吏惶
賊爭請不許尋有赦令無不感恩所省人誓不爲惡曰
不收負王君也

華陽志

謝奕與桓溫善溫辟爲安西司馬奕每因酒無復朝廷
禮常逼溫飲溫走入南康主門避之王曰君若無狂司
馬我何由得相見奕遂携酒就廳事引溫一兵帥共飲
日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所怪溫不之責

晉書

騫保至檀丘塢上北樓宿暮鼓二中有人着黃練單衣
白帻將人持炬火上樓保懼藏壁中須臾有二婢上帳
使迎一女子上與白帻人入帳宿未明白帻輒先去保
因入帳中持女子問向去者誰荅曰桐郎道東廟樹是
也至暮二更桐郎復來保乃砵取之縛着樓柱明日視
之形如人長三尺餘檻送詣丞相渡江未半風浪起桐

鴻書

卷一百七

五

郎得投入水風波乃息

桓台之志怪

欄衡建安初自荊州北遊許都書一刺懷之漫滅而無
所遇或問之曰何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衡曰卿欲
使我從屠沽兒輩耶又問曰當今復誰可者衡曰大兒
孔文舉小兒楊德祖又問荀令君趙孟嘉皆足蓋世乎
衡見荀有容儀趙有腹乃荅曰文若可借面吊喪雅長
可使監厨請客其意以爲荀但有貌趙徒啖肉也

典異

領邵嘗與龐士元宿問曰子名知人吾與足下孰愈元
曰陶冶世俗與時浮沉吾不如子論王伯之餘策覽倚
伏之要害吾似分一日之長

三國典畧

東魏大將齊神武率兵趣沙苑面魏大將周文帝遣達奚武覘之武從三騎皆衣敵人衣服至日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者往往撻之具知敵之情狀以告周文帝齊斛律光字明月爲當時名將後周將韋孝寬守玉壁忌光英勇孝寬參軍曲巖頗知卜筮謂孝寬曰來年齊朝必大相殺戮孝寬因令巖作謠言令間諜漏其文於鄴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樹樹不扶自豎祖珽因續之曰盲老翁背上下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令小兒歌之於路穆婆提聞之以告其母陸令萱令

鴻書

卷百七

十六

宜以饒舌斥已也盲老翁謂祖珽也遂相與協謀以誑言啓後主誅光周武帝聞之遂大赦境內始有滅齊之志竟平其國杜氏通典

成都王穎禦長沙王又於建春門陸機敗遁走穎誅機及弟雲夷三族機吳人而在寵族之上人多惡之成都王嬖人孟玖素不快於雪及機建春門之敗機衆多喪牽秀諂之於穎言機持兩端孟玖復構之於內使牽秀斬機初機之專征請孫承爲後軍司馬至是收承下獄考梲數百兩裸骨見終言機冤吏知承義烈謂承曰二陸之痛誰不知枉君何不愛身承仰天曰陸君兄弟世

之奇士有顧於吾吾危不能濟死復相誣非吾徒也乃夷三族承門人費慈自詣穎明承之冤承喻之曰吾唯不負二陸死自吾分卿何爲爾邪慈曰僕又安負君而求生乎固明承冤玖又疾之亦并見害三十國春秋

崔彭善射達頭可汗遣使上曰請得崔將軍一與相見上曰此必善射聞于虜達所以求請耳遂遣之及至匈奴中可汗召善射者數十人因擲肉於野以集禽遺其善射者射之多不中復請彭射之連發數矢皆應弦而落突厥相顧莫不嘆服可汗留彭不遣百餘日上賂贈綵然後得歸又曰長孫晟引啟民可汗歸附賜射于武

鴻書

卷百七

十七

安殿選善射者十二人分爲兩朋啟民曰臣由長孫大使見得天子今日賜射願入其朋許之給晨箭六雙發皆入鹿啟民朋竟勝時有鳶羣飛上曰公善彈爲我取之一發俱中應丸而落是日百官獲養晨獨居多隋書來和好相術高祖徵時來詣和相和待人去和謂高祖曰公當王有四海又爲丞相拜儀同既受禪進爵爲子開皇末和上表自陳曰臣早奉龍顏自代天和三年已來數蒙陛下顧問當時具言至尊膺國受命光宅區宇此乃天授非由人事所及臣無勞効坐致五品二十餘年臣是何人敢不慚愧愚臣不任區區之至謹錄龍潛

之時臣有所言一得書之秘府死無所恨昔陛下在周嘗與實容之語臣曰我聞有行聲卽識其人臣當時卽言公眼如曙星無所不照當王有天下願忍誅殺建德四年五月周武帝在雲陽宮謂臣曰諸公皆汝所識隋公相祿何如臣報武帝曰隋公止是守節人可鎮一方若爲將領陣無不破臣卽與宮東南奏聞陛下謂臣此語不忘明年烏九軌言於武帝曰隋公非人臣帝尋以問臣臣知帝有疑臣詭說曰是卽臣更無異相于時王誼梁光等知臣此語大象二年五月至尊從永巷東門入臣在永巷門東北面又問臣曰我得無災障不臣奏陛下曰骨法氣色相應天命已有付囑未幾遂總百揆上覽之大悅進位開府賜物五百段米三百石地十頃

慕容雋時燕巢千雋正陽殿之西椒生雛三頂上豎毛凡城獻異鳥五色成章雋謂羣僚曰是何祥也咸稱燕者燕鳥也尾有毛冠者言大燕龍興冠通天冕章甫之象也巢正陽西椒者言至尊臨軒朝萬國之徵也三子者數應三統之驗也神鳥五色言聖朝將雜五行之錄以御四海者也雋覽之大悅

晉書載記

王嚴光有才不達自號釣鰲客巡遊都邑求麻鐵之資

以造釣具有不應者輒錄姓名至篋中曰下釣時取此等像漢爲餌其狂誕類此張祐謁李紳亦稱釣鰲客李怒曰旣解釣鰲以何爲竿曰以虹爲竿以何爲釣曰以日月爲釣以何爲餌曰以短李相爲餌紳默然厚贈之

談苑

光祿卿王守和未嘗與人有爭嘗於案几間大書忍字至於悻悻之屬以繡畫爲之明皇知其姓字非時引對問曰卿名守和已知不爭好書忍字尤見用心奏曰臣聞堅而必斷剛則必折萬事之中忍字爲上帝曰善賜帛以旌之

大實遺事

貞觀中桂州都督李弘節以清慎聞身歿之後其家賣珠上聞上乃宣言於朝曰此人生時宰相言其清白今日旣然所舉者豈得無罪必可理之不可捨也魏徵諫曰陛下言此人不清未見受財之所聞其賣珠將罪舉者臣不知所謂自聖朝以來爲國盡忠清貞自守終始不渝者屈突通張道源而已通子三人未選共有一疋羸馬道源兒子不能存立未見一言采之今弘節爲國立功前後大蒙賞賚居官終歿不言貪殘妻子賣珠未爲有罪審其清者無所存問疑其濁者傍舉罪人雖疾惡情深實以好善不篤臣竊思度未見其可恐有識聞

之必生橫議伏惟再思上撫掌曰造次不思遂有此語
方知談不容易

唐書

郭暖宴客有婢鏡兒善彈箏姿色絕代李端在坐時竊
寓目屬意甚深暖覺之曰李生能以彈箏爲題賦詩娛
客吾當不惜此女李卽席口號曰鳴箏金粟柱素手玉
房前欲得周郎顧時時誤拂絃暖大稱善徹席上金玉
酒器并以鏡兒贈李

虛樓續本事詩

吳士孫發嘗舉百篇科故皮日休贈以詩云百篇宮體
喧金屋一日官銜下玉除陸龜蒙亦有云直應天授與
詩情百詠惟消一日成其見推於當時如此此科不知

鴻書

卷一百七

上

創於何代宋初亦無定制惟求應者卽命試太平興國
五年有趙昌國願試此科帝御殿出四句詩爲題詩云
松風雪月天花竹鶴雲烟詩酒春池雨山僧道柳泉每
題五篇篇四韻至晚僅成十首方欲激勵後學特賜及
第仍詔今後應此科者約此題爲式

中吳紀聞

劉禹錫有妾甚麗李逢吉強取之他妾擬作四愁詩警
句有得意紫鸞休舞鏡能言青鳥罷銜錢金盆已覆難
收水玉軫長拋不續絃又買咲樹邊花已老畫眉窓下
月猶殘又三山不見海沉沈豈有仙蹤更可尋青鳥去
時雲路斷姮娥歸處月宮深紗窓遙想春相憶書幌誰

憐夜恨吟料得秋來天上月只應偏照兩人心

本事詩

黃巢陷長安內外隔絕京師積糧尚多巧工劉萬餘樂
工鄧慢兒角觚者摘星胡地來生者竊相謂曰大寇所
向無敵京城糧貯甚多雖諸道不貢內物不入而支持
之力數年未盡吾徒受國恩深志效忠赤而飛鼠無門
皆爲逆黨所使吾將貢策請竭其糧不一二年可自敗
亡矣萬餘因從容謂巢曰長安苑囿城隍不啻百里若
外兵來逼須有備禦不爾固守爲難巢喜卽日選召丁
夫各十萬人築城日計支米四千石錢八千貫歲餘功
不輟太倉米竭剝榆皮以充饔餼城竟不就萬餘懼賊

鴻書

卷一百七

下

覺其機出投河陽經年病卒鄧慢兒善琵琶巢頗狎之
因炙其右手託以風發終不爲彈一日謂其友曰吾聞
忠節之士有死而已吾頗爲大寇所逼終不能爲之屈
節奏曲今日見召吾當就死與妻兒訣別遂入見巢巢
促令一彈琵琶曰某出身名役朱紫之服皆唐天子所
賜固不忍負前朝之恩以此樂樂他人也巢大怒斬之
屠其家摘星胡弟善射發無不中渭橋爲官軍所奪巢
親領兵禦之旣至橋命來生引射凡十數發而不中巢
詰之對曰聖唐兵士非親卽故故不中爾巢怒亦殺之
小人中乃有守義如此三人者而萬餘設計尤深可謂

忠矣蓋唐諸君素好遊宴此輩蒙恩頗多故亦感恩知報雷海青輩不得專美於前矣錄異記

宋太祖時或詣司天監苗光裔卜苗布策成卦曰當遷徙問損人丁否曰無害又一人占如前又一人占亦如前苗疑之起執其裾問為何物其人不得已對曰我金池中龜也前二人吾祖若父也今朝廷廣池且及吾穴恐見殺故來問耳苗釋之即以表開已而掘池得龜數十萬下令不得傷一龜悉輦送他水葺心遠云或謂物之靈無如龜故決嫌疑定猶豫必問之龜今禍福休咎龜不自知又決之人人靈乎龜靈乎吟嘯集

鴻書

卷二百七

二十二

徐嗣伯春月出戲聞草屋中有呻吟聲嗣伯曰此病甚重更一日不療必死乃往視見一老姥稱體痛而處處有鱖黑無數嗣伯還煮斗餘湯送令服之訖痛熱愈甚跳投狀者無數須臾所鱖處皆投出長寸許乃以膏塗諸瘡口三日而復云此名針疸也太平御覽

王荆公以科舉暮年乃覺其失曰欲變學究爲秀才不謂變秀才爲學究也蓋舉子專誦王氏章句而不解義正如學究誦註疏爾教坊雜戲亦曰學詩於陸農師學易於龔深之蓋識士之寡聞也王無咎黎宗孟皆爲王氏學世謂黎爲模畫手一點一畫不出前人王爲轉般

倉致無贏餘但有所欠以其因人成能無自得也後山談叢

宋高宗名構徽宗第九子乘時踐位皇后手書告中外略曰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世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舊服漢家之危十世宜光武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尚在茲乃天意夫豈人爲遂南渡都臨安年號建炎紹興在位三十六年後元滅之共七主一百五十年千古一覽

我明太祖高皇帝天命真人興於濠上豪傑貔貅之徒攀龍附鳳一馳而金陵定再發而偽漢平左麾而肅清三吳右指而登有中土順帝夜逃於沙漠燕雲悉入於

鴻書

卷二百七

三十一

版圖代蜀而明昇受降代滇而梁王授首自是而皇王之業復完正統之傳再續按帝狀貌異常龍瞳鳳目以淮右布衣託跡皇覺下蛟伽藍而起義旅首入濠城遂握郭元帥之兵柄首定太平次居建業聲興丕基世號洪武自戊申至壬午計在位三十五年如宋濂王禕陶安章溢劉基諸人腹簡五經言稱百代才本王佐學爲帝師直氣吐而星斗寒忠言進而金石裂與徐達諸虎臣並稱一時文武之選初滁陽王謂李善長等曰朱公子仁文英武可共謀翊衛以定天下遂起兵離采石磯直抵太平太祖曰吾得太平爲根本天下不足平也

因訪陶安曰目今羣雄四起海宇未分將何以爲治平之策安曰金陵古帝王之都虎踞龍蟠限以長江大險據其形勝以臨四方何向不克此天所以資助明公也遂命達等起兵誅陳也先取金陵時陳友諒殺徐壽輝據江州稱帝張士誠據高郵都蘇州稱王方谷珍據浙胡王珍據成都陳友定據福州何真據廣東劉益據遼東皆次第滅之然其躡蹠羣雄必先漢後吳者誠恐二國接壤交結故欲剪漢之羽翼先遣耿炳文守長興吳良守江陰使吳人不敢西向無內顧之憂然後得以壓偽漢而懾之漢既滅而併力向吳金魚龍鳥何所假息

鴻書

卷二百七

二十四

此聖祖所爲神筭也 帝有漢高大度甫登大寶卽祀尼父以培道脉建大本以訓儲貳封同姓以固諸藩賜鐵券以報勲戚且文成頃刻制協典謨實訓實錄永爲金匱石室之藏甘露慶雲具見敬天勤民之實真所謂得國之正功高萬古獨秉全智家法嚴而兵政有統哉但殺戮無辜不無感傷元氣耳 又帝尊號未上卽建宋社以重邦本大功未就先設庠序以隆教化舉鴻儒以置帷幄求遺書以備省覽宮禁有關雎之美宗藩有行葦之親南郊以祀天地紀元以統曆數祀神則功臣帝王而五岳四瀆之封盡革取士則經書性理而諸子

百家之陋悉釐嚴善惡則有大誥三篇明功罪則有大明一律定官職而上下大小相屬備儀制而尊卑貴賤相安重農事則歲時有種桑之法歲暮有給鹽之惠訓官僚則都督有五事之規御史有九節之諭固邊圉則嚴陝西甲冑之修塞河南城池之險制外夷則責安南方物之貢抑高麗請謚之失文官不許公侯貴戚不預政事藩鎮不許擅殺官軍不許擅調宮殿成疏大學衍義之言絹經營稼穡之事罪人得毀陳氏縷金之牀碎元人水晶之漏他如服舍之制器用之宜三代之樂五方之音真備帝王之所未備行書葬之所未行者也

鴻書

卷一百一

二十五

青烏子稱山望之如卻月形或如覆舟葬之出富貴山望之如雞栖葬之滅門山有重疊望之如鼓吹樓葬之連州二千石 相冢書

黃帝少典之子姬姓也生于壽丘長于姬水有聖德受國於有熊居軒轅之丘故因以爲名以土德王有妃生二十五子在位百年而崩年百一十歲或傳以爲仙或言壽三百歲故宰我疑以問孔子孔子曰人賴其利百年而崩人畏其神百年而人用其教百年而後故曰三百年 帝王世紀

監書內酒端硯洛陽花建州茶蜀錦定蕘浙漆吳紙晉
銅西馬東絹犂丹鞍夏國劍高麗祕色興化軍子魚福
州荔眼温州柑臨江黃雀江陰縣河豚金山鹹鼓簡寂
觀苦荀東華門陝右兵福建秀才大江以南士大
夫江西湖外長老京師婦人皆爲天下第一他處雖放
之終不及袖中錦

卜者以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旋式正基
而後言天地利害事之成敗若先王定國必先龜筮日
月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
育之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爲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

鴻書

卷二百七

三十

治句踐放文王八卦以破敵國霸天下史記

金陵古名之爲伏龍之地句曲山秦時爲句金之壇懷
以積金山得名山生黃金漢靈帝詔採句曲之金以充
武庫孫權遣宿衛人採金屯伏龍之地因改名金陵陶
洪景云大茅山尚有數坑名金井山之近東諸處碎石
往往皆有金砂眞語又云水色白都不學道飲此水亦
令人壽亦津液之所溉耶眞語

修西方第一要發信心信得實有是處實有是理方可
往生故雖一生勤行苦行受諸波羅提木叉毘尼藏而
加之以伽陀作陀那鉢底臨終之時一念猶豫卽入底

栗車泥梨迦道雖一生滯于濁蓋作阿僧祇黑業臨終
之時生一念信堅如金剛不可移易則能往生向之黑
業如水遇火不能爲累故第一要發信心也註云波羅
提木叉戒也毘尼藏律也伽陀諷誦也陀那鉢底施主
也底栗車畜生也泥梨迦地獄也阿僧祇無數也安養記
學不可以已矣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冰生於水而寒

於水其直中繩以爲一其曲中規操使之然也是故不
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淵不知地之厚也不聞
先王之道不知學問之大也孔子曰吾終日思之不如
須臾之學吾嘗岐而望矣不如升高之博見也升高而

鴻書

卷一百七

三十

招臂非加長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而聞者速
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川蛟
龍生焉是故不積跬步無以致千里不積水流無以成
江海大戴禮

柳偃年十二見梁武帝帝問讀何書對曰尚書又問有
何句美對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蘇世長十歲上書周
武帝帝問讀何書對曰治孝經論語帝曰何言可道曰
爲國不侮鰥寡爲政以德溫公曰夫人當孫提相聚嬉
戲曾隊負之不殊也及年至十一三頭角稍相踈矣乃
於此時卽能誦誦典籍譯其義進趨嚴廊之間雍容

苔間之際且能勉君以德爲政與夫愛民之事雖碩學宿儒之對不是過也自古能以幼慧聞者多矣未有如二子之言爲可用也回視世上兒子豈不徒紛紛乎史諸

樂稽耀嘉曰武王承命與師誅于商萬國咸喜軍渡孟津前歌後舞克殷之後民乃大安家給人足酌酒鬱播太平御覽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真我聽早既太甚蘊隆蟲蟲不珍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其瘞靡神

湯書

卷一百七

壬九

不宗早既太甚滌滌山川旱魃爲虐如惓如焚我心痺暑憂心如熏毛詩

徐浩論書曰初學之際宜先筋骨筋骨不立肉何所附用筆之勢特須藏鋒鋒若不藏字則有病病且未去能何有焉字不欲疎亦不欲密亦不欲大亦不欲小小長令大大感令小疎肥令密瘦令疎斯其大經矣筆不欲捷亦不欲徐亦不欲平亦不欲側墜不令平峻不使傾捷則須定徐則須利如此則其大較矣太平御覽

楊雄琴清英曰姪朝飛操者衛女傳母所作也衛侯女嫁於齊太子中道太子死聞傳母曰何如傳母曰且往

當喪哀畢不肯歸終之以死傳母悔之取女所自操琴於冢上鼓之忽有二雉俱出墓中傳母撫雌雉曰安果爲雉耶言未卒俱飛而起忽然不見傳母悲痛援琴作操故曰朝飛琴操曰齊犢沐子年七十無妻出見飛雉雌雄相隨感之撫琴而歌曰雉朝飛鳴相和雌雄羣遊於山阿太平御覽

少受先君之教能言之年便召以典文年九歲便誨以詩書然尚猶無鄉人之稱無清異之名今之職位謬恩之加耳非吾力所能致也吾不如先君遠矣汝等復不如吾諮度弘偉恐汝兄弟未之能也奇異獨達察汝

湯書

卷一百七

壬九

等將無分也恭爲德首慎爲行基願汝等言則忠信行則篤敬無口許人以財無傳不經之語聞聽毀譽之語聞人之過耳可得受口不得宣思而後動若言行無信身受大謗自入刑論豈復惜汝耻及祖考思乃父言纂乃父教各諷誦之羊祜誡子書

達磨傳曰波羅提法中龍象按智度論曰龍象言其力大水行中龍力大陸行中象力大故負荷大法者比之象龍傳燈錄

楊用脩曰諺語云三九二十七鰲頭吹厥果言冬至後寒風吹鰲落有聲如厥果也合於莊子萬數怒號之說

而可以爲幽風一之日感發之解矣賈人之鐸可以諸
黃鍾田夫之諺而契周公之詩信乎六律之音出於天
籟五性之文發於天章有不待思索勉強者此非自然
之詩乎代辭編

釋慧恭者益州成都人也與同寺慧遠結契勤學遠直
詣長安恭往荆陽訪遠從江左來還二人相遇欣然共
敘別離三十餘年同宿數夜遠言談泉湧恭竟無所道
遠問恭曰離別多時今得相見慶此歡會伊何可論但
覺仁者無所說將無所說得也恭對曰爲性闇劣無所
解遠曰大無所解可不誦得一部經乎恭曰唯誦得觀

鴻書

卷一百七

幸

世音經一卷遠厲聲曰觀世音爲小兒皆能誦之何煩
大汝許人且往者童子出家與遠立誓望登道果豈復
三十餘年唯誦一卷經如指大是非闇鈍懶惰所爲請
與斷交願法師早去毋增遠之煩惱也恭曰經卷雖小
佛口所當尊敬者得無量福輕慢者得無量罪仰願暫
息瞋心當爲法師誦一遍卽與長別遠大笑曰觀世音
經是法華普門品遂講數百遍如何欲開人耳乎恭曰
外書云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但至心聽佛語豈得以人
弁法乃於庭前結壇壇中安高祖座繞壇數匝頂禮昇
高座遠不得已於簷下據胡牀坐聽恭發聲唱經題異

香氣氤氳滿房宇及入經文天上作樂雨四種花樂則
嘹亮振空花則霏霏滿地誦經訖下座自爲解座梵訖
花樂方歇慧遠接足頂禮淚下交流謝曰慧遠晁穢死
尸敢行天○日之下乞賜覽留仰聞教誨恭曰非恭所
能諸佛力耳卽拂衣長揖治流而去續高僧傳

今世之士其無幸歟川閱水以成川世閱人而爲世河
之下龍門也疾如箭之脫筈人壽幾何而期以有待也
治古之時積美於躬如膚革之就充惟恐其不脩弗憂
於無聞如擊枹鼓鐘其傳以四達釋如也今則不然荒
廢怒號而獨秀者先隕霜露宵零而朱草立槁燹市之

鴻書

卷一百七

幸

徒又從而媒孽以髡搖之是以萌意於方寸未有毫分
也而觸機猝展布其四體未有以爲容也而得拱桔懷
抱其一槩之操泯泯默默而願有以試也而漫漫之長
夜特未旦也疾雷破山澍雨如霆雞暗於時而失其所
以爲司晨也人壽幾何而期以有待也今世之士其無
幸歟子華子

子思適齊齊君之嬖臣美鬚眉立乎側齊君指之而笑
且言曰假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之鬚眉於先生也子
思曰非所願也所願者唯君脩禮義富百姓而後得寄
帑於君之境內從穢負之列其庸多矣若無此鬚眉非

伋所病也昔堯身脩十尺肩乃八彩實聖舜身脩八尺
有奇面頰無毛亦聖禹湯文武及周公勤思勞體或折
臂望視或禿髡背僂亦聖不以鬚眉美鬣爲稱也人之
賢聖在德豈在貌乎且吾性無鬚眉而天下王侯不以
此損其敬由是言之伋徒患德之不邵美也不病毛髮
之不茂也孔叢子

湯書

卷一百七

三十一

終

第一百八卷

紀龐部十一

補遺五

渾天儀

道在尿溺

心鑑

太公餘智

諾臯記序

偈上偈下

東閭子

東丹王

桀力紂勇

盜賊義士

趙子柴子

蕭奴郭童

誰定吾文

馬援好騎

禁上書

辨妖

象泣

撰志

妾崇

唐宗玄

譏護人

湯書

卷一百八

下

三泐法

皇帝救得

草詔

萬花會

書謗

鶴生卵

巢居穴處

非君命不可

斧廟九事

高源孝子

廷杖

髑髏王

元伐改元

元代亂興

靈芝誦

卜誌公塚

延民圖女

平處州寇

勦蜀盜

侯端

劉鐵漢

回生

廣中賊

吳人尚奢

文士仙去

嘉謨審識

劉氏鴻書卷之一百八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紀庵部 十乙

補遺 五

葛洪曰渾天儀注云天如雞子白地如雞子黃浮居於天內天大而地小表裏有水天地各隨氣而立載水而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中分之則半覆地上半繞地下故二十八宿半見半隱天轉如車轂之運也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載地者也天之出

鴻書

卷一百八

入行于水中爲的然矣今視諸星出於東者初但去地少許爾漸而西行先經東上後遂西轉而下焉不旁旋也其先在西之星亦稍下而沒無北轉者日之出入亦然今日出於東冉冉轉上及其入西亦復漸漸稍下都不繞地北去則渾天之體信不誣矣劉仕義曰天地有物之大者也天體應有軀殼內外皆水有通竅焉然則天之外水矣其必復有天乎不知如此天者凡幾也天之外水矣其必有窮際乎不知窮際之外又何物也推論至此七聖皆迷 新知錄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

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甕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狶也每下愈況 南華真經

鑑者心也心蔽吉凶者靈鬼攝之心蔽男女者淫鬼攝之心蔽幽憂者沉鬼攝之心蔽放逸者狂鬼攝之心蔽盟詛者奇鬼攝之心蔽藥餌者物鬼攝之如是之鬼或以陰爲身或以幽爲身或以風爲身或以氣爲身或以土偶爲身或以彩畫爲身或以老畜爲身或以敗器爲身彼以其精此以其精兩精相搏則神應之爲鬼所攝

鴻書

卷一百八

者或解奇事或解異事或解瑞事其人傲然不曰鬼於躬惟曰道於躬久之或死木或死金或死繩或死井惟聖人能神神而不神於神役萬物而執其機可以會之可以散之可以禦之日應萬物其心寂然 五鑑篇

太公田不足以償種漁不足以償網治天下有餘智文公種米曾子駕羊孫叔敖相楚三年不知軼在衡後務大者固忘小智伯厨人忘炙選而知之韓魏反而不知邯鄲子陽園人忘桃而知之其亡也不知務小者亦忘大也 劉向雜言

段少卿諾臯記序云聖人定璇璣之式周禮立巫祝之

官考乎十輝之祥正乎九黎之亂當有道之日鬼不傷人在觀德之時神無乏主若列子言竈下之駒掇莊叟說戶下之雷霆楚莊爭隨兇而禍移齊桓親委蛇而病愈諸阜記序

管仲父出朱蓋青衣而歸庭有陳鼎家有三歸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僞上孫叔敖相楚棧車牝馬糲餅菜羹枯魚之膳冬羔裘夏葛衣面有饑色亦良大夫也其儉偏下

東閭子嘗富貴而後乞人間之曰公何為如是曰吾自知吾嘗相六七年未嘗薦一人也吾嘗富三千萬者再

鴻書

卷一百八

三

未嘗富一人也不知士出身之咎然也孔子曰物之難矣小大多少各有怨惡數之理也人而得之在於外假之也子榮

遼太祖阿保機二千長曰突欲遼史名陪次曰堯骨後改名

明宗天成元年丙戌遼主滅渤海渤海北海之地今哈密扶餘也中國

益倚稱以張休盛改爲東丹國以倍爲東丹王其後

延律后立次子德光東丹王曰我危哉不如遣他國以

承泰伯之名遂立石海上刻詩曰小山壓太山太山全

無力羞見故鄉人從此投外國遂越海歸中國唐明宗

長興六年也明宗賜與甚厚賜李姓贊華其名也以莊

宗妃夏氏妻之拜懷化軍節度使東丹王有文才博古今其帆海歸華載書數千卷尤好畫世傳東丹王千角鹿圖李伯時臨之董北苑有跋宣和畫譜列其目焉秘林後山

淮南子曰桀之力能伸鐵鉤索其臣捥移大戲水殺龜鼉陸捕熊虎帝王世紀曰紂能倒拽九牛撫梁易柱墨子曰紂生捕兇虎指畫殺人費仲惡來足走千里手制兇虎尚書大傳云湯放桀居中野士民皆奔湯桀與其屬五百人南徙千里止於不齊不齊民往奔湯乃與其屬五百人從魯魯士民復奔湯桀曰海外有人與五百

鴻書

卷一百八

四

人俱去帝王世紀武王伐紂紂起師自谷閭至浦水與同惡諸侯五十國凡七十萬人距周於牧野六韜曰紂之卒握炭流湯者十八人崇侯虎等舉六百石重沙二十四人由此觀之紂卒之倒戈後攻血流漂杵蓋與其黨自相格鬪故也周之得大封建異于商亦以有同惡五十國可滅耳然則桀之失人心固甚于紂湯之取桀亦易于武王而紂得禍之慘所以遠過于桀也余州別集

晉靈公刺客不殺趙宣子漢楊琳刺客不殺蔡中郎晉劉裕刺客不殺司馬楚之唐太子承乾刺客不殺于志

寧淮南張顗刺客不殺嚴可求西夏刺客不殺韓魏公
由劉刺客不殺張魏公執謂賊盜無義士乎偶書

戰國趙奢之子括括嘗與其父言兵事奢不能難而不
謂善也及長平之役趙且使括代廉頗將而其母上書
言括徒能讀父書不可使將乃卒將括而括敗於國幾
亡五代南唐柴克宏者再用之子也沉默好施不事家
產雖典宿衛日與賓客博奕飲酒未嘗言兵時人以爲
非將帥材克弘請效死行陣而其母亦表稱克弘有父
風可爲將後克弘常州一戰遂敗吳越婦人賢明藻鑑
者則有矣乃二母不特知子亦知將也金鑾子

鴻書

卷一百八

五

蕭穎士傳有奴事穎士十年皆楚嚴慘或勸其去答曰
非不能去愛其才耳赤腳長鬚知愛才乎蓋亦陸沉于
人笞罵間矣後漢郭泰嘗止陳國童子魏昭求入其房
供給酒掃泰曰年少當精義書曷爲求近我乎昭曰蓋
聞經師易遇人師難遭故欲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耳
泰美其言聽與共止嘗不佳夜後命昭作粥粥成進泰
泰一呵之曰爲長者作粥不加意敬使不可食以杯櫛
地昭更爲粥重進泰復呵之如是者三昭姿無變容顏
色殊悅穎士奴蓋亦陳國童子之流而史以人微逸其
名

曹子建與楊德祖書云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
譏彈其文有不善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
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爲也敬禮謂僕卿何
所疑難文之佳屢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
吾嘗嘆此達言以爲美談子建之言善矣任昉爲王儉
之簿自作文令昉點正昉因定數字儉嘆曰後世誰知
子定吾文正用此語客齋隨筆

鴻書

卷一百八

本

更名魯班門曰金馬門臣謹依儀氏轎中帛氏口齒謝
氏唇簪丁氏身中借此數家骨相以爲法馬高三尺五
寸圍四尺五寸有詔置于宣德殿下以爲名馬式馬援
銅馬相法曰水火欲分明水火在鼻兩孔間也上唇欲
急而方口中欲紅而有光此馬千里領下欲深下唇欲
緩牙欲前向牙欲去齒一寸則四百里牙劍鋒則千里
目欲滿而澤腹欲充腩欲小季肋欲長縣薄欲厚而緩
縣薄股也腹下欲平滿汗溝欲深長而膝欲起肘腋欲
開膝欲方蹄欲厚三寸堅如石劉仕義曰武事尚強而
馬之用爲急則援之相法不可不知也雖然有說馬相

其形尤當相其神者伯樂使九方臯求天下馬得之沙丘反報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或以讓樂樂曰否臯所觀天機也所謂天機其神之謂乎故曰世上豈無千里馬人中難得九方臯通於此說者可以盡相法矣是又不可不知也

劇談錄

光武禁上書人頌言聖然賢主也秦政自以德兼三功過五故合崇其彌曰皇帝其焚詩書惡人以古議今也削謚法惡人以臣議君也蓋愚天下而傲然以獨聖已矣然人至於今愚之光武得天下過湯沐里召父老賜復一年父老請復十年曰天下至大日復一日安敢遠

鴻書

卷一百八

七

期十年此光武之所以慎守天下而延祚長也秦政自以爲祖皇欲子孫以一遞萬而無窮然不再傳而白馬出關赤龍當天矣

金昌子

京房易妖曰陰在首天下大亂在腹天下有事在背天下無後而宋書稱晉有兩女子一陰在臍上一在下皆淫而不產晉五行志云有陰在首者居揚州有一男子二陽累生俱能行人道而淫

弁州別集

晉時南越致馴象於臯澤中養之爲作車黃門鼓吹數十人令越人騎之每正朝大會皆入充庭帝行則以象車導引以試橋梁後象以鼻擊害人有司啓之欲殺象

象垂鼻泣血流地不敢動自後朝議以象無益于事悉送還越

晉諸公讚

隋大業初勅內史舍人竇威崔祖濬及龍川贊治侯偉等三十餘人撰區宇圖志一部五百餘卷新成奏之又著丹陽郡風俗乃見以吳人爲東夷度越禮義及屬辭比事全失修撰之意帝不悅遣內史舍人柳達宜勅責威等云晉漢末三方鼎峙立大吳之國以人物稱故晉武帝云江東之有吳會猶江西之有汝潁衣冠人物千載一時及永嘉之末華夏衣纓盡過江表此乃天下之名都自陳平之後碩學通儒莫非爾彼至等著其風俗

鴻書

卷一百八

八

乃爲東夷之人度越禮義于爾等可乎然於著述之體又無次序各賜杖一頓卽日勅遣秘書學士十八人脩十郡志內史侍郎虞世基總檢於是世基先令學士各序一郡風俗擬奏請體式學士著作郎虞作序京兆郡風俗學士宣惠尉陵敬序河南郡風俗學士宣德郎杜寶序吳郡風俗四人先成以簡世基世基奏聞去取聽勅及奏帝曰學士修書頗得人意各賜帛二十段付世基擇善用之脩成一千二百卷卷頭有圖敘山川則卷首有山川圖序郡國則卷首有郭邑圖敘城隍則卷首有公館圖其圖上山川城邑題字及細並用歐陽肅書

郎率更令詢之長子攻於草隸爲時所重云

許智藏傳秦王俊有疾上馳召智藏治之王夢其亡妃崔氏泣曰本來相迎許智藏將至當必相苦爲之奈何明夜俊又夢曰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以避之及智藏至爲俊診脉曰疾已入心當即發癰不可救也俊果數日薨隋書

唐玄宗初政勵精三十年間良輔柄用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張嘉貞尚吏張說尚文李元紘杜暹尚儉韓休張九齡尚直明良泰交政治畢舉以故開元之盛輝映史冊迨天寶初惑於楊太真之狐媚相林甫寵祿山溺彼鴻書卷一百八

受河釀茲禍水竟至乘輿播遷息喘岷蜀身辱位墟幾於亡國賴李泌郭子儀諸賢才殲夷叛逆奉迎西還幸矣明皇過劍門關詩曰劍閣橫空峻鑾輿出狩回翠屏千仞合丹嶂五丁開灌木紫旗轉仙雲拂馬來乘時方在德嗟爾勒銘才噫吁悔心之萌已墮甌矣臨潼驪山之溫陽有石刻元人一詞曰三郎年少客風流夢續嶺盡瑤環漸浴酒發春海棠睡暖笑波生媚荔子漿寒况此際曲江人不見偃月事無端羯鼓三聲打開蜀道霓裳一曲舞破潼關馬嵬西去路愁來無會處但淚滿關山空有香囊遺恨錦襪傳看玉笛聲樓頭月下金釵

信杳天上人間幾度秋風渭水落葉長安馮子振題楊妃病齒圖曰華清宮一齒痛馬嵬坡一身痛漁陽鼙鼓動地來天下痛噫吁豈非後世之炯鑒哉新知錄

唐沈顏著讒國曰知佞之讒讒人不知佞之讒讒國也是以子胥殺而吳亡李斯誅而秦滅伍尚死而楚昭奔屈原放而懷王囚故曰知佞之讒讒人不知佞之讒讒國也見唐文粹陳子讀之曰夫佞讒國而已乎讒夫鼓舌也因申其義曰知佞之讒讒國不知佞之讒自讒也是以吳既亡而宰嚭沉見劉向說苑秦未滅而趙高族楚昭奔而無忌誅懷王囚而靳尚刺見戰國策尚爲張旄所刺史記上官大夫正義曰王逸云鴻書卷一百八

上官余故曰知佞之讒讒國不知佞之讒自讒也嗟夫此義明庶其爲佞人屈軼其有馮乎金罍子李約沂公子也一生不近粉黛性嗜茶嘗曰茶須緩火炙活火煎活火謂炭火之有焰者當使湯無妄沸庶可養茶始則魚目散布微微有聲中則四邊泉湧疊疊連珠終則騰波鼓浪水氣全消謂之老湯三沸之法非活火不能成也因話錄馮道事契丹耶律德光問道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對曰此時佛出也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人皆謂契丹不至夷滅中國之人者道一言之力也道所對是俳語亦是

禪門轉語老賊真有伎倆譚翰

宋汪藻字彥章直學士院草高麗答詔其不許入貢詔略曰壤晉館以納車庶無後悔閉玉關而謝賁匪用前規上顧輔臣稱公得代言之體久之麗人謝表至上復稱美拜翰林學士以所御白團扇親書紫詰仍兼縮黃麻取六經十字以賜縉紳榮之孫觀傳墓誌

東坡云揚州芍藥爲天下冠蔡繁卿爲守始作萬花會用花千餘萬枝既殘諸園又吏因緣爲奸民太病之餘始末問民疾苦以此爲首遂罷之萬花本洛陽故事亦必爲民害也會當有罷之者錢惟演爲留守始置驛貢

鴻書

卷一百八

十一

洛花識者鄙之曰此宮妾愛君之意也若溪漁隱

司馬溫公作相日親書榜揭于客位曰訪及諸君若親朝政闕遺庶民疾苦欲進忠言者請以奏牘聞于朝廷光得與同僚商議擇可行者進呈取旨行之若但以私書寵喻終無所益若光身有過失欲賜規正卽以通封書簡分付吏人令傳入光得內自省訟佩服改行至於整會官職差遣理雪罪名凡干身計並請一面進狀光得與朝省衆官公議施行若在私第垂訪不請語及某再拜咨白容齋隨筆

淵材迂濶好恠嘗畜兩鴈客至誇曰此仙禽也凡禽卵

生此禽胎生語未卒園丁報曰鶴夜生一卵淵材呵曰敢謗鶴邪未幾鶴展頸伏地復誕一卵淵材嘆曰鶴上敗道吾乃爲劉禹錫嘉話所誤自今陰孔子佛老之語餘皆勘然淵材讀相鶴經未熟耳墨客揮犀

熙寧間故太師王公拱辰卽洛之道德坊營第其侈中堂起屋三層最上曰朝元閣時司馬君實亦在洛于私第穿地深丈餘作壤室二公各嘗登處其間邵雍堯夫見富鄭二公問洛中有何新事堯夫曰近有一巢居一穴處者遂以二公對富爲發笑塵史

耶律楚材傳歲辛丑二月三日帝疾篤醫言脉已絕皇

鴻書

卷一百八

十一

后不知所爲召楚材問之對曰今任使非人賣官鬻獄因係非辜者多古人一言而榮感退舍請赦天下凶徒后卽欲行之楚材曰非君命不可俄頃帝少蘇因入奏請肆赦帝已不能言首肯之是夜醫者候脉復生適宣讀赦書時也翌日而廖子謂此晉卿精於數知帝當且起又知天下多冤濫故乘帝疾行之術也然亦多幸免矣非法也嘗試一爲之異時且有左丞相疾革家人請赦重囚者矣按是年冬十一月四日帝將出獵楚材以太乙數推之亟言其不可不聽獵五日帝崩於行在所金鑑子

宋臣紀孝廟九事蓋高宗初過德壽宮凡供奉人各撥一半謂如御服所十人撥五人絲鞋所八人撥四人之類既撥住內侍奏乞人補填孝廟云更不須得朕無所用此國家賦財有限若諸處收補填闕須添數百人請受國用何以支吾竟不復補○高宗絲鞋兩日一易御服三日一易孝宗絲鞋兩月一易御服弊則易之或時浣濯補紉○孝廟既過重華宮有一淨齋終日宴坐其間止有一卓案上沓書籍一部圓硯一隻筆兩管墨一錠紙兩軸四旁無他物近璫嘗奏高宗留下寶器圖書不可數計陛下當時取觀玩略享之孝廟云不然高

鴻書

卷一百八

十三

廟波江成中興之功業德盛大故合享此朕無功德豈可享用璫云留在庫藏久必朽蠹取而觀玩何損也孝廟云此皆是直錢之物高廟所寶萬一將出或至損壞便是不能守也至後皆鎖閉不啓○慈福慶壽壽皇新作一袍刺繡甚華慈福見之云哥哥尋常不曾有此衣服今何故如此壽皇對云政為媽媽萬壽獻杯之故慈福云哥哥可謂孝順喜形天顏壽皇親捧壽杯慈福不舉手就以口飲感動之極至於涕下翌日取此御袍置藏之云此我兒子孝順為我獻壽特為此服也○元夕後三日宣嗣秀王及其諸子宴集坐間壽皇云聞得外

鴻書

卷一百八

十四

間鼓吹喧闐想是民間歡樂嗣秀王對云此不可強壽皇云此如何強得嗣秀王云緣連年豐稔民間稍康所以致此壽皇云是是嗣秀王因問元夕壽皇聖帝對此良辰美景亦領略之否壽皇云十四日嗣帝過此排當十五日不飲嗣秀王云是夕如何度壽皇云是夜鼓琴兩曲人報月色甚佳遂出巡簷賞月已而飲湯一盃至二鼓就寢大凡飲酒不可連日令人神思不清又云人主沒人道得若不自制禁任意恣縱何所不可非獨酒一事也○每宣秀邸及諸子宴食味極薄壽皇諄之云莫不嫌太簡薄否人飲食盤案雖極豐腴所食不過一兩箸其餘皆作踐了何如分作一兩次既不作踐又可頻相會也○壽皇極簡嚴不甚發語雖宴集拱手於席對諸璫不呼其名止呼其官而已○壽皇坐側有一牙籤筒牙籤凡二十半白半綠酒樽至出白籤斟止半盃出綠籤則滿汎一席之間用綠籤止二三而已○近璫奏當修重華宮舊例須開朝廷出錢下臨安轉運司應副壽皇云我在南內豈不知朝廷無錢臨安轉運司亦窮向來高宗緣德壽宮闕錢所以朝廷極力應副今我與嗣君是一家事此間並無用錢處所積甚多只用宮中錢修不必關聞南內遂以重華庫錢計料繼益更不

官差一匠及一夫 經鉅堂雜誌

高源僉江南浙江道提刑按察司事劾常州路達魯花赤馬恕奪民田及他不法事恕懼走賂權臣阿合馬以他事誣源既係獄一日忽釋之莫知所由先是源所居鄰里多阿合馬姻戚素知源事母至孝至是聞源坐非辜悉詣合馬曰源孝子也非但我知之天必知之况媒孽之罪非實若妄殺悖天不祥阿合馬感悟得不死事與本朝王振以嬰僕之言釋薛夫子類 金瓶子

虜中自宰執公卿下至判司簿尉有罪犯者亦不能免杖責如在廷之臣有忤其旨意者則去衣卧地令侍衛

鴻書

卷一百八

十五

之人以杖箠數足則止名曰御斷致金史自平章而下俱然今之廷杖其殆是乎第古刑不上大夫則士以下亦所不免耳 虜庭事實

契丹之先一主曰乃呵特一髑髏在穹廬中覆之以氈人不得見若有大事則殺白灰牛以祭始變人形出視事已即又入穹廬復為髑髏因國人竊視之遂失所在復有號曰喎呵戴野猪頭披猪皮居穹廬有事則出退復隱入穹廬如故後因其妻竊其皮莫知所如後一主曰晝裏眠呵堆養羊二十日食十九留其一次日復滿二十口皆極怪異 某隆遜志

元太祖起龍翔破大金世祖得襄陽平南宋天下一統

取大易大哉乾元之義國號曰大元取至哉坤元之義

年號曰至元設經陳紀以垂後世立中書省以總庶務

立樞密院以掌兵要立御史臺以糾彈百司世祖嘗言

中書朕左手樞密朕右手御史臺是朕臂兩手的此其

立臺之旨歷世遵其道不變時國正論謂之臺綱後世

漸徇私情謂非親不舉非讎不彈執此之論反謂當然

而國論遂大不正矣自庚申帝御極太平王燕帖木兒

為相即用其弟買里古思為御史大夫太平既敗繼用

泰玉伯顏為相即用其兄子脫脫為御史大夫幸脫脫

鴻書

卷一百八

十六

聽其館客吳行可之說發其逆謀秦王貶死遂以功命

脫脫為相亦用其弟野先不花為御史大夫及脫脫見

貶荅麻矯詔酖之遂以荅麻為相即用其弟雪雪為御

史大夫當時國事已去矣嗟乎世祖設是官本以防權

奸膠固黨與盤結之患使之有所防範擊刺以正國勢

及其末世省臺要任乃皆萃於一門殊失養猶捕鼠畜

狗防奸之意幸其才智短拙謀不逮心旋至敗滅向使

莽操懿溫之倫居之元之為元已不迫順帝而後宗社

為墟也
元初有王華蔡五九等之亂旋致勘定其後天下處處

盜起陝西有金娘子江西有歐道人山東有田豐襄陽有莽張岳州有潑張安慶有雙刀趙四川有晏眼子各據州郡此其大者大抵江淮皆屬淮寇湖廣皆屬徐寇惟此兩枝為盛

草木子

明高皇帝命宋學士濂作靈芝甘露頌賜酒大醉歸為方孝孺言之須臾酣寢方候之夜深殊未醒方料先生不寤明當誤事即為製文書完比曉宋起趨朝愕然謂方曰我今日死矣方問何故宋曰昨上命作頌醉甚誤不為今無及矣上怒必賜死方曰正恐先生覺遲已具一草或裁定以進可乎即以文呈宋閱之曰何改為急

鴻書

卷一百八

十七

懷之入朝上迎謂濂頌安在宋出進之上讀之曰此非學士筆也宋又愕然上曰此當勝先生宋叩首謝臣實以賜酒過醉未能成章門生方某代為之上曰此生良勝汝立召見即試以一論五策方立成上覽訖復顧宋曰渠實過汝即命面賜緋袍腰帶猶平巾令往禮部宴命宗伯陪之復遣覘焉方據上席岸然上曰斯人何傲因不留俾為蜀王府教授語懿文曰有一佳士資汝今寄在蜀其人剛傲吾初之汝用之當得其大氣力文皇既即位問廣孝誰可草詔廣孝以方對遂召之數往返方竟不行乃強持之入方被斬衰行哭既至令視草大

號詈不從強使擲管擲去語益厲曰不過夷我九族耳上怒曰吾夷爾十族左右問何一族上曰朋友亦族也於是盡其九族之命而大搜天下為方友者殺之吾學編太祖建壽陵將遷實誌冢祝之不報曰假地之半遷瘞微偏當一日享爾一供乃得卜發其坎金棺銀柳因函其骨移瘞建靈谷寺衛之立浮圖於甬上覆以無梁輓殿工費鉅萬仍賜庄田三百六十所食其一歲而周焉以為永業御製文樹碑記績俄霹靂震其碑再樹再擊上曰誌不欲謂吾績耳乃寢不樹

野記

鴻書

卷一百八

十六

高皇帝嘗選蘇杭民間婦女通曉書數者入宮給事須其類乃發得四十四人比至試之可留者纔十四人賜金其家餘悉遣歸永樂間又選天下嫠婦無子而守節者有司籍送內庭教宮女刺綉縫紉及有藩王之國分隸隨行以教王宮女其所處曰養贍所初獨以無子者其後有子而幼且窘者亦遣行有吳江吳家婦陸氏與烏有子遺家至宣德間陸從某王封廣東又轉從封江西子已常往來二藩間屢請求見母輒不允迨正統丁卯復懇啓於王王憐而許之陸已病篤不能言子刲股與食陸甦王聞益閔召見賜金帛勞遣之至旅而卒歸櫬先舉人為作吳孝子傳子名璋生子洪由進士歷仕南京刑部尚書

野記

處州多銀坑民亡賴者並緣爲姦利正統十二年春二月慶元人葉宗留聚眾盜掘少陽坑數月計所獲徽甚棄去九月率眾之雲和遍掘諸坑場無所得還慶元居數日往政和掘少亭坑亦不給用謂其徒曰與其取於山勞而無獲孰若取於人一舉而有餘也眾從之時已數百人遂掠政和縣及村落還慶元號召得千餘人遣招龍泉良葛山人葉七爲教師訓練其徒武藝由浦城劫建陽所過焚掠民從之者益眾遂掠建寧官民皆逃匿分眾截路于車盤嶺鉛山惴恐行旅斷絕時福建邵武賊鄧茂七方猖獗朝廷命都御史張楷帥兵往討

鴻書

卷一百八

十九

鄧賊至廣信以葉寇道梗留不敢進福建遣使促楷師浙江藩臬諸司請楷便宜移兵擊葉寇江西御史韓雍等亦言葉寇近咫尺地方危在旦夕又爲道梗皆國家事豈可坐視民罹荼毒楷不知所從有指揮戴禮願往勦之楷乃命率兵五百往十三年十一月賊至黃柏舖戴禮兵擊之死傷相半宗留衣緋率眾前中流矢死官兵不知爲宗留也賊退奔入山復擁葉希八等爲渠魁劫車盤嶺悉眾駐十三都欲回浦城都督陳榮帥兵二千往併戴禮兵至十二都賊悉眾出戰官兵大敗榮禮皆死之楷等以福建寇勢迫取道徑往福建討鄧寇賊

盡掠取器械回劫浦城焚其縣治民居過龍泉從者至數萬入據雲和山中麗水楊希鮑村陶得二各率眾數千人歸之居數月賊謂其黨曰山中出掠不便不若由水湖盡掠府城乃結寨駐鮑村取貨于義烏掠人於松陽官軍雖眾不能越馮公嶺而相迫矣眾從之遂掠府城守臣遣使從溫台告急于省御史命都指揮沈麟恭議耿定僉事王晟帥兵四千以十四年三月至處州嬰城自守月餘賊縱掠益甚諸守臣復遣使詣省告急御史盛琦黃英先後以聞朝廷命總兵官徐恭帥兵二千馳至處州亦城守不敢出復遣使往福建告急于張

鴻書

卷一百八

二十

楷時有制下張楷令福建賊稍平以餘黨付金濂楷還師討處寇楷未至處城中乏糧餉諸將日對泣五月賊攻城急徐恭等出禦之沈麟耿定王晟等皆敗死徐恭僅以身免入城固守不敢出亡何張楷入浙至衢州僉事陶成往迎之泣陳其事楷分兵水陸兼進至蘭溪御史黃英林廷舉來會請速進兵至金華府令軍中製竹筓三百五十面筓如牌製糊以紙畫獸形可禦賊鎗乃蕪程進至處州界知府陸鍾等來迎至銅山寺駐師賊遣人求撫寔覘之也遂給榜示付之去時官兵陣於平地賊眾萬人出山索戰官兵分三陣賊攻中軍楷等令

回達馬軍射之死者三百餘人左右合擊死者又二百人持鎗者多爲竹筴所制蓋鎗入竹隙急不得出多被擒獲賊敗潰是日斬首六百餘級生擒百餘人器仗稱是乃以捷聞千戶沈俊謂其部下多麗水鮑村人父子兄弟陷賊中者衆有何受等三人自言於陣前見其親屬今欲招撫俊以此三人往可得要領楷從之今齋榜入山反覆譬曉詞亦過徇楷至以老母百口與誓賊乃先令陶得二出見楷優加賞賚令歸山中同賊首葉仁八楊希陶秉倫并其黨十餘人來見楷納其降給帖令復業始知前黃栢舖緋衣中流矢死者卽葉宗留也明

鴻書

卷二百八

三十一

補三

日何志三等又招得賊首余海四陳川十余下等三百餘家出降亦許令復業六月兩得 璽書諭楷相悅撫勦之宜楷等奏報賊前後聽招復業者九千餘家男婦二萬餘人疏旣上賊首陶得二等回山復疑懼擁衆如故顧以書招楷入楷亦復書諭之賊在慶元大社者又出掠麗水青田等處未幾復得 璽書諭楷等將已降賊令所司撫處廣布恩信戒官吏勿相擾激不聽撫者調兵勦滅楷復遣郡邑丞倅等官資入山再招之陶得二等始聽招盡焚其砦寨出降餘黨聞陶得二降悉解散復業所司隨在撫諭之楷等乃班師具露布以聞楷

還京會 英宗北狩舊經事大臣多陷沒王者議楷無功追論都督陳榮等死下楷獄論罪議上以寇平功贖罪得放歸 平處州冠紀

藍廷瑞鄆本恕廖惠皆四川保寧人廷瑞行山中得古棄印亡何又得一劍自謂有天瑞時仁寧劉烈反僭稱王廷瑞等遂以所得印劍煽惑民正德四年冬聚衆反劉烈衆侵掠陝西官兵討敗之烈不知所終而廷瑞等漸猖獗遂僭稱順天討地掃地等王官兵討之不克衆至數萬人侵湖廣鄖陽等處五年正月命尚書洪鍾總制軍務督四川陝西湖廣兵討之藍廷瑞等攻破通江

鴻書

卷二百八

三十一

補四

縣四川巡撫都御史林俊督漢土官兵擊敗之又敗之于門枕城峽又會湖廣兵敗之於鎮坪茅垵擒處思斬之藍廷瑞合鄆本恕兵奔陝西越漢中至大巴山俊遣兵追及大破之賊棄輜重走會洪鍾以總制至四川與林俊議多不合軍機進止每牽制不速進討廷瑞等招集散亡勢復大振攻燒營山縣治殺僉事王源洪鍾乃會林俊檄參政曹祥泰議錢朝鳳副使龔勉仁僉事李恕等督四川兵會陝西巡撫都御史藍章檄副使來球副總兵閻綱等督陝西兵檄湖廣參議方璘都指揮李玉樊燁督漢土兵又檄河南都指揮徐節鮑威帥所部

其分路進勦鍾與俊親監督之以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湖廣兵先追及於陝西石泉縣尉斗塢賊見官兵追急不暇擄掠求招撫時官兵追者未盡至乃計款之令至四川東鄉縣金寶寺聽撫賊令其黨十數人隨各將校詣軍門陳告五月初八日鍾等各給榜示并檄召廷瑞等約日令出降仍檄諸路兵進兼防守諸關隘賊雖詐聽撫意在緩師欲延至秋熟得畧食實無降意遠所約期十餘日至六月十四日始至信地依山駐營廷瑞本恕俱不出使人來言欲得營山縣治或臨江市駐其衆方出見且要取旗牌官爲盾鍾等俱許之鄆本恕來見回營藍廷瑞始復來見且降且肆殺掠仍於松樹壩劫擄民家計欲脫走官兵分七哨周匝防巡逼甚密不得間乃止賊衆見勢窘漸潰散去十五日廷瑞以所擄女子詐爲已女嫁領兵士舍彭世麟爲妾以結驩世麟白軍門受之遂邀諸賊首至營宴會鍾令廷瑞所親鮮于金說廷瑞及本恕於十六日帥諸賊首二十八人同至彭世麟營赴宴伏兵盡擒之賊衆聞變遂大潰四出奔軼山谷鍾等遣諸路兵分道追勦之擒斬溺死并俘獲婦女老弱騾馬兵仗甚衆未盡者許自投首撫之惟從賊首廖麻子未獲捷聞洪鍾加太子太保林俊陞右都

鴻書

卷一百八

三

三

御史藍章陞右副都御史大監韋興加祿米十二石俱錫金幣餘將士各陞秩賞賚有差是年正月江津縣賊曹甫亦聚衆作亂攻圍縣治殺令事吳景偕號稱王都御史林俊自調兵擊敗之誅甫甫黨方四任翦子擁餘衆走綦江入思南石阡等府俊與總制洪鍾等會勦藍鄆等寇不暇追襲數月之間方四等復猖獗有衆數萬方四僞稱總兵任翦子僞稱御史餘賊首二十餘人僞稱評事等名六月貴州兵敗之于思南播州兵敗之于三跳諸處先後擒斬三千餘人賊由貴州復入四川欲至江津復仇八月賊攻南川馬頸雀子岡等關官兵禦之又攻東鄉永澄諸處僱回兵禦之前後頗有斬獲百戶柳芳等陣亡官兵敗賊遂越關入南川綦江境聲言欲取江津重慶瀘州叙州以寇成都遠近震駭林俊會洪鍾及巡撫松藩都御史高崇熙檄各屬漢土兵至俊駐江津崇熙駐瀘州太監韋興駐成都御史王綸駐重慶檄副使何珊都指揮鄒慶帥兵由合江進副使李鉞知府曹恕帥兵由江津進夾攻之叅政邵黃知府劉思賢督餉九月十四日賊攻江津會石砭兵至并力禦之賊敗走追至合小坪破其四營十八日賊以八千人昇攻具復攻江津俊遣李鉞曹恕督酉陽播州石砭等

鴻書

卷一百八

二十四

六

其分三道迎擊之賊敗追至高觀山斬首五百餘級俘獲二百餘人官兵乘勝追擊賊望見兵少還擊官兵副使李鉞被賊追窘賴吏何士昂射退獲免賊勢猶銳酉陽等土兵奮擊之斬獲二百餘人賊敗乃據高下石兵不敢近賊復擁衆衝中堅鉞窘復吏何定何士昂揀免俊等見賊銳甚下令收兵暫休羽檄徵各屬兵仍遣生擒賊周大富入營招撫之十三日方四令其黨李廷茂出告撫俊等許之與約日投見許以不死賊竟不至高崇熙訪知賊首皆仁壽人遣使詣仁壽取各賊家屬入營招之方四等殺其族屬不听撫遣人來言任其自散

鴻書

卷百八

十五

鴻

去乃從二十一日李鉞督諸將校分兵爲六哨由大壩小壩月壩各關並進直衝高梁賊不能禦六面皆令破其中堅斬賊首任鬍子等賊大敗追殺三十餘里斬首一千八百餘級生擒方四妻妾俘獲幼男婦女三千四百餘人餘衆墜跌崖壑填塞筍溪等河三四里許奪獲驢騾馬四千五百有奇賊遁走土兵乘勝追勦又殺二百餘人賊見兵少還兵衝殺千戶田宣再廷盾等官兵敗所擒方四妻妾并騾馬復被奪去賊首方四并餘賊二千餘人俱遁入思南境內且言聚衆候明年復來共約前後斬獲并墜崖溺水傷死共七八千人俘獲男女

亦可二千餘捷聞林俊等賞各有差時俊因與洪鍾謀不合又以不容中貴子弟從軍冒功故權倖多忌之自知不爲時所容敗賊後以疾乞休上允之臺諫屢疏留之不報蜀人號泣追送俊去方四餘黨復熾又賊麻六兒喻思倖駱松祥范藻等先後倡亂內江崇慶之境騷然踰年洪鍾等不能定四川巡按御史王綸劾鍾玩寇殃民罷之以右都御史彭澤代鍾總制計賊澤威令嚴明賞罰公信諸賊雖蜂起然視藍鄙方任四大寇差弱易制澤先平麻六兒及喻思倖次平內江崇慶之寇至正德九年春蜀盜始平

鴻書

卷百八

十六

鴻

懷遠將軍侯公諱端金山衛世襲指揮同知永樂十三年倭船十三猝薄城南官民出走公出東門去城三里地名楊家團屯住單騎至海塘偵之時潮退倭船大不能上各乘走舸御尾而進公望見當先一船有一衣紅人知是夷酋遂策馬入水沙水深浪湧馬韉護水不能前公以佩刀斷而棄之將近一箭斃其紅衣者賊即麾旗止其後隊復回大船悉衆而上公料其勢衆銳未可櫻其鋒且慮其識放箭時所坐白馬返至海塘下適有牧羊者手封羊血以塗其馬馬盡赤還駐楊家團卻領軍出南門不重彼已輕與交戰全軍潰遂南門入公在

圍下令持束新同盡入城越至賊船悉焚其十三艘賊遽空城進無所獲退無所歸勢亦窘矣公遂率衆前至東門門閉不得入趨南門亦不得入轉至西門吊橋斷公視其馬曰我命不絕汝當努力不爾我與若俱死矣馬忽然一躍直過城濠倉卒間墜一劍於地馬啣起授公公既入西門回顧後軍無一人繼至公與賊巷戰數十合且戰且馳賊衆咋口好將軍也至衛前賊以所掠布疋笏午於途以胷馬足欲生致公公以一劍挑布以一劍斷之賊咸仆地指天推手驚爲神人云又以長劍鈎公着左膊公不爲動墮甲四片而去遂出東門復集

鴻書

卷一百八

二十七

敗卒與之申約奮勇入城盡殲賊衆無一生還者公平日以督力聞府治獅大丈許以腕擊之行十里餘又嘗馳過坊交抱楣上兩股挾馬懸之人尤驚異南涯地方有虎傷人公格殺之烽堠下至今土人呼其地爲侯公殺虎墩云

文獻通考

正德時代州有劉鐵漢者長膚黧運使斗山劉公釋也公總理遼東糧儲兼屯種理初擅權正急於食或告瑾曰文官富有惟邊郎耳瑾明言指意而公弗從瑾怒械至京師枷號示衆時枷重法嚴晝夜監守雖親友莫敢近他枷者多十日餘即死獨公枷月餘不死時公同郡

王 菴者以死侍側日久不離公曰我死其職分也如君何王終不去方枷時有黃冠者至公邸遣家人藥一九日日剝一分服盡則難脫是日公夢仙人自霄而下以一九藥納之口中覺而口尚有藥香監守者俱言見老人送藥忽不見於是喧聞九市上達朝堂而西麓張太宰乘此異言之瑾得釋爲民後太宰又言宜起用以示公道遂授監察御史未幾而瑾敗朝野稱爲鐵漢云見聞錄

鴻書

卷一百八

二十七

隆慶丁卯張水部與弟計偕至桃源弟病革未歿恍若有神繞舟呼曰是人且不死關公以王孫友愛故來報汝水部因昇弟屍徙至野廟中走關公祠祝曰侯於先主異姓也猶能情篤某親兄弟奈何相棄於此死之日爲孟秋晦日迨是中秋矣水部視其魄不陽亦不化背腹相湊若無肺腑者水部私念營魄能無離乎我嗷嗷然隨而哭之魄不得戴管矣偕一僕屏息廟中夜不敢舉火旦走候祠捧明水一盂燭視辭投水中歸以沃屍棚額扶其口以五分壓之額有泚水部喜額侯彌急一夕屍起熱然立立忽仆僕走告水部曰幸矣似有生矣水部急入提其耳曰某在斯締聽之微有息又低語曰弟來弟來已乃喉喘然聲出謂形不類已訖水部水部

按方寸間指之曰是非爾乎因撥其目微若欲視者則索鑑求照見其口鳴而鼻張漆漆然循其兩股至於腹流給轉動忽起坐但服湯數旬而復自外至甦凡十有八日水部名克文戊辰進士終比部郎弟名堯文癸未進士任衢州守昔趙簡子死七日而甦非真死也其猶在夢境乎張仲子既死而力回之神哉

同生傳

萬曆壬午四月間廣中蛋賊肆劫于番南東順之間撫之甚夷而當事貪功奏勦于時偏將沈茂麻鎮都趙陞等會同海道副使閩朱公東光發兵出海朱以梁文統精勇數十百人駕三四艘自衛期各將于波羅廟及朱

鴻書

卷一百八

孝友

船至而諸將皆退遁不果來朱復進約三十里而所稱獅百脚蛋賊以五十艘來薄朱船梁文乘風縱火挺刃而前奮擊大呼賊皆糜潰降賊舟三十餘艘而歸至沙灣諸將皆蟻船相待船有俘獲潛問之則皆此灣良家男女也梁文徧語諸將曰殲賊所以安民今擄民爲賊公等踰於賊矣且國法可奸獨不畏天道乎諸將不納梁文遂舉所降賊舟與之悉捨所俘男女約千一百有奇於是沙灣家以沉香貌梁尸祝之梁文盲一目村人呼之爲獨目梁沈繼山司馬成嶺南身所親記惜此人當今無識而怜之者因語其友姚氏莫聞之採風者收

之雜記使千古之下知有此人爲誅降殺順者之戒見聞錄

吳樵嘗論吳人尚奢而爭勝所事不切寧擄百萬錢嫁女不能擄十萬錢教子弟此風今時尤甚昔王荆公次女適蔡卞夫人以錦爲帳未成禮而華俊之聲已聞於外神宗一日問荆公云卿大儒之家用錦帳嫁女荆公愕然無以對歸問之果然乃今之開寶寺福勝閣下爲佛帳明日再對惶懼謝罪而已夫以宰相嫁女具一錦帳尚猶如此顧忌今士庶之家其爲錦帳者多矣黃魯直云人生須輟生事之半養一佳士教子弟爲十年之

鴻書

卷一百八

孝

計乃可有此言說與富翁則未有不笑其迂者吁世間顛倒相一至此乎白拂齋紀
自古文章之士稱以仙去者理或有之蓋天地冲美秀特之氣見予獨多生有所自出有所爲則去有所歸固其宜耳淮南王與八公上昇東方朔爲華陽洞主司馬季主委羽托化南華冲虛各備仙職嵇康郭璞並著兵解曹植爲遮須國王蔡邕爲脩文郎劉楨徐幹王粲俱爲侍中王茂弘爲尚書令陶隱居爲蓬萊都水大監魏鄭公爲太陽都錄太監李長吉召賦王模記杜右馬總爲六押大都統白居易爲海山院主韓退之爲真官冠

萊公蔡忠惠俱爲閩浮提王麗籍爲王屋山君韓魏公爲紫府真人石曼卿爲芙蓉城主王平甫爲靈芝館仙官蘇子瞻爲奎宿一云紫府押衙劉景文爲雷部掌事沈文通爲地下曹司杜少陵生前爲文星典吏及其歿也又與李青蓮輩俱優游江湖稱散仙近顧太保鼎臣嘗三寢徐昌穀任第二殿帝君後陸詹事深將終之夕亦預寢之其事尤奇怪錄司命治雲臺出周顛爲鬼官司命季札爲北明公賈誼爲西明都禁郎以治馬融事不當謫遷太山司馬郝鑒爲南門亭長臧洪爲北斗天門亭長紀瞻爲北天脩文郎與盧譚更直守天門顧和

卷一百八

卷一百八

三十一

爲耕蓋郎溫太真爲監海伯杜預爲長史王嘉徐庶何晏殷浩俱侍帝晨庾亮爲北太常前中衛大將軍孔融爲後中衛大將軍陶侃爲西河侯蔡謨爲長史荀彧爲北明公賓友謝幼輿爲左副監

宛委餘編

李嘉謨世爲章丘農家劉豫初僭位外示節儉而內爲淫佚人多獻妻女姊妹求得官免罪習以成風又行偶語之禁喜拊刻之士豫妾至一百七十人子麟妾至一百二十人嘉謨父懼禍見其子年少精敏玉肌瑩白遂命以四郡強壯應募爲雲從親衛子弟時麟駐軍魏博投謁於靈巖山谷間冒雨出雲樹中軍從皆竦立而視

及拜麟馬前辭旨清辯了無懼色拭雨退立色愈明潔精彩射入一時軍門呼爲雲中仙子麟遂留幕下稱帳中小李月餘豫見問之自言與李儋侍郎通譜時儋亦受僞齊官豫妾錢氏有女玉英豫所鍾愛因納爲婿常與麟並馬出入寵幸無比豫欲加爵都尉嘉謨堅辭不拜錢氏強之嘉謨泣曰我本章丘小民一旦際風雲身極富貴文不知筆硯武不識干戈寵冠三軍富當萬戶吾何德以將之玉英亦曰父母爲帝后女爲公主都尉之職古今通典視君才貌變出流輩雖辭之似不能免嘉謨引妻屏語曰吾非不知都尉之榮然視汝父母兄

卷一百八

三十一

弟皆無遠圖昨聞遣劉從善爲河南浪沙官意在發掘宋家陵寢吾苦諫不聽且虐割小民斬戮忠義其敗亡可待也吾與汝身尚不知所託况更思濫高位自速夷滅乎妻曰今將奈何荅曰我但言欲待汝生子後受爵汝當從中勸止之伺別圖他策或可免禍也由是竟不拜官然能謙恭下士排難解紛以全善類每獨出則僮衣緩帶僕從不過三四人恂恂如一書生路人不識者不能知其爲貴婿也及劉豫敗與其妻逃入荆湘汎舟爲商竟得免禍初玉英待父母之愛所得賞資金寶鉅萬悉遺親信以漸運送章丘藏諸地中後陰以李儋改

2045940

S

Z121.5

16b



21101800458307

汴京同知副留守嘉謨始歸遂成富家翁

直史鈔

一百八卷終

劉氏鴻書一百八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劉仲達編仲達字九達宣城人是書分二十四類又分子目二百六十有奇事實詞章相雜而載每條皆註所出較明人杜撰之書稍有依據然大抵轉引類書不盡出於本文則亦裨販之學也卷端題湯賓尹刪定而李維楨序乃稱校讐與有力者為李成白謝少連賓尹序中亦無一字及刪定事蓋坊賈刊是書時以仲達諸生恐不見重借名於賓尹耳